道德真經卷上

男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奠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月十一日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序　男一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即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窮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閱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奥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

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已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

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滅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

以秀奇峯使昔有嵬巒倏態成於幽壑若不
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
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觀實象雖形
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況本經云吾
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
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
明鏡水月形體雖如却乃虛而不實非着象
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
捫身則知已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
探其一二之旨徵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

甲午著筆強爲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猶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

即路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
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
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可行焉可習
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即無極而太
極是也且如吾爲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
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
焉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
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

仁心畜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
不萬物之母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無欲觀其妙謂道既行而不求他譽以已
誠察於真理故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又常
有欲以觀其徼非他欲也乃欲善事之周
備耳慮恐不備而又欲之非聲色財利之
所欲徼言邊際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

爲前文奇甚故特又讚之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國王及臣庶有能行道者篤能行斯大道勿於道上加道焉善上更加善焉凡以巧上此二事者美則美矣不過一時而已又非常道也故美盡而惡來善窮而不善至矣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不過復前之文故有比假之說言既有即生無既難即生易既有長即生短既有高而必生下既有音聲諧和內音必高低者相挾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篤其已成之大道已再不他爲曰無爲以不言之教云不欲使民暴稱揚耳故下文萬物作而不辭是生長萬物不言其

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聖人利濟萬物不自矜也長養萬物而不尊自用也功成而不居乃成而不自主也令有所屬不去是謂不棄也

男一

四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草廬已注盡矣吾再益之老子之意深焉

夫尚賢之國病多貴難得之物民患盜矣
夫多病者比國有導良之臣天下措安君
尤尚賢人詐賢可胥矣既能倣之若他日
親近則導良之臣非禍則去之故老子云
不見可欲使民不亂大槩使民不知賢貴
不知貨財之難得天下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
骨
是以聖人常自清薄不豐其身使民富乃
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

民富而國壯他生事焉是爲實腹弱志彊骨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民無知無欲即前文不尚賢不貴難得之物致民不見而不貪是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既知國之不尚雖知可慕亦不敢爲是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諸事先有勤勞而合理儘爲之矣既已措安乃無爲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之理幽微而深長用之則無盡息之則
無形若或驟盡用之尤爲不當是謂道沖
而用之或不盈且淵兮萬物之宗言君子
若履則當徐之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已之英明若快利而且尖當去其尖如
已之擾亂於心當去其擾亂之心澄之以
清淨已之心若晃耀之明則斂之且同時

畜英明於衷朗然而存焉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蓋老子戒人諸事勿過甚故存德以施仁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歎問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內有象帝二字或難着注依草廬以言天象天之主宰而帝但如此而云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此教人行事務用常道不欲使暴惜物而暴棄物也所謂芻狗乃古祈禱之時以草爲狗而用之畢則棄矣若人君治則治矣治後如芻狗可乎若天地交合以成四時成則成矣既成之後再不調四時可乎故

天能成天地者以四時常經萬古不息無怠未嘗時刻不運用也所以能長久人君措天下若能體天之常造則治民非芻狗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聖人之心無不虛而無不實無不惜而無不棄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棄者常常棄之是不棄而棄不惜而惜故民樂自然矣特以鑄冶風匣比之視之則虛而無物動則其風源源歙而視之似乎無物也未嘗不有也大槩言風機無時不有聖人治道之心亦無時不尊故以橐籥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人之浩氣乃神神即氣也人之軀中有心

心中有竅呼竅爲谷以氣爲神氣若常存
即谷神不死谷神不死遂得長生此以君
之身爲天下國家萬姓以君之神氣爲國
王王有道不死萬姓咸安又以身爲天地
其氣不妄爲常存於中是謂天地根若有
所養則綿綿不絕常存理用則不乏矣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

天地不自生者人本不知天地自生不生

但見風雨霜露益於世人亘古至今不息
未見天有自生者故設詞以訓後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
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其身者儉素絶奢身失者勞心身而用
治道也有志於濟人利物外其身者以其
不豐美其身使不自安而身存乃先苦而
後樂也非以其無私所以爲此而成其已
道也非私者何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老子導人行道養性修德行仁利人濟物者如是蓋水之性無所不潤無所不益故善人效之卑而不昂用而有益則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人能訪有德之人相爲成全德行以善人多處則居之其心善行廣矣若與善人論信行則政事無有不治者故善治既知治

道之明凡百諸事皆善能爲造及其動也
必合乎時宜前心善淵者以其積善多而
行無竭也若淵泉之狀
天惟不爭故無尤
謂能其事矣而已之不可太過也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此如人將碗水而行若滿而行則溢若中
而行則得且不溢而不費所以盈而行則
費且得少故亦以揣而銳之以比言不可

保云物與志皆不可太甚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之有富貴者每每不能保者何盖爲因
富貴而放肆高傲矜誇不已致生他事有
累身名是自遺其咎莫之能保也故人以
功成名遂身退以戒之功謂功大也遂謂
遂其志意已身退謂當謙而勿再尚之非
退去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謂以身爲車以心爲寨以神言魂總而
云之身魂二物也故託以載營魄之說爲
文之妙以老子之理言之則神魂爲魄之
主宰人能以魂不離於魄則人健矣若使
魂常在身不妄遊是爲專氣既不妄遊亦
無暗地私欲即是滌除玄覽私欲既無混
然矣此所以嬰兒其疵焉能有之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

白四達能無知乎

君子之持身行事國王治國以陳綱紀豈無知而無爲在動以時而舉必善以心言之則世間美惡無不周知在乎去其惡而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國王可以利濟萬物即愛民治國者也則不使神剛而爲雄以此行之是爲雌矣故老子託鼻息爲天門倣氣神主軀之說人若妄爲勞筋骨而致氣麤暴是爲雄調使氣血以均是爲雌使身安則神久也若身不安則神亡有

日矣如治國者君爲民之主君乃時或妄爲則民禍矣民疲則國亡信哉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與民休息使積蓄之是謂生之畜之君不輕取是謂不有天下措安君不自逞其能是謂不恃生齒之繁君不專長百職以理之是謂長而不宰奇妙道理稱爲玄德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三十輻共一轂是古時造車之法每一輪以三十輻攢一轂方成一輪所以號曰三十輻共一轂此是一輪也係是備用副輪

言有車之家有此是爲便利當正車顛壞無輪之時則以此輪爲用即是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埏埴膠粘之泥作器係是瓦器有器之家恐正器有所損壞故先置以爲備儻正器敝則以此器代之此所以有

器之用鑿戶牖之說言有房之家門扇窻扇當造房之時已嘗足備其有房之家慮恐久有損壞故特置餘以備之所以經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蓋聖人教人務要諸事必欲表裏如法事不傾覆人王臣庶可不體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專戒好貪欲絶遊翫美聲色貴貨財者
此文非深即是外作禽荒内作色荒酣酒
嗜音峻宇雕牆是也腹喻民也所以實其
腹者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皆欲使民
有樂之君不取而君有之即捨彼而取此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道是也
妙哉

男一

十一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

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君能以身爲天下慮天下恐有大患若身有苦疾則天下安矣不能以此者天下危亡故所以寵辱若驚故小人不想得之職得之則自驚且喜然得已既久富貴盈身却乃止知榮身其貴却莫知所保其身有疾便能知醫能防貴之患若防已之疾則保矣不能如是失之又驚若人君肯以

身爲天下以百姓之身爲身則帝王之身
宇內可獨行而無憂若以身爲身天下爲
天下雖萬千之甲士從之猶恐不衛也是
故帝王愛天下如愛已身獲昌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言理道之幽微如是也所謂視之不見言
道聽之不聞言理搏之不得言氣曰夷曰
希曰微言平淡無見也此三者不可詰言

三物無形而有象而無象是難說也
混而爲一乃專其氣精其神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
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道其理甚不彰彰甚不昏昏若言無則

出而井井焉事行矣其機無名若斂寂然
莫知所之或又有象而無象有形而無形
蓋謂人心與道心至幽至微非君子難守
故惚恍也惚恍不定而速疾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理道之混然即視不見聽不聞是也人能
執古大理道行今之時即今之有也人之
道理即天性也所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修道之謂教一然此謂道紀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可識故強爲之容
君子所秉者得天地至精之氣乃神慧而
不妄爲使其動則諸事有理焉使其靜則

靈神於心人莫知其所爲如何故深妙難
通老子設詞假似傍人強立名色以覘視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
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

男一

十三

指前君子之人懷仁堅志人輕不可得而
知彼之機故設七探之意使欲知彼之機
尤甚難知蓋欲使後人修道堅如是也又
以猶豫二獸名于其中又以整然之貌見
之加以怠慢之情合之添淳淳然混混之亦

聲勢以動之俾以諠譁窺之凡如此者有
七終不得其真情是以賢人君子之誠難
動其小人之心安能如是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言有如此之能人誰能見彼昏而使醒君
子以動何人使彼靜之君子以濁何人使
彼澄之以清言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動之
君子之意未發孰能以計使之漸萌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蓋教人持身保道止是不欲太過耳故

所敝不新成所以敝不新成者不盈不壞是也不新成者既不壞安有新成就者故保此道者如是甚不難哉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言致虛極無他乃去妄想私欲以盡耳守靜篤使堅守其寡欲之心篤至誠也實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君子之學道也體天地而行四時之常經是故處心虛極以守靜篤其心以觀循環者故法天地也所以云萬物並作然後觀復命者以其有始有終未常紊也君子之守道行仁猶四時而序之則道矣所以復命者物生而長長而成成而斂斂則復命矣比明年復如之所以云常人能知常則道明矣若或不知常不知常妄爲則凶矣所以知常者容知謂知常道也容謂悅貌

也天下既悅乃公若能執此公道而行之則君天下也善能君天下者道也既守其道王無不善終者故不殆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上等君子道布天下人莫知其功而有功矣此太上也中等之人道未行時欲人矜其已能是謂譽之下等之人以力服人將不服焉是謂侮之此事古今明驗尚有不

信者故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此是也
猶言其實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言君子之用事也事成不欲使人揚其已
能故事遂若揚能者必巧其事將不久必
累成功矣但人不言好而又不言否則事
平而且穩雖不言久日百姓將必美之豈
不自然故自然也 十五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
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

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此仁義智慧大僞孝子忠臣吾觀老子云妙哉云何蓋此等忠臣孝子智慧者始自成湯及周父子時以及秦漢至今疊出此等猶甚不多故老子所言無他必欲有大道耳所以大道何昔三皇五帝堯舜者當是時大道行焉六親和民無不孝君天下者爲民而讓位臣忠安用賢臣在位王者朴實奇巧何施大道廢自禹不讓之後成

湯放武王伐所以有無仁義而顯仁義有愚昧者顯智慧有不孝者顯孝子老子戒人絶仁棄義絶聖棄智絶巧棄利以此三絶示後人使朝無爭位即君臣安矣若以常人言去此仁義孝慈聖智巧利却乃天下安豈不言未之有也所以老子自云三者文不足言人必不識其意也故再有所屬令人務尚儉而淳實少　寡欲是為之屬也

右第十六章

絶學無憂

釐世務以充吾腹所以絶學無憂妙哉嘗聞孔子無常師蓋世人之學未嘗能備其世事者志士不過知世事之三五而已惟世間之諸善世之賢愚者雖多少之不同皆能有之常人不能備習惟太上者獨能取諸人之善爲已之善故爲非常道非常名經云太上非道家之虛言此云最上之人言人不可與齊肩是也又孔子無常師以其博學也博之既盡其世事朗然矣所

以云四十而不惑乃絶學無憂是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世人愚而不學故設唯阿之詞以戒之相
去幾何言此二字即是應聲而已於此應
聲之間不能分別是非致人言惡豈學者
之所爲其善之與惡爲文不過表前文之
深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老子所以非常人者爲此且世人聞有可
畏之事人皆知有畏若然猶不甚荒亂至

其極也乃甚荒其荒無解也所以老子聞有此而事未極先荒極故能不荒而不畏也草廬云央猶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男一

十七

此所以老子高出世人者爲此及其習道也如是至於他人奢華者老子却乃不如是爲何蓋謂學道與物樂不同也所以不同者道乃無形之理善用無乏焉故盈之而弗厭其遊賞宴樂乃用物而驕盈也既

盈而有虧以蕩志而用物過也是以老子
懷素而守常非如嬰兒之無知未兆非心
不知此之爲樂蓋持道而不妄爲以守天
經地式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
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乎其若海飂兮若無
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
而貴食母

乘乘若無所歸云如乘舟之貌非無所歸

言樂自然耳言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言衆皆樂獨不遇其中似爭有失於歡若無物之狀非也乃守道也所以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沌沌爭昏濁之狀以其忘機也如昭昭察察其常人之所爲昏昏悶悶乃守道之如是豈昏昏而悶悶云漂乎其若海颺乎若無所止此非海非颺言其守道如是人莫知其所之海曠也颺蕩驅也長風又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有以云人皆如是頑似鄙俗癡薄也非示此篤衷

如是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養也哺也
此二字無他修道之堅也

右第十七章

孔德之容惟道之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
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
哉以此

男一 十八

孔德之容者言大德之貌若行道者能踵
斯以爲式可不非常道也且道德之爲物

聽視皆不見忽有之故下惟恍惟惚恐學者之難窮而忘之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又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慮人指為真虛而不實特云有象使知道德之理無不實也亦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有精者然也精英華也使夫守此而不改則信同天地則其中精甚更有信焉有信者何亘古至今其道未嘗有損所以言其名不去是為不朽以閱衆甫者言道常存而萬物勝所言觀物也甫者美麗也又何以觀衆甫之

然哉云道不失信常經以四時源源不絶生物之繁以爲必然故所以教人守此道行以誠者如影隨身如響疾應是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此教人持身行事勿過學道修誠以分真僞所以曲枉窪敝少喻勿太過惟多則惑正爲學者雖能廣覽而不分真僞何如絶學也真僞不分則僞有禍焉僞累善焉所

以唯阿是也故云相去幾何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擇善去惡而爲之道諸善一而諸惡靡故爲天下式豈不去多惑也非常道由此而出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四自字之設文不過明前曲枉窪敝少多六字之機也但前通則後亦然矣縱使

盡知不過泛文耳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此云小人之倣行道者如是且政事方施於心早望稱頌故謂希言希言者希望人言好也又自然者復以非常道戒之故董仲舒有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自然義既正道既明他日自然乎此自然者戒也道者非非常之人安能

如是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設意以喻孰為此者天地乃曰誰云天地之勢不能終朝而風雨驟歟此所以不知道者故又云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所以言者比希言若驟風雨之狀縱有也不能

久故比云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人能專其志務於道大者未嘗不非常道有志布德未嘗不有大德若用邪心姦詭

未嘗不由姦詭而失身所以下文有三同
焉復明此理者何譬如人之在世願作何
等必得何等來應即是好此而此驗喜彼
而彼來必然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既云如此又有
且信且不信者猶豫甚有全不信者即信
不足焉有不信焉故下文又云跂者不立
跨者不行亦再此也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跨者亦比也且跂短足之人一足不能立也跨乃躍也又跳也又如跨騎未達鞍

也如此者皆不行而不立由人所好者孰焉其四自字之說有何難見也不過使人毋得張聲勢耳我儘作為惟取自然而已餘食贅行亦誇也爾既自誇人誰不笑所以君子不取為此也

右第二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疆爲之名曰大

以先天地無極之氣理言之以比君子仁德之心未施之意井井於心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以其凝而不妄動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不殆云時時省悟其道不致有亡既不亡安得不利濟萬物若以此道利濟萬物豈不爲母哉雖云疆爲之名

即太極之道也故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大曰逝所以逝者謂道成而給於物也物
得而道仍歸於我豈不反也遠謂流行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謂天地同造化王者法天地執此道居兩
間若比天地王豈眇然一人而已何居四
大之中一大蓋其道理之鴻濛王乃持之
故云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四法字不過明四大也是謂相繼而持大道焉所以人法地者君天下當體地之四序交泰以爲常經而施政地法天者聽風雨霜露以生實收斂物焉天法道者以無極之氣自然徐成之也道法自然者和氣沖而物不敝是也故能自然

男一　二十二

右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持身之道如是凡君子舉事必先以身爲

重然後度所行之事可全身立名者方乃施之所以下重靜輕躁四字乃云不欲胡爲輕發亦不許猶豫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終日行者行道心也不離輜重者以此輜重比身也其道理者人心也心乃神鬼所棲之處若神鬼而妄慮妄爲使不守其心而縱其所欲是爲離輜重也譬如帥師遠行而入敵境豈有棄其軍粮而先行焉先行則失粮所以君子持身若是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守身之道甚堅如是且吾有微寶齊持行途間或曰他處有美翫者欲與吾同往觀之此所謂榮觀君子但知守己之微寶耳持心以靜不欲他美者故燕處超然矣

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言因有發之矣昔周穆王乘八駿而遊是也豈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紂乃斬

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何止乎躁其不仁甚也故所以失君不但天下失君其紂亡其身矣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以其無誇已之言其又不自矜既不自矜何有妄言妄言既無安有瑕謫吾心終日守之以理道小人將欲窺倹之其來既非理道安得不爲我

所制其爲計乎籌乎吾有天下而守在四夷民安物阜君臣同心軍民遂其生而同其志吾雖無關鍵繩約而結者孰能善可開而善可解所以善閉善結者皆譬言道養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爲吾閉而爲吾結矣解之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心無善無不善善者何蓋謂道常善被於人物者以其常道而常善也所以

無善者其非理之人物自不善也所云無善人物者聖人未嘗有心棄之柰何人物自棄焉所以不棄而常救者常道也若能從斯道者是謂不棄也襲明者聖人因此而終古今承其明耳故曰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教人者不爲人師乃能使人爲善君子之所在心善淵身安乎蕩蕩然與相處者其有學乎故不善人師而人善也所以無轍迹是也汝知資乎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不教人而習我是謂不貴其師不與人之
物而人得我之道是謂不愛其資如此者
似乎無知乃有機是謂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白乃光明也將甚必有虧故先守其黑黑
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光而不欲盡也如
此者君子可爲式但能用此者常常有德

之士於心不忒既不忒當去其私欲合精神爲一以存乎其中如先天地之理氣然即無極是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男一

此務教人不尚彊而尚柔乃云雄雌也如此者當以吾腹爲天下長江大河所以長江大河能容百川之波濤故欲君子以心比之則常有大德大德既有不可矜誇復若小兒無知之貌又非真無知之貌不過

二十五

使心不妄爲耳故小兒不能妄爲曰嬰兒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既富而恐有所辱守之以嚴則不辱矣如此者可爲天下谷谷乃大山深遠低處是也既若大谷大谷比心胸腹也又云若能如是則常常爲之德既有如許大德而不誇當以心爲淳朴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朴散而爲器則聖人用之朴道未行也散而爲器道布也聖人用之則爲官長非官長也云人主是也導於此而畜於中散而爲道周行聚則朴而混一雖云散未嘗曾散所以云不割是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老子自歎之辭朕於斯經乃知老子大道焉老子云吾將取天下而將行又且不

行云何盖天下國家神器也神器者何上
天后土主之者國家也所以不敢取乃曰
我見謀人之國未嘗不敗然此見主者尚
有敗者所以天命也老子云若吾為之惟
天命歸而不得已吾方為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行隨行乃先隨乃後先為不讓後為能爭
又或呴或吹呴徐徐出氣也吹乃急出也
所言急則乏疾徐則有餘如強羸二字強

勝贏弱其強必有衰其贏必壯載隨之比
蓋以有載將有不載有隨必又將興故所
以戒人甚勿違天命而妄爲是去甚奢泰
之云耳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朕觀老子之爲聖人也亘古今而無雙夫
何故以其陰隲大焉爲人臣者不務以
道佐人主乃務尚兵強喪人主也當可發
兵而猶豫致君不發亦亡君也云其事好

還者乃非理之爲神天不許也若有此無故損傷物命非身即子孫報之理有不可免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又喻君臣焉謂凶年者何蓋爲凡國家用兵或轉輸邊境轉輸則民疲用乏是有凶年或境内相爭言境内相爭農廢耕植田野荒蕪所以荆棘生焉皆乏用是爲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果而勿矜果而勿

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彊
此專復喻君臣若遇卒急興可爲當疾便
爲之爲之而既勝勿許聲張即勿矜是也
彊謂勿愈尚兵也其勿伐勿驕皆誇大也
果而不得已是爲沒柰何而爲之是謂果
而勿彊此云爲我不得已而爲而爲豈我
彊哉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再喻用兵若過是謂老早已是謂既老
必不久也大槩不可每每無故尚兵彊也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謂用兵得勝而歸常常誇之以爲能用兵
也纔言能用是謂不祥物或惡之言兵行
處所非損命則諸物不無被廢物者何錢
粮兵甲旗仗舍宇津渡舟車及馬無有不
損者故物或惡之爲此其上善度之不處
是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言兵凶事也左乃生氣之方故君子居
左以其生氣也右乃屬金金主殺伐故用

兵居右是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

兵本是凶器沒柰何而用之是以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縱使大勝不過處以尋常所

男一

以尋常者即恬淡也是謂勝不美

二十八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若人誇善用兵者是謂喜殺人也如此等不可式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古所以愼人命者幽哉蓋爲不欲使凶事
尚吉重人命也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

道無名言仁心大德是也朴淳然於心似
乎微孰敢以爲小朴真道理也不敢臣即
不敢小也若王主之萬物將自賓自賓是

人物來臣貢也侯應能守將名同天地可
賢也子以侯王並稱侯乃過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言道之功理之妙如是言甘露降人莫之
令即不知誰人使令如是均乃和氣自然
而然
始制有名
德之造化如許名乃云甘露是其名也即
前無名有名之說所以有名無名道理未
施則無名既施着物以物爲名是謂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謂其名因物而有之乃當止之何故蓋謂
令君子措事既成勿再加巧加巧則復敝
不加巧是謂知止既能知了足可以不危
即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在君子之胷中能堅持不忘則如長江
大河之水一瀉世間之雲雨興作百川泛
溢本海為源何以見之海太陰所集陰昇
騰而雲雨作如道之行既行則溢江河既

溢江河復朝宗於海乃道之體用也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能知人者有智能知自已何如是爲小善能善勝人者雖不用力是謂有力自勝者是爲彊彊然於此此數事皆能知足爲當知足者富彊行者有志

吾有已物守之而不貪於我物甚堅故得當富又彊行者言君子終日慮道不息是爲有志既有志事將必成焉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者久謂此數事能常常守之行之將名垂萬古而不朽是謂死而不亡者壽孰不知釋氏云不生不滅即此是也然猶恐人愚迷特言虛無此云實行大道得

如是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言大道大也其理鴻濛安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道之恩世間萬物憑此而發生既生萬物
道何言哉言君子行道務不誇爲上所以
不誇即不辭所謂不辭即事業成而不任
已之能是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道如厚纊之衣被被者蓋覆人物也若言
可名道之德不欲使人名之故止小也即
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大道既施萬物各得其所吾不言能而後

萬物歸於我者可爲大即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
其大
聖人善能利濟萬物又不自誇其功是謂
能成其大因本身不以爲大所以成大乃
不成而成者矣
男一
三十一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大象者即道理本體也又王者大位而
大名政事是也又王位民之大寶持之以

常而不妄則天下歸焉歸者從也即天下往既衆庶之服歸加撫以勞之則天下安和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君能撫養有方註有叛者亦復歸也過言去止言復住其謂道無形無影口說時無驗亦無滋味看又不見耳聽之又無聲愚人將謂無有上善用之終古不乏是謂不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彊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柔淺而機祕智者能之絶註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治天下專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爲居衷無形無影乃道常存即是無爲無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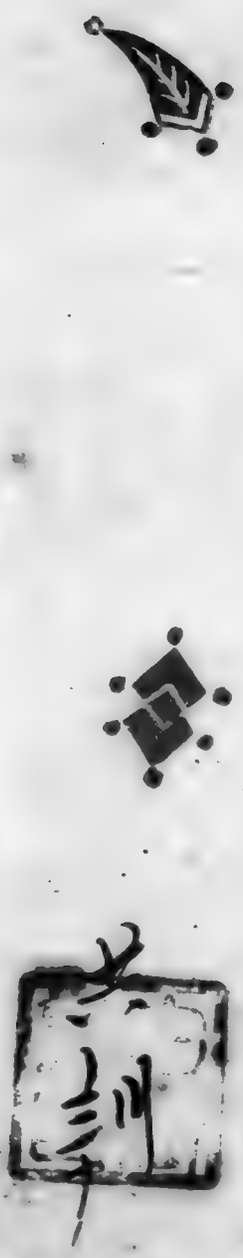
爲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大仁大德常行而不改久則天下順從守
常而行之自化言民必從是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
王道布宇內民從而國風淳久之民富人
將奢侈是以鎮之謂爲王者身先儉之以
使上行下效不致縱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王者身行之餘者不待化而自化必然

右第三十二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明太祖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男二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德周給萬物不自矜聽其自然所以有

德即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謂
德小而量薄張其自已之能反爲無德即
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因其措事
已定別無可爲亦不尚巧即是無以爲下
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其尚巧也即有以爲
將爲德壞也其上仁上義上禮與夫四失
及處厚薄而居實華此皆老子言世道盛
衰大道不立故也何謂之大道昔三皇五
帝大道焉如帝堯與舜舜與禹官制不更
禮樂有序明君賢臣天下安和大道歟盛

歟何謂衰桀紂非君以天下美身政務消而邪事長正聲去而淫聲生是謂大道德行仁義禮樂廢此數事當三皇五帝在位天下淳朴無顯也此所以呼爲大道自桀紂靡其道致成湯放武王伐此臣乎義乎桀紂失唐虞之德而有如是此盛耶衰耶然盛衰由此而見仁義忠信自此而顯安得不謂之衰焉非世之善美也乃不美也故本經前云絶仁棄義之說不欲見此而已但欲三皇五帝之仁義耳豈老子之過

歟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昔之得一者即無極之初氣也初氣者大道理是也以此氣而成天地故天地得一以清寧神乃乾坤之主宰至精之氣聚則爲神變則無形而有形是謂得一以靈谷者兩間人世也天地虛其中而爲谷和氣

男二

二

盈於兩間萬物生以其多之故是謂盈也
萬物各得合應之氣至精者方萌謂之得
一以生王臣乘此天地之精英而不僞大
道行焉是謂天下貞此云蓋謂教人務守
大道不妄乃君乃臣乃士乃民可爲暢然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
若天失此之氣理將有裂壞地失此將有
震動墜陷神失此將有不靈谷失此人世

將無物世間萬物失此將不生而有滅王
臣失此將無道而國亡士君子失此將傾
覆尊貴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至譽無
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男二
爲仁人君子者務尚謙卑爲吉所以又云
王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俗呼皆徵小無德 三
之名王臣乃稱之言其不自高也小人誇
己可乎所以俗云言吾惡者是吾師言吾

善者是吾賊故下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此二說皆諂諛之稱君子當守道而不改尤有稱之何小人好之甚入惡地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道行則被萬物物足用而道歸我反也其動字既歸又將動也王臣君子持身守道未嘗時刻有忘寧者所以能成王臣君子者爲此道之用如是世間萬物既有生即有滅理道自然天地之綱紀也所謂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所以古聖人終世而行道日夕而持之不敢有慢中等之人或行或不行或行者聞人稱之則又行之或不

行謂道隱功遲之故是云若存若亡下等之人不但不行相與言道早發笑焉又有不審而不答焉或有言不可行道者君子與小人論道小人若迷途者與行道難甚若退與之平道由梭行類緯不抽又云谷辱不足偷渝無隅晚成希聲無形數事即前云善行無轍迹是也守謙亦然

男二

四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嗚呼老子聖哉何明道之極也且云道隱無名誠然道本先天地之氣人何見而不見如善貸且成當哉失道之理無所不益萬物賴此而生豈不借資與人物焉復云理道之幽微又如是說道乃先天地之一

氣以清升而爲天濁沉墜而爲地是爲一生二天地乃曰二儀與先天地一氣並作是三二儀既立四象昭昭曰日月星辰是也因有風雨霜露四時成序萬物生焉又負陰而抱陽物盛而歸源屬陰歸源而復出是爲抱陽陽本剛以陰貫之則陰陽和此謂自一以生二自二以生三自三乃生萬物以陰趨陽之道皆以卑以就能成也君子之習道如是爭更踰以上古國王所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人人以爲不貞之字

男二

五

王者乃取名之是謂謙也又以盛衰以比損益云常道也以三教字言前二教字言可教者後一教字云不得其死者此是謂不教之徒有此老子云吾教父何父道理之本源度之耳非父親之父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無有者何言道體至柔至堅無間者何金石之類惟陰陽能透知無爲之有益爲此是也謂其柔軟不着形迹耳道也子教不言之教尤甚精不言者

道理不言而物化教歟言歟故所以無爲之益無爲之益是不作爲而有益非不作爲大理無時而不運言君子欲措安無時不務道雖不言意已成矣發則中節如四序之交時至而應物也此道非大人君子雖多言不可教故希及之

右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噫深哉意奧愚人將以爲老子不貴天爵乎非也其戒禁貪婪之徒特以甚多二字承其上文又以二知字收之再以長久示之吾故比云且國之大職王之下冢宰之官極位若非天命棄其此而愛王位可乎

六卿非君命而讓居相位可乎以次序校之諸職事皆然言孰親孰多孰病君子之親日親於道多多於道小人之病病不務學道貪非理之名多蔵貨物其非理之名易奪貨蔵多而必恃故厚亡君子守有命

之名藏合得之物是謂知足不辱知止不
危可以長久云永不壞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爲天下正

此云守道如守大器謂吾有大瓊盃常恐
有失有壞是故不壞即不敝大盈言吾有
諸物盛多守之似乎少必不過用是謂其
用不窮其有直屈巧拙辯訥皆謙憂是也

此謙本有三吾止以一直比之餘皆同焉
謂吾心地本平生直實又常常檢點日行
事務及所躁用處莫不又有非仁人君子
乎本經如此而已謂君子持身守道堅如
是躁本奮動之貌內帶蒸熱之勢因此可
以強寒即躁勝寒靜不動之貌靜中含涼
之勢因此可以勝熱此云無他大槩喻君
子守道行道當審而果決勿躁而勿豫也
清靜為天下正此言理道之守甚嚴謂君
天下者既措安之後當堅守其定規勿妄

爲妄爲或改前人之理道是也改則亂不改則天下平是謂正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明君賢臣在位立綱陳紀夷來蠻貴貊賓天下無爭是謂有道慣戰之馬駕車以載糞壯士化兵爲農器即却走馬以糞車若君不守道而行邪道雖牧放孳生之馬不

得生於孳生處所必生於戰場敵國郊境即是戎馬生於郊此有之乎有之何以見君好非仁之勇而尚彊及非理慕他人之寶則戎馬生焉於斯之時罪之大禍之深安能釋也哉皆失守道不本仁也因不足而致是人君若能知足則天下國家不乏用矣何他求焉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

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以其運慮備安不忘危不窺戶牖見天道以其以心行天心之事不待倚牖而看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其神不定而視聽亂也又云聖人不行而至

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者謂道慮備恩及萬物即至不見其物能知其名所以哲所以能成者恩既施而物自化也書不云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聖人之心其爲道也異乎

右第三十九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矣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
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有志學道道乃日積日積日益也久
日道備將欲作爲其道聖人慮恐道行未
穩以此宵衣旰食苦心焦思致使神疲心
倦即是損之又損然後道布天下被及萬
物民安物阜天下眞是以聖人無爲又無
爲而無不爲矣豈不先苦而後樂乎昔聖

人君天下務繼前王之法以爲式不改而行之不恃富而不恃勇聖人不言暴取他人天下言人君能安已平天下即是善取天下是也謂常以無事故也如不能安天下者諸事擅興民疲乏用盜賊烽起豪傑
男二
九
生焉時乃整兵欲平之可乎未必也此所以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是也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

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
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之

書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當哉孰不謂
老子於斯道合此云人能常善常德天神
常常加祐之其不善之心方萌則天神否
矣聖人之君天下體此而教民豈不法天
者乎即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
又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於斯人可取柰何老子反之兩善

皆善兩信皆信果孰是非耶噫老子之文奇且甚善者吾善之此美之矣不善吾亦善之此懲之矣信不信亦然故得善而得信矣人不知其文謂老子果類之而反之又謂君天下者心志不定慮生妄爲則民人效之人皆亦然又注其耳目注謂着其意耳謂聽其美汚之聲目乃觀其善惡所以聖人觀其所以不欲身民如是務秉之以道常以心似乎小兒之無知特守無爲之道故天下安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男二

十

天地大道生人本以十分爲率因譬云或過三分故號十有三生者既言生忽便云十有三死者此死者即是前生之徒十有三所以言者何蓋爲人生於世謂貪取養

生之物多是致耿非其道用非其理反爲
所傷是也何以見之曰酒色財氣無病醫
藥過劑及有病不醫飲食衣服不節思欲
過度妄造妖言奸邪犯憲冒險失身不畏
鬼神不孝不悌於此數事人未嘗有能免
者或云除奸邪冒險不畏鬼神及不孝不
悌外餘皆善終何以見非理也曰以爾所
云此其所以徃徃多死非命者爲此也因
不知大理何如故被物欲之善殺也即動
之死地十有三非此者何又云善攝生者

有兩不避人莫不以爲真如是乎非也言君子之爲人務多持道動合天理於心不作邪謀陷身之罪安有致身於兕虎兵刃中以其無死地也此云比君子之行藏若此豈果然乎又云天道好還如小人務尚奸邪動輒致人於死地所以好還者彼雖避兕虎而入兕虎中彼雖遠兵甲而由兵甲而死其還也如是其得也必然此皆動之死地耳

右第四十二章

男二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生畜形成四字謂能君天下者多能保此四字是謂善撫乾元之運前四字所該者何無他生之者萬物也畜者既能生萬物又能養萬物是謂畜既畜之分品類之使各遂其生乃形其貌或不全者因其勢

而就體以成之萬物既蒙恩之後莫不欣
哉物既樂乎天命則乾元之運爲我所乘
則乃國祚永昌若如此者豈不貴德邪若
以道德言之無形而有形君天下者能垂
衣裳而坐命之使此二物周旋而不息則
天下貞安是謂常自然其又云生之畜之
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言天經
地式即四時交泰之理道焉以其細名之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也君當使臣庶樂
其樂而有其有長其長而不自主設官以

理之此玄德焉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始乃本根也初也母乃生物之祖經云天下始天下母夫何故大哉道理之機其始其母本虛又實是以其萬物由此而出焉

云始毋人能知大道能如是生生不絶則常守其大道大道衆何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此五者道之化而行也君天下者行此守此則安天下臣守此而名賢天下家乃昌庶民守此而隣里睦六親和興家不犯刑憲曰貞郡里稱良若天子臣庶堅守其道則終身不危人人守之不妄為存心靜慮不言待用是塞兌閉門使應用中節則終身不乏不乏不勤也言開其兌濟其事即是開口發放其事終身不救言守

道既堅發放中節 苟 物遂其生則終世無
禍及身亦無可救者即終身不救是也又
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蓋謂自已本有所
見猶恐不廣却乃所見甚大我所守持者
甚軟將久勝彊言至 謙下當得上上是謂
男二 十三
見小曰明守柔曰彊是也如此者所守者
暗所用者有大光其明復爲我有於此謙
下其用甚貞所以無失身之殃因此能乘
大道之常是謂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謂大道之幽微以爲比云老子曰如我者使知大道真實處但得一毫髮大吾行道焉然猶有畏之所以畏之者何慮恐不精故也又如有路甚平且大傍無荆棘而人不由此而行却乃直趨微徑其微徑也傍多荆棘虎狼伏焉而人不畏而往遊凡過者或得身安乃僥倖耳愚哉此即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是也有等非君子者不知務本朝掃堂上塵甚勤其禾苗郊間盡荒又一等非君子倉庫甚無粮物却乃偏身衣錦繡又等非良民者持刃以食羊羔多積貨財以上比云無[illegible]言人不務大道而務非理惜哉即徑除蕪虛乘劒食餘肴非道哉是也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廼真修之於家其德廼餘修之

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邦其德迺豐修之於天下其德迺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章不文直述也善建者挺然立物之狀雖有力之士不可拔此云以德治天下言吾有物日夕堅持終世而不脫比云懷抱大道也如是若能持此二事甚堅天地歆享之事雖子孫百世亦未絶焉若修身修家修鄉修邦修天下此五修備而天下安

則王乃吉乘乾元之　無休復云五觀者老子之教甚明柰何意淺而機深所以五觀者以取其驗使治天下之君務行其道焉更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蓋謂必然道可行天下可治故也老子云噫爾見否知否前五修者未嘗不應乎道修此而得此修彼而得彼是也五觀者大槩不欲君天下者以身爲身而國爲國是也當以身爲國以國爲身終子孫不壞也所以云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之厚即養德也比於赤子者言初生小兒無知天性未曾開之故老子以此為首發章之端為何不過教人持身行道如是而已恐時人不信故又以禽獸蜂蠆至

猛擊毒者復驗之故云蜂者能以尾稍刺人甚毒虎狼能咬食物者鵰鷹善擊搏者此四物使蜂子未出房虎子方脫胎鵰鷹躲而未翎其有知乎不知也以其天性未散不覺也老子之意欲人守道心當以爲比方成大人君子莫不又有不信者又再比云此數物當骨嫩筋軟之時其特物也不能拏緊固即緊也道言握訣先儒符道者非仲尼之學也因其不能握緊即無知是以不雌雄之交乃言未知牝牡之合朘

作是也以其精淳故又朝夕啼泣咽喉不啞爲何亦是初生不知用力所泣不過自然耳此乃和氣也喻君子能守自然之常道則用事不乏無非豈不著小兒之泣不啞然特云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此云守道知此將久大理恍然而必通無疑又益生曰祥祥云非祥祥益乃非自然而添力爲之者是爲彊爲將不祥妖也又比云以心使氣乃有力也力出於氣氣盡而力亡驗乎言諸事勿彊爲乃貞若彊爲即是壯壯即

是盡又老既老必衰既衰必亡言如此者非道也云早已早已盡也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謂君子能行道也何哉以其事物未至無可應者雖知也不妄言其不知大道之徒乎昔畧不曾涉歷諸事與人相

處終日喃喃云知自以爲辯及其臨事不能也此小人學道未達是也又塞閉挫解和同此六字前三字言不張聲勢後三字言謙下也所以謂之玄同言此幾事皆屬玄也又六不字蓋言前數事皆是大人君子幽微之大道人欲親不可見着若欲疏其形無若欲得其象不實若欲害則無體若欲尊之無從若欲賤之則不得微分之影可蹂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
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
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好
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
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
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
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
肆光而不耀

此以正治國老子着跡言之下文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文奇矣正謂端正治國文實奇非譎詐用兵謂施仁德於外及盈布於敵使慕而效順來歸則彼此不傷物命善平禍亂善安天下即以奇用兵奇奇於布德也以無事取天下無事無事於戰也又不得已而以奇用兵者奇於師出以律彼屈而我直王者之師奇於不殺物命經云吾何以知其然哉此言若依大道事乃必興故云其然哉又云天下人民貧者

多民間鋒刃器械廣盜賊多此皆始亂之源王昏多尚技巧務虛不務國之正實則獻奇物朝朝刑政不明法令彰彰則寇屈有變是以聖人絶奇用務朴直伸寃枉誅讒佞數事既行黔黎咸寧區宇清而風淳故復云悶悶言淳朴守無事民俗實君福也亦言察察謂苛政也民多不足此君之禍也老子教君天下者勿甚前奇人將謂真用奇也若言奇者天下不巧者安能常久雖云奇實正之妙也謂世人不知久謂

妄說爲奇於斯之道果奇耶正耶此奇字古今人名之錯矣故聖人守正而不詭彊不恃能道行焉道成焉民安物阜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男二 十八

治人苛以法事天祈乃福苛則人變祈疊禍生若能治人省苛事天祀以理廣德以

安民則其德厚矣雖不祈於天福乃天福也既感天如此其福莫知其垠則國穩矣即有國早復又云有國之母其母即是君心大道日夕勤練於丹衷措國既固可以久視視者何即社稷常存是也所以常存者即道之見用也

右第五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善治天下者務不奢侈以廢民財而勞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宮室臺榭諸等徭役並興擅動生民農業廢而乏用國危故詩以烹小鮮之喻爲王者馭天下之式內有四其字詩喻蓋謂鬼本不神因時君無道故

依草附木共興爲惟以兆將來亦有戒焉時君若知惟非常能華非心以正道心則天意可招回焉不然則天雖不叙必假手於可命者則社稷移而民有他從不可留也故云神不傷人非神不傷人爲此也若

使神不降禍君安民阜則君之德達天必
天之恩下施永無患矣是有兩不相傷是
也故二德互歸焉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
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凡治國家其德宜厚其用宜儉其法宜平

其勢常下使天下民心若水務要流來此謂民順從賢者趨之則京師交集豈不天下壯觀故所以用雌雄比焉凡世間諸物皆雄動雌靜是以靜得動失言治國體此道行之則民富非此則民貧國危所以更言大國治小國十分以撫懷之則小國永臣而悅進焉若大國失此道而他求或欲取其國則大國亦將不保焉此謂大國生事於小國欲兼併其地是也若小國能守臣分朝貢以時務其理則永保分茅胙土

於一方則常親大國矣不然忽起貪心欲有大國則小國亡焉經云我見謀人之國必敗執者失之而況加兵者乎吾見其不得已而爲而爲之老子之云不過豈非天命可乎朕知老子之教人務使大者小之小者微之則永無玷矣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
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奥者幽深巨室囊括萬物之所大道利濟
萬物君子以爲至寶惡人雖可暫得不可
常保以其心不善也即不善人之所保是
也譬如良言可鬻於市村有之乎有之昔
孔孟之書真美言也至今儒士開學市村
以訓蒙爲肇家之業賣乎加乎其不善之
家有子不爲儒者所教何棄書之有即人
之不善是也古者立天子爵三公位已正

矣官已職矣又以駟馬拱璧以捨賢比若是不如垂衣裳而坐行斯道彼君臣不務大道却乃要名以捨賢及其賢至賢何所爲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以其不待求尋眼前可得於心疾守行之則往日之非釋矣此所以天下貴

男二十一

右第五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

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
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
難之故終無難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
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民之從事常於幾
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爲者敗之
執者失之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
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
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爲無爲事無事謂當可爲之事先利時而

爲之已盡免致後多繁爲而不安也又無事之時常恐有非理之事及於身故先若有事而備之乃得安於無事也凡食物不過食五味用平常淡薄之味則終世可爲有味矣若飲食盡其味則他日家資不及

五味不全則中平之味是爲無味也若十分難事以急輕圖果難也知其難措所圖之德務要萬全一圖便得即易也凡作大事若急成功必多不固務要精建於初勿使急而不堅方乃精細其天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繫上文耳又云其安易持謂人欲久安者必做久安之事方乃易守凡人無事之時能先知備禦何事恐及於身者是謂易知未來者此數事非大人君子持大道之誠不能如是此

道於有志易學無志小人似乎難親故又比云其脆微二物人皆以為小可將以為不然老子又比云若如此者雖脆雖微其物事皁有形矣莫若治之於未有之先恐人不信復云滿抱之木當初生之時亦從

苗芽毫髮之中以至於斯其寺中之塔甚高由一磚自地而砌起一千里之路由當日脚下行將到彼老子戒人不可欺小不可恃大又言人有求我者我擅輕許之及其將應違之謂吾有物不絶儉而易用棄將不久而又自難所以戒人務先子細艱難然後獲吉經云大小多少報怨此六字皆道理之未當故有此若能無此六過不足之慾惟德是應方成君子超乎世人之上凡世人之爲事多有中途而罷其事而

不爲者往往有之又戒慎終如始則無敗矣甚不文又老子居周將末見諸侯互吞不有王命數有爲者數敗之又見執大位者又失之故設此以喻世之不道者使君子堅守其志勿非天命而妄自爲高也又

先有學而後無學反過常人之志因此若達施及萬物物得自然無有不化者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於大順

上古聖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豈有將貨財聲色奇巧以示天下使民明知若民明知貨財聲色奇巧君好甚篤則爭浮利尚奇巧之徒盈市朝皆棄本以逐末矣所以有德之君絕奇巧却異財而遠聲色則民不爭浮華之利奇巧無所施其工皆罷虛務而敦實業不數年淳風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實癡民老子言大道

之理務欲使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攸叙實教民愚罔知上下果聖人歟又言民難治當哉若使小民知有可取者彼有千方百計雖法嚴冰霜莫知可治老子設喻故以智治又不以智治文何奥哉非也

蓋謂民多智巧王若以巧以計治民則爲民禍臣若以智匪君理政則君之賊是以朴民絶奇貴爲式呼爲玄德特以遠深二字艱之惟務儉爲主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
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
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男二

江河湖海至處低所以能納天下諸山川
之小水戒爲君子爲國家者能容而且納
大事成矣若不處卑而處高物極則反高
者低低者高理勢之必然是以昔聖人勞
身心而安天下所以民親之愛之不怨無

有謀者若失此道而他爲將有敗焉人或爭之不解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沆兵相加哀者勝矣

男二

大道若愚似乎真愚慧言我真大道吾道久矣又云其細務要守道堅造化精三寶之說因慈勇於行道利濟萬物因儉倉庫實不敢爲天下先言諸事物不肯先得先樂乃成王基器神器也若舍慈而勇必貪

二十五

必奢必狠舍儉且廣言廣用無時舍後且先志盡矣復云慈者何蓋謂與前慈異用再喻之若首將能以慈戰敵野戰則必勝夫慈戰非慈而不戰於心慈於衆士之命不得已而戰故守城必堅縱彼困圍天必加護何知加護以其心有所不忍戰傷人命故天鑒之外有四善吾不審何智者能之非凶善盡此四善隱同天地此章皆言有道之兵奉天討偏將不妄爲存仁厚德君將無憂而禍平矣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甚易知云文與字意甚易行此大道大德善能知者不過文內之意莫能行言文與而愚不解者言有宗文有首也事有君借物爲主也經云夫惟無知言人不知我知我者希老子方貴戲云聖人被布袍懷抱美玉以其外賤內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君子所爲惟務無轍迹梟然使人不知乃上本不可教人知使彼知道是謂之病如此者人本不知我將謂人知把做知道備乃無病矣故聖人行道終世而無病爲守道之堅持身以律

男二 二十六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謂王臣及士庶修身謹行止務大道焉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言君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則民若畏既久不畏既不畏方生則國之大禍至矣莫可釋在士庶平日不可恣意慢法眇人侮下一日干犯刑憲則身不可保若言王大禍即大威士庶則刑憲乃大威矣又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王勿多花圃勿多離宮慎勿微行勿近

優伶勿費民用非理勿勞動必以時臣庶平日勿近愚頑凶暴勿毀人技藝是也又甚戒人云古聖人凡事要先料其備者備之則爲自知其可備之凶將不自見也又云自愛不自貴無他人之自身豈不愛以其愛身則先勞身而後身安是去彼而取此是也

男二 二十七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治天下務專常道以利群生勿尚苛暴若苛暴民爲所殺者多矣若果而行此是謂勇當法天地施大道如四時之常經居動以時順其事而賞罰焉則民被恩活者多

矣設問於治天下者此二事果從何耶從勇則害從不敢勇則利又戒曰天道幽微惡盈而好謙惟上帝好生善與不善禍福之降有不可測者雖上古聖人嚴恭寅畏乃不敢自安難之又難天不與萬物爭天常健而不息萬物順時而自安四序之交若赴名者不期而然若有謀乎此天道之昭昭爲君者敢侮天下而賤萬物天憲不昏雖不速而必報其有畏乎民不怕死乃以極刑以禁之是爲不可若使民果然怕

死國以此爲奇老子云吾豈不執而殺之噫畏天道而孰敢王者陳綱紀各有所司司之以道民有可罪者乃有司責之官守法以治之然如是猶有過誤者故違者君有所不赦天地以司君君乃代天而理物

若或妄爲其有救乎即人主不赦過誤故違者是也

右第六十一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治國務欲民實無得重斂而厚科若重斂而厚科則民乏用矣民既乏用則盜賊之心萌盜賊之心既萌將必持戈矛而互相戕是謂難治爲天下君勿過爲過爲者何五荒是也若有爲此者民多失養既多失養無所不爲尤其難治人皆輕死所以輕死者違法冒險以取食用何故舍死之甚以其別無生路也愚民無知將以違法冒

險可以養生孰不知亦喪身矣即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處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柔弱堅彊柔脆枯槁設喻也所謂言生死者以其修救是也能知柔弱柔脆而皆生堅彊枯槁而皆死其知修救乎若知修救則柔弱柔脆之源何此天地大道之氣萬物無不稟受之在乎養與不養行與不行耳若君及臣庶君用此道天下治臣用此道忠孝兩全匡君不怠庶人用此家興焉反此道者豈不堅彊枯槁然人欲久調氣血以生之木若久迎春和而植以水灌之

此人未久矣又云治家者以道律身以禮役奴僕則奴僕驅勞而治家者安木拓根而深固枝葉榮矣則榦全而永年豈不知諸事先理道而後成故奴僕驅而主逸枝葉繁而榦盛皆撫綏乘氣之至也故奴僕嘗而資給於家枝葉繁而招雨露於榦其理勢之必然道哉堅彊下而柔弱上是也譬水最柔弱金石至堅言攻堅者復云莫之能先乃言無可易水者非也石堅而不堅水不能入由氣先而水後如此者雖堅

無不透雖剛無不柔雖彊無不弱此即大化流行不言而治矣君天下者體爲臣下者效士庶以此而律身則世無惡矣聖人量同天地大德不悋惠及生民則天下衛社稷矣君能寅畏上下臣若時懼神明士庶畏法奉祖則君君臣臣海內康寧樂哉乎士庶天下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君天下者及臣庶能行大道者其大道之理若張新弓乎或勁弱而不均則減勁而起弱此譬云爾亦天道惡盈而好謙所以大化如常無昂而中不下其功安在乃損有餘而補不足是也凡治天下國足用而無餘若乃有餘民窮矣誠能以有餘給民之不足者則天下平王道昭明焉其臣民

無有稱頌者天相邦家國永而且昌何在乎譽美耶如此者君身乎上臣足乎下長健朝朝豈不恒乎士庶行此道者則家和隣里睦朋友終身而不惡貧者給之而不利乃貞

右第六十四章

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仇讐不分雖善與之解亦不能釋屈者之

寃心尚不謂之善君能釋天下之大怨則坐朝堂而布大道修明政刑釋無辜刑有罪賑貧乏而中稅斂使民餘而不盡其所有則寃解而怨平上帝可親矣君臣誠能體此而昌乎不然若居朝堂而握乾符雲民以豐其身斂衆繁科盡民之所有豈不司徹乎天道昭昭將有各焉士庶能爲善者雖解人之奮爭終不能解人之餘怨所以不謂之善能貸物以濟人匿約而不利君子乎善人乎若貸人以物利及本而倍

之盡貧者之所有淨約而期來比馮驩而
孟嘗君乎君子乎小人乎於斯之道於貧
者何苦甚富者何憂堅皇天無親常佑善
人君當畏而臣民當善福乃畢

右第六十五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
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
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居周將末諸侯奮爭以當時之勢譬
喻後人言閭有能治國者絶奢去玩務道
恤民天乃佑四時序風雨調民遂耕營倉
廩實而衣被充樂其樂而人善終封彊雖
無守而自堅關鍵不閉而難入雖有巨舟

革乘力士千鈞皆無所施而無所陳彼此
之民密邇終是無棄此而往彼者彼亦不
來非不來也乃君之不貪爾若果有貪即
納逋逃致鄰邦有問安得如是耶如民人
豪富者彼此各有佃田之人納粟以奉其

主家若富者能綏之以德所取者微所與者厚則人人皆蒙恩而按堵能安其生業若富民取不以道役不以時則其人將挈家而逃於他鄰矣雖大小不同理勢皆然噫君道敷民特聽上天誠有驗乎

右第六十六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忠信君子之於世道行天下不謂人所驟
誇美者是爲上若使人稱美者即是自張
聲勢故美我者我道不堅即不美不信是
也識我者道將巧美必欲實行不致人浮
誇嘗云明四目達四聰此非察察而求之

者纔若廣訪多求不但不知將有禍焉聖
人之明四目達四聰觀其自然聽於不察
在國君則人無橫禍國無邪殃即君不苛
苛察察身國自安君子家身安矣莫不因
此而篤乎不知是爲諸事杜勿博於小人

勿察於姦知必知於君子聽必聽於賢人則家國安矣所以古聖人德不自張功不自任以此上天下若已之所有爲無者濟之因濟他人自已有多矣是故愈與彼則已甚多所以上帝好生惡殺聖人君子體而行之遂得雖終世而人不忘以其德同天地

右第六十七章

共引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一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序

昔在元聖強著玄言權輿真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注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絶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

加厚賞且如諫臣自聖幸非此流縣市相矜
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爲來者所
嗤以重朕之不德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一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儲用可

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
且无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
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无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
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
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
守清靜解心釋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

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
乎道原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
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同謂之玄
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
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无欲於无

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自出故云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已之所美爲美所善爲善矣美善无主俱是妄情皆由封執有无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六者相違迭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

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男三

无爲之事无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

三

萬物作而不辭

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爲己有各得所爲而
不負恃如此即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愼
一日不敢寧居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
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

其分則不爭矣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謂性分所无者求不可得故云
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无既失性分寧
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
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爲盜矣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既无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无可見
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

實其腹

道德內充則无矜徇亦如屬厭而止不生

貪求

弱其志

心虛則志弱

強其骨

腹實則骨強

常使民無知无欲

常使民无爭尚之知无貪求之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清靜化人盡无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爲
也
爲无爲則无不治矣
於爲无爲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
言道動出冲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
道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
深靜故似爲萬物宗主
挫其銳解其紛
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
學求復則彌結矣
和其光同其塵
男三
五
道无不在所在常无在光在塵皆與爲一
一光塵爾而妙本非光塵也
湛兮似或存
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无父道若似在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不仁者不爲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爲狗也犬以守禦則有蔽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无警吠之用故无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无貴望爾嘗試論

之曰夫至仁无親孰爲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无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乎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者鞴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无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无私者亦以虛而无心故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以況

聖人心无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
可謂動而愈出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徧便
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
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
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

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為喻說

是謂玄牝

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冲用无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矣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虛牝之用緜緜微妙應用若存其用无心
故不勤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摽天地長久者欲明无私无心則能長能
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无私成
私爾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

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

資禀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淡泊
故身存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忘生養之功是无私而能長且久是
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无私而能先能
存是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幾近也）

居善地

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

心善淵

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淵停美

與善仁

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

言善信
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
政善治
從政善治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靜矣
事善能
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矣
動善時
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

矣

夫惟不爭故無尤

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迂於物故乖尤過之地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爲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詒殃咎

故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此明盈難久持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此明銳不可揣也驕猶心生故咎非佗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虛盈有時則无憂患矣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无離身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无所分別滌除玄覽能无疵乎

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无瑕病

愛民治國能无爲乎

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无爲乎當自化矣

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爲

君矣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治亂言人君應

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

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撫運

應變无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

開闔虧盈而益謙也

明白四達能无知乎

人君能爲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爲主宰人君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

此明有无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也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輮箱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无乃可運用若无輮箱之有亦无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无則輮箱之有皆爲棄物

埏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

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之器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

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有體利无以无爲利无體用有以有爲用
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
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利无以
明妙无之用有爾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燕芻豢
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馳騁代務駝著有爲如彼田獵唯求殺獲
日以心鬪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性分所无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
有所妨傷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取此舍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

貴大患若身

身爲患本貴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也此上兩句

正標

何謂寵辱寵爲下

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驕盈无不生禍是知寵爲辱本故荅云寵爲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寵辱循環寵爲辱本凡情惑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男三　十二

何謂貴大患若身

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之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身相虛幻本无真實爲患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癢寒溫故爲身患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
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若可託天下

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寵
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爲未忘貴愛故
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
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
未爲諶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

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无所復驚忘身則无爲患本忘天下則无寄託之近名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无色之中而能色爲故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无聲之中獨能和爲故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執持也微妙也道无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无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而爲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也

緜緜不可名復歸於无物

緜緜者運動不絶之意不皦不昧運動无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无物

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

是謂无形狀之狀无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无无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无始故迎之不見其首无終故隨之不見

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執古无爲之道以御今有爲之事則還返

淳樸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紀綱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爲事者於彼微言

妙道无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不可識

知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夫唯德量難識故強爲容狀以明之謂下文
豫若冬涉川
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
猶若畏四鄰
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雖則儼然若客无所造爲而不凝滯於物
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
敦兮其若樸
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

无所分別
曠兮其若谷
其德量曠然寬廣无所含容若彼空谷
渾兮其若濁
和光混迹若濁而清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孰誰也誰能於彼渾濁以靜澄止之令徐
自清乎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
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
猶動出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无所執滯若
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

盈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弊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絶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爲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爾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爲物華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故有作云云者動作也言夫物云云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根本爾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華葉云云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
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
不知常妄作凶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至
矣
知常容
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无不含
容

容乃公

舍容應物應物无心既无私邪故爲公正

公乃王

能公正无私者則爲物所歸往

王乃天

羣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

天乃道

王德如天乃能行道

道乃久

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歿身不殆

同天行道則終歿其身長无危殆之事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无施教有爲之迹故人无德而稱焉

其次親之譽之

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

其次畏之侮之

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信不足有不信

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今下有不信之人

猶其貴言

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功成而不執事遂而无爲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有之之謂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洗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爲然則聖人救代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智慧出有大僞

用智慧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

僞矣并竊符璽可不信然

六親不和有孝慈

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疏戚无倫不和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絶聖人言教之迹則化无爲棄凡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僞不作无爲則矜徇不行人抱天和物无天枉是有百倍之利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絶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絶巧棄利盜賊无有

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足則不爲盜賊矣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此三者但令絶棄未示修行故以爲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真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二

男四

道經下

絶學无憂章第二十

絶學无憂

絶有爲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无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則恭應呵則慢應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應則善慢應則惡以喻俗學絶之則无憂不絶則生患只在心識回照豈

復相去遠哉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
與有爲也皆當絶之故不可不畏
荒亏其未央哉
若不畏絶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
央止之時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衆人俗學有爲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
臺望登動生貪欲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我獨怕然安靜於其情欲略无形兆如彼
嬰兒未能孩孺也
乘乘兮若无所歸
至人无心運動隨物无所取與若行者之
无所歸乘乘運動貌
衆人皆有餘
眩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爲有餘以示光大
而我獨若遺
常若不足有所遺忘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也哉但我心純
純故若遺爾
俗人昭昭
矜巧智也
男四
我獨若昏
自韜晦也
俗人察察
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唯寬大也

忽若晦寂兮似无所止

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絶於俗學似

无所止著

衆人皆有以

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

我獨頑似鄙

頑者无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

若不足故云似爾

我獨異於人

人有情欲我无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而貴求食於母

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无營欲爾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先无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无避諱今代爲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子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五千爲定格

男四

三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无冲用難名故云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

惚无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无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

恍兮惚其中有物
物者即上道之爲物也自有而歸无還復
至道故云其中有物也
杳兮冥其中有精
惚恍有无杳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杳冥之精本无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
故云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

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
古今不去
以閱衆甫
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
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以此令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曲已以應務則全

枉則直
　枉已以申人則直
窪則盈
　執謙德則常盈
弊則新
　守弊薄則日新
少則得
　抱一不離則无失
多則惑
　有爲多門則惑亂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聖人抱守渾一故可以爲天下法式
不自見故明
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已以應務則其德
全自明

不自是故彰
人能不自以爲是而枉已以申人則其是
直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已矣

不自矜故長

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樂推其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此言天下賢與不肖

无能與不爭者爭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

全理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天地至大欲爲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故從事於道者
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道者同於道
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矣
德者同於德
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
爲同於道用矣
失者同於失
執言滯教无由了悟不悟則迷道自同於
失矣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方諸抱水陽燧引火類族辯物斷焉可知信不足有不信

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跨求行

履乎

自見者不明

露才揚已動而見无故不明

自是者不彰

是已非人直爲怨府故不彰

自伐者无功

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无功

自矜者不長

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不處

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斯事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

天下母

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吾見有物生成隱无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強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妙用无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

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

云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爲生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淨无爲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者制輕故重爲根靜者持躁故靜爲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

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
好輕躁則生禍亂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湏燕爾安
處超然不顧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柰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
言人君柰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其
位也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則主不
齒故失君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无轍迹

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无行相故云善行
如此則心與道冥故无轍迹可尋求

善言无瑕謫

能了言教不爲滯執遣象求意理證言忘
故於言教中无瑕疵謫過

善計不用籌筭

能了諸法本无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見
故無勞籌筭自能照了既无計筭非善而
何
善閉无關楗而不可開
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无邊境之迷境无
起心之累雖无關楗其可開乎
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
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
合雖无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

无棄物
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无
棄者
是謂襲明
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无
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取
役使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爲極致
今明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无
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
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
雖知大迷是爲要妙
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爲大迷
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爲大迷以道觀之
是爲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俗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其雌謙
德物歸是爲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
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矣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无極

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
如此則爲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忒
德用不窮故復歸於无極忒差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
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樸道
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舍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
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聖人用之則爲
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聖人用道大制羣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

動植咸遂曾不割傷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之者必待曆數
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爲之主
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爲神器故
不可以力爲也故曰爲者敗之此戒姦亂
之臣

執者失之

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王也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煦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則強抑之則弱有道則載事无德則隳廢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覩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去

其過分爾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
用甲兵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
戰者危事抗兵加使彼必應之其事既好
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荊棘
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

必有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

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
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爲寇

男四　十三

愼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爲
深戒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
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佳者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

此爾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

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

兵者不祥之器

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爲不善之材器也

非君子之器

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貴兵謀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夷狄内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恬淡爲

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爲美也夫勝
必多殺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人樂
男四　十四
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
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人上將軍尊
而處右者主兵謀也

言以喪禮處之

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
置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之心故
以悲哀傷泣之爾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勇士雄入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
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之
器亦何必縞素爲資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

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无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也故无敢以道爲臣者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侯王若能守道精一无爲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侯王若能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交泰致
和故降灑甘露夫甘露既降蕭蘭俱澤不
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
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
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

无危殆之事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天降甘露以瑞有道故譬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如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无所不照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

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爾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止足者无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

懈怠可謂有志節矣

不失其所者久

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者

死而不亡者壽

大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

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拍殃各知足強力動

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

可謂壽矣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大道汎兮无繫而能應物左右无所偏名矣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无欲可名於小

愛養羣材而不爲主宰於物无欲則可名

於小言不可名小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爲主
可名爲大非小非大所以難名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光大故能
成其光大之業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大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則

天下萬物歸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
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
則行過之客皆爲之留止如帝王執道以
致平泰亦爲萬物所歸往矣又解云樂以
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是以
遠盧不可以久處仁義親之而多責故人
君體道清淨淡然无味始除察察之政終

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人君以道德清淨爲教初出於口淡乎其
无味不似俗中言教有聲譽畏侮等也
視之不可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以道鎮淨初无言教故視之不足見聽之
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殷阜歲計有餘
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云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歙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歙歙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

今自困於愛欲則當歙斂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脫失也利器權道也此言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淵則為人所擒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為詐譎矣

道常无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妙本清淨故常无爲物時以生而无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无爲則萬物自化君之

无爲而淳樸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

言人既從君上之化已无爲清淨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无名之樸而鎮靜之无名之樸道也

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言人君既以无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
此无名之樸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
入有爲故於此无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
於无欲无欲亦亡泊然清淨而天下自正
平矣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三

男五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三

德經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時有淳醨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
彰无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爲
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逮德下衰功用稍著
心雖體道迹涉有爲執德可稱故云不失
迹涉矜有比上爲麤故云是以無德也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爲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爲以功用彰著而迹涉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而有所以爲此心無爲而迹有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仁者無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爲
兼愛之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亦欲求
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則心有爲而迹無
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方
上義爾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者裁非之義謂爲裁非之義故曰爲之
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
此心迹俱有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之故曰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衰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醨之日非愚則誣若

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爲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制禮者爲忠信衰薄而以禮爲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云乎哉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識者人之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者則

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為愚昧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處無為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矣

故去彼取此

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一者道之和謂冲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爲一故謂之一爾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

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在則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誡云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厥矣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爾故下文云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侯王貴高兆民賤下為國者以人為本基

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孤寡不穀則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爲
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爲本爾
故致數輿無輿
數輿則無輿輪轑爲輿本數貴則無貴賤
下爲貴本轑爲輿本當存轑以定輿賤爲
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爲本

故致此數輿之談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本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

者是聖人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
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
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冲寂離於

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

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了悟故勤行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迷而不信故笑
不笑不足以爲道
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也
建言有之
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

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

上德若谷
虛緣而容物
大白若辱
純潔而含垢
廣德如若不足
大成而執謙也
建德若偷
立功而不衒
質真若渝

淳一而和光
大方無隅
不小立圭角
大器晚成
且無近功
大音希聲
不飾小言說
大象無形
故能應萬類也
道隱無名

功用不彰無名氏
夫唯道善貸且成
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和妙用資貸萬
物且成熟之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
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
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二積陽氣之
二故云二生三也

三生萬物

陰陽合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

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

含養沖氣以爲柔和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爲本而沖氣和柔守

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孤

寡不穀者以謙柔爲本故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

柔弱謙卑之義以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

強梁之人動與物亢求益而損物或繫之

故不得其死

吾將以爲教父

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柔弱之教

爲衆教之父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爲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爲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

則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之有益爾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爾

身與貨孰多

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

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
得與亡孰病
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
累身非厚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
故可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
無困弊之時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
窮匱
男五
九
大直若屈
直而不肆故若屈
大巧若拙
巧不傷於分外故若拙

大辯若訥
不飾小說故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
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
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爲正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有道之主無爲化行既不貪求故無
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士馬寄
生於郊境之上矣
罪莫大於可欲
心見可欲爲罪大矣
禍莫大於不知足
求取不已爲禍大矣
咎莫大於欲得
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於欲欲必令皆得皆得
則禍深故云咎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若知足
此足則常足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
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牖而天
道可知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
之道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爲淳朴而知爲理之
道
不見而名
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
平
不爲而成
不爲言教而天下化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爲學者日益見聞爲道者日損功行益見
聞爲修學之漸損功行爲悟道之門是故
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爲學者積功行爲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
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
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爲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無爲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

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
聖人在天下憒憒為天下渾其心
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憒憒用心令
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
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
人
聖人皆孩之
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

如嬰兒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正摽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

死理如此者大凡十中有三人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往

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

亦十中有三人爾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設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
生此生太厚之故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
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貪取之意
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兕虎
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

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矣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
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
云無死地也

男五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十三

道生之
妙本動用降和氣
德畜之
物得以生養萬類

物形之
乾知坤作兆形位
勢成之
寒暑之勢各成遂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
物而常自然貴爾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

是以人莫不尊道而貴德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與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如道此

章明道用同人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

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萬物既得沖和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兌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
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之不救爾
見小曰明
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
守柔曰強
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
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
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
長無患累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爲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真常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甚畏

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爲是皆可畏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

朝甚除
尚賢矜智生巧僞除理也
田甚蕪
浮食墮業廢農事
倉甚虛
南畝不收無儲積
服文采
刻雕綺綉害工利
帶利劒
文德不修尚武備

厭飲食
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
財貨有餘
聚斂積實饒珎異
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
誇盜非道適令興歎也哉者歎辭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

善抱者不脫

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

子孫祭祀不輟

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

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

修道於身德乃真純
修之家其德乃餘
一家盡修德乃餘羨
修之鄉其德乃長
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修之國其德乃豐
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
故以身觀身

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真
以家觀家
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以鄉觀鄉
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以國觀國
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以天下觀天下
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普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此觀身等觀之則可知爾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无害物之心故無
螫猛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
之至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

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嗄嗄嗄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

知和曰常

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

知常曰明

守和知常是曰明了

益生曰祥

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

心使氣曰強
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強
梁之人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是謂
不合於道當須早已
男五 十八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知了悟也言辯說也
塞其兌

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故云塞
其兌也
閉其門
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解具如道沖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言人
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
故不可得而親
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踈

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疎
不可得而利
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不爭故不可得而害也
老子王
不可得而貴
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也
故爲天下貴

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
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故爲天下至貴矣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在宥天下貴乎無爲爲政若以政教理國
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爲可
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以此下文知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也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譎故令國家滋益昏亂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滋奇之物滋起也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無爲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姦盡成盜賊

豈非多有乎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政教悶悶無爲寬大人則應之淳淳然而質朴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教察察有爲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而
凋弊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則以爲
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此則禍
爲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以爲有
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福爲禍
之所藏
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祆

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衆生迷執正者復
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妖祥故禍福倚伏
若無正爾
民之迷其日固久
以正爲奇以善爲妖如此迷倒其爲日也
固以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
而不耀
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劌彼而爲廉
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修之身而

天下自化矣肆申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服謂之重積德

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

夫唯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
故云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
矣克能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
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莫知其窮極然後可以爲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國福祚可以長久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積德有國則根深花蒂固矣深固者有國長生久視之道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三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四

德經下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以道臨莅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鬼無以見其神明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恒有其神而不見神恠以傷民也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鬼見神恠則傷民聖人有爲則傷民今鬼所以不見神恠而傷民者蓋以聖人無爲

清靜故爾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鬼神傷民則害國虧本聖人傷民則匱神乏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
之人交至矣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
靜常爲牡動所求由以靜爲下故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
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
國爲臣妾小國斂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
欲入事大國爲援助也

男六 二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一求臣妾二求援助是兩者各求得其所
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
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
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
故興言云爲萬物之奥奥内也
善人之寶
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
而無患累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住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患
難即欲以身保住於道自求免爾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
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
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
從善矣故下文云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共教不善之人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之馬

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爲之道於君以化人爾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何問辭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故可曰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曰求以得既悟則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也可以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明上文所以預圖為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爲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耳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輕諾詐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

男六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難爲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四

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故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度絶之使令不起並甚易耳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絶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耳

爲之於未有

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爲營爲之於未有形兆耳

治之於未亂
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爲理之於未
成禍亂耳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男六
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後成患
五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情不能因任營爲分外爲者求遂理必
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着執着求得
理必失之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民之始從事於善者當於近成而自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敗之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難得之貨爲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之性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民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朴令如愚耳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君將明道以臨下下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治

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治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弊生故是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偃息蕃醜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人和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役智詐則害於人任淳德則福於國人君
能知此兩者委任淳德之臣是以爲君楷
模法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至
大順於自然之性也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往者以其善
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
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謙為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欣
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為重以身退後之
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為害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崇

爲之主而不厭倦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與爭者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無
所象似我則荅云耳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
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夫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珎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爲天下先故樂推而不厭也

夫慈故能勇

慈人敏惠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也

儉故能廣

節儉愛費財用有餘故施益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慈儉之德謙撝益光推先與人人必不厭

故能成神器之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死矣

今捨慈且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則傷

財捨後且先則人慫傷財害物聚慫於

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

各保安全故能勝固耳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戰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

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

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

不武

善戰者不怒

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不懼怒

善勝敵者不爭

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

善用人者爲之下

悅以使人令盡其力必先下之是爲善用

男六 九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也

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力能如

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用兵有言立早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老君傷時輕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
言者謂下句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為則以慈
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之進雖少不
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寸
而退於尺
是謂行無行
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

矣

攘無臂

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仍無敵

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

執無兵

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和爲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人輕侮敵人者

則殆喪吾以慈之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
勝之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
行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

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言者在理理得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爲宗

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

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

無事之教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

敬者至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睞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
希少耳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
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夫唯能病能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病

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唯聖人所以不病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之病是以不病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於慎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無狹其所居

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

生白
無厭其所生
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使不勞
倦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大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無厭神
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
取怨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於謙

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

以活身矣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兩者敢與不敢也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

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

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
是以聖人猶難之
聖人猶難爲勇敢之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與
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
不召而自來
天道不召物使從已物不能違自來順天

耳

繟然而善謀

天之道玄遠繟然寬大垂象示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天之網羅雖恢恢疎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爲常嘗無畏者

人君當以清靜化之素何更立刑法以誅
殺恐懼之
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敢
若使代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情縱欲
常畏於死而獨爲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
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
常有司殺者殺
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
殺者殺之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人者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夫代
大匠斲木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
用刑法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
喪天和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天下之民所以飢之不足者以其君上食

用賦稅之太多故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天下之民所以難治化者以其君上之有
爲有爲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以其違分求生

太厚之故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自然之分定則生全若養過其分分過則
生亡矣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於

矜貴其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

是以兵強則不勝

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

木強則共

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下文云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耳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

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平於衰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誰能以已之有餘奉與天下之不足者乎獨有道者能耳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其功

功成不處

推功於物不處其成

其不欲見賢

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蓋不欲令物見其賢能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以堅攻堅必兩堅俱損柔制強者則強損而柔全故用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者矣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無不知者知有此道不能行也

男六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十六

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獨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

正言若反

受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不祥爲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

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

必有餘怨

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

故曰必有餘慊
安可以爲善
既有餘慊則不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
之左契耳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即
是餘慊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人化之
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

人自化無德之主則將立法以通於人爲
法之弊故未爲善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司契則清靜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唯德
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於無爲不可立
法而生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什仵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君舍其淳和無
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仵伯長者亦

無所用之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敎本無求不遠遷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矣

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返朴還淳復歸於三皇結繩之用矣

甘其食

不食嗞味故所食嘗甘

美其服

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

安其居

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矣

樂其俗

不澆淳朴故其俗可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言其近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彼此俱足無求之至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也言不韻於俗故不美

美言不信

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

善者不辯

善者在行無辯說

辯者不善
空滯辯說以不善
知者不博博以不知
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
聖人不積

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此明法性無盡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靜

之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

有明自性多明外益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爲

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

唐玄宗御註道德真經卷之四 終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釋題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玄玄道宗降生伊亳肅肅皇祖命氏我唐垂裕之訓無疆之祉長發遠祥系本瓜瓞其出處之迹方冊備記道家以爲玉晨應號馬遷謂之隱君子而仲尼師之繙經中其大謨問禮歎乎龍德是孔丘無間然矣在周室久之將導西極關令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焉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而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絶矜尚華薄以無爲不言爲教故經曰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無事而人自富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爲務故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又曰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而皆守之以柔弱雌靜故經曰柔勝剛弱勝强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其大旨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殆不可得而言傳者矣其教圓其文

約其旨暢其言邇故遊其廊廡者皆自以爲升堂覩奥及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名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此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

生爲德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之次也然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混而爲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經徑也言通徑也

效一

二

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每惟
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
復一二詮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舉大綱
以裨助學者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一

道可道章第一 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首標虛極之號名將明衆妙之歸趣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無欲有欲者明兩觀也同出異名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玄之又玄者辯衆妙之門者示了出也所謂進忘也

修之階漸體悟之大方也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强名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强爲之名不可偏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近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效一

三

名可名非常名

疏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首一字亦

標宗也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也故云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疏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強名也故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但其妙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爲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

疏有名者應用匠成有强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爲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

繫於有名無名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疏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反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爲欲亂以欲觀本

既失沖和但見邊徼矣徼邊也又解云欲者惡存之謂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無欲者謂法清靜離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之所

歸趣矣徼歸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疏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同謂之玄
疏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
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
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疏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
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
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
則了出矣注云意因不生者西升經云同
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令不生意因是同

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爲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正觀若斯是爲衆妙其妙雖衆若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效一

前章明妙本生化入兩觀之不同此章明樸散異因萬殊而逐境逐境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達還淳之由

五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疏天下者舉大凡而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以已心所甘美者爲美已身所履行者爲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遞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俱是妄情妄情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者莊子云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

故有無之相生

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爲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爲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猶妄執起如是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

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難易之相成

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而彼成易此以易而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木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之相成

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

長短之相形

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鳧脛非短由鶴脛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脛非長由鳧脛之短故斷之則悲見短長相猶如美惡既無定禮皆是妄情

效一

六

高下之相傾

疏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有名位遞爲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

音聲之相和

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彼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則體非眞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談

前後之相隨
疏此明三時念空也日月相代代故以新
如彼投足孰爲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
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過去未來及以
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故亦如美惡無定
名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
拱默非無爲也任眞素者則終日指撝而
未始不曼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

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絶浮僞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各安其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耶

萬物作而不辭

疏作猶動也辭爲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聖功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已有令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已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注云日慎一日尚書文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爲則至理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迹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爲明化成而復樸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人君崇貴才能效一

則有迹飾僞者徇迹而失眞失眞必是尚賢之由徇迹定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虞在上不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寶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眞盡成私盜今使賢愚龔性可否用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分誰爲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仁竊性命之情而饕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淨故百姓化之自絶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
何今既不崇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
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
疏聖人治國理身以爲教本夫理國者復
何爲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絶欲忘知
於爲無爲則無不理矣
虛其心
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汩昏靜慮全眞則
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曰虛

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獨生也故曰虛其心

實其腹

疏腹者含受之義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屬厭而止者春秋閒沒汝實諫魏獻子辭也欲以小人之賄厭爲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

弱其志

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

強其骨

疏實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
不貪則腹實腹實則自骨強矣

使民無知無欲

疏聖人所以行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
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
使無知者不敢爲也

疏夫無知無欲者已清淨也則使夫有知
者漸陶淳化不敢爲徇迹貪求而無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疏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無爲也且絶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眞於爲無爲復何矜徇化既無馨而無臭人故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道沖章第四 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爲之則至理此章明妙本之

十

效一

思在用而無爲首標道沖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沖用之釋紛又說和同之妙所在不雜光塵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歸趣爾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疏沖虛也謂道以沖虛爲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爲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

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魯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爲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放此

挫其銳解其紛

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沖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沖和自令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

結矣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疏道之沖用於物不遺在光則與光爲一在塵則與塵爲一無所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也

效一

十二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吾者老君自稱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爲誰子生物必資

於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天地不仁章第五 前章明妙本沖用體用而無爲此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橐籥閉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屈欲令必守中和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爲狗

以用祭祀也莊子曰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繡及其已陳則蘇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爲狗不責其吠守之功不以生成爲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蔽蓋之恩者孔子曰蔽蓋不棄爲埋狗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文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疏橐籥也謂以皮爲橐鼓風以吹火也籥

笛也言天地能蓊狗萬物者爲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猶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

出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難徧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足矣注云不

訓者訓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訓答

谷神不死章第六

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即不窮首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辯玄功之母物結以綿綿微妙玄示虛應則不勤勞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疏谷神者明谷之應聲似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之名死以休息爲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由物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本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疏綿綿者微妙不絶之意虛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爲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

天長地久章第七　前章明谷神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爲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

將欲勸此行

天長地久

疏此標章門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故能長久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

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疏是以聖人效天地之霑載必均養而無
私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爲下所仰故身
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
無畏害故身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疏天地所以能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
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
私乎

上善若水章第八　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長久此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書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中柔而全勝也

上善若水

疏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至人虚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之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合法喻

效一

十四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疏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

水平可取法清可鑒人乘流遇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衆人恒趨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故幾於道

疏幾近也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合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

居善地

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

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
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
心善淵
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
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淵深靜也故

云心善淵
與善仁
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
行如水潤物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
言善信

疏上善之人言必眞實弘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辭也

政善治

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靜故云政善治

事善能

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名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爲

川壅之爲池浮舟涵虛無所不爲是善能
也
動善時
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像物感斯
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
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
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
未曾爭競波流頹靡委順若斯既不違逆
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驕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比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令忘功而不處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使令盈滿積財爲累悔恡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

效一　十六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思瞰人怨坐招

殃咎故曰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有齒而焚身鷄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其以貨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疏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淩人憍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憍獲咎憍啓心生故云自遺爾此

覆釋揣銳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隳名遂者虧欽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斂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載營魄章第十 前章明縱欲溺情驕盈故有咎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則無疵營魄已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已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爲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爲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得生全若動用不恒消散陽氣則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全生抱守淳一不令染雜無離身乎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氣爲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疵著乎此教養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疏滌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疵染爲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滌心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疏愛民者使之不暴辛役之不傷性理國
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
不言而化也此無爲也能爲之乎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疏修德可以爲君爲君須承曆數即天門
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爲廢
黜天降寶命以作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
吉故云能爲雌乎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
謂之變言聖人設教應變無常不以雄盛
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爲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

生之畜之

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靜令物得遂其生成効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爲眞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爲己有也爲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其動用而不自負恃爲己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而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妙之德矣

效一　十九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三十輻章第十一　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則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爲太易之蘊轅廂成用無之質標車器以爲喻存利用以結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象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

用本天下之生成末始離於至一者也且
就車而輪則轅廂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
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則空無之
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轅廂之類皆
爲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萬化流動
而道用彰是以借靡有之用無明至無之
利有爾

效二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疏埏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
範土曰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

中空虛以用成受物也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疏鑿穿也門傍窻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謂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爲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

以有爲利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故首唯借喻於三翻終欲用無於一致爾

五色章第十二 前章明有用無相資故功立此章明染塵逐境馳騁則發狂 首標色聲戒傷當所以爲病次云畋獵明逐欲所以焚和結以聖人去取示全眞保性之要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蹺色謂青黃赤白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

謂酸鹹甘苦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
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
聾盲爽差失味爾又況躭滯代間聲色諸
法不悟聲色性空豈惟形骸之有聾盲比
亦智之聾盲者爾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疏此言躭聲滯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畋
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
之是心發狂病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材器爲貨難得之貨者則性分所無求不可得云不安本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然所以妨傷道行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

效二

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爲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爲也

三

故去彼取此

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寵辱章第十三

前章明染逐塵境馳騁則發狂此章明寵辱若驚貴身故爲患首兩句標宗以起問次十句因問以明理後四句貴愛不矜假寄託以結成

寵辱若驚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榮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爲光寵失勢自傷於卑辱光寵則矜恃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欲令齊其寵辱

貴大患若身

疏貴矜貴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
就聲色矜榮華皆爲有身遂成患本
即貴其身者復何異乎貴大患矣即身本
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祇爲有身即此
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亡身是知

患由貴生身由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寵爲下

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
謂寵辱還自答云寵爲下所以明寵爲下
者夫恃寵則憍盈憍盈則生禍因寵獲禍

則寵爲辱本故知寵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疏得則爲寵失則爲辱若驚者故寵辱循
環故寵爲辱本代間衆生得寵則欣喜得
辱則驚懼故聖人戒之禍福循環譬之糾
纏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
寵至亦驚其憍逸其驚相若故云是謂寵
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疏恐人不曉設問以明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疏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執有身相好榮
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內
竭於貪欲形骸外困於奔競薾然疲役非
患而何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眞實
即當坐忘遺照隳體黜聰同大通之無主
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
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計於大患乎故

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子
丞答舜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
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疏言人君有自矜貴其身以爲天下之主
者貴身則淺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若自
愛其身以爲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
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爲之主
然此章首標驚寵辱終以寄託者欲明驚
寵辱不若忘寵辱有貴愛不若忘貴愛託

天下不若忘天下故又爲大患爲吾有身驚寵辱未能無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爲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迹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爲無不爲不德而有德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前章明貴身爲患今兼忘而不有此章明妙本無象故在用而皆通首三句言不可求之聲色次六句明尋責必歸於無物又五句示妙用之難測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名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希微夷希微夷者謂明道而非道也夷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執持也

此主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聲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希微爾謂三也三者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色聲形等則混爲一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效二

疏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暗唯妙本惚恍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暗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

與於此乎

綿綿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疏綿綿者運動不絕之意也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强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則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禀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爲有

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王精無形至大不可圖故迎之者不見
其首隨之者不見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
即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無爲道化以化於
人故戒令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爲之教以
御理今之有爲之事則不言而化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爲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無爲之理是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前章卽妙本無象則在用而皆通此章明玄通之人常不盈而能弊首標古之五句明善爲所以微妙次云豫若七句示德容所以難明孰能下兩句表進修之徐生保此下終篇結證成而不滯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疏古昔也士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事

者精微要妙玄寂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
滯而其字量深邃不可識知
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字義發
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強爲容狀且求委順
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豫兮若冬涉川
疏豫閑豫也若如也川喻代間愛欲所以
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爲愛欲所染
如冬涉川故多閑豫冬涉川所以閑豫者

冬冰堅壯無墜陷之憂爾

猶若長四鄰

疏猶豫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及觀其行事舉動施爲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知而加戒慎

效二

八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疏善士於愛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人而爲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散釋無留礙爾

敦兮其若樸
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凝滯於物
而絶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
曠兮其若谷
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
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
渾兮其若濁
疏善士心照清淨而能容物和同光塵不
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
敦能濁以靜之徐清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淨道性而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濁而澄靜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誰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效二

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以清靜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久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爲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

亦次來而次滅則清淨之性不滯於法而
徐動出也生猶動出爾
保此道者不欲盈
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
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染著得無所得
今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則妨道行故云
不欲
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疏夫能無所凝滯以至無爲於法無住不
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爲弊薄更求勝致

不以爲新成而便滯著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前章明玄通之士常保道而不盈此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根而復命復命爲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相反以轉明理同歸於道用故知常則明了行道乃久長

致虛極守靜篤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禀虛極妙本是謂眞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染五欲奔馳則眞性離散失妙本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絶欲無爲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

本自致於身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
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爾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
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
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
復動則失本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
而生也令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

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稟而生也今觀情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本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之稟生者妙本令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疏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

復命可謂得常矣能知守常是曰明了矣
常妄作可謂無常不常其德窮凶必矣注
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知常容
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含
容故曰知常容 十二
容乃公公乃王
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
歸往是謂王矣
王乃天天乃道

疏惟天爲大唯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云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爲而理道化乃行故云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爲王王德合天能行其道道行則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則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云歿身不殆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此章上論淳古之風下逮澆漓

之俗欲明失道之漸將辯致弊之由故前章明守靜則致虛此章示無爲則復撲撲散則覩譽遂作無爲則謂我自然庶夫道化之君尊此不言之教

太上下知有之

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爲太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上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德故云下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疏太上之君殁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
仁及百姓故親之桑弱致平功高天下故
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爲後代之患
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
間何也以其迹存乎千載之後故爾

其次畏之侮之

疏黃帝堯舜氏殁下及三王五霸浸以淩
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
議罪而求功上賞薄而生詐相蒙若此可
謂寒心

信不足有不信

疏此覆釋畏之也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爲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爾

猶其貴言

疏此覆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善行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言而稱譽之爾古猶字與由通用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爲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今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爲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前章明步驟殊時道存故淳樸不散

此章明風俗頹弊失道則仁義遂行矣施匡而病求醫雖云由愈數來欻而簡髮擿何其傷性故直舉八句將以明其極弊冀速返於淳古也

故二

十三

大道廢有仁義

疏大道廢者代俗澆漓人人浮競玄晏之風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至道無爲之事

故云廢也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蹴躠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爾

智慧出有大僞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撿俗制典以詰姦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爲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幷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僞故云有大僞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

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怨恩私起則有扇枕温席人謂之孝出復入顧人謂之慈故慈孝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爲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足視人猶已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已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

國家昏亂有忠臣

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親君於昏暗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無為清淨聖皇多士盡是虞龍彝倫攸序

無非作乂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則於忠臣孝子何有此四者頼弊之極也焉得不返之於淳樸乎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二

共二十三 共二十三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效三

絶聖章第十九　前章明風俗頹弊失道而仁義遂行此章明絶弃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首六句且絶於徇之迹次三句將明立教之方後四句示行門之由趣爾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疏聖者有爲制作之聖智者凡俗於徇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於徇之智則非眞失眞是生巧僞逐迹坐令喪本故皆絶棄之而令其淳朴天和既暢於徇不行是人有百倍之利也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絶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民無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今六紀廢絶則慈孝名彰若絶棄愛之

效三

仁棄哉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

一

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疏絶巧者絶雕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幷乾没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

欲不足令絶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
復誰爲盜賊乎故云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疏三者謂絶聖棄智一也絶仁棄義二也
絶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絶棄未有修
行故以爲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
有所屬著在下文見素等是也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疏欲求絶聖棄智則常見眞素欲求絶仁
棄義則懷抱質樸欲求絶巧棄利則當少

私寡欲三絶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絶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爾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前章明絶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此章明畏除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首一句標門以示絶次七句舉以明理又一十七句格凡聖以對辯後兩句論獨行以結成效三

絶學無憂

疏絶學者絶有爲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眞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令都絶不爲是使物無修習今明乃絶有爲過分之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若分

二

內之學因性之爲上士勤行未爲不絕也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疏唯恭應也周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阿慢應也漢書曰不誰何綰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不絕只在於心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

善惡兩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爲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爲過則物多尤怨以況有爲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絶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畏而絶之也

效三

荒兮其未央哉

疏荒廢也慢惡爲過俗學失眞是皆可畏故當絶棄若不絶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

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疏熙熙者情欲搖動之貌此明不畏絶俗學之人夫俗學有爲動生情欲熙熙逐境役役終身如餞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治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太牢者牛羊豕也春臺所以爲愛著者謂芙芥本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邶詩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汝心傷悲迫及公子

同歸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疏我老君自稱言我畏絶俗學抱道含和

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爲之事情欲

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

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

始誰

乘乘兮若無所歸

疏乘乘運動之貌也衆人動生躭著常有

執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怕然安靜

乘流則逝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
歸趣不汲汲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疏衆人俗學躭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
爲有餘我獨損之未嘗凝滯心無愛染故
效三 四
若遺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
如愚人之心也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
故若遺爾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
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疏昭昭自矜衒巧智也若昏者若昏昧無
所分別也察察者施教立法以繩下也悶
悶者無心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衒察
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爲故聖人
畏絕若昏默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疏絕學之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恬心寂
然曾不愛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所止著爾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所以躭滯逐境未
曾休息我於世間獨無分別有似鄙陋頑
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
故云似爾自衆人熙熙下皆對明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數三

疏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
絕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法與凡人
異凡人愛染有爲我獨遺忘情欲凡人於
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而 五

貴求食於母者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絶視聽之躭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前章明畏絶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此章明從順至道甚眞則能閱衆甫首標孔德兩句明德人之順道次道之爲物下十句暢妙本之精自古下五句辯應用之名結生成之德爾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

言甚有德人之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爾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爲物形狀即孔德所從
之道也虛極妙本强名曰道道之爲物其
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爲

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爲之無則
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爲恍惚爾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
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

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爲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衆象修性反德則復歸無物無即道也言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

效三

六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此攝迹以歸本也

疏窈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反本攝迹

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
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
精甚眞生成之功偏被群有物感必應曾
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疏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
窈冥眞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故物
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

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精眞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今各遂其生成之用爾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疏又詳云吾何知萬物本始皆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達其生成用然哉答云以此甚精甚信凡今萬物皆稟生成故知之爾

效三

七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前章明從順至道甚眞故能閱衆甫此章明抱一爲式不爭則所謂曲全者六句示誠全之行是以下兩句摽聖行以明次四句覆釋曲全至弊新夫唯下結不爭必全而歸爾

曲則全

疏曲者委曲從順者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迕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枉則直

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爲直言人雖不與物迕若物來枉己已能受屈彼必慙懼而自修整則是已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窪則盈

疏窪坳下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

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
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
弊則新
疏弊薄惡之詞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
也能處弊簿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
故曰弊則新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與者
人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
抱守淳一自全眞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

亂惑故亡羊必因岐路喪生諒在多方是
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爲天下法式矣式法
也
不自見故明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
嘗委順於物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
明
不自是故彰
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爲物受枉不
自申說以爲己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

著也故云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譽爲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疏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弊薄不自矜炫則人必推敬善行益長故云故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桑弱既

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枉直則天下人物
誰能與爭爭故云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
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
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已爾故云誠全
而歸之誠信也
效三
九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前章明抱一爲式不爭故
所謂曲全此章明幷道忘言執滯則
自同於失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
句舉喻以申教故從
事下廣理喻以結成

希言自然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乎悟道悟道則忘言不可都忘要其詮理但自然之理不當有與不有希言之義亦不定言故以希言之言用顯自然之理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

急則害物而不久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風驟雨之喻爾乃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爲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爲狂暴尚不能久況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爲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故從事於道者

疏從者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道而順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

道者同於道

疏順同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於道則不凝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效三

十

德者同於德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

豈唯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爲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爾

失者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乃得魚兔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理則無由得道是自同於失也故云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生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

效三

十一

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

也故云有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前章明理幷言忘執滯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矜伐故物或惡之首兩句舉喻示難求次四句明雖求亦不得其於道下將申戒勸令有道之人不處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跂則危故不可立以跨挾物物必爲礙必不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跂者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

自見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於照鑒露才揚已欲以
自明殊不知動見尤物無與者已之事
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為是且欲大誇
諸已而以出衆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
直為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聞故難彰著
故云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

跂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
無從而可況自專固伐取欲以求功不讓
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跂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衒名器醜行則
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
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跂餘食者殘餘之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
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

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謂之贅行者爲自見自是等爲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疣懸贅出乎形而侈於性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此自見自是等既若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爲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前章明自見自是於道爲餘食贅行末云有道不處此章明曰大曰逝曰遠乃先天混成終令法道

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將明妙本之絶趣物被其功次云吾不知下六句欲表強名之由緒名亦不可得故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申戒人君之法下至終篇教以法道自然無爲清淨耳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疏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此道故云有物爾言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故云先天地生爾

效三

十三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疏寂寥者歎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

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
偏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
可以爲天下母
疏妙本生化偏於群有群有之物無非匠
成萬物彼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
爾母以茂養爲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
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
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故吾不知其名

但見其大通於物將欲表其本然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自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者是以從本而降迹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

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
復返在人身心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
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疏因强名曰大而舉所以次大者故天能

顯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寧靜於下厚載

萬物王能清淨無爲而化萬物此三大也
吾道一以貫之矣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疏域中者限域也今玄域中之大道不只

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爲限域道亦不在域中矣夫惟寄語以申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存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以名爲體以爲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一者王爲人靈之首有道則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欲令法道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云人者謂人能法天
地生成法道清淨則天下歸往是以爲王
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爲
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
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淨無爲忘功於
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即合道法自然言
道之爲法自然非復倣自然也若如惑者
之難以道法效於自然是則域中有五大
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

效三

十五

然生道則以道爲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常試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强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幻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倣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前章舉域中大終令法稱

道自然此章明重靜爲君以戒身輕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義次兩句舉喻以即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末兩句述輕躁以爲戒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疏根本也草木花葉之花葉輕花葉棄根帶而生則根帶躁既重爲本故曰重爲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躁則靜輕者根則靜爲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纊斯舉心靜則朶頤之求自息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志可以君人子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是輕者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所爲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

效三　十六

禍患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登高臺泛深池撞鍾舞女以爲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閑

安處超然遠離而不顧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疏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賦六十四萬井出
戎馬百萬疋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奈
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
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
百代善建則無爲偃化善抱則有截歸仁
奈何承此重器躭樂是從以身充欲論胥
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
傷歎故曰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爲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爲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迹干禄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戒人臣也

效三

十七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前章明重靜爲君以成身輕天下此章明行言無滯欲令常善救人守重靜理在無爲善行言貴乎忘遣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救之慈故善下暢兼忘之訓雖知下結妙要之旨爾

善行無轍迹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雖行無行相與道合故云善行能如此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不亦難

乎故云善行無轍迹
善言無瑕讁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讁
責也言謂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
不爲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
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
云善言無瑕讁
善計者不用籌算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異門也夫執言滯
行辯是與非適今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

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策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算故云善計者不用籌算

善閉者無關捷而不可開

疏云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竪曰捷夫善行善閉不躭不滯則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捷其可開乎故云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結繫也繩

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約解以道結著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興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

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凝寂教則流通故常用善能以救人必令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

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
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令動植感遂無有
夭傷者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之善行救人在於忘
遺若滯教矜有轍迹必存故雖常救人終
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悟了故云是謂
襲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疏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
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
所鑒者則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
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爲不善人之師法也
效四
不善人善人之資
疏資取也夫火有炎寒者附之聞道勤行
必資宗匠既說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
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以役使爾
三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疏夫初地進修兩存學相未能忘教故貴愛師資若能了其行門則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去貴愛之字不存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爲師爲資示進修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導悟證之門則明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愛資相忘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道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爲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

以爲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前章明行言不執常善所以救人此章明雌辱爲行常德於焉復樸首標知雄等三段明修行則漸造於極次云樸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有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以結成其深旨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疏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爲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

躁知雄守雌則可知雄守雄則敗敗則妨
行故特戒守雌柔能守雌柔是謂謙德物
所歸往如水歸谿矣爾雅曰水注川曰谿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疏知雄守雌是爲善行物所歸往爲天下
谿能如此者則眞常之德魯不離散常德
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私寡欲泊然
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

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當如
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爲天下之法
式矣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
全德全之人可爲天下法式則眞常之道
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
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爲天下法式則

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屈以和爲量
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爲天
下谷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眞常之德
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爾夫道爲德體 效四
德爲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論其體 五
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
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
者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已下論修性反德則復歸於道此云樸散爲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麁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爲器也既涉形器其材用必有精麁故凡人用之適能獨全淳樸聖人弘濟則爲群材之官長爾

故大制不割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群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

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生成曾不割傷
以爲已用故云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前章明帥
德必歸於樸此章明執則失神器
故不可爲首標將欲下六句明寶位
之有所在以戒姦亂之臣執者失之
句示昏數之不于常將警昏涵之

主故物下辯物倚伏之數是
以聖人下戒人君甚泰之尤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
群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蒞
亂之賊兇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爲

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禄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爲之事已語助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爲也者爲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令流布愷悌之化豈使兇暴之夫力爲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爲爲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效四

六

執者失之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災滛亂離斯作誰奉為君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呴暖氣也吹寒氣也强壯也羸弱也載事也隳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

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呴之使暖或次之使寒或有扶持使强或抑損之令弱或有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隳壞且同糺纏不可准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而不厭爾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效四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覩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己檢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論名數且爲三目徵其實乃同其一條甚奢泰者皆過分爾

七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前章明矜執則失是以去甚去奢去泰此章明兵強好還不可果其矜伐首云以道戒臣不以兵爲輔佐師之所處下明好兵則必致不祥故善者下示不得已而方用物壯下結恃強而必敗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爲人臣若當用道化無爲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黷侵伐之事亢兵以加彼彼必

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
剋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
則人勞於役行齎居送則妨功害農農事
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和氣
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
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疏春秋曰殺敵曰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

侵止其爲暴是知殺敵爲果即止敵也老
君曰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
求止殺令不爲寇必不以衆暴寡凌人取
强取强則事好却還是以戒令不敢故云
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效四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
善勝故雖止敵愼勿矜誇矜誇則傷於取
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
功是則自爲憍泰憍泰則樂殺故敗不旋

踵此爲炯戒可不愼乎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淩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敢去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强故云果而勿强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强極則敗故兵之恃强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兵恃强則不可全其善勝玆二事者是謂

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前章明強兵好戰不可果其於伐此章明佳兵物或惡之不得已而用之首則陳戒不祥明有道者不處次云勝而不美示樂殺之爲非吉事下舉喻以明結以喪禮處之所以表非樂戰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圃閱思墳誥之

林使先昭令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
韜略爲好者也夫謀略之設以正爲奇謀
兵鈐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戰殺伐故
爲不善之材器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疏畜德於身是爲能事既爲不祥之器是
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君子焉肯處身
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

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
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
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
子以道德爲材器故無不利爾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
疏夫文德者理化之器兵謀者蓋其輔助
也故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克定禍亂雖天
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

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皆在乎事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憾怒之心推此而言以恬澹爲上也

效四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疏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克勝猶慙德薄不以爲美夫勝必多殺故以勝爲美者是好樂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疏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爲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疏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疏上將主軍則專殺故處右偏將為副不
專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却居
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
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
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
殺之故仁心惻隱為之哀泣不亦宜乎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爲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纕扶杖然後稱之爲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録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前章明佳兵不祥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舉守道而能降瑞始制下廣其制用譬道下將示結成

道常無名

疏應用不窮唯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疏樸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樸故云小爾而應用匝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爲臣者爾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疏言侯王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爲無事則入挺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伏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淩瀰災害地
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灑甘露善
瑞侯王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疏莫無也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令
自均若一亦如王侯稱物平施無偏無黨
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服
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和
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
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
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
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當自賓
服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能
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
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爾

知人章第三十三　效四　十三

前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所以賓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自勝自知則明了自勝則全強結以死而不亡戒令不違天理爾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

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謂之智爾若反照內察無聽以心了心觀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疏勝人者謂以權勢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强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强又曰柔勝强强故曰自勝者强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

不失其所者久

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其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動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凶歿壽者一

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頹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則生理不全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

效四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十四

前章明賓服有道之君由能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爲法道忘功首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次云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爲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貴其身以成光大之業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爲物非陰
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
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
全其生理而大道化生妙本無心雖則物
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爲勞倦又解云物不
辭謝於道爾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
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爲已之有又解
云道之生物德備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

有言忘功也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

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爲主宰

於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邪故

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小爾 效四 十五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

歸道道不爲主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

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

道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爲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爲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五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前章明道可左右則物被愛養之功此章明王能用道則人歸平泰之化首標執象以明歸往之義次云樂餌舉前歸往之由道之出口下申明無爲不言之教以勸人君之用道爾

執大象天下往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持六道以理天下無爲無事物遂其生候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撫綏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

樂與餌過客止

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之留止

效五

視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爲不言無爲之教者初出於口澹然無

味豈如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爲滋味乎
道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疏既盡也道化無爲淡然平正既不爲察
察之苛酷亦無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
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
遂其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前章明能行道化人人所歸往此章明道或用權國之利器歸往則歸於平泰利器則不可示人初標歙張之權次示柔弱之行終結淵魚之喻以明權道之微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疏歙斂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衆生
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
人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
根衆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略示方便則
深達根源鈍根衆生惑滯滋久自非久權
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歙斂其情欲者
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
自歙斂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
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爲非道德之意深

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爲詐譎下文又云不可示人者正以權道之難故爾是謂微明

疏權道攝化其理甚微而校其所由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强

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歙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强而卒令其歙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

於剛强也故云柔弱勝剛强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人
主秉權魚失水則爲人所擒權道假示非
其人則爲小人所竊弄而爲詐謫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三五

前章明道或用權示以歙張之術此章明權必合義將鎮無名之樸故道常無爲侯王守之而自化樸不欲天下以靜而自清老君因言以明無言說教而欲遣教故演暢此章於上經之末將寄兼忘於玄悟之人爾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疏道性清淨妙本湛然故常無爲也萬物
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爲也夫
有爲者則有所不爲也故無爲者則無所
不爲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淨無爲無事則萬物
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樸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疏無名之樸道也欲作者欲動作有爲也
吾者王侯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

德無爲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令其清靜不欲動作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爲人君則將無名之樸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若執無名還將有迹令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爲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故初用無名之樸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

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嚼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疏夫無名之樸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淨是名了出君無爲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自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也

放五

四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此章首標道用之名將明德全之化德全則淳樸不散代無濡沫之迹道廢則仁義遂行俗有澆漓

之弊將欲變而更化以令求復其初故先述上德之無爲次述仁義之流遁結以去華居實使其復樸還淳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辯用也謂上古淳樸無爲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而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注云物得以生之謂德者莊子雜篇之文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爲之風而百姓尚無爲之迹尚迹爲劣故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不失則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效五

五

疏此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爲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無爲者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爲非知無爲之美而爲此無爲故云而無以爲豈惟無迹可矜抑

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迹俱無爲矣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爲之者爲心美無爲之化而爲此無爲故云爲之語心雖欲無爲論迹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爲言下德之爲有所以爲也故注云心無爲而迹有爲爾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疏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爲上他皆效此仁者兼愛之名大道

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爲之行仁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偏終是小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爲有事故云爲之論迹即近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注云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疏義者宜也謂裁制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朴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爲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

以而爲故云而有以爲注云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之也莊子曰以禮爲翼所以行於代也失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爲之防而事爲之制淳源一失衆務爭馳且存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爲之往而莫應則攘臂而怒

以相仍之故云攘臂以仍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
疏此却明致弊之由也失道者夫上德也
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
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存而此
云失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
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
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澆漓之殊聖人適
時之務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下

衰則失德而後仁兼愛迹存則失仁而後義裁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朴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旦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跡不得一爾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疏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爲治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迹以之比道乖失質素所以爲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貴在恢和歸乎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乘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爲愚者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爲謂之厚實禮義有爲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

故去彼取此

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確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取耶設教引凡論之爾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前章明上德下禮淳漓不同故舉丈夫去取之行示物向方此章明物得道用而成履道則存矜之則喪故敘侯王謙卑之德以爲誡首

昔之得一者

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爲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得者將明原始要終抑末歸本故引昔得以證今得得一之數略於下文

天得一以清
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爲
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穹窿廣
覆資始萬物爾
地得一以寧
疏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
得一故故能盤礴厚載資生萬物爾
神得一以靈
疏神者妙萬物以爲言由得一故故能通
變無方不可形詰爾

谷得一以盈
疏水注川爲溪注溪爲谷言谷得一故能
泉源流潤盈滿不竭爾
萬物得一以生
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
沖氣故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效五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九
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
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
服而爲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即

正也

其致之

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爲益下文明失道之爲損爾

天無以清將恐裂

疏無以者致誠之辭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以致清浮若不守

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不
成象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
若矜用其寧將恐至於發泄不成形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
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至於歇絶不能妙
用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
若矜用盈滿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流潤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成當須忘其生
若矜而有之將恐至於死滅不爲生靈也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疏蹶顛仆也言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爲天
下之主當須忘其尊崇謙以自牧若矜其
尊貴將恐至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注
云聖教垂代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

寧而會歸侯王守此惟用道也書云天生萬物唯人爲靈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誠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誠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疏貴高斥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而得貴是知賤下爲貴高之本基也書曰人唯邦本本固則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注云令樂其愷悌之化者

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母也若爲德反是則人離散矣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故五

十二

疏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者左氏春秋云孤與二三臣協心失圖是也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爲賢之例也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

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侯王以爲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此其以賤爲本邪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爲本非乎者假問之辭答云實是以賤爲本爾故致數輿無輿

疏故者仍上之辭也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輿以比之極輿之數竟無輿名乃是輪轂假合爲輿之名本以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爲侯王之貴本輪轂爲輿本

當存本則有輿亡本則無輿賤爲貴本當存本則有位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棄惸獨爾不欲琭琭如玉硌硌如石

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爲本故不欲琭琭如玉而自尊貴當須硌硌如石以守謙卑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前章明天地得一以戒矜執之弊此章明權實兩行將申反經之義不矜則全夫貴本合義則方可與權欲令深悟道无所以再明仲用也

反者道之動

疏反以反俗爲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反俗順道爾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令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有以無爲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合順於道故謂此爲道之運動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棠棣之喻言其華先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爾

弱者道之用

疏此明實道也言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柔和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爾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言

此者欲令衆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有無既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謂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

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絶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數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六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前章明權實兩門是道之動用此章明明道若昧唯上士勤行初明三士聞道信毀不同次建言下明道德之行門後夫唯下結善貸之功用爾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諸皆不懈怠故云勤而行之爾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疏中庸之士明昧未明聞說妙道或信或

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謂昧則若亡而疑
惑未果決志故曰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爲虛誕則
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
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
不笑不足以爲道
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
情下士蒙愚所以致笑若不爲下士所笑
未曰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爲道非

代間法故爲凡愚所笑是以爲妙道也
建言有之
疏建立也將立言以釋上士勤行之道中
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者指下
明道等爾
明道若昧
疏明照了也昧昏闇也謂道德行人以昧
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
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
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亡爾

進道若退

疏進道之人内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之爾

夷道若類

疏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類節也

效六 二

上德若谷

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光備則無不含容故云若谷爾

大白若辱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

廣德若不足

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也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若愚不足

建德若偷

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被盜竊常畏人知故曰若偷

質真若渝

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也

大方無隅

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求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而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

疏備物之用曰器器以晚成故能成大是
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
一夕故曰晚成
大音希聲
疏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
也以況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
而應故曰希聲
大象無形
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唯大象之
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衆形故曰大

象無形爾

道隱無名

疏因其通生則强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明名以銘體而妙本無象則體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

夫唯道善貸且成

疏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之熟之故曰善貸且成爾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前章明三士所聞之道能生萬物此章明萬物生化之由必資三氣初明沖氣柔弱令萬物抱以爲和次云孤寡不穀成王公以謙自處結以強梁不得其死示其修學之元爾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應

效六

四

化之理由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也純陽又不能更生陰氣積陰就二故謂之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和化醇則徧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

成之義爾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爲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爲生本人當因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疏沖氣柔弱爲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
敦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
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爲名者謙之志也王
公爲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
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謙柔
爲本以致巍巍之功也 五 效六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疏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賊毀也言王公稱
孤寡以自毀損則爲百姓樂推尊敬而事
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

其身居上而憍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疏人謂人君爲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唱言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之爾

強梁者不得其死

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剛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自失其天命不得壽終而死

嚴仙人曰强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强梁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注云動與物亢物或擊之亢敵也物擊之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爾

吾將以爲教父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强梁者亡以之爲戒柔弱者全以之爲勸以爲教父者父爲于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爲衆教之本如子之父故云教父爾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前章明衆生背道强梁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柔弱修之則與道合同文殊途以發明理會歸而齊致首標舉道性柔弱之本人儻有得失之成堅强之過後吾是以下明無爲之道廣有利益衆教莫能先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爲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爲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爲至堅也

無有入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

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爲無間者明道性清靜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爾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誡人君以無爲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强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靜無爲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法推之有爲之教不及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疏至道無言物之以生聖人無爲化之以
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
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爲之旨者又云
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之爾

效六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七

前章明正性柔弱馳騁所以至堅此章明名貨親疎愛藏所以爲患初三句標問得亡孰病次兩句詳答致患之由後知足下結勸令守分則可長久爾

名與身孰親

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

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可與全
眞保年之道爲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
存身爾
身與貨孰多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
別誰可多貴邪云此者欲令悟身爲多不
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
之辭爾
得與亡孰病
疏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爲

病也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歷然殊致爲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覺故後文詳答之爾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疏此二句總答前問甚愛必大費者此答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答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甚亡亦厚劒玉賈害璧詈諸懷璧詩書發塚秖爲含珠唯貨之損可爲殷鑒矣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通聲名知足也不殖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爾

效六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前章明身貨孰親愛藏所以為患此章明戒盈若缺其用所以不窮次初七句標立行之楷模次兩句明靜躁之優劣後清淨下結釋清淨則可為天下正爾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疏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

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爲用用則無窮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爲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

大直若屈

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此下

三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潔已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已而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故云若屈也注云直而不肆上卷道經之文也

大巧若拙

疏矜粉繪之工騁鉤繩之妙小巧也因材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割不見其功似若樸拙爾莊子稱造化刻雕衆形而不爲巧也

大辯若訥

疏合譬飾辭結繩窮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彫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謇訥

躁勝寒靜勝熱

疏此舉喻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特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不視成位其若沖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

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由之以衰死明躁爲死本盛爲衰源喻功成不缺者必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爲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炁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爲生本亦爲躁君取喻大成大滿由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而致生爾夫能無爲清淨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爾

清淨爲天下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炁之進退知躁爲趣死之源靜爲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淨之道則可以爲天下之正爾

效六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前章明五大之行用廣修學之門此章明三大之愆以彰可欲之弊初標有道無道之損益次明爲罪爲咎之所由後結知足之爲德以戒貪求之生患爾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疏却屏去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

道爲理無爲化行守在四夷壇場無事不
必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革走
馬之事人得俶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
也天下無用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
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
還
罪莫大於可欲
疏犯法爲罪貪求爲欲言戎馬生郊之罪

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
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
欲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緣何而
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
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
爲禍禍之大爾
咎莫大於欲得
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

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則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而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求之已得欲心尚無厭足則咎之爲過斯又甚於禍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固於本分而知足則爲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迺至於讓而常足矣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迺知

足知足者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不爲而成初兩句標不出則能知次兩句明人和則天下順又兩句示彌出之爲失後四句結無爲而化成爾

不出戶知天下

疏有道聖君無爲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曰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也

不窺牖見天道

疏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爲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則陰陽由其舛

候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於已象著於天豈俟窺牖然後見也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矣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爲而恭已

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爲
所知政理更爲寡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爲
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遂知來物
故我無爲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
謂之知乎
不見而名
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即子
和行感而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

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

不爲而成

蹤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爲下必有擾今聖人凝神端扆玄默廟堂君無爲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效六

十三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前章明不出不窺可以知政理之道此章明爲學爲道則至乎無爲之事首兩句示進修忘遣之漸次三句明損有歸無之益後四句結成其意戒有事不足以化人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疏爲修爲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見聞以爲益因益爲道則忘遺功行以爲損所以者何夫爲學者莫不初則因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爲修道之漸蓋言其初也損功行爲悟道之門蓋言其終矣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

疏損之者謂損爲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損忘迹後

損忘心心迹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爲矣

無爲而無不爲

疏夫有爲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爲今既無爲無爲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爲也以謂

幷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取天下常以無事

疏此勸人君行無爲也取猶攝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爲無爲事無事無事則下人不

擾無爲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蒞于何不可
所言常者無爲御物不可斯須離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疑密令苛則
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
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此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六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前章明爲道日損示修學忘遣之門此章明聖人無心表虛懷應物之用初六句標聖人無心而應物次兩句示聖人混迹而用心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由明聖人均養之爾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

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應必緣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常心矣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
正道之心聖人奬之以進修以果其行使
至夫忘善之大善爾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疏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
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爲
善爾
信者吾信之
疏信謂聞道動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

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爾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疏不信謂强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
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僞而歸
信也故云德信爾

聖人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憒憒憂勤也聖
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衆生不歸善信
故憒憒者皆爲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
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天下渾其

心爾

百姓皆注其耳目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即淳化而觀風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聖人爾

聖人皆孩之

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觀慈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令如嬰兒無所分別爾

效七

二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前章明聖人無心混心應善信

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起愚累之門前五句標安時處順之人次五句明探變求化之類後八句結善攝之行以示長生久視之門

出生入死

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爲出生迷執人我動之死地名爲入死此標章門也

生之徒十有三

疏徒者類也此汎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爲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汎而論十中有三人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

死之徒十有三

疏此亦汎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為順一無驚怛如此之者亦十中有三人爾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雖欲修生不能了悟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效七

三

夫何故

疏此設問衆生動之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疏此正答言衆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躭滯有爲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蓋聞善攝生者

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遇於兕虎入軍不被於甲兵故虎兕甲兵亦無傷害之意爾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内無害心所以外不遇兕虎今明設於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

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遊況
傷害乎故無是也
夫何故
疏此問虎兕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
其爪角無所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
其故以曉於人爾
以其無死地
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
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
故能於生忘生不爲厚養之過無私順化

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兕兵刃能害之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前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超患累之門此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首標妙本應感生成之美次明萬物尊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德畜之功生而不有下結歎忘功之德

道生之德畜之

疏道生之者言自然沖和之炁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炁者妙本道也至道降炁爲物根本故

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
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茲畜養之處
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故云物形之注云
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云乾知太始坤
作成物天地爲形上下爲位斯皆道功寄
乾坤以爲用也勢成者言道爲萬物作天
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云勢
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疏以道德爲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
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衆生令敦本
而崇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爲
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
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
然尊貴爾
故道生之德畜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也始之爲生養之爲畜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成遂曰熟
養之覆之
疏資給曰養蔭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名忘生之義結上道生之義也

爲而不恃

疏德之爲養不見有物之可爲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義也

長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長育成熟不爲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是謂玄德

疏此歎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迹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前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無遺身之殃首標七句能生之本勸令知子守母次六句示絶欲之戒塞兌閉門後六句歎美修證之功結成襲常之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疏資炁曰始資生曰母言道德以沖和妙炁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

以爲天下母如母雖殊於道忽布化常一
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
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疏言人既得沖和之忽茂養爲母當知其
身是沖忽之子 效七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七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忽之子從沖忽而生
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忽養神使不
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爲本今却歸道守母

故云復守爾殁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
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疏此明絶欲守母之行也兌悦也謂耳目
愛悦聲色鼻口愛悦香味六根各有所悦
門以出入爲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
塞其愛悦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
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故云終身不
勤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心增故終身不能救理也

見小曰明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存乎纖介令守母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未亂能知此者可謂之明

守柔曰強

疏守柔弱之行者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用其光復歸其明

跡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見小守柔則爲明無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光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返照本源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人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

守母密用眞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前章明守母存子欲歸明無遺身殃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道有唯施之畏初三句明有知則乘道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有知之生弊後兩句歎盜夸之非道而以爲戒爾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辭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伐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憂其蔽蒙唱言之曰使我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爲大道於天下者

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爲清靜之化唯
所施爲將害於物甚可畏懼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
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去無爲無

事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

將役心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
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朝甚除
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爲之化但

以有爲爲理雖云甚除有爲則傷巧詐故
云尚賢矜智則生巧僞又解云朝廷修理
峻宇雕牆故云甚除

田甚蕪
疏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
嘉生之報何望如坻之積

倉甚虛
疏年登則廩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

服文彩
疏青赤爲文色絲爲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帶利劒

疏利劒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也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爲本武爲末今若專事武功是舍本而崇末也

厭飲食

疏厭飫食也是庖厨之豐厚厭飫芳鮮上多玉食之資則下有凍餒之患矣

財貨有餘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益識厚斂有餘也末學不貪爲寶但欲多財貽災愚爾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疏非理而取爲盜矜其所有爲大且頭會箕斂取於不足縱慾而費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爲夸尚謂之爲盜不亦宜乎所爲如此則非吾欲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辭

效七

十

善建章第五十四 前章明好徑之君若盜夸而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長存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益次故以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後吾何以下結歎慧照所知之驗云

善建者不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木者因百姓之不爲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形作孚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善抱者不脫

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者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爲物所歸固其宜也

子孫祭祀不輟

疏祭薦也繼世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祖宗也輟止也注云言善世以道德匡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修之於身其得乃真

疏此下明少修少謹多學多得故修之身

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終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眞性眞性清靜無諸僞雜僞雜既盡德乃眞純

修之於家其德有餘

疏修道於家上和下睦移修身於家故其德有餘福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疏按周禮二千五百家爲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閈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疏修道於國俗易風移還淳反樸不偏於
所近一鄉修道猶未爲偏一國盡修乃豐
厚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疏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
堂德流海外皆蓋内正其身不言而化不
教而理一下之應上如響聲德無不周乃
爲普也
故以身觀身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謂觀身實相本來清靜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邦中道可謂清靜而邦眞矣

以家觀家

效七

疏以修家之法觀家家人和穆則福善有餘

十二

以鄉觀鄉

疏用此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其道尊卑順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也

以國觀國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
德乃豐盈也
以天下觀天下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
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爲道化善建善抱自
然百姓胥附國祚人安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此假設之辭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
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

乎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我刑國由內及外則知之爾易曰觀我生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含德章第五十五 前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長存此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首五句標含德所以不搏次骨弱下五句明全和所以不嗄知和則明了使氣則強梁物壯下申勸強梁之人欲令不爲是行 致七 十三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爲道德之所保外爲神明之所護比若慈

母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生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心爾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蠆之屬猛獸虎兕之屬攫鳥鷹鸇之屬螫謂以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按物也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沖盈心冥乎道故有毒蟲不能螫猛毅之獸

不能據攫鷙獸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當牢固令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

疏雌曰牝雄曰牡朘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辯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疏嗄聲嘶破也赤子竟日啼號而聲不嘶
破者豈不由和氣至純之所致乎
知和曰常
疏此結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破因之
以及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桑之理修而
不失者是謂知眞常之行也
知常曰明
疏人能知眞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
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後

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益生曰祥

跃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然於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故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心使氣曰强

跃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强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爲心使是曰强梁故莊子云無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此明强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氣矜其强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道貴柔弱今恃强壯眈與道不同故勸令早已

故七

十五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前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句明靜塵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與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毀譽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以詮理終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兌閉其門

疏且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六根愛說此則因教辯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爲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沖章彼則就道以
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
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望言
二

是謂玄同
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
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抑

之和光順物不可得踈而遠之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踈恬惔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
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故七

踈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絶累
非凡俗所得賤也

十九

故爲天下貴
踈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
染鋭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爲天

下之所尊貴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前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爲之自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設問以明理後五句示無事可以取天下

以政理國

疏此上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有爲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爲治不能無爲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

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以無事取天下

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爲而理夫無爲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

效八

天下太平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無爲以下文云天下多忌諱則人彌貧

我無爲則人自化驗可知爾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爲天下之主不能
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以臨物政煩網密
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
日就困窮所以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
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
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譎詐故云

滋益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琱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朴而好浮華則百姓效上而爲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

多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上不能寡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恥吏則竊盜而爲姦上下相蒙故令盜賊

多有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爲無爲之爲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爲故云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斂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民足故云而民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
搖及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朴
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
感化自淳朴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三效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

前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爲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敗示禍福之所由初標二政寬急不同次明禍福二門倚伏無准人之迷下歎衆生之迷執是以聖人下舉聖德以勸修

無爲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朴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疏察察有爲嚴極缺缺凋弊離散也有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凋弊而離散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爲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是非福因禍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

以爲善物却缺缺而凋弊也非禍伏藏於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僞尚華禍福循環倚伏無進亡誰知窮極者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爲妄生迷迷執其正爾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爲奇詐於善不了以善者爲妖祥故若無正爾

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爲奇爲妖其
所由來尚矣故云其日固久
是日聖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
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而自
正非立教裁割於物使從已也
廉而不穢
疏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化下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爲劇字劇

者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直而不肆

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爲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也

光而不耀

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前章明無爲之政人致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儉初標理人事天莫先于嗇次云夫唯下轉通

前義是謂下舉深根
之喻以況長久之道

治人事天莫若嗇

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爲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衆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疏夫唯嗇疊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嗇之義凡有七轉義皆倣此夫唯者發語之辭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

天以儉爲政者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
事於君
早服謂之重積德
蹤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
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以爾
重積德則無不克
蹤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爲政也人
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
無有不能制服者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伏者則殊俗慕化絶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徃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爲有國故易云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往豈爲國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爲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秖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爲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蒂花跌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

謂之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前章明理人儉愛則萬方早服此章明早服不擾則其德交歸初歸理國之喻不可有爲次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後結歎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

治大國若烹小鮮

疏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魚不可
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
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疏以用也蒞臨也人神處幽爲鬼神者靈
效之謂夫人有求則神爲應今若上德之
化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煩請鬼
神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疏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

非謂鬼歌滅而不爲神但祆之將興由人有豐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怔而傷人也春秋曰其炁焰以取之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効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爲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以道蒞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效八

七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疏兩者謂聖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

主若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
匱神之主今兩不相害故德交歸豈唯神
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前章明以道涖物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德下人則物歸謙讓初標大國用謙故能攬化次故

大國下叙大小各得所欲後故大者下偏誡大國特宜用謙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
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
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

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
下流天下之交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疏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也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六國謙
下之故喻如牡者常以雌靜爲牝動者所
求故云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爲下
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而至者由人
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而能

勝壯者由以安靜爲下故爾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
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
服之小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
效八　八
之人而爲臣妾爾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疏言大國之君既以謙卑之道而柔服小
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
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

爲援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下或下以取
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
可左右故云以取或不而取者言小國用
謙下之道歸事大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
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疏言大國尊崇謙下以取小國者直無餘
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臣爲人君之長小

國用謙陳薦贄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爲援助爾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所欲大者宜爲下者夫物未嘗以小輕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憍盈致禍鮮能下之故誡云大者特宜爲謙下爾

效八

九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前章明以德下人則大小各得其所欲此章明以道化物則善惡皆蒙其資怙初標道體沖奧次明立教化人後古之下歎道之功可爲尊貴爾

道者萬物之奧

疏道者妙本之强名也奧内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爲萬物之奧内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善人之寶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爲身心清靜故寶貴之無暫違也

不善人之所保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尤明智感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

於道倚以求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

注云甘美之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

加人以況於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

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集

相率而從善矣故下云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疏言人言行不善何棄遺之有乎當導之

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

故云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爲一
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
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效八
疏合拱之璧璧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
者言三公輔相雖以璧馬獻之至尊未足
珍貴不如進無爲之道令化惡歸善爾拱
璧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璧爲

道尊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之即前文善人寶道也問其所以寶貴此道其意何也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疏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曰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室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

妄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心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爲天下善人之所寶貴爾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前章明妙本沖奧坐進是輔相之門此章明玄默無爲息怨成修證之行首標坐忘絶欲次示杜惡防萌之後是以以下舉聖人之德以申結勸爾

效八

十一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疏爲造作也修道行人則坐忘去欲心無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爲非爲故曰

無爲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躭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也三業既盡六根塵自息爾若夫大小之爲多少之事苟涉有爲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爲捨茲有欲悟眞實相無起慮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爾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疏圖謀度也爲營爲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

成大今謀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
爲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若爲難於難
爲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爲之將無
益於患難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蹉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
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
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實繁不可具舉
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疏前明凡人常爲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
是以舉聖人終不爲難事大事故能成其
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然
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愼終多易其行
事者後必生難而爲患累 效八 十二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爲輕
諾多易之事況不如聖者乎聖人猶難爲

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前章明無爲玄默示息怨修道之門此章明思患預防標絶情去欲之行初六句迭明防患之漸次六句舉喻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爲執之迷又六句申異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勸凡俗易持易謀之心

其安易持

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甚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

其未兆易謀
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
謀杜絶之亦爲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其脆易破
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
破也
其微易散
疏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
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爲之於未有

疏爲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絶則欲惡不生故云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

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

末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上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遂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爲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矣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疏爲謂營爲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爲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疏聖人無爲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
忘無執故眞性常存而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
業近成不能愼終乃復亡敗也 十四 效八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愼末如初
終始常一則其事無敗也故書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所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貨故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學不學復衆民之所過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所過分之學爾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本性也衆生起妄失
於本性聖人慈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
之自然眞性不敗故不敢為於俗學與多
欲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八

唐玄宗御製表道德真經疏卷之九

效十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九

效九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前章明思患預防標絶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初明爲道之化次辯以智之賊知此下示料簡以爲法常知下歎用功而勸修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惔非炫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純和杜絶智詐令質樸如愚爾

效九 一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疏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

之太多由人君不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以智治國國之賊

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偽斯起偽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爲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
也人君知用智則爲賊不用智則爲福即
當去賊而取福知此者可爲理國之楷模
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兩者爲楷
模法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爲而化不測其

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眞性爾

江海章第六十六 前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此章明善下爲主標聖人不爭之德初舉江海之喻善下則爲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而不厭後結不爭之德以示修學之門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

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言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謙言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言下之邪但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桑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爲物所推尚爾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疏聖人亦不知先人直以撝謙後已先物

物自先之爾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
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
生故不以爲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爲
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爲春望之如
日既不爲重爲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
而無厭倦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前章明善下爲王 標聖人不爭之德此章明喻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標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寶勸其用慈又八句復釋以慈之利捨慈之害又四句結歎以慈之德爾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疏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人皆謂我道虛無

廣大似無所象似故下文答之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迥
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賾所知故得稱大若
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爲
大久矣是微細麤淺之法與修不殊何足
稱大乎也夫者語助爾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疏此明所以似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
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象似然有

此三寶甚可珍貴爾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爲事始和

效九

而不唱不敢爲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如下文

四

夫慈故能勇

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爲行故勇

於濟度後引證論語曰仁者必有勇儉故能廣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疏損已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爲天下先也故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爾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疏苟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之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唯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

效九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疏褐裹也賤者之服龔裹褐者所以蔽下之麤衣也玉者潔而潤可以比德於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故云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前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此章明了悟之心虛忘為上首標迷悟有異執迷成病夫唯下結歎聖人了知是病故不強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不有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

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眞實於此無知之理强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爲行之病此辯迷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疏衆生强知妄生見著而爲病惱夫惟能病强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爲强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爲知之所病所以者何以其病凡夫有

強知之病故說眞智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眞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前章明了心之智以虛忘為上此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初標人不畏威則禍累斯及次無狹下勸人虛心靜欲則神不厭人後舉聖行證成示其去取

效九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爲彼大威人不能愼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無狹其所居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
懷使靈府閑豫神棲於心身乃存也
無厭其所生
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
謂神爲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
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營爲滑性則
精氣散越則生忘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
以存長久之道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爲主後應爲客
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
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誡令當須以慈自守
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爲主而爲客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
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令
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
而退尺也

是謂行無行

疏夫行師在乎止敵止敵貴乎不爭今為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攘無臂

疏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仍無敵

疏仍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為德則是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執無兵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

持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爲主自戰千戈則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疏幾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慈之寶矣今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疏抗舉也夫兩國舉兵以相加則由其君

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前章明用兵之言戒其輕敵此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易則必有宗君輕敵則喪其慈善初標聖教易知次明迷途不曉言有宗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辯說不曉之 八

由後歎聖人之懷玉以勗勤行之上七爾 效九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疏老君云我所言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無爲故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歎衆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
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
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
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
言而爲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
故事以無事爲君主此豈不易行邪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
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
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
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效九

疏慈爲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
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
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

五

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前章明惟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此章明爲士不武標四善配天之極首標四善之行次歎是謂不爭結善可以配天將明古之要道

善爲士者不武

疏士事也武威武也明德之君用道爲理行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善戰者不怒

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驅除而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疏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爭勝非善勝也令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善用人者爲之下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

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
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人
者常謙而爲下夫如是者物竭其能人貴
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是謂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已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
其力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是用人
之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前章明善士爲行不爭故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幾忘吾寶初一句標宗以設問次六句示行以辭明後四句申戒用兵知慈哀者必勝

用兵有言

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誡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
人故云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
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
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效九 十一
自愛不自貴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絶去嗜欲令神不厭
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淩虐於物以
聚怨耳

故去彼取此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平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化引凡愚寓言之爾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前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此章明勇敢之爲成殺身之咎初標敢與不敢利害之殊次明天道謙柔戒人勇敢後歎天網之報以勸善士之修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疏剛決爲勇必果爲敢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

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愼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强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疏孰誰也故猶意故也勇敢於有爲之人
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
能知其意故者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
於勇敢懼其爲害況於凡人欲爲勇敢焉
得無害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
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負所以有

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也

不言而善應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咸應故曰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已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繟然而善謀

疏天道玄遠繟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疏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毫分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九

史 册 125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拾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前章明勇敢於有爲自成殺身之咎此章明有爲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首五句陳戒用刑次一句指明司殺後四句舉用刑代殺必有愆咎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生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爲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恐懼之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爲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爲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孰敢即殺所以不殺爲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

常有司殺者殺

疏司主也天監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用勢得執

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人不得天理
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
纏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
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
於人而喪其天和乎柰何以死懼之斯之
謂也

人之飢章第七十五 前章明有爲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此章明厚斂則人貧是生有爲之弊初三段迭明所以爲弊夫唯下

結歎今其貴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飢之爾

故十二

民之難理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理

疏蠢爾蒼生資君以理爲理之本諒在無爲故我無爲而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爲有爲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僞是以難理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跣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跣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當之外則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厚生而生喪故知夫無以生爲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前章明厚斂則人貧是生有爲

之弊此章明有爲則心欲故喪和氣之柔初標生死之二途次舉草木之兩喻結以強大處下戒令必守和柔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自然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離散四肢以之堅強言此者

示柔弱堅強爲生死之戒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衰而枯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者以氣聚散爲榮

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疏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
強則知人之爲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
爲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
是以兵強則不勝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爲主
故云兵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爾
木強則共
疏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

上蓋取其柔弱者處上強梁者在下故下文云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疏總結上文才根本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爾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前章明有爲則心欲是喪和氣之柔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示天道之喻初一句標天以申戒次五句舉喻以明天又八句總合前義以下舉聖德以結勸爾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

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具如下文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
疏夫張弓之爲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
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爲架前之時準的

也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爲發矢之時
遠近也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
寒暑一往一來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
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
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

物平施爾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衰多益
寡者易謙卦之辭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
邵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
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賙奉不足者乎唯
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
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
云不恃
功成而不處
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治 玉
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羣材而不處其
功勣爾
其不欲見賢
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

者聖人雖盛德内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前章明強梁必招指以示天道之喻此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贊水德之能初五句標水之勝功次四句歎莫能行者又五句證釋前義後一句轉結上文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疏水之爲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矣而攻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石

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則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而無守雌之心乎理國修身亦常如此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疏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於自賢以己爲尚無能行其所知

故云莫能行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社稷主受國不祥
是謂天下王
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
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
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
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之主也受國
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人君能謙虛
用柔受國之不祥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
仁是謂天下王矣

正言若反

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却爲社稷主受國不祥却爲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贊云是必眞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前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贊水德之能此章明法令則生弊必爲餘怨之迹初明立教和怨未足爲美戒火是以下明有德執契其怨不生後天道下明天道無親唯善是與

和大怨必有餘怨

疏厥初生人身心清靜而今躭染塵境失

道論胥者情欲之所爲也則知與身爲怨之大者其唯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因於情欲而生矯僞人君不能以我無爲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姦詐調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既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怨故云必有餘怨

安可以爲善

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爲善則是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爾

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爲人有淳朴之風
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爲善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疏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
謂之左契爾聖人立教則有迹有迹則是
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
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矣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
則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己

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爲無德爾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蹤唯天道平施而與善不欺故司契清靜者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逭豈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者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前章明法令則生弊必爲餘怨之迹此章明淳朴則至理自無矜徇之求初標無爲之風以勸勉示人從君化則理後明家給人足無所企求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
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
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
則事必簡易簡易之道立則淳朴之風著

適使有出人之材器堪爲什伍伯長以統
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朴政不煩苛人懷其
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

居故不遠遷移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疏舟輿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則甲兵韜戢而無所陳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人淳朴文字既興是生詐僞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效十

九

甘其食美其服

疏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雖玉食錦衣不足稱其甘美也

安其居樂其俗

疏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政苛日煩焉得復樂其俗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疏列國相望鷄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上下二篇通明道德始標宗旨以開衆妙之門終結會歸將通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教論辯

善以成修行書知博以示迷悞陳不
積以教忘遣假有多以暢法性結不
爭以明聖人將今學者造精微於言
象之中導筌蹄於理性外悟教而能
忘教何必杜口於眇耶因言以
明無言自可了心於柱下爾

信言不美

流言皆聖教言實之言也此老君欲以
自明所演言教化導衆生實爲精信故與
俗相違代人以爲不美

美言不信

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
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信言所以不

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

善者不辯

疏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魯不執滯故不辯說也

辯者不善

疏但能辯說言教魯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不爲善

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也

博者不知
疏夫多聞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
不盡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聖人不積
疏積滯聚也聖人妙達理源深明法性悟
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
說之言亦遣則於彼言教一無滯積故云
聖人不積爾
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衆生

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靜
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
性曾不減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自
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
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

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斆學
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
天之道利而不害
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
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爾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爲而與物不爭者爲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十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太上者起乎無因自玄而出宜乎莫測從有而名隨方出顯不可具陳後末化於殷朝寄胎於商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庚申之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八十一年至商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降生於亳州衛眞縣今太清宮是降生之所也二月十五日卯時聖母剖左腋而生其他祥異備具道史道德經古今箋注者多矣見行註者六十餘家開列于後

節解上下 老君與三天法師張
尹喜解道陵所注
想爾二卷
內解上下 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 河上公章句 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見存
嚴君平指歸十四卷 漢成帝時蜀人
山陽王弼注 字輔嗣魏時尚書郎 南陽何晏 字叔平魏駙馬都尉
河南郭象 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晉時人 潁川鍾會 字士季魏明帝時人
隱士孫登 字公和魏文帝時人 晉僕射太山羊祜 字叔子注為四卷
沙門羅什 本西胡人符堅時自王門關入 沙門佛圖澄 趙時西國胡僧也注上下中國注二卷
沙門僧肇 晉時人注四卷 梁隱居陶弘景 武帝時人卷二
范陽盧裕 後魏國子博士名貞白先生注四卷 草

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隱青溪山無博士注四卷松靈仙人名氏生代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蕭衍注四卷證以因果爲義梁簡文帝蕭綱作述十卷淸江張嗣注四卷無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道宗疏四卷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二卷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梁道士孟景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陳道士諸糅作玄覽六卷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弈注二卷并作音義唐嵩山

道士魏徵作要義太宗丞相法師宗文明作義疏十卷五卷
仙人胡超作義疏十卷道士安丘作指歸西山得道五卷
道士尹文操作簡要法師韋録字處玄注義五卷兼義四卷
道士王玄辯作河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蕭明觀注四卷
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衡岳道士薛季昌作金綱十卷事数一卷洪源先生王韜注二卷玄珠三卷旨訣二卷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集注真言二十卷道士車弼疏七卷任義子李榮注上下二卷成都道士黎元興作義四卷太原少

尹王光庭作契原注二卷道士張慧超作志玄疏四卷龔法師作集解四卷通議郡道士任大玄注二卷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士張君相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漢州刺史王眞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第二卷玄宗皇帝所注道德經上下二卷講疏六卷即今所廣疏矣所釋之理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推因果偏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空寂寞不並探驪室競掇珠璣俱涉鍾山爭窺珪瓚連城在握照乘盈懷敷弘

則光燦縑緗演暢則絲文編簡我開元至
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先甚内
難以乘乾啓中具而御極無爲在宥四十
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轍跡具茨大隗自得
明遊廓八溟爲仁壽之庭普萬寓爲華胥
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
家教象繫不可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
横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染翰未窮衆
妙之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
暇屬想有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内

則修身之本囊括無遺外即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二曜之色固可以季仲十翼暉映二南稟若親於玄元信躬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大風朱鳳之謌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詹史互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青本源輒抹摭衆書研尋篇軸今於御注疏内餘事略録于後

開元十一年躬爲註解序云詔曰詔者敕命之書也在天子爲詔詔爲詰爲敕爲制在皇后太子諸王爲教爲令皆君上命下之詞也詔啓迪來裔啓開也迪進也頗者甚也疏序曰馬遷謂之隱君子馬遷者司馬遷也字子長河内温人中山王相司馬喜之孫太史令談之子穎頊之裔生于龍門年十歲誦古文尚書年二十歲遊江淮九疑禹穴之門仕漢爲郎中使西蜀父卒歲餘爲太史令而作史記也道德分上下者

開元二十一年頒下其所分別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金木水火土則上卷從一至九章以無形無名爲宗明春道從十至十八章以無知恍惚爲宗明夏道從十九至二十七章以有情有信爲宗明秋道從二十八至三十六章以凝重清淨爲宗明冬道其下卷自一盡九明仁德次十盡十八明禮德從十九盡二十七明義德從二十八至三十六明智德從三十七至盡四十五明信

德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一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以虛通爲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衆生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名

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說非眞常凝寂之道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辯不可以思慮知妙絶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眞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疏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次顯於教眞理既絶於言象至教亦超於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

玄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非常道至論造極處無可無不可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微通無名天地之始

疏始本也虛無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莫由斯故指此無名爲物之本無名足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之母

疏母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

降迹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也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悲鞠養有同母義

常無欲以觀其妙

疏妙精微也觀照察其已也言人常能無欲無爲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已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疏言人不能無爲恬淡觀妙守眞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適見世境之有未體即有

之空所以不察妙理之精微唯觀死生之
歸趣前明無名有名之優劣此顯有欲無
欲之勝負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疏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
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異
（才一六）
同謂之妙
疏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
心原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謂之深
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又不滯

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
疏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疏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雙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

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性豈
唯羣聖之户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疏神奇臭腐莊子知北遊篇黃帝謂知曰
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
爲臭腐

長短之相形

疏凫脛短鶴脛長者莊子駢拇第八篇文
也

是以聖人

疏凡聖人者略言有五第一得道之聖太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第二有天下之位兼得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舜是也第三有天下之位無得仙之聖殷湯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第四博贍之聖無天下之位周公孔子制作禮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合德之美也第五有獨長之聖而無博贍之名亦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琴之

聖子卿綏明能基之聖鍾期延州知音之聖韓娥秦青謳謌之聖襲叔文摯知調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書之聖今之明者理天下之聖也

萬物作而不辭

疏擊壤鼓腹者莊子馬蹄篇文也

功成不居

疏曰愼一曰尚書文也夫功者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于民若后稷也

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
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剋敵出奇
若韓信也今明功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
玄夫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
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億不

繁矣不妄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
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
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
萬姓則天下安矣稠直如髮者詩小雅都
人士篇之文也言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

髮之本末無降殺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疏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飛龍在天能應感衆物故叙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而況帝王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於濕處火是陽若焚於薪必就於燥處言此二物無

識無情爲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
雲是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
風是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有
識有情未若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
須萬物交感故廣陳其事爾唐虞在位不

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唐
者唐堯也號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幼有
聖德都於冀年八十六知子丹朱不肖明
揚側陋廣求有德遂舉舜而歷試之聘以
二女用觀其德二年禪舜舜即位二十八

年而堯崩壽一百一十七歲葬濟陰成陽里中謚法翊善傳聖曰堯舜有虞氏歷試二年即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舜年一三十而徵用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爲天子五十年巡狩南方死於蒼梧之野壽一百一十二歲以其子商均不肖命禹嗣位葬於九疑之零陵道學云堯爲太微眞君舜爲太極眞君元凱者有八元八凱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

之人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宣遍也元善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梼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齊中也淵深也允信篤厚也愷和也此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能用舉舜爲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五教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高辛帝之後八元之苗裔也乃穆契朱虎熊羆之倫也舉八凱使主后土乃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高

陽顓頊之號八凱其苗裔也及倕禹咎繇益之倫也咎繇字庭堅是矣鬲作司徒五教在寬鬲在八元中也禹作司空平水土后土地官禹在八凱中矣內平者內諸夏也外成者外戎狄也舜舉十六族而天下

理外內和平伊呂者伊即伊尹生於伊水之上空桑之中佐殷爲相以輔太甲謂之阿衡其先伊摯佐湯立社稷致太平伊尹之子伊涉佐太甲之孫太戊三臣之勳著於殷朝也呂者太公望也姓姜字子牙釣

於磻磎獲大魚剖之得玉璜中有兵鈐子牙習之年逾八十周文王卜畋渭濵其繇曰非熊非羆唯王者師遂畋獲子牙載之以歸佐周有功初封於呂或封於甫及剋殷之後乃封國於齊召康公命太公曰五侯九霸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太公之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後桓公小白爲諸侯盟主至春秋之末其臣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乃奪其國焉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相

三台三台六官潛太尉司徒司空太師太傅太保也三台六星上中下台各二星在紫微星之南以拱衛帝座起文昌抵太微天階主三公九卿士庶九州色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從上台至中台十六度中台至下台十六度二星間相去半度析則爲奢狹則爲迫又上星主天子中星主伯子男狄人下星主卿大夫小勾而明白吉搖動變色凶一星去天下危二星去天下亂三星去天下不可理矣太師者

師範一人儀刑萬國太傅者教以德義太保保衛其身太尉掌武統兵司徒敬敷五教司空主平水土謂斯三公上應三台也阿衡者阿倚也衡平也天子倚三公以平正天下

不貴難得之貨

疏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者此莊子駢拇第八篇之文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義云小隱於山大隱於廛未能絶欲恐境

所牽仍栖遁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眞外無撓惑之緣内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跡城市修損於修眞乎虛其心

疏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文實其腹

注屬厭而止者春秋傳自没汝寛諫魏武子之詞也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名也天子有史官諸侯有國史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孔子述經左丘明爲傳起周平王四十八年魯隱公元年太歲丁巳歲星在降婁當晉鄂侯二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

十一

十二

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楚武王達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宋穆公和七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燕穆公十八年乃春秋之始年至魯哀公十四年

周敬王三十九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四十二年歷周一十四王魯一十二公行事當晉定公午三十一年衛出公輒十二年蔡成公怡十年鄭聲公勝二十年齊簡公壬四年楚惠王章八年秦悼公十一年宋景公頭曼三十六年陳閔公越二十一年燕敬公六年吳夫差十五年乃春秋獲麟絶筆之年也其書凡三十卷三十五萬二千二十五言十九萬四千五百九十字本十五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字解晉征南將軍

杜預字元凱注自汲汝寬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爲政以其子戊爲梗陽大夫令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戊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之大宗以女樂爲賂魏子將受之戊謂魏子二大夫闇没汝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他人

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止是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謚也武子則名顆謚曰武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疏無聲而無臭人固不識而不知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天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

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義云無爲之理其大矣哉無爲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而砂用馱音衰泥用橇起嬌切山用樏力追切夏瀆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爲也乃無爲矣聖人之無爲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

爲文章行爲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已順天之時順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羣臣輻輳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爲之道也

道沖章第四

象帝之先

疏帝出乎震易繫辭之詞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東宮少

陽之位御極爲出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晁曰象無形曰氣生物之首也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

天地章第五

以萬物爲芻狗

疏結草爲狗以用祭祀也者莊子天運篇具載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檀弓篇云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君之路馬死埋之以帷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

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聖人後身外身

義云碎琥珀之枕焚雉頭之裘罷一喜堂之費却千里之馬德垂當代名光竹帛

十五

才一

上善若水章第八

政善治

疏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第二十一篇文也子方名無擇侍座于魏文侯文侯師

子夏友於子方子方數稱谿工之道文侯以爲谿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四至之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遁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銷無擇何足以稱之

夫唯不爭故無尤

義云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爲爭之者其事衆矣亂逆必爭暴慢必爭忿怒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

必爭違慢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于此則興師海內諸侯有一于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于此則賊亂其家士庶人有一于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忿禮法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興焉故爭城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爭之本塞爲爭之源無不理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有齒而焚身雞畏攘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以其貨害豈云能守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弊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注貳離也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汲汲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注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也雞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傳賓孟適郊見雉雉

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實
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無異免爲犧牲之用
雞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忘其
身智不及雞矣不貪寶者鄭人有得玉獻
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
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我若取玉俱喪寶
矣不若兩全之遂不受玉致寇者易解卦
九三辭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乃小人之事
乘爲君子之器棄小任大物所不與致寇
盜奪之矣

功成名遂
義曰禦災除患曰功富貴尊榮曰名高鳥
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
范蠡扁舟而脫禍文種固位而喪身此之
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子房絕粒以優
游踈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
痛矣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疏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者春秋

昭公七年初鄭伯有爲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駟帶明年殺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匹夫匹婦强死而魂魄猶能依憑於人以爲淫厲況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强爲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

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辭也三魂名胎光爽靈幽精七魄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除穢臭肺蠆毒此出上清品

愛民治國

義曰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爲者道之化也以無爲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苛則爲暴矣賦重役繁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殘穀矣

天門開闔

義曰修愛民理國之事爲垂衣南面之君

猶須恭已奉天以順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躬天祿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謂之受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火電繞樞然後維嶽降神誕生宰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極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衆叛親離兵交禍起

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日霣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開闔也一開一闔謂之變者易繫辭云謂開閉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才一

十九

疏乾坤是大易之韞者義云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也

三十輻共一轂

疏衆窾互作者莊子第二篇也

埏埴以爲器
疏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舜側微之時
耕於歷山陶于河濱是也
鑿戶牖以爲室
疏詩云陶復陶穴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
姑勃谿陶復者詩文王之什緜緜篇云古
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
也亶父也古言久也亶公字也文王徂處于邠也
婦姑爭者谿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篇
言室中不空谿路湫隘則爭路而行失婦

之道也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疏形而上形而下義形而上者道之本清
虛無爲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
流形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于物物稟
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
道之用制以爲器畫卦觀象以制文字刳
木爲舟剡木爲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弦
木爲弧剡木爲矢制以宮室結爲網罟服
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爲兵揭竿爲旗斲

木爲耕耨木爲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爲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衆形而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爲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

義曰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發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

疏五色者按王叔師曰皎皎素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皂則黑而爲五色也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像別尊卑之飾五音之設本以通天地之氣彰五行之聲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以養於

人已上二事若人躭滯不曰聾盲口爽爭味之所爭有羊羹解龜之禍矣羊羹者春秋桓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楚子之命伐宋宋華元樂呂帥師以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以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宋師大敗鄭人囚華元獲樂呂甲兵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

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答而叔牂斟之字也奔魯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形孰大焉小雅所謂人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矣解黿者宣公四年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太子夷也公子子公名宗子家歸生將入見子公食指動第二指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公怒欲殺子公子與子家謀先爲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殺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人禦子公懼諸而從弑故書首爲惡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遠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名其實子公涂指而成斯禍爾馳騁畋獵

注曰以心鬬者莊子內篇第二之辭也

義曰禮天子諸侯每歲三畋一爲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爲賓友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而不畋則曰不敬畋不以時則謂之暴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俟農隙以講武事也獺未祭魚網罟

不施于川豺未祭獸置罘不通於野鷹隼未擊罻羅不張於林修祭禽之禮展三驅之仁順天時也天子仲春教旅振遂以畋獵仲夏教芙田遂以苗仲秋教理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大司馬以掌其事

山虞澤虞以供其職蓋以教武事以示民
也則有不遵典故外則作禽荒暴物扼時
十旬不返馳騁莫已遂爲發狂人怨國危
失禮致禍也
難得之貨令
疏乖失天倪者莊子曰始卒若環莫得其
端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天倪者天然
之分也
故去彼取此
義曰夫人君之心睿聖爲本理國之道清

淨爲基若其逐獸荒原奔車絶巘六龍逸
足萬騎莫追與鵰鶚以爭先共熊羆而賈
勇日月虧蔽旌旗糾紛畋獵忘歸殺獲無
已風雨恒苦宫室或空此謂之發狂也若
復貴遠方之物産貪無用之土疆嗜蒟醬
而討西戎伐大宛而取名馬關塞有不歸
之魄邊城有怨曠之魂天下流亡户口減
耗赫赫宗廟幾陷冤讎青史具書百代爲
戒

寵辱若驚

義曰且人君富有天下尊繼百王告類上玄君臨萬有亦當馭朽自戒納隍軫憂乃能享此大年保其遐祚矣人臣之遭遇也九遷三接之澤既以厚矣兵符相印之任亦已重矣高冠大佩長轂朱輪氣壓伊皐權傾衛霍亦當夙興夜寐履薄臨深乃能克保福祥免貽覆餗矣故令尹三已而無慍考父三命而益恭達其理也

大患若身

義曰恃寵憍盈者春秋隱公四年衛公子州吁恃寵而好兵其臣石碏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不納于邪憍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憍憍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畋音珍旨鮮矣公不聽明年桓公立州吁弑桓公衛人殺州吁焉是則因寵獲禍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義曰夷希微三者假摽以名道亦皆無也

三者疑化爲三境次爲三界下爲三才明爲三光於身爲三元於內爲三一皆大道分精運化之所成也三境者三寶君之祖氣所凝之色青黃白亦名玄元始三氣之作乃諸天之宗祖萬化之元本也三界者欲界六天以統九仙色界十八天以統九聖也三元者人身之中腦爲泥丸宮以主上元心爲絳宮以主中元臍下爲丹田以主下元三一者上元所主謂之元一中元所主謂之眞一下

元所主謂之正一三一元神主混氣固精
寶神留形上清有徊風混合修三一之道
豫若冬涉川
義曰可以疑難古人如然今之代人逐境
生迷萬緒雲蒸千途蜂起功名聲色爭先
銳進之心厚利豐財競起貪求之跡或烹
煠取樂或傷殺恣情投身於愛慾之川隨
流不返溺性於漂沉之浪有去無迴豈獨
氷痛於難抑且報應明驗何者溺利欲之
人涉遠營求有水陸邀劫之報凌抑於人

有忿爭刑網之報上謁於君有誅殛喪家
之報下虐於民有召寇起讎之報況於傷
生害已破國亡家之甚乎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義曰修煉門多汎舉大略有吐納元和咽
漱雲液茹松食柏絶粒餌芝或隱朝上清
密侶玄斗或五金八石或水玉流珠陰鼎
陽爐五華九轉或素文丹籙檄召鬼神金
鈕青絲質盟天地則有正一道德昇玄洞
神靈寶盟眞三清衆法並華凡登道證品

昇眞又有奔二景朝五辰據極攀魁鷲綱
飛紀呑日咽月制魄拘魂八道望雲九眞
受事昇玄卧斗方諸洞房左右靈飛陰陽
六甲三部八景二十四眞存服三元注想
三一紫房黄闕絳景朱嬰紫虚南嶽之篇
青童東海之訣内視五藏下制六天道引
呑符御風養氣騰舉之道溢於眞經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一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疏曰水流濕火就燥者易乾卦九五爻辭也春秋致師之義也

義曰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王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國人大臨楚莊王退師鄭人修城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既而許之平潘尪又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及敖鄗之間

楚莊乃求成於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欲單伹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之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斬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樂伯左射馬右射人逐不能進時魏錡趙旃有憾於晉請使於楚皆欲晉敗彘子又不設備戰于邲晉師敗績焉以此致師必致敵

吾以觀其復

疏易曰雷在地中復

義曰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者雷是動物復卦以動息爲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取動息之義以復其本也

不知常

注不恒其德者易恒卦九三辭也

大上章第十七

其畏之侮之

疏三王五霸

義曰三王者夏殷周也五霸者有昆吾黃帝之後也殷之霸者有大彭豕韋堯之後也周之霸者齊桓公僖公之庶子名小白周惠王襄王之時也晉文公者獻公之子名重耳以僖公二十二年立文公以僖四年避驪姬之禍

信不足有不信

義曰春秋宣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檉鄭大夫子良曰楚晉不務德與其來者可也晉

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及楚子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此乃信不足有不信焉

大道廢章第十八

疏數米炊簡髮櫛

義曰淮南子曰數米簡髮煩而不察有爲之甚也何異乎以膝搔背以踵解結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

疏扇枕温席者

義曰宋有郅包字孝肇三歲而孤其伯父俊等皆顯貴荀見之常泣母陳氏疑其畏

憚而怒之苞曰自悲早不識父今見諸父
相似心中悲耳因歔欷母亦悲慟苞奉其
母夏則扇枕冬則温席焉
國家昏亂有忠臣
義曰讜正曰忠阿諂曰佞不明于理曰昏
（オ二）
（三）
上下不理曰亂
疏斯皇多士盡是夔龍舜倫攸叙無非作
又理也
義曰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多士衆臣
夔龍舜佐臣也書云夔作典樂八音克諧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龍爲納言出納王命夔倫攸叙言舜得良
臣典法不失其政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巧棄利

疏列子說第八篇

義曰衛人之刻棗猴宋人之琢楮葉也可
絶之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荒兮其未央哉

蹏詩曰夜未央
義曰詩小雅庭燎篇文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義曰六印垂腰五府交辟一怒而諸侯懼
安居而天下息繁華忽生滿志富貴樂其
當年五鼎列食厭太牢之盈味衆芳悅性
喜春臺之縱目至有燕姝洛豔楚舞吳歌
八音曠其聰五色熏其鑒樂則樂矣終復
如何禮器云大牢而祭不必有餘言稱性
之大小也又云諸侯七牢大夫五牢故春

秋吳徵魯之百牢是矣夫牛羊豕三牲通
謂之牢牛者祭之牢也天子以犧牛謂全
色也諸侯以肥羊大夫以牽牛求得即用
無所擇也牛謂一元大武將祭必繫於牢
匊之三月所養必有其式以備不常如左
傳鼷鼠食郊牛角乃改卜牲也羊者天子
(オ二)
(四)
豐廟開氷告朔皆用之謂之粲毛孟春食
麥與羊是也豕者天子之祭皆用之以備
三牲則牛曰大牢羊曰中牢豕曰少牢曰
剛鬣是也禮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

不殺犬彘謂其皆祭禮所用非祭而殺是謂無故也牢者取其四固以養犧牲通謂之牢矣

疏春日遲遲采蘩祁祁○義云采蘩生蠶之時蘩皤蒿也祁祁衆多也

如嬰兒之未孩

疏不至于孩而始誰○義云莊子天運十四篇文也家語本命篇云人生三月而微眴然後目能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間合然後能言也

枉則直

疏春秋曰正曲曰直○義云廉頗相如是也

義曰春秋襄七年冬十月晉卿韓獻子厥告老其子穆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才二）（五）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尔景福恤民為德正直

爲正正己心也正曲爲直正人曲也三和爲仁德正直三者備爲人也如是則明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韓起朝獻子遂請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爲公族大夫焉

抱一爲天下式

義曰一國三公自然難理十羊九牧詎可化一亡羊者難于多岐喪生者由其多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同於道者至失亦得之

義曰故彈宮則宮應彈角則角應者聲相感也枯桑動而天風暑雨降而礎潤氣相感也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有情感無情也銅山崩而鐘應類相感也葭灰缺而暈虧事相感也鶴鳴子和性相感也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行相感也同舟共濟胡越不患於異心勢相感也流濕就燥無情感於無情也君子千里同風小人隔陌異俗

疏曰方諸陽燧者○義云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焉長尺有二寸者因名方諸取其

穀以柔帛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陽燧火鏡也以取火也古之祭法尚潔以方諸引水陽燧火用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自伐者無功

義曰春秋襄二十九年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及於難也春秋哀二年趙簡子與鄭戰爲鄭人所擊掊於車中失其蓬旗公孫龍率徒五百人助之宵攻鄭師取蓬旗鄭師大

敗既戰簡子曰吾伏弢位切區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蒯聵爲右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御者卸良曰我兩軓胡蒐切軾中範也陣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簡子不讓故其下皆自伐其功故不克和矣

餘食贅行

疏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者義曰春秋莊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饗之祁侯之三甥騅甥

眴甥養甥請殺楚子祁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若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爲人所賤也對曰不從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伐申還遂伐鄧十六年復伐鄧滅之即莊公十六年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吾不知其名

義云凡物先名而後字者禮男子生三日

以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以示男子有事於四方也既三月妻以子見其夫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升階父執之右手孩而名之撫其首焉二十而冠謂之成人冠適音的子於阼階以著代也著音注也麃於客位有成人之道也三加其冠始以緇布次以皮弁次以爵弁言益尊之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女子十五而笄笄而字之故冠禮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也此則先名而後字取自小而成大也人倫之道始則

有終故自小而成大自大而復終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爲義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爲象若孔子像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爲假如伯魚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不以國以國則廢名不以官以官則廢職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不以畜牲以畜牲則廢社不

以器幣以器幣則廢禮不以隱故名終將諱之故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功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具山敖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氏族者春秋隱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或以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爲族也邑亦如之公命自字爲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

孫也天道也先字而後名言道無所始亦無所終也

大曰逝

疏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天運十四而王居其一焉

義曰王若有道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甘露降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景星見卿雲生神龍遊其沼麟鳳來其庭四氣調和而為玉燭萬物遂性而洽太平也人君若無道則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

人反德爲亂沴氣咎徵時見於上物妖形
怪忽見於下星亡日闘冬雷夏霜天裂石
竇川竭山崩事興於人而氣感於天是天
地蒙其害也
人法地至自然
才二
疏塞源扳本者
九
義曰春秋昭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
潁以周甘人與晉鬨嘉爭鬨田故也周景
王使大夫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巴濮楚鄧吾南

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旄因而以蔽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乞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圍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

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鄧遂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疏朶頤之求者
義曰易頤卦初九之辭也言人之開發言
語咀嚼飲食皆當動頤君子觀此頤象故
謹愼言語裁節飲食也
雖有榮觀
疏高臺深池者　十二
義曰春秋昭二十年冬十月齊景公癆遂
疥式占切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
在梁丘據與爵欬二大夫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豐於先君有駕矣今君疾病爲諸侯

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
君盍誅於祝固史器以辭賓公悅告晏子
晏子曰昔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
無私其祝史祭祝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
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武景也公曰據與欹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
之君外内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

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祀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上下怨疾動作僻違縱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

（オ二）

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祀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祀史與焉所以夭昏

（十二）

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賄市常無藝徵斂無度宫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呪若有益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違

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景公畋于沛此言晏子言之所利而景公從諫修德而疾速愈遽能畋獵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人不善人之師

義云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此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言先王事師之道無此面王行而西折而南面東而立師尚

父面西以道書之旨以教於王故王之義
君父師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
是則為師之道也
雖知大迷
義云夫初修者有十事不可不知也一者
初地之人先因善欲有欲樂心乃能進趣
二者親近善友導引其心深信正道三者
遮詣明師師有妙法廣能宣告示以要術
四者既聞正教能受讀誦五者能出家專
行柔弱永斷有為離諸桎梏六者參受正

戒防身口心七者幽隱山林棲遁獨處永離囂塵修寂靜志八者當念大道是眞法王能度衆生越生死海猶如船師拯濟沉溺九者當念經教是妙醫方能示衆生理煩惱藥十者當念正法是眞父母善能生我法身慧命以是十法爲地初地因次以小乘柔伏之法又進中乘兼修之法後入大乘觀行之法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

義曰天下之主身有殊祥履巨跡而誕伏羲感神龍而孕炎帝軒轅乃電光遶斗少昊乃星彩流虹顓頊高辛生資睿聖唐堯虞舜天表神奇堯火運於赤龍舜土德於虹瑞月精命禹燕卵降湯紫氣露於碭山赤光照于漢室皆並身有殊祥也積玄勳而黃軒受命禀前功而顓頊叶符黃帝十七世而祚有殷后稷十三世而興西伯此皆積世累功也

執者失之

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内禍起寰中號令不行戈鋋内向天下既亂海内沸騰眞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夏禹殷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天下既定授于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殷紂周赧漢獻爲繼體之君也但創業之君必資聖德塞違輔過明德顯仁招懷隱淪求採瘼病初有大寶罕及敗亡蓋其勵精求理故也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婦人之手生於深宫之中八音五色亂其

心麗服淫聲溺其性或窮兵四境流毒九州視赤子若仇讎顧生人如草芥動致芟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凌虐神主民人也於是戈鋋四起水旱不時神怒衆離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殞身黜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失大業不歸此明執者失之爲後王之戒昭德塞違者春秋桓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而弑殤公立公子馮是爲莊公以鄆鼎賂於魯桓公公納之於廟大夫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

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今寘其賂器
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昔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
而況昭違禮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癘
病沴妖氣也內起曰青外起曰災亦天火
曰災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義曰舞干戚者禹欲伐有苗氏既伐三旬
弗及苗民逆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無遠

弗届至誠感神況於有苗乎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其國在荒服之例禮曰舞者所以飾喜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綴兆舒疾舞之列也或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

故善者果而已

疏穀敵為果○義云春秋宣二年春鄭公

子歸生受楚子之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司空樂呂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甲首百人宋大夫狂狡逆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擒也

十二 十五

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言易而反之必爲戮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義曰韜者有六龍虎文武豹犬也文者經邦立國不越天常武者剋定禍亂威伏八方龍者燮理陰陽不逾時令虎者善用爪牙羣兇自挫豹者應時戡難智在權機犬者採聽至微或成奇變三略者亦機鈐用兵之術也漢子房公於圮橋遇黃石公示此書六韜者姜子牙於磻磎釣魚大魚腹中得此書也藏器於身者易下繫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隼在高墉則難射人處高位則難除處高位而貪殘如隼將除之者在得其時無不剋矣史記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是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修辭立誠

義曰易乾卦九三之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

不得已而用之

疏經緯天地天生五材
義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五材者五行也
兇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逆曰亂得獲曰克
凡曰王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師出
有名曰順無名曰逆

吉事尚左兇事尚右

疏禮記檀弓曰夫子
義曰夫子有妹之喪拱而尚右弟子不知
其故因而倣之夫子言其好學也如此及
知非吉故復尚左檀弓禮記第四篇名也

殺人衆多
疏人惟邦本○義云書五子之歌也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疏秦伯向師而哭○義云春秋僖三十二
年秦伯伐鄭秦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籥若潜師而
來國可得矣秦伯訪於大夫蹇叔蹇叔曰
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
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
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召孟明西乞白

乙伐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明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人謂之曰尒何知中壽尒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於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必死其間余收尒骨焉

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

入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竢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

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襄公墨縗梁弘御戎萊駒爲

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奚孟明視食之不厭君何辱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驁軍實而

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縲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君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

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而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蹇叔之哭知其師必敗也秦伯之哭哀其師之敗也皆非勝而哭之矣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義云春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男曰臣女曰妾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焉有圍牛有牧以待百事

侯王若能守

義云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周設五等之爵先王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也而王兼在五數也
以降甘露
義云甘露者神虛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
脂其甘如飴一名天酒天文録曰天乳一
星在氐宿壯主甘露星明則甘露降也
十九
人莫之令而自均
十二
疏自西自東○義云詩文王之什文王有
聲篇也言武王作邑鎬京行辟雍之禮四
方來觀者皆感其德而從之也
始制有名

義云山林非欲於飛鳥虎狼猶茂盛深密自來歸之江湖非欲於魚鼈蛟龍蓋廣大渺漫自來歸之王侯非欲於有名之物為道德仁惠自來歸之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義云昔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如是為穆公春秋隱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羣臣願奉公之子馮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乃使其子馮出居鄭以讓與夷而立是爲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享之命以義夫

不失其所者久

義云鄭太叔段寵無厭大夫祭仲諫莊公曰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莊公不從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侵地至于廩延乃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命大夫子封帥三百乘以伐京大叔入鄙公伐諸鄙五月太叔奔共遂克之初以莊公之母武姜寤寐而生莊公名之爲寤生遂惡莊公而愛太叔段及段欲襲鄭武姜將啓之至是既克段乃寘武姜于城

潁考叔者潁谷封人也聞其事而異之
潁谷封人考叔因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
食食捨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而
食食捨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君之羹請以
諫莊公納之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掘地及泉
與武姜隧而相見爲母子如初春秋書曰
鄭伯克段于鄢議其失教也此言縱太叔
之過使其貫盈而後殺之是不早爲其所
失所之致也若太叔不失其所
死而不亡者壽

義云河圖曰人之生也天之與算四萬三千二百算主日也與之紀一百二十紀主年也此人一期之數也黃庭經云百二十年猶可還過此守道誠爲難唯待九轉八瓊丹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

二十一

此明修之可以延益也

才二

疏單豹張毅者莊子第十九達生篇文也死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義云候日觀風者昔聚窟洲在巨海之中使者朝貢於漢言於武帝曰臣之國去此二十萬里國中常占候於天若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達月不散者中國將有有道之君矣臣國之主所以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乃步天梯而靖猛獸搜奇韞而出神香濟弱水渡飛沙而朝於闕下艱苦道途十三年矣言遠至邇安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魚不可脫于淵

義云春秋僖二十八年晉文公使楚怒而戰乃執曹侯畢于宋楚果伐宋文公因而戰楚楚師敗績文公復召周襄王于河陽

十二

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故大合諸侯而欲以尊晉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强大不敢朝周

二十二

踰天王出狩因得盡君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辭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云天王狩于河陽非其地也若此類爲譎

謬附姦臣小人弄權欺主爭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二

唐玄宗御製表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義云小惠未孚者春秋莊十年魯人曹劌對魯公之語也是歲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惠未孚

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鼓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夫大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上禮爲之

疏曲爲之防○義云制禮以防民曲也
故失道而後德
義云春秋昭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
禮之爲國爲國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
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
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謂之善物也公
曰善哉寡人而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
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

王上也則理世之道禮爲急矣

普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義云春秋曰今之王古之帝也昔堯舜之前皆稱爲帝舜授於禹禹以謙讓自云德不及帝故去帝稱王亦云禹沒禪位於益才三禹之子啓居于箕山啓賢故諸侯去益而朝啓禹雖有禪益之名而天下之人皆歸於啓啓以德不及五帝乃自稱王自是之後皆以王爲號至秦併天下吞滅諸侯獨

爲一統乃上採三皇下兼五帝通爲皇帝之號爲今之王爵居五等之上漢法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自是相承以天子之衆子爲王嫡爲太子自周有天下王之子爲王子之孫爲王孫國朝定法以皇帝之孫姪爲郡王承嗣者爲嗣王異姓有功者封王或錫以美號或封郡王然皆無列土之位矣

天無以清

義云晉惠帝元康年中人君德衰天示災

變天裂數丈殷然有聲是失沖和之道也
自此西晉版蕩惠帝哀帝皆罹其咎
地無以寧
義云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
皆震岐山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有
才三
五又有梁山崩沙鹿崩石言筭妖異洎秦
三
漢已降不可勝紀大則淪陷城邑小則摧
圮廬舍也
神無以靈
義云春秋僖三十二年七月神降于莘虢

公享之周惠王河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亦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矣虢多涼德其將亡乎後虢國遂滅昔河神爲虐娶女于人西門豹投巫於河其害遂息

咎無以盈

義云老君曰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幽王辛酉川竭山崩周亡之徵也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及於十紀猶極也十

一年庚申西周爲犬戎所滅平王東遷是
也
侯王無以貴高
義云侯則晉靈公夷皐宋昭公杵臼齊懿
公商人陳靈公平國是也王則夏之太康
殷之武乙周之幽厲漢之桓靈是也
疏天生萬物惟人爲靈○義云書太誓篇
文也
故貴以賤爲本
疏民惟邦本詩云愷悌君子○義云尚書

五子之歌也愷悌者詩大雅泂酌篇之詞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疏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義曰孤與二三臣者春秋昭七年二月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才三）（四）

祭之爲落也太宰薳（音委）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音委）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衞父煦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

齊受命于蜀盟在成二年奉以來弗敢失殞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謂恭康郟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贄帛而見于蜀以請先君

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公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導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導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

才三

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

五

郊勞四月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之弓既而悔之蔦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

三隣慎守實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及之此言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九月公自至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遂令南宮敬叔已下學禮於孔子孔子與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子焉

疏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是也○義云如上經第三十三知人者智所解更不重録

疏不穀者即不穀惡其無誠德之例是也○義云春秋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

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伯次于王城使大夫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音致信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導之以伐晉諸侯是以睦寘于晉呂相語秦伯曰楚人惡君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

盟于我昭告皇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
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親不穀惡其無
誠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瞻就寡人寡人率以聽
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而賜之盟寡
人承寧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
佞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
事實圖之晉欒書士燮韓厥趙旃將四軍
郤毅御戎欒鍼爲右五月丁亥晉侯以諸
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

成羌及不更汝父此言秦伯背盟秦曲晉直有所敗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進道若退

義云李意期乞食于人寰陰長生受辱于都市侯道華寓跡于傭保皇甫獺示疾于立林聲子祥狂壷公韜晦皆卑躬損志乃翁景沖眞也

廣德若不足

疏良賈者○義云史記云孔子與南宮敬

叔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吾聞之良賈之深藏若虛君子之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

太方無隅

疏磨而涅而者○義云論語陽貨篇也

大器晚成

義云備物之用曰器者春秋定九年夏陽虎歸寶玉貨及后民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

書之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曰
獲故器者備物之用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
疏書云滿招損者○義云尚書大禹謨之
辭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疏嚴仙人○義云蜀郡嚴遵字君平常於
成都市以卜筮之道潛化於人人有不正
之問必以陰陽之理制而止之日閱百錢
而閉肆下簾作道德經指歸十四卷

不言之教

疏九流百氏○義云九流者漢書云道家流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儒家流者蓋出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高此其所長也或失精微而僻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

衆取容後進僻儒之患名家疏者蓋出於
春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
乎此其所長也及徽爲之則苟鉤鈲析辭
而已爲君者愼器與名故曰惟名與器不
可以假人縱橫流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子
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
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
而爲之則尚詐而棄其信矣雜家流者蓋
出於議官合儒墨兼名法此其所長也盪
者爲之則羨次無歸心矣農家流者蓋出於

農官播五穀以足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長也鄙著為之欲使君子並耕矣小說家流者蓋出於稗官稗官小采也王者欲知風俗立稗官采街譚巷議之說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亦芻蕘狂夫之義也墨家流者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蓋受選士敬者為推也陰陽家流者出於天官五行之說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流者出於司馬之官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兼弱攻昧以遏亂略以靖四國此

其威也百氏者六經正史之外自爲述作自周以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侔於六經皆目之曰子爲論爲記爲書或以姓氏立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孫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音晳子鬼谷子之例是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義云伯夷死於仁聶政死於義尾生死於信荆軻死於勇龍逢死於諫伍員死於忠介推死於怒是皆名顯身殁形骨飄零披面剖心火焚水溺齒劒抉眼自取滅亡甚愛必大廢多藏必厚亡

疏劒玉賈害璧譬諸懷璧詩禮發冢祇爲含珠○義云劒玉者春秋桓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之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劒叔曰是無

厭也無厭將及我恐將殺我也遂伐虞公
虞公出奔洪池詩禮發冢者莊子外篇之
辭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躁勝寒靜勝熱

義云天元經云立夏之後日行于地北入
地少故夜短而晝長爲熱立秋之後日行
于地南入地多故夜長而晝短爲涼日行
去極遠近不同有暄涼寒暑之異是則寒
暑躁靜陽氣之所運也若夫用道之君無

爲致理政靜而物泰國安而人康四表來
王五兵不用清虛凝寂澄默恬和奸詐不
敢侵强梁不敢暴烽燧不起鼙桥不驚海
内晏如此靜而勝矣及其化之至則謳歌
洽敬讓興九旋雍和四門穆穆制禮作樂
才三
舉賢用能梯航屬望而來庭書軌順規而
十
稟化八表麕至羣方駿奔天地感通人神
交暢熙熙然一變於道内絶窺窬之孽外
無伺隙之隣歌之詠之舞之蹈之此靜理
無爲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弁臣以詐欺

動搖甲兵振耀威福強師百萬北登單于之臺旌旗千里東涉浿遼之岸老弱被勞役婦女助轉輸四海沸騰六合搔擾及其人之弊也戶口減耗生靈轉移野絶人烟晝聞鬼哭此躁勝之所致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義曰夫聖人之御宇也負斧扆而南面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列于左右無爲而守至正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奉職修文德以懷遠敷道化以育人使俗洽和平家

興禮讓來琛賚於四塞息征戍於三邊倒
載干戈休牛歸馬然後樂耕耨糞田疇多
稼如雲餘糧栖畝苟或違此則怨敵交侵
戎馬載馳甲兵復用此無道之所為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 十一
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 十二
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為先有道之君守在
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
馬於三邊闢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

國肥食爲人天務之大務也禮記云人者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四
時爲柄日星爲紀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
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爲幾於道
矣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義曰理國不以道則開拓邊土侵伐戎夷
封域不寧征役無已或貪葷醬起番禺之

役好名馬起大宛之師骨壅窮荒血塗草莽營魄流飄於異域戎車淪滯於遠郊綿歲月以長征及瓜時而不反轉輸莫息杼軸甚空人怨國亡禍非天與所宜深戒也豈若宇内不擾諸侯咸賓君民協和上下相保使壯士無所施其力辯士無所衒其詞武士無所銳其鋒智士無所申其策鑄劒戟以爲犁鋤貨佩刀而市耕犢無爲無役以全永圖

罪莫大於可欲

義云春秋曰僖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
睿大夫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
人從欲鮮濟言屈已欲從衆善也明年宋
公爲鹿上之盟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
幸而後敗是年秋楚人執宋公遂伐宋此
十二
言以人從欲乘其道也
十三
答莫大於欲得
義云老君悔過經云初犯爲罪亦名爲過
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爲禍禍重於罪
矣犯千二百六十過爲咎咎又重於禍矣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爲而成

疏凝神端扆○義云凝靜也端莊肅也扆
龍屏也謂倚也形若屏風畫爲斧文於明
堂之中牖間而設之昔周公輔成王於明
堂以朝諸侯負斧扆南面而立以正君臣
之位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義云學者覺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開導

情性使覺悟也幼則昏迷而不悟未可以學長則捍格而難入不可以教學有三時一就入身中爲時者十三歲之後可以習業也故學記云發然而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二就年中爲時者內則云人之養子六年教之數一十三至十十至百千萬也與方名東西南北也十三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於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

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舞勺誦詩有文而讀曰誦也十五年成童舞象學射御完舞籥籥似笛執而文舞也後舞象武舞也二十四而冠始學禮三十有室理男事學無方四十而仕出謀發慮五十服冠政是也三就日中爲時者言隨時節氣受業易入王制曰春夏習詩雅言春夏是陽陽體清詩樂是聲聲以輕清故也秋冬習書禮秋冬是陰陰體重書禮是事事以重濁故也以輕清之時習輕清

之業以重濁之時習重濁之事故其氣相感皆易入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動之死地十有三

義曰人之稟生有三業十惡三業者一身二心三口業也十惡者身業有三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心業亦有三惡一貪欲二嗔恚三愚癡口業有四惡一兩舌二惡口三妄言四綺語此三業十惡合爲十有三矣制則生縱則死矣此十惡中各有四

緣皆爲煩惱根何者殺生罪中有四種緣一實是衆生二起衆生想三有欲殺心四令斷他命偷盜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他物二起他物想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邪淫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淫心四身受深樂事兩舌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聞人二起前人想三起離間情四發分構語惡口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罵人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妄言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

欺人二起前人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
說綺語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詐人二起
前人想三發綺語心四吐非義語凡此十
惡業計五十三條

陸行不遇兕虎

義曰瀟水湘水出九嶷零陵其地有犀兕
馬昔晉人郭文字文舉栖於餘杭大滌山
與虎同處每出城市虎必隨之人或問之
曰先生有道乎何摯獸之馴擾若是也文
舉曰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亦何

術也

虎無所措其爪

義云神仙傳劉剛字伯驥與妻樊夫人俱得神仙之道剛爲上虞令遊四明山遇虎虎見剛俯伏不敢起以語夫人夫人徑往以繩繫虎而歸如家犬馬蓋道德所攝也 十三 十五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見小曰明

疏愛海恪者易繫辭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義云武備者春秋定十年夏與齊景公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備諸侯出疆必具官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會所爲壇位土堦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已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堦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爲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於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侯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公前孔子趨進歷堦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既盟諸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寡人得罪於魯君乃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此文事武備也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疏使儀刑作孚○義云詩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信也文王以道垂化萬邦歸信也

修之家

十三

疏易曰積善之家○義云易坤卦文言也

修之天下

十六

義云天子味道耽玄敬天順地凝心玄默端已無爲書軌大同梯航入貢四夷款附

萬國來王道無不被其德周普矣廟堂者
天子政事之所也德施普者易乾卦象曰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以天下觀天下
義云君不修則桀紂是也生人塗炭寰海
叛離骨肉仇讐肝腦塗地雖有謀臣武士
不能用也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也以萬
乘之貴希疋夫之生不可得也君修之則
堯舜是也四海之内比屋可封慈惠浹於
殊庭正朔頒於萬嶋雖有水旱之災年不

害也雖有征伐之師人不然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唐玄宗御製道德眞經疏卷之四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骨弱筋柔而握固

義云春秋鄾音云入伐楚屈瑕患之鬬廉對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所聞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敗鄾師於蒲騷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奇用兵

疏兵猶火也○義云春秋隱四年春衛公

子州吁弑其君完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賦碩人之詩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音龜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弗禁莊姜惡之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矣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

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効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碏乃老二月戊申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來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將睦於衛故宋與陳蔡衛伐鄭圍其

東門五日而還宋公乞師於魯魯辭之隱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理亂理猶理絲而棼之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也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

人執之而請莅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
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乃侯切羊肩殺石厚
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
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所謂子從殺君
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義滅親
明小義則兼愛其子也
人多伎巧
義云春秋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桷角椽也
書而譏之臧文仲山節藻梲也
法令滋彰

義云禮運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理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春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殷有亂政而有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具皆叔世也民是以亂免而無耻也 才四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義云齊有仲孫之難而桓公興遂霸其國晉有里克之難而文公作而把諸侯是二

國因禍而昌也衛方寧靜狄人滅之邢方晏安衛人滅之是二國無禍而喪也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極故春秋云有禍而啓其疆土無禍而喪其守宇不可知也

其無正邪

義云側身修德雖不足以貽災垣慮忘懷失馬未必以爲禍悔悋無準召之由人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

疏粢盛豐備○義云春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其大夫遠音薄章求成焉軍於隨之瑕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矣而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漢東之國以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音律且余子勿比曰隨賢臣季良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季良諫不過一見從少師得其君

心行少師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贏師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者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詞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侯曰吾牲牷肥腯音突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

蕃滋也謂其不疾癘音族蠹力果切也謂其備物咸有也奉粢盛而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矣三時者春耕夏種秋收農之三

時也

夫惟喬

註何以聚人曰財○義云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生者也

才四

五

可以有國

疏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義云有國者車軌所及書文所同人服其德遠懷其化可以謂之有國矣或以武威所制詭道所臨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平統曆嗣

位守圖厥德有愆恩化不浹者皆非謂其國矣王假有廟有家者易萃卦云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假聚也王以聚人至於有廟有廟乃以能致其孝享故曰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下崩離則民怨雖有享祀與無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王假有家者易家人卦九五辭云王假有家勿恤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王能有家道在下莫不化之天下既化六親和

睦故曰交相愛也渙卦亦有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義云人君以道德養生靈以儉嗇理天下豐財則國富積德則祚隆遠近歸心華戎率服又能毋養萬物子愛羣生根深則祚曆無疆蒂固則子孫延永長生久視奕葉重光

治大國章第六十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疏春秋曰其氣燄以取之○義云春秋莊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大夫傅瑕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鄭有妖焉內蛇與外蛇鬬南門之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言若火燄燄未成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也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

遂殺傅瑕使謂原軫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棄言入又不念寡人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典司宗祐石主也廟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有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

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疏人爲神主○義云春秋僖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鄫 音繒 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所以爲人也夫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者以屬諸侯義公士猶曰薄德今君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言執滕子用鄫子也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

幸恐其亡國也子魚宋公子目夷也睢水自汴入泗而有祆神東夷殺人以祭之焉六畜不相爲用者如祭焉祖不可用焉況用人乎今聖人以通育之鬼神交福兩不相害可謂玄德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義云春秋昭三十一年鄭遊吉對晉大夫士景伯曰小國事大在恭其時命大國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也取備而已所以交其好也此固大國切於用謙不在乎以

大制小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義云春秋襄十四年大國能安撫小國如晉爲盟主而衛國逐其君而立剽晉欲討其罪晉侯問故於中行獻子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伐之未必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撫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以謀衛此所謂大國之撫小國也又大國之聚小國者謂羣

方朝會無代無之故夏啓有鈞臺之享在河南也商湯有景亳之命在偃師也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酆宮之朝在鄗杜也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春也齊桓有郙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

皆以大國恤下小國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國不能撫小國者文十七年如晉侯不能字育諸侯强令於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

德則其鹿也鍥而走險急何能擇此言晉若虐命於鄭鄭將莊於楚矣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弊賦以待於儵音叔晉之境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此由大國不能撫懷于小將致其叛故大國之于小國當謙和以下之柔靜以懷之取言聚也以聚於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義云小國不能致禮竭誠奉事大國者僖公二十一年如宋人爲鹿上盟之以求諸

侯于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及盟目夷曰禍其在茲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乃釋之目夷曰禍由未也未足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隱公元年三月邾儀父盟于蔑（魯地）邾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名然其小國能通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貴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爲聘大事小也小國適大國爲朝小事大也

繼好結信也謀事補闕禮之大也孟子曰
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湯事葛伯文王事昆
夷是也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太王事熏鬻
勾踐事吳是也大事小謂之樂天小事大
謂之畏天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
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義云春秋僖二
十六年秋宋叛楚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玉

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已實桓公之子雍於穀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也此言左右由已取捨因時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義云小國求大國為援助者春秋文十四年秋鄭伯與魯公宴于棐鄭大夫歸生子家賦鴻鴈之什取其哀恤鰥寡之義使魯

侯恤之又賦載馳之四章言鄭國寡弱取其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爲援助是也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義云若大國不能爲下或會之以侈示之以忕人必離之夏桀爲有仍之會而民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夷叛之宋襄爲鹿上之會而諸侯叛之楚子爲申之會而人心去之懷不以德綏不以禮入人各有心其可服乎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

跡引西昇經○義云西昇經者老君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月於終南之陰尹喜草樓之内授道德二經既畢欲西化流沙尹喜問存三守一之方習道修身之要後以聖言編纂以昇入太微西化流沙之義西昇經凡三十六章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旨與道德經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奥爲虚無之淵藪也

義云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天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十四
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十一
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傅天子以德義若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于庶人失禮於大

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倚也任也大戴禮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失職也復置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萬人廣教化此其職也天工人其代之者書咎繇謨曰一日二日萬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庶衆也居其位者惟其人非其人則闕之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爲私用非其材也

雖有拱璧必先駟馬

疏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

義云春秋僖三十三年晉師伐鄭及滑鄭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

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于弊邑敢

犒從者不腆弊賦爲從者之淹止則具一

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因有備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不貴難得之貨

疏外謂珠犀寶貝○義云珠者大或徑寸光照十二乘乃古人之所貴也犀者南徼之外有牛重千餘斤一角在鼻端可以爲寶中斷其角有文通達成形象者有辟塵者有辟水者磨而服之可解蠱毒之疾雞

見之夜驚故曰駭雞犀亦今古所貴也金玉珍異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皆曰寶焉貝者出東海中如螺有文有長尺者可以爲寶在海爲介蟲居陸名猋在水名蝛音甘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貝到秦廢貝而

行錢貝字者象形也今凡貨賄贈賚賞賜賻賵賚凡財之屬皆從貝矣古詩曰積財為累愚明財多累德也古有三幣珠玉為上黃金為中刀布為下帝王以之御四海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註偃息蕃魏弄丸解難○義云偃息蕃魏者段干木為魏文侯之師以安靜為先道德為化故偃息無事而藩屏魏國矣偃者偃仰也息宴息也藩籬屏也弄丸解難者

楚白公勝與大夫子西兩家舉兵相伐兩家大夫曰市南宜僚陸沉之士也一人當五日人並遣使往召之宜僚高枕安卧以見二大夫之使卧而不起以兩手弄丸不亡承之以劒不動二大夫之使各還具論宜僚之狀二大夫曰高枕安卧者示我無爲也承之以劒不動者兵不足恃也兩手者喻兩家也丸者形圓無爲之物兩手弄之不止者俱止于困也明兩家稱兵不止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歸是兩家難解

才四

十三

也爭見莊子也

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大順

義云大順者本乎人情禮記禮運篇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理人情以情爲田修禮以耕之和剛柔也陳義以種之樹善道也講學以耨之存是去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樂以安之感動使堅固也理國不以禮猶耕而不種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

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之而不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之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由之而不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之於順猶食之而不肥也大四體既安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天子用民爲順則天

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衆瑞皆烏順之寶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無兵

義云射靶夾腔之矢烏號繁弱之弓魚腸昆吾之刀太阿巨闕之劒吳鈎楚矛蜀弩孟賁豈假執持無所用矣五兵者戈矛殳戟干言有五等也周禮廬人爲廬器凡祕過二其身不能用也祕柄也戈祕長六尺六寸殳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言一丈二

尺也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夷長也長二丈四尺平野之兵欲長山林之兵欲短執欲共銳被欲其堅兵有鼓角金革牙旗斧鉞干胄旌節旗旛旒旐弓弩弧矢各有制度兵大約分爲五等說文曰拱手執斤曰

兵

莫大於輕敵

義云用兵之道敵國在前先伐其謀次料其敵勇怯既等衆寡復均然猶得天之時假地之利揣理之曲直因人之協和或高

壘深溝挫孔明之銳氣焚舟示死雪秦繆之前羞殽長星而告終封殽尸而歸國若不然者則五千深入永悲於鴈塞龍堆百萬橫行竟怯於風驚鶴唳晉山草木盡變人形昆陽犀象寧爲我用則謙慈之寶於茲喪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義云夫雖戎狄侵邊豺狼害國薄凶肆孽妖逆亂常推轂命師鑿門授律與民除害不得已而征之猶慮强抗則乖仁故哀慈

則合道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木强則共

義云木以本大居下固其宜然末大於本固非其稱諺曰尾大不掉國之所戒趙氏以之傾晉田氏以之易齊子之致疑于燕太叔見敗於鄭豈非末大於本臣强於君乎理非順也合手曰拱昔桑穀生於殷朝七日大拱秦伯怒於蹇叔墓木拱矣皆合拱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義云水之爲用其體至柔其性善下萬川委輸百谷朝宗霏霧露以凌虛貫眙回而上漢言其大也古今註海而不盈言其細也毫亦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於道焉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穿形兆處濁受汙隨方任圓此其至柔也故物莫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貯乾坤陵谷由之而革遷鯤鵬託之而變

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強也故物
莫能制焉
是謂社稷主
義云社稷者帝王立國左宗廟右社稷而
爲王矣宗廟者尊祖配天之位也社稷者
尊稼穡備粢盛爲生民粒食之本也
十六
才四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一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

道經上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可

名可道可名知事物爲如四時爲當可而
應代廢代興非恒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
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

才王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
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
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爲
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之常無不廢一物茲謂之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古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迺無不可悉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乎為天下裂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道本無相孰爲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眞去眞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元故曰衆妙之

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
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已

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
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
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
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
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

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眞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才五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三

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

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

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

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

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于萬物之上化萬物

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

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

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爲庇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阬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奔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槳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熬焦火其寒凝氷故其心則憒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凝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才五

五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臭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爲腹不爲目

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志强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猒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骨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强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忮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九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爲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

而已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聖人之治豈棄人絶物而恝然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爲出于無爲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强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

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

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

解其紛則不謀爲用智不斲爲用膠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乎似或存

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懵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東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

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爲一偏在物爲一曲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虛已以遊世則汎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爲之累者此也

十五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辯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愼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

九

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有神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眞常之中與道爲一不麗于形不墮于數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是謂玄牝

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

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

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

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烏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爲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辯而爲三

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

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
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
我爲一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
不爲老此其効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
爲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
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爲私未
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融爲雨露萬彙以滋凝爲霜雪萬寶以成疏爲江河聚爲泊泜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

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汚受垢不
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爲近幾近也
居善地
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心善淵
才五
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十二
與善仁
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言善信
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政善治
汚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
故無不治
事善能
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趣變無常
而常可以爲平無能者若是乎
動善時
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氷決諸東方則東
流決諸西方則西流數而不括宜其隨時
而已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處物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爲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夫無爲而寡過者易有爲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爲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
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濕滿
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
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
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
困可長保乎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
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

勿矣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

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魂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

行寒暑徃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鯤哉

抱一能無離乎

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

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

才五

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

十五

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

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
道術無乎不在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
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
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何
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
一世其於無爲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

世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已故無爲
也用天下而有餘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人體天
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
才五
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
十六
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爲雌
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而不事事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刹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于壯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

才五

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

十七

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挩而水潤火熯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覩其跡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爲明則作哲
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
徹而爲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覩道
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
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
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
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爲之
衰其於盲聾也何辯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所同嗜
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
形不盈仞而心伴造化聖人之心動而繙
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
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謂大哀
也耶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贍聖
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
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

於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尼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八卦坤為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為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為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

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為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為累則患莫大焉以富為是

者不能辭禄以顯為是者不能辭名親權

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歡之喜交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爲下

龍之爲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以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爲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祿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沖則何辱之有貪夫位也慕夫祿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人則爲下之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

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爲悅其去不可圍故至人不以失爲憂今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此

何謂貴大患若身

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

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十五

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爲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

二十

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為樂幾是已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
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
不猒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
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
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眞以治
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
君子迺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

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聽之不聞名曰希
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緲而有間非聽所
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
形是已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辯清濁
大象無形孰爲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

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為一雖然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辯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覩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入遠矣以鑒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

是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爲我者廢仁爲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

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無易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爲士則與不善爲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爲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則妙者

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

已强爲之容豈能眞索其至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
體道者以内游爲務不以通物爲樂恐懼
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
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
儼若容
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
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
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

朋

渙若氷將釋

水凝而爲氷氷釋而爲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氷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較所以爲渙

才五

二十四

敦兮其若樸

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

曠兮其若谷

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不劇彫以爲兼不矯激以爲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汚者異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

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銕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

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

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于

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

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

而未常敝未常壞也故曰夫惟不盈故能

敝不新成未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未熄

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

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

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精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爲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復名曰常

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朕欽與道爲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知常曰明
知道之常不爲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鑑
天地足以照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
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
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
以與道違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
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
斯妄也已
知常容

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容乃公
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
私之有
公乃王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天下樂推而不
厭
王乃天天乃道
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
大在上而無不覆著天也天地人莫不由

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
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
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
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
與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憔怕焉無欣欣之
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

莫之爲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
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
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

舜有糧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
王之民始附也

其次畏之侮之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
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

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為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竅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猶兮其貴言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

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言自爲而天下化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感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

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蓋歸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迺以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智慧出有大僞

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爲德是名聖智
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鑿之行驁愚
而明汙譽尭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則
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孝慈天性也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以仁
義易其性矣絶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
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

慈也何有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有欲利之心者
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才五
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
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
其素樸之眞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
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
棄仁義絕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彼其

心豈眞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
先王之道若循環拔文者莫若質故令有
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見素
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
不雜
抱樸
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
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
而民性得矣

少私寡欲

自營為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私寡欲則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眞僞之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絶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爲二
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
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遏惡揚善惟恐
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
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
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
故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

荒兮其未央哉
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
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
爲一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歡榮外見之
象衆人失性之靜外遊是務如悅厚味以
養口體如覩高華以娛心志聒樂之徒去
道彌遠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孩而始
誰嬰兒欲慮未萌踈戚一視怕兮靜止和
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嬰兒之未
孩
乘乘兮若無所歸
才五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
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三十二
衆人皆有餘
或問衆人曰富貴貪生而慕利著奢泰之
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

餘食贅行
我獨若遺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
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爲明而其明也小察
察以爲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倪
于一世之習則憒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

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澹兮其若海

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飂兮似無所止

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都爲

美謂野爲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
人以此不材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
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
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二

十六

宋徽宗御解道德眞經卷之二

道經下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馬皆得所以顯道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道體至無而用迺妙有所以爲物然物無

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爲物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才六）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眞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眞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
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枉則直
遺佚而不怨陋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
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才六
二仁
窪則盈
無藏也故有餘
弊則新
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
少則得多則惑

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爲
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
精能爲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
其精故言而爲天下道動而爲天下則
不自見故明
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不自是故彰
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

顯而天下服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不自矜故長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入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
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

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無
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無夸耀之迹若性
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
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
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
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
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
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
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
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
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
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爲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爲難知爲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迺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術爲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爲失歟

信不足有不信

信則不妄妄見眞僞以道爲眞以物爲僞

則於信爲不足故有不信惠施韓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爲循則有足者皆至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

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去在以深
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豈道也無故於
食爲餘於行爲贅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
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
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

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
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寂兮寥兮
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
已
獨立而不改
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周行而不殆
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可以爲天下母

萬物恃之以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道常無
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焉道之
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大曰逝
運而不留故曰逝
逝曰遠
應而不窮故曰遠

遠曰反
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遍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爲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輜重

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爲輕根靜則不
妄動而有所制故爲躁君靜重以自持則
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
畏塗而無患

才六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七

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憑乎若朽索之馭
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

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故無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惟聖人爲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迹之可

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善計不用籌算

通於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善者道之繼冥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入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

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淡寂常之性而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是謂襲明

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耀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爲利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
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
人所以大同於物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道之要妙不覩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
無所問塗義恊于此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爲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傚樂推而不猒故爲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爲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于事以中爲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

致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爲榮以
失爲辱以泰爲榮以約爲辱惟聖人爲能
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勤費
而以約爲紀亦虛而已故爲天下谷谷虛
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
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
全體復歸於樸迺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

王公自以爲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樸散則爲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爲二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故大制不割

化而裁之存乎變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

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

天下爲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取天下

而爲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聖

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强殆謂是

歟

天下神器
制於形數圍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
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爲之者敗執之
者失故謂之神器
不可爲也
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
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
爲者敗之
能爲而不能無爲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
知爲敗

執者失之
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
違道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隳
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
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
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
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爲能不累於
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

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
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
益生無侈性無泰至遊乎券內而已若是
則豈有為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
飾貌無益于治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

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還
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
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
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
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

道以强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衆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强

物壯則老

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是謂非道
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非道早已
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十七 十二

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
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陽爲德陰
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
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
物故曰恬淡爲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
樂也故不美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菑樂

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
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
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易以師爲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
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眞君存焉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足以爲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忒威刑幾是已

十四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

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澆淳散朴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萬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
谷之與江海以水之聚同焉者得類焉者
應聖人之臨蒞何爲哉因性而已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
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
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無往而不勝所以爲强

知足者富
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遊而取足
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弁焉
強行者有志
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不失其所者久
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
轉從者可暫而已
死而不亡者壽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
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
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義始於
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
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無古
無今而入于不死不生孰能與此

十六

十六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然無所繫輗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
之右之而無不可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
自力而不尸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
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
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
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
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

可名者道之及乎物爾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故業大而富有孟
子曰大而化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
有爲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象如天之垂象無爲也運之以健無言也
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爲之事行不
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

下往
往而不害
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
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
安平泰
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
通而治也
樂與餌過客止
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乎物而不
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若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其盛衰也其僨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覩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オ六)(十八)殆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于午陰凝於冬而陽生于子句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氷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

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是謂微明

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爲甚著楊雄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觀而衆莫知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

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蚿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蹈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
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
不可脫于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
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
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
十六
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
十九
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斷於勝物而
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臣
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

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爲無爲之境而爲出于無爲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曰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
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
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
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僞者莫若忠為是
故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季眞之莫為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
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
不失其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易曰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爲也
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
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才六
二十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三

德經上

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

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一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
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
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知蓋將簡之而弗
得故無以爲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
爲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堯辭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
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
乎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

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讐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

於德上義則有以爲上禮則有莫之應者故失道而後德德失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

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乎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爲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爲

愚之始憶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

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

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以下谷受

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成物
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
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于萬物
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
無蹶乎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オ七

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
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
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

非乎
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蹙其以此乎
故致數譽無譽
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强而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舉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

上德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夫物芸芸

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之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彼蔽于莫爲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

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
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智原而
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才七 大
夷道若類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進道若退
顏淵以退爲進莊子以謂坐忘
上德若谷

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而不藏
經曰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大白若辱
滌除玄覽不覩一疵大白也處衆人之所
惡故若辱
廣德若不足
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爲有餘故若不足狄
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建德若偷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爲成功

質眞若渝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大方無隅

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大器晚成

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大音希聲

動于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大象無形

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
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
可得也聖人得也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
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
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動而
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其餘事
猶足為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
為聖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一生二

天一而地二次之永生而火次之精具而

神從之

二生三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

三生萬物

天肇一於北地耦一於南人成位爲三三

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

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

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已極而返已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食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爲教父

以强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强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故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オ七)天下之至堅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爲大勝(九)者惟聖人能之

無有入於無間

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

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爲無方也內篇論養生之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遊刃有餘然則入於無間非體盡無窮而遊無联者其孰能之

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所以爲有益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虧其真
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爲而萬物化
故及之者希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
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
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
親踈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爲徇若
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

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
無以爲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得與亡孰病
列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
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病孰甚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無慕於外則嗇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
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
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知足不辱

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患
可以長久
物有聚散性無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
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
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
而與天地並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
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
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敝
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聖之時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十一
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
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
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大直若屈
順物之變而委蛇曲折不求其肆故若屈

大巧若拙
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覩其妙故若拙
大辯若訥
不言之辨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
眺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爲物汨方且
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
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
其田疇而已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強陵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罪莫大於可欲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
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平爲福有餘爲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咎莫大於欲得
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
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于郊
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
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十二）
（才七）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

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理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

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

爲道日損

致道者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

銷忘故曰損蘧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爲也

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

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
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
眞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以去邪而成國于
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
岐山之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
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

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爲心莊子曰果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自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眞僞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聖人之在天下惴惴焉為天下渾心
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
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為已則惴惴然
不自暇逸所以為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
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
百姓為心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
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
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

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大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

才七

十五

死者陰陽之所變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與死生爲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夫累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
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
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刑戮者相望也
是皆不知身之為大患生之為有涯而存
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
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
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遊物而不慴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于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萬物職職皆從無爲
殖
德畜之
物得以生謂之德
物形之
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十六
勢成之 十七
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
相傾其勢然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眞君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奥也萬物化作而道

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則兆於動出爲則効於變化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
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
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
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
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徼而不失其妙

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
年而無危殆之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
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愼汝內閉汝外不
以通物爲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
得孰弊弊然以物爲事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妄見可說與接爲搆而從事於務則與物
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見小曰明
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
不明
守柔曰强
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
不勝
用其光復歸其明
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
體起用則輝散爲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爲
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

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諜成光者異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道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辯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蔕而取足於身故唯施

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
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
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
之道
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
非道也哉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爲榮不足以爲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奪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善抱者不脫
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子孫以祭祀不輟

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修之身其德乃眞所謂道之眞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

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眞
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
普於道爲外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
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
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

之至也

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才七

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

二十一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知和曰常

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知常曰明

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益生曰祥

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

特未定也

心使氣曰强

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躁者

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

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
言數窮離道遠矣
塞其兌閉其門
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挫其銳解其紛
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才七）
和其光同其塵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是謂玄同
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至一

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于親疎利害貴賤之間爲哉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僞離用捨

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下兼忘
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眞
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眞無容私焉順（二十三オ七）
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
惡則散令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

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剋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爲相

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我好靜而民自正

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

我無事而民自富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

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
爲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オ七
其民淳淳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二十四
其政察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爲明此
察察之政

其民缺缺
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心術智
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
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
伏何常之有
其無正邪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
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

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爲天下之至正哉

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迂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眞乎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方者介於辨物太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
物之迹
廉而不劌
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
制之行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
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
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為是者如予莫

之執中以廉爲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宋徽宗御解道德眞經卷之三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卷之四

德經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臟以腎爲事立于不貸之圃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夫唯嗇是以早復

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
侈於性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
積而彌新
重積德則無不克
才八
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而無所
不勝者惟德而已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汎應而不窮孰知其

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裕天況
有國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道爲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
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

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
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
(オ八)
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澁(二)以治
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
民自定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

天下莫若無爲道常無爲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爲祟故曰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然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民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

夫何傷之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天與西北鬱化精也地與黃泉隱晦榮也
人與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與
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
故為萬物之與道為萬物之與則物者道
之顯敵

善人之寶
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
焉
不善人之所保
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

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
棄之有
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
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
人服從況體道之奧徧覆包含而無所殊
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
君子之守脩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壁

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捨己而
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
諸己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
如歸市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
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
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
遷善愚者爲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
救者如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

者道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道之體無作故無為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大小多少

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為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慈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報怨以德

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愼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
不亦晚乎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
之故終無難矣

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
應世常愼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之行而
終絶難圖之患凡以體無故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
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
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
不至於堅氷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
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用
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爲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也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
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
見端而思末覩指而知歸故不爲福先不
爲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
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
無敗失乎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爲而不成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欲利者以物易已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無爲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

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絶學者所以無憂而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爲者敗之故不敢爲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爲道者
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
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
淡無爲而悅夫嘼嘼之意屈折禮樂以正
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
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焚符破璽而民鄙朴捨斗折衡而民不爭
知此兩者亦楷式
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治國故
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
矣
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
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
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猒

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

才八

九

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猒易曰百姓與能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泮泮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一曰慈

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二曰儉
儉以足用禮之節也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夫慈故能勇

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儉故能廣
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常儉能常侈
常費而況於人乎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爲器之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奉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

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効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善戰者不怒
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善勝敵者不爭
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
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
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善用人者爲之下
智雖落天下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
雖窮海内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辨雖

彫萬物不自說也故辨者爲之使
是謂不爭之德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
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
是謂用人之力
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
之者無知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無爲爲之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
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

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謂之應兵爲客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是謂行無行
善爲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攘無臂

善戰者不怒
仍無敵
善勝敵者不爭
執無兵
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
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
天下矣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耳言有宗事有君

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
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
矣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小夫之知不離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
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衆有獨智之慮者
見驁于民故有以少爲貴者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蠻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内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眞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不知知病矣

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而日趨于憂患之塗故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
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
有眞知也而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
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無狹其所居

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無猒其所生

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猒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者無猒其所生故也

夫惟不猒是以不猒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
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
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
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
矣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
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適足
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
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處
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弱者是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
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

孰從而知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
歸而不迎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
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福禍無毫釐之
差有影響之應

不召而自來
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
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健行不
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坦然而善謀
然行常易以知險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密而有間人所為也天則雖疎而無間積
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為不失且
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

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
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
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
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才八
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
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
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

敢

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詭異行者有禁荀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迕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爲是故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之人所
以貴夫無為也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オ八 十七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矜生大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為

已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無以生爲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

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木強則共

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强則伐而共之矣

故堅强居下柔弱處上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爲表

十八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

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
爲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
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
行各得其序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人心排下而進上虧滿而畏高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不虧滿獨而釐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饒者

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不恃其爲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
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
才八
己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
十九
之道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
其無以易之也

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

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

而所受彌廣則爲物之歸而所制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正言若反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嘉之故無責
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
左契者予之而已
故有德司契
才八
以德分人謂之聖
二十
無德司徹
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
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
焉茲徹也秖所以爲蔽莊子曰喪己於物

者謂之蔽蒙之民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
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
周之末猷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
且易文勝之敝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
小國寡民爲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

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

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

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

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
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
生故樂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
與往來
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

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關百聖而不厭歷萬世而無弊

美言不信

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爲旨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辯者不善
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知者不博
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才八
二十二
博者不知
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
知辯之不必慧
聖人無積
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子曰聖

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徂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
不匱
天之道利而不害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
利之未始有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
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爲也而爲出于無

爲體天而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同乎道
故德經終焉

宋徽宗御解道德眞經卷之四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良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言見經之所以傳道之所以行豈不韙歟臣
章安謹序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御注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
得道者亘萬世而無斁德者充一性而常

存老君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
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
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臣義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命之曰道有
一未形物得以生命之曰德道本無名謂
之道者即人之所共由者而爲言也德本
自得謂之德者即有心所同得者而爲言
也惟道無垠虛湛常存惟道無體微元常
真絶於有無之域泯於彼是之居在體爲
體在用爲用天地雖大未離乎內秋毫雖

末待之成體萬物終始出入未始不由於此故謂之道即其自心同然皆得審乎無假而不與物化淵乎其居而不與物遷未嘗蔽虧未嘗乘馳心全乎天而無得喪之累故謂之德道無體也無體則不涉於變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序

臣聞道非言無以致顯言非經無以載道道之不行也以經之不傳經之不通也以旨之不明周季道降德衰諸子嗣興私其異端自名一家其巧辭渺論漫不足以索理迭爲簧

鼓流於虛僞浮石沈木肆爲邪說喪其性命之真而陷溺梏亡不能求復老氏著言五千明道德之常將以絶學返樸復乎無爲而鎮以清淨此載道之經也然辭簡旨奥窮之益遠測之益深非夫神解蓋不得以議其略此經之所以難傳也

主上生知之學天縱神聖微言奥義非苟知之實允蹈之發於宸藻著爲成書雖相去老氏於千載寥寥之後言若符契真常妙本坦然明白此經之所以傳旨之所以明道之所

以行也臣實非常之遇謹齋心滌慮凝神致
一恭讀
聖製精思索至臣之蔽蒙豁爾抉發恍若有
得輒不自已妄意管見仰稽
睿訓演爲義解離爲十卷井蛙甚下識固不
達於雲天螢爝至微明實難增於日月然道化
廣被雖一介之微得以形容天地造物之妙
亦足以彰
聖治元功道被極致也萬有一遇採擇之幸
抑亦使天下萬世知太平盛際不以人微廢

故亘萬世而無弊德在我也在我則無待於外故充一性而常存周衰文弊天下奔馳於末流多駢於聰明淫僻於仁義素樸日鑿而不能朝徹見獨留連乎榮辱之境盪摩乎好惡之場至於以人滅天以故滅命何道德之云故老君著書九九篇絶學返樸復乎道紀深根固柢冥於泰初以道名之常論天地萬物之始母以有無之常觀至變至精之徼妙復命以體神知和以守氣道常而復乎無名德常而至乎歸樸

良一

三

皆所以明道德之常也有常而不變故謂之經緯則錯綜往來故謂之變經有一定之體常而可久之義也言意曰辭指意曰旨惟載道之言故簡而當寓道之旨故遠而明道固不可以言傳也道固不可以旨喻也求夫言迹之間固非所以得道然捨夫言迹則道又不可得而形容惟冥於道者契會於言意之表合乎元一而復乎眞常故曰默識而深造之噫道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近默識深造是謂

玄同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毋西王毋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臣義曰道至虛也寓天下之群實而不見

其眇眡故無體之可言道至靜也對天下之群動而不涉於緒使故無方之可名道不可言也託於言聲之間皆道之糟粕爾道不可名也寓於形器之域皆道之筌蹄爾可道可名屬於諸有如事物焉廢興新故之不停如四時焉旋復代謝之不一應理適變各可其可豈真常耶真常妙本先天地而不弊後天地而不窮玄冥自契豈容聲哉伏羲得之以襲氣母可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以會道之體也其常道歟

良一　四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可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所以契道之用也其常名與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又安得以新故始終議其將故曰莫知其終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注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能名之故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臣義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故無名者氣之始也天地得我以生者也故爲天地之始有一而有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者數之起也萬物得我以成者也故爲萬物之母以其氣始謂之始以其生

生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御注曰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

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廻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上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爲天下裂臣義曰在有而無謂之常無非空絶之無見無於有爾而物物皆空故曰不立一物乃眞常之無也即無而有謂之常有非物色之有也見有於無爾而物物具在故曰不廢一物乃眞常之有也常無冥於一致之理藏天下之至精貫通是非混一今古

常無而不墮於無故可以觀妙常有應於方來之事對天下之至變時物終始形器變化錯出無窮紛然不一常有而不滯於有故可以觀徼即有無之境有徼妙之觀然徼妙豈即夫有無所能盡觀也哉亦曰即其常無常有欲以觀爾大智達觀有無本末泯於忘言之域是謂要妙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御注曰道本無相孰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罔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

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爾
臣義曰道以常無爲體以妙有爲用冥爾
無相孰觀徼妙物我復乎造化之原是非
混於冲虛之氣離形去智有無都泯故同
謂之玄在無而有在有而無所謂兩者同
也有無相生而有無之辨著此出而異名
也玄之爲色赤且黑於其方曰朔曰北之
類皆合兩者故也通夫有無而同於一乃
可以語道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注曰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泰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臣義曰天肇一於北玄之同也地耦二於南神之出也神以玄生玄以神妙同矣有

無混然無間所謂玄也玄之又玄亦至矣神由是出靈由是著妙萬物而無方此天地所以神明聖人所以無爲而爲而人之靈物之昌皆盡其妙而妙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作易託象數以示神故

至說卦然後言妙老子同有無以示玄故以首篇言之神生於玄而元爲衆妙之所自出故終始之序如此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已

御注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

與不善之能累哉

臣義曰道本無物孰有異相涉乎美惡有相之異性本玄同孰有二致麗乎善不其致不一古人復乎道初冥於天性適然自得而各安其所得莫然自爲而各宜其所爲何以知爲也純澆朴散離道而嚮於物去性而從於心知之以心而取捨以情不信性命而蕩於私欲故美惡善否代爲之對何有已耶物之神奇臭腐係夫世之美惡爾迭徙於化適可者貴則美惡果何辨

哉理之是非用捨係夫世之善否爾緣幾之會應時爲當則善不善果何擇哉且情見在人其知不同各徇其私而相爲彼我則美之與惡善之與不善其環無窮矣聖人物我玄同有無俱泯離對疑獨不容聲

良一 六八

矣季咸若神而壺子不得而相則美惡善不善何所能累玄珠之遺而使知索之不得則何復事知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注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

無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遠矣

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冥於無虛而常通其有見也得而像之故謂之象闡道乎太易而象帝之所出以無授萬物之氣以有成萬物之形氣散乎泰始而爲陰陽形離乎泰初而爲天地氣變之極形之所化山嶽之止海川之流五材

之著用群物之名言其理其形其聲其數行流散徙出入生死凡涉麗於形器之間此六對者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世之人認而有之與接爲構以妄爲常相刃而交相傷相靡而交相潰蘧然疲役而不知所歸所以陷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也凡天下之可名者未嘗無偶也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聲音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也皆其理之必然也凡天下之可名者莫不皆爾而未始獨立也然則由美

而有惡由善而有不善固其理也六對之境雖皆道之寓而妙用之所託宿然役於緒使出離乎道可謂遠矣又安得以語道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注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慾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臣義曰事之方來我爲之對不可不爲也

見於有爲則理有成虧物之適至我爲之辨則不可無言也見於有言則理有當愆涉於有爲有言之域則孰能忘累聖人獨立萬物之上事之所處教之所行而天下因得以返常復朴玄同是非不爲美惡善不善之辨彼六對者無自而擾故未始有言爲之累也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可謂無爲而用天下者也故曰處無爲之事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可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也故曰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
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注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
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
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
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
籠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
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
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

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臣義曰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良一

不從事於務物來則應應而不窮而係累於當時不留情乎既往因時乘理惟變所適如天運寒暑付之自然而心無積想方萬物之並作也作其自作夫復何辭隨感而應何容心哉若鑑對形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若谷應聲不揚不抑洪纖不遺故曰萬物作而不辭一氣之所運大巧之所範其生出有次其終始有序動靜語默勞乎天機之所役精神心術萌乎氣機之所作天與之形散於萬殊其化不同其生不一其體之別其色之異各極其量而遂其自然且莫知其所以然也認而有之孰能生生故曰生而不有無爲而爲雖爲而我何恃也功成於天雖成而我何居也有我則有居在已無居則物莫能遷有居則轉徙

不常矣故曰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居而有之天下所不與也不居而有天下所不去也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御注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阬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

之情而無所覬覦故曰不爲盜莊子曰削
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
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臣義曰聖人之在宥天下也舉滅其賊心
而進其獨志故性正而不流情防而不馳
安於性而將與道同復制乎情而將與天
同理故皞然歸於自得之場熙然樂於無
事之域三代之後道不足以勝欲靜不足
以制動摩利害於榮辱之途逐夸靡於形
體之外故君子泥道執有矜攬賢行而慕

尚忘已小人背道返馳賈售貴貨而徇逐失身彼以賢尚而鄙我之不已若我以彼勝而忿已之不我勝此所以起爭也彼以貨貴勝我也所無我以彼矜而嫉彼彼之所有此所以起盜也故名者爭之端利者盜之起嚮於名者失於徇外恥於利者喪於逐末故不尚賢則民無奔跂不貴貨則民無覬覦奔跂之心忘則何爭之有覬覦之望息何盜之有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則言行不立是非俱泯而德性同於初故

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異物則民不失常不賤用物則民不皆本故民乃足民足則不爲盜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注曰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憒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

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臣義曰靜而不變返冥於一德同乎泰初神凝於太虛氣葆乎沖和視物之在天下者曾不足以搖吾之天宇其心休休焉爲彼昧者五綦交戰而好惡之私蕩其情六鑿相攘而取捨之情流於僞目之妄見意之妄欲日鬬其心於接搆之間故心爲之憒

而天理去矣伯夷盜跖卒死餓暴着見名利之可欲爾焦火之熱凝冰之寒斬鬱得失憒亂若此奪於可欲爾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知其無可欲故不惑不動何亂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注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臭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

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志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

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彊則或殉名而不意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反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

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
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
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
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不衰是之謂
彊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
無欲是謂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
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
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矣
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臣義曰道藏於無故虛者道之舍也物累

於有故實者物之積也人開其天物實其
欲有形者形爲物役有心者心爲形使私
欲勝於內事物奪於外陰陽爲之并眦天
和爲之交喪所謂靈臺太虛之室蓋已柴
塞乎其中則事物之來將以通其故而應
其感豈不大謬谷以虛故應其聲於無方
良一 十五
鑑以虛故照其形於無窮管籥以虛故能
受虛之氣況心之爲物攝五官以爲主統
萬善以爲宗適感而應應而不藏要在於
虛惟虛也復乎無物合乎無始謂之抱樸

抱此者也謂之守一守此者也顏子進於是矣齊心以致一致一以集虛入遊其樊至於未始有回則能盡其性而愛惡無留情矣因其固然付之自爾心虛故也冥是非一好惡塵累忘而心虛矣舉舜用鯀堯何容心焉以虛應之爾何好惡之累腹之爲物容而無擇受而不盈氣之所往物之所化俱復於此出入終始無有紀極未始或足也困於不足則不能無求求也不已則殆故腹要乎實實則贍足於已而外無

所待貪求之念絶而平泰之福至復何利欲之念哉好惡之累亡豈賢之跂尚也利欲之念滅豈貨之足貴也心有所之謂之志志之彊也其嚮無方則勞於營爲弊精神役思慮徇名逐貨伐功矜能何有已也

故志要乎弱則離動而之靜自有而適無守雌以復乎無爲守辱以安於至分自下而不爲高自後而不爲先求復於道是謂弱志體之所立在乎骨骨之弱也失已於物隨變流徙視彼出入爲之行藏緣彼好

惡爲之用捨與物刃靡而不知其非與物
淪溺而不知其返不能自立一至於此故
骨要乎彊彊則特立而有常獨行而有造
全天之守而不遷於物完天之固而不喪
於人其動不殆其行也健其彊不息日進
於道是謂彊骨聖人之治心虛而無所分
良 十六
腹實而無所求志弱而不營於外骨彊而
不遷於物此所以使民無知而不累於名
無欲而不累於利全其逍遥遊而於自得
之場所以返素朴也有知則心爲物役故

多知所以殘於性命之分有欲則情爲物遷故多欲所以汨性命之情知復乎無知而無以知爲欲復乎無欲而不見可欲要在乎有常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御注曰辯者不敢騁其辭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九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爲鑿也行君之命

致之民而已

臣義曰聖人之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化成於上民之多知而復乎無知民之多欲而復乎無欲至治之極復乎太古可謂至矣雖有知者其辭辯其勇忮材之能察之智將安所施自謂曰知何敢爲也爲之則敗抑何所容故曰不敢爲

良一 十七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注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絶物而憨然自

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臣義曰聖人遊人間世應帝王而立乎事物之上其化民成俗將以復性返朴其能憮然無爲也哉其爲也出於無爲非無爲也輔萬物之自然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

成曲全乎天而無夭閼捁亡之患則無不治矣日月星辰得其序上治也鳥獸草木遂其性下治也上下之治如此而民至於無知無欲而知者有不敢爲治之至也如此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御注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彊或失之過偏乎陰

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
者中也是謂太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取之不足者與之道之用無適而不
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
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

良一 十八

如大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臣義曰道藏於太易之先以氣則未見以
形則未判以質則未分孰爲體哉體且無
矣孰爲用哉道樞一運天機已張陰陽以
氣而妙於無萬物以形而顯於有其終始

出入莫不有用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道之用也充塞無外而其應無方贍足萬物而不弊於有是道之不盈也有情有信未離乎心也謂之用蓋有使之者矣道以無心爲心即彼情信在用爲用故曰道用無爲無形不墮諸有也謂之不盈蓋不麗於器矣道以妙有爲有即彼形爲在體爲體故爲不盈氣散乎泰始而分陰分陽故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墮於數者不能逃乎陰陽之機囿於形者不能出乎

陰陽之造故陰陽爲萬物之負抱而未始或離也毗於陽則失於太過而爲彊毗於陰則失於不及而爲弱彊而用之其剛必折弱而用之其柔必殆冲者道之見於氣也其氣均以和爲冲交通而成和絪縕而爲一剛柔之用無過不及往來之變無相乖謬兩者渾一適乎太和無所往而不適乎中冲之用也冲而用之猶彼太虛充滿六極包裹天地運量不匱酬酢無已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其盈

也何有
淵乎似萬物之宗
御注曰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羣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臣義曰淵者靜一而流復虛一而體深其復也不與物雜其深也不爲物測遊於物

初同乎太虛道之體也萬物本乎道之所生故道爲萬物之本宗矣羣有之實歸乎至虛羣有之動屬乎至靜惟虛與靜所以管攝萬有而大化之所以神也萬物宗於道未始爲之宗物自宗之爾故曰似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舍者與之避

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斷烏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

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臣義曰銳者物之利紛者事之交其銳不挫則其利也傷其紛不解則其交也雜傷則爭雜則亂故挫其銳則渾然而全於天

解其紛則凝然而觀其復形諜成光修身明汙未能忘我也立我爲累去道遠矣光矣而不耀則其光也和於物而不乖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則其塵也同於物而不異至於此則情繫都忘物我玄同彼是不立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御注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臣義曰閱道與而弗示杜德機而不發復乎無爲遊乎物初心若死灰身若槁木而體同太虛湛然凝一窈冥恍惚而物或有焉此溫伯雪子得於目擊之間也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大聖神解不容聲矣學道學

此者也傳道傳此者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御注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臣義曰自無而適有者皆麗乎物故萬物本乎道之所生自有而適無者皆復乎道故道爲萬物之祖道本乎無何所自生故曰不知誰之子物屬諸有由道以生故曰象帝之先物見於像曰象則象者生物之始也神之應物曰帝則帝者應物之始也象與帝群物之所始而皆本乎道之所自

出故曰象帝之先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一 共約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

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臣義曰大仁不仁非不仁也以仁爲恩仁
亦淺矣害之隨至仁可爲乎大道之世適
然皆生同焉皆得何以仁爲天地無愛於
物而物當其分而同於自得聖人無愛於
良二
百姓而百姓自適而相忘於無情此天地
聖人所以視萬物百姓爲芻狗也天地之
於物聖人之於民非無心也非有心也生
其所自生治其所自治應時而用其用也
不藏已事而廢其廢也不留何容心哉皆

所以輔自然爾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御注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解處皆礙在道爲一偏在物爲一曲

臣義曰天地之間一氣之運闔闢變化出入動靜不見新故無有終始其猶橐籥乎橐籥之爲物以虛而受其受也不辭以虛而應其應也不窮有實其中其用也廢天地之鼓萬物豈有心哉萬物自動於至虛

而天地聽其自爾聖人之於百姓是以應其適然而無係累故比夫橐籥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注曰虛已以遊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爲之累者此也

良二

二

臣義曰氣寓於橐籥以鼓萬物者橐籥以虛能受能應故也其靜也虛氣復於無而未始或屈其動也虛氣應於有而未始或

窮聖人虛已泛應曲當於物而其道不屈動化應時運量不匱而其道愈出安有言為之累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注曰籥虛以待氣氣至而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圓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臣義曰聖人本乎無言迫不得已而有言其言也緣時適可應彼而已猶籥之虛為

氣所鳴爾應理而言其言不窮辨者之言是非交擊言之雖多其窮也數惟善惡兩忘是非不立則虛而無係無係則不偏不偏則得中中而能守曠然忘懷而復乎天一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良二

谷神章第六

三

谷神不死

御注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眞常之中與道爲一

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臣義曰圓於陰陽者其盛衰有形役於變化者其成壞有數涉形與數其生也孰固谷以常虛而應群動之感神以常寂而妙萬物之上常虛則不累於形常寂則不滯於數谷之虛神之妙冥於一致與道同體生生不窮其應無已其化不測其猶日月維斗皆終古而未始或息或忒故曰不死

不死者以其無所自生故不死也神亦至矣必曰谷神者氣冥於虛神潛於氣神之應也如響能容能應能虛能盈無有終已故以谷言

是謂玄牝

御注曰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以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臣義曰谷神以無受萬物之命天地以有

賦萬物之形不曰天地而曰玄牝者以天地之色類言也色類本乎氣故玄牝有氣之所以生物也有母養萬物生生之理是造物之妙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御注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

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臣義曰玄牝者生物之本體屬乎陰陽萬物之母也門有闔闢之義根有生出之理玄牝之氣闔而爲陽麗乎陽者之所生也闔而爲陰麗乎陰者之所出也天地以陰陽形之大者言之也天地萬物由此門出莫得而見故曰玄牝之門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御注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不知其盡

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臣義曰萬物資氣以生資神以靈故氣爲神母神爲氣子氣固則神全氣汨則神亂氣喪則神去綿綿者引而不絶續而不已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無窮恍惚窈冥而或有在故謂之若存茫然天造任其氣之自運而莫知其所以然倏爾地化委其形之自殖而莫知其所自以無爲用而非智

力所能爲也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注曰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山嶽融爲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

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焉故能長生

臣義曰復乎無物孰命其形合乎無始孰有其生賦生之初同乎太虛凝爲我形如水有冰世之人一受成形遂以形爲我有認其有生遂以生爲我固是以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忽然而逝何異隙駒曾不知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爾天穹隆而位乎上未始有心於覆物也地磅礴而位乎下未始有心於載物也形

爲天地而不知其所以爲天地功爲覆載而不知其所以爲覆載其長且久未始以生爲也無以生爲則生未嘗生雖寓於有生而無有生之累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注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爲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爲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爲三靈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而已

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爲一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

於上古而不爲老者此其効歟

臣義曰立已以先物則物爲我敵而爲物之勝而身未始或先有我以存身則身爲物喪而爲物之傾而身未始或存此理之固然也聖人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成能於

天地達而爲三才辨而爲三極交而爲三靈混然無間咸體乎道其致不異故此章言天地之不自生故能長且久繼言聖人後外其身故能先能存也聖人無心於自先故後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先之至無心

於自存故外其身而天下莫如我存之固
我身之先我身之存皆超然無物我之累
未始有其身者然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注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道者爲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
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
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臣義曰天地聖人所以無私者無我故也
私於有我未有能成其私者天地無自生

之私故能長生聖人無有身之私故能常存故曰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臣義曰寂然不動復乎妙常者道也感物而應繼道而出者善也復於至道善無所

立名爲上善道固已離蓋善名立而道體虧矣水之爲物生乎天一道之出也水幾於道道未遠也出於空無流乎實有出乎道者然也淵而虛其深也可以會道靜而明其一也可以復道則未遠乎道者然也

良二　八

出乎道而未遠乎道故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御注曰融爲雨露萬彙以滋凝爲霜雪萬寶以成疏爲江河聚爲沼沚泉深海大以

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汚受垢不以自好累其心故於道爲近幾近也臣義曰五行之致用也大而水爲之本萬物之生殖也博而水資其生施及於物而受之者不知其所施物蒙其澤而利之也不知其所及處不爭之地而利及萬物不知其所以爲善衆流之汚群物之垢彼有心者之所惡水之納汚受垢處衆人之所

惡而不知其所以爲善惡而不知其善惡而不知其惡故於道爲近

居善地

御注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

臣義曰水由地中行性也其流趨下流而不盈故曰善地如水之善地則得所居矣

心善淵

御注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臣義曰虛靜而深不可測晦明而遠不可窮心如水之善淵如此

與善仁

御注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臣義曰兼愛無私愛之廣也施而無擇施之博也廣且博仁至矣與如水之善仁如此

言善信

御注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臣義曰避礙行險旁流萬折行由地中東歸於海言如水之善信如此

政善治

御注曰汚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臣義曰潔汚而清夷險而平任理之自爾順物之自然水之治也政如水之善治如此

事善能

御注曰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爲平無能者若是乎

臣義曰曲直圓方趨變不一適可而應常得其平水之能也事如水之善能如此

動善時

御注曰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臣義曰時決則流時塞則止以陽釋以陰凝隨時而動動而不括動如水之善時如此

良二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御注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爲其

十

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夫無爲而寡過者易有爲而無患者難既利而有爲則甚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臣義曰水兼諸善不有其善故不爲而幾於道人有諸善而不有其善故不爭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注曰盈則溢矣銳則剉矣萬物之理盈
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御滿苟
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
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
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
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臣義曰善持滿者不盈盈則有傾覆之患
善揣物者不銳銳則有挫折之失不能忘
有而事於矜持雖一時之盈未至或傾而

終有覆溢之患不能忘情而工於億度雖
進銳屢中未見或失而終有困拙之累持
盈揣銳立我故也有我則物爲之敵事物
之來無已將以我勝殆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御注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
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
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
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
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

王天下以爲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爲寶富
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
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臣義曰在外之物無非儻來寄認而有之
同適於斃金玉富貴在彼者也性命道德
在我者也忘其在我而逐夫在彼喪其天
真流於物假亦妄人爾金玉世所寶也非
我固有恃而有之自累於物爾物有所累
能無失乎富貴人所願也非我固有有而
驕之自害於德爾德有所害能無患乎聖

人無我累雖王天下而不爲已處顯無物累雖拘一世之利而不爲已私分者體道故也故其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注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蝕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臣義曰陰陽迭運寒暑代推有進則有退有成則有虧天道付功於物而其用退藏自然之道也彼認功名爲已事進而不知退雖得持盈之善揣銳之工能勿悔乎聖人見成壞之理識盈虛之數知造化之密移明吉凶之倚伏而無功名之累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得天之道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御注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

良二

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

十二

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

臣義曰魂託於氣而神無不之者屬乎陽也魄麗於體而營有所止者屬乎陰也神

載魄則生神從魄則死聖人氣完固而神全一出入變化而無形體之或累以陽勝陰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至於外天地遺萬物獨往獨來應化無窮而神未始或困者不載於魄爾謂之營蓋有託宿止集之意言魄之舍也謂之載蓋有乘載運動之意言神之遊也故於魂言載於魄言營

抱一能無離乎

御注曰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

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

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道生一一者水之生數也精之所本故天一之水爲精一生二二者火之生數也神之所出故地二之火爲神一元之炁混於太虛氣本無形精因以生精固於一神集乃全一精集神而神用不竭以神御形而形生不敝故精者生之本一者精

之數精固而不搖則復乎一一抱而不離則精全精全則神全神全則合乎變物而上與造化者遊其靜也體道其作也契理孰究其終始彼汩於多欲與接爲搆喪精失靈神敝於形魂載於魄淪於幽陰沉爲下愚而天理滅矣惟抱一不離者雖涉萬變而神全於一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注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楊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專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

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識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彊則其靜

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充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至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爭不在

臣義曰氣者道之所運物者氣之所化氣
寓乾坤以出入而萬物因氣以生死故氣
爲萬物之元而人尤貴於善養也孟子曰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楊雄曰氣
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則氣之所養要乎專
也靜而不變一而不雜則氣得其專豈復
有蹶趨動心之累善惡失其所適也哉氣
專則靜一而有常冲和而不暴致柔以全
眞而體與道俱其與嬰兒等爾彼心火炎
於中氣馬蹶於外彊暴之心勝而醇和之

德消喜怒并眦於陰陽嗜慾接搆於聲色
此人所以陷於妄作之凶不自返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御注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
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
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自
得也何疵之有
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情亡垢盡心融形釋
故曰滌除萬物而不有冥會於道則遺人
離物明徹見獨故曰玄覽妙理而默識滌

除玄覽則物我玄同何復有疵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御注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爲也難矣聖人利澤施於萬世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已

良二 十六

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臣義曰愛民以仁而仁之施也未離乎有心治國以智而智之用也未離乎有知役於心智勞於有爲者然也不爲其愛則愛周於民不爲其治則治全於國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御注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人體豐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爲雌於是乎在

臣義曰天門開闔陽之動也陰動自然故以天言之道有出入故以門言之聖人無心於作爲而闔闢變化應而不玄其爲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御注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臣義曰旒纊之設牧聰明也守之以愚無所用知明白四達無以知爲所以爲聰明聖知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刹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

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辨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臣義曰聖人自抱一專氣至乎玄覽則在我者至矣自無爲爲雌至乎無知則應物者至矣在我而忘我在物而忘物與道同體於是乎見生其所自生畜其所自畜道生萬物孰認而有爲本無爲孰矜而恃其

長天下也無刻削之巧皆付之自然爾故曰不宰夫如是故百姓不知萬物不謝是謂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注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

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臣義曰有之與無冥於一致道之全體神之至也自無適有因有見無則有無異相無即有而爲體有即無而爲用物理皆然

良二 十八

也車之運轉器之成貯室之居處皆以無爲之用車也器也室也皆以有爲之體墮於形體認爲已有歸於俱敝蔽蒙之人也知無有爲用則明變化之機達妙用之功應於無窮得於神解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御注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挩而水潤火燥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世莫覩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五色章第十二

良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御注曰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爲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徹而爲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覩道之人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

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爲之衰其於聾盲也何辯

臣義曰見曉於無形者得之神視聞和於無聲者得之氣聽視不以目故徹而爲明聰不以耳故徹而爲聰聰明足以作謀作哲而耳目徹乎無聞無見豈有聲色之累乎性遷於情已失於物弊精神於聲色役耳目於視聽是以神宇耗而聰明衰故曰

目盲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五味人之
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人
之生也形不滿伻而心佯造化聖人之心
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
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
爲大哀也耶
臣義曰大羹玄酒復乎無味所以體道也
道之出口淡乎無味所以語道也葆乎冲

和全其天眞至味存焉逐世好之嗜而厚於五味則失味之眞故曰口爽心遊於物初而侔乎造化其動而出也足以緯萬方其靜而入也足以鑑天地心復乎無心而然也從事於田獵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和返氣血作勞而心發狂失性如此大可哀也

良二

二十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御注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

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臣義曰知義命之所在者明富貴之有分知分而安之豈復有攘奪健羨之患貨之難得世之所貴非適於用而妄以爲美者難得故也貴其難得至於決性命之情而期於必得則行之毀也孰顧故曰行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爲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爲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爲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臣義曰無所擇而無不容者腹也有所視而有所別者目也故坤以厚載有容爲腹離以外視而明爲目容則無所不受契道

之體明則見有所不及立我爲用故聖人去彼取此聲音嗜好利欲均失性也感移於物情累之役人也目爲多故先言乎目目不盲耳不聾口不爽心不狂行不妨則情忘氣完而腹實矣故終之以爲腹不爲

目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二 共計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良三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三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利則患莫大焉以富爲是者不能辭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

安時集於體休迫之恐欣懽之喜又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臣義曰見寵於人而心爲之榮辱孰甚焉處貴於時而已爲之利患莫大焉寵辱本乎得失得失之來心之驚也驚於得失而爲榮辱故曰若驚以彼之貴爲我之利固而居之反累其心同乎有爲之患而不能自脫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御注曰龍之爲物變化自如不可制畜可

豢養焉則忘於豢養有辱之道古之善爲
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禄不
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冲則何
辱之有貪天位也慕天禄也知進而不知
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於
人則爲下之道
臣義曰以彼之寵爲榮則受寵者所爲辱
此爲下之道也況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
喪此所以履憂患而貽身災人得而賤之
豈不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注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爲悅其去不可圍故至人不以失爲憂今寄去則不樂受則喜之是得失累乎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是

良三

臣義曰寵辱生於得失得失至而心爲之累神爲之驚是驚於得失而爲寵辱也無得則無失無寵則無辱忘懷於得失則何

二

所驚也不驚則烏有所謂寵辱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注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
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
以貴自累故能長富貴而無患譬如人身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無
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
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
形其患大矣
臣義曰以貴自累者忘其自貴而有彼之

貴孰免於患惟聖人無我故履至貴而未始以貴自累此所以長守貴而無人道之患涉於有我則有身之患心嚮於貴而心爲之役身榮於貴而身爲之累患之大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良三

三

御注曰人之生也百體九竅五藏六府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貳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

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齊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何汲汲之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爲榮幾是已

臣義曰有吾故有身有身故有患無身則吾固無矣吾且不有復有何患形不累於物而至於形復乎無形心不累於形而至於心復乎無心是以上與造物者遊而吾且無身矣下與外生死齊終始者爲友而有何患視寵爲辱貴知患則寵貴在彼夫復何恃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

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以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囿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眞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

良三

世俗之君子亟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夫

四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其靜也以道爲之守其動也以道爲之運豈復以身任天下之事爲而反以爲累乎天下樂推而不

厭復有何患苟未及乎此知以道貴其身而不失已於苟賤之地則知自貴矣故可以受天下之寄知以道愛其身而不徇物於自棄之域則知自愛矣故可以受天下之託天下之寄託本乎道也知貴愛以身雖不及乎體道之全然知以道自貴自愛故曰若可寄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御注曰目主視視以辨物夷則平而無辨

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臣義曰視則用明見則有物以我之明見彼之物目力所及爾萬法一致物我玄同非視所及復何所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良二

御注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間

五

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臣義曰聲之所起物之所感既屬諸有故可聽可聞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曰大音希聲希聲獨聞則微而有間矣故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御注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孰得而搏之大象無形是已

臣義曰物之可搏而得者麤乎形器無物之可搏欲搏而不得所謂大象者如此無形之中獨見有焉故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御注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太音希聲孰辨清濁大象無形孰爲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無所施其聰形無所竭其力道之全

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爲一雖然既已爲一矣且得無言乎

臣義曰視之聽之搏之則非無也不見不聞不得則非有也曰夷曰希曰微則若有若無也若有若無故不可以一詰故混而無間同有於無同無於有所謂混一如此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御注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

一陽辨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臣義曰涉於形器者有陰陽之辨故上皦下昧理之固然至神之所妙故上不知其皦至道之所行故下不知其昧不皦不昧

不離於一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注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象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臣義曰一者道之經也合有無上下而冥於一則道之不可名也繩則有所合而爲之繩繩言其不已也一之又一又玄之義復乎未始有物故曰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注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覩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水

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亦猶是也

臣義曰無狀之狀有而不見無物之象有而不可得既復歸於無物則未始有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則又非無物也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無恍惚之謂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注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臣義曰麗乎出入始終之機則有首尾前

後之辨道復乎無體執有首尾道藏乎無物執有前後其來也不可迎其去也不可隨執知其始執知其終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

者道之太常無易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臣義曰古之道一而已執一以爲用則天下之有可得而御謂之今者以際於事之時言之謂之古者以未離乎一之時言之能知古始者知道之一復乎無紀無紀之紀道之太常故曰道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注曰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爲士則

與不善爲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爲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究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

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

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臣義曰古者物之初始道未離乎一也繼道者善則善者道之出也事道者士則士者道之任也今則繫於事物之時士亦以事爲之任爾此古之士所以與今之士異也惟其出乎古始以善繼道可以復道以身任道可以載道故能微能妙能玄能通深不可識也其微與道爲一者言道之深也其妙與神同體者言神之深也配天之玄而任其自然造理之深也兆聖之通而

達於玄爲適事之深也其機淺者俄而可
度也其藏深者孰可識哉
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御注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
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
其容而已强爲之容豈能真索其至
臣義曰深不可識則不容聲矣孰可擬議
强爲之容故有所竊比若川至乎若濁者
是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御注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內遊爲務不以通物爲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隣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

臣義曰有物採之迫而後應非樂於通物也先事而戒曰豫已事而畏曰猶冬涉者言其不得已逡巡而進非所欲者也畏四隣者言其可畏之密邇於我而不相離戒而不敢縱也

儼若容

御注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故其狀義而不朋

臣義曰儼者端莊凝重之形容者變動不一之貌以其莊重故記稱其若思以其不一故莊子謂之正容儼若容形忘而容寂也

渙若冰將釋

御注曰水凝而爲冰冰釋而爲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無所繫輟所以爲渙

臣義曰滯於形體則礙於有遊於物初則

復於無遺物離人所以爲渙也若冰將釋所以爲玄同也水凝爲冰釋復爲水不離當體圓融會道

敦兮其若樸

御注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

未散爲器

臣義曰復性命之至厚故曰敦如木渾全而未散於器故曰樸

曠兮其若谷

御注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臣義曰心復乎無心曠然同乎太虛廣之極也如彼空谷能容能應

渾兮其若濁

御注曰不彫雕以爲廉不矯激以爲異渾

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汚者異矣

臣義曰物我混一同然無間若彼濁流藏垢納汚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注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皆易曰來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

而無休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臣義曰靜者非能動而之靜而動未嘗不靜也動者非離靜而之動而靜未嘗不動也動靜兩得者道在於事也故古之聖人道者其動也濁而不離乎靜故徐自清也而物莫能濁其靜也安而未始不動故徐自

生也而物莫能安安有止意止於物則非
所謂變動不居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
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
爲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
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臣義曰事道者忘心於道苟有而矜之雖
有存焉鮮矣故不欲盈也盈者矜其有而
自滿矣滿則覆理之必然也其能保乎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御注曰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
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
降麤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
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
數之外而未嘗敝未嘗壞也故曰夫惟不
盈故能敝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
而末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昃月
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
此

臣義曰盈則必覆自滿故也以滿自矜而必於新成此敝壞之理乘隨之矣孰能保其盈乎新則有故成則有虧相代相因如循環也能新能成嚮於事而有爲者也能敝則復乎道而無爲者也物之新成則適乎用而嚮於事物至於敝則時之所棄而復於道能敝不新成何盈之有此道之所以保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注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

良三

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十二

臣義曰虛者道之會靜者道之復虛則不爲物累故爲羣實之所寓靜則不與物雜故爲羣動之所宗惟虛與靜故足以爲天地之鑑萬物之照而萬態萬變無足以撓

之者極者道之至中而衆之所會也篤者道之勤行而力之所至也以一致虛而至於極致之至也以一守靜而至於篤守之至也致之未至則實或妨道守之未至則動或違性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注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

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臣義曰萬物賦形於天地之間陰陽以氣帥而出入勞於天機役於神化趣嚮乎有生之塗並作而不能自已者也即動以觀靜緣出以觀復體道者能之故要觀復於萬物並作之際天地之心且得見矣況萬物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御注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

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臣義曰芸芸者物之所生根本者物之所復發爲英華緣根而生歸於性宅復歸其根本大則末茂故根者物之命也芸芸歸根所以復命也

良三 十四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御注曰流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形

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爲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臣義曰芸芸者動之華形之所分也歸根者靜之至命之所復也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有命然後有生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情情嚮於動則流於物流於物則徇末而傷本逐物而失性而命以故滅

矣夫惟形忘而不知其所生心忘而不知其所起觀復於並作之時而理以窮矣芸芸而各歸其根而性已盡矣理窮性盡而返乎靜一復乎至無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

良三

御注曰常者對變之辭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爲一以爽天地以籠衆氣

十五

毋

匪義曰常者不見親故無有終始不累於形不墮於數與道爲一而不遷於變道之

真常也非復命不足以與此
知常曰明
御注曰知道之常不爲物遷故六徹相因
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臣義曰知不以心而得道之常是真知也
視不以目而見於無形性覺自見者也故
曰明真知則不爲物遷明故能鑑照天地
萬物
不知常妄作凶
御注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

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臣義曰知命之復則知常矣不知命之復而馳騁於外接構於物忘其性命道德之本汩於美惡是非之末捨彼真實流於妄假喪精失靈曾不知返迷不知復孰免凶患

知常容

御注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臣義曰知常則復乎至無與道同體容之至也

容乃公

御注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何私之有

臣義曰無所不容冥與道契物我不立何復有私

公乃王

御注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臣義曰與道爲公則天下之所歸往也故樂推不厭

王乃天天乃道

御注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臣義曰天下之所歸往而不知其所歸往

付之自然大無不覆而同乎天忘其所以然而然而復歸於無此盡人體天而同乎道者此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注曰道者萬世無弊應物得之者昌關良二

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 十七

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臣義曰惟道故能久久者道之常也道藏於無故能久身墮於形故有沒雖沒而不

殆着雖死而未嘗死況有妄作之凶乎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御注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悗怕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爲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臣義曰至治之世上無爲也知標枝然故天下同焉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徒知有其上而曾不

知上之何力於我也

其次親之譽之

御注曰澤加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

莊子曰舜有羣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臣義曰仁義之政施於有爲有恩可親而得以歸附有德可懷而得以稱譽雖治迹善於一時而道德之全已散於物假

其次畏之侮之

御注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

故侮之

臣義曰治不知要而事於形迹至於爲仁爲義而仁義之化有不得而行故畏之以刑威而治之以法制法出而生姦令下而起詐諸侯至於問鼎陪臣至於竊寶故曰

畏之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注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纒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當而不知以爲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臣義曰治不本乎道則上不信道至於假法制以立威而期人之畏而不侮信不足也上信不足則下有不信而曰以偷薄亂

之大者其孰能治
猶兮其貴言
御注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
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爲天
下道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臣義曰貴言則不輕於言言且不輕豈輕
於爲乎云爲不輕則信於道也以其不信
底亂故猶兮其貴言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御注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

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臣義曰涉於事爲而弊精神於蹇淺雖曰爲治而日底於亂治不以道故也本乎性命而遂生成於自然雖曰無爲而帝力何知貴言則治之以不言而化之以道故帝王之功應世之事既成既遂而百姓莫得而形容皆謂我之自然豈知上之治哉知有其上而已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注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臣義曰大道無名物我俱泯復於至無不容聲矣有仁有義離道已遠德之分也仁以愛人而未能遺人義以立我而未能忘

我仁義之名立而我人之爲累嚮於事爲而道之所廢也

智慧出有大僞

御注曰民智力竭則以僞繼之

臣義曰以知之智以心之慧將以籠絡世變出而有爲則民以智巧交相勝而僞亂起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御注曰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莊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臣義曰六親和則不知其所以爲孝慈也
國家治則不知其臣之忠也惟和與治則
孝之與忠亦常也無孝慈然後有孝慈之
名有不忠然後有以稱其忠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陪

御注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爲德是
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喬詰卓鷙之
行驁愚而明汚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
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絶而棄之與道

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臣義曰聖智之名離道而分於德也民性喪其真純而離於樸古故聖智出焉聖以能化爲體智以知人爲用上以聖智臨下則民爭事於聖智之迹而不知所自貴者

良二

二十一

逐末反本棄爲民害聖智無所用而退藏於絶棄之域則民將自得於大順忘所慕尚而足於性分故其利博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注曰孝慈天性也蹙蹙爲仁踶跂爲義

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絶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臣義曰孝慈者仁義之實也仁義之名立而民性失矣民性本足乎孝慈而累於仁義之名諄諄子子名實交糾所以亂性惟絶棄於仁義之迹則民將渾然完其天性誠焉相與而忘其情僞故復其孝慈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注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有欲利

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
臣義曰尚巧則竭其智而無所不至何恥
之有尚利則貴其貨而期於必得何義之
顧巧絶然後民食力而易足利棄然後民
用儉而有餘故盜賊也何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注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
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
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
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

故攘棄仁義絶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攘
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
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揉文者莫若質故
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
巨義曰聖智仁義巧利三者文存質滅故

民失其利孝慈不復盜賊多有由信不足
而文具爾故有所棄絶棄絶其文則天下
不至於失真而流僞故老氏祛其文弊而
使之反本令有所屬也見素抱朴少私寡
欲所屬如此

見素

御注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則純粹而不雜

臣義曰性本純素動爲物染則雜而不一性靜則純一無物自見如此故曰見素

抱樸

御注曰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未嘗斷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樸者木之渾全而未散於器者也

民性全於自然而未嚮於物一而不變守
而不脫故曰抱樸
少私寡欲
御注曰自營爲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少
私寡欲則定乎内外之分辨乎真僞之歸
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良二 二十二
臣義曰私欲勝則失已於物也少私寡欲
則内省物輕知所自貴而全乎天德德全
而復乎性初何事聖智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御注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悉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絕學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任其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故無憂

臣義曰全於天者無待於外故絕學是非

無涯妄知妄見分別無已故多憂學絶則
無事於思慮完復其精神而不爲聰明之
役任其性命之真何適而不自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注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
良四
而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
在宗廟朝廷與犬夫言不齊如此遏惡揚
善唯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
匡義曰唯阿善惡情妄所分相去無幾復
何所較唯阿皆聲之所出也善惡皆性之

所起也聲之與性一也以唯爲恭以阿爲慢以善爲是以惡爲非皆屬乎妄爾達觀玄同夫復何異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注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畏天之威

臣義曰無爲體道物我兩忘何憂懼之有

涉經世之迹則吉凶同患於民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不自異於人而憂樂與民同之也不畏所畏能無患乎

荒兮其未央哉

御注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

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唯達者知通爲一

臣義曰事爲之域情變萬殊相代相推無有終已擾擾之緒起於無涯荒乎其大無有央極唯冥於一者物我兩忘妄情頓盡

而知通爲一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御注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敷榮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悅厚味以養口體如覩高華以娛心志恥樂之從去道彌遠

臣義曰世故物變紛糾萬緒日起無窮其來無際荒兮未央學道者深所厭謝惟體道者不累爾聖人經世而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而繼之以荒兮其未央則雖聖人猶

以事爲畏也衆人徇物失性離靜涉動而
喪其自貴之至味至樂而恥逐於事爲之
末熙熙而不知其所以爲累也故於外遊
未徇自爲得味而甘心焉故如享太牢自
爲得趣而娛心焉故如春登臺

良四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御注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乎
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踈戚一視怕兮
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嬰
兒之未孩

臣義曰獨然忘我而遊夫性初怕然無物而物未兆朕故若嬰兒未孩心致於一而未萌欲慮性全其真而不見踈戚

乘乘乎若無所歸

御注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臣義曰乘理以適其事物之變而無係累偏倚之嚮也

衆人皆有餘

御注曰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貪生而慕利

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
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臣義曰衆人矜攬物僞得其味樂故有餘
我獨若遺
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臣義曰聖人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注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臣義曰大智者若愚以其不用智而無以

知爲故渾乎至純而機心不萌精一之至
而與道默契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注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爲明而其明
也小察察以爲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
而傲倪于一世之習則惛然若亡而存悶
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臣義曰昭昭察察此世俗以小智自私如
此若昏悶悶則無所用智物我大同惛然
若亡悶然若鈍

湛兮其若海

御注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

臣義曰性海湛然深不可測廣不可極道之體也

飂兮似無所止

御注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臣義曰有物則有止有止則有係而不能通無物則無止無止則無著而無所不至道之用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注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衆人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都爲美謂野爲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良四

臣義曰墮於形器則可用可用之物則物於物者也物至於加飾而可美尤爲用而不棄者頑則無飾鄙則不美此我之所以無用於世而世與我相忘矣

五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御注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臣義曰人生於道日構於物喪其真性而不知返本失其所自生而不知其所養此所以貴求食於母求於母則歸於道而復其性食於母則養於道而全其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注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臣義曰道妙於無固不可得而形容德繼於道故道因德而後顯謂之德得於道者也德至同於初則復與道爲一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御注曰道體至無而用廼妙有所以爲物然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見惚者有數

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爲物

臣義曰道之爲物混成者也是謂無物之物恍兮有象其象不可見惚兮有數其數不可推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良四

六

御注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臣義曰恍惚者非有非無也由惚而恍中有象焉自無而入有也由恍而惚中有物焉自有而歸無也雷風水火爲象爲物自無而有自有歸無其成變化其行鬼神而還復至道故曰是謂道妙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御注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臣義曰精兆於天一爲形生之本故繼於象物之後言之惚恍恍惚有象有物言道

之體也窈冥有精則萬物所生之始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御注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
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無間故其名
不去

臣義曰一而不離全乎天德真之至也一
而不變其受命如響信之至也自古及今
則無古無今其名不去所謂常名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真

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正義曰物以美成謂之甫萬物之美遷易無常故衆甫之變日遊而不停也其精之真一而不離常存而不去故可以知衆甫不常之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臣義曰無心於物忘形於我故能順萬物之變委蛇致曲而不與物迕則物莫之傷而足以全生矣

枉則直

御注曰遺佚而不怨陋窮而不憫故內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臣義曰直將以求信也順物之枉而不自

有其直故内直而不失其正非枉已以求直也苟執已之直而不能順變非所以求信

窪則盈

御注曰無藏也故有餘

臣義曰窪則坎下而水之所鍾故常盈坎小常盈而無藏故有餘

弊則新

御注曰冬閉之不固則春之不茂

臣義曰弊於冬新於春物理如此

少則得多則惑

御注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爲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大惑

臣義曰道德性命不離於致一事物云爲其來萬緒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御注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爲天下則動而爲天下法

臣義白少則得乎性命之理多則惑於事物之變是以聖人抱一而不離於情體道盡性而玄同物我而爲式於天下不自見故明

御注曰不蔽于一已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

良四

九

臣義曰自見者蔽於一曲不自見者合而爲明

不自是故彰

御注曰不私于一已之是而惟是之從則

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臣義曰自是者失人不自是者能任人能任人則惟是之從而功顯業著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臣義曰自伐則滿假而人不與之爲功不自矜故長

御注曰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莫與汝爭能

臣義曰自矜則耀榮而人不與之成能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臣義曰有已則有爭忘已則物莫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御注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

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臣義曰虛已以遊世致曲以應理順物之變同於大順而不與物迕得道之全也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至於不爭皆所以致曲也其明其彰其功其長至於天下莫能與之爭可謂誠全而歸之也誠全而歸之故可以保身盡年而不知其盡也

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御注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臣義曰希則疏於物而不與物偶者也故能獨立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自然則無所因而然者也有所因人爲也無所因天理也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注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類之自濕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風驟雨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臣義曰風以鼓散爲化雨以潤澤爲利其氣和其時應任萬物之自化自利爾故能長且久也飄風驟雨其氣勝其至暴傷二氣之和繆四時之令故物爲之害天地爲此且不能終乎朝日之久況人乎此所以

要復乎希言自然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御注曰希則無所從事無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爲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爲難知爲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迺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或倚于一偏或蔽于一曲道術爲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
其得之也適所以爲失歟
臣義曰道者物我俱忘太虛之中凝然獨
覺而復於常無道且强名何所從事有所
從有所事則離乎道而涉乎形器而爲人
爲之僞彼以道爲難知難行故同之有得
有失至於心苦思慮形勞枯槁終身從事
役其天真而不知返故道德失三者認之
爲道屈已從事求其所同各得其得其所
得也正歸於失不冥於希

信不足有不信

御注曰信則不妄妄見真僞以道爲真以物爲僞則於信爲不足故有不信悳施韓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臣義曰道藏云無聲之表其希至真得於此者信之至也降於此信不足故也信不足則流於妄而遠於道而下益不信皆失常性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注曰跂者欲立跨者欲行違性之常而
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爲循則有足者皆至
臣義曰道有常也惟常可以復道跂者跨
者不立不行則失常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
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注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
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善喪厥
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

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臣義曰能忘者忘已且忘人也忘此且忘彼也無所不忘而在道故能明能彰能有功能長苟有已而不能忘至於色泰志淫

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行之贅物之棄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御注曰修於性則盈天之所虧變人之所惡故有道者不處

臣義曰不能虛心集道而自盈於物假忘

其性分之常益其餘贅之有物或惡之此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注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臣義曰謂之物者見乎恍惚混然而成是道之爲物也混然冥一成焉不虧道體之

全生天生地天地之所本也

寂兮寥兮

御注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

臣義曰不涉於動者靜之至不交於物者一之至

獨立而不改

御注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臣義曰不與物對凝然而立於獨自古以固存故曰不改

周行而不殆

御注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臣義曰道爲萬物之所共由而物無非道則道無乎不在故曰周行不殆

可以爲天下母

良四

御注曰萬物恃之以生

臣義曰謂之有物道之有名也有名故爲母萬物所由以生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御注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十四

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已
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名
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臣義曰道體常無故無名以其無不通也
故字之以道以其無不周也故强名之曰
大
大曰逝
御注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臣義曰大而無所不往故也

御注曰應而不窮故曰遠
臣義曰逝而不已故應而不窮
遠曰反
御注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
中體方名其大則偏覆包含而無所殊易
良四
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
十五
則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邇
則靜而正也
臣義曰逝不已故遠遠則必反反則歸復
於道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御注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臣義曰天地之覆載冒於道也王位於兩間輔成天地之宜以育萬物天統地道統天莫大於四者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御注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

爲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臣義曰道物物而非物於物也謂之有物道之中體也故與天地王皆未離乎域中之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御注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其所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臣義曰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自然者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非道之全也惟道出而應物故下法焉四者各有所法非有先後亦莫知其所始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良四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十六

御注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爲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爲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臣義曰重能任輕而輕不足以任重故重為之根而輕可舉矣靜能制躁而躁不足以制靜故靜為之君而躁可定矣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者言無時而不重也豈可輕有云為哉重則難動難動則慮一慮一則周周則無殆於事輜重行者藉以自給故不可離也內重則物輕矣故耳目之欲不能亂貴勢不能搖死生不能變故雖履畏塗復何所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注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臣義曰樂物者悅外故心馳於榮觀恬養者凝和故身寧於燕處故雖有榮觀曾不

如超然於燕處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憑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臣義曰人君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故不可

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注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
犯分故失君
臣義曰重靜則有制而君臣之道得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御注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臣義曰不行而至者善行也道自行於天
下而我無爲也故無轍迹至德之世不尚

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神化不知
何迹之有
善言無瑕謫
御注曰和以天倪因是無窮故無瑕謫言
行之大始於變議而終於成變化惟聖人
爲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
迹之可尋言無瑕謫之足累
臣義曰不言而諭者善言也不言故無瑕
謫聖人牧聰明於旒纊而寄視聽於天下
恭已南面而事遂於百姓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

善計不用籌算

御注曰通於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臣義曰冥於一致循天之理彼擾擾萬緒

良四

孑然能應何假籌算計之善也

十八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御注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臣義曰收視反聽歸休襲明神與氣復氣與道會善閉於在我者如此止邪於未然

絶惡於未萌俾不肖之心無自而生善閉於在物者如此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御注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臣義曰上以至信結天下而天下足於信至於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孰能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注曰善者道之繼冥于道則無善之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無迹因其常然而已世

良四

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淡寂常之性而日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十九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為以神化天下本五善以致用救人於未病救物於未傷且不示其救之迹而民亦莫知其何力於我

各安其生而已
是謂襲明
御注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
不耀
臣義曰我不示其所以而人莫知其然故
襲上之五善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注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
之爲利
臣義曰有善而後見人之不善故善人爲

不善人之師有不善然後見人之善故不善人爲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御注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臣義曰善惡明而情僞起天下始不勝於治故無貴愛然後善惡兩忘彼是一實而玄德全矣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御注曰道之要妙不覩衆善無所用智七
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臣義曰有知則有物而不知無物之妙雖
曰智於道大迷道妙本此故謂之要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四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五　　良五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道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御注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爲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

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臣義曰雄以陽故動而剛雌以陰故靜而柔夫動則嚮於有爲靜則本乎有守動而不失其靜故知其雄而動以時也惟靜可以制動故其守在雌而不以剛勝雌靜而下人故爲群動之所歸如彼谿谷者納流資物不見其乏德至有常一而不離靜之至也復歸於嬰兒者德復同於初矣

良五
一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御注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
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
是則是傚樂推而不厭故爲天下式正而
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
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
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
爲天下式曰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
德之見于事以中爲至無極者德之復于

道不可致也

臣義曰白之爲色未受染也照以天光昭然而明黑之爲色不可變也復乎玄冥黙然而契故黑在所守而白不可不知也知白而守黑則虛已而不自用其明致一而有以契乎道以是爲式久而不差如彼寒暑天運不惑故復歸於無極謂之有極則不離乎中謂之無極則無所不至無所不至復乎道者然也

良五　二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御注曰性命之外無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爲榮以失爲辱以泰爲榮以約爲辱惟聖人爲能榮辱一視而無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爲紀亦虛而已爲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廼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廼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爲稱故抱樸而天下宜

臣義曰聖人虛己以應世知物之爲榮而

不見可欲其守在辱而不爲物先不爲動始應於彼而已故爲天下谷其體中虛其應無窮德至於此足以贍足萬物而不見終始德之足也樸者物之全道之體也備道然後可以返樸

樸散則爲器

御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爲二

臣義曰物以混全爲樸適用爲器樸散則

判道之全爲器則物爲之用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御注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
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
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
良五 三
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臣義曰道全於樸性之一也器殊而用異
材之別也聖人分職帥屬爲之官長在乎
善器使也
故大制不割

御注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刻雕衆形而不爲巧

王義曰聖人因人材而器使之以爲百官之長而聖人無爲以制天下而無所用其力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爲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

取天下而爲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
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泰失之强
殆謂是歟

臣義曰有所取則物或奪之有所爲則物
或敗之天下謂之神器非有心者之所能
取非有力者之所能爲聖人無心而復乎
無爲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天下神器

御注曰制於形數圍於方體而域於覆載
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爲之者

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

臣義曰謂之神非有形也謂之器非無形也有形無形皆不可得惟體道者得惟體道者得之非智力所能爲所能執也不可爲也

御注曰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

臣義曰墮於器故爲不器者所用爲之以無爲故天下爲之用爲者敗之

御注曰能爲而不能無爲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爲敗

臣義曰爲之以力則力必竭故困困斯敗執者失之

御注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

良五

行是謂違道

臣義曰時徙不留道與之化執而不通失時之利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

隳

御注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强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墮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臣義曰有行則有隨有噓則有吹有强則有羸有載則有墮物理之固然也惟聖人不累於物而獨立其上故不與物遷徙而

善運神器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注曰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
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券內而
已若是則豈有爲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
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臣義曰聖人知行隨吹噓強羸載隳不一
之物理故知甚則變奢則窘泰則否故務
去之而無滿假之累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善運神器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注曰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
累故無益生無侈性無泰至游乎券內而
已若是則豈有爲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
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臣義曰聖人知行隨吹噓強羸載隳不一
之物理故知甚則變奢則窘泰則否故務
去之而無滿假之累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御注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
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
而已故不以兵强天下
臣義曰兵凶器也所以輔德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故爲德之末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於王前故當以道佐主
其事好還
御注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臣義曰强必弱其勢然也況以兵取强於

天下其能終强耶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注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臣義曰師之所處破亡民業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氣傷天和故陰陽乖而凶年至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

御注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强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

和不在衆

臣義曰勇於强取必勝者衆人之所謂果不敢取强而果於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而已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

御注曰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强

臣義曰果於勿矜故足以成能果於勿伐故足以成功果於勿驕故不盈而善勝果於不得已故不輕而善動其果如此故能有成何以强爲

物壯則老

御注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臣義曰盛則有衰物化如此是謂非道

御注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臣義曰道以柔弱爲用故亘古今而不變

物以强自累其生非道故也
非道早已
御注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臣義曰形非道不生外乎道故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注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
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臣義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器之不祥如此故爲物惡有道者不處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注曰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陽良五爲德陰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八

臣義曰陽以生爲德故貴左陰以殺爲刑故貴右尚殺故爲不祥之器尚德故爲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御注曰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淡爲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臣義曰殺以止殺豈得已也兵非所樂故不美不美故以恬淡爲上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注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然之所歸禍之所奪

也

臣義曰樂於殺人不仁甚矣不仁故嗜殺而人無所自生故爲怨禍之府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良五

九

御注曰易以師爲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君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臣義曰仁人之於天下無彼我之異無遠

近之殊一視同仁故惡佳兵爲不祥之器
以哀禮處軍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
以哀禮處之豈得已而用之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御注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臣義曰生天生地者道也道常於無何名
之有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御注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

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臣義曰道未散於形器故曰樸樸妙而小萬物莫不尊之其孰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御注曰道足以爲物之主則物將自賓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

臣義曰道之樸渾全於一者也侯王致而守之以爲天下正則物不召而自至復於

無者道也嚮於有者物也故道爲物主而物服於道而歸之故爲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注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

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臣義曰侯王得一而守之所以調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故天地之交感陰陽和應

甘露之降均於天下孰使之然哉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御注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
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澆淳散樸而莫之止
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
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
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
止不殆
臣義曰道全於一爲樸樸之始制有名名

起於一自一之萬而物莫不有名正其名順其理斯可以知止矣泥名著有隨物遷徙往而不反涉世累之患忘性命之真而失其所安豈不殆哉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良五

御注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爲哉因性而已矣

十二

臣義曰性一也出乎道之大全則性與道

皆冥於一散爲川谷會爲江海水何有異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注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內不能自見其聰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臣義曰私已見以知人而得人之審故曰智智雖因於天而有人爲預焉故於已之見則昧自知者明

御注曰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内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目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臣義曰知物則逐妄自知則返本返本則虚一而靜惟靜故明足以鑑天地照萬物

勝人者有力勝者强

御注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已之私以直養而無害者自

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無悶無往
而不勝所以爲强
臣義曰以力爲勝勝人者也以强爲勝自
勝者也勝人則人有時而不勝自勝則物
莫能敵故爲之强嗜欲之至利害之摩威
良五　十二
武之所臨富貴之所誘貧賤之窘死生之
迫無所動其心此所謂自勝也
知足者富
御注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内游
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臣義曰不自足者歉然求之無厭而未始有足也足於我而無待於外富孰加焉

强行者有志

御注曰自强不息斯志於道

臣義曰强於自勝行而不息有志於道者如此

不失其所者久

御注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從者可暫而已

臣義曰抱一不離氣守不亂神全而遊夫

物初故復乎道常
死而不亡者壽
御注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
良五 十二
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之
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
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
夫無古無今而入于不死不生者孰能與
此

臣義曰有生斯有死有死則有生死生猶朝暮之變爾物之出入於變化者皆然也聖人達死生之變通晝夜之理雖形體順變而性覺湛然莫知其極蔽蒙之人迷愚抱執則雖生也其猶死爾達觀忘形神全於一不見終始雖云其死孰知其亡故曰壽

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御注曰泛兮無所繫輳故動靜不失往來

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臣義曰道無乎不在故汎然無所不之左之右之何係之有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御注曰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居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道者萬物所恃以生者也道生萬物而未始或辭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何功之居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御注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
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
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
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
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
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臣義曰道徧覆於萬物而藏於至無末始
出而主之也故曰不爲主常無欲則與物

辨而復於至幽故可名於小矣萬物鼓舞於道而爲之歸往未始知其所以爲主也與物交而顯於至變而物所不能知故可名於大不爲主者道也不知主者物也物不足以知道而所可見者大而無方爾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曰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已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爲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臣義曰道以不爲主故萬物歸往焉而不

知故可名於大是故聖人不自大所以能成其大者體道故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御注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爲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臣義曰大則有形象則有像故以執言之聖人體道無爲夫何所執出而經世則道

之所運文之所示蓋有象焉執其象而不示之以迹而天下化其道故爲天下之所歸往其象也本乎道故謂之大

往而不害

御注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無所用之何害之有

臣義曰天下歸往則投迹者衆以迹治之所以爲害聖人無爲於上而遂萬物之自然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得使天地之間幽之陰陽鬼神

明之群生萬民各適其性無所往而不利故曰不害

安平泰

御注曰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臣義曰往而不害則無所往而不自安安則底於平而同於道是道之泰也故安而後平平而後泰

樂與餌過客止

御注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乎

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臣義曰樂以聲感人餌以味悅口以其所
美感移於人而心爲之留其不能自解如
此
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良五
十二六
御注曰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
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
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
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

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不可既

臣義曰至道無味無見無聞而復乎至無以無應有從體起用故用之不既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御注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歙散也其

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覩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于午陰凝於冬而陽生于子勾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良五十七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氷之至消息滿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臣義曰陰陽之運萬物之理其盛衰強弱盈虧成敗旋環無已必有幾焉發於至微聖人研幾得乎先見故能微明是以固張

以歙其張固强以弱其强以彼興之不義也又固興之則勢自廢也以彼取之不善也又固與之則勢自奪也然則剛强在彼柔弱在此而强者必折理之自然也聖人所以酬酢萬變成天下之務而物莫知其所由然者以此道也

是謂微明

御注曰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爲甚著楊雄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觀而衆莫知

臣義曰無形之中獨見有焉其微如此而

萬物之理藏乎其間研幾先見探賾得之蓋已甚明賢人功用同乎造化而衆何以知歙張弱強廢興與奪微明如此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御注曰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虺風之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蹈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

臣義曰以剛勝剛其剛必折以強制強其

强交傷柔則不爭而物莫與之爭弱則不敵而物莫與之敵故剛之與强反爲柔弱之所勝理勢然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注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

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于淵君見賞者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者則人臣乘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强也蓋有妙道焉能窮

海内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務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臣義曰魚以深淵藏其身脫於淵則制於人國以利器藏其用示於人則不能制人聖人運化機於不測斡至權以適變宰制天下役使群動而神德妙道物莫得窺其涯略至於智名勇功不可得而形容則賞罰治具孰得有倒持之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御注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臣義曰道常無爲者道之體也而無不爲者道之用也道不爲而自然付當萬物而

良五

無不爲也

十九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爲無爲之境而爲出于無爲化貸萬物

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曰自化

臣義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侯王體道法天治之以無爲而不廢其所爲見其無不爲而實未嘗爲因物之理乘時之適我何爲哉道爲之守爾我以道化萬物而萬物化其道而莫知其爲之者故曰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御注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

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無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僿者莫若忠爲是故也

臣義曰上以道化天下萬物化上所守之道而不知其所以化亦將復乎性命之常而同然皆生於無爲之域故謂之化作則有爲也欲作則將嚮乎有爲而流於僞以無名之樸鎮定其志泯其欲作之妄而俱復乎天性之渾全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御注曰季真之莫爲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

臣義曰道强名也忘其所守之道祛其欲作之心謂之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不欲之欲且又忘矣忘其所忘所以反乎無物物我元同何欲之有

良五　二十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注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欲以靜則不失其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

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爲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臣義曰不欲則心復於無以靜則虛一而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自正天下至於各正性命道治之極致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御注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臣義曰道乃彊名復於常無故無方體德有所得繼道之失故有成虧無得爲德冥於一致則德與道渾乎無名有得爲德至

於自私則德與道明然可辨仁者得之爲仁義者得之爲義即理爲禮即知爲智德之所受所施其名可辨而離遠於道惟全德者實無所得而未嘗異道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良六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以有德臣義曰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德全於性

與道渾一而未始或異無得於道而道自得也故德周萬物而無累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注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臣義曰以德爲得以得爲執有之不失離道遠矣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御注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臣義曰無爲則無得於道也無得於道則

復於至無而無以爲也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注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
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
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
之而弗得故無以爲屈折禮樂吁俞仁義
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故有以爲
臣義曰有爲則有得而道也有德於道則
不能無爲而勢不自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注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爲

臣義曰德無不容而仁迹行焉無事於作故無以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注曰列敵屢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乎

臣義曰有我可立有事可制仁有不足道無不理而義功著焉爲可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御注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爲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臣義曰禮曲爲防事爲制節文仁義發乎

容體雖名止邪之具然尚往來先報施以
其繁縟迭相責望此實爭亂之端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御注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
致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
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
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
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亨
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

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臣義曰有得於道道之失也有爲於仁德之失也相噓相濡仁之失也有制有介義之失也文滅質博溺心而忠信薄矣禮之所制者外所事者迹所拘者繁文則所本者末也此虛僞日滋爲亂之始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御注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爲鑿揣

而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爲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臣義曰道以不知不識爲本而貴乎無以知爲也故以智巧爲末華草木之末也華盛則本衰矣事於智巧豫事而識則去本遠矣故爲道之華以知爲智茲所以爲愚之始

良六

四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臣義曰本乎在我者此也道之本也本乎在物者彼也道之末也本則言其厚而實末則言其薄而華取此所以處厚而居實

去彼所以不處薄而厚居其華知所去取
是謂大丈夫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
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良六

五

御注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
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
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
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

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眛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於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臣義曰昔則近古今則嚮事近古則言去

道未遠天地神谷侯王皆本乎道故以昔言一者道之朴也至虛混全至精未散氣復於元故天得之純粹而不雜故其體也清地得之靜止而不變故其體也寧至幽之鬼神得之則其靈不昧至虛之空谷得之則其盈不窮萬物得之精全其生侯王得之爲天下正皆本乎道其致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

御注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

良六

六

千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蹶乎

臣義曰天清於一無以清則裂而不能廣覆地寧於一無以寧則發而不能厚載神靈於一無以靈則歇而無所示谷盈於一

無以盈則竭而莫能應萬物生於一無以
生則滅侯王正於一無以正則蹙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御注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
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
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臣義曰貴而忘賤其貴蹙矣高而忘下其
基危矣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
非乎

御注曰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
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蹙
其以此乎
臣義曰侯王知所本在賤故以孤寡不穀
自稱而不以貴高自累故能保其貴

良六

故致數譽無譽

七

御注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彊而不
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
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而無實之毀
隨至所以無譽

臣義曰知一則知本故能自賤自下而韜乎至貴苟自高自貴數以求譽而無實之毀其能免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注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而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臣義曰王石性正一而不變者也一而不能變是物也非所謂得一者也得一者曲應萬變酬酢無窮而無所底滯而心未始或離於一孰得而貴賤之也如玉貴之也如石賤之也玉石不能變貴賤蓋已定非所謂通於一者也故曰不欲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注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彊弱相濟夫

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靜
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無非我故曰
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彊道之妙
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爲大勝
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之
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
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
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
極而歸無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
也彼蔽于莫爲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臣義曰道以虛靜爲正故以動爲反動離乎靜而復反乎靜歸根反本也道之動如此道以不爭爲勝故以弱爲用柔之勝剛弱之勝彊道之妙用寓焉天下之物本乎至一無生而爲有其見於有而復歸於無而無復生有是有無旋環相生而不可以相無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御注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

久至誠不息

臣義曰上士志道而信道篤者也故力於行而有所至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御注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良六

九

臣義曰中士見道不明故信道不篤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御注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以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

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
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臣義曰下士物於物而反乎道認幻妄爲
已有以至道爲虛假聞道之大故笑而不
信道不爲下士之笑亦不足爲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御注曰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豐
智原而不示龔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臣義曰明若日月之明昧若昧谷之昧明
而復乎無明不用明也故若昧

夷道若類

御注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臣義曰夷則得其平類則結而止道以不平爲平故若類

進道若退

御注曰顏淵以退爲進莊子以謂坐忘

臣義曰爲道日損故若退

上德若谷

御注曰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而不藏經曰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臣義曰虛而能容體道者也故曰上德能應能受故若谷

大白若辱

御注曰滌除玄覽不覩一疵大白也處衆人之所惡故若辱

臣義曰大白不受色潔乎至純者也若辱納汚之謂也

廣德若不足

御注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爲有餘故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

方之家

臣義曰德之容也廣不可極可謂至矣若不足然此德之益廣與道無窮也

建德若偷

御注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臣義曰聖人不得已而後起其有所建也因時任運若偷墮然不急急於從事故德之所建彌大

質真若渝

御注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

而不淄

臣義曰靜一不變朴乎其純精藏於一全乎其真任彼萬變其質常真真之至也至真而世莫知其爲真其藏深矣故若渝

大方無隅

御注曰大方者無方之方也方而不割故無隅

良六

十二

臣義曰其方有隅言其在器大而無隅道之無方大器晚成

御注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臣義曰惟大器有遠慮不速成故不益生不助長急於求用淺器之所為也

大音希聲

御注曰動于無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臣義曰大音德之不聞故其聲也希

大象無形

御注曰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無形

臣義曰無象之象道之全體本於常無何

形之有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御注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乎道故寧而不費

應而不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勤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其餘事猶足以為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臣義曰道之體復於至無道之用藏乎不測明之者若昧象之者無形其隱如此故不可以知索不可以形求孰得而名之貸者應彼之乏予而求復之謂也道應乎無方贍乎萬物成其所自成無有終已物之所得復歸其本於此無與於彼無費故曰善貸且成

良六

十二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御注曰泰初有無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

臣義曰道常無名一之所生氣之混也

一生二

御注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

臣義曰一氣分而陰陽之氣辨天地之所

生

二生三

御注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

臣義曰天地位而沖氣之所生故三才具

矣

三生萬物

御注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臣義曰有陰有陽而沖氣以爲和物得以生號數謂萬其可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御注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享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莊子曰

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物生焉

臣義曰萬物賦形天地間稟氣於陰陽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沖氣之和所以生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御注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已極而返已滿而

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臣義曰侯王位乎貴高者也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者也王公居尊位而稱人所惡知滿損之理而要乎不失中故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失於偏毗要適乎陰陽之和故

明損益之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注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蝕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

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臣義曰益之則損損之則益天地盈虛陰陽進退理不外是此王公稱人所惡得損益之道而與時消息所以位高貴而不蹙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御注曰以彊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彊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

教父

臣義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陰陽有進則有退有退則有進物之變化陰陽之盈虛其理故然理之所在義教師也彊制弱剛制柔人之所教也彊梁者之好爭是彊於有我以彼之不我勝任彊而不自反者故卒爲彊者之所勝而不得善其死知其說者鑒彼消息盈虛損益之理爲教之本有父之道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御注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
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臣義曰剛則不能通於物而易折故毀於
堅剉於銳至柔則與物無迕逆故能入物
良六
而有爲而至堅者爲之用馳騁而不知也
十五
無有入於無間
御注曰莊子外篇論蘷蛇風目之相憐而
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
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爲無方也内篇論養

生之主而況於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餘然則入於無間非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其孰能之

臣義曰無有則物我皆無有也物我皆無有則體神而冥於道故妙於無方遊乎無朕

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御注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茲

所以爲有益

臣義曰經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蓋道之妙用藏於不測豈事於有爲也有爲者勞形以事精虧其生何益之有一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御注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臣義曰體神而其教不言盡道而其益無爲至於天下賓萬物化誠希及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注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

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爲徇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臣義曰失性命之理累名利之域而不知返者不知親疎多寡之辨爾身在我者也至貴至富所自足而無待於外也名貨在彼者也物之儻來寄爾喪其在我徇其在物至於殘生損性愚亦甚矣且身親於名矣身之可忘則名其可固耶身多於貨矣身之不有貨其可累耶則孰親孰多有道者又在所不許

得與亡孰病

御注曰列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

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貴之軀病孰甚焉

臣義曰於物有所得則得之者在外於我有所亡則亡之者在內內省則外輕而無徇逐之苦喪失之病貪得不已至於精虧而不全其生形勞而不舍其神其病也爲甚

良六

十七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御注曰無慕於外則嗇而不費無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

一王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臣義曰取予積散必至之理然物有所愛則心爲之役而神爲之費物有所藏則神爲之勞而生不能厚

知足不辱

御注曰處乎不遜之度何辱之有

臣義曰足乎所自得知其自貴者也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御注曰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故無危殆之

患

臣義曰知止於性分之內而無求於外故無世患

可以長久

御注曰物有聚散性無十卜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容乖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臣義曰知足則心復於虛知止則神舍於靜虛以集道靜以復道故可以長久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六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七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御注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聖之時

臣義曰大成者言乎道也道之大成孰得

以見其全故若缺若缺者不見其成之謂也成而不見其所以爲成故其用不敝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御注曰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盈也虛以應物沖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

良七

一

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臣義曰大盈者言其德也德之大盈則其用也坎然若沖若沖則其用不窮蓋有其德而居其盈則窮矣

大直若屈

御注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直不求其肆故若屈

臣義曰曲以應變周流不居而不與物爭直物亦莫見其直而未始失其直大巧若拙

御注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覩其妙故若拙

臣義曰雕刻衆形未嘗有爲也一無所爲而巧成在物大巧也不見其所以爲而莫覩其妙故若拙

大辨若訥

御注曰不言之辨是謂大辨惠施多方其辨小矣

臣義曰言以明道也未若不言而道自明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御注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於陰陽而不適中方且爲物汨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臣義曰躁則熱中熱中則雖寒可勝靜則心清心清則雖熱可勝惟寒與熱陰陽之氣也而躁靜之心勝則寒暑爲之不知故何所正也氣復於一故清而不雜神抱於一故靜而不亂惟清與靜致一者也故爲

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御注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臣義曰有道則無欲無欲則無爭故却走馬民務本而樂業故不辭賤事之作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注曰强凌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臣義曰戎馬生於郊則荒田萊而蕪五穀弱寡者凌暴於强衆故不能正疆界則民良七

失其所可知矣

罪莫大於可欲

御注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臣義曰無可無欲心之忘也有可有欲爭之始也欲而可之不得其欲則爭爭則亂罪莫大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御注曰平爲福有餘爲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臣義曰不知足則其欲無窮故禍之至也不可解

咎莫大於欲得

御注曰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臣義曰得其所欲則人各求得而獲各於衆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注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泰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臣義曰無厭之求天地所不能足知足乎性分之內則無欠餘而常自足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御注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户心潛於神明無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玆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良七

四

巨義曰出戶而知其所可知爾窺牖而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以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

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知知故無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物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臣義曰出則離靜而之動彌遠則不能求復其初出彌遠知彌少理在於是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御注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爲而成

良七

臣義曰不離當體盡矣知見何俟出戶窺牖也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

五

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爲而爲成其所自成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御注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

正義曰爲學所以求多聞也多聞所以窮理故要乎進益

爲道日損

御注曰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日損蘧伯玉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臣義曰爲道所以致虛也致虛所以盡性故要乎日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御注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臣義曰盡性則極乎至虛而物我忘矣忘其所忘而命復乎泰初故無爲以復道之體無不爲以盡道之用故靜則聖動則王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

御注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

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臣義曰天下者道妙之所在神化之所爲故謂之大物謂之神器惟有道者天下之所歸而未嘗以事爲事也無事而事而復乎無爲故天下所以爲我治及其有事則將以力取天下而卒底於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注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爲心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良七

巨義曰聖人以無心爲心故因時適變豈有常哉百姓之心隨時異尚聖人因之因其時以爲心故如鑑對形不將不迎示其妍醜如谷應聲不揚不抑緣其細大何以常爲

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注曰善否相非誕信相欺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僞兩忘是非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臣義曰聖人之於人無不善無不信故人從於善從於信而不敢違也蓋善惡信否

皆本乎妄情妄見私爲同異爾混一是非則無善不善元同信否則無信不信不善者亦善之不信者亦信之則無棄人矣故不善者將自善不信者將自信故謂之德善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憧憧爲天下渾心

御注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爲已則憧憧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臣義曰憧憧恐懼貌也聖人雖無常心而以道在天下及其應世未始不憧憧以爲戒蓋有而爲之不敢以易所以同民患也所以爲天下則其心渾然將以反朴復性同乎古始

良七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八

御注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爲心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

仁覆天下

臣義曰聖人以道渾一天下而心無異心故百姓之於上也注耳目以聞見於道而化於道聖人孩而視之以其心一而無事智巧所以返朴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注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天機自張與生俱生天機自止與死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臣義曰萬物之生死出入乎陰陽之化機而不能自已者也出而爲陽故爲生入而爲陰故爲死生於此者死於彼死於此者生於彼性無生死而自古以固存神之出入而形有生死故曰出入生死

良七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九

御注曰與死生爲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乎累

臣義曰出入於生死之機而與生俱生與死俱死而未始相離故謂之徒十有三者

鑒於形者有六麗於魄者有七出於形生淪於幽陰皆與之爲徒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御注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臣義曰有其形則有其生有其生則徇外而背理至於失性動皆之乎死地而不能全生亦以耳目口鼻四體心知之欲誘之至於死地而不自知雖苟得其生何異於死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注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桁楊者相接也形戮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知死之可哀者泥於有形而以死生爲累者也知其未嘗生未

嘗死者冥於一致而不以死生爲累者也
惟其以死生爲累故樂生而惡死以其樂
也故存生過厚而反害其生曾不知生之
爲有涯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良七

十

御注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其
天守全其神無郤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迕物而不憎物莫

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于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臣義曰有生則有死者因氣生精因精生神神存以使形神亡則形蛻此涉乎生死之域者然也善攝生者氣復於初精全於一神妙於無與道同體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出也不忻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化其入也不辭上與造物者遊乎一氣之混全方且以生為附贅垂疣以死為

決疣潰癰則誰蘄彼爲形乎誰蘄彼爲生乎惟能忘其生故無死地無死地則人之所畏者我何畏焉物亦莫能爲我之累矣爲我之傷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御注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臣義曰道復於至無而羣有待之以生德畜之

御注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臣義曰物生於道而各得於道故畜於德
物形之
御注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臣義曰萬物萬形各有得焉
勢成之
御注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臣義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勢成之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御注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所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臣義曰道爲天地萬物之本始故曰尊尊則貴矣足言也故道言尊德繼道之後而物莫能賤故於德言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御注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臣義曰道制萬物而不制於物故尊德繼於道而物莫能先故貴道不自尊也萬物之所尊德不自貴也萬物之所貴其尊其貴不斬然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良七　十二

御注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奥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

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臣義曰夫德之畜物之形勢之成皆出於
道道冒萬物爲萬物之奥故物之出入生
成作化覆被孰有外乎道者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生則兆於動出爲則効於變化長
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而
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刻
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曰
是謂玄德

臣義曰有所生有所爲有所長離乎道而見乎德者也惟其能生而其功不有能爲而其能不恃能長而其宰制之迹無所見故爲德之玄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良七

十三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御注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臣義曰天下有始道之一而已非天地之

始也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也一者有名之始故爲天下母氣之始者一也物之所自生有母道焉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御注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

臣義曰一之所起道之所以生物也得其母則知萬物爲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御注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

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徼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臣義曰莊周曰形非道不生則萬物本乎道而一之所生也知萬物皆母於一則一不可以不守能守一則身雖歿而神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御注曰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爲樂物無得而引之則樂

天而自得孰弊弊然以物爲事
臣義曰兌悅於外則心有所之門開其出
則神嚮於動其兌塞心致一也其門閉神
致靜也心一神靜此所以守其母也守其
母則復乎道而無所適而不自得何勤之
良七 十四
有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御注曰妄見可說與接爲構而從事於務
則與物相刃相靡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
功

臣義曰心悅於物徇妄逐末往而不返費其神用竭勞於事以求其濟愚孰甚焉以此喪精失靈夫何以救

見小曰明

御注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

臣義曰小與樸雖小同故見之曰明自知故也

守柔曰強

御注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

已故無不勝

臣義曰知以柔爲守則知所以自勝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御注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爲光攝用歸體則

良七

智徹爲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十五

臣義曰光者明之見於外者也聖人顯仁以應世光之用也藏用以復道明之復也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注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牧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與形諜成光者異矣

臣義曰用其光而不復則以我爲有而對物之無窮光用有盡而物爲身殃是目遺其殃也惟復歸其明而還復於樸故體常而不與物化是謂襲常真常之妙可以冥一而不可以顯取故謂之襲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御注曰道去奢去泰奢者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辯物而内以自知則深根固柢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臣義曰忘心者可以得道忘心則無畏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則有心於道矣故於施爲不能無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注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臣義曰夫道易知易行而無難者也若大路然其夷甚矣而民好徑用智巧趨速捷以求近功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御注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

良七

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

十六

非可久之道

臣義曰朝甚除則飾於外田蕪倉虛則本不恤矣飾外而棄本非持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

非道也哉

御注曰券内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爲榮不足以爲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奢豈道也哉

臣義曰棄本逐末徇外傷内忘其固有而有非其所自有忘其自貴而誇非其所自貴是謂盜誇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八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御注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臣義曰心有係則偏倚不中中則無偏係而善建者也故不拔

善抱者不脫

御注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臣義曰善抱者抱一也純粹不雜一而不二故能應變於無窮末始或脫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注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臣義曰建中抱一其施無窮其道冒於天下後世使之享福不已故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

御注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爲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上其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爾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爲外

臣義曰建中則無過不及抱一則精全不二以此修身德乃真也以此修家德乃餘

也以此修國德乃豐也以此修天下德乃普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道之真在我者也故以真修身身修然後推其德自家自鄉至於國至於天下而德彌廣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良八

御注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臣公義曰天下之理蓋有常然而各有極也

能盡之者不容私智故觀身者不外乎身觀家者不外乎家觀鄉觀國觀天下皆若是也異乎此非善觀者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御注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臣義曰所以知天下之然而盡天下之理者本乎中一可謂易簡因性循理而已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注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

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臣義曰人之德性本自渾全因物有遷薄而不厚惟物我兩忘而含德之厚精全不虧神一不二故復乎無知而心同赤子

良八

毒蟲不螫猛獸不攫鳥不搏

三

御注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臣義曰比於赤子則精全神固心復乎無

心而恐懼憂患所不能入固未始有震物
心也故物亦莫之傷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
之至也
御注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
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作合而朘之精
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臣義曰德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
形全神全者形不滯於有而氣為之變化
故骨弱筋柔而握固氣不感於動而精全

於一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御注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
沖氣以爲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
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源和得於天五
而爲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
命而失其赤子之心有精搖而不守氣暴
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臣義曰赤子形與物接而心常靜一其聲
之所發氣之所動爾非心使其氣而有動

氣之累故全精之一完氣之沖神不虧而
嗌不嗄故其妙可以入神其常可以復命
和之至也如此
知和曰常
御注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
良八　四
亡
臣義曰常者至真而常然未始或變也故
形雖蛻化之不一而性有所不立守氣之
純保乎泰和知其和而無所變故曰常
知常曰明

御注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臣義曰知其性有常而不變而未始或亡見道明矣故曰明

益生曰祥

御注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

贅禍福特未定也

臣義曰生理固全何事於益益之爲祥禍福未定

心使氣曰强

御注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

暴驟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也
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臣義曰心復於無則氣保於沖心使氣則
氣失於暴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御注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 良八 五
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臣義曰有壯有老隨時徙化形與之變是
物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有常不變其幾
道乎

不道早已

御注曰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臣義曰不以道則其生雖壯已失生理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御注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臣義曰道不可言也故知道者不言而默

識可言者道之粗也多言則數窮故言者不知道

塞其兌閉其門

御注曰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臣義曰塞其兌則心無悅於外閉其門則神不馳於物所以退藏於密也

挫其銳解其紛

御注曰以深爲根以約爲紀

臣義曰挫其銳鈍而後利也解其紛不爲物結也混深者不見其銳紀約者何事解

紛

和其光同其塵

御注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臣義曰和其光復歸其明也同其塵則混同於物也復其明混於物故能同其波

良八

六

是謂玄同

御注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于親疎利害貴賤之間爲哉

臣義曰至幽則盡妙至一則不二有無物我玄同一致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御注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僞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足天

下兼忘故爲天下貴

臣義曰物於物者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之也至於物我玄同則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自然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良八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七

御注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之正定兵之奇勝道之真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臣義曰治國以正定道之常也用兵以奇

勝道之變也取天下以無事道之真也侯王得一爲正而物莫不正國之治也兵以克變爲奇而物莫能勝兵之用也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無爲之君執左契而天下應之所謂無事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御注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令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則民彌貧

正義曰多忌諱則多事而多禁故民擾於

法而業不得安故民始亂而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御注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
非其道
臣義曰人以機械相勝詐僞萌生迭為朋
附罔蔽此所以滋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御注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
以亂俗

臣義曰尚伎巧則風俗弊於奇異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御注曰剋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臣義曰國家昏於人之利器相勝風俗弊
於人之伎巧相尚忌諱多禁民貧失業則
治國失其正而以多事擾天下也至於法
令滋彰防制密甚然後民益無恥矣民無
恥則無所不爲矣故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御注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雨

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臣義曰聖人體道無爲以性復性故民化於上而不知其所以化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御注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

臣義曰靜則致一而民皆一於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御注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無以擾之民將自富

臣義曰上無事則民有餘力安生樂業而民富足

我無欲而民自樸

良八 九

御注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同乎無欲而民性得矣

臣義曰無欲則無心上無心則民得其性自足於性分而心復於一全其樸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御注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臣義曰上以道在宥天下下以道自遂其生成上下皆正於一而復乎道上不見其有爲下不知其帝力悶悶如此

其民淳淳

御注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臣義曰淳淳者渾厚自如絶私欲復素業也

其政察察

御注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苛爲明此察察之政

臣義曰察察著明至纖至悉新政之舉以苛爲明也

其民缺缺

御注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故無全德

臣義曰上政察則民巧於爲僞傷於巧而不得其全故無全德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注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臣義曰否泰窮通禍福吉凶出入終始往返倚伏如循環然無有窮極惟安於時分故禍福之來任其自爾豈有常耶

其無正邪

御注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

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爲天下之至正哉

臣義曰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知美之爲美斯惡矣夫混於至道而莫知所以然孰有所謂正也況禍福無極孰爲之正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

御注曰通天下一氣爾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

生祆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
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
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
安得而反其真乎
臣義曰正奇善祆相爲是非皆緣諸妄實
非大常民之失性固已日久不能返本以
良八
十一
契道徒知缺缺於求福苟政事察察而以
一偏爲正將使天下畢正於我其可得耶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御注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

流無辨物之迹

臣義曰方則介而有辨方而不割則混一體道而不與物絶

廉而不劌

御注曰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臣義曰潔然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無不容不見刻制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注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則

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
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爲是者
如予莫之執中以廉爲是者如仲子之操
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
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
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臣義曰大直若曲蓋與物委蛇而不失道
之直直而肆則有其直而陵彼不直矣和
其光歸其明而塵同於物而未始與物異
也豈有其光以耀乎外哉直而不肆光而

不耀此聖人所以正天下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御注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天一在藏以取爲事立乎不貸之圖豐智原而嗇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臣義曰動靜之勞形思慮之役心人之不自治者然也極聰明盡智識天之不能事

者然也兩者一於嗇則其神不費而神全於精一治人事天莫要於此故聖人不失於動靜不累於思慮收聰明忘智識而與天爲一謂之嗇則其藏深矣而不示其存固矣而不費

夫唯嗇是以早復

御注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侈於性是以早復

臣義曰嗇則神存而不費故其復早也早復謂之重積德

御注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
我者日積而彌新
臣義曰復以自知德積於內復之以早則
所得彌積
重積德則無不克
御注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 良八 十二
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臣義曰德之重積則德彌厚矣德彌厚則
道足以勝己之私而至於忘我忘我則忘
物物我忘而無不克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御注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泛應而不窮

孰知其極也

臣義曰德至於無所不勝者物我忘故也

物我忘而復乎至無曷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御注曰體盡無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餘

裕矣況有國乎

臣義曰體道全神然後可以有國者治人

事天至矣盡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注曰道爲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臣義曰有國之母者無極之道也惟道常而不變故長久

是爲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御注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臣義曰性復於道則其根深矣形以道生則其柢固矣根不深則精不全精不全則神不固神不固則其形去故根深柢固所以長生久視而固存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良八　十四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注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臣義曰烹鮮任其自熟無用智巧也聖人
爲無爲付萬物於自爾故若烹鮮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御注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
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道常無爲以莅天
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
休止莫或出而爲祟故曰其鬼不神
臣義曰不以道莅天下則人爲私邪所勝
故陰陽謬戾而鬼靈乘釁得以神其妖上
莅以道則天清地寧人和氣和而鬼亦寧

處以正勝也故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
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御注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然
無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形是之謂不傷民

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曰
其神不傷民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
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臣義曰夫有爲而從事於務天下多忌諱

至於法令滋彰嚴刑重賦輕敵抗兵田萊荒民彌貧而百姓愁苦不能保生此由自傷其民爾上以道莅天下而不傷民遂萬物性命之理無或干於陰陽之和則百嘉大順各得其序而氣應天地之和矣神其有傷人者哉詩爾多福而已至於此則人神交相歸德而不相傷治之至也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九　良九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御注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臣義曰流下則衆流之所歸故成其大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

爲下

御注曰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臣義曰剛强立我則物爲我敵柔則不爭靜則不倡惟柔與靜與物無迕所以爲天下牝所以爲交天下之道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注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臣義曰惟能下故能取不自下者物必下之而常爲物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御注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臣義曰小國不下大國則速禍大國下小

國則小國鮮不爲之下不能爲下者常在
大國故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御注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
良九
匿榮也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
二
所謂奧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
測難識故爲萬物之奧道爲物之奧則物
者道之顯歟

臣義曰道者萬物所由出而視之不可見

也故謂之萬物之奥物皆冒於道道無所不庇覆而妙用深密此奥之義

善人之寶

御注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臣義曰善人知貴愛於道故不失已於物而知所自貴

不善人之所保

御注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臣義曰保如保傅之保若保赤子之保人雖不善性靜理順則得其全正道之所保也何棄之有道之不棄故謂之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御注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實

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況體道之奧徧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臣義曰美言尊行去道彌遠猶可以市苟

利於人況道之奧覆被無間則人雖不善道則保之在所不棄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御注曰君子之守脩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焉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捨已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已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臣義曰天子三公以道莅天下者也拱璧

馳馬爲物之貴苟志於物則失道徇物而不能爲治坐進此道則天下化之歸者如市亦求諸已而已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爲哲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臣義曰惟道善救人無棄人善救物無棄物故求則得之罪則免之所以爲天下貴求其在我故求則得之性復其初故罪則免之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御注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爲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槩可見矣

臣義曰道無爲也爲其所自成爾道無事

也事其所自遂爾無爲故無作無事故無相無作也無相也則淡乎無味何欲之有彼從事於外耽逐世味嗜好以口累者又烏知體道之要

大小多少

御注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不可爲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故能成其大

臣義曰大小多少雖涉於形數蓋有不同

然恩怨一視孰有閒然
報怨以德
御注曰爵禄不足以爲歡戮恥不足以爲
辱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臣義曰涉乎有身之患則驚於寵辱故有
恩怨放於自得之場則孰有彼此故無恩
怨所尚者德不見可怨故曰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御注曰十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

室以空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
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
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
則不可勝圖故聖人常從事焉
臣義曰事藏於所忽難於謀始其易與細
知所圖為則終無失矣事幾一跌末如之
何矣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御注曰為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
後治之不亦晚乎

臣義曰積小以成高大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
之故終無難矣
御注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易
之行而終絶難圖之患凡以體無誕也
臣義曰輕諾細故也而有失信之患多易
忽微也而有多難之累聖人由且難之是
以天下之事終無難矣慎微故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皆勿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御注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

良九

泮之則不至於堅氷微者散之則不著賢

六

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沱流之航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沱所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臣義曰其安其未兆事之未形者也其脆

其微事之甚細者也事未形而爲之是爲於未有也事甚細而治之是治於未亂也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指而知歸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臣義曰木譬自小及大臺譬自下至高行譬自近至遠大也高也遠也皆始於微聖

人所以興事成功蓋本於此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御注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
自持故無失眛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
遠能無敗失乎 良九
臣義曰爲而求成則敗斯至執以求得則 七
失斯至惟無爲故成其所自成而無敗惟
無執故得其所自得而無失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御注曰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臣義曰有始有卒者其聖人乎凡民離道而事事其能久乎故未始不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御注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爲而不成

臣義曰終始如一慎之至也事固無敗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

復衆人之所過

御注曰欲利者以物易已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是以造乎無爲聖人不以利累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絶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臣義曰性分本自足故無欲性理本自明故無學惟忘其所自足故多欲而至於失

已昧其所自明故博學而至於溺心聖人不以利累形而欲在於不欲故不貴貨不以人滅天而學在於不學故以復衆人之所過謂之過失中也救其過所以復性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御注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爲者敗之故不敢爲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臣義曰萬物之性各具自然聖人無爲體

道輔之而已生者遂其生成者遂其成人爲無與焉爲之則敗故不敢爲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嘻嘻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

臣義曰三代以來教化詳明其文益勝而
周末大弊明民之過也故老氏將以愚之
也使不知善之爲善美之爲美而無所跂
尚各安其性分而不戕其天真全於自得
而不以僞爲故可以反常復樸
良九　九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臣義曰人以智勝日益虛僞豈勝治哉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注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臣義曰尚智則人以姦僞勝而難治故智
爲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樸剖斗折衡而
民不爭

臣義曰不以智至於民樸不爭爲國之福
氣大於是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
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

臣義曰上知以智不以智兩者之爲治則民知則傚而有所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御注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臣義曰知楷式而不以智則心復乎無心知復乎無知是德之玄玄德至深至遠故

反乎物而冥於道
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
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爲合其
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惟
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臣義曰玄德之世物物各順其自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是謂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

御注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王弼曰江海善下爲衆流所歸故大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御注曰易於也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

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

臣義曰聖人下其言而人推上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後其身而人推先之故處前而人不害民心樂推而歸之故不厭

良九 十一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臣義曰不爭則無心故天下應之以無心何爭之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臣義曰入於形器則不能無肖道外無物何所肖哉莫大於道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御注曰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

之所寶也

臣義曰可持不可失如寶焉非世俗之見也

一曰慈

御注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臣義曰慈以愛物則不傷生不害物遂萬物爲自然

二曰儉

御注曰儉以足用禮之實也

臣義曰儉以足用而不以物失性故不傷

財不害民而民自循於至理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御注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臣義曰應而不倡自後自下以謙為貴不求其勝故所以成器長也

良九

十二

夫慈故能勇

御注曰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臣義曰慈故民愛之衛其上如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天下其誰與敵

儉故能廣

御注曰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尚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

臣義曰惟儉故無侈費自足而無所乏不以末傷本不以外喪内故能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御注曰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爲器之長

臣義曰天地人神以謙爲貴自下不爭所以能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御注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參衆而不知儉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要

良九

則剛强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十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故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曰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御注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善戰者不怒

御注曰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善勝敵者不爭

御注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御注曰智雖落天下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窮海内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辯雖雕萬物不自說故辯者爲之使

臣義曰善爲之下則人爲我用而天下助

之

是謂不爭之德

御注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不形者未嘗鬬其倡也常和人而已

臣義曰不武不怒不爭爲下是德也非事

也

是謂用人之力

御注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無知也

臣義曰牧聰明忘智力所以盡天下之聰

明智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
御注曰無爲爲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臣義曰天道抑高而舉下能爲下不爭是謂配天配天則與天爲一道之至也故曰古之極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御注曰聖人之用兵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耐天下而無不懷義耐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臣義曰戰以殺伐爲尚者兵之事也哀而救拯之者兵之道也哀者常勝仁人之用兵也故可以不戰而勝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十

良十

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卷之十

登仕郎臣章安撰義

德經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耳

臣義曰聖人之言明道析理而已故其爲

教皆本乎性命之固然而祛其蔽也反已則得之非難知難行也惟捨近圖遠徇末失本求諸在外溺於多言汨於多事而莫得其宗故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良十 一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臣義曰言宗於理得理則忘言而理爲之本事君於道得道則無事而事爲之末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知不離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正義曰言之宗事之君且不知人豈吾知也知吾則知道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衆有獨智之慮者見驁於民故有以少爲貴者

正義曰我道大故知者稀知者稀則我貴矣貴於道故莫之爵而常自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注曰聖人藏於天下而不自衒鬻

臣義曰有道則不矜於外而退藏於密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御注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臣義曰介然有知道之失也復乎無知其

知尚矣
不知知病矣
御注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絞而日趨乎憂患之塗故病
臣義曰不知道而自以爲知所知者事物之在外者爾以其妄見而爲真知其病大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

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臣義曰病而不知其病其病不可治惟知其病故不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良十

御注曰聖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二

臣義曰聖人之不病真知也以知爲病常若不知故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

臣義曰民以不畏故卒陷於禍患

無狹其所居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而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攬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臣義曰性宅爲天下之廣居日與物僞接

構柴塞而敝於一曲居之所以狹也
無厭其所生
御注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
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
矣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
和而無中道天者無厭其生故也
臣義曰人生於道本實一致不遷於物則
通物所造性以情動情隨物遷故氣喪神
敝精虧形去而生不自保厭其所生而不
知也抱一反樸全精體神至於與道長久

可謂無厭其生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臣義曰不厭其生故其生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
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
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
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去取抑

可見矣

臣義曰聖人神全於已固自知也不自見者不有已以矜人道在於我固自愛也不自貴者物我且忘矣我何貴於物哉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自見自貴所謂彼也反之所謂此也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曰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

也適足以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然之道曰柔

臣義曰能勇者失於暴故其惟殘忍而視人如草菅故其事還以殺持後者不輕敵故其性仁愛而視民如傷故其事還以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良十

五

御注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臣義曰勇於殺用兵之事也勇於不敢用兵之道也道之與事或利或害槩可見矣然奇變無常故於正而有所差於拂而有所宜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御注曰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

臣義曰勇於敢殺人之所利也天之所惡者天之德好生故也人之所利而不知天之所惡故曰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臣義曰禹征三苗而聽益之贊其難如此故聖人要乎順天而不敢易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迕是謂不爭消息滿虛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臣義曰萬物之生也任其所自生萬物之
殺也聽其所自殺無事於爭也萬物冒於
天之覆被而受命焉善勝至矣
不言而善應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福禍無
良十
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六
臣義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善惡之應
無毫釐差不善應如此
不召而自來
御注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

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之
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臣義曰召而至者臣子之義天制萬物之
命尊之至也其孰能召一氣自運固非使
然
坦然而善謀
御注曰德行恒易以知險
臣義曰恒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注曰密而有間人所爲也天則雖疎而

無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爲
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
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
謀惟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

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匪義曰天之覆物不以善惡爲閒廣博無
際恢恢然孰知其極也禍福災祥各以類
至雖遲速特未定然報應無有免者故曰
不失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御注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臣義曰民忘其所自愛失其全生之理俗雕民弊抵法冒禁至於六親不得相保困於塗炭瘠於溝壑雖生曾不若死之爲愈此死之不畏也上不以道治至於民不畏死而猶將以死懼之期底於治不亦難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御注曰天下樂其主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苟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臣義曰民知生之可樂則知死之可畏畏死則重犯法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御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

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迕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爲是故也

臣義曰無爲者君道有爲者臣道君尊臣卑上下之分有常而不紊君佾成於下臣

良十 八

服勤以恭上故大治也國有常刑司殺者殺苟代其殺則殺不以典非當刑也是代大匠斲反所自傷爾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古

之人所以貴夫無爲也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臣義曰非其所任而任之斯失矣大匠以斧斤爲用也代之必傷其手司殺以刑戮爲事也代之則刑斯濫矣所以傷民也民傷乃所自傷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御注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臣義曰五穀民恃之以生而賦於上也爲

多故民食不足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
臣義曰上有爲益煩則民應之益巧所以
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良十 九
御注曰矜生大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
無不爲已
臣義曰矜生厚則求欲無已傷生而不自
愛也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御注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無以爲無以生爲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臣義曰無以生爲者任理之自爾非務有

爲於生也蓋不有其生則其生常全形不勞於事精不虧其全故也貴生賢於輕死爾知生之可貴曾不知所以全生之爲本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

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臣義曰柔弱道之用故爲生之徒强梁者不得其死故爲死之徒死則沖和喪而反生理故堅强

良十

十

是以兵强則不勝

御注曰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臣義曰以强爲勝必有勝之者矣

木强則共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强則伐

而共之矣

臣義曰木强則伐故堅强居下柔弱處上

御注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强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爲表

臣義曰老氏以柔弱爲本道術之妙在是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御注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爲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

良十一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臣義曰益損盈虛迭運迭旋皆反於極本乎自然也高者有餘者皆盈益者也故必抑必損下者不足者皆損虛也故必舉必補皆自然之理故天之道其猶張弓必蘄

乎得中而後已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御注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臣義曰惡盈也故損有餘好謙也故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御注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煢獨而畏高明

臣義曰凌其不足而損之求爲已之益畏其有餘而奉之求爲已之悅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御注曰不虐煢獨而鰥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驕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臣義曰鰥者與之使無不足之累驕者損之使無過滿之災唯道爲能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其爲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

損得天之道

臣義曰聖人體道在天下故能以有餘奉天下非以有餘爲恃也爲而不自恃功成而不處者不欲自伐自滿以見其賢爾賢以業言也有餘者已之道以已之先覺覺後覺以已之先知覺後知其下至於輕稅薄賦散利於天下而不收於上皆所謂以有餘奉天下唯不見賢故下不知帝力此聖人與天同德也故曰得天之道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幷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臣義曰水之性隨器任形曲直方圓與之爲變至柔至弱然攻彼堅強莫之能勝者以其性不易於變其體常寓於一此柔弱所以能擅其勝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臣義曰觀水之攻堅强則莫不知柔弱之為勝是知之所及也然莫之能行者有已

良十

以好勝而仁不能守也

十二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御注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國君含垢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為物之歸而所制

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臣義曰水幾於道故聖人體水以爲德柔弱善下藏垢納汚無所不容而無善惡小大潔汚遠邇之間故可以主社稷王天下
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言其受垢不祥謂之社稷主天下王斯聖人之正言也其言若反於俗蓋反俗所以爲正也故曰反於物而合於道是

謂天下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御注曰復讎者不折鎮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爲善

臣義曰古之善治人者使之自治非有以治之也民之情蕩於利欲而淫侈爭奪以自恣求得其欲而已上之人設爲禁令刑誅一切治之天下不得其欲怨之所由生

也大慾者民之欲亦大矣以不得所欲故謂之大慾以民之有是慾也於是又欲調和而禁治之禮樂教化賞刑號令無所不至所以調和禁治之也而天下益有餘慾故聖人所以執左契也

良十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十四

御注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喜之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臣義曰執左契則無爲而付當於自然不

從事於物任萬物之自至吾應其至與之爲合爾常任天下之責未始責於人也故有德司契

御注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臣義曰不德之德所以司契也

無德司徹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也祗所以爲蔽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臣義曰無得於已求徹於物蔽蒙甚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臣義曰和大悠不可以爲善而有德司契
者謂之善人天道之所與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
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

於書方且易文勝之敝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爲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臣義曰國小則其事易治民寡則欲易足事易治則志術智欲易足則無巧僞然後可以反朴復古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御注曰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臣義曰人各安其分各遂其生無朋此羣

聚之累雖器有什伯無所用之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
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
徙之謂歟
臣義曰知生之可樂而安其生故重死知
業之爲本而樂其業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注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爭無知其
德不離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

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臣義曰安其生樂其業無事於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無事於爭也雖有甲兵無所陳足乎性分樂於自得者然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良十

御注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十六

臣義曰有不信有書契民復古則信於結繩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耕而食織而衣仝哺而嬉鼓腹而

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其去華故美不憂故安存生故樂

臣義曰甘其食不待滋味而甘也甘其分而已美其服着不待華綺而美也美其衣而已安其居則無所往而不自安樂其俗則無所處而不自樂

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御注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若吳之爲而常自然

此之謂至德

臣義曰噓噓爲仁孑孑爲義此民所以尚往來也至德之世民相忘於自得之場無欲於已無求於人相望相聞之間至老死不相往來然則惡有徼情作僞相爲容悅之弊耶

良十

十七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關百聖而不歷萬世而無弊

臣義曰信言者信於道非苟人之好也不
可以投俗此世俗所以不美也

美言不信

御注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辭以支爲育故
不足於信

臣義曰美好之言可以悅人非信於道也
故於信爲不足

善者不辯

御注曰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臣義曰善者不待辯而善自明故其言簡

約而不費
辯者不善
御注曰多駢旁枝而失天下之至正
臣義曰辯以求明辭費寡理故曰不善
知者不博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臣義曰道一而已非博者所能知反要則
復乎無知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御注曰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

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臣義曰博有溺心之累益博而益不知務外故也聞見自外至故欲其博自知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故不如其約

聖人無積

御注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孔子曰丘是以日徂

臣義曰聖人至虛而無物何積之有以至無供天下萬物之求也苟有積而散之則

積有時而盡矣惟其無積此聖道之所運也

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御注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臣義曰人所不能爲待我而後爲者謂之爲人之所亡待我而後有者謂之與聖人所爲所與皆本乎道故於已無費於已無乏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御注曰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臣義曰生其所自生成其所自成美利萬物而不言所利何害之有是天之道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御注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爲也而爲出于無爲體天面已何爭之有茲德也而

爲爭道故德經終焉

臣義曰聖人虛已以應世無爲而體道付

一氣之自運遂萬物於自然其動也頓若水不逆其靜也明若鑑不藏物来來寧忘之如響其爲出於無爲者也無爲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物我且忘何爭之有爲而不爭體道故也老氏明道德之意其要在乎柔弱不爭爲本故以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終焉惟得道者爲能與此故於德經之終言之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體道第一

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合光藏輝滅跡匿端不可稱道也名可名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常名當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在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

始者道之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之本始者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就如母之養子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

以觀道之要妙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嘆叙明是非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謂同於人心異名者所名曰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

欲者亡身同謂之玄玄天也謂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妙之門户

養身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揚己美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爲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見有而爲無

也難易之相成見難而爲易也長短之相形見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傾見高而爲下也音聲之相和上唱下必和也前後相隨上行下必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道萬物作焉而不辭各自知一

二

動作不辭謝而逆止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望其報功成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不居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

句有高下長短若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安民第三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辨口明文離道行讙去質爲文不尚者不貴之以禄不尊之以官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乃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則黃金弃於山珠玉捐於淵也使民不爲盜上化清淨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佞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虛

其心除嗜欲去煩亂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强其骨愛精重施髓滿骨堅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思慮深不輕言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

知一 三

無源第四

道沖而用之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淵兮似萬物之宗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爲萬物之宗祖

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情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見也解其紛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爲以解釋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不當自殊別湛兮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吾不知其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之矣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比言道乃先天地生也至今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虛用第五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爲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之行自然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於其禮意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却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其猶橐籥乎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虛無有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

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
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成象第六

谷神不死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
藏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腎藏
精與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是謂玄牝言不
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
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
氣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
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道通故鼻爲玄也

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厚爲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雌也出入於口與地通故口爲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根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綿綿若存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可無有用之不勤用氣當寬舒不當爲急疾勤勞

韜光第七

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教喻人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天地所以

獨能長且久者以其安靜自然施不求報不
如世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
矣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已而身先天下
敬之先以爲長外其身薄已而厚人而身存

百姓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祐之若赤子
故身常存也以其無私聖人爲人所愛神明
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
人以私者欲以厚已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
故能成其私也

易性第八

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水善利萬物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矣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居善地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深空虛淵深清明與善人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政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能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

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也夫唯不爭塗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運夷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者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矜賤而反自驕恣必被禍害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爲功成事立名跡稱

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
譬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

能爲第十

載營魄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
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
肺美酒甘肴傷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
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無離乎言人能抱一
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德所生太和之
精氣也故曰一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正平入爲心出

爲行布施爲德總名爲一一之爲言志一而無二也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矣能如嬰兒乎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能無疵乎不淫邪也愛民治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爲乎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治國者布施德惠無令下知天門開闔天門北極紫微宮開闔終始五際也治身之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也

闔謂呼吸也能無雌乎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而不唱也明白四達言道明如日月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十方煥煥煌煌矣能無知乎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矣生之畜之道

生萬物而畜養之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器用是謂玄德言道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知道也

無用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中有孔故衆輻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當其無有車之用無爲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轚中空虛人得載其上埏埴以爲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有所受鑿戶牖以爲室謂作室屋當其無有室之用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故有之以爲利利物也利形於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

有神畏其形消亡無之以爲用言虛空者謂
感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虛空也

檢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貪好滛色則傷精失明不能
視無色之色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
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五味令人口爽爽
亡也人嗜五味則亡失於道味馳騁田獵令
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
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金
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猒足則行傷身辱也

是以聖人爲腹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
明不爲目目不妄視妄視則泄精於外故去
彼取此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神

猷恥第十三

寵辱若驚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大患若身
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何謂寵
辱問何謂之寵何謂之辱寵尊榮也辱恥辱
也還自問者爲曉於人辱爲下辱爲下賤得
之若驚得寵榮者驚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
敢驕富不敢奢失之若驚失者失寵處辱驚

者恐禍重來是謂寵辱若驚解上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復還自問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有身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從辱則遇禍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使吾無身體道自然輕舉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之主者則可寄止不可託也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爲已也乃欲爲

萬民之父母以此德爲天下之主乃可以託身於民上長無咎也

贊玄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一無彩色不可得而視之矣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得聽而聞之矣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體不可搏持而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三者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謂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受之以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能得也故混

而爲一混合也故三名合而爲一其上不皦言一在天上不皎皎光明上下無窮極也其下不昧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暗冥繩繩兮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赤白黑別也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也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小大度也復歸於無物物質也物當歸之以無質是謂無狀之狀言無形狀而能爲萬物作形狀無物之象一無物質而爲萬物設形象是謂忽怳言一忽忽怳怳若存

若亡不可得見迎之不見其首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除情去欲自歸之隨之不見其後言一無影跡不可得而見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聖人執古之道生一以御萬物知今當有一也以知古始是謂道紀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之紀綱也

顯德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謂得道之君也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如盲反聽若聾莫知

所長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謂下句起豫兮若冬涉川舉事輒加重愼豫豫兮若冬涉川心難之猶兮若畏四鄰其進猶猶若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之知儼兮其若客如客對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兮若冰之將釋渙

者解散也釋者消亡也謂除情去欲日以空虛也敦兮其若樸敦者質厚也樸者形未分也內守精神外無文彩曠兮其若谷曠者寬大也谷布空虛不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兮其若濁渾者守本眞也濁者不昭然也與

衆合同不自尊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如水之濁止而靜之徐徐而自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長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弊不爲新成守弊者匿光盈也新成者貴功名也

歸根第十六

致虛極致至也道人捐情去欲五藏清靜至於虛極也守靜篤守清靜行篤厚萬物並作

作生也萬物並生吾以是觀其復言吾以觀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重其本夫物芸芸芸芸者花葉茂盛之貌各復歸其根言萬物無不枯落反復其根而更生歸根曰靜靜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不復死靜

知一

十一

曰復命言能安靜者是謂復還性命便不死復命曰常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常曰明能知道之所常行者則爲明也不知常妄作凶不知道之所常行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而凶知常容能知道之所常行則除

情欲無所不包容也容乃公無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衆邪莫當公乃王公正無私則可以爲天下王治身正則形一而靜神明千萬共湊已躬王乃天能王則德洽神明乃與天通矣天乃道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道乃久與道合同乃能長久沒身不殆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列無咎乃與天地同没終不危殆也

道德眞經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河上公章句

淳風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號之君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淳其次親而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也其次侮之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有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欺詐於上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猶亏其

貴言說太古之君舉事猶猶貴重於言恐離道失自然也功成事遂謂天下太平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已自如然

俗薄第十八

知二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時家有孝子國有忠信仁義見大道廢不用而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智慧出有大偽智慧之君賤德貴言賤質貴文下則應之以大偽姦詐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絶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牧養

國家昏亂有忠臣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辟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也此言天下太平不知仁人盡無欲不知廉各讓已不知貞故大道之世孝慈滅仁義設猶日月盛明衆星失光

還淳第十九

絶聖絶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畫象倉頡作書不知三皇結繩無文而治也棄智棄智惠反無爲民利百倍農事修公無私絶仁棄義絶仁之見慧棄義之尚華民復孝慈德化純

也絕巧絕巧者詐僞亂眞棄利塞貪路閉權門盜賊無有上化公正下無私邪此三者謂上三事絕弃以爲文不足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化民故令有所屬當如下句見素抱樸見素者當抱素守眞不尚文飾也抱樸者

知二

二

當見其質朴以示天下可法則少私寡欲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異俗第二十

絕學絕學不眞不合道文無憂除浮華則無憂患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爲應對而相去

幾何疾時君賤質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稱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時君惡忠直用邪佞人之所畏人謂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絶學之君不可不畏近今色色殺賢人荒亡其未央哉言世俗之人荒亂欲進學邪文未央止也衆人熙熙熙熙淫放多情欲如享太牢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如春登臺臺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遥遥然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獨怕兮安靜無情欲形兆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答

偶人時乘乘兮若無所歸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也衆人皆有餘衆人皆有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而我獨若遺我獨若遺棄似於不足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爲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純純兮無所分別

知二

衆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暗昧也衆

三

人察察急且疾也我獨悶悶悶悶無所截割忽兮若海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漂兮若無所止我獨漂漂若飛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衆人皆有以以有爲

也而我獨頑我獨無爲似鄙鄙似若不逮也我獨異於人與人異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唯我獨貴用道

虛心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沖唯道是從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道之爲物唯怳唯忽道之於萬物獨怳忽往來而無所定怳兮忽兮其中有物道唯怳忽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忽兮怳兮其中有象道唯窈

冥無形其中獨有萬物法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唯窈冥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之其精甚眞言道精氣神妙甚眞非有飾也其中有信道匿物藏名信在其中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以閱衆甫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第二十二

曲則全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枉則直枉屈也屈已而伸人久而自得直已衆則盈地

宻下水歸之人謙下衆歸之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之也少則得自受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鬼神益虛多則惑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聞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之法式不自見故明聖人不以其目視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矣不自伐故有功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

有功於天下不自矜故長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免矣唯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傳古言曲從則全正言非虛也故誠全而歸之誠實也能行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

虛無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希言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

暴雨也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爲此者天地誰爲此飄風暴雨者天地所爲也天地尚不能久不能終朝至夕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使從朝至暮何況於人而欲慕卒乎故從事於道者從爲也人

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暴雨道者同於道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者所爲與道同也德者同於德德者有德之人也同於德者所爲與德同也失者同於失失謂自任己而失人也同於失者謂所爲與失同同於道

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有不信焉此言物類相歸也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數也

苦恩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進也謂貪權冒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跨者不行自以為貴而跨之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行自見者不明凡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其所行以為令

道殊不自知其形醜而操行之鄙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人者衆共救之使不彰顯自伐者無功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美即自失有功於人自矜者不長好自矜大者不可以久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任治國之道曰賦斂餘祿食為貪行物或惡之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故物無有不畏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謂道也道無形混沌而生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匹雙不改者化有常周行而不殆道通行天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焦託陰不腐無不由穿而不

危殆也可以爲天下母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而生故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不知其名強名曰大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

大曰逝其爲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逝曰遠遠言遠者窮於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遠曰反言其遠不越絶乃復反在人身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大者包羅天地無所不容天大者無所不蓋地大者無所不載王大者無所不制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内有四大王居其一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撓之得甘泉勞而不怨有功而不置地法天天湛泊不動施之不求報生長萬

物無所收取也天法道道法清淨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然生長道法自然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德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知二

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能長存也靜七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虧矣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靜也君子終日行道不離其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觀謂宮闕燕

處后妃所居超然遠避而不處桀何萬乘之主桀何者疾其時傷痛之辭而以身輕於天下王者至尊而於其身行輕躁乎疾時王奢慾輕淫失其精也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躁則失其精也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

巧用第二十七

善行者無轍跡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言謂擇言而出之則無瑕謫過於天下也善計不用籌

策善以道計事者則守一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籌策而知也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閉户有關可得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結其心不如繩索可得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欲以救人性命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順四時以救萬物之傷殘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一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是謂襲明大道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人之行善者聖人則以爲人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用也人行不善猶教導使爲善得以給用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知大迷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也是謂要妙能通此道是謂知微妙要道也

反朴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其尊顯當復守其卑微去其雄之強梁就其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

水之游深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
如深谿則德常在不能離於已也復歸於嬰
兒復當復志於嬰兒憙然無所知也知其白
守其黑爲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
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守之以默如闇昧無
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其德常在爲天
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
已不復有差忒復歸於無極德不差忒則久
壽長生歸身於窮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
谷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汙濁也知已之有榮

貴當守之以汙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能爲天下谷德乃止於已復歸於樸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爲文飾樸散則爲器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若道散則爲神明爲日月分爲

五行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聖人并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害治身則以大道制御情欲不害於精神

無爲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性執者失之强執教之人則失精實生於詐僞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之下必隨之或呴或炊呴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或强或羸有所强大必有所羸弱或載或墮尒載安也墮

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爲
治國治身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
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
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

儉武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謂人主能以道輔佐之矣
不以兵强於天下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
順天任德敵人自服其事好還其舉事好還
自責不怨於人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謂農事
廢田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殺

氣即傷五穀五穀盡即傷人也善者果而已
善用兵者當敢而已不美之不敢以取強不
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果而勿矜當果敢謙
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
伐取其美果而勿驕驕欺也果敢勿以驕欺

知二　十

人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偪迫不得
已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以侵凌
人也物壯則老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
衰老言強者不可以久也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不行道者早死
坐不行道不道早已不行道者早死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之道反所貴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非君子所貴重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逢禍亂欲加萬民乃用之自守恬淡為上雖得勝不以為美利勝而不美雖得勝不

以爲美利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善得勝者是
謂喜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
天下矣爲人君而樂殺人此則不可使得志
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性命妄行誅戮也
故吉事尚左左生位也凶事尚右陰道主殺
知二　十一
偏將軍處左偏將軍畢而居陽位上將軍處
右上將軍尊而居右位以其主殺矣言以喪
禮處之上將軍居右主喪禮喪禮尚右死人
貴陰也殺人之衆多以悲哀泣之傷已德薄
不能以道化民而害無辜之民戰勝則以喪

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也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而痛之矣

聖德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道能陰能陽能地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樸雖小微妙無形下不敢有臣使道者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化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動作能與

天地相合則天降甘露善瑞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天降甘露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而皆自均調如一始制有名始道也有名萬物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名亦既有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天亦將知之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之所以不殆天知之則神明祐助不復危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譬道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之相流通

辯德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惡是智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有威力自勝者強人能自勝除去情欲則天下無有

知二　十二

能與爭者故強知足者富人能知足則長保福祿故爲富強行者有志人能強立行善則爲有志於道道亦有志於人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天之精氣則可以久死而不亡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

矣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得長壽也

任成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言道汎汎若泛若有若無視之不有說之難殊其可左右道可左可右無所不宜萬物恃之而生恃待也萬物皆待道而生而不辭道不辭謝而止功成而不名有有道不名其有功愛養萬物而不爲主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常無欲可名於小矣道匿跡藏名洎然無爲似若微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萬物皆歸道受氣也道非

如人主有所禁止可名於大矣萬物橫來橫去各使自在故可名於大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聖人法道匿德藏名不為滿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以身率道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

仁德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治身則天降神明往來於已往而不害安平泰萬物歸往而不傷害則國家安寧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

明則身體安而大壽樂與餌過客止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居止也一者去盈而虛忽處如過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道止出入於口淡然非如五味有酸鹹甘苦辛視之不足見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白黑可得見也聽之不足聞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而聞也用之不可既既盡也謂用道治國則國富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既盡之時也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欲極其奢淫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先强大之欲使過禍害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奢至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是謂微明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柔弱勝剛强柔弱者久長剛强者先亡魚不脫於淵魚脫於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謂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以無爲爲常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已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吾身也無名之樸道也萬物以化效

於已也復欲作巧僞者王侯當鎮撫以道德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王侯鎮撫以道德化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靜道化天下將自正能如是者天下將自正定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河上公章句

論德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游衍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上德無

爲言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而無以爲言無
以名號爲也下德爲之言爲教令施政事也
而有以爲言以爲已取名號也上仁爲之上
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止仁也爲之
者爲仁恩也而無以爲功成事立無以執爲

上義爲之謂義以斷害也而有以爲動作以
爲已救人以爲威賊下以自奉也上禮爲之
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爲之者言
爲禮制度序威儀也而莫之應言禮華盛實
衰盛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得應也則攘臂

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怨爭故攘臂相仍引也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德化生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義分明失義而後禮言義衰則施禮聘行玉帛也夫禮者忠信之薄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也而亂之首禮者賤貧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人之愚暗之倡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

厚者謂處身於敦朴也不處其薄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居其實處忠信也不居其華不尚言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法本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爲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言天得一故能無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爲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盈滿不枯竭也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知三　二

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其致之致戒也故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天當以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恐發裂不爲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恐發泄不爲地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王相死囚休廢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靈歇不爲神也谷無以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

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已時將滅亡不爲
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言侯王當屈已
以下於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貴高於人將
顚蹷失其位也故貴必以賤爲本言必欲貴
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

公下白屋高必以下爲基言必欲尊貴當以
下爲本基猶築牆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
後必傾危是以侯王自謂曰孤寡不穀孤寡
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也
此其以賤爲本耶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

自稱言以賤爲本以曉於人也非乎嗟歎之辭故致數車無車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轝無有名車者故成爲車以喻王侯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貴石多故賤言人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

去用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動動生萬物背之則亡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所

常用也故能長久也天下萬物生之於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有生於無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強謙虛勝於盈滿

同異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行之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惑於情欲而復亡之矣下士聞道大笑

之下士貪狠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
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之矣不笑不足以爲
道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多爲道故建言有
之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也明道若
昧明道之人若暗昧無所見知也進道若退
知三
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類夷平也大道
四
之人不自殊別若多注類上德若谷上德之
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大白若辱大潔白之
人若汙辱不自彰顯廣德若不足德行廣大
之人若頑愚不足建德若偷建設道德之人

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眞若渝質朴之人若
五色有渝淺不明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無
委曲廉隅大器晚成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
不可卒成大音希聲大音擲雷霆待時而動
喻常愛氣希言也大象無形大法象之人質
朴無形容道隱無名道潛隱伏人無能指名
夫唯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
氣且成就之

道化第四十二

道生一道始所生者一也一生二一生陰與

陽二生三陰陽生和氣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三生萬物天地人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無不背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者也沖氣以爲和萬物之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有藏骨

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和氣潛通故得長生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也而王公以爲稱處謙卑法空虛和柔也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之必還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致崩貪

富貴者致患人之所教謂衆人所教去弱爲
強去柔爲剛我亦教之言我衆人去強爲弱
去剛爲柔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者爲不
信玄妙皆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云
不得其死者謂天所絶兵刃所加王法所殺
不得以壽命死吾將以爲教父父始也老子
以強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

偏用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至
剛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無有入

於無間夫言無有者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於神明濟於羣生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吾見道之無爲而萬物自化成也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於人不言之教道法不言師之於身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於精神治國則有益於萬民不勞煩也天下希及之天下人主也希能有及道之無爲無爲之治治身治國也

立戒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名遂身必退也身與貨孰多財

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病好於利則病於行也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也甚愛財者遇禍患也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者也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掘發之患知足不

辱知足之人絶利去欲不辱於身知止不殆知可止則須止乃財利不累於身心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於止足則福禄在於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能長久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此則無弊盡之時大盈若沖謂道德大盈滿之君如沖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此則無窮盡時大直若屈大直若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何屈折也大巧若拙大巧謂多才術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大辯若訥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躁勝寒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

上萬物盛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散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靜勝熱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也清靜以爲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爲天下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儉欲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卻走馬以糞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卻走馬以治農田也治身者卻陽精以糞其身也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

上久不還罪莫大於可欲好色淫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知禁止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也故知足之足守眞根也常足矣謂無有欲心

鑒遠第四十七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不窺牖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者也其出彌遠

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下者以心知之也不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而知大察內而知外也不爲而成上好無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也

忘知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爲道日損道謂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銷損損之又損損之

情欲也又損之者所以漸去之也以至於無爲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絶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天下當以無事不當勞煩也及其有事不可以取天下及

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

任德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責因循若似無心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

善者吾善之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也德善百姓德化聖人爲善信者吾信之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德信百姓德化聖人爲信聖人在天下怵怵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懼富貴不敢驕奢爲天下渾其心言聖人爲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暗不通百姓皆注其耳目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也聖人皆孩之聖人愛念百姓

如嬰孩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

貴生第五十

出生入死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生也入死謂情欲入胷臆精神勞惑故死也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生死之

類各十有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臭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不妄施其死反是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人之求生動作反之十有三死地也夫何故問何故動之死地也以其

生生之厚也所以動之死地也以其求生太厚違道忤天妄行於已蓋聞善攝生者攝養也陸行不遇兕虎自然遠避害不干也入軍不被甲兵不好戰以殺人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也夫何故聞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以其無死地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之兵兕不敢害

養德第五十一

道生之道生萬物德畜之德一也一生布氣

而畜養物形之一爲萬物設形象也勢成之一爲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德所爲莫不盡驚動而尊敬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一不命召萬物而常自然應之如影響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道生於萬物非但生而已乃復長養成就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是也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爲利用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

養萬物不宰害以爲利是謂玄德道之所行
恩德玄暗不可得見

歸元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始者道也以爲天下母道爲天下
萬物之母也既知其母復知其子子一也既
知三 十
知道已當復知一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既知
其一當復守道反無爲也沒身不殆不危殆
也塞其兌兌目也目不妄視閉其門門口也
使口不妄言終身不勤人當塞目不妄視閉
口不妄言則身不勤苦開其兌開其目視情

欲濟其事濟益也益情欲之事終身不救禍亂成也見小曰明萌牙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守柔曰強守柔弱曰以強大也用其光用其目光於外視時世之利害也復歸其明言復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無遺身殃內視全神不爲煸失是謂習常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

益證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

我則行於大道躬行無爲之化也唯施是畏
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失道意欲賞善僞善
生欲性忠恐詐忠起也大道甚夷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
好從邪徑也朝甚除高臺榭宮室修田甚蕪
知三 十一
農事廢不耕治而失時也倉甚虛五穀傷害
國無儲也服文彩好僞飾貴外華帶利劒尚
剛強武且奢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
時也是謂盜誇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
劫盜以致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

戚并隨也盜誇非道也哉君所行如是此非道復言也哉者傷痛之辭

修觀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之善抱者不脫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子孫祭祀不輟爲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以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絶時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眞人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道於家父慈子孝

兄友弟順夫信妻正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也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也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道於國則君聖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

修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也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如影響其德如是乃可以爲普博也故以身觀身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以家觀家以修道之家觀不修

道之家也以鄉觀鄉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以國觀國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以天下觀天下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老子言哉何以知天下修道昌背道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

知三

十二

玄符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謂含懷進德之厚者比於赤子神明保祐含德之人若父母之於赤子也毒蟲不螫蠆蛇蚖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

子不害於物物不害之故太平之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專而心不移也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由精氣多之所致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所致也知和曰常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爲知道之常也知常曰明人能知道之常行則日以明達於玄

妙益生曰祥祥道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也心使氣曰強心當專一和柔而神氣實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爲則和氣去於中故形體日以剛強

玄德第五十六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萬物壯極則枯老也老則不得道也不道早已不得道者早已死亡知者不言知者貴於行道不貴於言言者不知多言多患駟不及舌塞其兌閉其門塞閉之者欲絕其源挫其銳情欲有所銳爲者當

念道無爲以挫止之解其紛紛結恨不休也當念道之淡薄以解釋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堂和之使闇昧不使曜亂同其塵不當自殊別也是謂玄同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故不可得而親不以榮譽爲樂

同立而哀亦不可得而疏志靜無欲與人無怨不可得而利身不欲富貴口不欲五味亦不可得而害不與貪爭利不與勇爭氣不可得而貴不爲亂世主不處闇君位亦不可得而賤不以乘權而驕不以失志爲屈故爲天

下貴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浮沉容身避害故爲天下之貴以正治國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以奇用兵奇詐也天使詐僞之人使用兵也以無事取天下以無事無爲之人使取天下爲之主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此今也老子言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也

淳風第五十七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

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招技巧謂刻畫宮觀雕琢章服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鏤玉文繡采色日以

滋甚也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近至故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言我好安靜不言不教民皆

自忠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自富也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常無欲去華文徵服飾民則隨我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聖人言我修道眞絶去六情而民隨我而清

順化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悶悶其政弘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其民醇醇政教弘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其政察察察其政教疾隱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其民缺缺缺政教煩疾民不聊生故缺缺缺曰

以疏薄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夫禍因福而
生人能遭禍而悔過責己修善行道則禍去
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
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
孰能知其窮極也其無正無不也謂人君不

正其身其無正也正復爲奇奇詐也人君不
正雖正復化下爲詐善伏爲詐善人皆復化
上爲詐祥也人之迷其固日久言人君迷惑
失正以來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聖
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廉而不

害聖人廉清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已以害人也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申也光而不耀聖人雖有獨見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

守道第五十九

治人謂人君欲治理人民事天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莫若嗇嗇愛也治國者當愛民財不爲奢泰治身者當愛精氣而不爲放逸夫唯嗇是謂早服早先也服得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早服謂之重積

德先得天道是謂重積德於己也重積德則無不剋剋勝也重積德於己則無不勝無不剋則莫知其極無不剋勝則莫有知己德之窮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莫知己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爲民致福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人能以氣爲根以精爲蒂如樹根不深則拔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長生久視之道深根固蒂者乃長生久視

之道

道德眞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河上公章句

居位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莅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鬼神不能傷害於人以聖人在位不敢傷人故鬼神不敢干人夫兩不相傷鬼與聖人俱不相傷故德交

歸焉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人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交歸焉

謙德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治大國如江海者下流不逆細微天下之交大國天下之士民之所交會天下之牝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倡也牝常以靜勝牡女所以能屈於男勝陽陰以安靜不先求之以靜爲下陰道以安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能謙下之則常有之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此言國無小大能執謙畜

人則無過生故或下以取或下以聚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不失下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欲爲臣僕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大國

小國各欲得其所欲大國尤宜謙下也

爲道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以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爲身之寶不敢違也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

也遭患逢急猶能知自悔卑柔也美言可以市美言可以市者夫市交易而退不相宜售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尊守行可以加人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雖

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民德化淳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欲使教化不善之人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雖有美玉以先駟馬而至不如坐進此道也古之所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古之所以貴此

道者不日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有罪以免耶有罪者謂遭亂世暗君妄行刑誅修道則可以解死厄免於衆耶故爲天下貴道德洞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以爲天下貴

恩始第六十三

爲無爲因成修故無所改作事無事預設備除煩省事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大小多少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報怨以德修道行善絶禍於未萌也

圖難於其易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大人終不爲大處謙虛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知四三必多難不愼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故源也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其未兆

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也其脆易破禍亂未至萌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爲之於未有欲有所爲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頭閉其門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大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廢於仁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執道全身堅持不得

推讓還及聖人無爲故無敗聖人不爲文華不爲已利不爲殘賊故無壞敗無執故無失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爲也民之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而奢泰盈滿而自敗之也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致懈怠是以聖人終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也人欲彰顯聖人欲韜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眩晃爲服玩不賤石

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眞也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皆反也過本爲實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實者也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而不敢爲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離本也

知四

四

淳德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詐也將以

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朴不詐僞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民之不可治理者以其智太多必爲巧僞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人理國之政事必遠道德妄作禍福而爲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惠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智不智也常能知智者賊不智者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天也能知治身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

也玄德深矣遠矣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與物反矣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已玄德欲施與人也然後乃至大順玄德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大順者天理也

後已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於王也故能爲百谷王直以就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

海處謙虛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是以聖人處民上而不重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爲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傷害之心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聖人恩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爲主無有厭之也以其不爭天下無厭聖人之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人皆爭於有爲無有爭於無爲也

三寶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老子言天下皆謂我德大我則佯愚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夫自名德大者爲身之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賊人而自貴若肖久矣

肖善謂辯惠也若大辯惠之人身自高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其細也夫言辯惠者唯如小人非長者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一曰慈愛百姓如赤子二曰儉賦斂若取之於己也三曰不

敢爲天下先執謙退不爲倡始也夫慈故能勇先以仁慈故乃勇於忠孝儉故能廣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廣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今舍其慈且勇今世人舍慈仁但爲

勇武舍其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爲奢泰舍其後且先舍其後已但務先人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道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天將救之以善以慈衛之天將救

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

配天第六十八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言貴道德不好武力善戰者不怒善以道戰者禁邪於心胷絶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善勝敵者不與爭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善用人者爲下善用人自輔者當爲人執謙下是謂不爭之德謂上文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鬬乃是道德是謂用人之力能身爲人下是謂用人之力也是謂配天能行

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極也是乃古之極要道也

玄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吾不敢爲主主先也我不敢先舉兵而爲客客者和而不倡兵當承天而後動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也是謂行無行彼逐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攘無臂雖有大怒者無臂可攘仍無敵雖欲行仍引之心若

無敵可仍執無兵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於不道之君愍忍傷喪之痛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而貪財寶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也輕欺敵家近喪身也故抗兵相加兩敵戰也則哀勝也已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己

知難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不好乘

弱而好剛強言有宗事有君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反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之無知者是我道德之暗昧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也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於人也

知病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知道而言不知德之上不知知病

不知道而言知德之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苦衆人有此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以此悲人故不自病云聖人懷通達之知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中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内傷精神減壽消年

愛已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畏死亡也畏之者當保養精神承

天順地無狹其所居謂人心藏神常當安柔不當急狹無厭其所生人所以生者以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爲此伐命散神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泊無欲則精神居之而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自知己之得失不自見不自顯見德美於外而藏之於內自愛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不自貴高榮名於世故去彼取此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任爲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敢有爲則殺其身也勇於不敢則活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知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活身爲利殺身爲害天之所惡惡有爲也孰知其故誰能知天意之故不犯之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言聖人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能行之乎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自負

知四

九

陰而向陽也繟然而善謀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天之羅網恢恢甚大雖則踈遠若司察人善惡無所失也

制惑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深酷民無即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若嗜欲傷神貪財喪身民不知所畏也奈何以死懼之人君當寬刑罰人去其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已之殘刻教民之去利欲而爲奇

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以道教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人而先以刑罰者也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司察人之過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者是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天道至明司察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以節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乃勞而無功也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木也必方圓不得其

理自傷其手代天殺者不得其理反受其殃

貪損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食稅下太多也是以飢民皆化上爲貪叛道違德故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也

是以難治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之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以求生太過故入死地也夫唯無以生爲者

是賢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禄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

戒彊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其死也堅強人死則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柔脆和氣存也其死也枯槁和氣散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以上二事觀而知之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

怨結衆弱爲一强故不勝也木强則共木强大則枝葉共生其上强大處下柔弱處上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强扶弱自然效也

天道第七十七

知四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天道暗昧舉物類以爲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也夫抑高與下損强益弱天之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損盈益謙天道以中和爲上人之

道則不然人之道與天道反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益富奪弱與強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言誰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唯有道德之君而能行之也是以聖人爲而不恃聖人爲德施惠不恃望其報功成而不處功成事就不處其位其不欲見賢不欲人知己之賢匿功不居榮名畏天損有餘

任信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言水柔弱圓中則圓方

中則方摧之則止決之則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能懷山襄陵磨水銷銅莫能勝水而以成其功也以其無能易之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故柔勝剛舌柔齒剛齒先舌亡弱勝強水能滅火陰能消陽天下莫不知

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莫能行恥謙卑好強梁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社稷爲一國之君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過歸己代民不祥則可以王天下

正言若反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

任契第七十九

和大怨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也必有餘怨任刑者失人情必有餘怨及於良人安可以爲善言一人吁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爲善也是以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刑刻契合符以爲信也而不責於人但刻契爲信不責人於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

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疎唯與善人則與司契同也

獨立第八十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國示儉約不爲奢泰民雖衆猶若寡乏不敢勞使有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人之器而不用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者不徵實奪民之時使民重死君能爲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而不遠徙政

令不煩則安其業故不遠遷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無爲不作煩華不好出遊娛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於天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去文反質信無欺也甘其食美其服美其惡

衣不貴五色也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俗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無情欲

顯質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樸且質也美言不信滋美之言者孳孳之美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善者不辯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辯者不文彩也辯者不善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者亡其身也知者不博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博者不知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己愈

有德既以與人已愈多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天無所傷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爲化功成事就不與人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

道德眞經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解卷上

道德眞經解序

道本眞淳理貴清淨民興情欲巧僞萬端全生不能救死不暇太上愍於苦趣爲著眞文以謂道非已生百姓咸有惑於障蔽遂失自然故顯教丁寧立言親密還淳反樸寔在人心分章設名乃昔前訓夫道包於德德和於道强名不德妙用一同以理究觀何有分別今以太上老君五千言爲標題庶幾究其旨意理深義奧要在發明若或膠柱不通恐誤研精覃思輒存解說聊視管窺時建中靖國

元年十月初五日陳象古序

道德眞經解卷上　知五

承議郎陳象古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謂衆人之所知者也可名謂衆人之所見者也雖可知可見未能盡道之妙理也故衆人常道者

非所謂道也衆人常名者非所謂名也道則淵乎其無名名則紛兮其非道皆强名之爲道爲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母喻也義取其始生也天地之始恍惚無名既有其名因萬物之生於天地之間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觀妙本極始也有欲觀徼明其終也欲因物而生物盡欲極則至於無爲矣徼邊際也欲及乎邊際極而無所更往也必有還淳反樸之理與妙何以異哉故無欲觀妙有欲觀徼也一而

已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因無欲而知道之妙因有欲而知道之徼豈非同出之旨哉同謂之玄玄者深微之義也悟之在心聖人知道之始終覺道之用捨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其要非元而何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非淺近

之義也非常道非常名其理至深不易窺測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非一而已施之於治天下施之於治國施之於治家施之於治身其妙皆如是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夫厭於粱

肉者不顧羹藜唅糗之味被於純綿者不愛羔裘牛衣之温殊不知寒者利褐飢者甘糟糠其要在飽煖而已故美生於惡惡生於美善生於不善不善生於善皆由心存其好惡者也有是心者必有是事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以其心存於美惡故利害不齊之如是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自有其所爲不自繁其言教道大自然物亦順之譬如四時運行而萬物由

之以生焉萬物作而不辭默隨玄化不言而
喻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有則志淺
恃則任狹居則不廣以道之大如是而處之
豈道之要妙乎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既不可
居又不可去去則寂滅其教將何以興哉不
知五
尚賢使民不爭賢者分別之所稱也尚者上
三
也使賢者爲上不肖者爲下故上者驕而處
位下者畏而處困以是自高企望之心無能
已也富貴之無厭貧賤之不足觸類而長紛
紛然哉民安得不爭乎不貴難得之貨使民

不爲盜盜因欲心使然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尚賢貴貨見可欲也不爭不盜故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教自已爲始也虛其心道所依也實其腹以養其身爲教之本也弱其志身常若不及也强其骨身之所立也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不任其智也無欲不强其愛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知者自任其智知尚賢之跡見難得之貨民既無爭心又無盜意智者自知無所施其勇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道本無爲自然清靜豈求治

之可言哉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測度准量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妙之貌也宗主也道無作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物性有剛柔遲速顏色聲音之不齊其所稟之分皆出自然大則山川小則草木亦有沖和之氣其用一也挫其銳不妄動也解其紛動而有理也和其光不自明也同其塵渾其跡也湛兮似或存無中之有有中之無故

也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子者本於有生也不可以定名故曰不知誰子帝之先謂始之以虛無終之亦以虛無故也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大仁不仁故曰天地不仁聖人不仁也芻草也有性

焉狗畜也有性焉皆有道而無知之物也性則道之始也情則道之終也道在乎始終而悉不達於通變故以萬百之數言之又以芻狗之賤比之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言其無心於涵容而無不容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言其無隔礙之至也多言數窮不知守中知者貴默故多言數窮默識內明故貴於守中也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喻也神陰陽不測者也谷體雖小可以喻太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其微若神故曰谷神死者寂滅之謂也神用若此應用不窮若存不見妄有死之道哉玄牝則幽深不自滿假耳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本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本於玄牝之道至大至廣不可以測度矣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緜緜不絕之謂也若

存則神用不可見也用之不勤則自然之道
無心於有爲之跡矣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
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沖而用之
不自生於萬物故至大不耗至和不虧所以
形全而道妙安得不長久乎安得不長生乎

知五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

五

自任於事不自專於已有若無實若虛保守
元微符合於道是以身常先而又身常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私道也萬物因
天地之涵容而不失沖和之氣豈非道之所

貴哉故能成其私上善若水水之爲性不好
清淨不惡穢濁其流行也必盈科而後進其
明未嘗蔽其潤未嘗虧則水之性道之自然
也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
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善利潤下之功也不爭
處惡物莫能先之居善地水積之地無不善
也心善淵水積之處內含清明無不深沉也
與善仁水流之處物得以生無有害也言善
信水潤所及無虛妄也政善治水力所行無
不滋益而順物理也事善能流行赴百伋之

豁而不懼激之過顙而不弱動善時逢決則流遇防則止因風則漂當寒則冰夫唯不爭故無尤以其上善故不可以求其過失矣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失在持也持之則有爲也有其有而自守不傾失者不如無其有而捨持守之跡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而銳之亦自用以就其利必有窮竭之時豈長久可保之道哉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取喻以發明上義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盈與銳之所致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則自然不逆

其道也名遂則物各得其沖和之理也身退則不自有其功名者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貴守眞養素者也魄則有象而不亂一則有用而至純故曰營魄抱一離則不成道乃爲二今言能無離乎是教之不可以有離

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氣爲動用之先柔爲剛强之本專氣致柔所保玄妙也嬰兒未有善惡之情取捨之智故又教之以不可不如嬰兒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如水之濯也除如掃糞穢也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

覽之要妙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疵瑕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使百姓謂我自然是無爲之至也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爲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氣清淨光明者也隨物應時開闔之道不形於言藏德不止豈非雌乎藏德則應用不屈素問曰藏德不止故不下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不可掩蔽於物則無不見也無不聞也外鑒其形內照其理默而識之不用家至戶曉紛紛其說矣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育則養之以沖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育之之功治天下之所有也萬物生之以奉已而不以爲有故亦爲而不恃長而不宰矣玄德運之在心不彰於外是也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

有車之用輻轂喻道之始也當無爲用道之終也輻轂自相維持無所容也因輻轂而有用運載不窮利之廣也是用在於無灼然矣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此皆不自居其功故前

文曰沖而用之或不盈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則止於事也用則順於道也唯道虛無深微不可見故曰無之以爲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貪惑嗜好故取痴如是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動之過也飄揚不能靜故狂發於內矣難得之貨使人行妨貪愛所生忽於義取故其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爲腹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爲目則防其外境之侵鑠我也彼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

所取捨也寵辱若驚寵辱之來哀樂之情必生於內未有不動者故曰若驚貴大患若身以大患生貴重者莫若於身因身而有患故也何謂寵辱寵爲下辱則由於內也忍而屈人之下道之要也寵則假於外也因人而成其求不已故爲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是生於心者明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身者萬事之所叢知所叢則不足恃其有也不恃其有則以道爲身之妙用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恃貴有已而爲天下非寄天下之要也恃愛有已而爲天下非託天下之要也故不自大其貴不自厚其愛以其不能長且久故也故曰若可寄若可託言若則不

可寄不可託之義也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皆强名之也以其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故也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視之不可見其形聽之不可聞其聲搏之不可得其實其首不二義不

可離故曰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皦明白之稱也昧隱暗之稱也不皦謂道行於已不自明其功也不昧謂道施於物不可隱蔽於其理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不可定名與夷與希與微何有異哉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不可致詰故如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之道上文所載者是也道則一也無古與今今之所爲雖與古異豈容捨古之道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知物之本沖

於道也自古始若此紀者理之用也知其古始通其物理道之妙也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守道抱一非衆人之所知故能微妙玄通不可容易以識之也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顯教示信若不强爲之容則

恐來者不可學之豫若冬涉川豫悅豫也冬水定而無漂衝也虞故悅豫如冬涉川心安利往也猶若畏四隣猶言也言若畏四隣則左右前後無不從於道也四隣近於己言必聞之故若畏也儼若客欽其道之用也渙若

冰將釋將大也道施不吝期於必行所以渙散及物如冰之大釋也敦兮其若樸樸則純和未散之時也敦厚也厚則不澆薄故如樸曠兮其若谷曠虛之義也谷幽深而有容故也渾兮其若濁不自分別能否善惡若水之未清故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濁不能久靜之則濁者澄而清生安不可極久而必動動則事理叢出皆自然之理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滿假之謂也志自滿假道隨而汚故不可盈夫唯不盈故能

弊不新成古人行道其弊不生今人若能如古豈有新成之弊哉恐其奉道之不至也欲無弊者其要在於不自盈而已致虛極守靜篤致至也篤厚也虛極道之本也虛極無有恐流於薄故必守之以靜篤此造道之妙旨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物極則復復者自靜故可以觀萬物復生於徼萬物雖多安能離吾之道哉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芸芸衆多不齊也根本也各復歸其根至於極者皆如是而已歸根曰靜本自清靜因物有遷也

靜曰復命命所稟賦者也復命曰常稟賦各有定分非常而何哉知常曰明明見道之用理之順也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則逆物理而亂其道之妙非凶而何哉知常容於本理不復爭競何有而不能容乎容乃公公者

不亂其物理不私其已意故能容容者至公之所在也公乃王王者尊崇治天下之廣當如道而已王乃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唯王者堪之天乃道符合於天則道無不備於動靜之間矣道乃久道之爲用無有

窮已之時也歿身不殆止於一身者在各能行其道者也故身雖歿而道未常歿也身因道在死而不亡故曰不殆太上下知有之淳和無爲之時也知者隨萬物以生下其知者各正性命品物流形正假强治故曰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情欲相生之時也非教化則日有以亂故親之欲其奉已譽之欲其從已也其次畏而侮之法令與行之時也有畏在下之事也有侮在上之事也畏者避罪侮者失正非刑戮則不可以齊之也信不足有

不信情僞既生各懷愛惡信必不足是以不信隨之猶其貴言言者不知知者必默信之不足者其在貴言之喋喋乎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功成者萬物得以順成其性事遂者萬物得以盡適其理由下知有之微妙玄通之所致也故曰謂我自然大道廢有仁義知五十一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情欲競生是非淆亂之時也仁義智慧孝慈忠臣強名之也皆因情僞而起情僞已萌不得不如是也故聖人保真養素靜以

鎮之還淳反樸以援天下之失道者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棄不用之義也利百倍則知止知足之所致也百倍言其多也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若只言絶聖棄智絶仁棄義絶巧棄利則義不盡而文不足也屬爲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無有三事也以此絶棄屬彼三事義彰而道存矣見素抱樸少思寡欲絶棄之幾要也絶學無憂世俗所知者得遂其愛樂其不知者仰慕而學之故欲

心願止而不能所以生憂多矣絶學無爲然後可以全其道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學則云爲不窮絶學則清靜自足如是則不如絶學也故唯與阿善與惡同歸於一强分別於其間者則非也唯阿其

畏也哉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畏者憂也憂則損耗天眞故不可以不畏憂也荒兮其未央哉荒者未治之謂也央盡也未治則未能盡其理達其道此所以歎之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此因學而遂其愛樂之至

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畏憂而無爲如未萌知識之時嬰兒無知無欲孩則情欲已生故喻以未孩矣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摩重之貌守眞抱樸滿而不盈豈非摩重之然哉若無所歸衆人之所不能見度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有餘自盈滿者也恃學而然遺則常若不足道之所貴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大愚不愚其心至純故曰純純兮俗人昭昭自明也我獨昏昏藏其明也俗人察察自恃能爲不貴寬恕我獨悶

悶無所用其能智也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忽若則不可定求之謂也以其不可定求故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以用也言學成而無不求其用者也我獨頑似鄙藏其用人莫易知外視不能故頑似鄙我獨異於人不同衆人之所學故也而貴求食於母求食則實其腹之謂也於母則取義始生之道也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孔德上德也容者無所不含容也從則不逆之至也德之包合不離於道非德薄之所能然也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恍

惚不可定名之謂也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此爲道之要妙非孔德者莫能知之象也物元精也雖似有成亦不可以定名者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以其精微不妄故能取信於人所以唯

道是從者信之至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名可名非常名故自古及今名不可去也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閱簡視也如簡其物在目也甫美也物得其道則生死通塞無不盡其美也能致其衆美者以孔德

之容乃如是也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者不繁不亂可以曲可以全可以枉可以直可以窪可以盈可以弊可以新可以少可以得可以多可以惑夫小者大之端暗者明之漸理當然也故聖人抱一於數則有增於象則有容不自滿假先見未萌天下若取以爲式則人人合於道矣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此抱一之法式也書曰滿招損謙致益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全因曲成直因枉起之類皆不爭之明驗也天下衆人不知取與之大要故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言可信之至也曲不終曲全不終全隨曲隨全唯道之妙希言自然法出教彰一言而悟自然會道豈啻喋喋之可用哉故希其言也言雖希而其理昭著非自然而何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飄風驟雨喻以明其旨也飄驟出於卒暴人知風雨之

至何必終朝終日之多乎言以發明其道言下有理求則得之何必多其言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言及於道信道者同之言及於德信德者同之言及於失迷失者同之亦自然也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言不相異也信不足有不信言亂而寡理故人不之信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力極而不可兼有故跂不容立跨不容行也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

不長亦不可以兼有也夫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如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而功不自矜而長也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以其不可長久也其自明自彰自伐自矜之喻乎物汎言也物由惡之況有道者哉故曰有道者不處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大道之喻也道無定象天地有形因道而生故先天地之義昭矣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混成之時也母取

其始生萬物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以其無實體不可以定名故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也大則無所不含容也故總曰大大曰逝逝往也既大則往不一所故總曰逝逝曰遠所往攸利行之必遠及於物

知五

故總曰遠遠曰反遠必有極極遠必反盡物之變通復歸於淳故總曰反故道大天大地

十五

大王亦大道者先天地生故首言道大天者輕清在上重濁在下樸散之所生故次曰天大又曰地大王者稽至道之沖和奉天地之

生化其大與天地等故又曰王亦大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爲輕根靜爲躁
君重謂不妄動也遷動則輕生靜謂淵默合
道也捨靜則躁起故道本無爲契乎重靜唯
輕與躁潛伏待時根與君言其所由興也是
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喻其所重不失常
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喻其安靜之得其所
也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王者治天
下之大當守其重處其靜以鎮輕浮以杜僭
躁不可以欲之所縱身之所貪輕忽妄動而

忘治天下之道故歎以明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輕則道教不遠失於不密躁則政教不詳失於廣大如是則奉上之道御下之德不可保也善行無轍跡內而施於心外不彰其事如無轍跡莫能尋求此善行之要也善言無瑕謫教也可久聽暑獲全瑕謫不興千里之外相應此善言之要也善計無籌策算得失隨事成敗在心籌策繁多何益智慧此善計之要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關楗者所以爲開閉之具也無關楗故不可開譬如默運

在心言不出口欲窺其事測其理必不可得矣善結無繩約故不可解易曰水流濕火就燥此善結之至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心存救人不限賢愚心存救物不限妍醜此聖人常善之要也

是謂襲明明則無不見於事理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明者之所有也轍跡瑕謫籌筭關楗繩約皆暗者之所恃也襲則不遺忘於其心矣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取也善人可法故曰師不善人可

以鑒誡善人亦取之故曰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貴則有其善也愛則喜於惡也非大道之所可萌也雖知大迷是謂要妙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內識於心外忘其跡衆人見之以爲迷而不知是大道之要妙故曰雖知大迷是謂要妙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人莫不好爲雄雄則滿而招損聖人知雄之不可好故守其雌以其柔而有容與物無競喻於谿者容而不窮之義也以爲常德又不離異還淳保素

歸類嬰兒沖和無爲之時也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白黑成形故以式言之榮辱無實故以谷言之法必有盡雖不差忒亦不可

至於窮竭之時蓋守黑尚變通故也故歸於無極谷亦空而能容能容恐其不久也故常德乃足樸則道未散之時也故論雄雌則以嬰兒論白黑則以無極論榮辱則以樸皆反本還元未嘗須臾離於道也樸散則爲器聖

人用之則爲官長樸散爲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長治爲器之主者故大制不割總其器之大小任其才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也豈假聖人强力以割之哉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豈得已乎天下神器不可爲也言神器者不可測度其所用也爲之則小苟道狹智窮非神器之宜故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敗與失因有爲故執之所生矣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

或贏或載或隨各從物性安於分定因無爲無執而然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此過常踰分之謂也如是者何由爲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佐輔助也輔助人主以治天下也當不以兵强昔苗民逆命大禹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是不以兵强者也還復也兵雖殺害不合於義人情血氣之所爭勝故報讎伺隙洗怨乘間日往月來未易休息此好還之明驗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言兵強之害如此之甚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善謂善佐人主者也果敢也勝也定也剋也果而已者果敢爲之也果者何不矜不伐不憍不憍是也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既不矜

不伐不憍而敵強失道猶甚則當兵革以平治之是不得已而用之也雖以兵勝不自以爲強濟之以柔和所以來遠而有容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廣演其道之義也壯則無以加益故曰老老則否於發生故曰

不道不道則物無所依故曰已已止息也物無變通遂至止息則敗壞以隨之非道之妙用也夫佳兵不祥之器佳大也祥吉也以其大而不吉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陽也右陰也陰非道用之所宜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重言之者明其實不祥不可以爲君子之器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此果而勿強者也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兵必貴殺非美事也以爲美者違好生之德張殘賊之跡非君

子之器明矣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害人者人必害之其事好還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此言不可就凶而

捨吉就凶於哀傷哭泣從之非人情所樂今疊言之者明其兵不可恃其理必然故也道常無名名不可定非常名也通變應用不一其處故曰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樸者道未散之時也未散則莫測其狀故可以小言

之化及於物廣大無所不被故天下不敢臣臣以喻下之義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如樸而守之淳素不亂萬物伏從其化如道之妙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相和合之至也甘露言至和之及於下也

人莫之令非人力能強也自均則及物無偏無黨矣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繁豈無名而可言乎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物既衆而名既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而塞所

以危亡之幾生焉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川谷之所容江海所潤於物無纖毫之遺故取以爲喻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强行於內者也明則省已無遺强則進道有

漸知足者富得一不求二自足於心所以爲富不在多也强行者有志在心爲志强行大道亦在內明非志而何哉不失其所者久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矣死而不亡者壽死不可免形氣斯盡有生者之常也其

不亡者因自知自勝知足强行不失其所而有存焉此爲壽之實也非世人百歲之斯可同日而語也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人能弘道道不離於人取之則來行之則是不逆於理故曰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不言

已之能生也功成不名有不自有其成功也愛養萬物而不爲主物由道生不自爲主其施甚廣常無欲可名爲小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爲大萬物歸已之恩不自恃其功沖而用

之物莫能測故可名爲大執大象天下往大象大道之象也執之則行之至也非固執之謂也天下從其不逆不忤也往而不害安平泰從其象順其化故獲安泰而無危亡禍患矣樂與餌過客止樂與餌喻也人之所共好者也過客止不敢以爲主甚矣過客雖止明亦不可久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出口則言之詳也假言以明道明道必淳素爲上故淡乎不可以求其味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用之不可既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明目聰

耳者無所施其功矣用本在心化必及物與道默運豈有盡哉故曰用之不可既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張極者必歙強極者必弱興極則必廢與極者必奪皆自然之理也聖人先見前知因於明照故曰是謂微明微妙用明無幽不覩衆人之見難與雷同柔弱勝剛強古人有言太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斡亦自然之理也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喻也魚不

可脫於淵亦猶人不可離於道一也利器以道爲之者也衆人諳於成事固不可以淺近之跡示於人矣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萬物自化故無不爲非道之自有爲也侯王治天下者也與道合契則萬物各正性命順而不逆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將大也欲無窮限隨愛惡而生之不鎮則易反終亂樸淳一不動之機也上之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鎮之之要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欲無名之樸不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不欲者不失本來清
淨也既清淨則無濁惡之邪以及萬物也

道德眞經解卷上

道德真經解卷下

道德眞經解 卷下

丞議郎陳象古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其德而歸之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爲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上德無爲而無以爲默運元化包藏在心物順其理不假自爲以彰於外是

無所爲者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其不失德故爲之以爲累道數不遠智慧不明故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仁者好生惡殺施設已及於萬物也故曰爲之不自矜憍化行被物不見其跡故曰無以

爲義謂裁斷取與合宜以是之故義之及物是爲之而有以爲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扔重也頻也禮以治人使人服禮中禮則是不中禮則非是非必爭不應外教唯威能整故曰攘臂而仍之重則不一頻

則不苟必使之從禮則失自然之道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道全則德與仁義禮可包而一之今失道則事以類分則德見而獨行有爲有用理非自然故德失則求之於仁仁失求之於義義失求之於禮泝別既異就薄轉多雖欲一之固不可得故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前識者謂事前之知識也識其終善而行之如草木之英是道之華見於外也

暗於終惡而行之亦不可掩故曰愚人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厚者無踰於道也薄者下德也仁也義也禮也實者內之所施沖和之道也華者外之所施常行之事也無爲清靜何假於華

故處厚處實矣故去彼取此彼謂下德上仁上義上禮此謂大道上德以理觀之其去取者豈可以亂乎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者

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其妙用之理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歟裂則不全發則不靜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蹶則不安皆失道所致也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物理相續其勢然也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爲非也故致數輿無輿上古聖人觀轉蓬始以爲輪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用輿以載物物至則捨輿雖數輿不一輿豈自矜其用乎競無輿

也王侯之功濟物者甚大自謂孤寡不穀輿無輿何以異哉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琭琭玉之美容也落落石之美狀也雖外見其美而內無變通以濟之故不欲如玉石之有外容狀也反者道之動物極則反道非隨物

而極故知爲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道之行也與物無競知雄守雌故知爲道之用矣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生則爲有不生則無利害相因存亡相繼唯反者弱者理契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信悟之至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信不厚而悟未至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不信不悟理故如是建言有之有所據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

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外跡淺近內融幾微知幾守微故不可測夫唯道善貸且成貸則假於物而不窮成則全其妙而不敗矣道生一一謂璞之始也一生二天之體也二生三地之形也三生萬物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繁不能守一矣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則在內沖而用之不失其和者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沖和之至也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道之所在不可測度

損益盈虛相續不已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言其教有所始有所起教以沖氣爲和也義宜也我道之所在也人用其教亦由我隨物宜而教之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强梁則不任自然也非沖和之妙用也不得其死則不復

能全其生理者也吾將以爲教父凡稱父母者皆喻其始生之義也以爲教父本其教與之始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道性虛無微妙可不謂之柔乎與物無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可不謂之堅乎無有入於無間

無有妙用之道無間無所不通不可隔塞也妙用道行則通變不測可以全微妙之理矣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無爲之益達道者覺之非衆人之易悟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語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及者少也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者道之華貨者道之妄得者道之累身者道之本有身則可以視教行道故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安於亡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恐失其愛者必

私散其精恐失其藏若必心常不足故有大費之悔厚亡之憂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知足則不甚愛也知止則不多藏也契道合教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若訥若缺若沖不自滿假之謂也如是則不弊不窮可見矣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屈則不直拙則不巧訥則不辯直有時而彰巧有時而行辯有時而設聖人深於道妙藏用待時故能如此躁勝寒靜勝熱必然之理也清靜爲天下

正清靜無爲之所致也我無爲而民自正故清靜可爲天下正矣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有道者以清靜爲用心存不爭故卻走馬天下無事人悉好生故可以糞田疇美土彊以自足食而實其腹也

無道則嗜欲共興處於必爭之地大則兵戈以相好勝故戎馬生於郊以其不捨鬬亂也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可欲者以名爲親者也不知足者以貨爲多者也欲得者以得爲病者也故知足之

足常足矣知足者有一而不望二有少而不望多外境紛紜內明了悟一與少猶之以爲累況不足乎故知足者常足矣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聖人得一以爲天下正故不假户牖而所知所見愈遠矣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耳目之所接者有涯故曰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道博者知其行之動止見其名之孚僞譜其成之大小所以不待自行而知不待自見而名不待自爲而成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學者有漸

從少至多故曰有益道成則藏其用秘其明故曰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虛無清淨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不畏損損而至於無爲是道之微妙也無爲而無不爲如損之而無所損也聖人無常心以百

姓心爲心因物有治隨事而教故無常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言均一無變惡也有德之善有德之信故不分別而天下以爲善以爲信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惕惕思曜貌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以百姓心爲心者不自明其心之所能也渾則與百姓外同其跡而內異也百姓皆注耳目信順懷仰之至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注耳目而未知心之淵默矣聖人皆孩之言百姓隨教順治未有所能如孩童之就乳不難率也出生入死萬物出則生入則死自然之道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言其類異而事不異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言不出於生死之徒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物

悟本不生不死專用死以為死是故以生為
生隨生而死隨死而生是厚於生也故曰生
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
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
無所容其刃不生不死內明常存外境之來
於我何有故兕虎甲兵無所能及矣夫何故
以其無死地以其不生故無死地玄機妙理
悟者知之道生之大道也始於道也德畜之
上德也善於容物故歸於德物形之能生而
在地各自成形勢成之順於生畜賦分類聚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由道而生仰德之育故有尊貴之常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天下之所尊貴者官爵而已道德無形人莫能爵之是不可以名之義也如是則出於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覆之皆自然之常理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不自有其功之至也是謂玄德不可以測度故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始於道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爲天下母也既得其母以知其

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萬物本道而生得其母之義也見萬物已生之衆是知其子之義也萬物有窮盡之時而人道無休息之理是復守其母之義也如是則沒身豈有危殆以相及乎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塞其兌者欲心不興於內也閉其門者羣邪自施於外也勤勞也不勞苦而可保淳和之道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開其兌者道不全也濟其事者施爲不窮也不可救者入患難而不復安强矣故曰不救見小曰明常人

忽於小而重於大干雲之木起於蔥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守柔曰強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者不累月此柔弱勝剛強之義也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者照於外者也明者內自照者也用

其光則知其子是也歸其明則復其母是也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大也大有知則知其道之要妙故能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畏其亂得失迷善惡以施及於萬物也大道甚夷舉道之要以明非道民甚好徑不任自然

務敏於得故好徑捷之跡形焉朝甚除除其荒穢以尚嚴整也田甚蕪禾稼盛之義如蕪生焉非荒蕪之蕪也倉甚虛上下足食無捨剋聚斂之事非空虛之虛也服文彩文事之飾也帶利劒武事之備也厭飲食無饑饉也財貨有餘無窮乏之憂也是謂盜誇非道也哉務於好徑至於財貨有餘不任自然者多矣失道之甚如盜者之相誇不足貴也故曰非道也哉善建者不拔謹其始也善抱者不脫保其成也子孫祭祀不輟不拔不脫之至

也修之身其德乃眞德上德也眞則不妄信於下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以其全眞故有餘以及於家以其有餘故能長以及其鄉以其可長故為豐厚以及於國以其

遂豐故普偏行於天下是善建不拔之明驗

也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兄治身之道則知治已之身見治家之道則知治已之家見治鄉之道則知治已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已之國

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已之天下不拔不脫由此可明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用此觀身觀家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上德之人也赤子嬰兒之異名也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無恐畏之心不傷於物至誠所在物亦知之故不加害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握固則無所欲得而自執也朘作則不因有爲而自動也號而不嗄其本固也非精與和之至而何

哉知和曰常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知常曰明知此常之義復歸其明不難也益生曰祥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心使氣曰強不求外助內保久長氣與道俱不強何待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物有成形老必及之不知變道非道之用已止也止而至於敗微妙何容焉知者不言默運元機物隨以化家至戶曉事有窮時故不在於言言者不知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數寸爾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故言

者非知之要也塞其兌內藏其明閉其門外杜其邪挫其銳知進退解其紛順而不亂和其光不自顯同其塵不自異是謂玄同玄則微妙同則均一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親疎利害貴賤此之所重衆人之所分別者也大道所在名非常名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乎故爲天下貴貴重其道也天下無能踰之者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正也奇

不正也正如表之端而曲不用也兵尚詭詐如守東擊西正不可行也正與奇有而用無形如無事以取天下有事則愛偏愛偏則人悉不與人猶不與況天下乎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以此無事為要妙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亦自然之理也多忌諱則失取捨之和也多利器則權在下也多技巧則蕩心之所生也滋法令則敝倖之興不可革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

無事而民自富內自足也我好靜而民自正
不妄貪求率歸寡欲我無欲而民自樸嗜欲
不生保眞守素反道之始故曰樸其政悶悶
其民淳淳悶悶如無所能也淳淳如無所知
也道本無爲故貴如是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則無所能容也缺缺則無所能完也失
道之妙故致如是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孰知其極樂極則悲否極則泰非一日也明
有是理人不究尋強欲反禍強欲祈福是謂
不知其極致也其無正邪言物未嘗不存於

正道也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復反復也迷而不復捨爾元龜將獲其凶豈止於奇妖乎民之迷其日固久歎其甚而不知止息也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自足於内與道同和不假外飾之繁以汙其眞實之理也治人事天莫若嗇嗇謂愛而藏之聖人嗇於道小人嗇於財夫唯嗇是謂早服以其能嗇可謂上德故人競懷服而恐其後矣早服謂之重積德不矜已能德乃轉盛故曰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

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沖和內融自無不足故無不克所克無遺不見涯涘故莫知其極移之治人與道人契物無不歸故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者始生之義也用嗇積德是治國之所宗如是而不保長久者未之有也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根蒂喻其不可離二也長生久視非寂滅無爲之旨也治大國若烹小鮮割烹有理小大何殊見理知機政治爲易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各安其分名存用密無妄禍福是謂

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無可傷之隙故也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民循道化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皆因聖人以道莅之鬼神依人而止故無所用其神矣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感通之道雖木石猶行況於鬼神乎以神守其靈我保其德相與全道是謂交焉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下流者柔和接物不視剛強滔滔其勢不逆不窮交謂交結而附於己者也天下之交牝柔和之喻也牝常以靜勝得柔和之要也牡以靜爲下用

牡者常以靜爲下靜爲下則天下之交至焉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俱以靜勝然也謂小國不治大國
取以治之大國不治小國取以治之不限大
小惟道是尊非私其人而取其境土也故或
下以取或下而取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其歸
一揆自然之道不出其下矣大國不過欲兼
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兼育人有義入事
人有禮事人則已爲下矣兩者各得其所故
大者宜爲下大國恃强鮮能下下今獨言大

者宜爲下將明其大者所難行也道者萬物之奥奥深奥也深奥則無名可稱無跡可尋非淺近之類善人之寶珍寶人之所藏是以爲喻也不善人之所保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得安焉美言可以市聞而從之者衆也尊

行可以加人人所欽仰故不厭焉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棄人則道不行道不行則教不興故不可棄也故立天子置三公言其用教之至大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駟馬雖禮之貴用畢則已備禮之物物

無變通三公坐而論道元化莫窮以治於民民咸受賜故璧馬與道不可同日而語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求而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行之即是故不曰求與理合宜故非有罪道本如是故天下貴之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爲無爲則所爲不礙也事無事則事不復因也味無味則其味不爽也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大小多少總而言之包括其不一也報怨以德柔和清靜不懷惡意道之妙

用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相續如循環之無端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亦自然之理也爲先言圖難於其易難事必作於易恐人以輕易自處故今言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明其事有漸也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知難之道愼終如始難不能阻其妙用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爲之於未有危未有
跡之時也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治之於未亂
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用力少而見功
多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
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言有之與亂從微至
著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極力有爲爲極必
敗極力以執執多必失之也是以聖人無爲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明上義也民之從事常
於幾成而敗之愚者諳成事智者覩未萌爲
山九仞功虧一簣常情淺見故成敗如是焉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持盈守成可保長久故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欲之大者欲不欲則無欲之至也學不學道被德廣無所可學也復衆人之所過復反也反衆人之所過不與衆人同過也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輔萬物之自然不專於己之力也不敢爲所以顯輔之之道也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者無所知識明者智識務多智識相競背德違道非善爲道者之所宜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已爲難治因自用其智識泥復明之以助其亂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治物有理濟以變通何禍之有知此兩者亦楷式不可渝也古今同然蓋取楷式以爲之喻常知楷式

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雖云楷式無狀可見故曰玄德深矣遠矣物之趨利巧僞並生道本自然故與物反反其物之失道者順之至也無不順者故曰大順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故能爲百谷王爺也江海處於低下大而有容衆流歸之故在百谷之上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以身後之也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道德深遠不可得以輕重不可得以加害也處上無自崇大之意處前有容於後人故重害遠矣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樂推不厭因不重不

害之所生也輕重災害猶不可及況於爭競乎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肖似也似前人也世俗衆人之所見謂以强治之也言不似前人有爲顯跡以治天下也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大道不可測衆人不能知不能見故似不肖我道肖似前人以道治天下者也故曰若肖久矣理密言玄故曰其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不可須臾離也一曰慈謂愍天下之失道者二曰儉嗇之至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如江海之善下也夫慈

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長道之用理之然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獨任貪强行及於亂人悉不與死可立而待也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言慈之爲道無施不可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合天德也天之道亦以慈爲大

善爲士者不武以柔和行之也善戰者不怒以仁義勝之也善勝者不爭爭則不足故勝在不爭也善用人者爲之下推美遜德人必歸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

天古之極得道之至也已有不爭之德人有奉已之力天法道而行聖人法天而治極中也大中之道也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不爲主而爲客言禍亂不從已生也不敢進寸無妄動也不敢退尺果於禦亂也是謂行無行行不自我始也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皆行無行之類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不敢進寸不敢退尺豈輕敵之有焉輕敵則幾喪吾寶喻也以慈爲寶也故抗兵相加哀

者勝矣戰而不怒仁義隨之固可取勝漢高祖素服軍門能奉義帝哀之至也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能崇道非道崇人易知而不能知易行而不能行所以歎之也言有宗事有君宗君強名也在知其

要而已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因其無知故不知道之妙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既知我者希容有知者而以爲楷式是可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喻也被褐則不自顯其美以略外相也懷玉則內自視其眞以全內境也知

不知上知道之沖謙虛不足猶爲不知知之上也不知知病實不知而强知穿鑿其義失於自然是以爲病原憲曰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知不知道爲病能求知道以除其不知道之病故無病可及所以不病矣聖人不病知道之要故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亦由知不知道之病教使除不知道之病故也民不畏威則大威至非常人所用之威捨聲色刑罰者也道唯貴知不知則亂倫理取戕賊是大威存乎其中

矣民不畏人而畏道故曰大威至也無狹其所居狹其所安則道不廣矣無厭其所生所生益得以顯道故不可厭其所生矣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以其不厭道故不厭所生樂之在內豈有厭哉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詳於內而略於外也故去彼取此去彼自見自貴而取不厭之道也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也皆失其沖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違

也執知其故遂於敢不敢不知其故如何耳是以聖人猶難之亦不能勇於敢不敢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法道故如是天網恢恢疎而不失網以喻夫包籠萬物也恢恢大之貌也

大則難密體雖不密而應乎物如影響然不可言其有失也民不畏死捨安就危日以為務知進不知退同類相推俱入禍門豈畏死乎柰何以死懼之見死在前觸冒為之是以不懼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

之孰敢畏死懼殺則爲惡者恢輕死慢殺則爲惡者如舊又何益於教化哉奇邪也今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常有司殺者殺惡盈罪見司殺者主之殺之足以懲勸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喻也大匠有繩墨有利器不妄雕斲故能使物成其器也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傷手則不得其法者代司殺者殺人如代大匠斲木器必不成而又有所傷害也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不知予之爲取聚斂大行民食不足於是乎飢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法令滋
彰盜賊多有有爲之甚者民興救倖以逃其
刑情僞百端於是乎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
生之厚是以輕死迷於愛欲忘其患苦衆人
之情也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無以

生爲道之妙也任理自然不强其物故賢於
貴生得其道者也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
强性靜忘情樸素可保長存情欲漸盛不畏
死亡故曰生柔弱而死堅强也萬物草木生
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生甲葱青觸物則折貪

生務長力極數窮必致枯死亦有性焉與人同也故曰生柔脆死枯槁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情欲盛者必與人爭支幹大者必膺人用柔弱柔脆人不競之工不取之故死生之境異矣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兵強而極易見必敗故曰不勝木強而極易見枯槁故曰則共謂共同其枯槁皆自然之理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強大無容極則易喪處下之道可保長久柔弱有容未至極致人悉與之處下之益萬物皆然天之道

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此張弓之勢沖而用之不盈者也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是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言貪求之無厭損至和之妙用也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道用廣大利物不窮是常有餘能奉天下矣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此有餘之玄機也其不欲見賢恃其為處其功則見其賢矣非聖人得道之宜也天下至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

易之水之爲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柔而何攻堅强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不可改易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衆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莫能行則信道不明崇道不篤

也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言含垢納汙不窮則信道行德愈大天下之所與也正言若反似反於正也受垢爲社稷主受不祥爲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觀之則至正矣和大

怨必有餘怨有怨不如無怨和怨非强力不可故有怨生怨所以有餘怨也安可以爲善非善之善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契衆人之所不能見者也亦抱陽之義也左契用則人必從之故不必責於人而後成其道也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左契上德右之所執也上德存則契於道無上德則無契故曰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謂善於行道之人也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寡少也民寡則所用不多貪欲不競可以似道之

妙全眞反素什伯之器非全不用不爭用之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重其死少欲寡求不必遠就其利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寡欲易足物共不爭故舟輿

可閉甲兵可偃結繩之政上古民淳之時所行今復結繩全眞反素之驗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易自足也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言其不爲荒僻不治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不貪求淳淳之至使然也信言

不美美言不信言以顯教達理豈拘以美惡哉飾美其言未必誠實取信則難矣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行著於前不假膚說膚說既盛豈善之善哉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心知在內無所不通自顯其博博豈誠然不知之嫌因是而有聖人不積立教顯理未常不與人同道豈獨藏積於已乎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明遠識通道大德廣教人猶已如江海之源不患不有不多矣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天道聖人其施一

也利於物性爲於物始不害不爭乃全妙用矣

道德眞經解卷下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序

僕草澤無名之野人也素不以進取介意及冠之後酷嗜恬淡之樂究丹經卜筮之術至於晚年讀古人書披閱諸子探賾眇經之奥章章有旨可謂深矣遠矣因觀諸家解註言多放誕互起異端朱紫殽亂殆越百家失其古道本眞良可歎也獨莊列文庚四子之書迺老氏門人親授五千言教各著撰義與相同其餘諸解紛紜肆辯徒以筆舌為功虛无為用了無所執又豈可與四子同日而語哉

僕昔隨仕嘗遊京都得叅高道講師略扣玄關盡為空性之說不能述道之一二內省不疚深其造道而自得欲以極世欲之多蔽悼聖道之不行又恐膠疑泥惑之流翻起蜂喧之議故摭其四子引其眞經集為一編計一
過一
十卷以破雷同之說因目之曰四子古道義又述經史疏十卷以相為之表裏今幸苟完是論非當時其臆說不惟新當時聞見抑為千古之龜鑑也請好事君子幸無哂焉偃息之暇因援筆而直書之嵗大定十九年己亥

歲元日古襄寇才質謹序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一

古　襄　寇　才　質　集

道可道章第一

此章南華經言天地無為不言之教者古之所大也而三皇之所以共美也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無為而已矣古者大道不稱大辯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後世孰知不言之

教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大道無為天地不言之大教矣天常
無欲無為自
化無教言也

道可道

通玄經道原篇曰夫仁義事生者應變而
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
也 過一二

非常道

洞靈經曰後世仁義禮樂人事小成之道
曰可之教飾辭政敗非常道也

名可名

通玄經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僞不知於道夫著於竹帛之書鏤於金石之言可傳於人者非藏書也故名可名非常名也

非常名

洞靈眞經曰後世多誦方書或學技藝通說之言曰可言之言翦巧綺濫非常言也

無名天地之始

通玄經曰無名則無形大道無形即靜而無爲大常之道不道之道甚乎大哉此之

謂天府大道無教也

有名萬物之母

通玄經曰有名則有形天地有形即靜而不言大常之言不言之言苦乎大哉此之謂天府天地無言也

過一

常無欲以觀其妙

南華經曰有天道焉無為而尊天道也天地大智無為閑閑大道無為自然之妙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南華經曰有人道焉有為而卑人道也人

學小智有為閒閒人道有為而徼倖也通
玄經曰有為也則傷而徼末也
此兩者
通玄經曰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為俗
學也南華經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
矣不可不察也
同出
南華經曰合異以為同通玄經曰聖人從
事於教同心而同歸
而異名

南華經曰散同以為異通玄經曰後世五帝三王殊事而異路五帝異道而覆天下三王殊事因時而變而異言也同謂之玄通玄經曰上古聖人與天同心與道同體謂之無為玄妙大道矣

玄之又玄

南華經曰夫道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衆妙之門

通玄經曰道者一立而生萬物故萬事之根皆出道之一門南華經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此章通玄經言聖人者通於靈府與

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動若神無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是故不言之教若弗大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大道無為天地不言之教萬物自化不用小成美有為言民惡不善也

天下

通玄經曰後世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

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治上有為也
下亦有為也
皆知美之為美
通玄經微明篇曰後世知學淺於道矣古
不知學淺於道矣今之知學外於欲矣古
不知學內於性矣後世孰知知學為不知
道古不知學為知道乎故天下皆知美之
為美斯惡矣
斯惡矣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聰聞聰聞非道乃

學也道不可以明見明見非道乃學也道
不可以辯言辯言非道乃學也斯惡矣
皆知善之爲善
南華經无始曰古不知學深於道矣今知
之學淺於道矣弗知內性知學外欲於是
過一
泰清中而歎曰古弗知學乃知乎道後世
五
孰知不知之知乃知道乎故天下皆知善
之爲善斯不善矣
斯不善矣
南華經曰夫道不可以聰聞聰聞非道乃

學也道不可以明見明見非道乃學也道
不可以辯言辯言非道乃學也斯不善矣
故有無之相生
通玄經曰人君之道有無相生也
難易之相成
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
以邪教化難而必敗捨其易必成從事於
難必敗故難易相成也
長短之相形
通玄經曰古者民童蒙長短不相形後世

有為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

通玄經曰古者民童蒙高下不相傾輕重均則衡不傾無偏覆也後世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

南華經曰大人之教若聲之於響通玄經曰如響之應聲上唱下和也

前後之相隨

南華經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通玄經曰如影之像形前後相隨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大道之本在於法天上聖法天
法天者法天地之道也虛靜無為是謂天
地
處無為之事
通玄經曰古王道者處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
萬物
南華經曰今計物之為數不止於萬而期

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故曰萬物

作而不辭

南華經曰天不產而萬物育地不產而萬物化

生而不有

通玄經曰道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

爲而不恃

通玄經曰道成物也莫見其所爲而萬物

成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

功成不居

通玄經曰不居者無為也無為則不居無名無言也大道無為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

夫唯不居

過一

七

通玄經曰不居者即處無為不動無言也是以不去

南華經曰道之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

不尚賢章第三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古者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是以太古聖人之治天下虛心實腹乃無為也常使民無知無欲不敢有為不尚賢貴貨無為則治也

不尚賢

南華經曰上古大道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使民不爭

通玄經下德篇曰後世人之情性皆願賢已而疾不及人願賢即爭心生疾不及人

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古者聖
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即心治而氣順故曰
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
通玄經上義曰古者為國之道其道寡民也
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
使民不為盜
南華經曰古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貨財也
不見可欲

通玄經曰古聖不見可欲心與神靜乃無欲也

使心不亂

通玄經曰後世人君好色弗使風儀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治人者

過一

慎所以感之沖虛經曰後世君淫民淫古

八

聖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是以聖人之治

通玄經曰為治之本務在無為是以聖人之治虛無寂漠脩自然之道淡然無為而

天下治

虛其心

通玄經曰其聽治也虛心得道聖人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不足故能成其賢奢者不長

實其腹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則胷腹充實而嗜欲寡也

弱其志

通玄經曰其聽治也弱志得道志弱事強

安靜不能不慮而得
強其骨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
其文章即合於神明無為之道神明得其
內者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
過一 九
堅強而不匱無所不逮
常使民
南華經曰古者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治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無知無欲

南華經曰古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
無欲則民素樸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南華經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
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為無為

通玄經曰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南華
經曰帝王之務在於無為
則無不治矣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淡然無為而無不為

也淡然無治而無不治也

道沖章第四此章南華經言夫道沖和之氣和養萬物也無所不在是處有之在螻蟻蠢物無不養育何其道下挫其銳卵在瓦甓土石無不成就何其道愈甚散其紛邪在稊稗草木無不生成其道愈下和其光耶在屎溺糞壤不揀穢汙同其塵也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大象乃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天象道之氣也

道沖

通玄經曰大道陰陽和氣澄清而用之

通玄經微明篇曰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或不盈

通玄經曰道者和氣沖而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南華經曰天道沖和之氣生成萬物也無所不在是處有之

過一

十

挫其銳

通玄經曰夫道挫其銳者無暴惡也

解其紛

通玄經曰夫道解其紛無爭亂也

和其光

通玄經曰夫道和其光者無怨逆也
同其塵
通玄經曰夫道和其塵同塵穢也
湛乎似或存
通玄經曰天以之清湛然澄靜
吾不知誰之子
南華經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
象帝之先
南華經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形道之
子孫而以有形天地子孫可乎仲尼曰可

有形先天地生者皆物邪物於物者道非物物

天地章第五 此章南華經知北遊篇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古聖人者原天地無為之美達萬物自然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無為之謂也不教仁義小成有為多言之事以百姓為芻狗隨聖人之風聲自然偃化天下治也 過一十

天地不仁

通玄經自然篇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其內不以事貴不

須禮而莊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五行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以萬物為芻狗

通玄經曰天地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

聖人不仁

通玄經曰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以百姓為芻狗

通玄經曰百姓聽上如草從風其於化也若風之靡草

天地之間

南華經曰地籟則衆竅是也夫籟者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也咸其自取萬物怒號者其誰使耶其猶橐籥乎

過一　十二

南華經曰人籟則比竹是已風唯無作作則萬物鳴號動而為聲也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猶吹人籟比竹管籥之聲乎

虛而不屈

通玄經曰上聖法天虛靜無為治天地之

道也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是謂天地也
動而愈出
沖虛經曰唐之治天下遊於康衢聞兒童
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唐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謠言乎童兒
曰古詩也
多言數窮
通玄經曰後世民知書而道衰知數而德
衰任數者勞而无功書數者人言之所生
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偽不知於道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沖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
書數者
不如守中
通玄經曰為教之本在去小成體道者佚
而不窮神化無為天下相應微矣此所謂
過一
天地不言之教荃乎大哉後世若有能知
十三
此之謂天府大道無為天地不言之教矣
谷神章第六此章南華經言大道無形有情鬼神帝生天生地天得一氣清虛主其運也地得一氣安寧處其用也故天地谷神不死是謂陰陽玄牝造化之神玄牝陰陽之門戶是運天地根天則綿綿若存

地則用之不勤
道天地之根也

谷神不死

沖虛經曰天地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四時爾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沖虛經曰大道常生常化無物不生無不化陰陽爾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

沖虛經曰大道陰陽疑獨其道不可窮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沖虛經曰天地四時往復其際不可終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

沖虛經曰綿綿若存通玄經曰大道至神綿綿若存故能天運南華經曰天其運也用之不勤

沖虛經曰用之不勤南華經曰地處用也通玄經曰用之不勤故能地塡

天長地久章第七 此章南華經則陽篇言大道者氣之

大者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天地無私也故能長久是以古之聖人將欲禪位為帝者奉天至公無私覆載也天下長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耶故成其私

天長地久

南華經曰天無私覆無不覆也地無私載無不載也

過一

十四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通玄經曰大道者氣之大者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天地無私也故能長久

以其不自生

南華經曰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長焉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故能長生

通玄經曰天地無私去也無私就也故能長久

是以聖人

沖虛經曰唐召於舜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南華經曰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之徒

後其時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先以後為主聖人法道之退者所以自後也後以自安而身先

過一

通玄經曰退則故能先此天地之所成也以退取先矣

十五

外其身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聖人法道之小者所以自卑也卑以自衛

而身存

通玄經曰小則故能大此天道之所成也

以亡取存

非以其無私耶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與天地相保公正無

私

故能成其私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無私德也其無私德

其無私福

上善若水章第八 此章通玄經道原篇言夫水之為道

也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與天地共同是謂至德水柔近於道夫上古聖人法天善道若水之十善

上善若水

通玄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水善利萬物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上天為雨露萬物不得不生又不爭

通玄經曰水流不爭疾去而不遲

處衆人之所惡

通玄經曰澤及蚊蟯而不求報

故幾於道

通玄經曰水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水柔

近於道

居善地

通玄經曰水之為道也下地為潤澤萬物

不得不生

心善淵

通玄經曰水廣不可極深不可測

與善仁

通玄經曰水則富贍天下而不既德

言善信

通玄經曰夫水有餘補不足任天下取與

政善治

通玄經曰夫水息耗滅益過於不訾

事善能

通玄經曰夫水利貫金石彊勝天下

動善時

通玄經曰夫水稟受萬物而無先後

夫唯不爭

通玄經曰夫水所以能成天地至德者以其綽約潤達也故無尤矣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百事不得不成

過一

長極無窮遠淪無涯大苞羣生施百姓而無費

十七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二

過二

古　襄　寇　才　質　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公侯而志驕用心奢廣不可長久驕奢亡國也南華經曰古聖毀志之勃富貴驕奢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持而盈之

南華經曰盈則溢矣不可自滿也

不如其已

通玄經微明篇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銳之

南華經曰銳則挫矣不可自驕也
不可長保
通玄經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沖虛經曰
揣利害不如其已
金玉滿堂

通二

通玄經曰古者聖王處大滿而不溢故能
長久末世滿溢者亡
莫之能守
通玄經曰處大不溢盈而不虧所以長守
富也末世不能守之失天下也

富貴而驕
通玄經曰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末世
富貴驕奢者亡
自遺其咎
通玄經曰富貴不以明自鑑而能無為非
而不亡者寡矣
功成名遂
通玄經曰天地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而況於人乎
身退天之道

通玄經曰主驕則恣恣則極物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夫虛靜恬弱平易無為純粹素朴此六者道之形體也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慮息心焉休則虛靜無為而天下治無不為也是故太古神人真人至人聖人道人德人體之以虛靜恬弱平易無為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神聖至真之人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

載營魄抱一

通玄經曰太古神人體道虛靜曰虛無者道之舍也虛者中無載也嗜欲不載虛之

至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君通於一而萬事畢南華經曰神人者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之謂神人

能無離乎

南華經曰古之人內直善道無為其一者與天為徒今之人外曲禮敬有為不一者與人為徒

專氣致柔

通玄經曰太古聖人體道守柔弱曰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柔弱者道之用

也積柔成剛積弱成強不積而成未之有也南華經曰聖治者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能如嬰兒乎

南華經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無為守其內而不為其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有為為其外而不守其內

滌除玄覽

通玄經曰太古至人體道守平易曰平者心無累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平易者道之素也平易恬淡此天地之平也南華經曰至人者用心若鐘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之謂至人能無疵乎

南華經曰古之人無為治其內而不有為治其外今之人有為治其外而不無為治其內

愛民治國

通玄經曰太古道人體守無為曰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王清靜者道之鑒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好不害於公道邪欲不傷於正德故常虛而無為見素抱樸不與物雜謂之曰無為能無為乎

通玄經曰古之人味道不舍也今之人舍道不味也釋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

者困

天門開闔

通玄經曰太古眞人體道守純粹曰純粹者道之榦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靜而與陰同閉動而與陽同開能至於無淫樂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此眞人遊純粹之道也南華經曰古者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純粹而不雜此養神之道也純粹之道唯神是守故素也者謂其無所

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
素謂之眞人
能無雌乎
通玄經曰今上觀眞人之倫深原道德之
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恥澆薄不
淳
明白四達
通玄經曰太古德人體道守素樸曰不憂
不樂德之至也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
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智正汝度神將來

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瞳子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南華經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過二

五

能無知乎

通玄經曰上古之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樸大正不險故民易道至忠復樸民無僞匿今後世之人以聰明為治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

生之畜之

通玄經曰此六守者先王所以無為守天下故能為大道生畜無為之君是謂玄德

生而不有

南華經曰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

南華經曰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
南華經曰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通玄經曰太古聖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
若神不發號令移風易俗其惟心行神化
無為也孰知不言之教不道之道芒乎大
哉後世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無為之道
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此章南華經馬蹄篇言吾意古之善

治天下者規矩不然古者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人民淳樸無工巧馬後世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中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陶匠善治木生其巧偽此亦後世治天下者白玉不教土木之工巧偽之樸不過也殘孰為犧樽

過二

故殘樸以為器後世工匠之過也洞靈經曰古者至治之代巧作與服純素則人不勝羨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治國之宗也後世衰末之代巧作與服文巧則流俗炎慕人不忠潔而恥樸貴華矣恥樸貴華之謂浮浮者

六

亂國之梯也故後世五帝創車室三器恥樸實華矣

通玄經曰上古為國之道工無淫巧其車
素而不雕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
通玄經曰後世工為奇巧車輿極於雕琢
歷歲不成無益於用有益於費
埏埴以為器
通玄經曰古者為國之道工無淫巧其器
素而不飾
當其無有器之用
通玄經曰後世工為奇巧器用遂於刻鏤

歷歲不成無益於費

鑿戶牖以為室

南華經曰古者巢居穴處謂之有巢氏晝

食橡栗暮栖木上

當其無有室之用

通玄經曰後世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

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

囿洞靈經曰時事不襲奢之以土功是謂

大凶沖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土木者

故有之以為利

通玄經曰今器有形者逐事也逐事者成器也故有功以為利利器喪道也無之以為用

通玄經曰古道無形者作始也作始者樸也故無名以為用用樸不器也

五色章第十二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末世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夫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於形也傷身損性亦愚癡哉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

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困悗中賴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五曰取捨亂心使性飛揚羽旄之容
色之末也鐘鼓之音樂之末也口徹
為甘味之末也此五末者皆生民損
命之大害也此戒末世王者好聲色
禽荒失
天下也

五色令人目盲

通玄經九守篇曰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南華經曰目觀錦繡彩艷之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五音令人耳聾

通玄經曰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南華

經曰耳營鍾鼓管簫之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五味令人口爽

通玄經曰三曰五味亂口使口生瘡南華經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口兼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過二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通玄經曰四曰取捨亂心使性飛揚馳騁田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衰世之主刳胎

焚郊覆巢毀卵焚林而畋竭澤而魚鳳凰
不翔麒麟不遊沖虛經曰邯鄲之民以正
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
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
民知君欲放生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
如欲生之不如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
不相補矣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通玄經曰末世求貨者爭難而爲寶珠玉
貴而天下爭衰世之主鑿山石挈金玉剔

蚘蛕消銅鐵萬物不滋
是以聖人
沖虛經曰今天下之人皆迷於聲色臭味
是非孰能正之通玄經曰為正之本在去
聲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
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
推於滋味淫於聲色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為腹
通玄經曰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
合而悅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口鼻不

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
欲不可勝亦明矣
不為目
通玄經曰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
鼻香五臭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
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
故去彼取此
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
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寵辱章第十三 此章南華經言古聖
去志之勃名利榮顯

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也唐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為天讓於子州支父曰以子州支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他人之以天下為者可以寄託天下物乎唯無以天下為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田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入深山莫知其處況乎戰國亂世之君爭名競利亡身滅國者榮貴患身也可以讓王寄託天下尊生貴身故能長久

沖虛經曰名者實也身者實也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而已有名則尊榮名亡則卑辱尊榮則逸樂順性者也卑辱則憂苦犯性者也

貴大患若身

沖虛經曰夫守名而累身將恤危亡之不殺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何謂寵辱若驚

南華經曰榮辱立然後覩所病敢不慎乎

寵為上

通玄經道原篇曰富貴有名有名者尊寵
也高賢為上矣
辱為下
通玄經曰貧賤無名無名者卑辱也卑賤
任下矣
得之若驚
通玄經曰利為福始利與害同門
失之若驚
通玄經曰福為禍先禍與福同隣
是謂寵辱若驚

南華經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
何謂貴大患若身
通玄經曰今之春秋以為大患者利害禍
福不可不察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
通玄經曰志有所欲忘其所患 過二 十一
為吾有身
通玄經曰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患
及吾無身
通玄經曰不求名則無患不求利則無害

吾有何患

通玄經曰身以全為本富貴其寄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

通玄經上仁篇曰古之能尊生者雖富貴

不以名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

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遠矣而輕失

之豈不惑於名利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

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

若可寄天下

南華經曰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犬馬珠玉皆不受狄人之所求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人臣奚為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愛以身為天下

南華經曰古之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

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若可託天下

南華經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捨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

過二

十二

國傷生矣此固越人所欲得為君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此章沖虛經天瑞篇言昔者聖人因陰陽虛無之道以統天地之有形夫有形天地者生於陰陽無形之道則天地有形從道陰陽無形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故太易者神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天地氣形質具而相離故曰混沌混沌者言天地相混而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大道無形埒謂之自然若能太古造化天地之始陰陽混沌是謂太極大道之綱紀為八十一章之首焉

視之不見名曰夷

沖虛經曰太初者氣之始也視之不見通

玄經曰太初有名視之不見其色是謂虛無之氣實出於虛無色而使天地色焉

聽之不聞名曰希

沖虛經曰太易者神之始也又曰太極聽之不聞通玄經曰太極有名聽之不聞其聲是謂陰陽至神有生於無無聲而使天地聲焉

過二

十三

搏之不得名曰微

沖虛經曰太始者精之始也搏之不得通玄經曰太始有名搏之不得其形是謂微

妙之狀形生於微無形而使天地形焉
此三者不可致詰
通玄經曰大道陰陽靜而無體無色無聲
所以論道不可言也道無問問無應南華
經曰道無問問無應不可言也心困焉不
能知口闢焉不能議
故混而為一
沖虛經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言天地氣形
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混沌通玄經曰天地
未形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南華經曰夫道無形在太極之先而道不
為高在六極之下而道不為深
繩繩不可名
通玄經曰道至大者無形狀樸至大者無
度量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
通玄經曰道者陰陽和氣所謂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南華經曰無有之道視無狀貌杳然空然

終日視之而不見色聽之而不聞聲搏之而不得形是謂恍惚虛無之道通玄經曰天道恍惚無際遠不可止近無所終是謂大道之經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南華經曰太清之道其始無首其終無尾 過二 十四

無始終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南華經曰冉求問於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古始之道邪仲尼曰可古道猶今天地

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能知古始

沖虛經曰昔者聖人因陰陽虛無之道以統天地之有形天地者生於陰陽虛無之道

是謂道紀

沖虛經曰則天地有形從道陰陽無形而生故有太易有太極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是謂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此章通玄經守弱篇言古

者三皇有戒之器命曰俏危其虛則正其盈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則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狹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武力勇敢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此七者先王所以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故弊不新成上古聖人善治天下者無為之道七守謙也

過二

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

通玄經上仁篇曰古之善為天下者微妙玄通

通玄經曰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而無為也玄通大治而無不為也

深不可識

通玄經曰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

夫唯不可識

通玄經曰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

故強為容

通玄經曰故為天下容曰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

兮其若谷此為天下容

豫若冬涉川

通玄經曰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不敢行者退不敢先守退讓也

猶若畏四隣

通玄經曰猶兮其若畏四隣者恐四傷者守桑弱不敢矜

儼若客

通玄經曰儼兮其若客者謙欽敬也謙欽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

渙若冰將釋

通玄經曰渙兮其若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

敦兮其若樸

通玄經曰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自虧缺不敢全也

曠兮其若谷

通玄經曰曠兮其若谷者不敢勝盈也不敢勝盈者見不足不敢自賢也

混兮其若濁

通玄經曰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不敢明清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通玄經曰濁以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通玄經曰沖以虛之徐盈

保此道者

通玄經曰夫道退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成全見不足故能賢處濁辱故新鮮服此

道者不欲盈

不欲盈

通玄經曰古者三皇有誡之器名曰侑卮

其虛則正其盈則覆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通玄經曰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道無

為而無不為也

過二

十七

致虛極章第十六此章南華經言古

不忘心養神也無不有道守靜也此

天地之道聖人無為之德也故曰夫

恬淡寂寞虛靜無為比天地之平道

德之質也聖人休慮息心平易恬淡

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年壽長矣故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此養神之道也夫道無為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彭祖得之於道上自有虞下至五霸凡八百歲矣太上老君得之於道五百餘歲莫知其所終古聖守靜延命千歲也

致虛極

通玄經道原篇曰古聖賢治身而賤治人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

守靜篤

通玄經曰守靜篤無為者守靜也沖虛經曰莫若虛莫若靜虛靜者得其居也

萬物並作
通玄經曰萬物並作春生夏長也
吾以觀其復
通玄經曰吾以觀其復秋收冬藏也
夫物芸芸
南華經曰春氣發而百草生萬物芸芸動也
各復歸其根
南華經曰正得秋而萬寶成名復歸其根靜也

歸根曰靜

通玄經曰草木之有根故弗實之木其根必傷南華經曰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病然靜可以補病皆撼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

靜曰復命

南華經曰今已為物也欲復歸其根不以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通玄經曰太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

散而萬物大優
復命曰常
通玄經曰至伏犧神農軒轅氏昧昧懋懋
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
其德順而不一
知常曰明
通玄經曰五帝唐虞之世竅領天地綱紀
四時調和陰陽于是萬民莫不悚身而思
戴聽而視故治而不亂三王夏啟之世嗜
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

不知常

通玄經曰施及周室淳散樸離道以為文學之偽險德以為禮樂之行智巧萌生祖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天下澆漓妄作凶

通玄經曰五霸戰國諸侯背叛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舉兵為難攻城濫殺使陣死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也

知常容

通玄經曰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

容乃公

通玄經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則捨公就私背道而任欲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

公乃王

南華經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

王乃天

通玄經曰清虛者天之明也
天乃道
通玄經曰清靜者道之鑒也洞靈經曰虛
者道之體靜者道之地
道乃久
通玄經曰虛靜之道天長地久
歿身不殆
通玄經曰養命之本在於虛靜南華經曰
大無為治於天下小無為養於身命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三

古　襄　冠　才　質　集

太上章第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後世之道曰無為其美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為法能殺不孝不能使人廉不孝不能使人廉聖不能使人廉聖不能使人廉聖

太上下知有之

通玄經自然篇曰太上神化昔者三皇養化無制令而民從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刑措而不用治之本也朝廷蕪而無爭訟之迹田野辟而無兵革之偽故太上下

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通玄經曰其次五帝有制令也使不得為非而無賞罰

其次畏之侮之

通玄經曰其次三王主刑賞平刑而罰暴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

信不足

通玄經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有不信

洞靈經曰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

由其貴言

通玄經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古聖人為
能知權言之必信期於必當
功成事遂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內以修身外以治人
功成事立與天為隣無為而無不為
百姓謂我自然
通玄經曰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
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賢聖之化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大道至德之世

過三

二

赫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淳樸有忠孝也及至三王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大道廢而有仁義六親不和也然後五覇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刑智慧出而大偽國家昏亂也而民乃始踶跂好智爭歸巧利不可禁止也民生賊詐之過也三王刑政假道於仁義三王之遽廬也託宿於仁義之處非久宿之道也

可以一宿而不可久

大道廢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為仁相愛而不知以為義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故五帝道散而

為人德

有仁義

通玄經曰三王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南華經曰三王之治天下名曰仁義有為治之而亂莫甚焉仁義舉賢則民相賊不足以厚民予有殺父也

智慧出

通玄經曰五霸道狹後任禮智任智者中心亂為智慧者則生姦姦俗亡國之風也有大偽

南華經曰五霸禮樂徧行則七國戰兵天下亂矣禮樂任智則民相盜不足以厚民

臣有殺君也

六親不和

南華經曰六親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有孝慈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孝子不諛其親子之盛德也事親則慈孝

國家昏亂

南華經曰廷無忠臣國家昏亂諸侯之憂也

有忠臣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忠臣不諂其君臣之盛德也事君則忠貞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後世之民知書而道衰知數而德衰知勢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小巧害正小能害道小辯壞治苛慘傷德古者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樸民無僞匿其作文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僞以解有罪而殺

不辜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治亂之本智詐萌生盜賊多有上多欲則下多詐以書智生患以書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事而民自治

絶聖棄智

南華經曰而且悅聖邪是相助於民藝也悅智邪是相於民疵也故曰絶聖棄智天下大治

民利百倍

通玄經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智者巧僞不知於道民僞亂矣絶聖棄

智民利百倍
絶仁棄義
南華經曰而且悅仁邪是亂於民德也悅
義邪是悖於民理也
民復孝慈
南華經曰攘棄仁義民反孝慈而天下之
德始玄同矣人含其德則天下僻矣
絶巧棄利
南華經曰而且悅禮邪是相助於民技也
悅樂邪是相助於民淫也悅聰邪是民淫

於聲也悅明邪是民淫於色也

盜賊無有

南華經曰仁義禮樂舉賢任智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正晝爲盜日中穴壁故曰絶巧棄利大盜乃止

過三

此三者

南華經曰民智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智不足則詐詐僞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責上好巧智也

以爲文不足

南華經曰尚文華滅質博學溺於心智民始惑亂於華誕無以反其質性不足以厚民

故令有所屬

通玄經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人生學還自賊各以所好還自爲傷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

故捨聖智廢仁義外賢能滅事故禁姦僞
則賢不肖齊於道矣

見素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清靜之治者質真而
素樸虛靜而無爲見素抱樸不與物雜

抱樸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明白入素無爲復樸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少私

南華經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

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寡欲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漠然無為而民自化

過三

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立太學而教之此其治之技能也得道則學失道而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此其學也失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者困以聰明為治者勞心而不

六

明以巧智為治者苦心而無巧上多學則下多事上煩擾則下多亂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者也難矣

絕學無憂

通玄經道原篇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偽不知於道故絕學無憂南華經曰絕學捐書無憂患矣

唯之與阿

南華經老子問南榮趎曰子自楚來乎南華經曰唯智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相去幾何

通玄經曰末世九流為學者握篇籍守文
法欲以為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欲得宜
適難矣
善之與惡
通玄經曰古之為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
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
過三
七
相去何若
南華經曰古者必先道德智謀不用必歸
其天無為而治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人之所畏

通玄經上仁篇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通玄經曰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洪之民自攻其後而歸神農氏故曰不可不畏

荒乎其未央哉

通玄經曰末世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

以一人與天下為讎不可得也荒乎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

洞靈經曰末世人主之用人也貴耳聞之聰目見之明口可道之言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如享太牢

通玄經積誠篇曰脩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學而不厭所以持身也

如登春臺

洞靈經曰末世人君之用人也貴耳聞之聰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明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口可道之言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

過三　八

我獨怕予

洞靈經曰古者聖王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聰目不見之明口不可道之辯而百姓無為暢然自理矣

其未兆

南華經曰學者學其所不學也至於道矣
如嬰兒之未孩
通玄經曰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不言之用
者變乎大哉
乘乘兮若無所歸
通玄經曰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事不
知所乘動不知所止謂之道
衆人皆有餘
通玄經曰衆人之學役役聽而不聰視而
不明言而不信行而不治為而不成

而我獨若遺

通玄經曰聖人之道愚芚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言而信不行而治不為而成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通玄經曰下士衆人之學古者聖人所不為也

過三

九

俗人昭昭

洞靈經曰末世以耳目聰明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人皆攘奪以資譽

我獨若昏

洞靈經曰古之以心慮無為取人者官少而政清人皆靜正而勤德

俗人察察

洞靈經曰末世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可言之材吏攘奪以賞譽則刑之而不畏

嗚呼人主豈知之哉

我獨悶悶

洞靈經曰古者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之材吏靜正而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嗚呼人主豈知之哉

忽若晦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心若死灰晦晦昧昧無心所謀乃無為也寂兮似無所止通玄經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貪也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

衆人皆有以

南華經老聃曰人皆取先堅則毀矣人皆求福銳則挫矣

我獨頑似鄙
南華經老聃曰我獨取後受天下之垢我
獨曲全苟免於咎
我獨異於人
南華經老聃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以深
為根以約為紀無為而笑巧
而貴求食於毋
南華經曰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
極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此章南華經至樂篇言夫

道無形而生天地之有形也芒乎芴乎而無出有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察其道始生而本無生而本無氣而本無形雜乎芒芴乎芴虛無之間虛廓變而有神神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故曰窈冥無形中有精焉其精甚真中有四時之信乃道真精之信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舒卷兮與陰陽俯仰兮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通玄經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恍恍惚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
通玄經曰惚兮恍兮不可為象兮
恍兮惚其中有物
通玄經曰恍兮惚兮其用不訕兮
窈兮冥其中有精
通玄經曰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 過三 十二
其精甚真
通玄經曰必得陰陽和氣之精天地萬物
方能生成
其中有信

通玄經曰夫道無形其中有信南華經曰
夫道有情有信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
行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通玄經曰四時為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
謂之天理
以閱衆甫
通玄經曰道者立而生萬物故萬物之惣
皆閱道之一孔萬事之根皆出道之一門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陰陽四時生成萬物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此章南華經天地篇言古之畜天下者一人無欲而天下足一君無為而天下化一主淵靜而百姓定通於一萬事畢是以古之聖人枉曲弊已之能抱守一君之無為治天下之法式萬物自化少則得治不自矜伐於多能也

曲則全

通玄經曰屈者所以求伸也屈寸以伸尺君子為之

枉則直

通玄經曰枉者所以求直也小枉而大直

君子為之

窪則盈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窪下
以成其廣服此道者不欲盈也

弊則新

通玄經曰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道三

十二

少則得

通玄經曰凡古之人事欲少也所謂事少
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事少者約所
守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

多則惑
通玄經曰凡今之人能欲多也所謂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能多者無不治也所求多者所得少而不知失故無道以理之法雖多足以亂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古者君通於一則萬事畢古能知一則天下無一不知後世不能知一則天下無一則知
抱一為天下式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執一無為君執一則治無一則亂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治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道也所守甚約所治甚廣

不自見故明
通玄經自然篇曰不自見故明
不自是故彰
通玄經曰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通玄經曰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通玄經曰不自矜故長
夫唯不爭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無為不爭故莫
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南華經曰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通玄經曰古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得為事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無為一矣

誠全而歸之

南華經曰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諸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譬猶飄風驟雨不可長久是以古之聖人執柔弱不敢飄風暴雨故能長久象天無怒從道為善天下長久也

希言自然

通玄經曰善怒者必多怨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聖理

飄風不終朝

通玄經曰江海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

過三

十四

驟雨不終日

沖虛經曰夫江海大溢也不過三日飄風驟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孰謂此者天地

通玄經曰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
天地尚不能久
通玄經曰飄風暴雨不終日尚不能久而
滅而況於人乎
而況於人乎

沖虛經曰不妄喜怒賞罰不阿南華經曰
古者聖人去德之累喜怒也不動胷中則
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故從事於道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法天為善弗為凶怒

而成其德故能長久

道者同於道

南華經曰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德者同於德

南華經曰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

過三

十五

失者同於失

洞靈經曰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通玄經曰喜怒節則怨不犯也怒出於不

怒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通玄經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近近之則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勝物而不傷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通玄經曰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積石成山積水成河積德成王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沖虛經曰然喜怒豈妄發哉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也

信不足

洞靈經曰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有不信

洞靈經曰夫人不相信由政不平主不勤明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大道以多

政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故此楊朱
墨翟師曠離朱工倕曾史巧辯聲色
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翟六律
鑠絕竽瑟塞師曠之耳而天下始人
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綵膠離朱之
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
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
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
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同矣且
夫屬其仁義雖通如曾史屬其
過三
十六
雖通如師曠屬其五色雖通如離朱
屬其五味雖通如俞兒屬其五聲雖
通如工倕屬其五技皆生之主也
夫不恃其所生而恃其所以生
恃其所以生則與物無別矣惑
之甚者也以天下之目視目則
明於道矣以天下之耳聽耳則
善於德也以天下之口言口則
善於道也以天下之心慮心則
無不通矣夫通者通於物物
物者非物也物而不物則胡可
勝用邪夫道未始有封而言
有是非道之所以虧也愛之所
以成也果且有成與虧故昭氏
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
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
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
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
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
之昧終

莊子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

跂者不立

南華經曰駢拇枝指旁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出乎性哉而侈於德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跨者不行

南華經曰附贅懸疣多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駢之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自見者不明

南華經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自是者不彰

南華經曰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自伐者無功

南華經曰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自矜者不長

南華經曰駢於辯者累矣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其於道也曰

南華經曰故此楊朱墨翟會史師曠離朱工倕皆多駢小成聰明聲色巧辯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餘食

南華經曰彼古正道而正性者不失其性命自然之情故合於道者不為多駢而枝

於德者不為旁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合自然之正也今小成聲色斷續人之性者也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聲色之憂悲也

贅行

南華經曰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古者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藏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藏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物或惡之

南華經曰彼魯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小德而以煸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故有道者不處

南華經老聃曰余愚乎道德不行故不取於小成楊墨之邪說也是以莊子上不敢為仁義小成之操而下不敢為楊墨淫僻之行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四

過四

古　襄冠才質集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此章沖虛經天瑞篇言道

無形埒變而為一氣一氣九變而成混混沌沌者天地形變之始也故有物混成陰陽開闢先天地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道生天地也

有物混成

通玄經道原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謂也

先天地生

南華經曰夫道無形生天生地先天地先天地生

者也

寂兮寥兮

通玄經曰惟道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
不聞其聲
獨立而不改

通玄經曰陰陽道者獨自一立而生萬物
自古及今未嘗變易
周行而不殆
通玄經曰天運地埀四時為紀綱剛柔相
成萬物乃生

可以為天下母

南華經曰道之所在無乎不可通玄經曰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吾不知其名

通玄經曰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

字之曰道

洞靈經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道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形類布置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

官无為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
道
強為之名曰大
通玄經精誠篇曰道本無聲聖人強為之
名以一大為稱
過四
大曰逝
二
南華經曰夫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逝曰遠遠曰返
沖虛經曰夫道遠遠自太古返至今日年數
故不可紀天長地久不可窮也
一

故道大

通玄經曰大道陰陽者氣之大者也位居天外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包裹天地而無表裏空洞覆載周無所刻

天大

通玄經曰天之有象者形之大者也

地大

通玄經曰地之有形者形之大者也

王亦大

南華經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

域中有四大
南華經曰又何知天地之足以窮四大之域
而王居其一焉
通玄經曰天明日明能照四方君明臣明
域中乃安
王法地
南華經曰莫富於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得秋而萬寶成
地法天

南華經曰莫神於天通玄經曰地承天萬物形

天法道

通玄經曰夫道至神斡旋天運南華經曰夫道無形覆載天地而不為巧

道法自然

通玄經曰道者自然之妙也南華經曰夫道無形自本自根自然之本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公侯而志驕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

為樂為而自輕躁而多
欲輕躁失本亡天下也

重為輕根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無為而化者持重而
不輕也持重以制輕天下皆寧
靜為躁君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清靜之德者閑靜而
不躁也處靜以持躁天下皆安君根本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

南華經曰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君子所以治國賢人未嘗過而

問勞佚焉
不離輜重
南華經曰君子為政豈敢輕乎
雖有榮觀
通玄經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
燕處超然
通玄經曰君子之道靜則下不擾下不擾
則民不亂
奈何萬乘之主
通玄經曰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

至重不可自輕
而以身輕天下
通玄經曰萬乘之勢自輕則功名不成
輕則失臣
通玄經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
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
也若為而自輕則失君本
躁則失君
通玄經曰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
之富不足以為樂躁而多欲縱欲失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

此章南華經言帝王之德配天地之無為此乘天地之道馳萬物之自治而用人群無為之道也道德之本在於上立要在於一人無為而天下治常為五善無為之要以救人物天下皆善是謂要妙五善救民也

善行無轍跡

通四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無為教不下堂而化行四海不行而自治行而無跡也

五

善言無瑕謫

通玄經曰後世待言而使命其於為治難矣古者不言之命古聖人所以為師無一

言而大動天下其惟心行無為也不言而自往事而無傳

善計不用籌筭

通玄經曰王通於一而萬事畢聖人無為無智慮也不謀而自當不慮而自得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通玄經曰古者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刑措而不用不令而自禁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不施法令風俗移易

其唯心行道也不行而自制南華經曰古者約束不以繩索後世待繩約而固者是寢廿六德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無為明照天下執道之要秉要以救衆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通玄經曰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故人無棄人洞靈經曰救弊貴於省事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通玄經曰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
歸之故物無棄物洞靈經曰救弊貴於一
令
是謂襲明
通玄經曰道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
明積微成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通玄經曰人主者民之師
不善人善人之資

過四

六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善用道者乘人所資以立功以其所不能託其所能所治甚衆所居甚要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不祥不貴其師
通玄經曰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捨而為非者寡矣
不愛其資
南華經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也
雖知大迷

通玄經曰古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末世雖知小學大迷於道是謂要妙通玄經曰治衆之本在於一要天下安寧要在一人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道惡乎隱而有真僞皆因後世五帝道隱於小成以僞其道而不真矣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仁義禮樂君子小人哉同乎無欲則民素樸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則民素樸而民性淳質而自治矣及至後世五帝驩驩懸贅爲仁蹝跂掇爲義而天下始疑惑於書學小成之僞矣

渲漫淫聲為樂摘僻邪僞為禮而天下始分離為律厝聲色之器矣是故後世五帝大道樸散造書利器為書器也

知其雄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雄造五聲也通玄經下德篇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聲可聞者可得調也調五音矣

守其雌為天下谿

南華經曰古者五聲不亂孰為六律守其雌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無為
為天下之谿其德不離是以至人不見可
欲心與神處靜而體德動而理通
知其白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白造五色也明可見
者可得而蔽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別
五色矣
守其黑為天下式
南華經曰古者五色不亂孰為文彩守其

黑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修自
然之道漠然無為而天下和
知其榮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榮造律曆也通玄經
曰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
見也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量曆數矣
守其辱為天下谷
南華經曰古者白玉不毀孰為珪璋守其

辱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
無為為天下谷其德乃足不分爭而財足
聖人淳樸而不散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樸散則為器
通玄經曰及至五帝建律曆別五色異清
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
樂則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
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者也

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南華經曰古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情性不離安用禮樂後世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五帝之過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南華經曰稀韋氏得之於道以挈天地無為伏犧氏得之於道以襲氣母之道神農氏得之於道以火德王黃帝得之於道以登景雲之天下

故大制不割

南華經曰是以一人之斷制天下譬之猶一覩夫唐虞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夫唯割也外乎賢者知之矣

將欲章第二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未世天子諸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淩下無長久得在時不在爭不在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夫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神化廟戰之權夫好兵者未嘗不敗爭戰者未嘗不失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七國兵爭亡天下也

將欲取天下
通玄經曰國不欲貪竟得得在天下與之
不在於自取仁義則得
而為之兵爭
通玄經曰夫欲名是有而為之爭之吾見
其不得已
吾見其不得已
通玄經曰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
以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
下所歸者德也若無德者民不歸也不歸

用兵即危道也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
洞靈經曰天下之神器也帝王之重位也
不可為也
通玄經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
也
通四十
為者敗之
通玄經曰夫好名者未嘗不中善游者溺
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曰為者敗之也
執者失之

通玄經曰夫爭利者未嘗不窮善騎者墜
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執者失之
故物
通玄經曰禍福同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
也

或行或隨
沖虛經曰或長或短
或煦或吹
沖虛經曰或美或醜
或強或羸

沖虛經曰或怡或厲
或載或隳
沖虛經曰或是或非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
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
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
執故無失
去甚
通玄經曰為強之本在於守弱是以聖人

守柔弗強故能成其王天下長久

去奢

通玄經曰節用之本在於去奢是以聖人去奢侈也不敢驕奢故能長久

去泰

通玄經曰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是以聖人去驕泰也不敢驕溢故能長久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此章通玄經言七國人臣舉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於前兵革之所起天下大亂好勇危亡之道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鳴鐸以自身自發膏燭以明自煎武勇因強梁

死辯士因智能亡人有横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以弱凌强兵共殺之好兵危亡之道也今亡國亂臣好兵鬬戰天下大亂也

以道佐人主者

通玄經曰古者人臣理國家治境内行道德布德施惠此為上也

不以兵强天下

通玄經曰古者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不用兵强天下

其事好還

通玄經曰戰國用兵而自容邪人詣而陰
謀遠而驕主而用其亂人以成其事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通玄經曰七國舉兵為難路無緩步田無
立苗荆棘生焉
過四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通玄經微明篇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
旅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
通玄經曰甲兵之利不足以恃強
十二

不敢以取強

通玄經曰古者勇於不敢則活

果而勿矜

通玄經曰古者守柔弱不敢以自強故能矜

果而勿伐

通玄經曰勇於一能未可廣應於治也

果而勿驕

通玄經曰古之勇者不以力為暴可謂一於道矣

果而不得已
通玄經曰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
是果而勿強
通玄經曰古兵守桑弱者生之徒也天下
活矣
物壯則老

沖虛經孔子謂子路曰由能勇而不能怯
通玄經曰武勇以強梁死辯士因智能亡
是謂不道
通玄經曰人有橫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

以弱淩強兵共殺之兵強不道不道早已

不道早已

南華經曰不恬不愉非道也非德也不道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太子悝患之請莊子說止王之好莊子見王曰臣有三劒唯王所用王曰願聞三劒莊子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也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以五行包之以四時制之以鎮撫之以仁義行之以智勇用之以決斷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庶人劒者蓬頭突鬢垂冠曼纓短後衣瞋目而語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鬬雞一旦命已絕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芒然自失辜而

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所處也論兵有六凶終非吉事不可常用也

夫佳兵者

通玄經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

不祥之器

通玄經曰好用兵器逆之至也

物或惡之

通玄經曰兵殘天下萬民騷動殺戮無罪民之所讎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通玄經曰君子務道德不重用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

洞靈經曰陽德居左

用兵則貴右

洞靈經曰陰刑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

通玄經曰故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通玄經曰兵者非君子之器非君子之寶

也

不得已而用之

通玄經曰用兵有五二曰應兵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應兵勝此天道之所成也恬淡為上

通玄經曰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恬養智恬愉無矜而得乎和

勝而不美

通玄經上仁篇曰兵殺傷人勝而不美兵莫毒於憯乎心鎮鄉為下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
通玄經曰戰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
相交是樂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
通玄經曰春秋舉兵以自為者衆去之衆
之所去雖大必亡
過四
不可得志於天下
通玄經曰故為他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
求者不能立其功
吉事尚左

南華經曰夫道有左左陽也
凶事尚右
南華經曰夫道有右右陰也
偏將軍處左
南華經疏云左陽主生
上將軍處右
南華經疏云右陰主殺
言以喪禮處之
通玄經上仁篇曰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通玄經曰戰敗以悲哀泣之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此章通玄經上古行道

德者天枯之地眇之鬼神輔之四夷歸之景星見祥雲布黃龍下甘露降醴泉出嘉穀秀芝草生連理枝鳳凰集其郊交龍宿其沼海不波湧河不滿溢日月星辰不失度風雨時順五穀豐登此古行道神明感應嘉祥十瑞也

道常無名

通玄經道原篇曰古道無名者無言也無言者作始也作始者始作結繩之樸也

樸雖小

通玄經曰古人之道心欲小也志欲大也心欲小者禁微欲也志大者無不治也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小足以治

天下不敢臣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素樸而民性得自治矣

侯王若能守

南華經曰古者帝王以無為為常

萬物將自賓

南華經曰無為而無不為萬物自化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通玄經曰陰陽和合甘雨時降

民莫之令而自均

通玄經曰不言之令古聖人所以為師雖

無一言天下萬民化

始制有名

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有名著有言也有言

者遂事也遂事者成書學之器也

名亦既有
通玄經曰今人之道智欲圓行欲方能欲
多事欲少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
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
所見大者所知小而不知失故無道以理
之法雖大足以亂 過四 十七
夫亦將知止
南華經曰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知止矣
知止所以不殆
南華經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

止能止衆止
譬道之在天下
通玄經曰故道之在天下譬猶江海不爲
也
猶川谷之與江海
通玄經曰江海不爲能取百川不求故能
得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五

過五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五

古襄冤才質集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聖人
毀志之勃貴富顯嚴名利此六者勃志也不動智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是以古之聖人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有勝人之力自勝之強有知足之富強行之志有斯六德也生有德業不失其所之久死有而名不亡永傳之壽故名六德久壽也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

通玄經曰知賢之謂智智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無亂政

自知者明
通玄經曰愛賢之謂仁敬賢之謂禮
勝人者有力
通玄經下德篇曰勝人者有力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自勝者強
通玄經曰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

知足者富

通玄經曰足用之本在於省儉不須財而富

強行者有志

通玄經曰古者不以賤為危不醜窮無人非

不失其所者久

通玄經曰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夭命之所無奈何死而不亡者壽

通玄經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名聲傳於後世何往而不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帝王之德配天地之宜此古聖人乘天地之富貴馳騁萬物而用人羣愛養之道也經不為大萬物歸之故能成其天下之大道遵道養民也

大道汎兮

南華經曰以道觀而萬物之應備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其可左右

通玄經曰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

萬物恃之

南華經曰夫道鑒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以生而不辭

通玄經曰夫道者萬物恃之以生莫知其德

功成不名有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莫知其德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貪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常無欲可名於小

南華經曰刻彫萬物衆形而道不為巧作不為而自成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化成而不宰洞靈經

曰道者不為謀府不為事官其功至妙不
為功主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以道汎愛愛下故能
成其大
終不為大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
愛下終不為大百川歸之故能成其大
故能成其大
南華經曰夫道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上古神農之世

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爭競之心此大道之世至德之隆也執道安泰天下太平也

執大象

通玄經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聖人之道也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無為為之而合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

天下往往而不害

通玄經曰古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和平治之本也

安平泰

南華經曰古者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本也

樂與餌

南華經曰甘其食樂其俗

過客止

南華經曰安其居通玄經曰古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無由相過道之出口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辯言言而非道也

古道不言而治
淡乎其無味
通玄經曰夫道者淡然無欲漠然無為淡
乎無味不慮而得
視之不足見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明見見而非也任
目而明視者勞心而不明待目而照見其
於為治難矣視知其明謂之失道古者不
視而見
聽之不足聞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聰聞聞而非也以耳聽治苦心而無功待耳而聰聽其於為治難矣聽知所聞謂之失道古者不聽而聰

用之不可既

通玄經文子問曰王者得其百姓歡心為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乎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此章南華真經胠篋篇言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賊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

善人多則聖知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故掊擊縠縢扃鐍之聖智緒捨斗斛權衡之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斗斛權衡之器生盜竊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南華經曰後世雖重聖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竊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南華經曰後世聖人生智而大盜起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而智已死則大盜不
起天下平而無事後世為之符璽以信之
則并與符璽以竊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南華經曰後世聖人若智不死大盜不止
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是謂微明
通玄經微明篇曰道可以陰可以陽可以
幽可以明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含陰吐陽

而章三光先敬小微然後大明

柔弱勝剛強

通玄經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柔而能剛弱而能強始於柔弱成於剛強積柔成剛積弱成強

過五　六

魚不可脫於淵

南華經曰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苦之故禽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若泉乾涸魚相處於陸地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能

救涸不如相忘於江湖魚相造乎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南華經曰後世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之聖智生盜竊也若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珠玉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後世聖人利器教民之過也聖人不厭樸不如相忘於道術人相造乎道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

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不可以示人
南華經曰絶聖棄智大盜乃至擿玉毀珠
小道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捨斗折衡
而民不爭不可以示人

過五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此章南華經言夫一道無
為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是故
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無為於道焉無
為為之之謂大無為言之之謂德大
德而已矣古者無為自化天下大治
也

七

道常無為

通玄經曰無為者道之常也」
而無不為
通玄經曰大道無為萬物自生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
南華經曰君子臨莅天下莫若無為也無
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萬物將自化
南華經鴻蒙謂雲將曰汝徒處無為而物
自化
化而欲作

通玄經曰民欲作動著信令殊也不誠心於道令勤於上不應於下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以道鎮之在上無為民化如神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南華經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不欲以靜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無為也無為者

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王
天下將自正

通玄經曰上反清靜物將自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此章南華經智北遊篇言
上古聖人行不言之教無為而天下
治故三皇道不可致五帝德不可至

三王仁可為也商周義可虧也五霸
禮相偽也七國兵相亂也故曰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失禮而後兵夫禮者五常
之末道之華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通玄經上德篇曰高莫高於天也天道無

為尊高聖人法之天下宗矣天道上德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通玄經曰下莫下於地也人道有為卑下
君子體之天下亂矣人道下德也下德不
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通玄經上仁篇曰上古三皇上德無為者
天下歸之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通玄經曰後世五帝下德有為者四海歸之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通玄經曰三皇上仁者海內歸之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通玄經曰商周上義者一國歸之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通玄經曰五霸上禮者一鄉歸之

則攘臂而仍之

通玄經曰七國無此道德仁義禮五者民

不歸也不歸用兵則攘臂而仍之天下大亂

故失道而後德

南華經曰五帝失道而後用德德不可至也

失德而後仁

南華經曰三王失德而後用仁仁可為者也

失仁而後義

南華經曰商周失仁而後用義義可虧也

失義而後禮
南華經曰五霸失義而後用禮禮相偽也
夫禮者
通玄經曰末世為禮者淺行之謂之仁義
薄行之謂之禮智淺行之則薄得福夫禮
者實之文也南華經曰聖人行不言之教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
禮相偽也夫禮者道之華也
忠信之薄
通玄經曰末世修仁義則正一國修禮樂

則正一鄉德薄者小
而亂之首
通玄經曰五霸用禮為兵主為亂首南華
經曰夫禮者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

通玄經曰古之為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
淺行之則厚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道之華
通玄經曰古者修道德則正天下德厚者
大也

而愚之始

通玄經曰五帝用德道先稱古雖愚而德有餘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其行徐徐其覺于于是以大丈夫

通玄經曰是以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則內修其本不外飾其末道德無為也

處其厚不處其薄

通玄經上仁篇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生亂
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人道
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人事取與論之四
海之內哀樂不能偏竭府庫之財貨不足
以贍萬民驕奢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

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人
情而附故薄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
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
通玄經文子問師曰後世仁義禮何以用

兵刑為薄於道德老子曰古者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道德淳厚不用兵刑也後世德性失然後用仁義仁義澆薄用兵刑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

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此章通玄經言太古聖人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所以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也言

其運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力也後世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而失天下也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古者聖人天下數譽而不益善至譽无譽得至道之要也體天无譽天下長久也

昔之得一者

沖虛經曰道無形埒一氣九變復變而為一一者天地人物形變之始也

天得一以清

南華經曰天無為以之清

地得一以寧

南華經曰地無為以之寧

神得一以靈

南華經曰夫恬淡寂寞虛靜无為者此養神之道也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年壽長矣昔廣成子得之於道千二百歲而形容未嘗衰

谷得一以盈

通玄經曰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河海之源淵流而不歇

萬物得一以生

南華經曰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洞靈經曰古者侯王不貴其儀不乘其譽

可謂有識者也

其致之

南華經曰致一則不二

天無以清將恐裂

通玄經曰天二氣則成虹陽不能常且冬

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地無以寧將恐發

通玄經曰地二氣則洩藏陰不能常

神無以靈將恐歇

通玄經曰人二氣則生病形勞而不休則歇神用而不已則滅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斃矣南華經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神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竭則滅

矣

谷無以盈將恐竭

通玄經曰滿池澇則溢旱則枯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通玄經曰物之生也草木英華物之死也
草木枯槁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通玄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所以長守富貴若高危滿溢不能長久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通玄經符言篇曰人有三怨不知之乎爵
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
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
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

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通玄經道原篇曰聖人自謂孤寡不穀歸
其本根
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通玄經曰志弱而事強託小以包大聖人
法道之損者所以自賤也損則大天下長
久此天道之所成也
故致數譽無譽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

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天下數譽而不加善惡識所以貴哉至譽無譽矣

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通玄經符言篇曰古者無為尸名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

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於無名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此章南華經言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陰陽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夫天地暑乃道陰陽之動用生化萬物之有無也

反者道之動

通玄經曰陰氣勝變為陽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通玄經曰陽氣勝變為陰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有無相生萬物化也
沖虛經曰萬物生化出入化機常生常化
生於有
通玄經曰萬物動而與陽同波萬物生也
沖虛經曰萬物有生皆出於機而常生也
萬物生者不得不生終者生之必生者也
有生於無
通玄經曰萬物靜而與陰同德萬物化也
沖虛經曰萬物有化皆入機而常化也萬
物化者不得不化生者化之必終者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五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六

過六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六

古　襄　寇　才　質　集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言愚文彰之所謂道術者果乎天下不可加矣古之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是以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言愚文彰之所謂道術者果乎天下不可加矣古之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是以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有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巢父許由之所好也若夫古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無不忘心清靜也無道無為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無為之道聖人清靜之德天下大治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通玄經曰上古法天無為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清靜無為是謂天道也

過六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通玄經曰中世尚賢形教尚賢者疑惑之原也中世守德而不懷道道誠而德與

下士聞道大笑之
通玄經曰下世任臣才學任臣者危亡之
道也下世繩繩唯恐失學南華經秋水篇
言北海若謂河伯曰伯夷辭之以為名仲
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於學以笑道無
為之少不似爾河伯自多於水以笑北海
之少乎夫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井
之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夏之
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學之教
也今爾出於涇河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

醜爾將何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海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

過六

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方存乎見少又奚敢以自多計四海之大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豈足為大乎計中國之多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豈為多乎計人物之多在

二

九州也不似毫毛之在馬體豈足多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大小各有限矣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豈不自失乎不笑不足以為道

南華經辯士公孫龍問於魏公子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窮衆口之辯以笑莊子之言茫然

異之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坎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大與夫子奚不來入觀之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蛙吾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於是坎蛙聞之適適然自驚規規然自失觀於莊子極妙之言爾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坎井之蛙與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往矣公孫龍

口呿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乃逸而走
建言有之
南華經盜跖謂孔子曰且吾聞之古者耕
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兵殺之心此至德
之隆天下太平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
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唐虞作立
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
淩弱以衆暴寡湯武已來皆亂人之徒也
豈足貴尚哉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
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涚薄不淳失其古

樸天下為亂矣

明道若昧

南華經曰古之士內直道善無為者與天為徒今之士外曲禮敬有為者與人為徒

進道若退

南華經曰古之士無為治其內而不有為治其外今之士有為治其外而不無為治其內

夷道若類

南華經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無為守

其内而不為其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
有為守其外而不守其内
上德若谷
通玄經曰古之士味道不捨也今之士捨
道不味也釋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

者困
大白若辱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大白若辱明白太素
無為復樸今下世之士以聰明為治者勞
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

廣德若不足

南華經曰上古之士盛德若不足通玄經曰上士廣德若不足也今士不達真道者雖智統天地明辯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天下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治亂之本

建德若偷

通玄經曰上古無為者即無事累無累之人即天下為形影相隨無為矣下世之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

金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學有所志則大道有所忘

質直若渝

通玄經曰今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羞恥不治也

過六

大方無隅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道至大者無規矩後世以仁義禮樂為規矩而知規矩之所用者能治人上用規矩者下亦有規矩之巧之具也而非所以治矣

大器晚成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德至大者無器用大正不險故民易導後世小辯害道小能喪德夫通於一學察於一能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教治也

大音希聲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道至大者無音聲至終復樸民無爲匿後世小善破治小故喪樸夫辯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治教也

大象無形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樸至大者無形狀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智故無好憎是謂大通

道隱無名

南華經曰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其孰能不僻學唯古至智厚德至人乃能游道於世而不僻學順人無為而不失已性彼教不學於

智承意於道不彼於學通玄經曰幽隱玄默無為而治不知所為而功自成若聖人之道也

夫唯道

通玄經曰所謂古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治過六其內不治其外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徉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逍遙無為也天下自化此真人之遊純粹素道

善貸且成

南華經老聃謂陽子居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為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不有顯名使物自喜立乎不側而遊於道無有者也古者至人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為也不貸者無出也不推於物矣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此章通玄經言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欲剛者必以弱守之積弱成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太古聖人以道鎮之而損沖氣守柔弗強故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南華經曰古聖毀志之勃嚴惡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

而不為故作是章
成王稟道謙和也

道生一

通玄經九守篇曰天地未形窈窈冥渾而為一寂然澄清者道也道生一天也清微為天

一生二

通玄經曰一生二地也重濁為地

二生三

通玄經曰二生三人也精氣為人

三生萬物

通玄經曰三生萬物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通玄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英

沖氣以為和

通玄經曰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胎卵生於中央南華經曰萬物以形相生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沖虛經曰沖和氣者為人

人之所惡

通玄經曰小人情性皆好強而惡弱好剛而惡柔而不知失唯孤寡不穀

通玄經道原篇曰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守謙損也

而王公以爲稱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日損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謙功德不衰天道然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

通玄經符篇曰德少而寵多者讖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通玄經曰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過六

八

人之所教

南華經曰儒曲禮敬者所教謙損也我亦教之

通玄經曰柔弱者生之徒也柔弱為上

強梁者不得其死

通玄經曰末世而志強梁之氣故不能父

強梁者死

吾將以為教父

通玄經曰剛強者死之徒也剛強為下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

言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純粹素樸者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萬物之本也明此無為以南面陶唐為君也明此無為以北面虞舜為臣也聖王以此無為為處於君上帝王天子之德也老聃以此無為處於臣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逸士以此虛靜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士入以此恬淡

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天下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
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故老聖言吾是
以得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
之益天下希及之
矣無為有益也

天下之至柔

通玄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過六

馳騁天下之至堅

南華經曰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夫水
之汐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九

無有入於無間

通玄經曰無有入於無間南華經曰天門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出無本入無竅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吾是以知

南華經曰老聃無為處於臣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無為之有益

通玄經自然篇曰天地之道無為而備不求而得吾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

不言之教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行不言之教立不教坐不議啾虛而往實而歸故有不言之教無為而心成者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無為之益

南華經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天下希及之

通玄經曰有益之本在之無益故無益於

治有益於亂者玄聖不為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不仁之人而貪富貴名利之患反以害其身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之許為相莊周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為乎子亟去無汙我有國者羈終身不仕自快無為之道焉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不受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於名利豈不悲哉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而所用者重而所

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名利喪身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作是章焉

名與身孰親

南華經曰伯夷叔齊鮑焦介子推此四子者重名輕死

身與貨孰多

南華經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糜此四子之賢是好名利者也而身不免乎戮得與亡孰病

南華經曰此其伯夷叔齊比干子胥之屬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是故甚愛必大費

通玄經曰虎豹之文來射獑狖之捷來格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武勇因強

梁死辯士因能亡

多藏必厚亡

南華經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剥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桂漆有用割剥亡身而不知櫟樹無用之用得終

天年

知足不辱

南華經曾子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養志者忘名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知止不殆

沖虛經曰不貪貨何羨利不貪貴何羨名此之謂順民南華經曰名利二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可以長久

通玄經曰璧瑗之器礛礎之功也鎮鉶斷利砥礪之力也狡兔死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敵國滅而謀臣亡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惟君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是以太古聖人大巧若拙太辯若訥體道清靜無為為天下之正教其用無窮故能長久故作是章焉

大成若缺

通玄經曰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道至

大者無規矩

其用不弊

通玄經曰清靜者道之鑒也清虛者天之明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大盈若沖

通玄經曰天正不中鉤地直不中繩德至大者無鉤繩

其用不窮

通玄經曰無為者道之常也無為為之之謂天天德而已矣

大直若屈

南華經曰古者天下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

南華經曰古者天下有常然之德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

南華經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辯若訥

躁勝寒

通玄經曰陽氣勝變為陰故巧不可盈

靜勝熱

通玄經曰陰氣勝變為陽故辯不可極

清靜為天下正

通玄經曰古聖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

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過六

此章通玄經上義篇言古十三

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時

有危亡平亂為民除害也以危為寧

矣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

水害故顓頊誅之今七國無道貪叨

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

其所有則制之以兵革戎馬生於郊

天下大

亂也

天下有道

通玄經精誠篇曰夫古之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暗行於道者能有之也

却走馬以糞

通玄經精誠篇曰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

天下無道

通玄經曰春秋天下無道則亂為兵主戎馬生於郊

洞靈經曰今春秋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
衆不可捨本事末以為戰也
罪莫大於可欲
通玄經曰罪莫大於無道爭小故不勝其
心謂之忿兵故忿兵敗此天之道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通玄經曰禍莫大於無德利人土地欲人
財貨謂之貪兵故貪兵死此天之道也
咎莫大於欲得
通玄經曰咎莫大於無德恃其國家之大

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兵故驕兵滅此天之道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通玄經曰古者養生知足即罪不累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此章通玄言古者人君教不出戶以知天下之治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脩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於官長天下煩亂知治彌少後世令出彌遠天下彌治也

過六

十四

是以古之聖人無為而成不為而名自治也

不出戶知天下

通玄經精誠篇曰古者教不出戶以知天下治者此言精誠無為發於內也南華經曰古之人無為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不窺牖見天道

通玄經曰不窺於牖以見天道此言神氣清靜動於天也

其出彌遠

通玄經九守篇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者此言精神有為不可使外淫也南華經曰今之人有為治其外而不治其內

其知彌少

通玄經曰精誠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其知彌少南華經曰今之人有為守其外而不為其內

過六

十五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不令之本在於正身

不行而知

通玄經曰古聖人脩本身不令而禁不施而仁不行而知

不見而名
通玄經曰古聖人脩本身不視而明不聽
而聰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通玄經曰古聖人脩本不言而信不求而
得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三皇
民結繩而無文若此之時天下太平
則至治矣此為道之治也今遂至使
民延頸舉踵而聽學曰其處有賢者
贏粮而趨學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主之事故兵馬足跡接連乎諸侯之
境車軌轍結連乎千里之外天下大

亂此為學之亂則是上好學知之過也夫好智之亂天下也自三王以下者尚文學是矣捨夫種種淳樸之民而悅夫役役勞學之佞釋夫恬淡無為之道而悅啍啍華誕之意啍啍華誕之詞未學縱橫已亂於天下矣

為學日益

通玄經曰周世博學多文不免於亂今以小學為教不得大道清明立聖專守文法其於為治難矣

為道日損

南華經曰古之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

南華經曰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
南華經曰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南華經曰無為而無不為上無為也下亦
無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取天下而無事
省事之本在道曰損
及其有事

通玄經曰木生蠹還自蠹人生事還自賊
各以所好反自為傷以學生事又以事止
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不足以取
天下
不足以取天下

通玄經曰位高者事不可煩事煩難治不
足以取天下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七

古　襄冠才質集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此章通玄經言後世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有為政刑不守道也古者聖人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識通其道雖無一言天下萬民與之皆化者求之一人善信於道太上神化也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保民如赤子天下皆歸矣

聖人無常心

通玄經曰古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以遠四海矣

以百姓心為心

通玄經曰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

善者吾善之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不祥教不下堂而匡天下民化遷善者過七一

求之一人之已善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通玄經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退而自責

信者吾信之

通玄經曰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賢聖之化也古者聖人教不下席而匡天下民化如神者求之一人之已信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通玄經曰古之君人者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退而自責

聖人在天下

通玄經曰治民之本務在安人南華經曰

古之君人者見一人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惵惵為天下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也憂若有喪渾其心

通玄經曰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通玄經曰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聖人皆孩之

通玄經曰上視下如子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兄視下如子必王天下視上如父必正天下視下如弟即不以難為之死亡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此章通玄經言今七國君臣出生入死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骨滿野勝敗兩亡兵為死地非善攝生徒也蓋

聞古之善統攝其生徒者無甲兵之
死地可謂善矣今七國甲兵為之死
地也

出生入死

洞靈經曰有人於兵能生死人善用之則
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

過七

三

生之徒十有三

通玄經曰人有橫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
以弱淩強兵夫殺之

死之徒十有三

通玄經曰善兵者殺各以所好反自為傷

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人之生
洞靈經曰人之情性欲生而惡死
動之死地
通玄經上仁篇曰兵殺傷人故曰死地
亦十有三
沖虛經曰兵爲死地 而戰死者太半
夫何故
通玄經九守曰夫七國之民所以不能終
其天年者何故也皆因兵殺之爾

以其生生之厚
通玄經曰故者以其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
沖虛經曰其齊欲攝生亦不假禽獸罷熊
虎豹為其憾而智於人也
陸行不遇兕虎
南華經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
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入軍不被甲兵
南華經曰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

之勇也
兕無所投其角
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禽獸成群是故
禽獸可係羈而遊不傷人也
虎無所措其爪
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是 四
故禽獸可攀援而窺不害人也
兵無所容其刃
通玄經曰古者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
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過七

夫何故
通玄經曰夫古者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者何故也皆因太平無兵戰矣
以其無死地
通玄經曰古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太平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此章南華經言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故道長乎性德乎命夫道德者以天地為大爐造化為大冶以陰陽為炭四時為候陶鑄萬物者也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金石不得不鳴藏道氣也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刻彫萬物衆形而不為巧作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道不為天門天門者萬物之化天地無為也而萬物育地不長而萬物無不為也

過七

五

道生之

通玄經曰夫道者所以相生長也不生不長萬物不能遂長生之長之此之謂大道生萬物也

德畜之

通玄經曰夫德者所以相畜養也不畜不養萬物不能遂成畜之養之此之謂天德養萬物也

物形之

通玄經曰天運四時雨露時降生萬物也

勢成之

通玄經曰地厚載物含藏應用養萬物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通玄經曰物生者道也物長者德也道之存生德之安形道德者萬物之父母也

道之尊德之貴
通玄經曰夫道者民之所尊也德者民之
所貴也
夫莫之爵
通玄經曰天下之所尊爵者道也南華經
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物敢不敬乎
而常自然
南華經曰天地之道莫之為而常自然
故道
通玄經曰天道為文地道為理陰陽為紀

四時為使命之曰道甘雨以時五穀蕃植
萬物生成
生之畜之
通玄經曰春生萬物萬物春分而生生之
畜之
長之育之
通玄經曰夏長萬物萬物正夏而長長之
育之
成之熟之
通玄經曰秋收萬物萬物秋分而成成之

熟之
養之覆之
通玄經曰冬藏萬物收藏畜積而不加富
布施稟受而不益貧養之覆之南華經曰
莫神於天莫富於地㪷韭萬物而不為義澤
及萬世而不為仁
生而不有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其生物
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此之謂神明無
為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色者有道

色色者萬物色之所色者彰顏色矣而道
色於萬物之色者未嘗顯其顏色此道無
為之職也
為而不恃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萬物恃之以為其長
物也不見其所長而萬物成此之謂神明
無為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聲者有
道聲聲者萬物聲之所聲者聞音聲矣而
道聲於萬物之聲者未嘗發其音聲此道
無為之職也

長而不宰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化成而不宰莫知其德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味者有道味味者萬物味之所味者嘗滋味矣而道味於萬物之味者未嘗呈其滋味此道無為之職也是謂玄德

沖虛經曰夫道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

能苦能甘夫道無知也無能也道無為也而萬物無不知而無不能而無不為也是謂玄德無為之職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此章南華經五行無為而治帝王無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戎德備監照天下有始

通玄經自然篇曰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天下之載之此謂上皇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辨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守道無為而天下治也

古聖人能知所以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道為之命無事與言乃無為也以為天下母

通玄經精誠篇曰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重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執大道以為天下母

過七

過八

既得其母

南華經曰天地無為也

以知其子

南華經曰而無不為也

既知其子
南華經曰大道無為而無不為
復守其母
南華經曰上守無為而物自化
歿身不殆
通玄經曰無為之本務去聰明閉四關止
五情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及於
眞道歿身不殆
塞其兌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大道無為口當而不

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直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害也故精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動天下無為不言而公不慮而得

閉其門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大道無為耳聰而不以聽目明而不以視忘而不為智而不務故精存於耳即其聽聰存於目即其視明動天下無為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終身不勤

通玄經曰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不生欲病是謂真人

開其兌

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有為開其兌以口言以心慮巧辯矯世俗也

濟其事

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書學濟其事以目視以耳聽聰明矯世俗也

終身不救

通玄經上禮篇曰末世為禮者雕琢人性

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人何則不本其心之所以欲而禁其目之所欲不原其耳目之所以欲而防其樂之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塞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通玄經曰古聖人以道蒞天下守微妙者見小也見小故能致其明是故聰明廣智守之以愚先王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

守柔曰强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以道蒞天下守柔弱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是故多聞博辯守之以訥先王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

用其光

通玄經下德篇曰後世用其光是謂重傷

復歸其明

通玄經曰後世復歸其明重傷之人無壽類也

無遺身殃

通玄經曰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以老以喪其天年而已夫飾其外傷其內壯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眞是謂襲常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智故無好憎大通無為何往而不成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此章洞靈經言近古已来

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淫邪者多敦方退靜者少姦邪出言惑於忠正遂使天下之人交相邪淫而不正矣古者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末世天子奇異大臣怪鬼神之術至神怒者非不事神也淫祀勝神愈怒民好邪徑事鬼神也天下淫祀風俗妖邪破家失業也　過七十二

使我

沖虛經曰仁義益衰民性益薄此道不行介然有知

通玄經曰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悅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知慕之

行於大道
通玄經曰悅道者衆用道者寡慕道者多
行道者少
唯施是畏
沖虛經曰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
下與来世矣
大道甚夷
通玄經曰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
往而復反
民甚好徑

通玄經曰民甚好於邪徑事鬼神也淫祀勝神愈怒朝甚除

洞靈經曰為治之本務在安人若時事不襲奪之以土功是謂大凶沖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土木者田甚蕪

洞靈經曰人捨本事末古者聖王之所以治人者先務農人農人則樸樸則易用則邊境安人農則童童則少私愛而公法玄

通玄經論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帝親耕后親織以為天下先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衣食饒裕姦邪不生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

過七

十二

倉甚虛

洞靈經曰農攻食工攻器商攻貨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通玄經曰帝王富其

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
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足用
之本在於不奪時

服文綵

南華經曰末世所樂者美服好色以惑其
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以教民俗縫衣淺
帶澆薄不淳

帶利劒

南華經莊子說趙文王好劒曰臣有三劒
惟王所用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

諸侯劒有庶人劒今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匹夫之劒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已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厭飲食

南華經曰末世所樂者滋味音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財貨有餘

南華經曰貪財而聚慰貪權而取竭貪貨

而取利
是謂盜誇
南華經曰凡此七經者天下之至害也皆
遺忘而不知察愛意絶體而貪此不亦惑
乎沖虛經曰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
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
奔匿焉
非道也哉
通玄經曰淳化之本在去華巧南華經曰
智巧奢華不足以定天下非道也哉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此章通玄經文子問玄

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家敗國無道德之故也若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慎守不失若縱欲怠情不能慎守其亡無時使深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古之善建者不拔善守者不失故子孫祭祀不輟善守不絶天下長久也

善建者不拔

通玄經曰古之善建者不拔言建之脩德無為無好守謙儉也洞靈經曰文王靜作

進退天必贊之卜世三十
善抱者不脫
通玄經曰古之王者處大滿而不溢居高
貴而無驕處大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居高
不驕所以長守貴也洞靈經曰文王之德
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過七
十四
子孫祭祀不輟
通玄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
王道其於此矣
脩之身其德乃眞

通玄經微明篇曰士庶有道則全其身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南華經曰古者五官殊職庶人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通玄經曰古者大夫有道不失其家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南華經曰大夫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修之鄉其德乃長

通玄經曰古者州郡有道不失其鄉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
通玄經曰古者諸侯有道不失其國故曰
修之國其德乃豐南華經曰諸侯自正自
修治之美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過七
通玄經曰古者天子有道長有天下故曰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南華經曰天子自正
自修治之美也
十五
故以身觀身
南華經曰末世五者不修失莫大焉庶人

不修失其身也

以家觀家

南華經曰大夫不修失其家也

以鄉觀鄉

南華經曰州郡不修失其鄉也

以國觀國

南華經曰諸侯不修失其國也

以天下觀天下

南華經曰天子不修失其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不失國本在乎善守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此章南華經曰馬蹄篇言上古大道至德之世其民童蒙若赤子也其行眞眞不知東西其視顛顛不知昏明當是時也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不害人也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不傷人也禽獸不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含德之所致矣沖虛經曰太古之時禽獸與人同居與人並行五帝三王之時禽獸始驚散亂矣逮於末世禽獸隱伏逃竄以避其難通玄經曰及至末世道衰德薄人爲賊也禽獸

蟲蛇皆為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
難上古含德之厚性比赤子無利害
之心古樸
長壽也

含德之厚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恬愉
無矜而德乎和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過七

沖虛經曰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十六

比於赤子

通玄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其民童蒙如三
月嬰兒不知利害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
矣南華經曰衛生之經能兒子乎終日行

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身搆木之枝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人災物害也

毒蟲不螫

通玄經精誠篇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蟲蛇無不有其尾毒藏其螫毒不螫人也含德之所致矣

猛獸不據

通玄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猛獸無不有其介牙

走獸之群可係羈而從不害人也含德之
所致矣
攫鳥不搏
通玄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其德
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禽鳥無不有其仆距
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不傷人也含德之所
致矣
骨弱筋柔而握固
南華經曰兒子終日握而手不掜同其德
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是至人

之德矣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

南華經曰兒子動不知所為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精之至也沖虛經曰嬰兒之全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南華經曰兒子終日嚘而嗌不嗄和之至

知和曰常

通玄經下德篇曰上古重生重生輕利無所害神有壽歲矣故曰知和曰常沖虛經

曰上古赤子嬰孩之性也柔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知常曰明

通玄經曰後世輕生重利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

沖虛經曰其在童幼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通玄經曰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沖虛經曰其在少壯也則血氣飄溢欲慮

充爲物所攻爲德故衰爲通玄經曰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

沖虛經曰其在老耄也則欲慮柔爲體將休爲物莫先爲通玄經曰夫精神志氣者 過七 十八 靜而日充以壯躁而耗以老是謂不道

通玄經曰人有夭死非命而亡薄賤其身病共殺之非恬愉者無以明德故人强非道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不道

早死
不道早死
沖虛經曰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焉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此章南華經言古之道德

有蔽塞在於諸子是者九流聞其異端之風而喜悅之以繩墨自矯以備世之急毀古之道德不與先王同夫為天下以養民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焉害民之士者矣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域於物失其道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勞於聲勇敢之士奮於兵革之士

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詩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不為害也九流塞道書學繁亂也

知者不言

南華經曰古士無為無思無慮始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過七

南華經曰下士有為因貴言傳書為形名聲色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十九

塞其兌

通玄經下德篇曰古士塞其兌其言也訒大辯若訥

閉其門

通玄經曰古士閉其門默聰明也大巧若拙

挫其銳

通玄經曰古士挫其銳去健羨也無兵器矣

解其紛

通玄經曰古士解其紛無爭亂也天下安

靜
和其光
通玄經曰古士和其光無怨逆也
同其塵
通玄經曰古士同其塵無爭怨也
是謂玄同
南華經顏回曰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
同於大通此謂坐忘通玄經曰萬物玄同
無是無非
故不可得而親

南華經曰仁義之士貴際察士無淩誶之
事則不樂
不可得而踈
南華經曰禮教之士敬容智士無思慮之
變則不樂
不可得而利
南華經曰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通玄
經曰夫怨者逆德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
謀逆德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
成禍

不可得而害

南華經曰勇敢之士樂殺兵革之士樂戰通玄經曰兵者凶器也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

不可得而貴

南華經曰不以貴為安不恃勢而尊來榮通無天怨

不可得而賤

通玄經曰不須財而富不以賤為危不醜窮無人非

故為天下貴

南華經曰古者毀志之勃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不動胷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七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八

過八

古　褒　冠　才　質　集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春秋五霸以政治國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智詐萌生盜賊滋章上多禁則下多巧上多求則下交爭故以湯止沸乃益甚知其無為而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五霸兵刑生賊亂也

以政治國

通玄經上禮篇曰以政治國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

是謂以火應火以水應水同莫足以相治名之曰益多

以奇用兵

通玄經曰以奇用兵故以異為奇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何往而不勝

過八

以無事取天下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取天下而無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事繁難治法苛難行
天下多忌諱
洞靈經曰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天下
膠戾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忻交
通矣
而民彌貧
通玄經曰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
故人主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
是故群生遂長萬物蕃植春伐枯槁夏收
百菓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

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
國利民之道也今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多利器
通玄經曰堅甲利刃不足以恃強
國家滋昏

過八

通玄經曰人君好勇使民鬬爭國家多難
其下必有劫殺之亂矣

二

人多技巧
通玄經曰人多智能奇物滋起
奇物滋起

南華經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失
焉且以巧鬬力者太至則多奇功刻核太
至下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法令滋章
通玄經曰治國有理不在文辯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
盜賊多有
通玄經曰智詐萌生盜賊滋章
故聖人云
通玄經曰法能殺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

盜者不能使人廉末世使天下畏刑而不
敢盜竊豈若古道淳樸而無盜心哉故以
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
火而已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
欲而民自樸

我無為而民自化

過八

通玄經道原篇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故上
無為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通玄經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故上無事而

民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
通玄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故上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樸
通玄經曰我無欲而民自樸故上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此章南華經駢拇篇言自三王已下天下何其仁義規矩鉤繩嚚嚚然雕琢於人之正性也且夫三王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刻削其正性也待鉤繩規矩而固者是侵淫

其正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古者天下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生其所以得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之固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是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政於辨察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勞而無功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奚足以濟世哉一王政察民弊也

通玄經上禮篇曰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厚且清也

魚鼈蛟龍莫之歸焉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廕庇故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通玄經曰後世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則大裂之道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過八

四

禍兮福所倚

通玄經曰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隣故曰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福兮禍所伏

通玄經曰三王明淺然後任察任察者下取善以事上則蔽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知亂之本為察者則生亂亂俗亡國之風也

孰知其極

通玄經曰禍福利害非古聖人莫之能分故曰孰知其極

其無正邪

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

正復為奇

洞靈經曰近古是来天下正直者寡政省一則民淳樸蒼生正可化不可刑也

通八

五

善復為妖

洞靈經曰近古是来天下姦邪者衆政煩苛則民姦偽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

民之迷其日固久

通玄經曰後世以小成仁義為規矩而知鉤繩規矩之所用者能治人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鉤繩不能正曲直上用規矩者下亦有規矩之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治矣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則下多詐上煩擾則下不定不知一人無為之本而救之以刑政之末無以異於鑿渠以止水抱薪以救火名之曰益多故

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是以聖人事省而治求寡易贍所修者本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四者誠修正道治矣

方而不割

通玄經道德篇曰古者御之以道方而不割則民附化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方者不以矩

廉而不劌

通玄經曰古者養之以德廉而不劌則民

服也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圓者不以規
直而不肆
通玄經曰無加以力直而不肆則民足儉
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
直者不以繩 過八 六
光而不耀
通玄經曰無示以賢光而不耀則民淳樸
南華經曰古聖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
耀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貴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富貴而嗇儉可謂有德者也民儉國乂也

治人事天

通玄經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基厚則城固民富則國豐

莫若嗇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以道涖天下嗇儉損欲者見少也見少故能成其廣可以長久夫唯嗇

通玄經曰人君之道儉以養生
是謂早服
通玄經曰儉則民不飢
早服謂之重積德
通玄經曰積德成王積石成山積水成河

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通玄經曰善為政者積其德積德而民可
用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去奢守儉故能長久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不敢奢驕守儉故能
久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通玄經曰民者國之根也儉者人之本也
是謂深根固蒂
通玄經曰人主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木大
者根深則蒂固
長生久視之道

通玄經曰民根本也國枝葉也根本深壯枝葉茂勝

治大國章第六十 此章南華經言吾師乎吾師乎蘧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古者聖人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道不傷民天下和樂與民和樂也

治大國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明白於天地無為之德者此之謂大宗大本宗本於道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也

若烹小鮮

南華經曰聖人所以無為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民樂故知民樂者無人非也

過八

以道蒞天下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之謂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故知天樂者無物累也

其鬼不神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此之謂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民樂故知民樂者無鬼責也

非其鬼不神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與天和者也

其神不傷民

通玄經精誠篇曰太上神化民無言而神

化有言也則傷民
非其神不傷民
通玄經曰無言之神化者化載無言不傷
有神人之神性者也
聖人亦不傷民

過八

通玄經曰民無為而治有為也則傷無為

九

而治者為無為之道也
夫兩不相傷
通玄經曰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
不能有為傷民也

故德交歸焉

通玄經曰古知天樂者聖人之心無為以畜養天下天下和樂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此章通玄經言戰國天下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即氣實而志強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淩上執維堅強作難結怨又不為和天下大亂故交結國靜罷兵不爭天下太平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通玄經曰故道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柔弱則勝

仁義則得
天下之牝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為天下牝故能長久
牝常以靜勝牡
通玄經曰用兵取勝之道以治待亂以靜
待動以牝待牡不可先動也
以靜為下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執雌牝故能立其雄
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守靜道拘
雌節柔弱以靜安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通玄經曰以大事小謂之變人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通玄經曰以小犯大謂之逆天
故或下以取
通玄經曰小弱有道不爭而得 十 通八
或下而取
通玄經曰強大有道不戰而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沖虛經曰小國吾撫之若賴兵權滅亡可

待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沖虛經曰大國吾事之是求安之道

兩者各得其所欲

南華經曰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

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

願也

故大者宜為下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畢謙清淨者見下也

見下故能致其高矜者不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此章南華經言

古者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必先治內無為清靜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後世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之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勞而無功不如三皇坐而自治之道不勞而道進道不勞也

過八

十一

道者

通玄經曰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命之曰道

萬物之奧

南華經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

善人之寶

南華經曰且道者庶物得之者生為事順之者成通玄經曰天下莫易於為善所謂為善者則靜而無為適性離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為善易也

不善人之所保

南華經曰且道者庶物失之者死為事逆之者敗通玄經曰天下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不善者澆薄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

美言可以市
通玄經曰先教以道次導以德可以誘善
尊行可以加人
通玄經曰簡勸不聽即加之以威刑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通玄經曰如此嚴誡不善何有人無棄人
物無棄物
故立天子
通玄經曰古之立天子者以立天下之道
反本無為虛靜自化古之立帝王者非以

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民強掩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

置三公

通玄經曰古者一人之明不偏周海內故置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絶國殊俗不得被澤又立諸侯以教誨之

雖有拱璧

通玄經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唐虞癰

舜黎黑禹胼胝非欲貪禄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思慮不困於是求贍而不勞者未之有也

以先駟馬

通玄經曰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自賣管仲縛束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四體不勤於是求贍而不勞者未之有也

不如坐進此道

通玄經曰古者三皇教不下堂而化行四海無一言而大動天下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之已能以神化者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過人 十三

通玄經曰古者君臣上操約少之事下效易為之功君臣不相厭行之久遠也洞靈經曰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欽儉守職太平立致矣

不日求以得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
無為能取百川歸之不求故能得不行故
能坐天地之道無為而備不求而得
有罪以免耶
南華經曰古者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則
自治矣
故為天下貴
南華經曰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
下亦無為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此章南華經言
應帝王無為之

治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無為其卧徐徐無寢夢也其覺于于無思慮也其智清信而不詐也其德甚真而不僞也未始其道入於非人有虞氏有為其猶臧善仁義以要求人心為善亦得人心詐僞而未始仁心出於非人道古者聖人能為無為之無事無味不為難也

為無為

通玄經曰為無為事無事也南華經曰逍遥無為也

事無事

通玄經曰事無事知不知也南華經曰逍遥乎無事之業

味無味

通玄經曰古之人味道不捨也今之人捨道不味也

大小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道大以小為成古聖人法天無為柔弱微妙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

多少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多以少為主道多以少而成古聖人法天無為以道涖天下損

缺其明者見少也見少故能成其美
報怨以德
通玄經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
患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
也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矣

圖難於其易
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
以邪教化難而必敗
為大於其細
通玄經曰事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

易敗者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言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通玄經曰人皆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難成其道矣

過八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通玄經曰以博爽之日問道聞見深矣易而不難小而不大是以聖人通玄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行而治

不為而成是以天心動化精誠為教者三
皇無為也
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
無為無不為大百川歸之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
通玄經曰言而不信施而不仁行而不治
為而不成是以外貌有為者五帝三王不
精誠於道也
多易必多難

通玄經曰後世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人之上也難矣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事者難成易敗言者難立易廢是以聖人之所留心於道明者之所獨見

於無為也

猶難之故終無難

通玄經曰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必敗愚惑之所致上無為也下亦無為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之人

邪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僞不聞道者無以反正不通德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好於邪則易易而忘其本即好於邪水之性欲清沙土穢之人性欲靜之不知其已好無所用雖貪正邪言害之知其已欲無所用雖廉者皆辭之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以為天下笑者未嘗非已所好也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為塵垢無所用矣故曰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過八

十六

其安易持

通玄經曰智慮邪正者禍福之門也

其未兆易謀

通玄經曰動靜公私者利害之樞機也
其脆易破
通玄經曰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来
也人自成之
其微易散
通玄經曰積正成福積邪成禍
為之於未有
通玄經曰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
大患至不可不慎也後人皆知禍發救患
不知慎微使患不生失使患不生易施於

救患難
治之於未亂
通玄經曰道者慎小微大禍不滋令人不
務慎微使患不生而務禍成施救於患雖
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為法
過八 十七
無方可救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通玄經曰十圍之木始於把毫末漸長積
小成大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通玄經曰百仞之臺始於下累土成山積
微成廣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通玄經曰跛鱉千里跬步不休積近成遠
為者敗之

洞靈經曰好貨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夫好
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邪甚者不見
正道之可好末世人夭者非不為術也巧
術甚人愈短通玄經曰夫好事者未嘗不
窮好邪者未嘗不失各以所好反自為傷

故曰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
洞靈經曰好貨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夫好
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鬼甚者不見
神明之可好末世神怒者非不祀神也淫
祀勝神愈怒通玄經曰夫人之所以亡社
稷身死人怨為天下笑未嘗非好欲也故
曰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今天下之人邪於神鬼孰能正

之治在道不在術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無為故無敗

通玄經曰好於淫祀不顧後禍者邪氣也故曰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通玄經曰末世執於鬼神不顧後患者邪氣也故曰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通玄經曰禍福之起微而不可見小人不

知禍患之門動而陷於罪不慎微好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通玄經符言篇曰官敗於失政孝衰於無
終患生於執為病在於不慎故慎終如始
無敗事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聖人見其終始不可不察也紂
為象箸而箕子唏其華侈魯以偶人葬而
孔子歎其非禮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
欲不欲

南華經曰古人欲者欲其所不能欲也至欲於道矣

不貴難得之貨

通玄經曰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

學不學

南華經曰古之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至學於道矣

復衆人之所過

通玄經曰古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

於過也無微而不改
以輔萬物之自然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者性合乎道也不學
而知不視而見不聽而聰自然之道也
而不敢為
南華經曰古者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九

過九

古　襄冠才質集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此章南華經言上古大道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不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民樸易治也

古之善為道者

南華經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非以明民

通玄經曰至忠復樸民無偽匿
將以愚之
南華經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
民愚而樸則易治矣
民之難治

過九

南華經曰今周學智巧文華不足以定天
下民難治矣
以其智多
南華經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
矣故桀紂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今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通玄經曰是故以智為治者任一人之才
難以持國為智惠者則生姦姦俗亡國之
風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通玄經道原篇曰古者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
知此兩者
南華經曰去小智而大智明矣

亦楷式

通玄經曰以文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獨任其智失則多矣好智窮術也以智生患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知其治之本者去巧智而已無為自化

過九

二

常知楷式

通玄經曰今欲學其道不得清明玄聖專守文籍必不能為治矣

是謂玄德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

若神唯同乎大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治
是謂玄德
玄德深矣遠矣
通玄經自然篇曰上古聖人與天地相保
公正修道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
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通玄經曰其與物反矣注云長處不智故
謂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南華經曰與天地相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聖人以道鎮之退而勿有法於江海不為其大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人之情性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讓不在爭是以古之聖人欲貴於人者先賤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弱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德施天下守之以讓先王所以守天下故能長久法海讓王也

過九

三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之王者

通玄經自然篇曰江海窪下百川歸之能成其廣
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通玄經曰江海因下為之天池即淵德魚鼈歸焉故海不讓東流大之至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辭讓者見下也見下故能致其高矜者不立南華經曰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湯武爭而王之白公爭而滅之

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通玄經道德篇曰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天下必效其歡愛莫不推讓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通玄經曰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進其仁義而無苛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

通玄經道原篇曰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

處前而人不害

通玄經曰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
雖絶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通玄經曰即天下樂推而不厭無之而不
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過九 四
以其不爭
通玄經自然篇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
為下也江海窪下不爭百川歸之故莫能
與之爭故道不以雄武立在天下推己不
在於自取不爭故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通玄經曰常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
爭而莫能上以其不爭於萬物也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夫道者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日月以之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禽以之飛獸以之走麟以之遊鳳以之翔以爭取尊以亡取存以退取先夫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上古聖人守柔弗強退而勿有不敢驕奢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可以長久三寶廣大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

通玄經曰我道無為無所私受也
似不肖
通玄經曰我德含愚而容不肖
夫唯大故似不肖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無為處
不肖之地故為天下王
過九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通玄經曰古者聖王聰明智惠守之以愚
無為而天下治
我有三寶
五

通玄經曰我道有三寶以卑取尊以儉取
廣以退取先
保而持之
通玄經曰夫道者以其保之
一曰慈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卑以自
衛
二曰儉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多以少為始儉以自
固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先以後為主後以自
讓
夫慈故能勇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卑者所以自
下也卑則尊此天道之所成也
儉故能廣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儉者所以自
少也儉則廣此天道之所成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退者所以自後也退則先此天道之所成也

今捨其慈且勇

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強而惡弱而不知失強梁者亡

過九

六

捨其儉且廣

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奢而惡儉而不知失驕奢者亡

捨其後且先

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先而惡後而不知

失爭先者喪
死矣
通玄經曰勇強之本務在卑弱廣用之本
務在儉約爭先之本務在謙退三者既失
國家喪亡
夫慈以戰則勝
通玄經曰故道不以堅強勝在天下自服
不在於自取柔弱則勝
以守則固
通玄經曰末世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善

守者無與禦
天將救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洞靈經曰
道德盛則鬼神助可謂有德者也
以慈衛之
通玄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
衛義

過九

善為士者章第六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魏武侯謂
徐無鬼曰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
可乎徐無鬼曰君兵如鸛列於麗譙
門之間陣無以徒驥於錙壇之宮豈
為偃兵古者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

七

人不以謀勝人不以戰勝人今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和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為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無為之情而不攖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古之善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用賢不爭天下太平也

善為士者不武

洞靈經曰甲兵不足以恃強

善戰者不怒

通玄經曰古善用兵者畜其怒怒畜而威可立也

善勝敵者不爭

通玄經曰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

善用人者為之下

通玄經曰古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夫夏后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賢人也不以小惡妨大美夫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

是謂不爭之德

通玄經曰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德者也是謂用人之力

通玄經曰愛賢之謂仁敬賢之謂禮

過九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通玄經曰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兵敵來加已不

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兵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兵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今戰兵亂臣賊子用兵輕敵掩襲不備先僭致禍也稱莫大於輕敵

用兵有言

通玄經上禮曰以奇用兵奇逸為勞奇飽為飢奇靜為動奇治為亂奇後為先何往而不勝後者勝矣

吾不敢為主

通玄經曰先唱者窮之路也

而為客

通玄經曰後動者建之源也

不敢進寸

通玄經曰屈者所以求伸也

而退尺

過九

通玄經曰屈寸以伸尺君子為之

九

是謂行無行

通玄經曰舉兵以為人者衆助之以自為

者衆去之

攘無臂

通玄經曰衆之所助雖弱必强
仍無敵
通玄經曰衆之所去雖大必立
執無兵
通玄經曰古者懷制勝利於不戰而罷兵
也諸侯賓伏此用兵之上也
禍莫大於輕敵
通玄經曰武勇以强梁死辯士以智能困
能以智而知勝不能以智不知其敗勇於
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廣應

輕敵則幾喪吾寶
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觀影而知持後後
動者未嘗失宜故聖人曰無因循常後而
不先譬若積薪後者為上
故抗兵相加
通玄經曰聞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即
舉兵而臨其境而敵相當欲交兵接刃後
者勝矣
哀者勝矣
通玄經曰所謂後者聖人守靜道拘雌節

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後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此章沖虛經商太宰見孔子曰聖者歟孔子曰丘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太宰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周之人太史老聃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可謂大聖人矣故老聖曰吾言大道無為之化也

過九十

南華眞經曰老聃明白於天地無為簡易之德者此之謂大宗大本大宗師也甚易知

通玄經曰治大國者道不可小國地廣者制不可狹王位高者事不可煩治民衆者教不可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寡難贍大較易為之智曲辯難為治故無益於治有益為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

甚易行

通玄經曰河以透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技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治要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不言而治無事而化是以天心動化无為者也故有道以治之法事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事多足以亂

過九 十一

天下

通玄經曰末世天下民甚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不能知行也

莫能知

通玄經曰末世小學蔽德不能知也南華經曰古者德固不小識後世小識傷德不能知也

莫能行

通玄經曰末世小善塞道不能行也南華經曰古者道固不小行後世小行傷道不能行也

言有宗
通玄經微明篇曰言有宗事有君至言去
言
事有君
通玄經精誠篇曰言有宗事有本至為去
為
夫唯無知
通玄經曰末世小學爭魚者濡逐獸者趨
淺之人所爭者末矣夫唯無知
是以不我知

通玄經曰末世小道失其宗本技能雖多
濡沫淺涸不如寡言害衆著倕而使斷其
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稀
沖虛經曰西周之人太史老聃有聖者焉
過九 十二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可謂大聖人矣
則我者貴
通玄經曰幽隱玄默無為而治不知所為
而功自成者聖人也所貴乎道者貴其龍

變也唯神化為貴

是以聖人

南華經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以天為宗

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被褐懷玉

通玄經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在淵而岸

不枯道在中而形自治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此章南華眞經言道不欲

雜雜學士多多則擾擾則亂亂則憂

患斯起憂而不能救其書學上賢也

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

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趣私內外相
舉姦者在位賢者隱處古之道德有
蔽塞在於諸子之書是者儒家惠施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駁雜無治
其言也繁亂不中於用墨家墨翟禽
滑釐禹道將斬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辯名家宋鈃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
表以為無益於生人之行而家彭蒙
慎到之道非孫龍縱橫辯者之徒能
以辯服人之心皆學
公孫龍不能以辯服人口不能偽端而縱之於辟邪淫而不
能禁其姦也以智治國之賊山生金好巧智教民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
能窮術也以智能棄之以理公
過九
十三
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
學還自亂上多學下多事上多事下
煩亂之故以湯止沸沸已無為自正
治之本者去火而已乃益甚知其無

諸子之書邪說姦言
為天下繁亂之蔽也

知不知上

通玄經符言篇曰古士善用道者無為自
化終無害也故曰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

通玄經曰今士不知道者有為自亂福為
禍也故曰不知知病

夫唯病病

通玄經曰下士衆人皆知書學利利學
為病而不知病病

是以不病

南華經曰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有病者能言其病愼不病乎聖人不病

南華經曰然其病病者猶不病也以其病病

南華經曰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能除有病之病而不病矣是以不病

通玄經曰惟古聖人知道病之無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聖人以道鎮靜守柔弗強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人之情性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來自愛故能成其貴愛民來王天下皆歸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沖虛經曰而欲人尊己不可得道也人不尊己何危辱及之矣　過九　十四

無狹其所居

南華經曰猶章氏之圃黃帝之圃唐虞之宮湯武之室德漸下衰漸狹其居

無厭其所生

通玄經曰治大國者道不可小國地廣者
制不可狹帝王不得人民不能成天下得
人失道亦不能守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沖虛經曰法度在身稽考在人人愛我我
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是以聖人
沖虛經曰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
故亡
自知

通玄經曰來民之本務在自知當責他人之非者知已是爭哉

不自見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弗強故能成其王

自愛

通玄經曰仁莫大於愛人愛人則無怨刑 過九 十五

不自貴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自愛故能成其貴

故去彼取此

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

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九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十

過十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十

古襄冠才質集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此章通玄經言七國用兵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肆一人之意忘海內之患比天倫所取也民之所讎天之所誅故勇於敢則殺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網恢恢而不失也

勇於敢則殺

通玄經道德篇曰末世戰國有利害之心本有殺意故勇於敢則殺

勇於不敢則活

沖虛經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剌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剌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古聖人使人雖勇不敢剌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殺意也未若聖人本無其殺意也夫無其殺意也未有

過十

愛利之心也遂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不敢殺也若然無殺意者無地而為君無官以為長是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通玄經曰好勇危亡之道武勇以強梁死天之所惡誰知其故

沖虛經曰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

通玄經曰天下莫易於為善所謂為善者則靜而無為故為善易也天下莫難於為不善所謂不善者篡弒矯詐非人之性故為不善難也

天之道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鬼神之道
驕溢不與
不爭而善勝
通玄經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
必有明召種黍者不獲穀樹惡者無報德

不言而善應
通玄經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
誅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不召而自来
通玄經曰夫天道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

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不召
而來不去而往
繟然而善謀
通玄經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苟向善雖
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
天網恢恢
洞靈經曰禁網踈闊則易避而難犯天網
恢恢踈而不失
踈而不失
通玄經曰戰國勇敢者殺戮無罪民之所

雖天之所誅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五霸驟而語刑名賞罰安能治人此有知治之刑具非知治之要道可用刑具於天下不足以用安道於天下矣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則觸禽窮則啄人窮則詐此之謂也故五霸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下多怨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故以湯止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清靜自正故五霸虐刑自執罪人而殺之也代有司殺人者有不傷其手矣

過十

三

民常不畏死

通玄經曰五霸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殺戮不足以禁姦

秦何以死懼之

通玄經曰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筆楚繁用者非致遠之節也

若使人常畏死

通玄經曰五霸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而為奇者

通玄經下德篇曰末世之民飾智詐上犯

邪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則觸禽窮則啄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吾得執而殺之

通玄經曰古善為政者積其德積德而民可化今為刑暴者則生亂亂俗亡國之風也

孰敢

通玄經曰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

常有司殺者殺

通玄經曰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通玄經上仁篇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捨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智不足以為治威不

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通玄經曰人君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周學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禽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鮮垢同異之變多則俗亂於辯矣自古及今紛紛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今周學民巧難治也而作是章焉

過十五

民之饑

通玄經曰民有飢色非命夫亡饑殍而卒以其上食稅之多

通玄經曰且民之為生也一人蹠來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

仰之以食或時有水旱災害之患以奉上
求即人主愍之矣
是以飢
通玄經曰末世貪夫暴君涸魚其下以適
無涇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是
以民飢
民之難治
南華經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以其上之有為
通玄經曰後世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

足治上多欲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
以學子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
焚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
之本者去火而已
是以難治

通玄經曰上有為也下亦有為也書學開
民僞端而縱之放僻邪淫而棄之以法隨
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也是以
難治
人之輕死

通玄經曰民有輕死非命而亡樂得不已
好求不止刑共殺之
以其求生之厚
通玄經曰末世暗主求下不量其積取民
不裁其力男女不得耕織之業有旦無暮
君臣相疾以奉上求力勤財匱是以輕死
是以輕死
通玄經曰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財而無
讓民貧苦而紛爭生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

南華經曰古者上則重生重生則輕利後世財不足則盜竊之行於誰責上好貨不貴生也是賢於貴生

通玄經九守篇曰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戰國用兵殫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矣肆一人之欲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民之所雖天之所誅故兵強則滅堅強者死之徒也豈不滅矣

民之生也柔弱

南華經曰人之生和氣聚為生
其死也堅強
南華經曰人之死氣之散也氣散則死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通玄經曰物之生也草木英華
其死也枯槁
通玄經曰物之死也草木枯朽
故堅強者死之徒
通玄經道原篇曰堅強者死之徒也
柔弱者生之徒

通玄經曰柔弱者生之幹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通玄經曰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
以弱守之積柔成剛積弱成強觀其所積
以知存亡故兵強則滅
木強則共
通玄經曰木強則折革強則裂
強大處下
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仰視屋樹退而目
川樹強木則居低屋大材則居下

柔弱處上

通玄經老子曰樹小條則居高屋弱材則處上譬若積薪小者為上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此章通玄經下言古者明君取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

天之道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惛怛於民也民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後世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古有道之君者能養鰥寡孤獨法天濟民也

天之道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

其猶張弓乎
通玄經曰弧弓為射非絃而不能發天之
為射無弓必中
高者抑之
通玄經守弱篇曰天之道而抑高也
過十
下者舉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而舉下也
有餘者損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有餘也
不足者與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補不足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有餘奉不足地之道
損高而益下
人之道則不然
通玄經曰人君之道則不然不同天道損
益也
損不足
通玄經曰且民之為耕也妻子老弱仰之
以食水旱災害稅斂難輸

以奉有餘

通玄經曰人主取民以奉上求之有餘矣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通玄經曰末世貪主暴君涸魚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飢寒孰能奉不足矣

過十

九

唯有道者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老弱孤寡為意皆有所養

是以聖人

南華經曰古之人其備乎育萬物澤及百

姓
為而不恃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萬物恃之以為莫知
其德
功成不居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萬物功成不居莫知
其德
其不欲見賢
通玄經曰聖人虛心無有也見不足也見
不足故能成其賢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此章通玄經言海不讓潦水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若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甲論也民沉溺而不憂者君非賢主也守職死難人臣之職也末世群臣效誠者稀不用其身也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是以古之聖人效法水之柔弱含垢忍恥受言納諫為天下主者效水納垢也

天下柔弱者莫過於水

通玄經道原篇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利貫金石強論
天下
莫之能勝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行不可得窮極
微不可得把握
過十
其無以易之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擊之無瘡刺之
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不可
靡散
故柔勝剛

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見舌而守柔齒堅於舌而先弊之

弱勝强

通玄經曰積柔成剛積弱成强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天下

通玄經曰末世人之情性皆好强而惡弱好剛而惡柔而不知失不能柔弱也

莫不知

通玄經曰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

諫非忠臣也
莫能行
通玄經曰諫而不聽君不明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水之柔弱
柔弱微眇故能成其高功名自化
過十
十一
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不求可非之行不憎
人之非己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使人誹謗於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

正言若反

通玄經上仁篇曰後世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求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未

世行有召賊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已附之耳流聞千里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此勸戰國和其怨言罷兵不爭天下太平乃為善也

和大怨

通玄經微明篇曰古者和大怨有德司契不爭為善也

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通玄經曰戰國無道作難結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

是以聖人

南華經曰古之聖人其備乎和天下
執左契
通玄經曰陰害物陽化物聖人之道依陽
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怨惡
而不責於人
通玄經曰其怨大者其禍深畜怨而無患
者未嘗有也
故有德司契
通玄經曰積德成王積石成山不積而成
未之有也

無德司徹

通玄經曰積怨成亡積水成河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通玄經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與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此章南華經胠篋篇言昔者大道至德之世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結繩質樸天下太平則至治矣

小國寡民

通玄經符言篇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

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洞靈經曰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勸民農地產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通玄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無利害之心天下太平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南華經曰古者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通玄經曰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精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辨男

女明上下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使民復結繩
南華經曰昔者三皇之世民結繩而用之
而用之
南華經曰上古大道至德之世無為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治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甘其食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晝拾橡栗甘其食也
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美其服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美其服也故命之曰知生之民通玄經曰古者其衣煖而無飾

安其居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巢居穴處暮栖木上

過十

安其居也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通玄經曰古者太平兵馬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轍不結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

十四

樂其俗

南華經曰古者樂其俗通玄經曰古者姦

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樂其民俗
隣國相望
南華經曰古者隣國相望山無蹊隧澤無
舟梁
雞犬之音相聞
南華經曰古者雞犬之音相聞萬物群生
連屬其鄉
民至老死
南華經曰古者民至老死通玄經曰古者
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得保命而不夭

也

不相往來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不相往來此德之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過十

此章南華真經言古之道術有在於無為是者老聃聞其道風而喜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老聃曰人皆取先已獨取後白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人皆求福已獨曲全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無為也而笑巧　十五

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老
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救文巧敝也

信言不美

通玄經曰古者大道至忠復撲民無僞匿
美言不信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幷券而信衰知機
械而實衰小能破道苛悄傷德

善者不辯

通玄經曰古者大正無為不險故民易道
洞靈經曰知而不辯謂之通道以安人
辯者不善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書而道衰小辯害
正洞靈經曰知而辯之謂之識以治人南
華經曰且夫辯之必不惠
知者不博
通玄經曰古者至治無事優游故下不賊
博者不知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數而仁衰小成害
治南華經曰且夫博之不知
聖人不積
南華經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無為四辟虛靜於帝王之德者其物自為也昧乎無不靜者矣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愼所積既以與人

南華經曰既以與人已愈有通玄經曰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已愈有

過十

十六

沖虛經曰堯治天下游於康衢聞兒童謌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

既以與人

南華經曰既以與人已愈多通玄經曰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多

已愈多

沖虛經曰堯喜問兒童曰誰教爾為此謌言乎兒童曰古詩也民皆鼓腹謌謠天之道

南華經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利而不害

通玄經曰日出於地萬物蕃息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

聖人之道

南華經曰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人之心靜也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天下靜矣

為而不爭

通玄經曰大人施行有似於道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風不動火不出

大人不言小人無述大之出也必待薪大
人之言必有信有信有眞何徃不成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十

後序

竊聞莊列文庾者逈老氏之門人高弟也當
此周時皆親授五千言教探遺德之奥旨捨
四子之外其孰能與於此哉今之諸集解義
多浮誕了無所執各尚異端百無一當尚辭

者逞於談辯遺於體要玩理者拘於淺近昧乎指歸是以大道隱於小成固閉而不能開久屈而不能伸由是天下莫不以空性為科邪說為惑皆不能反于正道也今古襄寇志道者多聞博識有生知自然之性自幼及冠心不掛細務不以名利為急酷嗜恬悛之樂然而經史不輟於涉獵諸子之中僻好道德二篇閱及舊注旨義者多故慨然篤志累日滋久不捨晝夜遂成一編之書以論道德之根本然猶不肯恃已所長輒引莊列文庾為

證庶息天下未達者之謗議也迺曰四
子古道義十卷或隨經辯注或總章定名纂
達義者有一百餘家譏改本者近八百餘家
尊上古結繩之化述聖人體道之規詭尚怪
以遺眞鄙泥空而失治門目傋次章句有歸
過十 十八
鬼神之說斥之於無稽方術之事屏之於不
用其道之功用燦然靡所不載可使後之宗
風者開卷見道而不勞聰明昔孔子推高老
氏之言故嘗歎之猶龍以其變化不測可謂
玄德深矣遠矣驗之於古考之於今俾人甚

易知甚易行為萬世之龜鑑者不據是論余何言哉於戲聖道之興信有乎時業得觀高論醉眼豁然如披霧而覩光明蓋天之未喪斯文也謹援筆直敘跋之卷尾姑以讚先生之用心耶時大定二十年庚子歲正月上元日

鄉貢進士滹源繁畤劉謂庭直序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傳序

序曰大道隱世教衰天下方大亂當是時天必生聖人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而扶衰救亂之術作周之末世其幾矣於是仲尼闡五代之文以扶其衰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其揆一也蓋仲尼之術興於文文以治情老氏之術本於質質以復性性情之極聖人所不能異文質之變萬世不能一也易曰顯諸仁以文爲教之謂也文之爲教其事彰故坦然明白坦然明白則雅言者詳矣易曰

藏諸用以質爲教之謂也質之爲教其理微故深不可識深不可識則妄作者衆矣夫唯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无爲无不爲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務欲絶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无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而世因謂老氏之指其歸不合於仲尼故訾其名則曰搥提仁義絶滅禮學病其道則曰獨任清

虛何以爲治於乎世之迷其來遠矣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道德不行於當世良有以也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歷陳古今之變先明道德次說仁義下陳禮樂之失刑政之煩語其剛直而然耳其秉要執本在乎情性之極故其道始於身心形於家國以施于天下如此其備也而或者尚多云云豈不謂厚誣哉昔伏羲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亦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元也文王觀大易

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亦察大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亦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夫子合其權也

必一

二

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賾斯可謂至神者矣而王弼以爲聖人與道合體老氏未能體道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之人蓋同於輔嗣豈以老氏經世之迹未足充其所言

耶斯不然也於乎聖人之在世也有有迹有无迹故道之不行也或俛身歷聘以天下爲其憂或藏名飛遯示世故不能累有跡无迹殊途同歸斯實道義之門非徒相反而已然則仲尼之所以出老氏之所以處老氏之所以默仲尼之所以語蓋屈伸隱顯之極也二子安能識之哉司馬遷統序衆家以道德爲首可謂知本末矣班固作古今人表乃絀老氏於第三品雖其名可詘而道可貶乎哉於戲老氏之術見棄於當代久矣斯數子者之

由也且仲尼親見老氏歎其道曰猶龍乎從之問禮无間然著在記傳後世不能通其意是以異端之說紛紜蓋述之者不窮其源故非之者不盡其致噫斯傳之不作則老氏之指或幾乎息矣今故極其致顯其微使昭昭然與群聖人意相合有能體其道用其名執古以御今致治如反掌耳自昔言老氏術者獨太史公近之為治必得其道唯漢文耳其他詖辭詭說皆不足取吳郡陸希聲序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吳郡　陸希聲　傳

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傳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夫用因體生而體本无用名因道立而道本无名體本无用則用无不可故曰可道所可道者以體當用耳以體當用是物之理非道之常故

曰非常道也道本无名則名无不可故曰可名所可名者以名求體也夫以名求體是物之變非名之常故曰非常名也始所謂道者常道名者常名非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何則常道常名不可道不可名唯知體用之說乃可玄通其極耳然則體道者皇順物之理也用名者帝適物之變也順理適變而下及其上者王故上得之爲神中得之爲聖下得之爲哲偏得之爲賢才无所得爲衆所謂无名者道之體動靜

之先也有名者道之用善惡之元也體爲名本故能離動靜原之則天地之始也名因用立故能生善惡極之則萬物之母也故皇者守无名而帝者行有名守无名故无爲而无不爲行有名故爲之而无以爲

皇者順物之理因其无欲而守以清靜故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妙謂靜以照理微妙玄通者也帝者適物之變因其有欲而行以節文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徼徼謂動以照事殊塗同歸者也所謂此兩者言始與

妙也即无名有名之術也同於體而異於用者也玄也者事理俱照者也能知夫无名之術微妙玄通有名之術殊塗同歸靜以制變動以歸根動靜不殊則事理玄會矣夫事理玄會則物不能累故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鼓天下不與聖人同憂斯至神之績也出則爲衆入則爲妙未有不由斯道也

經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

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
相隨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
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傳夫人之所謂美惡皆生於情以適情爲
美逆情爲惡以至善不善亦然然所美者
未必美所惡者未必惡所善者未必善所
不善者未必不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
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
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繆美惡无主將何以

正之哉在乎復性而已向則情之所生必由於性故聖人化情復性而至乎大同所謂有无之相生者情性也情性之相因猶難易之相成也夫爲治者以情亂性則難成以性正情則易成所謂長短之相形者美惡也美惡之相奪猶高下之相傾也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善不善也善不善之相資猶先後之相隨也於乎世之多故由此六者天下所以不治萬物莫得遂性聖人將復其性先化其情遥者因已善不善者

吾亦因而善之使善信者因已八一五 信者吾亦因而信之使信故用无棄物故无棄人使在物无惡在人无不善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此之謂也是以聖人體无名則无爲而事自定用有名則不言而教自行使萬物各遂其性若无使之然者如天地之生萬物而不有其用如百工之爲器用而不恃其成如四時之成歲功而不居其所夫唯如此是以其道可常其名不去也

經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
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无知无
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无爲則无不治矣
傳夫情所貴尚則物徇其欲徇則生僞僞

則生姦故尚賢則爭奪之心萌貴貨則盜
賊之機作夫唯以性正情者不見貴尚之
欲從事於道而无姦僞之心故聖人之治
人也散有餘之貨所以虛貪盜之欲心冀
甚無之田所以實飢民之腹胃不尚學能

之賢以弱其志意不勞兵役之力以強其筋骨常使天下之民无知於知无欲於欲雖有知其貴尚者亦不果於所行以兵不敢爲也爲无爲者用有名而體无名則天下莫不臻於治矣

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道以真精爲體冲虛爲用天下歸之未嘗盈滿萬物宗之淵深不測得其用則可

以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得其體則可以上和光而不暵下同塵而不昧雖湛兮不可得窺而綿綿乎若存故前稱或似而後言似或吾終不能知其所始象若先天地而生焉

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无敢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无假於百姓也猶

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无用於芻狗也夫
唯无用則无私无私則无恩是以天地无
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
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
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无心
也橐籥无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
无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爲治不至多言多
言而无敬則動而數窮矣未若處无爲之
事行不言之教此爲抱道之實保生之質
乃守中之術也

經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傳谷者象道之體神者況道之用體真用
妙應物不窮故曰谷神不死夫唯谷神不
死則可以盡天地之體用玄者天之體也
牝者地之用也體玄而用牝聖人之術也
故曰是謂玄牝焉夫玄牝之術乃陰陽開
闔變化不測者也開闔即陰陽之道陰陽
乃乾坤之本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
根綿綿乎不知所紋極其體而不亡其用

不勞此謂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也

經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故能長存不致恒久不已聖人養百姓而不自養故其教長久與天地相似是以不敢爲天下先則樂推而不厭不敢有其身則殁身而不殆誠以其不私於身而後能有天下也

經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无尤

傳從道之人无所不善故謂之上善夫水常處汙下不與物爭故萬物莫不得其利蓋近於道矣故上善之人若水水德其居世若水之在地其用心若水之淵回其施與若水之潤澤其言語若水之信實其爲政若水之清靜其行事若水之任能其變動若水之應時夫唯常處汙下故人莫得

而挫夫唯不與物爭故物莫與之爭易曰
謙者德之柄水得之矣
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
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
意雖得之不可求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
之莫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
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

人乎故有道之士功成不居名遂不留退身以全其歸讓位以免危若四時之運寒暑代謝而萬物以成豈非天之道乎

經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无疵乎愛民治國能无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載猶夫也發語之端也夫魄者生之始一者道之子營其始抱其子則神與形不

相離矣專其沖和之用致其柔靜之志則性與炁如嬰兒矣洗心遺照何思何慮則道與德无疵病矣愛民如赤子治國如小鮮人各自正則可以无爲矣順天應變一闔一闢物當自化則可以守雌矣道不昏昧德乃旁行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則可以无知矣上三者可以修身下三者可以治國所謂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溥夫如此乎乃可以生成萬物富養百姓矣唯能生之而不執有能爲之

而不矜恃能長之而不宰制則道之用被於物深矣故謂之玄德

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以无爲其用器者以有爲其利然則有之所利利於无无之所用用於有故車有輻轂以象天室有戶牖以象地車室之所以全其利常在於空虛之處耳豈非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之謂乎至於埏埴以爲
器實資於水火而後利用之理可得而言
猶聖人成器長必本於道德而後教化之
術可得而行也是以埏埴之器象之於人
處乎天地之間以明道器之際也

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
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傳目不覩无體之禮謂之盲耳不聞无聲
之樂謂之聾口不食大道之味謂之爽此

三病之所生皆以五色五音五味之所惑惑於外則迷於內故聖人病之聖人所以不病以其病病耳於予欲之盛者莫大於禽荒作之則心若病狂貨之重者莫甚於滿堂守之則行有所妨將去其行妨則如勿多藏將治其狂病惟已念作聖是以為腹則知止足不為目則不見可欲故去彼大惑取此玄德

十一

經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

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
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
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寵辱者榮悴之恒情若驚者得失之常
心也夫道德充於內則外物不能移故寵
辱之來心未嘗動斯士之上也如內不自
得外感於物情存乎寵辱得失皆若驚此
其次也以心之所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
耳夫高必以下爲基辱必以寵爲本故辱
之與寵猶響之尋聲福兮禍所伏寵兮辱

所倚聲發則響應寵至則辱隨俗情趨末則驚辱而不驚寵道心觀本故驚寵而甚於辱故曰寵爲下者言寵爲辱本所以偏可驚也始言寵辱若驚猶似齊致後獨以寵爲下而得失若驚者明以驚寵爲本也

且大患者吉凶之事有身者大患之本是以執有其身則有大患故知貴其身者乃貴大患也嗜貴彼大患惑已甚矣語常情之迷復猶未及於貴身故言貴患若身譏其貴身之甚也夫世之所謂吉者富貴慶

賞也常患於失之世之所謂凶者貧賤刑罰也常患於得之患得之患失之則憂之矣故天下之憂患莫大於吉凶聖人以百姓心爲心故亦以吉凶爲憂患然憂患之本皆由於身世人執有我身不冥於物群分類聚愛惡相攻吉凶既生憂患斯作至人體道无已與物皆宜和光同塵長而不宰故雖與民同患不與聖人同憂若夫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暫寧吉凶未嘗息安足爲天下之正居域中之

大乎唯能貴用其身爲天下愛用其身爲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此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爲身似可以大位寄託之猶不敢使爲之主而況據而有之哉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意也

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視之可見者色也聽之可聞者聲也搏之可得者形也天地萬物皆有之唯道在天地萬物之間非色聲與形故不可以耳目手足得然以非形能形形色色而聲聲

故強名之曰希夷微而復非詰責之可得則混此三者謂之爲一上有日月齊照而其光不曒下與无礫同寂而其明不昧繩繩然運行不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无物然道體眞精本非无物但

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耳故謂之无質之狀无形之象言其狀則忽然若无言其象則怳然若有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唯能執古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以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矣能知太古之初淳樸之性斯乃大道之綱紀教化之都要也

經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子其若樸曠兮其

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
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
故能弊不新成
傳夫德用微妙道體玄通以其深隱難知
是以強爲之象其進也豫然若涉川之无
涯其止也猶然若畏隣之有知其肅也儼
然若賓主之在觀其舒也渙然若春氷之
方泮其質敦兮若材之尚樸其器曠兮若
山之有谷其心渾兮若水之處濁斯皆善
爲士者道德之形容故衆人莫得而識也

孰能從世俗之混濁而澄靜之使其流徐清乎孰能即世俗之宴安而發動之使其教徐生乎唯能深識玄妙消息盈虛者乃可以保持此道合天之行耳夫唯其德不盈其道不傾從其濁而致其清即其安而觀其生者然後可因弊而能致治不必取新而後化成也

十四

經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傳致虛玄而妙極者有德之用也守靜專
而篤實者得道之體也其用无方故萬物
並作其體湛然以觀其復雷在地中者天
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者聖人之復也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以聖人心爲心也故
凡物芸芸復則歸于根庶事靡靡復則歸
于理理者事之源也靜者動之君也性者
情之根也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
人之情情復于性動復于靜則天理得矣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能窮天之理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知天之命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自天命而觀之則萬物之性可見矣故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極謂之至賾然則性命之理由賾而生也故能率其性則入於賾矣賾可以通理通理之謂道能修其道則復於性矣可以接物接物之謂教故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然則繼可傳之教者在於善成可常之道者在乎性至賾之體深不

可識仁智則滯於所見百姓則用而不知故體道君子蓋亦希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仲尼極言道德之奥性命之賾也夫道之所以爲常者以其善應萬物而萬物不能累也唯能知道之常則能常善救物而不爲萬物所累其用也微其理也彰故能知其常則謂之襲明

矣不知救物之善道乃欲妄作於法教者則天下之民斯被其害矣唯能知夫常道明於善救則如天地之覆載无所私於萬物故百姓歸而往之推而戴之乃可以合道之常而終身无咎也

經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太古有德之君无爲无迹故下民知有其上而已謂帝力何有於我哉德既下衰

仁義爲治天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
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爲政
故百姓畏之刑法不足以制其意則以權
譎爲事故衆庶侮之於爭心之有爭謂之
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爭言則不復
而猶貴重奚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
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
尚末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
古御今斲雕爲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无
爲有法无法因時爲業使百姓咸遂其性

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於世矣

經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夫老氏之指執古御今故辨其必然之理蓋不得已而爲之者後世不能通其意乃謂不合於仲尼在此與後章也於乎老氏之受誣久矣吾今乃闡而明之記不云乎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

出諸身不必爲己故姦謀不興亂賊不作
外戶不閉是謂大同當此時也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
我哉下知有之而已豈容行仁義於其間
哉大道既隱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
爲己仁義爲治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
兄弟以和夫婦百姓親而譽之而仁義始
彰矣由此言之樸散爲器豈非大道廢焉
有仁義耶是以仲尼興歎於褚寶老氏垂
文於道論其指一也夫聖人智周萬物而

不以飾行慧利天下而不以示義方此之時人未知爲智慧也逮世下衰爭奪滋生用智以行其姦用慧以賊其義然後智慧之術顯而姦僞之跡匿矣豈非智慧出焉有大僞耶是以兩觀之誅少正卯春秋之書楚子虔然則仲尼之意與老氏何異至若父子之道天性也率天之性薰然大和父子相親孰知慈孝及爲外物所誘性化爲情情生而物或間之則有離其天性者矣聖人修道爲教以順天下使父子交相

愛而孝慈之名顯矣故曰六親不和有孝慈是以瞽叟頑而舜稱大孝曾皙嚴而參稱能養斯必然之理也豈老氏非之哉至如飛龍在天賢人在位股肱元首无所間然及其君昏於上民亂於下然後亡身徇國之節著拂心逆耳之言發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以夏癸立而龍逢彰殷辛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爲之者又豈老氏非之耶學者能統會其旨則孔老之術不相悖矣

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
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夫聖智所以利物而物有因利受害者
則反責於聖智故或者乃謂絕而棄之則
可以利百倍矣仁義所以和民而民有因 必一 十八
和得怨者則顧尤於仁義故或者復謂放
而棄之則可以和六親矣巧利所以資人
而人有因資致盜者則歸過於巧利故或
者又謂絕而棄之則可息敗藪矣夫利害

之相生猶形影之相隨自然之理不可滅也或者覩世俗衰漸之事不能達弊不新成之始則謂絶而棄之乃可以復於古始是猶惡影者不知處陰而止遂欲滅去其形也老氏病世人迷道已久舉或者過差之論皆謂文教不足以致治遂欲絶而棄之故特云此三者以爲然明非老氏之指也我則不然聖智者成器之長也仁義者群倫之美也巧利者工用之善也苟其事將弊吾必因而救之所謂弊不新成常善

救物之道也陳救之道故令有所屬在乎濁以靜之徐清安以動之徐生蓋因而變之漸而化之即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矣於乎夫能見素抱樸則木訥而近仁矣少私寡欲則質直而好義矣自此以反其漸

可知老氏之術焉有不合於仲尼者且此章之末在少私寡欲耳然則絕仁棄義豈

老氏之指哉

經絕學无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

哉衆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
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不足似无
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
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
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无所止衆人
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傳此章之深旨與前章略同夫聖人之學
所以爲道道勝則世治俗人之學所以爲
利利勝則世亂或者惡俗學之亂世因謂
絶之則无憂遂使墻面之徒因此莫能知

道老氏舉其宗要而論其失得且曰夫人之應對均以一言言唯則人謂之恭言阿則人謂之慢然以慢爲恭言不加多而不能以阿爲唯遂爲失禮之對亦猶世之學者均於爲學學道則世以爲善學利則世以爲惡以利爲道反念則是而不能以惡爲善遂爲亂世之事耳夫唯之與阿相較詎幾而善之與惡相遠何如今於至易之理可致至難之事而不能反而行之此老氏所以興歎也故歷陳世俗之所失正以

有道之所得焉夫刑法之威世人所常畏也雖有道之士亦安得不畏之哉何則世教既衰禍亂方作淫刑以逞將及善人荒乎未央吁可畏也夫爵賞之慶世人所慕喜也得其欲也如列鼎而饗太牢遂其志

也如登臺以望春物彼有道之士亦安得辭之但得之泊然无所喜若赤子之未孩笑也處之儻儻然如不足若喪家而无所歸也夫世俗之人尚於智力常若有所餘焉而有道之士復於愚弱常若有所遺焉

夫豈如冥頑之人心无所知哉乃其性純粹而不尚智耳夫世俗之人以昭昭然自顯爲明而有道之士獨昏昏然以晦用爲德世俗之人以察察然知姦爲能而有道之士獨悶悶然以知常爲道是以其靜也澹澹然若海之不可測其動也颺颺然若風之无所息衆人有爲莫不有所以我獨无爲似乎頑且鄙故衆皆逐於末所愛哺其子我獨反於本所貴養其母耳夫所謂母者道也子者一也愛哺其子者以嗜欲

資其神貴養其母者以清靜歸於道也

道德眞經傳卷之一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道德眞經傳卷之二

吳郡陸希聲傳

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夫虛空其德以容物者唯眞精之道是從事乎然道之爲物也怳若有惚兮若无不可得而定言之何者謂其寂寥无形

不可爲有而兆見萬象謂其千變萬化卒歸於无物雖怳怳惚惚有无不定窈窈冥冥陰陽不測而精眞之信存乎其間夫純粹謂之精自然謂之眞至誠謂之信故至誠爲之用粹精謂之體體用玄合則謂之

自然所謂道法自然也吾何以知其自然之眞哉以其上自往古下及來今道之爲名常在不去耳以其常在不去是故能閱衆甫衆甫者謂觀閱衆物之某甫者耳吾何以知衆物之名可閱乎以此衆物之名

非常名故其名隨世而遷滅唯道之常名不去故能閱可名之名耳夫唯知道之名者乃可以撫運應務雖萬物日作於前而我故无爲而治也

經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故誠全而歸之

傳曲成而不遺則事全枉已以伸物則理

直少其欲則事自復故窪則盈靜其濁則
理自清故弊則新事歸於理故少則得理
乘於事故多則惑聖人知道之紀抱道之
子以理會事以事會理事理冥會故可以
爲天下法則也不自見而弊人則事自明
不自是而非人則理自彰不自伐其才則
事歸於實故治有功不自矜其能則理得
其當故道可長夫唯順道之理不與物爭
則天下之事莫不從已故能曲成萬物而
不遺微隱乃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徒言

哉誠能曲而成之則天下全而歸之矣
經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
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
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
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
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故信不足有不信
傳老氏將行不言之教以契自然之理故
標而目之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然則希
言猶不言也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又曰天不言而信此天道之自

然也夫自然之理道之常也若四時之運天地之常是以能恒久不已終則復始夫飄風暴雨非天地之常也是以甚發作也勃焉其霽止也忽焉夫以天地之廣大猶不能久爲此而況於人世其能久於非常乎道德既隱仁義不行曲禮煩刑不得已而爲之耳而惑者不能知禮以時爲大刑期於无刑之指乃欲執其一方謂可行於百世斯過矣噫飄風暴雨有時而息四時之常未始有極自然之理不可易也故從

事於道體道者也法乎自然不失常道故道亦得之則同於道矣從事於德用德者也雖失常道未失常德故德亦得之則同於德矣從事於失者既失於道德又失於仁義故失亦得之則同於失矣記曰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蓋近是矣於乎信不足有不信斯不得已而爲之苟得已而猶爲之誠亦惑之甚也

經政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

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傳跂於利者不可以立於常道跨於欲者
不可以行於常名欲利之本不忘而曰我
可以爲治无由也故自見而蔽人則事不
明自是而非人則理不彰自伐其才則治
无功自矜其能則道不長此四者與跂跨
同病皆不足以致治以道論之若棄餘之
食不足致飽負贅之行亦孔之醜凡物循
或惡之有道者焉可以處也
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故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傳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知混成之物生於天地之先也寂兮无兆獨立於萬化之外而其體不改寥兮无狀周行於萬物之内而其用不殆故能生成品類爲萬事之主中庸曰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

也不測是以太極爲大衍之始混成爲天下之母爲其體不可以名得故不知其名其用不可謂无名故字之曰道夫字因名立名因用生既與之爲字則知其有名矣尋其名末知所謂究其用見其極大因強名其用謂之爲大爲於其用則名爲大矣於其體則實已逝矣名去實其逐乎曰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爭反理大施於家國小施於身心不能反躬則天理滅矣故記曰道不遠人人自違道而遠人

不可以爲道又曰道也者不可斯須離可離非道故始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无名之道也末所謂逝曰遠遠曰反者有名之道也故舉域中之四大而王者居其一焉以明王者參天地之道而贊萬物之化育也於乎域中之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故爲人之主者必法地之靜以爲體能靜矣然後法天之動以爲用能動矣然後法道之无爲无不爲既能无爲无不爲矣然後能法自然而然而天下莫知所以

必二

五

然也

經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傳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故重能爲輕之本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故靜能爲躁之主也夫行邁之人終日靡靡然而未嘗遠離其輜車之重載者以衣食之資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必委困於道路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志於道雖外有紛華盛麗榮觀之

娛而內常安處貞素超然不滯此以重爲本以靜爲主之術也夫所謂萬乘之君以天下爲重故也如之何輕用其身不顧天下是猶遠行之人棄其輜重則危殆之機立可待矣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王之常道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常情也苟爲人之主者輕用其身縱欲无已虐用其民不顧天下則天下之民相率而去之矣不惟率而去之且將從而戕之矣故老氏惻然憫之反覆興歎曰治身心者輕

則失於歸根躁則失於貞一治天下者輕則失其寧邦之本躁則失其法地之君於乎萬乘之主安可不重且靜哉

經善行者无轍迹善言者无瑕謫善計者不用籌算善閉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无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傳善行者以道道大則德廣故无軌轍可

踵迹善言者以名名正則實得故无瑕纇
可指謫善計者以度度明則數簡故不用
籌策而能爲巧曆善閉者塞其兌則心不
生故无關鍵而不可開善結者以信則
心不離故无繩約而不可釋故記曰墟墓
之間未施哀於民民哀社稷宗廟之間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
人作會而民始疑苟无忠信誠慤之心以
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是以此五善
者皆聖人善教之要也夫人之不善何棄

之有乎故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教之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以教无棄人用无棄物斯乃密用知常之術故謂之襲明焉何者夫世之所貴者莫如師世之所愛者莫如資然而善人所以爲不善人之師者正以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苟无不善人爲之資則善人亦无以爲其師矣噫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天下皆不知善之爲善斯盡善矣今不貴其師者不欲就衆人之所善而彰彼不善不愛其

資者不欲因他人之不善而成已之善也
雖知此不貴愛師資之言大與當世迷謬
然其實爲善救之術乃要約之妙用也
經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
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知其榮守
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
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
不割
傳夫天地之間萬物之用雄強而雌弱牡

動而牝靜至於尊卑先後莫不如此老氏深原物理法而爲術知弱勝於強故以弱爲尾知靜勝於動故以靜爲主是以後其身而身先卑其道而道尊故處前而民不厭居上而民不重是故知雄強之不可久而以雌弱自守則可以爲天下谿矣夫谿者以卑爲用也夫唯能用其卑則常德不去離德不去離乃可與道期故能復歸於嬰兒泊然若无知唯能无知則其心明白雖知其明白而守以玄默故可以爲天下

式所謂式者可法而則者也夫唯可法則故常德不差忒德不差忒則與道相得故能復歸於无極而深不可識雖不可識則闇然日彰故其道顯榮雖知其榮顯而守以涸辱故能爲天下谷谷者體實而用虛

者也唯體實而用虛則常德乃充足德既充足則可以復歸於无名之樸亦將不欲於不欲於乎大道廢而有仁義大樸散而爲成器聖人能用其器故可以爲群材之帥夫唯大通不器故能用此成器大制不

割故能宰此群物若未冥於道而欲用天下之器見制於物而欲宰天下之材吾必見其殆已記曰利與義智與仁霸王之器也用之者得不以斯道乎

經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聖人之天下也故堯不能與天下與舜禹不能以天下

與啓此乃天下與舜與啓故堯禹亦因而與之耳若天下不與欲強取而爲之吾未見其有得之者而況能執而有之者哉是何也天下者猶神明之大器非人智力可取而爲之苟非天下所與強取爲之其功必二必敗苟非天下樂推強執有之其身必失何者夫物有行之在前則有隨之於後者矣有煦之爲温則有吹之以寒者矣有用壯爲強則有用力而挫之者矣有因栽而培則有因隳而墮之者矣是故有強取而

爲之則有強奪而有之者矣是以聖人知
天下不可以智力取故以无事取天下道
成德著而天下與之是以天下樂推而不
厭聖人无爲而致治故去甚者不強取也
去奢者不執有也去泰者不辭讓也易曰
亢龍有悔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亦其指也

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夫以道輔人主者當以德服人心不以甲兵之力取強於天下何若取強於人人必惡之天下之人惡之則天下之兵加之矣故我取強於人人亦取勝於我出乎已者反乎已是以其事好還復焉凡師旅所居農耕必廢則荊棘生於田畝秆軸空於

都鄙重以殺害生民感傷和烝則必水旱洊臻凶荒仍歲矣人事既如彼天意又如此然則兵可去乎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用之有道故古之善用兵者果而已矣不以取強何謂果哉勿矜其能勿伐其功勿憍其心雖果於濟難而不止猶須不得已而後用復果於濟難而不止猶不敢以取強焉則是果而勿強矣夫矜其能則好戰好戰則不能安民伐其功則易爭易爭則不能和衆憍其心則生事生事

則不能阜財三果不存七德盡廢好勝弗已怙力取強亡之道也於乎物壯必老兵強必敗自然之勢可不戒哉且道以弱爲用而兵以強取勝斯不合於道也明矣不遠而復故无祗悔不道早已則无大敗易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不知早已之謂也

經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
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夫佳尚兵謀之人非祥善之材器凡物
猶或惡其意有道者豈可安其事哉何者
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陰主
刑主殺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斯
貴左也即戎則以有勇者爲右斯貴右也

君子以好生爲德武人以多殺爲功故知兵者是不祥之器用非君子之器用也若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不得已而用之然未嘗爲起戎之首故曰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恬於見利淡於欲勝爲上不以敢於勇進嗜於多殺爲貴善在不戰而屈人不以戰勝而爲美何也凡戰以多殺人爲勝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人亦將樂殺之豈唯人將殺之天亦將殺之何哉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樂殺人

者逆天德若使樂殺人者得志於天下則天下之人幾盡矣天必不助而況於人乎且吉事則拱而尚左凶事則拱而尚右偏將軍者兵之佐故居於左上將軍者兵之主故居於右所以居於右者居其上勢也居上勢者尚於右是以喪禮處之也夫戰而勝者殺人多也殺人多者必以悲哀泣之是戰而勝者則以喪禮處之也前言不祥之器後言喪禮處之皆再歎其辭惡殺人之甚也

經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傳道之所以能常者无名之體也夫无名之體亦謂之无名之樸其體甚微眇其道甚尊大故爲天地之始而天下莫之敢臣也侯王能守此无名之樸則萬物莫不賓服故山高則牂羊至矣水深則蛟龍至矣山之不高水之不深神物且猶不至而況於衆物哉夫天地中和之氣合則膏露降

於萬物萬物均被其澤莫有使之而然侯
王能法天地之中和以守沖用之道則德
澤普於天下天下莫知所以然所謂侯王
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經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
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傳所謂始者即无名也夫唯无名之體故
能制有名之用亦既有名名將遊矣故亦
將知止止其所也遊止其所名止其實事
止其理知止而止故不至危殆然則所謂

名止其實亦實其名也故循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當則國治名實不當則國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故有道之君操契以責名名者天下之網聖人之符張天下之網用聖人之符

十二

則萬物之情无所逃矣故審其名以復其實考其實以正其名則是非之見若白黑故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以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故曰名自命則事自定也因名命之隨事正

之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而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故名者聖人之所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人主憂勞人主憂勞則官職煩亂白之顧益黑求之而愈不得名正則人主无憂勞无憂勞則不役其耳目之主而百度惟貞因形而任不制於物无爲而治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意觀乎无窮所謂知止不殆也夫江海者川谷之所歸无名者有名之所止譬諸天下之事其歸

於道如此

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知出於外謂之智如日火之外光知反於內謂之明如金水之內景用弱以勝人之暴爲有道之力守柔以自勝其躁爲有德之強知足於利欲者不亡其大業故謂之富強行於仁義者可至於盛德故謂之有志動而不失其所恒故可久身死而道

不亡故爲壽

經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无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傳大道之用其猶鬼神之德乎汎汎乎可在乎左可在乎右洋洋乎若在乎上若在其前後爲萬物之母故恃之以生與天地合德故其功易成以其親之至故不謝厥德以其大之極故不稱有功慈育萬類長

而不宰故常无欲以觀其妙則可以名其
樸爲小萬物歸之不爲其尊主若川谷之
與江海則可以名其道爲大夫川谷之赴
江海受之而不厭是未嘗自尊天下皆歸
聖人聖人容之而不倦是終不爲大聖人
守无名之小樸終不自以爲大所以爲萬
物之所賓卒能成其大

經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
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而往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況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歸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夷泰矣夫樂

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爲之留連行客爲之歡饗雖即時有感然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也夫執大象者則不然不以欲樂示於人故言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教之入心

泊乎其不美希乎夷乎雖不足以聽視然用之不窮酌之不竭彌乎千萬年而不可以既

經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爲體權以反經爲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

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夫欲除強梁覆昏暴者必因其利欲之心以行歙張之術術之用曰彼利欲之心方盛必且足之令張喜其足則獲其情然可歙之以正在易明夷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不出門庭是也夫足之令足所以極其張也張則侈心愈益故爲衆之所歙也此術甚微而明聖人所以密用也至於將弱其志忝者必且強其嗜欲甚

愛則大費欲極則志衰小用之於身心大用之於天下廢興與奪覆却相資斯自然之理以反爲合者也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能以柔弱制剛強是用而反者也用而反者實能制權也易曰巽以行權

又曰巽稱而隱夫巽之爲象風也風能應四時撓萬物而萬物莫見其形權能乘天機適世變而人莫知其用夫巽之爲義順也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柔弱可以制剛強則義甚彰而用甚隱矣何以

明之昔者文王二天下之三而猶詘伏殷紂乃獻漆沮之地請去炮烙之刑夫紂之貪心方熾故文王請獻之地是足之令張也紂既得地而喜故文王請去其刑是歙之以正此文王之權也昔武王觀兵盟津曰紂之惡未極於是還師二年然後興牧野之役夫還於盟津是足其張令極也興於牧野是致其衆之所歙此武王之權也昔文王以文柔之道雖念殷人不勝其酷需盡去紂而後受之此文王之實也昔武

王以剛武之德遽痛殷人之不勝其虐遂
亟誅紂而後取之此武王之實也伯夷叔
齊輔文王之實正武王之權謂以臣伐君
不可以訓將以整三綱於後世故相率而
棄武王餓死於首陽太公相武王之權反
文王之實謂誅獨夫紂天下乃定將以拯
兆民於當代故鷹揚而從武王肆伐于大
商周公召公成文武之業將欲密救亂之
權顯治安之實於是休牛放馬倒載干戈
問洪範於箕子遷頑民於洛邑制禮作樂

偃武修文流二南之化致八百之祚此又以權反實之大者也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皆微明之旨以權實相濟者也於乎聖人行權所以合乎道小人竊權所以濟乎姦魚脫於淵則不可行權離於實則不可用夫權之爲物國家之利器也必深藏之密用之不可顯示於人懼其竊以爲亂也故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在易乾之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子曰上下无常非爲

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括囊无咎蓋言謹也愼不害也然則權之爲用聖人所難且愼也可不謹乎可不謹乎

經道常无爲而无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傳道之所以爲常者以其體无名故无爲

用有名故无不爲侯王能守此始與母之
術則萬物之理得而天下之事正所謂我
无爲而民自化也德化既淳天下清靜苟
利欲之情將有萌兆吾必以此大道之質
樸而正之使无得動矣夫上德无爲而无
以爲則同於道矣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則
同於德矣得於德者必失於道故有无爲
之心者必有无爲之迹後世將尋其迹而
忘其本故爲无爲而至有爲故云无名之
樸亦將不欲者將使心迹兼忘則至於玄

之又玄矣夫能心迹兼忘事理玄會則天下各正其性命而无累於物之迹焉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於重玄此篇以无爲爲體无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道德眞經傳卷之三

吳郡陸希聲傳

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无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无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失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上德合道不以德稱无以而爲故有常
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而爲故无常
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无以爲而无爲
也下德之用法乎无爲故有以爲而爲之
也夫仁者兼愛皆有爲而爲能无以仁爲
功者上也義者禁非亦有爲而爲能有以
義爲利者上也何則若以仁爲功則滯於
爲仁矣若不以義爲利則徇於非義矣夫
禮之上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至於陳玉
帛尚往來斯禮之末節也今禮敬於人人

未之答彼誠失禮之微者我乃赧然變色奮肱而引之則失禮復甚於彼矣夫禮所以防爭失之於末則反以起爭斯乃世俗之常情不達禮之大本故也老氏舉其失禮之甚譏其起爭之由將使人反禮之本復歸於太一者耳記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故克已復禮而不尤於人易曰謙以制禮又曰謙德之柄苟能執謙之柄復禮之始則指撝而无不利安有攘仍之失哉且上德无爲自然

合道失於上德法乎无爲故曰失道而後德耳夫法乎无爲德業著矣有爲而爲仁功見矣裁而利之上義明矣制而防之上禮立矣故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失於彼者得於此此天下之常理也故忠信之薄衰於中而禍亂之機兆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大道之華發於外而愚昧之情或則崇智以導其愚故智爲愚之始也前識者智也智爲先見之明而照於未形之理者也然則

仁義禮智皆聖人適時之用所以與世汙隆隨時升降者耳故執古御今則以道德爲之本禮智爲之末化今復古則以禮制爲其始道德爲其終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者也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而酒之流禍生焉仁義禮智非以爲亂而治之弊亂至焉惑者不知利欲之爲亂乃欲歸罪聖智因謂絶而棄之則可以復於上古之治一何過哉一何過哉故曰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

愚則誣在於尋流還源去末歸本正禮義以反仁德用有名而體无名則自然之道不遠而復美所謂大丈夫者且將斷此而不疑安處於道德之本不滯於禮智之末者耳何爲其然乎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弊將若何故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斯乃執古御今之深旨也於乎禮亦有之祭天一獻貴質也器用陶匏貴素也明酒之用而玄酒之尚筐簠之安而藁秸之設皆貴本也安可忽之哉

經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无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數輿无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傳夫一者道之子物之始也能抱其子復

其始則萬物莫不遂其生之理矣雖天道之與神明地道之與山谷莫不以得一之故而能清靈寧盈耳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故侯王得之則爲天下貞所以致之其道一也然唯其致之不可恃之故戒其无以此爲也苟恃其清靈寧盈則必將裂發歇竭矣於乎萬物恃其生天理必滅侯王恃其貞貴高必靡特加貴高之言將戒侯王之深旨也亦既戒之而又演之曰其所以得貴爲王侯必以賤者爲根本也其所

以高居大位必以下民爲基址也至於孤
寡不穀皆下賤之稱也而侯王以此自稱
者此以下賤爲本之謂也窮極其致何以
明之夫士農工商具於民然後有國焉輪
輻箱軸備於用然後有輿焉今指輿而數
之則皆輪輻箱軸耳不見有輿也指國而
數之則士農工商耳不見有國也然則士
農工商國之賤下者也國之所以存以賤
下爲本耳故侯王當以貴自戒不欲碌碌
然如玉之貴異當以賤下爲本故宜珞珞

然如石之凡賤也

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夫權也者以反爲動而合於正者也實也者以弱爲用而制於強者也天下之物皆生於有形有形之物必生於无形天下之事皆生於有兆有兆之事必生於无兆故知反之爲動必生於弱之爲用則動微之幾必生於靜冥之理然則幾生於理終歸於理權生於實終反於實此皆道之通

變覆却相濟者也

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傳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

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眞精之道矣然則爲下士所非笑者豈不以立言有云乎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爲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

反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溷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眞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无隅也以若拙之匠陶甄天下而不爲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无事莫覩其用斯大象无形也爲无爲莫識其體斯道隱

无名也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炁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夫眞精之體生妙物之用烝形既具萬物生焉夫陰陽相交而爲冲烝冲烝運化而成萬物然萬物之生也莫不背陰而向陽冲烝行其中所以和順其生理也聖人立教之指必原夫天地之道窮萬物之理然後知人之生也亦以冲烝爲主焉何以明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始有精爽謂之鬼鬼者陰也鬼者陽也陰陽化淳而冲和之烝行乎其間所以成形神也故冲和全則神與形相得神

與形相得則爲生冲和之炁散則神與形
相離神與形相離則爲死死者不可復生
散者不可復全故必能養其浩然之炁然
後可以合於自然之道易不云乎天地之
大德曰生生也者蓋聖人之所重也聖人
之所以重其生者何將以行道也道也者
域中之所尊也雖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要
而言之在於身心而已是以爲道之人務
治身心之要治身心之要在處衆人之所
惡然則孤寡不穀皆衆人之所惡而王公

自以爲稱者將以損身心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在易損之爲善莫善於懲忿窒慾懲忿窒慾則其心日明其心日明則可以益於理矣爲益之美莫美於遷善改過遷善改過則其身日正其身日正則可以損其事矣所謂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也夫人之所以教教人日益我亦教人教人日損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也夫道以柔弱爲用不與物爭故物莫能與之爭所謂不損益之者也強梁者以暴

害物物亦害之故不得盡其生理所謂莫益之或擊之也吾知彼強梁爲萬物所惡故以此柔弱爲衆教之父何以明之夫水以至柔爲用而穿於石之至堅柔以无形爲體而入於物之无間是知有爲之教本於事以剛健爲主无爲之教本於理以柔順爲先吾見水之攻至堅柔之入无間是以知无爲之有益有爲之有損也夫行多言之教滯有爲之事則有爲之有損也行不言之教通无爲之理則无爲之有益也

多言之教有爲之損舉天下皆是也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則天下希及之於乎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信矣

經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夫名者立身之表也有其實則身見尊於當時名亦揚於後世苟以矯激爲之不足施於事實則名爲聞人身必棄於有道矣貨者發身之資也得所用則身以好施

見重貨不爲已而積苟以貪冒得之不能
散於仁惠則貨雖滿堂身必薄於有德矣
得竊名黷貨之譏而亡其修身約已之道
二者孰爲病乎故甚愛名者必招盜則厚失其資
傷其實矣多藏貨者必招盜則厚失其資
矣故知足則不貪貨知止則不貪名不貪
貨則不辱不貪名則不殆夫唯如此則其
名可以長有其貨可以久守矣

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

熱清靜爲天下正

傳夫聖人道濟天下而猶慮一物不得其所則成眾務而不弊矣德充四海而不敢介然自矜於懷則應萬機而不窮矣行至易之道而不徑庭因自成之器而不雕鐫

陳至當之理而不文飾夫如此則物遂其性人盡其能天下之事不勞而自定矣究其所以然者皆自然而勝耳猶躁作者勝祁寒靜正者勝祁暑非有心於寒暑而寒暑不能侵之故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

而民自正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清靜可以爲天下正也

經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傳夫天下有道之世天子則守在四夷諸侯則守在隣國雖有甲兵无所用雖有健馬无所乘百姓順其教化復於農桑闢汚萊以藝樹蓺田疇而播殖故民咸安其土而敦其親矣天下无道之時天子則外攘

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於境内
戎馬馳於四郊百姓困於力役失其本業
桑梓盡於樵薪荆棘生於隴畝民咸去其
鄉而叛其君矣於乎无道之君毒痛天下
[illegible]所以其意有在心見可欲作理而求
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
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
自非聖人不能无欲欲則不能无求求而
不知足禍之甚者也於乎未有多求而多
得之者故求而知足者其求必寡則易供

故其求常足矣

經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傳夫聖人之爲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於天下故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夫如此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夫聖人之治也必反諸身心以合於天道故已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也已

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也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也天以懸象示其道聖人亦以身心合於道又安用窺牖而後見天道哉夫不能反推於身心而囂囂然自以天下爲已任勞其神苦其形孜孜矻矻有爲於天下之事者吾見其不能爲治矣何者夫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不能秉要執本而務治其末則形神勞矣夫神大勞則竭形大勞則弊形神俱勞則危殆及之矣徒勤勞於一流竟不得其萬一是以其出彌

遠其知彌少故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故君子不誠无物皆反推於身心之謂也夫不行天下而能察知人情不見天象而

能名命天道則不爲勤勞之事而能成乎至治反推身心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又曰无爲而治者其舜也歟此之謂也

經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无爲无爲而无不爲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夫爲學者博聞多識以通於理故日益爲道者秉要執本以簡於事故日損夫理明則事定故學之日益實資道之日損也

夫濁於亂政靜之可以徐清故損之在漸不可頓去則損之又損之也安於弊俗動之可以徐生故損之至乎无爲則能无不爲矣夫有爲者緣人情而作之法制故有事有事則民勞民勞則叛之无爲者因物

性而輔之自然故无事无事則民逸逸民逸則歸之夫聖人之心常慮一物失其所苻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下人之心在使其自來歸之耳故爲无爲事无事俗化清靜則民皆樂推而不厭若有爲有事政煩民勞則百姓望而畏之故不足以取天下之心也

經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惵惵爲天

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聖人體道无爲物感則應應其所感故
无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
性聖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豈非以百姓
心爲心乎苟百姓有好善之心聖人亦應

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輔之苟有
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
化而爲善則天下无不善百姓皆得所欲
之善矣至於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
化之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无不

信矣故聖人在天下惴惴然應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爲一未嘗自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絶者有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以能无可无不可无爲无不爲故百姓皆注其耳目於聖人若嬰兒之仰慈毋聖人視之唯恐其傷也

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

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傳夫生必有死理之常也達生死之理則能安其常苟達其常則越於生理越於生理則陷於死地必矣然則知生有常理不達理以存其生者十中有三人耳知死亦常理不達理以避其死者十中亦三人耳

若乃愛其生達理而存之則反失惡其死違理而避之則反得者亦如之何為其然求生之厚越於生理是以動而乖常則之於死地故善攝生者則不然知生有常理

則守道抱德而不厚其生知死亦常理則樂天知命而不憂其死生死不能動其心患難不能奪其志則陸行遇擊獸而不驚入軍冒白刃而不讐雖處患難與不遇同何以致其然耶有心害物物亦害之有信及物物亦信之我无心害物故兕虎无所投其爪角有信及人故甲兵无所容其鋒刃是知生理不存於中則死地不見於前仲尼曰忠信則水火可蹈蓋近之矣

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

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傳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爲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然道者眞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

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含其炁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

有既為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譬鬼章言人同於道德今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經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傳天下萬物固有所始始天下者其唯无名乎天下萬物固有所生生萬物者其唯有名乎然則无名爲天下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夫无名有名存乎體用用因體生故復以无名爲有名之母也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道生一也夫一爲道之子道爲一之母道謂眞精之體一謂妙物之用既得其體以知其用既得其用復守其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无爲而治故能殁身不殆也

經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兌者嗜慾之所生也門者云爲之所由也以性正情則嗜慾之原塞矣以理正事則云爲之路閉矣夫如此然後可以无爲无不爲故終身不復勞也開其源而弗塞則長其嗜欲之情通其路而弗閉則濟其云爲之事如此則形神俱勞終身不可救矣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挫嗜

慾之銳解云爲之紛是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明者內景謂體也光者外照謂用也出應於事反歸於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也以用歸體則與道合道用柔弱嗜慾不生故能馳騁云爲而不爲萬物所害若嗜慾不除強梁於事事煩則害理是自貽其災殃故能以見微守柔爲用即是密用眞常也

經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

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劒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傳老民言若吾嘗然略无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爲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於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无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嵚嵜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

人病之愼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廩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劒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飫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資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斂困民財矣凡

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爲奉昵故謂之盜
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
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
此乎

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
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以此

傳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无繩約而不可解脫夫如此則子孫享祚長久故祖宗祭祀无輟絶也故脩道於身則其德用淳真修道於家則其德行有餘修道於鄉

則其德教久長脩道於國則其德化豐大修道於天下則其德施周普故以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身心能體於道則德乃真矣以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家人能睦於親則德有餘矣以治鄰之道反觀吾鄉鄉黨

鄉黨能信於友則德乃長矣以治國之道
反觀吾國國民國民能遂其生則德乃豐矣
以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人天下之
人能无欲則德乃普矣吾何以知天下國
家以及身心之然哉以此反觀之乃知耳
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經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
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
而朘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知和
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

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夫至人性含淳厚情无嗜欲泊然未兆有如赤子赤子者无心害物物亦无心害之故蜂蠆虺蛇經之而不螫蠯攫鳥猛獸遇之而不搏據雖筋骨至弱而拳握甚固雖情慾未萌而陽德自作雖終日啼呼而聲无嘶嗄皆以純精不散和烝常存故能至此耳至人之德神矣又何以異於此乎故能知嬰兒之和柔而法之乃德之常也能知和柔為常德而用之乃心之明也夫

生爲常理德之大也能順常理福之首也苟厚其生而益其福既失常理必致凶災故益生曰祥也志能動烝烝能動志以心任烝烝盛心強故心使烝曰強也夫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強者必至於暴道以

柔弱爲用故強壯者謂之不道知其不道則可早已易曰不遠復无祗悔此之謂也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

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傳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譚道者以辯而不以心故大丈夫去彼辯說取此心悟塞其嗜慾之端閉其云為之路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糺上和光而不皦下同塵而不昧是謂微妙玄通與物大同者也上交於道而不諂故不可得而親疆下交於器而不瀆故亦不可得而疎隔澹泊无欲故不可得而利誘卑順不爭故亦不可得

而陷害處上而不重故不可得而貴寵處
卑而不汙故不可得而鄙賤道德自尊非
人使然此所以爲天下之至貴
經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
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
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
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
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
民自樸
傳夫正名則不濫可以治國矣奇謀則不

窮可以用兵矣二者纔足救患而已非可
久可大者也將欲可久可大者莫過於取
天下之心夫唯取天下之心莫過於无事
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之心矣吾何
以知其如此哉夫天下有事則多其禁忌
避諱將以治萬民也萬民以其有事不得
安其業故彌貧百姓有欲則多其利用器
具將以助國家也而國家以其有欲不得
靜其治故滋昏民多智慧欲以防狡猾狡
猾益有以欺之故邪事滋起法令滋彰欲

以防姦究姦愈得以取之故盜賊多有
此皆不塞其源而務壅其流故其弊愈益
而不可止既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之
心是知唯无事者則可以取天下之心矣
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云者以示不敢自專
其所舉之言蓋三墳之文也老氏爲周柱
下史遍觀上世之遺書故舉其言以證其
必然耳傳序云彌綸黃帝蓋此類也我无
爲則人遂其生故其俗自化我无事則民
復其業故其家自富我好靜則人保天眞

之性故其事自正我无欲則人絶夸企之情故其質自樸苟有事有欲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

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

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迷其日固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傳夫有道之君悶悶然以寬大含容爲政民皆樂其生而遂其性故淳淳然歸於樸

厚无德之君察察然以聰明苛急爲政民皆失其業而喪其本故缺缺然至於凋弊則悶悶之政世人爲之慢政而其民實樂察察之政世人謂之能政而其民實弊亦猶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惡之以其畏惡之則福立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好之以其喜好之則禍藏其間矣雖禍福相因莫知所極考其善惡豈无正耶夫政寬民淳可謂正道禍中生福可謂善訓而世人之迷其日固久知正道而不遵反爲

奇衺聞善訓而不信復爲妖孽斯至人之所歎也是以聖人以大方爲德而无所割正以至廉爲行而无所劌傷以大直爲心而无所肆訐以天光爲用而无所炫曜此所謂悶悶之政豈同於察察之治乎

道德眞經傳卷之三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吳郡陸希聲傳

經治民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傳夫治民事天之要莫如於嗇嗇也者儉約之至也嗇於事則素約於理則質質以事天則天降休祐所謂誠則能著也素以治民則民躋富壽所謂儉則能廣也夫唯

能守質素則速反淳德是以早復也早復者斲雕成樸化澆爲淳是謂重積常德重積常德則可以有爲故无所不克无所不克則可以无爲故莫知終極莫知終極則殁身不殆故可以有國者也有國者所以

治民事天之本皆在於嗇故嗇爲有國之母爲能守有國之母則其道可長其德可久以爲國本則根深而不可拔柢固而不可搖以爲國命則生長而不夭絶視久而不昏惜

經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夫治萬乘之國若烹膚寸之鱻雖調其水火要在不撓之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鼎矣以道莅天下亦若是已雖和其政教要在不擾之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於國矣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其要在於不傷人如此則鬼神皆感聖德亦不敢傷於人今舉以道莅天下乃言其鬼不神者

夫利物於明者莫如聖害物於幽者莫如鬼故舉其極睽而求其反合所以究幽明之故也在易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此之謂也夫不傷之德自聖人始今先言其鬼不神蓋欲

反歸於聖人耳夫鬼以害物爲神今所以不能害物者以明神之不傷人故鬼不能爲神所以不傷人者以聖人不傷人故也夫聖人不傷人故鬼神亦不傷人今既先舉鬼神不傷人故反言聖人亦不傷人夫

聖人者豈唯致鬼神不傷人亦使人不傷鬼神人神相依兩不相傷則幽明之感皆歸德於聖人故曰德交歸焉

經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傳大國者衆國之所歸下流者衆流之所會衆流之所會故爲天下之交衆國之所

歸故爲天下之牝牝之爲言以卑靜自守而爲衆牡所悅者也夫牝之所以常勝於牡者非以其柔且靜復能爲物之下乎然則雌靜卑下之術果可以勝躁動強梁者也故大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小國小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大國大國下小國是道之動故曰或下以取小國下大國是道之用故曰或下而取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以成其大小國之意不過欲入事大國以存其小將使小大各得其所願則大國

之君宜先下小國小國之君必欣然而入於大國夫如此則真所謂天下之交牝矣夫小國而下大國不過自全而已大國以下小國則天下歸之是以大國宜先下也

經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傳道者廣大包容故爲萬物之淵奧善人

得道之用若懷其寶不善人賴道以全故
爲所保護夫美其言者可以市於衆尊其
行者可以加於人況道之微妙玄奧无所
不可善人得以爲寶不善人得其所保如
之何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也老氏以至
慈爲心故舉而歎之夫不善之人何棄之
有乎所以立天子置三公正以教不善者
耳若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則不善之人
无復遷於自新之善長見棄於世矣又安
用天子三公之教化哉由是言之雖奉其

合拱之璧先以駟馬之乘徒遑遑而求賢才不如安坐而進於此道也然則自古及今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不日求之必可得有罪可以免耶何爲其然夫道在近而人求諸遠則不可得矣故求道不遠在知其

及能反諸身心則求而斯得矣豈非求之必可得乎然人之所以多罪惡者以不知道也苟能知道之體得道之用則解紛挫銳攻堅勝強而人莫與爭物莫能害豈非有罪可以免乎故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可離非道也自非若此之善又安足以
爲天下之至貴哉
經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
德
傳夫體道之士微妙玄通應世之爲而本
无爲應時之事而本无事應物之味而本
无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
甚少其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爲萬物所撓
耳夫唯如此則无欲无欲則无私矣夫恩
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无

私无私故无私恩无私恩故无私怨衆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故有恩怨然則天下有怨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而上下无怨矣以德報怨此之謂乎記所謂寛身之仁者蓋以衆人

言之耳仲尼曰行滿天下无怨惡曾謂聖人而有怨於物者乎

經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无難矣
傳夫樞機之發天下之至易也及其動天
地天下之至難也誠明之至天下之至細
也及其致悠久天下之至大也故欲動天
地者必以慎言爲要將致悠久者必以致
曲爲本秉要執本而天下之理得矣皆始
於易者小者而成乎難者大者是以聖人
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也夫輕於然諾者
必寡於期信由始多容易則終多艱難故
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與其言浮於行

不若行浮於言如此者雖聖人猶難之而況於衆人乎夫唯其始不易是以其終无難故始不輕諾則終不寡信必然之理可不勉乎

經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傳天下苟安則易持其盈家國已危則難定其傾兹心未兆則易謀消滅惡狀已形

則難圖泯絶蘖芽尚脆則其患易破枝幹既成則其禍難挫悔恪尚微則其憂易散凶咎既彰則其孽難遏故聖人爲之於未有則其惡不萌治之於未亂則其害不生是以聖人之治无知无欲見其機慎其微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若不豫爲之防早爲之治其猶植木始於毫末足可搔而絶及其合抱以至於不可伐築臺起於累土足可蹙而圮及其九層以至於不可毀遠行始於足下足可踵而旋及其千里以至於

不可還易曰履霜堅氷至此之謂也
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无爲故无
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愼終如始則无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
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
之自然而不敢爲

傳夫位者聖人之大寶國者天下之神器
神器者不可取而爲之取而爲之者必敗
大寶者不可執而有之執而有之者必失
故聖人之享天下也樂推而不厭故无所

取爲无所取爲故无敗聖人之據大寶也
功成而不居故无所執有无所執有故无
失凡民之情則好於有爲有爲則多事多
事故有敗故其從事於世也常於垂成而
敗之何爲其然不慎其始故也苟能慎其

始慮其終則莫若於少欲少欲則少事少
事則无敗以其慎之於始則能終无敗事
本其慎始之心故使慎終如始所以兩舉
敗與无敗者以明凡聖之相遠然則衆人
之所欲者貨色也所不欲者清靜也聖人

則欲其所不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衆人之所學者事跡也所不學者无爲也聖人則學其所不學所以反衆人之所過厚其所以然者將以輔萬物之自然耳故不敢爲不敢執是以能无敗无失也

經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傳夫古之善爲道以治天下者非以發民聰明使益其巧智也將以塗民耳目使反於愚拙也是何也夫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多智也若又發其聰明則智益多而巧愈甚故所務塞其兌閉其門使无知无欲而已苟發其聰明則姦詐漸作姦詐既作則必爲法令以禁制之法出而姦愈生令下而詐愈起以至刑罰不足畏其意殺戮不能服其心於是乎天下大亂此民以智知國之賊害也苟能塗其耳目則姦僞不

生而亂賊不作民躋富壽之域斯乃天下之福此民不智知國之福善也能知民以智知國之爲賊則絀聰明以愚之能知民不以智知國之爲福則敦樸厚以鎮之是乃稽古之法式能知稽古之法式則是玄妙之常德常德深遠與物俱反然後天下各復其性以至於大順矣

經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

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德畢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爲德而爲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爲德故爲天下所先上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欲先上者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唯不爭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

矜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經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天下皆以老氏道德廣大不顯明智似乎不肖之久老氏自以爲唯我道至大故

能似彼不肖若使人世以為肖則吾道之細也久矣又安得稱為大哉傳所謂竊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蓋近之矣然吾道雖似不肖而其所寶可三保而持之可以為治則慈與儉不敢為天下先是矣夫

慈愍於物者必能勇於拯救所謂仁者必有勇也儉約於用者必能廣於振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所謂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也今世之所謂肖者則不然捨其慈愍而苟為

勇義以陷物則過涉滅頂矣捨其儉約而苟爲廣施以費用則傷財害民矣捨所以後其身而苟欲先於天下則犯上作亂矣夫如此者皆不合於道自取滅亡者也然此三寶最以慈爲貴夫慈於物則憂愛之矣愛人者人亦愛之憂人者人亦憂之人憂之則助之故以陣則行列自正人愛之則保之故以守則城池自固是知天將救斯人也必以慈愛賦之人有慈愛則陣必正守必固是以慈愛爲衛也易曰自天佑

之吉无不利此之謂也天將棄斯人也則必以凶德厚之人有凶德則陣必亂守必亡是以凶德爲蹶也語曰天厚其惡惡厚將崩此之謂也

經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傳善治士卒者慈以愛人不先犯物故不爲剛武善於戰鬬者唱而後應不好淩敵故不至威怒善於勝敵者不以利動因勢

而取故不爲先舉善於用人者卑身損己與下者齒故常爲之下用師則以和而克故爲不爭之德使民則悅以犯難故爲用人之力如此者所謂天道自然其間无巧乃可以克配上帝乃古者之至極

經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仍无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傳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殺爲本故舉古

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夫用師之法爲主者以起戎爲謀爲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近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故將前趾於順行

則若无行可列將奮臂而先登則若无臂可奮將操其兵則若无兵將引其敵則若无敵常以慈愛爲本不樂殺人人感其慈愛爭爲之用若手之救頭若子之救父卒至无敵於天下夫无敵於天下者是戰而

勝也戰而勝者必多殺人多殺人者莫大之禍夫如此則近於喪吾所寶之慈矣既多殺人不慈甚矣而曰幾亡吾寶者何也我本以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无敵非吾志也既非本志則為喪矣猶未大失故曰幾亡由此言之則舉兵相加若勝負未定者能愛其民則必全其勝矣何者夫愛其民者必哀其死民知君之哀民之死必反哀君之亡故相率用命以致其勝始以愛民為本終以哀死致勝故曰哀者勝

焉

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知
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傳莊氏言吾所言之言必有物故甚易行
而天下之人昏於欲故莫之能行然吾所
行之事必有君君謂理也夫唯天下之人
无能知此者是以不知我也若夫微妙玄
通深不可識則知我者希矣夫唯人所不
識而我獨能有之則在我者貴矣是以聖

人被褐以晦其外懷玉以貞其內經所謂
質真若渝此之謂也
經知不知尚矣不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
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明白四達若不知者其知尚矣不知此
明白四達者其知病矣夫唯能病其所病
是以其病不能病聖人所以不為知所病
者以其能病其知之病是以其知不能病
不也
經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无狎其所居无厭

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
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
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故曰屨校滅趾无
咎小人以小惡為无損而弗去故惡積不
可掩罪大不可解故曰荷校滅耳凶此民
不畏威則大威至之謂也夫小人之所以
不畏威而弗去惡者心之過也大威至而
不可解者身之禍也聖人則不然知其心
所以生去其過愛其身所以畏其禍故能養

其生而全其形矣夫心者神之所常居也
无以嗜欲亂之則不狎矣神者形之所以
生也无以多事勞之則不厭矣夫唯人不
厭神是以神不厭人則所謂知其心有過
則去之不自見能養其生也自愛其身有
禍則畏之不自貴能全其形也若貴能全
其形若見能養其生是教民以非道養生
非理全形矣故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經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
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傳勇於果敢殺之道也勇於不果敢生之道也此兩者俱勇而所施各異勇於敢則害物之命勇於不敢則利物之生然則天之所惡其勇敢乎其強梁乎勇敢者殺物強梁者殺已誰知天惡勇敢強梁者之故能以巽順柔弱爲用乎書曰高明柔克故天以柔弱爲德也何以明之天不與萬物爭而萬物自伏此善勝也不與百姓言而

百姓自信此善應也不與四時期而四時自至此自來也雖有三德不爲物先然而垂象見吉凶知之於未兆福善禍淫不差毫髮可謂善謀者矣故天之禁網雖恢恢然踈緩而反道敗德者未嘗失之書曰爲善天降之百祥爲不善天降之百殃此之謂也

經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

斷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天下之民常爲利欲所陷雖之於死而猶不止如之何當世之君作爲嚴刑酷法趨欲以死懼之哉若使民常懼死吾得奇邪者殺戮之則人當誰敢更爲奇者今雖

得殺之而爲者不已則知民不畏死亦已明矣然則作爲嚴刑酷法既不可以威衆則天下有罪者宜付之於至當故聖人法天明威以制五刑主至當之刑謂之司殺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刑期无

刑惟刑之恤若世主不使司殺者以至當之理議讞罪人而苟任其情自專殺戮是猶代大匠斲樸矣夫不善於斲而苟以代人則必靡斤析指而功用不就則所謂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故管仲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故人君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无代馬走无代鳥飛此之謂也

經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輕死以其

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傳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後世什一而稅亦天下之中也今之在上取民食稅之多則民不得不飢矣古之在上者无爲无欲是以其民少事各遂其性今也其上有爲有欲是以其民多事不得安其生故至於難以致治也民之生也蓋有常理不可厚也苟厚其生必過於理過理生生必得其死是以輕至於死由於生生夫唯无以其生

爲生者是以外其身而身存也外其身而
身存則賢於貴其生者遠矣
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
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彊
大處下柔弱處上
傳夫生則柔弱死則堅彊人與萬物同歸
於此是以聖人守柔弱惡堅彊故兵彊於
衆則諸侯共加其國矣木彊於幹則枝葉
共生其上矣故彊幹大本常處於下柔條

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

經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傳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昇陰主降陽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第七

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
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
之道以爲人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
不足其唯有道之士乎在易損下益上曰
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是以聖人

能爲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
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
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經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
勝其无以易之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

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故正言若反傳夫溜之細可以穿石是用其柔弱无物可以易之則知柔弱勝剛彊其理明矣天下莫不明知其如此而莫能効而行之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以勸之蓋亦三墳之遺文也能受國之垢汙乃可爲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善乃可爲天下之王斯言甚正而觀之若反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經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徹與轍同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傳夫上下相親民則无怨民之不親大怨作矣雖能和之其傷不復既有餘怨安足以爲善哉必也使无怨乎古者結繩爲約而民不欺破木爲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後世不能執左契

以應物而守常徹以執民用此求和必有餘怨是知有德之君則司心契以无怨斯得善矣无德之君則司徹跡以和怨安足以爲善乎夫天道无所私唯善人是與猶聖人執左契唯以與物爲心也

經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傳夫小國寡民雖不足以自存者使有道莅之猶能使民雖有什伯之器終不用之於戎事故民樂其生而重其死安乎土而不轉徙不遠交以求援故雖有舟輿无所乘不近攻以取利故雖有甲兵无所陳上下相安幽明不欺使民復結繩之約用之而不違嗜欲甚寡故甘其糲食美其儉服征稅甚薄故安其常居興其淳俗與國比鄰相望於遠近雞鳴犬吠相聞於都鄙如此其密邇也然而无欲无求各得其所有

以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者治之極也老氏所以陳道德之教其志於此乎

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傳信實之言不必美者以其質也美好之言不必信者以其華也善於心者不必辯本乎樸也辯於口者不必善貴乎言也知其要者不必博少則得也博於事者不必

知多則惑也聖人唯善是與而无私利故无所蘊積盡以善爲人而已得善斯愈有也盡以利與人而已得利斯愈多也天之道春夏生之畜之秋冬成之熟之是利而不害聖人之道順物之理而不與物爭蓋法天而然也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必五

道德眞經傳表

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僞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眞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雞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寶祕於荊山而莫知

悟之不召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
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
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叅師於蓋公而相
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為漢宗儻得淺膚猶
幾康阜夫唯俗學未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

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
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
地而不用謂絕學則无憂等於禽犢謂絕聖
則无法同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眸
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

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
況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
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眞之質而出應
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爲事業蠹飭而庶政
交舉華當而四方已孚方將齊心服形而指
治物養已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
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
適丁斯時臣性維顓蒙生足憂惡每思朝徹
以解天弢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
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

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為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辯道儻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四册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
農使上輕車都尉柬平縣開國
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

道德真經傳卷之一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

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傳曰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而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而有時乎而去則非常名也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而不知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爲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歿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常无名則无名者道也而天地之所自而始也故曰无名天地之始太初有无无有无名有无无則一亦不可得有无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有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矣名爲一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知常曰明明則无所不見也故唯常爲可以觀方其无欲也則滌除玄覽而无疵於此觀其妙故曰常无欲

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此觀其徼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唯小所以見其妙唯大所以見其徼也此兩者其出則同顧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无欲求其所出皆不同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爲黑色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名之出玄有欲與无欲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

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

唯不居是以不去

傳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而欲之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惡善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是之謂有无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无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脛之長而後知有鳧脛之短有鳧脛之短而後有鶴脛之長是之

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爲是則百谷之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爲是則川瀆爲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爲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爲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音聲之相和自秋

必五

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夫豈知所謂至美至善

五

哉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爲往來與廢而已豈常也哉是故聖人知其如此也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无爲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事出於无爲則終日爲而未嘗爲教出於不言則終日言而未嘗言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吾何容心哉若然者无往不妙无往不妙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爲與爲之者則雖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爲不爲吾何辭何有何恃哉此所以功成

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在已无居夫將安去哉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无爲則无不治矣

傳曰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无容心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聚天下之財養仁而已而難得

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
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
軋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
則不爲盜矣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

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則不
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責難得之
貨者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以存諸心
而外不以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
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

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強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无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无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為无為而无不治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乎似或存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傳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則沖者陰陽和也陰爲虛陽爲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无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故虛心弱志

而常使民无知无欲而已唯其如此故淵乎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爲宗者固不可得也似之而已然則何以得此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

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礙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者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虛盈存亡吾无所容心則吾安能知其所自生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

吾矣此眞道之所自而出也生天以先象
神帝以始帝則其爲形器之先可知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傳曰夫道冥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
自出則體此道者仁惡足以名之哉夫仁
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兎所事仁
以萬物爲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无所事

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之爲物无所事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者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者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爲物唯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者也則人也而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无言則爲无爲可知也發於聲而爲言見於事而爲爲或云或爲

其實一也何則言爲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棄簡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令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无不麗乎取則麗乎捨不能適與道相當故也不有不无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若守中之爲務也故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傳曰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无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无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无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炁炁合於神神合於无其說是也合則不死

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謂之玄牝玄者有无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爲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絶以爲存耶則惡覩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絶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之无所容心胎合之而已何勤之有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傳曰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之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然則聖人豈以有其身爲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能止故曰後其身

而身先立於无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无私矣无私也乃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

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爲善者也

故若水焉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雖未足以爲幾於道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蜆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故以心則善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其派爲川谷其委爲瀆海故以政則善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故

以動則善時要之出於不爭而以居善地
爲本故曰夫唯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
故无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

傳曰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
勿溢則如勿盈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

則如勿銳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无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乎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專炁致柔能如嬰兒

乎滌除玄覽能无疵乎愛民治國能无爲乎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无知乎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傳曰夫人之有其身又矣而欲退之以體
天之道而不爲功名之所累者豈不難哉
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爲一
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
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一離而不
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无

隙之謂也雖已爲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无爲如其生之始化則能无離矣能无離則專柔而不分致柔而无忤而能如嬰兒矣能如嬰兒則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之微我必知之而能无疵矣所以養中

者如此則雖愛民治國不以事累其心而能无爲矣内之滌除玄覽而无疵外之愛民治國而无爲則天門開闔常在於我而能爲雌矣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則明白四達而能无知矣道至於无知則真知也是

其所以人貌而天也夫何功名之累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爲天也玄德无他天德之謂也

三十輻共一轂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傳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爲器當其无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有室

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无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耶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有有之爲利而无无之爲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无之爲用而无有之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无之用出而未嘗无物也所以爲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傳曰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无異乎盲矣耳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无異乎聾矣口之所以爲口者味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爲口而无異乎爽矣萬物无足

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
罔念而發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爲
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
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
之貨爲尤甚腹无知者也目有見者也是
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有見有欲之
追求而取此无知无欲之虛靜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爲寵辱寵爲下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

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傳曰寵者畜於人者也下道也寵而有其寵則辱矣吾之所以有辱者以吾有驚未得之則驚得之既得則驚失之若吾无驚吾有何辱則寵之有辱者亦若是而已貴者畜人者也上道也貴而有其貴則有患矣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故吉亦我所患凶亦我所患若吾无身吾有何患則

必五

十四

貴之有大患者亦若是而已言身則知驩之爲心言驩則知身之爲累也无心則无驩无驩則无辱无身則无累无累則无患矣昔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何辱之有哉巍巍乎有天下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哉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寵而掬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罹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

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

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傳曰視者无有也故視之不見雖不見也

然能玄能黃不可名之以无色也曰夷而已聽者无有也故聽之不聞雖不聞也然能宮能商不可名之以无聲也曰希而已搏者无有也故搏之不得雖不得也然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出能沒能甘能苦能羶能香不可名之以无形也曰微而已凡物求之而不得者或可以致詰而得之此三者終不可致詰者也不可以致詰則隳聰明離形去智而吾得之矣則視

也聽也搏也混而爲一矣視以目聽以耳搏以心混而爲一則耳如目目如耳心如耳目矣夫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得之也其上非光也故不皦其下非土也故不昧繩繩兮調直而有信雖有信也而不可名故復歸於无物而已雖无物也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而未嘗无物也是謂惚恍則不皦不皦則疑於无物也而非无物也恍則不昧不昧則疑於有物也而非有物也其始无前故迎之而不見其首其

卒无尾故隨之而不見其後无前无後則不古不今矣雖不古不今而未嘗无古今也則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吾得之以日用矣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矣始无所自來无所從所謂无端之紀也无端之紀者道紀也道不可執也得此則可以執之以爲德矣執德之謂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傳曰古之善爲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則其爲士也雖未至乎聖神所以成聖而盡神者其聞之固已全盡矣微妙玄通深

不可識乃所以成聖而盡神也微而後妙妙而後玄玄而後通則深不可識矣夫惟不可識則其形容安得以擬議哉強為之容而已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閑邪存其誠非物將

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為主也渙若氷將釋方且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俱融也敦乎其若樸復其初也曠乎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乎其若濁无是非彼我之辯也人皆昭昭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

徐清則无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則无所不出矣蓋欲靜則平烝欲神則順心有爲也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平烝也順心也乃所以徐清也緣於不得已乃所以徐生也此士之所以能成聖而盡神也道之體沖沖也者陰陽之和而盈虛之守而保此道者不欲盈則虛而已然不曰虛而每曰不盈者恐人之累於虛也累於虛則不虛矣故曰或不盈不欲盈而已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

有敝則有壞則能不敝者鮮矣夫唯不盈則新敝成壞无所容心是以雖敝不敝則不壞不敝不壞則不新不成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傳曰保此道者不欲盈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則非不盈之至也衆人之於萬物

也息而後見其復衰而後見其歸根而我以虛靜之至故見萬物之所以作與其所以芸芸在我而不在彼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方其所以芸芸者乃其所以歸根也故以其並作而觀其復則方其芸芸而各復歸其根也然則所謂虛者非虛之而虛也直莫之盈故虛也所謂靜者非靜之而靜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而莫足以撓心故靜也故歸根曰靜命者吾之所受以生者也夫惟靜則復其所以生

而能命物矣故靜曰復命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則常而不去矣故復命曰常自常觀之則吉凶悔吝常見乎動之微明孰加焉故知常曰明不知常者反此則所作不免妄而已能知常而體之則萬物與我爲一矣故知常容萬物與我爲一則不內其身而私矣故容乃公萬物與我爲一而无私焉大也大則聖內聖外王故公乃王聖然後至於神故王乃天天則神矣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也故天乃道爲道而至於常則盡

矣故道乃久歿身不殆久而至於歿身不殆者常之謂已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傳曰執大象天下往由天下方且釋我而忘之其迹孰得而見哉故下知有之而已下知有之者无以尚之故謂之太上則親之譽之者其次畏之侮之又其次可知已

何以論之今夫父子愛欽不言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欽之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於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於畏之侮之乎然則欲使信至不足而有不信者宜如何哉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而已行不言之教則處无為之事可知也至夫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而莫知為之者則孰得而親譽之哉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傳曰道不可名名之爲道已非道也則又分而爲仁義豈道之全哉則有仁義者固大道之廢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有眼而内視内視則敗矣則智慧出固所以有大僞也僞者德之返也有仁義則其弊至於六親不和而有孝慈矣有大僞則其弊至於國家昏亂而有忠臣矣是故

有聲聆之頑囂弟象之傲而後有舜有桀紂之暴而後有龍逢比干此无他去本愈遠而已矣

道德真經傳卷之二

道德眞經傳卷之二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傳曰聖人知天下之亂始於迷本而失性唯无名之樸爲可以鎮之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乃所以復吾无名之樸而鎮之也絕聖棄智絕仁棄義則不以美與

善累其心矣絶巧棄利則不以惡與不善累其心矣内不以累其心而外不以遺其跡則民利百倍民復孝慈盜賊无有固其理也蓋絶聖棄智絶仁棄義不尚賢之盡也絶而棄之則非特不尚而已絶巧棄利

不貴難得之貨之盡也絶而棄之則非特不貴而已人之生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有至足之富能絶聖棄智而復其初則其利百倍矣民復孝慈則六親皆和而不知有孝慈矣盜賊无有則國家明治而不知

有忠臣矣不尚賢使民不爭民利百倍民復孝慈則非特不爭而已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盜賊无有則非特不爲盜而已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以爲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絶而棄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見素則知其无所與雜而非文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素而不雜樸而不散則復乎性而外物不能惑而少私寡欲矣少私寡欲而後可以語絶學之至道也

絶學无憂章第二十

絶學无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兮似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傳曰上絶棄乎聖智仁義之善下絶棄乎

巧利之惡不以累其心則絶學矣絶學則无爲无爲則神神也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曰絶學无憂唯之與阿出於聲一也其相去幾何善之與惡離乎道一也其相去何若此所以雖聖智猶絶而棄之不以累其心也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荒兮其未央哉未央者以言其大而无極而不獨畏人之所畏也君子小心則畏義而法大則天而道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所

以同乎人也荒兮其未央哉所以同乎天
也衆人熙熙則不知塞其兌閉其門也如
享太牢則不知夫淡乎其无味也如春登
臺則不知夫視之不足見也我獨怕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則塞其兌閉其門而

元味之足嗜无見之足悅也乘乘兮若无
所歸以言唯萬物之乘而在已无居也衆
人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故皆有餘我獨怕
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故獨若遺凡此
者以言其遺物而離形也我愚人之心也

哉以言其无知也純純芎以言其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則異乎俗人之昭昭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則異乎俗人之察察忽若晦則都无所見也都无所見則非特若昏悶悶而已其動也乘乘芎若无所歸其靜也寂芎似无所止俗人昭昭俗人察察故皆有以我獨若昏我獨若悶故須似鄙凡此者言其去智而忘心也夫視聽思慮道之所自而生者也故於道為芎而道則為之毋而衆人逐物役智以資其

視聽思慮則養其子而已而我則遺而去之凡貴養母故也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老君神矣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爲異而已欲使爲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於道故也然則絶學之大指可知矣

而先儒以謂人而不學雖无憂如禽何其未知所以絶學无憂之意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傳曰其遺物離形至於若遺其去智忘心至於若鄧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將何從哉唯道之從而已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方惚而恍恍則不眯不眯則明明則疑於有物也然其中有象象者疑於有物而非物也故曰无物之象又曰大象无形方恍而惚惚則不皦不皦則晦晦則疑於无物也

必大 四

然其中有物物者疑於无物而有物者也故曰无狀之狀又曰有物混成恍惚則不測不測則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乎冥乎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僞信而不忒常而不變未有加於此而天下之始吾於是乎閱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故爲道者不曒不昧存其恍惚无視无聽致其窈冥有象此有物有物此有精

有精此有信爲道至於有信則與吾心符而至物得矣欲知天地萬物之所以爲天地萬物者莫不始於此而已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必大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五

傳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曲者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之物唯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東是枉則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而莫清焉是敝則新也唯得一者爲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制財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所持者約而所應

者博也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亦如是而已故可以曲可以枉可以窪可以敝无往而非一也故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无不察故曰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故曰不自是故彰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如是者无他得一則无我无我則不爭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古之所謂曲則全其要如是而

已知所以曲則全則知所以枉則直窪則
盈敝則新美而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皆由是也豈
非所謂全而歸之哉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
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
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
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傳曰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之暴戾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爲之尚不能自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而不出於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故唯從事於道者爲能无我无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故道者我則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恢詭譎怪通爲一也夫唯不見其所以異而與之同則彼雖有以

異我而未嘗去我也故曰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唯其信不足則於是乎有道有德有失而不同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音昌呂反）

傳曰跂之爲立非立之常也跨之爲行非行之常也則不可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

行也道固无我无我則不爭則夫自見自是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爲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矣而吾復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特修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則有道宜其不處也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虛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惡而爭之者也是以不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傳曰有焉也有形也有質也而天地人之位分可聞也可見也可摶也而耳目心之官辯是物也未見焉與形質者也焉形質渾淪而未相離者也而視之不可見聽之

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則其形不可得而見也故吾不知其名而命之其義可言也故字之曰道不知其名以心契之也字之曰道以義言之也道之爲物用之則彌滿六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

強爲之名而已大則周行而无不在不止於吾身而已故大曰逝逝則遠而不禦故逝曰遠遠而不禦則吾求其際而不可得也復歸其根而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在六合之外則

大不足以言之所謂四大者域中而已王者人之復命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者也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以有形而合於无形於地亦然則地之所至人亦至焉故曰人法地天之所至地亦至焉故曰地法天道之所至天亦至焉故曰天法道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无法爲法者也无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傳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爲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

物躁常爲靜之所役則靜爲躁之君矣是以君子終日之間其行爲可以約齎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无重也雖有榮觀爲足以適矣而必有超然之燕處則躁之不可以无靜也終日之行與其榮觀

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无爲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无爲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故曰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蓋輕則任臣之勞而代之而臣則无爲而與上同道則不臣不臣則是失臣也

躁則忘君之逸而爲天下用則君亦有爲而與下同道則不主不主則是失君也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无轍迹善言无瑕謫善計不用籌算善閉无關楗而不可開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无棄人常善救物故无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傳曰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迹則行固不
能无轍迹者也知行之所以行則行出於
不行故曰善行无轍迹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則言固不能无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
言則言出於不言故曰善言无瑕謫一與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
算唯得一而忘言者爲能致數致數則其
計不可窮矣故曰善計不用籌算天門无
有關闔在我我則不開誰能開之故曰善
閉无關楗而不可開天下有常然者約束

不以纏索因其常然而結之故曰善結无
繩約而不可解故行而不以此則行不能
无轍迹言而不以此則言不能无瑕謫計
也閉也結也而不以此則雖用籌算而亂
雖有關楗而開雖有繩約而解所以存於
已者不能无敝其何暇人物之救哉聖人爲
能體道以善此五者是以常善救人而无
棄人常善救物而无棄物矣何則此五者
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
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雖行之言之計

之閉之結之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其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襲明唯其善救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明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雖然致道者忘心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而吾不知其師之

爲可貴也不善人雖善人之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爲可愛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有所不知而遠迷矣夫唯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所以爲要妙也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傳曰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爲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爲天下谿谿之爲物受於谷而輸

於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无迁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无迁及爲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矣白於色爲受染於物爲明於行爲金於數爲四黑於色爲不受染於物爲晦於行爲水於數爲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以爲天下式爲天下式无枉而非一則常

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爲物專烝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无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爲榮其謝也爲辱人之所以爲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爲天下谷之爲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爲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

其樸樸者眞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爲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无施而不可則无極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爲毋知之以爲子守之以爲經知之以爲變也樸散則爲器器之爲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爲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

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於所无事而已恢恢乎其於游刃固有餘地矣何事於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傳曰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常以无事而已取之也者得天

下之心使之不去者也則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非所以取天下也非所取而取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爲器神器也唯神道爲可以御神器神无思也无爲也而爲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爲也爲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而非見有於人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爲而執之者也

是以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呴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事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執而爲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其敢爲也哉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曰人主者无爲者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不能无事而爲之不已其弊至於以兵強之雖佐人主者任在於有爲猶爲不以道也況於主道之无爲乎所以然者以其事好還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剋敵者也

敵而剋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剋敵之謂也出於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已者也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爲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哉故曰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

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

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傳曰文觀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

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
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
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固
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之器也非所
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
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
慈衛之慈者天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
殺人者豈非樂哉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故吉事尚
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

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
以喪禮處之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
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
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君之察於禮學如此
而謂老君絶滅禮學者豈知其所以絶滅
之意乎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
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傳曰道常无名名之爲道則與道乖矣方其无名固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

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其真君而不賓者爭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至陰肅肅至陽

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
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天
地相合以降甘露則交通成和之至也侯
王執道紀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
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令而自均也无名
之樸无思也无爲也工宰一動則始制有
名而名亦既有矣於是之時亦將知止則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
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何始之有
哉此侯王所以守之之道也譬道之在天

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則其有不歸之者耶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傳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然後能知人則明者固智之所自出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自勝然後能勝人則強者固力之所自出也復命曰常而知常曰明不能自知非所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

知也明至於自知則其於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焉攖日以心鬬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勝也強至於自勝則其於聖人也何有有自知之明則知萬物莫不備於我而无待於外慕也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於道也勤行而已矣无事於他求也故曰強行者有志知其足於已而強行之則能存其所存而不爲物之所遷矣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能存其所存則雖死而未嘗亡也故曰死而不亡

者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无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傳曰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无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

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夫唯不居不爲主故常无欲常无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於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於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於无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爲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於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傳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无形也无形也者大象也則執將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无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安平泰

平者安之至而泰者平之至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者過客而已矣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則非餌之可嗜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則非樂之可樂若然者用之豈可既乎過客止則爲之逺廬而已非

可久者也用之不可既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豈特過客止而已哉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歙於強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於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歙之張之弱之強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者无形而柔弱者也為

其所歙所張所弱所強所廢所興所奪所與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也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於柔弱則乱之走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无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者常在於无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无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傳曰萬物皆有名也而道常无名則有名者莫不爲之賓故言萬物將自賓則以无名言之雖然此知无爲而已无爲而无不爲則未嘗有夫无爲也故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孰知萬物之賓與其所以賓哉故方其自賓也始制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者復於无名之樸而已方其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而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也无名之樸亦將不欲則豈特无爲而已而亦未始有夫无爲者也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侯王守道以至於此則可謂不欲以靜矣天下其有不自正者乎夫老君眞人也宜不弊弊然以天下萬物爲事而於侯王之間如此其諄諄何也道以修之身爲眞而以修之天下爲普使王侯者知而守

之則修之天下不亦普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耳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資政殿學士吕惠卿傳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曰道之可道非常道則庸有得而有之者乎上德者以无得爲得唯其无得乃所以得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不失之爲得者也唯其不失故雖得而

非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非故無爲也率德之自然而實无以爲也下德不知出此而爲之故不能不有以爲也夫德无以爲足矣而且有仁爲則是爲之也然上仁者之於仁无所事仁而仁者

也是爲之而无以爲也仁則不可獨者也必有義焉雖上義不得不爲者也是爲之而有以爲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施報之義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以其往而不來雖不以禮繼之猶不爲非禮以禮之理固如是也上仁上義上禮猶如此則其下者不論而見矣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豈虛言哉禮之相責望者如彼則忠信自此薄亂爭自此起而智謀之所以用也是禮雖所以治亂適所以首亂也前識雖所以用智乃所以始愚也夫何故人之治常生於厚厚則其性薄則其僞去性而作

僞未有不亂者也人之自知常在於明明則其實智則其華離實而務華則未有不愚者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忘仁義絶禮學遺智慧而志於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无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譽无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傳曰道一而已而得之則得之者與道爲二非一也唯其得之而无得故謂之得一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傾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陷神无形而至寂者也以得一故妙乎有生而靈谷有形而至虛者也以得一故應乎所感而盈其衆爲之物以得一故生而无極其尊爲王侯以得一故能制天下之動而貞夫一則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

所以寧寂之所以靈虛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者也使天无以清則裂地无以寧則發神无以靈則歇谷无以盈則竭萬物无以生則滅而侯王也无以爲貞而唯貴高之知其得不蹙邪故貴以賤爲本則未有貴者乃貴之所自而立也高以下爲基則未有高者乃高之所自而起也然則貴而无其貴高而无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而不蹙者邪是以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賤也而

貴高以爲稱者以其所本爲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於一則貴不異乎賤而卑不離乎高而譽出於无譽夫譽无譽則毀无毀矣譽无譽則不可得而貴毀无毀則不可得而賤玉可貴故琭之石可賤故落之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曰道之周行萬物非不逝也而其動常在於反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者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

有有生於无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无

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者无他致一以極乎无而已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傳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者死生固不足以累其心豈苟知之而已哉上士聞道眞聞之者也眞聞之則无所復疑特勤而行之而已矣夫道亦何以勤行

爲哉曰觀諸心以契其所聞則勤行之謂
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
若亡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
入焉而已矣下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
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情求之而不得
故也使道而可以情求則彼不笑之矣故
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若古之建言者有之
凡皆不可以情求之謂也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
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則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爲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是之謂進道若
退上德者无爲而无以爲者也然其應如
響斯不亦若谷乎大白者濡除玄覽而无
疵者也然受天下之垢斯不亦若辱乎廣
德者廓乎其无不容也而未嘗自見自是
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
拔而建之以常无有非確然有見者也故
曰建德若偷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而
非所驚也故曰質真若渝大方體之无南

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此大方之无隅也大成若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无形凡此者皆道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无形名與實常若相反故以道隱於无名而以名名之則常若相反者也唯道為能如此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

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
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炁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
將以爲教父

傳曰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莫與之偶
則一而已矣故曰道生一既謂之一則謂

之者與所謂爲二故曰一生二有一有二則有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唯无名則已苟謂之一則其適遂至於三三立而萬物生矣故曰三生萬物凡幽而不測者陰也明而可見者陽也有生者莫不背於幽而不測之陰而向於明而可見之陽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必有沖焉以爲之和蓋陰與陽二也沖焉一也萬物不得一无以生故也故人之所欲者軒冕富貴也而其所惡者孤寡不穀

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而遂有之以爲固則向陽而不知反之甚者也古之制名者以其所惡而爲王公之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抱而知所負向而知所反以不失乎沖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滿招損謙受增時乃天道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道也教而不以我義者則亦非道而已蓋唯通於道者爲得一得一則无我无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反是死之徒而已君子之教人雖或不同然至於反一而无我教之所自而生也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於物則水是也无有入於无間觀於物則烝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於道然而不能无

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焉以其无質故合於神然而不能无焉者也猶能入於无間而況以无形之至柔太易之未見焉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无間則孰不爲之動而亦何入而不自得哉故曰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也而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是亦不知反其宗而已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曰列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性

必七

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

八

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其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

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
并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
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至富而害之是
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已而无
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已
而无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
則可以長久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爲天下正

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无所始終无所止故若缺唯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萬物酌焉而不竭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益故若沖唯其若沖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彫衆形而不爲巧者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辯者也故若訥如是无它凡以有本故也本者何也今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爲有形之所不免

也而一躁爲則可以勝寒一靜爲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以勝天地之所行況夫體无爲之清靜以爲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故以言其成則若缺而不敝以言其盈則若沖而不窮其直若屈而伸其巧若拙而工其辯若訥而諭此之謂有本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大傳曰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於耕食之間而盜爭銷於无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見可欲以爲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於郊然則罪之所由生者何耶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平爲福有餘爲禍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由不知足故欲得欲而得之則怨咎之招而兵之所以不

已也故曰咎莫大於欲得故不知足者雖
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
而成

傳曰天下之所以爲天下者果何邪知天
下之所以爲天下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
道之所以爲天道者果何邪見天道之所
以爲天道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

之大固无窮也必待出而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天道之逶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之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爲天下故不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爲天道故不見而名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之於所不行名之於所不見則不爲而成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

爲无爲而无不爲故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曰爲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則不得不搏故曰益爲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者而爲之則期至於无爲而已故

曰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弁其損之

十一

者而損焉而後至於无爲无爲者无有而已无不爲者乃所以无无也此之謂絶學无憂无憂之謂神神也者物物而非物者也則取於天下也何有由此觀之取天下

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觀莊周之所以應帝王者而深求之則可知已

聖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惴惴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出入无時莫知其鄉操存捨亡則无常體之可測出入无時則非今昔之可求莫知其鄉

則非方所之可得神則若是人心亦然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无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也无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聖人之視已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无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无常而以德信之故也物得以生之謂德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

注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德者性之所
自出則无不善不信明矣聖人之在天下
惵惵然不已爲百姓渾其心也者使信善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故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唯聖人之爲視

必七

聽而聖人皆孩之也者遇之以慈待

十二

之以厚雖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知其
心之无常猶已而已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傳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為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著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為事顧不得

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生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爲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爲在此也蓋闡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爲老子之於此言固已體之而言蓋以疑之言闡以質之何也此莊周所謂重言耶嘗試論之人之所以遇虎兕被甲兵而虎兕甲兵之所以能傷人者以吾有身故也今我視吾

心莫知其鄉則吾心不可得吾心不可得則吾身與物亦不可得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則孰爲死地孰爲虎兕甲兵而投其角措其爪容其刃哉然則善攝生者夫何以加此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傳曰萬物之生常本於无名之物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而物得以生之際无名者道也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者德也及其爲物則特形之而已非其所以生且畜也

己有形矣則躶者不得不躶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介羽毛以至於幼壯老死不得不幼壯老死皆其勢之必然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

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无爲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寘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

之物形之勢成之至本而言之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莫非道也而道終无名焉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
是謂襲常

傳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經所謂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者是也无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无名而爲天下母
何也蓋有名徒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
母无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於无

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聞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也知天下之物皆我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孰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歿身不殆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哉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納焉

是之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雖萬物之變芸芸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動之有哉古之人有能廢心而用形者以此道也若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揜則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莫適守者何恃而不亡哉此所以終身不救也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无形之至柔而物莫

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則未嘗開允濟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則襲於知和而深不可見矣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傳曰君子之於道不可以不劇心心劇而
无餘雖萬變陳於前而不足以撓吾之靜
夫何施而畏哉使我不能劇心而有介然
之知行於大道則雖施是畏求其周行不
殆不可得也況夫開其兌濟其事者耶大

必七

道之爲體不知而知則夷之甚者也而民
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
人之生以食爲本而食必出於田田治而
倉實倉實而食足食足而財豐財豐而廷
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今以介然有

十六

知之心而行於大道則已不得其母不得其母則其子非吾有也非吾有而取之猶之洒掃其庭內蕪其田虛其倉而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亦非其有而取之矣非盜誇无以爲也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

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曰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唯爲道者建之以常无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爲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傳豈有窮哉此子孫所以以祭祀不輟也世之所謂修德者或修之於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眞乃在吾身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或修諸其身而

不能推之於天下國家者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莊周以爲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說出於此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既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

身者已足而无待於外也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傳曰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

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赤子之爲物特以其受沖炁之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

十八

搏況夫兂純炁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卜商是也蓋唯精爲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峻作則精也使赤子也介然有取與之知則

不一而粗矣其能知是乎故曰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无所憂慍故雖終日號而嗌不嗄則和也使赤子也有所憂慍則炁戾而不和其能若是乎故曰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於相天則其充沖炁之和以至大同於物不足異也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曰常含德之厚則至於知和知和亦曰常則道德雖有間及其會於常則同也

知常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
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
灰奚以心使焉爲哉故益生則曰祥禍福
无有則无人災祥者禍福兆於此而人災
隨之矣心使焉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
致虛而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致
實而強則物而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
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傳曰知至於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无不理也何所容心哉苟爲不能无言則不能无我雖知之非眞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无所甚親无所甚疎故不可得

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就利不達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為天下貴不亦宜乎然則知道者固終不言故曰今以言言道則言非道也而知者乃以言為知則是知矣斯言所以不得不出也以其言出於无言雖言猶不言也夫道豈默然也哉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

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

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兵而常且久則是處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以其故不能不有以為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治國而无所事智則有事之不可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何以知无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為不出於无為而至於有事則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失業

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而多利巧國家滋昏而奇物滋起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法禁於法之所加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加令行於令之所聽而不能行於令之所不聽民貧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矣國家昏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

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
常以无事之證也蓋我无爲而民自化我
好靜而民自正則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
令滋彰盜賊多有未之有也我无事而民
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樸則天下多忌諱而
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亦未之有也
蓋其失之也由有事故天下多忌諱而民
彌貧人多利器而國家滋昏唯其如此故
民多利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也其復之也由无爲故好靜无爲故民自

化而絶巧棄利奇物不起好靜故民自正
而盜賊无有由无爲好靜故无事而无欲
以无事故民自富而无忌諱之貪以无欲
故民自樸而无利器之昏其序然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邪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
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
耀

傳曰以正治國以无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言其不以察爲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不澆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爲天下則其政察察察察者反悶悶者也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

也淳淳故安於德性而不爲禍福奇正善妖之所遷是不澆於薄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以爲正也而有時乎爲奇以爲善也而有時乎爲妖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也徒令智多而難治

是不全於樸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世所謂福而有所拂則禍所伏也則孰知其極而避就之耶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則所謂正者果未可知也今爲正者後或爲奇此爲奇者彼或爲正善與妖亦然則天下之禍福正奇善妖果未可定也民自有知以來迷而執之其日久矣奈何重之以察察之政而使之不得反樸而

全乎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故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廉而不劌故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光而不耀故用其光復歸其明此无它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二十二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傳曰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爲人者而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爲天者而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精神四達並流而无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爲同帝則人之所以爲人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也夫唯嗇其精神而不用則早復者也苟爲不嗇而費之至於神弊精勞雖欲反其

精神亦无由入矣其於復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復人之生也固足於德夫誠能嗇而早復之則德日益以充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德之至者也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而禽獸不能賊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无不克夫有所不克則其道有時而極也无所不克則孰知其極哉故曰无不克則莫知其極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莫

知其極則不物而能物物者也雖有土而无其累矣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啬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

神者生之根啬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蒂嚴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資政殿學士呂惠卿傳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曰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无難也烹魚者不可以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國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謂之大制亦不

割以傷之而已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凡以不傷之所致也何以言之鬼之爲道非不神也厥與人雜擾而見其神則不能不傷人而所以不神者以聖人爲能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无大喜大怒以干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澒溟焉者也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唯聖人爲能不傷人故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群生不夭則其神不傷人也神不傷人則无以見其靈響而神焉由

此觀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由其神不傷人故不神也非神不傷人由聖人亦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使聖人之於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爲多則神其能不傷人乎夫唯神不傷人則神歸德於人神不傷人而人亦歸德於神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

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傳曰知以道治其國固不傷其人矣而不知所以交天下者則已雖不傷人而有傷其人者矣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是乃所以交天下而保其人之道也蓋天下之交牝而牝常以靜勝牡而所以勝者由以靜爲

下故也大國誠能居下流以致天下之交則牝以靜爲下而勝牡之道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則所謂或下以取之也下以取之者言大之於小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之故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則所謂或下而取之者也下而取之者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故也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今大者下小小復下大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其宜不取之者乎取之者言得其

心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大者小者莫不宜爲下而獨曰大者宜爲下何也小而不能下大非徒不能取大國而亦禍災及之矣則不嫌於不宜故曰大者宜爲下而已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必八

三

傳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則未有一物而不足於道者也室之有奥深邃嶮閒而尊者之所處也萬物莫不有深邃嶮閒尊高之處則道是也故曰道者萬物之奥唯其如此故善人之寶而不善人之所保也何則善人知其善之所自出則得之而有无窮不貲之富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於此而玄同則雖有萬惡渙然而釋矣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无善不善固

知美所美而尊所尊也有道者之於人猶
天地也天无不覆地无不載非特美言尊
行之比也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
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
上者禮之恭幣之稟者也然不如坐進此
道以道之爲天下貴雖坐而進之過於恭
禮重幣也天子三公所以坐而論者不過
此而已矣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
求以得有罪以免耶爲天下貴求以得則
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則所謂不善人

之所保也唯其如此此所以爲天下貴而古之所以不得不貴也

爲无爲章第六十三

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无難

傳曰有道者其爲常出於不爲故爲无爲爲无爲故事无事事无事故味无味何則

方吾之爲也求其爲者不可得則爲出於不爲矣有爲則有事爲而无爲則事亦无事也非徒无事也雖味之而无味矣味之者反覆尋繹之之謂也道之爲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之復歸於无物而已矣唯其如此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多少舉在於我而所謂怨者固无常心則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而皆報之以德矣人之所難忘者怨也而以德報之則它

不足累其心矣非徒然也而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以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而我常无作也苟有所作必於易與細而見之則所謂知幾其神者是也能得之於吾心則其推之於天下國家无難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以爲大於其細而不爲大於其大故也出諾易也復言難也不愼重於出諾之際則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也難而圖之則難矣不圖之於易圖之始而圖之

必八

五

於難則難矣此俗人之所以寡信而多難也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无難以難之於其易而不難之於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无爲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无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傳曰其安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則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

物皆然心爲甚通諸其心則於天下國家无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爲之於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生於小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起於下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起於

近也則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本未
常如此也爲之於未有則是以不爲爲之
也治之於未亂則是以不治治之也已有
而爲之則爲之欲成而反敗之已亂而治
之則執之欲固而反失之也是以聖人爲
之於未有則我固无爲也故无敗治之於
未亂則我固无執也故无失民之從事常
在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
其本故也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
於近愼終如始則无敗事也是以聖人欲

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滑欲於俗而思以
求致其明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衆人
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則繕
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
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
順

傳曰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爲道者在已若此則推之於民也固非明之也若昏悶悶之也察察昭昭則所謂明之也若昏悶悶則所謂愚之也民之失性居華而去實故

智多而難治識欲治之則去智與故鎮之以无名之樸則彼將自化而以智治之適所以亂之也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毀則爲賊治國而以智則毀其則矣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治國而不以智則无介然

之知其道甚夷而无益生之祥則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國而已而於身亦楷式而未嘗違也蓋知其子守其母歿身不殆則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則以智治之而賊者也則不以智之與以智非亦我之楷式乎誠知楷式而不違其德可謂玄矣德而至於玄則深而不可測遠而不可量以情觀之不能莫逆於心及其至也與物反本无所於逆

矣故曰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
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
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
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曰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
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則能爲天下王者亦

善下之而已則玄德者乃所以下下之道也莊周以為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

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

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肖三寶保而持之一

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必八）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无乎不在者也彼見其无乎不在无可擬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无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爲大（九）

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則道外无物矣道外无物則无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爲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无我而不爭故也夫唯无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无我而不爭故

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
无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
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而我守之常寬
容於物不削於人非慈乎其行身也徐而
不競以約爲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常隨
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非不敢爲天下先
乎夫慈爲柔弱矣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
儉爲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既是能廣也不
敢爲天下先爲後人矣而聖人用之以爲
官長者皆從我者也是能成器長也今捨

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則剛強之徒而已死不亦宜乎夫自事觀之則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則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觀之則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矣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

則固夫惟慈故儉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而始也捨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所以衛吾生者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寶舉矣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傳曰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勝將人則用人之力若然者何所事武哉故曰善爲士者不武爲士而无所事武則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固其宜也何則體道者不爭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

是謂不爭之德也體道者能下人能下人者樂爲之用而不自用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也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无爲況其它乎无爲爲之之謂天德至於无爲則與天同而无以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敵執无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傳曰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它乎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勞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爲常出於无爲故其動常出於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

猶是故也誠知爲常出於无爲則吾之行
常无行其攘常无臂其仍常无敵其執常
无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爲不能出於无爲
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
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
於喪矣故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
吾寶夫唯以不爭爲勝者則未有能勝之
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

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傳曰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
无爲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
不能知不能行何耶以言有宗事有君而

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
宗无爲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推之
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知者
乎何謂君无爲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
君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

有不行者乎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爲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識則何貴於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曰道之爲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者也故曰知不知上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則其心庸詎而寧乎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无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无狹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曰民不冥於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无所不為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威虐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唯以道治天下者知夫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凡命於天者其居之所同然也

勿狹之而已矣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凡命於天者其生之所同然也勿厭之而已矣夫民无常在我而已夫唯我不厭是以民亦不厭也則奚不畏威之有哉是故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以外其身知常而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所居也自愛以嗇而不自貴以遺其生愛嗇而遺其生乃所以不厭其所生也故去彼知識之病而取此不識不知之不病也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

傳曰用其剛強而必於外物者勇於敢者也則死之徒是已故曰勇於敢則殺致其柔弱而无所必者勇於不敢者也則生之徒是已故曰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者人以爲利而害或在其中矣勇於不敢者人以爲害而利或在其中矣然則天之所惡

殆非可以知而識識也故曰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所惡爲不可知故也夫唯不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差也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

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盈虛與時消息而未嘗違故曰坦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夫雀

天之道不可知為如此聖人所以勇於不敢而不識不知乃知所以順之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

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曰民之爲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无狹其所居无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懼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畏死而爲奇乎然而執之而不勝殺之而不止者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之明矣然則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殺者殺勿代

之而已矣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謂也刑戮有出於好惡而不用於天討則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

代司殺者殺其傷可知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惟无以生爲者是賢於貴

生

傳曰一夫之耕足以食數口則奚至於飢哉而至於飢者非以其上食稅之多故飢耶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奚難治哉而至於難治者非以其上之有爲故難治耶

必八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居則奚至於輕死哉而至於輕死者非以其生生之厚故輕死耶是以聖人无事而民自富无欲而民自樸則至於食稅之多而飢无有也无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則至於有

十六

爲而難治无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飢以難治則至於生生之厚而輕死无有也蓋所以生生之厚而至於輕死者以其躭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故也夫唯生生之厚遂至於輕死則无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可知矣是故聖人不自見以外其身不自貴以遺其生知其无以生爲而已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傳曰道之爲物无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

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无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我驕而敵謀則所以不勝也

木強則伐伐之所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烝在上地以形在下烝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爲事上君以无爲畜下有爲則堅強无爲則柔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

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傳曰天之道元爲而已矣无爲則无私
私則均猶之張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適於均而已矣
夫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无爲任
物之自然則高者爲有餘不得不抑而損
下者爲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
增時乃天道是也人之道不能无爲不能
无爲則不能无私不能无私則至於損不

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夫唯有道者知末
始有物而有爲之與功名皆我所餘而天
下之所不足而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
不有此故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
道者聖人則有道者也是以爲而不恃功
成不居其不欲見者无它凡以法天之道
而已矣

十八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其无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傳曰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
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
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為
能則是攻堅強者无以先之也所以然者
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
是其无以易之也夫水之為柔弱而柔弱
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
何也以天下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聰

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患者豈在於材力之不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爲名尸智主事任謀府之所累耶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及此言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

十八

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

十九

以服天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爲社稷主爲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者非過名之言也不及名之言也受國之

垢與不祥則過名之言也名不足以言之也不及名之言應事應事言之變也過名之言體道體道言之正也正言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湯武之言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親常與善人

傳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爲物主者也聖人爲而不恃

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尸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爲物主此其所以无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夫豈以和之爲悅乎故有德司契則不責於人而已无德司徹以通物

爲事者也天道无親常與善人无親而唯善人之與是亦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

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傳曰三代以來至於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質以反太古之治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无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此救之以質而反乎太古之道也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

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若此者非特老子之言而已古固有是道也然詩書之所言則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欲反太古之治何哉曰夫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此其

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嚆管清聲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復始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隆緒而賡之老子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巳而火始王而金死巳生於

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絶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督稽趣留而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於此而所欲復者常在於彼也則其肯煩事爲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即殺而不言猶屏玄水徹

疏越其孰知禮之寧儉而樂之節樂爲反本復始之意乎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无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傳曰道之爲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默契不可以情求者也則信言者信此而已安事善美言者善此而已安

事辯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者不信辯者不善博者不知可知已何則雖美與辯與博而不當於道故也道之爲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唯其无積故萬物與我爲一萬物與我爲一則至富者也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言也內觀諸心外觀諸物仰觀諸天俯觀諸地无有不契是信也然而下士

聞而笑之天下以爲似不肖是不美也言之至近而指至遠是善也然而非以言爲悅是不辯也其知至於无知是知也而其約不離乎吾心是不博也而學者以美與辯與博求之則疏矣老子之道也以有積爲不足雖聖智猶絶而棄之是无積也故至无而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於是不能剖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不能不害矣唯天之道无所利則无所不

利无所不利則利而不害矣凡物之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唯聖人之道雖爲而无爲无爲故无我无我故不爭是天之道而已矣

道德眞經傳卷之四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三解序

王 實 子 鄧 錡 撰

太上老君四極眞人也太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人之極故曰四極周易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其卦六十四道德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其章八十一太玄其方起於三其家終於九準易八十一首道同德合矣河上公其不凡乎老氏修道德自隱無名居周久之遂去西遊關令尹喜大根器者也先見其氣知有眞人將至物色候

之遂識老氏於蒙塵之次以爲大道將隱强
請著書近乎聖人也老氏亦知其奇爲言上
下二經大而無外小而無内圓而無周方而
無隔是謂無始劫來天地大道皆自聖人中
出入兼三才而兩之也因知五千言者皆於
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有轍迹苟以章句言之
又是周孔脚跡下盤旋執著象物何從而見
道德乎所以莊列之學誇張雄辯申韓之學
專擅刑名王謝之學假借玄談又非仁者見
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正謂五伯借

虛名以取實利者也安能見老氏之心乎今以周易論語之暇幸有餘力謹依道德章句別為三解是知天地大造化一出於聖人無為而為者矣其旨不亦遠乎一解經曰惟以正經句讀增損一二虛字使人先見一章正義混然天成無有瑕謫二解道曰直述天地大道始終原反其數與理若合符節三解德曰交索乾坤顛倒水火東金西木結汞凝鉛一動一靜俱合大道凡五萬餘言名曰三解道德經其經與大易準中間有不得容心者

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老氏一書眞常爲主解者悉與道德混而爲一不知實主上下以致諸儒妄生異議無區以別矣今也先述眞常三百字以擬陰符之數列于序次庶使後之談道德者不遠迷其復矣四方證道之士改一

覽而詳之苟有可取容聞名於樵青足矣大德二年戊戌秋日玉賓子鄧錡序

眞常三百字

眞常之常常謂之常常眞之眞眞謂之眞眞常在道無所不抱眞常在德無所不則眞常

在命無所不定眞常在性無所不應眞常在理無所不紀天地未始眞常眞止天地既終眞常眞空萬物負陰而抱陽聖人以之而有常大道能敝而不新聖人以之而有眞使眞有形無方而虛使常有名無體而居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眞虛隨而無以隨聖人登極即眞與道合眞上下無常動靜有常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其所利水能以美利利萬物不言其所德有爲而爲之失眞勿用之爻常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是

以眞常無形名天道無言而告功地道無成而代終是以眞常不虛空虛空相襲天地無實無虛無實復歸無極無極無迹眞常乃寂眞常之寂窈無所寂無寂之寂眞常乃息眞常之息窈無所息無息之息了不可得了不可失是以眞常不虛息

改一

老子大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曰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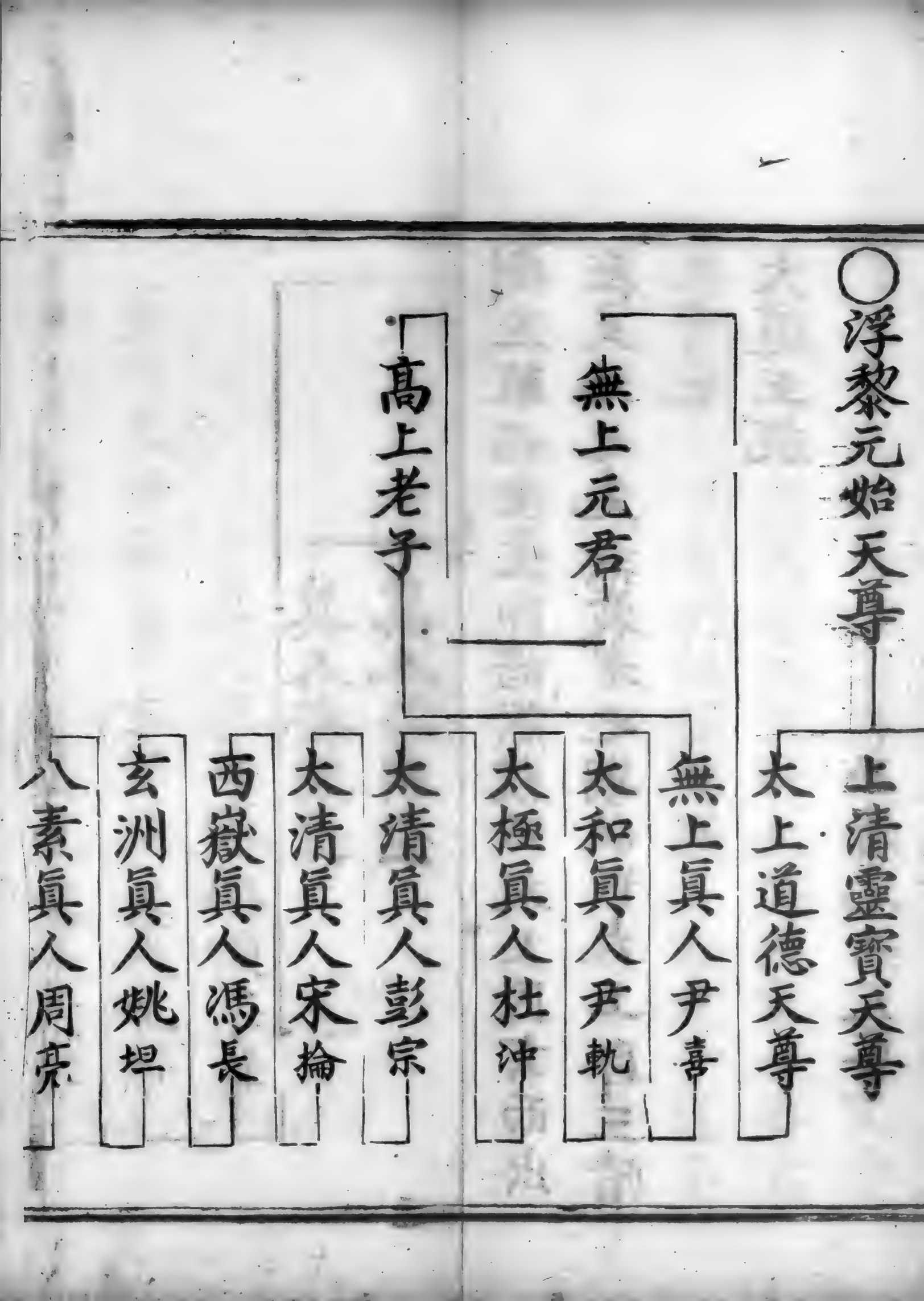
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
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
而已家語觀周又詳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
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
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
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
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
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
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
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
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
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
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時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大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耳邪李耳无爲自化清靜自正左仙公葛玄云老氏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太上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太上即三清化身也

大道正統

玉清元始天尊


○浮黎元始天尊
上清靈寶天尊
太上道德天尊
無上元君
高上老子
無上眞人尹喜
太和眞人尹軌
太極眞人杜沖
太清眞人彭宗
太清眞人宋掄
西嶽眞人馮長
玄洲眞人姚坦
八素眞人周亮

太微眞人尹登

黃庭眞人王探

西嶽仙卿李翼

河上丈人

眞人安期生

眞人馬明生

眞人陰長生

眞人徐從事

眞人魏伯陽

正一天師張道陵

玄都眞人王長

鹿臺眞人趙昇

正一天師張道陵一玄都眞人王長一鹿臺眞人趙昇一

華陽眞人李亞
正陽眞人鍾離權
純陽眞人呂巖
海蟾眞人劉玄英
紫陽眞人張伯端
重陽眞人王嚞

翠玄眞人石泰
紫賢眞人薛道光
翠虛眞人陳楠
海瓊眞人白玉蟾
鶴林眞人彭耜

玉陽眞人王處一
太古眞人郝大通
長生眞人劉處玄
丹陽眞人馬鈺
長眞眞人譚處端
長春眞人丘處機
清淨仙姑孫不二

夫玄宗之爲教也以清虛正一爲宗以長生不死爲樂故浮黎元始天尊不知其幾千萬劫方至三清又自三清不知其幾千萬年方且化身下降而爲老子以度眞人尹喜至仙卿李翼凡十代蓋自周而漢也於是河上丈人出焉自安期生凡九傳而至三陽則又迄乎五代之間矣一自三陽唱道以來至於海蟾眞人傳之張紫陽王重陽紫陽傳之翠玄

翠玄傳之紫賢紫賢傳之翠虛翠虛傳之海瓊先生凡九傳又王重陽眞人之所傳凡七眞其間潛通默會旁出普度未究其幾千萬人若夫大道之正傳迄今海瓊先生方三十五代爾惟上世先賢享年度世壽數極綿年劫亦遠粤從中古天不愛道流布人間度人无量又不知所傳至今凡幾年劫也海瓊而後大道一脉歸之鶴林先生爲往聖繼絶學爲後世立法門暇日因思所傳之難而究其自出得其原委以壽諸梓廷芝忝出鶴林先

生門下一人之數乃焚香再拜稽首而紀之
庚申冬至日弟子蕭廷芝書

大道歷數

浮黎元始天尊即道生太極也下至玉清元始天尊三萬二千四百年道生一也故以天皇氏伏羲配之又一萬八百年至上清靈寶天尊一生二也故以地皇氏神農配之又一萬八百年至太清道德天尊二生三也故以人皇氏軒轅配之太清道德天尊與元上元君同時授先天大道三生萬物也故以七十

二師師廣成子配之又一千九百年至高上老子是時慈尊亦生於世萬物負陰而抱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故以七十二賢師大聖人孔子配之沖氣以爲和兼三才而兩之也三教鼎非足天下而王公之道備矣故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大道歷數若合符節矣正統原委自有知者青城眞人述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一

玉　寶　子　鄧　錡　述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經曰道既可道即非常道名既可名即非常名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常無斯欲以觀其妙常有斯欲以觀其徼

妙乃無名之常徼乃有名之道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之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曰無思無爲是謂常道神妙致一是謂常名道者太極之中虛名者天地之大象

太極中虛何道無之分於一物一物之道一物之道豈可盡道不可盡道立名强道立名强道即非常道天地大象何名無之形於一物一物之名一物之名豈可盡名不可盡名立名强名立名强名即非常名

天地未生無始何名萬物既成無母何形
欲觀其妙常無之道欲觀其徼常有之道
此兩者同出於無思無爲異名乎神妙致
一是故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升堂
入室而主乎奧者其唯聖人乎

改一

德曰咸之男女牝牡未合惟精惟一兀執
厥中道無可道存乎常道名無可名存乎
常名無名天地之始也恒之夫婦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抱乎嬰兒道有可道非謂常
道名有可名非謂常名有名萬物之母也

止而說男下女咸自否變常無欲以觀其妙也異而動剛柔皆應恒自泰變常有欲以觀其徼也造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常名也凡此兩也造男女之所以爲天地常名也凡此兩者同歸而殊途同出而異名也一致而百慮異出而同名也故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若入衆妙之門必也遭乎至人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以不去

經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是惡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美與惡相對有與無相生難與易相成長與短相形高與下相傾音與聲相和前與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並作而不

有辭以其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功成而不自居由此不居是以天下不能去其美

道曰無萬物不知有人無人不知有天地無天地不知有道不知有常常之爲道孰得而惡及乎萬物並作而美惡形乎其中矣故天下之事無惡不知有美無不善不知有善既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則惡與不善分乎其中矣由是相生相成相形相傾之道存焉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而民

自化行不言之教而民自信萬物雖作而
亦不有辭以其天地自生而不我有天地
自爲而不我恃天地功成而不我居申此
不居是以不能去聖人之美
德曰陰陽動靜互爲其基剛柔體用互成
其形皆天下之至美也知美之爲道常也
知美之爲美欲也以道爲欲此是惡已乾
坤中交而生坎離坎離中交而復天地天
下皆知中交爲道斯不亦盡善盡美乎皆
以中交爲欲豈不謂之惡也已故有無相

生日月並明也難易相成水火相息也長短相形弦望不齊也高下相傾陰陽相薄也音聲相和陽唱陰和也前後相隨二三六九也是以聖人雖欲有爲而何所爲乎雖欲設教而何所言乎萬物並作而不所改一辭乎故生而不我有爲而不我恃功成而不我居是以聖人能成全乎天下之美故曰不去苟有乎我必失自然之道而入於術矣豈不謂之惡也已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經曰不尚其賢民爭何用不貴其貨民盜何用不見可欲民自不亂是以聖人之治常道虛其心萬物實其腹無爲弱其志無不爲强其骨自然使民無知無欲縱使知者不敢爲也爲於無爲則天下無不治

道曰畫前之易無爲而治起則呴呴卧則

吁吁茹毛飲血民物自化自大畜之尚賢便有願之朶願自噬嗑之聚貨便有豫之暴客故不見可欲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以天下之心爲心猶長以虛受人以天下之腹爲腹猶長以實新德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故弱其志大入有造自強不息故強其骨常使民無由可知無由可欲使有一二知者亦不敢有爲也蓋聖人爲於無爲則天下無不治

改一

十一

德曰身中賢行自不知尚民誰爲爭身中

實貨自不知貴民誰爲盜不爭不盜不見可欲民自不亂苟使知之則爭其賢而不尚其賢盜其貨而不貴其貨縱心所欲無所不爲賢滅貨盡其能久乎是以聖人之治以眞常極寂虛其心以天地日月實其腹以南水北火弱其志以東金西木强其骨其民自然無知自然無欲使夫知者終身不敢爲也蓋爲於有爲則無不亂爲於無爲則無不治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經曰用道之沖或不至盈廣乎淵乎似萬
物之宗挫其氣之銳解其物之紛和其容
光同其垢塵澄兮湛兮道似若存得此道
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出乎震之先

道曰清氣上爲天濁氣下爲地沖氣中爲
人天地爲道之用或不至滿人爲天地之
用或不至盈盈則或幾乎息矣是以聖人

齊聖廣淵似萬物之宗長以正氣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澄兮湛兮道常若存羲皇之上人乎用道之沖伏羲以來用道之極太極一圈何嘗有盈虛明澄徹萬物之宗以圓裁方挫其銳也分陰分陽解其紛也迭用柔剛和其光也六位成章同其塵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道湛然存乎其中吾不知誰之子帝出乎震之象也德曰沖虛中也其道用之或不至盈盈則過望矣深乎淵乎萬物之宗也虛中有物

改一

十二

非宗而何雖挫其銳何從而挫之雖解其紛何從而解之雖和其光何從而和之雖同其塵何從而同之湛湛湛各有道存此一沖物吾不知將爲誰之子得爲子者一時辰内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經曰天地不仁如何以萬物爲芻狗共載

道也聖人不仁如何以百姓爲芻狗共戴天地蓋萬物百姓其猶芻狗乎道之沖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氣之沖也雖虛而不屈愈動而愈出不如守虛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道曰藉用白茅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其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天地不仁而仁也聖人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事以和聖人不仁也聖

人之於百姓猶天地之於萬物也不用則已用則與祭之重何重如之夫芻狗者天地聖人重要也萬物雖殊不得與天同事於道百姓雖殊不得與聖人同事於天得與天地聖人同事者芻狗一而已矣天地聖人豈不仁於萬物百姓哉蓋萬物百姓日用而不知為天地聖人之芻狗也其仁不亦深乎夫天地之間以坤為橐囊以乾為管籥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故曰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故聖人守中言不至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出乎聖人之中也故曰不如守中

德曰天地何嘗不仁物生自生物死自死聖人何嘗不仁民壽自壽民夭自夭死生壽夭民物自取之爾天地聖人豈有不仁也哉反害天地聖人之仁矣苟知人物爲芻狗天地爲橐籥則爐鞴乎周天鉗鎚乎太極抽添乎日月運用乎星辰點鐵成金超凡入聖使天地不得造其數聖人不得

爲其民雖曰不仁安所施乎是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不必多言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謂天地一我古今一我萬物一我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經曰空谷傳聲其神不死之神是謂玄牝天玄地牝乾坤易門乾坤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成性存存用用不在勤勤道曰升九三升虛邑天地爲谷也上下空

虛其神不死生長收藏萬物並作是謂玄牝上六冥升正應刹于不息之貞玄牝之門也復至于坎地中生木是謂天地之根也所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重陽花者不遠必死

德曰谷神之室居於北海主乎水府有名無形變化不測上交天玄下合地牝玄牝合谷其神不死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所以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潛龍勿用綿綿若存用則若驚百里故曰用之不勤

紫陽

有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
眞精旣反黃金屋一顆明珠永不離又云
玄牝之門世罕知只將口鼻妄施爲饒君
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搦兎兒眞知玄牝
者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改一

十五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經曰天長地久道常無爲也天之所以能

長地之所以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得先之外其身而身得存之長後長外非以其無私邪得先得存故能成其私

道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天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先其道故得以身先之外其身而存其道故得以身存之非以其無私邪其身先存乎道故能成其

私

德曰天地能長且久以其不自生聖人能長且久以其不自身天地自生不久則息聖人自身不久則廢是以聖人先養人之身而能有其身先存人之身而能外其身此豈無私邪先人後己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

無尤

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於下流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與則善人言則善信政則善治事則善能動則善時由此不爭故無過

改一

十六

矣

道曰天一地六乾坎爲水乾知大始坎主勞動故曰上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又何爭乎坎之爲水萬物歸藏之所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天

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心善淵水流而不盈也與善人行有尚往有功也言善信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政善治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事善能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動善時險之時用大矣哉也夫惟不爭勞乎坎也雖勞乎知誰得而過之故無尤矣

德曰紫陽所謂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始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尋常藥品蓋以此也雖處衆人之所惡而得幾於道者

何也坎中有復歸根復命也居善地先要得地心善淵先要无爲與善人先要擇交言善信不敢失時政善治富國安民事善能强兵戰勝動善時朝也暮蒙不敢爭利以取强焉爭則有過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經曰持而盈之金玉滿堂不如其已莫之

能守揣而銳之富貴而驕不可長保自遺
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坎
不盈祇既平无咎盈則坎道失矣是以不
如其已事有圭角不爲混成揣而銳之必
挫其銳是以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
守持而盈之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揣而銳
之也是以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德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載營魄持盈之道也十四十五十六月盈於甲日月相望持守之時也過則消矣故日盈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奪造化者不然月既望矣金玉滿堂何必持盈守成退藏於密足矣天之道也

更進一步亢龍有悔揣其銳也故居上位而不驕居上而驕則亡是華之過與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經曰日營月魄抱一能無離乎陽氣致柔其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其使能無疵乎

愛民治國其使能無爲乎天門開闔其使能無雌乎明白四達其使能無知乎道生之德畜之故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曰日月合度會于天地乾坤雖曰抱一

能無離乎日月合度離坎之離抱元守一附麗之離五十九日而再會別離之離離至文也坎中一陽乾之專氣也故月載營魄離中一陰坤之柔氣也故日有食既乾坤天地而生坎離坎離者日月之道也故晦以旁死朔以哉生其能如嬰兒乎覽之以玄本無所疵滌之除之能無疵乎曰民與國本無所爲愛之治之能無爲乎乾爲天門本無所雌開之闔之能無雌乎四通八達本無所知明之白之能無知乎天道

生之地德畜之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德曰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坎離中交而復
乾坤故曰載營魄坤中交乾而爲坎中一
陽各抱其一也乾中交坤而爲離中一陰
故曰抱一能無離乎坎外陰而內陽其體
本坤因得乾中而爲中男離外陽而內陰
其體本乾因得坤中而爲中女以中男之
專致中女之柔而生嬰兒以爲復始以父
母而生萬物之道也故曰能如嬰兒乎紫

陽所謂能將坎內中心實黙化離宮腹裏陰者是矣至如滌除玄覽開闔天門皆嬰兒之神也以我恃之有累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經曰輪輻三十共轅一轂當其虛轉車之用也埏埴爲器陶者模範當其虛中器之用也戸牖爲室雖曰穿鑿當其虛明室之

用也故實而有者以爲之利虛而無者以爲之用

道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凡二十八舍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輻轂之象也北極天樞運轉於一度之間當其無有之象也斡旋二十八舍以齊七政用車之象也是知物之用者車也車之用者虛也天如倚蓋地下東南埏埴爲器之象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當其無有之象也能使大氣盈虛消息用器之象

也是知物之用者器也器之用者寄也天地定位日月並明戶牖爲室之象也虛室生白當其無有之象也萬物並作用室之象也是知物之用者室也室之用者息也故實而有之者利也虛而無之者用也故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德曰朔旦屯直事日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內除乾坤坎離四正一月三十日而用六十卦故曰三十輻共一轂中間虛實相依體用相扶進退相乘水火

相連當其無有車之用也至如抱元守一十月胎圓埏埴以爲器也虛脫出入不有難色當其無有器之用也巡乘六甲與天地並鑿戶牖以爲室也性命兩全神形俱妙變變化化與道合眞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經曰五色悅目令人目盲五音悅耳令人耳聾五味悅口令人口爽田獵悅心令人心發狂貨貴難得令人行妨是以聖人不爲乎目而爲乎腹故去彼之幻取此之眞道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

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其或不宜乘色視於

目令人目盲聲音聽於耳令人耳聾芻豢悅我口令人口爽從獸無厭令人心發狂玩物喪志令人行妨是以聖人不爲乎目

而爲乎腹故去彼目之紛妄取此腹之眞用也

德曰五色唯黃可觀黑赤不眞令人目盲五音唯宮可聞商角不眞令人耳聾五味唯甜可食酸辛不眞令人口爽馳騁田獵於烏兔之間不知節者徒令人心發狂直求驪龍之珠而爲難得之貨苟不一獲則爲蘼粉矣豈止行妨而已哉所謂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此眞不爲目而爲乎腹也故曰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經曰寵與辱若驚貴與大患若身謂寵辱寵爲下也得寵若驚失辱亦驚是謂寵辱若驚大貴在身大患在身若不有患不如無身若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於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於天下是謂無身也

道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承天寵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得之若驚也（二十二改一）上九亢龍有悔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動則下生一陰而爲始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故曰失之若驚若九五不有其身而爲天下之貴則長居

九五必不至有上九之大患矣是謂寵辱若驚也故夫以身貴爲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以身愛爲天下者則可以託於天下如此不有其身則無患也斷可識矣

德曰知雄守雌得之若驚論陣輕敵虜莫大焉得之不失大貴在身矣之不得大患在身有爲有身必至大患無爲無身必至大貴知天下之民既富既庶則一人之身可貴可愛因民之所以利而利之可謂貴其身因民之所以用而用之可謂愛其身

是以聖人不敢以身有天下則可以寄於天下不敢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於天下是謂無身之貴愛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經曰視之不見不爲不明聽之不聞不爲不聰搏之不得不爲不捷蓋夷希微之三者混而爲一無中之有也故不可以言語致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通虛圓明內外瑩徹繩繩兮不可名而復歸於無物此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殆不可以形而容之知執古之虛無以御今之實有能知古之道始是謂今之道紀

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故立戒則積精

積精則窮理由戒則入定入定則全氣全氣則盡性由定則入慧入慧則全神全神則以至于命三者混而爲一故不可以致詰夷希微者視聽搏之惚恍也其上不皦本無所明其下不昧本無所暗故繩繩兮不可名而復歸於無物此本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成性存存也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太始是謂道紀

德曰紫陽所謂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

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者也三者混而爲一固不可以致詰直待功夫至此而自知之矣故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迎之不可見其首隨之不可見其後故曰不可致詰若執此道以御今有

先知大始然後能行故曰是謂道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

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經曰古之有道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惟此不識故強爲之容初猶豫兮若冬涉川次夷猶兮若畏四鄰其次儼然若客其次渙若氷將釋至於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其容有七變容之強也至如濁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其孰能與於此容之神也故保此道者不欲滿

盈惟此不盈是以能故而不新成其容
道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五行合
人不言而萬事備故古之善爲士者微妙
玄通深不可識具三才之道也以其不可
識故强爲之容自豫若涉川至於渾兮若

濁易一變而爲七也靜之徐清久之徐生
七變而爲九也保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
敝不新成九復變而爲一也大哉老子之
言聖人謂其猶龍邪吾不知其乘風雲而
上天斯亦不過矣

德曰得道之士具乎四德搏之不得名曰微陰陽不測名曰妙天地變化名曰玄往來不窮名曰通故曰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若冬涉川臨深履薄也猶若畏四鄰不敢進寸而退尺也儼若客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渙若氷將釋識心見性也敦兮其若樸甲庚正完也曠兮其若谷戊已門開也渾兮其若濁鉛採癸生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上善若水也孰能安以久之徐生十月胎圓也保此

道者不欲滿盈盈則精神露矣夫惟不盈
是以能敝而不新成其容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一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二

改二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經曰致虛極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也不知其常

妄作乃凶知常能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是以没身不殆
道曰太極中空致虛極也虛極既致靜篤
乃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至於四象八卦
而生三百八十四爻萬物並作乾以君之
也吾以觀其復坤以藏之也故曰夫物芸
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萬物之所歸也靜
曰復命冬至一陽生也復命曰常又行一
周天也知常曰明四時不忒也不知常使
民失時也故妄作凶矣知常則能容萬物

是知容乃公道公乃王道王乃天道天乃
道道道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是以没身不
殆
德曰紫陽言萬物芸芸各反根歸根復命
即長存知常妙道人難會妄作招凶往往
閒致虛至極守靜至篤故得萬物並作吾
欲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人蠢
蠢不知復命悲夫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苟
知其常不妄作勞不知其常以妄爲常以
妄爲常則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是以

公也知常則能容物矣容乃生公公乃生
王王乃生天天乃生道得道乃久是以沒
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
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
皆謂我自然

經曰太上之道不知有之其次親之始知
譽之其次不親尚知畏之次不畏從而侮
之故信不足而有不信夷猶猶其貴言說

逮乎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之自然
道曰太上之道太極一圈也不知有之是
生兩儀也其次親之譽之兩儀生四象也
其次畏之四象生八卦也信不足有不信
八卦定吉凶也猶其貴言吉凶生大業也
功成事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故曰百姓皆謂我自然
德曰太上之道西南一陽也自下而觀始
知有之其次不知不觀之道但能親之譽

之其次聞而畏之其次笑而侮之不笑不
足以爲道世人無緣哉信不足至有不信
者聖人猶其貴言使人知之也及其功成
事遂百姓皆謂我得自然之道不知聖人
其貴言也

改二

大道廢章第十八

三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經曰大道不容仁義仁義出自大道智慧
不容大僞大僞出自智慧六親和則不有

孝慈知有孝慈六親已不和矣國家治則不有忠臣知有忠臣國家已昏亂矣自然之理也

道曰大道廢有仁義義農之於堯舜也智慧出有大僞禹湯之於桀紂也六親不和有孝慈文武之於幽厲也國家昏亂有忠臣桓文之於定哀也大道廢聖人相三皇而繫周易有仁義聖人宗五常而定書智慧出聖人子三王而刪詩有大僞聖人孫五伯而作春秋孝慈忠臣在其中矣

德曰大道大藥也仁義品藥也智慧妙法也大僞傍門也大藥苟廢不失品藥故曰大道廢有仁義妙法若出必有傍門故曰智慧出有大僞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即希夷合自然六親不和有孝慈也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國家昏亂有忠臣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

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經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獻不足故令各有所屬惟見素抱朴得少私寡欲

道曰絶聖棄智民利百倍我無事而民自富也絶仁棄義民復孝慈我無欲而民自樸也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此三者以爲文物典章不足故也故令各有所屬聖智民利之屬仁義孝慈

之屬巧利盜賊之屬惟見大素惟抱大樸即得少私寡欲不必文教而足此三者矣德曰大道廢有仁義巧利出有盜賊此為文法不足皆令各有所屬道在先天殊無文字語言亦無作為巧利故聖知仁義自然有乎其中矣紫陽所謂休施巧僞為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蓋以此也惟遇太白山見素女子抱乎先天一樸自然少私寡欲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
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
改二
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五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

經曰絶學則無憂若至一唯與阿其間相
去幾何乃至善之與惡其間相去何若人

之所畏不可不畏果無所畏畏流連荒亡其未極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澹泊如未兆嬰若嬰兒未咸提孩乘乘且止若無所歸衆人世味皆謂有餘而獨我爲人長若有遺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混混沌沌一無所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然若晦寂兮似無所止世人皆有所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者何哉而貴食於萬物之母

道曰絶此三者之學始得無憂矣一唯聖

智仁義阿附巧利盜賊其間相去幾何聖智之善盜賊之惡相去何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荒兮淫兮無所不至登春臺享太牢世人之極樂也惟我澹泊如未形兆若爲嬰兒未得提孩之養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有餘招損之道也我獨若遺受益之道也以此言之我愚人之心也哉混兮沌兮養素抱樸俗人昭昭察察亡而爲有虛而爲盈也我獨昏昏悶悶有若無實

若虛也故忽然蠲晦若入寂息寂兮寥兮又似無所止而不有爲也衆人有爲皆有所以我獨如頑且鄙皆出無心我有獨異於人者一而已矣求食母道而衆人不知其貴也

改二

德曰絶此聖智之學不爲後天盜賊之利吾有何憂吾有何患故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大事在身動止畏忌苟不知畏左金右木無所不至若在衆人熙熙然如享太牢之滋味荒荒兮如

春登臺之極樂我獨畏之何哉二氣未有形兆嬰兒未成提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如龜養虛如雞抱卵如龍蛻骨如蛇存身朝屯暮蒙午始子復衆人皆曰有餘而豈眞知我哉我獨若遺多矣我非愚人之心而不知足混兮沌兮惟要養成大道昏昏悶悶猶畏散失昭昭察察可在畏邪故忽若月晦生光息明旁死載營寂兮寥兮而又似無所止恍恍惚惚其中須有一物而乘也衆人得之皆有所用我獨愚頑且鄙堅

問精粹壽千萬劫然後遣其幻妄一歸眞窓變變化化與道合眞此我獨異於人者以其太始之時而貴求食於母也故曰天下女兒是我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經曰盛德形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恍恍惚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冥其中有精冥兮窈窈其中有信其精甚眞其信甚時象物精信恍惚窈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所以閱其衆甫吾何以知衆美之然哉以此精信之道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故曰唯道是從夫道之爲物也不見惚恍不知有象不見恍惚不知有物故精信而行之不輟者自見其道

於窈冥之間是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常無欲以觀其妙玄之又玄入於衆妙之
門者以此
德曰人之學道無德可容唯道是從孔德
之容先天爲物相遶恍惚先天爲象相見
惚恍先天之精得之窈冥其精甚眞先天
之信得之冥窈其信甚時是以自古及今
鉛汞之名不去以觀衆人之甫吾何以知
其甫之爲美以此先天鉛汞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損益盛衰之道也是以聖人唯抱乎一以爲天下之式不自見故能明不自是故能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長唯此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

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能全而歸之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其先曲而枉之而後全而直之其先窪而弊之而後盈而新之其先少之而後得之其先多之而後惑之消息盈虛之道也是以聖人抱乎一貫之一而爲天下所矜式一不自見故能用天下之明一不自是故能用天下之彰一不自伐故能用天下之功一不自矜故能用天下之長夫唯

不爭故天下莫有與之爭豈虛言哉誠能全而歸之

德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必然之理也紫陽有云但將死戶爲生戶莫把生門作死門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却生恩曲則全也

改一

九

是以聖人抱乎太極之一以爲潛龍勿用確乎其不可拔而爲天下所矜式故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唯一不爭二字可以縱橫天下而皆

莫能與之爭也故言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經曰夷希爲言自然之道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事天地也天地之爲

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至失者亦同於失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猶信不足則有不信

道曰飄風驟雨天地之所爲也尚不能終日而況於人乎天地之爲風雨飄驟自有定數然風雨不能久者亦天地自然之道也故曰希言自然是故以此從事於道若即同於道而道亦得之以此從事於德者

即同於德而德亦得之乃至從事於失者
即同於失而失亦得之惟是信不足至有
不信試推而行之未有不信者矣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
德曰天地以雷風爲藥聖人以鉛汞爲藥
希言自然之道也飄風驟雨陰陽妄行者
也故无妄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聖
人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黑鉛凡汞亦
水火妄行者也故上九曰无妄行有眚無
攸利聖人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夫无

妄之往天地聖人尚不能久而況於世人乎故同於道者道亦同之同於德者德亦同之同於失者失亦同之因信不足至有不信者此所謂當面蹉過虛生虛死而與草木同朽腐也悲夫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經曰足跂者不立股跨者不行自見者不

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其在道也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物或惡
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道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
以與行也而況於跂跨乎舜闢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故冕旒閉目不明而明也黈纊
塞耳不彰而彰也舜亦以命禹曰汝惟不
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其在道也曰有爲無爲之餘食刑
政道德之贅行造物或惡之矣故有道者

不處

德曰跂者不立孤清寡靜也跨者不行孤陰寡陽也其何以行之哉紫陽所謂須知大隱居鄽市莫只深山守靜孤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殘餘食噦津納氣也疣贅之行枯坐生疾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先天之至寶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則必逝逝則必遠遠則必反原始反終之道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之主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神也道曰太極之虛中有神物混然而成先天地生而立兩儀寂兮寥兮於無有之鄉首出庶物之上獨立而不改其色周行而不改二殆寶可以爲天下萬物之母故聖人字之十二曰道強名曰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故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剥反爲復之道也故道大神無方而易無體也天

大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大地順承天百物生焉王亦大天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之主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之用也大哉聖人之言

德曰太極圈中有一神物可重一斤十六兩零三百八十四銖五千四十年又五千四十日而後結成形如雞卵色似丹砂明如皦日味勝甘露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歿天地得之而生萬物聖人得之而生萬

民雖寂寥獨立而不改其變雖周圓啓行而不危其化可以爲天下民物之母神乎神乎故聖人字之曰道强名曰大大則乃逝逝則乃遠遠則乃反不遠復也天以始生言之自上而下王亦主之地以旣成言之自下而上王亦主之天地生成者道也王中主者之心也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經曰重者輕之根也靜者躁之君也是以
君子終日行而不附離於輜重所以萬乘
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不失其臣也雖有
榮觀燕處超然躁則不失其君也以輕爲
事必失其臣以躁爲事必失其君
道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重爲輕之根也
清靜爲天下正靜爲躁之君也是以君子
終日行不附輜重恐爲輕躁所累雖有榮

觀以重觀輕也燕處超然以靜勝躁也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蓋一身重者輕之根蒂也萬乘之靜者躁之君主也夫輕者枝葉也重者根本也以外物言之本乎天者親上枝葉在上故輕爲重之君本乎地者親下根本在下故重爲輕之臣若執輕而行之則必失重臣故曰輕則失臣以萬乘言之靜者無爲也躁者有爲也我無爲而民自化無爲在上故靜爲躁之君我有爲而民自亂有爲在下故躁爲靜之

臣若執躁而行之則必失靜君故曰躁則失君文乎老子之言矣

德曰純陽有云道本虛無一炁生天生地生人都來些子氣精神造化不離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重爲輕根正陽有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誰知些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故曰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亦猶萬乘之君而以身輕天下也雖有榮觀一念不動也燕處超然心境兩忘也輕則失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經曰不見轍迹可謂善行不見瑕謫可謂

善言不用籌策可謂善計善閉無關鍵而
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
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以常善救物故無
棄物此謂相襲而明也故善人者不善人
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以善人貴其
師不以不善愛其資雖曰智慧謂之大迷
改二
十五
既智返迷是謂要妙
道曰春夏秋冬天之四府善行無轍迹也
易書詩春秋聖人四府善言無瑕謫也生
長收藏善計不用籌策也坤以藏之善閉

無關鍵而不可開也乾以君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是以聖人以天地常道救物故無棄人以天地常道救物故無棄物是謂相襲而明也何謂襲明故善人乃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乃善人之資非襲明而何不以不善貴其師不以善人愛其資雖有大知亦曰大迷反乎樸素是謂要妙德曰日用踐履無轍可迹口傳心受無瑕可謫依時採取不用籌策可謂善計無關鍵而不可開可謂善閉殊無繩約而不

可解可謂善結此无爲清靜之道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人有道故無棄人常善救物物有道故無棄物是謂人物相襲而明天地之大道也故善人襲不善人以爲資不善人襲善人以爲師遂使善與不善俱有大得亦不貴其師亦不愛其資故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智而復迷迷而復智是謂妙道之要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經曰知雄守雌爲天下谿守雌爲谿常德 改二 十六
不離合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爲
天下式守黑爲式常德不忒合德不忒復
歸於无極知榮守辱爲天下谷守辱爲谷
常德乃足合德乃足復歸於樸散則爲器

聖人用之則爲主官故大制不割害其樸也

道曰知其雄守其雌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也故爲天下谿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故曰常德不離冬至一陽復生坎震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戰乎乾勞乎坎金水相生也故爲天下式十二辟卦生成萬物也故曰常德不忒十月坤藏復歸於无極也知其榮守其辱否泰相交損益盛衰之始也故爲天下谷離終于寅坎終于

申故曰常德乃足成終成始復歸於樸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曰樸散則爲器聖人居中履正以爲萬物之主故大制不割復歸於樸而又原始反終矣德曰知雄守雌以木剋金以汞制鉛金木間隔汞鉛相制二氣絪縕聚於一道故爲天下谿是以常德不離養成嬰兒知白守黑白爲他人黑屬自已主其他人之白守其自已之黑故爲天下式是以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十月坤道也知榮守辱榮金

辱木常德不足知其金之榮守其不之辱故爲天下谷是以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主器者莫若長子是以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散之斯爲萬合之斯爲一也神乎神乎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
已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必敗之執
者必失之凡在天下之物或行或隨各有
一時或煦或吹各有一氣或强或羸各有
一勢或載或隳各有一道是以聖人去甚
去奢去泰
道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
以取天下古之得天下無爲而治者眞有
爲也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故天下神器不可妄爲也爲者敗之執者

失之凡物行之隨之各有天時煦之吹之
各有氣數强之羸之各有勢力載之隳之
各有道理是以聖人去其甚不使不得已
去其奢不使有敗去其泰不使使有失
德曰天之有天下猶人之有身也人身之
事亦有自然可取之時將欲取而爲之者
吾見其不得已況天下人身乃上天之神
器斷不可以爲也取而爲者必敗執而取
者必失之凡人之爲物行者隨之次時煦
者吹之以氣强者羸之以勢載者隳之以

理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早已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取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

有凶年故善佐人主者果於道而已矣不
敢以取强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
已者勝乃是果而勿强也蓋物壯則老是
謂非道如知非道不如早已
道曰公卿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人
主以道佐天地不以暴政害物泰象曰天
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不戰戰必勝矣不以兵強也苟以兵強天下其事必然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道好還也臨之二陽至于八月有凶是矣故善戰者果於道而已矣不敢以兵取強焉取強必敗苟得其果而勿矜勿伐勿驕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何哉蓋物壯則老是謂非道如知非道不如早也

德曰人主心也以道治心者恬淡爲上不敢以戰勝之兵而取天下太陽流味長欲

去人故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其事必然好還天搖地動山崩谷裂樹倒林摧河枯海竭豈非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乎眞可畏也故善戰者果於道而已矣果得其道不已何爲復敢以取强爲所以不矜不伐不驕長若不得已乃是果而不敢强何則用壯處謙壯乃全矣用壯羝觸藩矣謂物壯而不已則老此謂非道知其非道早已勿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是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故戰勝則亦以喪禮處之

改二

二十

經曰夫以兵爲佳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主

生也用則貴右主殺也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者須以恬淡爲
上故勝而不知爲美也若以爲美必樂之
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人必殺
之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
尚右偏將軍處左不主殺也上將軍處右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
哀泣之故戰勝則亦以喪禮處之
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至於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

民從之吉民苟不從何凶無之故兵之佳者尚爲不祥之器而況於取强乎物或惡之矣故有道者不處也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帝出于震春生以仁也故吉事尚左是以偏將軍處左六四師左次則以吉禮處

改二

之用兵則貴右王革乎兌秋殺以義也故凶事尚右是以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者必以恬淡虛無爲上故不爲美也若以兵爲美事必 如秦楚而

二十一

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悉歸于炎漢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故數戰數勝亦以喪禮處之

德曰純陽有云吾有三劒而斬世人之欲紫陽云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民安國富當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此最兵之佳者亦爲不祥之器有物或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知雄守雌以養木液也用兵則居右知白守黑以取金液也取則有道不以兵强取之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以兵爲美美而樂之是殺人之利器也夫樂殺人者其事必好還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是以偏將軍處左故以吉禮處之上將軍處右故以喪禮處之好鬬者必遇其敵可不慎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經曰道常無名其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矣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物自均始制有名

（改二）

物既有名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如道之在天下亦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二十二）

道曰道常無名天地之始也始制有名萬物之母也其樸雖小乃道常之一天下誰敢臣之故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若能守

之萬物將自賓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故
允者說也以形普沾於萬物之上而爲發
生之利澤豈人力之爲哉而物自均矣始
制有名也名既遂矣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夫道之於天下天下雖大皆歸于道
江海之於川谷川谷雖衆皆赴於江海侯
王之於萬物萬物雖殊皆賓於侯王有名
而不知止者惡乎何歸
德曰其道與常本無名字先天一氣也形
質雖小天下誰敢臣之侯王人身之主也

若能守此先天一氣不以爲小則身中萬事萬物自賓服矣故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聚精會神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復歸於嬰兒始制有名也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不敢有爲爲則殆矣故曰知止所以不殆夫萬物皆歸于人身譬猶天下皆歸于道川谷皆歸于江海矣豈不大哉

改二

二十三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經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乃强知足者長富强行者有志居不失其所者能久身死而名不亡者爲壽

道曰道人胷中自有水鏡萬象起滅無逃其形水主智知人者智也聖人之道克已復禮知常容乃公公生明自知者明也吉凶者貞勝者也至於以强凌弱以衆暴寡勝人者有力也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焉自勝者强也富莫大於知足禍莫大於不知足貴莫大於知止殆莫大於不知止知足者富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有志也并居其所而不遷而不失其所者恒久之道也豫六五貞疾恒不死中未亡也雖亡而壽者恒不死之道也

德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已不知彼百戰百敗凡養生之道必以陰陽互爲其基輕重不敢偏失先要知人後要知已不知不明陰陽偏

失如何成事勝人者不在有力自有道理
自勝者却在有力自無道理既有其名亦
將知止故知足者長富如此力行而不倦
者有志之士也進退消長抽添運用而不
失其所者可謂恒久而不已也雖沒而不
殆雖死而不亡坐在立亡形神俱妙可謂
恒壽而不已也

改二

二十四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

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
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經曰大道汎兮無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
而不有辭功成不名有覆載萬物而亦不
爲主故常無欲此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
而不知主此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
爲大故能成其大
道曰以萬物觀天地則天地之謂天地以
道觀天地則天地亦萬物耳故大道汎兮
皆是無可左右者故物恃之以生而亦不

有辭萬物家之以成而亦不爲主功成亦不有名故常無欲卷之不盈握此皆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散之彌六合此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終不以爲大故能成其大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德曰太極大道沕兮周行一百萬八千里包乎天地六十四萬里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迎之不見其音隨之不見其後其可以左右乎天地萬物恃之以生其道何辭天

地萬物賴之以成其道何主以氣言之其稱名也小以物言之其取類也大是以聖人提挈天地之道把握陰陽之氣以一元爲一年以一年爲一日以一日爲一時奪造執於須臾成大功於頃刻然後洗心防思退藏於密故曰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經曰無象之象是謂大象執往天下有何害矣豈止不害安且平泰樂與人餌過客亦止道之爲言炎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及用之亦不可盡既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聖人執而行之雖往天下不爲害矣以其安平且泰皇建其有極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故樂與百姓

餌之遂使有過之客無不知其止矣夫道之出其言淡乎其無味又非中邊皆甜吾千退席也視之不足見不可用明焉聽之不足聞不可用聰焉是以聖人取諸十三卦象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曰用之不可既

德曰大象先天之道也聖人執之而往天下不有害矣是以得道之士刀鋸不能加水火不能傷何害之有哉以其神形既安心情既平性命既泰也故以此象樂與天

下餌之雖有大過之客亦反身而知止矣何則知其大象可執也夫大象之道出言無味餌亦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及其用之大有神效不可既盡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經曰張之必翕強之必弱興之必廢奪之

必與將欲如此得之必固如此失之是謂微而明也柔勝剛弱勝強若魚剛強不可脫於柔弱之淵故國家利器亦不可以示人

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故月不晦則不明爽不昧則不旦天不寒則不暑地不藏則不生天地造物之權也至如東作西成民利百倍百姓之權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深器之柔之

改二

二十七

勝剛弱之勝强若魚龍不可脫於淵是謂
先微而後著也是知柔弱淵源江海之利
器也固不可以見怪見怪則殆張强興與
國家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
幾事不密則害成也必矣

德曰知雄守雌爲天下谿知白守黑爲天
下式道者盜也三盜既宜德者得也一得
爲度大抵修鍊者人爲也雖曰人爲靜爲
躁君陰陽須配合火候要調停翕弱廢奪
而在我者故靜以待動張强興與而在人

者故動以隨靜此謂幽微而著明也萬物生于水而歸于水水至柔弱魚龍不可以脫於淵也人至剛强不可以脫于天一之水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輕易示人必致凶害人之至寶不可以示人輕易示人必遭讒謫此天地聖人之權非縱橫捭闔之語也明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

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不知無爲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惟以靜靜則天下將自正

道曰道本無爲常本無欲無爲無欲而無不爲無不欲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矣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爲而治也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故曰我無爲民自化化之欲作又恐專於有爲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道常無爲也夫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治天下欲者守之以靜靜則天下將自正矣

德曰道常無爲清靜法身也而無不爲矣侯王若能守之以道萬物將自化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先天大藥也先天大樸亦豈所欲欲而不欲惟守以靜天下性命將自正矣道常無爲而爲眞有爲也有爲而爲必不至如此之妙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三

改三

玉　　賓　子　鄧　錡　述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德與之應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仁與之應上禮爲之而莫之應矣豈止不應則又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以其忠信之薄而爲亂之首也前識先覺者道之華而反爲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一

二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道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上經常道常名太極虛明先天之道也下經上德不德乾坤德行後天之道也亦猶大易者有上下二經河上公其不凡乎天地不自有德是以有德故爲上德萬物不失天地之德是以無德故爲下德上德無爲而四時行焉無可以爲故曰無爲下德爲之而萬物成焉有可以爲故曰有爲是

以天地萬物爲上下之德人亦物也物之最靈最貴者人也故配天地而爲三才以主萬物生成之德人之最靈最貴者聖人也故主萬世治亂之迹是以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天地大德上下應之何必有爲恭已南面而已足矣堯舜之世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商周之世也上有堯舜之仁應之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周衰禮廢五霸尚爭以力假仁借名要利欲以商周之義應之不其難乎

豈止無義至有攘臂扼吭而相奪者矣王狩于河陽豈上禮之爲乎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至于上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前于識者多智而爲道之華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之華取此之實

德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既得先天之道以成君子之德被褐懷玉不自有德是謂上德下德之者守德不失

方之自然是謂無德上德無爲而無可以爲先天無爲之道也下德爲之而有可以爲後天日用之道也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取先天一氣而爲主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行周天火候而爲實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不知常妄作凶者也

改三

故失天而後地失地而後人失人而後物失物而後妄夫禮者妄也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乎識者道之華先乎知者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道之厚不處其華之

薄居其德之實不居其華之愚也故曰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

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經曰昔之得一道之一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致其道則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曰孤寡不穀以基本言也此

其以賤爲本邪非與故致數車之用則無車矣是以聖人不欲琭琭落落如玉石之爲定體也故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道曰一者太極一圈也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其致一也天無一則必裂地無一則必發神無一則必歇谷無一則必竭萬物無一以生必滅侯王無一爲貞而貴高必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曰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與故致車
而數其體者是無車也琭琭如玉落落如
石不欲如此者形體而言也是以聖人貴
其用不貴其體居其實不居其華
德曰一者無思無爲神妙致一者也故分
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變於陰陽象
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命者先
天一氣也無物無之人有六陽會于一首
故乾爲首天得一以清也人有五臟共於
一腹故坤爲腹地得一以寧也心爲神主

萬法皆生神得一以靈也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得一以盈也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萬物得一以生也然後功成名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

吉凶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也故天無以裂而長清地無以發而長寧神無以歇而長靈谷無以竭而長盈萬物無以滅而長生侯王無以蹶而長貞其致之一也始以至賤之物爲本而貴稱聖人始以至下之

物爲基而高同上天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與故致車而數其體者是無車也致道數其體者是無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藏諸用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經曰反復道之動也柔弱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無生於有有生於無原始反終矣

道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一陽來復日合天統天主動反者道之動也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二陽至臨月合地統地主靜弱者道之用也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三陽交泰物

合人統人主生天下之物生於有也至于十月坤以藏之有生于無而又原始反終矣

德曰剥之一陽在上復之一陽在下夬之一陰在上姤之一陰在下乾坤往來闔闢改三

之門也坎爲月水而反爲中男離爲日火而反爲中女紫陽有云日居離位反爲女六坎配蟾宫即是男不會箇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又云若將日用顛倒求大地塵沙盡成寶故曰反者道之動畢月爲烏

房日爲兌離坎互爲其基也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故曰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皆自無中生有故曰有生于無有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無故曰無生于有有無之相成而旣濟萬物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

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
無名夫惟道善貸自成

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
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建者至也故至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
退坦夷同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
不足至德若薄質眞若變大方圓而無隅
大器重而晚成大音和而希聲大象混而
無形大道隱而無名夫惟道者善爲推貸
而自成

道曰上士善人也中士君子也下士世人也大道始則謗世人也中則疑君子也終則信善人也以其人之資稟品第不同故有中人上下之分矣然謗則何害於疑疑則何害於信信則自信疑則自疑謗則自謗其如大道何夫勤而行之上知信而不疑者也若存若亡中人可以上下者也大笑之下愚謗而不移者也故言不笑不足以爲道此眞口訣也故至言有之明道若昧天造草昧也進道若退震異消長也夷

道若類方以類聚也上德若谷習坎不盈也大白若辱用晦而明也廣德若不足地道變盈而流謙也建德若偷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質真若渝天道無常也大方無隅天包乎地也大器晚成震兌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大音希聲雷風水火不相悖而相薄不相射而相逮也大象無形日月星辰在天而無眞形也道隱無名恍惚窈冥在物而無定名也惟此道者能與天地人物善相推貸而 目成一天地矣故曰善貸自

德曰古仙有云人不至九世不得聞道上士九世人也故聞道勤而行之聖人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士世人也故聞道若存若亡聖人言可以上可以下下士一

改三

二世人也故聞道大笑之聖人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不笑不足以爲道此語直述其事夫道者天地陰陽至眞之氣也至於蠢動含靈皆有是性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眞之氣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

媾精萬物化生純陽有云回思父母生身處拍手教人笑一場正謂此爾故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然陰陽二氣感應之際順則成人逆爲丹用故曰易逆數也順則成人十月胎圓養就兒逆爲丹用十月胎圓入聖機下士聞此大笑之也是不知大笑之者先笑父母後笑自身復遺笑於子孫矣而又何笑乎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藏諸用也夷道若類顯諸仁也進

道若退柔勝剛也上德若谷弱勝強也大白若辱知榮守辱也廣德若不足抱元守一也建德若偷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質眞若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也大方無隅有物混成也大器晚成後得主利也大音希聲龍吟虎嘯也大象無形與道合眞也道隱無名神妙致一也夫惟道善貸自成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大哉言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下也是故萬物或損之而益謙受益也益之而損滿

招損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是以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而以柔弱爲主焉

道曰道者太極一圈出入動靜也道生一天地兩儀各得一奇一耦也一生二四象也二生三八卦也先天三畫之卦易之眞數也三生萬物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變化而爲六十四也故萬物負陰而抱陽天地沖氣以爲人而和萬物以成三才之道而爲萬物之主矣世人之所惡者孤寡不穀

而已以其卑賤而輕下之也而王公以爲
美稱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是故萬物
有損之而益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也有益之而損者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但不能使損之而
益長使益之而損矣所以爲學日益爲道
日損故柔弱者長得其生損之而益也强
梁者不得其死益之而損也故曰吾將以
爲教父不踰矩也
德曰道本虛無無中生有故曰一五行不

到處父母未生前人在何處道本虛無也一感一應中間便有形象道生一也先師有云捉住虛空一點眞萬古千年終不朽了得一萬事畢故一生二二氣也二生三三性也三復合而爲一然後能生萬物負陰抱陽無往而不可矣沖氣以爲和者人身中火候也人身火候如孤寡不穀最爲人惡故下士聞道大笑之而王公自以爲稱者何哉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也世間之物有損之而益者將欲翕之必固張

之也益之而損者未曾奪之先自與之也夫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俱不能如我以倒爲正以逆爲順也嗚呼强梁者不得其死皆以正爲倒以順爲逆也悲夫故曰吾將以爲教父斯亦不妄矣

改三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十一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以

其無有得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而有益也夫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及之者亦希矣

道曰水天下之至柔也無往而不潤以氣言之水天下之至堅也氣得馳騁於水故水中之氣必澄草天下之至柔也無往而不藉以風言之草天下之至堅也風得馳騁於草故草上之風必偃風者有聲之氣也氣者無聲之風也水者有形之氣也草者有形之風也故曰無有入於無間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各從其類也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聖人恭已南面而已矣不言之教也地順承天百物生焉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爲之益也是則天下希及之矣

德曰以柔勝剛以弱勝强豈止柔弱爲勝又得馳騁於天下之至堅矣知雄守雌知白守黑防馳馳也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勝馳馳也進火功夫猶鬬危競馳馳也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必

凶似有如無自然入於無間矣有之謂有
強梁者不得其死也無之謂無下愚者不
移其性也有之而無無之而有其知道乎
無道而有爲必損有道而無爲必益吾是
以知無爲之有益也動靜不衰肌肉若一
改三
精粹堅固神氣不變不言之教也朝屯暮
十二
蒙午始子復天然水火周流六虛無爲之
益也得至於此天下希及之誠哉是言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經曰其名與身孰爲親其身與貨孰爲多其得與亡孰爲病是故愛之甚則必大費藏之多則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道曰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不已有之也若已有已無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

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其唯五帝乎故堯舜禹湯皆以天之曆數相禪而以身輕天下若棄敝屣是以身親於名也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不爲不多一旦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俱爲他人所有故曰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愛之甚則必大其費藏之多則必厚其亡甚吉尹好還矣知足者常足也故不辱知止者出常止也故不殆禍莫大於不知止足知足知止可以能長且久矣

德曰名者位也身者守也得位而不失其守上知也失守而不得其位下愚也不移之論矣世之男女夫婦之道名者位也人之男女天地之道身者守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失守而不得其位者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得位而不失其守者也夫婦順則生人假人也天地逆則生丹眞人也假人終死於夫婦眞人長生於天地矣名與身孰親也身中之藥三百八十四銖一銖可點凡汞一斤或黃或白銖無所損黃白

愈多然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其道凶矣身與貨孰多也以酒爲殽以妄爲常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或金石草木以補之或嗜納握固以助之恨其死之不速得與亡孰病也是故甚於愛名者其身費之必大多於藏貨者其病亡之必厚知足不辱功成身退也知止不殆時止則止也如是則可以長久而不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靜爲天下正
經曰大成若缺其用若敝大盈若沖其用
不窮所以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謂躁則勝寒靜則勝熱清靜爲天下之正
矣

道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
不至於六健而不息海内之地方千里者
九而不至於十生而不窮大成若缺其用
不敝也天之一圓一百萬八千里地之四

方六十四萬里日月常道五十萬四千里
地上之天八萬四千里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萬物升于虛邑藏于括囊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大盈若沖其用
不窮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乾不直
則不隅坤不隅則不方大直若屈也故屈
信相感而利生焉坎水主乎智而生木於
震根苗花實無不潔齊水利萬物而不爭
大巧若拙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大辯若訥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躁則勝寒靜

則勝熱必然之理也故聖人常存清靜之道以爲天下之正矣

德曰身集大成不敢滿盈巡乘六甲與斗相逢上弦缺金其用不敝也下弦缺銀其用不新也大沖大盈日月望於天地乾也

不敝不窮日月會於天地坤也大直若屈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大巧若拙造化萬物止守一也大辯若訥超越古今不敢言也

躁勝寒火水未濟也靜勝熱水火既濟也

清靜爲天下正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經曰天下有道却退走馬以糞于田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矣見可即欲罪莫大焉見足不知禍莫大焉可欲欲得咎莫大焉故知足之足是謂常足

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時天下大定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

却走馬以糞也春秋之時天下無道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四夷交侵中國戎馬生于
郊也五霸以力假仁罪莫大於可欲也舟
中之指可掬禍莫大於不知足也假道于
虞以伐虢咎莫大於欲得也故曰知足之
足常足矣
德曰天下有道人身了事也乾陽爲馬健
而不息者也眞鉛眞汞鍊就純陽抱元守
一厚下安宅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

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也若見可欲其心即亂罪莫大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知止足禍莫大焉高紫陽云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見藥眞欲得之咎莫大焉故曰知足之足乃常足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

彌遠其知彌少矣是以聖人知之不必行
名之不必見成之不必爲
道曰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天下耳目
之所不及以理推之盡可見矣故千歲之
曆可坐而致也其心出之彌遠其知知之
愈少了得一萬事畢是以聖人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以天下之知爲知而不自行
以天下之名爲名而不自見以天下之成
爲成而不自爲也
德曰坐在立亡不知有天下何在出戶出

入無礙不知有天道何在窺牖故著之德圓而神神無方也其出彌遠矣卦之德方以知物無體也其知彌少矣蓋神之出也愈遠而愈近知之知也愈少而愈多是以聖人仰觀俯察不行而知也未耜舟楫取諸十三卦象不見而名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不爲而成康節先生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未全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閉來往

三十六宮都是春又云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又云投吳走越覓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堯夫之知尚不必出戶窺牖而況於聖人乎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經曰爲學日益其損爲道日損其益損之

而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者無不爲也
故能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
以取天下
道曰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爲學
日益也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道
日損也學之與道雖不相離相去甚遠爲
道必須爲學而後可入不學則不知其道
也故曰爲學日益及至於道本皆無學若
又以學爲主反害道也必矣必須損其所
學而後可以入道故曰爲道日損豈止日

損而已哉損之而又損之物我既盡然後以至於無爲夫無爲者無不爲也天下之理得矣又何爲乎故聖人取天下之能事常以身心無事而自得之及其有事旋爲取之而不足以取天下矣

德日日用踐履爲學日益也神妙無爲爲道日損也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爲學日益也誰知些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爲道日損也損之而又損之然後以至於無爲無爲者非不爲也無爲

而爲大有爲也故取天下常以無事能治未病病莫治也夫疾已成而後藥之夫病已成而後攻之譬如臨渴穿井不亦晚乎故曰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善之不善者吾亦善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其心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也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矣故善

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吾德善矣
信者吾亦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吾德信
矣聖人之在天下長以憒憒爲天下渾然
同其心百姓注其耳目聖人亦皆孩之矣
道曰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
人以爲善禹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是以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矣
善者吾亦善之固爲善矣不善者吾亦善
之何謂也苟被教化焉知不爲善人故曰
吾德善矣信者吾亦信之固爲信矣不信

者吾亦信之何謂也苟被教化焉知不爲信人故曰吾德信矣是以聖人之在天下也長惵惵然敬其事而爲天下渾心焉之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故百姓仰之如日月望之若父母皆注其耳目以聽天下之治聖人亦若保其赤子視之如傷焉故曰皆孩之

德曰聖人神之主也常心神也百姓五臟六腑之屬也如五臟皆有神心藏之五臟皆有精腎臟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

心故得主其神矣故曰無思無爲神妙致一眞氣沖和神亦主之眞氣間隔神亦主之故神平則心和心平則氣和氣和則四象五行九竅三要相生相剋無不得其所矣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此其謂歟氣之善者吾亦善待之氣不善者吾亦善待之吾德善之氣之不善吾復何爲乎亦必從而善矣信亦如是聖人之在天下人神之在心也不安而安無爲而爲故得安安而無爲矣眞氣善而至著吾德從

而善之眞氣不善而至者吾德和而善之斯亦爲之善矣信與不信亦復如是聖人與天下渾其心人神與五臟渾其氣百姓注其耳目王臟一其性情聖人皆孩之人身養嬰兒也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不仁既遠斯不爲之安乎泰乎

改三

二十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經曰出則生入則死自生之徒十之有三自死之徒十之有三人生動而之於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於攝生之道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道無死地也

道曰天者生之徒十有三地者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出則生入則死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原始反終之道也天地一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有十干自甲至庚凡七位得九萬七百二十年天之生數也辛壬癸三位得三萬八千八百十年天之死數也生之徒十有三也地有十二支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凡九位得九萬七千二百年地之生數也亥子丑三位得三萬二千四百年地之死

數也死之徒十有三也十二用九亦十之用七也天地一年三百六十日自開物寅中至閉物戌中凡二百七十日地之生數也亥子丑三月凡九十日地之死數也乾坤二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自甲至庚得二百五十二日天之生數也辛壬癸三位得一百八日天之死數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康節言天地之交十之三正謂此爾坤之數一百八今釋氏用之晝夜之學也人之晝夜百刻凡

一萬三千五百息內除滅沒四刻止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息自寅至戌凡九千七百二十息人之生數也亥子丑三時凡三千二百四十息人之死數也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矣康節言天不息於冬春不能生物人不息於夜晝不能辦事故夜不敢動動則之於死地矣何故敢動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其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以

此之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無所者非不能也謂彼此無心於其所用也故不知其用何故如此以其善人無心於死地矣故得不死燕入室而人喜雀高飛而遇害至如無私蹈水火

至誠貫金石者皆以此

德曰出三則生入十則死夫生之徒十有三前三三上弦金半斤也故鉛遇癸生須急採死之徒十有三後三三下弦銀半斤也故金逢望遠不堪睿人之生前三三得

其鉛金者也動之死地後三三不得乘銀
着也三三之中各有一十故出三則生入
十則死亦十有三也以世人言之民之生
動而之於死地者以十爲率三之七也何
故如此之多以其貪生生民之厚也不容

不爾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天下
無敵也紫陽云牽將白虎歸家養產箇明
珠似月圓不遇則已遇則反爲所用庸何
傷乎入軍不被甲兵君子居則貴左用兵
則貴右不居其右何害之有天下之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也兕者又雄於虎而有頭角者也兕雖有角使之無所投虎雖有爪使之無所措兵雖有刃使之無所容何故如此以其無死地也無死地者謂之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寧有死地之間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

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經曰天道生之地德畜之造物形之時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然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有命而常自然故道德生之畜之造物長之育之時勢成之熟之日月養之覆之生而不我有爲而不我恃長而不我宰是謂玄德

道曰道者生物之謂也德者畜物之謂也物者形物之謂也勢者成物之謂也是以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者生物之謂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享德者畜物之謂也雷雨作解百果草木皆甲拆物者形物之謂也乆正秋也萬物說乎乆勢者成物之謂也夫道之尊德之貴莫之有命而常自然尊之貴之何謂也以其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也是以聖人生而不

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何哉天玄之德也
於我何有哉故曰是謂玄德
德曰乾爲天故稱乎父而生巽離兌三女
坤爲地故稱乎母而畜震坎艮三男乾坤
縱而六子橫雷風水火山澤之物形乎其
中矣春夏秋冬四時之勢成乎其中矣是
以萬物並作莫不尊道而貴德紫陽云先
把乾坤爲鼎器次將烏兎藥來烹既驅二
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道之尊德之
貴夫莫之有命而常得自然矣故乾道生

之坤德畜之震巽長之育之坎離成之熟之艮覆養之覆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是以聖人生而不自有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也爲而不自恃我無爲而民自化也長而不自宰自有社稷之主也故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經曰天下有始始者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子者物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矣塞其兌閉其門門者戶也是以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知著也守柔曰強勝剛也用其光子也復歸其明母也復明用光無遺身殃先明無殃是謂襲常

道曰無名天地之始形而上者謂之道也有名萬物之母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天下

有始以爲天下之母是以聖人旣知其母以爲萬物之主物者子也母者道也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是以沒身不殆塞其兌兌者說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萬物說乎兌兌正秋也震爲長男雷也兌爲少女澤也震兄生之兌妹成之故曰歸妹彖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復之至乾闢其戶也姤之至坤闔其戶也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

不勤坤以藏之乾知大始之道也金水相生反動順行子復一陽又爲闢戶之始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午姤一陰又爲闔戶之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乾以君之坤作成物之道也見小曰明陰始履霜便知堅氷至矣剛浸而長便知八月凶矣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可以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用其光既知其子也復歸其明復守其母也無遺身殃沒身不殆也守此道者是謂襲其常矣

德曰天下有始先天一氣也太極一圈也元陽一點也太一一畫也有則以爲天下之母不亦宜乎既知其母以知其子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復命曰常也是以没身不殆不守其母不知常妄作凶塞其兌虎之口閉其玄牝之門改三不必綿綿若存是以終身不勤開其兌以妄爲常濟其事以陰滅陽不遇至人終身不可救也見小曰明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守柔曰强以柔勝剛以弱勝强也用其

光復歸其明子母相生鉛汞相制也竊弄神器身必夭殃故曰無遺身殃此道久熟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經曰使我耿介有知行於大道唯施天下是可畏也大道甚夷而民甚好徑朝甚除

治田甚荒蕪倉廩甚虛皆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誇於盜也非道也哉

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萬夫之望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也唯施布於天下甚可畏焉大道至甚坦夷而民唯好捷徑朝廷至甚除治田野至甚荒蕪倉廩至甚虛花百官皆服文采而又帶利劒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之誇也非

道也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德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之中唯施布傳度於人是可畏也大道至甚平坦不肯脚踏實地步踐履俱好捷徑而欲速成故紫陽有云不識眞鉛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休妻謾遣陰陽隔辟穀徒教腸胃

空草木金銀皆滓質雲霞日月屬朦朧更
饒吐納并存想總與金丹事不同故曰大
道甚夷而民好徑朝廷人身也田野人事
也倉廩内充也文采外飾也人身甚整人
事甚荒内甚空虚外甚文采而又帶利劒
以助之厭飲食以藥之餘貨財以資之日
誇於淫盜之所不久而廢矣此豈大道也
哉紫陽又云不識陰陽及主賓知他那箇
是踈親房中空閉尾閭穴誤殺關浮多少
人正謂此爾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改三

二十八

經曰建善乎道者不可拔善抱乎德者不可脫子孫以此祭祀不輟修之一身其德乃眞修之一家其德乃餘修之一鄉其德

乃長修之一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不異乎眞以家觀家不異乎餘以鄉觀鄉不異乎長以國觀國不異乎豐以天下觀天下不異乎普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故也

道曰善建乎道者一陽來復潛龍勿用確乎其不可拔善抱乎德者洗心齋戒退藏於密介乎其不可脫是以建抱乎道德之善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以初六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以

此道德修之一身一身乃眞修之一家一家乃餘修之一鄉一鄉乃長修之一國一國乃豐修之天下天下乃普故一身觀萬身其德愈眞一家觀萬家其德愈餘一鄉觀萬鄉其德愈長一國觀萬國其德愈豐

改三

二十九

一天下觀億萬之天下其德愈普吾何以知其億萬天下之然哉以此道德不技不脫之故也

德曰紫賢有云一月一還爲一轉一年九轉九還同唯憑二八推刑德五六回歸戊

已中故烏兔沐浴介乎其不可脫潛龍勿用確乎其不可拔故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此道伏羲爲始口口相傳直至於今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豈止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世世相傳皆子孫也何患於祭祀乎以此修之一身一鄉乃至國家天下無往而不可是以聖人以天下之身爲身則觀其眞以天下之家爲家則觀其餘以天下之鄉爲鄉則觀其長以天下之國爲國則觀其豐以天下之天下則觀其普即此

觀之何啻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而已哉吾以此知之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無死地也骨弱筋柔手握

甚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陰時作精之至
也終日號呼其聲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
常知常曰明常明生益其名曰祥心之使
氣其名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既曰不
道不如早已

道曰善攝生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陸行
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
其無死地也故曰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夫赤子不具者五目三月而徵朐

齒八月而始生至於三年腮合而能言能食皆無知於天下也以其無知故無死地是以骨至弱筋至柔而手自握固至於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其氣精之至也終日號呼而聲不嗄其氣和之至也知和曰常曰明常明生益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不得於心勿求其氣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心者氣之主也氣者體之帥也氣隨心曰和心使氣曰強心強則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既曰不道不如早已

德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專氣致柔能如
嬰兒陰生進水陽生進火水火既未鉛汞
浮沉十月胎圓三年脫殼螯蟲尸蟲也據
獸龍虎也搏鳥烏兔也故三彭無所投其
毒金木無所措其猛日月無所容其攫夫

何故以其無死地骨弱筋柔金鉛未汞相
爲浮沉而未定也指掌握固天文地理不
敢輕示人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男女
三月成形先生二腎精之至也終日號而
不嗄丹田固密氣海混圓和之至也知和

曰常無始無名之道也知常曰明無得著之道也常明之益大而通乎神祥之屬也此皆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心使氣曰強也故心強則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既曰不道不如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經曰知之者不言言之者不知故塞其兌
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
謂天玄之同所以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
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道曰古之學者爲己知者不言也今之學
者爲人言者不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地何言哉百物生焉知者不言也敬授人
時曆象日月東作西成析因夷隩言者不

知也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莫若塞其兌說說之不以道道不說也莫若
閉其乾門闔之不以道不闔也挫其萬物
之鋒銳使之碩果解其百姓之紛使之
順事和其日月之光同其世界之塵雖曰
玄同是以抱此道者不事王侯
天玄是謂玄同是以抱此道者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
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
得而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豈不爲
天下貴

德曰識心見性以至於命者退藏于密唯恐人知肯形言邪管中窺豹僅見一班者務誇于人唯恐不知肯不言邪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紫陽有云不會箇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故了此道者塞其陰兌閉其陽門挫其虛銳解其譁紛和其容光同其世塵是謂玄同玄謂之同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可得而親無所近也不可得而疏無所遠也不可得而利無所益也不可得而害無所損也不可得

而貴無所尊也不可得而賤無所卑也是以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經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也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皆有爲之所致也故聖人云指三皇而言也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道曰國不正則不治兵不奇則不勝天下不以無事則不可取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也天下之民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舉

動忌諱民彌貧矣上古之時汙樽抔飲以爲禮薦葅土鼓以爲樂猶足以降鬼神先進於禮樂野人資稟至誠也後世以來粢醍在堂醴盞在戶金石絲竹籩豆簠簋而鬼神或不享者後進於禮樂君子或失其誠也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也懋遷有無爲始以無益害有益以異物賤用物至於飛輪柱矢木牛流馬作民多技巧奇物滋起也至如一法極衆姦生一令下百詐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

民自化以道化道也我無事而民自富以德教德也我好靜而民自正以功勸功也我無欲而民自樸以力率力也皇帝王霸之道存乎其中矣

德曰以正治國以正道守身也以奇用兵以奇兵採藥也以無事取天下以無病養生也及其衰老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故曰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也大道不難小道甚難大道無忌諱小道多忌諱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小道多忌諱而身

益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身多傍門心性益亂民多技巧奇物滋起身防堅甲利劒殺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戒律益嚴竊弄愈甚皆小道之所致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見素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抱樸也我好靜而民自正少私也我無欲而民自樸寡欲也皆大道之所致也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四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經曰其政悶淳其民惟淳其政察烈其民破缺故禍兮福所倚伏至極其無正邪正

得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此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雖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道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其政悶悶其民醇醇也有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故曰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故曰比屋可誅堯以丹朱而禪舜舜以商均

而禪禹禍兮福所倚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福兮禍所伏也是以倚伏至極其無正道邪然舜有四凶流竄放殛正復爲奇也殷有三仁去奴剖腹善爲妖也民之迷於此道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之而不割其隅廉之而不削其角直之而不肆其正光之而不耀其明得其無爲自然則禍福無所容其倚伏矣孰又知其極哉

德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先天氣後天氣

得之者常似醉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日有合月有合窮戊已定庚甲也益之而損禍兮福所倚也損之而益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反無正道邪正復爲奇道極而從權也善復爲妖理窮而入術也嗚呼天下之民無道可守禍福迷之日已久矣是以聖人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逢窈冥中有變故開兌方而不必割摘欮廉而不必劇取震直而不必肆揉離光而不必耀使天下之人自然無爲而至于

命矣不亦大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經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夫唯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其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知其極可以有國國之無母不知國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道曰坤爲吝嗇厚德載物者也上之事天下之養人莫若吝嗇吝嗇者坤以藏之萬物生生而不窮也夫唯嗇者是以早復復享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

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早復謂之重積德復自坤而生也坤重積德無往不克無往不克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故坤爲國邑有國之子復震長男也有國之母坤地稱母

也可以長久天長地久也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德合無疆也

德曰治人事天窮理盡性也莫若嗇者以至于命也是以早復其道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早復謂之重積德一陽來復坤之重積德也重積德則無不克含弘光大品物咸享也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復歸於無極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地順承天萬國咸寧也坤爲國母復爲國子有國之母也可以長久天長地久也天地所以能長且

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故曰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不可有爲以道涖於天下其鬼不能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以其聖人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道曰道德三才之主也鬼神天地之主也聖人鬼神之主也中孚信及豚魚物之繁息者也鼎之以木巽火烹飪也治大國若烹小鮮其道無爲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道有爲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聖人方

改四

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故以道臨於天下其鬼不能神矣凡間氣時疫亢診妖孽之所作皆鬼神之能也災妖不勝善德禍亂不勝善政故曰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能神其神不能傷

人非其神不傷人蓋聖人善德善政而不傷人也夫兩不相傷故鬼神聖人之德而交歸於道焉

德曰人身兼乎天地大國也五臟六腑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骨節穴俞八萬四千毛竅腠理血長八百一十丈氣畜一萬三千五百息小鮮也若治人身以心腎水火烹之其氣交歸於體而不至於散亂若治大國以陰陽水火烹之其德交歸於道而不至於苛細故天下以聖人爲主人身

以心君爲主聖人以大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使鬼得神何害不生大道廢矣心君以眞氣平百脉其邪不神使邪得神何病不生全眞廢矣以此言之非其鬼不神其不能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蓋聖人之政不傷

人人也聖人之政不傷人使鬼有神復何爲乎夫鬼之有神亦豈好傷人哉皆非其道以擾之耳不得已也聖政既善鬼神亦善此兩不相傷也故曰其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經曰大國者下流也天下之交於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也或下而取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也夫兩

者若各得所欲故大國宜爲下
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故能爲百谷王地中有山曰謙山附于
地曰剥謙之六爻三吉三利致恭以存其
位者也迷其道而不復者必剥而附於地
不謙之故也大國者衆流之所皆歸爲故
曰下流以其靜而無爲也若天下之牡交
於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本以靜爲下
也下則勝之矣此爲天下之至柔馳騁天
下之至堅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至德也已矣此皆以正治國無爲而靜下者也故或下以取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太王去邠是也或下而取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句踐事吳是也此皆以奇用兵亦以靜爲下也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小者固宜下之故大者宜爲下矣

改四

六

德曰大國大根器者也歸根曰靜故靜爲

躁君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故咸之男女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天下之牡交於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蓋以靜爲下也大國君長也小國臣妾也君長男之屬也臣妾女之屬也故坤爲國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男下女以大下小也則得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以女下男以小下大也則得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此謂以正治國也女或守靜男欲下以取之不過

兼而畜之男或守靜女欲下而取之不過入近事之此謂以奇用兵也夫兩者各欲得其所欲女固宜在下矣故男者宜爲下之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經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師保美言可以市價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於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謂求以有得罪以可免邪不曰如此故為天下貴道曰道者萬物之奧歸根復命也善人之寶被褐懷玉也不善人之所保人皆可以為善也美言可以市善價而沽諸也尊行可以加人天下皆有所矜式也人之不善

何棄之有既有師保尊行何棄之有哉是故天下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至寶以先於駟馬之名者不如坐進此道蓋此道又寶於拱璧尤先於駟馬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勿謂以道爲求得之資免罪之狀者故爲天下之貴

德曰萬物之奧天下之至賾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生於太極虛明先天之氣結成一粒大如黍米名曰金晶又曰眞鉛又曰陽丹又曰天一善人之寶也既爲善人之

寶亦不善人之所保也苟遇至人何所不至美言可以市口傳心受一語無價尊行可以加人父遺形體師全性也人皆可以學仙人皆可以成道人之不善苟美其師言尊其師行何棄之有哉是故立天子於

萬物之奧以爲善人之寶置三公於美言尊行以爲不善之所保雖有拱璧之貴以先駟馬之先不如坐進此道無所求不至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善人之寶不曰免不善人之罪不在如此故

爲天下之貴

古之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
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經曰爲於無爲事於無事味於無味至於
成大於小積多於少皆自報怨以德也故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蓋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其難故終無難

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爲無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事無事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味無味也至於積小以成高大以多問於寡皆自以德報怨怨至小也德至大也以德報怨以怨歸德以大下小以小成大也故曰報怨

以德圖於難者不於其難先於其易而難自得矣爲於大者不於其大先於其細而大自成矣故圖天下之難事者必作於易爲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以細成大終不以爲大故能成其大以其得難終猶以爲難故能終無難何謂也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也

德曰爲本無爲以靜勝躁也事本無事以無勝有也味本無味以淡勝爽也入之修身養命先要基址固密基址固密必自品

藥爲始諺云富因可惜許貧爲不爭多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消消不止遂成江河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報怨以德也故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蓋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患乎不能至大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患乎不能至難猶常難之故能終無難未至大而言大輕諾必寡信也未得難而言難多易必多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以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以散所以事爲於未有治先於未亂蓋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爲事於有者必敗
之執亂而治者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心故成而
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衆
人之所不欲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
之所以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常以輔萬物
之自然而不敢有爲

道曰安者易持未兆易謀脆者易破微者
易散皆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夫危

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知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必然之道也不可躐等而爲之不可架空而執之以此爲者必敗之以此執者必失之聖人無爲簀簀實進故無敗聖人無執步步實行故無失民之從事也則異於是不務實進常有幾心不務實

行常有幾事雖成而敗之蓋成於幾而敗於實也實則無敗矣故愼終如始腳踏實地則無敗事世人皆欲難得之貨聖人不欲其所欲故不貴其貨世人皆學衆人之所過聖人不學其所學故能復其過以此輔相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使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爲於事

德曰人之元氣各有一斤人之始生一氣一銖一年二十四氣適生一兩人至十六一斤全矣過此三年復耗一兩六十四年

一斤盡絶所以男子八八六十四卦元氣盡矣故元氣安泰甚易持其危元氣萌眛甚易謀其兆元氣柔脆甚易破其堅元氣精微甚易散其著蓋爲之於未有則不必有爲治之於未亂則不必有治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二氣之於陽神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品藥之於金液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谷神之於玄牝也步步踐履不容捷徑由徑而爲者必敗之入術而執者必失之聖人無爲而無不爲故無敗無執而無

不執故無失民之從此事也不知大道無爲吐故納新孤清寡靜長於用幾短於用實或通或塞半安半危偶有小成隨手敗之安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直得先天無爲大道始終如一則無敗事爾聖人不

欲人之所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不學人之所學是以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爲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經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使民明之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民之楷式爾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至於大順

道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治人者有治於人者故民可與於樂成不可與慮始使民有知所謂當道築屋三年不成故古之善爲道者非以使民用道之明將以使民用道之愚用道之明聖人也無君子莫治野人用道之愚細民也無野人莫養君子民用道之明則爭巧作僞心勞日拙民用道之愚則還醇反朴心逸日休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君子之道尚鮮而況於聖人乎此無爲而無不爲也夫愚者道之

也明者道之明也非故使民明之愚之將以使民用明用愚聖人之權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用道之明也乃以智治國國之賊也民之易治不以其知用道之愚也乃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民之所矜式爾常以楷式是謂玄德天玄之德也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是故易逆數也天體西轉日月五星東行天高東南地高西北地下東南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皆與物相反也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故天地

聖人之道不與萬物相反則不能成功於天下矣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德曰道者先天大道也道爲人之心君眞氣之神主也民者五臟六腑十二官也古之善爲攝生養命者非以十二官爲明又將以愚之以心神爲主也向使其官各自主事則身先病矣何以養命乎故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多則必以智治之非無爲大道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之治人身之模楷性

命所矜式爾常知楷式之道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天地人與萬物造化之道也皆與物相反矣乃至於大順而不迷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於人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於人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以爲重處前而人不以爲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道曰大國者下流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地勢坤之象也海雖有四東南最大地勢下也是故潮水之信西去洛陽千有餘里幾至地中矣所以東南島夷最多水侵之也是知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必以地勢下之
聖人所以能爲兆民上者必以善言下之
其身所以能爲兆民先者必以自身後之
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說以先民民忘其
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也是以聖人位處乎兆民之
上民皆戴之不以爲重身處乎兆民之前
民皆瞻之不以爲害是以天下樂推之而
不厭者以其不與民爭也夫唯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

德曰丹田氣海谷神眞氣之所歸也以其善下之故得朝宗于海能爲百谷王滋養天地之根也是以心神欲居五行之上必以眞氣下之欲超五行之先必以血氣後之是以心君名居五行之上五行欣然戴之而不爲重神居五行之前五行欣然隨之而不爲害是以四肢六脉萬化百骸樂推之而不厭以其心神無爲而不與五行爭先也苟有所爭則鹹苦不相息酸辛不相遠恬淡不相通虛無不相入眞氣不相

從精神不相守百病生矣何以爲道夫唯心君不爭故五行莫能與之爭矣大哉言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以爲肖久矣其細民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者故能勇儉者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者故能成器之長今也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如是則死矣夫慈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若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改四

十六

道曰道者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天下皆謂

我大似不象於道也道者寧有大小之別乎夫唯稱大故似不肖若以大爲肖道我久矣其爲細民之行也我有三寶人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仁者必有勇也儉故能廣儉德懷永圖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後其身而身先故能成其私也夫勇者以慈爲主廣者以儉爲主先者以後爲主今捨其慈而且勇勇而無禮必亂捨其儉而且廣廣而不約必禍捨其後而且先先

而不弱必橫禍亂且橫死期至矣夫慈者用之於戰則戰勝用之於守則守固故天將降大道救此人也必先以慈衛之以儉約之以不敢爲天下先弱之然後能成神器之長矣

改四

德曰天下皆謂我得大道似不肖於道者也以道爲大故似不肖若大似道久矣其細民之語也非達者之言與道滿天下無物無之豈有大小之肖乎紫陽云人人自有長生藥奈是愚迷枉擺拋又云此般至

十七

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豈直以大者爲道邪故曰我有三寶入當寶而持之一曰慈不暴也慈而不暴故能勇二曰儉不貪也儉而不貪故能廣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武也先而不武故能器不敢爲天下勇故能成慈慈之長不敢爲天下廣故能成儉之長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之長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戰勝而美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必殺之故不可得志於天下今也捨慈且勇又

從而暴之捨儉且廣又從而貪之捨後且先又從而武之其速死也必矣是不知慈者戰守之本也以慈用兵天下順之以暴用兵親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以慈守國天下助之以貪守國天下惡之以天下之所助備天下之所惡故君子有不守守必固矣是故天將降大道救此人也必使以慈而爲衛身之堅甲利兵矣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經曰善爲士者不武善爲戰者不怒善爲勝者不與交兵善用人者先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能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道曰武王師渡孟津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曰未可也居二年而滅紂可謂善爲士者不武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

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可謂善戰者不怒受率其旅若林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可謂善勝者不與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虎賁三千人同心同德至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可謂善用人者爲之下夫武王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振古以爲極也

德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爲下也故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是知善爲士不武而武不文而文故曰善爲大道之士不武而武不文而文故曰善爲士者不武强兵戰勝猶爲不祥而況於怒戰乎故善戰者不怒不戰而屈人之兵

也聖人目擊道存以神遇神至於龜龜相視鶴鶴相唳猶且以神遇神而況於善勝者乎故不與之交兵也善用人者爲之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是謂不爭之德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

謂用人之力民之所欲因而與之民之所惡因而去之也行此道者是謂配天振古以來無此其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經曰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常爲客不敢進寸而常退尺是謂行若無行攘若

無臂仍若無敵執若無兵其禍莫大於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先哀者勝矣道曰兵家有言不敢爲主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而常爲客是謂用人之力所以不敢爲主而常爲客也三分殷之天下文王有其二矣然猶以服事殷九載大勳未集直至武王周公繼之所以不敢進寸而常退尺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東征西怨徯我后后來其蘇所徂之民室家相慶是謂行之而無行攘之而無臂引之而無

敵執之而無兵也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
楚大破之是以滅隨禍莫大於輕敵輕敵
則幾喪吾寶矣吳越加兵相抗越不得已
勾踐請臣之吳遂釋越後竟爲勾踐所滅
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改四

二十

德曰紫陽有云藥重一斤須二八調停火
候託陰陽養藥必須火候火候要在調停
火候有文有武有賓有主用兵之法也又
云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爲主我爲賓勸
君臨陣休輕敵恐喪吾家無價珍正謂此

說爾大抵用兵之法以怯爲主怯則不敢輕敵故常以逸待勞以鈍挫銳以靜待動以文御武故折衝樽俎不戰而可以屈人之兵矣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客矣又不敢進寸而退尺矣是謂行之於無行攘之於無臂仍之於無敵執之於無兵也是故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紫陽又云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採得鯨來爐裏煅煅成溫養自烹煎大抵至藥朱砂水銀而已直下別無一物人

和入爐制伏養煅全憑火候抽添運用太文則不熟太武則飛去所以不敢輕敵則幾喪吾寶矣必須文武相濟剛柔迭用調停而後可以得所故加兵相抗哀者勝矣彼我相持勢均力敵苟有爲者必敗之如

不得已卑辭以哀之柔顏以驕之使敵大逞其志而後可以自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以其至易天下
莫能知莫能行其言有宗其事有主夫惟
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所以知我者希我
則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而人莫之知
也
道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天下萬物皆道無可揀擇者甚易知甚易
行道在邇事在易也天下皆莫能知皆莫
能行求諸遠求諸難也天下皆謂我大久

矣其細也若言天地必自太極若言萬物必自天地若言男女必自父母所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唯此人之無知是以不我能知今不我能知是以知我者希人之知者希自知我之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誰能知之

德曰紫陽云常言俗語合聖道宜向其中子細討若將日用顛倒求大地塵沙盡成寶吾甚易知甚易行也又問其故天下皆莫能知皆莫能行何謂也其言有宗其事

有君也其言有宗不離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其事有君不離天地日月男女水火用之於天地萬物自然生成甚易知甚易行移之於人身心腎自然水火天下皆莫能知皆莫能行惟此世人無知是以不我能

知知我者其天乎所以知我之者既希則自知我道貴矣是以聖人惡衣服美道德故曰被褐懷玉世人觀其外而不觀其內也何以知聖人之道德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經曰知爲不知上也不知爲知病也夫唯病其所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聖人之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珠走盤中左右逢原無往而不可以其大道本無言說皆是無爲自然以知猶爲不知而況以不知爲知者乎

故眞知者不以爲知知之者上也不眞知者强以爲知知之者病也能知不知之病以爲已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者何也蓋能病其所病是以不爲聖人之病

德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知不知上也天下皆莫能行不知知病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民無知無欲知不知上古之學者爲己之道也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不知知病今之學者爲人之道也能病

其病是以不病不能病其病是以成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能病其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經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自狹其所居無自厭其所生唯此不厭是以常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狹厭取此知愛

道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民不畏威則天之大威至矣其爲人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善其身是矣此大丈夫之所爲也愛之欲其生自狹其所居也惡之欲其死自厭其所生也何淺丈夫也哉故曰無狹其所居自知之道也無厭其所生自愛之道也唯此不厭其所生是以常不厭矣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

自貴道要自知明不自見德要自愛名不
自貴大道既知孰不見其明何必自見大
德自愛孰不貴其名何必自貴明苟自見
是狹其所居也名苟自貴是厭其所生也
不亦惑乎是以聖人去彼之狹取此之知
去彼之厭取此之愛 二十四

德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法猶江河使民
易避民之於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可不
畏邪民苟不畏水火之威則大有威於水
火者至矣若畏其威水火日用飲食養人

若不畏威蹺河涉川赴湯蹈火無所不至吾見其死者矣故曰大威至矣厭民不畏威狹其所居也大威至矣厭其所生也無狹其所居使民畏威也無厭其所生使大威不至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曰用飲食何厭之有哉是以聖人常自知其已之不足不自見其明之有餘常自愛其已之入道不自貴其名之過人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

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經曰勇於敢則見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利害甚明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

聖人猶難知之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明白善爲謀矣故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道曰慈故能勇敢則殺人勇敢殺人人必殺之故曰勇於敢則殺守天下之至勇處

天下之至靜以柔馳堅以靜勝熱勇於不敢則活矣凡此兩者或利或害人皆知之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知其故也大抵天之所惡勇敢而見殺者有爲而好爭者不知而多言者尚異而無謀者天之所惡也是以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也地有生長收藏厚德載物不言而善應也人有仁義禮知大業成物不召而自來也此謂天之道坦然明白善爲謀矣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故善勝

者不爭善應者不言自來者不召善謀者
坦然天之道也何故如此天網恢恢疎而
不失也天包大地恢恢之網也空虛無有
疎而不失也
德曰用兵有言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
寸而退尺勇於果敢則爲主而進寸是以
見殺勇於不敢則爲客而退尺是以致活
兩者利害或敢於死者殺或敢於生者活
請各擇其勇矣天之所惡世人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此難之大造化也故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將欲翕之必固張之道也不言而善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道也不召而自來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坦然而善謀周天三百六十度五星二十八舍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生長萬物而成一歲之

道何嘗有欺乎故曰坦然而善謀入道無形無名無狀無象網羅萬物俱在乎其中矣此所謂踈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經曰民本不畏死柰何以死道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事者以爲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當此常有司殺者殺之代有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鮮有不傷其手者矣

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天下皆知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是不知生中有

死死中有生之道也民常不畏死者不知其生之道也使知有生誰不畏死故人之常情勇於敢則殺柰何以死懼之者使知其死之道也使知其死誰不樂生故人之道業勇於不敢則活若者以爲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當此自有造物在爲故常爲有司當殺者殺之天地造物也不當殺者殺之代有司也夫代司殺者人力有爲也是謂代大匠運斤成風而斲木也夫代大匠之斲者果有大匠之技則盡堊而鼻不傷

苟代而爲之豈止鼻垔不盡而自不傷其手者亦幾希矣

德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故設以威道使民不厭民不畏死則大死至矣故設以死道使民知懼民若常不畏死柰何設以死道懼之以此言之人本畏死也若使民常畏死天地造化不得而殺也必矣故爲奇事正道者天地造物猶不得而殺之以爲吾得執而殺之者孰敢當哉至如常有司殺者殺亦殺其素不畏死當死者也其

常畏死不當死者安得執而殺之夫代司殺者又不若有司之有常刑也是謂代大匠斲木也夫代大匠斲者輪扁猶難之而況於枘鑿乎鮮有不傷其手者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經曰民之有飢以其上食稅多是以有飢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
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
生爲事者是爲賢於貴生
道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
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人且惡之

爲民上者立而視其飢而死者與故曰民
之飢以其爲民上者食其稅之多也是以
有飢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法極則姦生
令下則詐起故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

也是以難治上苟無爲而天下自治矣甚愛者必大費多藏者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事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以道爲主而不以生爲事者是又賢於貴生也不亦明乎

德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民之飢者上食其稅之多也是以民飢人之眞氣衰者忘欲

其德之亂也是以氣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氣之難養以其心之無定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之輕死以其養生之薄夫唯無以求生爲事專一養生爲事求生之道固可貴矣而養生之道又賢於求生也遠矣故曰是賢於貴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

處下柔弱處上

經曰人之得生也柔弱其致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始生也柔脆其致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矣故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道曰水至柔而四海不空山至堅而五嶽終陋故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之至弱馳騁天下之至強是以人之得生也柔弱不得其死也堅強至如萬物草

木之始也亦以其柔脆爲主故震巽爲草木無有磽腲瘠鹵皆返生而出升于虛邑無所疑也至於其將死也亦以其堅強爲主故坎離其於木也爲堅多心爲科上槁多心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成共牢木共矣是也故強大者常處下柔弱者常處上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天以始生言之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故地在天

上曰泰天在地上曰否是以强大處下柔弱處上天地之義也

德曰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坎本坤體再索乾之中爻故謂之中男離本乾體再索坤之中爻故謂之中女坎外陰而内陽反爲中男離外陽而内陰反爲中女男子外陽而内陰離火之象也女子外陰而内陽坎水之象也此所謂日月並明水火顛倒大抵養命者皆取坎中一陽而還離中一陰故紫陽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宫腹

稟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
蓋以此也夫人之生也柔弱離中之陰也
其死也堅强坎中一陽也陰本主死如何
言生陽本主生如何言死不顛不倒不名
曰道蓋陰不得陽則不生陽不得陰則不
死此言奪天地之造化也必須顛倒萬物
草木亦然故强大處下柔弱處上陰在上
陽下奔之義也其旨不亦遠乎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
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
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必抑之下

者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
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而奉有餘孰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
者能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不欲見其賢德

道曰天之道圓而神包乎大地生成萬物張弓之象也地上之天常用半周弛弓之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乃是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有餘者損之秋收冬藏也不足者與之春生夏長也此所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也人之道則不然不足者損之民之飢也有餘者奉之上食其稅之多也此所謂人之道損不足

而奉有餘剥下增高絶短補長之謂也既損不足而奉有餘誰能以有餘而復奉天下之不足唯有道者能之爾是以聖人爲於無爲而不自恃成於無功而不自處不欲見其賢德賢行而使人奉其有餘矣康節所謂老子知易之體者也斯亦不過矣德曰坎爲弓輪離爲兵戈弧矢之象也離午爲心坎子爲腎水火之象也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子後陽生下者舉之午後陰生高者抑之心火有餘腎水息之有餘者損

之也腎水不足心火息之不足者與之也水火相息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人之道則不然腎水不足又從而以欲竭其精不足者損之也心火有餘又從而以酒爲漿有餘者奉之也水火相射人之道損

改四

三十二

不足而奉有餘也誰能損其有餘以奉周身之不足唯有道者能之是以聖人無爲而爲而不自恃無功而成而不自處實不欲見其賢行而使大道有偏於奉養以成其太過不及之患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愼無以輕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皆莫能行故聖人云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受垢而主不祥而王聖人正言若

相反也

道曰坎爲太柔其水升降天地坤爲少柔其土生成萬物然生成萬物之形者坤土也升降萬物之氣者坎水也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是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其水與氣往而不入無往而不勝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也愼無以輕易其水也水哉水哉故曰其無以易之夫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而皆莫能行豈可以水爲輕易邪水之時義大矣哉故聖人云能受

國之垢辱是謂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水柔之象也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受垢而主不祥而王皆正言若反也

德曰眞精至柔眞氣至弱坎水藏之皆有名而無形一身之主也精氣一敗之後筋骨雖曰堅强不久而爲糞土矣以此言之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孰敢輕易而卑下之故曰其無以易之夫柔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其

然皆莫能行其事水之爲道大矣哉故聖人云能受國之垢辱弱之勝强也弱之勝强是謂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柔之勝剛也柔之勝剛是謂天下王皆正言相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經曰和其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吉事尚左契代繩約是以聖人常執吉約而

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法徹者法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道曰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大冤已成而後解之必有餘冤又安可以爲信大怨已彰而後和之必有餘怨又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而不貴於人可謂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惟有德者能司其契無德者但司其法是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德曰天地合而甘露降陰陽和而風雨時
損益盛衰之始也三陽出地地天泰也地
天方泰三上相交損其盛也三陰出地天
地否也天地方否初四相交益其衰也故
曰損益盛衰之始也故泰能生物吾能成
物遂使天下萬物常恨天地之不爲損益
矣大而天地小而萬物皆託陰陽以成其
器而泥於人乎陽唱而陰和是謂男女居
室陽唱而陰違是謂夫妻反目而泥於大
然乎大然已成方爲和之以和反然必有

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大怨已形方爲救之以救反怒必有餘怒既有餘怒安可以爲助是以聖人常執左契以弱勝强不責於人以柔勝剛有德司契執其柔也無德司徹執其剛也故天道不替常與左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改四

三十五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器之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經曰小國雖曰寡民各什伯有長人但器之而不爲國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知事相往來

道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皆小國寡民也是以經界既正井地既均

匹夫匹婦受田百畝使民各有什什伯伯之長而不相假借矣然後上中下士穀祿既平但以人爲器使而不爲國之役用故曰器之而不用遂使民之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往而乘之雖有甲兵無所向而陳之使民復爲上古結繩之用以佃以漁甘其食矣衣褐掩美其服矣穴居野處安其居矣鼓腹擊壤樂其俗矣鄰國相望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使民直至老死不知公私之事有相往來

德曰富貴安民人之精滿而氣盛者也小國寡民人之精敗而氣衰者也雖曰氣衰而精敗亦有接衰補老之道至於百二十年猶可還過此修眞誠更難直須九轉八瓊丹日月之華救老殘而況小國之寡民

乎夫氣衰而精貶者六十四卦盡者之人也必須先使五臟六腑各有所主黃庭內經是也故曰使有什伯雖曰安爐立鼎止是養藥而已不敢煅煉熏煎故曰器之而不用築丹室置鼎器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也雖有舟輿無
所乘之雖有堅甲利兵無所陳之使民復
結繩而用之是謂復善閉無關楗而不可
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不亦重乎是
以天下太平而爲羲皇上人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十二官爾汝相忘也鄰
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十二經表裏相和
也苟得如此直至老死復與世俗不相往
來不亦宜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虛明何所積乎既以爲人已愈有之既以與人已愈多之天之道有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無爲而不爭

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大道廢有仁

義智慧出有大僞信言不美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美言不信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善者不辯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辯者不善也知者不言知者不博也言者不知博者不知也聖人之道存乎太極虛明一氣無所不有是以不積既以此道爲人自已愈爲有矣既以此道與人自已愈爲多矣故天之道有利而不害天下莫能與之害聖人之道無爲而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德曰信言不美無爲大道也美言不信傍門小術也善者不辯吉人之辭寡也辯者不善躁人之辭多也知者不博一以貫之也博者不知記問之學也聖人之道不必多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足矣此道既以爲人人即我也人既皆我已愈有之此道既以與人人亦我也人既皆我已愈多之故先天之道以美利利天下而不害於人人皆衣其道聖人之道以無爲爲天下而不爭於人人皆被其德道德衣被於

天下而先天聖人之功成矣

道德眞經三解卷之四

改四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一

據史記略曰老子爲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緣其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上下篇此史辭之流言今以除去

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爲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數此以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

又創立篇名狹居其事言理不當今亦除去
此書義不連環者當時關令不解徵問而老
子自陳其事或引前聖之語所以文意斷續
其辭重疊者如父母慈心訓之切切
其間干涉國務者蓋老子嘆當時之風乃周
朝之事也
改五
一
其間犯諱若改易之經久恐失本意據今云
經史舊文則不避及書籍傳録爲字不成
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
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死

之徒爲涅槃（梵語涅槃秦譯無爲）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其由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緣道無形據於有形之德以德爲立基之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者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

如志於六藝浮遊於德以術爲道認穢計爲精以鈍濁爲朴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惔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

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況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承按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及黃白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着爲上

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所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跻鳳韜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

易短爲長報盡還復于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殫神仙之術不進於道

萬類惟人最貴最貴不譽食譽衣惟人能了達死生莫爲塵緣放過忽爾死之將至此事不是臨期設或沉沒他途萬劫千生難遇難遇得之不易歷學勤苦二十餘年始悟本來然而大道無言借有言以顯道故語言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言若以見聞覺知卒難了悟今居錢塘邂逅遇清河居士相與投機因論此

經教中最上緣爲注者辭博多文世人爲文
所障是故難知義趣道德本無多事若正注
相挾直截易解令人一見開發聞言悟德即
德見道以此不輟是爲報祖而來正文凡得
三本今以本朝御覽一本爲准今所爲注凡

言德者事涉孔氏之門言其大道虛寂理准

佛乘之旨以儒釋二教爲證撮道德合爲一
家惟恐根鈍福薄不能承當其事此書下有
留形住世長生之術中有保國安家久長之
法上有出離生死常存之妙恐懼乎不見而

患乎不行此身與古聖一般但爲之若是當今聖主惟道惟德乃孝乃仁一慈二儉總循舊章功成平泰之風以此相合和氣使觀者不離仕國養親之德常存無欲之心久則民物淳淳致君堯舜之上以此流通上報國恩

叙道德階梯科

道者以無爲顯實有爲恃權即有明無悟無却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爲法而施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內外若不明階梯罔生

乏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虛無形無名而不可言其爲書者無以記之故曰太易（音亦不易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太極也）太一（也）也老子指一烝强名曰道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爾太易者虛無也因動爲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爲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渾沌渾沌

既分陰陽相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爲官長而明王道立五常百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以治人理

改五

夫大道者無名無跡無死無生萬劫常存而不變易尊高無上妙不可言

四

夫上德者體無爲爲用以一爲法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賢萬物將自化所以無

敗無失者蓋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若失之則執一而徇有爲而爲內德

夫下德者體一爲用以陰陽爲法而治天下故孔子一以貫之善建者得一爲正萬物將自賓若失一則徇五常百行於事而爲外德

夫內德者抱一也蓋一者國之母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爲本也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殢陰陽潛運而爲法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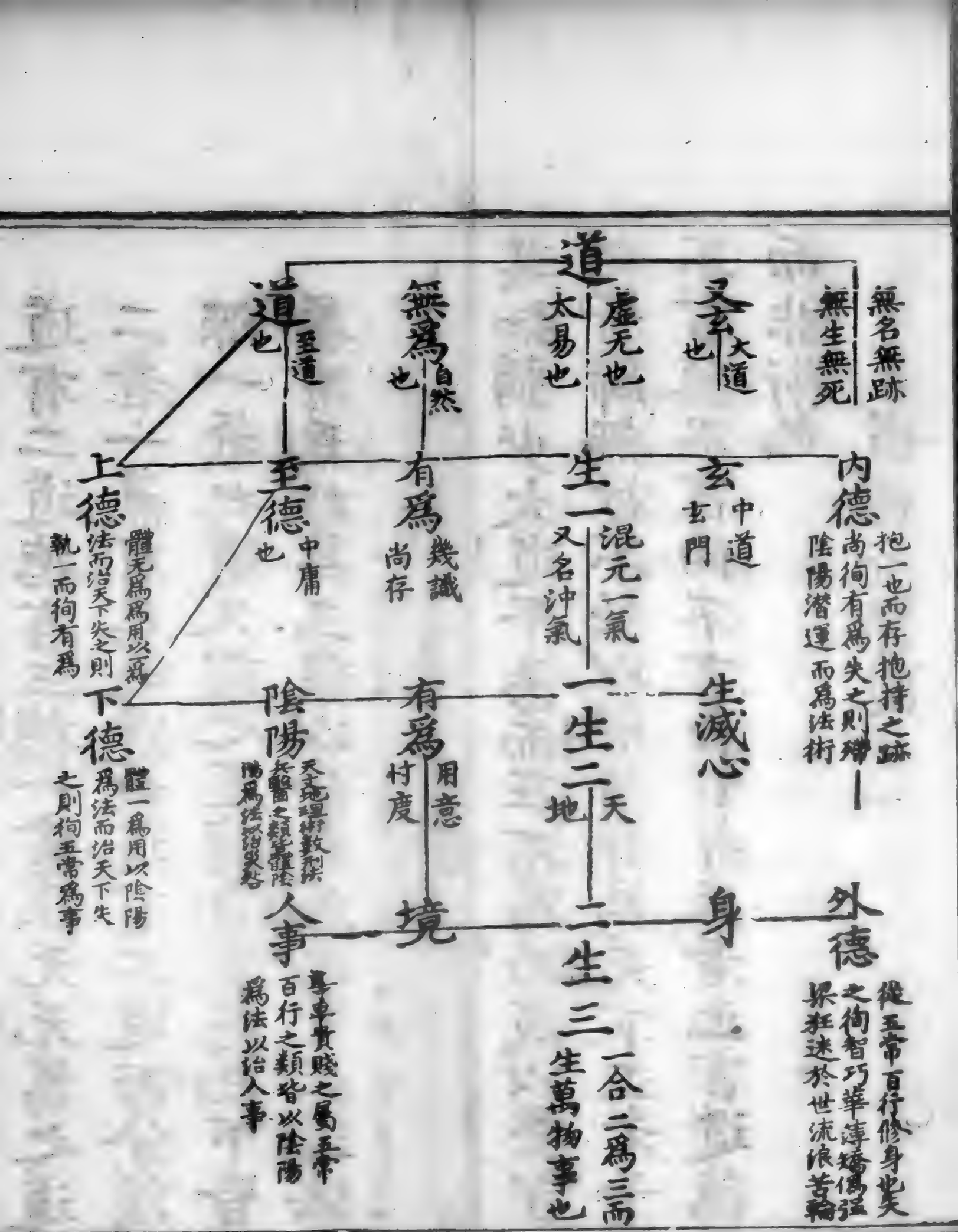
夫外德者從五常百行修於身孔子謂之敏德而以行爲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而攻堅强如慈儉若拙訥之類是也失之則殢智巧華薄騁强梁馳田獵而貴貨居寵辱矣

夫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爲而成以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爲天下正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德而非術也

改五

五

道德階梯圖


道
無名無跡
無生無死
又玄大道也
虛无也
太易也
無爲自然也
道至道也
上德中庸也
體无爲爲用以爲
執一而徇有爲
至德
有爲幾識尚存
下德
陰陽
有爲用意忖度
人事
境
生一混元一氣
又名沖氣
生二天地
生三一合二爲三而
生萬物事也
玄中道
玄門
內德尚徇有爲失之則殃
陰陽潛運而爲法術
抱一也而存抱持之跡
生滅心
身
外德
從五常百行修身也失
之徇智巧華薄矯僞强
梁狂迷於世流浪苦輪
天之地理術數刑法
兵醫之類皆體陰
陽爲法以治民者
掌車貨賤之屬五常
百行之類皆以陰陽
爲法以治人事
體一爲用以陰陽
爲法而治天下失
之則徇五常爲事

道有二道德有三德一者虛无无爲之道二者一氣有爲之道故道有二道而分淺深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自至德已下皆屬有爲故爲三德以分内外此皆正道法門夫道德陰陽人事四者融通合爲一家若不能和會則觸途成滯學者宜審詳之

宋紹興已卯歲清明日本來子　述

道德眞經直解卷之一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音叫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炁因

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爲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爲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眞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眞心本來虛靜元無生滅因眞心動而爲有其名曰欲（念也智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

殢五音恃强梁居寵辱迷妄爲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守欲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爲正得之則爲靈爲萬物之母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蓋覆眞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虛靜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爲徼（邊也淺之意也）不可將心求心爲有欲不可將心滅心爲無欲此有無兩者同攝爲

一緣出言爲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不二法門又謂之中道玄之門以中爲法設喻如筌然法從心起既起於心繫著在中則非虛靜老子恐中道法縛不能捨筌故將又玄以釋之學人但不著有無亦不居玄之中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心虛靜乃是無爲故不須推照以無所得故始足無欲所以纖塵不立故名清靜都無作用故名無爲無修無證故名自然都無一物故名虛靜自在無

礙故名逍遥一味平常故名恬惔是故無欲則離諸分別離分別故無煩惱心無欲則觸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故不拘因果心無欲則不著萬物不著萬物故無生無生故無死夫心常無欲者乃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音以下同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胡臥切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音衡不

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不尚賢使民
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
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
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音智無欲使夫知音智
者不敢爲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八 段五

天下皆知善共知偏爲美之爲美
斯此也惡宜已止也皆知善之爲善已亦效之爲美
斯不善宜已夫何故觀有無互換之相生
難易事之相成長短理之相形此也高下勢

之相傾聲音是非之相和前後隨隨之相隨世人因著美善事障本心逐境以爲遂生八萬四千煩惱是以聖人處無心爲之於事所以能齊萬物行之治世可不言之而教於天下且萬物事也並作起也而聖人不以言辭分別者恐民生好惡之情於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緣以無事安民故生民而不知有君之化雖爲君父而不恃爲主此顯諸仁也功業成而名不居此用也藏諸用也夫惟不居於跡是以德存而不去失也夫不尚賢能

者恐人矜智王所好者謂之風民樂隨之謂之俗上矜賢智下必競趨不尚賢使民不爭其名故也名不爭其名故也食之與貨務資贍養豈貴珍奇難得貴爭難得民必深藏凡人之情與之則不授藏之必竊

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難得之貨者使民不爲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欲使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智無智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

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強其骨（孔子嘆申棖之不剛者是也）常使民無智則虛心無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寢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爲緣聖人爲無心之爲則天下無不治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无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爲陰陽陰陽生化稟一氣爲主乃知一氣處陰陽之

中故曰沖氣夫大道以沖（中也）氣而爲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斂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深也）兮似萬物之宗（本也）學人欲見沖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多也）志閑少欲則善和其光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內外無染湛兮其惟一心也雖不見其跡又似或存釋家喻爲慧燈朗月術家以爲大藥金丹孟子以謂浩然之氣言至大至

剛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
也配義與道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乃大
道所化之一氣曰吾不知誰之子此象萬
物帝主在陰陽之先前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楚俱切狗聖人不仁以
百姓爲芻狗
改五
十
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
有親疎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
用因時以萬物爲芻刈草也狗芻狗如今之草龍祭祀用
之始以朱匣盛貯繡巾覆之既祭之後棄而不用也聖人以一心爲

德故以百姓心爲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爲芻狗之喻莊子云至仁無親大仁不仁夫惟不仁是謂大仁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多言數音朔窮不如守中

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橐輔橐也籥笛也乎橐籥中虛其用在無而故不屈累也橐以鼓風籥以運吹動而愈越也出若乾坤之開吐生物也闔閉藏物也老子欲多廣也言數頻也窮

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以心處虛其用無盡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以喻虛虛者道也神者道化之一氣乃無中之有也（改五）釋氏以虛神謂之實相取其不壞爲義（十一）虛神無形本自無生而亦無死故云谷神不死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爲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謂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所出謂之門）是謂生天（陽也）地（陰也）根以觀谷神綿

綿綿若有（綿綿若存 中似無）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能爲也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列子云凡有貌像聲色皆物也人見天長地久而不知虹蜺雲霧風雨四時積氣成乎天山嶽河海金石草木積形成乎地夫有形者豈得不壞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者四時之運亹亹道爲生化之主天地以其

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效之處謙下不敢自尊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前也以世利皆爲身外之物緣外其身不爲物累而能身存得久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以其無私耶效天地爲而無爲故能成善也其

私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烏路切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衆人好爭老子以不爭爲上善喻若(如)也水謂水無心欲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衆人之所惡也以水之德故幾(近)也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於不爭以無心爲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深)也與無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時夫惟無心善於不爭故无尤(過)也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言以揣初委切)而銳之不可

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居高名厚利如持而盈滿之器常懷傾昃之憂不如其已（止也）則無大過之累由不滿則易持也揣（度也）而銳（鋒銳也）權勢（也）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蓋因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殃自遺（加也）其咎（禍也）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退不居此天之道也

道德眞經直解卷之一

改五

十二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二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在斯切）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心無定名隨處而立心動則著物著物便見心心動則屬陽其名曰神又名曰心心

不動則屬陰其名曰精專一爲義又名曰性心向外也爲視爲聽其名曰魂又名曰情心向內也收視反聽其名曰魄又名曰意皆隨處立名總名曰心乃知心者載乘也身之主無不經營今言魄者謂魄屬陰陰以靜爲法制心於內靜則精魄住精魄住則神魂住陽爲陰所伏男爲女所制精神魂魄混融相合爲一謂之抱守也一抱一雖能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此長生之術未極於道者緣心著一故也老子

嘆曰能無離乎離有入無令心廓徹清靜
始曰无爲此名眞心乃大道也如專氣致
柔和也者既言專氣便是用心有心則不得
致柔能比如嬰兒無心乎若滌除萬境一
心覽執也玄如玉有疵能無心執玄而無瑕
疵乎夫愛民治國之心經營天下之致事
彰於跡有跡則有憂而能顯諸仁藏諸用
而無爲乎天然機解之門心也開闔應務
之際能隨順物情而爲雌乎心本靜明潔
白四方通達緣染知見情解窒礙不得虛

靜能無知見乎夫一者攀緣之本生滅之根既有一繫著即非无爲之道能離抱一之跡方合於玄道也德玄德者生育之畜養之夫生之者道而不見其有爲之者德而不見其恃至於長成而不爲主宰是謂玄德故莊子云通於一萬事畢若無心得一而冤神服此之謂也

改六

二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始然切埴市只切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

爲用

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藉有之以爲利便於無之中乃見妙有不窮之用且如車今之十八輻古之三十輻共轂一轂爲輪藉輪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運轉故知無者爲車之用也埏和也埴粘土也搏以爲器瓦甎甋之類藉器爲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盛貯乃知無者爲器之用也古之穴土爲居鑿戶門謂之戶而出入爲牖牕謂之牖以視外然後君臣父子宗廟寢

廷之制以爲室藉室爲有形之利當其無
中妙有於居處乃知無者爲室之用也故
見有之以爲利便無之以爲妙用是以聖
人藉幻身爲利以無心之心爲用使學人
體物理有無而見道之利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音杏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失也盲聾口失皆殢聲色滋味

之過迷失眞心不得見聞大道如馳騁田獵恣縱逸樂令人心發狂亂若貴難得之貨心染貪著令人妨行是以聖人爲腹者能容萬境不爲耳目之欲故去彼妄緣方能取此實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若驚貴爲大患緣若（汝也）身故也老子自問何謂寵辱寵得也辱失也因寒生熱因寵生辱故知寵爲下世人執著貴愛於身是故得之恐失故若（如也）驚失之悲悔故若（如也）驚是謂寵辱若驚老子自問何謂貴大患若身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受貴愛於身及吾無受貴愛於身如是則吾有何患故受貴以身爲天下者必招辱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必生患若可託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去吉切）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古曉切）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次六）

大道虛无無色故視之不見言其意夷遠故名曰夷大道無聲故聽之不聞言其意希闊故名曰希大道無形故搏之不得言其意微小故名曰微無色無聲無形此三

者既不可致詰（細推也）故從混（未分曰混）而爲一氣而言之其一在上運日月風雨而不瞰見也其一在下厚載萬物而不昧繩繩亏者言一氣連運上下不絶之意能陰能陽能圓能方能青能黃妙用莫測故不可名復歸於無中之物乃人之一心便是混元一氣是謂無狀之中狀無物之中象（物象意同二句疊言）是謂恍（無中似有中似有曰恍）惚（無曰惚）恍惚者言有無不定之意故迎之不見其首（前也）隨之不見其後執（操也）萬古常存之道者以御（侍也）今

之有一之名執一則能知古始 初以心進道釋氏以一心爲般若仗一心進取而能到彼岸是謂大道之紀綱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似救切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改六清孰能安以動之徐五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老子言古之善爲道之士者微妙玄通深理不可識夫惟深理不可識故且强爲之

容而申猶豫之意豫兮若冬涉川徒行渡水曰涉衆流曰川言不得已而應事之意猶兮若畏四隣言自性不出於外之意儼莊子之貌若客言正容以悟之意渙氷散也若氷將釋言心如氷渙解釋之意敦立也兮其若木之朴也曠空也兮其性若谷也渾兮其若俗濁也孰誰也能於渾濁之間以見靜之徐清者若畏四隣孰能於安靜之間以見動之徐生者若冬涉川保此微妙玄通之道者不欲持盈滿也夫惟不盈則常虛靜虛靜故能敝隱也不

日新而成道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奉道者須是致虛極守靜篤夫萬物並（皆也）作（生也）自虛（命也）化神（性也）神化氣（陰陽氣也）氣化形形復化虛明見虛是根也故老子曰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芸與云同）自小及壯自壯及老而皆各歸其根學人欲識歸根法只心

靜靜謂內外俱息也又云靜曰復命者非靜中復有所見也但復去爲靜之心乃得其虛故曰虛靜則致極篤此理不可言宣便是當初大道命與我者故曰命此命離陰陽之外乃虛无大道也世言死生由命者此指陰陽命我有形體者處於陰陽故禍福壽夭推之可見也

改六

六

此命無生無死亘萬古而常存故曰常能知此常之理乃曰明不知常之理妄意作爲者凶近禍曰凶知此常者其心虛靜方能容攝萬境虛靜能容乃公正也公正乃王德也王以虛靜治國名曰無爲乃同於天天

之虛靜乃同於道人同道之虛靜乃能長
久故沒身不殆歸根復命常存之道無其止盡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
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乎其貴言功成事
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
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
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音謂文不足故
令有所屬音燭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太上遠古也之世以無爲化天下下民但知

有君之化而不見其跡其次至堯舜淳朴漸散以有爲之教欲復無爲之道緣顯仁義之迹民競親之因感聖智之治民歡譽之自此仁義易其性而失無爲之道莊子云自虞氏取仁義以亂天下也其次至三

王德衰義薄用刑罰使民畏之以從仁義莊子云施及三王天下大駭其次至五霸大僞盛行巧役於下下悔之於上刑罰不足威懲孟子云五霸假也仁義者乃救世之法而以信爲本故因信不足焉而有不

信太上之世爲無爲之事由亏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蓋不顯其治大道廢緣有顯也仁義之跡智慧既出而有大僞生蓋智慧者心之妄念也意識分別不能一齊天下太上之世臣忠子孝以爲之常而六親不和者緣有顯也孝慈國家昏亂緣有顯也忠臣皆因玲智失於自然若絶聖棄智用無爲之化民獲利百倍矣若絶仁棄義人易其性民復孝慈若絶巧棄利不見其欲則盜賊無有聖智仁義巧利此三

者以爲文華故治世有所不足老子故令有所屬使人見本來素性人能守之是名抱朴朴者道之一氣在人曰性乃人之一心取素潔爲義以此爲正世人因欲著境攀緣成私汙染素性何得見素但少私何謂少私寡欲是也一者乃眞心之動念而亦是私今老子不言無欲而言寡欲者治世之道以一爲正故也民持寡欲之道謂之德德育萬物謂之仁仁救安危謂之義義有去就謂之禮禮有變通謂之智智有誠實謂之信使民抱道則五常百行之所自

出人心寡欲而無矯傚之能大哉老子令
人從本而流末自然之教於天下也
絶學無憂唯以水切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
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
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伯
改六
音怡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
八
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
悶悶澹音淊兮其若海颼音劉兮似無所止衆人
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

于毋

一切憂苦皆因妄生老子使人絶妄心爲學故無憂患然捨妄還眞與棄眞逐妄譬如唯（諾也敬之）與阿（聲之慢也）出於一心相去幾何善之與惡出於一性相去何若人之所畏馳騁妄心不可不畏老子嘆人心荒荒兮其未央（止也）哉觀衆人心熙熙（悅也）貌然如享太牢之志（太牢牛也祭天之物）如登春臺之樂老子申絶學之意曰我獨怕（靜也）兮其未萌於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無爲也）者任運無

心若無所歸衆人之心念念不停皆有餘
老子曰我心獨若遺念也反釋曰我愚人之
心也哉無智無得但純純兮眞心無雜俗人昭
昭以爲明老子曰我獨若昏者而心無所
恃俗人察察以爲智老子曰我獨悶悶然
無意於物澹水動之貌兮其若海者言不可見
其心飂高風之貌兮似無所止者如風行空無
所依住衆人皆有以用也者著物生心老子
曰我獨頑且鄙者不爲物遷老子曰我獨
異於人者以心合虛而貴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老子言孔空虛也德之容儀乃一氣也故云惟語助也道是從空德之容乃道化之爲物也其物惟爲也恍惟爲也惚恍者光而明故似有也惚者有而未形故似無是也細而言之惚兮恍似似無有其中有象恍兮惚似有似無其中有物物與象二字一

意不指定言無中有也有中無也故疊言之恍惚便是物物便是恍惚前文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惚便是混元一氣乃人心也心有所著故生恍惚心無所著便是窈冥老子先言有心之境次明無心之道窈兮（幽之意）冥兮（暗之意）其中有精者非謂窈冥之中又別有精只窈冥冥便是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眞精其精之理甚眞爲義言其不僞也（世俗以穢汁爲精者此術家之語也由陰陽相濟血氣變白如乳妳汁類也此物隨感所化而無定位在體爲汁在目爲

淚在鼻爲涕在脾爲涎在腎爲精皆心之所感而爲即非眞精也又云其中有信者自古及今其名常存不去也失也可以閱也用也閱度也衆物之甫始也老子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窈冥之道

曲則全枉則直窪烏瓜切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直良切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枉則直何謂曲全枉直夫處窪低下

改大十

貌下則保盈能弊隱也其德則長新其爲道者務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法也如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誇功曰伐故有功不自矜自誇曰矜故長哉幷涉迂曲而枉於直其由不爭也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引古爲證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其身而德歸之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

夫道希止言也自然也不自然則事屬蜀有爲

故見飄風旋風也不終朝驟雨疾雨也不終日
孰誰也爲此者天地也天地有作爲尚不能
久而況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
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故從其事於道者奉道者心常虛靜故同
於道從其事於德者惟其一心故同於德
若專志仁義失於道德者同於凡俗之失
夫事同於道者道亦得之事同於德者德

亦得之如專忘仁義而忘道德然同於失者賴五常百行外德修身故云失亦得之失道德者緣正信不足故也失尚稱德者由有不信仁義者愚俗

跂音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之芮切行音杏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謂脚跟不著地足者不能久立跨騎也物者不能久行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

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施心於事尚不能久況乎其在道也即心見道見道離心有心則有礙喻如即食得飽飽當離食故曰餘食贅礙其行所行事也為行物也尚或惡之況乎其在道也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道虛无也虛无無物自然生有以一氣爲有物之稱天地萬類普因一氣而混成先在天地陰陽也以前生寂兮寥兮言無聲也寥兮言無形也獨立於萬物之上而不改也易周行六合而不殆止也萬物皆自一生可以爲天下母雖云有物寂兮寥兮亦是無稱之稱老子云吾不知其名以字記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推大之理往逝之故曰逝往也逝四方上下其理彌遠故曰遠遠則不可推復返於一故曰返夫萬物因一而生

故道大也萬物因陰陽化形故天大地大
也又云王亦大者謂虛无爲域域中有此
四大而王以道涖天下而處一焉人以五
常百行修身而從謙下由取法於地地之
生育取法於天天之運化取法於一氣之
道一氣之道取法於虛无自然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重爲輕之根靜爲躁動也之君主也以事言之

是以君子終日行者欲輕亦不離輜重之車雖有榮觀在物必依燕處之靜超然可見輕不離重動不離靜君不離民如何感嘆之意萬乘之主而以身貴高而輕天下則失臣民也躁動也則失君

善行音衒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算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

迷是謂要妙

善行其道者無轍跡（車行之跡）此所謂行無行行故無跡善言其道者無瑕謫此所謂言無言言故無瑕謫善計其道者其心無思無爲故不用籌筭善閉其道者心常無欲則境莫能入雖無關鍵（鎖類）而不可開善結（繩也）其道者達自心是道雖無繩繼約束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以此善救人故無棄人常以此善普同救物故無棄物如是自利利他是謂襲明故善道人爲不善道人

之師不善道人得善道人之所資然當不
貴其師不愛其資若貴師愛資雖爲權智
執之同於大迷無智無得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音溪爲天下谿常德
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
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
朴
學人未能全得無心之道者但知其雄强
勝物而守其柔雌之道老子喻爲天下谿

謂處下而不爭也能爲天下谿常使其德
不離久則復歸於嬰兒嬰兒謂覩境無心知其自
理明白守其黑默之道者可爲天下式法也
謂藏光隱德也能爲天下式常使其德不
忒失也久則其德復歸於無極盡也知其榮而
改六
不喜守其辱而不憂譬爲天下空谷謂虛
十四
而能容也能爲天下谷常保其德乃具足
久則復歸於朴
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音掌故大制
不割

夫朴者大道化生一焉也散則爲陰陽器顯形謂之器用四時之遷始春而後秋聖人觀生化之有序用之爲法宗廟則以昭穆焉朝廷則以尊卑焉鄉黨則以年齒焉推厚德則爲之官長是以先君後臣先夫後婦故體大道之制使人倫有序而不傷割害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以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

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上古以無爲治天下無不治矣至堯舜時道德勢衰述仁義欲民從之救衰弊之世是將欲取治也天下而爲之者也老子曰吾見其不得已夫天下者神化之器用也而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事也或行或隨或前或後或噓或吹或陰或陽或強或羸或盛或衰或載或隳或成或敗者緣執於爲是以聖人治天下所以去離也下同甚去奢去泰者由不執於爲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音旋）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音下同）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以（用也）道佐輔人主者不以兵強取勝於天下夫舉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反復矣夫兵者凶器也師（師衆也周官自五人爲伍積二千五百人爲師）之所處民事廢而田不修故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失於耕治必有飢

歲凶年故善（良稱）之用兵者果（定也下同）而已矣
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自矜果而勿克伐
果而勿生驕果而不得已而用之果而勿
恃強夫物盛則衰至理必然物之用壯如
兵之恃強物壯則老兵強則敗是謂非道
非其道也宜當早已（止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
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
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音落下同）之樂之者是樂

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兵以濟難由如毒藥不可爲常夫佳美也好兵者不祥之器有好勝之心而妨道德萬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於佳兵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左爲陽陽主生用兵則貴右右爲陰陰主殺故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禁暴救亂不得已而用之治國之

道恬惔（安靜之意）爲上故兵不可美好也若美之者是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人不親之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副也）將軍處左（古之右爲尊左爲卑）左主生上將軍處右右主殺言居上將之勢則以喪禮處之何謂也謂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用戰勝取强則以喪禮處之也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三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改七

音零

大道虛無而常無名自无始化一氣一氣者有而未形名之曰朴其朴比大道雖小然爲萬物母故天下莫能臣下也侯王若能

守其朴萬物將自賓伏也以一治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以降甘雨潤露普徧人莫之令而自均大道因朴始立制而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若不止則散失其朴知止所以不殆而可長久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止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譬道之在天下由如也川谷之水皆與歸於

江海也喻天下萬事總歸於道夫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知人者不過用智人皆以智爲明不如反智於內而自知自理者是謂明勝人者不過有剛強謀略豐財銳勢爲力不如息力休心於內境不動而自勝自勝者是謂強世以財百乘爲富雖厚有盡但知自心本來具足用無窮盡者是謂富世間所學皆小志惟強行於道者謂之有志（孔子志於道）從事皆合於道是故不失其所止者乃能久形雖死而性不亡

迷也
失也處於不生滅之鄉萬劫常存者是謂
壽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
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
其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道汎兮言無定位也謂可大可小故其
可左右何謂可小夫道萬物恃之以生而
不辭謂如春功用備成至夏則春意不居

當春之時萬物衣被而不爲主宰故道常無欲於物則可名於小矣何謂可大夫萬物總歸於道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而效其道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以其不自爲大之跡故能成就其大執此大象以治天下無不歸往民往之者緣往而不害故也所以天下安平泰樂音岳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世俗殢五音之樂與飲食之餌百年之間

如待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然而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使之治國治家治身至於生之前死之後用之不可既盡也將欲歙音吸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改七

三

將欲歙歙也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陰根於陽此必然之理識事之理者是

謂微明故知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也夫魚不可脫離也於淵水也如國之利器用也不可以示明也人若示人則如魚離水設符璽表信制斛秤令平此便國之利用將欲救弊必固轉生不淳蓋不察微明之義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治天下之道常處事於無爲而天下無不爲治也侯王若能守無爲萬物將自化化

而有欲作起也者吾將鎮安也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者亦將不欲是也不欲則以靜所以天下民心將自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太古之時上德不顯其德是以有德至伏羲之時造書契定婚姻之類因顯其德而爲下德然雖不失德因有爲德之跡是以無德夫上德者用無爲之治而無以爲事

改七

下德用有爲之教而有以爲事也至堯舜之時上以仁愛人利物曰仁人之德爲之治化而無以爲事其次至三王上生可否之義分別爲之而是有以爲也其次至五霸上體事之禮而爲之治何期禮出詐生而民莫

四

之應用禮立法欲人懼刑而從仁義如是則攘以手(禦臂也)臂而使民仍(就也)之故因失道而後用德失德而後用仁失仁而後用義失義而後用禮夫禮者救世之法而以信爲本緣忠信之薄而爲亂之首(始也)也如前代顯智識治世者乃道之華非道之實因徇其華而愚民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之厚不處其忠信之薄居其道之實不居其道之華故去彼華薄取此實厚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爲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 改七
本耶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 五
珞如石
夫一者萬物之母也萬物皆自一生故得
一則昌失一則亡老子言昔之得一者天

得一以爲也下同清而覆地得一以寧而載人之神得一以靈神顯用曰靈三才之間四方上下爲谷得一以盈滿也萬物得一以生矣侯王理世得一爲法以爲天下正其各致之一也若天無失也下同一以清將恐拆裂地無一以寧將恐發泄水火風伏下神無一以靈將恐其神歇散也谷無一以盈將恐宇宙竭盡也萬物無一以生將恐生化滅侯王無一以爲正而恃我之貴高失於恭謙將恐其位蹶失也故處於貴者以賤爲本處於高者以

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小失父曰孤寡失夫曰寡不穀者以其就下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將謂我之貴高故致數不一譽褒譽也譽者毀之基不若無譽故不欲琭琭如玉之譽者不致珞珞如石之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馳心於外者不若反心於內故反者乃道之動動而反歸無心曰弱弱者乃道之用也世人只知天下之物生於有不知有本

生於無故知無者道之用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上士學也下同聞道能生實信勤而行之故云上士中士聞道胸中無主若存若亡故云

改七

中士下士聞道塵重業深聞說其心不依

六

一法兀然無事具足道德必大笑之下士聞而不笑者必是奇怪矯妄有爲法術此不足以爲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音耒進道若

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
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故建立也言有之老子引先聖之語也明道若昧悟道無得故若昏昧也夷平也道若類大道平夷無修無證故若類進道若

退不用心智故若退上德若谷心如大虛能容萬境故若谷大白若辱無爲而爲故若辱廣德若不足大德之士圓修萬行故若不足建德若偷行行無跡故若偷質眞若渝渝變也自心清靜隨物安委故若渝大方無隅涅房酒肆皆成道場故無隅大器晚成勤誠歷修方能究竟大音希聲至樂自聞已上十

一句言大象無形由道隱無名之謂也
夫惟道善貸（音太）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夫惟道善貸（假借曰貸）與陰陽生化而且成終
復歸道自道生一氣一氣分而生二儀二

儀生化以一氣爲主以一合二故云三一
氣在陰陽之中故名沖氣以三能生萬物
故萬物無不負（背也）陰而抱（向也）陽皆仗沖氣
以爲和（和者生之本）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者何也理世之道以謙下爲法故物或損之者而受益益之者而見損故知謙者受益此古人之所教也老子曰我亦以謙爲義而教之夫何故見恃強梁者不得盡其理而死老子曰吾將謙道以此爲父教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音澗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

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天下之至柔者無心之心又玄是也人能馳騁至柔此天下之至堅而不壞者古頌云不見頭也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以無爲有故曰無爲入於不生滅之鄉萬劫長存更無間斷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此不可言及之教老子嘆曰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高名與身二者孰親身與財貨二者孰多
因名利而生得與亡失也孰病是故甚愛名
者必因名大則費損也多藏貨者必因貨厚
而亡失也居名知足則不辱居貨知止則不
殆危也可以長久

改七

八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爲天下正

大成者反若如也下同缺不完也故其用不敝敗也
大盈滿也者反若沖虛也故其用不窮盡也大直

者不申反若屈大巧者藏智反若拙大辯者不言反若訥是以缺能勝成虛能勝滿屈能勝直拙勝巧訥勝辯如躁勝寒陽動則躁靜勝熱陰止則靜此者如藥對病惟清靜無爲能空萬境而絶對治乃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古之兵即農也農即兵也有事則征無事則耕天下有道民各安業却退也走馬戰士

以糞田疇修治農事天下無亡也道兵戎之
馬孳生於郊離王城三十里爲近郊六十里爲遠郊亡道之
由罪莫大於縱心可欲禍莫大於貪心不
知止足咎莫大於專心欲得夫罪禍咎皆
因欲起若心無欲故能知足其心之足所
改七 九
遇而常足矣禍咎自除何罪之有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
而成
夫道均化於萬物而知道在我矣欲見道

者不須出戶但推照一心其一與萬物一皆同故能知天下萬物也若更能棄推照之述心無繫著則不須窺牖向外視也而見天之道也若向外求之於筭數求之於陰陽求之於人事其出彌遠則其知彌少矣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萬物之性不見而名天之所造者而在不無也爲而成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者日務滋益是也爲道者日損萬緣是也夫爲學務益者有二病一者讀誦抄寫持事多聞名著事二者尋於書義窮究文理名著理此皆心有所著故當損之夫爲道務損者亦有一病一者斷除妄想心外求靜名執無二者併去塵緣專守一心名執有此皆心有所執宜又損之損去爲學爲道之心離著離執以至無爲之道無爲者是無心而爲也（無心非滅無也謂無一切心名曰無心）無心而爲自然境空任其耳目而視聽自

除從其貧富好醜自滅運水般柴役遊於
世而無所累故無爲而無不爲用矣故以
道取治也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
以取治也天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
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
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爲音謂
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無欲無爲無常處之心以百姓之心
應事而爲心繫辭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因事顯

心而見其德善者吾善之有不善者聖人不分別吾亦善之因亦善之德化百姓善矣信者吾信之有不信者聖人不分別吾亦信之因亦信之德化百姓信矣是故聖人之在天下不疑於物則天下物自信不私於物則天下物自公不貴於珍天下自不貪不奢侈天下自從儉用其實天下自不僞崇其謙天下自不爭如此惕惕爲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德於耳目聖人處無心於事皆孩之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改七

十二

世人有心出於外體天地陰陽為法存想滋嚥吐納般運之類而求長生者又有心納入也於內沉空殫靜昏懵如死者老子以十分為率而言之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有

三分又有民（釋曰衆生儒曰民衆萌之謂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亦十分中有三分老子自徵問夫民以衣食養生何故動之死地以其緣貪生生之過厚故也三三類九皆不取者緣生之徒心著有死之徒心著無民之生心著境三者心有所著皆居生死之地蓋聞善攝無生者離外境離二邊都無所著不立於心見如不見來如不來身心一如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及也）甲兵兕無所投其角（兕如牛色青重千斤一角如鞭長三尺餘）虎無所措

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而使猛獸兵刃不能加害夫何故以其心無所著行住坐卧心常虛寂虛即無相寂即無生緣其無生故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萬物因道而生之因德而畜孕也之物之形

賴生畜之勢而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也且道之尊德之貴其理莫之爵位也而常自然矣是故萬物皆自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也然因道生之而不見其有因德畜之養之育之

為而不恃乃至成之熟之長之而不為主

宰此莫知爵而常自然矣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列子云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故天下有之

始者無也以無爲天下母既得其虛無爲母以知其萬物皆子既知其子當復守其母人能以心合無如子歸母則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眼耳鼻舌身意謂之六入因六入而妄生諸緣而爲禍之門也老子使人塞其兌（兌爲竅）閉其六入之門是也貪癡既息則終身不勤（勞也）若開其兌濟其事納諸妄緣則終

身不救夫六入以心爲根但除其根則境自滅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常無欲可名於小矣）守柔曰強（天下之至柔）應物隨俗則用其光內心虛靜是復歸其明（見小曰明喻如燈頭光乃外照也）誡之曰無遺其言失之則爲身殃不遺其言是謂襲（合也）常（道也）

使我介然有知（音智）行（音衡）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音耗）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道誇非道也哉

莊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大道離言而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應有所施智行言於道者是可畏也故老子曰使我介作畫也分然有智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實告之曰大道甚夷平也謂無爲無事緣而民人也好徑務一時智識趣向有爲又況當時朝廷矜智尚術甚除其道田甚荒蕪倉廩甚虛人競外華衣服文青與白謂之文采帶權勢若利劒厭飲食驕於味畜資財圖有餘是謂口道言誇道德理非道也哉

觀其世道而施此言是以可畏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立也）德者用之不拔（盡也）善抱（守也）德者守之不脫（失也）如子孫相傳以祭祀不輟（止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一家皆修其

德乃餘修之鄉一鄉皆修其德乃長修之國一國皆修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天下皆修其德乃普故以修身之德觀身以修家之德觀家以修鄉之德觀鄉以修國之德觀國以修天下之德觀天下承承其德用之不盡若子孫祭祀相傳不止也老子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修身之德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四

本來子邵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失亦切）猛獸不據攫（音鑊）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子呈切）作精之至也終日號（音毫）而嗌不嗄（一邁切）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以音）

含（抱也）至德之厚（深也）者其行（音杏）可比於赤子

赤子外無物情內無其心無心則物不爲對故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持也攫鳥不搏手擊也赤子骨弱筋柔任手而握物牢固未知牝牡陰陽也之配合而朘赤子陰器作長也者至精之至也赤子終日號咷也而嗌咽也不嗄聲破也一
改八
者至和之至也能知無心至精至和曰常知此常乃曰明不明常理百端滋益其生此曰凶祥兆也或用心使氣令體盛實此曰暫強乃是術法而非道也夫體盛氣強如物恃壯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是道宜當

早已止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自悟自知者不可言若殫於言者則不知欲求不可言及之道者但塞其兌閉其門挫其心之銳解其事之紛應事則和其光處世則同其塵常應常靜是謂玄同自然無憎無愛所以親疎自平利害自除貴賤

自滅使萬物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諸緣俱息打斷情見蕩然自在獨超萬法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音羈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

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音暮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

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其無正耶正復爲奇(音暮)善復爲妖民之迷其
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正者一也王侯得一爲天下正故云以正
治國吉凶悔吝生乎動惟一能克勝故云
以奇(一數也)用兵(孫子云口道)是以無事取(治也)天
下也老子曰吾何以知其然哉周時天下
多忌諱人不敢言下情之病而民彌貧人
多利便之器尚賢矜智國家滋昏人多伎

巧無益盛行故奇異也物滋起法令滋彰失於德化民不知恥心故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是以無事治天下也雖其政悶悶不顯其治其民淳

淳而自化若用有爲治世雖其政察察而顯其治其民缺缺而不完用有爲救世如湯療疥暫時爲福疥盛緣湯蓋禍亏因福之所倚其爲福亏乃禍之所伏孰知其極之理蓋治國者其無正耶令人正復反也爲

奇邪也善復爲妖民人也之迷惑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大方而不分割清廉而不劌傷也處直而不申肆藏光而不炫燿者皆處於無事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音色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切直容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用智識治人事天下則失其正莫若嗇有而不用曰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正也早復謂之重

積至德語云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重積至德則事無不克勝也無不克而非苟且則莫知其極盡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蓋正爲國之母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木根柢也乃長生久視之道若言治身當抱其一爲形之母是謂深根固柢乃長生住世留形久視之道也但以一爲法則事無不克矣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若烹小鮮如烹魚也者謂不可擾也擾

之則魚傷故以用也無爲之道莅臨也天下者
而民不傷至於其鬼人曰鬼不爲神崇疾疫
傷人非只其鬼不爲神崇其神天曰神亦不
爲虫蝗水旱傷人非其神鬼不傷人緣聖
人用無爲之道亦不傷人夫人神幽顯兩
改八
不相傷者故無爲則與天地鬼神同德蓋
德交合也歸焉是以無爲治天下者無天怨
無人非無鬼責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
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治大國者宜體天道下濟流行夫天下之
交（合也）觀天下之牝（牝柔靜也）牝常以靜勝牡（牡剛動也）以靜爲謙下法故大國以（用也）謙下小國
則取小國附之若小國以（用也）謙下大國則
取大國納之故或用謙下以大取小或用
謙下而小取大大國不過欲兼畜（養也）人是
樂天者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是畏天者

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居大者不可恃強宜
爲下之也

道者萬物之奧也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音杏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
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
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何也
不曰音越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者乃萬物之奧也善道人貴道之若寶
不善道人恃德之所保身是故尊道爲美

言從之可以如市以德爲尊行可以加於人夫人不善道德者又何棄之有也故如堯讓許由立爲天子楚置莊周爲三公招賢之聘雖有拱璧圭璧也玉爲之以先前四也駟公卿之車如此之榮不受而隱去是不如坐進此道也然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事也所貴此道者何事也所貴者其心無欲視榮華如塵垢而不曰求其以得者有著境妄念之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而無爲者是處事於無事也此恬
惔之德其味無味應大與小言其形多與少
言其數塵境奚緣能爲怨對者以無心爲事
故云報怨以德

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故聖人終不爲
大故能成其大

夫人欲圖難者必先於其易欲爲大者必
先於其細小也天下之難事必作爲也於易天
下之大事必作爲也於細是故聖人而無所

作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
之故終無難矣
夫輕諾許從後必寡信緣於多易後必多
難是以聖人應世而毋必由難之故至終
改八 六
無難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其安易保持於危其未兆易謀於已成其氷脆薄則易泮氷散也蓋其微者易散也凡事爲之於未有之際治之於未亂之時夫合抱之木由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事皆從微而至大不可不慎也凡有爲者故有敗之應有所

執者故有失之是以聖人處事於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故民人也之從有爲之事者常於幾成而敗之幾者心動之微也心未動以前心處於無而不名幾動則顯露亦不名幾幾者心始離無入有在有之微乃欲之初事之始也若能愼事至終如事之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者愼心動之微不貴難得之貨者愼事動之微故知聖人之學不用幾識爲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也以輔順也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為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善爲道治天下者非（不也）以（用也）智見明民用智治世是將以愚民之也民之難治者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模也）式常知楷

式是謂玄德玄德之理深矣遠矣謂與物反矣不以智識明民然後乃至大順（天下俱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音仲）處前而人不害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處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在人上以

其言卑下之欲在人先前也以其身後之是
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所
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以其謙退不與物
爭是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改八
若肖久其細也夫
八

老子曰天下皆謂我道大者謂不拘形名
度數故也有似者終不肖似也下同夫惟一氣
之大故似然居於形名度數則終不肖古人
云似則似只未是若肖則久矣其細小也也夫夫助語也

學人當子細若心有一毫一絲情識思念不盡由屬形名度數之內依舊生死輪迴故先聖有此垂誡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音掌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

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老子曰我有三德甚可爲寶貴重之意其寶執而持之可以治身可以治國一曰慈以仁

吹八

愛物二曰儉以寡於欲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謙而不爭夫慈則敏惠故能勇於救物

九

儉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大器長今捨其慈且取也勇勇必害物捨其儉且取也廣廣則傷德捨其後且取也先先則

人怨害物傷德人怨是死之道矣夫用兵慈愛不爭乃天之道也用慈以戰則爲正以守正則固如天將救之以慈衛護之古之善爲兵之士者而不用武善戰者以慈愛救物而不用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謙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二者是謂配合也天乃古之至極之德古之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爲主主者興事而爲客客者應敵不敢進一寸而甘退一尺如是言之是無意於爭也是謂雖行應敵與無行同

攘臂所以表怒今不怒與無臂同仍引也事者欲爭今不得已而應敵與無敵同執兵伏以表殺今以慈爲主與無兵同是以慈爲寶也老子曰禍莫大於輕敵易動也輕敵則幾喪失也吾寶故兩國抗舉也兵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老子曰吾言簡直甚易知無所作爲甚易

行天下之人以情識測度欲見欲聞欲爲欲得故莫能知莫能行此書言理有宗本論事有君主也意夫惟無不知言之宗事之主老子曰是以不知吾也知我道者稀嘆曰則我道貴謂無上也矣是以聖人外被褐賤被八衣也而同塵內懷至道如玉如玉隱石惟見於外罕知其內矣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清靜經云內觀其心是知也心無其心是

不知也能悟心無其心此爲尚矣道者心常無思無欲寂然不知心之所住若知者是病矣夫惟能病知爲病則不被所知爲障是以不病夫聖人之不病者以其病知爲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民人也心虛寂萬境自空所以不畏萬物之威則自知大威至矣誡之曰無執小識小

行狹其所居無惡塵勞厭其所生夫惟不厭者藉有身爲利悟無相眞常故當自愛是以不厭也古人云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矜也自愛而不自貴誇也故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改八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十一

勇於敢爲則招殺害也勇於不敢則活利也此

兩者或利或害如天之所惡者而孰誰也知其故理也感激之道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雖不爭而能善勝雖不言而能善應雖不召而報自來天道坦然而若善謀也使善惡不能逃如天布網雖恢恢寬大踈闊

罰惡賞善而分毫不失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音碁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音卓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夫民貪欲爲奇是故常不畏死奈何威嘆之意
立刑法以死使民懼之若使民忘欲而常
自畏死其間而有爲奇者以謂吾得執而
殺之以戒於衆孰敢也然以貪欲爲奇者
必自招其禍常有司天也殺者殺又何必代
天行刑不惟殘物傷生仍亦自失天和而
代司殺者殺是譬如代大匠斲木匠也夫代
大匠斲施斤斧之勞希有不傷其手矣專
刑罰治世少有不失道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周時民之飢（不足之意）者以其上食之廣必稅之多也是以飢矣民之頑囂而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矣人之冒險而輕死者以其上爲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矣惟上無以生爲過厚者是賢於貴天下之生也

（改入）

（十二）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其體柔弱及其死也其體堅強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見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人共伐故堅強則居下柔弱則處上

天之道其由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

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天之道其由(如也)張(施也)弓手高者抑(損也)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也夫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而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誰也)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效天道乎是以聖人效天道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者以其不欲見賢耶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

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音衡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過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欲換易之以其無以易之也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蓋不能守柔受辱是以聖人言湯武之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獨稱孤寡不穀者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下王此正言合德俗若反焉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
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和天下之大怨者後
必有征伐之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如執左契（左契自執右契）
與人契之左右合以爲信而不責求也於人有德者如司主也
左契物來自合此天之道也無德者如
司主也右契徹通也物求合此人之道也天道

無親疎常與善行無爲之人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
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
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
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心本清靜元無染著緣心起欲而著萬物
既著萬物則生貪求老子欲使天下人心
無欲不著萬物如是小國中寡民使民有
什夫之器伯曰什伯夫之器智識可爲

官長者而不用也且夫使民無欲則心靜安閑忘一切利益等事故重死而不遠徙移也無欲則無求雖有舟輿車也無所乘之無欲則無爭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反朴還淳不假書契使民如三皇之世復結繩而用之無欲則不旋厚味而甘其食不事文采而美其服淳朴爲風安其俗各不相慕而樂其業雖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彼此無欲無求雖相比之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上怡怡然無所施下淳淳然無所爲

如是則焉用什伯之器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其文不美於俗美言華瀚理不信實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道者在行不在辯說殫於辯者則不爲善論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改八

十五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者明心識本不在多聞廣博務廣博者有所大不知孔子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

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音紀下同）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耳蓋聖人無積也欲人付囑護念既以爲人因勢獲利已愈有既以與人其道弘廣己愈多所以利他兼自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子書終二句以結其德天之道利而不

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道德眞經直解卷之四

紀末

元卿謁本來子時王屋鄧先求請此書欲鏤板於世本來子曰此書爲已以記遺忘今人聞道德之書多自退屈而恐難行先曰氣與形神若一而能把握陰陽故壽與天

地敝而無有終時此謂之眞人若以一爲
法而貫萬事則可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
遠之外此顯淳德而全道者謂之至人其
次以陰陽爲法從八風之理而能處天地
之和內無恚嗔之心故能適嗜慾於世亦
改八 十六
可度百數比之謂聖人若取法則於天地
象似日月辯列宿星辰爲之天文述歲運
察陰陽通從造律曆分別四時此謂之賢
人其次徇五常百行謂之君子背君子之
行謂之小人自眞人至君子不離一氣陰

陽人事皆謂之德若對修德之士言一氣
以前無爲大道雖三賢十聖尚猶生疑何
況小人乎五常百行乃修人理之德尚不
肯行加之大道當自退屈何畏憚耳本來
子曰向有客言昔王雱注道德經少年而
死父追雱魂見荷鐵枷云我不合注道德
經故受此苦如是論之書必難行先曰詳
雱所注雖不中道粗不失德設使人從其
德亦可補於世焉譬如柳七作樂章集觀
游詞廢句不過情境使人迷情逐境殢酒

色爲奇障閉本心埋沒道德至閨門聽之動其情發乎事鑽穴相窺踰墻相從汙失義方何異携人於溝壑任屯田之職作優倫之事爲儒不能駕先聖之道遺淫詞於世以翳愚俗之目此反先聖之道也且兩

者罪孰重焉誑說之徒謗業自招而眞說難壞又何畏其嘲謔也本來子曰今時尚奇怪如河上公飛昇列子乘風黙石爲金經歲不食臉紅髮黑如此之類使人觀相欽服某今貧居陋巷髮鬢蒼白貨藥於市

畜妻養子與俗皆同若以書示人必招言謗光曰世言舜居歷山象耕鳥耘聖德感召也陸龜蒙曰斯異術也何聖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矣何感召之云云猶大成而後薦於天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而好事者張其怪非聖意哉如漢文帝見河上公公乃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與帝言苟能如是斯異術也此亦好事者張其怪焉列子能六和合一精明所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隨風東西如木

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此物我兩忘又豈果能躡空乘風與夫乘風冷御空乃輕舉之術點石爲金乃變化之術經歲不食乃斷穀之術紅臉黑髮乃修養之術皆非道德道德之士者如列子居鄭亦有圃田之業子陽遺粟列子不受其妻拊心可見家貧亦有妻子也居鄭四十年國君大夫視之如衆庶此與鄙俗同也道德之士其同者事其不同者心俗人只取境論事烏識其心如莊子寓孔子見盜跖跖

以世間人事論之故不免小人之毀也南華眞經云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妄取也今者先生前設道德階梯以顯其次序也不以術法注道者斯可取也直解此經文淺義深典實顯法世未曾有若言惟只爲已祖師如何利人請示要言告無他託本來子默坐久而言曰五千餘言其要在無欲二字學人但心上無欲此是無上道然無欲二字其義極深故老子首篇先言無欲恐其學人執無再

言有欲又恐滯有又言以有無兩者同謂之玄又恐執滯於玄故將又玄以拂跡此四法者乃入道之門今者學人往往名執一法而反爲病一者學人見說無欲便於心上斷念而求無欲不思斷除便是欲也此著無病二者將心求法將謂心外有法不知即心是法法即是心存意識在心便是欲也此著有病三者令心凝然依住如木人相似澄定不動此著於玄名亦有亦無病四者拂除玄跡作不依住解存能所

之心此著又玄名非有非無病已上皆心有趣向並是汙染所以爲病人能心上無此四病方是無欲今學道人注書者尚自不能離言認玄爲道以又玄爲衆妙之門蔚爲謬誤矣夫爲書當表顯之說其實離此

四法方始見道道爲衆妙之門而書以言焉筌豈可執言生解學人但無纖毫繫念心如朗日常處空中無有纖埃光明徧照然後隨方應事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蹤跡無所住心此名曰德謂無取無捨無

凡無聖無一法可修無一行可得故云平常心是道又云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學人到此多自生疑恐落於空遂望崖而退此非落空乃無心之心也了得無心喚作道人道人在眞人之上蓋眞人存意識爲學所以在道人之下

時紹興庚辰人日頼川陳元卿記其言而綴于後

道德真經論卷一之二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司馬氏註

太史公曰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爲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强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常人之

所謂道者凝滯於物所謂名者苛察繳繞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邊際也萬物既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蕩然流散無復邊際所謂有之以

爲利無之以爲用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非有非無微妙之極致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美善有迹爲衆所知非美之至者也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用智若愚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行不言之教其身

正不令而行萬物作焉而不辭心之出也物或未之物至而應無所辭拒生而不有存養萬物而不取以爲已有爲而不恃聖人於天下不能全無所爲但不恃之以爲已力耳功成不居不自滿假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汝惟

得一 二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不尚賢使民不爭貴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

聖人之治虛其心使民無利欲之心實其腹
足食也弱其志不敢爭奪強其骨盡力常使
民無知無欲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其外更有
何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衆莫之應爲無爲
則無不治矣爲之使至於無爲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不
可測常爲物主挫其銳鋒角猶露道所惡也
解其紛事爲煩亂道所鄙也和其光煇華顯
赫道所賤也同其塵汙辱卑下道所貴也湛
兮似或存湛然不動若有若亡吾不知誰子

象帝之先言其先天地生物莫能踰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芻狗祭祀之具也
未用則貴已用則賤天生五材力盡而弊之
有似不仁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
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排也
籥樂籥橐之中空洞無情故虛而不可窮
屈動而不可竭盡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能守
中誠不言而信
谷神不死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
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是謂玄牝玄者言其

微妙牝者萬物之母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天地由之以生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微而不
絶若亡若存無物不用而未嘗勤勞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凡有血氣之類皆營爲以求生
惟天地無爲而自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亦不一用力非以其無私
邪故能成其私衆人之私小聖人之私大小
之至者父子爭離不能保一身大之至者蠻
夷率服享祚百世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人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居
善地若水處下心善淵深靚與善仁潤物言
善信妍媸無隱政善治滌穢事善能任物圓
方動善時隨時凝泮夫唯不爭故無尤尤
事之末也與物無競莫之怨惡何過之有故
特美之
恃而盈之不如其已恃勢恃位恃才恃德而
自滿者不如無勢無位無才無德揣而銳之
不可長保揣知物情銳求進入必將失之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

得一 四

物以能不勞而成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聰明睿智守之以愚生之畜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謂下知有之宰謂有所制割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以其虛中

受物故能以寡統衆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土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刑至於無刑然後見道之用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爽失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皆以外傷內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腹內守目外慕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爲士者以
道德爲上爵祿爲下上榮也下辱也衆人乃
寵其辱操之則慄舍之則悲何謂貴大患若
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及
吾無身歸之自然吾有何患色聲味貨身之

得一 五

大患也衆人乃貴之甚於身皆徇外而忘內
故也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矣愛
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矣夫貴重天下
者天下亦貴重之愛利天下者天下亦愛利
之未有輕賤殘賊天下而天下貴愛之者也

故聖人之貴愛天下所以貴愛其身也如此則付以大器必能守之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搏之不得名曰微無體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皆歸於無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明也道之升萬物以生而不可見道之降萬物以息而未嘗亡繩繩兮不可名繩繩還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欲言無邪則物由以成欲言有邪則不見其形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若有若無迎之不見其首無始隨之不見其
後無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之道無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以無爲紀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識故強爲之容但言其外貌可見者豫兮
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若
氷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
若濁有道之士外貌皆然孰能濁以靜之徐
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
惟不盈是以能弊復成謙受益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萬物
之動必復歸於靜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物
出於無復入於無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物靜
則從天命復命曰常誰能違天知常曰明動
靜不失其時不知常妄作凶違理而動知常

容虛靜則無不包容乃公無偏無黨公乃王
爲天下所歸往王乃天與天合德天乃道天
法道道乃久無疆歿身不殆虛則無所違拒
靜則無所侵犯何危之有

太上下知有之莫知帝力其次親之譽之有

迹其次畏之强以威服其次侮之威德皆亡
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猶當作由欲盡復
其言必不能周功成事遂百姓曰我自然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大道廢有仁義道者涵仁義以爲體行之以
誠不形於外故道之行則仁義隱道之廢則
仁義彰知慧出有大僞小人依善而爲惡六
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父子
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
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不能相忘於江湖則

濡沫之德生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智所以利民也至其末流之弊乃或假聖智以害民故老子矯之云爾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孝慈仁義之本也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於利民聖智之本心

也盜賊乃竊巧以利已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有所屬屬著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之善道也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內誠不足故令三者皆著於名而喪其實見素抱樸存本少私無我寡欲無求

絶學無憂學之所以不可已者爲求道也若棄本而逐末則勞而無功不若不學之無憂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唯則爲恭阿則爲慢在有道者觀之唯阿善惡同歸於無相去無幾然恭則人喜慢則人怒善則受福惡則致禍怒集禍來將喪其身亦不得不畏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荒兮其未央哉恭與善皆細行聊以避害耳未足以爲大道也大道廣遠不可量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以外

物爲悅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孩
小兒笑也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務
於多得而我獨若遺不有於物我愚人之心
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
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衆人
皆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受
乳哺於元和

道德真經論卷之一

道德真經論卷之二

司馬氏註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驗也皆所謂無狀之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强直自遂解不缺折枉則直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窪則盈水息淵木消枝山殺瘦澤增肥弊則

新衣錦尚絅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少之極也不自見故明曖然而日彰不自是故彰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功名永久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沒身不殆

希言自然知道者不言而諭故曰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躁人多辭必不能安固於道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皆自得之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自然相應信不足有不信由其貴言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皆外競而內亡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盛饌之餘本雖美更可穢也本雖有功而自伐更爲殀贅也或惡之猶云或擊之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然自成寂兮寥兮獨

立而不改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周行而不殆周行無所不至而不免可以爲天地母能生大形吾不知其名名以定形混然無形不可得而定字之曰道取於無物不由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明王者不得以位自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守重靜以爲本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

以為意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君輕躁則臣不畏臣輕躁則君賤之

善行者無轍迹善言者無瑕謫善計者不籌策知其必然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固國

不以山谿之險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有武而不用爲天下谿處甲
而爲衆所歸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由德以歸道知其白守其黑白清潔黑濁
惡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
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
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
官長材見於外則如器各有所能聖人因其
所能用爲衆官之長故大制不割因其自然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
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爲之則

得一 十

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故物或行或隨或呴
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載成也此皆物自
然之性是故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任物自然
但去此三者而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物
極則反故曰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明兵者凶器故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強果猶成也功成則已果而勿矜
果而勿驕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
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明強者不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兵愈佳則害人愈多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若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此言兵之不祥道常無名不可指的樸雖小樸者道之質天

下不敢臣言其尊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侯王
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始制有名聖人得道
必制而用之不能無言名亦既有夫亦將知
止知止所以不殆譬以有名教民亦務簡要
多令滋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有爲之教比之於道大小絕殊然亦終歸於
道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自知自勝尤難知足者富常足強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得所則安死而不亡者壽身
沒道存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言無執萬物恃之以生
而不辭皆與之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
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易足萬物歸焉
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
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道之見者謂之象聖人執之
以爲天下王往而不害安平泰不以有爲害
之樂與餌過客止衆人樂滯於物道之出口

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異於
樂餌用之不可既虛而不屈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知微之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化而欲作作動也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兼忘無欲以靜天下將
自正

道德真經論卷之二

道德真經論卷三之四

司馬氏註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推至誠而行之不自以爲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慕德之名循其迹而求之上德無爲而無以爲我無爲民自化無以爲猶言無用有爲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有爲之德不修則廢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因民所利而利之上義爲之而有以爲制而用之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立制度以强民民不肯從則用刑以威之仍

引也字或作扐故失道而後德道無形德無迹失德而後仁魚相呴以沫失仁而後義恩不能懷必加裁制失義而後禮制其外貌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則巧僞横生矣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世有億度屢中者人或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莫不賴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離本失道不常故也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邪非乎不敢忘本故致數輿無輿式欲琭琭如玉軻輅各指其名則無復輿矣不欲琭琭如玉

落落如石

反者道之動一陰一陽之謂道弱者道之用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非常之道

得二

二

因非常人所知故建言有之古之立言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類絲節也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物賴以成而不

能有故謂之貸

道生一自無入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
漼以中和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負猶
背也抱猶簡也沖氣以爲和萬物莫不以陰
陽爲體以沖氣爲用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滿招損謙受益皆所以去甚泰就中和人之
所教亦我教之亦我教之猶言我亦教之強
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爲衆教之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泰山之溜穿

石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形之細者無若微塵然不能入無隙之物唯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間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知之者鮮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得名

貨而亡身與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也有道者雖成若缺

雖盈若沖故不弊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躁勝寒動作
靜勝熱無爲清靜爲天下正虛靜以觀萬物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無求不爭舍外修內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貪欲無厭舍內競外
罪莫大於可欲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禍莫大
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常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得其宗本其
出彌遠其知彌少去本逐末是以聖人不行
而知不見而名至理不易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去其泛冗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跂者不立跨
者不行有爲則滯閼於一隅故無爲則無不
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使天下自歸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強之則物不從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隨時因物應變
從道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彼雖
不善吾自爲善以接之不失其善矣彼雖不
信吾自守信以待之不失其信矣聖人在天

下惵惵焉爲天下渾其心渾其心無所間別
百姓皆注其耳目焉則而象之聖人皆孩之
愛之如赤子
出入生死出生地則入死地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
得二
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
四
以保其生者三剛强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
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若赤三其所以愛生而
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厚故也蓋聞善攝生
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

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兕虎以鬬強暴處強暴之間而不見害者以其柔順不爭故也

道生之宗本無形謂之道德畜之氣象變化謂之德物形之聚而成物質性散殊勢成之生必長長必成自然之勢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爲之父母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聖人道德洽於天下其爲人所推戴亦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及其成功皆歸於道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始謂道也道者萬物之所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因道以立禮樂刑政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不可忘本棄道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光外燭明內景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徑道本簡易由人之好鑿故失道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者不拔深根固蒂不可動搖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脩身以觀身

察近而遺遠迷末而忘本故視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實貧困服文彩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取非其有謂之盜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危亡將及皆不自知乃更矜誇以為得意服美不稱寶無厭故曰盜誇盜誇非道也哉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善建者不拔深根固蒂不可動搖善抱者不脫民心懷服不可傾奪子孫祭祀不輟享祚

久長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餘當作賒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皆德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如一以天下觀天下以古況今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以一知萬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和厚之至者雖忮夫所不忍害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皆在其自

然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祥善也和之善者可以益生心使氣曰強志氣之率也心動則氣亂氣亂則昏心不能制故有悖暴之行衆人皆以氣盛者爲強老子獨以心能使氣者爲強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

已不用其壯可以復七

知者不言得之於內言者不知求之於外塞其兌閉其門不出入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玄者極深固者無外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守道
故不動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政者正也以奇用兵兵家尚詐以
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
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伎巧
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出姦生故
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
安而勿擾我好靜而民自正正已而物正我
無欲而民自樸雖賞之不竊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責大體而已其政察察

其民缺缺政苛則無完人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禍中有福福中
有禍天下無正禍正福正福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非獨禍福爲然邪正善惡亦常反覆皆由物
極則反民之迷也其日固久天下莫能知之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劌刮也直而
不肆光而不耀皆不欲至其極

道德真經論卷之四

司馬氏註

治人事天莫若嗇嗇省嗇精神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不違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重積德則無不克念德不怠庸可敵平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廣運莫知其極可以有國然後能保其國家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在神育德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治大國若烹小鮮撓之則爛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物各得其所無妖災非其鬼不神其

神不傷人寒暑風雨變化生成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民神之主也聖人不傷人則神亦不傷矣

大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雌猶歸一衆也言大國所以爲王覇下流所以爲江海皆以此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爲之下覆解牝之爲德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以取取人而取爲人所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

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畏天者保其國樂天者保天下

道者萬物之奧也妙萬物而爲言善人之所寶守而用之不善人之所保依於有道以自安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美而言之可

以使人從教若市之得物尊而行之可以使人心服必不爲人下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所貴於道者爲其兼容敎化若中者棄不中才者棄不才不得爲有德故立天子置三公立君以司牧其民置輔以師保其君雖有拱璧以

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壁大如拱也古
者進物必有以先之寶用有盡道用無窮古
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
邪故爲天下貴有求而循道者無不得有過
而從道者無不免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視小若大視少若多犯而不校圖難於其易
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
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故能無爲而治夫

輕諾必寡信故子路無宿諾多易必多難小
人先易而後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矣君子先難而後易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
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皆言防微慎始爲者敗之傷自然執者失之
滯於物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成無執無
執故無失無喪無得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
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

不貴難得之貨聖人所欲者不欲也故不貴珍奇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衆人用心過分更成贅疣故人所學者在於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萬物生成皆不出自然聖人但以輔之不敢強有所爲也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去華務實還淳反樸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詐亂政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上下相欺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王道正直知此兩者亦楷式也常知

楷式是謂玄德知用智不若不用非有精微之德其孰能與於此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復至於大順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滿招損謙受益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肖似也言異於衆

人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
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
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仁者必有勇儉故能
廣約者則有餘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
長成器猶成法也爲衆教之父故曰爲成器
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死矣必爲物所害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仁者衆之所附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人不忍
傷
善爲士者不武以施德服人善戰者不怒我徂

惟求定善勝敵者不爭不戰而屈人兵善用人者爲之下得其歡心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主謂以強兵爲己任客謂人加於己已不得已而應之不敢進寸而退尺謙而不貪是謂行無行不行而自至攘無臂無臂而可以攘人仍無敵敵自服不必仍執無兵不執兵而全勝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寶謂三寶故抗兵

相加哀者勝矣辭直而不爭者爲衆所哀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易簡天下莫能知莫能
行精一言有宗體要事有君迺本夫唯無知
是以不我知有知則知道矣知我者希則我
貴矣道大故知之者鮮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之如不知則速怨不
知而强知則招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
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病人能自知其
病斯不甚病矣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弗畏入畏無狹其所安
不釋地而安之無厭其所生甘其食美其服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不厭於物亦不為物所
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人不知而不慍自
愛不自貴畀以自牧故去彼取此去外慕取

內業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
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人知此而避殺就活是利也亦有知此而更
速死者害也豈非天之惡人如此爭孰能知

其意故哉是以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任物自然物莫能違不言而善應隨其順逆應以吉凶不召而自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繟然而善謀繟緩貌不忽遽而事無不成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恢恢

大貌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見利則忘生是不畏死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夫孰敢也奇邪也常有司殺者殺天將去惡必假手於一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

大匠斲者希不自傷其手矣妄作凶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擾之故難治民之
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求利所以養
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夫唯無以生爲者
是賢於貴生外其身而身存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
柔脆其死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兵驕者滅木強則共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虧盈益謙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以貴抑賤以富奪貧以智加愚以賢陵不肖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邪聖人功德有餘故推以與人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之言云受國之垢是

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故正言若反也含垢納汚乃能成其大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重復愛生安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遷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爭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不相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雖疏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鄰國相望雞

犬之音相聞信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求
信言不美質直美言不信華巧善者不辯言
人寡辭辯者不善盈言孔甘知者不博一以
貫之博者不知多岐亡羊聖人不積不私無
物既以爲人已愈有德智無窮既以與人已
愈多損之而益天之道利而不害春生秋成
以美利利天下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不能無
爲然輔而不強

道德真經論卷之四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山陽王弼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

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
物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終也凡有之
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
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兩者

始與無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
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
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
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
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

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自然已足爲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智慧自備爲則僞也功
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
唯弗居是以不去使功在已則功不可久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賢猶能也尚者嘉之
得三 二
名也貴者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也曷爲唯
名也貴者隆之何爲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
用是施貴之何爲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
常校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
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

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志強其骨骨無知
以幹志生事以亂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
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知者謂知爲也爲無
爲則無不治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
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
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
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曬不法于天則不

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于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

得三

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懷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已樹未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

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

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得三 四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無私者無爲於

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人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
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言人皆應於治
道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已不失
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
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衂故不可

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

得三

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

五

全而性得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

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愛民治國能無知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絶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昌因而不爲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爲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爲侯王若能守則

萬物自化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爲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爲利無之以爲用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
以無爲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
以爲用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爽差失也失口之
得三
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
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難得
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
行妨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

不爲目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大患榮寵之屬也生之辱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歸之自然也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無以易

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無狀無象無聲無嚮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

象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是謂惚恍不可得而定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有其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肅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冬之涉川

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
也猶兮若畏四隣四隣合攻中央之主猶然
不知所趣向者也工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覩
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儼兮其若容渙兮若
氷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
若濁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
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
生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
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
難也徐者詳慎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必溢

也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蔽覆蓋也
致虛極守靜篤言篤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
真正也萬物並作動作生長吾以觀復次虛
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
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夫

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各反其所始也歸根曰
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歸根則靜故曰靜靜
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
曰常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之為物
不偏不黨無敢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

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知常容無所不包通也容乃公無所不包通則乃至于蕩然公平也公乃王蕩然公平則乃至于無所不周普也王乃天無所不周普則乃至于同乎天也天乃道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于極虛無也道乃久窮極虛無得道之常則乃至于不有極也沒身不殆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虎兕無所投其齒角兵戈無

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故下知有之而已其次親而譽之不能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立善行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其次畏之不能復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其次侮之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言從上也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亟譽作

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濟也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大道廢有仁義失無爲之事更以於慧立善道進物也智慧出有大僞行術用明以察姦僞趣覩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大僞生

也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

三者以爲丈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撲寡欲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下篇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然則學求益所能而進其智

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鸞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畏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

以為用也荒兮其未央哉歎與俗相返之遠
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衆人迷於
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故熙熙若享太牢
如春登臺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
孩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無光之可舉如嬰
兒之未能孩也儽儽兮若無所歸若無所宅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無不有懷有
志盈溢肖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無為
無欲若遺失之也我愚人之心也哉純愚之
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

覩我頑然若此也沌沌兮無所別析不可爲名俗人昭昭耀其光也我獨閟閟澹兮其若海情不可分別別析也我獨閟閟澹兮其若海情不可覩飂兮若無止無所繫絷衆人皆有以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而我獨頑似鄙無所欲

爲閟閟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木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吳抄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山陽王弼註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孔空也唯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道之爲物唯恍唯惚無形不繫之數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兮其中有象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冥深遠之數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

有精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真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至真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閱衆甫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

曲則全不自見其名則全也枉則直不自是

則其是彰也窪則盈不自伐則其功有也弊則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少則得多則惑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

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言暴疾美興不長也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謂舉

得四

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輶繩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失者同於失失累

二

多也累多則少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

企者不立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唯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藏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胱

贊若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寂寞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

常故曰不改也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下母也吾不知其名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

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強爲之名曰大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之爲名曰大大曰逝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逝曰遠遠曰反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

大也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而王居其一焉處人主之大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

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寫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以重爲本故不離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以經心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

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輕不鎮重也失本爲
喪身也失君爲失君位也
善行無轍迹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
至而無轍迹也善言無瑕讁順物之性不別
不析故無瑕讁可得其門也善數不用籌策
因物之數不假形也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自物因然不設不施
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皆
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是以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聖人不立形名以

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故曰無棄人也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矣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

不善人之師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動於其道必步卻曰雖智大迷是

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式模則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忒差也復歸於無極不可窮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全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

功不可取常處其毋也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樸質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使歸於一也故大制不割大制不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

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孰割也聖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

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其事好還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

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荆棘生也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强於天下矣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矜驕之有也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爲强也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壯武力暴興也喻以兵
強於天下者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
暴興必不道早已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
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
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
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爲無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

民不令而自均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制謂撲散始爲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鋒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川谷之以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
自知者超智之上也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
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已也用其
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已也明用於已則物
無避焉力用於已則物無改焉知足者富知
足自不失故富也強行者有志勤能行之其
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不失其所者久
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
死而不亡者壽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

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由所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所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萬物皆歸之以生而力使不知其所由此不爲小故復可名於大

矣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往而不害安平大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

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戕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歙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危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形以理物器不可覩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道常無爲順自然也而無不爲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然之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爲主也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欲靜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德者得也常德而

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爲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爲則無物不經有爲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

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覩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迹莫不至殊其已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

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于無以爲捴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毋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

名無美焉偽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真而義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

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爲則有薄飾修文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未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德盛業大冨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而

夫能自周也故天不能爲載地不能爲覆人不能爲贍萬物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也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故能已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薄通簡不陽責倫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為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蔽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已任物則無為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為功之毋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

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

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

昔之得一者昔始也一數之始而萬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屬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各以其一致此

清寧靈盈生貞天無以清將恐裂用一以致
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
恐裂也故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
其功恐喪其本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 得五
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 四
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
如玉珞珞如石清不能為清盈不能為盈皆
有其毋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貴盈不足多貴

在其母而母無貴形貴乃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譽乃無譽也玉石琭琭珞珞體盡於形故不欲也

反者道之動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動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弱者道之用柔弱同通不可窮極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有志也中士聞道若存

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
建言有之建猶立也明道若昧先而不耀進
道若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夷道
若類類坦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
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坦也上德若谷
得五
不德其德無所懷也太白若辱知其白守其
黑大白然後乃得廣德若不足廣德不盈扉
然無形不可滿也建德若偷偷匹也建德者
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質真若渝質
真者不矜其真故渝大方無隅方而不割故

無隅也大器晚成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大音希聲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大象無形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温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

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加機匠之裁無
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
損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
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
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
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
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

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爲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朊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盡言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

得五

六

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能教違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強梁則必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耶

若云順吾教之必言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爲教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身與貨孰多貪貨無厭其身必少得與亡孰病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爲病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

藏必厚亡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爲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隨物而成不爲一象故若缺也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盈充足隨物而無所愛矜故若沖也大巧若拙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爲異端故若拙也大辯若訥大辯因物而言已無所遣故若訥也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躁罷煩役後應寒靜無

為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唯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却走馬以治田糞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同歸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

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窺牖而可知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不爲而成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爲而使之成矣

爲學日益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爲道日

損務欲反虛無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動常因也及其有事自已造也不足以取天下失統本也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動常因也善者

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德善無棄人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各用聰明聖人皆孩之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充目而不懼於敖辯纊塞耳而無戚於慢又何爲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荒以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爭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爭

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已者也如此則已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已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歙歙焉心

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爲舍其所能而爲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

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出生入死出生地入死地生之徒十有三死
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
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
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
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
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
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善
攝生者無以主爲生故無死地也嗟之害者

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今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蚖蟺以淵為淺而鑿穴其中鷹鸇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率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真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物生而後畜

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常自然命並作爵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

畜之養之覆之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爲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故謂之玄德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爲天下母矣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其不殆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塞其兌閉其門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終身不勤無事求逸故終身不

勤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不開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用其光顯道以去民迷復歸其明不明察也無遺身殃是謂習常道之

常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之是畏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

以塞大道之中爭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朝宮室也除潔好也田甚蕪倉甚虛
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衆害生也
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
非道也哉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
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
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善建不拔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善
抱者不脫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子
孫以祭祀不輟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

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彼皆然也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已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
據攫鳥不搏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
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
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以柔
弱之故故握能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得五 十二
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
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喻其真柔弱不爭
而不推折皆若此也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
嗄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嗄也和之
至也知和曰常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

也知常曰明不皦不昧不温不涼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益生曰祥生不可益益之則夭也心使氣曰強心宜無有使氣則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知者不言因自然也言者不知造事端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含守質也解其分除爭原也和其光無所特顯則物無偏爭也同其塵無所特賤則物無偏恥也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可得而貴則可得而疎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可得而利則

可得而害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故爲天下貴無物可以加之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以無事則

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亟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吾

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

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正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偽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正復爲奇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

用兵矣故曰正復爲奇善復爲妖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患也人之迷其日固久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是以聖人方而不割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廉而不劌廉清

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直而不肆：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濊於物也所謂直若屈也光而不燿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

以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山陽王弼註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以承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常也早服謂之重積德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者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以有窮而莊

國非能有國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

得大

衆心矣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道洽則神不

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云非獨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猶之極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神聖合道交歸之也

大國者下流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

流也天下之交天下所歸會也天下之牝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大國以下猶云

得六

以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則附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大國納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小國修下自

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也

道者萬物之奧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善人之寶寶以爲用也不善人之所保保以全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當保道以免放故立天子置三公言以尊行道也雖

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道上之
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
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
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
免耶故爲天下貴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
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以無爲爲居以不言
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大小多少報怨
以德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

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故終無難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謀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其脆易泮其微易散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愼終也不可

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爲之於未有謂其安未兆也治之於未亂謂微脆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當以慎終除微愼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不愼終也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

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雖微爭尚爲
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學不學
復衆人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踰於不
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
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得六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明謂多
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四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巧詐故難治也故
以智治國國之賊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
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

智也當務塞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思惟密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反其真也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

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久矣其細猶白其細久

矣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夫曰若肖久矣
其細也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
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儉故能廣節儉愛費
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

器長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相慜而不避於難故正也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善戰者不怒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善勝敵者不與不與爭也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攘無臂扔無敵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言無有與之抗也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勝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或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

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爲貴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清靜無爲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雖其清靜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倖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

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
也夫唯不厭不自厭也是以不厭不自厭是
以天下莫之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不自
見其所知以耀光行威也自愛不自貴自貴
則物狎厭居生故去彼取此

得六

勇於敢則殺必不得其死也勇於不敢則活
必壽命也此兩者或利或害俱勇而所施者
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天之所惡孰
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孰誰也言誰能知
天下之所惡意故耶其唯聖人夫聖人之明

七

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猶難之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雖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自歸繟然而善謀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誡妄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故曰繟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詭異亂群謂之奇也常有司殺者殺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

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爲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

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木強則共物所加也強大處下木之本也柔弱處上枝條是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無身無私爭自然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

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
不欲見賢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
和光同塵蕩而均若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
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
無以易之以用也其謂水也言用水之柔弱
無物可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
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
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

至而德以和之其傷不復故必有餘怨也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無德司徹徹司人之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得六

小國寡民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之當何患不足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

不遠徙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欲求

信言不美實在質也美言不信本在樸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極在一也博者不知聖人不積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既以爲人已愈有物所尊也既以與人已愈多物所歸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順天之利不相傷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王弼老子道德經二卷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於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予於是知弼本深於老子而

易則末矣其於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於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嗚呼學其難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傅奕能辯之爾然弼題是書曰道德經不折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歟其文字則多誤謬殆有不可讀者令人惜之嘗謂弼之於老子張湛之於列子郭象之於莊子杜

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爾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月丁丑嵩山晁說之鼎臣時田寺記

克伏誦

咸平聖語有曰老子道德經治世之要明皇解雖燦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真得老氏清淨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蓋久而後得之往歲攝建寧

學官嘗以刋行既又得鼎以道先生所題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無篇目克喜其近古繕寫藏之乾道庚寅分教京口復鏤板以傳若其字之謬訛前人已不能證克焉敢輒易姑俟夫知者三月二十四日左

從事郎充鎮江府府學教授熊克謹記

道德真經注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眉山蘇轍註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得七

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描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

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遍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得七二

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

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

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之報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得七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三

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

可欲之事畢効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衒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不以三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澹乎其盖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
爲無爲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
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
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
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

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

得七

五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
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
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者
亦若是而已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
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絶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得七

六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洋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如長保
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
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
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
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
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
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

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

從則神常載睨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睨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睨所欲行而神從之則睨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睨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

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
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而氣
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爲睨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
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 得七 九
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
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

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忌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故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

田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得七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

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其身故聖人因其
難於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
爲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
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
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
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爲見愛身之情篤而
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
寵辱得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
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
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

世而無累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
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雖在下而不昧
不可以形數推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
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
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
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
矣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
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
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
如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惰也
渙若氷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

敦兮其若樸
人僞已盡復其性也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得七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
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
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

十四

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

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惟不盈故其弊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云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

用難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

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徇其名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於妄

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
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
不常者惟復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得七
十六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
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

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壞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外不
能復進於此矣
乃久沒身不殆

得七

太上章第十七

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
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

出諸口而民已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曰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眉山蘇轍註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僞

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
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
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溼不如相忘
於江湖

得八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
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
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爲以巧勝物者也於

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
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
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乎有違父而
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絶仁
棄義則民復孝慈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

爲盜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
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絶而棄之
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
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
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
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
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
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絶仁義棄禮

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畧於彼矣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

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絶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絶學耶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

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氷皆非其實潛
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
而不相悖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
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
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
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
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

心而已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睦眇聖人兼

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得八 四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

登臺囂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

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
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爲智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
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心若晦寂若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朕不見
眞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
備若無所施故疑於頑鄙
我獨異於人兒貴食母 得八
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
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
於母而已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者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惚恍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惚恍而不可見及夫有無

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僞也真僞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也甫美也雖

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
道而不去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
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而天下之

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矣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

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猒之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得八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爲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爲

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
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
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
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

有不喪失其行立著彼其自見自是自伐
自矜者亦若是矣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
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得八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九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
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

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
地生於其中耳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
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
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
其母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
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

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
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
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
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
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

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爲輕根音第二十六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

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忘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

善言無瑕謫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筭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得八 十一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毋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

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

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
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
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
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闇之及我
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
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
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

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
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
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
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
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

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待八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十三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
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
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
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
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
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
或隨於後或呴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

而強之或損而贏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内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

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

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
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
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傅八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十五

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

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

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
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胎然被於
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
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
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

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知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益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已有

世有避迹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

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
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
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
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載大
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

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

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
如商賈巧於射利

柔勝剛弱勝強

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
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
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
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
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

方其託於深淵雖强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螯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强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爲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
聖人以無爲化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
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
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
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
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
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

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肖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眉山蘇轍註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善不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

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
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
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

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
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强之
强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

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後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
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
際其外粲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
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
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

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宴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得九

二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

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
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
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
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
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
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

非乎

昔之為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輪輻蓋軫衡軛轂轄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大輿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或莫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

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

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毋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毋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敝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子然見之者然後動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

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建言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

明道若昧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

進道若退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夷道若類

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

大白若辱

使白而不受汙此則不潔不屑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

建德若偷

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

質真若渝

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

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大器晚成

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

非耳之所得聞也

大象無形

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
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
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
成者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

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

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世以柔弱爲損強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
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
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強梁妄之極也人知
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知妄
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
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
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
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
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末嘗勞有未嘗覺
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
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群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
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然

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
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
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
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
病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
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弊以不虛爲
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邮其
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
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
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

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
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
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

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
然清淨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
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
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走馬
而糞田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
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
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寔大匹夫
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
之所自起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絶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

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
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
免爲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爲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
求復性而性實無幾孔子謂子貢曰賜也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
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
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未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

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

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之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憒憒爲天下渾其心

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

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

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
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
而爲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

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

得九

十二

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

道故終守其毋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
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

之可謂明矣

守柔曰強

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絶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絶矣

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
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
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無所施設建立
非其有湛然有足畏者矣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
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

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
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誨盜哉
老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
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脩身其德充
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

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
祭祀不輟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

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
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着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以推而

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

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
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
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
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
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
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心使氣曰強

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得九十六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

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
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
而與道同矣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
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可得
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
萬物而孰為親疎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
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

所以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古之聖人柔遠能通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

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

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

作矣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

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

出於萬物之素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
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
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
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彼方且自以爲福
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
不知妖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
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
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

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

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得九

十九

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
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
人亦不傷人

非其鬼之不神非有神而不傷人耳亦神
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
德交歸之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得

眉山　蘇轍　註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得十二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

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
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
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
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
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
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
聖人持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
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
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
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
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
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

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

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

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爲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

民知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
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
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
後乃至大順
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
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
者大矣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
先人以其身後之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
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得十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
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

五

天下皆謂道大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道曠然無形顙然無名尤遍萬物而與
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
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爲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
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
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
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

肖者也

夫慈故能勇

世之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

儉故能廣

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

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
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
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
常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爲之効

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
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
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
死矣

善戰者不怒

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
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

善勝敵者不爭
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
未必勝矣
善用人者爲之下
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
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
是謂行無行
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
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

人喪其所以爲慈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
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
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
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
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
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
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
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

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
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之爲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夫恃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慄之

不啻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爍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

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己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圄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惟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

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得十

十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夫又誰召之哉

繟然而善謀
繟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所及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之惟詐要其終始而盡其

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

以死懼之無益也

得十一

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

敢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

群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

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群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

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
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
生之徒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
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
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
木強則共
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强大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
爲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性知性者不見諸
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
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

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氷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於世什

伯之器則財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
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與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畧也故於終篇復

言之

道德直經註卷之四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

予曰不然子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若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畧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

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

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
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
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
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
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
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
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
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道德真經ホン註 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於其中人爲萬物之主故與天地爲三才焉老君在西周之日故秉道德以救時俗道者清淨自然之道也德者以法久而失修而得之謂之德也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焉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其義云法地地如

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
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矣如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之例也後之學者不得聖人之旨謬妄
相傳凡二十家注義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即域中五大矣與經文乖謬
而失教之意也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
天法道乎又況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義
理踈遠矣源流既撓支派遂昏或宗之爲神
仙書或語之以虛無學論者非云先黃老而
後六經乃淺俗之談也殊不知六經乃黃老

之枝葉爾余少得旨要故辯而釋之蓋清心養氣安家保國之術也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

李約註

道經上自然之性靜故天地萬物生生久而凌替修之令反自然故曰道

凡三十七章

道可道可道者非至道也非常道謂惟恍惟
惚也名可名可名者物之質也非常名謂曰
大曰逝也無名天地之始此上明道之精妙
趙於言說離於名稱道生天地之初未有人
未有人即誰強名道有名萬物之母三才既
能一
具品物流形含育之義明母子之名立聖人
二
自此而垂教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其徼徼邊也人之大端不出於有欲與無欲
也故有欲者不遊乎道中而忘懷者獨見夫
精妙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在道則一爲物則

二同謂之玄玄黑也夫五色置於晦冥之中則無辨矣能使異名爲造一可謂乎玄中玄玄之又玄愈玄愈不可測衆妙之門夫如是方可達於蕃化出入之所由

天下有天下之主也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若所美與衆同豈非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若所善與衆異則誠不善也故有無之相生對而生也難易之相成迭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並可見也高下之相傾起交爭也音聲之相和不獨爲也前後之相隨殊不定

也此皆効上之驗是以聖人必不與前言同處無爲之事置心於清靜中行不言之教正身以率下也萬物作而不辭不擾故不失業謂自得故不謝生而不有使生成者我之力也我何有是力乎爲而不恃得云爲者我之功也我何恃此功矣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也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無心而理是謂不居而功自成是謂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夫能不尚已賢孰與我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若以不貪爲寶

則下皆化之又何人爲盜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凡與我對者無不忘之則心必自靜是以聖人具下句也虛其心外物不復入於內也實其腹元和不復出於外也弱其志專思柔也強其骨能保精也常使人無知無欲其理如此故人化之皆復於朴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令見反朴者而思齊焉爲無爲則無不治爲不失於無爲則不患於不理

道沖而用之虛已以應物也或不盈故功德滿時也淵乎似萬物之宗淵然深靜不可測

知故似爲庶類之宗師挫其銳能抑進取解
其紛善釋讎嫌和其光叅其明也同其塵入
其暗也湛兮似或存用無不同性無所雜吾
不知誰之子但識其能莫知其父象帝之先
帝生物之主也群化皆處其後唯道能居其
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天地不仁仁恩也夫恩生乎心天地無心焉
得恩以萬物爲芻狗芻草也夫報起乎情芻
狗無情焉得報聖人不仁聖人法天地之無
心但虛懷而在土則何仁之有乎以百姓爲

芻狗百姓象芻狗之無情遂忘帝力於其下耳天地之間其猶橐籥橐無底曰橐鑪錘之家用鼓風籥笛之類伶倫之人吹之以爲之樂二者皆虛中無情所以應求不倦天地如之所以不仁也虛而不屈屈窮也虛故不窮

能一

也動而愈出故愈動而愈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有心而言則有時而竭虛中而應則無

四

日而窮

谷神不死谷中虛則能以響答聲不知答聲者誰哉既不知而不測謂之神乎神答長在

不死何也人能虛心則物無不應如神不離身而長存也是謂玄牝玄者幽暗也牝女子也女子處幽闇之中是謂玄牝此玄牝性柔而靜不以外傷內所以能制不測之神於身也又玄鼻牝口也空虛吐納元氣爲陰陽之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行如玄牝可謂得道之門既得道矣則道爲天地之根綿綿若存道體微妙綿綿似不能自持要今古常在用之不勤雖微妙若其應用也未嘗辭倦人能得之則性全神王致無期之壽又言吐納

之道也

天長地久今古未始無之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所以長生以其不營養其生而得之是以聖人是能法天地者後其身而身先所以先於人者由善退而

致也外其身而身存所以不殆者爲能自薄也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夫能不私於已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

上善若水至善人如水性水善利萬物物莫不蒙其潤而不爭善委順也處衆人之所惡

夫下流者天下之惡歸焉人皆避之水獨處之故幾於道幾近也居善地靜居則善於地心善淵澄心則善於淵與善仁施與則善於仁言善信赴言則善於信政善治爲政則善於理事善能行事則善於能動善時運動則善於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尤過也水性若此善人如之是以處無過之地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滿者鮮能不傾未若止而居中已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磨而至銳保其不折未之前聞揣磨也銳薄也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賈害者寶積必殺身執云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而倨患自掇也豈得尤人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夫爲功而功成圖事而事遂則當退身不處亢極是合天道虧盈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生也必載魂魄是陽神陽神欲人生魄是陰鬼陰鬼欲人死故老子教人營衛之法不使妄出搆禍也營衛之法無過抱一一專一也抱專一之心魄故無由離身合於前境也專氣致柔能如嬰

兒乎能專養和氣致四體之柔弱似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也心靈通雖幽遠亦能覽而知之人皆多欲役之無度逐生瑕穢不能照燭故令以道洗滌除其塵累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夫身修者未聞其國不

理也民者國之本也無爲者理之要也若得理之要以臨其國是謂愛民而理國也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輔有德而愛民之君守雌用靜動不離道故天門長開授其福祚不者闔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有至德如日無所

不燭能令群下不知之乎生而不有有則下知也爲而不恃恃則非聖人也長而不宰物不知謝生之所也是謂玄德冥運之至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厥初爲車則以椎爲輪不三十輻則不可以轉行也車之利用當廂中之無也因其用無以成運動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古者爲器則合土而陶之甌盎成焉故有器之用亦藉中無也因其用無節其飲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當營窟之時則斬陵阜而爲

室鑿戶以出入開牖以通明人得居中中無
故也因其用無警其凝滯故有之以爲利有
形之物資空無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虛無之
道託器質而昭用
五色令人目盲久而視之則熒然無見故若
盲五音令人耳聾聽之移時則昏然無聞故
若聾五味令人口爽咀之不輟則差然無別
故若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奔逐狐兔困
不暇息故若心之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沒命求於重實無因進德故行妨是以聖

人引聖人之行以抑上五者上五者世人皆
矻矻營逐曾不知退故以爲腹之義以示之
爲腹不爲目目無猒聖不爲腹知足聖人爲
之故去彼取此去目目視外故云彼取腹腹
實內故云此

寵辱若驚驚辱與寵同則無辱矣貴大患若
身貴身與患一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尊榮曰
寵貶責曰辱寵爲下辱因寵生故辱爲上如
汲黯積薪之義得之若驚恐辱將至失之若
驚能思過也是謂寵辱若驚可爲寵驚之相

似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貴厚其身則觸途憂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及不私其身忘其形遂失患之所在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寄天下貴身之人爲君必求美服厚味則必竭生人之資人孰不怨共以天下寄之非久長也故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驚寵之人爲天下主既愛其身則必防其辱不擾於人人無不親附共以天下託之託之者是抑與之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目可以觀色不可覩道而

視之者徒得其夷夷平也爲漠漠然無異見聽之不聞名曰希耳可以聞聲不可以聆道而聽之者但得其希希無也亦少也或終身不得或亦得之搏之不得名曰微手可以執質不可以執道而搏之者只得其微微妙也

彷彿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以上三者將窮於道竟無所得不若混而爲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凡物皆上明而下暗唯道高而無上故不皦卑而無下故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者長

遠不絶也及責其實而欲名之則復歸於無物也是謂無狀之狀既不可名信無狀矣而云之狀其故何哉明道雖非其狀誠能生於衆狀故云之狀也無物之象豈如物之形象可得而見是謂惚恍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惚恍名之迎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隨之不見其後無去日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雖非視聽可得又非尋摘所知自古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守未聞其方方在虛心心誠能虛道將自至然後執之以

御群有無不致理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爲
大古之始人能知而復行是謂得理化之綱
紀
古之善爲士者說古昔之時有善以道爲士
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獨究至道盡其微妙
能一
墻仞高深不可窺測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
容道在於心不形於色故人不可得識將欲
化導故強爲容容以悟物也豫若冬涉川方
冬之時堅冰必至而涉川者固無慮於墊溺
所以悅豫猶若畏四鄰雖處欲不染如涉冬
九

川猶懼迹生切自韜晦如逃難者恐四鄰知之儼若客其無爲也如客之儼然也渙若冰之將釋復不凝滯如冰之泮也敦兮其若樸又恐流而不反將思復於本者曠兮其若谷如谷虛容渾兮其若濁不獨清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唯善士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不安於實次來次滅善士之道也歸此道者不欲盈盈則失之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唯不盈者故能弊其所新

致虛極守靜篤篤厚也將欲求道集於身者

必須先致其虛令虛至極則道必自至於身中矣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恐人未信守靜是得道之由故以此喻明之萬物動作吾觀其搖落之後生氣無不歸於靜中也夫物芸芸皆復各歸其根夫物芸芸茂盛至秋秋冬之交生性未有不歸於根者爲根靜故也歸根曰靜靜若動則不能更生也靜曰復命萬物至十月其氣皆歸於根冬至後乃一陽生方萌芽動也周而復始此自然之本也復命曰常常生之道知常曰明明故知也不知常妄

作凶若昧於知常則所動皆妄必不能與吉會也知常容心虛則知常故能容衆也容乃公無所不容爲無私也公乃王無私者物皆歸附也王乃天王道無偏如天之覆天乃道其功莫大又能忘之道乃久忘公之主福祚

能一

敢忘没身不殆愛及甘棠洗其人乎言至人立功立事立言立法萬古不朽身謝而神存也

十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二

李約註

道經下

太上下知有之遠古之君民下知有之爾未嘗聞其令也其次親之譽之蒙德故親之沐仁故譽之其次畏之侮之直者畏之姦者侮之信不足有不信初以僞誘之是信不足也後以誠示之人亦不之信猶其貴言不知貴言賤信已至斯弊猶貴其言則淳和之風不可至也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由無教令

是有此俗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非欲避仁義而廢之而仁義立故大道不得不廢由時捨本崇末也智慧出有大僞智慧出非欲興大僞而大僞不得不興爲憑迹而生也六親不和有孝慈

能二

父慈子孝之日豈有曾參之名國家昏亂有忠臣君賢臣良之時焉有比干之節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聖棄智則無法令無法令則民不憂其抵犯民不憂其抵犯則恣而爲生與其名韓之時而計其利不啻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膾行之仁義則天下不奉不及之法皆復於自然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絶越常之巧則其利均其利均則民各足民各足則誰爲盜賊此三者以爲文未足故令有所屬屬繼也三者足以教君夫足以教民故更繼四句見素去染也抱撲守本也少私忘已也寡欲喪偶也

絶學無憂若爲人間之學舉措皆有悔悋故憂之推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同出於口便有喜怒之變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惡同生

於心豈有胡越之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之所畏者當須畏之若不畏則禍患立至荒芎其未央哉世人之學學皆如此則自然之惟日向荒涼未有休止之勢也衆人厭厭殉欲之貌如享太牢貪可知也如登春臺增遥

能二

志也我獨怕芎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老子云我於人間之學絶來已久今縱見之情實

二

怕然未有兆朕似嬰兒之未孩者未識人之意也乘乘芎若無所歸乘乘者乘其所乘也聖人無心所遇便乘之而往安知彼之與此

而謂之歸衆人皆有餘於俗學皆似有餘力
我獨若遺唯我於俗學則似神不足而遺忘
我愚人之心也哉非也純純兮素朴未散故
耳俗人察察騁巖明也我獨悶悶似無能也
俗人昭昭矜有知也我獨若昏若蔵端也忽
若海寂兮似獨所止如虛舟之泛泛兮在巨
海之中未嘗有所止泊者也衆人皆有以是
故不閑我獨頑似鄙我獨不知有人間之事
其庸頑也如邊鄙之民我獨異於人形同人
群心游物表而貴求食於母母道也食飼也

我所以獨異於人者爲求飼於道也道亦以
我能絶俗學故常以元和妙氣而飼之
孔德之容唯道之從孔甚也容受也從順也
其有德之人其心清虛唯容受至道從順而
行之道之爲物唯恍唯惚道之爲物雖恍惚
能二
無常然惡煩雜而託清虛也惚兮恍兮其中
三
有象惚無也恍有也其中者其中心也象罔
象也若其心中從惚兮無物而爲恍兮有欲
則其道化爲罔象也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若
其心中從恍兮有欲而能爲惚兮無欲則其

道復化爲妙物湛然居於心中也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窈深也冥暗也精道之妙也言道
以精妙之氣出入於萬物之中莫見其朕唯
虛心者能得之其精甚眞得不假之精遂成
眞人也其中有信誠能虛心則精應不失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古猶今也今人虛感應
其不失因知古之感者其應亦然也以閱衆
甫閱尋閱也甫始也尋閱古始得道者衆矣
一一皆以無欲而得之矣吾何以知衆甫之
然以此老子曰我何以知得道之人如此以

其上事而知之矣

曲則全無所不順孰爲我害枉則直屈如不言終必自申窪則盈唯下下者天下歸心弊則新不重所得方能進修少則得不分其志多則惑好殉群方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唯守道而已天下不敢違不自見故明晦已能能必昭也不自是故彰亡已是是必著矣不自矜故長以短自與而長反歸不自伐故有功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其行如前則無不伏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但行之當自見其効

希言自然慎言者不唯寡尤亦乃合自然之道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二者傷物太甚故不可久爲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有形之至大者爲暴風疾雨損於物猶不敢久爲而況至細之人而欲多言傷自然之氣乎故從事於道者希言者其人也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各以其類會也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同類相遇皆相得也信不足有不信不信希言合道而以多言獲戾則悔而求之雖發丹誠而從事於道之人亦不足信也

跂者不立跂踵之長不堪持久跨者不行跨闊其足安能致遠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跂者跨者生自見等行是皆妄作且越天真有一於身則爲人倫之棄物況兼之乎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可惡也如食之殘如形之剩肉也物或

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凡庸之物猶或致嫌則有道之人固不留意於此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元氣圓凝之時未有天地也寂兮寥兮至虛至靜獨立而不改不與物群復不隨物化也周行而不殆備行萬物之中又無時而危也可以爲天下母爲能生育吾不知其名無得而稱強字之曰道道字以表德爲有生天生地之德故字道以表之強名之曰大名以召實爲其無所不包故名曰大以示於人人欲修之當有所謂矣大曰逝

已不在大逝曰遠又逝處復失也遠曰返返追之不獲俄然返於虛心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雖不得比於三大其爲大也亦次之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已下三大皆自道而生王已上三大皆令王法則人法地地地體靜載而生物法之者令與地同同地故云地地地也法天天天德廣覆而無私法之者令與天同同天故云天天也法道道道性忘功法之者令與道同同道故云道道也法自然人能法三者皆與爲一始可稱王

爾則爲萬人之中一人爾言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王者當法之爾自然理者是覆載生成皆不私也

重爲輕根萬物莫不由根而生者爲根重也

靜爲躁君故兆民未有不受制於君者爲君靜也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君子欲有所詣必先備其輜重用防寒暑飢乏之患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超然者超脫之貌也榮觀春臺也燕燕爾也治容之所也此皆守重靜者之能超脫者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

天下物之與人皆守重靜如何天下之主不重其身輕其出入也輕則失臣輕其舉措則難服事故失臣心躁則失君躁其情性不自安靜則失其君位

善行無轍迹行道無迹善言無瑕謫言道無

謫善計不用籌算守清靜不假籌算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閉七竅諸門群魔不能入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清五臟諸神外物不能誘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潛行如上之善道被草木而況人

乎是謂襲明內行而外不見故善人不善人之師善人能以善與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資給也不善人是善人可資之物者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皆至於道遂相忘也雖知大迷是謂要妙忘師資俗以爲迷道以爲妙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有雄武之材而不用能雌伏以爲心則爲衆所歸如天下深谿也爲天下谿常德不離謙德不離其身則如谿爲百川所湊復歸於嬰兒和氣充具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式者法也韜白如黑則

天下之人罔敢不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抱
此晦用之德於身常無差失復歸於無極其
德若此故福壽不可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
下谷以榮如辱則其量如谷無所不容納也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量無不容德無不備復
歸於樸樸器之本也德備則能返本本道也
樸散則爲器器周於用者道散則衆器成焉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聖人用道居群材之上
理化其不明道者故大制不割懷至道故能
制服生靈當以無爲守之非加刑法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取天下之歡心吾見其不得已以有爲取之我見此必不得已已語助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神器者人也身中居神所以謂之神器人性惡擾有爲則擾人故知不可以取天下爲者敗之爲之則民散也執者失之不信厚言固守本意則必失帝業故物或行或隨若行有爲於前必敗失隨其後或呴或吹仁德曰呴嚴刑曰吹或強或羸民安則強民散則羸或載或墮撫之則載虐之則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有爲之

驗若此之甚爲天下者惡得不去之哉以聖人之爲理則就其中去甚者奢者與泰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古善爲相者安民強國則以道不以兵其事好還剋敵之師師踵未還已爲所報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妨耕耨故荆棘是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戰伐之後殺氣猶凝沖和未行不產嘉穀也故善之果而已不敢以取強佐君合以道不合以兵必不得已則擇其善將者則必果敢不以好勝爲心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

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若使善者將甲討難必定不矜不伐不驕何謂也爲果以謙不果以強強則違道物壯則老是謂不道物至壯則老兵至於強未必不敗皆爲不合道也不道早已知不合道能早止者善矣已止

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好也兵五兵也兵爲害器佳好非善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物皆好生惡死有好兵之國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焉肯居其國也君子居則貴左君子

體仁以長人居必貴於發生之位也用兵則貴右主兵者以殺為志故用必貴於摇落之方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君子器以文德不以干戈不得已而用之非其器而用之蓋不得已也恬淡為上所用之以止寇殊不得其滋味勝而不美以恬淡為上故以勝為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愛也若以勝為美則是愛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人咸惡死孰肯景附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各從其類偏將軍處左雖為主殺之官

而無主殺之權上將軍處右專於征伐言以喪禮處之依置樞之所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君子爲將則曰我實無德民有何辜一朝殺傷殆至於死故興言而涕從也戰勝以喪禮處之使居其位不必衣其服一則順其殺

氣二則抑用兵者之心也

道常無名本謂之道是強名也樸雖小所以視之不見天下不敢臣懷其道尚為王者師況敢以道為臣妾者乎侯王若能守天下將自賓賓服也守道不忘則無遠不服天地相

合以降甘露天地交泰能降甘露以旌侯王
能守道也人莫之令而自均王道無偏故德
澤平施豈待命令始制有名道至於此始可
制服有名之物有名之物即山川可祭之神
林泉可徵之士名亦既有如此有名之物有
封禪而必從伏林泉而盡出朝見也夫亦將
知止夫此輩亦將知安於所止知止所以不
殆殆危也有名之物依於有道之君而安於
樂土況百姓乎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
江海有道之主在於天下君臣道合上恩下

流下情上達如川谷之與江海通流也
知人者智智者不惑故知人也自知者明明
者見於未萌故不履於非道勝人者有力人
所以勝人者非有勢力即有膂力自勝者強
能自修德以服人殊強於有力者知足者富
若足於一瓢則富於萬國強行者有志行事
始終如一是有志節矣不失其所者久人而
無常必不能久行其道死而不亡者壽人能
行道以利天下所垂法則制度皆生於神識
機智一成之後萬古傳之是身死形謝而神

長存故曰壽也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大道泛泛兮不繫於一方而云可左可右者畧舉兩端明備萬物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生育之功成亦不名我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主則非忘功也常無欲可名於小世人之無欲者赤子也而道於物無欲可是如赤子之小者乎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萬物悉歸於道道又不與爲主可是傲然爲大不顧於物者耶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人法道法於爲小不法於爲

大者恐失謙也故能成其大本無為大之心翻成遠大之業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道也未有一物不因道而為形象若執此道以臨天下民無不歸往也往而不害安平泰既歸之當安之非清平之中泰然舒息不可也樂與餌過客止樂音樂也餌飲食也夫音樂飲食人之所欲豈有遇之而不留止者乎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過客所以留止者以其有閱目實腹之物也此大象之道將出於口以告於人則淡之其

無可味如何使人慕之且人性惡多事好無為道性無為故人欲之矣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雖視聽不足得其形聲必能用之亦無窮盡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此四者兆之初起可謂之微便能固其源而絶之萌也柔弱勝剛強夫禍之始生柔弱也終至茂盛剛強也將欲除之於柔弱之時則全勝於剛強之日魚不可脫於淵魚若

脫於手而入於淵則不可得而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機事也凡事機微之時則能制之不使至其強大此實理身理國之要道也必不得示諸小人若機落小人之手則何異夫魚之入淵乎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爲而無心故能無所不爲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不失無爲則無不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者無爲之本也夫無爲也則無跡當何名之君執此以鎮人人執敢妄動者也無

名之樸亦將不欲兼忘守道之心乃合自然之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夫有心於靜者則無時而靜也今放之於自得我無一物於胷中然後君臣上下各正性命

道德眞經新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三

能二

道德眞經新註卷之三

李約註

德經上 凡四十一章

上德不德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是以有德物不改其樸然後知有德下德不失德慕前王之美恭守而不墜是以無德物性稍移是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不爲而得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爲而得也上仁爲之始化道而爲仁也而無以爲雖爲之而無心上義爲之始化道而爲義而有以爲專於制斷上

禮爲之始化道而爲禮而莫之應則攘臂而
仍之贈答失所故有斯怒故失道而後德上
德合道故云失道下德次之此所以有德有
仁有義有禮既失上德則下德繼之失德而
後仁下德有失仁教嗣興失仁而後義仁教
能三
又替義方遂行失義而後禮是非合宜已謝
於時拜跪玉帛將盛於世夫禮者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亂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也忠信者道德也若以禮比於道德誠爲
衰薄用救於亂則捨禮何從前識者是先識

禮人也道之華禮可以悅人之目是謂道花也古花字本華字是也而愚之始適可為愚者檢逸之初也是以大丈夫大丈夫者丈夫雄者也丈夫之雄性必方直不徇浮俗故昌言云若大丈夫則必行道德不敦末禮也處其厚不處其薄必致身於道德不置身於衰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實如草木之實能實人之腹故居之花如草木之華徒閱人之目故不居也故去彼取此去花而取實

昔之得一者在下文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谷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
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自天地已降至于
侯王所以能清等皆得道之一故令侯王正
身以正於人故云天下貞貞正也其致之既
知得道其致之如是豈得失之哉天無以清
能三
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谷無以盈將恐竭
神無以靈將恐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
無以貴高將恐蹶蹶顛覆也若得之而不守
故其患若此也故貴以賤爲本王貴也民賤
也王以民爲本故有民則有王也高以下爲

基九仞之山一簣之基若為基不固山必頹矣將存其貴不安於民則民散而王蹙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孤子無父也寡婦無夫也不穀生無養也此三者人之所惡而侯王稱之豈非以賤為本耶非乎者言正是以賤為本也故致數輿無輿就輿數之但得輪轂等衆材也則就王數之但得卿士等兆民也若散衆材則無成輿之日不安兆民焉有為王之時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貴貌也落落賤貌也玉

雖貴因石而生玉雖尊因民而有以此不欲
如玉欲如石者敦本故也
反者道之動道體寂今也動反也所以反者
為物性之有剛也故設權剛以待之亦冀反
其寂也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常用物皆
能三
知之今再明者恐因權剛之義便謂道用合
三
然矣天下萬物生於有萬物皆自有形天地
而生也有生於無即有形天地自道而生道
無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之而悟遂勤行而反

本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聞之而疑猶可教也使知道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聞之而惑故大笑則不可使向方也不笑不足以爲道道爲下士入耳之音則不足爲貴建言有之建立也立言明中下二士疑其大笑之由明道若昧行昭而用晦也進道若退內勤而外怠也夷道若類類絲之不勻者履平而若險上德若谷無心而善應也大白若辱性潔而迹汚也廣德若不足道不形於色也建德若偷才不露於外也質真若渝至絶反如澁也大方

無隅無岸谷可見也大器晚成不日求以得也大音希聲希無也無聲樂也大象無形無狀之狀道隱無名自建言已下皆是大道隱於無名也故上士洞悟而勤行中士疑而進退下士惑而大笑識此之由夫唯道善貸且成道不以三士不同亦均貸和氣皆使生成而勤行者獨還和於道中而疑笑者並乾沒於元氣也

道生一謂應感而生一氣也一生二一始生陰氣二始生陽氣也二生三三者陰陽相感

通而生和氣也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凡物皮質外周曰負陰皮質陰氣爲也骨髓內充曰抱陽骨體陽氣爲也通氣柔弱貫通其間而和之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王

能三

公之和氣柔弱爲萬物本故能以不祥爲稱

四

是以爲天下君故物或損之而益稱不祥誠自損也物無不賓非益而何或益之而損恃貴者已自益也民皆離心非損何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人欲立教教人者亦當以我

柔弱之義教之則服膺者莫不歸於性命之
城強梁者不得其死君強暴則失臣下之心
覆亡無日人強梁則爲衆所加顛躓可待吾
將以爲教父父人之先也吾以柔弱之義爲
衆教之先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夫和氣者天
下至柔之物也若人馳騁之則化爲天下至
堅之物無有入於無間將欲復和氣而爲至
柔者但能無有馳騁之志明和氣自入於無
間之心化爲至柔之物也吾是以知無爲之

有益老子云我見無爲馳騁者則能令和氣長在於心柔弱而長生也所以知無爲有益於人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於人無爲於已其爲益也天下罕能及此

名與身孰親名可捨身不可捨則何者踈也

能三　五

身與貨孰多貨失而可求身亡而難得則何者少也得與亡孰病得則亡身亡則全眞則何者爲利故甚愛必大費欲過於分所損亦重多藏必厚亡積而不散十九而死知足不厚足於心則常榮知止不殆止於分則常安

可以長久必無中道而夭

大成若缺德全者故貌如不足也其用不弊

其應物也無所不能也大盈若冲內實者故

外如虛也其用不窮至於濟衆未嘗竭也大

直若屈舍垢而不申也大巧若拙不矜其能

大辯若訥似不能言躁勝寒物極則反故夏

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靜勝熱否極則泰故

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矣清靜爲天下正正

者躁靜之中則二月八月也故大成以下至

于大辯皆適躁靜之中得天下之正者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有道之主嗣庸君之後則必撥亂反正偃武修文是以前王所徵之馬走在道路今我不用却使還家糞理農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無道之君繼清平之後恃以府藏充實遂好攻戰侵人土地所以士不解鞍長在境上罪莫大於可欲於求物之中尚有其數禍莫大於不知足經於目者輒無所捨咎莫甚於欲得見與不見咸欲求之則天下之物靡有子遺此皆無道之君所行之事故知足之足知止於足則土階茅

茨未爲不足常足矣不踰於分貴安人此有道之君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以身度之天下可知不窺牖以見天道法天而行不必窺牖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不知民安在於無事反爲事以安

之則事出彌遠而民安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知民安由已已但無事則民安矣不必行於天下也不見而名守道在位則太階自平豈待窺牖見而明之不爲而成成此至理由乎不爲也向若爲之則無因及此也

爲學日益爲學者日益聞見也爲道日損爲道者日損云爲也損之又損一損尚淺再損方深以至於無爲損至於無損乃遊乎環中無爲而無不爲功成不宰是無爲生成萬有是無不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無爲不順人之事言與衆同好惡非自取便於身之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若取便身之事則煩人人煩則離散安可以取天下也聖人無常心如虛舟之泛然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所樂者君爲成之善者吾善之不違其

性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聖人自善身而惡者自化之為善矣終不役物以從已也信者吾信之不奪其志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自推誠於天下而人自化之為信非制之使為也聖人在天下惴惴焉聖人在天下常

惴惴焉軫慮慮一物之不安也為天下渾其心天下之民欲乎無事故吾渾心同民之欲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皆頴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從民之欲否聖人皆孩之聖人念而撫之如赤子寧忍以事擾之

出生入死邪妄出於心則生入則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內五藏外八使耳目鼻口手足及三漏內外都十三之徒侶也八使馳於外五藏納於內共陷人以至死若以無事各清其司則致人以全生也又云五藏五形三田為十三頭及四肢為五形三田黃庭經云上丹田腦也中丹田心脾之間下丹田腎中氣海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人之求生誣誣然咸投足於死地者亦由十三誘之夫何故問往死地之由以其生生之厚

對曰蓋緣過求世物充養太豐是使十三之徒殺人得便也蓋聞善攝生者攝養也善養生者則約彼十三於清靜之中放此一身於忘形之地陸行不遇兕虎兕虎皆猛獸能以爪角傷人我無害物之心故不值此類入軍不被甲兵兵能殘人甲可禦害我無鬬志故不假帶此器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若專以害物為心則雖蜂蠆至微不能不以毒中人也而況虎兕等乎苟無傷物之志雖被猛獸利兵又何以加我乎

又云兕虎甲兵比類身中貪邪也言清靜無為則禍患無因而入疾病無由而生也夫何故問免死之由以其無死地十三之徒為清靜所排不令引五賊三尸入於心地則無死地可入也若失清靜於毫釐則五賊三尸間

隙而進得措其角爪刃矣

道生之始貸氣也德畜之遂含育也物形之質方具也勢成之四時更生物遂化就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物雖至愚未有不知父母而尊貴之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

常自然世人之尊貴者爲受帝王錫命也而道德不假於此自有生成之功故爲物所尊貴也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有如此力故不假爵命也生而不有有則收其仁也爲而不恃恃則居其功也是謂玄德可謂陰德

天下有始始本也萬物資之所以生以爲天下母母養也萬物由之所以成既知其母又知其子以知道之母物爲之子明矣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既知子由生則知守母以存其

子沒身不殆道既扶之何危之有塞其兌緘
無啟之目也閉其門杜多言之口也終身不
勤遂形逸而神王開其兌濟其事民之於欲
也甚勤以道防閒猶恐其逸況開濟者乎終
身不救禍已成矣不可匡救見小曰明造形

則悟守柔曰強積弱所致也用其光復歸其
明觀守母存子之法得法則收視而守中見
小守柔是其法也無遺身殃能不以禍自償
是謂襲常可謂潛至長生之道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孤介也疾時不

行正道之道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天下之分則使直道大行於天下唯施是畏唯獨也獨施正直是畏衆邪大道甚夷實君臣之坦途也而人好徑以時人好邪道我攉輕不能制朝甚除盛修飾也田甚蕪奪民時也倉甚虛民乏食也服文綵君財豐也帶利劒好戎装也猒飲食飫珍羞也財貨有餘厚歛得也是謂盜誇不義而得非盜而何曾無作色乃更誇示非道也哉者歎辭也盜已非道況更矜誇誠如斯人實堪與歎

善建者不拔善建國立身者必以德以德者則身不免而國不拔拔傾拔也善抱者不脫脫失也夫建國者抱民立身者抱神若皆以德則無脫失也子孫祭祀不輟輟止也善以德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世世祭祀不輟

正時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以德修身諸偽咸盡修之於家其德乃有餘以德修家慶流後嗣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以德修鄉日益遠大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以德修國君民充實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以德修於天下則比

屋可封化被異域故梯山航海而朝貢焉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但對觀之則興亡可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以上事所以知之也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夫懷德深者性之與狀

並如赤子赤子以其始生其色赤故因而名之毒蟲不螫毒蟲者蜂蠆也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不據猛獸虎豹也以爪拏按曰據攫鳥不搏攫鳥鵰鶚也以羽距擊觸曰搏含德之士盡喪諸偶全其神故得三者常避之又

云三者比身中貪邪毒害也言含德如赤子則貪邪毒害無由干身也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喜怒而攖握至堅者性專也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豈識男女之會而陰常勁者精全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雖啼之竟日而聲不斯者和之極也知和曰常赤子有此三能者以和之至也而含德之士知之故常存知常曰明能知常存可謂明矣益生曰祥於自然之分加之毫芒則化凶為祥也心使氣曰強和氣至柔而為強者由心發

怒使之然也物壯則老壯固老之階也是謂不道既不能自老反少則必無合和之道不道早已令止而不為也

知者不言忘言者知之盛也言者不知未知故滯言也塞其兌不要目視閉其門不假口

說挫其銳摧其志也解其紛虛其心也和其光時明則明同其塵時暗則暗是謂玄同無所不同故不可得而親亡不見也不可得而疎迹無丐也不可得而利善外物也不可得而害不貪餌也不可得而賤抱道德也故爲

天下貴為人至此始可為天下至道
以政治國用教令者以奇用兵尚詐計也以
無事取天下獨無事者取天下人心順而為
帝王與夫二子之為理豈同日而論哉吾何
以知天下之然以此我何以知以政與以奇
不足以取天下唯無事者乃能取天下之心
而為之主以下文知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
貧此說以政之君也禁令繁密民皆慮其抵
犯不敢云為日至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民皆畏死因須挾藏弓失以衛其生故國家

日益昏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此說以奇之君也志在用兵篤好奇詐兼崇攻守之具則民莫不役智作淫奇之物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物者則巧極人之所作也所作之物出於常情獨懸善價是以多有竊其法式盜其財物由法物滋彰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但拱默而已而民皆化之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但以靜自持而民皆化不爲邪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但無事民不失業當自富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但無

欲而民自崇本也

其政悶悶君不生事以擾民似悶悶然無所能爲其民淳淳民安於清靜之中故日益於敦厚也其政察察君政嚴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其民缺缺動則觸網故畏而避之由是日

益凋殘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聰明之君省己修德從凋殘之中一變爲淳和也福兮禍之所伏伏藏也庸昏之主以淳和爲己德遂虐法從淳和之中復化爲凋殘也孰知其極如糾纏也其無正耶禍福倚伏豈無正耶必

有正耳正在有道之君也正復爲奇羔復爲
妖人之迷迷其日固久以正爲詐以善爲妄此
迷惑之人常情也人爲此迷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自正
而不惡物邪直而不肆不引之使人見光而
不耀蒂之而不炫也廉而不穢不以已潔而
嫌物汚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儉也治人得人心事天
合天道無如節儉夫唯嗇是謂早服夫獨能
行儉德者則民無不早賓服也早服謂之重

積德儉德為一早服為二自一至二謂之重
積重積德則無不克克能也積德則無不能
也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無所不能則不可量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德不可量然後能為有
土之君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養也有國有
民以道養之則社稷福祚可以久長矣是謂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如藝樹根深則蒂
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本落其花實也積
德之君其厚國也亦如是矣凡言長生久視
言聖人立法於不朽以濟活天下無窮之利

非存有礙之形也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四

能四

李約註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若烹小鮮者使其自熟則全攪之爛矣善理民者使其自得則安擾之亂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化所被民無災害故其鬼如無神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鬼實有神神不損物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愛民如赤子鬼亦助福之夫兩不相傷幽明各得其所故德交歸焉君

不乏神之祀鬼能致福於君故云其德交歸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大而用謙孰敢不伏故交相歸附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天下之人所以交歸者以其能處下流也如牝勝牡蓋以靜下言未有不牡求牝者也以靜爲下故爲牡動所求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能爲下則小自歸誠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能爲下則大以禮遇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皆有所以大國不過欲兼畜

人所為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使為附庸益其土宇者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所以下意在入事大國欲使他邦不敢興伐也兩者各得其所欲皆遂其志故大者宜為下偏戒大者恐恃強不為謙也

道者萬物之奧道於萬物之中最深最奧能與庶品為根本也善人之寶善人之道修身可以長生故用為寶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者是下士也下士曾無向道之心及有禍難則以為保冀其庇護也美言可以市交易之

中能甘辭者出則易集求則易得尊行可以加人行高者始可以教加於人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人無不善但化之不至也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萬民之主也欲以其道付之令化不善之人又恐忽其道更置三公以佐

能四

二

之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三公有大璧先良馬而進之亦忠臣之分然不如坐進此深奥之道於君以集雍熙之化古之所以貴此者何欲發明道妙故設此問不曰求以得對曰以其不可一日求而得之當須

綿歷年代積功累行而後致之有罪以免耶
行成道備之人縱有逆鱗忤旨之罪亦免誅
免責免耶者歎美之辭故爲天下貴以此古
今共貴之
爲無爲爲生於心爲則心亂事無事事出乎
志有事則志昏味無味嘗味者口嗜之則口
爽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德是上三無也人能
行此三德則心必虛明虛明則能見怨之初
起起於小小而能絶之則無大矣起於少少
而能除之則無多矣如此報之則何怨之有

怨是亂昏爽也圖難於易小則易也爲大於細少是細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此必然之理善圖爲者在兆朕之時也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慎微之至故能成其大由是成乎聖人夫輕諾必寡信夫存誠

者必重其所許也多易必多難不圖其終者故每事爲易是以聖人猶難之慎厥始也故終無難爲難於初故易於末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防之於未然故易也其脆易破故其微易散於始生之時則除之

故不難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是居存慮沒之士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不可除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不可掩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不可止爲者敗之爲者是除禍胎任其滋長使至成熟故謂之敗敗猶可循復也執者失之執者由長惡不悛遂至絶滅故謂之失失者無復更生也聖人無爲故無敗無敗起於爲不爲何敗無執故無失失因於執不執何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皆有始而無卒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本末不衰則

無不成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欲人之所不欲故視金玉如遺土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學人之所不學故能抑群生之踰分以輔萬物之自然為此二行者以佐萬物之性咸使歸於天真不敢為焉守慎故不敢妄為也

古之善為道者說古有道者欲使今世之君効之非以明民不以道明示於民者恐其生異志也將以愚之潛以道浸潤令反其質朴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姦智多則懷巧詐是以

難理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使多智者治國則必行盡政則民亂矣故是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若以淳朴為政則必行無為則民安故是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楷模也式法也為賊為福是兩者兩者亦甚易知之則當達害而就利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能四

常知福可任之賊可去之致蒼生於太平是君有不測之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陰德深不可知遠不可窺夫然乃能與萬物復歸於自然之性然後乃至大順皆復天真則

無所不順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王者往也江海善居衆流之下是以百谷無不臻湊是以聖人是能法江海者欲上人必以言下之將欲居於人上故先以其言下於人欲先人必以其身後之將欲居於人先故須退身在於人後也是以處上而人不重民皆欣戴猶以爲輕處前而人不害人皆悅隨焉無加傷是以樂推而不厭謙之力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以衆

德化下下皆化之而爲退讓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天下之人皆言我道大似不賢者夫唯大故似不肖我則語之夫大人故其愚不可及也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若賢使人得之者此乃爲天下至細之人

能四

久矣吾有三寶我雖不肖然有三行可謂修身理國之至寶也寶而持之人若以爲寶持之不捨則何往而不利一曰慈慈仁也二曰儉儉約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處群動之後也夫慈故能勇勇於濟物儉故能廣節用故

五

有此膽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其長自下行成昇高業就故得爲天下君長堯爲九州長是也今捨其慈且勇不仁而勇必損物捨其儉且廣不約反奢必見之捨其後且先先已而後人人必衛怨死矣此三行或闕其一則死矣況皆不行乎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將能用慈撫養士卒士卒心無貳故戰則勝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德動天天故救助以其將能用慈衛於士卒也

善爲士者不武以道不以武也喜戰者不怒

以謀不以怒也善勝敵者不爭以德不以爭也善用人者爲之下以謙不以力也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上四善人能行之則未有不應也其如此故得上合天道是古之極致者也用兵有言因時君所好而進其道用兵之言在下文吾不敢爲主主先物而動而爲客客和而不唱不敢進寸不擅侵人而退尺自守以候變也是謂行無行敵冤我封逢行以止之非懷殺伐之志攘無臂無怒不攘故似無臂仍無敵不爭

勝故不引闘也執無兵以德不以力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為客之道莫先於是舉輕敵則幾喪吾寶寶身也若輕敵深入靡不與尸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之兩國舉兵主客勢敵至於交鋒剋捷則素慈哀於士卒者勝也此

是因用兵進以慈之道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云我言無為則易知將欲行之又何難矣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天下捿捿皆徇有為有為與無為背故皆不能行言有宗事有君以道為宗以德為君夫唯無

知是以不我知無知者是識不及理人之不能知我至言行我無為則道德何由至哉知我者希舉世少有能知我有道德者則我者貴知而法之貴無以比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內有至寶外無光儀是以天下莫能知也

知不知上智周萬物無所不知而云我何知此真知也得非上乎不知知病墻面而立一無所知而云無所不知斯妄人也豈非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真知者乃能以妄知為病而病之則真知不病而妄知病矣聖人不

病以其病病向若自病則不能病人也是以
不病驗此則不病明矣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威之大者死也人豈以
小惡為無傷遂積之盈貫貫盈而死是非大
威至乎無狹其所居居神者心也多欲則神
能四
居狹矣無厭其所生生人者神也神留則不
七
死夫唯不厭是以不厭若能清虛則人神相
愛也是以聖人自知自知虛心則神留不自
見若自見則是不畏威自厭不厭生也不自
貴若自貴則是狹其居故去彼取此去自見

與自貴取自知與自愛

勇於敢則殺若勇敢於欲則天必殺之勇於不敢則活若於欲勇於不敢則天必活之常知此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或利或害不敢則為利敢則為害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惡勇敢是以聖人猶難之斯緣知天之所惡天之道說天道以誠於人也不爭而善勝天雖順物物孰敢不聽命也不言而善應雖無言教四時百物無不應之不召而自來雖不呼召三光列耀莫不隨之繟然而善謀繟然至

寬至於殺敵活不敢未嘗置乏晝夜行度未始差忒若然者如其中有善運籌之主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雖網目至踈大而為惡者不能脫免

民常不畏死已困於刑法也奈何以死懼之更以死刑威之豈有畏者若使民常畏死時政宻則民不輕生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敢於畏死之中有民為詐抵法以吾君人之勢必得執而殺之所不敢者不敢代天也常有司殺者殺所以無漏網者夫代司殺是

謂代大匠斲以君代天如捥夫之代良三也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以不能代能則不唯殘朴亦必傷手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上厚飲則下不足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上多事則下皆設奇以應之是以難理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此言人屬在君也上貪營養太豐誅求過分國民十室九空民咸怨上上遂覆亡是非輕死也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厚生則生亡

外生則生存以此較之則不貴生者賢於貴生者也

人之生也柔弱道在也其死也堅強道去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氣在也其死也枯槁氣散也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目擊可知是以兵強則不勝兵者不祥之器違天天之好生故抑之使強者不勝也木強則共木本強大而條柯柔弱故柔條共生於強本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以生死並之柔生而強死以上比之又弱居上而強處下依區

區自為下而取不倒置何深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以人所解喻天道難知
則雖遠可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與之抑高舉下損長與短張弓如
此始可命中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日中則
昃損也月盈則朔補也朔蘇也人之道則不
然人道與天道背此人之道言暗君俗人也
損不足以奉有餘則割無以資有孰能以有
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誰能同天唯有道之
人為君則遏強撫弱為人則以財賑乏此言

賢君哲士也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不伐其美不處其德者蓋不欲令物見已之賢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觀其隨器順人執能先之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攻堅之勝水有不易之道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能攻堅則知柔勝剛謙爲人伏則知弱勝強此天下無不知見至於行之則盡莫能者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人所惡者垢穢聖人能受之故爲社稷主

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人所忌者不祥聖人能稱之故為天下王也正言若反能行柔弱者則為主為王此實正言也而俗尚剛強故以為反

和大怨怨者心氣不平也和使其無事也必有餘怨若以事和之則翻濟其怨安可以為善若翻濟其怨則自然為惡也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凡左非用事之所也契者符會之目也聖人執心無事但思與萬民心氣符同適自無怨何必責於人也故有德司契

若善和寃者但司與人民會同而已無德司徹若鬧和怨者則專司事以明示於民怨是用生豈云和美徹明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有德之主善人也天道常以福祚與之小國寡民理大如小意在簡省貴欲安民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什物也伯成數也器民之所用生資也由君無為使民有此資業雖數至於百亦不稅而用之使民重死樂業故不輕生也而不遠徙為無苛政雖有舟輿無所乘之舟可以濟於水輿可以行於陸民

既各足故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甲兵皆君之利器也無為故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將反古也甘其食知足故所食皆甘美其服止於分故無服不美安其居欲絶故陋巷斯安也樂其俗無事故其俗自樂也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求也

信言不美信言者說道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不信美言者誘人也甘言故無信善者不辯善者貴行不事談說辯者不善滯言

不行故非善也知者不博知者貴無事也博者不知猶貴學固未知聖人不積積而能散既以與人已愈有演德以教人人受其益而聖德益明如鏡照人人見其好惡惡者修飾好者加勸而鏡明不滅既以與人已愈多散財以卽貧貧獲其濟而聖財不匱如井任民汲引汲者蒙其利而井不竭也天之道利而不害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好生故云利惡殺故云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所爲常順於物物無不敬從也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七

昔者老子之作道德經也原本形氣以至神明性命所始情意所萌進退感應呼吸屈伸叅以天地稽以陰陽變化終始人物所安窮微極妙以覩自然演要伸類著經二篇叙天之意見地之心將以爲國養物生民章有表裏不得易位章成體備若本與根文辭相踐不可上下廣被道德若龍與麟增一字即成疣贅損一文即成蔽瘡自大陳小爲之上紀道論德謂之經始焉

上德不德化由於道而道不為之主故授之以昔之得一昔之得一動由反行非有性莫之能聞故授之以上士上士性高聰明深遠獨聞傲世輕物唯道是荷故授之以道生一道生一至虛無名稟受混冥造化清濁陶冶太和故授之以天下至柔天下至柔纖妙無形貫堅穿遠無所不勝故授之以身有名貨身有名貨則強大強大則禍生故授之以大成大成若虛空無名貨萬物類通故授之以天下有道天下有

道在於人君人君無欲萬物以存故授之以不出戶不出戶以知萬民之性命順受樂安故授之以為學日益為學日益文生事起傷神害民故授之以聖人無心聖人無心合民之神慎民性命歸之素眞故授之以出生入死出生入死動損精神去無歸有不得長存故授之以道生之道生之以虛無無無所不存寂泊不動無所不然故授之以天下有始天下有始無為是宗以通萬事無所不明故授之以使我有知使

我有知道修而行恐失自然禍及子孫故
授之以善建善建以德與物相連澤及後
世流末繁昌故授之以含德之士含德之
士體道履神比於赤子若無見聞故授之
以知者不言知者不言陰陽玄化內以正
身身以及家家以及人故授之以政治國
以正治國無令而行外方異俗不制自賓
故授之以方而不割方而不割萬物以全
無所不克天道大光故授之以治大國治
大國者不可大作大為大作大為大亂大

動則亡故授之以大國大國形便天下願之靜下見歸躁上多兵故授之以道物道物之鑿鑿得之者通寶之者存保之者玄故授之以為無為為無為則運變無形不見所治而萬物滋生故授之以其安易持未兆易謀持以若愚不見所事而百禍自亡萬福自來故授之以古之為道古之為道以愚萬民絶端滅緒冥塞知門故授之以江海江海不知虛靜處下以至百谷故授之以天下謂我大似不肖不肖之道獨

合天心興師動衆無敵無勝故授之以用兵用兵之理因天應人自本而起不由我心故授之以吾言易知吾言易知無識無明無言無務使事自然故授之以知不知知不知去心去意生而若死存而若亡廢我巧態以逐禍患故授之以民不畏威民不畏威輕禁易入身陷於司大命絶天故授之以勇於敢敢勇於敢敢動其賊心殺生失理法廢滅亡故授之以民不畏死民不畏死多欲不禁適情順意以至困窮故授之

以人之飢也人之飢也重稅多賦好徵營營堅強躁實以伐其生故授之以人之生也人之生也柔弱畏敬和淳纖微聰明日益其死也堅強故授之以天之道天之道損滿益空養柔順弱敗堅破剛故授之以天下莫柔弱於水柔弱於水以至堅強安徵樂小危以為寧故授之以小國小國之君形虛勢弱懸命於鄰故授之以信者信者萬民之所助而將相之所存天地之所祐而道德之所助也

君平說二經目

莊子曰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効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衆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來下經反往反覆相過論為一形冥冥混沌道為中主

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戶智者見其經効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儀萬物數矣嚴君平者蜀郡成都人也姓莊氏故稱莊子東漢章和之間班固作漢書避明帝諱更之為嚴莊嚴亦古今之通語君平生西漢中葉王莽篡治遂隱遁煬和蓋上

世之真人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七 原缺卷一之六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上德不德（其德玄也）是以有德（德還也）下德不失德（德可聞也）是以無德（德及身也）上德無為（物自然也）而無不為（功歸天也）下德為之（枉精神也）而有以為（功歸人也）上仁為之（加恩愛也）而無以為（禪聖賢也）上義為之（制有民也）而有以為（傳子孫也）上禮為之（節事原也）而莫之應（失人心也）則攘臂而仍之（強和親也）故失道而後德（名始萌也）失德而後仁（愛和形也）失仁而後義（分職明也）失義而後禮（玉帛行也）禮者忠信之薄（實衰亡也）而亂之首（巧偽門也）

前職者預設然也道之華化未聞也而愚之始惑亂根也是以大丈夫體道君也處其厚舍忠信也不處其薄去禮云也處其實動有因也不處其華不前識也去彼取此求諸身也指歸天地所由物類所以道為之元德為之始神明為宗太和為祖道有深微德有厚薄神有清濁和有高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陽者為男陰者為女人物稟假受有多少性有精粗命有長短情有美惡意有大小或為小人或為君子變化分離剖判為數等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義人

能五

五

有禮人敢問彼人何行而名號殊謀以至於斯莊子曰虛無無為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義謂之義人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

人凡此五人皆樂長生尊厚德貴高名各慎其情性任其聰明道其所長歸其所安趨務舛馳或否或然變化殊方建號萬差德有優劣世有盛衰風離俗異民命不同故或有溟涬玄寥而無名或濛頊茫芒而

稱皇或汪然濟泯而稱帝廓然昭昭而稱王或遠通參差而稱伯此其可言者也然而伯非伯而王非王而帝非帝而皇非皇而有非有而無非無千變萬化不可為計重累億萬不可為名何以明之夫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義其有形兆圻塿髣髴不可識者不可稱言此其性命不同功名不齊者耶非也是故上德之君體道而存神與化倫德動玄冥天下王之莫有見聞德歸萬物皆曰自然

不德與下德之君體德而行神與化遊德配皇天天下王之或見或聞德流萬物復反其君（下德不失德之也）德夫何故哉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纖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體於神明動作倫於太和取舍

合乎天心神無所思志無所慮聰明玄遠寂泊空虛動若無形靜若未生功若天地事如嬰兒遺形藏志與道相得溟涬濛澒天下莫知潼溶方外翱翔至遠陰陽為使鬼神為謀身與道變上下無窮進退推移

常與化俱故恬淡無為而德盈于玄域玄
默寂寥而化流於無極恩不可量厚不可
測兼包大營澤及萬國知不足以倫其化
言不足以導其俗天下咻咻喁喁皆蒙其
化而被其和若此者元無絶而不知為之
者何誰也所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之君性受道
之正氣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於自然情
意幾於神明動作近於太和取舍體於至
德託神於太虛隱根於玄冥動反柔弱靜
歸和平載規履矩鏡視太清變化惚恍因

應無形希夷茫昧幾無號謚方地隨天與
化為常德盛澤流洋溢萬方美德未形天
下童蒙四海為一蕩蕩玄默與民俯仰與
物相望當此之時大道未分醇德未剖六
合之內一人獨處其務損而不益其事修

而不作所為者寡所守者約民敦厚而忠
信世和慎而寂泊水草為稿積裘褐為盛
服巨木為廊廟巖穴為室宅主如天地民
如草木被道合德恬淡無欲陰陽和洽萬
物蕃殖無有制令宇內賓伏嘉禾朱草勺

藥而生神龍鳳凰與人相託甘露降而不
霽祥風動而不息無義無仁六合之内和
合天親無節無杞四海之内親為兄弟親
而不和敬而不恭天地人物混沌玄通下德
為之而有以為上仁之君性醇粹而清明皓白而
博通心意虛靜神氣和順管領天地無不
包裹觀微得要以有知無養生處德愛民
如子昭物遭變響應影隨經天之分明地
之理別人物之宜開知故之門生事起福
以益萬民録内略外導之以親積思重厚

以拍殊方法禁平和號令寬柔舉措得時
天下歡喜雷霆不暴作風雨不卒起草木
不枯瘁人民不夭死跂行喙息皆樂其生
蜎飛蝡動盡得其所老弱羣遊壯者耕桑
人有玄孫黃髮兒齒君如父母民如嬰兒
德流四海有而不取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之君
性和平正而達通情察究利害辯智聰明
心如規矩志如尺衡平靜如水正直如繩
好舉大功以建鴻號樂為福始惡為禍先
秉權操變以度時世崇仁勵義以臨萬民

因天地之理制萬物之宜事親如奉神履
民如臨深兼聽萬國折之以中威而不暴
和而不淫嚴而不酷察而不刻原始定終
立勢御民進退與時流屈伸與化俱事與
務變禮與俗化號令必信制分別明綱要
而不踈法正而不淫萬事決於臣下權勢
獨斷於君廷正以慎道顯善以發姦作五
刑刻肌膚敬元貴始常與名俱因節而折
循理而割權起勢張威震海內去已因彼
便民不苛纖芥之惡貶秋豪之美舉內施

王室外及人物承弊通變存亡接絶扶微
起幼仁德復發有土傳嗣子孫不絶為上義之
而有上禮之君性和而情柔心疏而志欲
舉事則陰陽發號順四時紀綱百變網羅
人心尊寵君父卑損臣子正上下明差等
序長幼別夫婦合人倫循交友歸奉條貫
事有差品拘制者褒録不羈者削貶優遊
強梁包裹風俗導以中行順心從欲以和
節之迫情禁性防隄未萌牽世繫俗使不
得淫絶人所不能以強人所不能行勞神

傷性事衆費煩亂得以治危得以寧知故
通達醇殼消亡大道滅絶仁德不興天心
不洽四位失常雷霆毀折萬物夭傷父子
有喪而天不為之和晝夜悽悽而世不為
之化鐘磬喤喤而俗不為之變沈吟雅韻
而風不為之移謙退辭讓天下不信守柔
伏雌天下不親懸爵設賞賢人不下攘臂
執圭君子不來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夫何故哉辭豐
貌美而誠心不施故也是故帝王根本道
為元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

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所長短也故所為非其所欲也所求非其所得也不務自然而務小薄夫禮之為事也中外相違華盛而實毀末降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詐偽所起忿爭所因故制禮作樂改正易服進退威儀動有常節先識來事以明得失此道之華而德之末一時之法一隅之術也非所以當無窮之世通

異方之俗者也是故禍亂之所由生愚惑之所由作也所謂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之應因於事事應於變變無常時是以事不可預設而變不可先圖猶痛不可先摩而痒不可先抓五味不可以外斗和琴瑟不可以尺寸調也夫禮制一時時移則禮別令以一時之禮制無窮之俗猶膠柱刻舟調琴執尺故不可經遠也故至微之微微微不可言而至妙之妙妙妙不可傳忠信之至非禮之所能飾而時和先後非數之所能存也故聰明博達智慮四起觀

陰之綱得陽之紀明鬼神之道通萬物之理仰則見天之裏俯則見地之裏教民不休事至不止以此致平非所聞也言有為之知非致太平之術也比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清也

神不可以思慮寧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興不可以有事平也是以大丈夫之為化也體道抱德太虛通洞成而若缺有而若亡其靜無體動而無聲忠信敦慤不知為首玄默暗昧朴素為先居實處厚損心棄意一不

見威儀無務無為若龍若蛇違禮廢義卻
於無事因時應變不預設然秉微統要與
時推移取舍屈伸與變俱存禍亂患咎不
之於已百樣萬福無情於人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資以生也天得一以清健利正也地得一
以寧順方也神得一以靈變化通也谷得一以盈含洋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化和平也其致之所以傳也
天無以清無陰陽也將恐裂不得清也地無以寧無剛柔也
將恐發不得寧也神無以靈無弛張也將恐歇不得靈也谷
無以盈無滿空也將恐竭不得盈也侯王無以為正憍溢

盈也而貴高無為民也將恐蹶宗廟傾也故貴以賤為本
辱生也高以下為基由卑成也侯王自謂孤寡榮也
不穀卑微名也唯斯以賤為本與體以藏也非耶事非一也
故造輿於無輿與物亡也不欲碌碌如玉寡以藏也落
落如石象且經反者道之動變化方也弱者道之
用和常也為天地之物謂有形也生於有因和萌也有生於
無始空冥也

能五

十一

指歸一者道之子神明之母太和之宗天
地之祖於神為無於道為有於神為大於
道為小故其為物也虛而實無而有圓而

不規方而不矩繩繩忽忽無端無緒不浮不沈不行不止為於不為施於不與合囊變化負包分理無無無之無始始之始無外無内混混沌沌芒芒汎汎可左可右虛無為常清靜為主通達萬天流行億野萬物以然無有形地窅然獨存玄妙獨處周密無間平易不改混冥皓天無所不有陶冶神明不與之同造化天地不與之處稟而不損收而不聚不曲不直不先不後高大無極深微不測上下不可隱議旁流不可

揆度漠爾舒與皓然鋟生鋟生而不與之
變化變化而不與之俱生不生也而物自
生不為也而物自成天地之外毫釐之內
稟氣不同殊形異類皆得一之一以生盡
得一之化以成故一者萬物之所導而變
化之至要也萬方之準繩而百變之權量
也一其名也德其號也無有其舍也無為
其事也無形其度也反其大數也和其歸
也弱其用也故能知一千變不窮萬輪不
失不能知一時凶時吉持國者亡守身者

沒是故昔之得一者天之性得一之清而
天之所為非清也無心無意無為無事以
順其性玄玄默默無容無式以保其命是
以陰陽自起變化自正故能剛健運動以
致其高清明大通皓白和正純粹真茂不
與物糅礭然大易乾乾光耀萬物資始雲
蒸雨施品物流形元首性命玄玄蒼蒼無
不盡覆天得以清　一地之性得一之寧而地所
為非寧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以順其性
無度無數無愛無利以保其命是以山川

自起剛柔自正故能信順柔弱直方和正廣大無疆深厚清靜萬物資生無不成載地得以寧一神之性得一之靈而神之所為非靈也不思不慮無為無事以順其性無計無謀無嚮無首以保其命是以消息自起存亡自正故老能復壯死能復生因能復達廢能復榮變化不極反覆不窮物類託之不失其中神得以靈一谷之性得一以盈而谷之所為非盈也不欲不求無為無事以順其性不仁不義不與不施以保其命是

以實虛自起盛衰自正故能蒸山流澤以
為通德淆淆不息綿綿不絶皓皓洋洋脩
遠無極以盈江海深大不測谷得一以盈侯王
之性得一之正而侯王之所為非正也去
心去志無為無事以順其性去聰去明虛
能五 十三
無自應以保其命是以和平自起萬物自
正故能體道合德與天同則抱神履和包
裹萬物聲飛化物盈溢六合德導天地明
照日月制世御俗宇内為一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
凡此五者得一行之興而不廢成而不缺

流而不絶光而不滅夫何故哉性命自然
動而由一也是故使天有為動不順一為
高得卑為清得裂陰陽謬戾綱弛紀絶和
氣隔塞三光消滅雷霆妄作萬物皆失天無以清將恐裂使地有為動不順一為直得枉為
寧得發山川崩絶剛柔卷折氣化不通五
行毀缺百穀枯槁羣生疾疫地無以寧將恐發使
神有為動不順一為達得困為靈得歇變
化失序締滯消竭盛衰者亡弛張者殁神無以靈將恐歇使谷有為動不順一為有得亡為

盈得竭虛實反覆流澤不入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有為動不順一為貴得賤為正得蹙亂擾迷惑事由已出百官失中喪其名實萬民不歸天地是絕王侯無以貴將恐蹙凡此五者性命淳美變化窮極違退屈伸不離法式得一而存失一而沒況乎非聖人而王萬民廢法式而任其心者哉夫矜法式而行事尚不免於咎患況廢法而任心故不日而亡是故天人之道物類化變為寡者衆為賤者貴為高者卑為成者敗益之者損利之者害處其反者得其覆為所

求者失所欲所謂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賢君聖主勢在民上爵尊天下澤連萬物德懷四海道之所祐天地所助萬物所歸鬼神所與厲身起節自謂孤寡是謂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處卑守微躬涉勞苦損心挫志務設民下不為貴故擅民之命不為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無所不有不為也故無所不宰萬物紛紜身無所與故能為之本非獨王道萬事然矣夫工之造輿也為圓為方為短為長為曲為直為縱為橫終身揳揳卒不為

與故能成輿而令可行也（所謂數輿無輿而成其輿）夫玉之為物也微以寡而石之為物也巨以衆衆故賤寡故貴玉之與石俱生一類寡之與衆或求或棄故貴賤在於多少成敗在於為否（故不欲碌碌如玉亦不欲落落如石）是以聖人為之以反守之以和與時俯仰因物變化不為石不為玉常在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賤一為綱紀道為楨榦故能專制天下而威不可勝全活萬物而德不可量貴而無憂賤而無患高而無殆卑而愈安審

於反覆歸於玄默明於有無反於太初無以身為故神明不釋無以天下為故天下與之俱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夫何故哉因道而動循一而行道之至數一之大方變化由反和纖為常起然於否為存於亡天地生於太和太和生於虛冥虛冥至無也太和始之而生太和有之萌也天地資之而始所謂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上士聞道謂玄善也勤而行之性近也中士聞道狐疑性與善也若存若亡性遠也與下士聞道習不淺也大笑之性與反不笑不足以為道道符表也故建言有之陳然自也

明道若昧（動綿也）進道若退（反其先也）夷道若類（治其根也）上德若谷（施與玄也）大白若辱（似不賢也）盛德若不足（無形容也）建德若偷（損民福也）質真若渝（知淺薄也）大方無隅（無曲直也）大器晚成（不明白也）大音希聲（微言發也）大象無形（無所設也）道隱無名（號謚絕也）夫唯道善貸且成（應萬物也）

指歸道德天地各有所章物有高下氣有短長各樂其所樂患其所患見其所見聞其所聞取舍殺繆晨喜殊方故鵬鷃高飛終日馳驁而志在乎蒿苗鴻鵠鵾雞尚舉逕歷

東西通千達萬而志在乎陂池繒繳鳳翔翔
萬仞之上優游太清之中而常以為卑延
頸舒翼凌蒼雲薄日月高翔遠遊曠時不
食往來九州棲息八極乃得其宜三者殊
便皆以為娛故無窮之原萬尋之泉神龍
之所歸小魚之所去高山大丘深林巨壑
茂木暢枝鴻鳥虎豹之所喜而雞狗之所
惡悲夫三代之遺風禍儒墨之流文誦詩
書修禮節歌雅頌彈琴瑟崇仁義祖潔白
追觀往古通明術數變是定非已經得失

身寧名榮鄉人傳業中士之所道上士之所廢也閑居幽思強識萬物設僞飾非虛言名實趨翔進退外降跪集治閨門之禮偶時俗之際傾側偃仰務合當世阿富順貴下衆耳目獲尊蒙寵流俗是則此下士

之所履而中士之所棄故規矩不相害殊性孰相安賢聖不為匹愚智不為羣大人樂恬淡小人欣於戚戚堂堂之業而不喻於衆庶棲棲之事不悅於大丈夫鳥獸並興各有所趣羣士經世各有所歸是以捐

聰明棄智慮反歸真朴遊於太素輕物傲
世卓爾不汚喜怒不嬰於心利害不接於
意貴賤同域存亡一度動於不為覽於玄
妙精神平靜無所章載抱德含和帥然反
化大聖之所尚而上士之所務中士之所
眩爚而下士之所大笑也是故中士所聞
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眩
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夫陳大言
舒至論表自然窮微妙則中士眩而下士
笑浮言遊說生息百變起福興利成功遂

事則中士論而下士覺彼非喜凶而惡吉貴禍而賤福也性與之遠情與之反若處黃泉聽視九天遼遠絕滅不能見聞而已矣夫下士非樂笑於大道但道高難睹若對牛鼓簧所以笑也故聖人建言曰有之有之者言道之難知推柄自然之歸以統萬方之指者能有之非庸庸者之所能聞也既明非常之道故非常人所及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深微浩遠甡甡忽忽冥冥昭昭虛無寂泊萬物以往纖微高大無有形象窮而極之則知不能存也要而約之則

口不能言也推移離散則書不能傳也明道若味何則進道若退亡道若存欲治天下還反其身靜為虛户虛為道門泊為神本寂為和根嗇為氣容微為事工居無之後在有之前棄捐天下先有其身養神積和以治其心心為身主身為國心天下應之若性自然進道若退是故夷道若類使正玄起除其法物去其分理從民之心聽其所有滅其文章平其險阻折關破鍵使姦自止壞城散獄使民自守休卒偃兵為天下市萬

方往之如川歸海若與道類德如溪谷不施不與不愛不利不處不去無為而恩流不仁而澤厚長育群生為天下母盛德若谷大白若辱盛德之人敦敦悾悾若似不足無形無容簡情易性化為童蒙無為無事若癡若聾身體居一神明千之變化不可見喜欲不可聞若閉若塞獨與道存盛德若不足建德若偷無所不成塗

民耳目飾民神明絶民之欲以益民性滅民之樂以延民命損民服色使民無營塞民心意使得安寧建德若偷質真若渝為民玄則生之以道養之以德導之以精神和之以法式居以天地照以日月變以陰陽食以水穀制以無形繫以無極天下喎喎靡不實服宇内康寧萬物蕃殖若非其功而非其德大而似小醇而似薄質真若渝渝淺薄也大方不矩無所不包方於不方直於不直無折無堲無法無式不方不直萬物自得不

直不方天地自行在為之陰居否之陽和為中主分理自明與天為一與地為常大方無隅是故大器晚成無所不有變於無形化於無朕動而無聲為而無體威德不可見功業不可視禍息於冥冥福生於窅窅寂泊而然是謂至巧萬物生之莫知所以勉勉而成故能長久大器晚成是以大音希聲告以不言言於不言神明相傳默然不動天下大通無聲而萬物駭無音而萬物唱天地人物無期俱和若響應聲大音希聲大象無

形大狀無容進而萬物存退而萬物喪天地與之俯仰陰陽異之屈伸効之象之若影隨形大象無形是知道盛無號德豐無謚功高無量而天下不以為大德彌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貴光耀六合還反芒昧道隱無名夫

何故哉道之為化也始於無終於末存於不存貸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善貸且成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八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八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道生一（混冥也）一生二（謂神明也）二生三（和濁清也）三生萬物（天人形也）萬物負陰而抱陽（鬱柔生也）冲氣以為和（合弱成也）人之所惡（謂不祥也）唯孤寡不穀（卑微名也）而王公以名稱（禮生也）以損之而益（損盈也）益之而損（生益亡也）人之所教（卑弱也）亦我教之（聖知我也）強梁者有勢力也）不得其死（為命賊也）吾將以為教父（凶禍極也）

指歸有虛之虛者開導稟受（虛者道之虛也）無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道能然成於萬物而萬物不能然成於道

則道是物之所然之元故云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有虛者陶冶變化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虛者謂一也一能為生生之始而非有形之生不能生於一故云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有無之無者而神明不能改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無之無者謂二也二從一生雖有夫形故能造存而非存所能造也一能六

有無者纖微玄妙動成成者而成不能成也無者謂三也三從二生亦有夫形俱根於一受命於神兆成萬物而萬物不能成之故云動成者而成不能成也故虛之虛者生虛虛者無之無者生無無無者無者生有形者故諸有形之徒皆屬於物類物有所宗類有所

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於氣氣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萬物以存自然者無物所使之名也即道自然一變而生神神通而成和和散而成氣氣結而成形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使天為天者非天也使人為人者非人也元始生有有不能生有故云為人者非人也何以明之莊子曰夫人形腐何所取之聰明感應何所得之變化終始孰者為之明始於無由此觀之有生於無實生於虛亦以明矣是故無無無無始不可存在無形無聲

不可聽視稟無授有不可言道無無無之無始未始之始萬物所由性命所以無有所名者謂之道道為一道虛之虛故能生一元本寂寥是虛中之虛始生一者也有物混沌恍惚居起輕而不發重而不止陽而無表陰而無裏

能六

既無上下又無左右通達無境為道綱紀懷壤空虛包裹未有無形無名芒芒漇漇混混沌沌冥冥不可稽之亡於聲色莫之與比指之無嚮搏之無有浩洋無窮不可論諭漠然大同無終無始萬物之廬為太

二

初首者故謂之一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即宵冥中能生之德名也是以無終無始無左無右似陰非陰似陽非陽故云陽無表陰無裏一以虛故能生二一是有中之虛變成二二物並興妙妙纖微生生存存因物變化滑淖無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無嚮無存包裹天地莫覩其元不可逐以聲不可逃以形謂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接而威德不能運者謂之二二即神明也二以元之無故能生三神明是無中之故能生三三物俱生渾渾茫茫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

聲搏之不得其緒望之不覩其門不可揆度不可測量冥冥窅窅潢洋堂堂一清一濁與和俱行天人所始未有形朕圻垠根繫於一受命於神者謂之三三即太和也以無故能生萬物太和是有中之無一變而成有故云三生萬物清濁以分高卑以陳陰陽始別和氣流行三能六三光運群類生有形鱗可因循者有聲色可見聞者謂之萬物萬物之生也皆元於虛始於無虛是無之本元是始之本皆陰向陽萬物皆陰而向陽歸柔去剛清靜不動心意不作而形容脩

廣性命通達者以舍和柔弱而道無形也
沖氣以為和是故虛無無形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因生也衆人之所惡而侯王之所以自名也萬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也夫虛無孤寡乃萬物之本根也故王公以自名而衆俗之所惡故賢君聖主以至尊之位強大之勢處孤寡居不穀逐所求逃所欲去大為小安卑樂損出無迹入無朕動於福先靜於禍始無為無事天下自已不視不聽抱和以靜神明生息形容自正進退有常不變其

行德化淩風理於蒸庶天地是祐萬物是
歸損者而益衆人則不然見聞知病見聞知病
合於成事不覩未然之變故貴堅剛大權
造勢衆務不制深度柔弱遠絶微寡動與
道幷靜與天迕神明潰濁衆事並興思慮
迷惑妄喜妄怒福禧出門妖孽入戶天網
以發不可解之也益者而損滂然禍生愴爾覺
悟屈約而言卑將死而辭善雖欲改過為
新反於微寡自然不釋與生路遠破國亡
家禍及子孫故衆人之教變愚為智化弱

為強去微歸顯背隱為彰暴寵爭逐死於
榮名人之所教也聖人之教則反之愚以之智
辱以之榮微以之顯隱以之彰寡以之衆
弱以之強去心釋意務於無名無知無識
歸於玄冥殊塗異指或存或亡聖人之教教以寡弱
衆人之教教以衆強所謂人能六
之所教我亦教之教不同也四是以強秦大
楚專制而滅神漢龍興和順而昌故強者
離道梁者去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強梁者不
得其死不求於已怨命尤天聖人悲之以為
教先書之竹帛明示後人終世反之故罹

其患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無形物也馳騁天下之至堅勝有質也無有入於無間無為室也吾是以知賭得失也無為之有益亂原絕也不言之教禍門閉也無為之益萬物存也天下希及之寡能及也

指歸道德至靈而神明賓神明是道德之外用故稱賓神明至無而太和臣太和是神明用之將成故稱臣清濁太和至柔無形包裹天地含囊陰陽經紀萬物無不維綱或在宇外或處天內人物借之而生莫有見聞從道三變始成萬物人借而生莫有能知

毫不足以為號弱不足以為名聖人以意存之物也夫聖人所以得稱聖者皆以學道存神修生保真得真成道包裹天地是深要之物故不得以意存也故字曰至柔名曰無形是以無形之物不以堅堅不以壯壯故能弊天地銷銅鐵風馳電騁經極日月周流上下過飄歷忽安固翔翔淪于無物物類有形則有衆虛空無妙則無能道既非有亦非無故能持有而無礙也何以効其然也夫響以無聲不可窮影以無形不可極水以淖弱貫金石沈萬物地以柔順成大功勝草木舌耳無患角齒傷折由

能六

五

此觀之柔者弊堅虛者馳實非有為之自然之物也理數必爾不得不然斯事物之自然非道體之自然是以地狹民少兵寡食鮮意妙欲微神明是守與天相參視物如子德盛化隆恩深澤厚吏忠卒信主憂將恐累柔積弱常在民後被羞蒙辱國為雌下諸侯信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歸父母人物同欲威勢自起強者不能淩大者不能取終始反覆強弱變化天地為助神明為輔時至不制為天下主夫何故哉以道柔弱而體微寡也故

地廣民衆國富兵強吏勇卒悍主能將嚴賞重罰峻削直刻深百官戰慄若在君前勢便地利為海内雄輕敵樂戰易動師衆合變生奇淩天侮地諸侯執服靡不懸命威震境外常為梟俊人憂物恐威動天地道德不載神明是離衆弱同心萬民不附身死國亡族類流散夫何故哉體堅剛而積憍吝也夫道以無有之有通無間遊無理光耀有為之室澄清無為之府出入無外而無坼經歷珠玉而無朕（謂天下之至柔馳天下之

至堅也何以效其然也夫有形鎌利不入無理神明在身出無間入無孔俯仰之頃經數千里無有入無間也由此言之有為之為有廢無功無為之為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

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且道德無為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凡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是以知無為有益是以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損聰以聽無音

棄明以視無形覽天地之變動勸萬物之自然以觀有為亂之首也既達無為之功自見有為之亂無為治之元也言者禍之戶也不言者福之門也是故絶聖棄智除仁去義發道之心揚德之意順神養和任天事地陰陽奉職四時馳驚亂原以絶物安其處世主恬淡萬民無事教以不言之言化以不化之化示以無象之象而歸乎玄妙奄民情欲順其性命使民無知長生久視是之教也不言故我無言而天地無為天地無為而道德無

為三者並興總進相乘和氣洋溢太平滋
生人物集處宇內混同禍門以閉天下童
蒙世無恥辱不覩吉凶知故窒塞自然大
通家獲神明之福人有聖智之功（無為之益也）
當此之時主如天地民如嬰兒飲主之德
食主之和陽出陰入與道卷舒君父在上
若有若無天下惘惘味味喁喁不知若歙
無為若雞生而不喜死而不憂閔閔輓輓
性命有餘莫有求之萬福自来（天下希及之也）夫
何故哉人主不言而道無為也無為之關

不言之機在於精妙處於神微神微之始精妙之宗生無根蒂出入無門常於為否之間時和之元道既無體不可見聞能適時和則自知耳故可聞而不可顯也可見而不可言也可得而不可傳也可用而不可言也柄而推之要而歸之易為智老陳難為淺聞者言也何則廣大深遠而衆人莫能及也上而若反而衆人莫能入也淡淡濫濫而世人莫能聞也窅窅冥冥而俗主莫能行也

名與身孰親我身親也身與貨孰多我身多也得與亡

孰病得我患也是故甚愛必大費損我神也多藏必厚亡退我身也故知足不辱榮已存也知止不殆身安寧也可以長久大命延也

抱歸我性之所稟而為我者道德也其所假而生者神明也其所託而形者天地也凡此數者然我而我不能然也故法象莫崇乎道德稽式莫高乎神明表儀莫廣乎太和著明莫大乎天地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濁太和變化無窮天地之道存而難亡陰陽之事動而

難終天地陰陽但見於難終非無終始也由此觀之禍極於死福極於生是以聖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崇高顯榮吉祥盛德深閎浩大尊寵窮極莫大乎生萬物陳列奇怪珍寶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禍世之

能六

匠亂國之工絶逆天地傷害我身莫大乎名生憍長溢困民貧國擾濁精神使心多欲叛天違道爭為盜賊天下不親世多兵革一人為之傷敗萬國主死民亡物蒙其毒莫大乎貨明貨與名可畏可驚多親之益於身遠矣故得之

與亡或病或利得名得貨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絕天不能救夫名夫貨道德是祐神明是助名顯自然富配天地得名得貨失道亡身亡名亡貨利配天地也故細身大名未可與論至道也輕身重國未可與圖利也夫無名之名生我之宅也有名之名喪我之槨也無貨之貨養我之福也有貨之貨喪我之賊也是故甚愛其身至建榮名為之行之力之勞之強迫情性以損其神多積貨財日以憍盈憍亡之道貨名俱終甚愛必大費也故

神明不能活天地不能全也夫何故哉道德之化天地之數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五行綸為羅網設為無間萬物之性各有分度不得相干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然一堅正直平均無所愛惡與物通同劑

長續短損盈益虛不足者養有餘者喪貪

叨多積自遺禍殃不足不止利心常起智以詐愚強以大取自然均之名利歸主失之而憂得之而喜一喜一憂魂魄浮遊一憂一喜神明去矣身死名滅禍及子孫故

名利與身若炭與冰形性相反勢不俱然名終體極身存世昌者天下無之塵者道之所歸實者物之所喪令積物喪之實欲同道歸虛若水火相違不可得也是故擾心猾意用情事神夙夜趨務飾容治辭憂懷衆庶創事立功勵身起節以顯榮名是損所以有身而益所以亡身也竭筋力忍飢渴犯寒暑踐危狹薄衣惡食不適口腹迎朝送夜被恥蒙辱精奔神馳汲汲不止逆道干榮多入為有危身以寧貨積神亡福患自來憍亡俱至則是為福以亡福求

利以去利多藏必厚亡也故成敗之事在為與否存亡之道在去與來是以知足之人體道同德絶名除利立我於無身養物而不自生與物而不自存信順之間足以存神室家之業足以終年常自然故不可殺處廛無故不可中細名輕物故不可汙欲不欲故能長榮所謂不辱也知止之人貴為天子不以枉志貧處巖穴不以幽神進而不以為顯退而不以為窮無禍無福無得無喪不為有罪不為有功不求不辭若海若江遊

揚玄域神明是通動順天地故不可危殊利異害故能常然是以精深而不拔神固而不脫魄如天地照如日月既精且神以保其身知足而止故能長存知止不殆也此謂遯名而名我隨逃利而利我追者也是蓋欲而能六

彰可以長久也

大成若缺政無形也其用不弊化流行也大盈若冲主無名也其用不窮理萬方也大直若屈無所名也大巧若拙安無所成也大辯若訥滿若空也躁勝寒動形容也靜勝熱安形神也能靜能清則天地也為天下正萬物經也

指歸道德無為而神明然矣神明無為而
太和自起無為而萬物自理或無根而生
或無足而走或無耳而聽或無口而鳴殊
類異倫皆與之市毋愛其子子愛其母男
女相兼物尊其主巢生而啄胎生而乳鳥
驚而散獸驚而聚陰物宂居陽物巢處火
動炎上水動潤下萬物青青春生夏長秋
成冬熟皆歸於土非有政教物自然也是陰陽物理勢數之自然不得不爾由此觀之為不生為否不
生否明不生明晦不生晦不為不否不明

不晦乃得其紀也不為不否不明不晦者從容合道也故大道坦坦不出門戶其出彌遠其知彌寡道在於身不在於野化自於我不由於彼萬物常治智慧不起是以聖人柄和履正治之無形遊於虛廓以鏡太清遺魂忘魄休

精息神無為而然玄默而信窅然蕩蕩昭曠獨存髣髴輓逮其事素真其用不弊莫之見聞所謂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也夫何故哉微妙周密清靜以真未有形聲變化其元開導如陽閉塞如陰提攜如地運動如天文武玄

作盛德自分是以盈而若冲實而若虛不顯仁義不見表儀不建法式不事有為上欲不欲天下自化敦厚樸素民如嬰兒蒙蒙不知所求茫茫不知所之其用不窮流而不衰大盈若冲其用不窮不耕自有食不織自有衣暑則靜於傑寒則躁於裘無有忌諱與麋鹿居被髮舍哺相隨而遊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化襲萬物無所不為光景不見獨玄有奇天地人物與之俱化乘空載虛與道徘徊厲度四海周流六虛浩洋無窮棲

息至無夫何故哉直而若屈正而若衽大直若屈也世主為聲天下為譽世主為形人物為影故不郊祀而天心和不降席而正四海故曰大巧若拙天道自卑無律曆而陰陽和無正朔而四時節無法度而天下寶無賞罰而名實得隱武藏威無所不勝棄捐戰伐無所不克無號令而民自正無文章而海內自明無符璽而天下自信無度數而萬物自均大辯若訥者也是以贏而若絀得之若喪無鍾鼓而民娛樂無五味而民食

甘無服色而民美好無畜積而民多盈夫何故哉因道任天不事知故使民自然也前五大雖若不肖而皆有所成明人天地至能以道化人使人自同於道也之道一進一退而萬物成遂變化不可閉塞屈伸不可障蔽故陰之至也地裂而冰

凝清風颺冽霜雪嚴嚴魚鱉蟄伏萬物宛拳當此之時處溫室臨鑪火重狐貉裘毳綿猶不能禦也及至定神安精動體勞形則是理泄汗流捐衣出室暖有餘身矣躁勝寒者陽之至也煎砂爛石飛鳥絕水蟲疾

萬物枯槁江河消竭當此之時入沉清泉出衣絺綌燕高臺服寒石猶不能任也及至解心釋意託神清靜形捐四海之外游志無有之内心平氣和凉有餘矣（靜勝熱者也）夫知故之為術也治人事育群形德延天地功配陰陽及其生亂也發於無形起於無聲與政卷舒與化推移得人如濕逮人若陰猶響應言影不離形為之愈亂治之益煩明智不能領嚴刑不能禁是無為者有為之君而成功之主也政教之元而變

化之母也其除禍亂猶躁之勝寒而靜之勝暑也是以聖人去知去慮虛心專氣清靜因應則天之心順地之意政舉化流如日之光禍亂消滅若雲之除天下象之無所不為萬物師之無所不事所謂能清能靜天下自正

者也

天下有道主欲也無却走馬以糞為穀食也天下無道主起事也戎馬生於郊法主戒也罪莫大於可欲常求也禍莫大於不知足求無已也咎莫大於欲得利起也知足之足無所取也常足矣無所不有

指歸人之生也懸命於君君之立也懸命於民君得道也則萬民昌君失道也則萬民喪萬民昌則宗廟顯萬民喪則宗廟傾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華實不生源衰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長久是以世主得道宇內不擾諸侯賓服百蠻雍喜四海同風兵革不起徼捍之人無所効其言果壯之士無所施其功聰明辯智隨澤而耕騏驥驊騮騾騾與而作所謂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天下宴閒各樂其業世惇俗

厚民人專一總織而衣總耕而食天心和洽萬物豐熟嘉祥屢臻吉符並集非天降福世主道德也天子失道諸侯不朝豁異谷別法制幷殊四方背叛力正相凌舉兵爭權弱者為膚強者為君是以天下選將簡士砥礪甲兵懸烽烈火四面相望深姦大詐謀於廟堂作變生奇結縱連橫輕罕梟騎與敵相當士馬生郊歷年不還化尚詐力政當首功當此之時飾養戎馬不遑親戚奔郊先至常食菽粟貪夫坐而為宰

庸僕之徒畜而為賊百姓罷極財殫力倦
長徭兵役久而不息此戎馬所以生於郊也時念二歸
家悽愴慷慨想親罷老泣涕於外慈父恩
母憂愁傷心肝膽氣志摧折於內士卒雙
頭結腫骸骨暴露流離於中野者不可勝
計道路憧憧皆為孤子思慕號令踊泣而
起何罪蒼天遭離此咎乳者無夫幼稚無
父怨慟悲痛不期而聚大者為率中者為
宰上下相護中外相保非有血脉親如兄
弟總苗為旌穿地為鼓操兵便械趨行業

伍常習戰鬬意議其主至精推感氣化相動是以天地鈐結陰陽隔閉星辰散亂日月闕蝕詐逆萌生災變並發非天降禍世主無道無道之主非本無道皆先以道得天之命莫能以道守之而憍奢淫侈不知止足故還失所好而與妖雾同作也夫遭天之鴻命繼先聖之後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爵尊寵極莫與比列布衣麤裘而天下以爲好蔬食藜羹而天下謂之美變世化俗猶風之靡草民之從化猶魚之赴水不務崇道廣德修身正己憂勞元元以承祭祀光顯祖考

業傳子孫德與神明爭流名與天地相保反以驕奢取名求勢不止逆天迕地無不凌侮是以不監之士相矯而起輕舉深入先到為右敵人遠至莫與之交黨離朋絶中外不恃身死國亡宗廟崩弛可欲之故非天下之罪也所謂罪莫重於可欲是故威勢尊寵窮極民上名號顯榮覆蓋天下而不知足者獵禍之具而危亡之大數也禍莫大於不知足也夫道德神明陶冶變化已得為人保合精神而有大形動作便利耳目聰明游於昭

曠之域聽眡天地之間上觀自然之法式下察古將之得失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長妻生子與命相極是足之足者也（異性同得故云足也）何況乎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哉其可足亦明矣故不在於道也利心常起貪人壤土欲人財寶兼并不休增加不已者追患之大數而得咎之至要也（咎莫甚於欲得者也）自今及古飛鳥走獸含氣有類之屬未有不欲得而全其性命者也故居君者為虜居虎者為鼠名在青雲之上身處黃泉之下居牛

馬之位者無牛馬之患託天羊之列者無
犬羊之咎是以得道之主建心於足游志
於止辭威讓勢孤特獨處捐棄萬物唯神
是秉身存名榮久而不殆天下歸之無有
不制是知足之足
常足者也

不出戶不遊庭也知天下家人也不窺牖無所瞻也見天
道身知天也其出彌遠去家身也其知彌少無見聞也是以
聖人謂明君也不行而知謂萬民也不見而名謂天地也不
為而成使自然也

指歸道德變化陶冶元首稟授性命爭太

虛之域玄冥之中而萬物混沌始焉神明
文清濁分太和行乎蕩蕩之野纖妙之中
而萬物生焉天圓地方人縱獸橫草木種
根魚沉鳥翔物以族別類以群分尊卑定
矣而吉凶生焉由此觀之天地人物皆同
元始共一宗祖六合之內宇宙之表連屬
一體氣化分離縱橫上下剖而為二判而
為五二二儀也五五色或為白黑或為水
火或為酸鹹或為徵羽人物同類或為牝
牡凡此數者親為兄弟殊形別鄉利害相

背萬物不同不可勝道合於喜怒反於死生情性同生心意同理何以言之莊子曰一人之身俱生父母四支九竅員職不同五臟六腑各有所受上下不相知中外不相覩頭足為天地肘膝為四海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若不同生異軀殊體動不相因靜不相待九天之上黃泉之下未足以喻之然而頭有疾則足不能行胷中有病則口不能言心得所安則耳目聰明屈伸調利百節輕便者以同形也人主動於

通則人物應於遠人物動於此則天地應於彼彼我相應出入無門往來無戶天地之間虛廓之中遼遠廣大物類相應不失毫釐者同體故也人但知一身之相通不知一國常同體人知一國是同體不知萬物是一心萬物既是一心之中何所有隔哉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也

能六

十七

是以聖人不出於戶上原父母下揆子孫危寧利害反於死生之說察於是非之理通於利害之元達於治亂之本以已知家以家知彼事得其綱物得其紀動知所之靜知所守道德為父神明為母清靜

為師太和為支天下為家萬物為體視彼如己視己如彼心不敢生志不敢舉捐棄知故絶滅三五因而不作巖居穴處不殺群類不食生草未成不服未終不采天地人物各保其有（天地萬物雖似異形終始本末同是一體一體之中自無怨惡受之道德豈敢毀傷故天地人物各保其有也）夫原我未兆之時性命所以精神所由血氣所始身體所基以知實生於虛有生於無小無不入大無不包也本我之生在於道德孕而未育所以成形至於出冥以知深微纖妙和

弱潤滑之大通也無知無識無為無事之有大功也視我之為嬰兒至於壯大有知以觀柔之生剛弱之生強小之生大短之生長愚之生智晦之生明也察我呼吸屈伸以知損為益首益為損元進為退本退為進根福為禍始禍為福先也上賢以仰阪歷阻過險形疲喘悸勞而靜處則神平氣和中外相保明平夷者得道之和以知清靜虛無無為變化之大功也四支九竅趨務舛馳異能殊形皆元一心以知百方萬物利害之

變皆生於主主是萬人之元如一身之心也稽之天地驗之古今動不相違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我不異天地也故家者知人之本根也身者知天之淵泉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天下觀天下觀天不由身觀人不由家小近大遠小知大迷去家出戶不見天下去身窺牖不知天道其出逾遠其知益少周流四海其迷益甚求之益大功名益小不視不聽求之於已天人之際大道畢矣得已而得天得天而得道得道而得人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也故聖人不見一家

之好惡而命萬家之事無有千里之行而命九州之變足不上天而知九天之心身不入地而知九地之意陰陽進退四時變化深微隱匿窅冥之事無所遁之何則審內以知外原小以知大因我以然彼明近以喻遠也故聖人之為君也猶心之於我我之於身也心在一身之中不立規矩於外但密勿資始而百節調和不知以因道不欲以應天無為以道世無事以養民玄玄默默使化自得上與神明同意下與萬物同心動與之反靜與之存

空虛寂泊使物自然聖人寂泊無為令物自然合道猶珠在水而川媚是神化之所傳故云聖人不言而信不為而成者也或謂聖人得道理固常存神化所傳亦應無歇我不修習自合道成何天下蠢動日遠於道耶斯不體聖人之化若雲行雨施草樹蒙潤悉獲芬芳而燋枯之屬自不芳茂豈以燋枯之性疑雲雨之恩是無目之徒不信日月之照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八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九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九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能七

為學日益（益民知也）為道日損（損民知也）損之又損之（使不知也）至於無為（使無事也）而無以為（無事也）將欲取天下者（和平之也）常以無事（道無職也）及其有事（窮知能也）不足以取天下（終不得也）

指歸道德之化變動虛玄蕩蕩默默汎汎無形潢漭慌忽渾沌無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開導稟授無所不存功成遂事無所不然無為之為萬物之根由此觀之不知

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也無為之為為之始也無事之事事之元也不教之教無為之為皆至道至極神妙之動無形心成不可言名故謂之元始祖宗之天也凡此數者神明所因天地所歸玄聖所道處士所傳也逮至仁義淺薄性命不真不

親大道動順其心陷溺知故漸漬憂恩情意多欲神與物連深謀逆耳大論迕心非道崇知上功貴名是以作術治數集辭著文載之篇籍以教萬民綱紀天地經緯陰陽剖判人事離散祖宗淳樸變化設偽萬

方轉移風俗傾正敗常改正易服萬事盡
彰鐘鼓琴瑟間以竽笙升降進退飾象趨
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分舛並爭興事儛
文以辯相詘以巧相勝毫舉毛起益以無
窮為學日益是以天下皆本去根嚮末歸文博
學深問家知戶賢甚者擬聖以立君臣同
意者無能而官異心者功大而亡儒者兼愛而成
黨故同於己者不善而善之不同於己者雖善不善也是以天下騷
騷不遑其親追習纖纖務順其君故和五
味以養其口肥香甘脆不顧羣生變五色

以養其目玄黃纖妙不計民貧調五音以
養其耳極鍾律之巧不憂世淫高臺榭廣
宮室以養其意不懼民窮馳騁田獵以養
其志多獲其上不順天心役人命以養己
身損人財以為
己利不憂時俗之窮窶唯取己之有
餘皆非仁愛之心是違天地之意也凡此
能七
二
數者非以為善務也以悅其君也天下相
放養偽飾姦消滅和睦長纍之原浸以為
俗巧利為賢損民大命以增民勞傷人美
性以益民煩當此之時谿谷異君四海各
王尊名貴勢強大為石忿爭相踰力正任

武強者拘弱衆者制寡以亂代治以非圖是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爭之愈大莫之能守求者甚衆得之者寡道路悲憂盡言軍旅詢詢謷謷至相烹煮夫何故哉飾文益事務以相序也為學日益是以聖人釋仁去義歸於大道絶智廢教求之於已所言日微所為日寡為道日損者也消而滅之日夜不止包以大冥使民無恥滅文喪事天下自已損之損之使知不起損之又損也遁名亡身保我精神秉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不為事

主不為知師寂若無人至於無為以至於無
天地自作羣美相隨萬物自衆百蠻自和
萬民蚩疑不知所之隨明出入託於四時
優游精神不外心志意中空虛如木之浮
如壤之休不識仁義不達禮儀心不知欲
能七
志不知為行步蹎蹎瞻視顛顛三蹎蹎直實也顛顛高達也語言默默意氣玄玄外似禽獸中獨異焉寂而不為若無君臣不為而治敦厚忠慤至於大安神休精息性命自全萬物相讙與道德鄰無為而無不為者也夫何故哉主無教

令而民無聞也是以將取天下常於無事
不言爲術無爲爲教無欲爲寶不知爲要
能行以道無不開導取天下常以無事也釋虛反實
以極爲事上知天高下知地厚明陰陽之
分知萬物之數晝見星於天夜見魚於淵
耳比八風之調目領羣獸之毛此思慮之
極也無益於存力什爲獲孰百孟賁勇千
夏育威執三軍進若光景退若浮雲擊如
雷霆不動若陰此强之極無益於勝使日
下之民皆執禮易通詩書明律比知詔令

家一吏里一令鄉一倉亭一庫明察折中
強武求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父子
不相隱兄弟不相容此事之極無益於治
是故以知知與天相離以為為與天相奇
以事事失天之意為國日益百殘盡備為
而不成求而不得天下相驅歸之於亂所謂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亂也
聖人無常心心無形也以百姓心為心與人同也善者
吾善之長其明也不善者吾亦善之變其性也得善矣
自和正也信者吾信之長其誠也不信者吾亦信之變其

情也得信矣自和平矣聖人在天下謂帝王也憒憒乎心虛也為天下渾心包萬方也百姓皆注其耳目以為容也聖人皆駭之唯道從也

指歸道德無形而王萬天者无心之心存也天地无為而萬類順之者无慮之慮運也由此觀之无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用用之母也何以明之莊子曰我之所以為身者非身我猶似於我而我身也身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我猶似於我而我身也身之所以為我者以我有分別稱之為身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不自稱也

能七

四

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道生神神共合稱於我也我不自我由身故我身不自身由神故身身神同道不有而有即无心之心存託道之術留神之方清靜為本虛无為常非心意之所能致非思慮之所能然也故知者之居也耳目視聽心意思慮飲食時節窮窕適志欲聰明並作不釋晝夜經歷百方籌策萬事定安危之始明去就之路將以全身體而延大命也若然則精神勞之損血氣為之敗魂魄離散大命傷天本為其身而生思慮不知生思慮以損其身及其寐也心意不

用聰明閉塞不思不慮不飲不食精神和順血氣生息心得所安身無百疾遭離凶害大瘡以瘳斷骨以續百節九竅皆得所欲但以寢寐之頃尚得安寧況體道忘懷故常適夫以一人之身去心則危者復寧用心則安者將亡而況乎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心養群生者哉養羣生彌須無心以寧也是以聖人建無身之身懷無心之心有無無有之有託無存之存上含道德之化下包萬民之心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者也無惡無好無愛無憎不與凶人為讎不與吉人

能七

五

為親不與誠人為媾不與詐人為怨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夫人之述也其日固久不令不善者豈造次而易哉必先優之柔之使自求之浸之潤之使自得之然後始可長其明而成其信悅其意而變其心故云載之如地覆之如天明之如日化之如神物無小大視之如身為之未有治之未然絶禍之首起福之元杜漸防萌遏惡揚善也去我情欲取民所安去我智慮歸之自然自然令物得安使百姓日用不知也動之以和導之以冲上含道德之意下得神明之心光動六地德連萬民民無賊役主無職負俱得其性皆

有其神視無所見聽無所聞遺精忘志以主為心主能體道以道覆人得主恩若自其心心從主後若子歸母俯仰卧起皆與為市者也與之俯仰與之浮沉隨之臥起放之屈伸不言而天下應不為而萬物存四海之內無有號令皆變其心善者至於大善日深以明惡者性變浸以平和所謂不善者吾亦善之所以得善也信者大信至於無私為者情變日以至誠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也殘賊反善邪偽反真善惡信否皆歸自然夫指歸所以屬歸指於自然者明至道之體湛然獨立自古固存其能然於衆物而衆物不能然之故謂之自然非

言蠢鳥之今以為至極夫有體此自然之道者則能同光塵不玄圭角使物自化悉歸於善進其獨志若性自然所謂聖人不言而飲人以和當此之時溷沉太虛霑溺至和民忘心意芒洋浮游失其所惡而獲其所求與天進退與道周流非迫禁而去惡非拘教而後移也無為為之而變化不自知也夫何故哉世主之化虛無寂寞容如枯槁心如灰炭簫志如江海施如谿谷不別東西不異南北不辯甘苦不嫌白黑不正方圓不定曲直詳於玄妙務自隱匿所謂聖人惔惔為天下皆渾其心也與物無治浮

游無極廢我之所欲為裹天之所欲得萬物紛紛皆注其耳目所謂百姓皆注耳目世主無為渙如儼容天地為爐大和為橐神明為風萬物為鐵德為大匠道為工作天下青青靡不潤澤聖人含如此之功用所以能利物無窮矣故能陶冶民心變化時俗上無不包下無不克成遂萬物無不斟酌感動群生振駭八極天下芒芒不識美惡玄効昧象自成法式聖人皆駭動萬物以歸於道隨其所宜而成法式也

出生入死去無為也生之徒十有三虛無和也死之徒

十有三實有過也而民生有其生也動之死地為利名也十有三趨堅強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七其生也蓋聞善攝生者畜神明也陸行不避兕虎不傷也入軍不被甲兵兵不及也兕無所投其角柔弱象也虎無所措其爪體和平也兵無所容其刃害必中也夫何故哉類相應也以無死地無亡形也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渾同淪而為體萬物以形形之所託英英榮榮不睹其字號之曰生生之為物不陰不陽不可揆度不可測量深微不足以為稱玄妙不足以

為名光耀恍惚無有形聲無狀無象動靜無方游於虛寂之野處於無有之鄉得之者存失之者亡道氣所傳陰陽相和凝結成識名之為生而又非形非象非陰非陽故云不陰不陽處無有之鄉也夫生之於形也神為之蒂精為之根營爽為宮室九竅為戶門聰明為候使情意為乘輿魂魄為左右血氣為卒徒進與道推移退與德卷舒不離道而非道德翱翔柔弱棲息虛無屈伸俯仰與時和俱輕死與之反欲生與之仇無以為利則不可去有以為用則不可留無為則生自生

故不去有爲欲生之則死矣故不留故無爲生之宅有爲死之家也夫立則遺其身坐則忘其心澹如赤子洎如無形不視不聽不爲不言變化消息動靜無常與道俯仰與德浮沉與神合體與和屈伸不賤爲物不貴爲人與王侯異利與萬姓殊患死生爲一故不別存亡此治身之無爲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奉主之法順天之命內慈父母外絕名利不思不慮不與不求獨往獨來體和襲順辭讓於人不與時爭此治家之無爲也尊

天敬地不敢亡先修身正法去已任人審
實定名順物和神參伍左右前後相連隨
時循理曲因其當萬物並作歸之自然此
治國之無為也冠無有被無形抱空虛履
太清載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驅天地馳陰
陽騁五行從羣物涉玄寞游乎無功歸乎
無名此治天下之無為也凡無為者皆生之徒貪生
利壽唯恐不得強藏心意閉塞耳目導引
翔步動搖百節吐故納新吹煦呼吸被服
五星飲食日月形神並作未嘗休息此治

身之有為也廢釋天時獨任人事賤強求
貴貧強求富飢名渴勢心常載求衣食奢
泰事過其務此治家之亡有為也富國兼壤
輕戰樂兵底威起節名顯勢隆形嚴罰峻
峭直刻深法察網周操毒少恩諸侯畏忌
常為俊雄公強求伯伯強求王此治國之
有為也祖孝悌宗仁義修禮節教民知飾
修治色味以順民心鐘鼓琴瑟以和民志
主言臣聽主動臣隨表功厲行開以恩厚
號令聲華使民親附諸事任已百方仰朝

此治天下之有爲凡有爲者皆死之徒是故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凡此十三生之徒此十三者是集道之端養神之宅故云生之徒實有濁擾顯衆剛强高滿過泰費此十三者死之徒也此十三者與道相違與神相反故云死之徒也夫何故哉聖人之道能七動有所因靜有所應四支九竅凡此十三死生之外具也虛實之事剛柔之變死生之內數也故以十三言諸以內有十三生徒外成四支九竅故以言內外也夫虛生充實無生常存清則聰達靜則內明微生章顯寡則生衆柔生剛

健弱生堅強卑則生高損則生益時則通達和則得中嗇則有餘是謂益生能行此道與天地同為身者久為國者長雖欲不然造化不聽夫虛無清靜既將道合能生諸有與造化同故雖欲不然而造化不許也實生空虛有生消亡濁則聽塞擾則失明顯則生微衆則生寡剛生柔羣強生弱狹高生卑賤滿生損空過則閉塞泰則困窮費則招禍是俱不祥有行此道動而之窮此十三者是形有之累生禍之元故動而之窮為身不久為國不平雖欲不然天地不從有為必敗理數自然

故天地不從也而民皆有其生而益之不止皆有其身而愛之不已動歸有為智慮常起（人之生動之死地也）故去虛就實絶無依有出清入濁背靜治擾變微為顯化寡為衆離柔反剛廢弱興強損卑歸高棄損取盈縱時造過釋和作泰將以有為除嗇施費夫何故哉大有其身而忘生之道也（所謂死之徒也）是故攝生之士超然大度卓爾遠逝不拘於俗不繫於世損形於無境浮神於無内不以生為利不以死為害兼施無窮物無細大視

之如身無所憎愛精神隆盛福德並會道為中主光見於外自然之變感而應之天地人物莫之能敗陸行則兕虎不能傷入軍則五兵不能害非加之而不能克投之而不能制也神氣相通傷害之心素自為廢夫善攝生者之為行既無愛憎於萬物視物常若於己身故物亦感而相應還自親而無惡理數必爾若影隨形非以法術加形而揣據夫何故哉聲響相應物從其類兕虎不加無形而五兵不繫無質攝生之士賊害之心亡於中而死傷之形亦亡於外也所謂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以其無死地
信不虛焉

道生之（稟物性也）德畜之（授物命也）物形之（品物方也）萬勢成之（逐物形也）是以萬物得（以生也）尊道而貴德（祖宗正也）道尊德貴（高大盛也）夫莫之爵（無以名也）而常自然（以為性也）道生之（無不存也）德畜之（無不全也）長之（無不益也）育之（無不寧也）成之（無不終也）熟之（無不然也）養之（無不利也）覆之（無不蔵也）生而不有（不以賢也）為而不恃（無所為也）長而不宰（無以為是謂玄德（德不知也）

指歸聖智之術不自天下不由地出內在於身外在於物督以自然無所不通因循

效象無所不竭故道虛德無不失其心天尊地卑不違其節何則以有知無由人識物物類之無者生有虛者生實見微知著觀始睹卒非有巧能自然之物聖人因之與天周密是故知道以太虛之虛無所不能七

稟稟物性也知德以至無之無無所不授授物命也十二

道以無為之為品於萬方而無首為而不有德以無設之設遂萬物之形而無事成功不居故能陶性命治情意造志欲化萬事何謂性命情意志欲問六者之差也所稟於道而成形體

萬方殊類人物男女聖慮勇怯小大脩短
仁廉貪酷強弱輕重聲色狀貌精粗高下
謂之性此皆禀於道由中而出終焉不變也所授於德富貴
貧賤天壽苦樂有宜不宜謂之天命皆受於德
自外而来進退由我遭遇君父天地之動逆順昌衰
存亡及我謂之遭命偶然所遇非常定也萬物陳列
吾將有事舉錯廢置取舍去就吉凶来禍
福至謂之隨命隨我所為而得因性而動接物感
寤愛惡好憎驚恐喜怒悲樂憂慼進退取
與謂之情自性而来不覺而至因命而動生思慮定

計謀決安危通萬事明是非別同異謂之意緣命而動由我所爲因於情意動而之外與物相連常有所悅招麾禍福功名所遂謂之志性命之動情意已出因而自強謂之志也順性命適情意牽於殊類繫於萬事結而難解謂之欲欲雖出乎情意而修於性命不可縱凡此六者皆原道德千變萬化無有窮極唯聞道德者能順其則道則是其本得本者進退自由不爲情欲之所使也性精命高可變可易性麤命下可損可益若得根本不滯有無是故天地人物含心包核有類之屬得道以

生而道不有其德道生之而未有得一而成而一不求其福萬物尊而貴之親而憂之而無報其德得至一之所成而一無所謝所謂理至則迭滅者也夫何故哉道高德大深不可言物不能富爵不能尊無為為物無以物為非有所迫而性常自然無為自為於物不為物而故為理數必自如然非有物使之然故道之為物窺之無戶察之無門揜之無體象之無容意不能盡而言不能通萬物以生不為之損物皆歸之不為之盈上下不窮廣大無涯消息嬴詘不可度謼遊於秋毫

不以為少包裹萬天不以為多青紫光耀不為易志幽寂枯槁不為變化所謂常也運行並施無所愛好稟授性命無所不為德流萬物而不可復恩結澤締而不可歸道德善貸且生若橐籥之出聲氣出無窮不可歸復也贍足天下而不費成功遂事而不衰其於萬物也豈直生之而已哉生之形之設而成之品而流之停而就之終而始之先而後之若水之於魚生成終始不可須離既託其後又在其前神明以處太和以存清以上積濁以下凝天以之圓地以

之方陰得以陰陽得以陽日月以照星辰
以行四時以變化五行以相勝火以之熱
水以之寒草木以柔金石以剛味以甘苦
色以玄黃音以高下變以縱橫山陵以滯
風雨以行鱗者以游羽者以翔獸以之走
人以聰明殊類異族皆以之存變化相背
皆以之亡萬夭殊狀水土異形習俗相違
利害不同容貌詭謬意欲不通陰陽所不
能及日月所不能明皆以之始皆以之終
開口張目屈伸俯仰之頃喘息之間

神所經歷心意所存息愛所加雌雄所化無所不導無所不為生之而不以有求長之而無以為有天下迷惑莫之能知窅窅寞寂無有形質又能生成不等太虛人迷既久故不知也或曰道德天地之神明也天地道德之形容也或謂道德是天地之所天地是道德之體此甕中蠛蠓之見衣中蟣虱之知不可以語於道也何以明之道德包萬天也莊子曰夫天地有類而道德無形有類之徒莫不有數無形之物無有窮極以有數之物託於無窮若草木離土衆星離天不足

以喻焉而謂之不然則是不通乎有無相包虛實相含猶爪觡之辨不覩區蔓之有鄰也幾虱藏於裘褐不知都邑之多人也是故宇宙之外營域之內拘以無禁束以無制安危消息無有中外同風共指和順仰制全活姣好靡有傷敗百祥萬福道為之蓋功玄事冥不開於世天下莫見為而不廢隨迎莫見見即非真言常不及非常所識所謂玄德德濟無窮天下有始無為身也以為天下母萬物根也既得其母兼自然也以知其子生事無也既知其子無不閒也復守其

母反其先也沒身不殆終安寧也塞其兌耳目冥也閉其門口不言也終身不勤不勞難也開其兌事聰明也濟其事顯功名也終身不救不可生也見小曰明覩未萌也守柔曰強和而恒也用其光神外動也復歸其明反其內也無遺身殃不為大也是謂襲常服道制也

能七

十四

指歸夫道之為物無形無狀無心無意不忘不念無知無識無首無向無為無事虛無澹泊恍惚清靜其為化也變於不變動於不動反以生覆覆以生反有以生無無以生有反覆相因自然是守無為為之萬

物興矣無事事之萬物遂矣是故無爲者道之身體而天地之始也所謂天下有始無爲微妙周以容矣滑淖安靜無不制矣生息聰明巧利察矣通達萬方無不溉矣故曰有爲之元萬事之母也以爲天下母也聖人得之與物反矣既得其子故能達道之心通天之理生爲之元開事之戶因萬方之知窮衆口之辯盡異端之巧竭百家之伎萬方之知百家之伎皆從道生故稱子也夫得道圓通不唯獨善隨機應感妙用無方無方之用運物歸道故云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且道人事與時化轉因之修

之終而復始變化忽然通神使鬼形於無形事無不理窮於無窮極乎無有以能雕琢復反其母（復守其母）既覆又反為天下本遊於玄冥終身不殆（沒身不殆）故能塞其聰明閉其天門關之以舌鍵之以心非時不動非

能七

和不然國家長久終身無患（塞其兌閉其門也）十五夫何故我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言之化與天同德不為之事與天同功所守者要所然者詳道德之明不緻而天地之慮達通故能響應影隨照物

不窮為福元始為化祖宗周流蔓延淪於大中身存物順天下不勤得道之用用未常用若影響之於形聲故終身不勤故力視損明力聽損聰疾言沮德巧僞敗功是故口以大開耳目急張知故並起萬物孳蕃奮心揚慮顯遂功名名成功遂禍至福終動羅天網靜陷地殃神明不能祐造化不能生庶人沒命國家以喪閉其兌濟其事不體道而有為故終身不救是以聖人退為之為去事之事體道之心履德之意統無窮之機秉自然之要翔於未元集於玄妙

聰作未聞明作未見萌芽未動朕圻未判昭然獨覩無形之變通於無表達於無境毫毛之惡不得生赫赫之患不得至見小曰明故惡止善行也為之行之絶言滅慮積柔體弱反於無識誅暴救寡與神同化無敵之不勝無事之不為知力不得加天下不能謀守柔曰強治人理物與陰陽配內用其光而外不違衣食耕穫桑織有餘福積禍消人給家贍心不載求賤不望貴貧不幸富纖微尊儉內外不過奉上養下人道盡備用其外光

復歸內明 復歸其內神明不耗槃積固畜不敢以為智如江海與天同慮絶滅三五害之以事填而塞之使不可識為瘴為韻與天地同為玄為默與道窮極去凶離咎違患廢賊浮德載和無所不剋無遺身殃故也故入能入道道亦入人我道相入淪而為一守靜致虛我為道室與物俱然渾沌周密反初歸始道為我襲襲重累也與常道合德苦累衣於身故云道為我襲是為襲常者也使我介然有知操有明也行於大道修正常也唯施是

能七 十六

畏恐蹉跌也大道甚夷廣易平也而民好逕樂妄行也朝甚除宅美大也田甚蕪生衆穢也倉甚虛農業廢也服文采五色也帶利劒任伐殺也厭飲食常飽酔也財貨有餘貨殖實也是謂盜誇暴藏外也非道哉與天戾也

指歸道德不為智巧故能陶冶天地造化陰陽而天地不能欺也天地不為知巧故能含吐變化殺生群類而萬物不能逃也道釋自然而為知巧則心不能自存而何天地之所能造陰陽之所能然也天地釋自然而為知巧則身不能自生而何變化

之所包何萬物之所能全（此所謂自然者如水自然潤下火自然炎上性分之內亦非有為）故虛無無為無知無欲者道德之心而天地之意也清靜効象無為因應者道德之動而天地之化也（道德因應天地動化若像中之象空中之響不足為難也）何以明之莊子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於不始生生於不生存存於不存亡亡於不亡不始不生不存不亡者道德之元也凡此數者自然之驗變化之常也故人之動作不順於道者道不祐也不順於天者天不覆也不順於德者德不助也不順於天者天不覆也

（能七）（十七）

不順於地者地不載也天道德之所不祐助天地之所不覆載此患禍之所不遠而福德之所不近也人稟氣乎道德成形乎天地舉措不順道自然無與安故福德日遠禍患日近是以玄聖處士負達抱通提聰挈明順道奉德棄知亡身厲志憂畏唯恐蹉跌故勉於巧不巧之巧務於明不明之明信順柔弱躬耕而食常於止足歸乎無名戰戰慄慄恐失自然患至天地禍及人民挈然有知行於大道者唯施是畏也是以吉祥之應福德之至如影之與形響之應聲非有期

會動若俱生是故大道甚夷其化無形若遠而近若晦而明平夷而無穢要約而易行無為而功成無事而福盈天地由之萬物以生（大道甚夷平也）而民背之用其聰明任偽廢道反地逆天尊知貴巧欺鬼侮神飾治邪淫歸偽去真創作改制起事遂功（人好運也）豐屋榮觀大戶高門飾以奇怪加以采文以知為準以巧為繩（朝甚除也）詐為之斧偽為之斤秉術操數簡織賤耕田穢不修節芟並生田苗不起囷倉虛空（田甚蕪倉甚虛）衣重五

朱錦繡玄黃氷紈綺穀靡麗光輝（服文采也）利劒堅甲強弩勁弓輕車駿馬多俠凶人權重名顯威勢流行伐殺絶里臣役細民妬廉嫉讓疾忠毒信結邪連僞與善爲怨尚爭貴武無不侵淩使通境外常議弒君（帶利劒也）食重五味殘賊群生剖胎殺孰逆天之心居常醉飽取求不厭（厭飲食也）多藏金玉畜積如山所有珍寶擬於人君（貨財有餘）出入奇異榮盛光顯離衆絶俗超然獨存亂世高之稱爲大人（是謂盜夸）過衆惡大罪重禍深賢

父不畜明主不臣道所不祐神所不在天所不覆萬物所惡有人若此喪之受禍生之受患身苟不獲事及子孫（以非道故）

善建者不拔（以道立也）善抱者不脫（抱以德也）子孫祭祀不輟（世無極也）修之於身（治生息也）修之於家（治慈畜也）其德有餘（流相成也）修之於鄉（治分職也）其德乃長（無不克也）修之於國（治法則也）其德乃豐（無讒賊也）修之於天下（治表式也）其德乃普（宇內眼也）故以身觀身（知彼身也）以家觀家（知彼家也）以鄉觀鄉（知彼鄉也）以國觀國（知彼國也）以天下觀天下（近知遠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求之身也

指歸天地之間廣大修遠殊風異俗物類衆巨變化無窮利害謬詭故能不能制而爲不能爲也我爲天下而天下亦爲我彼我相遇則彼衆而我寡以寡遇衆則衆寧而寡殆故以已知立則知奪之以已巧立則巧伐之以已力立則力威之唯無所爲莫能敗之何以効其然也夫默而求響響不我應託陰求影影不我從畏響而扣金響愈我應惡影而處陽影益我從由此觀

之無爲不能遁福有爲不能逃患是以聖人去力去巧去知去賢建道抱德攝精畜神體和龍弱履地戴天善建不拔者也空虛寂泊若亡若存中外俱默變化於玄無爲無事反朴歸真無法無度與變俱然善抱不脫抱小託大牧養萬民方圓先後常與身存體正神寧傳嗣子孫子孫祭祀不絶德積化流洋溢無窮衰而復盛與天俱終故治之於身則性簡情易心達志通遠所不遠明所不明重神愛氣輕物細名思慮不惑血氣和平筋

骨便利耳目聰明肌膚潤澤面理有光精神專固生生青青身體輕勁美好難終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治之於家則夫信婦貞父慈子孝兄順弟悌九族和親耕桑時得畜積殷殷六畜蕃殖事業修治常有餘財鄉邑願之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治之於鄉則睹綱知紀動合中和名實正矣白黑分明曲直異理是非自得姦邪不起威嚴尊顯令行禁止奉上化下公若父子敬愛信嚮上下歡喜百姓和集官無留負職修名榮稱爲君子常有餘

德沒身不殆修之於鄉其德乃長治之於國則主明臣忠朝不壅賢士不妬功邪不蔽正讒不害公和睦順從上下無怨百官樂職萬事自然遠人懷慕天下同風國富民實不伐而彊宗廟尊顯社稷永寧陰陽永合禍亂能七八二十不生萬物豐熟境内大寧鄰家託命後世蕃昌道德有餘與天爲常修之於國其德乃隆治之於天下則主陰臣陽主靜臣動主圓臣方主因臣唱主默臣言正直公方和一大通平易無爲寂泊無聲德馳相告神騁相傳

運動無端變化若天不行而知不爲而成功與道倫宇內反真無事無憂太平自與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也是故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我家者彼家之權衡也我鄉者彼鄉之規矩也我國者彼國之準繩也听謂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也人主者天下之腹心也天下者人主之身形也故天下者與人主俱利俱病俱邪俱正主民俱全天下俱然家國相保人主相連苟能得已天下自然故可以知我者無所不知可以治我者無所

不治便於我者無所不可利於我者無所不宜不可於我而可於彼者天下無之所謂一言可以終身行者其始起乎吾何以知天下謂之然哉其以此也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九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含德之厚（體道元）比於赤子（柔弱虛）毒蟲不螫（毒不施）攫鳥不搏（害不摩）猛獸不據（威不加）骨弱筋柔（脆以危）而握固（據難開）未知牝牡之合（不相化）而朘（作無為）精之至（神明終）日嗥而嗌不嗄（音聲和）和之至（體道行）知和曰常（與道同）知常曰明（日以聰）益生曰祥（日廣長）心使氣曰強（日堅強）物壯則老（衰堅強）謂之非道（體禍災）非道早已（大命喪）指歸道德虛無神明寂泊清靜深微太和

滑淖聰之寂寥視之虛易上下不窮東西無極天不能裹地不能囊規不能圓矩不能方度不能庳而量不能量金玉不能障蔽水火不能壅塞落萬物莫之能領患禍莫之能作沉浮翱翔渾沌磅礴心無所棲形無區宅陶冶衆授萬天以作群物得之滋滋啞啞知慮不能得有為不能獲思之逾遠為之益薄執之不我擒縱之不我釋唯無欲者身為之宅藏之於心故曰舍德同於德德亦得之體德深舍德之厚夫德之在人猶父母之

於身也其於萬物猶珠玉之與尾鉱也父母生我不可易珠玉啊我不可擲是以含德之士重身而輕天下猶慈父孝子不以其有易其鄰大身而細物者猶良賈察商不以珠玉易尾鉱也其無欲也非惡貨而好廉也天下之物莫能悅其心也其為虛也非好靜而惡擾也天下之事莫足為也夫何故哉所有重而天下輕也明於輕重之稱通於利害之變故萬物不能役而天下不能傒也故不為虛而虛自起不為靜而靜自生不休神

而神自定不和氣而氣自平是以不聽而聞無聲之聲不視而見無形之形不思而領是非之意不慮而達同異之鄉神淪天地德遵陰陽不請福而天地祐之不辭禍而不害去之不殺戮而天下畏之柔施與

能八

而天下愛之益腹而樂俯仰而娛食草而美飲水而甘喬木之下精神得全巖穴之中心意常歡欣貧樂其業賤忘其卑窮而恬死困而忘危功與地配德與天齊反愚歸朴比於嬰兒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是故建身爲國

誠以赤子為容則是天下尊道貴德各重其身名勢為垢萬物為塵貪夫逃爵殘賊反仁積柔集弱唯德是修而作福生亂者有何由然自然同德無由生也悲夫天地之道深以遠妙以微能識之者寡行之者希智惠不能得唯赤子為體之赤子體似於德夫赤子之為物也知而未發通而未達能而未動巧而居拙生而若死新而若弊為於不為與道周容生不生之生身無身之身用無用之用聞無聞之聞無為無事無意無心不求

道德不積精神既不思慮又無障截神氣不作聰明無識柔弱虛靜魂魄無事樂無樂之樂安無欲之欲生不枉神死不幽志故能被道含德與天地同則蜂蠆蟲蛇無心施其毒螫攫鳥猛獸無意加其攫搏（毒蟲）（不螫攫鳥不搏者以無死地也）（能人）骨弱筋柔握持堅固不睹牝牡陰陽以化精神充實人物並歸啼號不嗄可謂志和為之行之與道為常（知和曰常）執之守之時曰聰明（知常曰明）旬月生息動合百祥（益生曰祥）心意玄作氣順堅強（心使氣曰強）（三）無

所為故無所不克無所欲故動無所喪自然通達衆美萌生天地愛祐禍亂素亡夫何故哉以含德和神而體童蒙也及其有知也去一而之二去晦而之明身日飾而德日消智逾多而迷益深故重天下而輕其神貴名勢而賤其身深思遠慮離散精神背柔棄弱力進堅剛陷於欲得溺於求生開於危殆塞於萬全物壯則老故福如天地視而不能見禍若雷霆聽而不能聞出無入有日造禍殃謂之非道動而之窮為而之亡

修身愛國為國不祥祭燎而天地是伐禱祀而鬼神是喪非命之罪事物自當也身既違道禍則自來非天命有所與奪故云非道早已知者不言不能言者不知道亡身塞其兌耳目冥閉其門口不言挫其銳志所之解其忿心所思和其光容不奇同其塵服不詭是謂玄同與俗化不可得而親愛不來不可得而疎遠不離不可得而利益不衰不可得而害敗不危不可得而貴爵不高不可得而賤損不卑為天下貴尊寵奇

指歸道無常術德無常方神無常體和無

常容視之不能見聽之不能聞既不可望又不可捫故達於道者獨見獨聞獨為獨存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授君猶母之識其子嬰兒之識其親也夫子母相識有以自然也其所以然者知不能陳也五味

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有以別之其所以別之者而口不能言也（所謂言者不知知者不言）也故無狀之狀可視而不可見也無象之象可効而不可宣也無為之為可則而不

可陳也無用之用可行而不可傳也是故得道之人見之如子之識親履之如地載之若天被之服之體之如身為之行之與之浮沉與之卧起與之屈伸神與化游志與德運聰明內作外若韜盲思慮玄起狀若癡狂故口不能言而意不能明也譬猶夢為君王履危臨深憂喜相反中心獨然覺而道之不能以喻其鄰也失道之人則不然見其外不睹其內識其流不獲其源秉其末不窮其根然其所以然不然其所

不然凡事之末是然之所然至理之本非然之所能然也故道在於外不在於身中主不定守不固堅心狐志疑情與物連聰明眩燿以僞為真若是若非若亡若存和氣易動若病在人陽泄神越惡默好言方言之時心有所慮志有所

能八

思聰明並外精神去之音聲內竭外實有

五

餘道德離散日日遠之言之益疾而已愈不見造之益衆而已愈不知是故言者逆道之要也而距德之數也反天之匠覆地之眞也是故得道之士損聰棄明不視不

聽若無聞閉口結舌若不知言（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釋其所之意無所守廊似無身解其所思散其所慮奄若不知匿若獨存（挫其銳解其忿）滅禍無首反於太素容貌不異服色不詭因循天地與俗變化深入大道與德俳徊無言以言言無為以為為清靜以治已平和以應時與世渾沌與俗玄同（和其光同其塵）要物之本秉事之根獨與衆異天下莫聞游於親疎之戶翱翔利害之門浮於貴賤之野固守我之精神遁隱無形之境放

佚蕩之鄉貧賤不以為辱富貴不以為
榮欲隱而隱欲彰而彰陰陽不能損益人
主不能蔽明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疎也魁然獨立
卓爾無雙聲色不能悅五味不能甘萬物
不能與之爭知力不能與之訟無取無與
無得無去閉門杜户絶端滅緒神明為制
道為中主動與化鄰靜與然交和順時得
故能長久佚蕩無常莫能先後故好之不
能近惡之不能遠賞與不能加賦稅不能
取爵祿不能高貧賤不能下無奈萬物何

故萬物不能役無以天下為故天下不能有也（以為使天下貴）以正治國（體忠信）以奇用兵（設詐權）以無事取天下（任自然）吾何以知其然哉（謂我身）以此：天下多忌諱（羞薄醜）而民彌貧（貲益少）民多利器（智惠巧能八六）國家滋昏（動愈晦）人多伎巧（飾雕琢）奇物滋起（無窮極）法令滋彰（網密）盜賊多有（益暴逆）聖人之言云（傳國式）我無為（主不得）而民自化（世和集）我無事（主不作）而民自富（無所欲）我好靜（主止足）而民自正（分理得）我無欲（主止足）而民自樸（不作飾）其政悶悶（無德）其

民脩脩順忠慈其政察察福德明其民缺缺知孽萌
禍兮福之所倚以福倚福兮禍之所伏以成禍孰
知其極無端緒其無正忠信正覆為奇智詐行善
復為妖受妖祥人之迷失正常其日固久矣所由長
指歸道德之情正信為常變化動靜一有
一亡覆載天地經緯陰陽紀綱日月育養
群生逆之者死順之者昌故天地之道一
陰一陽陽氣主德陰氣主刑刑德相反和
在中央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廢
而又興陽終反陰陰終反陽陰陽相反以

至無窮故王道人事一柔一剛一文一武中正為經剛柔相反兵與德連兵終反德德終反兵兵德相保法在中央法數相參故能大通是以明王聖主損欲以虛心虛心以平神平神以知道得道以正心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法正法以正名正名以正國（以正治國也）正國綱紀分明察理元元本本牽左連右參伍前後物如其所正名以覆實審實以督名一名一實平和周密方圓曲直不得相失賞罰施行

不贏不縮名之與實若月若日一名正而國家昌一名奇而國家役養國之寔無有所常屈伸取與與時俱行繼亂任法遭逆任兵守平以道體德為常大小相遇以正相望失正則化之不從則禁之不止則制之不伏則伐之明大國之恊小國不敢輕用於兵故先以化禁不從然後始制伐行者也若夫小國迫於大國之間遭無道之君以正事之不可則去之去之不可則割地而予之予之不可則率衆而避之避之不可則杖策而遁之遁之不可則患

及萬民禍將及我故奮計而圖之是爭之所為起而兵之所為生也吾欲選將練士砥礪甲兵積糧高壘營而自守百姓靡弊國家虛空是戰之所為作也而正之所為興也吾欲以正入則我寡而彼衆我弱而彼強如卵投石為敵受殃三軍必敗士卒死傷天心不得宗廟滅亡下悲萬民之命上畏天地之心是權之所為動也而奇之所為運也故建反往之計招覆来之事開萬民之心生諸侯之謀明我道德之祐闡

我天地之助以渾四海之心同萬國之意百姓應我若響鄰國隨我若影飛鳥走獸與我俱往是計之所為用而奇之所為行也奇即權也言小國迫於大國之間事與避道既俱不可兵戰權奇所以為作明夫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也故乃動設計謀以順人望天地鳥獸助我為城故能入

云以奇用兵者也

上順道德之意下合天地之心危寧利害視民若身體無形之形處太陰之陰發無為之為揚無聲之聲異彼滅化之罪明彼逆天之功顯天之所降見地之所生有名無實有實無名名實相違或正

或傾縱橫反覆合於冥冥明此道德之功顯被勃逆之過或以名實相反而縱橫合道者也天災自起妖孽自生雛其父子絕其弟兄殺其雄將戮其忠臣天下怨恨莫與同心魁然獨立受天之兵戰勝大喜四海安寧此用奇之上也先用以道不從後復其災目起所以爲上惱天下之怒積能奇之人飛耳游目延聰益明游士四達結交合親生息變怪因道應姦飾權養勢以實其民飛言僻事以惑敵人卑辭降下以閉其君輕使重利以開其臣君臣有隙因制其神變

作於陰權動於微懸其死命因其樞機使敵狂惑不得有為隨時進退無有常儀不攻而敵自詘不戰而敵自危剋其君不及其臣誅其將不及其師戰勝民喜諸侯畏之此用奇之次也初設計策後得其死所以為次制其地形御其君臣卑體重賞以順其外陰謀雲布以亂所親姦從彼來道從此興數城而封將連國以予姦姦來如鬼謀計如神方畧不測奇變不窮分彼之力疑彼之心如出於地若生於天離其左右散其所連起

權生變以制其死阻其計謀使不得信折
其強輔以孤其志因形立勝如環無端乘
時而發和為之恒動攻其害靜絶其糧禦
而奪之飢而渴之重而累之水而火之勞
而苦之凍而暍之利而誘之狂而惑之卒
而迫之窘而薄之從高擊下以衆制寡堅
校部曲官隊相伍上護其下下救其上三
軍相保親如父子奇陣分合隱伏參處營
前經後陵左敗右燿以旌旗惑以金鼓進
如波騰退如風雨發如崩潰合戰如虎守

不可攻攻不可守戰勝威行天下大恐此以先用兵方制其死所以為下也用奇之下也禍亂既興萬物豐寧天心大得宇內欣欣藏奇損智忠信為務清靜簡易退事止言能用奇勝不明道德沿事流變生偽澤散朴所以上言者也夫何故哉道德變化無所不生物有高下指嚮不同趨舍殊繆或西或東各推其性以活其身吉人以善足凶人以惡傳誠人以信顯邪人以偽容各效其知以避禍凶求而不贍智者詐生勞而不息忠者起姦拘迫憯怛信者馳謾

窮困不已賢者不仁故主好知則民僞主好利則民禍主好賞則民困主好罰則民怨何則事由於主行之在臣賞出於主財出於民法出於主受之在臣主有所欲天下嚮風事皆由主主為化元主不藏用以歸於道雖巧智用不若忘智者也

十八

故用心思公不若無心之大同也有欲禁過不若無求之得忠也喜怒時節不若無為之有功也思慮和德不若無事之大通也明於俞附之術岐鵲之數以治之不若使世無病之德豐也挾黃帝太公之慮乘

孫吳氏之要以勝之不若使天下不事智力之不營也故道德之所生愛不能利也天地之所成為不能致也善為愛利之小終乖天道之大唯無愛者能利之唯無為者能遂之是故明王聖主無欲無求不創不作無為無事無載無章反初歸朴海內自寧以無事取天下何以明之莊子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

僞之路容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
昏而政事衰天下忌諱人而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者也作方
遂伎雕琢文彩奇變異惟以褒有德以別
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
刑嚴鑿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
能八
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
人多奇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之言云我無
為而民自化夫何故哉主者天下之心也
氣感而體應心動而身隨聲響相應形影
相隨不足以為喻是故人主誠為無為之

爲則天下之心皆無所之被道含德無思無求無令無法萬民自化我無爲人自化者也人主誠能事無事之則天下無效無象無知無識不賞不與萬民自富我無事人自富者也人主誠能安無靜之靜樂無清之清則天下不學不問無聞無見無刑無罰萬民自正我好靜人自正人主誠能欲不欲之欲則天下心虛志平大身細物動而反止靜而歸足不拘不制萬民自朴我無欲人自朴者也故人主之正不孝不仁不施不予閔閔縵縵萬民圜轅墨

墨傛傛好惡不別是非不分故得所欲性命以全（其政悶悶其人傛傛者也）人主之政布德施利明目察察萬民昭昭皆知禍福孝悌仁義萬事差別偟偟儳儳知僞缺缺（其政察察其人缺缺者也）故失所安性命天絕福生於禍禍生於福福之與禍同營異域俱亡俱存異情同服相隨出入同来異極非有聖人莫能獨得（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者也）故去福則無禍無禍則無福無福之福至微玄默天下好知莫能窮極（孰知其極者也）唯無為者能順其則正在禍

福之間無所不剋正在於此非無正也失正則奇生
奇生而民惑善人為妖是非反覆正復為奇善復為
為妖也天下大迷而不復也道甚易行人迷固久所以不可
者復也
方而不割無傷害廉而不劌無毀敗直而不肆無枉
光而不耀無覆蓋治人事天為生活莫如嗇施不
廢能八
夫唯嗇是以蚤服無禁令重積德昧微妙則無
行十二
不剋無不勝莫知其極化唐可以為國為王有
國之母嗇為常可以長久動難終深根固蒂精神藏
長生久視身常存

指歸道無不有而不施與故萬物以存無所不能而無所不為故萬物以然何以明之夫道體虛無而萬物有形無有狀貌而萬物方圓寂然無音而萬物有聲由此觀之道不施不與而萬物以存不為不宰而萬物以然然生於不然存生於不存亦明矣言道能存於不然於不然者也或云道無形無聲又不施不與豈能然於不然存於不存哉明物各自然物各存其道然者也此謂識形聲不識其影響夫日雖不為形造影而影必因日光空雖不為聲造響而響必因空谷若空日有心為影響則有時而廢安能周瞻而然存必有道能然存於物而道未始有心者也

故王

者興師動利則民欲民欲而以方方則割以割為方則邪者進而方者退忠臣蒙其毒萬民受其害欲者以欲為方則以方為邪故方者被割而萬民受害也貴貨則民求民求而以廉廉則歲以歲為廉則貪者顯而廉者弊忠臣蒙其咎而萬民受其敗求者以求為廉則以廉為貪故廉者被歲歲利傷也開能入

爭則民曲民曲而以直直則肆以肆為直則枉者翱翔直者深伏忠臣蒙其禍萬民受其敗上好名則民偽民偽而以光光則耀以耀為光則大德隱而小惠章忠臣蒙

其死而萬民受其殃（僞）（者）（以）（僞）（為）（光）（則）（以）（光）（為）（闇）（故）（光）（者）（被）（殃）（者）也數者以施貨流情通所以謂方者不方廉者不廉直者不直光者不光名繆實易正失德亡（時既無道則以邪貪枉僞為方廉直光故云直者不直方者不方德亡是正失者也）人主獨立臣下（雙）身養主之意阿主之心塞主之聽蔽主之明此國之所以危而宗廟之所以喪也是以明王聖主獨有而不與也獨知而不教也獨能而不使也方於已而不以也廉於萬物而不有也直秉天心而不恃也德光四海而不怙

也夫何故哉去福以方使下自公割於不割使民不訟事情自達萬物自通莫之為言莫之為凶天下蕩蕩莫之其常以道為壞公然大方令物自得莫知其極雖不割於物而物皆得正斯不割之割非割之所能及也非不割也割剥伐擊誅驕制暴而無廢創也隨時合度應天順人人天是同雖割非創者也去貨以廉使天下自平歲於不歲使人無爭貪叨者息潔白自生莫之為濁莫之為清名不虛謚實不倚傾非不歲也善廉美讓童舍顯盜而辯無藏也去貨任真謙讓當理善惡自別故無所藏去爭以直

使下自剋肆於不肆使民自伏匡邪振亂
化淫矯俗莫之為福莫之為福天下荒荒
萬物自得非不肆也舉正揚直表過章惡
胥邪削枉明人之失天下盡正而動無聲
也依理折衷與道合宜雖直無過同非肆也去名以光使下自

當耀於不耀使民自明莫之為照莫之為
冥天下渾渾萬物滋生德與天比化與道
同非不耀也德光四海照萬物而化無形
也道以為光無所不被物各自得莫識其名上下相象中表相
應出入無朕往來無間若影之與形響之

與聲故治國之道生民之本嗇為祖宗人治事天莫若嗇也嗇檢藏之謂也是故明王聖主損形容毕宮室絶五味滅聲色智以居愚明以語默建無狀之容立無象之式恐彼知我藏於不測故未動而天下應未命而萬民集未戰而素勝之未攻而天下服是以不勤勞而民有功不分爭而得其職不刑戮而萬民畏不微妙而得天福禍亂不生群祥並集無為而無不成不爭而無不剋所謂重積德故無不剋也故萬物玄同天下和洽浮沉軋軼與

道相得若終而始若亂而紀虛而實無而有疏而密遲而疾無形影無根朕彷彿潭沌莫知所以獨知獨見獨為獨不變化無常畜積無府陰陽離合屈伸張弛冥冥窅窅芒昧玄默魁如天地不可窮極莫知其極自能八十五修有餘故能有國治人理物子孫不絕可以有國者也夫何故哉以其嗇也為嗇之道不施不予儉愛微妙盈若無有誠通其意可以長久形小神大至於萬倍一以載萬故能輕舉一以物然與天同道根深蒂固與神

明處真人所體聖人所保也（所謂有國之母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者也）治大國者（謂其君）若烹小鮮（動綿綿）以道莅天下（臨以真）其鬼不神（不害人）非其鬼不神（其神存）其神不傷人（助自然）非其神不傷人（物均）聖人亦不傷人（萬物淳）兩不相傷（道相全）德交歸焉（加萬民）

指歸曰昊陰生燥至風起谿谷小動海波大興高下相臨差以百尋者以其形大故也千仞之岸萬丈之崖物類登之崖隤下顛蚊虻螻蟻適足以游翔而犀象虎豹之

糜骸者以其形重也飄風隆盛糞屋折木石飛鐵揚山陵崩弛而人血脉不為之傷者以其暴大也隙穴之風不動鬢眉及其中人也生百病而成死亡者以其纖介也夫大國者江海犀象之徒也而德化者飄風隙穴之類也故其福不可大生也其利不可暴興也其善不可大處也其惡不可大喪也大生之則大亡暴興之則暴傾大處之則大去大喪之則大至（夫處尊之位秉天下之機威權之重卑已大矣更大動之則所失者多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施教令如風隙穴

猶恐眉過半額絲出如綸況乎縱情欲輕四海大有為殘百姓則若虎豹之靡體飄風之折屋不亦宜乎何以明之莊子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胷中有瘕不可鑒喉中有疾不可剥也蟣虱著面不可射也蟻虱著身不可斫也何則欲除小患而生大賊也是以明王聖主之治大國也若柄纖微若通小水若察秋毫如聽無有若亡若存若非若是如行如留如為如休為在為不為之域化在有無有之野福微利鮮言希禁寡動

於無形功流四海夫得其要者動少而益多失其機者爲多而益少故知機微萬夫之望如無如有不可示人也夫何故哉以道爲父以德爲母神明爲師太和爲友清靜爲常平易爲主天地爲法陰陽爲象日月爲儀萬物爲表因應爲元誠信爲首殊分異職繩繩玄默引總紀綱舉大要而求之於己是以民如胎殼主如赤子智僞無因而生巧故無由而起萬物齊均莫有盈損和洽順從萬物豐茂鬼神與人合而俱市動於自然各施所有寂如無君怕如無鬼萬

物盡生民人盡壽終其天年莫有傷天所謂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也主若不仁鬼若不神主非不仁也兼施博愛德運六合而無阿憐也鬼非不神浮於惚恍載於纖微經歷萬方與時變化神全萬物不以傷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不傷人聖人在上與天相參人物順比大化流行智故不作奇物不生莫之為滿莫之為盈天下喝喝萬物齊均既不起高又不造深不攻金石不壅水泉人不遠徒食不煞生世皆可賞莫之可形草木黃

能八十七

而後落人化盡而後終（是以聖人亦不傷人）是故天之所胞地之所函太一之所主天一之所將四時所歸五行所監群臣毒害變化運行各有分部不得相干周流萬物莫之可傷（兩不相傷）是故鬼神治陰聖人治陽治陰者殺偶治陽者殺奇虛無清靜鬼神養之纖微寡鮮鬼神輔之盛壯有餘鬼神害之盈滿亢極鬼神殺之不屬其類聖人奉之忠信順善聖人與之雄俊豪特聖人察之作變生奇聖人殺之故動於陰者鬼神周之

動於陽者聖人制之唯無所為者莫能敗之聖人在上帝不得起詐不得生故鬼以其神養物於陰聖人以其道養物於陽福因陰始德因陽終鬼神降其澤聖人流其恩交歸萬物若性自然流道沉德洽和同

真所謂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也

大國者地廣民衆天下之所流人所歸天下之所交所親天下之牝所貪牝以靜勝牡有比利牡以為靜為下靜以牡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靜順則取小國自為小國以下大國靜甲則取大國得所

故或下而取之勢胞人或下而取於人形勢失禁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為之君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結和親夫皆得其所欲交以易存大者宜為下以
然
指歸天地並起陰陽俱生四時共本五行
能入
同根憂喜共戶禍福同門故所以為寧者
所以為危者也而所以為危者所以為寧者也所以為存者所以為亡者也而所以為亡者所以為存者也安不忘亡者存存而忘亡者危何以明之夫虎豹以其形容脩廣爪牙堅強

肌膚盛六毛物豐文章明故執百獸而制於人榮華香草以其所有光曜芬香故悅於衆俗而傷其根大國之君以其地廣民衆勢尊形寵威隆名顯故張其鄰國而危其身有道則固於磐石寧於太山失道則危於累卵輕於鴻毛俱弱則先困俱亂則先亡是故大國者霸王之梯而亡滅之階也是以大國之君獨立無偶名山四塞三面成阻鴻川並流萬物浮下為諸侯轂輻之所湊大之尸權勢之主階不測之固

要阨狹之口肥饒廣易方數千里珍寶奇
怪無所不有民鮮徭役馬牛從處舟輿萬
數兵食陵聚居者安樂過者留止人如草
木畜滿山野耕桑田獵得獲深倍故天下
之所欲歸將相之所欲附車騎奮擊帶甲
百萬處易守險形便地利順天而攻順地
而守懸人之命制人之死與之則有勢背
之則失宗廟故諸侯之所欲交天下之所
畏也所謂大國者天下之流天下之交也施道足以并廉尊
寵足以發號伐之足以崇仁治之足以明

義兼之足以廣地得之足以為富故諸侯之所好而將相之所利也是故自古及今天下之牝以靜勝牡千世不易萬世不變夫何故哉以虛受實以無應有不以為大務以為小不以為高常以為卑也牝以雌柔守牡以雄而求之故牝常以靜勝牡亢常以盈致悔故大國宜為下是故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施而不以置下而不以求地裒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折節下之以附人意忠廉誠信以先士史割地東西以招賢俊疾

耕力織以哀畜積結縱連橫以戒不虞發
倉庾散財幣養耆老食孤弱振窮達困顯
巖穴之士受而不取授而不予柔弱簡易
無為而處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
不好順從欲圖逆者猶以文武之勢威德
之重靜而下之則彼修身慎行改過自新
割地獻寶歸命殺身請為子弟之國藩牆
之臣（所謂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者也）其處小弱也因道
而動修理而行富以舟輿實以甲兵忠順
誠素尚朴貴耕耕織有分不取民有上下

和集親如父子君如腹心民如形體國專和一可與俱死上下順從可與鄰市大國之君雖負衆强上權右勢左德下仁心如飢虎怒如涌泉不好施予常欲吞人猶以得天之心獲民之意將相誠信鄰人之助

發源泉之敵揚不測之威辱身厚體竭誠懸命款款惓惓事以清靜則彼神感精喻心釋意壞怒移禍徙與我為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取大國者取得所依者也上而取人者形大勢豐德博權重人之所利也大國無為鎮有斯利但常兼下自取得人

下而取於人者地狹民少權輕德鮮人之所易也小國既輕常被人易為其所取不得不廉故不戰而壞人之邑不攻而降人之城地廣號尊宗廟顯功德流是大國之所期也大國但能守此雌自期有之益交於大國接和結親歲有災害則大國憂之鄰國難至則大國救之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社稷尊宗廟顯國富兵强人物全濟延於無窮小國之所願也小國下事人人自憂之所以獲全者也故接地鄰境懸權不動先下先得卑者制倨靜者勝躁處大之勢小下

大得夫何故哉自然之道不可强致水動下流人動趨利釋下任事衆弱為一出於不意此强大之所以亡也故大宜下之大凌小必獲天災小謙退必衆助故大者宜為下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

能八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一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道者萬物之奧（開導物也）善人之寶（體以弱也）不善人之所不保（佞拘約也）美言可以市（得所欲也）尊行可以加人（比高爵也）人之不善（好為逆也）何棄之有（為寵削也）故立天子置三公（賢聖一也）雖有拱璧（謂輕貨也）以先駟馬（謂安居也）不如坐進此道（言行修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人心和也）何不曰求以得（謂勢則也）有罪以免（無以為也）故為天下貴（尊寵奇也）

柏歸木之生也末因於條條因於枝枝因

於莖莖因於本本因於根根因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華實生於有氣有氣生於四時四時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天地天地受之於無形吾是以知道以無有之形無狀之容開虛无道導神通天地和陰陽寧調

能九 一

四時決萬方殊形異類皆得以成變化終始以无為為常無所愛惡與物大同羣類應之各得所行 所謂道者萬物之奧 善人得之以翕以張清淨柔弱默默沌沌仁宛和淖潤澤虛平大小周密纖微無形玄達萬事以歸

無名終始反覆萬福自生動得所欲靜失
所患在人之上威德自明攻堅勝大莫與
爲雙故善人之所寶者也凶人得之以發以張堅剛
以疎實動以先驕溢以壯大盛滿以强極
廣修大以無疆照察察以熒熒顯的的以
彰彰疆大終小不禍自生動失所欲靜得
所傷心憂志削乃反正常神氣煩促趨禽
去張鬱約而辭卑拘制而體降迫險而賓
伏慘怛而忠信改容而易節與君子同罪
定而言善臨死而愛身一奉天數變性易

情安貧樂困卑賤為常尊天敬鬼視人如
王上比牛馬下列犬羊天網以發自然不
聽吁嗟痛哉為戒甚明不善之人不以保身乃以累真及累之成方悔不及所謂臨渴掘井不若理於未亂二者殊塗皆由道
行在前在後或存或亡善人先道而存凶人後道而亡故
能九
二
言行者治身之獄也時和先後大命之所
屬也是以君子之立身也如喑如聾若樸
若質藏言於心常處玄默當言深思發聲
若哭和順時適成人之福應對辭讓直而
不飾故言滿天下而不多振動四海而不

速連接萬物而不有辟動天下各得所欲美言可以市也其經世也氣志宵寞而形容隱匿居如鷙恐貌似不足倩倩潔潔消如冰釋遇時而伸遭世而伏與天同憂中心惻惻計畫不行隨時反側謙虛止足卑損自牧樂下如水久而不忒下之又下之至於元極天下應之故能有國尊行可以加人夫何故哉人之情性樂尊寵惡卑恥損之而怨益之而喜下之而悅止之而鄙古今之通道而人心之正理也賢者既然小人尤甚是故

尊美言行事無患矣古之將民何棄之有
紩紂之吏可令順信秦楚之卒可令順善
所謂人所不善何棄之有故能得其心天下可有不得
其意妻妾不使何以效其然也夫爵尊天
下富有四海威勢無量專權擅柄人之所
畏也立天子也去徒步離卒伍鴻舉龍興起佐
能九
三
天子發道揚德施行所有恩流萬姓光顯
祖考人之所利也置三公也以人之所畏求人
之所利言不美行不敬雖執大璧操珍物
而進之安車駟馬而載之則是賢者之心

疑惑下否玄聖深隱君子不來以天下有可畏之威三公豐利人之祿下修言利之美但恃已以臨人執玉帛之惠人不為之降故云不如坐進此道也言行修於內則神氣踰於外無有駟馬之勞寶璧之費海內之士響應風起俊雄英豪輻至蜂止聖人下之朝多君子以坐進此道故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夫何故哉言順天地而不已行合人心而不恃名成而不顯功遂而不有情性自然不以為取將以順道不以為已萬物歸之為天下宰所謂不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也

爲无爲（爲無形也）事无事（事無聲也）味无味（味無名也）大小多少（功德明也）報怨以德（報未生也）圖難於易（慮未成也）爲大於細（作育冥也）難事作於易（毳生堅也）大事作於細（巨始絲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終不爲大（事微纖也）故能成其大（功配人也）輕諾者必寡信（不可然也）多易者必多難（不可權也）聖人猶難之（常計患也）故終无難（始卒全也）

指歸

神明之數自然之道无不生无有不生有不无不有乃生无有由此觀之憂不生憂喜不生喜不憂不喜乃生憂喜故居福者得福居福者得福福福之主在於元

首為之无形聽之无聲无形聲則深遠故
无功之功大而有功之功小有德之德薄
而无德之德厚（能體不無不有而生元有非禍非福能轉禍福鑒在機前為於未有故深遠大厚也）是以聖人不為有不為亡
不為死不為生游於无有之際處於死生
之間（能九）變化因應自然為常故不視而明不
聽而聰扶安天地飾道養神提挈萬物帝
國治民解情釋意俱反始真（所謂為无為之為應變化之宜而已未嘗有知故能无所不為也）不為生業不為起事
不加以仁不施以利教以不能導以无識

絶民所樂以順民情縱民所惡以得民意也出天傷之戶入長生之路翱翔玄冥優游太素昧昧芒芒莫知其故敦若昏晦天下无事所謂事无事之事變已然之意而已未嘗生思故能至於无事味之於无味察之於无形故能分同異之類明是非之情為之未有定之未傾勇功不見知名不稱福不得起禍不得生无福之福與於无聲无禍之禍息於无名主安民樂天下太平所謂味无味之味察未萌之類而已未嘗有意故能無所不遂故士患而憂之長福而救之戮君而死

之辱父而讎之造難而折之作亂而滅之召寇而殺之招逆而伐之勇功見而與天違知名興而道反動而民悅者勞而德小為而民喜者為而恩少若不能為无為事无事則夫前大多之利獲此小少之恩大小有殊咎患不免故云大小多少也是以忠能九信沮壞正事消亡自然伏竄知故翱翔竊功者顯偷權者彰暴亂先利邪偽者昌是非覆逆天下大傾物失其命家國以喪故善除患者不若无患之大也起事致治者不若默然者之貴也此即不言之益无為之貴是以君

子動未始之始靜无无之无布道施德變化於玄怒於不怒言於不言攻於不敢守於无端威於不武報怨未萌德是理之根怨是事之末欲息末歸本唯修德反真則事物未成而冥化矣故云動於未始言於不言即報怨以德圖難於易治其本根絶之未兆使不得然事如秋毫功如太山為大於細治之緜緜敬而慎之若始若新不為所欲不求所便常與事反獨守其元與時俱益日進无疆雖欲不大事物自然是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矣是故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未然之時

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分理微箴取之在於藏府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憂而造化不能治（所謂難事作於易也）夫大事之將興也猶水之出於山也始於潤濕見於漣漣綿綿涓涓流為溪谷汩汩湯湯濟舟漂后以成江海深大不測（大事之作於細者也）是以聖人之建功名也微故能顯幽故能明小故能大隱故能彰志在萬民之下故為君王威振宇內四海盡匡懸命受制莫有能當德與天地相參明與日月同光

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故言多諾者事衆而信不可然也心多所易者難積而變不可推也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所然也是以聖人心默而不動口默而不言目默而不視耳默而不聽動如天地靜如鬼神不為而成不言而信進能九六則无敵退則不窮身无纖介之憂國无毛髮之患聖人體道不事有為與真合德自然无患故終无難夫何故哉危於不危亡於不亡昭然獨見運於无形不危之時常以為危不亡之時常以為亡戰慄慄為之未有故免危亡也其安易持國與身也其未兆易謀禍與患也其脆易破

患始生也其微易散患未寧也為之未有然未然也治之未亂化本原也合抱之木人手連也生於毫末如未萌也九重之臺積如土也起於累生無根也百仞之高千雲霄也始於足下起無分也為者敗之敗所成也執者失之所欲離也是以聖人无為則无敗知自來也无執則无失福自來也故聖人欲不欲思無也不貴難得之貨珠玉財也學不學事虛无也復衆人之所過去末華也以輔萬物之自然助天地也而不敢為奉素真也

民之從事動有之也常於幾成而敗之敗所治也慎終如始反其初也則无敗事舉無尤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欲

指歸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為謀也萌牙之患易事也小弱之禍易憂也何以效之莊子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罿繳不能連也胎之新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蚖羣獸食牛馬劒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是故繼體之

君无怨无惡將相和一百姓實伏鄰國交
市无有讒賊平易不動上下和集當此之
時守之不用威持之不用力无為无事莫
之能克其安易持及至國家將危萬民將殆患
害將興萌而未兆當此之時安危在已不
在於彼謀之不必聖人憂之不必力士正
之於枕席而患禍以亡矣其未兆易謀也及至人
君失道大臣怨懟鄰國不市百官衰廢禍
患已生小弱柔毳當此之時賢人深謀生
事起勢未動而患危不加而禍碎其脆易破及

至人君失正大臣謀誤鄰國怨恨百姓猶豫患禍已起根本未據姦雄將興未得人助或合而不結或結而不固當此之時尊賢下衆折肝膽聽微諫求過於已慮心不怨謀士底兵未發而散其微易散然已難於未兆故禍福作於元名存亡生於微妙二者雲錯變動風號屈伸波渾進退殺亂聽之不可聞視之不可見機巧不能事智慧不能判存亡禍福之機微妙渾殺難見是故聖人化之以道教之以身爲之未有治之未然不置而物自安不

養而物自全動與福同室靜與禍異天宵
宵冥冥莫覩其元治之未亂正之未傾禁
姦之本制僞之端閉邪之戶塞枉之門萌
牙未動形兆未生絶之未見滅之未存教
以无教導以无名知以无知狀以无形治

不得起亂不得生天下无為性命自然（此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夫太山之木本據於陰末託於陽雙枝布葉華實青青大而合抱高連百尋者生於无大成於不為（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者也）九重之臺廣大擬於丘陵百仞之高昭

昭冥冥于於青霄者以為卑小不為高大也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生於足下是也故為大者不大為小者不小為高者不高為卑者不卑不大不小乃生大小不高不卑乃生高卑故為之者不為之跡也不為者為之淦也不大不小不高不卑即不為者是為之淦也而大小高卑即為者是不為之跡也是以為成者敗為利者害為生者死為興者廢執所欲者所欲亡執所思者所思逝執其身者其身殁執其神者其神退所得无為之淦而執有无之跡所謂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者也故聖人无為為之

以生萬物元執執之以制所欲猶二匠之造高臺而天地之生巨木自然而已（无為无敗无執无失）夫道德不嫉神明不賊和无不通大元不克存亡自從吉凶自得（同道而道得之同失而失得之）人窮事敗者釋自然而任知力去其反而處其覆夫何故哉以求所求而欲所欲（能九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者以有求欲而失根本故也）夫誠能慎終如始為所不欲守所不處動於未元反於未始為若不為有若不有雖若不成物自然也（始背於道終不失之故无敗也）夫使神擾精濁聰明

不達動失所求靜喪所欲者貨與學也唯能鍊情易性變化心意安无欲之欲樂无事之事者道與德也貨則擾神學則生僞能欲不欲則不貴於貨學不學則日損歸真斯乃合於道德何衆過之不復也是人想道如念親惡貨如失身思无思之思求无求之求明白四達以學不知巧雕萬物以學不能反衆人之所務而歸乎虛无欲不欲而造虛玄學不學而窮妙極達人之所不能通窮人之所不能測成人之所不能為有人之所不能得心志玄玄形容睦睦卧如

死尸立如槁木不思不慮若无所識傛物自然令事自事空虛寂泊身无所與萬物紛紛各如其處甩如阜楬澹如巨表舉錯廢置常與物反萬物應之故能深遠天下大覆與神運轉輔天助地不敢生善（以輔萬物之旨然而不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者（自治然也）非以明民（无所信也）將以愚之（塞其心也）民之難治（不可均也）以其知之（去忠信也）以智治國（益事文也）國之賊（傷害民也）不以智治國（守素真也）國之福（民命全也）知此兩者（禍福門也）亦楷式（正之元也）常知

楷式施王身也是謂玄德莫見聞也玄德深矣不可見也遠矣不可存也與物反與神殊也至於大順天下淳也

指歸道德神明清濁太和天地人物若末若根數者相隨氣化連通逆順昌衰同於吉凶道德之意天地之心安生樂息憎惡

殺傷故命聖人為萬物王利物受其福不利則獲其恐聖人大懼恐後有患深原所由莫善自然自然之路要在无形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天地不知道德之所為故可為然也萬物不覩天地之所以故不可存

也萬民不識主之所務故可安也四肢九竅不諭心之所導故可全也夫萬物之有君猶形體之有心也心之於身何後何先流行血脉无所不存上下表裏无所不然動與異事虛以含神中和外否故能俱全

是以昔之帝王經道德紀神明總清濁領太和者非以生知起事開世導俗務以明民也將以淦民耳目塞民之心使民不得知歸之自然也所謂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立民於昭昭而身處乎混冥教以不知導

以无形孝悌不顯仁義不彰君王无榮知者无名无教之教洽流四海无為之為通達八方動與天地同節靜與道德同容萬物並興各知其所名實俱起各知其當和氣流通宇内童蒙无知无欲无事无功心

能九

十一

如木土志如死灰不覩同異不見吉凶故民易治而世可平也是故安者民之所利也生者民之所歸也民之所以離安去生而難治者以其知也民知則欲生欲生則事始事始則坊名作功名作則忿爭起忿

爭起則大姦生大姦生則難治矣所謂人之難治以其知多故也故以知爲國則天下智巧詐僞滋生奇物並起嗜欲无窮奢淫不止邪枉纖纖豪特爭起溪谷異名大禍興矣臣惑其主子亂其父以白爲黑以亡爲有名變實異紛紛殺生矣恍恍不可安易易不可全卷甲輕舉海內相攻死者无數血流成川悲痛怨恨氣感皇天星辰離散日月不光陰陽失序萬物盡傷山枯谷竭赤地數千天下窮困至於食人非天之辜上好智能而

敎萬民也好智之過遂至於此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信不虛也廢棄智巧玄德淳樸獨知獨慮不見所欲因民之心塞民耳目不食五味不服五色主如天地民如草木巖居安處安樂山谷飲水食草不求五穀知母識父不覩宗族沌沌倫倫不曉東西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不賤木石不貴金玉叢生雜處天下一心八極共旨九州同風蠢蠢不作毒獸不生神龍與人處麟鳳遊於庭翔風嘔氣醴泉湧湧甘露漠漠朱草榮榮嘉禾豐茂萬

物長生非天之福主知不知而名元名也不知之知不名之名同乎道矣豈不然也是以覩智識愚與道同符知愚知智與道同旨政教由之或病或利明於病利大平自至明於利病萬物自正用智治國爲禍爲則不用智理國爲福爲德此兩者之行可爲楷式能九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是故愚智之識无所不克清淨寧地爲類陰福衆世莫見故曰玄德玄德深矣不可量測遠矣不可窮極與物反矣莫有能克所謂玄德深遠與物反矣玄德之論罔蕩輓遁恍惚无形反物之務和道德導神明含

萬國總无方六合之外毫釐之內靡不被德蒙仁以存性命命終天年保自然哉所謂至於大順者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所因然也以其下之百川也故能為百谷王無不臣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其欲上民處至尊也以言下之順民心也其欲先民民无禍患也以身後之先安民也故在上為人元也而民不重民以存也居民之前為民倡也而民不害民以明也天下樂推而上之民以全也而不知厭民以安也非以爭去其身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無不勝也

指歸道德不生萬物而萬物自生焉天地
不舍羣類而羣類自託焉自然之物不求
為王而物自王焉故天地億萬而道王之
衆陽赫赫而天王之陰氣潔潔而地王之
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
王之毛者蹁躚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
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
流而江海王之凡此九王不為物主而物
自歸焉无有法式而物自治焉不為仁義
而物自附焉不任知力而物自畏焉夫何

故哉體道合和无以物爲而物自爲之化是故江海之王也非積德政累仁愛流神明加恩惠以懷之又非崇禮義廣辭讓飾知故設巧能以悅之也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重生累息百事以制之也清靜虛下虛以待之无爲无求而百川自爲来也百川非聞海之美被其德化歸慕之也又非拘繫束教有界道畫東西而趨之也然而水之所以貫金觸石鑽崖潰山馳騁丘阜以赴隨江海无有還者形偶

性合事物自然也由此觀之聖人之為道也大矣百害不能傷知力不能取不戰而強不威而武默然无為與萬物市夫溪谷為聖不為東西故能達而不窮江海處下不為廣大故能王而不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信矣夫是以明王聖主之欲尚民也以自然之性盛德之恩容聖辭敬比於庶人視身如地奉民若天昭然獨知而不可測卓爾獨能而不可原深察博達而不可塞聰明並流而不可壅不以役物反以役民

聖人雖有如此之能不以上人以其言下之不以先人以其身後之故人樂推而人不厭也故民履之如地託之若神常在民上王土配天其欲先人處窮寵秉至尊長生久視樂以无患則去志无身以安萬民身勞而民佚身後而民先在上而民以生在前

能九

而民以安民以生故戴之而不以為重民以安故後之而不以為患人所以戴之而不為重者以其於人有益故居人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推而上之引而先之喜而不倦樂而不厭故聖人之王也非求民也民求之也非利民也民利之也

非尚民也民尚之也非先民也民先之也故能極弊通變救衰匡亂以至太平上配道德下及神明淪唐唐含宴宴馳天地騁陰陽夫何故哉以去心意而後其身也是故不爭之德因人之力與道變化與神窮極唯棄知者能順其則夫如是者豈有人與爭也故王事自然不得妄起得之全命持之有理聖知有性治之有道失其理則王事不成去其道則性情不則是以聖人信道不信身順道不順心動不為已先以為人无以天

下為故天下爭為之臣誠哉是言為國之寶千帝萬王不能行唯得少分即為物主有始无終還復困窮能同其妙不遺身殃是謂襲常永无疆也

天下謂我與我名也大似不肖象无形也夫唯大德隆盛也故似不肖反類病也若肖衆所榮也久其小矣逆天行也我能九

有三寶道之用也持而保之心所從也一曰慈悲初傷也二曰儉慎儆止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託後行也慈故能勇弱生強也儉故能廣儉生長也不敢為天下先任自然也故能成器長後生先也今釋慈且勇為堅剛也釋儉且廣為大彰也釋後且先為物唱也則死矣大命喪也夫慈以十五

戰則勝民用情也以守則固得民誠也天將救之與敵狹也以慈衛之苞以生也善爲士者不武去強梁也善戰者不怒忠威暴也善勝敵者不與反爲常也善用人者得其心也爲之下言行尊也是謂不爭之德福自萌也用人之力功獲其也是謂配天與天同也古之極聖道窮也

指歸物有同而異有異而同有非而是有是而非此君子之所以无患而衆世之所以憂悲也日月出入異而明同賢愚形容同而心異君子則能同塵而无患小人則欲出衆故有憂故云有同而異有是而非何以效之莊子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

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比數者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是以天下嫌疑眩燿結構紛縲是非是以聖人似不肖（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也）夫何故哉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變情為以治已實而若虛渾渾寞寞若无所以容疏言訥貌樸而鄙情達虛无性通无有寂泊无為若无所止遁名逃勢與神臥起執道履和物无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友衆人

偽偏以直爲醜殃塗異指謂之病矣夫唯大故似不肖所以人謂之爲病夫小人則不然博學多識以釣智名異行顯功以矯仁賢詐世治俗飾辭盛容卑體阿順以揄愛恩先指承意以獲衆心朋黨相結多挾賊人勞鮮而祿重

功寡而爵尊國貧而家富主徼而身貴動權生變竊乘盛勢名號隆盛震動境外憍奢暴逆縱恣不制順心而卑情忤而奪動喪民命靜生物穢張目而物傷開口而民害此時俗之所榮而世之所謂肖者也若

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陰陽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无所不終靜无所不得生禍患害死禍福喜衆俗迷妄浸以相導所獲者微其日甚久（若肖久其細也）故得道之士則不然體虛積慈視物如己一曰慈儉形促容歸於微纖（二曰儉）玄默託後不爲物先合和順理以應自然（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動靜與衆反出入異門戶不以勇勇故不怒而天下恐（慈故能勇）不以廣廣故不施而天下往（儉故能廣）不以先先故不言而天下長（不敢爲天

下先故能成器長也是故出慈入勇出儉入廣釋後且先反和逆神動遠自然福與之遠禍與之隣大命以絶神氣散分天地不能安道德不能存臨死不覺怨命尤天非命薄也非人賊也安憍樂勢廢道而上刀也所謂釋慈能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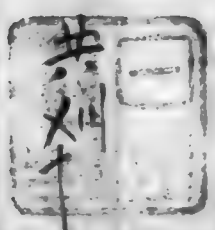
且勇釋儉且廣釋後且先則死者也夫慈之為行也甚和以真動得人力靜合天心卑損弱小為萬物君臣世救俗和順天人戰不可敗守不可攻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者也夫何故哉天地並生變化无窮方戰之日地為之動天為之震天

降變怪地出風盲鬼神並見為敵起殃祐
我將相助我萬民怒我士卒以至羣生牛
絶其紉馬絶其糧飛禽拘翼獸下而行虎
兕可戰攫鳥可將敵人驚恐伏甲受兵天將
救之以慈衛也故賢佐勝將之立身也不強不大
不堅不柔剛弱畏武敵即消亡善為士
者不武戰
則損心外意崇體和平辭小託後動靜應
天不以慍起怒不以武興兵善戰者
不怒也其欲
勝敵常以反行計運无形以收敵神動因
彼之所有變因彼之所為反之覆之以處

其奇故使彼邪我正彼言我聽彼怒我喜彼動我靜開其所利以利其命善勝敵用不爭也人則下之以言示之以利陳之以誠使之自至善用人者為下是以不爭不求以得民意以順民心秉其要忌是不爭之德也彼人離散而我順比敵欲不亡而不能我欲不存而不得是用人之力也當此之時道為之元德為之始神明為經太和為紀清濁為家萬物為子三光為佐四時為輔靜為物根動為化首物類託之元有患咎德與天齊久而不殆自

今及古聖智之道變化終始自天而王皆由此矣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二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　谷神子註

用兵有言（陳紀綱也）吾不敢爲主（不爲唱也）而爲客（後民行也）不敢進寸（不忍喪也）而退尺（幸還也）是謂行無行（忘反也）攘無臂（扤不傷也）執無兵（敵無應也）仍無敵（前無人也）禍莫大於輕敵（自恃專也）輕敵幾喪吾寶（失自然也）

指歸道無不有有無不爲體和眼弱括囊大威生育羣類莫有能違無有形象爲萬物師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天地體之久而不衰何以効之莊子曰夫陰而不陽萬物

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由此觀之有威無德民不可治有德無為宗廟必傾無德無威謂之引狹遭運時變身死亡國故人主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威神也夫天地之間萬國並興小大愚智皆願為君智能十一盡而服力屈乃窮非有餘力而屈膝案為人臣也是以明王聖主放道効天清靜為首和順為常因應為始誠信為元名實為紀賞罰為綱左德右威以應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毀傷故國可保而民可全也夫德

之與兵若天之與地陰之與陽威德文武
表裏相當隱之玄域不得已而後行故人
君失道好戰自損正事不修邪事作起強
大憍奢紀滅經弛雕琢宮室盈飾狗馬高
臺大囿聲色在後剝屠忠諫尊寵姣好簡
傲宗廟欺侮諸父殘賊暴虐孤人稚子反
逆天地刑戮陰陽黜剔道德破碎神明和
氣潰濁變化不通冬雷夏霜萬物天傷縱
橫擊搏謀圖不祥大國驕怖小國奔亡老
弱離散啼哭而行天下憤怨萬民思兵相

率而起我為後行夫何故哉惟彼先祖皆
有神明之德通於天地聖智之勞加於萬
民故剖符丹書受土賜姓列為君王光顯
祖考業流子孫是天地之心萬載之功而
繼體者不務屈身厲節摩精鍊神修道行

德以奉其先乃忽小善而易小惡日以消
息月以陵遲宗廟崩弛國為丘墟族類離
散長無所依鬼神孤魂無所棲息乎嗟夫
豈不哀哉是以喻我豪俊說我士卒

卷甲釋兵且令休息激役心移幸於反覆

改過自新變容易則（不敢為主而為客也）遂往不反
為天下賊百姓窮極財殫力屈海內之憂
日以長息蒼天降禍集其國雖欲未誅
自然不得天人同心我不能剋（不敢進十而退尺也）
故事為而神否身往而志還形反我志事
逆我身（行無行也）悲彼先聖傷彼萬民無罪於
天遇此何辜雖曰忽然民命在兵發號申
令效以信誠先服者賞後服者傷小下者
利大下者昌壞邑者爵降城者封城邑不
下末剋勿喪有罪者免有能者官老弱得

養死者得葬（攘無示亡 虐傷）德澤洽潤恩愛流行
慈惠和結衆情（仍揚默然為之神氣相通
執無兵也）彼三軍與我同心姦為我使盜為我
工教我以其計慮告我以其地形因彼所
有奇變乃通法符不苛險阻虛空天人相
（能十 三）
得勝出若神前無留敵計謀不喪敵雖衆
多與我構因兩軍相距前若無人（仍無敵也）戰
雖萬全敵不可勿易敵生姦亡時失利福
去禍來為天所疾（禍莫大於侮敵）是故雖獲天祐
得人之助猶守之以憂持之以畏出險乘

虛宿舍有備休息處便必依水草填隙塞
惡與敵相距若侮敵則亡故不得不爾變運無形奇出
無朕錯勝無窮功戰無有深微窅窅變化
無始自我親近不知我之所為彼之知力
何得於已故在家者晏然而樂在師者欣
然而喜人懷至誠若為其子去家越境若
衆趣市疾耕力織暮休早起奇入模列不
敢獨有以供師徒如奉父母懸權爭勝敵
人不起未戰而海內正不攻而諸侯下天
地覆載日月所照覩皇皇莫莫各安其土

夫何故哉慈氣發動因天之心不敢由於我也兵相望哀者勝

吾言甚易知明無思也易行行無為也而天下莫能知寡能通也莫能行鮮能從也言有宗祖不言也事有君歸自然也唯無我知與我殊也是以不吾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謂人民也則我貴矣我獨真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被褐薄其身也而懷玉厚其神也

指歸夫無形無聲而使物自然者道與神也有形有聲而使物自然者地與天也神道蕩蕩而化天地默默而告蕩蕩而無所不

化默而無所一不告神氣相傳感動相報反淪虛無甚徼以妙歸於自然無所不導故言言之言者自然之具也為為之為者喪真之數也無為無言者成功之至而長存之要也是以聖人言不言之言為不為之

能十

為言以絶言為以止為絶言之道去心與

四

意止為之術去人與智為愚為慈無知無欲無欲則靜靜則虛虛則實實則神動歸於太素靜歸自然保身存國富貴無患群生得志以至長存此言之易知而事之易

行者也而天地莫能知莫能行也夫何故哉世主好知務順其心不覩太道不識自然以為為為以言言息知生事以趣所安寢以為俗終世被患性變情易深惑遠迷精濁神擾外實內虛強默生咎強靜生患故視之而不見告之而不聞非以自嫉以為不然（不聞忠告非嫉己身謂無此理故不行也）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堂處其反在默言之間甚徼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

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為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為此言有宗事有右也虛無以合道恬泊以處生時和以固國玄教以富民養以無欲導以自然贈以天地賜以山川富以年歲貴以有身虞以無能十

憂寧以無患無欲之不得無樂之不存民若無主主若無民亡於知力依道倚天萬國和順并為一君是事之盛而業以隆者也而天下謂之不然道使之然理無所惑智有昧者故不信之也夫世之莫我知者非我道小而不足以五

知也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為也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患而故不我從也天性與我反情欲與我殊智陷於情欲終世弱於所聞神氣不我我而心意不我然是以不我知也故其明不我能見聰不我能聞是以深言反而受謗大行遠而得毀獨見之明不用於世獨聞之聰見羞於民事順神明者不合於俗功配天地者不悅於衆知我者希夫至論大言者總百變要萬方剖判毫釐之內明顯虛無恍惚之外周密無間歸於

涔昧此乃小節之士所不能聞而隅曲之
人所不能逮也夫鴻鵠高飛終日馳騖而
不知宇宙之外制法之人拘教之士累年
學問終身談論而不知道德之大也且神
明有所不能領天地有所不能理況乎守
衆世之論不覩大要之所由不弃宜乎是
故衆俗之所薄賤而得道者之所獨尊也
則我貴也是以聖人知而弗為能而不任仁義
而不以為號通達而不以為名堅強而不
以為顯高大而不以為榮言不可聞動不

可形心若江海志若蒼天廢為以立道損善以益性窈然蕩蕩莫之能明皎然昭昭莫覩其情頹然默默魁然獨存薄外厚內賤已卑名去衆離俗與道為常(佊禍惵玉)

知不知上(反無意也)不知知病(識無識也)夫唯病病(無巧能十六)是以不病(害不衆也)聖人不病(無憂思也)以其病病(利也)是以不病(患不比也)

道不知也是以不病指歸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是也凡事有形聲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而已也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

聲而生響無不生無而生有覆不生覆而生反故道者以無爲爲治而知者以多事爲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由此觀之一恖爲智巧之形也智巧爲愚之影也無爲逐事之聲也逐事無爲之響也智巧擾亂之羅也有爲敗事之網也愚以無爲若形與聲本也故能生智巧有爲若影與響末也故亂敗故萬物不可和也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失適弗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言有爲習用逐跡波生和適之理與跡湮滅故爲則不可不爲則可也故安

世不知危亂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逃之也不動求影無所得之也故知而絶知不困於知（自能亡也故不困也）不知用知亦不困於知（雖亡其用亦不知用之為用所以俱不困也）其所以不困則異矣而於為不困則一也（二俱不用則一也然絶知則為己用知則為人故異也）是故聖人操通達之性遊於玄默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體寂若虛空奄忽如死心無所圖志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耀四海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庖廚不形聲色不起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言而

宇內治無為而天下已民俯而無放仰而無效敦慤忠正各守醇性惘惘洋洋皆終天命死者無謚生者無號若此相繼億萬無量以能知不知有此之益故稱上者也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睹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貞幹一如麋鹿一如鴻鴈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見聞主無宮室民無城郭國無制令世無恥辱以體不足之知所以能為似病之行故云不知病識無識也病故不病與道相託不

言不為威德自作天地和順渾沌磅礴涸若濁流煥若儼客人物皆愚歸於寂寞動無形譬靜無坼堮主民俱昌天下啞啞亡於小利而享大福默而治者計不能計而度不能度聖人常似於病所以不病故能與道通司非所計度若愚若

則知故生知邪偽作何以效之夫道德廢淳朴亡奇物並作知故流行禮節起分度明萬物有條貫百事有紀綱封疆畫界治邑屋州鄉里國有忠臣家有孝子録内略外雙身為友損彼益此務以相厚彊大重壘小弱亡

有郊祀天地名山大水封於太山禪於梁父流漸相承或然或否斷獄萬數黥人滿道臣殺其君子殺其父亡國破家不可勝數天下享其知故之利獲於死亡之咎不知之知而強知於不知即有此之真知由此觀之絶知為福好能十八知為賊亦明矣故使有德之君變志易心生息萬事以教其民禱祝請福以至大治者自然不聽也令有德之君釐背道興欲則福不成福禮之所以然者也使彼亡國之君廢智去欲絶為止事修道行德棄其心意而欲死亡者形亦不從

今亡國之君暫回心向道則亡不成亡故形不從是故趨舍廢置王道之形聲也吉凶存亡趨舍之影響也夫聖人所以能動與天和靜與道合既能保身又能全國翱翔乎有為之外優游乎無事之內取福於纖妙之中而舒之於四海之外聖人體不知之知雖似於病而能無所不為幾微莫失是以杜衰有為之小而成無為之大故云取福於纖妙而舒之於四海喪明者之目杜知者之口窒聰者之耳斬巧者之手與時相隨與和俯仰不為而自成不教而民治恩加走獸澤及飛鳥者以其捐聰棄

智廢為而任道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若不病病是以不為是也是以順情從欲窮極心意動導天地靜陶萬事神靈在已不察不燎身不降席而萬國自備雖欲不占自然不置也為背道而從欲雖希全而必敗是強梁者不得其死理故使然故云自然不置置止也九

能十

民不畏威安卑弱也無厭其所生安困危也夫唯不厭甘之樂也是以不厭不久為也是以聖人謂人若也自知不自見不名賢也自愛不自貴下萬民也去彼取此求諸身也

指歸道德之旨神明之務太和之心天地

之意禍莫甚乎亡福莫甚乎存非獨天道
人物亦然故存身之道莫急乎養神養神
之要莫甚乎素然常體憂畏慄慄震震失
神之術本於縱恣喪神之數在於自專故
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地其次畏人
其次畏身昌衰吉凶皆由已出不畏於微
必畏於章（不慮於小罪必成於大過）患大禍深以至滅
亡憂畏元始至於無形運翔戒慎未兆其
道大光動得所欲靜得所安福祿深微淪
於無方（戒慎所未兆恐懼所未聞故云憂畏於元始致福祿深者也）正

言若反明而若晦遼遠潢洋莫之能聞伺
命在我何求於天至福以禍大吉若凶天
下醉飽莫之能明是以世俗見近聞淺不
識宵冥之道蔽於微妙之常塞於神明之
理察於毫毛之利不覩丘山之禍肆情行
態無所畏忌言順所然行順所善力能而
取心順妄與驕奢恣睢自專損已忠信所
愛欺殆父母侵凌天地簡傲其主將順情
欲以違天道故起巧立名以代其身施惠
流恩以獲大咎遁福天外追患四海福德

求之不能得矣患奔禍馳無所逃矣以不畏威則大威至大威以至乃始為善當此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喜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已也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順

能十

於小者不懼於大誡於近者不悔於遠能自誡自勵日慎一日故不禍遠而至福近也是以不小其位而居之以敏不薄所處而厚修其禮不苦卑微而單其大始不厭困危而絶其所以樂窮如達安死如壽雖欲且留亦不得久不嬾苦其

位處卑小而更修理以華其大
如此甘之不厭是以處之不久何以明之
莊子曰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陽
氣安於潛龍故能鑠金陰氣寧於履霜故
能凝冰木善秋毫故能百尋水樂消消故
能成海飛禽逸於卵穀故能高翔羣獸預
於胎駘故能遠走是以聖人智達無窮能
與天連變化運動洞於大常猶以積德重
厚釋心意隱聰明憂於溷輓畏於無形竄
端匿迹遁貌逃情反於虛無歸於玄寞身
重天地而不自高德大陰陽而不自彰是以

聖人自知不自見也託微處寡後下萬民飲食無味衣服無文方於自飾志不敢淫自愛不自貴也秉道操德與物浮沉養民如子遇衆若君德歸之天功移於人天下辭讓恩厚固深故禍而患不能患福不能遁而德不能遁非能十

道有和而天地偏也戒始慎微和弱忠信奉道順天與物相參憂畏得意安樂困窮十一

成敗存亡求之於身去彼憍盈取此卑損

勇於敢則殺安敗傷也勇於不敢則活樂長生也常知此兩者訓敘活也或利或害有利病也天之所惡易名也

孰知其故莫能明也天之道陰且陽也不爭而善勝因物物形也不言而善應因物聲也不召而自來物自彰也坦然而善謀物自情也天網恢恢寬若古也疏而不失留無喪也指歸天地之道生殺之理無去無就無奪無與無為為之自然而已正直若繩平易如水因應効象與物俱起損益取於與事終始深淺輕重萬物自取殊形異類各反所生為殺元殺為生首二者相形吉凶故知生而不知殺者逆天之紀也知殺而不知生者反地之要也故喜怒有分

生殺有節受天之殃得地之罰當怒不怒
子為豺狼弟為兕虎當鬪不鬪妻為敵國
妾為大寇當殺不殺受天之害為物所制
當喜不喜蒙天之災獲地之咎當生不生
人君失國庶人沒命故君子殺民如殺身
活人如活己執德體正不得已而後然存
身寧國在於生殺之間生殺得理天地佑
之喜怒之節萬物歸之故剛毅質直操擊
深酷疾邪養正勇敢先失達於守戰明於
開塞長忿美快安靜樂殺便國利民不避

彊大威振百蠻權傾境外得善之半也勇於敢之故柔弱畏敬恐情摭言深思遠慮臨正討怨務長寡和慱厚積恩利而不害以明其善與而不奪以顯其名賞而不罰以立其惠生而不殺以成其仁得善之半勇於不敢能十

十二

凡此二功勇敵敢均計策殊馳射身相非與天異意與地異心奮情舒志各肆所安或以干乘變為亡虜或以匹夫化為君王故物或生之而為福或殺之而為禍或殺之而為福或生之而為賊二者深微莫能

窮測二者或利或害不能窮測者是未達
宵冥之情不知禍福之分唯得道者
洞曉未然方能制始非常所及
故云二者深微莫能窮測者也故生之而
為福者天下之所祐生之而為禍者天下
之所惡也養天下之所惡者傷天下之所
祐養天下之所祐者傷天下之所惡一反
一覆或為玄德一覆一反或為玄賊父事
天地子孫足得故長養而後世昌者生當
生也生物而後亡者生當亡也殺戮而福
至者殺當亡也喪物而禍來者殺當生也
天之所惡不敢活也天之所祐不敢殺也

天之所損不敢與也天之所益不敢奪也夫當與不當唯天乃定殺與不殺非人所知故勇於敢者多有傷敢勇於不敢與天同符者也是故敢於不敢者之敢動與天同符靜與地同極天心所惡莫之能辯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分為四時離為

五行流為萬物精為三光陽氣主德陰氣主刑覆載群類含吐異方玄默無私正直以公不以生為巧不以殺為工因應萬物不敢獨行吉之與吉凶之與凶損損益益殺殺生生為善者自賞造惡者自刑故無

為而物自生無為而物自亡影與之交響與之通不求而物自得不拘而物自從無察而物自顯無問而物自情此天之道者也故不爭而無所不勝不言而無所不應不召而無所不來寂然蕩蕩無所不圖所謂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不言而自謀者也惚恍之羅設而無狀之網施汎淫濶漠遼遠留遲窓察無間與物推移故在前而不可遠在後而不可見終始禍福靜作而不可聞進退而不可先吉凶自反非出天外莫之能遁也天網恢恢疏而

民不畏死（輕其身也）奈何以死懼之（不能禁也）若使民常畏死（得其安也）而為奇者（作福人也）吾得執而殺之誅（巧詐淫也）夫孰敢矣（嚴刑信也）常有司殺者殺（謂人君也）是代大匠斲（事非宜也）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戒內民也）

指歸人之情性不知而忠信有知而誕謾得意而安寧失意而圖非窮困而輕死安寧而愛身何以明之莊子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於佻巇及其壯大有識欺殆兄嫂

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溪之獸不避兕虎
其性非易事理然也由此觀之民心不得
性命不全則號令不能動也憂愁慘怛樂
非輕死則刑罰不能恐也是故好知之君
憂世勞民祭燎天地除禍去患招善請福
禱祝鬼神變化萬事動以悅民家知户辯
能十
十四
里有仁賢違天之像專任人心以所見為
明以所論為當廢名實背事情道理塞而
非譽興天下大擾百姓遑遑勞苦疲極困
窮生姦敢敗者榮而有功輕死者肥而安

寧積善者瘦而多憂畏法者飢而多患寡弱者苦而思死衆強者樂而君王是以天下趨名爭勢不計是非析毫剖芒視死如歸乃始告以峻法嚴刑則是禁以所易而制以所輕也 以至於此則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言不可也 故刑戮並作姦邪不止賞祿施行而大臣不使萬民不附諸侯不市國非其國身非其身也是以聖人之牧民也人主無爲而民無望民無獲而主無喪也其業易得而難失也其化難犯而易行也其衣易成而難

弊也其食易足而難窮也故天下除嗜慾
欲樂生惡死者皆重其神而愛其身故形
可制而勢可禁也人畏死而重生所安者然也是以俊
雄英豪達通之人不敢作福不敢起威故
法立而不用賞設而不施天何故哉身重
能十
天地物輕鴻毛法峻刑嚴知不敢淫也衆人
共畏而獨不畏者有司執德而殺之孰敢犯也是故帝王之道無
事無為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圖口
無所言前後左右各有所任因應以督安
其成功授以所懷歸以所行爵加明主祿

施進賢作福者身死竊威者宗亡百官趨
職主無與焉各有司存不可越代
付物以能是君之道釋臣任
主則疏遠隱匿親近尊顯君道隔塞政事
亡矣威嚴兩立邪僞並起陪臣陞進君者
得咎君之威勢滅而不揚姦雄豪特令行
禁止百姓冤結萬方失理忠臣悲憂佞巧
大喜名實失當賞罰妄舉是猶使屍起哭
而代大匠斲也若不付物以能而主代臣
任是代大匠斲而死屍起
哭真可
怪者也夫死人無為而子弟悲者以為死
而不為哭也不與方圓而處大堂者任大

匠面身無作也夫大匠運斤為主人也子弟悲泣為死尸也若死尸自哭則無人哭之矣人自斷則工人拱手矣工人拱手則大廈不成哭考既無則喪禮廢矣使屍起哭則哭者亡主人代匠斷則功不成必然之理尚被傷手安得成功是以明王聖主正身以及天謀臣以及民法出於臣秉之在君令出於君飾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覆也臣之所事君之所謀也臣名不正自喪大命故君道在陰臣道在陽君主專制臣主定名君臣闇塞萬事自明上下之分必不可監故君臣位定而萬事自明故人君有分羣臣有職審分

明職不可相代各守其圓大道乃得萬事自明寂然無事無所不尅臣行君道則滅其身君行臣事必傷其國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指歸卷之十三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三

蜀郡嚴遵字君平撰谷神子註

人之飢也（不充飽也）上食稅之多（為美好也）是以飢（衣食少也）百姓難治（盜賊起也）以上有為（動為已也）是以不治國亂也）民之輕死（不自有也）求生之厚（欲不止也）是以輕死（易慠咎也）無以生為（同生死也）是賢於貴生（安寧久也）

能十一

指歸道德之生人也有分天地之足人也有分王侯之守國也有分臣下之奉職也有分萬物之守身也有分禀受性命陶冶群形開導心意已得以生藏府相承血氣

流行表裏相應上下相任屈申便利視聽聰明道德之所以分人也含吐覆載雲行雨施雷風動作日月更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陰陽和洽萬物豐盛民人動作皆足以生天地之所以分人也因道修德順天之則竭精盡神趣時不息抱信効素歸於無極纖微損儉為天下式各守其名皆修其德樂生安俗四海賓伏侯王之所以守任也大通和正直方不曲忠信順從奉其分職善善惡惡不變名實不小其位不賤

其服臣下之所以守負也小心敦樸節儉強力順天之時盡地之力適形而衣和腹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止不薄所處不厭所食萬民之所以守其身也動靜失和失道之分耕織不時失天之分去彼任己失君之分創作知僞失臣之分衣食不適失民之分失道之分性不可然失天之分家不可安失主之分國不可存失臣之分命不可全失民之分身不可生道德天地君臣吏民動靜所為各有分部得其分部上下俱全失其所為大小俱困守分如常與

天地通損已餘分與道俱行祭祀不絶後
世繁昌過分取大身受不祥重累相繼後
世有殃此古人之所以棄損形骸飢寒困
窮者以其動靜不和耕織不時適情順性
嗜欲不厭食窮五味衣重文綵麗靡奢淫
不知畏天功勞德厚不尅其分衣食之費
倍取兼人也夫人之所以飢者由上食稅之多更不安其分而相學奢侈故也是以身獲其患事及子孫故布衣弊而不周蔬食乏而不厭百姓之所以偷利化惡公廢私行營家者富圖國者貧直者

先死廉者困窮風流俗敗是僞非真豪亂
豐擾君子深藏衆寡相暴強弱相凌貪者
臣役富家如王以其搖主亂君不覩自然
反情縱欲違道去天飾知創作以順其心
也百姓之難化以上之有為以是淳淆樸滅巧故孳生
奇物日進不可勝形佞諂親幸邪僞者封
臣術大勝君道浸壅弊欺之路飾滅危之
患生忠正之士疏而日遠詐世之人群而
並翔煞人不死奸禁不論權立勢行威動
三軍目之所視意之所指應聲而至在所

欲存俱過於世或如彼或如此恍惚悁悁
存不如亡生不如死志勇膽橫瞋目相視
君臣相謀父子相撰湯鑊不能畏鈇鉞不
能止民之所以細其命而大財寶乘危狹
觸重禁赴白刃冒流矢不顧其身得利為

能十一

右者以其欲名之榮而求生之厚也所謂人之
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失財亡爵或傷腸析肝狂
易絞頸損精棄神心常樂死擢刃自刑或
赴深水是以輕死是以自然之道常與物反無
身者生有身者死趨利者逢患求福者得

禍不召自来不迎而遇我雖欲勿然世不得解故生生趨利為死之元也無身去利為生之根也雖下無名可以無患卑賤汙辱可以無咎蔬食藜羹可以長厭布衣鹿裘可以長好無以民為可以康寧無以生為可以長久是無以生為也是故能除分損已至於無取卧則如尸立則如表不與變化不殊生死不貴侯王不賤奴虜唯在所遇聽造化者然之不憂生之不喜然後與道為人與天地友長生久視終而復始富貴無

期為天下市（是貴生也）賢於
人之生柔弱（神在身也）其死堅強（神去身也）草木之生
柔脆（陽氣在也）其死枯槁（陽氣遯也）故堅強者死之徒
（七之形也）柔弱者生之徒（存之容也）故兵強不勝（敵四應也）
木強則共（生者衆也）強大處下（其道窮也）小弱處上（和得
中也）

指歸有物俱生無有形聲既無色味又不
臭香出入無戶往來無門上無所蒂下無
所根清靜不改以存其常和淖纖微變化
無方與物糅合而生乎三為天地始陰陽

祖宗在物物存去物物亡無以名之號曰
神明生於太虛長於無物稟而不衰授而
不屈動極無窮靜極恍惚大無不包小無
不入周流無物之外經歷有有之內天犇
地馳而不能及陰騖陽驚而不能逮響窮
能十一
竭而不能應影糜散而不能類取而不能
以息子而不能以費去取有分無所憎愛
留柔居弱歸於空虛進退屈伸常與德俱
為道先倡物以疏瞿受多者聖智得少者
癡愚故神明聖智者常生之主也柔弱虛

靜者神明之府也（所謂人之生柔弱即神明在身也）夫神明之在人也得其所則不可去失其所則不可存威力所不能制而智惠所不能然苟能攝之富貴無患常在上位久而益安是以人始生也骨弱筋柔血氣流行心意專一神氣和平面有榮華身體潤光動作和悅百節堅精時日生息旬月聰明何則神居之也及其老也骨枯筋急髮白肌羸食飲無味聽視不聰氣力日消動作月衰思慮迷惑取舍相違及其死也形槁容枯

舌縮體伸何則神去之也（其死堅強也）草木之始生也枝條潤澤華葉青青豐茂暢美柔弱以和何則陽氣存也其衰也華葉黃悴物色焦殃及其死也根莖枯槁枝條堅剛何則陽氣去之也（草木之生柔脆其死枯槁也）故神明能十一五所居危者可安死者可活也神明所去寧者可危而壯者可煞也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氣可凝而冰可折也故神明陽氣生物之根也而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

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以和弱也故堅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滑潤生之區宅也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凡人之性憎西鄰之父者以其強大也愛東鄰之兒者以其小弱也燔燒枯槁者以其剛強也篿珥榮華者以人愛幼而憎老者由生氣所在多少是故上無天子諸侯相侵敵國爭權舉兵相臨柔弱者勝堅強者窮夫何故哉強大之兵非以順天地本和弱主慈愛誅驕暴救不足破貪叨也將恃國家之勢民人之衆好起功名

效其態故利人壤土欲人財貨樂煞安傷
夷人宗廟喪人社稷以顯其威重屈約而
畏下乘人之利而申其志親之者死事之
者禍咎責絶逆人心煞戮不合天意生而
天下病死而天下利衆弱為一同憂共謀
雖有強名實不得勝所謂兵強則不勝也夫何故哉
毒流死結天道不祐也何以明之昔強秦
大楚滅諸侯并郡邑富有國家貴為天子
權傾天下威振四海尊寵窮極可謂強矣
垂拱而諸侯憂蹻足而天下恐發號而天

心悲舉事而神明擾亡國破家身分為數
夫何故哉去和弱而為剛強也及至神漢
將興遯逃龍隱萬民求之遂不得免父天
母地愛民如子賞功養善師於天士當敵
應變計如江海戰勝攻取降秦滅楚天下
能十一 六
欣欣立為天子夫何故哉順天之心而為
慈小也非獨人事萬物然矣夫巨木高百
尋大連抱頭剖中門尾判中戶不蒙華實
常在於下千枝萬木舒條布葉青青葱葱
共生其上者以其形大而勢強也所謂木強則共

是故神明之道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處上（強大處下）何則強人為王萬國愁憂強木處上則根本枯槁衆人為大故居下聖人為小故居上強大居下小弱居上者物自然也（小弱處上數必然）

天之道（陰且陽也）其猶張弓（有然生也）高者案之（劑大長也）下者舉之（輔始生也）有餘者損之（破滿盈也）不足者補之（予虛空也）天之道損有餘（均為常也）補不足（資寡亡也）人之道則不然（所不行也）損不足（奪弱蒙也）奉有餘（與大衆也）

孰能損有餘（明達通也）而奉天下（福並生也）唯有道者（為無名也）是以聖人（謂明王也）為而不恃（無所望也）成功不居（去顯榮也）不欲見賢（畏大殃也）

指歸天地未始陰陽未萌寒暑未兆明晦未形有物參立一濁一清清上濁下和在中央三者俱起天地以成陰陽以交而萬物以生失之者敗得之者榮夫和之於物也剛而不折柔而不卷在天為繩在地為準在陽為規在陰為矩不行不止不與不取物以柔弱氣以堅強動無不制靜無不

與故和者道德之用神明之輔天地之制
群生所處萬方之要自然之府百祥之門
萬福之户也故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
之謂之仁天下以之日夜不釋莫之能覩
夫何故哉以其生物微而成事妙也是以
天地之道不利不害無為是守大通和正
順物深厚不虛一物不主一所各正性命
物自然矣故盛者自毀張者自弛隱者自
彰微者自顯不足者益有餘者損存者自
亡生者自死是非自反吉凶自取損不可

逃益不可距禍無常留福無常處各受一分不得兼有故鱗者無毛毛者無羽觧者無牙角者無齒見於晝者滅於夜得於前者失於後再便重利未之嘗有事不並興利不兩來不大不小固一不變已中其悃不可得解是以日中而昃月滿而缺四時變化一消一息高山之下必有深谷大泉之流必有激波爍金湯石存于凝氷裂地之端陰陽所成此天之道陰極而陽陽極而陰百工所為靡不由然夫弓人之為弓也既煞既生既翕既張制

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弓可抨而矢可行也天道亦然故云其猶張弓夫按高舉下損大益小天地能十一

之道也反天以順民逆民以順道賢者為佐聖人為主務愛有餘以為左右智者居上癡者居下能大爵高伎小官卑功賞微勞大祿重侯王之道人道之所然也欺敦憃侮忠信侵暴寡弱臣役愚民奪弛以興張損

小以益強逆微順顯以容其身此衆人之道也所謂損不足以奉有餘以大居小以明居晦以強居弱以衆居寡以達居窮以高居下故高而不可劘盈而不可毀大而不可破滿而不可損剛而不可折柔而不可卷孤而不可制弱而不可取愚而不可賤無而不可有天地祐之若子人民助之若母與和常翔與道終始天人交順神明是守至人之道也至人常自不有而恒有餘同道洞物以奉天下所以為有道者也是以聖人之動無名為務和弱為主隱而

不窮榮而不顯辭貴讓富餘力不取盈國不入盈人不友恒若有失惕若遭咎履道合和常與物友通天之經達地之理成功不居德流不有（所謂為而不恃成功不居）逃名遁勢玄冥是處滅端匿迹無形是守寂寞虛空莫能奪與甦然獨立與天同道夫何故哉憚道之殃不敢見賢也（雖有蓋天之功而不欲見所謂不欲見賢聖哲之行也）

十一

九

天下莫柔弱於水（體和淖也）而攻堅強者（有磨鑿也）莫之能先（待水成也）其無以易之矣（無可若也）夫水之勝

強（沉萬物也）柔之勝剛（既不弊也）天下莫不知事明白也莫之能行（寡能弱也）聖人言云（傳國式也）受國之垢（蒙醜辱也）是謂社稷之主（爲侯伯也）受國不祥（蒙禍殃也）是謂天下之王（爲帝王也）正言若反（與事舛也）和大怨（忿人也）必有餘怨（及善民也）安可以爲善（失天心也）是以聖人（謂明君也）執左契（德符信也）不以責於人（道自然也）有德司契（求之也）無德司轍（正和鈞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德相通也）

指歸道德所包天地所載陰陽所化日月所照物類並興紛繆雜亂盛衰存亡與時

變化積堅者敗體柔者勝萬物之理自然之稱也是故水之所以能觸石貫金崩山潰堤周流消息淪於無貲廣大無窮脩遠無涯明不可蔽強不可加濁而能清少能復多危能復寧疾能復遲與時變化死而復生浸濡萬物養育群形布施而不費贍物而不衰注四海而不有功配天地而無以為優游毫釐之內翱翔九野之外澤及蒼天之上槃積黃壤之下強扶天地弱沉毛羽微積集少以成江海上下無常終而

復始進退屈伸近於道者也以其形體柔弱動靜待時不設首嚮和淖潤滑也故百工之治殊事異方漚爛金石破堅折剛平微正妙解緩群形和調五味蕩滌臭腥攻堅陷大非水不行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能十一

十

夫何故哉衆物態能莫之與雙也故水之滅火砥之剉金角齒傷折舌耳無患卑損制驕暴雌辱勝大怨天下莫不知世俗莫不聞皆用私心不已莫有能行夫水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也故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

妖式退為薛容勞而無德苦而無功長去昭昭久陷冥冥大變為小存化為亡是故明王聖主將傳國家必有誓言受國之垢為社稷之主受國不祥為天下王（所謂聖人有言）何謂受國之垢曰食民所吐服民所醜居民所使樂民所苦務在順民不遑適已故民託之如父愛之如母願為臣妾與之俱死是以處窶磬之地沙石之壤僻迫之國陋狹之野因屓為榮存其宗祖變禍為福長為民主（是謂受國之垢故為社稷之主）何謂受國不祥

曰忍民所醜受民所惡當民大禍不以為
德計在喪國不失天心慮在殺身不失民
福天地與之俯仰人物與之反側隨之東
西附之南北所加者亡所圖者服天下蕩
蕩并為一域向風仰化靡不蒙澤故能矯
邪振亂無所不克變化溶敗以為敦朴功
德至大名勢窮極是謂受國不祥故為天下王 十一
我柔心弱志輕已重民安於醜辱也是故
正言若反莫之能覆近而若遠莫之能測
求之大遠莫之能得 脩在於已 何則奢侈在已

素儉於人邪枉在躬求正於民患禍生我請福於天天地示之不能見神明告之不能聞釋是廢然好用和心身動於此事應於天去已怨彼天下大昏罔以明法誅以信刑名實有孚實罰得中公平無私逾失天意正直不邪益失民心刑戮並用而姦益起實深賜重而亂益生當此之時善人中罔賢者陷刑雖得名實何可善焉所謂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道之符操德之信合之於我不以責人故有德之主將欲

有為必稽之天將欲有行必驗符信求過於我不尤於民歸禍於已不怨於人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者也故是非自定白黑自分未動而天下應未令而萬物然有德司契無德之人務適情意不顧萬民政失亂生不求於身專司民失督以嚴刑人有過咎家有罪名百姓怨恨天心不平其國亂擾後世有殃無德司徹是故天地之道與人俱行無適無莫無疎無親感動相應若響與聲靜作相隨若影與形不邪不佞正直若常造惡與之

否行善與之通柔弱與之相得無為與之合同（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不虛也）小國寡民（狹以少也）使人有什伯之器（殖財寶也）而不用（使遵倫也）使民重死（得其所也）而不遠徙（安鄉里也）雖有舟輿（家富厚也）無所乘之（民朴鄙也）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大治起也）使人結繩而用之（反太古也）甘其食（無味也）美其服（無色好也）樂其俗（便生道也）安其居（自保有也）鄰國相望（各自守也）雞犬之聲相聞（道理人也）民至老死（天年盡也）不相往來（友者鮮也）

能十一　十二

指歸國有大小地有險易民有衆寡貨有

多少形有高卑塗有遠近勢有強弱權有
輕重大勝小易勝險富勝貧衆勝寡高勝
卑近勝遠強勝弱輕勝重物之理也強弱
在將安危在相得失在主存亡在道天無
常與民無常處有德者歸之無德者見背
自然之道也故地廣民衆將勇主嚴不足
以為強甲堅士練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安
辯利聽察甘言浮說假借阿順不足以為
親割地獻寶結縱連橫黨衆興盛不足以
為全唯有道者無所不制德厚澤深無所

不勝小變為大弱轉為強輕化為重寡易
為衆故君子所處雖小必存小人所居雖
大必亡是以小國之君地狹民少德薄權
輕諸侯不市刑制不禁無有丘阜之阻江
河之險鄰國之親孤特獨處存乎大國之
能十一
間地寒磽而不足割實幣輕而不足獻將
十三
相不附百姓輕往鄰人重求故無磐石之
固山陵之安常處乎累卵之危然則伐之
不足以為暴德之不足以為多故小國者
危亡之樞而安寧之機也小國寡人易為危敢則譙光以

道曰益其高故云危亡之樞安寧之機也是以聖人之治小國也轉禍為福因危為寧富以舟輿實以甲兵器械便利衣食有餘牛馬蕃息畜積充滿什伯鄰國以固民心能而不為知而不作滋味不治庖厨不飾絶身滅色身為之式飲而後食勞而後息暑服一單寒衣一複期於和適不厚其服務以便生不為口腹賦鮮徑寡民有餘力并兼之原絶而增加之流息風俗敦厚遵儉忠憨有而若亡能而若芳此有道之君能使小國寡人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夫何

故哉建之以道抱之以德勞佚危寧與民苦一平心適和聽以督實敬順遜辭以褒其神聰明盛德以匡流失鄰國不動百姓和集樂生安壽惡為盜賊當此之時無鍾鼓而萬物足百姓知洽臣主相得安土樂生故死於巖穴遷徙去鄉利雖百倍不離其國是使人重死而不遠徙者家有舟輿無所運乘戶有甲兵無所施力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何則將相明知人君有道民務耕織多積為好鄙朴在上柔弱為右貴忠敬信下力賤

巧法明俗之上下相保未令而民從不戰而敵恐求利者不議難勝趨名者不圖無罪塊然獨安百姓不擾損知棄僞復歸太古結繩而識期素情而語事約物修文亡言寡志皆合自然各得其所所謂復結繩而用之者也十四

蔬食藜羹無味為甘布衣麁裘無文為好甘其食美其服危狹險阻慄慄為窟寒鄽僻迥厲以為厚安樂謠俗便習水土樂其俗安其居道隆德盛和睦鰥寡接地鄰境各自保守鄰國相望精神不耗魂魄不毀性命全完意欲窮盡

雞狗之音相聞民人薪菜登山相視澗溪共浴相去甚近君臣不相結男女不相聚各自止足自生至老老而至死非傳圭命莫有來往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以至無為而人無欲故信言不美苦以直也美言不信甘以譖也知者不博歸本根也博者不知務多端也善者不辯質默醇也辯者不善飾上言也是故聖人無貢其道明也既以為人道施行也已愈有我益深也既以與人盡道傳也己愈多我益盈也天之道陰陽也利而不害務以生也聖人之道逃顯榮也為而不爭辭功名也

指歸虛實相歸有無相生寒暑相反明晦
相隨陰消而陽息陽息而陰消本盛則末
毀末毀則本衰天地之道變化之機也凡
此數者聰明之門情僞之根嫌疑之尺寸
眩燿之權衡也因其本修其無開以天心
督以自然要而推之約而歸之察近知遠
觀覆觀反聞名識實見始知卒聽聲見形
以喻得失則是千歲之情同符而萬世之
為共術天地之心可見而鬼神之意可畢
況乎人事哉此天下之常然故衆人之所共體也人懷自然

之道達人情之理秉造化之元明異同之紀故苦言中適淡淡和德謂之信者下之所仰於上彼之所取於此強大之元威令之始民人所助成功之首權勢所因名號所起也夫道淡淡無味故信言不美然事由之成理而顯故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動而萬人隨破強敵陷大衆赴水火之危亡死不旋踵而民不恨者信也信雖不美有此之益甘言流說衆諾美大謂之不信何謂不信言而不然謂之不信人而不信德澤不立威勢不行權重不顯名

號不明賞之不使罰之不禁故上下不附舉事無功雖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孤特獨處社稷不寧天下望幸盡遇罪刑者羙言也甘言無實羙而不信反本歸根離末去文元元始始寡以然衆一以應萬要以制詳約守真

一謂之少聞少聞故能知知者不博何謂知達人之情以及神明之謂知知者保身之數全國之具也上之所依下之所附導天之經達道之路也故總安危之大範秉治亂之至要使海內之士盡忠竭能分職奉公

以寧其上權勢流行威德隆盛者知也知者雖不博而有此之功所謂子能知一則萬事畢也心識萬端目閱人事無所窮極衆臣分散謂之博聞博聞故不知博者不知何謂不知嫌於天道疑於人事之謂不知不知之徒安樂萬事內多思

慮外多喜欲既有所憎又多所惡易誘以

生可脅以死故見奇而動臨危而畏眩燿物類詭誑時變達通背達歸於窮困動與患鄰靜與禍比宗廟危殆萬民散離者博聞也此博者不知之過也四通博達容蹤言訥謂之

不辯輓輓而成默默而信故能成喜善者不辯故成善何謂成善動合天心靜得地意言無不通默無不利謂之善夫善者君子所本百行所長吉祥所合萬福所往流而不竭用而不絕萬王不變異俗不易天地所與神明所益故上以順天下以順人為治元始事之恒常成理萬物覆載群生天下懷慕繼之無窮者善也善者雖不辯而有此之功不識元首不睹根本誣天誣地誣人誣鬼屬辭變意故謂之辯抱嫌履疑順心妄動尚言美

辭故生不善（辯者不善）何謂不善動與天逆靜與地反言傷人物默而害鬼之謂不善不善之人分道別德散朴澆醇變化文辭依義託仁設物符驗連以地天因圭熊羆世俗所尊反指覆意逃實遁名耀人寂泊惑人無端廉直立偽務以諂君飾辭以愉上朋黨以趨主心開知故之迹閉忠正之門操阿順之術以傾國家之權生息暴亂長育大姦天下上舌世濁主昏壅蔽閉塞以之危亡者辯也（辯者之不善而有此之害）是故聖人

慎戒其始絶其未萌去辯去知去文去言
虛靜柔弱玄默素真隱知藏善導以自然
是非白黑昭如日月同異真僞如地如天
空虛無積與物俱變（是聖人無積也）無爲爲之與
物俱然畜之不盈散之未既包裹萬方博
者深思不見其緒辯者遠慮不聞其端施
而不屈變化不窮終而復始大明若昏既
以爲人已愈佚盡以治人已益明既以生
人已愈壽盡以教人已愈益（所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既
陽且陰陰而又陽（天之道也）利而

不害與天地同生而不殺與神明通建德流澤常處顯榮辭巧讓福歸於無名為而不恃與道俱行天道既利而不害聖人則為而不爭天人雖異利益是同則天同道吾無間矣

道德眞經指歸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而臣乃欲以耳目之近形容視聽所不及之
妙以有盡之詞述不可既之真臣固不揆而
自知其智有所不及也臣嘗觀明皇爲謨謨
之說而杜光庭猶著廣聖義以申之況臣久
被教育豈以聖作之淵懿難測固敢自後哉
是用自伏而忘其言之不逮也臣江澂謹序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疏義序

恭惟

聖主千帝其訓開明道真爰以清閒之燕取老子道德經句爲之說以幸天下臣屬充賞貢預太學弟子員得以齋心滌慮恭讀聖作臣竊惟言之有用莫如道德之文而老氏五千文猶爲道德之至嘗試觀其言道道中有德德即其言德德中有道約而能散異而能同可以復命之常可以御今之有其言甚簡其旨甚遠蓋非聖人不能與此降周而來爲之

說者殆百有餘家類皆蔽於已見不識道真言之迂踈其志將以尊崇聖道而適爲抵近要非道足以優入聖域而得於神解者或不可與明焉恭惟

皇帝陛下得一以爲天下正抱一以爲天下式體之以見素抱樸推之以治人事天道德之妙固自存乎德行又言而信之使學者知所適歸竊觀聖學淵懿而言之要妙廣大悉備如易之有繫真所謂聖人之文者也然道之出言視聽不足以見聞用之則爲不可既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一

太學生江徽跋

徽宗註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莫二

二

疏義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爲物無乎不在亦無不通天地爲大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圓於域中何莫由斯

道也況於人乎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制字者以道與道路之道同字蓋以人所出入不能外是故也則道者人之所共由可知道之在我之謂德德之在人有生皆全有分皆足有一未形物得以生不藉外而修不因人而致於已取之而已矣豈他求哉楊子曰德以得之制字者以直心爲德蓋所謂德者非謂其得彼也自得而已則德者心之所自得可知耳道無盡而德可脩夫惟無盡故歷古今而自若非時數之

所拘新新不窮未嘗終也經曰道乃久亘萬世而無弊者此也夫惟可修故擴四端之所有更萬形而不易育而充之未嘗離也傳曰德者性之端充一性而常存者此也夫道有升降德有盛衰時方既治則道

莫一 三

降而德盛時之末治則道降而德衰當周之末大道既隱而德又下衰散爲百家之曲說敝於諸子之異論不該不徧不全不粹道術於是爲天下裂爰有老氏念妙道之無傳憫生民之莫悟以清靜爲宗以無

爲爲本法自然之極數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俾誦其書者得以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此其書異乎諸子而爲經也蓋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經如經星之經麗天而不動如織之有經履機而不易道德之常無以異此故謂之經焉觀其爲書該括衆妙廣大悉備而多不過五千餘言其辭可謂簡矣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其旨可謂遠矣學者苟不知因言以究其意得意以忘其言未見其有得

也語曰默而識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道德之常非言音所能該非淺見所能測惟心悟神解自得於言意之表識之以不識而資之深者於是書爲庶幾焉是以聖製於首篇闡發道妙開明士心有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之訓也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徽宗註曰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

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
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
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至道之精
與物相去遠矣故不可以言論仲尼見温
伯雪子目擊而道存者爲是故也莊子載
無始之言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之謂
歟泰初有無無無有無名物成數定然後有
見可名道不圓於物不墮於數視之不得

見也夫孰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道不稱是已無始又曰道不當名此之謂歟且天下之理有所謂可者而不可者已形有所謂不可者而可者已兆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物無常宜事無常非事物之迭盛迭衰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更旺更廢隱化而顯顯化而隱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昔是而今非先迕而後合適時之宜過而不守則以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雖然有名有

實定物之居可言可意言而愈疏道雖不可言有不道之道存焉名雖不可名有無名之名存焉不道之道所謂常道也無名之名所謂常名也常之爲義以其成而不變久而不已也道所謂常經言獨立不改

莫一　五

是已名所謂常經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已彼物之生必有本根而常道常名無所本一根彼物之生本乎天地而常道常名先天地生雖氣有聚散而此無去來雖形有生滅而此無存亡所謂自本自根未有

天地自古以固存也得此道者上爲皇故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夫太初者氣之始元氣之母得以襲之則能遊乎太初矣經所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幾是已可以長生故西王母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夫其始無首其卒無尾者道也能體道則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經所謂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幾是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徽宗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

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疏義曰道之至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雖欲名之不可得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命之曰道特强名爾此道之隱於無名者也所謂道常無名者以此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者有形之大而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一本於道而已所謂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者

以此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亦虛而已則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雖然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則萬物待天地而後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天地待道而後行萬物資始雖本於乾元之大萬物資生雖本於坤元之至推其所以維綱一元者果何物哉同出於道而已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以此此道之顯於有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合則成體散則成始自其本宗言之則隱於無名斯謂之

始自其生出言之則顯於有名斯謂之母言雖異而本則一也雖然天地始者今日是也誠能於道有見則未有天地可得而知矣此聖人所以後天地而知天地之始歟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徽宗註曰莊子曰建之以常无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仕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

徼有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迺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爲天下裂

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之所以爲利有極而歸無無之所以爲用有不離無則無實非無無不廢有則有亦非有建之以常無即不無之無也建之以常有即不有之有也不無之無無適非無不有之有無適非有雖變化無窮而其立不易茲其所以爲

常也莊子載老氏之道術言建之以常無有而其書首篇言之蓋深得有無之理也是以方其滌除萬有雖聖智仁義猶將絶之則不立一物茲謂常無及其建立萬法雖事法形名猶皆存之則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未始有物隱而難知雖有神視莫見其形故其上不皦有見於上小而妙焉則以入乎神而小故也故爲天下之至精常有　事兼該衆美顯而易見職職陳露匿而可爲故其下不昧有見於下

大而徵焉則以出乎明而大故也故爲天下之至變孔子作易於將有爲將有行言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則以自無適有理則然也於三伍以變錯綜其數言非天下之至變孰能與於此則以攝有歸無事則然也常無常有同出於元至精至變一本於神名雖異而理則一也雖然有無一致利用出入在有亦藏在無亦顯曰徵曰妙特所寓爾惟大智觀於遠近知有本非有彼執之而有者無亦寓焉知無亦非

無彼釋之而無者有亦在焉惚兮恍中有象之可見恍兮惚中有物而混成冥有與無以道觀盡則周盡一體無不可者世俗之人小智自私闇於大理或蔽於道之靜則棄有著空淪於幽寂以非無爲無或溺

於道之動則徇末忘本滯於形器以非有爲有或使莫爲在物一曲百家衆技各矜所長此道術所以爲天下裂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徽宗註曰道本無相孰爲徼妙物我同根

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疏義曰真一之原混淪完具無象之體盡無窮惟徼與妙漠然無分則道本無相孰爲徼妙自道而降差數斯覩眛者執我膠物而物我之見生此是彼非而是非之情立不知物自無物我亦非我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根則同也彼亦因是是亦因彼變芸芸而有氣氣則一也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斂萬殊會於一原果孰有孰無耶故

同謂之玄世之惑者以無爲真以有爲妄
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無即妙有有
即真無名相反而實相順爾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徽宗註曰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
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
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
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
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
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

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疏義曰風生木木生肝在天爲玄在人爲道道生一故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一生二故玄升而入入而生神神之爲用無方無體周遍無外輕清爲天待是而運重濁爲地待是而處冲和氣者待是而靈以至萬物職職皆待是而咸昌焉則妙萬物者無非至神所以生神者一本於玄故爲衆妙之門也蓋出則大而赤入則小而玄小而

妙謂之玄以入而小故也若所謂玄德以德之入而小也若所謂玄冥以入乎冥而小也玄雖小而妙猶未離乎色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莊子所謂玄天則玄者天之色也玄之爲色有赤有黑赤爲陽黑爲陰萬物負陰而抱陽而玄能陰能陽則凡域於陰陽者果能外此乎又況所以爲玄者哉所以爲玄是爲玄之又玄列子所謂色色者也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盡在是矣雖然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

以此首篇者易之爲書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以言入道之序攝用歸體也老氏之書以歸根復命爲先蓋以言行道之頓從體起用也易託象數以示神老氏同有無以示玄言雖不同而相爲始終雖設教不倫其揆一也

莫一

十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徽宗註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

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疏義曰天下無二道自其同者視之美惡

之名俱泯一性無性自本觀之善惡之端不立然有上而下爲之亞故有美而惡爲之對有左而右爲之亞故有善而不善爲之對欲有彼而無此是欲有陰而無陽也奚可得哉世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以神奇爲美以臭腐爲惡而美惡容心以此爲是以彼爲非而善否相非殊不知大化無常瞬息不停正復爲奇善復爲妖臭腐神奇迭運更化初無美惡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或是或非隨得隨失初無善否一生一

殺一亏一奪亦相分也亦相繼也烏可以差殊觀哉惟聖人覺此而冥焉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雖無爲而不廢於有爲體真無而常有也雖事事而一出於無事即妙用而常無也夫然故泯好惡於一致而付是非於兩行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爲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爲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恢詭譎怪道通爲一雖欲簡之不可得也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徽宗註曰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

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
倏化而无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
若无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宫而宫動鼓角而
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
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疏義曰太易之先一氣未見渾淪完具玄
未判離萬象所以同體也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道立於兩有對有待物物所以爲對
也真常散而爲群變一致分而爲百慮同

歸別而爲殊塗未有逃此大對者是以申於東南則無動而生有屈於西北則有極而歸無一有一無若循環然有無之相生如此先難者後必易多易者終必難有無之險之難爲天下之難事則知行地之易斯無難矣難易之相形如此布指知寸布手知尺非尺之長無以見寸之短所謂長短之相形也山殺瘦澤增肥非山之高無以見澤之下所謂高下之相傾也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則聲舉而響應矣此聲音之相

和也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則形動而影從矣此前後之相隨也自其理其事其形其勢以至其聲其數分而爲陰陽列而爲四時散而爲萬物無非六對者俄造而有有生於無也倏化而無物不終有也襲諸人

間知有爲之匪易退藏於密覺無爲之非難登高不可以爲長長非有餘性長非所斷也居下不可以爲短短非不是性短非所續也高高在上固非人爲天之自高也隤然處下亦非或使地之自下也以聲律

相召則或宮或角隨鼓而動其隨序相理則四時長幼各有其倫凡涉於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不離於道而於道相去遠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徽宗註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疏義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無爲之事則爲出於無爲是乃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蓋用天下則已接於事矣惟本於無爲則雖事而未嘗涉爲之之迹舜之不事詔而萬物成其得此也脩道之謂教不言之教則以身教而人從之是乃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蓋設教則既交於物矣惟出於神道則雖教茅嘗發言之意王駘立不教坐不議其得此也且無爲則真有爲則僞從事於務涉於人爲果且無成

與虧乎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上說下教
强聒不舍未免乎有當有愆矣聖人朝徹
見獨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於事則無爲而
成於教則無言而心悅舉天下萬物之多
曾不足以芥蒂其胷次彼六對者烏能爲
之累哉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
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徽宗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
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

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

疏義曰以一身對羣動之至以一心膺萬務之求物或採之不得六出事或迫之不得不動如鑑焉應而不藏如谷焉虛而能受妍醜美惡無所辭也若是則其於泛應酬酢蓋有餘裕矣苟或猒紛趨寂懼有樂

無則物何自而開務何自而成天下何賴焉是之謂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而生生化化者不尸其功自形自色而形形色色者不擅其成有形者以形自奮有性者以性自適認而有之則亦惑矣是之謂生

而不有聖人應世無心而已其鑿萬物非有心於鑿之也凄然似秋而綽乎其殺故殺之而不怨其澤萬世非有心於澤之也煖然似春而與物爲恩故澤及萬世不爲愛人天無不覆吾有道以覆其所覆地無不載吾有道以載其所載一根芟之細若與之扶踈一蜾蠃之微若與之承翼雖非物刻而雕之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若刻雕衆形焉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夫鑿萬物也澤及萬世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也

未免乎爲矣然而不爲戾也不爲仁也不爲巧也則爲出於無爲而不恃其成矣是之謂爲而不恃四時殊氣運而無止戊出則丁藏甲旺則癸廢相爲消息相爲盈虛過而不留天道已行矣聖人與天爲徒蕩蕩乎民無能名而巍巍乎其有成功雖無意於立功而天下歸功焉方將去功與名還與衆人不以爲已私分夫豈認以爲實而固有之哉是之謂功成不居停燈於缸前焰非後焰借明於鑑今形非昔形以往

者爲古以今者爲今心未及言所謂今者已遷而爲古矣以有居則有去也蓋神無尸而無居尸焉而居人爾惟聖人執神而固不傾於物故在已無居物莫能遷不係累於方來知適來時也不留情於既往知適去順也曾何加損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莫一　十六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徽宗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阬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疏義曰尚者別而向之之謂以賢爲尚則愚智相欺善否相非民始惑亂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所謂舉賢則民相軋也貴

者曰而人之之謂以貨爲貴則歆羨之心生不足之慕起見得忘形見利忘真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阬所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惟不以賢爲尚則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民各定其性命之分

孰肯內于外大以爲夸其行不正而爲跂哉各止其所而無所爭斯已矣莊子所謂削曾史之行天下之德始玄同者此也惟不以貨爲貴則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肯有見於豈而爲覬有

見於俞而爲覩哉舉滅其賊心而不爲盜斯已矣莊子所謂擿玉毀珠小盜不起者此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徽宗註曰人之有欲史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氷故其心則憒亂僨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

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六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疏義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所見無非欲者聖人見道不見物故所見無可欲者所見無可欲者則以所見勝所睹也是以靈臺有持而外滑舉消所見無非欲者則以所覩勝所見也是以逐物忘返失真湛僞蓋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是人之所欲也妄庸之人不知五色亂

目五聲亂耳五味濁口五臭薰鼻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累於厚利者以身徇利累於名高者以身殉名若伯夷與盜跖一則死名一則死利凡以見名利之可欲故爾其熱焦火得之則喜其寒凝氷失之則懼不能操之而存其心至於憒亂債驕而不可係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豈不惑哉聖人異乎此不就利不違害知利害之同源不榮通不醜窮以窮通爲一致欲慮不萌一毫不攖吾

心湛然物莫能搖感而遂通能定能應止而無所礙不膠於靜動而無所逐不流於動覆却萬方陳乎前不得以入其舍孰能亂之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得此矣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徽宗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臭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

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强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猒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

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
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
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
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常衰是
之謂强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
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
命之分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
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
疏義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古人之貴夫虛也如此是以遠取諸物如谷之應鑑之照管籥之受近取諸身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皆以虛故也蓋虛者實之對實則有礙虛則無間外之萬物內之一身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以不能無間故爾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兼愛無私則一視而同仁推此加彼則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無所事擇付之自爾無所去取遣息衆累而冥於無有夫何容心哉若舜之聰明文思堯非不聞也

必待師錫而後舉之若鯀之方命圮族堯非不知也亦因衆舉姑以用之蓋聖人無心因物爲心則舜不得不舉鯀不得不用也何則虛非無也無實而已心無所不包意其有而非有實無所包意其無而非無

則心本虛矣惟盡心之本而致虛之極則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豈賢之足尚哉務内觀者取足於身務外游者求備於物求備於物則常憂不足取足於身則歆羨不起聖人

不利貨財不貴異物者以取足於身而實其腹故也實其腹則收視反聽精神內守故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貨之足貴哉此聖人爲腹不爲目也在心爲志則志者心之所之也形以骨爲體則骨者體之所立也志强而不弱則以顯爲是或殉名不息以富爲是或逐貨無猒自伐而無功自矜而不長其去道也遠矣故欲弱其志骨弱而不知强則行流散徙而中無所守與物刃靡而外無所勝胥淪溺而不返倀

張猶莫知所適從其何能自立乎故欲强其骨聖人之用志卑以自牧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持後處先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雄守雌而物莫能勝知榮守辱而物莫能汙弱其志者知此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

莫一

善建而不拔也固以執之萬物莫能傾善抱而不脫也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不壞

二十一

之相與天地爲常若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强其骨者如此多知爲敗故使民無知養心莫善於寡欲故使民無

欲同乎無知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德不離矣同乎無欲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謂素樸矣素則不雜樸則不散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在天下民得其性斯已矣孰使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汩性命之情哉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徽宗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忮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

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九官咸事俊乂在服豈以知爲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

疏義曰辯者不敢騁其詞無所用言也勇者不敢奮其忮無所用力也能者不敢矜其材以不使能故也智者不敢施其察以不用智故也黜聰明去機械省刑罰凡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者皆禁而止之雖有知者孰敢爲耶若舜之時皐夔稷契之徒九官咸事而百僚師師俊乂在

服豈務閒閒之小爲察察之明以智爲鑿
哉聽倡而行視儀而動行君之命致之民
而已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絶物而恝然
自立于無事之地哉爲出于无爲而已萬
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
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
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
治者哉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

則鳥獸草木遂其性
疏義曰治天下者一於無爲而不知有爲
則若聚塊積塵無爲而非理一於有爲而
不知無爲則若波流火馳有爲而非真夫
惟有爲不離於無爲無爲不廢於有爲而
爲出於無爲其於治天下有餘裕矣豈棄
人絶物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今夫形
而上者謂之道自道而降莫逃乎物則萬
物之變在形而下矣惟明乎物物者之非
物則與道無間總攝萬殊同於一理立乎

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也是以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經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已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楊子所謂君人成天地之化是以故仰觀於天則盈縮有常數伏見有常度在上

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俯察諸地則飛是動植各得其宜下治則鳥獸草木遂其性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既已治矣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太學生江澂疏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徽宗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强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冲氣冲者中也是謂大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予之道之用無適而

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
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道之體
猶如太虛包裹六極何盈之有
疏義曰道可傳而不可受以可傳故有情
有信所以有用一根荄之細若與之扶踈

莫二

一蠛蠓之微若與之承翼非情乎寒暑待
此以徃來而不忒其時庶物待此以生育
而各從其類非有信乎以不可受故無爲
無形所以不盈淵乎其居而湛然不撓澹
乎其清而寂然不動非無爲乎昏昏默默

而視之不見窈窈冥冥搏而之不得非無形乎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蓋陰止而靜萬物負之陽融而享萬物抱之然師天而無地則偏乎陽而失之過師陰而無陽則偏乎陰而失之不及必有陰陽之中者强不失之過弱不失之不及冲氣是已冲之爲氣天一爲之本天五爲之中則冲者中也中通上下是謂大和道之致用乃在乎此是以高者抑之以損其過下者舉之以補其不及有餘則取之故大

而不多不足則寻之故小而不寡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如此故曰道冲而用之盖冲則非盈有用則非虚也非盈也是以注焉不滿非虚也是以酌焉不竭夫惟道非盈虚所能該故善貸且成而其用不窮

莫二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猶如大虚包裹六極無有端倪不可爲量數豈器之所能囿哉何盈之有

淵兮似萬物之宗

徽宗註曰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

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疏義曰莊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蓋淵水反流全一深靜而平內明外晦雖鯢桓之與流止常淵然自若測之益深窮之益遠可謂虛也波之非惡湛之非美可謂靜也道之體似之惟虛故足以該天下之羣實

惟靜故足以攝天下之羣動不物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也不化而能化化化一化之所待也故似萬物之宗丈子曰虛無愉恬萬物之祖也義與此合雖然道偶而應本無所係行於萬物物自宗之其曰萬物之宗亦似之而非也

莫二

三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也內誠不解形諜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疏義曰銳如火之銳不可長保也故傷紛如絲之紛多緒不一也故雜挫其銳則不

立圭角渾然而已孰與動爭莊子所謂以深爲根是已解其紛則靈臺有持外滑擧消孰能亂之莊子所謂以約爲紀是已火合并爲光惟和而無別則葆之而不露韜之而不發未嘗揚行以悅衆也莊子於刻意篇有曰光矣而不耀以言用其光而分夸耀之迹然後爲合天德故也是之謂和其光麤而非妙塵所由生惟同而不異則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未嘗崖異以自處也莊子於庚桑楚篇有曰與物委蛇而同其

波以言衛生之經在乎與物宛轉而不在乎離世異俗也是之謂同其塵若夫內誠不解未能忘心形諜成光未能用晦舍者與之避席又未能自埋於民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未能去智脩身以明汙

未能若愚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又未能我獨若昏豈同其塵之謂歟蓋兌者金利用之時故銳徙之以銳也則有時而毀折能無傷乎惟有以挫之則銳斯鈍矣孰能傷之然則挫其銳聖人所以處物不傷物

物莫之能傷也紛以絲爲之所以分垢汙合則成體分則多緒能勿擾乎惟有以解之則雖紛而封無內外之韄思慮不萌機械不作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其舍然則解其紛則不謀烏用智不斲烏用膠萬物無足以饒心也若是則不自矜也故無泰色不自伐也故無驕氣有異無乖如中庸所謂和而不流守一處和如列子所謂大同於物泯應酬酢無往不當所謂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

湛兮似或存

徽宗註曰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憒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疏義曰心者神之舍於五行爲火方其有心猶火之緣物顯照也及其無心猶火事已而見灰也心若死灰則無心故爾草木有生而無知木至於槁非特無知又無生也身若槁木之枝則遺生忘我故爾是以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所謂大定持之而循

莫二

五

有照也若然則非作非止憺然若亡而存非有非無油然不形而神湛然常寂於其存也似之而非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豈滯於一曲而言之哉湛乎似或存此其道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徽宗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

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義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一物之始見帝出乎震則帝者神之應物入於不生故無相可求墮於有生故有象可見物生然後有象也萬物之出帝則出而不辭萬物之入帝則入而不違帝出而後妙物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物之尊故爲群物之始然象也帝也一出於道則道實先之矣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天在天成象

道生之帝以妙物道神之則舉天下萬物之多孰先於道者雖然道無色也故視之不見無聲也故聽之不聞無形也故搏之不得雖有乎出其出無本無旁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與莊子所謂不知其誰何同意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徽宗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

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
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
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
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有心於愛人則
其愛不博有心於利物則其利不周蓋以
仁爲恩未免於有心故也且原恩之所起
常本於害要害之所止必常出於恩有害而
恩隨之有恩而害繼焉自然之理也天地
無心於萬物聖人無心於百姓常因自然

而不益生故無所不愛亦無所不利受施者不報蒙澤者不謝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仁烏得而名之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已猶之芻狗焉其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用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徽宗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在道爲一

偏物為一曲

疏義曰橐之能容籥之能鳴二者皆虛而能受受而能應者也隨感隨應果有窮乎天地之間一氣潛運周遍無外至無以供其求猶之橐籥也一物實之無適非礙天地之大豈蔽於一偏滯於一曲哉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徽宗註曰虛已以遊世則況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匱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

累者此也

疏義曰天地之大聖人法之虛其體也自其用也攝用歸體故寂然不動萬物莫如以傾其固以之況應有不當乎從體起用故動而不窮既已與人已愈有以之運量果有匱乎虛已以遊世必迫而後動故終身言而無失言之愆無不爲而無有爲之僞其於應帝王蓋有餘裕矣莊子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者此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徽宗註曰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疏義曰凡樂皆出於虛籥之爲器律度量

衡所自出樂之本在是焉故詩稱以籥不僭者謂此所謂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者也聖人得言之解鳴而當律有問而應之無不異此若孔之欲無言孟子以好辯爲不得已者爲是故也彼不能忘言

之人又離曼衍辭至於數萬書至於五車是辯者之囿也雖多亦奚以爲守中者不然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愼其外而無外韄之繁閉其內而無內韄之繆目無所見收其視也視乎冥冥耳無所聞反其聽也聽乎無聲復以自知而天地之心坦然可見守此勿失雖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奚以譊譊爲哉蓋中通上下有之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言之畢不出於此即多言以交之不如守中之愈也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

徽宗註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爲一不麗于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

疏義曰盛極則衰衰極則盛有形者然也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有數者然也既已爲

物矣未有逃乎形數者此所以有生者必有死也一陰落乎下一陽徂乎上未離乎陰陽者莫不皆然谷神則異是矣受而不積應群動而常虛陰陽不測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爲一不可以形求不可以數索彼形有盡而此無盡彼數有終而此無終化出萬有生生不窮所謂未嘗死者是已如彼日月一往一來運行不息如彼維斗一南一北斡旋不忒又焉知其所終哉

是謂玄牝

徽宗註曰萬物受命旋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无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疏義曰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之所稟者誰歟谷神是已物生成理謂之命形之所賦者誰歟玄牝是已虛而善應視之不見其形谷之用無相也圓而常運索之莫知其所神之體無方也物之所受命者在是矣

赤黑爲玄故易稱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也陽爲牡陰爲牝故易稱坤利牝馬之正則牝者地之類也物之所成形者在是矣谷神玄牝異名同實自其常存言之則謂之谷神所以況至道之常自其生出

言之則謂之玄牝所以明造物之妙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徽宗註曰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

已故於此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者孰得而見之

疏義曰物之生也其出無本故莫見其根其來無迹故莫見其門惟聖人視人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則自本自根而爲衆妙之門者知之如視矣故直指本宗明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所謂萬物有乎

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者此也且天辟乎上地辟乎下人處其中則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則物與天地烏可以先後觀哉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特道之序爾夫天天地

莫二

所從出者名之爲玄牝則先天地生者果

十二

可得而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徽宗註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

造任一氣之自運倏爾地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疏義曰綿綿者不絶之謂若存者不亡之謂經言湛兮似或存幾是已至道之極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惛然若亡而存可謂自古以固存也猶火之傳焉因薪顯照緣盡復入薪雖盡而未始有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然而天積氣爾萬物之所資始然天之造物任一氣之自運非致

力以造之也地積形爾萬物之所資生然地之化物委衆形之自殖非致力以化之也大哉乾元以易而知至哉坤元以簡而能妙用所具不假施爲自然而已何勤之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徽宗註曰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

爲山岳融爲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烏能長生

疏義曰輕清爲天以圓而動故其體穹窿而位乎上重濁爲地以方而靜故其體磅礴而位乎下天以氣運乎上則日月也星辰也皆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凡戴天者皆

其所覆焉地以形處乎下則山岳也川澤也皆積形之成乎地者也凡覆地者皆其所載焉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無心於萬物故確然示人以易而其運不息隤然示人以簡而其處不已此天地所以能長且久也苟或任機械恃智巧簡髮數米物刻而彫之是有心於生物也焉得力而給諸天地之神明殆將可以數推可以智測覆載之功淺且薄矣若是則有待而生與物

奚擇哉夫惟不自生而冥於不生之境所
以能長生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徽宗註曰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
乎天地之中達而爲三才者有相通之用
莫二
辯而爲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爲三靈
十三
者有無不妙之神然則天地之與聖人咸
得乎道而聖人之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
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
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

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在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寺陰陽之和外死生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爲一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其効歟

疏義曰天職生覆故運乎上地職形載故

處乎下聖職教化故位乎天地之中焉以其用相通故謂之三才以其體各立故謂之三極以其神不離故謂之三靈即是以觀天地之與聖人迹雖異而道則一而已聖人之治身不可他求觀諸天地斯可矣

故此章先言天地而繼之以聖人也蓋不自生則忘生也不自有其身則忘身也忘生而長生忘身而身存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自後者人先之故人皆取先已獨取後經所謂欲先人

以其身後之是也川澤納汙國君含垢故受天下之垢經所謂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是也凡此皆後其身者也惟後其身則以柔弱謙下爲表而不與物爭夫惟不爭則虛已以遊世孰能害之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身先之道也是之謂後其身而身先倀倀而往者不避川谷險易之利人所爭也今則在塗不爭險易之利違寒就溫者自然之性陰陽之和亦所爭也今則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悅生而惡死嚮福而避

禍人之情也今則外死生遺禍福此無他
知身非我有而四肢百骸將爲塵垢故能
大同於物而不自有其身也若然則寓百
骸象耳目而神未嘗有所困物孰能害之
是之謂外其身而身存人莫重於一身聖
人治之尚且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
而不違知其來不可圍過之而不守知其
去不可止不累於形而體性抱神與人爲
徒以遊世俗之間形將自正物我爲一長
生久視而與天地並則先天地生而不爲

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又何難焉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徽宗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道者爲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無私
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
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莫二 十五
疏義曰天地者有形之大也其異於萬物
者以長久故也聖人之於民類也其異於
衆人者以常存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所以生生而長

久聖人所以保位而常存以無私故也橫私於道不得道道者爲之公焉其能無私以體道故也韓非曰自營爲私背私爲公夫不自生也外其身也豈自營哉所以致長久而身存也是之謂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徽宗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

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自其未見氣言之
則非陰非陽者道也萬物負陰而抱陽自
其行於萬物者言之則不離陰陽者亦道
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物而言之爾
自道而降人之可欲唯善爲先則繼之者
善也夫道一而已既已謂之善則分於道
矣其相分也乃相繼也故莊子曰離道以
善蓋善名既立則渾全既析而道之體虧
然而九疇以五行爲初五行以水爲先則

天一生水離道未遠也雖瀲而不失其監淵而虛也澄之而鬚眉可燭靜而明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然則上善若水異乎天下皆知善之爲善者矣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徽宗註曰融爲雨露萬彙以滋凝爲霜雪萬寶以成疏爲江河聚爲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徃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

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爲近幾近也

疏義曰天一生水周流無際其在天也陽氣勝則融爲雨露敷施以生物而萬彙以滋陰氣勝則凝爲霜雪刻制以成物而萬寶以成其在地也疏爲江河聚爲沼沚包之反流全一爲泉之深視之不見水端爲海之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而其養不窮萬物皆往資焉不匱而隨取隨給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其善利萬物在天爲雨露之

類而萬物蒙其澤在地爲淵泉之類而萬物受其施然其性解緩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則於道爲近蓋幾也幾者動之微幾動而未至特鄉所至爾故幾訓近幾於道則近於道故也

居善地

徽宗註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疏義曰水曰潤下故由地中行盈科而後進故流而不盈也

心善淵

徽宗註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
疏義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測之而
益深也千里之廣不足以舉其大窮之而
益遠也

與善仁

徽宗註曰兼愛無私施而無擇
疏義曰霜露所墜無有遠邇極地所載咸
被其澤可謂兼愛無私施而無擇矣

言善信

徽宗註曰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

疏義曰學海而至于海所謂避礙而通諸海也萬折而必歸於東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

政善治

徽宗註曰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之理無容心焉故無不治

疏義曰以出以入就鮮潔則汙者潔之也主量必平則險者夷之也若有央行之以

順物之理無容心也夫然故澹然無治而無不治矣

事善能

徽宗註曰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爲平無能者若是乎

疏義曰流行順理故因地而爲曲直隨取隨應故因器而爲方圓搏之可使過顙激之可使在山而其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則趣變無常而常可以爲平也無能者若是乎

動善時

徽宗註曰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氷史諸東方則東流史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疏義曰時方在春陽氣發於上則氷解而爲水陽釋之而泮也時方在冬陰氣極於上則水結而爲氷陰凝之而氷也不滯於一隅不膠於一曲史諸東方則東流史諸西方則西流因物而動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徽宗註曰聖人體道則治身惟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爲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夫無爲而寡過者易有爲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爲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

疏義曰聖人應世其自爲則體道以在已

故治身惟長久之存所以與天地並其爲
人則兼善天下故利物處不爭之地所以
其動若水焉莊子曰有而爲其易耶易之
者皞天不宜蓋君子將有爲必先齋戒以
神明其德則有爲不可易也夫無爲則入
而與物辨欲寡過則易有爲則出而與物
交欲無患則難既以利物爲事是未免有
爲也則其於無尤難矣蓋又宜右上而左
乙宜左屈而右皆所以爲尤惟上善利物
若水之性上下屈伸無左右之偏雖利物

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莫能與之爭萬變常一物無得以勝之故無尤矣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同義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徽宗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

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疏義曰物有常量故盈者斯溢亦有常勢故銳者斯挫則盈必有虧萬物之理也苟不知行巽之權持後以處先用謙之柄執虛以馭滿消長代謝與時俱化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傳曰得道者能持盈而不傾蓋異此矣以一身對群動以一心膺萬務將殫聰明竭思慮以應之則終藉膠錯日投其前

雖有至智或不足以周事情以物之變无窮而人之智有盡故也蓋敝精神而妄億度是爲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心勞而日拙所謂道之華愚之始也以智爲鑒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雖得之必失之可長保乎傳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此之謂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徽宗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

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爲已處顯夫豈金玉以爲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

莫二

二十一

疏義曰自券之內無適非真自券之外無適非僞金玉富貴皆券外之物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必得與失常相仍則不可恃而有者也蓋所寶在我則無徃而不存

所寶在物則隨得而隨失寶金玉者累於物物之去不可止能無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體恭者君子之德驕淫矜夸者將由惡終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人所違也能無患乎故自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共利之為悅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樂道而忘勢夫豈貴難得之貨金玉以為寶以名利為心富貴之足累乎故有萬不同皆備於我至富國財并焉彼晉楚之富非此所謂富也宰制萬物

世莫能先至貴國爵并焉彼趙孟之貴非
此所謂貴也其貴無敵其富無倫亘古今
而常自若也是以道不渝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徽宗註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
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驕
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
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力成者去是天
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

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疏義曰功累之至於高功之成也然有時而隳焉名修之至於全名之成也然有時而虧焉仰觀諸天日爲陽之主月爲陰之

宗日月運行猶有虧缺況儻來之功名乎聖人達萬物之理知成已俄壞覩咸壞之相因知盈極必虛識盈虛之有數非得人之得而超然自得能不累於物而不物於物謙冲持滿無復驕盈之患消息盈虛與

時偕行視富貴如陰影集身蚊虻過前曾何以爲累哉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今夫戊出則丁藏甲旺則癸廢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苟知進不知退進退不已知存不知亡保其存而不變知得不知喪既得而患失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蓋有居則有去功成名遂身退則功成不居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執臣之道者可不念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三

太學生江澂疏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徽宗註曰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

復滯於魄哉

疏義曰魄色所生也其字從白白陰色也入而不變無所之焉則麗於體而有所止矣故老氏於龜言營營言有所止也龜氣所主也其字從云云陽氣也出入合散精

神應之則託於氣而無不之矣故易於龜言遊遊言無不之也聖人以神御形不使神爲形所累以龜制龜不使龜爲龜所拘故神常載龜而不載於龜如車之運百物載焉積中不敗如時之行寒暑往焉人物

乘之心有天遊超然出乎塵垢之外而周
盡一體異乎狹其所居者六徹相因自目
徹至於智徹而充塞無外異乎六鑿相攘
者知天地與我並生而能外天地知萬物
與我爲一而能遺萬物出入六合經緯萬
方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拘於形體而滯
於鬼哉
抱一能無離乎
徽宗註曰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
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

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常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四達並流無

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竟反從鬼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聖人則不然載

鬼以通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
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濡執
知其所始執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
疏義曰道生一一曰水故天一生水於物
爲精一生二二曰火故地二生火於物爲
神物均有氣而精神爲氣之始物均有數
而精神得數之先則精神生於道矣以昭
昭生於冥冥故也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四
時散精而爲萬物則形本生於精矣以有
倫生於無形故也善抱不脫守而勿失則

執神而固與神爲一故精與神合而不離蓋以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故也以精集神而不搖其精故精全而不虧以神使形而抱神以靜故神用而不竭以形存神而神將守形故形生而不敝精全而神全神全而形全如日月麗乎天而能久照如草木麗乎土而能有立未嘗離也且人之有生精爲身之本精具而神從之則因精集神體像斯具也精出乎至陰精爲水陽神爲火水火本無

象也以鑑燧求焉而水火自至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可知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則我身之與天地其本一也然則上際下蟠化育萬物名為同帝理亦宜然柰何倒置之民大愚而終身不靈重外輕內忘本逐末役已於物失性於俗中心營營不得須臾寧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蘭然疲役不知其所歸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不能以精攝魂魂反從魄不能以神御形形反累神不能自別

於物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不然
載鬼以通作則契理抱一以守靜則合道
無視無聽惟神是守而抱神以靜不虧其
神愼守汝身而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
而不變其大無外處乎淵泉而不濡其小
無內迎之不見其首孰原其所始隨之不
見其後孰要其所終皆一之精通而然也
故莊子曰聖人貴精舜之戒禹其曰惟精
惟一其知此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徽宗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楊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

莫三

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僨驕而不可

四

係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强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

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爭不在

疏義曰易於繫辭言夫乾其靜也專乾之所以專以靜故也則專者靜而不雜之謂楊雄於太玄言和柔足以安物柔之所以安物以和故也則柔者和而不暴之謂且人生大化有四其在嬰孩欲慮未充其居也非有意於止也故居不知所爲其行也非有意於動也故行不知所之直情任理無機械之心而不藏是非美惡焉故其氣

靜而不雜可以致和而不暴蓋志爲氣之帥志壹亦足以動氣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知專氣本於心之一而不變而已一而不變則萬物無足以撓心而氣自專矣苟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

莫三

蹶趨之不正心至于僨驕不可係是猶强梁者不得蓄死尚能如嬰兒乎聖人虛已以遊世凡橫逆之來視之如虛舟飄焉故能守柔而心無使氣之强則與嬰兒奚擇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五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蓋至大所以配道至剛所以配義孟子言至剛主行義言之論氣之用也老氏言致柔主復性言之論氣之本也若關尹取其純氣壺子取其衡氣言各有當亦若是而已古之道術无乎不在者以此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徽宗註曰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識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過而弗悔當而不

自得也何疵之有

疏義曰古之人以未始有物爲未至必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然後爲至以滌除萬行而不有也以此洗心孰有一毫之攖以有言有迹非真必至於忘言息迹然後爲真以玄覽妙理而默識也以此退藏於密孰有言爲之累若是者體純素而不累無所與雜而不虧其神乘時而爲雖過也於時不得不過故過而不悔循理而動其當也於理不得不當故當而不自得何疵

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徽宗註曰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
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爲也難矣聖人利
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
已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莫三 六
疏義曰愛人利物之謂仁以仁愛民則有
愛利之心矣是是非非之謂智以智治國
則有是非之心矣施教化固未能棄事修
法則固未能息迹以此善一世皆未免乎

有爲其於無爲難矣聖人不然雖有爲而不離於無爲而爲出於無爲故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初無心於愛民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初無心於治國故無爲也用天下而有餘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徽宗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未嘗勝物而常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

猷能爲雌於是乎在

疏義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蓋雄以剛勝物雌守柔而已知雄而守雌則不以剛勝物而能守柔也故爲天下谿蓋谿下地流散所聚故也聖人兆於變化動而以天行則體天道之變化矣一卷一舒一啓一閉與時遷徙則卷舒啓閉不違其時矣知柔知剛知微知彰一寓諸庸則柔剛微彰惟其所用矣知持後而處先未嘗先物而嘗隨物知守柔而能强未嘗勝物

而嘗下物故好之無斁天下樂推而不猒
能爲雌於是乎在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徽宗註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義
疏義曰真知無知而不知乃知故能無知
也而無不知也荀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
愚聰所以作謀明所以作哲聖則事無不
通智則物無不知聰明聖智可謂明白四
達矣然而至人洞徹無窮而嘗若昏焉昭
曠無外而嘗用晦焉可謂守之以愚也非

能無知而何昔郤雍視盜文子知不得其死顏子如愚仲尼稱亦足以發然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其得持滿之道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斁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

物庶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于北則與物辨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配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疏義我曰神妙物而不測惟聖人存之則與神爲一化因形而移易惟聖人知之則與

化爲一人存神知化以與道同體故也惟與道同體則與天地合其德而爲萬物之所係雖天地神明足以配之萬物雖多足以育之無不可者是以其生之也以遂其性所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其蓄之也以

極其養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也雖兆於動出然自生自化以萬物爲芻狗未嘗有愛人利物之心焉孰有之哉故生而不有雖效於變化然民日遷善不知爲之者未嘗有自矜自伐之行焉孰恃之哉故爲而不恃雖見於統一然主治自我而大制不割未嘗有刻制之巧焉孰宰之哉故長而不宰夫生之者常失於有而有之而能不有爲之者常失於恃其成也而能不恃長之者常失於宰制雕琢而能不宰則以

微妙耽冥不可測究出於有物之表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也非德小而妙孰與於此故曰是謂玄德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天之色也春爲蒼天則玄者天道之復冬北辨之時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爲德

妙而小焉天道已行矣非玄不足以名之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徽宗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无變化藏於不累如鑑无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疏義曰即至神以觀之意其有而非有意其無而非無冥有與無而利用皆所自出入則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也即陰陽萬物以觀之顯而可見斯謂之有幽而不測斯謂之無別有無於異相在有爲

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故三十輻共一轂埏埴以爲器鑿戶牖以爲室皆顯於有者也車與器室利在是焉然車之所以運器之所以盛室之所以虛果何物哉妙用出於至無而莫覩其端倪變化藏於不累而莫窺其畛域如鑑無像因物顯照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固非有也亦非無也應物而不傷斯已矣至人用心每解乎此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徽宗註曰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无木撓而水潤火燥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以爲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无也而世莫覩其迹故其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

疏義曰有則有礙無適非實無則無間無

適非虛實故具貌像聲色而有質有之以爲利故也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無之以爲用故也目道而降域於兩間形而上者不離於有在無亦顯也故道以器顯無不廢有形而下者不外於無在有亦藏也故器以道妙有必歸無散爲五行水火爲用金木爲器土穀爲利木撓而水潤火燥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凡在天地之間孰不資焉故人賴以爲利降於域中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

有機緘而不得已若運轉而不能自止孰尸之者皆天也故世莫覩其迹焉雖然無即妙有有即真無有無相生若循環然天地之大秋毫之小未有逃此者即車之運器之盛室之容以明之凡天下之物所以運所以盛所以容可以類知矣老氏於斯三者推而明之舉一以知萬故也

莫三

十二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徽宗註曰目圍二焉其見者性也徹而爲

明則作哲足以斷天下之疑耳藏一焉其聞者性也徹而爲聰則作謀足以通天下之志覩道之人无形之上獨以神視无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者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故目淫於五色耳淫於五音而聰明爲之衰其於盲聾也何辯

疏義曰離再索得女外奇內耦其象爲目則目圍二也取諸八物爲火火則其光外景故在性爲見目徹爲明明以作哲故足

以斷天下之疑五色孰得以亂其明坎再索得男外耦內奇其象爲耳則耳藏一也取諸八物爲水水則其明內燭故在性爲聞耳徹爲聰聰以作謀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五音孰得以汨其聰覩道之人解爭此造見見之妙無形之上獨以神視故能見不見之形造聞聞之妙無聲之表獨以氣聽故能聞無聲之聲無所不見無所不聞視聽不用耳目而所見所聞無適非真曾何聲色之足蔽哉世之人所見不能勝所

睹不知聞和於無聲役耳目於外物之累悅明而淫於色孰知天下之正色悅聰而淫於聲孰知天下之大音作聰明而聰明日衰則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其於聾盲奚擇雖然人者自盲聾耳爾豈聲音

之能聾盲人哉

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徽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五味人之所同嗜也而厚味實腊毒故令人口爽人之生也形不盈伐而心侔造化聖人之

心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世之人從事於田獵而因以喪其良心不足以自勝可不謂大哀也耶

疏義曰人食芻豢麋鹿食薦蜚蠉蛆食蛇鴟鴉嗜鼠四者孰知天下之正味所謂正味即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是也人皆知味之所味者有同嗜而不知有味味者存故以芻豢稻粱爲足美然而厚味宴腊毒雖可以養口體而失其大體矣此五味令人口爽也蓋爽差也口爽則失其所謂正味

矣且人之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則形不盈仞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則心侔造化也聖人盡心之真動而緯萬方則周流無閒靜而鑑天地則旁燭無疆方且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尚何從事於田獵之間

莫三

爲哉昧者不知自勝爲强徒以習馳逐爲

十三

務或蹶趨以動其心而不能自得良心亦從而喪矣可不謂大哀耶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徽宗註曰利以養人而貨以化之故交利

而俱贍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貴異物賤用物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貴難得之貨則至於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何行之能守故令人行妨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孔子之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之妨行如此

疏義曰先王懋遷有無化居所以阜通貨賄使交利而俱贍也蓋利所以養人而化之則為貨故交利而俱贍難得之貨衣之不可衣食之不可食苟以是為貴則至於

決性命之情而饕餮富貴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欲民安性命之情惟行之爲守難矣然則聖人不貴異物賤用物者無他欲人之安其分而無所奪也是以捐金於嶮巇之山投珠於五湖之淵不貴難得之貨使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孰有行妨者哉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則以動不爲利正大人之行也孔子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以喻於利非君子之所爲也莊子所以欲擿玉毀珠而貴夫不利貨財者以此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八卦坤爲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爲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无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爲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疏義曰坤厚載物含萬物而化光近取諸身則爲腹以厚載而容也外陽內陰明兩作爲離近取諸身則爲目以外視而明故

也厚載而容則未嘗有擇收而積之亡處亡塊故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不能無辨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故有所不及聖人泯是非一好惡以天下爲度故取此能容之腹無所決擇無所去取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也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心有眼則開人而賊生也故聖人不爲目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累則患莫大焉以富爲是者不能辭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辭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茲寵辱所以若驚歟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懽之喜交溺於心茲大患所以若身歟

疏義曰寵者人之所榮在下之道也貴者人之所累在上之道也居寵而以爲榮則

席其寵矣席其寵則辱或隨之處貴而以爲累則幹其貴矣幹其貴則患莫大焉以富爲是者不能辭祿累於厚利故也以顯爲是者不能辭名累於高名故也親權者不能與人柄以權勢不尤則夸者悲故也於是三者操之則慄所謂既得之患失之也捨之則悲所謂寄去則不樂也茲寵辱所以若驚歟集於體者非有慘怛之疾爲陰陽之寇則有恬愉之安涉人道之患溺於心者非有怵迫之恐以毗於陰則有欣

懽之喜以偏于陽一身之患叢起交攻貴
而以爲之累其患亦若此而已此大患所
以若身歟
何謂寵辱寵爲下
徽宗註曰龍之爲物緩化自如不可制畜
可以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古之善
爲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鍾之禄
不足遷其守居寵而思危在福而若沖則
何辱之有貪天位也慕天禄也知進而不
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則人賤之矣故受寵

於人則爲下之道

疏義曰行天莫如龍合則成體散則成章此變化自如不可制畜也能見而不能潛未離乎亢覆可豢之以駕馭服乘則未免有悔此可亢覆焉則志於豢養有辱之道

也寵之所以爲辱以是故爾是以善爲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介知在我者有貴於三旌之位也萬鍾之禄不足遷其守知在我者有富於萬鍾之禄也得持寵之術則居寵而思危知保福之道則在福而若

沖故能富貴不離其身而福祿能長且久何辱之有哉苟或貪夫位而誣僞以取貴慕夫祿而貪汙以取富知進不知退昧消長之理知得不知喪蔽盈虛之數則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故受寵於人則爲下之

道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徽宗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爲悅其去不可圉故至人不以失爲憂今

寄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能勿驚乎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異於此疏義曰至貴在我足以并國爵則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必而求無益

莫三　十七

於得以物之儻來寄也惟時無止則寄之來不可拒其得之也於我何加故至人不以得爲悅惟分無常則寄之去不可閑其失之也於我何損故至人不以失爲憂昧者不知窮通如寒暑之序寄去則不樂或

隕穫於貧賤受而喜之或充詘於富貴得失交戰於胸中靈臺且爲之窒其不驚者幾希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豈以得失累其心哉何謂貴大患若身

徽宗註曰據利執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无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

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疏義曰以貴自居未免有患惟不自有其貴則可以守貴矣猶人之一身認爲己有則動輒有礙知身非我有則可以保身矣

今夫利勢之重得以據之賞罰之權得以擅之威福之柄得以專之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其貴可謂無敵矣惟聖人執虛馭滿不以貴自居則雖貴而無患如人之有身寓百骸以墮肢體象耳目以黜

聰明離形而不拘於形去智而不鑿以智則同於大通造乎不形無入而不自得也夫孰以身爲患哉妄庸之人不能盡性而忘勢累於物以易其性不能盡心而忘形累於形以喪其心以物易性以形累心其

患大矣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徽宗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能爲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

者解乎此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
子曰夭壽不二顏子曰回坐忘矣夫死生
亦大矣而无變于已況得喪禍福之所介
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
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則吾
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
無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
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
外物之不可恃也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
无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伊尹之

不以寵利居成功堯之不以位爲樂幾是已

疏義曰形骸之内有真君足以高天下有真宰足以制萬物形骸之外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苟不知索於形

體之内方且本身而異形認而有之皆惑也惟體道者知形形之不形雖其形化而吾有不忘者存故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夭壽不二脩壽夭也顔子曰回坐忘矣忘物我也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已況

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無他知形骸之內有真君真宰者存故總括百骸者不能爲之患也古之至人不以利累形異乎見得而忘形不以形累心至於廢心而用形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得則吾身非吾有也見不見之形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夫孰足以患心已是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豈以世之所榮而爲辱人之所樂而

爲患哉伊尹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得持寵之術堯不以位爲樂而得守貴之道幾是已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猒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賤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故曰道

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俗之君子迺危其生以殉物豈不悲夫

疏義曰六合內外無盡無極則天下大器也必有出乎器者然後能運之出乎器者

道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則天下神器也必有與於神者然後能守之與於神者道也聖人體是以在已故在天下而不淫其性宥天下而不遷其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天下樂推而不猒矣其次則

有明乎物物之非物而無以天下爲者知一節重於一國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貴其身而不自賊愛其身而不自賊若可寄託而已夫豈殘生傷性以身爲殉樊然殽亂爲物所役薾然疲役爲物所困不知保身之道歟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正謂是也世俗之君子不知身爲生之主迺殺身以成名多方以喪生逐物而不返危身棄生以徇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所喪多矣豈不悲夫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徽宗註曰目主視視以辯物夷則平而無辯非視所及故名曰夷太易未見氣是已

疏義曰天三生木在人爲肝肝開竅於目故於五事爲視則目主視故也明兩作離寓象於目而目之於色合而後有見則視以辯物故也然視而可見未離乎色或高或下可得而辯也妙道非色窅然空然曾

無兆朕視之不足見也其平坦然孰辯高下列子所謂太易未見氣是已渾淪之初氣且未見其平可知故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曰希

微宗註曰耳主聽聽以察物希則微而有間非聽所聞故名曰希大音希聲是已

疏義曰天一生水在藏爲腎腎開竅於耳故於五事爲聽則耳主聽也水荐至爲坎寓象於耳而耳之於聲辯而後能聽則聽以察物故也然聽而可聞未離乎聲迭爲

清濁莫之能聞妙道無聲寂兮寥兮曾无
音響聽之不足聞也風濟籟息穢而有聞
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動於無方居於窈
冥其穢可知故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
微宗註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執得而搏
之大象無形是已
疏義曰氣變而後有形有形而後可得至
道之精窈窈冥冥未始有物循之而不得
也是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者矣有形斯

可搏道之無形孰得而搏之經所謂大象無形則象之大者孰有過於道者哉夫惟無形故其大無外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徽宗註曰太易未判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孰辯清濁大象無形孰爲巨細目無所用其明耳无所施其聰形无所竭其力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混而爲一雖然既已爲一矣且得無言乎

疏義曰太易未判列子所謂色色者未嘗呈是也色色者無色孰分高下大音希聲列子所謂聲聲者未嘗發是也聲聲者无聲孰辯清濁大象無形列子所謂形形者未嘗顯是也形形者無形孰為巨細雖使離朱當晝拭眥望之而不見其形則目無所用其明也雖使師曠終夜俛首傾耳而聽之不聞其聲則耳無所施其聰也雖使知與喫訥之徒索之而終莫得則形無所竭其力也自其視之不見言之則曰夷自

其聽之不聞言之則曰希自其搏之不得言之則曰微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道之全體於是乎在窮之不可究探之不可得列子所謂渾淪是也謂之渾淪則以氣形質具混爲一而未相離故也既已爲一矣且得無言乎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徽宗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茲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一陽辯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

幽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疏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而神實妙焉則
神固形而上矣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
亦在陽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
神則陰陽不測也速不疾而行不至惛然
若亡而存是之謂其上不皦形而下者謂
之器而道實寓焉則道亦形而下矣不偏
于陽非獨陽而生不毗于陰非獨陰而成
道則一陰一陽也可以約可以散在無亦
顯是之謂其下不昧蓋皦與皦如之皦同

皦言明也不皦則幽而難知矣昧與昧谷之昧同昧言幽也不昧則辯而有數矣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也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徽宗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疏義曰繩以約物使不失其直繩繩則不出乎防範檢押之內也道之倫經有條而

不紊若晝夜之有經一晦一明無或渝也故謂之繩繩然深妙眇冥無有無名莫測其幽明之故是以不可名若然則復本歸根一毫不留非特未始有物而又至於未始有未始有物者矣豈貌像聲色可得

而形容乎是之謂復歸於無物是謂恍惚

徽宗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象而不覩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

而莫知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无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鑒燧求焉而水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无狀之狀无物之象亦猶是也

疏義曰有狀故可見道無見也亦不離見故爲无狀之狀有形故可象道无形也亦不離形故爲无物之象无狀之狀無物之象意其有而非有恍兮惚而中有物也意其无而非无惚兮恍而中有象也如太虛一虛化出萬有而未始有封含蓄萬象不

觀其端倪也如一性死性應物不窮而深
不可測靈智自若而莫究其妙用也即有
而無有實非有即无而有无實非無若日
月去人遠矣以方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
火於日不旋頃而水火自至水火之為物
莫三
不可以有无期之也无狀之狀无物之象
二十五
亦猶是也故謂之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徽宗註曰其始无首其卒无尾故迎之隨
之有不得而見焉

疏義曰道之全體混成完具瞻之在前孰原其所始忽焉在後孰要其所終莊子所謂其始无首其卒无尾是也迎之隨之曾何有見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无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懸其強陽師陰而无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古之道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无執之以

御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道之大常无易于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道雖非陰陽亦不離陰陽故也昧於道者分陰分陽或悅生而累形則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彊陽或趨寂以忘身則溺於道之靜而止乎枯槁為墨氏之兼愛者為人而廢義至於無見於畸為楊氏之為我者為我而廢仁至於蕩而不法不該不偏蔽於一曲豈古

之道哉古之道有不廢无不可致詰而非有无不外有是謂恍惚而非无操此為驗稽此為決以應萬變以對方來變通足以盡利鼓舞足以盡神其於御世无不可者此古之道也是道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莫三　二十六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維綱宰制凡囿於物未有外是而能立者道之大常無易于此惟能探物之先而知其始則道之倫經皆在我矣故曰是謂道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莫四

太學生江澂疏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徽宗註曰古之士則與今之士異矣善爲士則與不善爲士者異矣故微則與道爲一妙則與神同體玄有以配天通有以兆聖而藏用之深至於不可測書曰道心惟微則微者道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則妙者神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則玄者

天之色傳曰事無不通之謂聖則通者聖之事水之深者可測也穴之深者可究也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老子謂孔子曰良賈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謂是歟疏義曰有上古有中古古之士則上古之士也有上士有下士善爲士則上士之類也則古之士與今之士異矣善爲士與不善爲士異矣善爲士者其才上達志於道

而與乎神明於天而通於聖淵乎其不可測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蓋視之不見名曰微道無形也不可以目視惟知微故與道爲一書所謂道心惟微是也常無欲以觀其妙神無是也不可以有求惟入妙故與神同體易所謂神妙萬物而爲言是也玄之爲色有赤有黑以能陰能陽故也而天之色在是焉易所謂天玄而地黃者以此能玄能黃則與天爲徒矣通之爲義往來不窮以無物能礙故也而聖之事在是

焉傳所謂事無本過之謂聖者以此同於大通則入自聖門矣古之善爲士者自微妙以至玄通奭然四解淪於不測非若水之深可測穴之深可究杜德機而不示豐貿源而嗇出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若火

事已而見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世何足以識之昔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得此故也益圃澤多賢里非無仁也歷年四十處非不久也而人無識之者則以圖滑疑之耀去形諜之老人無得而識之

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謂是故爾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則以盛德若不足猶之良賈可也此顏子如愚孔子賢之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徽宗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也地之厚不可俄而測也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而已强爲之容豈能真索其至疏義曰天統元氣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故其高不可俄而度地統元形非止山林

川澤之謂也故其厚不可俄而測穹窿乎
上人謂其圓以覆磅礴乎下人謂其方以
載特擬諸容而强名之爾善爲士者微妙
玄通深不可識亦天地已如下文所云皆
強爲之容而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莫四

徽宗註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
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内游爲務不以通物
爲樂恐懼修省不得已而後應若冬涉川
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

三

者是也

疏義曰先事而圖謂之豫則豫者圖患於未然後事而圖謂之猶則猶者致疑於已事古之體道者以内游爲務不以外游爲至以忘物爲善不以通物爲樂恐懼修省不敢肆也故於事之未至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先事而圖如冬涉川於事之已成者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後事而圖若畏四鄰蓋川者難之所在冬而涉之人所病也若冬涉川豈得已哉

鄰者比而恤已使之相保人所善也若畏四鄰豈失已哉然則有而爲其可易耶易言君子將有爲將有行必先齋戒以神明其德蓋謂此也

儼若容

徽宗註曰語曰望之儼然記曰儼若思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德之人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猒故其狀義而不朋

疏義曰入而與物耕則墮肢體黜聰明而

其形爲可踐出而與物交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而容止爲可觀儼若容則出而交物容止可觀之時也語所謂望之儼然記所謂儼若思皆此意也莊子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全德之人貌

充空虛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況見於動容貌之際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遠之則有望在彼爲無惡近之則不猒在此爲無斁則其使人之意也消固不難矣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昌嘗脅肩諂笑以自招其

辱哉

渙若氷將釋

徽宗註曰水凝而爲冰冰釋而爲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易曰渙離也遺物離人而无所繫輗所以爲渙

疏義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陰凝之而爲冰猶神之化形也陽釋之而爲水猶形之化神也水之與冰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知守形而不知盡神

故如水之凝生於水而過水通於大同者知忘形而能與於神故如冰之釋泯然而無留礙也易於風行水上爲渙而說卦以謂渙離也則渙之爲義以離物遺人而無繫輇故也惟離物遺人則若冰解凍釋矣

莫四

孰有繫輇者乎與夫其寒凝冰者固有間矣太元曰無所繫輇者聖也渙若冰將釋所以通有以入聖歟

五

敦兮其若樸

徽宗註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

樸未散爲器

疏義曰易所謂敦仁言於仁爲至厚記所謂敦化言於化爲至厚則敦者厚之至也惟民生厚則性本厚矣因物有遷則厚者薄矣惟善爲士者復性之本不與物遷則如木之樸樸而圍之有象可見未形爲器其厚可謂至矣與夫以斤斲之析其渾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蓋有間矣

曠兮其若谷

徽宗註曰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

虛受而能應

疏義曰詩所謂曠野言其地之至廣傳所謂曠日言其時之至廣則曠者廣之極也方寸與太虛齊空則心原無際矣無所不包實無所包則其室常虛矣惟善爲士者致虛之極盡心之真如谷之能受受而不積如谷之能應應而不著其廣可謂至也與夫六鑿相攘自狹其居以實妨道動輒有礙蓋有間矣

渾兮其若濁

徽宗註曰不劌彫以爲廉不矯激以爲異
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汗者異矣
疏義曰至人之遊世和光而同塵毀方而
丸合大廉不嗛行非刻制未嘗劌彫以爲
廉也不多辟異爲在從衆未常矯激以爲

異也行險而順與物宛轉不立圭角渾然
而已衆人昭昭我獨若昏似濁而非濁也
與修身以明汗者異矣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徽宗註曰有道之士即動而靜時騁而要

其宿定而能應至無而供其求故靜之徐清而物莫能濁動之徐生而物莫能安易曰來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遽之勞故曰徐清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疏義曰自豫兮若冬涉川至渾兮其若濁應世之迹如此則以體道故也惟體道故

疏義曰自豫兮若冬涉川至渾兮其若濁應世之迹如此則以體道故也惟體道故動靜不失其時而物莫能累是以守靜爲篤効物以動則即動而靜時騁而要其宿非流於動也故動而無所逐物孰能濁有

莫四

所定矣感而遂通則定而能應至無以供其求非膠於靜也故止而無所礙物孰能安夫物之不能濁以靜之徐清故也物之不能安以動之徐生故也靜之徐清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也雖濫而不失其

七

濫汨之而常自若焉萬物豈足以撓其心
動之徐生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於生也
不滯於一隅時出而應之焉萬物豈足以
係其慮蓋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與易言
來徐徐同義一動一靜因其固然不悖於
理付之自爾不拂其性皆安行而自適又
孰有怵迫之恐遑遽之勞哉安有止之意
作之而不止甚矣止之而不作亦甚矣時
作時止不爲物所係孰能傷之蓋爲物所
係則止矣惡能應物而不傷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徽宗註曰有積必有散有盈必有虧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保此道者不欲盈

徽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疏義曰以囷藏禾禾盡囷虛以皿藏水水盡皿虛簞之盛物取之如殫簞之盛物有時而匱以有積故不足也至無以供萬物之求至虛以應天下之貫以無藏故有餘也道運而無積用之或不盈至人保此道

而無積亦虛而已苟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是猶擅一壑以自足亦以小矣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豈有滿假之累哉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徽宗註曰有敝故有新有成故有壞新故相代如彼四時成壞相因如彼萬物自道而降麗于形數者蓋莫不然惟道無體虛而不盈故能敝能新能成能壞超然出乎形數之外而未嘗壞也故曰夫惟

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木始榮而終悴火初明而末熄以有新也故敝隨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以有成也故壞繼之有道者異乎此

疏義曰有形則有新敝有數則有成壞春先夏從更旺更廢運爲四時新故相代者然也言唱手執迭盛迭衰散爲萬事成壞相因者然也此皆墮於形數之域故方新而敝成已俄壞莫能逃之者惟道無體不囿於形故能新能敝而未嘗敝不麗於數

故能成能壞而未嘗壞以虛而不盈故也今夫木之爲物蕃辭於春而搖落於冬則始榮而終悴也火之爲物用之彌明而撲之則滅則初明而末熄也出一而旦入六而冥日雖爲陽之精未免乎中則昃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月雖爲陰之精未免乎滿則虧也凡以域乎形數故有新而弊隨之有成而壞繼之故爾有道者虛而不盈超然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弊能新能成能壞而未嘗敝未嘗壞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徽宗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疏義曰同乃虛虛乃大大則能兼覆而不遺故列子言莫貴乎虛虛則靜靜則明明

則能照臨而無外故列子言莫貴乎靜無所於忤是之謂虛而天下之實莫逃乎虛一而不變是之謂靜而天下之動不離乎靜此莊子所以言虛靜者萬物之本也經所謂淵首似萬物之宗亦若是而已夫萬物以形相礙以數相攝囿於形則爲形累攝於數則爲數役必有超形離數者其惟虛靜乎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以不礙於形不攝於數故也然而探虛靜之本雖得之自然要虛靜之至必在乎

致守致之至於極篤守之至於篤則靜也虛也得其居矣極猶屋之有極群材必集是衆會而有所至也篤猶馬之盡力千里可至是力行而有所至也致虛期於極則滌除外慕一疵不覩非特未始有物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物焉此致虛而要其極也守靜者期於篤則湛然常寂未始其攖非特離動而靜至於即動而靜焉此守靜而至于篤也致虛極而不以實妨之守靜篤而不以動違之則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

變雖殊吾心常寂夫芸芸之物情僞不同是謂萬態擾擾之緒迭作不常是謂萬變萬態雖雜心常徹者虛足以受之也徹與心徹爲智之徹同萬變雖殊而心常寂者靜足以應之也寂與寂然不動之寂同致虛守靜一至於此是爲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此之謂大木大宗與天和者也其爲天樂孰大於是觀莊周之論虛靜既曰一心定而王天下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蓋能定然後能應所謂常徹常寂一心定之謂

也惟夫一心定然後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其爲樂可勝計耶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徽宗註曰萬物之變在道之末體道者寓乎萬物之上焉物之生有所乎萌也終有

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疏義曰氣變有形形變有生在形而下無

動而不變也故萬物之變在道之末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所以能寓乎萬物之上焉且萬物之生役於造化隨序相理撟運相使出於機而流形則生有所乎萌入於機而復命則終有所乎歸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方其並作也由乎艮之徑路達乎震之大塗茁而出萌而明職職陳露趨于動出之塗聖人達萬物之理虛靜之中徐以泛觀知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雖動而不離於靜雖出而

未嘗不復觀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焉在易之復有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蓋復者小而辨於物之時辨於物則至靜而未始其攖萬物無足以饒之者也聖人無常心一本諸天地雖紛而封雖攖而寧交物而不與物俱化非離交而辨能即交而辨焉故於物之並作以觀其復也雖然老氏於觀復則曰並作者蓋有無作止理雖異致其於達觀則一而已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徽宗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
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
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命者性之
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

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
疏義曰物生若芸芸徐動而出則芸芸者動
出之象也然物之動出各因其時觀四時
之運行具八卦之妙用萬物之出與之出
而不辭萬物之入與之入而不迓故曰春

徂夏爲天出而之人自秋徂冬爲人入而之天自其出而之人言之則出乎震而震者東方之卦也於時爲春物皆萌動相見乎離而離者南方之卦也於時爲夏物皆蕃鮮所謂芸芸並作英華發外也自其入而之天言之則說乎兌而兌者西方之卦也於時爲秋物皆至於孳欬勞乎坎而坎者北方之卦也於時爲冬物自歸根所謂去華就實歸其性宅也芸芸並作則春氣發而百草生也至於英華發外則苗而秀

矣去華就實則正得秋而萬寶成也至於歸其性宅則復於無物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揣大鈞而凝形者性命固已均稟莊子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則散專精而孕氣者精神固已和會然天使

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能順其命乃能正其性是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人之有生精具而神從之能保其精乃能合其神是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惟知性達命然後能自本自根全之而不傷

性因精集神然後能得毋知子守之而不失所謂精全則神王非因精集神者能之乎所謂盡性則至於命非知性達命者能之乎莊子論純素之道始言一之精通終言不虧其神則精全神王可知也孟子論盡心之道始言養性事天終言修身立命則盡性至命可知也能明乎此其於達萬物之理特觀復者之餘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徽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命亘古今而常存性更萬形而不易全其形生之人去智與故歸於寂定則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爲秋冬體性抱神中以自考此之謂復命

疏義曰域留動之形者貌象聲色至真咸寓軌不稟自然之成理莊子以謂物生成理謂之形經言物形之是已變保神之性者秀鍾靈備誘然皆上軌不具固有之儀則莊子以謂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詩言有物有則是已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形未形之初雖有分也且然而已未始有閒所謂且然無閒謂之命也有生曰性性稟於命命變而不窮非終始之可期非時數之所拘亘古今而常存也性與生俱

生不爲貴賤加損不爲死生存亡更萬形而不易也惟全其形生之人存其形而不弊抱其生焉而不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歸於寂定物不能遷矣去智與故若所謂不識不知不恃智巧是也歸於寂定若所

謂寂然不動大定持之是也惟能如此故知命之在我而不與物化如彼春夏復爲秋冬動者靜作者息而知所止矣蓋春言天造始物秋言人爲之成夏言人事之戒冬言天道之復自春徂夏爲天出而之人自秋徂冬爲人入而之天春夏先秋冬後歛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則芸然流形者各復其根而不知矣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蓋亦如此若然則體性抱神中以自考而復命之常惡往而不暇莊子曰無

爲復樸體性抱神蓋無爲復樸則純素是守故能體性抱神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蓋因性而厚則外無所待故能中以自考夫惟如此則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其於復命也何有經於有物混成章言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終之以逝曰遠遠曰反亦以歸於寂寂定然後可以復命之常故也是以先曰歸根後曰復命

復命曰常

徽宗註曰常者對變之詞復命則萬變不

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爲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

疏義曰即經緯以觀常與變之理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而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常之與變猶經之與緯則常者對變之辭也然成而不變物所謂常變化無窮道所謂常物所謂常以常故弊道所謂常以變故常惟復命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波之非惡湛之非美雖歷萬變於不可爲量數之中曾無以易其真常信所謂萬變不

能遷也若然則其神無卻物㝡自入焉是謂無間不以頃久推移耒嘗止也是謂無歇無間無歇與道爲一則亘古亘今獨立不改如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相爲長久如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相爲無窮其爲

常也無以易此

知常曰明

徽宗註曰知道之常不爲物遷故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

疏義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道之常不與

物遷者以靜而已惟靜也故不與動俱馳於萬物並作也以觀其復於物之芸芸也知歸其根觀復而歸根則其靜也萬物莫足以傾之矣是以六徹相因足以鑑天地足以照萬物蓋徹者不爲物所壅之謂目

不爲色所壅故見曉而爲明耳不爲聲所壅故聽瑩而爲聰鼻之於臭徹而爲顫口之於味徹而爲甘以至心不幹於思慮徹而爲知知不昧於物理徹而爲德是所謂六徹相因者自目至於知六者相因不壅

以虛一而靜故也虛則靜靜則明明則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天地雖大於此乎可觀萬物雖多於此乎可形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非知常者未易臻此

不知常妄作凶

徽宗註曰聖人知道之常故作則契理每與吉會不知常者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故妄見美惡以與道違妄生是非以與道異且不足以固其命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

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疏義曰心與道合則作無非真心與道離則動無非妄聖人者道之極也所以知道之常而不與物遷故作則契理無適而非真每與吉會無往而不動動必迪吉履必

考祥作德心逸日休作善而降之百祥也

不知常者作無非妄去道愈遠與接爲構隨物轉徙日以心鬬觸塗生患故妄見美惡牽於好惡之私而不知齊美惡於一理故與道違妄生是非惑於毀譽之僞而不

知化是非於兩忘故與道異蓋道不可須臾離既與道違又與道異則馳其形性寇於陰陽且不足以固其命禍莫大焉故凶易於序卦言復則不妄蓋復小而辨於物是爲無妄無妄者天之命萬物之所聽也故其象言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無妄則物得其性矣至於迷而不復則失性而窮不能生生茲妄也已

知常容

徽宗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

不容

疏義曰道之真常一而已矣體道之一以觀天下則紛錯萬殊同爲至妙孰有是非美惡之辨哉蓋排非提是則生於有執好美惡惡則索于自徇至人去有執之累而忘是非冥自徇之私而齊美惡茲無他知常而已知常則虛已遊世達乎無疵是非美惡不藏於心然後能廣乎無不容矣聖人之治虛其心者以此

容乃公

徽宗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何私之有
疏義曰因物有見則私於自徇冥道無心
則公於大同聖人家天下而兼覆子兆民
而均育無容心焉故不獨親其親而愛無

不至二不獨子其子而慈無不廣又何私之
有即天地觀之天无私覆地無私載凡囿
乎兩間末始逃於覆載容乃公者蓋亦如
之故觀天地則見聖人
公乃王

徽宗註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天下樂推而不猒

疏義曰道者爲之公人之所共由此記禮者載仲尼之言所以稱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治之要在知道而聖道爲群心之用聖人以道出治天下以心受道是以親而慕之懷而歸之發於心悅誠服至於悠久不息天下樂推而不猒矣易所謂百姓與能此之謂也

王乃天天乃道

徽宗註曰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
王也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地
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
則同乎道

疏義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域中四大王
處一焉此通天地人而位乎天地之中者 莫四 十九
王也一者未離於有數而爲數之宗大者
未離有體而爲體之極輕清在上兼覆廣
容此一而大在上而無不覆者天也天得
之而職氣覆地得之而職形載聖得之而

職教化此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王者
人道之極能盡人道則與天通豈非盡人
則同乎天歟莊子曰主者天道則王乃天
可知也天者道之大原能以天爲宗則與
道爲一豈非體天則同乎道歟經曰天法
道則天乃道可知也詩之大雅於無聲無
臭而曰儀刑文王蓋文王所爲實與天合
欲自天之道則亦儀刑文王而已是盡人
則同乎天也又於不識不知而曰順帝之
則蓋妙道之行實同乎天欲探道之妙則

亦順帝之則而已是體天則同乎道也周家之盛聖作明述相守一道歌於聲詩所以爲三代之顯王者每得乎此道乃久沒身不殆

徽宗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百聖而不窮蔽天地而不息故沒身不殆殆近凶幾近吉不殆則無妄作之凶非知常者無與

疏義曰澤及萬世長於上古者道之久也故萬世無弊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是以曲

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故庶物得之者昌聖人體道而爲道之極參萬歲而一成純故關百聖而不窮亘古今而無弊故蔽天地而不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孰能危之可謂沒身不殆矣殆以怠故近凶所謂怠

勝欽者是已幾以戒故近吉所謂吉之先見是已不殆則動皆契理每與吉會無妄作之凶自非聰明睿智足以知道之常者疇克爾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徽宗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悗怕焉無欣欣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爲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在之則存而不亡所以防其淫宥之則放而不縱所以守其遷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天下將自化與一世而得澹泊焉聖人以道莅天下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

則人雖有知無所用之孰有欣欣之樂瘁瘁之苦哉無欣欣之樂則其心恬惔而親譽不及無瘁瘁之若則其心夷懌而畏侮不至無欲而自足無事而生定舒通平泰自得其得莫之爲而常自然則以相忘於

道故也所謂下知有之者以此孟子謂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惟此時爲然

其次親之譽之

徽宗註曰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

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而大同之道虧矣莊子曰舜有糧行百姓悅之詩於靈臺所以言文王之民始附也

疏義曰所以利物者莫如澤舜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至周則發政施仁所謂澤加于民也所以致治者莫如法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至周則庶事皆備所謂法傳于世也澤加于民法傳于世以此撫育則若保赤子天下愛之如父母孰不懷慕而親之乎以此施設則厭聞四馳貴名起

之如日月孰不樂推而譽之乎帝之所興王之所成其德業發越於天下有不可得而掩者未有不本諸此所謂帝王之治親譽之迹彰也若然則大同之道虧與所謂下知有之蓋有間矣蓋大同則民無怎無欲何親譽之有昔舜有耳目行百姓慕之而鄧墟來十萬之家文王有靈德民皆樂之而靈臺歌始附之衆帝王之治所以致民之親譽者以此然則聖人豈有心於民之親譽哉盛德大業加施乎天下而親譽之

至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其次畏之侮之

徽宗註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

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而刑政賞罰所以輔道而行也以刑政明天下之防範使民有所守以賞罰示天下之好惡使民知

所禁一本於道而已若乃一於政刑而不出於道適足革其面未足以革其心故畏之而已又至於侮之焉蓋道之以德則政已行矣道之以政則非有德也齊之以禮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以畏之者以民有遯心故也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又有如楚子之與陽虎或侮之者焉以不知以道在天下故也若夫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而法度明不賞而勸

不罰而畏而勸沮公則有道存焉此又非
有欠而爲之次矣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徽宗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經索
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太上下知有之則
當而不知以爲信其次畏之侮之則知詐
頡滑機變之巧生而有不信者矣
疏義曰經曰其中有信則信之有諸已得
之於自然莊子所謂附離不以膠漆約束

不以纏索則以至信得之於自然也記曰大信不約則信之乎於人無待於或使記所謂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則以信不足失之於或使也蓋至信則因其固有未始有疑信不足則失其至真故有不信太上下知有之則民性素樸同乎無知所以當而不知以爲信其次畏之侮之則民俗凋弊渠溥散樸所以機巧之變生而有不信者焉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蓋至精默契適當人心是謂至信

若乃爲機變之巧使俗惑於辨而無所用耻又何信之有以信不足故也

猶亏其貴言

徽宗註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輕也故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疏義曰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以道觀言則言者未嘗有言而有真君者湛然而獨存矣故天下之君正也且言者風波則言豈可易哉戒慎而弗敢經也言豈

可易則所謂猶亏也言弗敢輕所謂貴言也古人所以戒金人之銘慎白圭之玷則知言之不可易而弗敢輕亦以明矣是以聖人言而民莫不信故言而世爲天下道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故行言自爲而

天下化夫何故以其鳴而當律言而當法故四方罔不是孚也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徽宗註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餘事足

以成帝王之功然謂我自然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謂太上之治

疏義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特其緒餘土苴以爲成功爾是所謂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惟其功成事遂則措天下於安平泰民無所施其智巧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而已食以止分故甘服以法華故美俗以不擾故安業以存生故樂是皆聖人之餘事足以成帝王之功而然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謂我自然曰帝力何

有於我哉昔堯治天下康衢有莫匪爾極之謠所謂太上之治其在茲時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莫五

太學生江澂疏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徽宗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韓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迺以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老君之小仁義其所見者小也莊子所謂蔽蒙之民疏義曰道之大全冥於渾淪之中德分於

道判爲剛柔之用蓋道不可致故道失而德德不可至故德失而仁仁可爲也爲之則近乎義故仁失而義所以去道爲愈遠即其本而論之則道一而已楊子所謂合則渾離則散者此也韓愈不原聖人道德

之意乃以臆見曲說謂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以老君小仁義爲所見者小殊不知仁義不外道德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揉本言之雖曰攘棄仁義而仁義已行於道德之間矣是其心豈真以仁義爲不

足以治天下哉其小仁義乃所以尊仁義也正莊周所謂蔽蒙之民也後世之士蔽於俗學無高明之見聞老氏之道術遂至於狂而不信而卑汙蹇淺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愈有以發之也

智慧出有大僞

徽宗註曰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

疏義曰至德之世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適性而足安分而止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何所用其智力哉迨其欲慮一

萌物誘於外智不足則困力不足則怠失其常然而汨於人爲所謂民智力竭而以僞繼之也聖人在宥天下欲斯民之復其性亦不以智治國而已故列子曰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徽宗註曰名生于不足故也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義曰名者實之賓苟有其實名必從之然名常生於不足夫君子之成名莫大乎

忠孝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斯爲孝苟以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諛其親非所謂孝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斯爲忠苟以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以諂其君非所謂忠惟不諛其親不諂其君則忠孝之心無餘蘊矣此臣子之盛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徽宗註曰道與之性一而不雜離道爲德是名聖智聖智立而天下始有僞詰卓鷙

之行驚愚而明汙譽堯而非桀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疏義曰無受之初性與道冥有受之後性與道違惟與道冥故無差殊所謂道與之

莫五

性一而不雜者是也惟與道違故有分際所謂離道爲德是名聖智者此也原性之始妙本渾全聖智下愚初無殊品離道者外立其德失真沈僞迷而不復因愚顯智遂有聖名聖智立則不能因性之自然而

三

天下始有喬詰卓鰲之行喬則爲尤詰則窮深卓則難及鰲則不群皆非平易中正之行也於是飾智驚愚脩身明汙譽堯而非桀曾不知兩忘而化其道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正與莊周言悅聖耶是相於藝悅智耶是相於疵之意同矣惟知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因性自然舉天下於無爲之治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蓋民復素樸安其性命則與一世而得澹漠其利可勝計耶信所謂其利博

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徽宗註曰孝慈天性也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以仁義易其性矣絶仁棄義則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疏義曰百行以孝爲本三寶以慈爲先孝慈之心生於固有之天性非僞爲也非外鑠也至於蹩躠爲仁而行非自然踶跂爲義而强於用力則是仁義易其性矣絶仁

棄義民將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是謂反
其性而復其初也若然則大道之行天下
爲公不獨親其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
獨子其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相愛而不
知以爲仁端正而不知以爲義其於孝慈

也人皆有之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絕巧棄利盜賊无有

徽宗註曰爲機變之巧者无所用恥有欲
利之心者不顧其義是皆穿窬之類也
疏義曰不羞惡則無以知恥不知恥則無

以行義人之爲人以行已有恥爲貴以見利思義爲先能明乎此然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歸於君子之途矣彼其爲機變之巧者則純白不備道所不載是無所用恥也彼其有欲利之心者則依仁蹈利儻偽假真是不顧其義也無所用恥不顧其義則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蓋異於非其有而取之者幾希所謂是皆穿窬之類也者以此

此三者以爲文不是故令有所屬

徽宗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日淪于私欲之習老氏當周之末世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故攘棄仁義絶滅禮學雖聖智亦在

所損彼其心豈真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拯文者莫若質故令有所屬謂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疏義曰夫寒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觀天時以驗人事則先王以人道治天下由簡以

至備所以至周而彌文當是時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郁郁之文莫盛乎此然文極則弊患於滅質文有餘於尚華質不足於居實天下舉失其素樸之真而惷惷於浮僞日淪於私欲之習而蔽於小智可不因其弊而救之乎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反本意有在於斯也故攘棄仁義而復性於自然絶滅禮學而相忘於道術雖聖智亦在所擯而莫之尚蓋欲天下輕末而重本祛其迹故也彼其心豈真以仁義

聖智爲不足以治天下哉夏尚忠商尚質
周尚文或因或革或損或益先王之道若
循環也然文之弊不可不救之以質亦猶
四時之序夏反而爲秋也採文莫若質故
令有所屬也下文所謂見素抱樸少私寡
欲此有所屬也
見素
徽宗註曰語曰繪事後素素未受色見素
則純粹而不雜
疏義曰繪事以素爲先故語曰繪事後素

素未受色則白立而采色未彰素者性之質也謂之素以其不染諸物而已見素則明白洞達而一疵不覩純白內備而機心不存所謂純粹而不雜者也與莊子言明白入素與夫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同

意

抱樸

徽宗註曰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未嘗斲抱樸則靜一而不變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疏義曰器用以樸爲本故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未嘗斲則體全而雕琢不加樸者性之真也謂之樸以不雕以人僞而已抱樸則敦兮若樸而性真自全無爲復樸而虛靜恬淡所謂靜一而不變者也與莊子言純樸不殘之樸同意然則素樸者民之常性也復性之常則淡然無欲自得其得正莊子所謂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也

少私寡欲

徽宗註曰自營爲私而養心莫善於寡欲
少私寡欲則定乎内外之分辨乎真僞之
歸德全而性復聖智之名泯矣
疏義曰蔽於一已則失其大同故自營爲
私牽於利欲則汩其虛靜故養心莫善於
寡欲私也欲也皆外游是務而非内觀皆
人僞是滋而非性真惟少私寡欲然後能
定乎内外之分而知所輕重辨乎真僞之
歸而明於本末不遷其德而德全不淫其
性而性復爲無爲事無事而聖智之名泯

矣有治天下者哉

絶學无憂章第二十

絶學无憂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方其務學以窮理思慮善否參稽治亂能勿憂乎學以致道見道而絶學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任其性命之情无適而不樂故无憂

疏義曰理猶里也可以數度惟務學乃能探其願道猶路也人所共由惟絶學乃能

極其至學以窮理學之始也故經曰爲學日益蓋方其務學以窮理則思慮善否而求諸心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是未能忘於思爲之益也能勿憂乎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者此也學以致道學之終也故經曰爲道日損及其見道而絶學則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亡損之又損而未始有物夫未始有物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任其性命之情樂以忘憂無適而不樂焉故無憂孔子

以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者此也文子曰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而終之以可謂能體道矣然則爲道日損故能樂道於此明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莫五

徽宗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而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聖人之經世在宗廟朝廷與大夫言不齊如此遏惡揚善惟恐不至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故也疏義曰以道冥物則同異所以藏以物分

八

道則同異所以立自情言之以唯爲恭以阿爲慢善在所好惡在所惡固不同也即理觀之唯阿之發同於一聲善惡之混根於一性孰爲差別小智自私任情者也任情而私則各植一見妄爲區別所謂離而爲二者此也達人大觀任理者也任理以觀則總攝萬殊同爲至妙所謂本實非異者此也聖人冥心於道不見一物然於世人善惡不能有廢者蓋不欲自異於世而已是以出而經世在宗廟朝廷則便便以

辨治爲事與下大夫言則有侃侃之和與上大夫言則有闇闇之欽所以稱情而爲禮爲禮以辨異故其不齊如此若然則惡者遏之善者揚之以公天下之是非以示天下之好惡惟恐不至則以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俯而與人同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徽宗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无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

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

疏義曰偶而應之者道也道則何思何慮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寂然不動也匪而爲之者事也事則有思有爲吉凶與民同患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體道者入而侔於天故無憂涉事者出而交於人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惟翼翼以盡其欽業業以致其慎然後能動必迪吉而無悔吝之虞也

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畏天之威是皆戒之至也蓋恐懼脩省思患豫防之若伯益之儆戒無虞是也畏天之威以保天下若高宗之嚴恭寅畏者是也觀此則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厥理明矣

荒亡其未央哉

徽宗註曰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難終難窮未始有極所謂善惡特未定也惟達者知通爲一

疏義曰六合之大萬物之夕擾擾萬緒日

投其前紛藉交錯繁不勝應則世故之萬變紛糾而不可治也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鋸叢至沓來無有端倪別難終難測而未始有極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謂善惡特未定也世人善在所可惡在所

否則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雖有可否皆出於彼是之域而已烏知所謂恢詭譎怪道通爲一者乎惟達者釋智忘光照之于天則物之所謂彼者果有定體耶無定體則物無非彼矣物之所謂是者果有定體耶

無定體則物無非是矣物無彼是則知通
爲一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不得又何譾
譾然區別於其間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徽宗註曰凡物以陽熙以陰凝熙熙者敷
榮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外游是務如
悅厚味以養口體如覩高華以娛心志眩
樂之從去道彌遠
疏義曰陰陽者氣之大也物之孕氣以陽
而熙陽融而享故也以陰而凝陰止而靜

故也或熙熙或凝唯其時物則熙熙者敷榮
外見之象衆人失性之靜與物俱化務外
游不務內觀如悅厚味以養口體曾不知
淡乎無味非直太牢之享也如觀高華以
娛心志曾不知見曉冥冥非直春臺之登

也耽樂之從皆累於物所以去道彌遠使
其妙觀一性則萬法皆備即動而靜真樂
自全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徽宗註曰經曰復歸於嬰兒莊子曰不至

乎孩而始誰嬰兒欲慮未萌踈戚一視怕
兮靜止和順積中而英華不兆于外故若
嬰兒之未孩
疏義曰人之有生形體窓化其在嬰兒則
性空無知經所謂常德不離而繼之以復
歸於嬰兒者是也孩提則親愛已兆莊子
所謂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
者是也惟嬰兒之無知故居不知所爲行
不知所之欲慮未萌而無所思踈戚一視
而無所擇怕兮靜止則氣和而不暴性醇

而未散和順積中而華不兆於外則因性自然而不假人事之華藻故若嬰兒之未孩蓋怕者心無所受也心無所受則淡然無物抱一守真與嬰兒之未孩奚擇老氏垂世立教蓋欲使民復歸於嬰兒是以於專氣致柔則能如嬰兒於含德之厚則曰比於赤子其立言雖殊其欲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則一而已

乘乘兮若元所歸

徽宗註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乘乘者

因時任理而不倚于一偏故若無所歸
疏義曰萬物之變膠擾不齊唯變所適無
所繫斆斯可以言乘乘易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龍以時乘蓋言乾道變化在乎趨時
而已惟趨時則即彼之理因而乘之豈更

駕哉故乘乘則因持而無所忤任理而莫
之違順物自然而不倚於一偏故若無所
歸與所謂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同意
衆人皆有餘
徽宗註曰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貪生而慕

利者奢泰之心勝而損約之志微故皆有餘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疏義曰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楊雄欲救當時之弊故設或人之問衆人而曰富貴生也蓋晉楚之富富以利也孰若保其至當趙孟之貴貴以爵也孰若存其良貴惟衆人見物而不見道貪生以肆其情慕利以窮其欲奢泰之心勝而儉薾者多損約之志微而節儉者寡故

皆有餘焉曾不知其在道曰餘食贅行蓋
道之所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
於食爲餘於行爲贅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我獨若遺
徽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疏義曰聖人以道貸天下整萬物而不爲 莫五 十三
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雕衆
形而不爲巧未始有其功也莊子內篇論
明王之治有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以
謂遊於無有蓋無有者道之妙用聖人以

至無應天下之群有所以成帝王之功者真餘事爾豈認以爲功而固有之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徽宗註曰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玆謂大智

疏義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顏回之謂歟觀其悟心齋之說進坐忘之妙聖人因其深造默識則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所謂容貌若愚也且一性之真湛然常存

寂寞無爲而天機不張虛靜恬淡而默與
道契則純白內備而朝徹見獨其爲智也
大矣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
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之謂歟然
則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乎豈真愚哉去
小智而大智明故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徽宗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爲明而其
明也小察察以爲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
人而傲倪于一世之習則憒然若亡而存

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疏義曰藻光而不露是爲明之至行其所
無事是爲智之真流俗之情蔽於蹇淺繕
性於俗而與之同則昭昭以爲明而其明
也小非所謂明之至察察以爲智而其智
也鑿非所謂智之真體道者異爭是微妙
玄通深不可識遺物而不累於物離人而
不詒於人卓然自拔於流俗之中憒然若
亡而存如所謂湛兮似或存悶然若鈍而
利如所謂愈鈍而後利其迹泯其用藏深

妙眇冥不可測識世俗豈得而窺之孟子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淵乎其若海

徽宗註曰淵乎其居澈乎其清淵靜而性定

疏義曰淵乎其居澈乎其清淵靜而性定內保外不蕩淵乎其若海者道之全體也道之體雖不可見即海水之大以觀之則不以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古人之大體其實似之

颺乎似无所止

徽宗註曰變動而不居道之利用
號義曰動而愈出運量不匱變動而不居
不凝滯於物颺兮似無所止者道之利用
也道之用雖不可見即搖落之風以觀之
則動萬物而莫見其鼓舞之迹號萬竅而
莫測其披拂之功至無之妙用其實似之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十五
徽宗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衆人
皆有以是謂有用之用我獨頑且鄙是謂

无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古者謂都為美謂野為鄙頑則不飾智鄙則不見美神人以此不材

疏義曰經世之道以無用之用為至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皆有用之用此材之患者也人皆知自伐其智自矜其能為有用之用不知支離其德乃無用之用焉衆人皆有以是為有用之用以其材故也我獨頑且鄙是為無用之用以不材故也頑與冥頑之頑同鄙與都鄙之鄙同頑

則不飾智言其無知鄙則不見美言其無文梓人以此爲不材而不材乃所以爲大材也則無用之爲用明矣莊周於人間世始言曲轅社又言商丘大木終言桂以可食而伐漆以可用而割蓋明無用之用與有用之用不同如此然則遊人間世而吉凶與民同患可不知此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徽宗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

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

疏義曰道行於萬物善貸且成覆育無外可以爲天下母也凡有生之氣有形之狀豈有須臾離道者哉楊雄著問道篇有曰

嬰兒慕駒犢從以明萬物唯道之求本於

性之自然而非或使也天道由虛靜中化出萬有生之以遂其性蓄之以極其養長之使就育之使充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何異嬰犢之母懷乎蓋萬物由道以生出

故道爲母而物爲子經曰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道有母之意可見矣世之人非惟不得其母又不能守之捨真逐妄道將愈遠古人所以有揭竿求諸海之諭也若夫唯道之求者蓋亦異於人之失性於俗者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徽宗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无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

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故惟道是從

疏義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所以爲道生而不有是謂玄德物得以生所以爲德道隱無名無體可見則非形容之

所及德有定體有生皆全故爲人之所同得然德兼於道則道者所以微德之顯故無名之道所以神其德道散爲德則德者所以闡道之幽故有體之德所以顯其道能性脩反德復乎一之所起德至同於初

復爭泰初之無名則德冥於道此所以惟道是從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徽宗註曰道體至无而用迺妙有所以爲物然物无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无也故曰道之爲物

疏義曰道有體有用語道之體未始有物茲謂至無語道之用應而不窮茲謂妙有至無顯爲妙有此所以爲物妙有出於至

無故物無非道道之爲物恍惚是見怳未有狀特心可況故爲有象之可見忽爲數始數由此滋故爲有數之可推恍之與惚若有若無謂之有而疑於無也道之爲物其幾是歟

惚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兮徽宗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惚恍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大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疏義曰物生然後有象則象者吉之先見故見乃謂之象四時散精爲物則物者凭於有形故形乃謂之物物象之具出於恍惚之中猶如風薄千山雷震乎天變於大空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化於大塊所以成

變化故昆蟲出入草木死生莫不待此以成所以行鬼神故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心至於無心莫不待此以行道之妙即此可見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

徽宗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疏義曰幽在穴而難見爲窈故窈爲幽之極曰藏六而爲冥故冥爲明之藏大明之上名爲至陽之原則窈冥之中是爲至陰之原至陰之所於方爲北天一生水於北在人爲精窈冥之中所以爲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徽宗註曰精者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曰甚真一而不變故云有信且然无間故其

名不去

疏義曰精者一之所生而天得一以清故精爲天德之至乾之七德而言純粹精則精爲天德可知止乎至一盡性而無僞是謂正而不妄玆非至真乎得一以生未形者有分是謂一而不變玆非有信乎若然者萬物終始莫匪且然而一之精通未始有間此名之所以不去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徽宗註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

真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无思也而寂然无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疏義曰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化爲神奇衆甫之變所以日逝而不停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甚精之真所以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則得矣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之道矣其於消息盈虛終則有始且有以語大義之

方論萬物之理故能閱衆甫之變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聖人以此洗心則常無思而寂然退藏於密則常無爲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昔之無思者不得不思昔之無爲者不得不爲思出於無思爲出於無爲則高大之功富有之業其迹著矣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是篇先言至精之德終言知衆甫之然者謂是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疏義曰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不異大同於物與之宛轉宜若曲也然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致曲如此乃所以全

其形生而不虧也莊子以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爲衛生之經又曰外曲者與人爲徒惟外曲則不拂人之情益非曲則全歟

枉則直

徽宗註曰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內

直而不失其正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疏義曰遺之使佚宜慁而不慁阨之使窮
宜憫而不憫宜若枉也然直而不律者乃
所以全其直以訐爲直者適所以傷其義
其枉如此是所謂直其正也易曰尺蠖之
屈以求信也蓋屈則所以求其信茲非枉
則直歟

窪則盈

徽宗註曰无藏也故有餘
疏義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而忽已遁藏

禾於囷藏水於皿而易已竭惟在我者能運而無積然後用之需然而有餘莊子所謂無藏也故有餘者此也即萬物之理以明之窪則盈蓋可知已

弊則新

徽宗註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疏義曰能歸根斯可以冀其芸芸有肅殺斯可以冀其敷榮惟斂藏於冬者既固然後蕃鮮於春者必茂即四時之運以明之弊則新蓋可知已

少則得多則惑

徽宗註曰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支爲旨則終身不解茲謂六惑

疏義曰道一而已矣故其要不煩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惟聞見之多而能反說約然後有得於道若乃辨者之囿以支爲旨則多言數窮未免乎累大惑者終身不解斯人之謂歟莊子曰夫道不欲雜亦是意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徽宗註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爲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爲天下道動而爲天下則

疏義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其爲物不二所謂誠也其生物不測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惟一能存精惟精能集神一者何也誠幾是已一之精通神冏自全有精而後神從之也惟天下之至

精能爲天下之至神抱一而已聖人盡此矣一而不變者能守而勿失則甚真之精內保而不蕩若然則精神四達並流上際下蟠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不得已而言言則成文而天下共由不得已而動動則成

德而天下是傚也記所謂言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則其爲天下式者乎不自見故明

徽宗註曰不蔽于一已之見則无所不燭故明

疏義曰明四目達四聰廣視聽而無所蔽
塞故能旁燭無疆而知人情實也不蔽於
一已之見者所以能無所不燭而爲明
不自是故彰
徽宗註曰不私于一已之是而惟是之從
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疏義曰稽于衆舍已從人不自用而嘉言
是聽故有赫赫之功而萬邦咸寧也不私
於一已之是而惟是之從者所以能功大
名顯使天下服而能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徽宗註曰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疏義曰經曰自伐者無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能不伐其功故人不爭而其功不去舜之命禹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此之謂歟

不自矜故長

徽宗註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疏義曰經曰自矜者不長書曰矜其能喪厥功惟不矜其能故人不爭而百姓與能舜之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其此之謂歟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徽宗註曰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疏義曰衆人尚力不尚德而求勝人故人皆取先聖人不敢爲天下先而道後其身

故已獨處後已獨處後則知白而守黑知榮而守辱榮辱一視不以自好累其心是謂受天下之垢若然則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處乎不爭之地積衆小不勝爲大勝也常處不爭之地物孰能與之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徽宗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无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无夸耀

之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疏義曰水之爲物因器方圓物莫能爭聖人動出如此故能與物委蛇而全其形生

所謂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也繩之爲物集系爲之其理常直聖人應物如此故能順物之枉而直在其中所謂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也知窪之爲盈則大盈若冲卑以自牧矣何亢滿之累知

弊之爲新則和光同塵未嘗自矜矣何夸
耀之迹凡此非知曲枉窪弊之利强勉以
行之也若性之自爲而不知其由然虛已
以應不與物迕以致其曲而已故全而歸
之則可以保身而無危疑之憂可以盡年
而無短折之患與天地相爲長久而不知
其盡也若是者可名爲全德之人豈虛言
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徽宗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列子所謂疑獨者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疏義曰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德經曰大音希聲希者微而有間非聽所聞所謂

獨立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對者也列子

言不生者疑獨蓋不生者能生生不生則疑於獨立物莫能偶所謂疑獨其希之謂歟是以黜其聰明而去智與故與天合德而循天之理巍然處其所不從事於外固

非或使之所能爲也故言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徽宗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棄
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
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
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
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疏義曰天施地生百昌並植然撓萬物者
莫疾乎風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故風以鼓

舞衆形委其自化而物得條達雨以潤澤
萬物任其自滋而物得茂大常因自然非
益生也不爲助長非勸成也故生化形色
遂于兩間此所以爲長久之道若乃風疾
轉而爲飄而雨暴聚而爲驟此非陰陽之
和乃繆戾之患其於物也益生勸成非因
自然物反蒙其害矣其能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
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徽宗註曰希則无所從事无聲之表獨以性覺與道爲一而不與物共豈德之可名失之可累哉惟不知獨化之自然而以道爲難知爲難行疑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迺始苦心勞形而從事於道道或倚于一偏

或蔽于一曲道術爲天下裂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而不自得其得則其得之也適所以爲失歟

疏義曰獨立于萬物之上不從事於外者希也能不用聰明默而識之於無聲之中

獨能聞和則與道冥會而物莫能偶矣道至於此無損無益何得可名何失可累昧者不能朝徹而見獨故不知獨化之自然道本易知而天下莫能知於是以道爲難知矣道本易行而天下莫能行於是以道爲難行矣或求道於高遠若登天而不可及當不知每下愈況而不拘於高也則雖心有所係以苦其思能有所技以勞其形而從事於道其何所得乎以此從事則在道爲一偏在物爲一曲道之大全於是裂

矣失人生均有獨化不因物而得失性者從事於道則吾所謂獨立於萬物之上者復臣於道矣雖於道德失之三等而有所得然非自得其得也同歸於失而已矣

信不足有不信

徽宗註曰信則不妄妄見真僞以道爲真以物爲僞則於信爲不足故有不信惠施辨非之徒皆原於道而失之也遠信不足故也

疏義曰經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得信也萬物雖殊無非實者視不信猶信乃真信也惟知道不違物而不以道爲真知物無非道而不以物爲僞故無往而不信矣若夫信不足者生乎妄見以道爲真以物爲僞不知大全自生分別爾故信不足者有不信也若惠施之好辯韓非之刑名不知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而去道遠者凡以信不足爾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六

太學生江溆疏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徽宗註曰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以德爲循則有足者皆至

疏義曰跂者支而不正則不能凝然有立矣跨者行之不遠則不能憧憧往來矣跂而欲立跨而欲行是不能安於恬惔適性

而止者也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惟
知率性自得而以德爲循不矯拂以爲僞
則有足者可至若叔山無趾王駘之兀者
無所不至矣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
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莫六

徽宗註曰自見則智不足以周物故不明
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
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
所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豈道

也哉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疏義曰蔽於一已之見則於事有所不燭
故智不足以周物而不明私於一已之是
則於是有所不從故仁不足以同衆而不
彰惟不伐者然後天下不與之爭功若有
其善則其善喪矣何功之有惟不矜者然
後天下不與之爭能若矜其能則其功喪
矣何長之有惟聖人與道爲一以深爲根
退藏於密而得夫不自見之明以約爲紀
不志乎期費而得夫不自是之彰去泰而

無泰色未嘗自伐去奢而無淫志未嘗自矜此所以聖益聖也苟不知出此豈所以爲道乎其於食則爲餘其於行則爲贅皆券外之所有而非券內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莫六

徽宗註曰侈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二

疏義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若乃泰色淫志以自處是侈於性而自盈矣宜爲天之所虧地

之所變人之所惡也聖人不然常以濡弱謙下爲表彼不知滿假多累而修性以自盈宜有道者所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徽宗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疏義曰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三

者未分名曰渾淪渾淪之初大樸未散易所謂太極者是也故合於渾淪而其成不虧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兩儀之所受中故天地待是以生入於無生則一氣渾淪而冥乎至賾降於有生則輕清重濁

而見於有象有生也豈爲不生之妙乎謂之物固其所也

寂兮寥兮

徽宗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

疏義曰寂然不動則寂者未始涉于動也太虛寥廓則寥者未始交于物也不涉于動不交于物則無聲無臭湛然而已

獨立而不改

徽宗註曰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

疏義曰自本自根自古固存萬物莫能傾萬變莫能遷此之謂大定持之若是則萬化無極而道常自若茲非道之體乎

周行而不殆

徽宗註曰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疏義曰物出而與之俱出物入而與之俱入民咸用之無往不存此之謂利用出入若是則一往一來而所以常無窮豈非道之用乎

可以爲天下母

徽宗註曰萬物恃之以生

疏義曰生者不能自生惟不生者能生生萬物之生所以必恃於道也經曰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又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
徽宗註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者滋而
已道常無名故字之大者對小之稱故可
名焉道之妙則小而幽道之中則大而顯

疏義曰左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物生以水水滋而滋者滋
也可棄以聚可支以散者數也滋者數之
先見未至於凝形數者滋之已成固圄於
實體物成數定多寡可見者名之所生故

名生於實實有數焉字而子之令轉生出者字之爲義故字者滋而已無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故道常無名精小之微埒大之盛故大者對小之稱無名則道之妙道之妙則小而幽故也所以字之大則道之中道之中則大而顯故也所以可名焉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所謂道之妙則小而幽也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所謂道之中則大而顯也

大曰逝

徽宗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
疏義曰語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則逝以言其不留故運而不留所以為逝道之大雖不外乎形數然運而無積故大曰逝逝曰遠

徽宗註曰應而不窮故曰遠
疏義曰經曰玄德深矣遠矣則遠以言不窮故應而不窮者所以為遠道之逝雖未離乎往來然未始有封故逝曰遠遠曰反

徼宗註曰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徧覆包含而无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易所謂以言乎通則靜而正也

疏義曰反者道之動則反者復乎靜所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也夫道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道復於至幽故小而與物辯惟與物交故可名其大覆載萬物一視同仁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惟與物辯故可名

以小動者以靜作者以息反復其道不離于性方與物交則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及與物辯則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道以去本爲遠遠其去也運而不留應而不窮遠則不禦者非與物交之時乎道以反本爲邇邇其反也歸根而靜靜而復命邇則靜而正者非與物辯之時乎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徽宗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罩俊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

亦大

疏義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列子所謂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則道能覆載天地矣輕清在上者爲天及其無窮則星辰萬物無不覆焉重濁在下者爲地及其廣厚則華嶽河海無不載焉王者體是位乎其中達爲三才有相通之用辯爲三極有各立之體固能擬天地而參諸身矣此域中之大所以有四雖然由非大而列爲大猶未離乎有

形自太一而分爲四猶未離乎有數雖曰有形而不礙於形雖曰有數而不制於數茲其所以爲大歟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徽宗註曰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

靜而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爲至故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

疏義曰道之未降則合於渾淪而無分故上言混成道之既散則圓於方體而可見

故此言域中方未離神天之本宗是爲靜而聖及其應帝王之興起是爲動而王惟由靜而動由聖而王斯能通天地人而盡人道之極夫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其一上比則與天同矣蓋以王者能盡人道則同乎天故也經曰王乃天夫王道如此之至宜乎域中之大而與居其一也夫然故道隱無名獨與之遊旣與道同其體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與天地同其功則道也天地也聖人也同出一本

貫而通之盡人而同乎天體天而同乎道
未可以差殊觀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徽宗註曰人謂王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其所
法者道之自然而已道法自然應物故也
自然非道之全出而應物故降而下法
疏義曰上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此言
人法地是以知其人謂王也夫天無爲以
之清任萬物之自滋則不產而萬物化斯

天之神也地無爲以之寧委衆形之自殖則不長而萬物育斯地之富也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則無爲而天下功帝王之大也三者如此凡以法道之自然故也蓋人非不法天也而曰法地地非不法道也而曰法天則以語道必有其序故也要之皆本於自然而已故終之以道法自然且即有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上即非物論之則自然在其下有自則有他有然則有滅自然非道之全也而道法

之者道出應物其法之也降而下法故也
莊子曰偶而應之者道也此之謂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徽宗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爲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爲躁君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疏義曰楊雄曰取四重重則不輕矣經曰

守靜篤靜則不撓矣惟不輕則物不能遷而中有所主故不爲搖奪而有所守惟不撓則未嘗躁進而能應群動故不爲妄動而有所制重而有守所以爲輕根靜而有制所以爲躁君能自守以靜則群動不能遷能自持以重則外物不能汨失之者鮮固其所也凡物之行有累則重而遲无累則輕而速行以輕爲速然必待輜重以自給雖履畏塗而无中道之困是以無患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徽宗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疏義曰莊子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此榮觀所以爲在物孟子曰四支之于安佚也此燕處所以爲在身文王誕先登于岸其身安矣然後臺沼之樂見于靈臺身安然後物可樂於此可見是以雖有榮觀必先以燕處超然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憺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疏義曰無爲而寡過易有爲而無累難治
天下者豈可易而爲之耶禹稱堯曰惟帝
其難之湯自謂曰慄慄危懼凡以有爲者
難於无累故爾然則有大物者宜懍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徽宗註曰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
則犯分故失君
疏義曰豹重則有威自然之理也不重則

不威矣蓋君尊而臣卑唯君尊故不欲輕
君倡臣和自然之分也不倡而和則犯分
矣蓋君先而臣從惟臣從故不欲躁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徽宗註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故無轍迹
疏義曰神無方無體而冥於道故所存者
神化因形移易而涉於迹故所過者化在
道者存而索至在迹者過而不守其行如
此宜无轍迹可尋

善言無瑕謫

徽宗註曰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故无瑕謫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於成變化唯聖人爲能善其言行而成變化之妙故行無轍迹之可尋言无瑕謫之足累

疏義曰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无窮之變和同乎性命之端而因以無窮之變則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爲言若此宜無瑕謫之累且自易觀之象爲天下之至賾君子則擬象而言爻爲天下之至動君子則

議交而動言行存乎人變化在天地言行
始于擬議而終于成變化則言行者君子
之樞機也惟聖人得言之解爲行之宗可
以爲千里之應可以致天地之動變化之
妙其成在我如是而行則行而无迹獨往
獨來惟大方之踦尚何轍迹可尋哉如是
而言則言而當法設之以神无斯言之玷
尚何瑕謫爲累哉

善計不用籌算

徽宗註曰通于一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

不用籌算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疏義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以天下之
數皆生于一故爾能通其一故萬事可畢
既已為一乃麗于數麗于數者猶可以知
萬況不麗于數而能生數者乎宜其不用
籌畫計算萬變之殊雖若甚衆而若數一
二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徽宗註曰塗郤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塞兌閉門執神而固物不能易其

真塗郤守神者然也莊子言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幾是已眇乎深根晦位冥眇而世不能窺其迹退藏於密者然也莊子言藏乎无端之紀幾是已以是處已雖無關楗孰得而開之夫是之謂善閉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徽宗註曰待繩約而固者是削其性也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則不約而固孰能解之

疏義曰天下有常然一性之真是已與生

俱生確乎不拔豈待繩約而固哉待繩約而固者是戕其真而散其樸也故為削其性善結者不然沃人之心本乎至和而無俟於言正容悟物使人意消而不假於勢莊子所謂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正此意也若然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徽宗註曰善者道之繼冥於道則无善之

可名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下故有此五善而至于人物无所然聖人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反一无迹因其常然而已世喪道矣天下舉失其恬惔寂寞之性而

曰淪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救之

疏義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故善爲道之繼復乎大道之原則善名之與惡蓋將簡之而不得故无善之可名散爲可欲之善則本之以道而善兼天下此

善名之所以立也自善行以至善結聖人所以有此五善至於人物无棄在乎能體道以濟天下故也夫聖人愛人而救之使人樂其生利物而救之使物遂其性曾何容心哉反一無迹循道而不違因其常然乘禮而不迕任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而已雖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无以興乎世故民失其恬惔寂寞之性樊然殽亂繭然疲役日淪於憂患之域不有以在宥之安能使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哉非聖教

化者以道任天下之重出道善世俾民物
各安其性命之情孰能成善救之功哉
是謂襲明
徽宗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
而不耀

疏義曰龍之爲物能見能隱襲則隱而未
見也以隱也故衣在內則襲有不表而出
之之意與惕襲不相因之襲同襲明則圖
滑疑之耀去形諜之光不自用其明故也
聖人之於世豐智源而嗇出衆人昭昭我

獨若昏者爲是故爾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已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徽宗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爲利

疏義曰凡利之路可化以爲貨可有以爲賄資之爲利利之次也故資以言其利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有不善人然後善人之功利著此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亦是意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徽宗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善與不善彼是兩忘无容心焉則何貴愛
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
疏義曰論性之本善否一致自常人言之
有善也不善爲之對自聖人言之善者吾
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其心空然初无去
取彼不善人之師夫何所貴彼善人之資

夫何所愛彼是莫得其偶兩忘而化於道
知夫善惡之辨生乎妄見夫何勤勤分別
而生貴愛之心哉大同於物於聖人見之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徽宗註曰道之要妙不覩衆善无所用智
七聖皆迷无所問塗義協于此

疏義曰善者離道而爲之也智者道出而
生之也道之要妙冥善惡於一致故不覩
衆善以智索之而不得故无所用智難終
難窮難測難識是豈智巧果敢之列哉此

所以大迷也昔者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而方明滑稽之徒七聖皆迷无所問塗蓋大隗則道之要妙之譬也七聖則未免乎用智之譬也七聖皆迷无所問塗則以見道之要妙不可以智知矣莊周之書與老氏相爲表裏蓋見于此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徽宗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爲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疏義曰雄陽物也體剛而乘物故能以剛勝物雌陰物也體柔而承物故特柔靜而已聖人之智威可以服海内力可以旋天

地則知所以勝物矣是爲知其雄也然雖剛也必沉潛而處乎柔雖動也必深察而處乎靜是能守其雌也惟處乎柔故能不絶物惟處乎靜故足以應群動既以與人已愈有德澤洋溢未始有匱是所以爲天下谿也且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之則谿下地宜爲流水所赴聖人守雌以柔靜受萬物而不辭何以異此且壯以有立剛克之事執謙之柄柔克之事聖人於剛則沉潛故不用壯於柔則立本故持之以

謙不用壯而持之以謙是乃知雄而守雌
也德出於性初未嘗離一於剛則焚其和
一於柔則无以立惟知雄而有其剛守雌
而濟以柔則成和之修充於所性天渾然
成斯為全德之人矣其與嬰兒也奚擇蓋
嬰兒氣專志一故和而不暴欲慮未充故
醇而未散惟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復歸於
嬰兒也孟子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與此意同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

忒復歸於無極

徽宗註曰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无有一旀天下是則是傚樂推而不猒故為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无或差忒若是者難終

莫六

十六

難窮末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无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為天下式曰復歸於无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於事以中為至无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

疏義曰白陰之中於方爲西萬寶旣成之所故以況德之著黑探其本於方爲北萬物歸根之時故以況道之復聖人發乎天光照臨下土則自昭者一性之德是爲知其白退藏於密不出其宗則默會者又本乎道是爲守其黑道德純備无有一疵故有則可則而天下是則有効可倣而天下是倣无思不服樂推於當時盛德難忘不猒于悠久故爲天下式也惟爲天下式故其正則止一而不遷其時則相因而必至

正而不惑未始有妄信矣不期如彼四時德至於此何差忒之有若是者真精之原同乎天倫孰要其所終孰知其所窮蓋萬化而未始有極茲所以爲常德不忒歟雖然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

爲天下式曰歸於无極者何也蓋洪範之作箕子所以闡道之妙道經之作老氏所以微道之顯闡道者以道中庸爲主故云有極蓋德之見于事以中爲至也微道者以極高明爲主故云无極蓋德之復乎道

不可致也極中也猶屋之有極衆材之所會猶天之有極衆星之所共或有或無各有所當而已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徽宗註曰性命之外无非物也世之人以得爲榮以失爲辱以泰爲榮以約爲辱惟聖人爲能榮辱一視而无取舍之心然不志於期費而以約爲紀亦虛而已故爲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

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通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

疏義曰一性凝寂至虛而已自券之外无適非妄劣性分之外皆為物也然世之人得之若驚而喜失之若驚而憂此以得為榮以失為辱也或充詘於富貴或隕穫於貧賤此以泰為榮以約為辱也聖人知夫物之來不可拒故不以得為榮其去不可

止故不以失爲辱榮辱一視而無取捨之心遊於芴内而不志乎期費内保不蕩而以約爲紀極天下之至虚而無一毫之攖故爲天下谷也蓋谷之爲物虚而能受受而不藏虚而能應應而不竭在我之德其虚若此故能應天下之群實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茲所以爲常德乃足與虚靜之中有物混成道之體也木之爲樸未散爲器其質全矣道之全體乃在於此能復歸於樸則明於大本大宗是爲能備道雖

然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之貴自以爲稱凡以明道而知貴之本也抱樸則得其道矣得道者多助故天下賓抱樸而天下賓經所謂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也

樸散則爲器

徽宗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爲二

疏義曰超乎太極之先者道也故形而上

者謂之道未離方體之內者器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之與器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自道言之則大易未判有物混成故全天與人合而為一自器言之則大樸既散隱顯既分故散天與人離而為二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徽宗註曰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所謂道之全聖人以治身也道之土苴以治天下所謂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也惟散道以用天下則舉而措之者有分有守其形可見而其名可言有形有名其能可因而其材可任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矣莊子論大道之序言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繼之以必分其名必由其名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義與此合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於此可

見易言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道德全備仁義兩得足以爲萬夫之望官長之謂乎

故大制不割

徽宗註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疏義曰因形移易謂之化離形頓革謂之變由化而至於變道之序也聖人知變化之道而兆於變化制物而不制於物如易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者也然雖制物而无辨物之迹刻彫衆形而不爲巧焉所謂

方而不割者也兼大制未易至此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而无以天下爲者若可以寄託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則用智而恃力失之遠矣是以聖人任道化而不尚智力秦失之強殆謂是歟

疏義曰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足以相遠是雖天下之廣可名以大物然不通乎道雖有大物不可以物物矣惟夫與道爲一而不物于物則可以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能物天下之物也蓋留動而生莫逃乎物必有不圇於物而能物物者物物者道也能明乎道之非物則宇宙在乎手而无以天下爲可以膺天下之寄託矣莊子所謂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終之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豈獨治天下而已哉正此意也雖然天下大器不可爲

也不明乎道取天下而爲之是用智而恃力也用智則智必有所困恃力則力必有所殆其於道失之遠矣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尚智力者凡以道化不物於物而智力以圓于物故也惟不物故能物物所以

任道化而不尚智力也彼嬴秦徒以智力爲尚豈足以治天下哉故古人以爲秦失之强也楊雄以秦爲狼亦以是爾

天下神器

徽宗註曰制於形數圄於方體而域於覆

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无方而為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之神器

疏義曰謂之六合則制於形數矣謂之宇宙則囿於方體矣域於覆載之兩間而非覆載天地者故天下雖大謂之器焉然立乎不測而莫見其迹行乎無方而未始有封為之而不知无為則必敗執之而不知趨時則必失雖未離乎器其為器也可謂神矣

不可為也

徽宗註曰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无爲而用天下

疏義曰有形則可名有分則可守所謂器也必有不器者然後能運其器不器者即不物於物者也惟不物於物則萬物雖多群動不一皆不出防範之內雖不期於宰制役使而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矣凡以明乎非物而能物物故无爲而天下功也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固以治矣經曰道

常无爲而无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莊子曰上必无爲而用天下南面而君天下者苟執於事爲之迹而不知以无爲爲常以有涯逐无涯則智有所困孰能用天下而化萬物哉故莊子曰多知爲敗

爲者敗之

徽宗註曰能爲而不能无爲則智有所困莊子曰多知爲敗

疏義曰入而與物辨則不同同之斯无爲也出而與物交則有所別矣不得不爲也

不得不爲則彼是戾矣能无敗乎惟夫以无爲爲本以有爲爲末无爲而无不爲則應物有裕而不匱智孰有所困哉廣成子曰多知爲敗則以无知故能无不知也何敗之有

執者失之

徽宗註曰道之貴者時執而不化則失時之行是謂違道

疏義曰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時徙不留道亦應變則道之所貴者時也物无常宜宜

在隨時苟執而不失泥人一曲先之則過後之則不及能无失乎與時俱化而无有專爲則於時不失於道不違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

隳

徽宗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强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爲

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
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
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疏義曰日往則月來日月迭照未常停也
物理之或行或隨如此春先而夏從四時
相代莫或已也物理之或噓或吹如此木
壯則水老火生則金囚物理之或强或羸
若五行之王廢如此禾死而麥生木隕而
鞠華物理之或載或墮若草木之開落如
此自行隨以至載墮皆為時所役故與時

終爲數所制故與數盡是以循環往復而未免乎累若夫超于時而不與時終離于數而不與數盡何累之有聖人解乎此體道之元故不累於物體道之尊故獨立于萬物之上道之在我物不能偶如是而往則無所因而往故爲獨往如是而來无所從而來故爲獨來莫之爵而常自然可謂至貴矣不物之妙乃在乎此豈有爲者之敗執之者失哉宜其運神器而有餘裕夫聖人心超有無不累於物故事變交錯而

我法不遷此所以物態不齊而心常一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徽宗註曰聖人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
多累故无益生无侈性无泰至游乎券內
而已若是則豈有為者之執敗者之失乎

故曰繁文飾貌无益于治
疏義曰物壯則老故有變遷滿則招損故
為多累聖人知行隨噓吹強羸載隳返復
不一是能觀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
故因其自然而无益生以約為紀而无泰

至內保外不蕩而无侈性是所謂游乎券內者也游乎券內者行乎无名无名者道也所行在道豈有甚與奢泰之患哉守其性源與道宛轉其治天下體乎无為故无為之敗合乎至變故无執之之失彼繁文飾貌者方且累乎甚與奢泰之患其何益於治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七

太學生江澂疏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徽宗註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者務本而已故不以兵強天下

疏義曰莊周論治言五末而三軍五兵之運於德爲末所謂本則精神心術是已兵不可偃故五末者古人有之君子務本故

非其所先以道佐人主蓋優於爲君子矣豈驅民於萬死一生之地以威服天下哉昔梁惠王願比死者一洒齊楚之恥孟子告以仁者無敵夫豈以兵强天下哉其事好還

徽宗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莫七

疏義曰出於己者善則人亦以善報之出乎己者不善則人亦以不善報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苟以好攻戰爲心而樂殺人則其報之以類當如何哉以其事好還

故也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徽宗註曰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疏義曰耕無鹵莽耘無滅裂是謂人力雪則優渥雨則霑足是謂天時用兵則非所以力地力至於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非所以召和氣至於上違天時故有凶年焉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

與天地通乎一氣故人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此講武之詩與老子不同者以明聖人之志異乎人之武志歟一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

徽宗註曰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以强勝人是謂凶德故師克在和不在衆

莫七

二

疏義曰事雖不同均欲求可功雖不同均欲求成然有撙撙然用力多而見功寡者不知秉本據要而已聖人之道天下之本

與夫爲治之要在是焉故用力少而見功多若夫覩武觀兵以强勝人豈德之吉者哉先王用兵固有常勝之道然有左旋右抽而事功罔濟者不知聖人之道故也聖人之道故在和衆而使之同心協力則事無不可功無不成而無敵於天下左氏所謂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荀卿曰士民不親雖湯武不能勝敵然則師克者固在和不在衆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徽宗註曰緣於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故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不得已而後應功求成而已自矜則不長自伐則无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體此四者所以成而勿強

疏義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則出應帝王豈得已哉況用師乎師以中而吉以正而無咎若師之九二是矣體順行險履中問罪如田而有禽此所謂以中而吉

也柔而得正能以衆正利執言而無咎此所謂以正而無咎也然聖人用師豈窮兵黷武以逞無饜之欲耶緣於不得已而不寧之方懷來矣若自矜則不長自伐則無功自驕則不足觀也已豈善持勝者乎

蓋殺敵爲果能果而不矜則天下莫與之爭能果而勿伐則天下莫與之爭功能果而勿驕則功成不居是以不去故事功之成世莫得而競也

物壯則老

徽宗註曰夏長秋殺之化可見已
疏義曰有春夏之長養必有秋冬之肅殺
大化密移疇覺之哉物壯則老此可見已
是謂非道
徽宗註曰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疏義曰其始無首孰原其所始其卒無尾
孰要其所終自古固存化化而非化之所
能化故道不與物化道之與物相去遠矣
故物壯則老是謂非道
非道早已

徽宗註曰外乎道則有壯老之異
疏義曰圖於大化之中方剛而爲壯旣衰
而爲老物皆然也凡以外乎道故爾道長
於上古而不爲老豈有老壯之異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徽宗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
兵戰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疏義曰物類之起必有所始福之將至有

開必先自然之道福之兆乎物謂之祥故易言吉事有祥兵凶器也尚何吉之先見所以爲不祥雖然講武類禡動惟厥時雖先王所不廢然匿文者不昭故必耀德黷武者無烈故不觀兵傳所謂兵戢而時動蓋謂是也武王戢干戈而橐弓矢求懿德以肆時夏茲耀德不觀兵也且武之爲義冠卷取之以其隱而不顯足迹取之以其棄而不用宜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

徽宗註曰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陽爲德陰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疏義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故左爲陽而右爲陰陰陽者生殺之本始故陽主生而陰主殺德主生故管子以謂陽爲德刑主殺故管子以謂陰爲刑德成而上物莫能賤是以君子貴德刑之將用爲之徹樂是以君子畏刑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徽宗註曰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无心於勝物故曰恬惔爲上无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

疏義曰兵者不祥之器雖有道者不處然聖人應世將以安民則暴者不得不禁亂之起也不得不救不庭之方來干天討則兵戢時動不得不往夫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聖人用之豈本心哉緣於不得已

爾是以常處不爭之地而不敢爲天下先
豈以勝物爲心哉以恬惔爲上故也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徽宗註曰國君好仁天下无敵安其危而
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
集也
疏義曰仁者无敵故國君好仁則天下无
敵焉不明乎此至於擊鼓其鐘踊躍用兵
則是安其危而不以爲險利其菑而不以
爲害樂其所以亡而不以爲不美也是宜

怨之所構禍之所集歟又烏知王者之兵
本以仁義行以征罰有事則討无事則已
以爲常安之術哉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
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
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莫七
六
徽宗註曰易以師爲毒天下雖戰而勝必
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
處之
疏義曰在易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蓋王者之兵所以容民蓄衆雖戰而勝猶醫師聚毒藥以攻疾必有被其毒者故易以師爲毒天下而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无名

徽宗註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

疏義曰无名天地之始道則生天生地者也故不得而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徽宗註曰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真君存焉

疏義曰莊子曰同乎无欲是爲素樸經曰樸散則爲器樸所以喻道之全體大者在上寡而勝物小者在下衆而物勝自形名而降乃如此若夫道之全體不立一物搏之不得名之曰微與性圓融復乎至幽可名於小矣是道也不麗於體不囿於數真君足以高天下非若域於方體而以大爲

累者此所以天下莫敢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徽宗註曰道足以爲物之主則物將自賓
莊子曰素樸而民性得矣服萬物而不以
威刑幾是已
疏義曰語曰何莫由斯道也莊子曰行於
萬物者道也蓋道者似萬物之宗而萬物
莫不尊道苟能守道物所以賓也莊子曰
素樸而民性得矣樸則道之全體體道故
民性得其意正與此合在易之觀聖人以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然則服萬物者何俟於威刑哉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徽宗註曰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疏義曰純則不虧其神素則无所與雜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勿失則與神為

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豈特賓物而已哉仰合於天則上與元化交俯參於地則下與厚德並精神四達上際下蟠與天地同流則兩者交通成和而甘露降矣物孰有不被其澤者哉蓋甘露者天地和氣之所

生聖人純素之道格于上下而天地之和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鶡冠子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蓋天无爲以之清上及太清則上際於天也地无爲以之寧下及太寧則下蟠

於地也惟人萬物之靈中及萬靈則及乎萬物也此甘露所以降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徽宗註曰大道之序五變而形名可舉有形之可名則道降德衰澆渾散樸而莫之止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聖人不然始制有名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孰能危之故云知止不殆

疏義曰莊周論九變自明天第之至形名而其數五有形可名則去道德遠矣故道降而德衰離道既遠則樸散爲器矣故澆淳散樸而莫之止是以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蓋蒿目則視之不明也惟不能內視爲明故常憂而不樂所謂仁則反愁我身也不仁之人見利而忘真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所謂貪者常憂不足也蒿目而憂世之患則若枝於手而有餘於數之類也決

性命之情而饕養貴富則若駢於拇而不足於數之類也聖人不然於始制有名之時則塊然獨以其形立豈隨物而遷哉澹然獨與神明居豈不足為患哉正以止之固以執之於流能止即動而真若是孰能危之所以不殆歟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徽宗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而

已矣

疏義曰有生不同同稟一性凡以有生斯有性爾則天下一性也道之全體不離於性聖人得其純全故有性者皆以性合猶江海善下之而百川水潦歸焉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莅垂拱而天下治夫何爲哉因民之性以化之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徽宗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

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之事知人而已

疏義曰蟭螟秋毫物之至微者也雖百步之遠善視者猶能見之人之眉睫甚邇者也雖使離朱當晝拭眥望之而不見焉人之爲智蓋亦如此則以智可以知人而不能以自知故也韓非載杜子之言以謂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蓋謂是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荀子曰是是非非之謂智察人之邪正若辨

白黑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矣所以爲智之事然而如目焉可以見外不能自察但可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徽宗註曰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返本而靜靜則明无不燭故易曰復以自知內視則於見無

愛不見彼而自見故傳曰內視之謂明用智以察人之邪正則提是而排非四顧而物應是爲與接爲構以虛一而靜之心日校夫是非之正是爲日以心鬬此特知人之事而已若夫復以自知則內觀一性靜

而返本視人之所不視而見不見之形而得其所謂見見者焉天地之大於此乎見是其鑑也萬物之多於此乎形是其照也若然則其爲明果有旣耶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徽宗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務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苦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无害者自勝也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无悶无往而不勝所以爲强

疏義曰愚者不足與有謀故智者施其察而詐愚怯者不足與有敵故勇者奮其忮而苦怯此尚力而勝人者也勝己之私而用心剛直養無害而其氣完此尚德而自勝者也夫惟自勝則外物交至不足以喪

吾存故出則獨立不懼處則遯世无悶夫獨立若可懼也今乃不懼是爲勇於義遯世若可悶也今乃无悶是爲安於命或出或處无往而不勝茲其所以爲至强歟

知足者富

徽宗註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知足者務內游而取足於身萬物皆備國財并焉

疏義曰萬化之生其名不同有而不失是爲至富則以至足之分存乎吾身也莊子所謂有萬不同之謂富者此也惟知足之

人游乎寨內取足於身故首圓足方而天地位胸南背北而陰陽該有物有則而萬物咸備晉楚之富豈足以爲之比哉知足之足常足此所以國財并焉

強行者有志

徽宗註曰自強不息斯志於道

疏義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故有爲者在於自強而自強者是爲有志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蓋士志於道者也聞道而

勤行則真積力久而自强不息非有志者能之乎

不失其所者久

徽宗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移與物轉徙者可暫而已

疏義曰人能體常不變一於所守斯能放道而行悠久無疆在易之恒其象言君子立不易方而象以謂聖人久於其道正此之謂彼時徙不留與之推遷物有壯老與之轉徙果能不失其所者乎

死而不亡者壽

徽宗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此篇

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則造化在我非夫无古无今而入于不死不生孰能與此

疏義曰凡物生必為出乎一死為入乎一生

有所萌則出乎一也死有所歸則入乎一也原始而知死之說若莊子言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今又變而之死之意是也反終而知生之說若莊子言吾又安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之意是也始終相反乎元端而莫知其所窮則死生之說豈有異耶一以貫之而已蓋一晝一明而晝夜分流形於天地之間而從役於晝夜者凡物皆然晝夜相承猶之死生相代也彼圖於時數而與物相轉徙者固

未免晝夜之所驅矣惟達者知通爲一以死生爲一條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有所謂不往知死之未始異於生彼形體萬變與時俱化而真性湛然其神不亡則以通乎晝夜而知獨得夫所謂至一故天長地久而與之俱爲无窮其爲壽也蓋莫知其極矣此篇之義始於知人所以窮理中於知足所以盡性終於不亡所以至於命蓋窮理則不蔽故知人爲窮理盡性則无欲故知足爲盡性達命之情則

命萬物而無所聽故死而不亡爲至於命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序與此篇之義同惟至於命則造化之妙皆自我出朝徹見獨與道冥會超於時數而古今之所不能囿離於形體而死生之所不能役莊子言无古无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此之謂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徽宗註曰汎然无所繫輒故動靜不失往

来不窮左之右之而无不可
疏義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左爲陽右爲陰
故汎然无所繫轗可以左右也太玄曰無
所繫轗者聖也莊子曰有左有右惟無所
繫轗故不滕於一方而有左有右也若然
則動靜在我若陰陽之消息相爲盈虛何
失之有則動靜不失矣往來在我若日月
之迴照相爲晝夜何窮之有則往來不窮
矣取之左而左取之右而右无門无旁四
達皇皇而莫不 往其原烏乎存而不可哉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徽宗註曰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萬物自形自化自智自力而不尸其功譬彼四時功成者去

疏義曰往者資之莊子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也求者與之莊子所謂至無以供其求是也惟其往者資之求者與之而无所辭故生化形色智力消息一付之自爾何尸其功哉譬如四時戊出則丁藏木壯則水老功成者去豈認而有之哉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无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徽宗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辯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疏義曰精入乎神而幺景出乎明而大故復於至幽爲小顯於至變爲大天道升於

北則復之時也降於南則離之時也南交而北辨故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則物我兩忘故常无欲與物交則與物委蛇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自其在已者言之也鼓舞乎群衆而莫窺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自其在人者言之也且道覆載萬物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故於覆露萬物言不示其宰制之功惟不示其功則不爲之主矣鼓之舞之以

盡神故於鼓舞群衆言莫窺其歸往之迹惟莫窺其迹則不知所主矣蓋道不在大亦不在小則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非真常也道之及乎物者爾及乎物則非形而上者之道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故業大而富有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爲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跂義曰有大美而能遜故能有其美有成

功而不居故能保其成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故業大而富有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蓋篤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未離乎有形形之大而不能化未免乎有敝惟變動不居故成名於聖而無爲大之累無爲大之累則不自大矣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徽宗註曰象如天之垂象无爲也運之以律无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无爲

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

疏義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垂象運而无積周行不殆其行健矣果何爲乎莊子曰无爲爲之之謂天易曰天行健此无爲而運之以健也日星回旋雲霓伏見其文炳然天何言哉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易曰仰以觀於天文此无言而示之以文也聖人之御世體天道之變化執大象以示人如天之垂象處无爲之事雖爲

未嘗有爲之之迹行不言之教雖教未嘗發言之意故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其好我也親若父母附離不以膠漆而固矣故言執大象天下往其曰大象則以若可見不可得而見也經所謂大象无形是已

往而不害

徽宗註曰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知无所用之何害之有

疏義曰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故陰陽和靜列子所謂陰陽常調是也以道莅天下

故鬼神不擾列子所謂鬼无靈響是也以遂群生而群生連屬其鄉故群生不傷列子所謂人无夭惡是也以育萬物而萬物各得其宜故萬物不夭列子所謂物无疵癘是也妙而爲陰陽幽而爲鬼神衆而爲群生散而爲萬物无不處其宜此之謂至一故能常使民无知无欲民雖有知无所用之天下之大利於此致焉何害之有

安平泰

徽宗註曰安則无危亡之憂平則无險陂

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疏義曰安者危之對故安則無危亡之憂
所謂天下常安也平者陂之對故平則无
險陂之患所謂天下均平也泰者否之對
泰者施澤及下之時也故易言泰者通而

治焉自安以至平自平以至泰治効如此
非執古道以御今之有孰致是哉
樂與餌過客止
徽宗註曰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累
乎物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故止

疏柔我曰屬其性於五聲故耳欲綦聲而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屬其性於五味故口欲綦味味而五味濁口使口利爽則悅聲與味者世之人累乎物故也累乎物故內外之韄甚繁且繆莫之能解矣然其不能自解者以不知疏通開達物有結之爾是雖過客之不遑啓息亦爲之止矣

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徽宗註曰味之所味者膋矣而味味者未

嘗呈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无知也而无不知也无能也而无不能也故

用之不可既

疏義曰天有五行化生五味始於淡窮於甘皆味之所味也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其曰味味莊子所謂天下之正味是也彰爲五色或採其本或質其物

皆色之所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其曰色色易所謂賁无色是也別為五聲清濁高下達回攸奔皆聲之所聲也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其曰聲聲經所謂大音希聲是已信言不美故道之出言淡乎其无味而能味天下之味易无形埒故視之不足見而能色天下之色无聲无臭故聽之不足聞而能聲天下之聲味天下之味則能甘能苦矣色天下之色則能黃矣聲天下之聲則

能宮能商矣无味也不足見也不足聞也疑若无知無能也然而能味味能聲聲能色色運量不匱而其用不窮則无不知无不能也是以列子論形生聲味而終之曰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无不能也」故曰用之不可既傳曰无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其斯之謂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徽宗註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斂散也
其盛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
至微而莫覩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
之吉賢者殆庶幾而已陽盛于夏而陰生
于午陰凝於冬而陽生于子句踐欲弊吳
而勸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
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氷之至消息滿
虛不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

奪
疏義曰陰陽之運日往月來有以相照下與上騰有以相蓋一消一長有以相治此陰陽相蓋相照相治也四時之行寒暑推移有以相代相生相殺之繼王有以相生壬之尅勝有以相殺此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以至散爲萬物其理不說序爲人倫其傳不息斂者萬兆而散者已萌則或歙或張然也盛者未已而衰者俄繼則或弱或強然也以至一倡一起而廢興更代一

虧一盈而予奪迭用發於未萌藏於未兆雖有神視莫覩其形幾常發於細微而莫覩其朕惟聖人見曉於冥冥而作炳於絲忽眇綿之上能極深而研幾則以得先見之吉也賢者雖不及於知幾然能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殆庶幾乎今夫積陽成暑則陽盛於夏也然予美已盡而陰且生矣積陰成寒則陰凝於冬也然午美已極而陽且生矣揚雄所謂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芽也是皆歙張廢興迭

運更化之所致焉此在天之理也句踐欲弊吳將欲弱之也而勸之伐齊必固強之也智伯欲襲仇由將欲奪之也而遺之廣車必固之也韓非亦曰晉獻公將襲虞遺之璧馬智伯襲仇由遺之廣車以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亦是意也此在人之爭也稽諸天理驗諸人事莫不皆然此聖人察象識類於陰始凝履霜而知堅氷之至也故能於天下之理一消一息一滿一虛不位乎其形而察夫形形者彼其理雖未

兆昭然而可覩矣若然則歙張強弱廢興予奪制之自已運之自已勇者不敢奮其忮其強不能弱智者不敢施其察其守不能奪與天爲一而天道已行唯可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能與於此

是謂微明

微宗註曰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爲甚著楊雄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覩而衆莫知疏義曰涉於有迹則顯而易見藏於未兆則隱而難知歙張強弱廢興予奪相爲消

長相爲倚伏方其未兆則深妙眇冥視之不見其迹閱隱而難知也自理觀之盛極則衰窮極更生迭作不停雖藏於无朕而必至之理昭然而可見則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爲甚著矣楊子作太玄有曰水息淵木消枝賢人觀而衆莫知蓋水幾於道周流無際損於此者必益於彼虧於此者必盈於彼則水雖息於淵而木已消於枝矣衆人求其迹賢人造其理故賢人觀而衆莫知衆人則異賢人可見於此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徽宗註曰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
能之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蚿風之相憐曰
指我則勝我蹝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
屋者惟我能也
疏義曰自事言之剛強足以勝柔弱自道
言之柔弱足以勝剛強柔勝剛弱勝強以
道言之也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欲剛
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柔之勝剛

弱之勝强其得常勝之道歟莊子所謂積衆小不勝爲大勝惟聖人能之此之謂也且自道而降幾於道者惟水爲然而水性解緩是爲天下之至柔而能攻天下之至堅經所謂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是也至於風亦然巽入爲用撓萬物莫疾乎此亦以柔弱勝剛强也莊子外篇論蛇風相憐曰指我則勝我蹈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者蓋指我蹈我勝我所謂柔弱也折大木蜚大屋所

謂勝剛強也傳曰柔者道之剛弱者道之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徽宗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于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見罰則人臣乘其威賞罰者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元智名威服萬物而元勇功不蘄

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无窮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疏義曰淵水反流全一水之深而難測者魚也魚潛逃隱伏不猒深渺而已則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也利器人主之至權所以罕制萬物者也故勢在上則臣制於君則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也然魚之在水猶人之在道人不可須臾離道則魚不可須臾失水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以脫於淵故也賞罰者勵世之器人主自用之則群臣畏威而服利於賞善而不周察是君見賞也人臣則用其勢矣於罰惡而不周察是君見罰也人臣則乘其威矣夫賞罰治之具且不可示況治之道乎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已韓非亦曰賞罰者邦之利器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盜之以為威亦是意也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矣夫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非用其強也立乎不測行乎无有

有妙道存焉所以能運神器而无執有大物而不失能窮海内而无智力非无智力也智力之所用人无得而名也威服海内而无勇功非无勇功也勇功之所施世无得而覩也若然則非有心於勝物而拘拘爲是也不斷於勝物而得常勝之道焉得道之弛張而陽開陰閉傳所謂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是也知神之所爲而變化无窮傳所謂兆於變化是也以之馭群臣運天下而莫之測制人而不制於人非善持勝

者能若是乎此无他本在於上正其本而萬事理要在於主得其要而萬事治不治天下而天下固已治矣

道常无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徽宗註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疏義曰道有體有用無爲其體也無不爲其用也一於無爲以求道則溺於幽寂失道之體一於無不爲以求道則滯於形器失道之用夫惟寂然不動無爲而不廢於

有二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不爲而不離於無爲則道之至妙無餘蘊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侯王守道以御世出爲無爲之境而爲出于无爲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曰自化

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明燭鬚眉鑑之與水應而不藏人所取監也故傳

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道之應物何以異此得此者上爲皇下爲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未興事造業者王之道制節謹度者侯之事則侯王者萬物之所係也誠能守道以御時其於治天下國家有餘裕矣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惟能體道之無應物之有意其有爲而未嘗有爲意其无爲而未嘗不爲出爲無爲之境而爲出於不爲以是化

貸萬物則曲成而不遺運量而不匱自有情以至於無情莫不得於觀感之際而其化均矣猶一氣潛運大化密移芸芸職職自生自殖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自化而已此何與焉

莫七

二十六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无名之樸

徽宗註曰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民惟上之從化而欲作則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將去性而從心不足以定天下惟道无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救僞者莫

若忘為是故也

疏義曰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而被其化者莫不興起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惟風之偃故民惟上之從所謂上之化下猶金之在鎔惟治者之所鑄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也暴悍勇力者化而愿旁僻曲私者化而公矜糾收繚者化而調因形移易而未免有作也化而欲作則離道以義道之全或虧險德以行而德之體或失

蓋道無善無不善繼之以善則不合而離矣上德不德成德爲行則不易而險矣道與德皆性也善與行則性之發於心者也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則是去性而從心也以心定天下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

天下矣惟道无名樸而未散故作者鎮焉無名无實在物之虛唯道集虛大樸无名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形而上不圓於器故樸而未散無名之樸道之全體以是鎮之孰有恍薄之患哉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徽宗註曰季真之莫爲在物一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雖然寡能備天地之體故亦將不欲此老氏所以祛其惑解其蔽疏義曰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則季真之莫爲猶在物一曲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此少知有二家之議以發問於太公調也雖然道常無爲而无不爲天地則無爲而爲之也無名之樸若季真之莫爲也莫之爲則寡能備天地之美故亦

將不欲焉老氏所以祛其言之蔽而解
後世之惑其見於此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徽宗註曰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不
欲以靜則不失則正先自正矣故天下將
自正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
則无爲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
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
謂治之至
疏義曰君子見大水必觀者以上善若水

幾於道故也水之爲物方圓曲直雖趣變
无常及其靜也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所謂
莫動則平與夫主量必平是也道之體如
之古之人所以有取於水也蓋水靜則平
中準則不欲以靜也大匠取法焉則天下
將自正也不欲以靜則一而不變不失其
正矣不失其正而先自正是爲正已而物
正故天下將自正也莊子所謂幸能正生
以正衆正惟止能止衆止正此意也易曰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蓋離形頓革謂之變

因形移易謂之化乾道見於變化則無爲而无不爲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且然無間謂之命萬物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此篇始言道常無爲无不爲終言天下將自正致治之効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此之謂治之至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八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疏義卷之八

太學生江澂疏

徽宗註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于道則无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一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疏義曰通變之謂道則道不可以方求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則道不可以體求也蓋道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

後无門无旁四達之皇皇是无方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得見是無體也道無方體果且有成與虧乎哉德有定體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蓋德有上下惟知崇之然後能進而上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德有小大唯知修之然後進而大之以至於成不然則虧也莊子曰德成之謂立則德固有成也又曰義可虧也則德固有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合于道无德之可名揚

雄所謂合則渾莊子所謂德總乎道之所一也自其異者視之則別乎德有名之可辨楊雄所謂離則散經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是也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履此智以知此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隨量而受各得一焉因時而施是德而已若夫道則不然徧覆包含而無所殊周流彌滿而無或缺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執有成虧之異哉體道者異乎德如此故德列于下

經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忘一

二

疏義曰原始言之則生非德不明要終言之則生者德之光墮於域中莫不有生而物之所以生者得一故爾一者何也德幾

是已莊子所謂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性均有德則同焉皆得矣德兼於道則默與道會矣惟知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則循理而動因時而爲其過也非有心於過也理之不得不過爾孰爲悔其當也非有心於當也理之不得不當爾故不自得焉真人之德如此是謂不德若然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而動容周旋中禮可謂上德矣昔孔子以天縱之將聖於荅公西華之問則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於答子貢之問則曰聖則吾不能固不居其聖矣然而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集三子之大成孟子以爲聖之時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有德可知已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徽宗註曰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疏義曰道之在我未始有物擅有於道道將汝失然則認而有之皆惑也且自營爲

私背私爲公道者爲之公擅有於道是自
私也夫惟无私故能成其私則自私豈不
失道乎欲不失德而乃无德非下德而何
上德无爲而无以爲
徽宗註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
上德也
疏義曰一性有覺洞徹無窮不思而得也
用之不勤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也未嘗用
力无往不存不行而至也若是則出爲不
爲而爲出於无爲德之盛無以易此故曰

上德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徽宗註曰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
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
分歟離形去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
簡之而弗得故无以爲屈折禮樂以俞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
得故有以爲
疏義曰自誠而明謂之道自明而誠謂之
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自誠而

明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勉之則中不勉則不中行之則至不行則不至自明而誠也自誠而明聖人之事自明而誠賢人之事德有上下聖賢之所以分歟不累於形不鑿以智而離形去智形不能礙智有

以徹而通於大同忘仁義忘禮樂仁義禮智蓋將簡之弗得而未始有物焉是之謂无以為此上德也澹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屈折禮樂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吁俞仁義用是以慰天下之心適足以攖天下之

心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是之謂有以爲此下德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徽宗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无以爲

疏義曰莊子曰大仁不仁所謂不仁非無仁也能仁而無以仁爲也故有所謂安仁有所謂利仁安仁則由之而無以爲利仁則以仁爲利而行之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安仁而非行仁之謂也故仁覆天下而

无不被此之謂上仁莊子言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書稱帝堯之德而曰安安此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徽宗註曰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无爲乎

疏義曰義主辨則列敵者義也義設於適則度宜者義也楊雄所謂列敵度宜之謂義者此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而義不可勝用則義固立我矣荀子曰以

義應變則義固制事矣惟其立我故字說曰義者我也惟其制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立我而不能忘我制事而不能棄事皆涉於有爲矣非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歟息鷺之詩於公尸來燕來宜而繼之以福禄來爲則以來爲者爲其有義故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徽宗註曰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義其用多矣莫先施報而已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起春秋

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爲上禮則有莫之應者

疏義曰辨則用戈交則用豆禮之於賓主用豆之時也則禮以交物矣升降上下周旋禓讓禮之寓於文自外作也則禮以示人矣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實在於事親義之實在於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則禮以節文仁義矣經禮至於三百曲禮至於三千自吉禮以至嘉禮自天神以至人鬼其用多矣要而言之莫先施報而已記所謂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也然禮尚往來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皆爲非禮施之盡而莫或報之則忿爭之心生宜矣春秋之時一言之不酬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蓋以爲之而莫之應故也然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惠之小者聖人知其然謂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故德无不容厚於仁

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故道無不理而薄於義至於禮則去而不留過而不守止於履之而不處也是以足迹之履猶之禮者以其卑而可履人之所履以爲禮而踐焉者也易以上天下澤爲履而曰履不處也者以是故爾古之至人不知禮之所將而相忘於道術者以此故上仁同於德而爲上義有以爲而立我上禮則有莫之應者而未免夫累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徽宗註曰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
可致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
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
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
失滋衆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
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
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
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
之首也

疏義曰道常無爲則無方也無方則非彼矣故不可致然道者德之欽故失道而後德德以得之則在我也在我則无外矣故不可致然德无不容爲仁故失德而後仁德則无爲仁則有愛利之心焉故仁可爲然爲則近乎義故失德而後仁仁在所厚義則必欲設於適焉故義可虧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自失道以至於禮每降愈下去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則以有爲則僞无爲則真故其不同如此然則无爲

者萬物之本也德之所以爲上者有在是爾且消息不停王廢更代物不並盛陰陽是也陽用事則陰且退聽陰用事則陽且伏藏虧於此者必盈於彼理相予奪威德是也以德爲治威非所先以威臨下德在所後自然之勢不可易者也然則父子之禮貌薄而實厚宜矣莊子所謂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正此意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則猶木之未盛而其本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

爭亂作又烏能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哉夫禮之所以相僞如此不得不去彼取此而滅之也記以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亦貴其有本爾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忘一

徽宗註曰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爲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億度茲謂前識前識則徇末而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爲愚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八

疏義曰仁義禮智無非德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智雖分於道亦本於道矣然則所惡於智者為其不能行其所無事以智為鑿故也矧夫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敝精神於蹇淺而妄億度以為前識者乎謂為道之華而非道之實詎不信然蓋小識則傷於德迷識則害於道若夫前識則矜聰明而務智巧方且徇末忘本不知鑿智源而嗇出雖未至於傷德害道亦非道之實也若然則作僞心勞日拙而智有所困矣

茲識也秖所以爲愚之始歟億則屢中而
子所以惡子貢者以此孔子曰不逆詐不
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徽宗註曰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

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无華非夫智足
以自知返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
其孰能之易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敦
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

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疏義曰以禮相僞以智爲鑿皆遠於道而
在彼者也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上仁爲之
而无以爲皆離道未遠而在此者也在彼
者徇末而忘本故道之所去在此者歸厚
而敦薄務實而去華故道之所尚道之所
尚厚而不薄實而无華惟見善明用心剛
智足以自知性修反德而不流於事物之
末習者爲能去彼有爲之僞取此无爲之
真也易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

之至若所謂敦仁言於仁爲至厚若所謂
敦化言於化爲至厚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則人生而厚天之性也誠能復其性之至
厚則動必迪吉孰有悔吝之禀哉此復之
本於此以言敦復无悔也非智足以與知
不能與此故其象言中以自考而孔子以
謂復以自知也大丈夫所以備道全德蓋
本於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
徽宗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
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
无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无一之能知昔
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无得而耦之
者故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
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无形者神也得一
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
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

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佗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疏義曰道冥於无則藏於有一之未形道降於有則判於有萬之不同渾淪之中自無出有兩儀以此奠位萬物以此散殊幽焉而神明焉而人皆會於一一者何也精之數也凡麗於域中攝於有數者孰不

於是一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必虛其一九疇以五行爲初而五行必一
曰水是一者肇於有數之始即一可以行
萬六通四闢其運无乎不在也莊子謂通
於一萬事畢豈非德總乎道之所一能得
其一而同焉推而行之其用爲无窮耶蓋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人之生也因精
集神體像斯具精固自全非由外鑠一流
於僞則真精俄喪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矣
必欲全汝形而無搖汝精果何道而致之

乎實在於致一以專之抱一以保之守一以固之然後形全精復與天爲一精與神合而不離矣易曰言致一也致一則用志不分矣故不二經曰抱一能無離乎抱一則善抱不脫矣故不離莊子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守一則靜專而不流矣故不遷知此三者斯可以得一然得之非難知其一之爲難能知一則无一之不知所謂少則得是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所謂多則惑是也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

合天下之至神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者皆不離於一而已是以乾道若難確然在上而常易易則純粹而不雜易於乾言剛健中正純粹精非天得一以清然乎坤道若繁黷然而常簡簡則靜止而不變易於坤言至靜而德方非地得一以寧然乎難測難識至幽而無形者神也神雖至幽而禍福緣類為甚顯以得一則不昧也不將不迎至虛而善應者谷也谷以至虛而洪纖響答為无差以得一則

元窮也天地襲精而爲陰陽陰陽專精而爲四時四時散精而爲萬物萬物以精化形者在此而已故得一以生惟虛可以應實惟靜可以攝動惟一可以行萬侯王以獨制衆者體此而已故得一以爲天下正

自天地以至侯王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辨爲三極雖有各立之體達爲三才乃有相通之用原其所以清所以寧所以爲天下正者豈離於一哉是一也根於固有合於自然至靜之中其精甚真由一以致之而

已非他求而外鑠也所謂其致之一亶其然乎

天无以清將恐裂地无以寧將恐發神无以靈將恐歇谷无以盈將恐竭萬物无以生將恐滅侯王无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

徽宗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无以覆發則无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无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

立于萬物之上无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
以自保能无蹙乎
疏義曰施而運之者天也其體純粹所以
職生覆收而積之者地也其性靜翕所以
職形載裂則非純粹也將何以覆發則非
靜翕也將何以載神依人而行示而常寂
十三
歛則无所示非所謂靈奚谷受而不藏應
而曲當竭則莫之應非所謂盈奚萬物皆
出於機皆入於機精氣爲物言其聚也聚
則得一以生物於此乎始遊魂爲變言其

散也散則失一以滅物於此終惟以正御變常得其一然後能正衆生超然獨立乎萬物之上而長處顯矣求其貴高而不危在此而已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徽宗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疏義曰貴賤有常勢高下有定位茲不易

之分也然貴必以賤爲本以貴之所恃以爲固者賤而已若所謂致邦本之固必取於民之微賤者是也高必以下爲基以高之所自起者下而已若所謂立太平之基必取於臺萊之卑小者是也蓋治玉所資者石丘山所積者卑稽諸物理莫不皆然況於人事乎世之人逐於末流而不知去道愈遠故所覩者末聖人則探其本能體道之虛而无亢滿之累也膠於陳迹而不知燭理所在故所見者成聖人則察其微

能灼見厥理而无夸耀之迹也是宜無得
一雖歷萬變而無弊歟詩歌天保謂君能
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亦貴
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而已此基本所以
固於无窮也考其作詩之終乃見聖人以
忘一 十四
道御時使盈不至於極而虧升不至於極
而降成而不壞盛而不衰以保天下之治
者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
非乎

徽宗註曰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屬其以此乎

疏義曰侯王以獨制衆則其總攝亦云普矣以德撫世則其經濟固盡善矣宜其名有殊稱方且以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為稱蓋其謙冲退託不以勢自居故也非知本者能若是乎荀卿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遜是皆聖人謙虛之道惟侯王知以此自牧所以能長守貴高

於萬斯年而弗失也非以賤爲本邪非乎
故致數譽无譽
徽宗註曰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
不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乎
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无實之毀
隨至所以无譽 十五
疏義曰不以人之卑而自高然後人樂推
之不以人之賤而自貴然後人尊榮之自
高以勝物刻意而高也何取於高自貴以
賤物挾勢而貴也何取於貴柔之勝剛理

之常也剛而不知守以柔是知伸而不知
屈光而不耀道之復也白而不知守以黑
是知彰而不知微以此夸末世之弊雖足
以賣名聲而致數譽是特違道以干之爾
若然則不虞之譽暴集无實之毀隨至又
安能逃孟子之所譏哉求譽若此則名浮
於實果何異溝瀆之盈其涸可立而待譽
未幾而毀隨之何可長也謂之无譽不亦
宜乎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徽宗註曰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
乘時任物无所底滯萬變无常而吾心常
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
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不
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
及此是謂上德
疏義曰德有體用常變寓焉妙觀其體則
斂萬可以歸一泛觀其用則以一可以行
萬調而應之无施不可往來乎出入之機
周流於變通之用所以爲真一者湛然而

獨存豈若碌碌之玉貴而不能賤落落之石賤而不能貴拘於一定之體執而不變者哉聖人其動若水善時而無所失避礙而无不通方圓曲直應變无常又何底滯之有測之益深窮之益遠雖涉萬變而常

可以爲平未始離於一信所謂真得一者也所以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以一无貴賤故也老氏既明一義又慮執方之士蔽於一曲不該不徧而昧於至理堅如玉石泥而不通故申言之孟子曰所惡執一

者爲其執一而廢百也正此意爾故不欲
琭琭如玉落落如石惟大而化之聖爲
能及此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聖人之
所以知化亦无爲无不爲而已是謂上德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无

徽宗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强弱相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則已往而返復乎至
靜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无非我故

曰反者道之動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道之
妙用實在於此莊子曰積衆小不勝爲大
勝者惟聖人能之故云弱者道之用四時
之行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
也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

則有无之相生若循環然故无動而生有
有極而歸无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无也彼敝于莫爲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疏義曰動因靜立凡天下之動必復於靜
强因弱成凡天下之强必積於弱則動靜

相因強弱相濟理蓋如此物之生也芸然流形若驟若馳於其終也去華就實歸其性宅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自然之理也故方其已往趨乎動出之塗及其反本則復乎至靜之域能定能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動无非我則反者所以立動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柔者道之剛故柔勝剛弱者道之強故弱勝強柔弱者道之无也无之以爲用故道之用用乃在乎此然而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无所不

勝而得常勝之道莊子所謂積衆小不勝爲大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正謂此也故曰弱者道之用易曰止而巽動不窮也其是之謂歟即四時以觀之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故必斂藏於冬而後蕃鮮於春即水之性以觀之納汙受垢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何以異此令夫萬物以形相生而形形者不形形之所形已墮於有則形形者所謂无也无不廢有故申於東南而有物不終

有故屈於西比而无有无相生若循環然則以无動不生无而生有有極必歸於无也如彼東西其方雖異廢一不可彼溺於道之靜若季真之莫爲蔽於道之動若接子之或使豈道也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徽宗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真積力久至誠不息

疏義曰工具人器而已故上下皆弗違士

則其才上達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其才上達則志於道可知所謂上士即善爲士而能尚志者也故其於聞道用心專信之篤日知其所亡力行而弗怠始乎爲士終乎爲聖蓍卿所謂真積力久者是也居之安守之固學如不及没而後止未嘗願息而中晝記所謂至誠不息者是也若顏子語之而不惰其勤而行之之謂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徽宗註曰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

志分其於道也一出焉一入焉
疏義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士則非上
智矣故於聞道或用心不剛焉蓋於道見
疑是以有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中士不
可以語上以用心不剛而有疑心故也心
疑則有礙所以一入焉若存一出焉若亡
用志分而不能致一也若子夏出見紛華
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其若存若
亡之謂歟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徽宗註曰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无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疏義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下士无高遠之見而同乎流俗所存者未定信不足以有守所見者不廣智不足以與明故以道爲羞稱而笑之也蓋以彼笑此有分守焉彼之所見累於物而非道此之所聞一於道而非物蓋道非形色

聲味之可傳則冀去耳目鼻口之所嗜也
蓋遠矣道之與物不侔如此以有分守故
也是以不無淺識之所笑也使道如物之
累於迹可以投衆人之所好道亦小矣故
不笑不足以爲道莊子曰大聲不入於俚
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蓋聲至於妙則
知音者寡言至於妙則知言者寡道至妙
猶大聲之與高言也故其爲士者笑之經
所謂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義與此同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

徽宗註曰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者明也
豐智源而不示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疏義曰易曰日月相推而明生萬卿曰在
天者莫明於日月夫日豈爭晝月豈爭夜
日月麗中天而冒下土可謂明也道之炳

而易見示而不祕若日月之光照臨下土
是爲明道然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智謀不用豐智源而嗇出
惛然若亡而存襲其光而不耀故若昧
夷道若類

徽宗註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疏義曰夷之爲言易也易則不險夷之爲
言常也常則無變夫不險而无變則道一
而已經所謂大道甚夷是已道雖一也然
天下之群實由此以出天下之群動由此
以立若不一而其實一也蓋絲合而純則
爲無類類則離而不一矣道之致用雖裂
爲多岐而其歸則同雖散爲萬態而其致
則一繫辭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也

進道若退

徽宗註曰顏淵以退爲進莊子以謂坐忘疏義曰爲學所以窮理故日益爲道所以盡性故日損爲學日益則以進爲退也爲道日損則以退爲進也仲尼之稱顏子曰

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則顏子嘗進於道矣然而始則忘仁義中則忘禮樂終至於坐忘自迹觀之疑若退也然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則其爲退乃所以爲進也故楊雄以謂昔者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儷而

莊子稱其坐忘也

上德若谷

徽宗註曰虛而能應應而不竭虛而能受受而不藏經曰爲天下谷常德乃足疏義曰莊子曰德兼於道又曰德總乎道之所一蓋道不在有亦不在无非有非无惟虛而已德猶是也故如谷之虛而能應應而不竭書所謂若德裕乃身是已如谷之虛而能受受而不藏莊子所謂德无不容是已經曰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其是之

謂歟

大白若辱

徽宗註曰滌除玄覽不覩一疵大白也處衆人之所惡故若辱

疏義曰經曰明白洞達莊子曰以此白心則大白者道之入於无疵者也自非滌除外慕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烏能不覩一疵乎夫惟能無疵則異俗而不同乎俗畸人而不群於人猶之水也處衆人所惡故若辱莊子載老氏之道術有曰知其白

守其辱蓋曰於此

廣德若不足

徽宗註曰德無不容而不自以爲有餘故若不足秋水時至河伯自喜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疏義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夫德至於无不容可謂廣矣然自以爲有餘則不廣也惟不自以爲有餘則廣廣乎其无不容矣不自以爲有餘故若不足焉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此之謂也

顏氏之子德冠四科德則廣矣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非若不足而何秋水時至百川灌河而河伯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曾不知東海之大所以見笑於大方之家

建德若偷

徽宗註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疏義曰聖人之應世無心而已惟无心故於興事造業皆緣於不得已莊子所謂不得已於事也然帝王无爲而天下功雖躊

踏以興事不期於功之成而每成功焉則其建德以有爲疑若偷焉以其無心故也

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偷則苟且而近乎薄以其無心故若偷

質真若渝

徽宗註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忘一

二十三

疏義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渝之爲言變也真人之用心絶仁本而弗殖豐智源而嗇出於見則无愛於聽則无淫於

氣則充實而无餒自得其得而不假人爲
雖辨於物而以真宰妄雖攖而寧所謂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者也即染而淨所謂不
曰白乎涅而不緇者也故若渝

大方无隅

徽宗註曰大方者元方之方也方而不割
故无隅
疏義曰陰知神之在陰而不知其亦在陽
陽知神之在陽而不知其亦在陰陰陽不
測神所以无方之可求遂於大明之上至

彼至陽之原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道所以有方之可指道雖有方可指然與物宛轉元介辨之迹偶而應之无刻制之行是爲无方之方也蓋異乎德之有隅矣故方而不割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則德有隅可知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皇皇則道無隅可知

大器晚成

徽宗註曰大器者不器之器也不益生不助長故晚成

疏義曰有形則有名有分則有守此器也然有出器入覺造形而上立於不測不可爲量數行於无有獨超乎象先者此不器之器也不器之器者道也道不可以頓進而語道非其序者安取道故晚成焉陽積

成暑陰積成寒非一日也豈益生以爲祥摳苗而助長乎

大音希聲

徽宗註曰動于无方而感之斯應故希聲

疏義曰聲之所聲者彰矣而聲聲聲者未嘗

發所謂聲聲即大音也雖使師曠終夜俛
首傾耳而聽之不聞其聲故謂之希蓋希
則微而有間非聽所聞故也莊子所謂動
於无方是也雖聽之不聞然而清濁高下
叱吸叫謞感之斯應而五聲不得不鳴其
為音也蓋亦大矣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
淮南子曰无聲而有五音鳴焉其大音希
聲之謂歟

大象无形

徽宗註曰託於窈冥而視之不得見故无

形

疏義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所謂形形即大象也雖使離朱當晝拭皆以揚眉而望之不見其形故謂之大象蓋見乃謂之象既已有見矣而曰无形則

不形之形也莊子所謂居於窈冥是也雖无形之可見然天下之有形者皆生於此其爲象也亦大矣經曰无物之象淮南子曰无形而有形生焉其大象无形之謂歟

道隱无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徽宗註曰自明道至於大象皆道也道之妙不可以智索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欲明之而不可得也聖人得乎道故予而不費應而不匱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道之體隱乎无名而用乃善貸且成故勤而行之則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其餘事猶足爲帝王之功傳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

疏義曰道无在无乎不在在體爲體在用爲用无名无物而不離於有名有物者也

是以自明道至于大象其名不同要之皆道也然而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雖未離有名而不可以智索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雖未離有物而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雖曰强名而道之本原欲名之不可得也則以道隱无名故也聖人得乎道以至無妙天下之有以至虛運天下之實故既以與人己愈有予而不費既以與人己愈多應而不匱爲萬物之所係爲一化之所待善救人而无棄人善救物而无棄物物來有感

吾則與物委蛇而未始或遺物逝而往吾則與物俱休而未始爲累在彼者以自取而受而終必還其宗在此者以不與而濟而本實无所費莫不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夫天下之理徂者且往爾要之將自復殂者且死爾要之將自生道之貸物終則有始莫或已也故謂之且焉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貸且成亦在乎勤而行之爾誠能真積力久則造乎不形而與道爲一止乎

無所化而亘古今常存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其餘事猶足以爲帝王之功在我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篇始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而終以道善貸且成則以下學而上達善爲士者舉皆然也荀卿亦曰學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此之謂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九

太學生江澂疏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

徽宗註曰太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

疏義曰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謂之太初則以雜乎芒芴之間神化爲氣之時也當是時未始有物窅然空然惟无而已則太初之先一无所有者有無故也莊子所謂有無也者是

已謂之者无蓋无有矣既曰无有斯无矣且天无立物之名物有生而名自著物成數定然後多寡可名焉方其无有則未始有物未始有物則非貌像聲色之可求也孰得而名之經曰元名天地之始又曰

道常无名然則无名有无者道之體也道之體本无也而无不廢有是以无動不生无而生有象茲所兆自无適有數始立焉則一之所起本於太初而已此道降而出者爾若夫道冥於无則復於渾淪氣且未

見一亦不可得矣所謂太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列子所謂易變而爲一是也

一生二

徽宗註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乎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

疏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則以有天有地然後上下有差故爾乾天也其數奇坤地也其數耦故易稱天一地二有天然後有地則天一而地二次之也水淵而虛因實以成體辨而後有察於卦爲坎坎藏一

也故一曰水火動而速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於卦爲離離圖二焉故二曰火自道而降水幾於道然水中有火相繼以成則水一而火二次之也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惟天下之至精能

忘二

爲天下之至神則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爲身之本精全則神王守而勿失與神爲一矣是以不離精謂之神人則精具而神從之也

二生三

徽宗註曰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
疏義曰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一者奇
也獨奇不生二者耦也獨耦不成一奇一
耦而三且生矣推本言之道之大原其獨
无對萬物雖多與我爲一既謂之一不得
无言則一者一物而言之者又一物也是
一與言爲二矣一爲奇二爲耦奇耦相生
有二則有三也是二與一爲三矣夫自无
適有以至於三矣以聚之至於无窮蓋數
之自然而不可易者也

三生萬物

徽宗註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三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疏義曰渾淪既判輕清上積得乎陽而其數奇故天兆一於北重濁下凝得乎陰而其數耦故地耦二於南然天統元氣地統元形必有統元識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必有職教化者是則天地設位而人成位乎其中矣三才既具則本乎天者親上屬

天清而散本乎地者親下屬地濁而聚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林林以生職職以殖而萬象分矣舉天下萬物之多莫不因於此故易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以其多者號而讀之也彼其芸芸紛錯可勝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徽宗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耳萬物抱焉聖人所以

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冲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疏義曰營天功明萬物之謂陽幽无形深不測之謂陰陽以動吐陰以靜翕故陰止而靜陽以熙之陰以凝之故陽融而亨惟止而靜故萬物之生其後之所負者皆陰而背北惟融而亨故萬物之生其前之所抱者皆陽而胸南以萬物負陰故君子順陰之義所以日入而息以夜道極陰也易

所謂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是已以萬物抱陽故聖人所以嚮明而治以晝道極陽也語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是也非陰陽无以成冲氣冲氣則天一爲之本天五爲之中也非冲氣无以成至和和則不偏於陽不毗於陰陰陽之中也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蓋陽明陰晦赫赫則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也陽生陰殺肅肅則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肅肅出乎天而天氣下降赫赫發乎地而地氣上

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兩者交通成和而
物生焉楊雄亦曰天地交而萬物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徽宗註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
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
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乎故孤寡不穀
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己極而返已滿
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疏義曰升極而降故高者下之盛極而衰
故饒者取之妙而爲陰陽散而爲事物莫

不皆然則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聖人探本知微是以時消而消時息而息彼爲盈虛與之爲盈虛保合大和與時偕行而不失故雖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爲稱而不恥也彼天

下之勢極者雖必虧此則守其成而不虧知已極而返也滿者雖必溢此則持其盈而不溢知已滿而損也所以長守富貴居上而不危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徽宗註曰木落則糞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食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

疏義曰凡木之生以敷榮蕃鮮爲益以凋瘁搖落爲損木落則有所損然且糞其本焉是乃所以爲益也易言損而不已必益所謂損之而益也月昱乎晝至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方其盈也可謂益矣然過滿而食損之者至矣易言益而不已必

決所謂益之而損也然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是以孤寡不穀王公以爲稱號若自損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徽宗註曰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故將以爲教父

疏義曰自事言之弱固不可敵强柔亦不能先剛則以强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自道言之堅强居下柔弱處上柔弱固可以勝剛强也若然則我之所教固異乎人矣我之所教雖異於人而人之所教亦

我之義特以人之所教在事我之所教在道其於以强弱爲教則一也蓋堅强者死之徒而强梁則有我而好爭故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以爲教父不

亦宜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徽宗註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彊惟夫常勝之道在柔此古之博大真人必以懦弱謙下爲表也以濡弱謙下爲表則以深爲根无事於堅以堅則毀故也以約爲紀无

事於銳以銳則挫故也无事乎堅與銳故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
從其强梁隨其曲傳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虛靜之中未始或忤所謂天下之至柔其
在是也及其斡旋萬有宰制群動應之於

無窮資焉而不匱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
健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是又馳騁天
下之至堅无往而不勝者也莊周論積衆
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可謂深明
乎此觀風之行乎太虛指我則勝我蹈我

亦勝我至其披拂鼓舞物无不聽其命水之處乎柔弱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至其攻堅强者物莫之能先是亦積小不勝之意也孰謂天下之至柔不能馳騁天下之至堅乎

無有入於無間

徽宗註曰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爲無方也內篇論養生之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

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餘然則入於无間非體盡无窮而游无联者其孰能之

疏義曰物墮於形氣者每為形氣之所拘以已所易憐彼所難殊不知大化密移默運於冥冥之中無為而常自然役於造物之巧无得而贊虧莊子外篇所以論夔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是皆有所拘而然也蓋足之行域於遠近力有所不至目之視侭於細大明有所不及惟神則

幽無形而深不測其運无乎不在速不疾而至不行其用无乎不妙適无方之傳而未始滯於形體者也神之无方至虛而已以至虛而利用出入宜其無適而不可者也果非以無有入於無間之謂乎內篇論

養生主而況以庖丁之解牛蓋萬物以形相生而神爲之主庖以調和爲事所以養人地二生火在人爲神丁火之陰神之相也以神爲用故若庖丁之解牛至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一心

自照天理皆得批大卻導大窾而毫芒不
剉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莫不釋然
四解矣雖然解牛之喻以無厚入有間猶
能迎刃而解況以无有入於無間則六通
四闢明白洞達了無纖翳之滯礙矣自非
天下之至虛體盡无窮而遊无朕者疇克
爾
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也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无之攝有道之妙用
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茲所以爲有益

疏義曰道常无爲而无不爲无爲者道之真體寂然不動是也无不爲者道之妙用感而遂通是也惟其无爲而无不爲故以天下之至柔而勝剛以天下之至无而攝有道之妙用實寓於此柔之勝剛所謂積於柔者必剛也无之攝有所謂无動不生无而生有也其妙用如此又豈樂從事於務哉運量酬酢時出而應之萬變雖雜而所以无爲者固自若也无爲則事奚足棄

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則其有益孰大於是

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徽宗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无爲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无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疏義曰言有當慈孰若不言之教妙通心術而設之以神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也爲有成虧孰若无爲之益得

於自然而不爲其真莊子所謂无益損乎真真者此也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則知不言之教固神矣天地以无爲而清寧則知无爲之益固真矣聖人以天地爲宗故以此抱樸而天下賓无爲而萬物化模者道之全體惟道能總攝群有所謂守小樸而物自賓也无爲者道之自然惟道能斡旋化樞所謂我无爲而民自化也然則不言之教无爲之益非體无盡道者不能知此聖人者道之極故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徽宗註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

忘二

十

也惟不知親踈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爲徇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无以爲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疏義曰務內觀者取足於身誠其身者真樂內融則一身之中衆美咸具何往而不自適世之昧者不能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僞之歸乃矜攬外務見得忘形汲汲於名以危其身殊不知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名與身孰親孰多爲利以害其生殊不知生固重於隋侯之珠利固輕於千仞之雀身與貨孰多惟不介意於儻來而以守身爲本然後能自適其性分以道爲重矣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无識者

未聞其干於名顏回樂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未聞其累於貨所重者道而已是以至願名譽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不急於人知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則萬物皆備貨非所多也於此而不能明親疎多寡之辨其為智亦疎矣故有見生於可欲乃殘生傷性以身為徇而忘其真如伯夷見名之可欲餓于首陽之下是也盜跖見利之可欲暴于東陵之上是也此皆昧於至理惑而不能解也惟達生之情不

務生之所无以爲生之所无以爲者非生之所待而生也此有道者所以能保身全生而異於世俗者與

得與亡孰病

徽宗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病孰甚焉

疏義曰求諸性分之內者有益於得求諸性分之外者无益於得有益於得則其得也裕然而有餘无益於得則其得也歉然

常不足夫惟不足故烈士徇名則累於名
高而不知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貪夫徇利
則累於利厚而不知貨惡其棄於地也不
必為己蓋萬物之理相為消長有得則亡
故聖人常以不得之也是豈真得
之哉名與貨皆儻來之寄耳寄之其來不
可圉其去不可止而其亡也乃至於損德
塞性苦身疾作喪无名之樸而失其至真
忘不貲之軀而捨其至貴則其病大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徽宗註曰无慕於外則嗇而不費无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疏義曰重內而不重外然後能无慕於外見性而不見物然後能无累於物不生外

累則无多欲之逐故嗇而不費非至於甚愛必大費者也不爲物累則无貪積之憂故守而不失非至於多藏必厚亡者也雖然利之在天下民咸用之无所不通有取斯有予其出入常相權有積斯有散其盈

虛常相代乃必至之理勢若循環之不能自已又烏可恃爲長久而認爲已有哉雖執之使留且自冥冥中去矣惜夫世俗莫之悟經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知足不辱

徽宗註曰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

疏義曰一性之真萬善充足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不假勢物而無所歉則亦處乎不淫之度而已蓋不淫之度者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以此安其

性命之情則真君高世良貴在我所以爲
義榮者物无以尚之又何辱之有哉
知止不殆
徽宗註曰游乎萬物之所終始故无危殆
之患

虞義曰域於流動之機者一息不停固有
默使之者若有機緘而不得已其運轉而
不能自止雖行之於无止而不知有真止
者存勢物之徒不能徐觀一性鑑淵靜不
遷之宗乃與物爲偶相刃相靡其行盡如

馳而莫之能止且將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豈不危其身耶真人則不然超然獨立乎形器之上與造物者遊與无終始者爲友蓋將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虛靜之中默與道會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无自入而莫之能傷又何危殆之患哉老氏於道常无名亦曰知止所以不殆蓋非通乎物之所造者不能與此
可以長久

徽宗註曰物有聚散性无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足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疏義曰即理以觀物則无常之分有積有散即妙以觀性則真常湛存无古无今以性逐物則性與物俱馳以性辨物則物无自而入世之人昧於至理馳其形性潛之萬物以易所固有於是好名者困於志徇利者忘其真至於名辱而罔覺身危而莫

顧交戰於利害之域何可長也聖人盡性而足故能貴愛其身不以害其生三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相為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徽宗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无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疏義曰道未始有封疆爲之名曰大既謂之大則未離方體寓於域中而居四大之一焉蓋道覆載萬物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聖人位乎兩間體道之全以配天地故皆名於大則其由是道以出應天下天造地設發越顯著以彰制作之妙其成也可謂大矣然而道無成虧烏至而倪小大世之人徒知聖人以道之緒餘土苴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豐功茂烈巍乎其成而不知道之妙用本於精神心術之

微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所以謂之大成夫萬物之理成極而壞功成者隳名成者虧能不有其成然後成矣而不壞是以神人无功非無功也功成不居聖人無名非無名也

忘二

名成不恃故能去功與名還與衆人所以謂之若缺大成若缺非特不自有其成而已又見其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神无方无方則化而裁之以盡其變變而通之以

十五

盡其利又豈膠於故常而不能利用出入者哉宜乎其用不弊也孔子集清和任之大成所以爲聖之時得此故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之也者始條理也三聖之制行玉振之謂也執一不變能成其終而已至於金聲而玉振則知化合變所以能成始而成終也故曰大哉孔子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徽宗註曰充塞無外贍足萬有大盈也虛

以應物冲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
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疏義曰道之真體包裹六極廓然而無所
不存道之妙用周流六虛廣乎其无所不
被聖人得道之渾全以出應天下充塞無
外覆幬萬物而莫見其畛贍足萬有鼓舞
群衆而求者與之則其用之所以妙有不
可得而知其爲盈也豈不優優大哉然而
酬酢之用常本於淵靜之宗盈而不能虛
則無以應物惟以道之虛應彼群實然後

能冲而用之普博淵泉而時出之矣是以注焉不滿資焉不匱施之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其用不窮故謂之大盈若冲雖然有積也故不足元藏也故有餘至人无積亦虛而已故保此道者

不欲盈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宜老子以是言告孔子也夫有若无實若虛學者之能事良賈之深藏亦若是也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聖人之虛已君子之容貌在是焉即此以觀則大盈若冲可以類

推矣

大直若屈

徽宗註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折不求其肆故若屈

疏義曰聖人虛已以遊世泯應心曲當无往而不直者以順物之變故也是以委蛇而不傷其全曲折而不失其正從其强梁隨其曲轉未嘗違異以自處焉是雖委蛇曲折與之宛轉所以爲大直者有不可得而枉者矣謂之不求其肆者此也豈非若屈

之意與莊子於人間世言內直者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蓋人間世者出而應乎人也旣徒於人不可以徑庭宜其外曲焉則大直若屈可知矣

大巧若拙

徽宗註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覩其妙故若拙

疏義曰聖人至無以供其求善貸且成而其巧妙者亦猶造化賦物之形者也是以圓方而不離於規矩曲直而不違其繩墨

形體自著藻色自彰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眹焉是雖方圓曲直各盡其妙所以爲大巧者有不可得而測識者矣謂之莫覩其妙者此也豈非若拙之謂歟莊子於大宗師言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蓋大宗師者萬物之所宗也萬物旣宗則生而不有宜其不爲巧則大巧若拙可知矣

大辯若訥

徽宗註曰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疏義曰至言去言得於忘言然後爲言之至所貴乎不言之辯者其至言去言之謂歟莊子曰大辯不言夫惟不言是謂大辯聖人不以善辯爲能深造默識至理所存不言而喻無俟於容聲故若訥彼惠施之多方特辯者之圖也支離曼衍而不得其要曾何足以語極故其道舛而不合駁而不純自謂辯且博不幾於一蚉一蟲之勞則其辯亦以小矣孰知不言之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徽宗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皿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爲物汨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忘二　十八

疏義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受天地之中稟冲和之氣一動而躁則發於陽而其熱焦火故勝寒一止而靜則息於陰而其寒凝氷故勝熱二者既有陰陽之患則喜皿於陽怒皿於陰而不適厥中

非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若然則方且爲物汨淪胥於波蕩之域方且與動爭交戰於利害之塗陰陽爲之冦宜其不能正天下也惟無勝寒之躁使之陽而不散無勝熱之靜使之陰而不密然後能清靜爲天下正蓋不雜而清斯爲清之至若所謂澹乎其清者是也抱神以靜斯爲靜之至若所謂寂然不動者是也必靜必清則表正而影必端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老氏於道常无爲亦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謂之非

无為則澹然而已求其勝寒之躁勝熱之靜蓋無有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徽宗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

无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疏義曰在天下以道故天下不淫其性有天下以道故天下不遷其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各樂其業而無夸跂外慕之

爭矣方且力本務農服勤南畝糞其田疇而已雖有追風逐電之驥足亦將却之而不用也惟天下有道能如此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徽宗註曰強凌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疏義曰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義以分則和和則一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強者恃力或至於凌弱衆則恃勢或至於暴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戎馬生於

郊而疆界不能正蓋不知以道治天下故也

罪莫大於可欲

徽宗註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疏義曰心本湛然欲慮不萌物誘於外情斯有欲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以志帥氣交物而忘返則氣爲之餒而心始亂矣故不見可欲則使心不亂蔽蒙之民昧此而固覺累於名高者則見名之可欲累於

厚利者則見利之可欲得失交戰於胸中
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貪汙誣僞無不
爲已罪之所以起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徽宗註曰平爲福有餘爲禍知足不辱何
忘二十
禍之有
疏義曰陽明以晉富而爲福陰晦以退耗
而爲禍是以福主衍而禍則忒然福與禍
鄰而禍福相倚伏故平爲福而有餘爲禍
焉傳所謂福莫長於無禍者以此苟不知

足而務貪得則高明之家固有鬼瞰其室者禍孰大於是惟處乎不淫之度則知足不辱矣何禍之有

咎莫大於欲得

徽宗註曰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疏義曰如谷虛而受受而不積如谷虛而應應而不著有道者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而已苟為以物易已見得而忘形不能以公義勝私欲人之所違也咎孰大於是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徽宗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甚至剖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疏義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內觀一己無物不備至足之分非外鑠也惟知至足之在我而不志乎期費則有萬不同其應不匱豈不常足乎惟其人見可欲則貴貨而不知足不知足則矜攬外慕而欲得

欲得則爭端起而至於戎馬生於郊矣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則機心不生而純白備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之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徽宗註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无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

間冊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疏義曰生齒至衆機務至繁天下之大宜難知也然揆理則天下雖大無所遁其情所謂知之以智者揆以理故也窈然無際漠然無分天道之遠宜難見也然視於无形則天道雖遠與之同其妙所謂見之以心者視於无形故也蓋道降而出出而生智玄升而入入而生神智者通於神者也神之无方利用出入无遠弗屆智與乎神

所以能周乎萬物雖遠在八荒之外而無不察又何待於出戶而知天下哉莊子曰大智觀於遠近智周萬物者以此道心惟微搏之不得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則心者會於道者也道之大本先天地生運而无

積心虛集道所以能潛神明雖藏於不形而無不燭又何待於窺牖而見天道哉楊雄曰天地神明而不測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心潛神明者以此雖然无遠不察則智亦大矣无幽不燭則心亦神矣智无不知

心无不見兩者同出於虛靜之宗廓然洞達則千變萬化未始有窮六通四闢无乎不在即其妙用始此蓋有所謂立本厚者存莊周論人心而言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以是故爾蓋俛仰之間則其速如馳四海之外則其遠无疆於如馳之疾撫無疆之域而至于再非兆於變化其孰能之哉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歟列子所謂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同意密運則化之妙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獨化之本若運

轉而不能自已由是觀之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豈徒得之於智慮心術之微而已哉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徽宗註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理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忘二

二十三

疏義曰易於大壯言見天地之情於復言見天地之心大壯者大而交於物復者小而辨於物惟其與物辨故方其並作而趨

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之大不可以俄而測度也能以心腹心使心合於無則天地之心即吾之心矣所以有貴於復者在於靜止而不在於動出也即此以觀則道在邇而不必求之遠近取諸身可矣一身之中萬物咸備內觀者無不取足天下之至賾盡在是矣能致虛守靜而會之以心則道將爲汝居又何俟於遠求耶求之陰陽則道雖不離陰陽而非陰陽之

所能盡求之於度數則道雖寓於度數而非度數之所能窮或五年而未得或十有二年而未得所以去道彌遠而所知彌少也夫道若大路然炳而易見豈難知哉病不求之耳能反求諸己則無形而心成將進乎博之不必知者矣又何患於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徽宗註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爲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爲而成

疏義曰行而知之則是之所至者近不能察其遠見而名之則目之所逮者淺不能燭其幽惟以吾之智知天下然後超然遠識足以通天下之理雖不出户而知之矣是謂不行而知惟以吾之心見天道然後洞然玄覽足以探天道之妙雖不窺牖而見之矣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則天下之大天道之遠未嘗有心於其

間順物自然而無容私去智與故而循天理夫何爲哉處无爲之事而天下將自功所以幹妙用而獨得於昭曠之先固自有其道世莫得而知之殆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莊子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詎非不爲而成之意耶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徽宗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

吾見其進也

疏義曰道不可致然有所謂可致者唯學而已蓋學有天道焉有人道焉自可欲之善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仁之於父子修之至於聖人之天道此語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荀子所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也惟知務學則日有所就而知其所亡月有所將而無忘其所能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而道將爲汝居可謂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矣顏氏之子知堅高之可慕

忘鑽仰之爲勞問仁則請事斯語得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孔子謂之曰吾見其進
也不亦宜乎

爲道日損

徽宗註曰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
智而萬事銷忘故日損邃伯玉所以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

疏義曰知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則不
累於形而墮支體矣知吾生有涯而知無
涯則不鑿於智而黜聰明矣離形而形不

能礙去智而智無所困不內變不外從事則一毫不攖而萬事銷亡故曰損莊子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年運而往至於六十而六十化可謂忘年而與化爲人者也觀蘧伯玉之使以謂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則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可知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爲也寂然不動無不爲也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疏義曰學欲博聀一物之不知所以窮物
理而該天下之有故日益道貴要無一毫
之纓所以盡其性而造至妙之無故日損
蓋一性之真不覩一疵惟道以盡性而造

無則不特未始有无必至於未始有夫未
始有无所謂又損也夫然故能應能定無
爲而無不爲矣無爲則寂然不動而能定
也無不爲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能應
也靜而處己內聖之道以全動而接物外

王之業以成一本於此故莊子言靜而聖動而王繼之以無爲而尊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

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疏義曰一圓於物必有非物者然後能運之一墮於器必有不器者然後能統之六合雖大已圓於物矣非物者道也已墮於器矣不器者道也體道則事無事故用天下而有餘莊子所謂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者此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可知已非道則執於事故爲天下用而不足經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者此也

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可知已聖人以道之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成皆緣於不得已偶而應之雖我忘天下而天下將自賓若太王亶父不以養傷生不以利累形避狄人之難去邠而成國於岐山之下蓋得乎此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

忘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

太學生江溦疏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徽宗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爲心莊子曰早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疏義曰心虛一而靜惟虛故能運實惟靜

故能攝動虛靜著萬物之本也聖人極物之真而守其本是以无所不包而照知四方莊子以謂聖人之心萬物之照蓋言虛而能受靜而能應無常心故也猶之鑑焉不將不迎妍醜畢見無所逆擇猶之谷焉

忘三

受而能應巨細皆赴無所去取何常之有雖然易以立心勿恒爲凶孟子以無恒産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此言無恒心何耶蓋道所謂恒以變故常所謂無常者非若易所謂勿恒也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

已則其無常是乃所以爲有常也觀諸天道其視聽自民其明畏自民以無心也聖人無心法天而已故莊子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徽宗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真僞兩忘是非

一致是謂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疏義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善否相非也相拂以離相鎮以聲誕信相譏也蓋有善而惡爲之惡則善否不並行離乎僞

必著乎情則誕信不相侔事物之常分也世俗之情膠於物而不探其理執於事而不揣其本方且好好而惡惡方且排非而提是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自徇殊面而不知大同豈德也哉聖人以具冥

妄萬態一視而無取捨之心善否信誕蓋將簡之而不得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知本無善惡也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知本無誕信也真妄同於一真而真僞兩忘彼是莫得其偶而是非一致則其善也其信也皆出於德異乎世俗之所謂善與信焉是爲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誠信而喜之非僞也故聖人不億不信

聖人之在天下惵惵爲天下渾其心

徽宗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无常心而不可以不戒也故所以爲己則惕惕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疏義曰知此而辨焉者聖人所以處己覺忘三

此而冥焉者聖人所以待物是以責己重三

以周而待人輕以約故方其在天下則自爲之時也方且與民同患兢兢以爲之戒業業以致其慎雖無常心不敢易也故雖休勿休惕惕然不自暇逸及其爲天下則

應物之時也是以冥美惡於一致付是非於兩行齊善否同信誕恢詭譎怪道通爲一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徽宗註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聖人以百姓爲心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疏義曰天雖高而其監卑天雖遠而其察

邇以天道無心因物爲心故也是以未嘗用目自我民視而無所不視未嘗用耳自我民聽而無所不聽惟天聰明惟聖時憲亦以百姓心爲心而已以百姓心爲心則無所容心而得民之心故動而有作如大明東升有目有趾者待是以成功焉百姓有不注其耳目者乎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也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視儀而動聽唱而行則百姓惟聖人之視聽也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父

母之於子愛之惟恐其不至保之惟恐其或傷鞠我育我顧我復我其德厚矣聖人之於人不翅於父母則其矜憐撫奄若保赤子不可以已也聖人之治仁覆天下以此故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徽宗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疏義曰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有無之相生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凡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莫不皆然則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自無出有則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從有入無則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然生者死之始死者生之終死於此者未必不生於彼死生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紀則生者造化之

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也造化之所始所謂精氣爲物也陰陽之所變所謂游魂爲變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徽宗註曰與死生爲徒者出入乎死生之機固未免夫累

右三

疏義曰大道旣隱裂爲多岐悅生者累於形而不知身非我有故敝于道之動憑其彊陽而爲生之徒趨寂者忘其身而不知不形之形故溺于道之靜止於枯槁而爲

五

死之徒與死生爲徒固已圓於出入之機而未免生死之累皆非道之全也夫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天地相合而爲十則三者數之成十者數之全也與死生爲徒者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以數該之於其十而得三焉則以圓於出入之機者固莫逃乎陰陽之數故也

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徽宗註曰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疏義曰生非我有則貪生者非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一或貪生而背理固有形不離而生亡者矣生者德之光則忘生者亦非也是以能尊生者不以利累形一或忘生而徇利固有物有餘而形不養者矣蠢蠢之民大惑大愚不解不靈倀倀而往衝衝而活貪生者矜生大厚而不知遺生忘生者殘生傷性而不知衛生摘埴索塗動之死地形雖未亡而心且死矣莊子謂之宵人楊子謂之夜人者

此也雖謂之不死奚益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徽宗註曰生之徒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趣寂而忘身動之死地新楊者相接也刑獄

者相望也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

有涯而存生之過厚耳古之得道者富貴不以養傷身貧賤不以利累形不樂壽不哀夭朝徹而見獨故能无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

疏義曰道之不明以智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與死生爲徒所謂過之者而動之死地所謂不及者也蓋生之徒溺於或使不能忘年而喪我常悅生而累形死之徒蔽於莫爲不能爲壽而存形常趣寂而忘身

二家之議各得其一察焉以自好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是以與民不畏威動之死地者同於不能攝生焉蓋爲內刑者陰陽賊之爲外刑者金木訊之惟宵人之離外刑是以桁楊者相接也刑獄者相望

也陷于罪罟亦云多矣是皆不知身之爲大患生之爲有涯存生之太厚爾古之得道者異乎此知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故富貴不以養傷生異乎貪生而背理者知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故貧賤不以利累形異乎忘生而徇利者知有所謂未嘗死未嘗生故不樂壽而不爲生之徒知吾有不忘者存故不哀天而不爲死之徒疏觀洞照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以偶之者殆將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亘

古今而常存矣是豈生生之厚哉莊子所謂朝徹而見獨故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蓋得乎此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微宗註曰善攝生者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故遲物而不慴物莫之能傷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出入

于死生之機者物莫不然知死生之說而超然通乎物之所造其惟至人乎

疏義曰造乎不形而知形之不形所以形全不搖其精而能精而又精所以精復形全而不虧精復而不失則去彼人爲之僞合於自然之天庸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耶且將與天爲一矣若然則得全於天而其天守全塗卻守神而其神無卻潛行不窒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火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高之所不能

危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故遲物而不憎物莫之能傷焉則其不遇兕虎而禽獸弗能賊不被甲兵而白刃無所加宜矣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夫一晦一明晝夜相承負陰抱陽圓於出入之幾者莫逃乎此

如梟之夜明晝昏鷄之晝明夜昏非晝夜之異梟雞也不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也凡謂之物而不明乎道者莫不皆然唯至人達萬物之理而知死生之說超然通乎物之所造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

物而無所聽參萬歲而一成純曾何死生之足累歟謂之無死地不其然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徽宗註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疏義曰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道之體也故常無爲感而遂通道之用也故無不爲萬物之多職職陳露原其生出皆本乎道所謂萬物職職皆

從無爲殖也莊子曰兩無爲相合而萬物化其幾是歟

德畜之

徽宗註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疏義曰生者德之光物之未形無以見德及其有生各得其得焉即其有生言之故謂之德蓋德以得之故也莊子所謂物得以生謂之德則德畜之也

物形之

徽宗註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

疏義曰陰止而靜則留者陰也陽動而吐則動者陽也獨陽不生故不留不足以生物獨陰不成故留而不動亦不足以生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生理以物成而後具玆非物形之之謂乎

勢成之

徽宗註曰形質既具體勢斯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其勢然也

疏義曰一圓於物形質之所以具也形質既具體勢之所以成也若鸛脛之長若鳧

脛之短自然相形若天之自高若地之自下自然相傾茲非形質具而體勢成乎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徵宗註曰萬物莫不首之者道也成而上者德也尊故能勝物而小之貴故物莫能賤之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非德故也

疏義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故萬物首之所以爲道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成而上者所以爲德以道對德

則道尊而德貴惟尊也故勝物而小之若莊子言天地雖大未離其內是也以德對物則德爲貴而物爲賤惟貴也故物莫能賤之莊子言至貴國爵并焉是也孟子曰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則以趙孟之貴非

所謂良貴在物而非德爾若夫德則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不可得而賤也故爲天下貴傳曰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徽宗註曰物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真君

高世良貴在我不假勢物而常自若也
疏義曰或作之而動或止之而止者物也
或相形以長短或相傾以高下者勢也時
運無窮勢物有盡一圓於物烏能無弊一
麗於勢烏能無傾惟夫真君高世萬物莫
能卑良貴在我不因人而得非假於物也
故無時而弊非假於勢也故無時而傾此
所以無古無今而常自若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

徽宗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執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奥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疏義曰自道生之至執成之別而言之四者所以不同合而言之則皆總乎道故天地為大皆有其奥而道則生天生地人卒雖衆皆有其奥而人則相造乎道此道所

以爲萬物之奧也春氣發而百草生萬物之化作也道則由天之人與之出而不辭正得秋而萬寶成萬物之斂藏也道則由人之天與之入而不拒以至雷以動之而出乎震艮以止之而成乎艮坤以藏之而養焉乾以君之而覆焉剛柔相摩生出六子而成變化八卦相盪運行日月而爲寒暑品物由是以流形百昌由是以出入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孰使之然哉道實冒之爾老氏於生畜長育成熟養覆皆歸於

道蓋合而言之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徽宗註曰生則兆於動出爲則効於變化
長則見於統壹道之降而在德者爾然生
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能長而不覩其
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故
曰是謂玄德
疏義曰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則反隱而
之顯故有兆於動出之意易曰變化云爲
爲則作之而不止故有効於變化之意經

曰聖人用之則爲官長長則以貴得民故有見於統一之意此三者降於道而在德者爾生者自生化者自化無愛利之心此之謂生而不有其功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無矜伐之行此之謂爲

忘三　十二

而不恃其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無刻制之巧此之謂長而不覩其刻制之巧非德之妙而小者孰能與此是謂玄德以玄者妙而小故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徽宗註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
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
疏義曰先天地生者道也道常无名故无
名爲天地之始道降域中天地爲大有天
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經
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曰可以爲天下
母則始之與母皆道之稱也蓋太初者氣
之始天下有始自其氣之始言之也生生

之謂易以爲天下母自其生生者言之也
兩者同出異名同謂之道則始母之言亦
筌蹄爾无始則入於不生有始斯能生生
矣以爲天下母者在於有始而已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点三
徽宗註曰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
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
子
十三
疏義曰經曰道生之則道能母萬物而字
之矣萬物由道以出則道者其母而物者

其子也不明於道者不可以物物能通於道者所以兼物物誠能知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故得其母能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徽宗註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徼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无危殆之患

疏義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故通於一而萬事畢然則道要不煩聞見之多也

不如其約也蓋日聞所不聞聞之多也而所守在約日見所不見見之多也而所守在卓經所謂少則得孟子所謂反說約是已以是窮物之理則疏觀坐照而不累於物以是達道之徼則雖紛而不失其妙所以能或出或入而用無不利一往一来而其道不窮泮渙爾游優游爾休而全生盡年之道得矣宜無危殆之患雖然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故必先知其子然後可以守其母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徽宗註曰兌以言悅門以言出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耳目鼻口神明出焉愼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爲樂物无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然以物爲事

忘三 十四

疏義曰兌之彖曰兌說也故兌以言悅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門以言出莊子言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此物誘於外而心悅於內者也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耳目

鼻口神明出焉者也惟知夫和豫通而不失於兌有以慎汝内覆却萬方陳乎前不得以入其舍有以閉汝外則寂然不動而不以通物爲樂不見可欲物无得而引之若然則樂天无憂自得其得孰能弊弊然以物爲事是之謂終身不勤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徽宗註曰妄見可說與接爲構而從事於務則與物相刃相摩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疏義曰兌以言悅閉其兌則物不得誘開其兌則妄見可欲物不得誘則知慎汝內閉汝外矣妄見可欲則以通物爲樂而物得以引之矣若然者相刃以與物敵相靡以與物化烏知樂天自得而不以物爲事

十五

哉終身役役如此將以功求成也而不見其成功則迷而不知復困而不能返失性甚矣是之謂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徽宗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

而已故无不明

疏義曰復小而辨於物則小者道之復於无爲也所謂見小則見道之妙而已見道之妙自知故也唯能自知故無不知經所謂自知者明是已

守柔曰强

徽宗註曰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无不勝

疏義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則柔者道之本也所謂守柔則勝已之私而

已勝己之私自勝故也唯能自勝故无不勝經所謂自勝者强是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徽宗註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爲光攝用歸體則智徹爲明顯諸仍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者是也

疏義曰明之與光異名同實從體起用則明散而爲光故光者明之用攝用歸體則

光復歸其明故明者光之體聖人應世明出爲光則光被四表是所謂從體起用則輝散爲光也光復爲明則其明上達是所謂攝用歸體則智徹爲明也是則用其光而仁雖嘗顯復歸其明而用固自藏故若

日月之麗于天而萬物皆照所謂日月之明實未嘗虧也易言神明其德以此故爾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徽宗註曰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

无患與形諜成光者異矣

疏義曰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化爲神奇此物化之无常也若乃復命則不然去智與故而遺物離人歸於寂定而復歸于明亘古今而常存更萬形而不易豈與物俱化哉知命之在我如彼春夏復爲秋冬體性抱神全其形生此所以體常而無患也則與夫形諜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不異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徽宗註曰道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施之過也介者小而辯於物介然辯物而內以自知則深根固柢而取足於身故唯施是畏

疏義曰曰奢曰泰道之所去故經曰聖人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非所謂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泰則侈於性非所謂券內者行乎無名也奢之與泰非所謂嗇施之道也人側而小非正而介也介非其屬爲辨爲

助介之義也此介所以爲小而辨於物介然辨物則不以通物爲樂宜其不誘於物而內以自知也若然則性復形全而深根固柢矣蓋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深根固柢則復守其母淫德修性豈其道哉惟務內觀不務外游取足於身者是爲得之唯施是畏蓋與志乎期費者異矣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徽宗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疏義曰道若大路則道爲夷矣行不由徑則徑爲速矣易言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賦周王作人亦以壽考爲言然則以邀近功其去道也遠矣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徽宗註曰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則徇末而棄本非可久之道

疏義曰正朝廷以正百官則朝廷者出治之原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則富庶者

興治之本欲出致治之道必在能興治之本故舜之命契必在於命稷播種之後孟子言不違農時必在於申以孝悌之前凡以農者國之本也王者所以能長且久實本是道然則尚賢使能以致朝廷之治而

不知力穡積用以成富庶之俗是爲徇末

棄本非可久之道

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徽宗註曰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

期費行乎无名則惟施是畏志乎期費則
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財有餘以爲
禁不足以爲辱怙侈滅義驕淫矜奇豈道
也哉
疏義曰券内者有諸己而行之者也券外
者無諸己而爲之者也無名者妙道之體
期費者有待乎物券内者行乎无名故取
足於身而惟施是畏券外者志乎期費故
樂通於物而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
有餘服文采厭飲食則恥惡衣惡食而未

足與議也帶利劒則不知以恬愉爲上也
資財有餘以爲榮不足以爲辱則非窮亦
樂通亦樂也若是則怙侈滅義驕淫矜夸
豈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徽宗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

疏義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允執厥中然
後能成位乎兩間無所偏倚貫通上下而
該之得非建中以該上下之謂乎得中則

制命故不拔書曰建中于民惟能用其中於民則民不能忘善建而不拔可知矣

善抱者不脫

徽宗註曰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

疏義曰一者天下之至精惟協于克一然後能丕冒乎群動出而交物酬酢萬變而應之得非抱一以應萬變之謂乎守一則勿失故不脫經曰抱一能无離乎惟能抱一而不離於精則精與神合善抱而不脫可知矣

子孫以祭祀不輟

徽宗註曰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疏義曰孟子曰中道而立建中而不外乎道則能應天下以妙用莊子曰一之精通抱一而不離於精則能合天下之至神妙用不窮歷萬世而無弊至神周流妙萬物而無方若是者功被海宇澤及祢裔所施彌博豈特行於一國之近蓋將普及於天

下所歷彌久豈特行於當年之頃蓋將軍及於來世子子孫孫保祭祀於億萬斯年之永其傳也遠矣寧不諒哉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徽宗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

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疏義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始則修之身終則修之天下自内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修德之序也修之身其德乃真者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真者精誠之至故修之身而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書曰道積于厥躬則治身以道之真可知矣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

乃長者蓋德既足乎已矣以齊其家則綽有餘裕以施諸鄉則悠久不息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莊子曰行於萬物者道上治人者事則治人以緒餘可知矣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者蓋德既分於人矣施之邦國則充足飽滿達之天下則兼覆廣被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楊子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則治天下國家以土苴可知矣其修彌遠則德音不已至於悠遠所謂邇可遠在茲是也其德

彌廣則盛德日新至於廣運所謂德廣所及是也在我者皆其真也則真在內所以受於天在彼者特其末耳則末在外所以播之遠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爲外也蓋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皆道出而爲德所以於道爲外然則聖人以道治身而不離於真至於修之天下特其緒餘土苴時出而應之耳所以爲真者無所損益焉聖人所以貴真有在是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徽宗註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以身觀身而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以之觀天下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一身之微萬物畢足至理全於性真天樂融於大和其或波流與物俱作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者誠不足以明之耳惟反身而誠至虛而無忤至靜而勿擾然後能內觀取足物無不備且將欣然自

得於性命之際其爲樂莫大矣蓋所樂在外則其樂也小所樂在內則其樂也大此反身而誠所以爲莫大之樂也孟子之言必及於此者蓋以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故以身觀身而

身治推此類也天下有常然誘然皆生同焉皆得以我心之所同然者推而達之天下則類焉者應而不失其常然之心矣以之觀天下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觀之爲義必上有以觀下然後下得以觀上以

上觀下若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是也以下觀上若周官所謂使萬民觀治象是也其上下觀也如此則從之者輕矣記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正與此合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徽宗註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疏義曰夫乾確然其道若難而示人常易夫坤隤然其道若繁而示人常簡乾坤以易簡示人故法象為可觀以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故也易知而不病其難知易從而不病其難從則天下之理雖隱於至賾可以洞察而無餘蘊又奚往而不得之哉由是觀之則知聖人所守彌約所施彌博以易簡而得之者也故曰觀天地則見聖人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徽纂註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含德之厚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疏義曰秉彝之民孰不好是懿德然與接爲構故鮮克舉之惟民生厚言德之根於性也因物有遷則性之淪於僞矣惟含德之厚者然後不見異物而遷焉不遷於物則氣專而志一故列子曰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氣者虛而待物氣專則靜而不雜與經所謂專氣致柔者是也志者心之所之志一則齊而不二與孔子所謂若一志者是也氣專志一則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矣此孟子

所以稱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蓋盡性者大人之事能盡性則實而不失其所以虛動而不失其所以靜與赤子之純而不虧真而无僞也奚擇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徽宗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疏義曰世之貴於赤子者以其靜而不變

純粹而不雜無憂患之虞無邪氣之累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所以憂患不能入邪
氣不能襲也憂患自外而至故曰入邪氣
乘隙而投故曰襲憂患不能入則其德全
邪氣不能襲則神不虧若然者禍亦不至

福亦不來不以人物利害相攖故物莫能
傷焉物莫能傷則无所與忤而爲虛之至
矣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蓋至虛則物無自入如虛舟來觸雖有褊
心者不怒也人能致虛以遊乎世俗之間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孰得而害之哉此至人之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者亦虛而已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徽宗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疏義曰生者德之光能全其德斯能全其形斯謂德全者形全也身者神之宇能全

其形斯能全其神所謂形全者神全也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以其形生而不弊不知所取而握固也與夫形勞而不休則弊者異矣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以合神全而不虧不知所

與而朘作也與夫精用而不已則勞者異矣自非精之至孰能與此蓋惟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之至者可以入神則精與神合而不離矣莊子曰聖人貴精蓋一之精通合乎天倫人而合乎天則

亦天而已此聖人所以貴精也莊子論養神之道其言有及於貴精豈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者有在是耶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徽宗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冲氣以爲和爲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爲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

夫
疏義曰萬物以精化形得一以生致致一之謂精也致一則不二與易稱言致一也同意精者天德之至正保其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所謂其天守全其神無卻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得陰陽之中冲氣以爲和也冲氣交通而成和與列子言冲和氣者爲人同意和者發而皆中節得其和則氣全而嗌不嗄所謂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原

和得於天五而爲信之本蓋精者一之所生也受於天一之水於方則爲北所以爲智之原和者氣之所鍾也得於天五之土於位則居中所以爲信之本人之有生秀鍾五行自天一至於天五而生成之數具

誠能守其一以處其和且將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矣及其至也豈不可以入神復命乎可以入神則妙於無方所謂精義入神者是矣可以復命則歸於寂定所謂靜曰復命者是矣世之人所以失其赤

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也又烏知不搖其精使之守而勿失無暴其氣使之純而不虧哉於是馳其形性以傷其生潛之萬物以汩其欲其自棄之甚如此豈不悲夫

知和曰常

徽宗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疏義曰和者大同於物關尹論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曰是純氣之守也能守

其氣使之純粹而不雜則溫溫乎其和可知矣惟其和之至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通乎物之所造所謂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者是也制命在內則造化自我亘古今而常存形化而性不亡則一性常存

更萬形而不易以挈天地以襲氣毋得不謂之常乎

知常曰明

徽宗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二故也

疏義曰傳曰內視之謂明明足以見道者殆非目力之所及也無形之上獨以神視靜而反本朝徹見獨則知性之在我自古以固存也在易有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以性之存其存爲道義之門則生天生地雖天地亦待是而生矣詎非明足以見道知性之不亡者有在是耶

益生曰祥

徽宗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

疏義曰神示之祥知所以應則祥者物之先見吉凶已兆又烏能逃其應哉且物之生成理自足從而增之秖以爲贅如揠苗助長勸成殆事是皆以人助天其禍福特未定也惟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焉以好惡內傷其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得其至足矣

心使氣曰強

徽宗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躁者趨者是氣也而心實使之茲強

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疏義曰體者心之寓也體合於心則施於
四體者無非心之所根心者氣之君也心
合於氣則遊心於淡然後能合氣於漠亢
倉子謂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其於養
氣之道可謂知所本矣惟得其所養然後
氣和而不暴可以致其柔焉今夫蹶者趨
者其步則不中夏武其行則不中韶濩無
非暴氣之所為也斯有蹶趨之不止雖帥
氣者之罪亦心實使之而已所以反動其

心也茲強也以與物敵則喜毗於陽怒毗於陰而非自勝之道人烏知和柔足以安物使物莫之能傷者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徽宗註曰道無古今物有壯老強有時而弱盛有時而衰役於時而制於數豈道也哉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道無古今則生生未嘗終形形未嘗有莊子言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是也物

有壯老則有生俄已實列子言大化而曰
少壯老耄是也惟其少化壯壯化老斯有
強弱盛衰之理默制於造物而不得遯是
以強有時而弱欲慮柔焉盛有時而衰體
將休焉役於時而爲盈虛拘於數而有多
寡豈道也哉 忘三 二十九

不道早已

徽宗註曰道未始有窮民之迷其日固已
久

疏義曰無極復無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道

未始有窮也失性於俗者見物不見道形化而心與之俱大惑終身不解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烏知道乃久沒身不殆者乎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

共計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

太學生江澂　疏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章第五十六

徽宗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疏義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至道之精窈窈冥冥雖欲言之不可得也故無問蓋有門故可問道無

門也孰得而問之有問故可應道無問也孰得而應之然則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爲道者解乎此謂道可以神受而不可以言傳謂道可以心契而不可以迹求於是至言去言造忘言之妙必以默而識之方將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又奚事於言哉易言默而成之列子言默而得之謂異然故也昔齧缺之問於王倪也既問之以物之所同是又問之以知其所不知復問之以物無知與夫知之非不知不知之

非知四問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蓋知之爲淺不知爲深知之爲外不知爲内其不知是乃真知也若夫辯者之圓言多而未免爭累孰知道不可言言而非歟

塞其兌閉其門

徽宗註曰塗卻守神退藏於密

疏義曰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内鍵内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鍵塞其兌則無内外之韄和豫通而不失其兌矣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閉其門

則無心鬬之患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矣
莊子所謂塗卻守神易所謂退藏於密是
也蓋塗其卻則冥於無間不爲物誘故能
抱神以靜而與神爲一所謂塞其兌也藏
於密則復性之本物无自而入故能藏於
天而與天爲一所謂閉其門也廣成子曰
慎汝內閉汝外
挫其銳解其紛
徽宗註曰以深爲根以約爲紀
疏義曰銳如火之形不能无傷有以挫之

則不傷矣紛如絲之紛不能无亂有以解之則不亂矣莊子所謂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是也蓋深與易言極深而研幾之深同以深爲根則不逐於末流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所謂挫其銳也約與孟子言守約而施博之約同以約爲紀則不以博溺心萬方陳乎前而不得以入舍所謂解其紛也

和其光同其塵

徽宗註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疏義曰和以言其不乖同以言其不異和其光則光而不耀非若形謀成光者也同其塵則大同於物非若離世異俗者也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已惟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委蛇曲折不與物迕未嘗崖異以自處然後能之

是謂玄同

徽宗註曰道復乎至幽合乎至一至幽之謂玄至一之謂同玄同則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疎利害

貴賤之間爲哉

疏義曰入於窈冥之門愈而不示道復乎至幽也冥於渾淪之初斂萬爲一道合乎至一也復乎至幽則藏諸用妙而小矣故至幽之謂玄合乎至一則總攝萬殊不同同之矣惟夫小而辯於物得其所一而同焉則知物自无物我亦非我物我兩忘萬物與我爲一將擇焉而不得豈竊竊然自投於親疎利害貴賤之間爲哉凡以本无是數者故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徽宗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復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知道者忘言忘言者泯好惡忘情僞離用捨而玄同於一性之內良貴至是天下兼忘故爲天下貴

疏義曰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自爲是非自

爲得失同於己則愛之異於己則惡之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離乎情者則爲非離乎僞者則爲是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已用者賤失之而憂當時者貴得之而喜用捨相權而有貴賤之分是數者橋起

忘四

片合反復更代一消一息未始有極其去道也遠矣奚足爲天下貴則以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知道者解乎此極物之真而守其本忘言而去言之累好非所好惡非所惡而泯好惡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不

可得而親踈情非爲真僞非爲妄而忘情僞故不就利不違害不可得而利害无用爲用用非有用而離用捨故何貴何賤貴賤不在已不可得而貴賤惟知一性之有真不見天下之有僞恨貴至足天下兼忘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徽宗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真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真無

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疏義曰正直爲正正者止於一也惟止於一則獨存常今矣以正者道之常也正復爲奇奇者反於正也惟反於正則不主故常矣以奇者道之變也真變於物未始有

无真在於內則不外從事者矣以無爭道之真也正國何先定於一而已蓋國以正定故也孟子所謂一正而國定是已持勝有道尚謀而已蓋兵以奇勝故也莊子所謂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是已真者精誠之

至虛緣然後可以葆真以道之真無容私焉故也無容私則非人爲之僞順物自然而已若然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經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徽宗註曰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所惡則散令也無愛利之心而多忌諱之禁民將散而之四方故民彌貧疏義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蓋愛之利

之所以得其心也致其所惡則失其心也此有以愛之彼斯愛我矣故親若父母此有以利之彼斯利我矣故褻狎須其子而至焉苟咈人以從欲厲民以自養致其所惡焉則莫不相攜持而去矣然則无愛利之心而肆虐以爲威多忌諱之禁而苛察以爲明則不能以政裕民民將散而之四方百姓且不足矣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孰知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之道乎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徽宗註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生則純白不備而或罔上以非其道

疏義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故挹斗折衡而民不爭然則存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所以發漢陰丈人之論也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機械既作則機事必形機事既形則機心必生機心生則昔之虛者俄

且實昔之一者俄且散所謂无所與雜潔而不汙者殆或虧矣此純白所以不備也將見智詐相攻巧僞日滋或罔上以罪其道者有之此聖人有作在宥天下所以去此患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微宗註曰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可器出以亂俗

疏義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故先王使民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慮

夫末作以傷農也至德之世其民愚而朴惟知日用飲食孰有多伎巧者哉蓋伎巧勝則人趨末而異服奇器出以亂俗古之爲治者凡異服奇器鬻于市入于官則國有常刑所以敦本抑末使斯民復敦厖淳

固之俗爾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徽宗註曰尅核太至者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疏義曰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

殃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爲簡髮數米滋法令以蓋其衆將以止盜而盜不盡矣莊子所謂剟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蓋謂是也蓋民愚無知撫之則后虐之則讎自非以寬服民孰肯遷善遠罪者哉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徽宗註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聖人天地而已故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疏義曰天其運乎惟運之以無爲故純粹不雜職生覆而無所不覆地其處乎惟處之以無爲故靜止不變職形載而無所不載純粹而不雜其清可知靜止而不變其寧可知凡以得夫無爲故也天地氤氳萬物化生以兩無爲相合而萬物化也觀天地則見聖人夫何爲哉法天地而已夫然故暴悍勇力者化而爲愿旁僻曲私者化而爲公舉滅其賊心皆進其獨志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徽宗註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

疏義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水靜則鬚眉可

燭鑑與水所以能若是者以一而不變能定能應故也傳以謂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蓋言其靜也至人之用心守靜篤而不以動違性亦若是而已順其自然勿攖勿擾而已

夫豈待鉤繩規矩而後正哉是以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經曰清靜爲天下正
我無事而民自富
徽宗註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無以
擾之民將自富
疏義曰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魚煩則潰
治民煩則惑在宥天下相忘於道術如魚
之相忘於江湖則無事而生定矣足國裕
民之道其本於無事乎然則天下本無事
庸人擾之爾後之變古亂常以取禍敗者

安知富民之道
我無欲而民自樸
徽宗註曰不尚賢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
貨則民不爲盜同乎无欲而民性得矣
疏義曰舉賢則民相軋故不尚賢使民不
爭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故不貴難得之貨
使民不爲盜不尚賢也不貴貨也則不見
可欲矣聖道群心之用我无欲則同乎无
欲矣同乎无欲是謂素樸而素樸民性得
矣蓋樸者道之全體未散於器者也民復

其樸則見道不見物而所見勝所睹苟不能洒心去欲方且爲物絃方且爲緒使則民失其樸湛於人僞尚何能還太古之風哉老氏著書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曰罪莫大於可欲有曰少私寡欲以欲之害性不可不去之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

徽宗註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

之樂

疏義曰天下有常性一性有常德不可爲也爲之則僞不可擾也擾之則憂惟在之使不淫其性宥之使不遷其德舉一世於澹漠之域然後百姓皆謂我自然所謂下知有之者如此下知有之則性不益其生德不虧其全舒通平泰无欣欣之樂而親譽有所不及矣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其政悶悶之謂歟

其民淳淳

徽宗註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疏義曰素樸者民之性能見素抱樸然後
純粹不雜靜一不變且至於明白入素无
爲復樸焉私欲者民之情能少私寡欲然
後克於勝己善於養心且至於背私爲公

不見可欲焉其民淳淳莫大乎此
其政察察
徽宗註曰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然以
苛爲明此察察之政
疏義曰治之要在知道道要不煩聖人以

道在天下由至虛以冒群實由至靜以實
羣動簡易而有功未嘗簡髮數米竊竊然
以苛爲明也蓋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則弊
精神於細務勞思慮於末流也竊竊然以
苛爲明又曷足以濟世哉是以治道貴清
靜而民自定
其民缺缺
徽宗註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
故无全德
疏義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

舉賢則民踦跂而相軋不能定其性命之分任智則民覬覦而相盜不能安其性命之情是有知有欲之爲患而民之所以遷於物也遷於物則不足以厚民故無全德莊子曰德全者形全不能全德則養形不足以存生所謂形精大虧者也其民缺缺之謂歟

忘四 十二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徽宗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知時无止知分无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
禍福之倚伏何常之有
疏義曰虛靜之中大化密移由隱而之顯
自無而適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是以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之生
則爲昭昭而至道之極則無形也物成生
理則已有倫而其精甚真則無形也禍福
之理藏於幽深應若影響亦若化機之默
運而已惟達者知利足以生害知樂足以
生憂乃能用智於未奔沈之初作炳於忽

眇綿之上然後誕先登于無難之地焉孟子慮患之戒有曰德慧術智存乎疢疾楊雄解嘲之論有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皆燭是理也蓋德慧術智可謂明哲矣猶以存乎疢疾爲心則以君子思患而豫防故也高明之家可以無虞矣必以鬼瞰其室爲言則以鬼神害盈而福謙故也觀乎此則於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不可不致其知也知時無止則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分無常則察乎盈虛而得失不足以

攖其心知終始之不可故則明乎坦塗而死生不足以累其心無止則過而不留無常則變而莫守不可故則未嘗有故是禍福之倚伏相爲消長何常之有所謂福爲禍始禍爲福階則以其無常未始有極也

忘四

十二

其無正邪

徽宗註曰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然則孰爲天下之至正哉

疏義曰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與若相爲同異而已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則俱是也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旣異乎我與若矣則俱非也惡能正之是我與若皆不能相知然則孰知天下之至正哉孰知至正則體之知安佚而不知正處口之知芻豢而不知正味目之知美色而不知正色其不得正知也如此則是非之塗吾烏能知其辨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

矣

徽宗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迕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

而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安得而反其真乎

疏義曰一氣之運潛回於太虛之中萬物推遷皆在所禀籌莊子謂通天下一氣耳言物雖散殊其運於氣化則一也天下既

通於一氣則行流散徙不主故常今是而昨非往者非而來者是初無定形先迕而後合有所拂者有所宜初無常分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兩者交化相爲終始成矣俄壞壞矣俄成則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勢若循環果未可定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乃一氣之自運密移於造化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蓋天下之生久矣迷而不復固非一日之積小惑易方則以東爲

西堉冥山而莫之見大惑易性以無爲有遺玄珠而莫之求自私之俗勝則蔽於一曲不明乎禍福之倚伏則昧於至理且復察察以治之秖所以益其惑不靈不解民安得而反其真乎是以老聃著其政悶悶篇蓋欲使民之安常復樸以反其真而已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徽宗註曰方者介於辨物大方無隅止而不流無辨物之迹

疏義曰拘於方體者常介執以異俗所謂

介於辨物者此也介與易稱介于石之介同意大方無隅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足以應無方之傳非若執方之謂器也矣止而不流言真上而无所蕩猶水之靜止大匠取法所以無辨物之迹其亦荀卿所謂

能定而後能應者歟

廉而不劌

徽宗註曰廉者矜於自潔大廉不嗛清而容物無刻制之行

疏義曰謹其廉隅者常矜莊以約已所謂

矜於自潔者此也矜與語所謂古之矜也
廉之矜同義大廉不嗛則至足無求澹然
自適不貴苟難之行非若廉清而不信者
矣清而容物言雖清而無所察猶鑑之清
明應而不藏所以無刻制之行其亦莊子
所謂勝物不傷者歟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徽宗註曰直而肆則陵物之態生光而耀
則揚行之患至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
歸其明其唯聖人乎民之迷也以方爲是

者如子莫之執中以廉爲是者如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以夸末世之敝俗而失聖人之大全豈足以正天下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疏義曰方已以爲直則直必肆其情而陵物之態生惟去逕庭之累無枉撓之失然後能直而不肆以之應物則周旋曲折無所於忤而陵物之態不生矣悅衆以爲光則光必耀其迹而揚行之患至惟去形譎之光圖滑疑之耀然後能光而不耀以之

照用則因時順物未始容心而揚行之患不至矣是則內直而外曲用其光而復歸其明其惟聖人乎蓋內直者所以徒於天外曲者所以徒於人惟曲則全枉則直者能之用其光者所以顯諸仁復歸其明者所以藏諸用惟循有照冥有樞者能之蓋非聖人能和同天人神明其德不能與此且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以方為是者如子莫之執中不能濟以權執一而廢百以廉為是者如仲子之操不能充其類潔身

以亂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知伸而不知屈一於矯也而不能同其波又烏知屈伸相感如易所謂利用安身者乎微者幽也彰者顯也知彰而不知微則一於表襮而不能襲其明又烏知微知彰如易所謂知幾其神者乎莫執中仲子之操知伸而不知屈知彰而不知微是皆蔽於曲私不該不徧刻意尚行以參末世之弊俗而失聖人之大全不見純全大體於天地古人之間豈足以正天下是未能正己而將

以正人殆不知其可也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如斯而已蓋聖人備道全美抱一以爲天下式推此以表正天下真餘事耳此大舜所以能正衆生无爲而天下治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

徽宗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

謂喬天一在臟以賢爲事立于不貸之圍
豐智原而喬出則人事治而天理得
疏義曰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是以得於自然無適非天見於或使無適
非人聰明智識得於自然而成於天者也
故韓非以謂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見
於或使而因於人者也故韓非以謂動靜
思慮人也券内者以約爲紀券外者志乎
期費則其治人也事天也不可不以喬爲
先焉蓋動靜有常者理之真何思何慮者

道之至適動靜之節則動惟厥時矣省思慮之累則湛然常寂矣見於或使而在人者治之如此可謂嗇也黜聰明然後同於大通去智故然後循天之理不極聰明之力則能收視反聽矣不盡智識之任則能

還淳復朴矣得於自然而在天者治之如此亦可謂嗇也蓋天一生水在人為精腎之為藏精所舍也天一在藏本以立始故以腎為事然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於治人事天莫如嗇也是以立乎不貸之圃而

唯施是畏豐智源而嗇出而不後於德以之治人而人事治以之事天而天理得

夫唯嗇是以早復

徽宗註曰迷而後復其復也晚矣比復好先嗇則不後於性是以早復

疏義曰得性則生生不窮失性則不能生生而窮矣將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蓋貴於不遠復焉迷而後復則失性遠甚所謂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者也其復也晚矣觀夫雷在地中於卦爲復而初九言無祗

悔元吉至於上六則爲凶矣蓋以初九之復不遠而上六之復迷而後復也比卦亦然於初言有他吉於六言比之無首凶以比復好先故也嗇則不侈於性而去本孝遠是以早復

早復謂之重積德

徽宗註曰復德之本也復以自知則道之在我者日積而彌新

疏義曰德者得也得於性之謂也觀復於芸芸之時適復於撓撓之際則不離於性

矣故易言復德之本能復其本則性修反德而明無不燭矣故易又言復以自知然則不修於性而早復則德日起而高大矣書曰德日新又曰新重積德則無不克

徽宗註曰能勝之謂克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而無所不勝者惟德而已

忘曰 十八

疏義曰楊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則能勝之謂克也德積於己則可以至寡御至衆命萬物而无不聽攝天下之群動宰制役

使無所不勝矣記曰德成而上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徽宗註曰德至於無所不勝則況應而不
窮孰知其極也
疏義曰德足乎已則不藪於勝物而無所
不勝故在我為有裕分人而有餘運量酬
酢泛應而不窮光被四表而格于上下孰
知其極孟子曰德教沛然溢乎四海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徽宗註曰體盡无窮則其於用天下也有

餘裕矣況有國乎

疏義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德至於同於初則體盡一元窮而得其純全莊子所謂周盡一體者也天下雖大不出吾之度內則其用天下也有

十九

餘裕矣況於一國之小乎

忘四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徽宗註曰道爲萬物母有道者萬世無弊

疏義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則道爲萬物之母也自有形以至無形自有心以至

無心皆由此出故有母之義有國之母是有其道也得道者無古今雖萬世無弊非長久而何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徽宗註曰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故可以長久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疏義曰有生者有生生者生者物也生生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曰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則道者物之母而物其子也有色者有色色者色者形也色色者性也莊子曰性者生之質劉子曰形者生之器則性者形之根而形其柢也有國之母則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也復守其母則與道爲一亘古今而常存故歿身不殆而可以長久今夫草木之生根深則柢固猶之人也性復則形全惟能全其形佼形

生而不弊如草木之麗乎土其永無亡期故與天地爲常而長生其明不息故與日月參光而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則又超形而不與形化離數而不與數終者也此之謂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忘四

治大國若烹小鮮

二十

徽宗註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

貴清淨而民自定

疏義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是以主道治一不知二能當一則百事正矣然則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固其宜也蓋天下有常然順之則治擾之則憂惟能不亂天之經不逆物之情法一定而不易無朝令夕改之失而天下治矣猶之烹魚也數撓之則潰然則治大國而數變法豈不惑哉傳曰民信其法則親此古之善立法者

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不易也然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靜民將無事而生定矣是以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孰肯滋法令以蓋其衆哉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徽宗註曰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爲道常无爲以莅天下則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者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爲祟故曰其鬼不神

疏義曰詩曰百神爾主矣書曰惟元后作

民父母莊子曰聖人者萬物之所係是則聖人者神民萬物之主也然而我忘天下易天下兼忘我難其所以出而經世亦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爾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然則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而民自化故人無不治彼依人而行而爲神者將得所憑依得所安樂亦皆安定休止莫或出而爲祟如詩所謂公尸來止熏熏矣故曰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

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徽宗註曰以道莅天下者莫之爲而常自
然元攻戰之禍無殺戮之刑是之謂不傷
民也當是時也神與民兩不相傷而德交歸
焉神无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故
曰其神不傷民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
飲食而已夫何傷之有
疏義曰道常无爲而無不爲以道莅天下
則因其固然不擾以人爲之僞所謂莫之
爲而常自然也保民如子視民如傷兵華

不試故無攻戰之患刑措不用故無殺戮之刑神與民兩不相傷而明无人非幽无鬼責而德交歸焉則神无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如詩所謂神之吊矣民无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如詩所謂

民之質矣何傷之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徽宗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也

疏義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欲升高必自下知高以下爲基乃不至於蹶高而无以爲基徒有趨高之心則是好高而不爲高矣能无蹶乎水不積不成淵江河合水而爲大爲其納衆流也故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而流水朝宗之者以其善下之也然則國之所以大者非以下流而致然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徽宗註曰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疏義曰自物觀之惟卑故能堂惟肖故能攘一昧是理恃狠乘物將以爲高秖以取忘四

氏蓋以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剛故也天下皆以剛强敵物聖人以懦弱謙二十三

下爲表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雖不顓勝人而人莫

能勝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也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蓋知勝物之道而自處以柔靜物莫不爲之下矣以其靜故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徽宗註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疏義曰有歙必有散有盈必有虧非特人事天道固然惟洞照幾先者將欲歙之必固張之知一歙一散相爲消長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知一盈一虧相爲始終故大國以下小國而以大事小小國以下大國而以小事大莫不各有所取焉然則欲上人以其言下之而君子不欲多上人凡以此故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一所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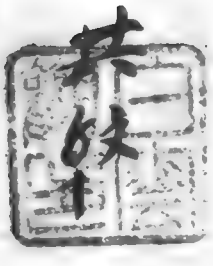
徽宗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疏義曰天道以下濟故光明而覆燾无方地道以卑故上行而承天時行謙冲之道天地且爾況於人乎堯以允恭而光被四表舜以溫恭而玄德升聞凡以法天地而已三才異位其道則同是以王不自大以法乎地乃能无爲而天下功地不自大以法乎天乃能不長而萬物育然則不自大乃能成其大莫不皆然大者宜爲下不其然乎

忘四

二十四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徽宗註曰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鬼榮也人奧思慮蘊至神也天地與人有所謂奧而皆冒於道道也者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爲萬物之奧道爲萬物之奧則物者道之顯歟

疏義曰道之爲奧其深莫測如室之奧而

深密焉如淇之奧而深閎焉凡戾顯而入隱皆有所謂奧太元論三摹所以各言其奧也且天以不見爲元西北則於卦爲乾復乎至靜化精之所欝鬱也欝化精則氣機密移陽遇陰而欝鬱矣故曰天奧西北欝化

精也地以不形爲元黃泉則深不可測冥於至幽鬼榮之所隱也隱鬼榮則陽氣潛萌藏其體而隱矣故曰地奧黃泉隱榮鬼也人以心腹爲元思慮在人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至神之所蘊也蘊

至神則妙於無方而不可測者也故曰人奧思慮蘊至神也三才異位各有其奧天雖有奧而道能生天地雖有奧而道能生地人雖有奧而人在道中所以皆冒於道於道不可以形數求故也三才未離於形數而道不可以形數求可謂難終難窮而未始有封難測難識而莫窺其妙者也善貸且成其化密庸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故爲萬物之奧道爲萬物之奧則自無出有職職陳露不得遯而

皆存物其道之顯歟

善人之寶

徽宗註曰利而行之積善成性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疏義曰有以物為寶者傳言寶珠玉是也

有以道為寶者若此言善人之寶是也善人不以物為寶而所寶在道是以自人入於天由善達於聖無入而不自得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人知善出於道而成於性故其不賢之

樸能利而行之也利而行之則好之無斁行之不怠能盡其性可以贊化育而配神明矣蓋自可欲之善積而至於充實之美積善成性也自光輝之大進而至於不可知之神神明自得也若夫聖心循焉則由是道而不違矣實而持之孰大於此不善人之所保

徽宗註曰反無非傷也順其理則全動無非邪也靜其性則正故可以保身

疏義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也而

反焉則無非傷也無爲也而動焉則无非邪也反无非傷也惟去智與故順其理而不違然後能守其全而物莫之傷所謂誠全而歸之是已動無非邪也惟虛緣葆真靜其性而勿攖然後能得其正而邪莫之入所謂四六不盪胸中則正是已順其理而全靜其性而正舉天下之物曾不足以易其守可以保身而無危亡之憂乃其宜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能順其理斯可以窮理能盡其性斯可以盡性能保身

斯可以至於命不善之所保不外是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徽宗註曰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非道所貴言美而可悅行尊而可尚猶可以市且加於人而人服從況體道之奧徧覆包含而無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疏義曰心居中虛靜則善淵發於言則爲風波止則居實見於行則爲實喪言風波也行實喪也皆溺於末流而非道之所貴

也然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則言美而可悅者猶足以市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則行尊而可尚者猶足以加人況體道者乎惟體道之奧滋發萬化總攝衆妙如天之運兼覆無私如海之容包含不遺彼雖紛紛自異皆會之一理又何所殊乎然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故惟體道者爲能盡合并之公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徽宗註曰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天子三公有璧馬以招賢而不務進道以修身則捨已而徇人失自治之道矣不如坐進此道者求諸已而已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民從之如歸市

疏義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所守至約則所施至博矣古之言治者自慎厥身脩思永至於邇可遠在茲自脩之身至於脩之天下則以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故

也貴爲天子立爲三公以道化民則天下將自賓雖有拱璧駟馬以招賢得賢以爲邦家之光而不務進道以脩身則不能有守矣不能有守是捨己徇人失自治之道矣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不如坐進此道以自治爲先故也所謂自治非外鑠也求諸已而已能求諸已則用人惟己矣昔帝堯克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文王誕先登于岸以至於以御于家邦每得諸此雖然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

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則治之要在知道也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則以聖人者道之管也民從之如歸市則以聖道群心之用也夫聖人民之父母也聖人尊之於上斯民從之於下其執大象天下往之

謂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徽宗註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

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爲哲此有罪所以免
戮道之善救者如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
下莫不貴者道也
疏義曰心者道之主宰則道未始離乎我
道不可以情求則道未始滯於物惟不離
乎我故反而求之自得其得以求在我故
也惟不滯於物故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
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以求在外故
也求在我者求有益於得求在外者求無
益於得然則求而不得者以道在邇而求

諸遠而善人求以得者求在我者而已蓋道之在我衆美皆備人患不求爾誠能因心會道則惡者可以遷善修德罔覺而無過舉之失愚者可以爲哲造理而悟無多岐之惑此有罪所以免歟道之善救人如此則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則以莫之爵而常自然故爾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徽宗註曰道之體無作故無爲無相故無事無欲故無味聖人應物之有而體道之無於斯三者繫可見矣

疏義曰道妙於無不可以體求即其大全而言之姑謂之體而已所謂道之體若莊子言古人之大體是也道之體既妙於無則寂然不動是無作也無作故無爲無則至爲去爲矣無狀之狀是無相也無相故無事無事則無爲事任矣澹然自足是無欲也無欲故無味無味則味者亦嘗

呈矣興事造業爲之而成雖曰有作而爲出於無爲耳目鼻口各有所事雖曰有相而事出於無事口之於味人所同嗜雖曰有欲而味出於無味以見用之所以妙也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所以應物之有自無適有爾所以體道之無至無以供其有爾於斯三者以觀之道之體用槩可見矣

大小多少

徽宗註曰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窮

不可爲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然恩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能成其大

疏義曰以物觀之自徇殊面囿空之與大澤毫末之與馬體以形異其小大而一囿於形以數差其多少而拘於數以道觀之萬物一體以北海爲大曾不知大而不多以涇流爲小曾不知小而不少以物量無窮不可爲倪故也若是則然之有其辨恩之因其心二者雖正之嚣非正之道也施乎

無報大同於物又烏睹其辨哉聖人以道之虛受天下之羣實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所以同萬有於一無合衆小而歸之能成其大者天覆地載廣乎其无不容而已故帝王以天地爲宗而爲域中之大

報怨以德

徽宗註曰爵禄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則何怨之有所尚者德而已

疏義曰全德之人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顧則无取於冠冕之賞是爵禄不

足以爲勸也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則无畏於斧鉞之誅是戮恥不足以爲辱也榮辱之來無益損乎其真則知是非不可爲分細大不可爲倪約分之至而卒無所分矣又何怨之有非至德者能之乎宜其所尚者德而已蓋陽爲德陰爲怨報怨以德則冥而无所辨通而无所節是謂出怨不怨所以爲德之上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徽宗註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無火患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而及其末則不可勝圖故聖人蚤從事焉

忘五

疏義曰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故慮遠者不忽於其易經曰爲之於未有故知幾者必察於其細千丈之堤可謂川有防矣以螻蟻之穴小而不止其潰則消消不塞將成江河百尺之室可謂居之安矣以突

八

隙之煙微而不慎其焚則燎燎不救炎炎
柰何白圭之行堤也必塞其穴是以无水
難丈人之慎火也必塗其隙是以无火患
然則圓機之士其作炳於忽眇綿用智於
未奔沈每及於此所以發韓非之論也由
是觀之天下之事常起於甚微矣詩於吉
日必曰慎微微者以事起於甚微故也及其
末則不可勝圖矣易於思患必曰豫防者
以其末爲難圖故也聖人智通於神所以
蚤從事者知此而已與荀卿所謂先事慮

患謂之豫同意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徽宗註曰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亂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

疏義曰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然則爲之於小故能成其大理宜然也聖人躊躇興事以每成功所以致大治者亦爲之於小而已詩稱文武之治積小雅而爲大雅其作始也小其成業也大所以成內外之治始於憂勤而已使其亂

已成而後治之不亦晚乎孟子舉詩鴟鴞言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以明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欲治之於蚤也豈若大寒而後索衣裘者乎然則聖人以此詩爲知道者以此然則天下之事小可爲也大無及已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徽宗註曰禍固多藏於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聖人之應世常慎微而不忽故初無輕

易之行而終絶難圖之患凡以體元故也
疏義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則禍固多藏
於微易之者皞天不宜則禍固發於人之
所忽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蓋欲
不忽其微而已聖人之應世與民同患至
智足以周物理遠覽足以照幾先謀之未
兆常慎微以慮其始慎終如始而不忽人
之所忽故初无輕易之行而終絶難圖之
患也記曰與有其已然寧無諾責无輕諾
之行則言必顧行矣傳曰苟以為易難將

至矣無多易之行則動必迪吉矣以此遊世則泛應曲當終无難矣然所以致此非樂通於物也凡以無爲無事無味體道之無而已道之所在孰能難之鳧卒章言無有後艱與此同意

忘五

十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徽宗註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无

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氷微者散之則不著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況流之舡聖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況所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

疏義曰事隱於未然莫不有自然之理肇於已然莫不有必至之機理之所藏深矣非至神不足以洞察機之所發微矣非至智不足以灼知安者危之對有其安必危未兆者已形之對未兆則形泯此理之未

然者也脆者堅之對則堅已釐其質微者著之對則著已闡其端此事之已然者也持之於安則无危所以能保其邦謀之於未兆則不形所以能防其患聖人之知幾也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作炳於忽眇綿

神以知來也脆者泮之則不至於堅所以能慎之於履霜微者散之則不至於著所以能察之於毫末賢人之殆庶幾也智之於賢者於復則不遠於過則不二辨之於早智之事也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豫

之六二當理而悟所以爲聖人之知幾復之初九造形而後悟所以爲賢人之殆庶幾惟其知幾故不終日正吉惟其殆庶幾故無祇悔又烏有奔壘況流之患爭蓋車所以陟險航所以濟難奔壘之車況流之航則聖人無所用智焉楊雄對或人之問所以言用智於未奔況然則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則有終踰絶險烝徒楫之之安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徽宗註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聖人見端而思末觀指而知歸故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疏義曰夫有形生於無形凡圓於有形莫不自微以至著則大必滋於小也將尋斧柯始於毫釐之不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可知若升高必自下則高必基於下也丘山崇成始於累土之不輟九層之臺起於

累土可知自邇以及遠則遠必自於近也將致千里積於跬步之不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可知是三者其作始也簡原其始則小其將畢也必巨要其終則大其理然也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聖人見端而思

末所以索其至觀指而知歸所以要其宿觀於遠近黙與理契故不爲福先福亦不至不爲禍始禍亦不來因時而起循理而動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緣於有感而應之耳彼天下之事日投吾前將謝之而莫

爲則眇綿之中固有不可不爲者然有而爲之其易耶必待於躊躇而後興則不以易而爲之也惟不以易而爲故事之所興咸底成績巍乎其有成功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徽宗註曰聖人不從事於務故無敗不以故自持故無失昧者規度而固守之去道愈遠矣能無敗失乎

疏義曰天下之理可因不可爲可任不可

執爲之以求成適所以敗之執之以求得
適所以失之聖人體道之無靜而無爲不
從事於務也斯无事任之責故無敗變而
無執不以故自持也斯無事故之累故無
失世之昧者殊不知時無止分無常乃規

度而固守之蔽於一曲不該不徧是何異
刻舟求劒膠柱調瑟宜其去道愈遠而不
能趨變也能無敗失者鮮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徽宗註曰中道而止半塗而廢始勤而終

怠者凡民之情蓋莫不然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

疏義曰傳曰有足者可至於丘則道必致其至中道而止則無所至矣又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塗必同其歸半塗而廢則無所歸矣仲尼有吾弗爲已之語蓋以是也非特爲學如此雖從事者亦然使其志猷於所守力倦於所行始勤而終怠則事亦無所濟矣始勤則悅於須臾終怠則猷於持久凡民之情易遷於物始勤終怠蓋莫

不然惟其止而不進廢而自畫故事常幾成而至於敗孟子與有爲者之譬所以譬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也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徽宗註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施之於事何爲而不成

疏義曰成王戒卿士必言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者蓋內盡其心所謂志外盡其力所謂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心已怠而力已疲烏能不倦以終之哉伊尹曰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惟終始惟一故能至誠不息圖惟厥終惟時乃日新故能力行不倦雖休勿休以此施之於事則事必就緒而後已何爲而不成所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者亶其然矣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忘五

十四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

徽宗註曰欲利者以物易己務學者以博溺心夫豈足以造乎无爲聖人不以利累

形欲在於不欲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故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學在於不學緝熙於光明而已故以復衆人之所過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此絶學者所以無憂而樂

疏義曰莊子言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欲利者以物易已而汨欲於俗列子言學者以多方喪生則務學者以博溺心而雜學无統夫豈足以造乎无爲夫所謂无爲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而已以物易已則喪

已於物方且與動馳不知即動而靜以博溺心則心枝而疑方且爲實礙不知損實爲虛故不足以造乎無爲也聖人不然不以利累形求之在我也所欲在內而不在外欲出於不欲而已共利爲悅共給爲安

不拘一世之利爲已私分在乎兼足天下焉正莊子所謂人我之養畢足而止是以不貴難得之貨不以人滅天則去人爲之僞也所學在心而不在迹學在於不學而已因性所有習以成之不以支離曼衍益

其真期於朝徹見獨焉正詩所謂學有緝熙於光明也故以復衆人之所過蓋窮巧極珍難得之貨也聖人不貴之者欲使民不遷於物而已可謂我無欲而民自足矣捨本趨末衆人之所過也聖人以復其過者欲救其過使歸諸道而已可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矣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賢人則異乎衆人賢者之智猶有所謂過況衆人乎復其過而反之性則性脩反德德至而同於初將至於見道而絶學任其

性命之情無適而不樂此絶學所以无憂也若顏氏之子忘仁義禮樂而簞瓢捽茹不改其樂其於聖人樂以忘憂爲殆庶幾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徽宗註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豈或使之性之自然而已輔其自然故能成其性爲者敗之故不敢爲此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智巧

疏義曰天運乎上不產而化地處乎下不

長而育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若動若植萌
區異狀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也聖人
贊天地之化育而萬物得由其道者豈或
使之其生化形色智力消息性之自然而
已輔其自然則不益生不勸成因其固然
付之自爾故能成其性也然而天无爲以
之清地無爲以之寧萬物職職皆從無爲
殖所以成其性者豈假人力爲之哉爲者
敗之且有助長之失故不敢爲此聖人所
以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也恃道化則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不任智巧則去智與故而循天理將無爲而萬物化矣彼刻楮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鮮矣何足以語道化之妙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徽宗註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智巧焉故曰愚三代而下釋夫恬惔无爲而悅夫嘼嘼之意屈於

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善貸曲成而其仁顯故民可使由之巧妙功深而其用藏故不可使知之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

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是也古之善爲道者寧得乎此以謂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推此以化民則民莫不由之得之於觀感反其常然而復性之本將以愚之也愚故道

道可載而與之俱故無所施其智巧焉蓋
天下有常然曲直無待於鉤繩圓方無待
於規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相
忘於道術而去其智巧之心斯不失其常
然矣自非善爲道者何以臻此三代而下
釋夫恬惔無爲而不知處無爲之事悅夫
惇惇之意而不知行不言之教屈折禮樂
以正天下之形而失之戕賊是待鉤繩規
矩而後正也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
過於枘鑿是待繩約膠漆而後固也若是

則失其常然矣將以明民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蓋明民而治之非所以治天下惟在之宥之則民日趨於平泰之域無事而生定矣又何治天下以感乎之心爲故曰有治天下者哉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徽宗註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疏義曰弓弩畢弋之知多則羽而雲翔者不能高至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鱗而川泳

者不能趨深削格羅落實宋之知多則足而曉實者不能走攘在物尚此況於人乎故知詐之變多則俗惑於辯莊周即物理以驗人事則知萬物皆由於道而不可擾之以智所以言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

忘五

智也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以道之

十八

虛靜出為天下應耳又何智之足為是以善言治者論太平之本則曰智謀不用語道化之妙則曰不恃智巧豈非治之要者在知道而不在於好智者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徽宗註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疏義曰莊子曰智者爭之器智出爭爭則

民多逐利而機巧所謂法出者非法不足

以繩之也嚴爲法蘂容有抵冒而生姦究

之心者不能齊也所謂令下者非令不足

以號之也令出惟行容有面革而起詐僞

之情者不能止也經曰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則姦詐可知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徽宗註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朴捨斗折衡
而民不爭
疏義曰莊子曰道者爲之公以造爲公則
民皆不約而自孚所謂焚符破璽非焚而
破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
忘五
十九
恃也所謂剖斗折衡非捨而折之也以平
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無所用也經曰我
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民正而
足則其朴鄙不爭可知所謂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徽宗註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
以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
疏義曰表正則影正源清則流清自然之
符也聖人位乎民物之上端表澄源無爲
而天下化明夫用智與不用智而已知此
兩者則知治國貴清靜而無俟於用智也
不以智治則聽唱視儀者得効法於觀感
之際孰不則而象之以爲楷式哉蓋則猶
作則之則以其有則則之也象猶垂象之

象以其有象象之也惟其有則象故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若荀卿設爲國之問有曰槃圓而水圓盂方而水方意與此同常智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徽宗註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故曰與物反矣

疏義曰妙而小之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

常知楷式而不用智則以抱一爲天下式也若然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宜其與天合德無聲無臭深不可測無際無分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耦之者若列子所謂疑獨者是已故曰與物反矣

忘五

二十

自非入而辯物與天合德者疇克爾哉

然後乃至大順

徽宗註曰順者天之理乃至大順者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莊子曰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惟若愚若昏所以去智

疏義曰在易之豫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是順者天之理也自其體而言則乾爲至健即其理以觀則乾以易知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順所以爲天之理者與乃至大順者去使然之智故即自然之至理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者此也莊周著天地篇論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有曰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

謂玄德同乎大順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合則通於天地同乃虛而已緡緡相合非勤合而合也非有所知見而合也若愚則冥心而無知若昏則膠目而無見無知無見是謂玄德德至於玄則性天自然無所與迕而同乎大順矣惟其若愚若昏所以能去智惟其去智所以能原於德而成於天莊子於天地篇之首言天德而已矣意與此合

忘五 二十一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徽宗註曰興事造業其一上比者王也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疏義曰帝言德王言業此興事造業所以爲王公乃王王乃天此其一上比所以爲王王有歸往之義所謂下民之王者是也下民所以嚮往而親附之者以其容而下之有下下之道故也是以近者謳歌而樂

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也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民之歸往豈不相似然天保序言君能下下而詩言无不爾哉承其知善下之道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徽宗註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

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猒易曰百姓與能疏義曰貴以賤爲本故易於屯言以貴下賤大得民也雲雷並作於卦爲屯天造草昧之時也初九爲經綸之君能以謙自牧忘其貴而下下民之所求也所以能大得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者是豈教誥之所能令哉以其言下之故處上而人不重彼皆有願戴之心而從之也輕若孟子言從之者如歸市是已以其身下之故

處前而人不害彼皆有樂附之誠而利之者衆若莊子言利仁義者衆是已然則四方之民莫不親之若父母愛之若芝蘭無思不服得之於心悅樂推而不猒矣易曰百姓與能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以聖人之成能而百姓與之則親譽之至宜無時而斁矣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徽宗註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妄往而不爽哉

疏義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賢下人猶能得人況行賢而無自賢之行固宜爲人之所愛宜乎陽子居有是言也蓋行賢而無自賢之行則能處乎不爭之地安往而不愛則物不能與之爭矣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徽宗註曰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道覆

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疏義曰肖人者其體小故肖物者小大者人之所因故爲物所肖者大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由七十子以觀仲尼則小大固可知已然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其得道之本宗焉夫道覆載萬物者也以道爲萬物祖故有萬不同莫不由之天地雖大秋毫雖小皆不外於覆載之內所謂洋洋乎大哉言其無不該徧廣乎能容也爲

物所肖而非肖物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可名於小豈得爲大乎自道之外何物之有即未始有封言之固不可以議其將強爲之名曰大爾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徽宗註曰異乎俗世之見而守之不失者我之所寶也

疏義曰聖人則異賢人矣以賢視聖猶有所異況世俗之見其異之也固亦遠矣所謂三寶者在世俗則蔽於私見妄以爲小

殊不知即理以觀乃所以爲大也異乎世俗之見而守之不失則善抱而不脫未始須臾離也可謂寶而持之矣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則知我有三寶在內不在外持之不可不至也惜夫世俗之人知

寶其寶而不知寶其所以寶適爲身之累是以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一曰慈

徽宗註曰慈以愛物仁之實也

疏義曰慈以惠物爲心仁以愛人爲本故

天倫以父慈爲先燕飲以慈惠爲示要之皆本於愛也得非慈爲仁之實乎老君言道德絶仁而寶此曾非絶之也欲明仁之實而已

二曰儉

徽宗註曰儉以足用禮之節也

疏義曰儉者德之共禮於用貴稱故儉不中禮則褊急儉而用禮則適宜要之皆貴於足用也得非儉爲禮之節乎孔子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曾非嚮之也欲明禮之節

而已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徽宗註曰先則求勝人尚力而不貴德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

道曰剛柔則不求勝人以濡弱謙下為表

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剛則求勝人雖以出

衆為心曷常出爭衆哉苟或能剛不能柔

為先以求勝人是尚力而不貴德也力者

爭之端尚力則好勇而物與之敵若莊子

所謂以巧鬬力是也謙者德之柄貴德則

柔巽而物莫能賊若易言天地入神皆取於謙是也然則求勝人者尚力而不貴德孰若不求勝人者貴德而不尚力哉能不尚力則知不敢爲天下先能謙抑而進於德矣是以抑抑威儀爲德之隅

夫惡故能勇

徽宗註曰文王視民如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故愛人者惡人之害也有仁德者必有威故有常德足以立武事

也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孟子稱其視民如傷固可謂能慈矣逮至赫赫斯怒以整其旅有武功以伐于崇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勇莫能加也慈故能勇有見於是

欲故能勇

徽宗註曰閉藏於冬故蕃鮮於春天地尚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

疏義曰易曰坎爲隱伏坎以方則北於時爲冬萬物之所歸也故伏藏者必於冬言之又曰震爲蕃鮮震以方則東於時爲春

萬物之所出也故蕃鮮者必於春言之惟閉藏於冬然後蕃鮮於春一氣之運而萬物之理其消長自有時其盈縮自有數贍足一切而未嘗侈化出萬有而未嘗費天地尚然況於人乎且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觀

夫坤爲吝嗇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則知天地不能常侈常費可知矣惟其無所侈費所以能致其廣大驗之人事亦若儉故能廣而已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徽宗註曰不爭而善勝者天之道道之尊故爲器之長

疏義曰天爲萬物父化貸覆育黙旋於太虛之中職職羣動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逆順物自然因其成理而已然圓於生成之數者咸於此受命而不能外其霖篇則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矣道之尊首出庶物而天下莫能卑故爲器之長老氏於知雄守雌亦曰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蓋聖人體道之無虛已以

遊世處乎不爭之地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大道已行矣豈非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
器長歟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

徽宗註曰世之人知勇之足以勝人而不
知慈乃能勇知廣之足以奪衆而不知儉
乃能廣知器長之足尚而不知自後之爲
要則剛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
疏義曰三寶者一性之真非人爲之僞也

惟物我兩忘然後能寶而持之世之人捨
真逐僞昧於至理以我敵物與接爲搆知
勇之足以勝人以力相誇而不知慈乃能
勇有所謂仁者無敵知廣之可以夸衆以
侈相靡而不知儉乃能廣有所謂用之不
可既知器長之足尚以能相矜而不知自
後之爲要有所謂自後者人先之是皆剛
強之徒而已有死之道焉故曰堅强者死
之徒也昔莊周論博大真人有曰常寬容
於物不削於人則慈可知矣有曰徐而不

費以約爲紀則儉可知矣有曰人皆取先
已獨取後則不敢爲天下先可知矣若老
氏者可謂能允蹈之其於垂訓非獨載之
空言又見於行事世之人乃捨此而謂剛
強危其身亦弗思之甚也眞所謂敝蓁之

天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徽宗註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
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
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疏義曰孟子曰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以民之所好在於仁也仁者無敵則能興大利致大順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故以戰則勝而舉萬全之功也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荀子所謂

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然則効死勿去以守則固者以民之所懷在於仁也昔成湯克寬克仁乃能敷奏其勇而莫敢不來享是仁人無敵於天下也太王有至仁故邠人從之如歸市是民

愛其上也在上者以德行仁而無敵在下者心悅誠服而愛上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慈之爲寶豈小補哉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徽宗註曰志於仁者其衷爲天所誘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則天所以救之衛之者以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

疏義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大矣蓋仁根於心性所有天所命也惟體仁則能盡性惟盡性則能得天故志於仁

者其衷爲天所誘所謂栽者培之善者福之作善降之百祥之類是也志於不仁者其鑒爲天所奪所謂傾者覆之禍者淫之作不善降之百殃之類是也然則繼道者善首善者仁天道無私常予善人所以救

忘五

二十九

之使安衛之使固者以其善於慈而已此三寶所以慈爲先又以見仁爲百善之總名人道之大成也好仁者無以尚之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三

太學生江澂疏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徽宗註曰武下道也士尚志曰仁義而已

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其所先此武所以爲下道也士志於道故以尚志爲先記曰士先志莊子曰賢士尚志皆謂士之所事在乎抗

高明之志不以德之末爲務也志之所尚
請循其本曰仁義而已居仁之安宅則有
不忍人之心故殺一無罪非仁也由義之
正路則義然後取故非其有而取之非義
也善爲士者不武亦惡夫殺之傷吾仁取
之害吾義而已孔子之垂訓亦曰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然則士志於道可不務本而
由仁義行乎此仲由能勇不能怯所以得
罪於聖人之門

善戰者不怒

徽宗註曰上兵伐謀而怒實勝思
疏義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強誠在夫聖武
布昭速不疾而至不行神武不殺幽無形
而深不測運籌決勝收功於萬里雖有智
者无所用謀蓋如兵法有取於上兵伐謀
固不戰而屈人兵矣又奚待於相加而
遷於怒哉蓋五行之理木勝土則七情之
中怒勝思所謂怒實勝思者以其非良心
也累於物爲所使焉然則上兵伐謀固無
俟於怒也文王所以赫斯怒者特人怒亦

怒耳人怒亦怒是乃所以與民同患而異乎人之私怒也若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者也惟明乎此然後可以言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兵

徽宗誌曰爭逆德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勝敗特未定也不武所以成其武不怒所以濟其怒不爭所以弭其爭三者皆出于德故曰善

二

疏義曰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

順民之心從民之欲而已此爭所以爲逆德也爭則强戰而嗜殺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而不知禦外侮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而不知消内患若然則代翕代張相爲雌雄勝敗特未定也惟善爲士者不武所以成其武故仁無不懷義無不畏有所謂征之以仁義者矣惟善戰者不怒所以濟其怒故動而有名出而有功若所謂不怒而威者矣惟善勝敵者不爭所以弭其爭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有所謂不爭而善勝者

矣以此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武之七德於是乎在信斯三者皆出于德既出于德則其盡善可知故曰善此有常德以立武事所以爲常武之美者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徽宗註曰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故智者爲之謀能雖窮海内不自爲也故能者爲之役辯雖廓萬物不自說也故辯者爲之使

疏義曰任道者無爲而尊任事者有爲而

累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任道者也下必有爲爲天下用任事者也惟其任道則任事者爲之責惟其無爲則有爲者爲之用是以聖人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謂之落天地則智通於神矣不自慮則用人之智故智者爲之謀所謂至智不謀是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爲也不自爲則用人之能故能者爲之役所謂大巧若拙是也辯雖廓萬物不自說也不自說則用人之辯故辯者爲之使所謂大辯不言是也矣如是則不

自用而人樂爲之用矣
是謂不爭之德
徽宗註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才全而德
不形者未嘗聞其唱也常和人而已
疏義曰成和之脩內保而不蕩何事於名
智者以恬相養和理出於性何事於爭德
蕩乎名彼亦以名勝我矣智出乎爭彼亦
以智與我爭矣惟才全而德不形者遊心
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然
後無名爭之累焉何謂才全不滑其和而

與物為春何謂德不形勿失其性而德同於初獨立乎不爭之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若哀駘他之和而不唱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故仲尼言未嘗有聞其唱者常和人而已矣非不爭之德何以與此

忘六 四

是謂用人之力

徽宗註曰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而位之者无知也

疏義曰司耳目之任者必有聰明以竭其視聽蓋視之辯者以明為先聽之察者以

聰爲貴惟近者獻厥明遠者通厥聰然後足以周事物之情當心督之寄者必有智力以盡其謀能蓋謀之善者其智無窮能之善者其力無倦惟内能用其智外能勤其力然後足以收功業之効聖人廣覽兼聽任賢使能其視聰明智力特餘事耳所以用天下而不自用者以其體道之無爲故也傳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所謂位之者無知也亶其然乎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徽宗註曰無爲爲之謂天不爭而用人故可以配天可以配天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極至也木之至者屋極是也

疏義曰天無爲以之清而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殖故無爲爲之之謂天聖人處無爲之事則與天合德不爭而用人猶太虛寥廓造化密移付六子之自運而已故可以配天記禮者稱高明配天必繼之以無爲而成是與天合德者也與天合德則上與

造物者遊而超出萬有是謂可以配天若是則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古之極蓋極言其至也若太極者則以高爲至若無極者則以遠爲至所謂屋極者言木之至而已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徽宗註曰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應兵爲客者也

疏義曰聖人之武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
健智極神明而人莫窺其奧其於命將興
師出而與民同患者感之斯應亦不敢取
強焉惟不以強勝人故以感之者爲主應
之者爲客迫而後動則其動也時所謂兵
戢而時動者是矣不得已而後起則其起
也果而不得已所謂不得已而用之恬惔
爲上者是矣若然則先爲不可勝以待敵
之可勝而爲應兵應兵爲客者也爲客則
示之以綿綿之弱與孫子所謂善勝者立

於不勝之地同意
不敢進寸而退尺
徽宗註曰不嗜殺人故難進而易退
疏義曰冒矢石臨鋒鏑以器則凶以事則
危豈得已而用之哉將以禁暴戢兵安民
和衆而已制字之義於戎則貴其自保於
武則取其止戈未始以樂殺爲心也不嗜
殺人故難進而易退難進以言其有所守
非怯於進也知以守則固而已易退以言
其有所戒非勇於退也不趨利犯難而已

大司馬閱戰陣之法於田獵之間教以坐作進退有疾徐疏密之節或以鼓進則鳴鐲以節之或以鼓退則鳴鐃以止之況於赴敵可不慎其進退之機乎兵法曰不動如山取其止而能靜又曰其疾如風取其疾而能速惟明乎此然後能知用兵者之深意於不敢進寸而退尺是爲得之

是謂行無行

徽宗註曰善爲士者不武行而無迹

疏義曰武於道爲下於德爲末士志於道

而據於德者故善爲士者不武又況三軍五兵必須精神心術之運動而後從之徵乎徵乎至於無形則武豈可覩哉宜其行而無迹在武志而不在武事妙而不可以迹觀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
忘大
七
壇之宮者歟
攘無臂
徵宗註曰善戰者不怒
疏義曰仁者必有勇雖不怒而威詩曰如震如怒謂之如怒則怒出於不怒是謂善

戰者不怒
仍無敵
徽宗註曰善勝敵者不爭
疏義曰仁者無敵雖不爭而勝詩曰時靡
有爭夫惟不爭故人亦弭其爭是謂善勝
敵者不爭
執無兵
徽宗註曰用人之力故無事於執兵
疏義曰兵要以附民爲先用兵以人和爲
道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仁人上下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捍頭目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無非用人之力而已又何爭於執兵哉孟子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有所不戰戰必勝矣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爲弧矢以威天下則威天下非不以兵革之利也以本勝末言之在用力而不在兵革所謂無事於執兵者如此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徽宗註曰輕敵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疏義曰敵之不可輕也久矣古之善用兵者貴夫量敵而後進戒在於輕敵故也觀秦徽之師於十月三捷則言我之能勝敵於小人所腓則言敵之不能勝我我雖能勝敵敵雖不能勝我猶不忘於日戒則敵果可輕乎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

惟其樂殺人則喪其慈而不能寶而持之矣捨其慈且勇則於民不能施仁於物不能博愛而失仁民愛物之心是以不可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則知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老氏之言不約而契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徽宗註曰聖人之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

謂常勝

疏義曰聖人家天下子兆民天覆地載海涵春育豈使斯民墮塗炭而不爲之禁暴哉於是不得已而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則虐民者有所不容也自非

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其孰能與此蓋神武不殺者不以威形服萬物也是致是附懷之以德而以慈爲寶爾然所謂德者仁義而已故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之也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所謂懷于有仁是

也義者循理惡人之亂之也故義耐天下而無不畏所謂德威惟畏是也然則既曰以慈爲寶又曰仁無不懷義無不畏者何耶蓋由仁義行則威愛兼濟慈故能勇矣與莊周言薰然慈仁而不忘於以仁爲恩以義爲理同意惟仁無不懷義無不畏則民之歸之心悅誠服其於史勝真餘事耳是謂常勝不其然乎昔成湯以不競不絿敷其政則仁之事盡矣以不震不動奏其勇則義之事盡矣仁義兩盡故能動而不

括而收莫我敢曷之効豈非常勝之道有在於仁義耶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徽宗註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歎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耳

疏義曰道則高矣美矣炳而易見也故載

之言則昭若日星所以甚易知道一以貫之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畫若準繩所以甚易行即六經之說以明之則知道之較且易也如溫柔敦厚詩之教疏通知遠書之教以至廣博易良潔靜精微恭儉莊

欽屬辭比事無非載之言也因其言以求其旨則知之非難矣詩以道志書以道事以至道行道和道陰陽道名分無非見之事也因其事以遵其法則行之非難矣善夫孟子之言有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蓋道者人所共由猶大路也出入往來不外是焉天下無不能有歎不能者失之寘行而已惑多岐者有之好小徑者有之或自崖而反或半塗而廢皆弗思之甚也其所以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耳使其知人人有貴於已能反而求之則道在邇不必求之遠而道將爲汝居矣老子垂教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誠欲使天下後世皆知求諸已深造之以道也

言有宗事有君

徽宗註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疏義曰心聲之發自無適有不能以巧歷計是言不勝窮也故寓之筌蹄無非言者

理雖非筌蹄之可盡然未始外於筌蹄則言者理爲之本也機務之繁日馳無窮不可以爲量數是事不勝應也故涉於度數無非事者道雖非度數之可求然未始離於度數則事者道爲之主也莊子曰兩家

之議執偏於其理議言其義必歸於至理則言以理爲本可知然理必謂之本者與所謂請循其本同意又曰通於一而萬事畢事之所兼進而至於道則事以道爲主可知然道必謂之主與所謂要在於主同意夫理可因而不可違惟順理而索求則得之使恬然理順然後言當於理可遵而不可失惟循道而行亦允蹈之使心與道會然後事合於道言當於理事合於道操此以爲驗稽此以爲決無施而不可天下

無難矣謂之易知易行寧不諒哉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徽宗註曰小夫知之不離于竿牘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疏義曰一心虛靜遠近可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則智亦大矣小夫之智蔽於己私其所知曾不離于竿牘是弊精神乎蹇淺彼其有智不出乎四域特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雖曰有知而實無知也夫何足以知道非道不可以致知以其知不能及之

故也莊子曰知道易惟玄覽達識以不知爲真知然後能有知彼小智自私未免乎累求其知道厥惟艱哉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徽宗註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衆有獨智之慮者見驁于民故有以少爲貴者

十二

蹺義曰出類拔萃高世之行也有高世之行殆非世俗之所識故見非於衆以衆之常情私於好惡而已存神索至獨智之慮也有獨智之慮殆非小智之所及故見驁

忘六

於民以民之至愚論於蔽蒙而已非者以異而爲非驁者以敖而爲驁若鷽鳩笑南溟之遊井蛙薄東海之樂多見其不知量也求其所以然者蔽於一曲明不足以致知而已傳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不可以知知使單見淺識皆足以知道則何貴於道哉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記言有以少爲貴者誠在夫知我者稀故爲天下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徽宗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
疏義曰道之妙物未嘗顯物之由道未嘗
知聖人者道之極也入而徒於天其藏深
矣自其全於天而言之所循者天理所休
者天均行而無迹則爲天遊動而無眇則
忘大
爲天機觀天而不助樂天而無憂是皆以
十三
天合天妙用無用不啻若善力而藏之是
藏於天者也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
謂固矣有時而遯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可
謂密矣有時而失以所藏在物而不在道

也聖人復性之本與天爲一其亦異於此矣夫豈樂從事於務以自衒鬻爲心哉衒之飾行與衒玉而賈石之衒同鬻之自售與鬻技而得金之鬻同不自衒鬻則太白若辱盛德若愚示之以未始出吾宗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宜季咸無得而相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徽宗註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

不知深矣知曰不知是謂真知道之至也故曰尚矣

疏義曰出而交物爲無所至入而辨焉爲有所至道之所以爲至者則入而辨於物也入而辨於物殆不可以知知況其窈窈冥冥會於渾淪之中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者乎況其昏昏默默隱於言意之表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者乎孰謂知之可以索其至哉廣成子所謂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則以道非知之所

能知故也泰清問乎無窮則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則曰吾知道以此兩者爲孰是孰非是未明夫弗知乃知知乃不知之理此所以有深淺內外之辯是以言知之外矣不知內矣不知淺矣知之深矣者也惟

知不知之知然後爲真知若然則造形而上出有無之表而超然不與物偶可以心契而默識焉天下之物孰尚於此故曰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徽宗註曰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紛而日趨于憂患之塗故病疏義曰明以虛致覺以靜生泰定之宇初無纖翳妄見一投則虛靜者俄遷於事物倀倀然所知者粗而不知其至精所知者末而不知其至極是皆以不知知者爾之人也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紛而日淪於憂患之域其爲病孰甚又烏得達觀之士爲之發藥使去八疵四患淵然自得於泰

定之字哉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徽宗註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疏義曰愚則無知而不智惑則多疑而昧理皆性之病也性之病與孔子所謂民有三疾同意惟知此而辭焉故能解其蔽祛其惑莊子以謂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以是故爾蓋知其愚知其

惑所謂病者能言其病非大愚非大惑所謂病病者猶未病也苟或不知出此愚而好自用而兩疑以惑則亦終身不靈不解而已此南榮趎自知其病未能勝大道之藥所以願聞衛生之經也然則病其所病斯不病已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徽宗註曰聖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本而知通於神有真知也而常若不知是以不病

疏義曰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往不存惟能素逝則不斷通於事而事無不通矣則以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也蓋本原者道之體惟先立其大者則與神爲一疏觀坐照無所不達有真知也常若不知夫孰足以患心已莊子以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爲王德之人以是故爾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徽宗註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易曰荷校滅耳凶疏義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捨真逐妄外悅紛華交戰於利害之塗而恬不知懼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莊子所謂宵人之罹外刑易所謂荷校滅耳凶此也迹其所爲得非不畏其威致然耶無狹其所居

徽宗註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

疏義曰泰定之宇充滿天地而莫窮其畛域周流六虛而莫究其端倪則一性之宅至大而不可圍恢恢乎有餘地矣世之昧者蔽於一曲見物不見道妄鑿垣墻而植蓬蒿而其居始狹以曲士不可以語道故也欲其廣大流通而復性之常必有爲之

發蔀者然後礙者斯達窒者斯通攜而充之且將上際下蟠而彌滿天地無不覆冒而包裹六極其居爲廣居而未嘗狹隘褊小矣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亦以不狹其居故也莊子曰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

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蓋以道降而愈下

而居且狹故也

無厭其所生

徽宗註曰生者氣之聚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晝之所爲有梏亡

之矣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者無猷其所生故也

疏義曰人之生也雜乎芒芴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則生者一氣之暫聚也凡受陰陽之氣以成形者夜則靜與陰同止入而與物辯晝則動與陽同作出而與物交人之生固已通乎晝夜之道而與物之所造同矣是故與物辯則萬慮息而嚮晦與物交則萬緒起而泛應苟不知存生以自衛而多方以喪生孟子所謂旦

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是也梏之反覆不一雖夜氣且不足以存其勿喪良心亦云鮮矣惟純氣之守者以直養而無害則天地之大和足以保之使勿散合之使勿離矣夫然故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曷有中道之夭哉非無獸其所生曷致是耶

夭惟不獸是以不獸

徽宗註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疏義曰榮辱之來必象其德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則善惡之報殃慶各以其類至未

有不自己求之者也然則秀鍾五行靈備萬物賦自然之性者欲致其生之不猒誠不可自猒其生也昔封人爲禾耕而鹵莽耘而滅裂乃各隨其所報及深耕而熟耨則其禾繁以滋孰謂治形理心不有似封人之所謂歟善養生者宜解乎此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忘六 十八

徽宗註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

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疏義曰自知者明聖人有自知之明雖旁燭無疆豈自見以矜我哉惟不自見以矜其能乃所以爲知之盛自見者不明故也自愛者仁之至聖人有自愛之仁雖博施濟衆豈自貴以賤物哉惟不自貴以臨物所以爲愛之至自後者人先之故也以是御人羣斯能措天下安平泰處物不傷物

物莫之能傷也宜其樂天以保天下而無
威怒之足畏歟聖人去彼取此夫豈外於
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者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徽宗註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十九
勇於敢者能勇而已能勇而不能怯非成
材也適足殺其軀而已故子路好勇孔子
以謂無所取材勇於不敢則知所以持後
持後者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 忘六

之道曰柔
疏義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剛強所以爲
死之徒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柔弱所以
爲生之徒也世之人徒知勇於敢毅然有
進而不顧曾不知至柔足以馳騁天下之
至堅所以爲道之用者獨存而常令也子
路遊聖人之門乃不知道之用而未免乎
行行之強能勇不能怯又何所取材哉適
足以殺其軀而已若夫知雄守雌者非不
能勇於敢也蓋其自處乎柔靜與物委蛇

而同其波將復歸於嬰兒可謂勇於不敢則活也此廣成子處其和以脩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者以勇於不敢故也傳曰自後者人先之勇於不敢則知持後之道矣能持後則能處先惟知常勝之道在柔者可以語此故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此兩者或利或害

徽宗註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

疏義曰人所謂到於道爲倒道所謂到於
人爲倒勇於敢者若有所利天實害之勇
於不敢者若有所害天實利之蓋天下之
理有所正者有所差有所拂者有所宜相
爲代謝相爲消長自然而然也知此兩者

則利害之理判然明矣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徽宗註曰畸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
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
疏義曰人不勝天久矣敵於人而不知天

者方且以人勝天任情而行昧夫天之所惡烏能畸於人而侔於天哉然則天之小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自然之理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徽宗註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疏義曰惠迪吉故順天者存從逆凶故逆天者亡知人之所爲不可不知天之所爲也莊子曰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釋天

不宜聖人與天爲徒配神明而贊化育宜無所難也猶不敢多易況其下者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徽宗註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迎是謂不爭消息滿虛

物之與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疏義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唯運而無積故能斡旋萬物自無出有陽以熙之萬彙以滋則出於機者與之出而不辭

陰以肅之萬物以成則歸其根者與之歸而不迕宰制維綱千變萬化獨立於不爭之地殆見俄消俄息一滿一虛任一氣之自運而已且萬物雖多有不能逃其樞所以生成稟賦職職萬狀咸於此受命則善勝之道孰過於此

不言而善應

徽宗註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疏義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也福善禍淫者

天道也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造化密移潛運於太虛之中有大美而不言所以變化者殆見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必因其時所以示人者殆見善則福之淫則禍之必從其類原其悉感之速無毫釐之差直若影之隨形響之從聲未嘗私於所應天何言哉

不召而自來

徽宗註曰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召之矣萬物之紛錯而天有以制其命孰得而召

之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而已

疏義曰乾爲君首出庶物者也爲父萬物資始者也臣受命於君子聽命於父是出命者能召之矣惟有以出命故能宰制萬物役使群動凡有生之類紛錯於不可爲量數之中者皆無得而召之也無得而召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周行不殆斡旋於冥寞之中造化密移健行不息任一氣之自運不知所以然而然矣

坦然而善謀

徽宗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疏義曰常易者坦然也知險者善謀也乾
積三陽以成體此之謂至健若健若難而
德行常易以知險雖陰之險不能陷也易
於上繫言乾以易知於乾之上九知一陰
之將生則能用九而吉非坦然而善謀之
謂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徽宗註曰密而有間人所爲也天則雖疎
而无間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所以

爲不失且爭而後勝言而後應者人也天則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者人也天則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惟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兢利不違害常利而无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

者

疏義曰天任理人任情任情者私於己見雖密而不徧察所以有間任理者公於大同雖踈而不得遯所以无間則密而有間人所爲也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

殃各應其類未始或失豈天網有意於是哉其於禍福也因彼固然感其自取爾世之人蔽於一曲闇於大理逐末忘本觸途生患殊不知天道昭昭常與善人而惡者亦無所竄其察也且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至矣爭而後勝言而後應召之則至難於知天皆人也人而不能天者乃小智自私爾使民去此之智即彼之理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惟聖人乃能體此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若天之不爭而善

勝行不言之教若夫之不言而善應效物而動不行而至若天之不召而自來平易恬淡其神若卜若天之坦然而善謀是聖人與天合德也與天合德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宜其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也是篇始言勇於敢者人也終言疎而不失者天也聖人之合天德固異乎衆人之勇於敢所以始終言之者蓋將以發明天下後世也學者宜加思焉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

徽宗註曰民有常心其生可樂苟無常心何死之畏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是謂以死懼之民將抵冒而終不化

疏義曰民之初生本無殊賦太易與之神太素與之性爲萬物之靈爲天地之貴夫孰不知悅生而惡死柰何蔽蒙者易遷於物因無常心苟無常心則抵法冒禁无不爲已及陷乎罪則刑戮隨之則是民不畏

死而以死懼之者也惟聖人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樂其生陶陶然遷善遠罪茲用不犯于有司而刑措不用矣其有斬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抵冒而終不化者歟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徽宗註曰天下樂其生而重犯法矣然後奇言者有誅異行者有禁苟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也

疏義曰民既樂其生則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而以犯法爲重由是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言必有物而奇言者息知奇言有誅故也行必有常而異行者殄知異行有禁故也執而殺之國有常憲求其抵冒者吾未知其有敢苟卿所謂犯治之罪固重者正此意也

忘大二十五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者斲

徽宗註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

而爲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迕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爲是故也疏義曰君任道臣任事任道者無爲而尊故用天下任事者有爲而累故爲天下用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惟分各有常而不易故典獄則有司殺運斤則有大匠君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彼從事於務者未嘗過而問焉使下有爲也上亦有爲是代

司殺者殺代大匠斲是上與下同德安能治人哉然則倒道而言迕道而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聖人之治無爲而天下功所以得治之要者在知道而已知道則爲無爲事無事而天下爲用焉是以文王能宅俊而官使之於庶言庶獄庶慎無所兼惟以得有司之牧夫爲急則其無所代可知矣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徽宗註曰代斲且不免於傷況代殺乎此

古之人所以貴夫無爲也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疏義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聖人之御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故能措天下於安平泰又惡有代斲之傷乎

此莊子於應帝王則曰無爲事任是無爲而任事者責也宜其於篇終乃曰至人之用心若鑑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十四

太學生江澂疏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徽宗註曰賦重則田萊多荒民不足於食

疏義曰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使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日用飲食樂歲終身飽者非特不重其賦以養民而已蓋有以使之棄末趨

本故也蓋德惟善政而政所以裕民治古之時有得於此是以即十有二土以辨其宜因十有二壤以教其稼分地職貢地貢任之成功則有鄙師之賞勸之弗率則有戮師之罰未然故民莫不致力南畝樂業勸功而黎民不饑矣當是時甘其食美其服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又焉有田萊多荒不足於食之患哉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徽宗註曰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

疏義曰聖人以道在天下以政事治之雖應物之有常體道之無即其酬酢之用不離於淵虛之宗好靜而民自正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所以然者以其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故也恃道化則政不煩不恃智巧則姦僞息民將復歸於樸矣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之謂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徽宗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
侈无不爲已
疏義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
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世之人不知取所重
忘七 二
遺所輕乃厚於其生薄於其義苟得於利
者靡不爲也惟其生生之厚故欲利甚勤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至於失其常心放僻
邪侈无不爲已方且蹈犯艱險輕於視死
雖矜生太厚適足以喪生也

唯无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徽纆註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為无以生為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棄事而遺生故也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所以賢於貴生貴生則異於輕死遺生則賢於貴生推所以善吾生者而施之於民則薄稅斂簡刑罰家給人足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帝王之極功也

疏義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即一身之所

繫莫若乎生而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惟不自有其生乃能全其生則達生之情者又安用務生之所無以爲哉悲夫世之人以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殊不知無累則正平正平則邪氣不能襲而天和將至與彼更生矣能無累則无以生爲无以生爲則不務生之所无以爲可以棄事而遺生矣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德同於初則與天爲一所以賢於貴生也貴生雖

異於輕死不若遺生則又賢於貴生也聖人推吾所以善吾生者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政裕而民康見於薄稅斂刑清而民服見於簡刑罰家給人足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民各趨於仁壽之域斬鋸不用椎鑿不施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夫然故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坐致太平之治炳然與太古同風矣推其所自以明无為之理推所以善吾生者施之於民而已所以民足食而不飢民復樸而不難治民貴

生而不輕死也帝王之極功其在是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徽宗註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疏義曰列子曰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

之死萬物盈於天地之間麗於奇耦域於動靜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爲和即其生殺言之陽氣常熙以發生爲德萬物因之以敷榮故柔者剛弱者强陰氣常凝以肅殺爲事萬物因之以凋瘁故堅者毀銳者

挫氣機密移至於肅殺則冲和喪而復乎至幽矣世之役於陰陽者知其生殺相代而不知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故失生理而動之死地焉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莫不由之者也計事則堅强足

以勝柔弱語道則柔弱足以勝堅強此堅
強爲死之徒柔弱爲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徽宗註曰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疏義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聖人運
精神動心術所務者本而後末從之則天
威震疊神武不殺見於仁助天下而無不
懷義助天下而無不畏固足以保大定功
安民和衆得其常勝之道又豈以兵強爲
先哉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然

則抗兵相加而哀者勝以善持勝故也
木強則共
徽宗註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
疏義曰詩曰椅桐梓漆蓋桐梓者柔良之材可以備禮樂之用方其始生也特拱把之小而已人苟欲生之皆知養之以其柔弱也及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可以中宮室器械之材則伐而共之矣以其堅強也稽諸植物猶以強而先伐則堅強者

死之徒何獨於人而疑之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徽宗註曰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爲表疏義曰柔者道之剛故常勝之道在柔弱者道之強故常不勝之道在強蓋積於柔而成剛積之者在其先積於弱而成強成之者在其後先者在上後者在下堅強固居上柔弱固處下矣即天地以觀之天以積氣職生覆而位乎上積氣非堅強也地

以積塊職形載而位乎下積塊非柔弱也
即物理以觀之水之爲性決之東則東決
之西則西而攻堅強莫之能先風之爲物
指我則勝我蹈我亦勝我而折大木唯我
能之則以積衆小不勝爲大勝故勝者

在上則不勝者斯爲下矣老氏之道術每
得於此以謂堅則毀矣銳則挫矣故知雄
而守雌知白而守黑人皆取先己獨取後
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可謂得常勝之道矣
觀其書論柔弱勝剛強者不一有曰守柔

有曰致柔又曰不敢以取強焉又曰強梁者不得其死於是篇又詳言強弱之道莊子謂以懦弱謙下爲表夫爲表則非處下之道矣昔孔子對子路問強以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其亦守柔之道歟孰謂老氏之書與孔子之道不合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六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徽宗註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 忘七

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爲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於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疏義曰道之在天下廣也包畛畷也入歲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何損益之有自道而降斯圓於物域於氣而爲氣之所化麗於數而爲數之所攝一盈一虛莫或已也惟道超乎氣數而爲萬物之奧故

有氣有數者皆往資焉而不匱是以注焉而不滿雖益之而不加益也酌焉而不竭雖損之而不加損也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聖人之所保在是人不得而去者也且域中之大天地與焉天地雖大然斗一南而萬物盈斗一北而萬物虛消之而消息之而息或消或息與時偕行凡以天地空中之一物猶未離於氣數故也夫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然則盛衰更代成壞相因固不逃於自然之

理矣惟天道任理而均故無適而不得其中若山殺瘦而澤增肥水息淵而木消枝噴以牙者童其角擾以翼者兩其足高者惡其亢則抑之使俯而就不至於有餘而太過下者惡其卑則舉之使企而及不至於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如彼四時春夏先秋冬後徙而不留各得其序莫不趨於中焉觀天之道豈不猶張弓乎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徽宗註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疏義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蓋盈者虧之所謂損有餘也謙者益之所謂補不足也損有餘以補不足則以其化均故爾書以謂滿招損謙得益時天道其斯之謂歟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徽宗註曰人心排下而進上虐煢獨而畏高明

疏義曰莫之爲而自然者天道也爲之而使然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惟人道累於使然故人心惟危莫得其平

下者排之使愈下上者進之使愈上逐物俯仰而無持操所以虐煢獨而畏高明也煢獨可哀也苟或見虐則莫勸其作德而爲善者孰爲之長高明可羨也苟或見畏則莫懲其作僞而爲惡者孰爲之消是乃損不足以奉有餘而已豈知自然之天道乎

（忘七）（八）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徽宗註曰不虐煢獨而釐者與之不畏高明而驕者損之非有道者不能

疏義曰煢獨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苟曰好德則雖煢獨必進寵之而不虐是釐者與之也高明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苟不好德則雖高明必罪廢之而不畏是饒者取之也誠如是其知道乎蓋道者爲之公不偏於彼不廢於此泛應曲當攷不平以至於平聖人體是以用天下孰有偏詖之患哉然則損有餘以奉不足非與於天道孰能致此莊子曰主者天道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徽宗註曰不恃其爲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己獨若愚人皆求勝己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无損得天之道

疏義曰至無亡 忘七 化出萬有聖人體至无以供其求豈恃其爲哉鞴萬物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孰有自伐之心乎所謂至爲去爲者以此豈居其功哉功蓋天下似不自已去功與名還與衆人孰有自滿 九

之志乎所謂神人無功者以此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所謂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積衆小不勝爲大勝所謂人皆求勝已獨曲全也凡以不欲見賢故也列禦寇驚五漿之饋有在於是耶惟不欲見賢故謙得益而常無損其得天之道矣與夫飾智驚愚修身明汙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蓋亦異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徽宗註曰易以井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疏義曰水由地中行無所不通鑿之斯爲井道之在天下無往不存得之則爲性故易以井喻性井養而不窮改邑不改井則以一性之常不以貴賤加損不以愚智存

亡雖事變無常而其本不易猶之井也蓋天一生水離道未遠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舉天下之物曾無以易之故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彼物得以易之則是徇

忘七

人失己而失性之常烏能得常勝之道而能勝物哉惟无以易之則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雖有曲折萬殊之變而一常自若可謂物無得而勝之者矣

十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

行

徽宗註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疏義曰智所以窮理仁所以盡性蓋天下
之事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苟智足以窮理
而仁不足以盡性則是猷於所守无持久
之誠其何以行之哉柔勝剛弱勝強世俗
之人智非不足以知之常患於不篤志以
存之故爾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其何益於事哉經曰吾言甚易知甚
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與此同意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
不祥是爲天下王
徽宗註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
體道之虛而所受彌廣則爲物之歸而所
制彌遠經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志七
疏義曰水始一勺總合成川故江河合水
十二
而爲大土始一塊總合成田故丘山積卑
而爲高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
故大人合幷而爲公傳所謂川澤納汙山
藪藏疾國君含垢正謂是也蓋天下雖大

治之在道四海雖遠遠治之在心唯道集虛而聖人之治虛其心焉故能體道之虛群實皆在所攝所受彌廣惟爲物之歸則萬物皆往資焉而所制彌遠蓋五土之神爲社五穀之神爲稷爲社稷主必欲滿而不溢高而不危非受國之垢不可也與莊子所謂受天下之垢同意與事造業而其一上比爲王故王以歸往爲義爲天下王必欲持其盈而不溢守其成而不虧非受國不祥不可也」與經所謂人之所惡唯孤寡

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同意夫受國之垢也受國之不祥也皆榮辱一視而無取捨之心故也要之虛而能受而已故道經言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正言若反

徽宗註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疏義曰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則言豈一端而已然至言不出

而俗言勝故有堅白異同之論芒然不知所歸天下始以正言爲反於物矣惟得言之解者雖反於物而合於道則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天下之至正孰有過於斯者莊子以寓言爲真蓋謂是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徽宗註曰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爲善

疏義曰鎮干無心於傷物故復讎者不折飄兎無心於觸物故忮心者不怨常有司者殺則人之過之猶鎮干飄兎而已是以天下平均故無餘怨且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若乃以聰合驩是愛人者害人之本也禁攻寢兵是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以此和大怨其爲善果安在哉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徽宗註曰聖人循大變而無所湮受而喜

之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契有左右以
別取予執左契者予之而已」
疏「我曰聖人虛已以遊世萬態雖雜而吾
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直以循斯須而已虛靜之中何
所淫汨莊子所謂循大變而無所湮是也
故能泛應酬酢受而喜之未嘗棄人絶物
恕然自立於無事之地也爲無爲事無事
處物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是以執左契
而不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古者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然契有左右左契所以予右契所以取
執左契則不從事於物予之而已雖予之
而不責於人則物之來也不約而自孚矣
故有德司契

徹宗註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疏義曰德之在人同焉皆得不可擅而有
之者也聖人調而應之德廣所及以心之
所同然還以分之而已則人之契合者固
不期然而然矣莊子載管子之言曰以德

分人謂之聖此之謂也荀卿亦曰君子潔其辭而同焉者合善其言而類焉者應意與此同

無德司徹

徽宗註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然之心焉茲徹也秖所以爲蔽莊子曰喪己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

疏義曰凡物之量未始有窮物物求通繁不勝應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矣聖人

去智與故而循天理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感而後應皆緣於不得已豈樂通於物哉彼昧者不能以深爲根以約爲紀逐物忘返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弊弊然以通物爲事而有和怨之心將以爲徹秖所以

爲蔽莊子所謂樂通物非聖人也不其然乎蓋樂通物則因物有遷或至於失已其爲蔽蒙孰甚故莊子曰喪已於物者謂之蔽蒙之民蓋蔽以言其不通蒙以言其不明累於物而有礙孰能損實爲通致虛爲

明此以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徽宗註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疏義曰天道任理爲親爲疎天道無私爲

取爲予雖無私於取予其因物以爲心唯

善人是與而已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善

人之所從民則從之宜其常與善人也書

曰作善降之百祥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蓋以積善成德故天有以與之也是篇

言執左契而終之以天道以見聖人與天

同道焉惟其道與天同此洞酌之詩所以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徽宗註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老氏當周之末猷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爲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

以此而已

疏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土宇彌廣生齒益衆皆不離於丕冒之域而此必取於小制國寡聚民者何耶蓋以廣土衆民巧僞日滋事則繁而不勝應智以詐而不勝察遷德淫性觸刑冒禁後世所以不治者皆自此始矣老氏憫當時習俗凋弊乃推原道德發明奥義寓之於書以破聾聵直欲易周末文勝之弊俗還太古淳厚之風斂其散而一之落

其華而實之故以小國寡民爲言自容成氏大庭氏至于伏羲氏神農氏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亦使民無知無欲而已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若此之時亦至治已老氏立言垂訓亦欲斯民復乎古初者也故及於此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徽宗註曰一而不黨無衆至之累

疏義曰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惟其同德則無所事比而自養者已

足所謂一而不黨者也蓋一者性之所同而不黨者無所事比同而無所比則相忘於澹漠之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雖有什伯之器無所用焉又烏有衆至之累耶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舜三徙成都

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樂推不厭衆至而歸之舜不容於辭焉蓋所以感而應之者特塵垢粃糠帝王之餘事爾若乃有天下而不與坐致無爲之治非至神而何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徽宗註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疏義曰凡民之情莫大乎養生喪死無憾也其生可樂則仰事俯育有所給其死可葬則衣衾棺槨有所備無欣欣之樂無瘁瘁之苦又烏有輕死而不安土者哉周之盛時以保息六養萬民而貧窮得以恤以本俗六安萬民而墳墓爲之族五黨足以相賙四閭足以相葬出耕同田入居同廛

利則同營害則同禦民不輕徙而之四方者亦以生可樂死可葬而已又況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則其重死而不之四方也宜矣然而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致其

所惡則散治古之民所以重死而不遠徙者以上得其道有以愛之利之故也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民不遠徙非得其道而何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徽宗註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无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疏義曰性分之外無非物也與物爲偶則外游是務欲慮滋起轉徙馳逐莫之或已有以致遠則山必蹊隧而通有以涉難則澤必舟梁而濟雖欲休影息迹不可得矣惟至德之世民復其性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而不相往來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而復歸於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平易

恬惔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是非兩忘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
陳之亦各安其性分而已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徽宗註曰紀要而已不假書契
疏義曰法之在天下必有以記久明遠以
貽將來者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之以書契謂夫言有所不能紀則證之於
書事有所不能信則別之以契至於治極
無爲民淳事簡則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

以纏索方且當而不知以爲信雖結繩以
紀其要已足以孚天下之心又何假書契
之詳密然後使民不相欺哉所以復結繩
而用之者欲還民於太古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徽宗註曰耕而食織而衣舍哺而嬉鼓腹
而遊民能已此矣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
擾故安存生故樂
疏義曰民復性則棄末棄末則敦本不作
無益不貴異物所賴以終身者田桑之事

而已是以耕而食則穀人一於耕織而衣則絲人一於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智巧無所施也日用飲食而已故含哺而嬉利害無所攖也自適其適而已故鼓腹而遊民之能事已此矣於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四者之外無餘事也甘其食在於止分不在於猒飲食美其服在於去華不在於服文采安其俗於不擾無妄動之失樂其業以自足無歆羨之求非民復其性何以臻此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徽宗註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疏義曰居相比則其迹爲甚親聲相聞則其處爲甚邇宜其相保相受相賙相賓也乃至於澹然兩忘至老死不相往來者不知禮之所將相與於無相與故爾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可也性復樸而無欲心忘

物而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非至德而何
老子於太上章言百姓謂我自然蓋於太
上之治既言百姓謂我自然則知至德之
世民莫之爲而常自然者無足疑矣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徽宗註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闚百聖
而不憖歷萬世而無弊
疏義曰道非言無以闡其奥言非道無以
立其本道之出言淡乎無味根於理也我不

特劬勞之甘膏粱之美也可操以爲驗可稽以爲決合若符節正而易行故關百聖而不慙堅如金石要而易守故歷萬世無弊然則信言之本乎道又何貴於美耶

美言不信

徽宗註曰貌言華也從事華辯以支爲旨故不足於信

疏義曰貌言無實無實者華而已故貌言爲華而至言爲實從事華辯受弊非辯達達以支爲旨殆非體要若然則去之彌遠雖終

曰言而盡道足以美聞者之聽求其根柢
茂如也將何以示信哉故不足於信
善者不辯
徽宗註曰辭尚體要言而當法
疏義曰趣完具而已謂之體衆體所會謂
之要辭以體要爲尚則得道之大全而貫
於至理以此立言莫不當法雖不假辯論
而精義具存已足以猷人之可欲是謂善
者不辯也昔孔子繙十二經而曰要在仁
義孟子學孔子者也不得已而有言而曰

予豈好辯哉其言有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而楊雄以謂知言之要其善者不辯之謂歟

辯者不善

徽宗註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辯道之圖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不能守中則多駢旁枝而畔於道非天下至正也如公孫龍之詭辭惠施之多方殆猶一蚤虱之勞爾此所以為不善

知者不博

徽宗註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

疏義曰道要不煩知其微者悟於一言存於目擊少則得之何以博爲經曰博之不得名曰微探其微則無形而隱矣惟反要而語極者然後可以知此莊子曰知之淺矣不知深矣

博者不知

徽宗註曰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疏義曰爲學日益則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有以多爲貴者至於爲道日損則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氣聽而視聽有不待耳目之用何取於聞見之多哉善進道者有曰守約有曰說約信所謂不如其約也老氏應孔子至道之問且曰慥慥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則知道之至妙殆非多聞見可得而知也明矣

聖人無積

徽宗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乳孚曰丘是以日徂

疏義曰道之至虛未始有物物量無窮皆域於道道冥於無則虛而能應物滯於有則其與幾何若簞之所盛取之如蟬簧之

所與有時而匱是有積者故　足也至於虛而無積則異於此若鑑對形妍醜畢見若谷應聲美惡皆赴所謂無藏故有餘也聖人體道之至虛運而無所積六通四闢無乎不在時出而應之特其緒餘爾未始

礙於實也所以能兆於變化而獨成其天
與莊子論天道帝道與夫聖道皆曰運而
無積者此也孔子得是道至於奔逸絶塵
反一無迹非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也
故曰丘以是日徂雖然彼已盡矣又豈
忘七 二十二
於虛寂使學者終不得其門而入耶特不
膠於有迹與之兩忘於無有而已雖忘乎
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徽宗註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

往資焉而不匱

疏義曰道以至無供萬物之求注之不滿酌之不竭贍足一切而未嘗費凡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致其生成者皆往資焉而不匱亦以運而無積而已聖人得乎道未嘗擅而有之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應酬酢之用於虛靜之本至該至徧隨取隨足所以供其求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天之道利而不害

徽宗註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物實利之未始有害

疏義曰乾天道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化機密移於太虛之中闢而生之施而運之物由是而成凡萬寶畢昌於亨嘉之會者無非以美利利天下也詩歌豐年有曰多黍多稌蓋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必以多言之以見天之美利無所不及也雖不言所利而利在其中矣莊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美利如此又何害

之有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徽宗註曰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
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雖爲也而
爲出于无爲體天而已何爭之有茲德也
而同乎道故德經終焉
疏義曰聖人以道莅天下因物之性輔其
自然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所謂動善時
也供物之求自無適有應而不藏其靜若
鑑所謂守靜篤也赴物之感柔靜自若故

和而不唱其應若響所謂守其雌也是三者在已無居形物自著非無爲也非有爲也無爲而無不爲雖建立萬法而爲出於無爲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而已天之道一氣自運品物咸亨無爲而常清不爭而善勝聖人體天以御世與造物者遊其道寥廓動而緯萬方靜而鑑天地泛應酬酢而無所於忤故爲而不爭茲德也而同於道故德經終焉老子於德經之終必以同於道爲言者蓋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

之謂德德總乎道之所一惟德進於道然後可以言德之至語道德至此則作經之旨不其深乎竊嘗論之夫無言而道隱不若有言而道明老氏憫當時文勝之弊不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將以復其性

情而還之太古著書九九篇發明道德之意以啓迪天下後世非得已而言也故於終篇序其作經之意以謂信言不美辯者不善蓋欲使學者因言以探賾得其所言以造於忘言之妙也亦若莊周之書終於

天下篇深原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蔽自以謬悠荒唐祛其著書之迹嘗歷考諸子智足以知聃者無過於周也其書相爲表裏豈特言辯之間哉迹其論六經之所尊不過詩之志書之事禮之行樂之和與夫易之陰陽春秋之名分而已豈在於章句之末是知者不博也及其論衆技之所長自墨翟而下至於惠施之多方其書五車舛而不合駁而不純去道愈遠是博者不知也以已獨取虛言之則聖人無積可知

也以徐而不費言之則爲人愈有與人愈多可知也觀聖人育萬物和天下必以天爲宗以見天之道利而不害也觀建之以常無有必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見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也謂老莊之書其言不一其道不約而契考其終篇之意是爲得之

謹論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趙學士集解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不可道仁不可以爲義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不可道則能常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可道不常而道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嚴遵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爲非道也無爲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爲而無所不爲

同一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播而爲萬物萬物道而名不勝用所以無

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粗而不神矣流於其妙而不知其徼精而不通矣司馬君實曰名天地之始曰無名萬物之母曰有王雱曰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王弼以爲有欲以觀其徼苟爲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於　物又何徼之能觀乎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哉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莊子云老氏建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也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弃有則著空徇末則忘本是以大智並觀焉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

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
太平先師曰有對則名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玄則極矣然猶有知玄之心在焉玄之
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門所
從出也先曰忘玄之玄則曰玄玄趙秉文
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
可道亦非道莊子云語默皆不足以盡道
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
無名者道之似也常無者佛氏所謂真空

也常有者佛氏所以明妙有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政和曰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

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而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肇曰有無相生其猶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

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先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唯喪偶者能同之政和曰道無異相孰爲美否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雖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吕惠卿曰聖人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

問一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功成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教其爲美且善也豈

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於貧賤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而去哉此則居之至也政和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孰有之哉趙曰有對待無爲有真無爲有對待無言有真無言有爲無爲有言無言對待也與有無高下何異若夫真無爲無言喪偶絕待者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則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

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効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衒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無不爭志與骨皆弱則事無以立矣趙曰虛心實腹則上不尚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本指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命而已多知以
殘性命之分多欲以傷性命之情名曰始
之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不以妄
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淡乎其無所欲雖
有知者無所用巧矣趙曰知無所慕不敢
爲也政和曰辯者不敢騁其善勇者不敢
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
察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政和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絶物而憮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

同一六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乎深渺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

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
其流於妄也解其忿恐其與物構也不流
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
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
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
後全則湛然其常存雖存而人莫之識故
曰似或存耳開元曰道無不在在光在塵
皆與爲一一光塵耳而妙本非光塵也王

弼曰存而不有没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政和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泰定之中天先自照惛然若忘

而存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趙曰此章首尾言道挫

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章言人體豐道者絶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之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言如結芻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十六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時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

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政和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焉匏焉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物之而有橐有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

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政和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問一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中之不窮也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

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唯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聖人無心故為治而不至於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因一九

孫思邈曰谷神虛而靈者也政和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爲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故云不死谷神以況

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絶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王弼曰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用不勞故曰不勤趙曰此章言道無爲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

固存河公以玄牝爲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根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

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如天地之不自生身先身存如天地之能長生後身則人下之故身先外身則人保

之故身存政和曰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

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規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側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政和曰持盈以防溢而

盈之則重溢也故勢必傾危如欲勿溢則莫如勿盈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莫如勿銳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政和曰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爲物魂爲神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爲物故雜而止魂爲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者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爲性而性之妙爲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

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嗅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抱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因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亦猶是也陸曰載夫也發語之端也政和曰魄陰也麗于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不載於魄

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
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雜以精集神以神
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與
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
麗乎土未嘗離也 同一 十三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强者好鬬弱者喜畏不自
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
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

極爲柔實之極爲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政和曰靜而不雜謂之專和而不暴謂之柔嬰兒居不知其所爲行不知其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身心不能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動動則不可繫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强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何擇故曰

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

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

知其皆出於性等觀靜穢而無所瑕疵矣

滌除萬行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既以治身人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

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

適足以害之治國者適足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慮失則先事而儆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天者必早後天者必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乎者亦不失時而已政和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能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政和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足以生而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物莫知也故曰玄德王雱曰此篇自爲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其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

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此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其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其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羅什曰不知即

色之空與聲相空與龍聾盲何異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illegible]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
田[illegible]未嘗不爲[illegible]難[illegible]之貨未嘗不用也
然人著以爲病而聖人獨以爲福何也聖
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
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性之
凝於內者也陸曰爲腹則知止足不爲目
則不見可欲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
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
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
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
以寵爲上以辱爲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
於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

驚未嘗安寵而辱屈也尸祝若驚非實驚
也若驚而已光一唯凡聖俱盡者無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
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爲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
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身故聖人因其履
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爲難而
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
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
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嘗患亡失本

性而惟身之爲貴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變纓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者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

無累矣趙曰肇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驚寵辱遺身滅智爲極則豈知聖人之旨哉政和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

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
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
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
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不能忘形其患大
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已況得喪福
禍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
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不可
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
世所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

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欲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政和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

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則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之君子乃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哉光

曰物爲身患身爲道患忘物則身全忘身則道備雖忘外累貴愛尚存可寄可託而已身物俱忘以道自任藏天下於天下也趙曰以天下之患爲身之患則忘貴愛矣故可以寄託天下古之聖人身處南面之

尊其自視如山林道人不以聲色富貴動
其心則天下不能爲之累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
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
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
此三者雖智者不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
一而爻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

也人始有性而已矣及其與物攝然
裂四出爲視爲聽爲搏日用而不知反其
本　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
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
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趙曰曰夷曰
希曰微曰一皆道之强名道體之妙心
馬而不能知口辟馬而不能言豈可以視
聽搏取也哉世人視不過色聽不出聲非
真知也若能無見之見見不以目而以耳
無聞之聞聞不以耳而以目則眼如耳耳

如鼻六根互用此莊子所謂氣聽列子所
謂視聽不以耳目則混而為一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
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
可以形數推之陸曰上與日月同光其光
不皦下與兀礫同寂其明不昧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絶也人見其運而不絶則以
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是謂惚恍陸曰繩
繩然運行而不絶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
萬化復歸於無物然道體真精本非無物
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之故謂之無質
之狀無形之象言其狀則惚然若無言其
象則恍然若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陸曰莫知其

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徐疾在我

矣陸曰唯能執古無爲之道御今有爲之名者乃可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能知古之淳樸斯乃大道之紀綱呂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

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始無所
自來無所從此所謂無端之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徵徵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
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
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遽而難之猶然
若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墮也
渙若冰將釋
周一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政二十一
曰冰凝而爲冰冰釋而爲水其實一體蔽於
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
敦兮其若樸
人僞已盡復其性也政和曰敦者厚之至

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政和曰曠者廣之極心
源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
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
亂性也則靜之靜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

非道也則動之動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亦若是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謂盈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唯不盈故其弊不得新成而自去雩曰知道者濁以久而徐清安以久而徐生又不欲盈而有之故無新

成之弊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

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先曰虛爲有待致虛極者絶其待絶其待則即有而虛靜爲動偶守靜篤者亡其偶亡其偶則即動而靜故虛靜不至

者無以明道政和曰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致虛而要其實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光曰物先無物物從無而並作陸曰雷在地中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聖人之復地政和曰物

之生有所乎萌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問一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花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光曰夫物芸芸如水作波各歸其根如波復水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爲靜先曰道爲動靜之根根非動靜非動靜者靜之至也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則徇其名而爲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

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爲力也勞而爲功也少聖人外不爲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辯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爲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
而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
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
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

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
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

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政和曰道者萬世無弊趙曰此章談歸根
復命以虛靜爲本老氏所謂命佛氏所謂
性也惟性無死生爲常知性則容且公矣
流俗以益生爲命此莊子所謂心死奚益
妄作者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

以然故惟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親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知不信

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而民自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　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偽

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萬物也而以智忘加之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涸澤之魚相煦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有
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
之本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也於是馳
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絶聖
棄智民利百倍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
仁義所以爲孝慈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
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父有虧子此
則仁義之跡爲之也故云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云耳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問一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以聖智或屬之以仁義或屬之以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

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明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絶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

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絶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矣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者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趙曰投石於海必至於底則已不至則無以測海之深談道者不至於末始有物無以見道之極致方其掃蕩則聖智

絶棄及其建立則事物不棄況聖智乎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曾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而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絶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不學亦不少多學亦不亂廓然無憂安用絶學耶光曰未絶學者計善惡期於有用此

有用之小用也絶學者知道一生死齊得喪無往而不適故無憂此無用之大用也肇曰習學謂之聞絶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然則絶學之外向上猶有事在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於性而皆成於妄矣如畫馬牛如刻虎塤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辯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若

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
不相悖理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留然豈以
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爲

吾亦爲之人之所畏吾亦畏之雖列於君
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
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纓於物者其志之
已政和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
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者無憂涉

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爲之戒能無
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荒亏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
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亏其未央也趙
曰蘇說爲名教得矣然以道言之人之所
畏喜唯而怒阿是善而非惡未能忘善惡
一是非絶學無憂荒亏其未渠央哉下言
獨異於衆人可知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亏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
登臺閣然從之而不知其非聖人深究其
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爲有餘聖人包舉
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政和曰
功蓋天下而我不自已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政和曰天機不張而
默與道契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爲知聖人知衆妄之不足辭
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朕不見
其所止宿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能焉故疑似頑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而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言如嬰兒無所雜食於母而已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趙學士集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而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

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
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
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僞雜矣方其有精不容
僞也真僞既雜自一而爲二自二而爲三
紛然而錯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
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
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
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
而不去故也先曰道本無名無形既假德
以形道則曰象曰物曰精曰閱衆甫之始
此德之容而道之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
通而已故與物不迕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
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

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葉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枉則直弊則新勢也枉非以求直

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及必
新理勢之相成或更爲終始或迭爲得失
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抱一不與之
俱變故以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

問二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
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何暇及物
哉

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
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强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光曰希言而不得所言之迹則言而未嘗言合自然之象鳴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而上陰伏而下否

而不得洩於是爲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
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
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猒
之以爲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目不
知其不能久也政和曰天地之造萬物風
以散之委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
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
於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
有謬戾之患必或使之而被其害故不能
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

夫苟從事於道矣其所謂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其所爲然必有得於道德矣肇曰真者同真僞者同僞靈照冥諧一彼實相無得無失無淨無穢明與無明等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惟知道者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雩曰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信不足必至於不信趙曰此章談道妙當從僧肇然

文意不相連屬試爲之說曰希言自然談道本也道德之失而後有仁義禮智苟從事於道矣孰爲得失但後世至誠不足有不信者如飄風驟雨而豈能以終日哉

致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禾有不能立而且能行者也苟以行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跨跂者未有不喪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政和曰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形之適難矣自見則知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充完則已有贅則累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先曰道不可分曰混亡功曰成無始曰先無物之物先天地而獨存

者也政和曰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於無匹而未嘗

變周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也光曰絶待曰獨立真常曰不改政和曰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湛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
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
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先曰不涉
數量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白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
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陸曰道強名爲大則實已逝矣遠矣其去
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事反理先曰

孤運無住曰逝逝極絶待曰遠即近而彌遠即遠而彌近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道而言之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陸曰域中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光曰三才法道未不離本

自然即道也遣道之强名表重玄之極則也趙曰或問中條隱士表用之曰言道則涉中矣以可道則非道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趙曰古人謂高明爲觀高明之觀樓觀是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況靜

也榮如南榮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老曰乘以尻輪御以神馬此無時而發彼無處而到安有轍迹

善言無瑕謫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老曰至人於言喙鳴鍾應不存實義即夢說夢即言忘言復何瑕謫

善計不用籌筭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算
光曰即塵了地即滴竟海即道窮物以一
知萬何假籌算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
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
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

彼方執算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

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而不絶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

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智者亦有所不諭光曰病在藥存病瘳藥遣藥病雙遣人法兩忘大語如迷方爲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雌雄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
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
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
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暗之功明暗之及
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
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
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
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
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

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

同二

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以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未有所割裂也政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爲二趙曰上言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全割則分裂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
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
自然而除其害耳若取而爲之則不可得
矣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
自然而妄爲之則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
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
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

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
或隨於後或呴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
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
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
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
不覆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而待之
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過而傷物

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之至也堯湯之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内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

齊泯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强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强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無不然也唯有道者成而若缺
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
强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以之濟難不以爲常是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
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則以喪禮處之殺
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
爲物舒之無所不在斂之不盈毫末此所
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
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
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胎然被於
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
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聖人樸散爲器因器制名豈不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如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實其所宗趙曰諸說皆以萬物實道猶川谷之歸江海秉文獨異之曰若然則應言萬物實道猶如川之

歸海江河與爲馬誕疑與字遂改作赴皆非也竊意此章言道本無名及其始制有名爲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聖人用之制爲官長名雖不同同一道也譬水之在天下爲川谷爲江海爲水不同同一水也欲學者忘名還於無名之撲也故夫亦將知止止於道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

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
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本
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强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
下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
富也
强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常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性湛然不亡此古之

聖人能不生不死者也什曰在生而不生

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

至也先曰其可不可也大道不可以固必
求不可以對待取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已有
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之而不生生
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
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
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政和曰覆露乎

萬物而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羣衆而莫窺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大小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耳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爲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

可盡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故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

如商賈巧於射利知歙於張知弱於強知與於廢知與於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此故曰微明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强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螽然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强者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葉曰事物之變不可以盡窮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故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歙見其强者不知所欲弱其於廢興與

奪亦然是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弱之所以能勝强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趙曰開元注以爲聖人用權非也聖智在所棄況權詐乎陸氏蘇氏以爲物理有之幾矣葉氏以謂若有造物推行之以證成柔弱勝剛强之義當矣所謂利器豈所謂柔弱者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聖人以無爲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

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胷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也其下非爲不成

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政和曰不思而得未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義皆不勉於爲之矣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而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下者不足復言可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容以髮故

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

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以爲明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

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陸曰忠信之薄衰於中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非謂禮爲亂之首前識者道德之華發於外則崇禮以道導其愚非謂智乃愚之始也仁義禮智適時之用執古御今則以道德之本處其厚也化今復古則以禮爲之始從流反其源也趙曰原聖人之意執古御今欲漸復無爲之治故先陳道德次述仁義末明禮樂其漸必至刑政之苛語馴致而然耳流俗之士

遂輕蔑仁義毀滅禮法使一日無仁義則亂一日無禮法則幾何其不胥而爲禽獸也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返以至於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豈知聖人立言之真指與老氏論禮之本也哉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

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下正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

不得一未遽歷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所致夫一果
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
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
非乎
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軛轂轊會而爲車物物可數

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成者莫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

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趙曰諸說皆以與訓車義有未安竊意與衆也又與臺皆賤者之稱上文言其致致一也此言故致數輿也衆無衆猶言皆與人無與人之稱矣無與人亦無

侯王之稱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亦此意也不欲如玉之琭琭石之珞珞貴賤之名殊其爲一也遠矣然未敢自以爲是姑俟來哲王呂改輿作譽亦近爭鑿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雱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非知先萬物

之表廓然無礙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
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繆悠而笑之中士
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
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
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建言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

下之所陳者是也

明道若昧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

進道若退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夷道若類
或夷或類所一主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也
大白若辱
使白而不受汚此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

建德若偷

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憺而實建立也

質真若渝

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改和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大方無隅

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大器晚成
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
非耳之所得聞也
大象無形
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
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
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

成者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則道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莫不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

雱曰一太極二陰陽三沖氣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
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
古之達者蓋已知之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
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世以柔弱爲損強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
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
者不得其死乎強梁妄之極也人知強梁
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

言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摧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衆有故終之曰不言

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爲忘我也

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名與貨乎然貴

以身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

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貴身

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

有甚於亡者唯齋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爲能無
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弊以不沖爲
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
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

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屈而直

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

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

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

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

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洎

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葉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爲則清勝濁靜勝動其効亦可已矣而況於缺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走馬而糞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政和曰以道治天下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知其足者其禍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

有一子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必戒焉
之所自起也陸曰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其
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
求而不已害人必多故禍莫大焉欲而不
得其心愈熾故咎莫大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

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絶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以身觀身以內知外原小而知大明近而諭遠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

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光曰情封即滯理埶即神陸曰聖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不俟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已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已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安用窺牖而後見天道哉天不行而能察知人情不見而能名天道不爲而成至治反推身心故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爲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而性復實無幾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性純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損之在漸初損損迹又損損心心迹俱忘以至無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

在圓爲圓如使虛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

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之在天下惴惴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惴惴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

矜而惡者不怒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聖曰聖人之在天下在而不治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而爲生入而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

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政和曰與死生爲徒者固未免夫與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

而爲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
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形見物
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
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
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母貴如侯王
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光曰道若恃宰則道外有物非玄德也陸曰載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實生也故既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

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聞其悅之心而以其事

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

見小曰明

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而將大塞而閉之可謂明矣

守柔曰強

趣其所悅而不願自以爲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絶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至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絶也政和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肇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劒厭飲

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誇以誨盜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損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無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

明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
可也

問三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
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
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

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身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陸曰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無繩約而不可解而子孫享祚長久祭祀不輟下文修之身下其施轉大以身觀身以至天下有常然之理不出戶而知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嬰兒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無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與敵者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問三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十八

知和曰常

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其本也知和曰常得本而應萬物也其實

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心使氣曰強
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
老從之則失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
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挫銳解忿和
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言而與道同
矣光曰知者不言言而不言實在忘言言
者不知目擊未當況言議乎體道絶待不
得所同之迹曰玄同司馬曰鋒角猛露道
所惡也事爲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
所敗也汚辱卑下道所貴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

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疎等視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古之聖人第遠能通無意於用兵唯不得

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足以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
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
作矣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
措手足則日增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

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之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彼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妖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政和曰方者

介於辯物廉者矜於自潔直而肆則凌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知而不用其能者其惟聖人乎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趙學士集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穢趙定居衛反作劌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

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以服斂藏其用而至於歿身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强無不能克則物莫測與量矣如此而

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
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
陸曰聖人以道蒞天下天地之和應寒暑
變化生成而已當是之時鬼無靈響何神
之有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
人亦不傷人

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
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

耳葉曰聖人亦不傷人以下文德交歸焉
考之人當爲神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
德交歸焉人歸德於神亦歸德於聖人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
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
則取大國
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
納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下以取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言大之
於下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於人
也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

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政和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
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
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
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
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
譬如之奥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

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
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
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
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
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奚盡
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
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此道救人耳雖有拱

璧之貴以先駟馬之良而進不如坐進此
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
邪故爲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
罪人患不知知則無罪不能污也 四 四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
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

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以德也則知無所不用其德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世之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

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洋
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爲之
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
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
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
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
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
自却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
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
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
敗事
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經皆因

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萬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種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害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害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

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無知無欲而聽其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

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葉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是足以爲楷式而非道也故謂之玄德積玄德而至深且遠則近乎本而與物反夫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是以

謂之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

門四

七

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何足大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

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孝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俗所謂不肖者也

夫慈故能勇

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是不知勇決之易拙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

儉故能廣

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其長矣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周四 八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嘗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爲之効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則皆爲之衛矣趙曰老氏之道大心固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者是也世俗何足以知之耶舉是三者以爲世教一經之中十居七八戒用兵者五章戒驕者一章戒奢崇儉者三章柔弱不爭者十五章又於其中以慈爲首天將救是人也付之以慈所

謂天誘其衷是也天將棄是人也付之以惡所謂天奪其魄是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

善戰者不怒

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

善勝敵者不爭

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出於爭則未
必能勝矣
善用人者爲之下
人皆有相尚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
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
之極
趙曰可以配天古之至極要道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老氏痛當世用兵以殺爲本故

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
是謂行無行
無意於爭雖兵與不用均也不與物爭與
無行同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

敵可因無兵可執安有用兵之咎耶葉曰
大司馬之法曰伐者以鍾鼓聲其罪而告
之止於境上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
進以寸則常寡退以尺則常多此雖行而
無行也雖攘而若無辟肖也不見可敵若無
仍也雖執之若無兵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
人喪其所以爲慈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之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

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惟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捨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趙曰此章起下章知不知之意夫惟無知非如木石之

無知也道不可以知知識識泯視聽絶情量而已夫道固非窈冥昏默之然自窈冥昏默而入此豈世俗所能知哉世雖不知獨體道者外膠而内貞不亦可貴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上也不知而知病也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

計然知道了反如不知則終日知而知不
涉緣即爲保道之真知故尚矣未明其道
從無立知穿鑿涉緣故病吕曰道之爲體
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
之知之至也雖知其不知而以知之其
心庸詎寧乎病矣夫惟知知之爲病反乎
無知而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既不可以不知又不可以知惟知知之爲
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趙曰楞嚴云知見無見即知不知上也知見立知即不知知病也故知其不可知者而存知則病矣夫惟病可知之病久而病自亡矣聖人本無妄知之病以其病衆人

之病權立知以去其知之病是以雖立知而不爲病矣呂曰夫惟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

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一謂病病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畏至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棄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无怖畏則大威燁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支九竅爲已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叢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而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辯既不厭生而後

知生之無可厭也陸曰心者神之舍無以嗜欲褻之則不狹矣神者形所以生無以多事擾之則不厭矣人亦厭神神亦不厭人樂天矣詩云亦莫戀此名亦莫厭此身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雱曰自知則明於性而不爲妄自

見則矜伐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爲非自貴則賤物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怒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無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於勇敢未嘗

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
息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而已
不言而善應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未

有求而不應者也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又誰召
之哉

繟然而善謀

繟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世人其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唯能要欲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政乖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

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

羣者而殺之孰有不服哉開元曰爲奇詐 十五

者假令吾勢得執而殺孰敢即殺以天網

不失其殺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

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兵亂群之人

悠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
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
有不傷其手矣
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
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
其身矣趙曰善乎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
子多矣能無及乎以天道好還此嗜殺人
者之戒也秦毒痛天下固不足道以疑似
而殺李君羙以猜忌而殺王景文此豈天

道也哉若漢唐諸賢謀誅宦豎宦豎之罪誠大矣天未老其惡故有代大匠斲傷手之禍又況肆行殺戮者哉鮮不及矣然惡不可長幸不可恃楚漢之戰五季之亂其所殊暑夷滅者十室而九亦天殺之也爲惡者可無懼乎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　必至於之　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趙曰此章皆言上章　唯無以厚生爲者民　輕死何以貴生然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

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

木強則共

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張高舉下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周四十七

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者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耶

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
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内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通也

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者也聖人

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契不待貴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

懟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利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雩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契乃受責者所執與之而已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葉曰有來干我知持吾信以待之而已彼當償則吾不知也夫然後能當天下之求而未嘗勞茲不亦如天之無親而惟善人之與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才者不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樂生故重死安之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樸雖結繩足矣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

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博學而日益
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
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
者然後知一之貴也政和曰善貸且成而
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

言之趙曰莊子言老氏以有積爲不足無藏爲有餘言聖人之道如海酌之而不竭挹之而愈深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此莊子所謂天府佛氏所謂無盡藏也終篇繼之以天道者明此道同天

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道德真經全解卷上

道德真經全解序

混元五千文注解行於世者亦多矣類皆分章析句前後不相貫穿智鑒臆說非自得之學致微言奧義闇而不明蠻而不發覽者病於多岐莫知所向故人卻去華自真定復歸於毫出道德全解示僕莫知名氏玩味紬繹心目洞開乎昔疑難渙然冰釋內外混融義若貫珠度越常情陪萬殆非世學所能擬議蓋高仙至人愍世哀蒙披發玄奧所謂道隱無名而善貸且成者也僕既得斯文不忍獨

善遂勉兩金諸友裒諸好事命工鏤版以廣
其傳正隆肆年歲在單閼孟陬始和毫社時
雍逍遥序

道德真經全解卷上

毫社時雍逍遥解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

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虛無自然者也由自然故得常然强然之則不然矣謂之道實强名之豈其所可哉有可也斯有不可者爲之㠯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上異位方圓異形是去本而生天地此爲可道也非常道也疏而爲江河結而爲山岳鳥獸之飛走草木之華實是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此爲可名也非常名也夫常道者陰陽和而

未分混而爲一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無得而名焉故無名天地之始也常名者陰陽判而天地分乃一生天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也唯天道乃謂之常無體天之道無欲而無爲用地之

道無動而常靜以天地之道合於人得沖和之氣而爲美美之大者難形難名將以治世而安人如天地之道故在上無欲則民純靜而化興其美之爲美不可得而盡矣斯道也爲純爲朴故道可道而不可道

也而合於真常之道常無欲以觀其妙者以其常靜而不動不動則形歸於中而神不散故真常之道而妙見矣妙無動而常寂大化行於世亦如身之無弊而樂洞真守一其於妙者亦無名矣至如國有君君無所好民無所欲故純厚之風而無澆穢故常無欲而觀其妙若能體地之道欲歸初始即常有之可見者欲以觀其徼也此兩者天地之道天地皆生於一是謂同出而異名也雖同出而異名然同謂之玄而

已玄有赤有黑乾爲赤坤爲黑同隱於內
皇皇天皇地是也天地之道猶總氣於上
元故玄之又玄之又玄者是謂大梵天
中之天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中理五氣混
合百神衆妙由之以出入故曰衆妙之門
若能清靜抱一存守玄都則造乎常道矣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
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

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美也善也天地自然之道也天下皆知也美雖天地之道至於之爲美則斯惡已善雖天地之道至於之爲善則斯不善已何哉天地生物之形而形未始不美由物有出生入死如神奇臭腐反衍復化之類則外於美而爲可惡者也天地生人之神而神未始不善由人有智慧外通如和大怨

必有餘怨之類則分於善而爲不善者也既出於爲美爲善斯不合無爲之道故一彼一此更相㕘變更相見而皆反是爲下文以喻之故有無之相生者以反常道無形也有有無之理以相生故有難易之事以相成長短之相形者以反地道無隅也有長短之度以相形故有高下之勢以相傾聲音之相和者以反天道希聲也有聲音之文以相和故有前後唱應以相隨唯聖人知美惡之㕘遷識善否之多累是以體

天地自然之道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唯行不言之教故萬物作而不辭若此則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將執爲不善邪是之謂天下皆知善者矣唯處無爲之事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若此則

任物自然無容私焉將孰爲可惡耶是之謂天下皆知美者矣以其作而不辭故任其自生雖生而不有任其自爲雖爲而不恃不有不恃雖有功亦不自居矣生而不有地道也爲而不恃天道也功成不居常

道也體此三者故在已無居物莫能遷何去之有故曰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賢者有智尚之則民爭貨者有欲貴之則盜賊多有賢者名也貨者利也人之可欲莫大於名利既不尚不貴是謂不見可欲

不見可欲則神乃守形心何得而亂焉是以聖人不尚賢體天之無知不貴貨法地之無欲體天而虛其心法地而實其腹心之虛也志自弱矣腹之實也骨自強矣若是則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大賢者雖有知而聖人鎮之不敢以有爲也是謂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

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在天也以無爲用故曰道沖沖者虛而容物也然大盈若沖以能容物故其不盈而或之矣道在地也以靜爲體故曰淵兮淵者深而莫測也然萬物恃之而不知所由生故似乎宗矣若能體天之道沖虛恬淡銳則挫之體地之道淵深止靜紛則解之挫其銳也其上和光而不耀此之謂道在天歟解其紛也其下同塵而不濁此之謂道在地歟道在天地沖虛淵深湛兮固

有存焉雖謂之存然在天也而或存矣在地也而似存矣故曰似或存也自元始祖劫而來故不知誰氏之子化生諸天是謂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夫仁人心也不仁則常無心也唯常無心故雖有愛利之實而無愛利之累此天地

聖人所以芻狗萬物與百姓也夫東芻爲狗以待祭祀之用適則用之故有愛利之實過則棄之故無愛利之累天地之間若谷亦以其無心而中虛也故其猶橐籥乎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出於無心所以

不屈動而愈出也若夫不待感而作出於有心者則多言而未免夫累所以數窮若能體天地之無心守沖虛恬淡之道自致其神則緣感而後應何窮之有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世之人徒知山澤之谷而不知所謂天下谷者天地是也天地無心而中虛有谷之象天地能生生能化化謂之至神唯神也感而遂通亦猶谷之以虛而應也故謂之谷神然生物者不自生化物者不自化所以長生故曰谷神不死天雖生生所以能生物者玄也地能化化所以能化物者牝也故曰是謂玄牝玄牝者陰陽是歟方陰

陽和而未分則孰爲天地唯陰陽判而生天地則天地由此以出入者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根則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是已故曰綿綿若存若是者感而後應不爲物先何勤之有故曰用之不勤夫道之在天地如此人者貌肖天地亦有泥丸以應之泥丸者乃在我之谷神也名曰崑崙之山內有方寸丹田通於七竅號曰天谷中有神人居焉丹內圓以應天田外方以應地亦玄牝之義然三十五

分總氣上元是謂天根也若能體道在我則長生不死與天地參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道生萬物而不自生天地肖道故能長生長生則長久矣天地不自生所以無私聖人體天地故能成其私成其私則身先而存矣後其身者不與物爭也外其身者以

存其神也比所謂體天地之無私夫天之至私用之至公此其効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故上善若水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下文以喻之善下而安靜故曰居善地益深

而莫測故曰心善淵此二者幾地道歟澤及而不偏故曰與善仁行險而不失故曰言善信此二者幾天道歟内明而外平故曰政善治性潤而材因故曰事善能此二者幾常道歟雖善利萬物幾於天地之道

如此然皆作用而適可者也故曰動善時動善時者何爭之有此其所以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

盈不可久莫若不欲盈何必持之進銳退速莫若挫其銳何必揣之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者爲已盈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者爲已銳矣此乃失慈儉之道故有盈銳之過也盈者功成也銳者名遂也既功成名遂則有身退之理是乃陰陽進退盈虧之運也若能守慈儉之道則去功與名還與衆人何盈銳之有哉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身者神之車也魄於之而載者也魂云而動負魄以出入則神經緯於外而致意於有爲所以三魂忽忽魄靡傾惟聖人藏神於內則載而營之魄不隨魂而外馳矣如此然後可以爲衛生之經故曰載營魄夫

衛生之經無他亦不離於精也氣也神也三者之間而已能抱一者精不搖能兒子者氣不暴能滌除思慮者神乃守是謂體天地道者矣非特此也能體天道斯能無爲愛民治國欲其無爲者也能於愛民治國而無爲則滌除玄覽我無爲而民自化矣能體地道斯能爲雌天門開闔欲其爲雌者也能於天門開闔而爲雌則專氣致柔晝夜不寐乃成真矣能體常道斯能無知明白四達欲其無知者也能於明白四

達而無知則收視反聽抱一爲天下式矣若是者精全而不虧氣和而不暴神清而不殀則道德一合渾渾沌沌大同乎溟涬矣生之者道也畜之者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德者代天地而言之亦不離於道也天玄也地田也故畜從之地道生而不自生故生而不有天道爲無爲故爲而不恃常道成器長故長而不宰此三者應於泥丸上首之中蓋天德之謂也在天爲玄則玄德者天德而已矣天德以無爲用載

營魄者亦當其無有車之用德非天德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所乘者車運動而已所宜者器適用而已所居者室靜止而已行者動也止者靜也適用者動靜之間也聖人以此諭道矣觀此三者皆外有內無之象有則實無則虛無則以有爲利有則以無爲用反觀諸已

每解於此有者形也無者神也神生形故形以神爲用形成神故神以形爲利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則道乃存矣奈何神常愛人人不愛神遂至於早已故善者衷心存神以虛其中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視之不見名曰夷者常道也世之人不能收視於內景致五色亂目於外失太初之道故盲矣聽之不聞名曰希者天道也世之人不能反聽於真寂致五音亂耳於外失太始之道故聾矣搏之不得名曰微者

地道也世之人不能食氣於太和致五味

嘱口於物失太素之道故爽矣此三者內失寸田之守而遊蕩其心故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既外着於物志乎期費而有累於行持者也故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是以聖人無知而畜德於內慮見可欲而失性於外故爲腹實而已不爲目也三者皆生之害而獨言目者何九竅三要其機在目故去彼外視之華而取此內德之實矣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者有爲於事物也既有爲於事物而
神不能内守故若驚貴者德也人人有貴
於己者或反自累其德則爲其有身故大
患若身也寵者受制於人爲人下之道有
寵則辱隨之矣故得之有心操之則慄失
之有心捨之則悲得之在物不能内守此
其所以若驚吾者命物之我上德上之稱
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緣有身而累於德矣
有身者徇天下也苟徇天下則以形累心

以心累德失其所以命物者故患莫大焉
如其無以天下爲則以虛爲身而不以有
身爲累所謂無身之身者也且有何患世
俗之人迷惑有無不知無身之理故喻下
文且貴以身爲天下是貴所寄於身故悟

道者若可寄天下何患之有又愛以身爲
天下是寵所託於身故得道者若可託天
下何辱之有知去來之非我不以身自累
忘萬物於心目不以寵自矜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涖天下若寄託而已是謂無以天

下爲者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常道者太初之始故夷而不可見也天道者太始之始故希而不可聞也地道者太

素之始故微而不可搏也此三者氣形質之始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者陰陽和而未分上無積陽故其上不皦下無重陰故其下不昧陰陽交合無得而名焉故繩繩兮不可名雖曰陰陽而陰陽不可判也

故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者地道未分也無物之象者天道未分也天地之道未分則陰陽即而不離故是謂恍惚若然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孰知其所與往於此欲行持之則

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者矣古者天地也今之有者形也若能執天地之道以御形形將自正矣古始者一也天地之源也故曰道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

盈故能弊不新成

古之善爲士者通常道之妙通天道之玄通地道之微故曰微妙玄通內雖通微妙玄而外實深不可識若以外望言之故强爲之容而已慎而順動豫若冬涉川默而靜止猶若畏四隣動靜之間不爲物主儼其容而若客此三者外望也然外若豫而內若谷曠極無心也外若畏而內若樸敦厚無欲也外若客而內若渙冰釋而無繫也以其內若渙若樸若谷與道合真是謂

微妙玄通以其外共豫若畏若客而不自見是謂深不可識雖若此然亦渾於流俗故渾兮其若濁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唯通玄究微者也濁者地之體靜者地之道若能法地之道則

徐徐而清矣以地自然法天也安者天之體動者天之道若能法天之道則徐徐而生矣以天自然法道也欲保此道唯善為士者故不欲盈夫唯不盈則能固弊守原不為新成而忘本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虛靜者萬物之本也體天之用致乎虛之極法地之體守乎靜之篤萬物並作聖人觀其復明物理以化人也且草木地類也其根在下而枝在上得地之道而止人乃天類也其根在上而枝在下得天之道而

動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萬物畜而不比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故聖人言華要歸其實蓳葉如本根爲道歸祖首黃關兩眉間此之謂也歸根曰靜者唯靜則法地之體可以反性矣靜曰復命者靜則徐清唯

清則體天之用可以復命矣太一司命蒂

在泥丸故太一者總天地之道者也夫是之謂常天地之道既總而爲一則漸入真常之道故復命曰常也知而守常神由斯生明由斯出皆原於一故知常曰明也明

者陰陽合而爲一不知常者捨天地之道而有妄心隨物轉徙觸塗自患求失真道故作凶也夫知常容者知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間無所不容何私之有故曰容乃公王者體天地之無私所以成其私故曰公乃王王惟體天地之道而其一上比故曰王乃天天一而大者也故曰天乃道道先天地歷萬世而無有紀極者也故曰道乃久久者道之常知常常者故歿身不殆矣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猶不信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德自然

大道無形陰陽混而爲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自無形而生有形也當太上之世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下民知有上而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曰太上下知有之此乃反大道無形也中古聖人澤加於民民自親而譽之故曰其次親之譽之此乃反天道無親也後世帝王則勑法以齊

之而民自畏故曰其次畏之此乃反地道
無欲也延及數世法出姦生令下詐起故
曰其次侮之此乃反王道之正也以法令
取信於人信不足有不信也是以太上之
始行不言之教故曰猶其貴言功成事遂
百姓皆謂我自然則無親譽畏侮不信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廢有仁義者何仁可爲也義可虧也

以其反常道無爲故大道廢也智慧出有大僞者何智有知也惠有察也以其反天道無知故有大僞也六親不和有孝慈者何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其子以其反地道無欲故六親不和也國家昏亂有忠臣者何見危致命諫不避死以其反王道之正顯忠臣之節也夫大道滇滇泙泙無廢無興古今不異人自廢之亦天地陰陽之數也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矣有聖人者以道蒞天下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

積民歸淳朴而智慧者消人無機巧而詐
僞者息風化淳而孝慈復泯一人正而忠
臣自順此之謂至治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
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
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閑五

十七

道降德衰以悅聖耶是相於藝悅智耶是
相於疵悅仁耶是亂於德悅義耶是悖於
理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也以此是以

聖人不以多能爲聖不以治人爲智而體
天道無知其於民利也百倍不以愛物爲
仁不以立我爲義故絶仁棄義而體大道
無爲其於孝慈也復泯不以奇物爲巧不
以貨財爲利故絶巧棄利而體地道無欲
其於盜賊也無有若是則民自反其性而
復其初矣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
以文滅質失其素朴之真是使民有不足
教民爲悖逆驅民爲盜賊以爲文不足也
故令有所屬見素者體天地之道也夫明

白者入素入素則自然少私矣抱樸者體
常道也故無爲者復樸復樸則自然寡欲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
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
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

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
情性而復其初故聖智之疵仁義之亂巧
利之盜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是以聖人絶
有爲之學處無爲之事何憂之有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在學者
自爲分別其於失性傷生均矣人之所畏
者喪生也學以多方喪生不可不畏所以
絶學也以多方之故故荒兮不得其中矣
夫學之初也以時習之熙熙而悅故如享

太牢之味而失其恬淡如春登臺之觀而失其寂寞我獨怕兮懷天地之始如嬰兒之未孩也乘乘兮其動也似無所歸矣學之中也聞見務多日有所益故皆有餘我則爲道日損獨若遺也動靜之間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純純兮不爲賢人之用心矣學之極也文過而質滅昭昭如日月之揭博勝而心溺察察有淵魚之見我則獨守本根若昏而無外視之昭也悶悶而無外通之察也忽兮若海寂兮其靜也似無

所止矣由初以至極因於積習故皆有以
我獨頑且鄙而無以爲也然則我何異於
人哉貴求食於毋而已天地乃萬物之毋
也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之氣
故能不死此其所以異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爲物惟恍惟惚惚
兮恍兮中有象焉恍兮惚兮中有物焉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

哉以此

孔者自子至乙三陽在焉杳冥之間乾道已具真精應物之時也德者道之在我也容者貌肖天地也若得此時真精而之我天地則道自歸之矣故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者以陰陽言之也德之爲物爲形爲質故道之爲物爲陰爲陽恍兮者道在天而爲陽也陽中有陰故曰恍兮惚應物爲神神者無中之有謂其在天者故曰其中有物也惚兮者道

在地而爲陰也陰中有陽故曰惚兮恍應物爲氣氣者有中之無謂其在地者故曰其中有象也杳兮冥兮其中有精者天地間陰與陽并屓轉變化遂爲物精吾思是道本出杳冥也其精甚真者應於上元也其中有信者應時不忒也道亘古今而常存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天地乃萬物之甫也在我而貌肖天地是謂以閱衆甫必言甫者爲天地有父之用也夫何以知衆甫之然哉精以集神神以化氣氣以化

物物化之間由環之無窮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故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聖人所以貴精者神可以不死可以不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常道應物而不爭故曰曲則全地道大直而若屈故曰枉則直天道沖虛而若谷故曰窪則盈王道守樸而無爲故曰弊則新此四者域中之四大也雖分四大實本一道道一而已矣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貞故曰少則得若降本流末而從事於有爲則爲有所縈億載無畢故曰多則惑是以聖人知至道不煩殊途一會故抱一爲天下式於是體四者之道以應世而無任已之累焉不自見者

體曲則全之道故明矣不自是者體枉則直之道故彰矣不自伐者體窪則盈之道故有功矣不自矜者體弊則新之道故長矣然其應物則皆以常道爲本常道不與萬物交爭焉故天地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

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天何言哉聽之不聞而已希言者天道也故常自然飄風驟雨天地不常之氣也天地不常尚不能久人若不常其德安可從事於道故從事於道者體大道空虛而無爲存而生之亦同乎道矣體上德清靜而無慾守而畜之亦同乎德矣如飄風驟雨之類非常則正復亡癡盲而持自咎亦同乎失矣同於道者飛昇南宮是道亦得之

同於德者延壽長年是德亦得之同於失者鬼道相連是失亦得之三者取信於人皆必至之符也若信不足乃有不信矣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者自爲立故不常立若能體地道寂兮無欲故獨立而不改也跨者自爲行故不常行若能體天道寥兮無心故周行不殆

也至於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自爲之過亦比於跂跨之類是以反前篇之所謂也若是於其在道也出乎分之所欲而爲餘食侈於德之所行而爲贅行是皆好盈者也物或惡盈故有道者不處於此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混淪有物混成則
混淪而未相離者是已形變之始而爲一
一生天地故曰先天地生言道也寂兮獨
立本於真常豈有改哉言地也寥兮周化
化於妙用豈有殆哉言天也有天地然後
萬物生焉故曰可以爲天下母天下言萬
物也以形變之始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以上無復祖故强名曰大道判渾淪天地
始分不得乎道運而無積故大曰逝逝輕清

爲天重濁爲地天運無積地大無隅故逝曰遠天地含精萬物化生降本流末離道滋甚故遠曰反唯聖人獨立於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與道同體與天地同功天地者古之所大者也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德而已矣故道大天大地大而王亦大也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者道也天地也皆得一以爲大唯王乃有道者王其一上比天地之合也處其一焉故亦大矣自渾淪之始虛無生自然自然生

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若能反此法之欲歸初始復契自然矣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重能御輕故重爲輕根靜能制躁故靜爲躁君此兩者道之根元也君子知道之根元有在於此故終日行不離輜重車也以

虛爲體以無爲用守靜於內自任其重故外以制御輪輻之輕躁者君子行此故雖有榮觀輕躁之趣然燕處重靜超然不著未嘗係於其心也重靜若是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乎輕則失重身不燕處躁則失靜神不超然臣道尤先於自重若道尤貴於守靜君臣之道輕躁亦然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周流六虛而無轍迹者莫善乎大道也不言善應而無瑕謫不爭善勝而無籌筭者莫善乎天道也畜閉太和之真精而無關楗結合玄元之妙用而無繩約者莫善乎地道也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亦無轍迹行不言之教亦無瑕謫抱一為天下

式亦無籌筭藏神於內亦無關鍵而不可開復守天下之母亦無繩約而不可解體此之道故常善救人而人各安其俗無一人不被其化者常善救物而物各遂其性無一物不蒙其養者是謂善體道者也故曰襲明唯聖人善於此故爲不善人之師世之人不善於此而得被其化故爲善人之資得被其化者皆謂我自然乃不貴其師善於此者而在已無居乃不愛其資夫聖人行此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若智者

道之華則反此矣故曰大迷唯彼是兩忘無所貴愛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陽爲雄陰爲雌若知雄於至陽之上而守

雌於至陰之原則畜納有常以歸於地道故爲天下谿山澗小谿也地乃天下谿也雖施於物而自無所施是謂常德不離若能守地之道貴養厚敦則復歸於嬰兒矣晝爲白夜爲黑若知白於晝之日而守黑於夜之時則晝夜存之以合於大道故爲天下式王化一國之式也道乃天下式也真精之至而信在其中是謂常德不忒若能守一之道調適上遂則復歸於無極矣敷生爲榮刻制爲辱若知榮於敷生之初

而守辱於刻制之後則歸根復命以反於大道故爲天下谷山澤小谷也天乃天下谷也在已無居而虛應不竭是謂常德乃足若能守天之道恬淡無爲則復歸於樸矣樸者道之全體一生天地則樸散而爲器其輕清者爲神器其濁重者爲利器神器者上德也上德無爲而無以爲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利器者下德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聖人用樸則爲官長雖天地裁制萬物之大

者亦不能割無爲之樸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

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常無欲而無爲也故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所以不得已者謂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然器之神者冥冥混混不可進智力於

其間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天下之物陽方行也則陰氣隨之陽極呴也則陰氣吹之陰既强也則物將贏之陰極載也則物將隨之故成敗得失未之或知也此乃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制於陰陽之數猶未免夫累是以聖人體天之道遊於逍遥之墟故曰去甚體地之道食於苟簡之田故曰去奢體夫大道處於不代之圃故曰去泰此則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故無敗無失矣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兵凶器戰危事爭逆德故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所謂反乎爾者也師之所處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大軍之後上違天和故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

已矣不敢恃兵強而取勝於天下也諭以下文體大道者果而勿矜故德長體天道者果而勿伐故有功體地道者果而勿驕故無咎此三者緣果而不得已不敢恃矜驕自伐是果而勿強者也用強壯者則反乎道故曰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

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者賊民之大害天下之凶器況其佳之乎是謂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者處無爲也有爲陽而主生吉事也用兵貴右者當有爲也右者爲陰而主殺凶事也曇言不

祥之器者深戒用兵也故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無心於勝物恬淡爲上雖勝而不美也且美而樂殺人者是謂佳兵也夫佳兵者天之所惡安可得志於天下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

將軍處右所謂用兵則貴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所謂凶事尚右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故戰勝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常然之道乃天地之始也豈得而名焉故曰無名無名者道混而爲一也天地全體於此未分是謂樸天地空中一細物故曰樸雖小然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而天下莫敢臣而卑之矣夫心者君主之官五臟之侯王也若能守一之道則身虛而萬物至

何所不賓心無爲而和氣歸甘露乃降人莫之令而自均矣始者道之一也有名者萬物之母天地是也唯一可以制天地故曰始制有名然在我者當觀天之道而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而已知止者止於一也故爲天下正所以不殆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猶江海善下非欲川谷之水而川谷之水自歸之人能知止而空虛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
不亡者壽
有爲而外視之謂智無爲而内視之謂明
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
剛制物者之謂力勇於不敢爲而以柔克
已者之謂强故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唯至人務自知而不務知人務自勝而不
務勝人其自知也體天地之道外欲不能
動乎心則自安其分所謂知足者富是已

其自勝也體夫大道外物不能勝乎志則自強不息所謂強行者有志是已外欲不能動乎心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故繼以不失其所者久外物不能勝乎志者心死於物而神存也故繼以死而不忘者壽非體天地道者孰能與於此哉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陽可左而不可右故能生而不能成陰可
右而不可左故能成而不能生唯大道汎
兮能陰能陽能生能成是以或左或右無
乎不可也得此道以在天故萬物恃之以
生而不辭得此道以在地故功成不名有
生之者天也成之者地也天地之道覆養
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然天地肖道其
細也夫故可名於小矣惟大道汎兮萬物
歸之而不爲主故可名於大矣大者道之

強名也是以聖人虛靜無欲體於天地故終不爲大而常然之道不期而自歸之故能成其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無形者道也執大象天下往者以道莅天下也有道則民之攸墜故往而不害安平泰蓋法天道虛而容故安而不擾法

地道載而寧故平而不陂法大道和而通
故泰而不塞若是者物物不干何害之有
世之人悅於聲而不知天道所謂聲聲者
美於味而不知地道所謂味味者故著於
嗜欲而久處之不知有道者以此爲蘧廬

爾樂以聲言也聲之所聲者彰矣而聲聲
者未嘗發餌以味言也味之所味者嘗矣
而味味者未嘗呈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則所謂聲聲味味者也以道蒞天下者得
大道泰而妙故視之不足見得天道安而

玄故聽之不足聞得地道平而廣故用之不可既直將還一世於澹泊豈使民以嗜慾累其心哉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示人欲心亂矣唯有道者體天道之虛於吾欲心本無所張也何必歙之將欲

歙之者必固張之而已體大道之夷於吾欲心本無所強也何必弱之將欲弱之者必固強之而已體王道之正於吾欲心本無所興也何必廢之將欲廢之者必固興之而已體也道之運於吾欲心本無所與也何必奪之將欲奪之者必固與之而已此四者皆欲於利器利器者地道故是謂微明何則柔弱處上神器也剛強居下利器也聖人處於柔弱不以利器動爭心故以柔勝剛以弱勝強胡不知魚在水中水

在魚中人在道中道在人中魚脫於淵喪乎軀矣利器示人喪乎道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常然之道無爲也天地之道無爲而無不爲也然天地法道爲出於無爲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法天地若能守道以御世則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

之者故曰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夫化而欲作者將有爲而起之也聖人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復於無爲無名之樸者天地之道也萬物隨化孰敢有所欲哉故亦將不欲其不欲者以靜而已靜而無爲則天下將自正

道德真經全解卷下

亳杜時雍逍遥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

其實只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者天德也聖人觀天默與道會實無所得故曰不德以無所得故德自歸之是以有德也下德者所得之德也下德執德故曰不失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是以無

德也天德之德德不可至故無爲而無以爲所得之德執著其德故爲之而有以爲德降爲仁若仁則可爲也故上德無爲而上仁爲之然大仁不仁雖曰爲之亦無以爲而幾於上德者焉義兼於德而義則可

以虧也故下德爲之而上義亦爲焉然內以立我未能忘我外以制事未能無事雖曰上義猶未免於有所執也故有以爲而類於下德者焉道降德衰仁義俱失以禮交物實相僞也故爲而生患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即此以觀其所失每下可知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忠信之薄也攘臂而仍之則亂之首也然德兼上下而兩言自仁而降言上而不言下

則其下者已不足道也至於以智爲前識
復不言其上是尤不及於禮矣窮思極慮
揣而銳之故曰道之華苦心勞神以喪天
真故曰愚之始不言失禮而後智則以禮
者亂乎德而智者反乎道也是以大丈夫

處德之厚不處禮之薄居道之實不居智
之華故去彼人道之華而取此仙道之實
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有一未形本無所得渾淪既判肇自古初則物得之天確然關乎上以無

爲用故得道而清地賨然處乎下以靜爲
體故得道而寧神杳然藏乎幽陰陽不測
故得道而靈谷虛而窪天道也以天得道
而清故谷得道而盈物止而育地道也以
地得道而寧故物得道而生神舍於身百

體之侯王也神尸諸聖天下之侯王也以
神得道而靈故侯王得道以爲天下正其
致此者道而已若天失其清斯無以覆將
恐裂矣地失其寧斯無以載將恐發矣神
失其靈斯無以守將恐歇矣謂天無以清

也故谷失其盈而將恐竭謂地無以寧也故物失其生而將恐滅謂神失其靈也故侯王失其正而將恐蹶且賤歸之則顯其貴下附之則顯其高亦猶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海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故貴高者不可失於基本也是以侯王處一於域中故自稱以孤寡食氣於太和故自稱以不穀有百體然後身之侯王以貴有百姓然後天下之侯王以尊侯王得此而擅貴高之稱者豈非以賤爲本故邪夫致

數輿者近取諸譬也今以輻軌輪輻合而成輿若立輿於前數真衆體用有所拘不足以得輿也合轅軌輪輻然後輿有運載之名合百姓賤下然後侯王有貴高之稱王者貴也石者賤也王出於石則貴亦以賤爲本然王者有質而自貴侯王得一不自貴豈欲如玉石然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靜者地道也反地道之靜而爲動是陰之感乎陽者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天道也由天道之弱而爲用是陽之感乎陰者也故曰弱者道之用陽以無爲用陰以有爲體陰陽交感於太空之中而物生焉萬

物由地道而生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此乃反者道之動歟然有形者非天道不足爲生故曰有生於無此乃弱者道之用歟是以聖人言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若能存守

玄都法其自然則由動之靜攝用歸體將復於道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既已明道也故信之篤守之固有聞

必力行之中士將以進道也勉而後中不勉則不中思而後得不思則不得一出焉一入焉聞之猶有疑心也故存亡之間未之或行下士直以夷道也譬猶俚耳不知大音譬猶衆心不受高言及其聞道必有

輕鄙之心焉故與道大反嗑然而笑之若道不見笑於下士其異於俚耳之所聞衆口之所說幾希安足以爲道哉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惟晏夜以存思定適而默想勤行乎道則得矣進道若退以日計之不

足歲計之有餘於存亡無累則可矣夷道若纇且泥形色名聲之可得耳目鼻口之所嗜人笑乎道則過矣亦知四大之在域中猶不外於道者乎上德者天道也天道窪則盈以其窪也故若谷大白者王道也

王道弊則新以其弊也故若辱廣德以地道言之用之不弊而成之若缺故若不足達德以大道言之達之不拔而修之周覺故若偷以其若谷若辱若不足若偷則疑於變其質矣然其爲上德爲大白爲廣德

爲達德而真常之質固自若也此之謂質
真若渝所以質真若渝者何謂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大方載
之德合無疆故無隅大器用之久於其道
故晚成大音不言而四時行焉故希聲也
大象不物天下往焉故無形也此四大之
所以大者夫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帝王之
德配天地之道而無名者天地之始也道
於之而隱焉若分四大於域中皆其顯道
而强名之者矣道本非善貸由天地帝王

體此道以成天下故善貸之名於是乎立而曲成之効於是乎著然其成也且而已豈有心於勸成而然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易變而爲一一之所以起也故曰道生一

一者形變之始天地有形之最大也故曰一生二天地定位人居乎中而三才成焉故曰二生三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然後天地合精萬物化生故曰三生萬物天爲陽而肅肅出乎天則陰上交乎陽而物負之地爲陰而赫赫發乎地則陽下交乎陰而物抱之陰陽升降而者交通然後沖和之氣以成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一身貌肖天地陰陽沖氣皆具其中其必有至

神者典之亦猶王公之於天地也於此配域中之大是爲孤寡於此食太和之氣是爲不穀世之人與神背馳反以爲惡而王公獨以此自任故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陰陽沖和之氣通於萬

物固無所損益也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矣人之所教必以天地之正也我好靜而民自正是我亦義教之此謂損之而益强梁者反此矣故不得其死此謂益之而損聖人觀之因以

爲戒故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至柔者神也至堅者形也真神通於道能亡能存惟以神御形則神能飛形而形由之以馳騁矣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故無有至堅故無間以形御形則形有所間故無間者不可入以神御

形則神有所通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無有入於無間夫形之所化者不言之教也神之所得者無爲之益也若能體天地之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則造乎形而與乎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天下尚言教而好有爲故於此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是以身殉名之過也烏覩所親者在身不在名耶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以身殉利之過也烏覩所多者在身不在貨也然榮辱立而

覩所病貨財褒而覩所爭彼以顯爲是者知名之爲榮以富爲是者知貨之爲利故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真然則得之與亡其果孰病乎是其所亡者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也病孰甚於此矣故甚愛於

名而不知止則其大者必貴大者道之稱所謂無名之樸是已多藏其貨而不知足則其厚者必亡厚者德之質所謂不貴之軀是已唯聖人體廣德之知足而不自貴其貨所以不辱體上德之知止而不自尊其名所以不殆若是者可以長久與天地並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爲天下正

大成者地之德廣德若不足故雖成而若缺大盈者天之德上德不自得故雖盈而若沖成若爲山其積必壞非大成也大成若缺無時而壞故其用不弊盈若積水其施必竭非大盈也大盈若沖無時而竭故其用不窮此二者天地之用陰陽是也天能生之無時不生而所生之用不窮地能化之無時不化而所化之用不弊則以道實行乎其中也唯通之爲三故舉天地則

道可知若分而言之則大直若屈者地道
也地道直而不肆故若拙大巧若拙者常
道也常道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故若拙大
辯若訥者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善應故若
訥然論其宗天地雖大不離陰陽而一陰
一陽者道也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
陽躁陽熱陰寒制陰者陽故躁可勝寒制
陽者陰故靜可勝熱然寒往則暑來暑往
則寒來其用何窮何弊之有哉夫道有清
有濁有動有靜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而況於物乎況於事倫乎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道涖天下者常使民無知無欲故人各安其所而不爭糞其田疇而已及其下衰世無以與爭道則見可欲而不知足於是有欲得之心乃始奪攘矯虔馮陵疆土而

戎馬生於郊也反觀諸身即在我之天下故有道於身則安其分量以厚吾寸田之守失道於身則馳騁田獵令心發狂而方寸之田已失矣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皆不安其分量之過也其已甚則爭奪隨之若能安其性命之分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則取足於身而得矣夫豈有不足哉此知足之足所以常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者九州山川河海滋生不絶也天道者四時陰陽風雨變化無窮也反觀諸身無不圓成是以聖人言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苟解乎此亦不必出戶窺牖而天地之道可知見矣若求道於身外則愈不足以得道是其出彌遠而其知彌少也豈知一身之中萬理咸備近取諸此無不充足

者乎是以聖人體地之道以虛爲身故不行而知無俟出戶體天之道以無爲心故不見而名無俟窺牖體夫大道以自然爲常故不爲而成亦無俟進智力於所見所行之時也

周六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十一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者將以窮理故日益爲道者將以盡

性故曰損損之又損則盡性以至於命者也理有所窮性有所盡猶未免於爲故言爲學爲道惟命有所至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至於無爲矣無爲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亦有爲矣故無爲而無不爲一有所爲未免有累物之行一無所爲未免有絕物之心聖人於天下何如哉亦處無爲之事而已處無爲之事乃可以取天下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也然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

者失之及其有事亦不足以取天下矣知天下不可以有事取則要當學其所不學以至無爲之道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有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惴惴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欲歸初始反於未生故無常心善惡信誕惟人之所爲我無容心焉亦因人之

心以爲心而已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百姓行惡者我不知也積善善氣至我不知其爲善故善者吾善之積惡惡氣至我不知其爲不善故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與不信亦猶是也任之自然吾無容僞於其間

是謂德善德信矣以如此則齊善不同信誕而吾心無所偏係故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常有心也以徇聲色之娛故皆注其耳目不知收視反聽守母之道唯聖人常無心也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故

胥殘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萬物出於天地之機曰生入於陰陽之變曰死與生死爲徒者未脫乎天地之機未免乎陰陽之變者也然萬物出生入死而

獨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者何也此皆民自令耳非天地毀鬼神害也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目覩生之來不能却死之去不能止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而動之死地也夫惟聖人懷微妙抱質樸而不敢

有爲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

雖有兵刃不能害也蓋其積德玄通物莫之能傷者故無死地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何自而生邪畜道真和之氣萬物由而生之道之所以生也故曰道生之德玄牝之物何自而形耶緣天地升降陰陽之勢萬物由而成之物之所以形也故曰物形之勢成之以道能生故物莫不尊之夫是之謂尊道以德能畜故物莫能賤之夫是之

謂貴德唯道與德寓於積陽之上非期尊貴於物物自尊貴之以其自古及今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道行乎天地之間而常自然者也若夫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則天地之所同也故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一生天地然後天下有始故以爲天下母
既得天地爲天下母乃知萬物皆爲子也
既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則其子全矣蓋人

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若能
知之而復守天地之道則終身不殆矣是
以體天地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
教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不知道
者多言有爲以從事於務而失守母之道

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小者天地之樸柔者道之妙用唯自知而見天地之道故曰明唯自勝而守天道之妙故曰強明者合陰陽而言之光出於明以無爲用在已則智意是已聖人去智與故不由而照之于天故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耀於外謂之遺殃無遺身殃而復歸於明是謂襲常矣如此然後可以爲守毋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

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夫山徑之豁介然用之則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而施

作有爲所以致茅塞其心夫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是以有知者畏而不敢施爲也大道甚夷視之而不見也民心欲速是以好逕而終迷於大道且心爲君主之官故心有所攖則寸田失守寸田失守

則和氣不降和氣不降則太倉虛矣故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以其如是則分高下之品有爭奪之奇貪五味之爽故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者有之資財有餘則總其害之原也是謂賊道賊身之務而不知者尚矜誇已之才能而不已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者造始有爲潛也唯道建德判立天地巍巍乎其不拔此分一氣而爲兩儀之時也抱者即而不離者也唯德抱道生成萬物綿綿乎其不脫此散一氣而成庶類之時也物所得於一氣唯人爲最靈故能之萬物之祖天地之原焚此建中抱一以爲

天下則垂之後世子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不輟矣是道也吾原其始蓋本於修之身而已道之真既以治身則其緒餘以爲國家其主苴以爲天下由一身而及乎天下則其修彌廣其德彌進矣修之身

者神雖在身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今意莫在身此所謂修之身則其德乃真矣由此推之人雖在家今意莫在家此所謂修之家則其德乃餘矣人雖在鄉今意莫在鄉此所謂修之鄉則其德乃長矣人雖

在國本意莫在國此所謂修之國則其德乃豐矣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此所謂修之天下則其德乃普矣故以身觀身者內視審眡而觀已之德也夫一家一鄉一國以至天下之觀者聖人無容心焉各以其自觀之故得自然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
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赤子之性與道爲一其天守全其神無隙
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含德之厚可
以比於赤子若是者積德玄通藏於天而
物莫之能傷也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者德全於地道
也地之氣始於子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
固者是純氣之守應於地道也未知牡牝

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德全於常道也常然之道其精甚真赤子未知牡牝之合而時有峻作者是道之真精應於人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者德全於天道也天主聲以其陰陽之氣和而未分故終日號而嗌不嗄也知和者陰陽混而爲一故曰常知常者陰陽合而未分故曰明赤子之性與天地合其德不以生爲益反爲益生者動之死地之兆是謂祥矣既以生爲益則必以心使氣是謂堅強之徒也始於益

生致於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道妄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所以言者以言相然相然者意之默識而已未嘗見於譊譊之言辨也故曰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故曰

言者不知唯聖人知天地之道有大美而不言故塞其兌閉其門塗郤守神而退藏於密及其出而爲天下於此體天之道則挫其銳而和其光也於此體地之道則解其紛而同其塵也天地之道是謂玄同玄有

赤有黑故玄同則合乎至一而與天地相參天道無親故不可得而親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也地道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既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也大道無形故不可得而貴既不可得而貴亦

不可得而賤也若是者宜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天下不可治也故以正治國者必以奇用兵蓋正復爲奇

則有用兵之患以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是以聖人以無事取天下無事則法地而好靜好靜則法天而無爲無爲則法道而無欲無欲則天下自然歸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治出於有爲而失太上不言之

教故多忌諱之禁則四民遷業而彌貧民貧則征求利器貪汚之風生故國家滋昏玩好伎巧難得之貨貴故奇物滋起由此利害相攻法令滋彰剋核太至民不聊生故盜賊多有奇兵之用緣此而起此乃以

正治國正之極也是以聖人無事則國實民富故忌諱不生好靜則天下自正故利器不作無爲則萬民自化伎巧何施無欲則民自歸樸盜賊何有此乃以無事取天下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

太上之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知有上而不知有政故爲政無處正自居之悶悶者有政而不作也有政不作則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其民亦淳淳而若樸焉然既立政爲正必有以察爲奇故始於悶悶而終於察察終於察察政之極也其政太察使民無所措手足故其民缺缺焉聖人言但知求福不知罪嬰但知養身不知戮形禍福倚伏理之然也故曰孰知其

極其無正邪世之人以政爲正不知正之極而奇生以禍爲善不知善之復而妖起迷迷相傳于今久矣是以聖人方如廣德之厚故不割也廉如上德之清故不劌也直而不申於外光而返照於內無正可處無奇可察是謂無極之道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斂也畜也歸之於德也以外言之曰
斂以內言之曰畜斂於外者至於無欲故
後其身外其身所以治人也畜於內者至
於無知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外
則無欲法地之靜而得以盡性內則無知
體天之用而至於復命盡性而至於復命
是乃復守其母故謂之早復焉早者日升
於甲陽之首也復守其母則與天地合其
德是之謂重積德積德玄通與道合真則

無不克與道合真者難終難窮故莫知其極難終當弱者萬理咸備故可以有國有國之母者是也不方不圓與天地並故可以長久故乃守母是謂深其根終於復命是謂圓非常得天地為常而五行不相克與大道為一而三光無明冥是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

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不可施爲也故治
大國者若烹小鮮自人言之則大國者乃
天中地尸黃帝之鄉所以治之亦若此而
已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一心定而王天
下故鬼無所出其靈響依人而行何神之
有哉非其鬼不神也以其不受於邪邪氣
自去是神亦不傷於人也非其神不傷於
人也以其聖人處無爲之事而天下化成
使民外則無爭奪攻戰之患內則無圖爲

殺怨之心不犯神之報應是乃聖人亦不傷人矣人與鬼神兩不相傷則神之予矣貽爾多福而歸德於神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德歸於人也德歸於神故子孫以祭祀不輟德歸於人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此乃聖人以道蒞天下之効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水以善下故江海能爲百谷王大國欲兼畜人亦以其下流而已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是謂天下

之交然必自處以柔靜而後可牝常以靜勝牡而牡歸之者以靜爲下也靜則無事唯無事可以取天下而況於國乎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者君道也或下而取者臣

道也君猶天也天道下濟而光明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臣猶地也地道卑而上行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至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勳成則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宜下流者唯大國而已故又曰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者虛無之淵人皆見物而不見乎道則以道爲萬物之奧故也得道之妙則爲善是謂性命之寶得道之言則爲不善苟然亦

於道有所保焉市者衆人之所歸加者置諸衆人之上美言尊行人之不善於道者亦足以得衆而人上之夫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坐而論道者也有拱璧以先駟馬則美言尊行得衆而人上之如此雖

如此亦不如坐進無爲之道得其妙之爲愈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性命之實求則得之而生之所保特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故爲無爲體
常道以處無爲之事故事無事體地道而
樂恬淡之能故味無味自其所應也若言之
若有爲有事有味也自其所守者言之則
其爲者無爲其事者無事其味者無味而
已世之人不遍乎此故勇動多怨緣小而
至大緣少而至多唯有心於事爲故有慾之
間也然大小多少緣類而報皆出於自得
天地應之如谷故曰報怨以德由此觀之
天下之難事緣作於易而至於難也天下

之大事緣作於細而至於大也故患生不意禍生絲微此之謂歟是以聖人以天合天故終不爲大與道爲一故能成其大且輕諾多易者傷輕易於有爲也故寡信而多難矣聖人行不言之教故無寡信之行

處無爲之事樂恬淡之能故無多難之尤任其自然而不敢爲故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
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安靜未萌易爲持謀所謂爲之於未有也
脆微已作易爲泮散所謂治之於未亂也
然爲之於未有者能無思慮乎治之於未
亂者能無智謀乎故聖人言謀思之首

危者將不久不若戒事物之先而忘其爲戒事物之始而忘其治之爲愈也夫大生於小高生於下遠生於近理之然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聖人見端而思未覩眚而知歸是以無爲也故無敗無執也故無

失若夫民之從事未免於有爲有治而不知慎戒所欲浸長真和乃盡故幾成而敗之豈不然哉若能慎終如始反嬰兒守毋之道則無敗事矣故聖人欲不欲外無所爲雖難得之貨不足貴也學不學內無以

爲雖美言尊行不足尚也以復衆人爲治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道無爲則自得於內道無不爲則化成於外是以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

之明則澆淳而亂愚則守樸而靜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而有知也智者爭之器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非以其愚之邪國之賊則閒人者賊生福非以其愚之邪國之賊則閒人者賊生也國之福則閒天者德生也此兩者亦楷式可則而像之能知楷式然後可以觀於天故是謂玄德玄德者上德也故深矣遠矣物無得而偶之者惟同乎大順而已故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以其善下故取百谷之流而爲王矣王有歸往之義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故從之也輕體地之道而以身後

之則處前而人不害故利之者博若此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要其所以然者亦不過善下而已唯善下者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大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夫道包裹天地
充滿六極洋乎大哉故似不肖天大地

大肖道而已故能久然天地空中之一細
物其於道亦細也夫是以我有三寶寶而
持之一曰慈者父道也造物之主言天也
二曰儉者母道也畜斂之主言地也三曰
不敢爲天下先者天地之原也感而後應

不爲物先言道也天地道兼而用之則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三寶無出於此者凡人皆有是當在寶而勿失持之爲上夫天道生之覆之是所謂慈雖慈也然不爭而善勝是慈故能勇地道畜之育之是所謂儉雖儉也然德合於無疆是儉故能廣唯大道總乎天地之原雖不敢爲天下先然生化之字待是而立故能成器長若夫逆天地而捨大道者則死矣夫慈以戰則勝若以陽戰陰也以守則固若抱玄之道也且

以順戰逆待時而動則援之而勝矣不可動則守以順天時亦衛之而固矣故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爲士者懷三寶之道不以兵强天下而用武也于以戰人是爲善戰于以勝敵是爲善勝于以用人是爲善用善戰者待時

而後動雖戰而不怒體慈之寶也善勝者
慮勝而後會雖勝而不爭體儉之寶也善
用人者智不自慮而悅以使人故人樂爲
之用體不敢爲天下先之寶也善於此者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也然古之爲正正復爲奇乃有用兵之戒
故曰古之極孰知其極也夫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

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明其言非我有也乃用兵者之常言也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未嘗感人也應之而已既不得已則非踴躍用兵而以樂殺人爲事者是以不敢進寸而退尺故曰行無行也攘無臂者善戰而不怒也仍無敵者善勝敵而不爭也執無兵者善用人而爲之下也此乃深得三寶之道者然三寶非獨

論兵而已奈何古之極遂至於用兵也兵乃凶器不可輕敵輕敵者是樂殺人也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故幾喪吾寶是以抗兵相加則哀憐者慈也以慈爲寶則無輕敵之禍故勝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無思無慮始知道故易知也無從無道始

得道故易行也而天下富貴者侈欲以喪真貧賤者勞役以傷生皆喪已於物失性於俗故莫能知莫能行矣夫言有宗事有君者明一章之言其統之有宗也此之謂易知者歟事有君者明一章之事其主之有君也此之謂易行者歟不失其宗與君何患不能知不能行哉故聖人言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原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若無行宿本是謂無知惡能明太上玄妙之理此所以不吾知也有不言而知者見非於

衆有不學而得者見異於俗故知道者稀足見得見者貴也是以聖人薄於外而厚於内不衒鬻於人懷崑山之玉而莫能知者矣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本無知也以無思無慮而知道矣故曰知不知是謂真知能知不知之知者其知尚矣不知不知之道而昭然有知者高談

妙論以究本窮元其知病矣唯知知病爲病而忘其知者是以不病也聖人何其不病也以其知知病爲病而常若不知矣是以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怒而威其威也小不怒而威其威也大聖人不以威屈天下使民無畏威之容而有

畏德之心則不怒之威默加乎人是謂大威至矣化民使得盡其性則擴而充之所居無狹育而成之所生無厭此乃聖人所以體夫天地道者也體天大威而不怒體地廣居而不狹體道生生而不厭惟上不厭民之所生則民亦得盡其性而不厭矣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矣惟明所以自知而體天地也不自貴故德矣惟德所以自愛而法大道也故去彼自見自貴而取此天地道者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爲而以身先天下者是謂逆天道也故殺矣勇於不敢爲天下先者是謂體天道也故活矣然勇於不敢者於生之利而於俗之害勇於敢者於俗之利而於生之害在世俗觀之不能無惑故惑之也若

夫天之所惡孰得而知其故哉且天道虧盈而益謙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以聖人猶難之而不敢爲也夫天之道本無所爲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拒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是謂不爭而善勝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固不言而善應也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固不召而自來也示人以易知應物以多變固坦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其以此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得其性則常樂其生苟失其性則死亦何畏哉雖爲苛法以死懼之民亦將抵冒而終莫能化也若使民常畏死是致民得其性而知生之樂故重犯法也有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又孰敢爲哉常有司殺者

殺是謂有德司契也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無德司徹也民常不畏死而以死懼之豈不謂代大匠斲耶斲物之大匠者造物之主也造物之主者天道無爲也逆天制物

者有爲也希有不自傷者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

是賢於貴生也

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聖人之治省刑罰薄稅斂知天之天然後民可得而保也食稅之多以其賦重而不知薄稅斂以養之故民之所以饑上之有爲以其政煩而不知省刑罰以安之故民之所以難治凡人之情興於富庶然後有恒心還於淳樸然後無他欲至於饑而難治則不安其分量而欲利之愈勤是以於生太厚而動之死地者有之故人之所以輕死也唯

得道之人寸田内守而和氣自降形精不虧而天守自全若是者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是賢於貴生也異於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骨弱筋柔其死也筋骨堅強草

木之生也甲脆枝柔其死也枝葉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理之然也兵強則不勝與木強之理共矣堅強死之徒故居下柔弱生之徒故處上亦天地之道所宜然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

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也
天之道以中爲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其
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不使之有餘故有餘
者損下者舉之不使之不足故不足者補
蓋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强盛益衰弱人
之道則一切反此損不足以奉有餘能以
有餘之道奉天下者唯天道爲然聖人體
道者也故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未嘗以所
長而自見於人故常無損此聖人之所以
能天

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能攻堅強之物物莫能勝者以其有常而無以易之也故幾於道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何哉以其益生以其心使氣故

失柔弱之道也夫柔弱有常而無以易之者其唯天地之道乎唯地之道受國之垢而不自化乃化化者也是謂社稷主此之謂柔之勝剛者歟唯天之道受國之不祥而不自生乃生生者也是謂天下王此之謂弱之勝強者歟夫正言若反者受國之垢與不祥也以正言之若反者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陽爲德無爲也陰爲怨有爲也世之人勇動於敢爲故有怨加以知慧仁義以和大怨怨愈多矣夫若是者安可以爲善且知慧外通仁義多責故勇動多怨是以聖人

執天之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嘗予於人而不取也故不責於人何怨之有上德無爲而報怨以德故曰有德司契下德有爲而以和大怨故曰無德司徹天之道是謂上德者無親無疎唯善人無爲者常

與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九隅八區寓以小國況至德之世地不加闢民不加聚能使一國若一家一家若一身蓋我好靜而民自正雖有智者創於前

巧者述於後民亦無機心之累故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於是時也民皆樂生安土自守其國是重死而不遠徙也以不遠徙也故無川途之險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大信不約何假書契乃復結繩而用之故力田而甘其食躬桑而美其服懷土而安其居存生而樂其俗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往來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信言者希言也其出口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者貌言也其於人也輕諾必寡信故不信天道不言而常善應故善者不辯和大怨者安可以爲善故辯者不善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則將以反說約也故

知者不博以博溺心則聞見愈多不如其約也故博者不知夫不美也不辯也不博也所謂在已無居者也聖人之道在已無居則運而無所積故聖人無積以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聖人無積故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天下皆往資焉而不匱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夫聖人之道即天之道是已惟天之道利而不害故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且天以美利利天下何害之有聖人出爲於無爲亦非亂

天之經逆物之情也又復何爭焉此德經也而言終及於此者以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不明於天斯不通於聖故混元以此終焉

道德真經全解卷下終

道德真經次解卷上

述夫事有萬端義歸一揆鼎分三教理出百家皆體古而存今盡遣邪而歸正莫不明標輪貫互說端倪欲使是者是而非者非白者白而黑者黑其那淳風雖散天道猶同衆聖肩隨羣賢角立孔子有言不順之誚丘明有事不輒之誡轉治轉繁益整益亂所以禮尚大順易貴隨時天既無言人從何欲洎乎造化之內品物之中雖任自然各循本性匹夫所能聖人其有不識匹夫所爲聖人其有不

解況復玄元妙旨大道精微豈可輕言妄稱得理先者經過遂州見龍興觀石碑上鐫道德二經細而覽之與今本又別字多差錯全無注解亦無篇題事既異同義皆向背舊云爲而不恃此云爲而恃舊云不尚賢此云不上賢舊云不敢爲此云不敢不爲舊云跋者不立此云喘者不久舊云田甚蕪此云田甚苗舊云多言此云多聞舊云無私此云無尸舊云不釋此云不泃舊云不克此云不剋舊云小鮮此云小腥略叙一十條不可徧舉其

於義類自有區分後學前賢各懷所見覩斯遺闕寧無補云不度荒虛隨文解釋分爲二卷名曰次解不繼他人之作自成一家之文孰是孰非世多鑒裁聊示同好希毋忽焉謹序

道德真經次解卷上

無名氏著

道經

此本與舊本雖不同自有義理細而義論別有旨趣將來君子勿妄移改商較也

道可道非常道

道之一字分爲三等上道字屬無爲無名之大道中道字

是有形可名之道下分三等上名字是未有名之道名字謂常行應用之道道可呼之名下名字謂常行應用之名名可名非常名亦爲天地始初也有名萬物母當天地未分時爲無名之始及其清濁既分清爲天濁爲地天覆地載萬物盡在其間如母之養子母猶大道也常無欲觀其徼萬物之在世也聖人觀其要妙本從道生復從道滅徼猶盡也妙猶生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有欲無欲同出於道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既有同可謂玄矣其中皆有妙用爲之又玄世間萬物並屬於此妙門而出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萬物從妙門出後故有五色瞎目五音聾耳五味爽口爲美矣殊不知五色盲目五音聾耳五味爛腸斯爲惡矣皆

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人善解施設上至軍國下及黔黎皆能巧立機權日生萬變成功立事應用無方矣殊不知機權先起於心應變全勞於已功未成而身已殂事未立而名已喪爲不善矣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去聲先後相隨無中生有有中生無有難必有易有長必有短有高必有下有音必有聲有先必有後相生相成形勢傾奪唱和隨逐世之六者苟不相捨下文云聖人以無爲治故免於斯是以聖人治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先也爲而恃恃憑於道也興而不處夫唯不處是以不去聖人以無爲而治天下不煩言教萬物自然萬物興而不與爭先所行倚恃於道成功立事不處其中若夫不處其功不去

不上賢使人不爭不居賢能之上故人不與爭位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不積聚難得之寶故人無可盜竊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情欲不起心神不亂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虛心適道實腹修德弱志順物強骨安身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不爲也常使世人盡知無爲無欲三用七

爲無爲則無不治若以無爲治世天下無不治也

道沖而用之又不盈淵似萬物宗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似常存道之性沖虛用之又不盈滿根本深遠與萬物同宗聖人稟之天下莫及也所以挫銳如愚解忿如鈍和光共位同塵

渾俗故得湛然常存於世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聖人與大道差肩故不爲人子大道在天地前生聖人亦在天地前生故稱象帝之先象帝天地也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奉天地合道德之生成不以仁施物謂百姓與萬物各有自然之性也芻草狗畜天地間其猶橐籥橐囊也籥管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聞數窮不如守忠橐籥天地受氣愈出謂行道也多聞惑正見不如守忠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養也玄屬鼻主生爲天也牝屬口主死爲地也鼻納清氣口吐濁氣使聰綿不絕恬淡養神外不入內不出即終身無勤勞之事唯聖賢能修世人罕

有能行之者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天地體道而生任萬物自生故能長久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尸也土故能成其尸聖人後身先人外身守道不爲萬物主故萬物賴其爲主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惡故幾近於道水性體道形質柔弱臨高就下隨方順圓衆惡皆歸含容一切不與物爭爲萬物利故近道居善地隨地形高下心善淵水心空虛如道不實與善仁水性有仁行善利濟萬物言善信應物如響政善治洗濯一切不淨事善能青黃赤白益從所須動善時順時而動不失

其宜夫唯不爭故無尤（如此不與物爭故無過尤）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度也）而銳之不可長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名成功遂身退天之道（執持有爲縱得盈滿不如其止揣度世事得其儻銳未是身寶堆金積玉得滿堂屋不可長守倚恃富貴但恣驕倨必招殃咎是以聖人成功立事順天道而退之道盈虛晦明不定）

問七

載營魄抱一（道也）能無離（神曰魂形曰魄身如一日夕經營使其魂魄不離其身）專氣致柔能嬰兒（專守元氣使其柔弱如嬰兒有分別）滌除玄覽（要妙）能無疵（洗滌要妙使無疵病）愛人治國而無知（當委大道不使見知）明白四達

四

而無爲通達四方使莫無爲天門開闔而爲雌天門者長養之門也常守雌不爲雄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聖人生長其身畜養其身伐其身可謂玄妙之德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造器皿具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說無中生有也假令造車一乘有輪有輻有轂當其未成車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譬如埏埴是造器皿之具當其未成器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又比屋室當其未成門戶窓牖之時心中亦有此用也有形之後便成利濟無形已前可爲妙用也

五色令人目盲青黃赤白黑若觀外色失其正色是盲五音令人耳聾宮商角徵羽若聽他聲失其正聲是聾五味令人口爽酸苦甜鹹辛若虢其味失其於恬淡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捕逐物命放蕩神情令人顛狂生貪欲心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金銀珍寶好之者妨人正行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爲腹修內爲目修外故去彼修外而取此修內

寵辱榮賤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失意寵增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寵辱相依得失俱驚是謂寵辱若驚何爲貴大患若身五行相尅四大相侵故爲大患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患（不有其身不恃功名故無大患）故貴以身於天下者可託天下愛以身於天下者可寄天下（寵從辱起患自身生聖人寵至不喜辱來不懼故無大患貴身無患者可寄天下辱之此是人君寄託天下與聖賢共治也）視之不見名曰夷（平也）聽之不聞名曰希（遠也）博取之不得名曰微（妙也）此三者不可致詰（問也）故混而爲一（道也）其上不皦（明白）其下不忽蠅蠅（爲不絕）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無狀之狀無物之像是謂忽怳（物色）迎之不見其首（初也）隨之不見其後（終也）執古之道（常行之道）以御今之有（今時之事）

能知古始溫故是謂道紀大道不可目視耳聽博取窮詰故混一以求之在上位不皦白在下位不疑忽其義不絕復歸於道謂之無物是形狀之狀物色之像忽有忽無乃詭忽怳道無初終故迎隨不見往執古來常行之道可御今之有爲能知自古始終是謂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爲士者修道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有所畏懼猶若畏四鄰儼若容常行敬禮渙若冰將泮泮散混若樸曠若谷谷能廣大沌若濁濁濫也濁以靜之徐清濫中得理安以動之徐生身安後萬物生保此道者不欲盈若見此道故無盈滿夫唯不欲盈能弊復成古來善修道之人有玄妙

深邃之事遁跡藏名世人不識强作容貌以
混時俗如冬涉川有所恐懼如居處畏鄰里
如客有禮如冰結而散純質如樸曠蕩如谷
常如濁濫於濁濫處能清於安靜處能生又
不盈滿常處弊
闇能守處其道

致虛極至大道域守靜篤厚也萬物並作興也吾以觀
其復萬物所歸日復夫物云云各有所生各歸其根歸根
曰靜修道至虛極之處乃見萬物或生或滅 問七
又見萬物云云盡有根本所歸還歸於 六
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不變易也知常曰明不知
常妄作凶認得其道乃知分命謂明見其道
也若不知常於分上妄有作爲是
凶言越分
而行也知常容容能公公能生能
天有長養恩天能道體道而行道能久無生無滅
沒身不殆

既知其常能容世上一切好惡曰公至公無私能生萬物如天與道同德知此者終身不見危殆也

太上居高太上之謂太上下知知物類情有之故有其道其次親之能順萬物譽之善其所生其次畏之畏有生滅侮之輕侮萬物不得其道信不足有不信其猶貴言成功遂事百姓謂我自然聖人觀萬物紛亂常存信貴言成功立事百姓不知其所由謂是自然之道矣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大道之行也無平陂無詐偽無親疎無忠孝大道之廢也有仁義仁義出於不平有智慧智慧因於偽立信有孝慈孝慈偽無敬恭

有忠臣言主失其治道也

絕聖棄知人利百倍聖人立法化人智者設計興利有法則有罪有利則有害絕仁棄義人復孝慈仁能濟物義可立事濟有不濟事有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作機權利美天下賊從姦生盜因利誘此三者言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言三者不足爲文法

故令有所屬別立教使其各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素去華也抱樸純質也少私去己寡欲無憂也使人屬此四者

絕學無憂學有所不足絕之守道則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美之與惡相去何若唯諾不相離美惡不相捨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謂生死二途未見之時不得不畏

荒其未央大道

無有中央四方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熙熙和樂也大牢事宴之屬春臺有所觀瞻我魄未兆若嬰兒之未孩魄首也無所歸如嬰兒未有分別歸依也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有爲常有餘剩聖人虛寂如遺棄物我愚人之心純純如愚人無所見聞俗人昭昭明也我獨若昏俗人事明聖人守闇俗人孜孜若不及聖人悶悶常無事忽若晦寂無所止如處中夜無所止取衆人皆有以用也我獨頑以鄙衆人舉止皆有作用聖人守撲如頑鄙夫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衆人有恃殷之心聖人如子求食於母言不自作爲也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大德之人能圓容一切謂從於道也道之

爲物唯恍唯惚中有物恍惚中有像道無形質忽有忽無於有之間能生物像窈冥中有精其中有信窈冥道也有其真精求之必應不失信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覽也終末也甫善也吾何以知終甫之然哉以此從古至今不拋此法用閱諸善聖人知諸善自然從此而生也

曲則全枉屈也則正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曲已則事全枉身則表正窪淺則盈溢故弊則自新少求則得多多求則惑亂所以抱一爲法式也不自是故彰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不自是則別有能不自見則更見遠不自伐則善立功不自矜則道理長夫唯

不爭故莫能與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而歸之曲已從物物莫能爭古行此道豈是虛言事成之後全歸聖人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道本無言常貴自然飄風驟雨也不終一日天地尚不能用風雨行權世人爭以言教立事猛風也不終一朝驟雨暴雨也不終一日天地尚不能用風雨行權世人爭以言教立事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隨從其道者得其道隨從其德者得其德隨從其失者失其道但存其信物無不信謂不重言也

喘者不久跨者不行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

饒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餽行物有惡之故有道不處喘謂失道也跨執道也失道者不久執道者不行也言自見自是自饒自矜之人如有殘喫食如負餽而行其有道者皆惡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爲天下母道本虛寂無有伴黨不以晦明改節周行天下而無危殆

朕育萬物如母養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往也逝曰遠物不及也遠曰返歸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道生在天地之前行在天地之後求之則不見形用之則有應故強立名爲大大求不得爲逝逝求不得爲遠遠求不得爲返返謂却歸於道道與天地并王皆稱其大而王還守其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地生萬物故人法之天養萬物故地法之道生天地故號自然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輕佻爲枝葉重厚爲根本躁撓爲民安靜爲君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謂抱道懷德如有輜重也雖有榮觀臺榭燕處宮室超然如何萬乘之主國君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道也躁則失君君若不重則失其道

閇七

九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適無有蹤迹所在皆到無有言教所在皆行善計不用籌算世有不策之事籌算不到非道莫知也善閉無關楗不可開善結無繩約不可解有關楗繩約者

躁撓則失其位也

必可開解以其道關結者不可開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是謂襲承也明以善救不善人總令歸善聖人不唯救人亦善救物此是承襲昭明之理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教不善人故教行道故有資益於善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世有不爲人師者是不愛資益也雖有其智是大迷惑也此謂要妙以教人救物爲要妙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蹊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強雌弱也守弱如蹊衆流則德不離身使懦弱似嬰兒也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法也常德不貸與也復歸於無

極知其潔白守其闇昧是法式也又不將潔白貸與人令其同欲自欲歸於至極之理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榮自辱生榮失歸辱不如守辱辱如谷受天下之惡爲德足合於質樸也樸散爲器聖人用爲官長是以大制無割成器之後便爲樸散有大制者不宰割天下言官長從樸而能理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甘不得已止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作也爲故敗之執持也者失之天下萬物有盛衰陵谷有遷變四時如流奇器能神不可止也其有竊神器逆天物強欲爲治者是返道敗德也夫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接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夫物行善則惡

隨行惡則善隨冷者要噓熱者願吹強者恃壯弱者授贏未有可接早有所隨是以去甚惡極也去奢惡華也去泰惡驕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兵用討不庭以道治天下者四海自賓不假用於強兵其事自歸於人主之德還猶歸也師之所處荊棘生興兵之後在處傷殘田園荒廢故生荊棘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善爲治者果敢於道故不敢強果而勿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謂之非道早已

閏七

十

無㤰

果敢不自恣也不矜已不恃功也果而勿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得已則是其道也不於強壯果敢於不得已則是其道也不於強壯果敢謂不涉於道言非道者事不可也

夫佳善也好也兵者不祥吉也之器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處善好用兵者謂之不吉萬物皆惡是有道不同兵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主治右主權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以道爲器失道用兵恬淡爲上故不美恬淡無爲征伐也有戰爭則於國不爲美事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夫樂之者則不可得意於天下若美用兵是樂戰爭樂戰爭是樂殺人樂殺人必失天下之人意也吉事尚左喪禮尚右戎喪軍禮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國君居中故有左右左屬陽主治右屬陰主殺偏將佐邦統右將主權變古者以禮樂征伐雖興兵常懷惻愍之心及其勝也哀愍爲謂之喪禮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本無名字樸又微小人有守之者不被天下臣服言不能使有道德之人也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國君富有天下若能守無名之大道萬物盡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天行甘澤在處皆徧非人力所均言道能普也始制有名新造成器萬物也名亦既有成器也夫亦

將知止萬物休也知止不殆不見危殆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萬物始因道而生生而復滅不有其生則不危殆如川谷下流以智知人不往而不返有所歸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若自知用智以力勝人不損心自知明道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若自勝自勝者強於勝人知足者富世財無限己身有限苟或知足便是富有強行

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強行上件之事有志於道不失其由可以長久人死之後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德不亡可謂壽矣大道汜其可左右大道汜溢無有涯際不可立其左右萬物恃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依被萬物不爲主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萬物雖持大道而生名立功成不知名屬於大道萬物依大道不恃其主故名於小萬物終賴大道爲主故名其大也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體道不有其名故成可大之名執大象大道也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五音也與餌飲餌也過客止不久住也道出言淡無味視

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聖人執大道往安泰安泰之後皆重歡樂飲餚樂極則哀禮煩則亂又以道約之歡樂似遊客所止不久便過不如守淡靜撫味之道即用不可盡也既猶盡也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先以道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以道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先以道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以道與之是謂微明此爲返掌之道能用此者事無不從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示人柔弱是水剛強是魚魚不可離於水也利器爲柔弱治國可以示人柔弱欲行理道用柔弱爲利器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化而欲作吾將鎮定也之以無名之樸無名
樸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自正大道本無
不爲王侯將有爲化萬物萬物被化之後復
示以浮樸令人無爲無爲則無欲無欲則安
靜王侯以安靜治則
天下自然歸於正道

道德真經次解卷上

道經異同字

第一至第二

故有無相生　有無相生萬物作而不辭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萬物作而不爲始而
恃　夫唯不居　夫唯不處

第三

不尚賢　不上賢　使夫知者不敢不爲也
使夫知者不敢不爲也

第四

或似不盈　又不盈　解其紛　解其忿
湛兮似或存　湛似常存

第五

多言數窮　多聞數窮　守中　守忠

第六

是謂天地根　天地根

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長久　能長且久

能長久　故能長生　故能長久

第八至第九

長保　長寶　功成名遂　名成功遂

第十

句下各有乎字　此本並無乎字

天門在明白上　此本明白在天門上

第十一至第十三

爲吾有身　爲我有身

第十四

搏之　博之　繩繩　繩繩　無物之象

是謂惚恍　無物之像

第十五

若客　若容　將釋　將汋　敦兮其若

樸　混若樸　曠兮其若谷　曠若谷渾

兮其若濁　沌若濁　孰能濁以靜之徐

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濁以靜之

徐清　安以動之徐生　故能弊不新成

能弊復成

第十六

芸芸　云云　公乃王思乃天　公能生生能天

第十七

猶其貴言　其猶貴言

第十八至第二十

荒兮其未央哉　莽其未央　太牢大牢　我獨怕兮其未兆　我魄未兆　乘乘兮若無所歸　魁無所歸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我愚人之心純純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若晦寂無所止　我獨異於人　我欲異於人　求食於母　而貴食母

第二十一

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物恍兮惚其中有像窈冥中有精其中有信

第二十二

枉則直　枉則正　多則惑　多則或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　豈虛語

第二十三

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從事而道者道得之同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

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　喘者不久　自伐無功

自饒無功　餘食贅行　餘食餕行

第二十五

王亦大　王大

第二十六

夫何萬乘之主　如何萬乘之主

閒七　卜五

輕則失臣　輕則失本

第二十七

雖知大迷　雖智大迷

第二十八

天下谿　天下蹊　常德不忒　常德不

貸

第二十九

爲者敗之　爲故敗之　或煦或吹

或噓或吹　或載或墮　或接或隳

第三十

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荆棘生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謂之非道非道早

已

第三十一

貴左　貴佐　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

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恬惔爲上故不美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夫樂之者不可得意於天下

凶事尚右　喪事尚右　偏將軍處左　偏將軍居左

第三十二

侯王　王侯

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　大道汜　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功成不名有依被萬物

不爲主

第三十五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道出言淡無味

第三十六至第三十七

侯王　王侯

右不同者六十九處

同七

十六

道經異同字終

道德真經次解卷下

道德真經次解卷下

無名氏著

德經

述夫道者萬物之始也無形無名萬物之母也有象德生於道道成於德至德至道一也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聖人居道德之先故無死世人在道德之後故有死有生得之者無取失之者莫尋在無德無取之中謂之得道於有作有用之際謂之得德矧乎其有全不知道德浮泛生死流浪性命者不可勝紀故老子說道經焉德經焉

上德不德是以用也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之人不恃其德故有其德下德之人常執其德故無其德上德無為

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德無爲無事可爲下德有爲有所作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仁合德亦無可爲上義制斷以有可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上禮有求故無以應之攘臂者時謂展手取物也禮爲執行五常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失自然而後有德業失德業有仁行失仁行有義路失義路有禮儀存禮儀則薄於忠信而失自然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世之爲紊亂之首也愚人只見其前不顧其後只慕其始不保其終譬之果木但愛其華葉不取其結實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處其重厚不居浮薄取其結實不愛華葉故去彼取此去彼取此之實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謂正道以清清靜也地得一以寧安寧也神得一以靈通靈也谷得一以盈盈滿也萬物得一以生生長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

政政化也其致之謂專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毀裂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發泄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虛歇也谷無以盈將恐竭空竭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滅絕也王侯無以貴高將恐蹶顛蹙也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貴因賤顯貴高因下顯高是以侯王

自謂孤寡不穀車轂也謂衆輻所湊此其以賤爲本耶非故致數譽無譽孤單寡少也王侯德及天下故數其美譽非欲受其美譽也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玉少而貴石多而賤有德者不求貴而求賤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動靜合道柔弱用道萬物因有而生却歸於無也 門八 二

上士聞道勤能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上士稟清氣而生聞道勤行中士稟和氣而生聞道如存若亡下士稟濁氣而生全不知道道與俗反故有可笑

建言有之初立言時明道若昧道明之後闇昧進道

若退遁跡隱名爲進其道夷平也道若類大道平正有如類物上德
若俗德雖居上不離凡俗大白若辱潔白之人常如受辱廣德若
不足德廣無邊故常不足建德若偷立德之人如偷盜物畏人知也質
真若渝真正之人常似渝濫大方無隅四方闊遠難定疆隅大器
晚成造大器物者不可以率成大音希聲至大者莫若若於雷不可以長吼
大象無形大象天地也無有定形道隱無名道不可以名字呼也
夫唯道善貸且成唯道貸與人精氣使各遂其生成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爲名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道生一氣一氣生二儀二儀生三才三才生萬物萬物負荷其陰常抱其陽用沖氣和上下最孤寡比王公損益之道人之常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以強梁者爲鑒戒欲使人常守柔弱之道矣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柔弱勝剛強也無有

入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無間是無間隔之處將無爲之道入得無間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少有人得之希猶少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名疎身親不可損身而逐名身少貨多不可喪身而求貨得有得病失有失病有愛有費有藏有亡欲要長久知足守分不見危殆矣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故也大滿若沖其用不窮圓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能爲天下政道德成滿之後以虧缺沖和爲稱則其用無故弊窮匱所以直似屈巧如拙辯由訥躁熱皆煩撓之名寒靜則無事之境爲正理之本也

天下有道却去戎馬也走馬亦戎馬也以糞事田園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事田園無道則戎馬徧於郊野言好甲兵也事田園勸農也事甲兵害物也罪莫大於可欲禍

莫大於不知足咎莫甚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可欲之罪求遂志也殃咎及身若不知足是好貪欲也故知足凡事皆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天下之道一也戶內與天下無二也但修其內自知其外天道與人道合但修其身天道必應何假遠行窺牖也故聖人不以出門求不以見聞取不以言論得自然而成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無所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爲博學日有所益爲道日有所損謂損情欲也使

至於無爲無事之際則天下之心無難取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百姓有欲聖人無爲以無爲之心從有欲之心隨其性矣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善者善解祇對不善者亦善解祇對爲得其善道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爲得其信理也

問八

四

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恢之聖人慄慄孜孜與百姓混同其心百姓注目望恩聖人皆恢恤之

出生入死修道則出生斂欲則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

以其生生之厚人之在世生死是常縱死十分之中三分有其生路縱生十分之中三分是其死路爲其求生之厚不免有死有生故動則犯其死地蓋聞善攝養也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害人者兕有角虎有爪兵有刃兕無所駐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其故以其無死地陸行知晨夕入軍識進退能養生善避害故無死地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賴道生德畜形立身成故尊道而貴德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道德自然非因爵賞而稱尊貴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謂道能生畜長育成熟覆養之後不宰其生爲之玄妙也
天下有始也道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萬物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却守其道沒身不殆
萬物從道而生故爲其母母須知其子子須知其母子母守爲不失其道故身無危殆
閉八
塞其兌目也閉其門口也終身不勤開其門濟其事終身不救守道者口不貪言論目不觀好惡達之者事無窮救身受勤勞
見小曰明明見其微守柔曰强用其光道也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凡事從小至大守柔自强動用歸道莫失其常故無身殃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使我善知也善也然有知行於大道所畏者施行不有其大道易行道難也得俗爲知道易行道難也大道甚夷其人好徑大道如平路人不好行盡往邪徑朝甚除日有除民爲民玩僕爲宅舍之屬田甚苗倉甚虛田疇雖有苗稼其那倉庫空虛言費用多服文綵衣美服飾謂好弓劒也帶利劒好劒也厭飲食厭飽也財貨有餘積聚寶貨多金玉也是謂盜跨非道也盜竊不服跨是者非道德也哉如此所好興盜賊無殊跨

善建立也不拔善建立事者不可抽拔善抱不脫善抱道者不可脫落子孫祭祀不輟有道德者子子孫孫世世不絕祭祀修之於家其德能真正無邪修之於家其德有餘德業有餘

修之於鄉其德能長爲事長遂修之於國其德能豐萬物豐足修之於天下其德能普德澤普徧故以身觀身修則吉身修則凶以家觀家修家則理不修則亂以鄉觀鄉修鄉則和不修則爭以國觀國修國則政不修則亡以天下觀天下修天下則混同不修則潰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聖人用此道可以觀天下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傷也攫鳥猛獸不搏厚含容道德之者常如赤子無心於物故爲獸見之不爲傷害搏猶害也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柔弱雖柔弱而能熟持堅固爲元氣在也未知玄牝之合而朘精氣結實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

嗄聲嗄和之至玄牝夫婦之道也其未知之為嗄嗄和則正精常存號而不嗌言和氣至也知和曰常益生曰詳審度精氣心使氣曰強不使則柱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能知和氣常存用心審度使資益於身為強明又長守柔弱壯則非道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疎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貴不可得賤故為天下貴知道者不言為守道也不知道者常以言語欲行其道也知道者塞兌閉門挫銳解忿和光同塵所以無有親疎利害貴賤與道同於玄德故得天下貴之不知道者反此

以政之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
知天下之然以此政可以治國奇可以用兵
用兵將奇謀異策驅入死
地不可示以衰誠治國欲安治民莫示以奇
詐先除已之患難然後可以拓土開疆聖人
知此二者爲政治之然也天下多忌諱而人彌貧忌多叛亂故立
其制諱不從所
欲故行其刑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以利
害爲器
用是國家政
治之昏亂人多知巧奇物滋起人足奇巧多異物以
惑衆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賊盜數起畏
法令而爲之故聖人
云我無爲而人自化不肅而成我無事而人自富
各從
所欲我好靜而人自政不設法以臨入我無欲而人
自樸不立名教無人委知

其政悶悶其人淳淳其政察察其人缺缺為政悶悶其人淳靜為政苛切其人殘缺禍福之所倚特也福禍之所伏藏也孰知其極人倚有禍修福助之不知福生却有禍至其無政失其治也政為奇善復為訞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為奇詐善事復為訞妖亂人迷惑久固於斯聖人方圓而不割廉慎而不穢濁正直而不申肆韜光而不晶燿也

治人事天莫若式法也夫唯式是以早伏早伏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莫知其極能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母猶道也可

以久長深根固蒂深植其根蒂無標落長生久視之道治人情事天時莫若守法式故得萬物早歸伏歸伏之後爲重積德積德充滿莫知物之窮極能知窮極可以治國然後爲母深根固蒂爲善保國家可大可久也治大國若烹小腥小腥雜類也以道涖臨也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聖人在上禽魚遂性而況於國乎以道涖天下者時氣雍和澤厲不作故鬼不能爲神也萬物皆有其神爲神則傷人唯正神不傷人聖人體道亦不傷人故交歸於德大國者下流天下之郊牝牝雌也爲剛大國如川源下流衆物皆歸天下混一常以靜雌守靜也勝牡牡雄也爲柔

四方爲郊常以柔勝剛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欲畜小欲事故大者宜爲下大國以禮小國小國以禮大國大國欲畜人小國入事人雖兩有所求大者宜下取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不保深奧者莫過於道善人所爲珍寶不善人不解所保持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善能取與人之不善奚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天子治三公三公治百職百職治萬民故無棄人雖有拱璧以四馬駿馬不如坐進此道道與四馬璧皆能行

修道者身不往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爲天下貴古者云不須日行大道濟利一切但無罪僥便爲貴也

爲無爲無作用也事無事不勞役也味無味守淡泊也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大之與小多之與少盡以德服之必無怨惡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微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凡事先易後難從小至大則難事易爲大事易作夫輕諾必寡信先輕雅諾後必無應多易必多難容易施爲終難成立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歷試諸難後成功德

其安易持安靜則易保持其未兆易謀未有形兆則易謀度其

毳易破當纖毳時物微小則易破除其微易散物微小則易爲分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治亂於未亂之前爲事於未成之際豫備不虞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起於足下從微至著以小成大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人之從事常於幾微也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世人執著有欲動則乖違聖人常事無爲不見衰盛世人又不能敬始愼終纔擬施爲早已敗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欲於不欲學於不學不重貨財不貪名位如此則備見衆人之過乃輔成

萬物以至於自然此聖人之旨也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將以娛之悅樂也人之難治以其知故謂有分別也以智治國國之賊害也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富有其事知此兩者以智不以智也亦爲楷式定法也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治本也德深遠與物反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爲治者非要人明好惡有分別只欲使其娛樂無識無知如有所知故爲難治智慧生姦詐深爲賊害之端玄德用楷式時情盡遣歸於大順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江海下流之百谷歸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

言下之謂存恤也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行濟度也是以處上其人不重責也處前而人不害損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在位有接下奉上之心處前有先人後己之德衆無厭倦常日樂推誰能與爭天下皆以我大不笑夫唯大故似不笑若笑久其小天下以道至大故不可笑校謂其大故不笑若人笑校得久有也其小矣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慈儉不先爲三寶至人如珍寶執持夫慈故能勇慈爲救物故勇儉故能廣儉能節用故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爲先能謙故得爲長今捨其慈且勇

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今勇而不慈廣而不儉先而不後爲取死之道也）夫慈以陳（軍陣也）則正以守（守城邑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陣以慈則不殺守以慈則不害應天順人自有救衛）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存治道也）善戰者不怒（不尚煞也）善勝敵者不爭（能陣無戰）善用人者爲下（兩軍相交禮在其間）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武以定難善治國者無難故不尚武也若事不獲已而用兵戈不怒其寇不與敵爭以禮下人務取其勝將德配天是古之極法也）

用兵有言（古人有言）吾不敢求爲主（爲禍首之）而爲客

言不獲已不敢進寸而退尺無侵吞之意也是謂行無行有令無行有兵無用仍無敵以法行軍攘無臂有收取無用執無兵有兵無用仍無敵以法行軍禍莫大於輕敵輕敵也輕敵幾亡吾寶何敵之有故抗拒也兵相加若哀者勝善戰雖無敵可當若輕敵自已兵也必喪自已夫兩兵相加柔者勝強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無私也無難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深奧也言有宗事有君出言爲事存君臣夫唯無知是以莫我知世有所不知聖人亦不能知之知我者希則道者貴知道者希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聲衣爲被褐抱道爲懷玉

知不知上得其道也不知知病強去知解聖人不病無所思慮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病於所知故得無病
人不畏威則大威至出入慎慮必無大過無狹其所居無容慈悖常存止取無厭其所生生期有限何可逼迫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乃可長生故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不求見聞自知也不愛榮華自貴也去彼取此去彼亡生取此得道
勇於敢則殺決去便往勇於不敢則活審度事宜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人不知天道貴無欲惡利害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不言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天道

常健所以自勝自應自來自謀萬物
雖衆以道網羅擬往何之故無踈失
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入世少有全身遠害者多恣貪
叨不畏刑法是不懼死也若使人常不畏死而爲奇者吾
試得而殺之若人不畏死世有奇者焉得取次而殺之孰敢誰敢殺識死之人也有司殺者殺主刑憲者夫代司殺者是代大
匠斲夫大匠斲希不傷其手雖大斲秉法之人
岡八
十一
匠少有傷其手或失之輕或失之重
人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賦斂重也人之
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酷法臨人人之輕死
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重滋味積珠金夫唯無以

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求生之厚者死求生之薄者生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神魂在則柔弱其散也堅強萬物
草木之生也柔脆微生曰脆其死也枯槁氣存則柔弱其絶也槁枯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
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拆兵務和衷木要中材故強大居
下柔弱處上校梢處上根株在下兵士在前主軍在後
天之道其由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天貴和順弓尚調均大小無偏
高下有等以此治世謂之太平人道不然奉強過弱將少就多謂就權要孰能有

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分上所有將濟不足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不處斯不貴賢聖人推功讓祿德及賢良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莫之能先其無以易之水能淬鐵不可易也故柔勝剛弱勝强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陰能消陽柔能勝强天下少有知者少有行者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國之難難諸侯當之天下多難唯王治之是謂爲政之道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先有怨惡後能平治未足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有德者凡事與人符契不責於人無德者常欲使人合轍

故有怨讎輮猶跡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疎常與善人合德）

小國寡人有什伯之器（才智之人）而不用（不任用也）使人重死而不徙（小國無用大道治國之臣而任有才智之士使嚴立法制禁戢人民使人員死而遠適他國聖人欲行大道不用才智使人重死而不去也徙猶移）

周八

十二

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勞運動）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有戰爭）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却使還淳）甘其食美其服（不飢不寒）安其居樂其俗（家給人足無有徭役）隣國相望（四境不侵）雞狗之聲相聞（隣里相近）使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使人一世自足至死不相借貸）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直露情誠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不必采訪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不假繁豔聖人不積悠盡也既以爲人已愈勝也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無積聚聖人爲人人爲聖人聖人與人人與聖人所以轉多轉有也天道有利而不害聖人有德而不爭也

道德真經次解卷下

德經異同字

第一至第二

非乎　非　故致數輿無輿　故致數譽無譽

第三至第四

勤而行之　勤能行　大笑之　大咲之

道若類　道若類　若谷　若俗

第五

民之所惡　人之所惡　王公以爲稱

王公以爲名

第六
吾是以知　是以知
第七至第八
大盈　大滿　天下正　天下政
第九
莫大於欲得　莫甚於欲得
第十至第十二
德善　得善　孩之　恢之
第十三
投其角　駐其角　措其爪　錯其爪

第十四
孰成之　孰成之
第十五至第十六
田甚蕪　田甚苗
第十七至第十八
毒蟲　毒虫　猛獸不據　攫鳥不搏
鷹鳥猛獸不搏　不道　非道　曰祥
曰詳
第十九
其紛　其忿

第二十

以政治國　以政之國　而民自正

而人自政

第二十一

其民淳淳　其人蠢蠢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閏八十四）

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其無政

政爲奇善復爲訞

第二十二

莫若嗇　莫若式　夫唯嗇　夫唯式

則無不克　則無不充

第二十三

烹小鮮　厚小腥

第二十四

牝牝　牝　以靜爲下　此本無一句

取大國　聚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第二十五

不善人之所保　不善之所不保

何棄之有　奚棄之有　駟馬　四馬

以免耶　以免

第二十六

必作於細　必作於小

第二十七

其脆易破　其毳易破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復衆人之所過　備衆人之所過

第二十八

將以愚之　將以娛之　亦楷式　亦爲楷式

第二十九

不爭　無爭

第三十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以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天下皆以我大不笑夫唯大故不笑若笑久其小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以戰則勝　以陳則止

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二

吾不敢爲主　吾不敢求爲主

輕敵　侮敵

第三十三

披褐　被褐

第三十四

夫唯病病　是以不病　又本無此兩句

第三十五

民不畏威　人不畏威　是以聖人

故聖人

第三十六

繟然而善謀　不言而善謀

第三十七

常畏死　常不畏死　匠斲　匠斲

第三十八

民之飢　人之飢　以其求生之厚

以其生生之厚

第三十九

生也柔脆　其生也柔毳　則共　則拱

第四十

以奉有餘　奉有餘　其不欲見賢

斯不貴賢

第四十一

莫之能勝　莫之能先　是以聖人

又本無此一句

第四十二

司徹　司轍

第四十三

寡民使有什伯之器　寡人有什伯之器

無所陳之　無所陣之

第四十四

又本知者不博在善不辯　既以與人已

愈有　既以爲人已愈有
右不同者七十處

德經異同字　凡八
終

德貞經章句訓頌卷上

談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章句訓頌序

太上老君道大而德宏守約而施博藏大用於無用之地寓無不爲於無爲之中超乎太極之先而不爲古行乎三極之後而不爲今得其高明者曰天得其博厚者曰地日月得之以代明四時得之以錯行山川得之以流峙洪者纖者高者下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各得其一而爲萬物靈於物者爲人舉不能出乎範圍曲成之外吾求其故而不得強名曰道非聖人無以有此道非經無以載此道

是故道難聞因經而後聞道難見因經而後見誦是經者倘有得於無為之緒則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安民可以措天下於太平雖然此特其粗耳南華經云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非耶若夫性根命蒂交攝互融妙有眞空微言顯說險語稜層則孤峯絶岸至味澹泊則元酒大羹其澄涵則鏡裏之花其窈窕則水中之月可以默契而不可以言悟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跡求自非別具隻眼與老君相見於寥廓惚恍間者未易影響

其萬一也吾祖正一眞君兩承神馭下降西蜀親授至道發五千文言外之旨無餘蘊矣家世守之蓋千數百載嗣成藐焉傳嗣累奉德音以遵行太上老君經教爲祝釐第一義是以每於三元開壇傳籙告祝之餘必即此經敷暢之使在壇弟子及慕道而來者如魚飲水各滿其量然四方萬里人人提耳而誨之日亦不足矣爲老君弟子而不知老君之道猶終日飽食而不識五穀終夜秉燭而不識火也不惟自負其身豈不深負

聖朝崇尚經教之意哉以是不自揆輒繹其義以為章句非敢自謂得老君之旨然使吾門弟子與夫尊德樂道之士得而玩之倘有悟入則金丹不在他求而至道吾所固有功成行滿法身不壞亦券內事耳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凡我同志可不勉旃至治壬戌夏五月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張嗣成再拜稽首謹序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上

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張嗣成訓頌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何形象強名之說得分明說又非無有有無相造化只於理氣究眞機　咦未悟非無非有若爲常道常名從渠自感自

胎成這箇了無形影

道者何理與氣耳因於無者理著於有者氣有此理道所以名有此氣道所以形理常於無而神故自然性氣常於有而空故自然而命天地萬物無能違者譬諸路焉造於此必由於此故有理必有氣有氣必有形形則為天地萬物所謂可道之謂也理之所以為理氣之所以為氣又可名之名也理之可得而名哉是則非無非有有有不可得而易所謂常道常名者也天地之始以理言萬物之母以氣言常無欲則寂然不動所以觀未發之理常有欲則感而遂通所以觀方發之氣同出異名又玄衆妙皆理氣二者相為無有有無耳曰妙曰徼曰門又所以示學者進脩之地於是究之則萬有芸芸亦孰離理氣性命也

談一

三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小異從來宮大同更無對待是虛空當春物物皆生意那去尋他造化功咦到此全無可說教吾何處安名偶逢堯舜話昇平秖是夢中光景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聖人之治何如使無生其心耳人皆遊乎其天我則何有乎已咦饑時喫飯困時眠天下本來無一事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一無何所窒凡有悉歸藏觸來勿與競事
過心清涼無處逃明月世界大茫茫悠然
認得我我即是虛皇咦可笑幾年看影子

談一　四

只今水鏡一齊忘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萬有自用舍芻狗祭則用祭已則舍所以用舍者時適然耳非人有好惡之心容其中吾冥容吾心譬如一呼吸自與風相尋妙當空洞際氣感何其神毋勞嚼碎舌吾斯體吾眞咦相與者忘惟其仁之至故能不以為仁故能相忘所過者化萬語千言何者非假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恠恠奇奇理氣形自虛而實互相生元來

天地一物耳妙應無窮是我靈咦此是生身處此是朝元路伏雌化作木雞土釜何勞封固谷言虛空虛空則神理也玄牝有生生之理焉所因也謂之門有關闔之義陰陽具焉有陰陽所以有天地萬物是則形矣夫其未形本乎虛空故其用以能無窮也

談一　天長地久章第七　五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如何逃始終獨能長久奪元工能知

性命人人壽莫道神仙非至公噫知性存
神知命順忘無心之私乃為至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處柔能勝至剛自然之用妙無方碧潭
照見元來面不待滄溟看渺茫到得滄
溟更妙清寧萬象虛涵天下同沾兩露華
池一點長甘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滿傾剛折少前知代禪元來有四時明月清風眞受用乃知堯舜得其遺唾天心戒盈溢人道貴謙虛妙得天人一無慚圯上書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四大假合托乎靈明順以保之冲然無營
內視何有天下自寧出入之機審動與靜
衆眩其聰我則若瞑不有其功不望其聖
體用自然斯眞性命喫眞性命只在斯不
可窺不可違鬼鬼合而爲人抱一者守此
性也所謂致柔玄覽無爲無
雖無知不有不恃不宰皆所以
言抱一之道本乎自然者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青天何蕩蕩萬象無不容頑然一塊土有井便泉通咦莫言二物大乃在虛空內更於何處著虛空元來不出吾身外無空也車空能載器空能盛室空能居此言天地之空用推而大之也又言不出吾身外者心也斂而小之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有形爲我累而況目耳口虛心與實腹所以明去取咦此是人人入道途欽華就實

著工夫何時飽飯渾無事內外俱忘彼此殊

（談一七）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

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寵爲辱之先貴乃患之大視之何用驚此身亦爲外可與知者道所以自貴愛天下一遽廬寄託或有在咦此言有身患之的天下於吾又何益若爲身在已忘吾許予風颸從浙瀝近而求之吾身貴矣身外若不足係焉即身求之吾與身固爲二而身乃吾病矣許予能忘天下於風颸動心焉是猶未能忘身也其視吾喪我之忘身也其視吾喪我之南郭子綦又何如哉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不聞乃眞聞不見乃眞見不用執柴頭不次火自現無始便無終今古歸一串從渠千萬變只是本來面咦識本來面提正法

綱分明便是虛皇稽首十方皈嚮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若客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

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惟其有諸內所以形諸外外內何容心所以無不解惟其靜以待所以動與對優哉

有不有所以常常在噢常在不在不在不
壞不色不空不奇不恠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
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曰無障礙不通風葉落林空歲歲同虛靜
當年曾說破氣歸元海壽無窮噢惟氣性
徹吾惟靜知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太上一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風日和霜雪多人心喜懼時節過懷哉誰

談一　九

家老擊壤去之千載猶聞歌咲惟堯舜禹氣象少異盛衰相因天地如此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無三皇無五帝三王不興五伯不起也無
聲史與商辛此時好觀天地始咦更於天
地始妙觀未始前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
傳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
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
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渾沌本來無七竅倏忽殷勤為渠鑿誰知
愛棗妻還生妻殺元氣天不覺咦二有析

一小有妨大惟其有心斯為心害氣則專
運元則無對收視返聽惟吾所在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
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
未兆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
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
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
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

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大道相忘一之勿二譬如嬰兒惟事乎乳偃然泛乎曷有於彼桑其長也萬擾迭起外內得喪斯學累矣夫惟絶學吾復何累妙哉妙哉復天地始咦為學喪真真已喪返真須向學中求人前說夢休全信莫枉癡人白了頭

談一 十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

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惟無有空惟空有神惟神有炁惟炁有精空炁相入實有不物靜以攬之妙變汩汩咦上藥三品神炁精從无而有自然成世間萬物皆如此不信神仙浪得名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

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
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能有誠誠則全誠之所至無不然儒家
者流誰說異向來問禮已千年咦無極太
極無名有名惟誠與一無有之真曲全枉
直窪盈弊新少得多惑自然相因闇然日
章的然日亡損之斯益謙尊而光此乎歸
哉議則牝糠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

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至自然皆有實譬諸天地得其常非常非實非長久萬得同歸一理藏咦非言不言其索窮已非假不變飄風驟雨斯同其同孰異於異化哉誠乎無往不至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言本非道言不時則不信不信則不誠不誠則不常矣飄風驟雨天地之變

變固不能久
埋勢然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務高者不知足之揚躁進者不知步之閼有其有者不化跡其跡者長物咦夫道損又損無我將何求唐虞等餘食天地一贅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有不物妙哉混成內外天地化化生生
求之不得強名而名孰能反之人物之靈
靈其自然毋執以形咦欲望崑崙頂上頭
層層樓上架高樓眼前自有崑崙在指向
傍人得見不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至哉坤元重靜而已非重行馳非靜觀睡

行以非行處以不處以御天下不過法地

咦春來柳絮擅飛揚只道東風作主張去去更無歸著處枉教天地大茫茫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之師不善人
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
謂要妙

無所容其刀則無以窺其隙有所施其德
則有以同其得兼取乎人者無所偏自矜
於己者有所惑咦元造非著相聖人亦何
心春和花鵲鵲海納水深深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吾身妙於嬰兒天地妙於無極道體妙於大樸觀其妙知其徼剛而能柔明而不燿貴而自卑斯執其要咦太樸散天地器執其要用天地道本無體強謂之大樸大樸又果何如哉散而求之天地

萬物之始匡有見其才始之妙是謂無極
歙而求之吾身之生猶有存乎未生之妙
是謂嬰兒嬰兒有形之妙無極無形之妙
然則大樸之妙在於有無之間而無無
而有所以為道乎人為物靈體道知道行
道係焉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
知而行之方也不離不忒乃足皆曰常德
者道體而德用也知此則造化吾握中物
耳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
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

無爲而爲所以收無得之得無心而心所以御無跡之跡天地尚不知吾之裁成則又孰知其爲帝力咦執天之行玩物之化自然而然智力皆假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大德曰生止戈爲武一念之非傷天地炁
咲作善降之百祥上帝臨汝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
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
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
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
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備而不用者全師征而無戰者上勝易其位者非吾所崇悲其功者示之深警唳金籙九眞三示戒慈悲不殺是眞符憑君莫說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談一　十五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微而能尊者理感而必應者忽散而有名
者形執而不復者器咦出乎器復乎虛廓
乎萬有之一初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守者久死而
不亡者壽
自知自勝有深功篤實剛純守此中九竅
百骸皆幻妄無今無古是真空咦明乎靜
安乎定必有其性不聽於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惟其無所係故無以窺其爲無以窺其爲故物不可違乃知已大而物小惟不自大者能之咦天地萬物惟形是礙大不可小小不可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
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妙象無象妙樂無聲妙餌無味妙用無能
自歸自止自生自成咦吹龍笛擊鼉鼓紫
駝之峯出翠釜萬蟻千蠅輳時聚若何淨
洗三生塵贈汝長流一杯水

談一 十六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對待相因理之必至全吾之用柔之而已魚忘於淵民忘於利忘而不忘所以爲治咦人居理氣間譬如魚在水不自知其然出入有生死因之以順理柔之以守氣至寶存諸中·天地一終始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

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自然而然者天之行齋而不齋者物之情

執其行得其情而返之於無形之形寂兮

寞兮無臭無聲亦孰使夫天清而地寧咦

觀水還知道用微微波已靜又風吹不妨

小立待其定自有人人照見時 十七

校一

成不居不爲主不爲先曰柔曰靜曰嶽曰

自然曰損又損是皆一經本旨所以爲求

道之方也五千言文意本相連貫河上公

分爲八十一章其旨固自有所在然於中

出乎強勉分析不斷者亦可見讀

者因其析以求其全則自悟入矣

道德眞經章句訓頌卷上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下

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張嗣成訓頌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皇道誌帝德失王霸雜仁義禮智相繼出萬語千言文勝質陽致長生陰致物死石成金丹似橘五行顛倒元烝滴方士紜紜皆技術咲自從開闢以來盡閱棚前傀儡

談二

銕他愈出愈奇一解不如一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貞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
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硌硌如
石

天之運以能強地之載以能息神以變而
無方谷以虛而受益萬物之雜遝以自然
侯王之勢御以自抑純然以順二之則逆
石不可玉玉不可石可石可玉是謂全德

咦空忝相搏怪怪奇千形萬象出無涯自
然之用各自用妙處誰知一貫之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說二

有靜此有動有動有體此有用有無相循環譬
如覺後夢咦無則神神則性空則忝忝則
命互相體用相動靜孰脫死生離感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者見之從而明昧者見之從而昧人之習識自有殊道之體用無不在不自賢其賢不爲天下專不自有其有不爲天下首惟其推有以及無故能生天地之大邁天地之久咦道本虛无合自然信疑俱未得

其全莫隨識習分人品且可相忘未笑前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太極名兩儀形三才成品物行卑其稱虛其盈所以全其生咦靈者以神生者以炁虛而順之可侔天地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矣

天地內外忽盤薄金石以凝以銷爍了無形跡與縫鑄物自生成不知覺咦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默而識之妙合自然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失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可以長久

名高毀至貨殖盜謀一得一失循環無休惟氣血肉壞不可復悲哉營營胡不內燭咦有身俱是患身外復何求識得無形寶無身更自由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天道地道人道妙用一以謙虛寒暑自然

來往滔兮萬有歸無咦生天成地內外此
忝大哉用乎能空而已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戰馬賤於糞壤耕牛到處農歌衣食家家
自給慎毋好大貪多咦人欲之萌由不知
止不幸而得禍有可畏究西一馬白骨萬
里輪臺之詔何嗟及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

環足跡窮目力事物茫茫轉無極一時靜定自然靈洞見毫毛了胷臆魂治亂興衰陰陽變化斂之一身無有違者順氣養神潛神養眞眞成道合萬古長春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無為而無不為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真學自然不問不辯非損無益惟益能損損之不已人欲盡矣天下之善皆吾樂取咦學道勞心已是魔學仙學法更如何誰知真學元無事學得真時事轉多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惴惴為天下

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不執於此者道之從無分於彼者德之容

民吾同胞物吾與盡使其心歸赤子噫人

物無拘含容一致萬物生生誠哉天地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

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

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

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生死常理不離乎數十有三分自生自死過於求生反入死地又有其三死數六矣生三死六合而九具不死不生惟一而已一爲坤元一爲乾始以全吾神以斂吾炁神炁空无一而不二物我俱亡何傷何累咦一二相依不少離隨之生死數難違不於炁外觀天地夢裏誰知說夢非天地人物內外皆不離乎氣氣聚則成形氣順斯能生所謂養生亦順其氣而已養生之道以其厚自奉養乃有以傷其氣而致死矣吉凶晦吝生乎動動之效四吉僅一焉故知道者愼乎動明乎靜靜則定定則久久則復復則知所謂一而爲不死不生之旋矣是蓋

神氣空無之妙生死兩忘出入無間外物於我奚有加焉明乎靜知其所以靜而靜之也非若數息呆坐頑然以為空者使其頑然以空則又安能外氣以觀天地哉然陽氣虛陰氣塞陰常盛陽常抑事之成常難事之敗常易晴明之日常少冥晦之日常多於三生六死槩可見矣是非其本然皆人事有以致之天地萬物之氣於吾身未始一息不相通養生者可不慎動

談二

六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无形而尊以出萬有者道无名而貴以育衆生者德千形萬狀巨細雜遝者物往古來今屈伸消長者勢尊其尊貴其貴無所不施無所不被而不自知其所以是謂之至理噫道生德畜亦何心妙處元無跡可尋更好兩忘尊與貴任他兎礫與黃金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天地之先父母之前有始未始是謂一元
爲父而母造化出焉知出而復斯神之全

神全不雜明光相一外想不入內言不出
皎然見之青天白日不造不化奚有乎物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用知藏知變知常
仙則鼎湖治則陶唐噫其粃糠死而不亡
咦此是朝元第一方頂心直上見虛皇闥

旗祭纛皆成枝捉虎撟龍枉發狂此修錬頓悟直造者與第五十九章積功累行者雖然入門為異雖然及其成功一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執夫事而必於用舍夫正而趨於邪治其末而失其本厚其身而肥其家是皆自盜其所有乃不知惜而仍夸咦渡海駕橋終

費力好花無實謾逢春莫將捷出矜才竊
盜取吾家無價珍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
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
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
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
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
此

創業難艱守成不易宗廟饗之一世萬世

身修家齊德效之始鄉國天下推之而已
修眞存神修仙養氣小而蛇魚大而天地
一視同然孰外乎此咦免殺烏烹死不還
寶珠深蟄海無瀾若何識得靈通破好向
魚龍化處觀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五畫純陽未六時乾元獨用一嬰兒无形可見何傷害有祖深潛要執持和在精中寧待始常而明處本非離自然妙得長生理火候抽添莫強為咦陽德爲乾五生皆天陰存二四自然而然赤子之用精氣之全自無死地物何傷焉陰存不感陽健彌堅性不聽命何千萬年此修鍊存陽神之方也自天一生水至五生土乾五畫純陽之用六則地成一陰形矣存而不用外之也然合而言之六數為陰析而言之則又為一數陽復於是終而始也二四為陽中之陰用而不用者

也始則一陰在下離則二陰居中故深
之精和之至常而明者皆純乾獨用之
所謂神光一點自照終始細入毫毛
大超天地炯然長存洞知洞視者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
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
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談二

九

予綦隱几回也如愚迦葉微笑異途同歸
無人我想親疎何殊無貪懼想利害何施
無榮辱想貴賤何拘默識直悟希夷而微

是謂良貴斯天之徒咦收斂神光寂似無
衆人皆醉啜其醪簡中識得无同妙活捉
神龍任汝騎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
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
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
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
自樸

垂衣裳而民自化者治之正舞干羽而苗
目格者兵之奇取天下於無事者存乎揖
讓致天下於多事者惟其自私啖萬古萬
萬古君民同一機欲存皆是事靜後便无
為正失為刑罰奇流入詐欺何人天地外

觀月夜中時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
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民風有渾漓政化有寬急禍福非無端人心自難必汩汩千萬變如夢不可執至人攬元烝保抱蠢始蟄以有藏於無妙用常

不失洞然幻化外見此未始一咦禍福無非自己為見乎四體有先知細將人事參天理認取純誠欲動時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推吾身以外及者治人之方斂吾心以內守者事天之則因其實而為虛不盡用之謂嗇由是而復本由是而積德以能無能而能以極无極之極故有國者治人之施而有母者事天而得既得其母子不待索性根命蒂灌溉凝植環二烝以為絲化萬有而莫測固將觀天地之終窮而逍遥乎

無方之域咦此是朝元第二方蓬萊不在海中央伏雌莫爲寅風動胎蚌還分夜月光（修眞學道則一而入門有不同此則審動靜之機明感應之理守之以待自然而然所謂積功累行而滿三千者是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談二　十一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若烹小鮮者求水火之宜以調陰陽也其鬼不神者用以陰柔而隱夫陽也其神不

傷人者陽亦未嘗不用而能不顯其剛也聖人亦不傷者參賛裁成以保合太和也咦獨陽不成獨陰不生生成萬物陰陽合凝用剛則折柔久是能剛内以守柔外以行事天法地人所以靈裁成妙合天地清寧返之一已萬有包并示以槁死存吾剛明綿綿不亡朝乎太清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
天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以大事小者仁也以小事大者智焉仁者
樂天而能普智者畏天而能全普則天下
效其地全則一國安其天合大小以同得
斯謙下之自然咦川河汩汩幾時休海大
如天凝不流看得靜中元自動陰陽交處
互相柔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
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
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
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為天下貴

以無形而藏萬物者謂之奧知其所貴而 十二
有之者謂之寶藉之以生而不知者謂之
保故有不善而後見其善有不美而後見
其美有不尊而後見其尊是皆相因以為
用又奚去取之足論崇之以位聘之以禮

夫惟賢者之是資曷若反求於自己復衆
妙而取之在一念之更耳咦道何可說亦
何為執使三公坐論之九萬里天同看月
妙哉善惡未分時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
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
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
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有心非心著相非相自然而然無怨德想
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惟幾惟損執其要矣
駟馬莫追一言之許愼之克有終始
咦日出事即生舌存味相覓大小與難易
汨汨交出入天地有不定孰是無事号咯
然吾喪我何者眞得失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見天下之幾而後有以成天下之務知天下之微而後有以消天下之變得失有可決於幾之先智力有不能於微之顯是故愼終而如始彼舍而此取者所以輔相時行物生之造而順夫自然之理耳咦索裘

莫待雪霜寒木鑽猶能透石磐事向無心
還自得畫蛇添足便多端

古之善爲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
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
順

智流則假愚近乎眞假其自賊推以賊人
眞則返樸民化以淳于是取則天下歸仁

咦秦以智愚黔首不知黔首愚秦識得眞
愚髣髴君其問諸漢文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
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談二 十四

自甲莫如海天下之水趨之自損莫如聖
人天下之民歸之水趨之則有以盡地利

民歸之則有以得天時故早者尊之資而
損者益之基是皆藏有於其無亦孰知其
所以爲哉咦謙尊損益道之餘觀海當知
造化機試看銀河在天上尾閭元有逆流
時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
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
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
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大無象有則小矣夫惟三寶之下以治
慈以民生儉以民富不敢為先守常安事
惟守惟安所以長器廣則相資勇則趨義

捨此取彼戒哉以死推而復之長生久視 十五
天道無親惟善是與咦三寶人共有有之
在乎人非慈曷守氣非儉曷嗇精擾擾為
之先曷以存吾神神存精氣合繹繹勿或
情勿戰亦勿守自然成吾眞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不武者以保其身戰不怒者以平其氣勝不爭者其功能全下於人者其善樂取合天德以同歸蓋古人之極致喫保身平氣兩惟艱更信全功取善難水火相和龍虎伏人天合處即金丹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仍無敵攘無臂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不主而爲客者妙在乎應以退爲進者惟守諸已行無行者不動其心仍無敵者因之於彼卑一割以要功賊匹夫之疾視悻然者自喪其慈惻然者有勝之理一咦八十一章三論兵知兵妙處有長生乾坤萬物皆同體勝敗元來只兩平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易知易行者吾之言莫知莫行者所謂道

夫惟道故有宗而有君譬諸玉則可貴而可寶咦萬有芸芸皆是道道行何著不由之人人自有懷中玉妙在無言與不知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

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之為不知者自謙不知為知之者自昧
能病自昧之為病是則知害而不害夫惟
生知之謂聖復何病乎不知而乃病衆人
之病者此其所以為聖聖而愚愚乎咦有
若無實若虛儒之格言未得謂得未證謂
證釋之戒示合二者以歸之亦奚分乎其
同異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君慈民愛愛則不畏不畏之愛大威斯寄容之如天安其居矣養之如地樂其生矣上下不厭感應一理知不自見愛不自貴

以晦為能以謙為美去彼非道惟此道取治人修真無往不至咦內養剛陽外順之自然心廣體安舒於中認得真知愛信有長年住世書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暴其氣者死之機持其志者生之理夫何二者之必然而有或害而或利蓋不求天之變者如彼又孰知天之常者如此故消滴以之石穿淵默以之雷厲寒暑以之自然智慮以之不滯蕩蕩乎奄萬有而無朐雖一毫之微不能外矣咦惡盈惡殺無非

道入死入生皆是機提取大綱歸掌握任
他常變總無違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
而為奇者吾將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
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
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人未知愛生常若不畏死使其生以樂安
有死不畏司殺無非天有罪斯殺矣所謂
代司殺殺之以私意譬如代匠斲傷手乃

必至傷人即自傷天道有還理咦起心傷
處已傷心及至傷人并及身身外子孫猶
不免一回念後便歸仁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貴生

賦斂重萬腹空智術用萬息動嗜欲無窮
厚吾奉入死求生不知痛何如清靜兩相

忘飽飯機無民自重咦嗜欲之生如晝忽
暝萬累雜遝日與心競去之何方以省以
定清靜之道斯其要領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
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
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強
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者氣之溫和堅強者氣之肅殺溫和
則陽之虛肅殺則陰之塞虛則所以存鬼

神塞則所以復體鬼孰知夫死生之非徒而邁乎造化之不測咦陰體柔弱用剛強陽體剛強用柔弱五行顛倒小技耳萬物死生歸掌握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天道何如以弓爲喻取其既張不欠必弛高者必抑下者必舉有餘必損不足必補以弓推之事物一理人胡不天而乃反此孰知其然是則是取惟聖不聖所以聖矣咦天道如弓有弛張循環二忝爲誰忙若爲認得中間鵠萬有和弓一併忘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處專言德貴常常能柔弱勝剛強納汚自下方成海成海工夫在久長喫水以柔勝人孰不知莫能行者不能常之積善納廣不已而持德成道合天地皆歸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不可生亦不可和和和無窮兩仍其禍

生怨在彼責報在此執契之譬有責報理可責不責惟德是取有德執德是謂司契徹者轍也循環之義喻以司徹怨怨不已天道無親惟善是與善不責報天斯報矣咦萬有俱無萬慮澄怨何所在德何名人

談二十

人皆善從何與太古青山只麼青 徹亦作轍漢書結徹于道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

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因夫無用之用而以自適其適道並行而不悖物並育而各得常相忘者其心不相往者其跡邈哉聖人之懷已矣百里之國咫道本无爲俗本淳山川民物古猶今青牛一去无消息誰識當年用世心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言美則華言信則朴辯者有爭善者無惡貨一則知務多則博聖人無積虛以主之

爲人愈有造物之機與人愈多淵泉之時不害之利不爭之爲惟天惟人一而不二萬事以宜萬物以備大哉道乎以終始咦非言非道道非言辯博誰知妙不傳人法者天天法道道何所法自然然

道德眞經章句訓頌卷下

道德會元卷上

談三

竊謂伏羲畫易剖露先天老子著書全彰道德此二者其諸經之祖乎今之學者未造其理何哉蓋由不得其傳耳予素不通書因廣參遍訪獲遇至人點開心易得造義經之妙於是釋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髓授諸門人惟老子道德經未能究竟一日有傳濟庵者携紫清眞人道德寶章示予觀其注脚頗合符節其中略有未盡處予欲饒舌熟思之未敢後有二三子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先以

正經參對多有異同或多一字或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訛舛互有得失往往不同予嘆曰正經尚爾況注解乎或問其故曰始者抄寫人差誤爾或開板有失黜對或前人解不通處妄有增加以訛傳訛支離錯雜故也

談三

曰孰爲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寶章頗通曰何故曰與上下文理血脉貫通者爲正曰諸家解義如何曰所見不同各執一端耳曰請問其詳曰蓋由私意揣度非自己胷中流出故不能廣而推之也得之於治道者執

於治道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得之於兵機者執於兵機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或言理而不言事者或言事而不言理者至於權變智謀旁蹊曲徑遂墮於偏枯皆失聖人之本意也殊不知聖人作經之意立極於天地之先運化於陰陽之表至於覆載之間一事一理無有不備安可執一端而言之哉予逐饒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逐一指出舉似諸子衆皆曰然自後請益者屢至不容緘默遂將正經逐句下添箇注

脚釋經之義以證願神養氣之要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以明究本窮源之序又於各章後作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至於修齊治平紀綱法度百姓日用之間平常履踐之道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中又作正辭

究理二說冠之經首明正言辭究竟義理以破經中異同之惑目之曰道德會元俾諸後學窓探熟味隨其所解而入庶不墮於偏枯會至道以歸元也惟是言辭鄙俚無非直解經義未敢自以為是然較之諸本其庶幾焉

與我同志其鑒諸時至元庚寅孟夏旦日都梁參學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序

道德會元序例

正辭

予參諸家經本惟河上丈人本為正河上丈人本亦有三樣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句白本其三本中惟河上丈人

章句白本理長今從之遂將諸本差訛表而出之以正辭理外有大同小異二百餘言不欲枚舉此略言大槩以釋學者之疑

第二章有無相生已下六句各加一之字者非也第三章是以聖人虛其心或云聖人治或云治之治或云之治也非第十一章挍一能無離已下六句加一字非十三章寵為上辱為下或云寵為下辱為上或云寵辱談三不合經義三十六章豫兮若冬涉川或云與兮或以兮下六句三句無兮者非也十七章其次畏之或云畏之其次侮之忽兮若晦或云若海非侮之者非二十章淡乎其若海非而貴食母食於母非三十章或云兒貴求少一多三字或二字三十一章或以愛養為勝而不美或云美或不美也非三十四章或以愛養為衣被者非故

六章柔弱勝剛強分作二句非三十九章數車無車或云數譽譽者非四十九章德善德信下或加矣字者非五十二章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或云既知其母復知其子二句皆非五十五章益生不祥或云日生或云日生皆非也六十六章差數句七十一章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知不知上或云知尚不知不知矣非七十七章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中加不足二字者非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或云莫柔弱於水非也八十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或云令器或云不用也皆非也

究理

參究諸本解義與聖人義理不相合者表而出之其中異同訛謬頗多不欲盡舉學

者致思焉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或以常無點作一句或云无欲者常存有欲者亡身若有欲者果亡身何必曰同謂之玄乎亡身為玄可乎予謂无欲者无心作為自然也有欲者有心運用工夫也无為則能見无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為則能見有名之徼全其命也有與无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有无交入性命雙全也記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无欲觀妙之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有欲觀徼之義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即玄之又玄之義也所謂欲者欲之不欲之謂不尚賢或云不求賢士者或云不用賢者皆非果人之不用賢則此經不足徵也決無是理玄牝之門或指口鼻為玄牝之門者非也或云鼻者或云耳者或云念頭起處者或云竅者或云竅者陰陽者又有數說稍通亦不合經義載營魄

皆不通殊不知鬼好
運動載之者御之也三十輻或云一月三十
日之數者或云
火候者皆非也殊不知或謂聖智
聖人本意不在三十上絶聖棄智或云絶學
棄之非也予謂聖人之不
不以聖智見用於民絶學无憂或云絶學為
常人之學而學人之學非也
學者絶世之學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諸家解不通或云尚權者非
也太上尚不通或云尚權禮者亂之首或
尚賢安得尚權禮者亂之首或便

談三

謂禮不足道吾獨不然誠能
自禮而進於仁義亦幾於道數車无車諸家解不
通予謂數車之名件无一名車
者喻我之一身无一名我者也生之徒十有
三死或云十分中有三分生者十分中有三分
或者或云七情六欲者似是而非或云四
關九竅更非也或以一月之盈虧比
之火候猶非也解見正經本文下无狹其
所居前人解不通又有反解者或云神无方
或廣大者皆非也或云无厭其所生

四

无厭於道者正是妄說豈不聞結句云去彼取此予謂无狹其所居尚廣大貪婪也无厭其所生不畏大威貪生无厭人自不知自見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云去彼取此

有德司契无德司徹或謂徹者通也上古聖人一徹萬融无所不通民无德而稱焉此言只好隔壁聽與經義了无干涉予謂契者信約也叶韻作挈徹通徹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无德者司其徹詳見正經本文下達者致思之此經文

辭多叶韻朴叶扑闢音軋叶察察拔音跋叶脫字作音做入聲叶復似此之類極多各音本文下讀是經者切不可執泥字義

道德會元卷上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

道○道之可以道者非眞常之道始於無始名於無名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設若可道道甚麼既不可道何以見道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如何即是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須索向二六時中與居服食處田頭轉腦處

談三

勘這箇巍巍地活撥撥地不與諸緣作對底是箇甚麼校勘來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處忽然摸著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這箇元是自家有的自歷劫以來不曾變易所謂

五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道行住坐卧不離這箇況覆載之間頭頭物物都是這箇亘古亘今只是這箇至於日用平常動靜作息只是這箇一切有形皆有敗壞性有這箇常在天地虛空亦有敗壞只有這箇不壞只這箇鐵眼銅睛覷不破爲甚

覿不破不傷他不曾覿面相逢縱饒覿面相逢也是蹉過且道蹉向甚麼處去不得亂走畢竟作麼會清庵向這裏分明舉似人承當倘遇知音剔起眉毛薦取只是欠人江頭新雨過令朝依舊遠山青。頌曰至道之極虛無寂無象無形無名無質視之不見搏之不得聽之不聞覓無蹤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生育天地長養萬物運化無窮隱無顯莫測此經中知不可識識太上老子舌一頭分明露出多言數窮不如默休更疑惑。便是

德德之一字亦是強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執持凡有施設積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麼不修習不用功死灰槁木待德之自來終身無德也這箇德字愈求愈遠愈執愈失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只這兩句多少分明只是欠人承當若是箇信得及的便把從前學解見知聲聞緣覺一切撇倒向平常履踐處把箇捐

字來受用損之又損損來損去損到損不得處自然玄德昭著方信無為之有益經云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矣遠矣會麽 哦不離當處常湛然貢則知君不可見。須曰河沙妙德總在心則不可施為何勞脩積愈探愈深愈執愈失放下頭頭頭掀翻物物後已先人守雌抱一純一不雜其德乃實脩齊治平皆從此出妙用難量是謂玄德

經之一字亦是強名始者聖人為見世人隨情逐幻嗜慾迷眞中心業識之擾攘靈地無明之熾盛是以天眞喪失橫夭傷殘不能復其本元於是用方便力開善誘門接引羣迷使歸正道故著書設教強名口經經者却經也衆所通行之大路也雖然是經者却不可泥在語言三昧上亦不可離了此經向外尋求須是向自己分上著意把這五千餘言細細咀嚼點點畫畫不要放過忽然嚼得一句半句透這一部經都在自己方信這開

口不在舌頭上到這裏打開自己寶藏把出自己經來橫拈倒用不惟這一部經至於三十六部尊經一大藏教典從頭徹尾轉一遍只消一喝都竟還委悉麼平地起風波清天霹靂霹靂諦聽諦聽。頌曰此一卷經妙用難評人人本具物物圓成堂堂鳶直坦坦寬平歷劫不變亘古無更頭頭應用處處通津未曾舉起已自分明不是我家眞的子誰敢向裏頭行

道○可道非常道開口即錯名喚做甚麼可名非常名喚作一物即不中無名道也天地之始先乎覆載有名強名曰道萬物之母生生不息故常无欲以觀其妙無心運化常有欲以觀其徼徼音叫有意操持。此兩者於不見中見不見於見中同出而異名一體用一源同謂之玄體用一源玄之

又玄形神俱妙衆妙之門百千法門皆從此出

右一章虛无自然眞常之道本无可道可道之道非眞常之道元始祖炁化生諸天隨時應變之道也道本无名可名之名非眞常之名天地運化長養萬物著於形迹之名也虛心無爲則能見無名之妙有心運用則能見有名之徼妙即神也徼即形也知徼而不知妙則不備徼妙兩全形神俱妙是謂玄之又玄三十六部尊經皆從此出是謂衆妙之門且道此經從甚麼處出咄頌曰崑崙山頂上元始黍珠中又毋所生口終不爲君通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惡烏路切。美是惡之因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是不善之由故有無相生有生無易以豉切。難有生無難易相成事易易事難長短相形

長則短短則長高下相傾纔有高便有下聲音相和有聲音便有和前後相隨前後隨前是以聖人忘其美惡處無爲之事忘其有無行不言之教忘其難易萬物作而不辭忘其形迹生而不有忘其情功成不居忘我夫惟不居忘其所自是以不去去上聲。一切忘盡眞一常存

右二章美之與惡善與不善如影隨形自然相待至於有無難易互相倚伏自有美便有惡有善便有不善是以聖人不辭不有不恃不居彼此兩忘有無不立是以常存而不去也此一章發明首章體道之義使學者知同出異名之理離此用而即此用不墮於偏枯也。頌曰人有美惡我無彼此一切掀翻衆泡歸水目前指出千般有我道其中一也無

不尚賢（絶聖棄智）使民不爭（忘我）不貴難得之貨（絶巧棄利）使民不爲盜（忘物）不見可欲（轉物應機）使心不亂（忘情）是以聖人虛其心（全性）實其腹（全命）弱其志（全神）強其骨（全形）常使民無知無欲（空諸所有）使夫知者不敢爲（夫音扶後同知音智）也（識法者忍）爲無爲（寂然不動）則無不治（治音持感而遂通）

右三章（不尚賢接上章處無爲之事也謂不矜自已之賢能則民淳不貴奇貨則民富不見可欲則心定聖人治乎天下必以修身爲本虛心實腹一節皆修之要虛心而後志弱志弱而後无知无知故能忘我此不尚賢也實腹而後骨強骨強而後無欲無欲故能忘物此不貴難得之貨也二理相須以了全性命矣）頌曰

實腹眞常在虛心道自存
不勞施寸刃談笑定乾坤

道沖而用之太虛同體或不盈不自滿淵乎似萬物之宗不自見挫其銳不露鋒鋩解其紛不隨世變和其光不自明同其塵不自是湛兮似若存常應常靜吾不知誰之子上無所從象帝之先唯道為尊

右四章上云為無為故次之以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謂不自滿也不自滿者必受益挫銳解紛虛中忘我之謂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超虛無之外也○頌曰不識誰之子焉知象帝先為君明說破太極未分前

天地不仁無為以萬物為芻狗芻飼愈切○愛養萬物不為主聖人不仁傚天而不為主天地以百姓為芻狗萬民歸之

之間虛中其猶橐籥乎虛用無心動而愈出應變無窮多言數窮數所各切說不得不如守中虛中而已

右五章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聖人愛民治國亦復如是修身養命亦復如是結上章道冲而用之之義也頌曰無底謂之橐三孔謂之籥中間一竅子無人摸得著模得著為君吹出無聲樂

談三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是謂玄牝牝婢忍切一陰一陽玄牝之門一闔一闢是謂天地根生天生地綿綿若存無休無息用之不勤應用不窮

右六章谷神不死虛靈不昧也接上章守中之義也虛靈不昧神變無方陰陽不測一闔一闢往來不息莫知其極動靜不忒不勞功力生生化化而無窮頌

曰閶闔應乾坤斯為玄牝門
自從無出入三界獨稱尊

天地長久無休無息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無為以其不自生無心故能長久不遷不變是以聖人倣天後其身而身先忘我外其身而身存忘形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其無我故能成我

右七章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生不息聖人不自聖故與天地合德接上章用之不勤之義也。須曰道本至虛至虛無始透得此虛太虛同體太溯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上善若水以柔處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逐圓處衆人之所惡能容納穢惡故幾於道幾乎聲。合道居善

地利物心善淵容物與善仁生物言善信應物政善治治平聲成化物事善能成物動善時順物夫惟不爭故無尤物我如一

右八章接上章後已先人所謂水者取柔和謙卑處下之義利物無爭故無尤。頌曰無爭神寂靜自足氣和平放下這點子黃河幾度清

議三

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音以。天道虧盈而益謙揣而銳之不可常保揣楚委切。地道變盈而流謙金玉滿堂莫知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謙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遺去聲咎上聲收拾歸來天之道天地合德人道惡盈而好謙功成名遂身退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接上章上善若水之義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勸

謙之義。頃曰急走不離影回來墮塹坑只今當脚住陸地變平沉若解轉身此子力潛藏飛躍總由心

載營魄不得亂走抱一能無離離平聲。二物混成如毋勞嬰兒純一不雜反朴還淳滌除玄覽能無疵不見不聞塵淨鑑明愛民治國能無爲治音持。不動不搖道泰時清天門開闔能爲雌出有入無不伐不矜明白四達能無知默聰屏智和光同塵生之畜之畜。幽入聲。斡旋四德長養羣情生而不有功成行滿忘其所自隱迹潛形爲而不恃默默昏昏長而不宰長上聲。任天更餘地一聲。退有脫體全眞是謂玄德道隆德備

右十章載營魄猶車載物之喻魄好運動好馳騁好剛銳故曰營魄魄屬陰

陰感則害陽情感則役性能制伏者抱一無離致柔無疵無為為難無知使陰鬼不能肆其情至於鬼伏陰消則神靈性寂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忘其所自不用拘束自然不動如獲寶滿載而歸故曰載營魄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營魄之義接上章功成身退而續下章三十輻共一轂有車之用也○須曰事向無心得無心也太難悟之來彈指頃迷

三十輻共一轂猶萬法同一心當其無數車無車之用輻成車之用埏埴以為器埏和土作器當其無數器無器有器之用水土假合成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戶牖通達成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以有無利無之以為用以無用有

右十一章以輻輳轂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輳轂何以名車法不歸心無以通神轂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虛其中神所以通變故虛為實利實為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即上章載營魄之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轂輻兩忘車復無車也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座室並同此義○頌曰鐵壁千重銀山萬座撥轉機輪驀直透過要知山下路但問去來人

談三

十

五色令人目盲眼被色眩五音令人耳聾耳被聲惑五味令人口爽口被味瞞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為情使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行去聲意為物轉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為去聲不出外境○內境不入故去彼取此去呂切收返視聽

右十二章上章發明虛用其用則不為聲色眩故次以五色令人目盲色聲味物皆是根塵一切世人皆受盜惟有道者不受他瞞視聽言動非禮勿為則六賊化為六神通也故去彼取此。頌曰見色神無定聞聲喪太和掀翻無一事赤手造瀰羅

寵辱若驚寵是辱先貴大患若身貴為患始何謂寵辱若驚諦聽下文寵為上辱為下寵得也故居上得之若驚有得是謂寵辱若驚如是何謂貴大患若身設問吾所以大患者何哉為吾有身為去聲下同。有身便有患及吾無身忘形無累吾有何患忘貴無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外其身者貴其身者也若可寄天下以此

為天下則後其身者愛其身者也若可
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此為天下
托天下則可托天下

右十三章接上章為腹不為目忘我之義故次之以寵辱若驚寵辱貴患互相倚伏苟能思患而預防之則終身無患推此道而治平天下則天下永無危殆有國者憂天下如憂一身則天下樂推而不厭○頌曰有辱何嘗辱居榮未必榮預防無過失猶更涉途程爭似全身都放下也無得失也無驚

十一

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希聲搏之不得名曰微道隱無名此三者不可致詰如何說得故混而為一殊途同歸在上不皦莫見乎隱在下不昧莫顯乎微繩繩不可名雖有條目實無名喚復歸於無

物藏身處沒踪跡是謂無狀之狀不見中親見無象之象象上聲○親見中不見是謂忽恍渾渾渾渾迎之不見其首無始隨之不見其後後上聲○無終執古之道無為以御今之有統攝萬有以知古始無為是謂道紀因無彰有

右十四章希夷微道之極也混而為一返本也不皦不昧和其光也無象無狀藏其用也末後一句總證前三章而發下章之秘也○頌曰這箇話靶難摸難畫八面玲瓏全無縫鎊恍忽窈冥中有象這些消息共誰論

古之善為士者存其無象微妙玄通清淨光明深不可識視之不見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強上聲○以有會無豫兮若冬涉川寒徹骨猶兮若畏四鄰慎獨儼兮

若冰將釋無疑敦兮其若朴朴音扑如愚曠兮其若谷虛中渾兮其若濁渾平聲同塵敦能濁以動之徐清清者濁之源敦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靜者動之機保此道者不欲盈虛者實之本夫惟不盈冲虛故能弊不新成埋光鏟影

右十五章接上章道紀之義發明後學存誠致敬常愼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潛虛為日用至於頓息諸緣銷鎔萬幻挽之則不濁澄之則不清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頌曰微妙玄通隨人脚轉瞎却眼睛一物不見不如歸去來識取虛皇面

致虛極守靜篤寂然不動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觀復知化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動極復靜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 生意存焉 復命曰常 歷劫寂爾 知常曰明古今洞然 不知常 昧了也 妄作凶 錯了也 知常容 大無不包 容乃公 細無不入 公乃王 物無不化 王乃天 理無不通 天乃道 曷有終窮 道乃久 無盡 沒身不殆 天地雖變這箇不變

談三 十二

右十六章 接上章善為士者致虛靜篤復命歸根純是神妙共向這裏具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更參末後○頌曰致虛知妙本靜極見天心會得箇中意河沙總是金

太上 無上可上 下知有之 衆所共知 其次親之譽之 可親可譽便不自然 其次畏之 知其畏敬 其次侮之 全無忌憚 信不

足道難信疑心重猶其貴言輕諾寡信功成名遂百姓皆為我自然不知所自

右十七章太上無上可上雖下愚皆知有此理纔可親近有美譽便不自然畏之猶其次也侮之者失道遠矣天真喪失不能反本雖教之奚益言愈多而愈不信不若默而待之無為而化之使其自悟自然返朴不言而信也以治道言之太上以下不能無為親之譽之有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於民則民不信猶其貴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無為而成刑不試而民自服也至於功業成遂還淳返朴則親譽畏侮俱忘矣百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故曰謂我自然○頌曰太上元無上常存日用間可憐無眼漢剛道出函關

大道廢有仁義太朴既散仁義乃興智慧出有大偽出去

聲。智慧聰明根塵業識六親不和有孝子莫若常和國家昏亂有忠臣莫若常治

右十八章接上章親舉畏偽之義與其國亂顯忠臣何若無為民自化頌曰聰明迷大本智慧喪天真無事常清靜逍遙快活人

絕聖棄智無為民利百倍安靜絕仁棄義無心民復孝慈和順絕巧棄利無欲盜賊無有常足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惟恐信不及故令有所屬本去聲屬音燭。老婆心切見素抱朴無知無識少私寡欲忘物忘我

右十九章發上章之蘊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朴也聖人惟恐後世學者揣負不起屬之以易簡曰見素抱朴少私寡欲易

取於人也。頌曰莫縱三心亂無令一念狂見聞知覺法無復可思量絶學無憂心頭無事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上聲不遠。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大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善惡可畏荒兮其未央哉俗人恐學力未至聖人恐損之未盡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嗜欲無厭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怕音泊憺然無欲。乘乘兮若無所歸任運自然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貪務者常憂忘機者常樂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昏昏默默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見識於外聖人藏明於內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悶音門。俗人有分別聖人無彼此忽兮若晦晦上聲。不識不知

漂兮若無所止 無物無執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衆人皆有能聖人獨無能 我獨異於人不與萬法為伍 而貴食母 貴在味道

右二十章 絶學者絶其所有也故次之絶聖人後俗人務學於事益其所聞惟恐進學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絶所有惟務於味道如求食於母守雌抱一而已故無憂也是謂絶學無憂○頌曰才言絶學開口便錯廣識多知轉轉不覺人間萬事都忘却猶落他家第二機

孔德之容 無所不容 惟道是從 於法自在 道之爲物○ 本然之天 忽兮恍兮 此天混然 其中有象 此天常存 恍兮惚兮 此天洞然 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 其

精甚眞純一無僞其中有信活潑潑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去羌呂切。歷劫常存以閱衆甫萬物資始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右二十一章上章云我獨異於人德之大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言其實納色容所謂道之爲物果何物乎有象有物有精果有乎若謂有未具衆學眼若謂無亦未具衆學眼畢竟作麼會咄。頌曰亘古一物了無人識剔起眉毛虛空露骨設若擬議蹉跼照曾當空霹靂

曲則全不才者壽枉則直屈己者伸窪則盈窪烏瓜切。謙則受益弊則新暖則自明少則得知止常足多則惑事繁則亂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能統衆不自見故明弊則

不自是故彰窪則盈不自伐故有功枉則直不自矜故長曲則全夫惟不爭守柔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混而爲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是眞實語誠全而歸之全其本然

右二十二章曲全枉直窪盈弊新接上章孔德之義也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勸謙之義也謙下故無爭無爭則全其本然抱元守一復歸無極也故曰誠全而歸之。頌曰莫管他人短休矜自己長短長無二見遍界不能藏

希言自然開口不在舌頭上飄風不終朝狂則不久驟雨不終日躁則不長孰爲此者是誰主宰天地衆所共知天地尚不能久天地尚爾而況人乎不可躁暴故從事於道

者順理合轍道者同於道一體同觀德者同於德不生二見失者同於失無有分別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我同於道道亦同我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樂音洛上下並同。我同於德德亦同我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我同於失失亦同我信不足有不信我疑於物物亦疑我

談三

右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接上章不爭之義謂不自見是不言而善應飄風驟雨言妄動躁進不久遠之喻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苟或言不合道妄有作為不能取信於人反為人輕忽也易繫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頌曰道不異於人人自以為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

十五

跂者不立跂音伎躁進無功。跨者不行欲速不達自見者不明不能晦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含容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朱芮切行去聲。殘飯贅疣物或惡之惡烏路切。衆所不美故有道者不處達者反是

右二十四章此章總謹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即飄風驟雨之謂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是私意確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不美也。須曰跂立元為妄跨行本是狂假餙成得事到底不如常

有物混成此天混然先天而生此天洞然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獨立而不改超然獨存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以

爲天下母（生育長養）吾不知其名（本無名喚）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強爲之名曰大無有限量）大曰逝（強上聲。無有疆界）逝曰遠（無有邊際）遠曰反（收拾歸來）故道大（太虛無體）天大（法天）地大（法地）王亦大（更有大庶）域中有四大（無不載）王居（三界獨尊）其一焉人法地（無不容）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右二十五章接上章有道不處於此發明處道之工夫也有物混成以下一節全首章體道之要四大以下純是神妙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大。須曰天地雖大亦有敗壞唯有這箇歷劫常在聖而不可知之者盡在如如不動中

重爲輕根（輕生於重）靜爲躁君（靜主於動）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不敢輕爲）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常應常靜）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擔荷不起）輕則失臣（輕進失身）躁則失君（貪榮取辱）

右二十六章 重者不可輕忽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猶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之謂亦飄風驟雨之喻不離輜重克負擔荷也宴處超然轉物也明上章法道之義總結二章體道之說而續下章善行之要也○頌曰躁進那能久輕爲了不成 談三 十六

善行無轍迹（轍直列切車迹步不在脚跟）卑言無瑕謫（開口不在舌端）善計不用籌策（一徹萬融）善閉無關鍵而不

可開全無縫綴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解上聲。全無繫累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修己安民常善救物故无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明了相續故善人不善人之師教人為善不善人善人之資警人反善不貴其師無善可為不愛其資無過可改雖智大迷屏智如愚是謂要妙任運自然

右二十七章盡前章之蘊謹於言行則无遮无謫心之計其可筭心之閉其可開心之結其可解道心堅固如此則无善不善之分師與資兩忘黙聰屏智終日如愚。須曰舉步不在脚善結非干手摸著鼻孔失通身都是口若能於此善參詳七七元來四十九

知其雄守其雌不自大爲天下谿萬派歸源爲天下谿常德不離打成一片復歸於嬰兒烝全知其白守其黑不自見爲天下式萬法歸一爲天下式常德不忒準的不差復歸於無極神全知其榮守其辱不自貴爲天下谷萬有歸空爲天下谷常德乃足湛然圓滿復歸於朴朴音樸○性全樸散則爲器施之於物聖人用之十七設教化人故大制不割不言之教以爲官長

右二十八章守雌守黑守辱不見自己之明接上章雖智大迷之義嬰兒太極太朴天下之大本惟守雌抱一則能返本治國以此不假裁制民自淳而物自朴也○頌曰白裏存乎黑雄中抱一雌綿綿功不間男解養嬰兒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錯吾見其不得已已音以。利禦冤不利爲冤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動著禍生爲者敗之貪他底著他底執者失之討便宜落便宜凡物一切有相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有此便有彼切忌隨他去是以聖人去甚去上聲。無爲去奢無欲去泰無執

右二十九章無爲則無事有爲便有事執者失爲者敗有爲之戒也強羸載隳互相倚伏如影隨形才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侈去驕泰深戒後世。須曰行隨煦吹強羸載隳中間主宰不知是誰著衣喫飯尋常事何須特地却生疑

以道佐人主者無為以慈之衛之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還音旋善惡皆報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心兵起處靈地荒蕪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魔軍馳騁精氣耗散故善者果而已已音以有斷則生不敢以取強以柔待之果而勿矜去奢果而勿伐去奢果而勿驕去泰果而不得已顛沛甚果而勿強放倒剎竿物壯則老不兵強則不勝是謂不道錯不道早已永失眞道

右三十章接上章去奢泰之義以道佐人主者不尚兵武善惡皆有報戒後世有國有家者守雌抱一勇於不敢至於不得已亦不敢取強故曰善者果而已○項曰莫縱三心亂常教志帥安忽然逢野賊一箭定天山

必於是是果而勿強

夫佳兵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物或惡之惡烏路切。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有道者不處處上聲。心兵不起君子居則貴左主柔用兵則貴右主剛兵者不祥之器武以討叛非君子之器君子常治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以慈衛之勝而不美不得已而美之者要功也是樂殺人樂牌其剛勇談三教切。夫樂殺人者為之猩禍不可得志於天下造物不容吉事尚左主生凶事尚右主殺偏將軍居左尚柔上將軍居右尚剛言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殺人衆多不得已悲哀泣之一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如喪考妣十八

右三十一章 不以兵強天下故以兵以兵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為清靜治化自然家國咸寧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永無爭奪之患也。嶷曰默默清虛澄澄養太和倒騈三昧劒順化五陰魔

道常無名 虛無自然 朴雖小 至微 天下不敢臣 至尊 侯王若能守 抱一 萬物將自賓 無不服 天地相合 惟德 以降甘露 和氣所致 民莫之令而自均。令去聲自然

始制有名 立法制度 名亦既有 示之好惡 夫亦將知止 使之知禁 知止所以不殆 知足故常樂 譬道之在天下 止於至善 猶川谷之於江海 止於甲下

右三十二章 上章云有道者不處此云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發明有道者所處之要也有道之士外處甲下內抱一眞萬物自然化天理自然合神變無窮。頌曰會得無名朴方能縱復收便將大千界撮在一毫頭

知人者智見於外自知者明見於內勝人者有力勇於敢強行者不敢自勝者強勇於不敢知足者富貪亦樂強行者志力愈堅命基愈固死而不亡者壽始終不殆不失其所守者久壽上眞一常存。

談三十九

右三十三章知人勝人明於外也自知自勝存於內也證前三章用武之戒也知足者貪亦樂力行者無不見固守者無危殆內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眞一常存。頌曰見物不見性知人不自知箇般無學輩猶道得便宜

大道汜兮廣大悉備其可左右無限量萬物恃之以

生而不辭所過者化功成不名有所存者神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忘其所自常無欲寂然不動可名於小芥子納須彌萬物歸之而不為主任運自然可名於大須彌納芥子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芥子藏身故能成其大不可稱量

右三十四章大道汎兮謂極廣大盡精微靡所不備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以下接上章不失其所守者久之義也以之治國則不失其所守以之修己則死而不亡故曰其可左右○頌曰大道誠難測虛空不可量寥寥成一片何處是封疆

執大象象上聲視之不見○天下往萬民服往而不害萬物

遂安平泰萬化安樂與餌樂音藥○聲味俱美過客止客過則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出去聲○無聲無臭視之不足見大象無形聽之不足聞大音希聲用之不可既道隱無名用之無盡

右三十五章上章末後句云故能成其大故次之以執大象天下往謂

全其無象民物移心歸往也樂與餌聲味俱美喪其無象安能久乎道之出口無味無象無聲無色以其無體故應用無盡○頌曰泥牛喘月木馬嘶風觀之似有覓又無踪清庵拄杖子畫斷妙高峰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固張必歙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固強必弱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固興必廢將欲奪之

必固與之 固與必奪 是謂微明 幾微先兆 柔弱勝剛強 柔弱常和用剛必敗 魚不可脫於淵 人安可離於道 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有利則有害

右三十六章 執大象則能見事之幾 微纔見固張便知將歙 未前先兆未舉先知非天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學道之士存其無象守其至柔與物無競則自然知幾為用剛暴尚權謀智術求其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本水中物求異羣魚欲脫於淵可乎既不可則人亦不可尚權尚權者反常也如魚離淵必死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聖人用權反常合道尚不可輕為而況常人乎可不戒哉○頌曰眼若流星機如掣電瞻之在前忽然不見十方通塞中光明無不遍

談三 二十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寂然不動感通天下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上以風化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作做入聲。我無欲而民自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使夫不敢為知者為無為則無不治天下將自正

右三十七章眞常之道本無為有為即非常道接上章微明之義天地無為萬物生成聖人無為萬民安泰以修煉言之都無作為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毫髮之動便要先覺既覺便以無名朴鎮之朴本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道無為朴無名心無欲則自然復靜也靜之又靜天下將自正。頌曰有作皆為幻無為又落空兩途俱不涉當處圓宗風

道德會元卷上

敘主

共分

道德會元卷下

談四

道德會元卷下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

上德不德（不尚己德）是以有德（其德愈大）下德不失德（執著己德）是以無德（其德愈失）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以德求感有所作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施仁及物本無作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接物有所作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以禮齊物終不能齊）攘臂而仍之（攘如羊切挽之愈不齊。力）故失道而後德（近道）失德而後仁（近德）失仁而後義（近仁）失義而後禮（近義）夫禮者（不淳）忠信之薄（不厚）亂之首也（不齊）前

識者道之華（求寺不實）愚之始也（失道）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尚質實不求識）居其實不居其華（尚誠實不尚禮）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切。捨妄從眞）

右三十八章（上章云道常無為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為故今之道下德有為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為進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為多不實以禮齊物物轉不齊蓋有為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義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無為也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不處。頌曰未得一談四

昔之得一者（得一事畢萬）天得一以清（湛然常寂）地得一以寧（寂然不動）神得一以靈（混然成眞）谷得一以盈

超三界如何出五常五常歸圀象獨步謁虛皇

綿然有餘自然發育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泰然安固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星辰失度地無以寧將恐發山嶽崩頹神無以靈將恐歇陰陽失節谷無以盈將恐竭閉塞不通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和氣耗散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家國危殆故貴以賤為本一也高以下為基一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常抱其一此其以賤為本也一為萬象主非乎豈不然哉故致數輿無輿數音所數我無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貴賤兩忘

右三十九章上章云去彼取此謂去其末而取其本也本者何一也一

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大道之用侯王若能守萬物自然歸往也自謂孤寡不轂自卑升高不忘本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貴賤兩忘惟抱一也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轂輳合一則名車四大合一身無一名我也。頌曰得一非為妙還虛未是玄夢中知是夢天外莫尋天

反者道之動 神一出便收來 弱者道之用 專氣柔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名萬物之母 有生於無 無名天地之始

談四 二

右四十章 反者道之本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即數車無車之說只這有無相生之理多少學人不知端的且道如何是有無端的意。看。頌曰有象非為有無形未是無有。無。俱不立猶是墮偏枯無有有無中得趣方知翁子沒鬚鬚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士一決一齊了）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下多聞多不信）下士聞道大笑之（因何信不及只為太分明）不笑不足以為道（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故建言有之（繞開兩片露出肝腸）明道若昧（含華隱曜）進道若退（瞻前顧後）夷道若類（和光同塵）上德若谷（虛以受人）大白若辱（卑以自牧）廣德若不足（滿而不溢）建德若偷（偷音俞叶渝。窓而不露）質眞若渝（應變無方）大方無隅（不露圭角）大器晚成（不有其功）大音希聲（叩之即應）大象無形（莫見乎隱）道隱無名（莫顯乎微）夫唯道善貸且成（忠恕而已）

右四十一章（上章云有無相生非高上之士不容無疑故次之以上士

聞道夫道若昧若退若類若偷若渝不可得而見聞可笑之由惟高上之士稟性冲虛故能超然直入不言而信無為而成之也中人以下未免半疑半信下愚不肖者不惟不信又且笑而侮之也善貸且成者貸下士笑侮之過而成上士勤行之功也雖下愚不肖一覺其初便可反善人之心自不善何棄之有。頌曰至道元容易人謂難中人猶擬議下士轉顧頑莫顧頑呈在秤弓物在盤

談四

道生一虛無生一氣判三

一生二一陰陽二

二生三陰陽成三才

三生萬物三才生萬類

萬物負陰而抱陽成形於地

冲氣以為和稟氣於中和

人之所惡惟孤寡一無偶衆人之所忌

故物一切自謂孤寡

而王公以為稱

不穀一無偶衆人之所忌

而王公以為稱自謂孤寡故物一切

或損之而益謙者受益

或益之而損滿者必虧

人之有象

所教無非為善亦我義教之（我如是亦不善人之資）強梁者不得其死（強大者死之徒）吾將以為教父

右四十二章一者萬物之母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王公大人不忘其本以是自稱卑下謙損也謙損者必受益強大者必招禍聖人設此戒人克己行謙見不善而內自省也。頌曰好勝常逢敵行謙見父處安柔和為日用處處

王京山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蝕堅）無有入無間（貫金透石）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謙損受益）不言之教（默而信之）無為之益（無為而成之）天下希及之（知音者鮮）

右四十三章 上章孤寡不穀至謙也故次之以至柔謂柔弱勝剛強損中有益損之又損以至無為無為之益世鮮及之。頌曰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只這清涼境乾坤不覆藏

名與身孰親 名高辱身
身與貨孰多 財多害已
得與失孰病 得寵思辱
是故甚愛必大費 貪他底著他底
多藏必厚亡 討便宜落便宜
知足不辱 足一止一
知止不殆 畏止禍
可以長久 知足常足

右四十四章 上章無為之益謂有為則有損也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名貨得失皆有為也終不長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長久。頌曰世間一切有到底不長久攝伏獼猴心聽取師子吼若能運出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春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弊叶韻作斃。不自顯故無壞。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不自滿故無盡大直若屈直而不肆大巧若拙為而不恃大辨若訥光而不曜躁勝寒躁暴者焚靜勝熱安靜者涼清靜為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右四十五章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為不足者

談四

壽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沖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有餘而為不足用之無盡也故為天下正。須曰人情多聚散世道有興衰惟有真常在古今無改移

四

天下有道情逐性却走馬以糞意馬閑靈苗秀天下無道性逐情戎馬生於郊意馬狂心地荒罪莫大於可欲

取辱之由禍莫大於不知足階身之端咎莫大於欲得殺身之本故知足之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右四十六章上章清靜為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則清靜清靜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罷兵事務農事故曰却走馬以糞無道則不清靜不清靜則天下不正則用威武征伐故曰戎馬生於郊曰罪曰禍曰咎皆欲心所致故結句云知足常足以修身言之清靜則欲心止欲心止則意大定故曰却走馬以糞不清靜欲心不止欲心不止則意馬狂故曰戎馬生於郊。頌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急走回來救得一半天下本無事人心自著忙

不出戶知天下反窮諸己不窺牖見天道回返照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外事有限是以聖人不行而至

不移一步不見一物不動
到長安即如來
一毫成正覺

右四十七章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接上章之義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知只知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曾離渠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談四

五

為學日益精進為道日損減損一切損盡以至無為無損可損無為而無不為無不克取天下常以無事事向無心得及其有事有心便不得不足以取天下有為有為終有盡

右四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也其出彌遠外事也故次之為學日益言無學者求其增益為道者事事減損易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於無忿可懲無慾可損以至無為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也苟或妄有作為則民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頌斷曰有學頭頭昧無為事事差學為俱絕損益往從他莫笑我儂窮相態從來賤不打貧家

聖人無常心任用無方以百姓心為心隨機應感善者吾善之從而為善不善者吾亦善之使之反善德善全其至善信者吾信之從而為信不信者吾亦信之使之反信德信全其至信聖人在天下憒憒憒憒煩亂貌。為天下渾其心渾平聲殊途同歸。百姓皆注其耳目容止可觀

作事可法聖人皆效之（天下一家）

右四十九章（上章云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所謂無常心者隨機應感不逆民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頌曰信者從他信善者從他善若能如是知却成顛倒見顛倒見三界十方成一片）

出生入死（忩生死之門）生之徒（絕忩）十有三（水火濟）人之生（皆賴水火）動之死之徒（縱忩）十有三（水火不濟）死地（水火相違）亦十有三（水成數六火成數七）夫何故（忩使然）以其生生之厚（忩貪生无厭）蓋聞善攝生者（無忩）陸行不遇兕虎（兕序姊切。內有不疫）兵（何憂）何懼（入軍不

被甲兵心無罣礙故無恐怖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厚其生焉能有死夫何故身非我有死奈何以其無死地忘其生死

右五十章桑弱生之徒強大死之徒桑弱者則能懲忿強大者為忿慾慾所使能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水火既濟則生故曰生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燃則苦海波翻水火相違則死故曰死之徒強大者貪生無厭桑弱者視死如歸既不以死為死兕虎兕甲兵於我何害以丹道言之水火既濟聖胎凝矣。頌曰涅槃心道易曉差別智難明既無差別智安有死和生

談四

六

道生之元始祖氣德畜之畜化生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萬物一切有象莫不尊道而

貴德皆從道生越古超今夫莫知爵而常自然不言善應故道○生之畜之神全長之育之氣全成之熟之精全養之覆之形全生而不有忘機為而不恃忘情長而不宰忘物是謂玄德合道

右五十一章善攝生者以其無死地故次之以道生之言道本無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道本無名因長養萬物而名可立一切有相受命于天成形於地稟氣於中和皆道之靡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頌曰可道非常道無為却有為為君明說破衆水總朝西夜來混沌攔落地萬象森羅總不知

天下有始無名天地之始以為天下母有名萬物之母既知其母知本以知其子知末復歸其

母（反本）沒身不殆（常在）塞其兌（內境不出）閉其門（外境不入）終身不勤（不勞而治）開其兌（內境出）濟其事（外境入）終身不救（永失眞道）見小曰明（知幾知微）守柔曰強（執能堅久）用其光（物來斯照）復歸其明（放去收來）無遺身殃（遺音嗣）是謂襲常（直下承當）

（切忌隨他去）

談四

右五十二章 道生之言道之始也故次之天下有始末後一句最極切修眞至士當向這裏眞眼莫教蹉過（須）日不收不放無上可上清淨自然本來模樣更問第一義如何向道有言皆是謗

七

使我介然有所知（未舉先覺）行於大道（無為）惟施是畏（識法者恐）大道甚夷（坦平蕩直）而民好徑（好去聲行險以僥倖）

朝甚除朝音潮事繁即亂。田甚蕪靈地荒蕪倉甚虛靈地空竭
服文彩貪帶利劒嗔厭飲食痴財貨有餘心欲
不止是謂盜夸三夸擾攘非道也哉錯
右五十三章上章云襲常謂容用常道也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則能直下承當而容用若無所知則不能容用妄有作為內為根塵所蔽外
被業識所肱兼無明三夸為撓非道也。頌曰弄巧成拙多煩早老金玉滿堂焉能常保若於日用顛倒行大地塵沙盡成實
善建者不拔拔音跋根深善抱者不脫帶固子孫祭祀不輟綿遠修之於身身修其德乃眞全眞脩之於家家齊其德有餘寬裕修之於鄉鄉修其德乃長久遠

修之於國國治其德乃豐淳厚修之於天下天下平
其德乃普道泰故以身觀身內有一塵其德不眞以家觀
家有一不順其德無餘以鄉觀鄉有一不化其德不長以國觀國
有一不善其德不豐以天下觀天下有一小人其德不普吾何以
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反求諸已

右五十四章上章云使我介然有所知則道心堅固不失其宇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也以之修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修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已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是自已政化不善也書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已心有一塵染著則是我之性天未明也。頌曰觀國非容易觀身意更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含德之厚退藏於密比於赤子純一不雜毒蟲不螫猛
獸不攫獲鳥不搏螫音釋攫獲虫厥縛切我忘於物物亦忘我骨
弱筋柔而握固筋音斤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朘
作朘最平聲精全自然終日號而不嗄號平
聲柔和氣全和之至也此天泯然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談四益則有損心使氣曰強氣動則剛物壯
則老剛則易折是謂不道錯喪失天真不道早已
右五十五章善建者不拔德之厚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
不失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純一不雜无害於物物亦不能害不知有男女之別其
朘亦作精氣所至也雖作而无心故能全其至精終日號啼其聲不嘎冲和所致也

修身以此則能全其本然是謂含德之厚
苟失其赤子之心蚖作而心動天真喪也
赤子之心既發便不自然發而不遠而知
覺赤可反常故曰明苟不知覺而縱其所
欲日增日盛精氣耗散故曰不祥血氣既
盛又縱心而使之愈盛也氣血盛則形衰
矣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也常不。頌曰
混元面先存赤子心此早已常不眛法體欲識證
黃金

知者不言（默而成之）言者不知（口頭三昧）塞其兌（无言）閉
其門（无見）挫其銳（无爭）解其紛（无事）和其光（无我）同其
塵（无人）是謂玄同（一以貫之）故不可得而親（忘情）不可
得而踈（忘形）不可得而利（忘物）不可得而害（忘機）不
可得而貴（忘有）不可得而賤（忘无）故爲天下貴（一切）

忘盡真
常獨存

右五十六章 含德之厚則能緘默故次之以知者不言非不言也无可得而說也尹眞人云非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正謂此也予謂多言獲利不若默而無害也噫。頌曰絶利終無害親便不疎多言應有失爭似觜盧都

以正治國 不偏不倚 以奇用兵 無計無謀 以無事取天下 無爲無執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談四 九 性徹理融

忌諱而民彌貧 利欲所惑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奇貨所眩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末伎所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法出好上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不尚權謀 我好靜而民自正 不用利器 我無事而民自富 不貴

奇我無欲而民自朴朴蒲卜切。以正治國

右五十七章上章云知者不言得其正也故次之以正治國也多忌諱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皆不正也上无忌諱則民彌貧民多利器則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則奇物滋起法令滋彰則盜賊多有盜賊皆不正也上无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以正治國也多忌諱則民化薄稅斂則民

妖於善則為妖民之迷與道相反其固日久迷遠不復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方正其身使心自化廉而不劌梗直其行使物自化光而不曜舍畜其光使民自化直而不肆上章无為无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是謂上寬裕則民淳實上多事則民昏察察謹也寬則得衆盡法無右五十八章悶悶寬也察察則民缺民禍相倚正奇相待善妖相反理之然也可不戒諸修福不如遠禍用正不若閑邪正雖為善苟自於為奇德則反為妖正為正斯不正已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是以聖人方正其身刑罰清而萬民服清廉以德不惡而嚴梗直其行和而不流清明在躬慮其太察自昭明德故結句云光而不曜學者洞此長生久視之道得矣○頌曰倚善功難遂於奇事轉迷世間無限事伶利不如痴

治人事天存心養性莫若嗇嗇音色凡事從儉。夫惟嗇夫謂早服妙在機先早服謂之重積德含德之厚重積德則無不克无所不至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廣大悉備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天理在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視之生生不窮是謂深根固蒂性海彌深命基永固長生久視之道

談四

易有終窮

右五十九章接上章其政悶悶之義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斂以身言之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絕聰盡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頌曰生事事生省事事省不省不生天生斷踪絕影雲在巔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撓之則糜以道莅天下莅音利○清靜无為其鬼不神陰魔倪首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邪不干正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大制不割夫兩不相傷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道德感通

右六十章以正治國其政悶悶治人事天皆以治大國之義小鮮者細小之魚也譬如烹鮮撓之則糜言治平天下撓之則亂也以無為正其心以清靜養其性則民心悅服天下歸往而无害以施其能鬼不神不害天下以自牧則和平使剛暴无以強能而无害物之心聖人亦不加刑於小人上下以德相交故兩不相傷以之修身清淨無為為本則情欲絕而陰魔消散形存壽永精復神全此長生久視之道也頌曰本自見成何須扭捏纔著一毫眼中。頌一句合頭

大國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衆高附下天下之牝衆剛附柔牝常以靜勝牡靜爲躁君以靜爲下衆動附靜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大就小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以小事大或下以取小必歸大或下而取

談四

大必納小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畜凶入聲。十一謙卑接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卑順承上遜下順各得其所欲各當其分故大者宜爲下高以下爲基

右六十一章接上章德交之義下流者如水之卑下則衆水歸之柔勝剛靜勝動聖人卑謙自牧安靜應物則天下化成上以下下下以下順上上遜下

順德交歸焉修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故曰大者宜為下。頌曰大不做大小不做小好笑好笑當面諱了等閑伸出無為手不動干戈定尽平

道者萬物之奥無所不容善人之寶至尊至貴不善人之所保皆賴道廕美言可以市足以悅衆尊行可以加人行去聲。足以出衆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棄之有亦可使之善反之作之君作之師雖有拱璧以先駟馬非寶非貴不如坐進此道道尊德貴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善人之寶不曰求以得見成有底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善貸且成不責於人

右六十二章

接上章之義與者大也寶者貴也保者萬物恃之以生也雖下愚不肖者未嘗離也舉動應酬無非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為塵識所昧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教師教化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拱璧駟見不足為貴不如坐進此道修己以安百姓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求則與之有罪宥之不責於人有罪以免故天下尊之也。頌曰終日忙忙走回頭便到家悟來無一事不會亂如麻

為無為藏神於神事無事藏心於心味無味藏形於形大小多少倒行逆施報怨以德不責於人圖難於其易易去聲下同。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大於其細其微積小成大是以於易從微至著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積小成大是以

聖人終不為大聖人不自聖故能成其大成聖在民夫輕諾必寡信得之易失之易多易必多難輕易難成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輕示故終無難得之難失之難

右六十三章為無為發上章萬物之奧為無為無所不為事事無事有成味無味其味幽長此三者道之奧也大者小之多者少之怨以德報之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積小成大從微至著聖人功業大成不自為大天不自天成天者物聖不自聖成聖者民以其不自聖故能成聖為大必自細升高必自卑難事易成易事難成易事不可輕示輕則人忽之故聖人猶難之得之難失之難凡事不輕易則終無難。頌曰說易非容易言難却不難箇中奇特處北斗面南看

談四十二

其安易持易去聲下同。居安慮危其未兆易謀作事謀始其

脆易破圖難於易其微易散圖大於細爲之於未有防患於未然治之於未亂治之於未有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微至著九層之臺起於纍土積小成大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自近至遠爲者敗之貴在謹始則不失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爲故無執無執故無失

善抱不脫故民之從事有所施設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其始焉得有終愼終如始則無敗事初心不昧焉得有敗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不欲不貴難得之貨轉物學不學學人之不學復衆人之所過遷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識法者恐

右六十四章

接上章之義其安易持言作事謀始脩眞志士正心於思慮之先抑情於感物之前則心易正情易絕苟治事於已亂遠禍於已萌不亦難乎積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履霜堅氷之戒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繫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之也可解可不戒之哉苟有覺於已差之後而解其繫云惡積而不足以滅身又云惡積而不可掩也力而反猶可復元終不如未見形迹而解篤

談四

十三

不勞而復故曰其微易散其未兆易謀也又云為者敗執者失戒之猶切聖人學人之不學欲人之不欲無執無為終始如一永無危殆若向這裏會得凡事謹始焉有敗失事之未萌悉皆先兆知則不為為則不失復初九以之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

頌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急走回來猶不遲落第二臨厓馬失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

古之善爲士者非以明民（不識不知）將以愚之（其政悶悶）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其政察察）以智治國國之賊（道之以智其民不足）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此兩者亦楷式（楷口駁切。得衆盡法無民）常知楷式是謂玄德（捨短從長）玄德深矣遠矣（愈探愈深愈求愈遠）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爲侶）然後乃至大順（逆行順化）

右六十五章（其安易持反善之速也故次之善爲士者非以明民也言無爲寬大治平天下民之福也有爲嚴謹宰制下民國之賊也民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爲清靜治國使夫知者不敢爲雖與物反久慣自然民遂其生獲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大順之化盡此道者是謂玄德。頌曰一切有爲法三千六百

門從頭都勘過皆是弄精魂惟吾獨抱無名朴無限羣魔倒赤旛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由其善下之大國下流故能為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以言下之謙退欲先民以身後之克己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民忘其勞處前而民不害民忘其死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樂音洛。以德服人中心服以其不爭天下和平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謙讓也

右六十六章善為士者卑以自牧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即上善若水之義以言下民民忘其勞以身後民民忘其死皆道德感通也脩真志士以卑自牧則身脩。頌曰上善若水利物無窮貫金透石隔礙潛通有意留人千里月無心

天下皆謂我道大萬物推尊似不肖當面諱了夫惟大無可比擬故似不肖似箇甚麼若肖久矣其細也夫纔可比便不大我有三寶分文不直保而持之珍重珍重一曰慈仁惠二曰儉節約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謙退夫慈故能勇無不克儉故能廣無不備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長無不服今捨其慈且勇剛暴也捨其儉且廣貪欲也捨其後且先強梁也死矣死之徒夫慈仁以戰則勝仁人之兵不可敵以守則固仁則能守天將救之惟德是輔以慈衛之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

談四 十四

右六十七章 身愈下而德愈高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聖人則之故天下皆推尊為大不肖言無可比也又謙下之辭慈忍謙退儉約卑下故似不肖流俗皆尚廣大強梁血氣之勇也殊不知慈忍謙退極廣大慈之一字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眞勇也。頌曰莫飲無明水休生差別相浮雲散碧空萬里天一樣

善為士者不武 慈忍 善戰者不怒 怒音弩叶武。柔和善勝者不爭 謙讓 善用人者為下 卑遜 是謂不爭之德 至謙 是謂用人之力 至柔 是謂配天 至慈 古之極 合道

右六十八章 不武不怒不爭發上章不肖之義不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配天以此脩身則形存壽永也。頌曰不文不武無得無失模著鼻

孔通身汗出分明只在眼睛一下擬議之間隔萬山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慈忍不敢進寸而退尺謙退是謂行無行行下音杭不武慈忍攘無臂攘如羊切不怒仍無敵不爭執無兵爲下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喪去聲下同勇於敢則殺故抗兵相加哀者勝談四仁人之兵天下無敵十五

右六十九章接上章不武之義行無行以下至於哀者勝皆不慈無爭之謂頌曰好勝終須敗唯慈善守成不勞施寸刃天下賀昇平

吾言甚易知慈忍而已甚易行儉約而已天下莫能知信不及也莫能行力不及也言有宗開口顯道事有君舉動見道

夫惟無知自昧了是以不我知見不明知我者希
孰是知音則我者貴孰肯承當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內蘊道德外行卑下

右七十章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甚易知甚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信不及也間有信之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含華隱耀也○頌曰至道不難知人心自執述疑團百雜碎羣直到曹溪秋月春花無限意箇中只許自家知

知不知上知真不知知病妄知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終無妄知聖人不病知如不知以其病病忘其所知是以不病無所不知

右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無所不知不自以為知真知也世人無所知自以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為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癒矣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頌曰責弄鬍鬚赤矜誇口鼓禪若能如是會見性待驢年

民不畏威無忌憚 則大威至自作自受 無狹其所居

聲情縱意 無厭其所生厭平聲。貪生無足 夫惟不厭厭錯是以不厭更錯 是以聖人反是自知不自見不肆其情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 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切

右七十二章 上章云不知知病不知為知所以無忌憚也故次之以民不畏威世俗之人不畏大威無狹其居無厭其生尚廣大而厚其生也不知厭足取

禍之由故曰大威至矣有道者反是。頌曰苦孰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可憐貪欲者知味不知厭

勇於敢則殺強梁者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生之徒知此兩者或利或害有殺有活天之所惡惡烏路切。造物不容不敢則不敢輕示容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談四十六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與物競物莫能勝不言而善應大音希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召而自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繟然而善謀繟音闡。任運自然無所不克天網恢恢色羅無外疎而不失雖然疎闊物莫能逃

右七十三章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敢於好勇殺身之本

也勇於不敢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勇也勇於不敢義理之勇也○頌曰敢勇常輕死頑牛不畏鞭試看狂芻者鼻孔幾番穿

民不畏死肆情逐幻奈何以死懼之抱薪救火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以情攝情吾得執而殺之不得放過孰敢誰肯常有司殺者天不容斬夫代司殺者殺是不當行家

希有不傷其手矣自取其害

是謂代大匠斲事不干己夫代大匠斲斧斤弄斧

右七十四章接上章勇於敢之義民不畏死是上之政化不善民失其業也民失其業欲遂其生故不畏死又加之刑禁使民畏死則是致民於死地也盡法無民天之所惡故聖人亦不容也常有司殺謂天不可欺也代司殺者謂掌刑罰

之官也代大匠斲謂不當也希有不傷其手言用刑之極有傷和氣也聖人於此戒省刑罰之切也○頌曰虛空無聲墻壁有耳更問如何勞留便撓大地掀翻行正令倚天長劒通人寒

民之飢荒歉以其上食稅之多厚斂則民飢多欲則心荒是以飢常不足民之難治紛亂以其上之有為事煩則亂是以難治常不定

談四

民之輕死忘命以其求生之厚十七

是以輕死不顧危士夫惟無以生為者不厚其生是賢於貴生不自生故長生

右七十五章接上章民不畏死之義民之飢民之難治蓋由政教不正民不遂其生而不顧危亡也道之以刑則民暴道之以德則民格上好靜

則民樂而從其化也。頌曰智慧皆爲姑聰明總是塵絲毫不掛念性海自澄澄

民之生也柔弱一團和氣其死也堅強和散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全其死也枯槁和氣絶故堅強者死之徒剛暴殺身之本柔弱者生之徒柔和養生之要是以兵強則不勝恃強則敗木強則柝拱音拱木剛則折強大處下沈淪之本柔弱處上處上聲上同。昇騰之象

右七十六章接上章之義上之政化不善有傷和氣故天下多剛暴以無爲清淨修已足以挽回和氣民遂其生樂其業刑不試而萬民悅服何剛暴之有是以修齊治平皆以柔和爲本以丹道言之和氣存則水火交濟和氣散則水火相違故柔弱處上。頌曰柔弱未是善剛強未是惡爭如養太和逍遥常快樂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稱物平施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損上益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裒多益寡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益謙人之道則不然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人益己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己益人唯有道者做天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損功成不居損其不欲見賢見音現。損之又損

右七十七章接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大道也強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惟有道者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己益人損有餘益不足損之又損以至無爲。頌曰益之常不足損則却寬剩只這克己心便是平等秤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

能勝棒打不開其無以易之無物可比柔勝剛屈己者勝弱勝強軟能蝕堅天下莫不知衆所共知莫能行擔負不起是以聖人言諦聽受國之垢能爲社稷主海納百川受國之不祥能爲天下王處衆人之所惡正言若反與物相反

右七十八章談四

接上章損益之義至卑至弱莫過於水破堤決岸莫之能禦以此可見柔勝剛弱勝強也天下人皆知而不能行何哉不肯卑下故也衆人所惡垢與不祥惟有道者則能受之。頌曰弱者從他弱強者任他強休生分別相識取法中王但觀浩淼無窮水幾處隨圓幾處方

十八

和大怨必有餘怨施恩成怨安可以爲善錯是以

聖人執左契契音挈下同叶克己徹。誠信及物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性靜情逸無德司徹心動神疲天道無私公至常與聖人惟道是從

右七十九章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安可為善不如責已恩怨兩忘則民心自然感德而契之也大德之人則司契下德之人司徹明徹者通也只知通為明斷殊不知盡法無民矣安可為善司契者存誠信與民心契也。頌曰明斷傷和氣施恩惹禍殃不如司左契恩怨兩相忘

小國寡民不貪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不尚賢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安分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動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爭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反朴 甘其食忘味美其服忘形安其居忘動樂其俗樂音忘洛。憂鄰國相望望平聲。對境無心雞犬之聲相聞外境不入內不出民至老死終身在道不相往來忘其彼此

右八十章上章云執左契謂以道感民則自然契合無爭奪也故次之以小國寡民言知足而不貪也國雖小民雖寡自以為足使有才能者不得見用則民

談四 十九

自然無知無欲不遷不變無爭無競安守常分服食與居常樂於道鄰國彼此無犯永無爭奪也。頌曰無為境界能小能大放去收來廓然無礙本來面目現堂堂世界壞時渠不壞

信言不美良藥苦口美言不信口頭三昧善者不辯無分別辯者不善妄生差別知者不博頭頭總是博者不知

物物有得聖人不積不增不減既以為人已愈有用之不盡既以與人已愈多普濟無窮天之道生生不已害無所不利聖人之道則天而行為而不爭慈忍儉約

右八十一章不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眞實之言淡薄虛妄之言華飾善為道者無分別故善辯者致爭之由故曰不善眞知者

先而不耀故曰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曰不知聖人損其所有愛養萬物不為主故曰不積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故全眞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故曰為人愈有與人愈多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為而不爭只這末後一章總發前八十一章之蘊也經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希言自然淡乎無味若退道若退明道若昧廣德若不足大白若

辱曰希曰夷惟恍惟忽大音希聲大器晚
成正言若反已上等語雖不美聽其中有
信故曰信言不美可道可名可見可聞持
而盈之揣而銳之金玉滿堂善之為善美
之為美樂之與餌聲味俱美已上等語雖
美於聽終不實也故曰美言不信若訥若
拙若愚若朴若屈若辱不尚已賢不貴奇
貸儼兮若客敦兮若朴若曠兮若谷渾兮若
濁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不自見不自是不
自矜不自伐勇於敢止強
已上皆不辯之善也尚奇務
貸自高自大自見自是自矜自伐勇於敢
嗜於欲不畏威不畏死不知足不知止強
知前識昭昭察察已上皆不善之辯也不
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塞其兌閉其
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言而
信不見而名無為而成已上皆知者不博
無廠其所生開其兌濟其事捨儉且廣捨
之謂也知物知人知事知外無狹其所居
後且先不知為知皆是妄知已上皆博者
不知之義也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

居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少私寡欲見素抱朴損之又損以至無為去甚去奢去泰無知無事無欲已上皆不積之義也至於曲全枉直窪盈弊新萬物歸之萬民化之天地合之廣施博濟不窮不弊不殆不勤用之不可既此為人愈有與人愈多之義也天之道生成運化稱物平施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無所不利至公無私惟德是輔不言善應不召自來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一切有情無不覆燾此利而無害也聖人之道守雌抱一處柔行謙和先同塵後已先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不責於人善貸且成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小國寡民自以為足使民反朴忘其彼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皆不爭之義也只這不爭二字八十章之要也若是信得及底把這不爭二字為日用之純熟則自然造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明

妙本得矣且道不爭二字作麼會
倒門前利竿著。須曰字之常不足讓之
則有餘無爭功不
間萬化悉歸渠

道德會元卷下

道德真經解卷上

聖人以神藏寂寞道在杳冥周流六虛而莫足以知其然酬酢萬變孰敢以窺其跡則一往一來而以元自虛一造一化而以眞自修又奚有言以好辯哉聖人默而思之輿情至愚必待引之而後動群性至昏必待誨之而後悟此所以有言載于方冊垂乎不朽以爲常善之救奚洎乎千載厥道彌遠先聖之意昧者不能取至眞之言愚者不能達況我老君之書言明而理遠文近而旨幽若不釋而

申義衆人視之則有如天之遠而不能炳若丹青矣是致今因行化得屆塵寰不免援毫以彰大義庶幾乎指示而已

道德眞經解卷上

無名氏 解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生殺以時物之道也德業以脩人之道也

男女以別家之道也法度以明國之道也
此天下之常道聖凡之同有者也若可道
之道應變无滯與物無方非耳而聽其希
聲非目而觀其眞色得其微者探神化于
寥寥知其遠者達眞筌于不測動乃應于
萬機靜不流于一曲則常之道焉能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至眞之名不附于形形則有盛衰之相代
至眞之名不寓于數數則有變窮之相更
是以可名搏之而不得象之而不似迎隨

而首尾不能見鑽仰而堅高莫可及不隨
物而有定執體而有用以常無而與道爲
合而名自生焉非常名之可如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昔道未判之際非陰陽之可論造化之可
推及炁適于清得之者爲天炁適于濁得
之者爲地天地之兩得以清爲陽以濁爲
陰陽者能造陰者能化此萬物所以生也
以無則爲道獨而天地得之此無名所以
天地之始以有則天地爲合而萬物生之

此有名所以萬物之母始則言其炁母則言其形炁也形也亦道之有無耳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恍爾而來自何而來惚爾而去自何而去

虛而不停于一物空而不鑒于一形此所謂常无也恍爾而來來之必有其象惚爾而去去之必有其物虛則神集也不動而動空則真蘊也不化而化此乃常有也常无也守于无爲常有也脩于有作无爲則

妙有作則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矣大抵皆可謂之玄兾且玄者道有可觀猶天之色可視而不知其然玄之又玄乃得之又得而達之尤深着也故曰衆妙之門以其能出入于大道故矣

天下皆知章第二

談五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道散于事物雜于性初受之眞人爲之僞
始稟之和外而爲乖此昔之美者今而爲
惡向之善者背而不善斯美惡之兩途善
不善之不一也聖人不爲有惡而不美已
不爲有不善而不善已亦以達其性耳非
與衆人美惡之相隨善不善之相分也苟
欲一之則性均爲至矣又奚有有无難易
長短高下音聲前後哉此聖人之教所以
爲此而行焉
是以聖人處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以道治已以功加人蓋謂彼无長慮待聖而後慮彼无獨見待聖而後見若不示之以教則柔而自溺愚而自弱不能趨聖人之道矣我乃儲神于淵默而使彼觀風而動處思于寂寞而使彼視化而為慮事物之煩有以耗吾之聰明我則无事慮言語之多有以亂吾之眞緒我則不言自然事濟于下教立于上而天下之民不率而率矣固无反道之弊耳

萬物作而不辭

聖人出而萬物出聖人入而萬物入聖人
者乃萬物之所覩是以聖人在上萬物並
作而各遂其宜无失性之咎蓋吾无所用
其心哉凡以順物之理而已以至興衰烏
有辭也設若政事未脩教化未明應出而
入應取而與擾擾天下之心紛紛萬物之
態如此雖作未有不辭者也萬物作而不
辭亦待乎聖人之世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

大道之設不以物我而有分高卑而有間以心達心則天下之心我之心也以形養形則萬物之形我之形也又奚有兩其意哉聖人體道而濟物屈已以待人伏吾之巧以救其拙推吾之能以率其鄙功乃至于無窮業乃至于可大固爲不可加焉聖人慮其滿而有溢故乃抑之慮其盈而有虧故乃損之大而充塞不自以爲足妙而莫測不自以爲神生而不生爲而不爲功而不功如是則物不能我遷時不能我徙

而處乎道矣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性本無分而習以遷之物本无二而情所異之習遷于性則賢者常爲人之所慕情異于物則難得者常爲人之所求慕于賢而不及則反以爲爭求于貨而不足則反

以爲盜是二者使民失性而妄知養情而苟欲安可以見吾之道哉莫若使之心之虛也賢鄙不停于內而彼我无分腹之實紛也華不誘于外而衣食以足弱其志以自柔而不好勝于人強其骨以自立而不耽利于物所以天下之民无妄見之知天下之民亡苟求之欲則聖人之爲无不治矣則不尚賢之篇乃復人之性反物之情而根乎道者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道之舒可以充乎四極而不以爲滿道之
卷可以隱乎纖芥而不以爲微以體則至
虛物之來者無不應以用則至變事之至
者无不接不抗于太高高恐下者不能及
不即于太平卑恐高者不能俯如此不惟
不盈又至于不久自非處陰陽之中曷以
能此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者陰陽
之中无過不及之義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深而莫測之謂淵微而莫窮之謂道道之
无則天地以爲始道之有則萬物以爲母
言其母則知萬物生乎道者也言其宗則
知萬物本乎道者也既爲其宗何云似之
蓋道乃无形不可以定體言之故曰淵兮

似萬物之宗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之處道閑意馬于空虛湛性源于寂寞
喜慈藏于无事之鄉好惡鏁于不思之地
則以淡居已以靜對物不顯明于外則和

之而若晦不獨異于衆則同之而若愚如是于道也弗視而見弗爲而成而無事物之累哉設使不挫其銳而專以意必至于輕動而傷吾之性不解其紛而專以事必至于多擾而亂吾之眞不和其光道必失于炫不同其塵名必失于矜如是於道也視之不見爲之不成而常以事物爲累哉學之者可不愼歟此于四事之後所以繼之曰湛兮似或存也道无定體若特以存而言之非道也故似或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觀道之所來出于无爲生于清靜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不爲強而多不爲懦而寡則虛无之至眞常之妙雖天地以我爲始雖萬物以我爲宗兆于莫測探于莫先彼象

有形也我則處之于未形之初彼帝有物也我則居之于无物之上如此豈可以子名之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天地之于萬物任其理之自然方其時之生也與之生以育之而有雨露之滋方其時之殺也與之殺以凋之而有雪霜之變如此必不係于一物不累于一時凡以待其理而已特謂之芻狗者方其祭祀之時貢以至誠而致其欽愛之意及其禮畢棄以无用若看糞壤此非厚于初而薄于終愛于前而惡于後乃理之然也聖人之於

百姓又非異此方其致愛也如保赤子其致敬也若承大祭則親愛之心莫大于是及其有不可愛者罰以肆其威而視命如芥有不可敬者刑以殺其辜而觀生若鬧此非聖人留情于賞罰也亦任其理之然而體乎天地耳若非如此焉能受萬物而不窮接萬變而不溺好其生者與之生而不匱欲其善者與之善而不已其應无方其出无盡乃橐籥之若也故又繼之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云耳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聖人動則用道靜則體道居靜之時以道為同湛兮自養而不與事交不與物接又奚有言之弊也及其動而用道无言以應變則道至于有窮雖言之可尚必簡以當理要以合道而不務多以為泛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乃其當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虛而能應其應无窮妙而莫測其測无方且谷者應萬有而不留于一物神者受萬化而不滯于一原不留于一物則其虛不至于盈何虧之有不滯于一原其化必不至于窮何終之有此谷神所以有不死之兆爾是謂玄牝者道之于人始降于无終成于有无者以形而言有者以形而喻玄牝者乃形之有者也人身之中以玄牝爲生虛以應我之運妙而成吾之化降者由此而升往者由此而還則寸焉綿綿眞靈

寂寂而有長生之理焉然人所以不能生者非玄牝之窓止人不能虛且靜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談五

其體至高濟羣生而不有者此天之所以長也其勢博厚載萬物而不辭者此地之所以久也天長也其覆萬世而不傾地久也其載古今而不陷此非天地固所以長

九

久而不傾陷也蓋不有其生自然而長生矣聖人體乎天地思慕長生焉敢有其身也故抑高而就卑和光而同物知雖先也不敢爲人之先而常處其後身雖聖也不敢超衆之爲而常晦其跡如此乃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能成其私而同天地之長久矣自非不自生烏足語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无尤矣
昔道在于上混然而无固无殊品以雜其
眞洎離无入有於性則存善於五行則生
水而善之與水乃離道近矣此所以相譬
而立焉故曰上善若水善之謂性忘心而
入寂澄己而利物蔽爭勝之原若其固有
亡取與之分如其自然求之而後應而不
應于妄求靜之而徐清而不清于非靜深
以自達明而守晦以至于濟物之仁必然
之信任理之治適變之能无非水之不相

一也大抵此篇之意乃上德不德上士无爭之意也何且居善地者必就于下心善淵者水深則回與善仁者利達萬物言善信者外不欺人政善治者執桑弱而勝剛強事善能者渡舟楫而无不濟動善時者

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凡斯數事若有其善而好勝于物定以有尤焉能幾於道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道之爲物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无欠

以爲不足无贅以爲有餘悉皆虛其中以
无滿空其蘊而受物又何必持其盈以爲
其約苟持其盈不如其已天下之事來之
復去新之代舊出沒之繁不可以計窮利
害之雜不可以智算若焦心以應无盡之
事窮思以待不齊之物雖有揣之之巧銳
之之利亦有時而耗竭矣仕道者不然棄
塵緒于事物保眞情于不爲則吾之所享
長其保焉

金壇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以道觀物則道爲眞物爲假以德觀物則德爲長物爲短至人以道養德以德修道而常昇于物物之上以道德爲樂者知物皆爲假而徒役吾之神思耳此金玉者雖爲其寶以至人觀之乃寄來之物奚可珍

之苟弃珍之寧元咎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時不能常行行之而有止物不能常興興之而有廢況人進退有義義可從而不可違去就有命命可順而不可乖苟義可退

也違義以進之必有其害命可去也乖命以就而就之必有其損況成敗之相隨榮辱之相代猶首尾之相應禍福之相伏豈可恃進以終身之榮而不顧憂患哉此功成名遂身退乃天之道也

載營魄抱一能无離乎章第十

人受命已來保神之後陰陽具于一身造化全于四大其性也得爾沖和其炁也歸爾眞正又奚有外物之患哉此乃生之理

也及神逐變遷慮從物起嗜慾生于胷中勞役耽于身内所得之和變而爲乖所歸之正適以爲邪而神於是爲睨之所奪不能載睨乃至于散亂而不保矣此死之道也至人知其如此忘其物念灰彼塵心知神乃我之主則安而不亂以至于明知精乃我之本則寧而不搖以至于一而後吾之神也洞于靈而不爲罔吾之精也保于眞而不爲兩内无睨之所載外无物之所遷則道不幾乎息矣切咍愚者背陽而向

陰滅神而就覭日馳萬變之勞不守至精之一及其死也沉淪陰道落彼異生斯蓋覭之所載而不能抱一以自全故也痛之痛之

專烝致柔能如嬰兒乎

談五

人自保生以烝養之人自赴死以烝損之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故專烝致柔以全其眞也且至人之性習于不動動則哀樂生焉至人之性安于不悖悖則暴怒起焉哀樂生而情亂于中暴怒起而烝作于內

如是而養眞者未之有也烏何以專而致柔莫若以志帥之以神御之安心于清靜致意于虛閑縛五賊于无染之鄉囚无明于至弱之界而後烏適于柔而不動于觸非嬰兒而何哉

滌除玄覽能无疵乎

性有其垢可以滌之性有其穢可以除之自非清以養已靜而對物焉能如此

愛民治國能无爲乎

治本出于无爲僞常生于有作況人離性

則失本役物則喪已欲愛民于保生治國
于常安莫若使之安性而不爲矣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萬物出入以天爲門天之出入以道爲戶
至人者應天門以出入玄域遊道戶而升
降眞界達時消息與物盈虛非妄有所作
也安于无心而已
明白四達能无知乎
燭幽之謂明見素之謂白周流无壅之謂
四達如此可謂知知矣知而不知乃爲至

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道有其造可以生之道有其化可以畜之
然道可以生畜萬物自非達之不可似也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萬世不弊之謂道豈非長乎无爲而萬物
化豈非不宰乎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无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无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
車以有運轉之理而无凝于物器以有收
斂之名而不散于外室則爲所居之常而
得安于中特以言无有之用者且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方其形而上
也以无爲用其用无窮而罔有新故之敝
方其形而下也以有爲利其利有盡而有
興廢之咎此所以於車言无有車之用於
器言无有器之用於室言无有室之用若
以玄者論之則運吾之炁者河車收吾之

真者鼎器宅吾之神者絳室是三者果如何哉乃以无爲用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真非不欲保于內性非不欲復于初而所以不能者常被外物以誘之故也目注于視吾將以慧觀而見其真色所以不見者物之色以盲之耳注于聽吾將以定力而聞其真聲所以不聞者物之聲以聾之口

注于味吾將以至淡而知其眞味所以不知者物之味以爽之目至于盲而閉其慧觀耳至于聾而潰其定力口至于爽而不能居淡九邪由此而作眞元因此而喪乃衆人爾奚可以語道哉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七情生于放縱三毒起于貪求且性者以心爲表心者以性爲裏性定心澄无事于逐物則田獵與難得之貨奚足爲患哉馳

騁田獵則血烝俱作敷發于外而心所以作狂好難得之貨則偷合苟容妄求曲取而行所以妨此皆聖人之所不爲也而繼之以爲腹不爲目者以明其養內而不養外故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心忘于道而係于物則喜于榮華而驚于

憂患常以得失爲累而不能以浩浩然糸
且人之居寵而受其祿得榮于已以祿居
之則顯而不辭以榮處之則驕而不法矜
誇焉而尊以惡卑光顯焉而高以恥下則
積金繫馬寧不爲之寵哉斯奚足以爲辱
也一有所失自以爲慊至人不然貴不爲
樂賤不爲憂受祿萬鍾食前方丈吾非有
也簞食瓢飲蓬居甕室吾非憂也得之嚚
嚚失之嚚嚚曾足以驚乎惟有其寵者辱
莫大焉非驚而何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受命于无成形于有且形之成于有也合地水風火之假生精神忝盡之實居處焉不能免寒暑之所拘動作焉不能外勞役之所使以至于飲水食穀以充于内衣帛服布以禦于外或過焉爲有餘欠焉爲不足不能无患焉惟其盜陰陽之眞情奪造化之正理喜怒去于胷中寒暑逃于物外脫四大之假以无其身反九變之眞而

入于道則吾以是无无以不生空空而不
化又何有患也經謂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乃此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

談五

十六

道處太素之上而无其色則色之所色者
雖离婁之明无所施其視道處太虛之中
而无其聲則聲之所聲雖師曠之聰无所
專其聽道在无名之先而无其象之所象

則象雖烏獲之力不能舉其重此夷所以
視之而不見希所以聽之而不聞微所以
搏之而不得也此以常者言之若以能開
慧目以觀眞色則視之而可見啓玄耳以
聽希音則聽之而可聞施妙力以斡大象
則搏之而可得常人所以不能者五色盲
于目五音聾于耳五事蔽于心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道无在道无不在不可以物名之不可以
象假之及其濟天下之用則萬物而无非

道者且道在物也一莫得以分之而聖人所以言夷希微各異者設以視聽搏之趣爾要其所以爲異乃无此之異也混而爲一爾豈可以致詰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无物是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物之附于陽者其升以明附于陰者其降以晦升而明者有性者以趨降而晦者有

形者以逃天下之人於是以知向背之理若道則不然忽兮狀也上不爲陽而明无物也下不爲陰而晦其來也不行而至豈可迎乎其去也不疾而速豈可隨乎欲窮其本也探上古而不知其始欲究其末也御當今而不知其變及其以玄推之上有明以爲其皦則光照于物物下有晦以爲其昧則忽出于寺寺其上之昧者可以升而向之其下之昧者可以塞而背之來之若吾有靈以迎其前去之者吾有神以隨其

後惚兮惚則无物以有物恍兮恍則不亦而有狀此非與經固相反蓋老氏之言微而顯矣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小人精于物君子精于道精于物者以物役之其巧有盡精于道者以道養之其化无窮是以古之善爲士者藏于至幽隱于不測盡其性以无方窮其理而不滯則有言也言合于道而衆不能曉有作也作契

于理而衆不能達以至于捜賾亡形而衆以獨見驅役有象而我以獨斡周流六虚而同天莫可學酬酢萬變而治物无所壅則吾之微妙玄通人固以不識也非我特欲不識而專以異也我道之深而彼不能識也故矣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浩浩處道不以吉凶而有事于思寂寂守玄不以憂患而有事于動无思也遇物而後作臨事而後為必待可行之時而後行

之可用之世而後用之又何容心哉此所
以豫若冬涉川也冬涉川者遍而後動不
得已也非所以為未然之見何非不見于
未然也无心而已无動也寂然而退居幽
宇以至于不出窓然而靜處玄宅而至于
不為欲已焉常恐踰閑以自警屈身焉以
至閉戸而自約猶若畏四隣者乃其此也
畏四隣者安其居而不出也非所以不敢
出也蓋退藏于窓而不與物交故矣是二
者一事于无思一事于无動非古之善士

孰能如此

儼若容

兒一不莊則无威可畏身不重則无儀可象況事道者所處玄宅所履眞路所言則法言所行則法行豈可不嚴而勵已容而畏物哉則儼若容者乃其宜也

渙若氷將釋

性本空虛因物而實性本澄靜因物而動且物之所以渙者陽也所以結者陰也陽以溶溶之則舒舒以自復優優而自遂而不

與物為之聚散陰以結之无者附于有散者皆有于實其形厚者不能薄其勢小者不能大入此乃有在之理非无在之意也何以況之由水之性或就下以適東流川而學海或升而為雲雨或導而為江河源之深其流乃長流之長者其澤必遠甚以為自得哉及陰忽凝以為冰則其源以塞其流以阻而不能若水以四達矣此善為士者其性之涣所以若冰之將釋也求其以復初矣

敦兮其若樸

文勝質其質必滅華勝實其實不顯爲士之道不吐英華以妨大素不尚浮虛以掩大材凡以守天性之純而求爲不雜收天真之粹而求爲不僞處于厚而不處于薄居其全而不居其駁此經乃謂敦兮其若樸也

曠兮其若谷

澹足萬物而不以爲有湛无一毫而不以爲无物之來者應之而不留事之至者容

之而不滯此性之虛然善應而不以物爲
心也則曠兮所以若谷也
渾兮其若濁
和也其光則知韜以自晦同其塵則知混而
不分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
芸芸必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出而不反其出有窮往而不復其往必弊

天之所以有春者生以出也有秋者反以復也生而出以爲命反而復以爲性且曰有生斯有性何必待復而後見性曰生者動也動則紛紛性莫失焉所言歸根曰靜者反其性也又曰既靜以見性此却云靜以復命何也曰生而有命則命常因性失而亡既靜以見性則命乃復矣此盡性而後至于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靜乃性之本有時而動者以應物也非我

性斯動矣常乃道之體遇物而變者以應時也非我道斯變矣聖人若退藏之際而不爲物居寂默之中而不應時則其性靜而不動其道常而不變此曰復命曰常者靜而不出以得其性也知常曰明者虛而

自見以得其道也故矣反以不知常而應變則失性違道之事无所不至非凶而何乃繼之日不知常妄作凶也云耳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萬變不齊羣動不一以擇之則洪纖而有

曲以分之則高下而有間聖人欲一之以羣動齊之以萬變莫非容也斯容何以致之因于知常而已惟其容也觸之者寬以无私應之者一而不二其平也衡不可以奪其虛也谷不可以過由是自容而至于大公矣既以公之則可宰制羣生法令天下萬務之煩而我可以析之四海之大而自隱此者養素于內而善俗者也今渾兮其若濁何以異此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水之清者有物以撓之其清乃濁人之安者有物以誘之其安必動濁以亂其清而不能事之以靜則清因濁滅動以失安而不能變之以生則安因動危此非所以爲善士也我則不然以靜爲常而靜以徐清則濁焉爲患以動爲變而動以徐生則安何爲守如此則靜不至于失性動不至于失道而无溺于一曲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物之敗者因於自成事之敝者因于自新

則成敗之相復新敝之相代乃固然之理而人情之所不免也至于善士守道以自敝而其敝常新處事以自敗而其敗常成新也萬世不敝常成也終身不敗如此非他致之出于不盈而已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生而不有有時而有者虛之未極也安而不動有時而動者靜之未篤也且道在萬物之上應萬變而不知其耗守眞一而不

知其竭廓之以宇宙之大莫見其涯濟之以羣生之出莫知其動空空而至无湛湛而常寂則入之多不以爲盈出之衆不以爲擾則虛於是致之以極靜於是守之以篤而萬物所以並作也萬物之來始于无形終于有象若虛之不極則出生者不能无窮靜之不篤則還生者不能无窮而萬我可以歸之則人之道至此而最矣人道既最以如何哉乃通于天而已人至于通天可謂至矣而人物何足以櫟之乃道爾

此經所以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昔聖人之治儲思于淵默恭已于巖廊无為以待天下之為无言以應天下之變皷舞以神則號令不知所自出教化以身則政事不知所自行則民不化而化成不治而治致不待率而後應不待誅而後畏曰

用我德不知德之可懷日由吾道不知道之可向則浩浩自遂其宜熙熙自獲其所此乃太上之治以自然爲化故曰下知有之逮三皇之後制度以修賞罰以出有愛人之政而如保赤子有歸民之德而若從流水以恩撫之則百姓親之如父母以仁恤之則百姓譽之若天地斯乃有爲之世以政而治民者也故人以親而譽之其次不然或峻刑嚴法以設威于上或反道敗德而失政于下一則畏彼之威而苟免之

過以至于恥一則侮彼之政而亂其常以至于爲非則法雖可畏而成于不畏德既可侮而不能无侮此下以愧于親譽上以慚于知有者寧可不慎擇歟

信不足有不信脩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內有諸己外不欺物乃謂之信則信者聖人以爲將命令宣志意而達乎四方者也苟不足焉人何信之聖人乃思之而後言而言不以爲妄慮之而後語而語不以爲

歟有命焉若卜筮而可孚有令焉如影響之可應則信矣有不足也其實出于貴言而已貴則不輕貴則不賤不輕以重之而言无亂發不賤以尊之而言无虛設惟其如此功乃至于成事乃至于遂而百姓自然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聖人臨事而无意對物而无心无意也則恤愛兼制之務不彰于外无心也則謀慮

知見之爲不起于中而悉以道爲出處以道爲語默故也及萬緒交起百態互生愛惡之情於是而有與奪之權於是而作則吾之大道分而爲二而仁義所以行也性失于多知聖人以約爲守機生于遠見聖人以晦爲用知不以約有不及者則智於是而鑒見不以晦有不明者則機於是而巧是以智慧出于胷中大僞生于構內而於吾道必以遠矣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无所不通之謂聖无所不知之謂智則聖也者成性以達已體道而御物而特以絶者不敢有其聖以為衆人之所不及矣智也者彰往而見其未然察來而知其未爨特以謂棄者不敢有其智而為衆人之所不知苟以有聖則不及者離性又詐苟以有智則不知者捨真以為僞性其絶而棄之則民各任其性矣其利而百倍焉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天有五典人有五常則父子者乃天之叙也天叙之始良知出于自然良能本于不慮而孝慈之性固存于父子之間矣待教以率之所以父子不親者有仁義以妨之何仁者愛人及其所不愛義者宜人及其所不宜則物爭以愛而不愛者亂人尚以宜而不宜者悖孝慈或因此失矣若絶而棄之則民復孝慈

絶巧棄利盜賊无有

尚巧必窮好利必爭盜賊之源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從流者流遠而必涸圖枝者枝多而必鈌今以捨流而窮源其源必澄棄枝而就本其本必固所以棄絶三事而今何屬哉必以見性而已故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繼于後也无塵以染其質之謂素无華以亂其本之謂樸少私則不昏惑以著物寡欲則不盜縱以喪已斯者若非去亂性之本何以哉

道德真經解卷中

無名氏解

絶學无憂章第二十

絶學无憂

學將以窮理理之不窮无以盡性无以盡性則荒惑憂樂不召而來矣今以云絶學者學已至于窮理其性得矣性之得也樂莫大焉此所以无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處道之眞无分于僞得性之善无別于惡

真有所失則僞從而生焉善有所遷惡從而出焉則真僞之相去善惡之相離固不遠矣在體道者以覺之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聖人退而居密隱而守靜優游從容以樂

于天真泊和廉正以掌其天宰明而燭物而不與稚種分別高而越世而不與事事爭鋒斯乃處一已之道而不同物也及常以同俗和不異衆言與物交跡同民患而吉凶之言變有所不免此人之所畏所以不

可不畏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見道而不識由道而不知六情蔽于靈淵

五賊亂于眞宰此乃衆人耳彼衆人不知

性之失也逐情而喜耽物而樂熙熙以從

己之欲嚣嚣而隨時之態則自以爲樂如

享太牢與登春臺者享太牢以爲美登春

臺以爲榮二者之樂曾可以衆人能之惟

至樂者可以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道之散因于純變而爲雜性之失因于和
適而爲駁吐華于外而實必中損遷眞于
物而精必中耗或機巧興于大僞姦詐出
于多途則吾道彼不得也我則異此含和
而智慮不萌守一而眞純不散忘喜怒以
塞其情攻愛惡而无其意如物象未兆之
先若嬰兒未孩之始此非全性體道孰能
若此惟其全性也常以自缺惟其體道也
常以自弱自缺以爲天下之全自弱以爲

天下之強此所以常與俗人異矣故彼之
昭昭者我則若昏彼之察察我則悶悶也
澹兮其若海飂兮似无所止
虛靜以處已淵深而待物此乃道之體也
故澹以若海普以濟天下博而散萬物此
乃道之用也故飂以无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我道也彼物也物非道則不生道无物則
爲常我且居道之常而物如何哉以此明
物爲我用我非物役故也乃衆人皆有以

也我獨頑且鄙者不能入不能取之理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以言其先則爲象之未兆以言其尊則爲
帝之未出天地爲大以道爲始萬物爲多
以道爲母母者有生養之道我今居以父
視不欲生乎達于修眞不欲養乎既生且
養捨道何以故貴食母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不可學由性而率則率性者固得其道

也道得于我則我之所養者爲眞所施者爲德而德於是得于道在我之後而人可以修之也然而道則爲无德則爲有德至而入于道道優而散于德則道德之相從未嘗可相離也而經以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其理若此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道之至寂則靜不可以聽道之至无則虛不可以觀欲前而迎焉无首之可向欲後而隨焉无尾之可趨此大道之體以居其常也方將離體而涉于用不可爲无而无其名不可爲无而无其狀此无中有有而象物所以出于恍惚之間也此其體也乃謂眞无此之用也乃謂眞有有象斯有物有形斯有性有象物之後而云有精者其眞有生也有生非所以生乃入造化之域居陰陽之境眞性得以感則不化而化正

悉得以運則不生而生此之爲生其理幽矣非顯然而著象昭然而成形乃眞于甚眞信于甚信而常以窈冥爲用非達道之士至人之識莫足議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道散于天下得之微者爲精得之寡者爲粗則天下人物於道不能无遠久高下哉聖人乃得道之具受性之全至于應天下

之不一成一已之无窮莫不有措哉亦非以他致之因其理而已且天下之性不能俱直以執我之直而正彼之曲則直不能无損天下之物不能俱美以恃我之盈而不容于衆則盈不能无虧物物相代固有其敝若以自新則敝有時而至事事相雜固有其惑若以徧覽則惑有時而起聖人知其此也順物之理而曲則直矣卑已之性而窪則盈矣日新其德而常以自敝守之以約而不以自惑而後内而處道道无

不全外而居政政无不治以已之微而待天下之衆以身之通而歸四海之遠自非虛以處已寬以待人曷以如此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者道之初天地之始陰陽未判之前則吾眞无僞萬物未生之先則吾性无分彼我不能以兩適人物不能以互別斯乃至純之化全粹之道推而天下豈可不爲法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天下之明明于見人不明于見己明莫大焉非明不足以見己不敢見爾天下之智知于是人不知于是己智莫大焉非智不足以是己不敢是爾以至于功加天下而元不被其澤能出萬民而莫可及其大自非聖人其明豈不自見而不能曲以全矣其智豈不自是而不能枉以直矣伐其功而盈至于滿假則窪何有也矜其能而新

至于光榮則敵何有也如此乃衆人爾聖人反此故又繼之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有形者可以理推有言者可以物使或事因于人爲而後成或化因于時作而後起此皆非所以爲自然也惟不可爲而爲不可召而至視之以神而後見聽之以忘而後聞无无以受則化自无來有有以生則

變從有出如是則夫何爲哉體于自然而已此所以莫可爲而爲莫之化而化非希而何哉而夷微非不能此而獨言希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天之所以鼓動群生者莫大乎風風雨者乃天之所資澤萬物者莫大乎雨風雨者乃天之所賴而陰陽感會而後有也陰陽之物之所以變從有出如是則夫何爲哉體于自然而已此所以莫可爲而爲莫之化而化非希而何哉而夷微非不能此而獨言希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天之所以鼓動群生者莫大乎風所以潤澤萬物者莫大乎雨風雨者乃天之所賴而陰陽感會而後有也陰陽之物之所以真情正而不悖和而不乖乃不愆期而至其來也調其正也常又奚有飄驟之異哉

惟其過也或以飄風或以驟雨此陰陽之
不常者曷以終朝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
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寞于自然寂于无物不以名器求不以形
象取而常在于玄玄之化窈窈之中者不
道而道不德而德惟其離无以執有捨一
而趨二求道之名以爲得道求德之華以
爲得德如是得之反以爲失矣欲得道而

不同德德而无失莫非玄冤无之真界妙
妙之玄鄉舉止而不離希矣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人必有性物必有分性之偏无以全其道
分之過无以求其有是故道自性出性由
道入欲身歸无名化體自然必待乎性之
沖靜而後可也如欲立者不跂欲行者不
跨反以跂而立跨而行必知其不能也形
之不完尚艱于行立況性之不完而可立

道爭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灝灝在上而寥以无形窈窈居中而恍以无象陰陽隱于一包之內造化藏於不測之際則清濁我以未判天地我以未分而何以謂之有物哉及天地生而萬物出吾道乃散殊于天下以濟其用今以謂有物混成者則老氏欲收天下之散而復歸于

一以一之萬而終始无窮往來不匱而萬世无弊哉故云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獨立而不改道所以混而在上以反本周行而不殆道所以混而在下以通變則混成之理於斯二者見之

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昔一忽充盈于四極而莫知其邊一忽寥廓于六虛而莫知其窮蹇乎上而不知其天徧于下而不知其地此之果如何哉聖

人分天地之後生萬物之初而與之字曰道強名曰大則大道之名聖人所以強之也非以體而立數惟其大也故能涉天下之用无所不往窮四海之物无所不至无所不往所以曰逝逝无所不至所以曰遠道

至于遠則惡以散殊而遠本故反以復初而使終而有始以周行焉此所以遠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有至尊而道爲最萬物有成理而道爲奥爲則道也者廓宇宙以至極居三才之至上其大不可以侔爲自一而爲二兩儀設位在上者以高明而至遠處下者以深厚而无疆則覆載之功孰可儗也其大乃得道之一矣二儀既設成位于中以至尊而統萬有以至公而奉大道蓋人之倫處王之道亦豈爲小哉此王所以亦大也詳而諭之得道之大者天得天之大者地得地之大者王故下繼之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而道則無所法乃出于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固則重重則敦本以寧則靜靜則復性及其紜紜天下之理而變由是生紛紛萬物之情而機由是出變生則萬態俱來而重者以輕機出則情

僞交至而靜者以躁浮虛澆薄之患有時而作吉凶悔吝之兆无所不至昔日之重以去其本當時之靜以亂其性如是非以爲善也君子知重爲輕根故行不離輜重知靜爲躁君故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君子輕重躁靜之理亦以敦本而復性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勢爲至尊其位爲至高其重固不可以過也若以天下對之以天下爲衆以一身爲重然以萬乘

之尊而身對天下當以天下爲輕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无轍迹

以車通諸夏以步陟諸塗其行雖至作所以爲善也聖人體神于至幽藏妙于不測一靜焉與道同居一動焉與道同出至于有行豈有轍迹之可觀乃无而已有轍則運之有滯有迹則通之有塞聖人之行无滯而常運无塞而常通雖至萬世夫何弊哉專于道故矣

善言无瑕謫

聖人以道處已以道濟物當處已之時寂與神交冥與意會兀兀于妙化之中默默于玄造之内又何以言為尚也及出而濟物涉于事為動于心聲示一言以天下為法宣一教以萬世為則破庶民之昏昏曉天下之聵聵則言有于不得已也然而言也不以多為繁不以少為弊多必盡理滿天下不以為非少必守法不及尺編亦以為當此之為言豈非善歟定无瑕謫之咎

矣反以不善之言出而招辜動而有悔妄則生疵巧而傷仁非止于无瑕謫也亦以爲害爾

善計不用籌筭

窮域中之變其變无窮盡天下之數其數无盡竭智必至于疲盡力乃至于耗雖欲計之不可筭矣聖人不然執一以御萬變計身以爲萬物一外无數數至我則以一總之身外无物物來我則以身應之如此則萬變歸于一萬物體于身天下之數不

下堂而知矣又奚以籌筭爲哉自非善計
必不能矣
善閉无關揵而不可開
出而應世以道爲用引天下之未能納天
下之未至則當顯然垂諭明然立言開吾
之路使人坦然以登關吾之門俾人趨然
以入及退藏于密言不與事交身不與物
接寂然以居則神不能見其迹冥然以守
則人莫以知其處塞于无路閉于无門絶
于外而固其內出于物而入于道無引也

未能者無以待無納也未至者無以及雖非關捷其門莫可開而入矣此所謂善閉也

善結无繩約而不可解

衆人之信有時而失當以約之聖人之信乃為大矣以己信結天下之信將示于來世垂乎不朽而使萬姓以一言為據何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聖人體道道無人物同欲其生共惡其死苟或棄之則人物何所資也是以聖人常善于救人與救物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人離其性則善不善之分矣以善救不善所以爲師因不善而顯善所以爲資若以道而言之師非貴也資非愛也貴師則有我愛資則有人人我之兩存則分別之心起於道爲患焉又非善也惟其以智爲迷

是謂要妙何以智有知則識見於外慮藏
于中折有物以爲其辨則眞情亦有時而
蔽矣反以如迷萌于无知外不顯于有象
內可覺于無物乃道之妙與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談六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十二

以陽爲雄以陰爲雌陽則注動陰則注靜
則知其雄乃爲動雌乃爲靜也至人以虛
處已以寬待人不恃有以爲先常處卑而

自下資納于物不以爲盈洞達乎心不以爲我體自然之化而不離于固有歸至純之質而不雜于天眞如此莫不守雌以安靜爲谿而盡性至于常德不離其如嬰兒嬰兒者以取合眞而不吐于外守一而不散于雜設若知雄好動而不守之以雌變性于實而不致之以虛又焉得爲嬰兒乎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

白乃未受於五色則所染由時斯色之始

也至人慎之以守其黑黑者色成而不可變也然不可變于方則爲北于時則爲冬方至于北則東南自此而起時至于冬則春夏從此而發以此見始起于此終成于此其勢無窮變而大通者也故至人以守之惟其守此則物化之而成事窮之而變萬民規之以爲式天下體之而爲法其德乃至于無極矣自非守黑曷以臻此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道常惡乎顯以光明性常致于汚而卑晦道顯而光則慮不能退藏于密性汚而晦則防侈靡以為患如是則浩以自屈虛以應人知榮為害道之根我則去之知辱為成性之本我則守之應彼之來而不費吾之有供彼之去而不竭吾之無裕以有餘優以常足則純而常歸于大樸矣此之成性神而明焉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形而上者謂之道乃復于樸之時也形而

下者謂之器乃撲散爲器之時也
故大制不割
道制於自然豈有宰割之用乎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昔帝王之於天下優游閑暇以處于巖廊之中淵默寂靜而安于衽席之上以道治人而衆莫知其有爲以神設化而人莫觀其有作此所謂无爲之世非有以取之也若以爲之而後成作之而後就令然後從

不從者戮之功然後賞無功者罰之不庭者必待乎討之而後來不化者必待乎誅之而後向如是非可以樂爲也當不得已而已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以天下爲有則萬弊日出千變叢生物與爲之敵事與爲之患則焦心勞思日以求治不可得也惟其以已忘天下內以无我外以無物無我則風化行于不可見無物

則道義示于莫能知禮樂治民之術我將以修身法度爲政之具我用以飭已萬態爭出我有以不求事物交來我有以不覩此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爲之理也至于有爲則敗之有執則失之凡與物競故也物有行隨之不齊行之在前而隨必至于後物有噓吹之不一噓之欲温而吹之者已至若強羸之相續載隳之相代此有有而必來者也力與之較智與之謀明與之辨聰與之察雖聖亦以爲耗焉吾何容心哉

常無無以待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物有其分事有其常越分爲甚甚而無損
損莫大焉過常爲奢奢而無約困莫大焉
泰則出乎二者斯非有以補于聖人是以
去之

校大 十五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道有體道有用居體之時寥然而不應務
澹然而不隨世乃以道自處而樂哉及道

之用涉千事爲出而應務則在德爲德在政爲政在教爲教在化爲化以至修明法度作新典章皆以道佐人主之事惟其佐主以道則服人以德教民以義彼不庭也反以吾仁彼不化也復以吾政又奚以兵強天下哉如是歸之者如水投源來之者若子慕父寧有不還之咎故繼之曰其事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

伐果而勿憍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古之聖人所以用兵者將以輔德而已非
以樂爲也出于不得已而後用故黃帝有
蚩尤之戰文王有獯鬻之討凡以非好于
用兵而專求勝于人也要以成其治矣若
矜其耀戰之能伐以誇戰之力驕以恃戰
之功必見其好勝于用兵而將以爲暴也
非果而勿強之理果乃求于成治勿強不
以求勝斯蓋知師之所處而地忝所傷大
軍之後天失其和故有凶年天地猶以有

傷用兵者寧無損乎斯聖人之一戒耳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雄守雌知雄之爲動而吉凶生焉故守靜以常安知白守黑以黑爲北而終以反始則無極焉斯二者乃道之動靜終始而言也若以未判之前眞不爲物雜化不爲情遷不以盛衰干吾之宰不以壯老奪吾之功萬世不弊永永無窮何以此爲累也且物壯則老乃非道爾既爲非道宜其早已

談六　十六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殺烝傷和戰心無德師克其萬損我之千

況不克而無害乎此宜以爲不祥之器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有道者以抱一于上以安民于中抱一以無爲爲守則率吾之性爾故優乎游乎而常與道爲同焉安民以制作爲用則演吾之法爾故因焉革焉而常與道爲幾矣二者以用兵爲不祥非樂乎此也苟或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惔爲上何耀吾之威以怯彼之勇行吾之兵以遏彼之亂無示于殺人有功于成道利一源以歸眞愼三反而圖勝如此非敢以爲美

也苟或美之是樂殺人寧以為有道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真而未散素而未華純無僞以雜其潔固無變以挫其完此所謂樸也道之樸常至于無名道之樸常歸于無象無名也以一言而可得無象也以一念而可求此其所以為小若出而應天下之變散而充萬象之用有性者以性得有形者以形化天也

自此而始萬物由此而毋廓然居象帝之先介然在最靈之上如是孰可以臣之若王侯守此萬物將自賓矣域中四大而道與王各居一焉王若能將此樸以御群有則天下之大四海之遠善不勸而遷惡不罰而去以至有目者延頸以求觀有足者跂望而求赴則被其化者以無外承其德者以有歸小大雲集邇遐影從豈不爲自賓也於道言莫能臣此所謂最上也於萬物言自賓此所謂最尊也最上最尊道固

不可以形器求也故曰樸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應求而來應捨而去豈非小歟此小非直小也小而大矣故天下莫能臣萬物將自賓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談七 十八

大道藏于陰陽陰陽隱于大道天地者得道之陰陽故陽降於下陰升於上其炁相合以成甘露且道之初剖而生其一於五行爲水在人爲命而天地於是有生成之理焉生之者必以成之是以甘露者其化

以忝忝之以化則形未有不生者自非陰陽之和以遂其冥莫足語之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在物外其樸無名樸散物內以爲形器而名由是生焉有名則有實有實則有數有數則有新敝之相代成壞之相續乃離其樸矣若不知止務名以遍求觀形而博立役精瘁神而無厭足之心竭思勞慮而處憂患之累豈不爲殆也知止則不殆矣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人之初生同得于道共有其性日誘月化
時將遷矣既以道集性則民之歸也乃復
其本矣有不從之患是由川谷之於江海
不待其招而來之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天下之事囂然而難別苟非以知之則僞
者以眞天下之物混然而難辨苟非以知
之則似者以是至于折萬情而歸正察千

變而合宜愚者不敢僭以爲賢賢者不見遺而有棄自非知人何能如此此乃謂之智歟智以知人已之是非或不足以見身之善惡或不足以察將有爲也不可就而就將有行也不可去而去如是雖智未以爲明也如明則見已之是非不昧非以爲是察已之善惡不怙惡以爲善發一言必當于人情措一事必合于衆意内無曲從以求爲阿外無黨舉以求爲諛此乃自知者也又甚于知人所以謂之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孟賁之與嬰兒兕虎之與蜂蠆此其爲勝何足較哉出于有力而已是故以大欺小以衆暴寡非足以爲奇也若克己之私遣已之欲利足以自敵害足以自討此乃勝己者也自超于勝人故曰強

知足者富

性離乎分則所貪無厭道充于己則所求乃足是以至人不徇乎利欲之名罔恥乎浮華之境外物不能誘吾之眞心虛名不

能動吾之高意眞以自養道以自充而常
足于其內此之爲富乃爲大矣
強行者有志
騏驥一躍驚馬十駕使騏驥之至千里不
以爲有志惟駑馬強力而進勉步而前行
而不已而能至者可謂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眞不以外奪性不以情移乃得其所矣得
其所則樂其固有安于自然此所以久
死而不亡者壽

有死者必有生有生者必有死自離道而至於民物未嘗有免乎二者也惟內以存乎眞靈中以保乎眞性不著于物而物固無以遷之不散于外而外固無以誘之如此形骸雖腐而我眞全于寂寂名望既在而我性存于杳杳迹雖不見而神常以視口雖不言而忽常以語此乃死而不亡者也其壽可爲大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周旋動靜無所不居汎應曲當無所不行
取之左而右不以爲妨取之右而左不以
爲偏小不以爲遺大不以爲懼虛不以爲
欠盈不以爲滿凡此乃所謂大道也豈非
汎乎

談六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
物而不爲主

二十一

吾道混然未判之前以無無在上純純而
樸孰爲天地孰爲萬物莫得以知之及二
儀剖判陰陽兩分變通布于四時生長成

于萬物則吾道散焉然而昔不以爲無今不以爲有向不以爲大即不以爲小是以萬物生之我則不辭其生無窮功成于衆我則不居其功無已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華實向背斂藏聚散未有不由乎此也豈非主乎不以爲主者蓋隱藏纖芥不以爲無澹足萬化不以爲有故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知主可名於大

道之爲道左右前後出入之不能似以爲

實供被廣宇取之無盡似以為虛實也非有意于小虛也非有意于大小大之名非可以拘以取能小能大故可言之道無欲也至人以欲慮不萌一念而得故名曰小道無方也充塞無外物莫能離故名曰大

小止于無欲有欲則應萬物而無窮非以為小大止于不知主知主與物相對而至于有方非以為大惟其無欲與不知主乃可名道之小大耳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

聖人入與道同居出與道同行其妙也與道同方其虛也與道同體如此則聖人與道豈有二也故能成其大而不自大乃為大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談六

執大象天下往

聖人在下以道自處動容周旋無非道也聖人在上出而應帝王之務顯而為君師之職身臨四海俾遐邇以向風日覽萬機

使群黎而作德豈非執大道以御世也今以謂大象者方將用道以治人吾無所執則政教之具有時而虧法度之柄有時而奪天下之民無以賴之而往惟執此大象則具有所操柄有所持凡以治民之事皆我所秉耳天下何不往也言象則貴有所執故不言大道而言大象

往而不害

以道御天下必有德以為政以仁為化知厚賦以傷人之財我則薄稅以裕之知重

役以疲人之力我則輕徭以寬之賞將勸善我則重之以賜罰將去惡我亦省之而恤如此則往者又何有害也不惟民庶至于草木各遂其生鳥獸各獲其養蠢而昆虫微而魚鼈皆得其所矣此其不害又何

害焉

安平泰

安對危平對側泰對否三者爲言皆致治之意自非聖人之世往而不害曷以共格于此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人情可以留欲可以治鄭衛之音以悅其情而聽之必美有奇珍之味以甘其口而食之必嘉苟或遇之未有不留者哉！

蓋情欲寓于其間故也此樂與餌過客所以止也而道至淡也以其無味至寂也以其不可見不可聞此人乃知之者寡焉至人非此得真味以忘其餌以餌為其假聽希音以忘其樂以樂為其邪是以寥寥乎

物上千百載而不爲物之所敝也無他哉
屏情蔇欲以見其性故能如此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天地有常理陰陽有正情寒暑往來之相推萬物盛衰之相續以至終而復始窮而反變此乃固然之理而可知者也是以歙張強弱之相伏廢興與奪之相代則歙者

在前張乃隨後而至弱者纔行強乃應迹而來廢盡則興奪極則與而皆必來矣而世俗之所共也聖人處道出天地之常權陰陽之正洞達玄情垂乎不測疾徐示于莫可知遲速生于不可見欲以迎之而前忽然在後思以隨之而後忽然在前去焉而反就生焉而復來鬼神莫以窺其迹陰陽無以籠其妙則聖人之道固以盡其變矣此歙之而張弱之而強廢之而興奪之而與乃無定理以拘之此所謂微而明矣

微者隱幽而察來知幾而見先洞達物理
明徹玄情而有以探于未形矣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性之虛也有以納天下之至變形之無也
有以敵天下之至大澹足萬物不以爲有
充塞四海不以爲盈其樸雖小而天下莫
能臣萬物歸之而不爲其主此道之柔弱
孰可勝焉仕道者寧不卑以自處和而自
弱不盈以待已常謙以奉人有功而不有
有能而不恃不爭焉而天下以爲先不矜

焉而天下以爲能此仕道之柔弱亦不可勝矣反以大而屈小高而辱卑求爲剛強以勝柔弱此蓋不知道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爲物伏藏深渺以潛其形則活其身

至于明露則禍患來矣聖人體道以御世存神以化人達微明之理以應當時之務示幾先之權而涉事爲之緒變化馳于不可名利用藏于不可測民日遷善不知其然世日躋治不見其迹此蓋利器不示於

人故能如此苟機露于當時言宣于民世
告以法度之由諭以致治之意非所以為
利器也聖人恥之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

以虛靜為體以變通為用其體虛靜斂至
無于寂寞收大寂于寞寞則疾徐應對一
于自然而未嘗有為其用變通涉天下而
非此不行合萬變而非此不立周旋動容

關此則乖泛應曲當無此則亂以至洪纖
短長高下曲直未有不由乎此也此無不
爲矣無爲也酬酢萬化之上運乎六合之
中寔有爲矣無不爲也鼓舞以神不見其
跡動止以化不知其用寔無爲矣此道無
在無不在之理也侯王守此以御天下無
言也而命令宣于四海無動也而教化彰
于天下乃無爲而無不爲矣自非體道何
以哉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

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人性受沖和之始秉純粹之初天真保于其中靈源全于其内則所謂抱樸之時及逐情而真散隨景而靈亡眈嗜慾以適非樂紛華而捨本乃離性失樸矣苟有以救之則反焉是猶天下成化之時其化久成民將散矣始于自然終于有作醇以生疵和而適僞天下之風將以移焉何以反之莫非鎮以無名之樸則真性將復然而聖人抱樸必將以處已非所以救人至于天

下欲作之時則情僞已生變態已出天真將滅大樸將廢然後鎮之豈吾所欲哉無若靜以自正而求正物爲大道趣自無名爲天地之始至于用無名之樸以鎮天下之欲則道乃終矣此太上所以著道經而至此爲末

道德真經解卷下

無名氏　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者天德也聖人觀天默與道會實無所得故曰不德以無所得故德自歸之是以有德也下德者所得之德也下德執德故曰不失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是以無

德也天德之德德不可至故無爲而無以爲所得之德執著其德故爲之而有以爲德降爲仁若仁則可爲也故上德無爲而上仁爲之然大仁不仁雖曰爲之亦無以爲而幾於上德者焉義兼於德而義則可

以虧也故下德爲之而上義亦爲焉然內以立我未能忘我外以制事未能無事雖曰上義猶未免於有所執也故有以爲而類於下德者焉道降德衰仁義俱失以禮交物實相僞也故爲而生患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即此以觀其所失每下可知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忠信之薄也攘臂而仍之則亂之首也然德無上下而兩言自仁而降言上而不言下

則其下者已不足道也至於以智爲前識
復不言其上是尤不及於禮矣窮思極慮
揣而銳之故曰道之華苦心勞神以喪天
眞故曰愚之始不言失禮而後智則以禮
者亂乎德而智者反乎道也是以大丈夫
處德之厚不處禮之薄居道之實不居智
之華故去彼人道之華而取此仙道之實
矣

談七 二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爲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
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
落如石

一者道也有一未形本無所得渾淪沌判
肇自古初則物得之天確然關乎上以無

爲用故得道而清地賮然處乎下以靜爲體故得道而寧神杳然藏乎幽陰陽不測故得道而靈谷虛而窪天道也以天得道而清故谷得道而盈物止而育地道也以地得道而寧故物得道而生神舍於身百

體之侯王也神尸諸聖天下之侯王也以神得道而靈故侯王得道以爲天下正其致此者道而已若天失其清斯無以覆將恐裂矣地失其寧斯無以載將恐發矣神失其靈斯無以守將恐歇矣謂天無以清

也故谷失其盈而將恐竭謂地無以寧也故物失其生而將恐滅謂神失其靈也故侯王失其正而將恐蹶且賤歸之則顯其貴下附之則顯其高亦猶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海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故貴高者不可失於基本也是以侯王處一於域中故自稱以孤寡食氣於太和故自稱以不穀有百體然後身之侯王以貴有百姓然後天下之侯王以尊侯王得此而擅貴高之稱者豈非以賤爲本故邪夫致

數輿者近取諸譬也今以輻輳輻合而成輿若立輿於前數其衆體用有所拘不足以得輿也合轂軌輪輻然後輿有運載之名合百姓賤下然後侯王有貴高之稱玉者貴也石者賤也玉出於石則貴亦以賤爲本然玉者有質而自貴侯王得一本不自貴豈欲如玉石然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靜者地道也反地道之靜而爲動是陰之感乎陽者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天道也由天道之弱而爲用是陽之感乎陰者也故曰弱者道之用陽以無爲用陰以有爲體陰陽交感於太空之中而物生焉萬物由地道而生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此乃反者道之動歟然有形者非天道不足爲生故曰有生於無此乃弱者道之用歟是以聖人言有以無爲毋無以虛爲毋虛以道爲毋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若能存守

玄都法其自然則由動之靜攝用歸體將
復於道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
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
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既已明道也故信之篤守之固有聞

必力行之中士將以進道也勉而後中不勉則不中思而後得不思則不得一出焉一入焉聞之猶有疑心也故存亡之間未之或行下士直以夷道也譬猶俚耳不知大聲譬猶衆心不受高言及其聞道必有

輕鄙之心焉故與道大反嗑然而笑之若道不見笑於下士其異於俚耳之所聞衆口之所說幾希安足以爲道哉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惟蚤夜以存思定適而默想勤行乎道則得矣進道若退以日計之不

足歲計之有餘於存亡無累則可矣惠飞道若類且泯形已名聲之可得耳目鼻口之所著人笑乎道則過矣亦知四大之在域中猶不外於道者乎上德者天道也天道窪則盈以其窪也故若谷大白者王道也

王道弊則新以其弊也故若辱廣德以地道言之用之不弊而成之若缺故若不足建德以大道言之建之不拔而修之罔覺故若偷以其若谷若辱若不足若偷則疑於變其質矣然其為上德為大白為廣德

爲建德而眞常之質固自若也此之謂質
眞若渝所以質眞若渝者何謂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大方載
之德合無疆故無隅大器用之久於其道
故晚成大音不言而四時行焉故希聲也
大象不物天下往焉故無形也此四大之
所以大者夫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帝王之
德配天地之道而無名者天地之始也道
於之而隱焉若分四大於域中皆其顯道
而強名之者矣道本非善貸由天地帝王

體此道以成天下故善貸之名於是乎立而曲成之効於是乎著然其成也且而已豈有心於勸成而然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易變而爲一一之所以起也故曰道生一

一者形變之始天地有形之最大也故曰一生二天地定位人居乎中而三才成焉故曰二生三三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然後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故曰三生萬物天爲陽而肅肅出乎下天則陰上交乎陽而物負之地爲陰而赫赫發乎地則陽下交乎陰而物抱之陰陽升降兩者交通然後冲和之氣以成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一身貌肖天地陰陽冲氣皆具其中其必有至

神者典之亦猶王公之於天下也於此配域中之大是爲孤寡於此食太和之氣是爲不穀世之人與神背馳反以爲惡而王公獨以此自任故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陰陽冲和之氣通於萬物固無所損益也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矣人之所教必以天地之正也我好靜而民自正是我亦義教之此謂損之而益強梁者反此矣故不得其死此謂益之而損聖人觀之因以

爲戒故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至柔者神也至堅者形也眞神通於道能亡能存惟以神御形則神能飛形而形由之以馳騁矣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故無有至堅故無間以形御形則形有所間故無間者不可入以神御

形則神有所通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無有入於無間夫形之所化者不言之教也神之所得者無爲之益也若能體天地之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則造乎形而與乎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眞矣天下尚言教而好有爲故於此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是以身殉名之過也烏覩所親者在身不在名耶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以身殉利之過也烏覩所多者在身不在貨也然榮辱立而

覩所病貨財聚而覩所爭彼以顯爲是者知名之爲榮以富爲是者知貨之爲利故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眞然則得之與亡其果孰病乎是其所亡者乃無名之樸不貲之軀也病孰甚於此矣故甚愛於

名而不知止則其大者必費大者道之稱所謂無名之樸是已多藏其貨而不知足則其厚者必亡厚者德之質所謂不蔵之軀是已唯聖人體廣德之知足而不自貴其貨所以不辱體上德之知止而不自尊其名所以不殆若是者可以長久與天地並焉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真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爲天下正

大成者地之德廣德若不足故雖成而若缺大盈者天之德上德不自得故雖盈而若冲成若爲山其積必壞非大成也大成若缺無時而壞故其用不弊盈若積水其施必竭非大盈也大盈若冲無時而竭故其用不窮此二者天地之用陰陽是也天能生之無時不生而所生之用不窮地能化之無時不化而所化之用不弊則以道實行乎其中也唯通之爲三故舉天地則

道可知若分而言之則大直若屈者地道也地道直而不肆故若拙大巧若拙者常道也常道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故若拙大辯若訥者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善應故若訥然論其宗天地雖大不離陰陽而一陰一陽者道也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熱陰寒制陰者陽故躁可勝寒制陽者陰故靜可勝熱然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其用何窮何弊之有哉夫道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而況於物乎況於事倫乎故曰清淨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道蒞天下者常使民無知無欲故人各安其所而不爭糞其田疇而已及其下衰世無以興爭道則見可欲而不知足於是有欲得之心乃始攘奪矯虔馮陵疆土而

哉馬生於郊也反觀諸身即在我之天下故有道於身則安其分量以厚吾寸田之守失道於身則馳騁田獵令心發狂而方寸之田已失矣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皆不安其分量之過也其已甚則爭奪隨之若能安其性命之分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則取足於身而得矣夫豈有不足哉此知足之足所以常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者九州山川河海滋生不絶也天道者四時陰陽風雨變化無窮也反觀諸身無不圓成是以聖人言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苟解乎此亦不必出戶窺牖而天地之道可知見矣若求道於身外則愈不足以得道是其出彌遠而其知彌少也豈知一身之中萬理咸備近取諸此無不充足

者乎是以聖人體地之道以虛爲身故不行而知無俟出戶體天之道以無爲心故不見而名無俟窺牖體夫大道以自然爲常故不爲而成亦無俟進智力於所見所行之時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十一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者將以窮理故日益爲道者將以盡

性故曰損損之又損則盡性以至於命者也理有所窮性有所盡猶未免於爲故言爲學爲道惟命有所至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至於無爲矣無爲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亦有爲矣故無爲而無不爲一有所爲未免有累物之行一無所爲未免有絶物之心聖人於天下何如哉亦處無爲之事而已處無爲之事乃可以取天下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也然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

者失之及其有事亦不足以取天下矣知
天下不可以有事取則要當學其所不學
以至無爲之道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
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
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其
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欲歸初始反於未生故無常心善惡
信誕惟人之所爲我無容心焉亦因人之

心以爲心而已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百姓行惡者我不知也積善善氣至我不知其爲善故善者吾善之積惡惡氣至我不知其爲不善故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與不信亦猶是也任之自然吾無容僞於其間

是謂德善德信矣以如此則齊善否同信誕而吾心無所偏係故惵惵爲天下渾其心百姓常有心也以徇聲色之娛故皆注其耳目不知收視反聽守毋之道唯聖人常無心也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毋故

皆孩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萬物出於天地之機曰生入於陰陽之變曰死與生死爲徒者未脫乎天地之機未免乎陰陽之變者也然萬物出生入死而

獨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者何也此皆民自令耳非天地毀鬼神害也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目覩生之來不能却死之去不能止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而動之死地也夫惟聖人懷微妙抱質樸而不敢

談七

有爲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

十三

雖有兵刃不能害也蓋其積德玄通物莫之能傷者故無死地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何自而生邪畜道眞和之氣萬物由而生之道之所以生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何自而形耶緣天地升降陰陽之勢萬物由而成之物之所以形也故曰物形之勢成之以道能生故物莫不首之夫是之謂尊道以德能畜故物莫能賤之夫是之

謂貴德唯道與德寓於積陽之上非期尊貴於物物自尊貴之以其自古及今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道行乎天地之間而常自然者也若夫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則天地之所同也故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

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一生天地然後天下有始故以爲天下母
既得天地爲天下母乃知萬物皆爲子也
既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則其子全矣蓋人

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若能
知之而復守天地之道則終身不殆矣是
以體天地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
教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不知道
者多言有爲以從事於務而失守母之道

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小者天地之樸桑者道之妙用唯自知而見天地之道故曰明唯自勝而守天道之妙故曰強明者合陰陽而言之光出於明以無爲用在己則智意是已聖人去智與故不由而照之于天故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耀於外謂之遺殃無遺身殃而復歸於明是謂襲常矣如此然後可以爲守毋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

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夫山徑之蹊介然用之則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而施作有爲所以致茅塞其心夫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是以有知者畏而不敢施爲也大道甚夷視之而不見也民心欲速是以好逕而終迷於大道且心爲君主之官故心有所攖則寸田失守寸田失守

則和氣不降和氣不降則太倉虛矣故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以其如是則分高下之品有爭奪之奇貪五味之爽故服文綵帶利劒厭飲食者有之資財有餘則總甚害之原也是謂賊道賊身之務而不知者尚矜誇已之才能而不已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

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者造始有爲者也唯道建德判立天地巍巍乎其不拔此分一氣而爲兩儀之時也抱者即而不離者也唯德抱道生成萬物綿綿乎其不脫此散一氣而成庶類之時也物同得於一氣唯人爲最靈故能之萬物之祖天地之原於此建中抱一以爲

天下則垂之後世子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不輟矣是道也吾原其始蓋本於修之身而已道之眞既以治身則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由一身而及乎天下則其修彌廣其德彌進矣修之身

者神雖在身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令意莫在身此所謂修之身則其德乃眞矣由此推之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此所謂修之家則其德乃餘矣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此所謂修之鄉則其德乃長矣人雖

在國今意莫在國此所謂修之國則其德乃豐矣人雖在天下今意莫在天下此所謂修之天下則其德乃普矣故以身觀身者內視察眄而觀已之德也夫一家一鄉一國以至天下之觀者聖人無容心焉各以其自觀之故得自然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嗄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
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
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赤子之性與道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隙
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含德之厚可
以比於赤子若是者積德玄通藏於天而
物莫之能傷也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者德全於地道
也地之氣始於子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
固者是純氣之守應於地道也未知牡牝

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德全於常道也常然之道其精甚眞赤子未知牡牝之合而時有峻作者是道之眞精應於人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者德全於天道也天主聲以其陰陽之氣和而未分故終日號而嗌不嗄也知和者陰陽混而爲一故曰常知常者陰陽合而未分故曰明赤子之性與天地合其德不以生爲益反爲益生者動之死地之兆是謂祥矣既以生爲益則必以心使氣是謂堅強之徒也始於益

生致於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道要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所以言者以言相然相然者意之默識而已未嘗見於読読之言辨也故曰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故曰

言者不知唯聖人知天地之道有大美而不言故塞其兌閉其門塗郤守神而退藏於密及其出而爲天下於此體天之道則挫其銳而和其光也於此體地之道則解紛而同其塵也天地之道是謂玄同玄有

赤有黑故玄同則合乎至一而與天地相參天道無親故不可得而親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也地道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既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也大道無形故不可得而貴既不可得而貴亦

不可得而賤也若是者宜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天下不可治也故以正治國者必以奇用兵蓋正復爲奇

則有用兵之患以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是以聖人以無事取天下無事則法地而好靜好靜則法天而無為無為則法道而無欲無欲則天下自然歸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治出於有為而失太上不言之教故多忌諱之禁則四民遷業而彌貧民貧則征求利器貪污之風生故國家滋昏玩好伎巧難得之貨貴故奇物滋起由此利害相攻法令滋彰尅核大至民不聊生故盜賊多有奇兵之用緣此而起此乃以

正治國正之極也是以聖人無事則國實民富故忌諱不生好靜則天下自正故利器不作無爲則萬民自化伎巧何施無欲則民自歸樸盜賊何有此乃以無事取天下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

太上之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知有上而不知有政故爲政無處正自居之悶悶者有政而不作也有政不作則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其民亦淳淳而若樸

焉然既立政爲正必有以察爲奇故始於悶悶而終於察察終於察察政之極也其政太察使民無所措手足故其民缺缺焉聖人言但知求福不知罪孽但知養身不知殘形禍福倚伏理之然也故曰孰知其

極其無正邪世之人以政爲正不知正之極而奇生以福爲善不知善之復而妖起迷迷相傳于今久矣是以聖人方如廣德之厚故不割也廉如上德之清故不劌也直而不申於外光而返照於内無正可處無奇可察是謂無極之道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斂也畜也歸之於德也以外言之曰斂以內言之曰畜斂於外者至於無欲故後其身外其身所以治人也畜於內者至於無知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外則無欲法地之靜而得以盡性內則無知體天之用而至於復命盡性而至於復命是乃復守其母故謂之早復焉早者日升於甲陽之首也復守其母則與天地合其德是之謂重積德積德玄通與道合真則

無不克與道合真者難終難窮故莫知其極難終難窮者萬理咸備故可以有國有國之母者道也不方不圓與天地並故可以長久始於守母是謂深其根終於復命是謂固其蒂得天地為常而五行不相克與大道為一而三光無明冥是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

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不可施爲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自人言之則大國者乃天中地戶黃帝之鄉所以治之亦若此而已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一心定而王天下故鬼無所出其靈響依人而行何神之有哉非其鬼不神也以其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是神亦不傷於人也非其神不傷於人也以其聖人處無爲之事而天下化成使民外則無爭奪攻戰之患內則無圖爲

殺怨之心不犯神之報應是乃聖人亦不傷人矣人與鬼神兩不相傷則神之于矣貽爾多福而歸德於神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德歸於人也德歸於神故子孫以祭祀不輟德歸於人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此乃聖人以道涖天下之効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水以善下故江海能爲百谷王大國欲兼畜人亦以其下流而已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是謂天下之交然必自處以柔靜而後可牝常以靜勝牡而牡歸之者以靜爲下也靜則無事唯無事可以取天下而況於國乎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者君道也或下而取者臣

道也君猶天也天道下濟而光明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臣猶地也地道卑而上行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至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勳成則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宜下流者唯大國而已故又曰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奥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者虛無之淵人皆見物而不見乎道則以道爲萬物之奧故也得道之妙則爲善是謂性命之寶得道之言則爲不善然亦於道有所保焉市者衆人之所歸加者置諸衆人之上美言尊行人之不善於道者亦足以得衆而入上之夫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坐而論道者也有拱璧以先駟馬則美言尊行得衆而入上之如此雖

如此亦不如坐進無爲之道得其妙之爲愈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性命之寶求則得之而生之所保特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二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故爲無爲體常道以處無爲之事故事無事體地道而樂恬淡之能故味無味自其所應者言之則若有爲有事有味也自其所守者言之則其爲者無爲其事者無事其味者無味而已世之人不通乎此故勇動多怨緣小而至大緣少而至多唯有心於事爲嗜慾之間也然大小多少緣類而報皆出於自得天地應之如谷故曰報怨以德由此觀之天下之難事緣作於易而至於難也天下

之大事緣作於細而至於大也故患生不意禍生絲微此之謂歟是以聖人以天合天故終不爲大與道爲一故能成其大且輕諾多易者傷輕易於有爲也故寡信而多難矣聖人行不言之教故無寡信之行

處無爲之事樂恬淡之能故無多難之尤任其自然而不敢爲故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
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安靜未萌易爲持謀所謂爲之於未有也
脆微已作易爲泮散所謂治之於未亂也
然爲之於未有者能無思慮乎治之於未
亂者能無智謀乎故聖人言謀思危之首

危者將不久不若戒事物之先而忘其爲戒事物之始而忘其治之爲愈也夫大生於小高生於下遠生於近理之然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聖人見端而思末覩旨而知歸是以無爲也故無敗無執也故無失若夫民之從事未免於有爲有治而不知愼戒所欲浸長眞和乃盡故幾成而敗之豈不然哉若能愼終如始反嬰兒守母之道則無敗事矣故聖人欲不欲外無所爲雖難得之貨不足貴也學不學內無以

爲雖美言尊行不足尚也以復衆人爲治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道無爲則自得於內道無不爲則化成於外是以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

之明則澆淳而亂愚則守樸而靜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而有知也智者爭之器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非以其明之耶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非以其愚之邪國之賊則開人者賊生也國之福則開天者德生也此兩者亦楷式可則而像之能知楷式然後可以觀於天故是謂玄德玄德者上德也故深矣遠矣物無得而偶之者惟同乎大順而已故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以其善下故取百谷之流而爲王矣王有歸往之義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故從之也輕體地之道而以身後

之則處前而人不害故利之者博若此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要其所以然者亦不過善下而已唯善下者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
之

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夫道包裹天地
充滿六極洋乎大哉故似不肖天大地
大肖道而已故能久然天地空中之一細
物其於道亦細也夫是以我有三寶寶而
持之一曰慈者父道也造物之主言天也
二曰儉者母道也畜斂之主言地也三曰
不敢爲天下先者天地之原也感而後應

不爲物先言道也天地道兼而用之則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三寶無出於此者凡人皆有是當在寶而勿失持之爲上夫天道生之覆之是所謂慈雖慈也然不爭而善勝是慈故能勇地道畜之育之是所謂儉雖儉也然德合於無疆是儉故能廣唯大道總乎天地之原雖不敢爲天下先然生化之守待是而立故能成器長若夫逆天地而捨大道者則死矣夫慈以戰則勝着以陽戰陰也以守則固者抱玄之道也且

以順戰逆待時而動則援之而勝矣不可動則守以順天時亦衛之而固矣故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爲士者懷三寶之道不以兵強天下而用武也于以戰人是爲善戰于以勝敵是爲善勝于以用人是爲善用善戰者待時

而後動雖戰而不怒體慈之寶也善勝者
慮勝而後會雖勝而不爭體儉之寶也善
用人者智不自慮而悅以使人故人樂爲
之用體不敢爲天下先之寶也善於此者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
也然古之爲正正復爲奇乃有用兵之戒
故曰古之極孰知其極也夫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

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明其言非我有也乃用兵者之常言也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未嘗感人也應之而已既不得已則非踴躍用兵而以樂殺人爲事者是以不敢進寸而退尺故曰行無行也攘無臂者善戰而不怒也仍無敵者善勝敵而不爭也執無兵者善用人而爲之下也此乃深得三寶之道者然三寶非獨

論兵而已奈何古之極逐至於用兵也兵乃凶器不可輕敵輕敵者是樂殺人也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故幾喪吾寶是以抗兵相加則哀憐者慈也以慈爲寶則無輕敵之禍故勝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無思無慮始知道故易知也無從無道始

得道故易行也而天下富貴者侈欲以喪
眞貧賤者勞役以傷生皆喪已於物失性
於俗故莫能知莫能行矣夫言有宗者明
一章之言其統之有宗也此之謂易知者
歟事有君者明一章之事其主之有君也
此之謂易行者歟不失其宗與君何患不
能知不能行哉故聖人言子若行吾道當
知上慧原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若無
行宿本是謂無知惡能明太上玄妙之理
此所以不吾知也有不言而知者見非於

衆有不學而得者見異於俗故知道者絶足見得見者貴也是以聖人薄於外而厚於內不衒鬻於人懷崑山之玉而莫能知者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本無知也以無思無慮而知道矣故曰知不知是謂眞知能知不知之知者其知尚矣不知之道而昭然有知者高談

妙論以究本窮元其知病矣唯知知病爲病而忘其知者是以不病也聖人何其不病也以其知知病爲病而常若不知矣是以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談七　三十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怒而威其威也小不怒而威其威也大聖人不以威屈天下使民無畏威之容而有

畏德之心則不怒之威默加乎人是謂大威至矣化民使得盡其性則擴而充之所居無狹育而成之所生無厭此乃聖人所以體夫天地道者也體天大威而不怒體地廣居而不狹體道生生而不厭惟上不厭民之所生則民亦得盡其性而不厭矣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矣惟明所以自知而體天地也不自貴故德矣惟德所以自愛而法大道也故去彼自見自貴而取此天地道者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爲而以身先天下者是謂逆天道也故殺矣勇於不敢爲天下先者是謂體天道也故活矣然勇於不敢者於生之利而於俗之害勇於敢者於俗之利而於生之害在世俗觀之不能無疑故惑之也若

夫天之所惡孰得而知其故哉且天道虧盈而益謙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以聖人猶難之而不敢爲也夫天之道本無所爲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拒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是謂不爭而善勝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固不言而善應也善者福之淵者禍之固不召而自來也示人以易知應物以多變固坦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其以此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得其性則常樂其生苟失其性則死亦何畏哉雖爲奇法以死懼之民亦將抵冒而終莫能化也若使民常畏死是致民得其性而知生之樂故重犯法也有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又孰敢爲哉常有司殺者

殺是謂有德司契也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無德司徹也民常不畏死而以死懼之豈不謂代大匠斲耶斲物之大匠者造物之主也造物之主者天道無爲也逆天制物者有爲也希有不自傷者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

是賢於貴生也

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聖人之治省刑罰薄稅斂知天之天然後民可得而保也食稅之多以其賦重而不知薄稅斂以養之故民之所以飢上之有爲以其政煩而不知省刑罰以安之故民之所以難治凡人之情興於富庶然後有恒心還於淳樸然後無他欲至於飢而難治則不安其分量而欲利之愈勤是以於生太厚而動之死地者有之故人之所以輕死也唯

得道之人寸田内守而和氣自降形精不虧而天守自全若是者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是賢於貴生也異於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骨弱筋柔其死也筋骨堅強草

木之生也甲脆枝柔其死也枝葉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理之然也兵強則不勝與木強之理共矣堅強死之徒故居下柔弱生之徒故處上亦天地之道所宜然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

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也
天之道以中爲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其
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不使之有餘故有餘
者損下者舉之不使之不足故不足者補
蓋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強盛益衰弱人
之道則一切反此損不足以奉有餘能以
有餘之道奉天下者唯天道爲然聖人體
道者也故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未嘗以所
長而自見於人故常無損此聖人之所以
能天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能攻堅強之物物莫能勝者以其有常而無以易之也故幾於道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何哉以其益生以其心使氣故

失柔弱之道也夫柔弱有常而無以易之者其唯天地之道乎唯地之道受國之垢而不自化乃化化者也是謂社稷主此之謂柔之勝剛者歟唯天之道受國之不祥而不自生乃生生者也是謂天下王此之謂弱之勝強者歟夫正言若反者受國之垢與不祥也以正言之若反者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陽爲德無爲也陰爲怨有爲也世之人勇動於敢爲故有怨加以知慧仁義以和大怨怨愈多矣夫若是者安可以爲善且知慧外通仁義多責故勇動多怨是以聖人執天之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嘗予於人而不取也故不責於人何怨之有上德無爲而報怨以德故曰有德司契下德有爲而以和大怨故曰無德司徹天之道是謂上德者無親無疎唯善人無爲者常

與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九隅八區寓以小國況至德之世地不加闢民不加聚能使一國若一家一家若一身蓋我好靜而民自正雖有智者創於前

巧者述於後民亦無機心之累故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於是時也民皆樂生安土自守其國是重死而不遠徙也以不遠徙也故無川途之險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大信不約何假書契乃復結繩而用之故力田而甘其食躬桑而美其服懷土而安其居存生而樂其俗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往來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談七

信言者希言也其出口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者貌言也其於人也輕諾必寡信故不信天道不言而常善應故善者不辯和大怨者安可以爲善故辯者不善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則將以反說約也故

知者不博以博溺心則閒見愈多不如其約也故博者不知夫不美也不辯也不博也所謂在己無居者也聖人之道在己無居則運而無所積故聖人無積以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聖人無積故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天下皆往資焉而不匱故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也夫聖人之道即天之道是已惟天之道利而不害故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且天以美利利天下何害之有聖人出爲於無爲亦非亂

天之經逆物之情也又復何爭焉此德經也而言終及於此者以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不明於天斯不通於聖故混元以此終焉

古之聖人由道以顯教因言以見道道本無形妙不可測然不假於言則道何緣而明苟言不盡意則直書辭稱微妙難識微妙難識學者莫知其根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發題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屢見於禮記於夫子爲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太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

西遊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下然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四嚴遵又分

為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旨乃至逐章為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眞愈難

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翁以爲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此書爲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爲崇尚其言易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爲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顧滇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著也其言實異於老

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爲主具見天下篇
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爲而自化
不爭而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
世憤俗之辭時有太過耳伊川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
一章最佳故文定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
攷一
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
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曾得
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
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前前輩諸儒
亦未嘗不與之但以其借諭之語皆爲指實

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欵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眞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庸齋林希逸題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一

庸齋林希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

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

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

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出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去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

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其自無而來之徼徼即禮記所謂窾於山川之窾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爲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

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彼一

四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

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

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如爲春爲夏爲生爲殺造化何嘗

恃之以爲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刻苦所以

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

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
以寶貨爲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
將至於爲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
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
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強
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
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
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
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爲

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無爲爲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

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礲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

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此佛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爲功與物
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爲
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
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
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
知以爲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爲物祭則用
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

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爲
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爲
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
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
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
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
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籥者
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
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
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啻容心

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

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爲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

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

已不絶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初意實

不專主是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眞空實有眞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

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

善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者多以此為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强非老子之本旨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

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

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爲衆人營以載魄則爲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爲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爲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

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爲而爲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爲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爲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爲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

生養萬物也造物何嘗視之以爲有何嘗恃之以爲能雖爲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爲而爲自然而然無爲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

彼一 十二

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爲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員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爲用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爲車爲室爲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盲謂能惑視也耳聾謂能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諸章結語多精絶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可以類推

彼一

十三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爲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爲下自萌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

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以爲貴是不知其眞身之身也知其眞身之可貴知其眞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人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

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

彼一 十四

不可聞不可得耳搏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有此拘泥

耳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

耳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彼一 十五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

故曰強爲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涉川難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隣而不敢有爲也客者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渙舒散也若氷之將釋似散而未散也敦厚也樸渾然之意也曠達也谷虛也渾兮其若濁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也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則徐而自清安不動也安之而久徐徐而動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能若此乎徐優游之意也

此兩句只是不清不濁不動不靜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敝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爲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此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

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

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

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愈下矣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信矣而為治者猶

安然以言語爲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猶今乃安然之意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加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

滴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曰出而後天下之詐僞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發明上一句也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絶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

不孝無忠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絶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絶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也聖知仁義巧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

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令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樸如上古之時也此亦

一時憒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等字之義不可與儒
書同論學則離道矣絶學而歸之無則無
憂矣唯阿皆諾也人之學者以善爲勝惡
是猶曰唯勝阿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此
即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之意雖然
彼一 十九
古之知道者雖以善惡皆不可爲而何嘗
無所畏凡人之所畏者我未嘗不畏之若
皆以爲不足畏則其爲荒亂何所窮極荒
亂也未央無窮極也禪家曰豁達空撥因
果便是人之所畏而不畏也莽莽蕩蕩招

殃禍便是荒兮其未央哉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嬰兒未孩之時乘乘然無所歸止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方生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

非我愚而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然而無所止宿此即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為也衆人皆有為而我甘於

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眞頑鄙哉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為貴也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二

道德具經口義卷之二

庸齋林希逸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爲言得也得之於

已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窒礙矣唯恍唯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眞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眞實有物不可以爲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

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

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眞空而後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細繹作兩句也一者虛也無也不足也聖人所抱只這一件道理所以爲天下之法式

彼二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虛心而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長可久也既如此說了却提起前面曲則全一句作如此歸結亦是文之奇處天地之與我無所欠闕我但當全而

二

歸之耳又他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爲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

得及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
能自信者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
食贅行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著地曰跂跂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
股不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
喻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
不化者不明自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

不可久也易曰盈不可久也亦是此意餘
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迹有迹則爲
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
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道者
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
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
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
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爲天下母天

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
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
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大
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
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强而名之曰

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爲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爲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

而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爲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著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躁也離麗也其胷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輕重靜躁之外

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爲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爲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爲重以身爲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靜無重矣而況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爲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聖人雖異於衆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人棄物之心和

光同塵而與之爲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
襲明即莊子所謂滑疑之耀也善人可以
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
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爲善是不善人
乃爲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
也此兩句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
意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
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爲智而不知乃
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守辱無歆艷也知守有能爲而不爲之意谿谷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爲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不忒無差失也乃

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無極無物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覆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爲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大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亦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可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强爲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爲者則必敗執者則

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有道者之於物
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噓者聽其
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羸者
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隳者聽其自隳
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
也甚奢泰三者皆過當之名亦前音餘食
贅行之意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為無
求也此章結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
是一意但如此下語非唯是其鼓舞之筆
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言玄妙則曰玄

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一樣文法讀者不悞其意故不見他文字奇處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校二）八

佐人主而以強兵爲心則非知道者矣何

者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荊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苗此意但言好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爲善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川歸海

往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爲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爲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章全是以兵爲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爲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爲之且君子之居每以左爲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爲惡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爲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爲尚恬淡無味也

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爲喜則是以殺人爲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

者皆爲凶而不爲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爲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

物自賓服之矣天至高也下而撲乎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爲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殆名而逐末矣循名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

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有内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强在内之果也自勝者强勝已之私謂之克也知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强也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

變故曰不失其所者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

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爲功
衣被蒙賴也萬物皆蒙賴其利而道何嘗
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有小
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
爲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能
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爲大者故能
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爲天下谿之意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
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句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出口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

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爲言也

將欲噏之章第二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噏斂也弛也張者必弛强者必弱興必有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人惟不知自以爲喜而不知此理雖嗤而

實明故曰微猶晦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强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爲用在我若自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强之意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爲無不爲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俱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拈上句化字說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下自

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功處也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三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三

虙齋林希逸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之人有德而不自知其德化也惟其能化是以有德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執而未化則未可以爲有德故曰無德上德下德只前章太上其次之論無爲而無以爲即無爲而無不爲也以者有心也無以爲是無心而爲之也下德之有以爲則爲容心矣既言上德下德又以仁義繼之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以仁爲上德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爲下德也老子之學以

禮爲强世先以仁義抑揚言之而後及於禮則禮爲愈下矣爲之而莫之應强民而民不從之也仍引也民不從而强以手引之强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强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道自然也德有得也自然者化有得者未化故曰失道而後德仁者有愛利之心比之德又下矣義者有斷制之心比之仁又下矣禮者有强民之意比之義又下矣老子之言仁義禮其字義皆與孔孟不同就其書而求其意可也若論正

當字義則皆失之禮者忠信之薄言脩飾於外而不由中矣其意以禮爲出於人僞故曰亂之首前識者多識前言往行也以多識爲智則非道之實矣華者務外也若以此爲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曰厚曰實只是務內之意去彼取此者言其不爲禮而爲道也此者道也

彼二

三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
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爲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
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
落如石

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
以安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之所
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

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正皆因此道而得之裂猶周易言毀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蹶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蹶矣曰賤曰下即前章所謂少則得之意皆虛而不自有也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爲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

以此爲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者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莊子曰非乎而曾文是也亦是此類文勢此兩字文之奇處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此兩句本是譬喻若作譽字則與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致至也故致猶曰其至也車者總名也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轂爲輻爲衡爲軾遂無車矣車遂爲虛名矣如玉如石則琭琭然落落然終不可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

可無則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成終成始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用如此造語文

法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主於弱主於卑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靜推廣言之亦非專言天地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

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
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勤而行者言聞而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
信且疑又以爲有又以爲無也最下爾俚
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
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
以爲喜況道乎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
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若昧以下數句是
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

有之也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爲進也楊子所謂以退爲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也上德若谷能虛而

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爲而不敢爲也建立其德是有爲者而爲之以不敢爲所以能建立也質眞若渝眞實之質純一而無變而自有若已渝變之意此

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之間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之類豈能速就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於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此數句或是指實之語或是譬喻之語其意皆主於能虛能無而已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

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後章又曰既以與人己愈多亦此意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無物之始自然之理也二極既

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抱負陰陽之氣以沖虛之理行乎其間所以爲和也人之所惡莫如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爲質

而其所以生生者皆沖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爲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爲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爲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

益也人之所教猶言今世人之所以設教彼亦曰我之所教皆義理也但知求益但知求勝而不知剛者必折盈不可久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也若吾以道教之則皆在衆人之上是世之所師者又當以我爲師也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鑄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於無間也此兩句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爲無不爲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爲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爲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也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知止者不

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

清靜為天下正

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曰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

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太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之正猶曰為天下之式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以善走之馬却以糞田即不貴難得之貨之意戎馬生於郊言爭戰也戰爭之事皆自欲心而始欲心既萌何時而足唯得是務所以爲罪爲禍爲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者爲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天道雖隱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迹所及所知能幾目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

亦設喻以發明下句而已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爲而自成聖人之道其爲用也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亦此意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則日日求自益爲道則日日求自損
故前言絶學無憂蓋言道不在於見聞也

大慧云讀書多者無明愈多亦此意也黙
聰明隳肢體去智譽故則損之又損則可
以無爲無不爲矣取天下者必以無心有
心者及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
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爲喻其言亦足以戒

此書多有此意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憧憧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在我者無心矣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與此意同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爲善非以其不信爲信

也但應之以無心而已惕惕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

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所地焉

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生死之機有竅妙處出則爲生入則爲死出者超然而脫離之也入者迷而自汨沒也能入

而出惟有道者則然工夫一日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全也十二而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分明只是一箇一字不謂之一而曰十三此正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一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一字本難言且以一念之始強名之亦未爲的切却要自體認也民之生者言人之在世其所以動而趨於死地

者皆在此一念之初纔把得不定動即趨於死地矣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輒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者發問之辭也此數語爲今古養生者學問之祖故老子於此說得亦鄭重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此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意說到此處又提起箇蓋閩言我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兕虎

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兵甲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損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此章凡下兩箇夫何故其意甚鄭重乃老子受用之妙處所以如此申言之昔有某寺前一池惡蛟處之人皆不敢近一僧自遠來初不之知行至池邊遂解衣而浴見者告之曰此

中有蛟甚惡不可浴也僧曰我無害物之心物無傷人之意遂浴而出老子之說似於虛言以此而觀則其言亦不虛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自無而生故曰道

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之命者猶曰莫之爲而爲也非有所使然則爲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命或作爵非也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物不有之以爲有不恃之以爲功雖爲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爲玄妙之德玄

德即造化也前章言失道而後德此言道生德畜尊道貴德則此章德字比前章又別讀老子者不可如此拘礙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

也毋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其

危不可救矣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爲至明所主者剛退而守柔則爲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常或作裳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

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介然固而不化之意至道無知無行若固
執而不化有知而有行則凡所施爲皆有
道者之所畏也故曰惟施是畏夷平也大
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適正好行斜徑之

路譬如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除治
也爲宮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
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采爲服佩帶利
劒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爲富强此如盜
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也譬喻語也

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老子之文如此等處可謂工絶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達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朴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生而不窮亦猶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是設喻以言道雖無有而實長存也脩諸身則

實而無僞修諸家則積而有餘慶修諸鄉則爲一鄉之所尊修諸國則其及人者愈盛修諸天下則其及人也愈徧長尊也豐盛也普徧也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

之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皆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藏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

其至則如赤子然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朘亦作者精氣盛也朘赤子之命原也終日雖號而其嗌不嗄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嗌咽喉也嗄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

生不可益强求益之則爲殃矣祥妖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强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强以此爲强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不謂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爲也已者止也三句已見第三十章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

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礱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脩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而不自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又不可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疎利害貴賤之外也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言治國則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爲有心無爲而爲則可以得天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

下吾何以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爲可以此道也忌諱防禁也利器人世便利之用也技巧工匠之巧也奇物如桔槹機械等物是也機心既勝機事愈生故法令愈明而盜賊愈盛此言有心之害皆譬喻語也故古之聖人但曰無爲好靜無事無欲而天下自治矣聖人云又見後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
而不耀

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
自樂也缺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爲害

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
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
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爲正正
或爲奇善或爲妖妖或爲善是非利害莫
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

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
惟聖人之爲道雖有方而無隅雖有廉而
不劌雖直而不可伸雖光而不見其耀割
削也無隅則不削矣廉上廉遠地之廉不
劌不傷也廉利則易傷肆伸也不伸不見
其直也耀光之焰者也此者藏有於無之
意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
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嗇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宜其可以事天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於根極者早矣早不遠也復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克能也德愈盛則於事無不可能也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用之不窮則可以爲國而長久毋者養也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治國者如此養生者亦

如此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柢可以長生可以久視根柢元氣之母也久視精神全可以久視而不瞬也今之服氣者或有此術雖非老子之學可以驗老子之言此章乃以治國喻養生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烹小鮮者

攪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淨無爲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涖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神陽也鬼陰也不曰陰陽而曰神鬼此正其著書立言之意不欲盡顯露也其鬼不神者言地主於陰而不干於陽非其鬼不神者言不特地爲然也地盡

地之道不干於天而天盡天之道亦不干於人故曰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者言非特天盡天之道而不干於人聖人亦盡聖人之道而不干於天地也幽則爲陰陽明則爲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之不相傷者不相侵也聖人亦不傷之下一本多一民字誤也

道德真經口義卷之四

道德眞經口義卷之四

庸齋林希逸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以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

而下世有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爲喻爾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爲道故曰以靜爲下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

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爲强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鏘刺求入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爲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

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眞實說故晦庵有老子勞攘之論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章全是借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有未通處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奥此提起一句贊美言之也此下却言道在天下人人有之無智無愚其爲善人者有道之人固寶之愛之矣其不善人者有道之人亦保合容之此即中庸不中之意市人之相與以利交也亦能爲美言以相悦一鄉之間纔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推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以此而觀則此性之善何嘗絶於天下然則人

之不善者知道之士其可棄之耶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如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如今藥家有曰不欺廣惠者是以美言自售也尊行可以加人如鄉落之間或有長厚者或有好善者其鄉人亦未嘗不稱尊之此二[illegible]詞雖庸人亦未嘗不知此道之爲善拱璧以先駟馬聘賢之禮也卑辭厚禮求賢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虛能謙以求此道故曰不如坐進此道且古之以此道爲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爲仁由己由人乎哉有

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也不曰者如謂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爲可貴故曰故爲天下貴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無爲而後無不爲故曰爲無爲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報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爲大者必先於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

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斡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事遂至於無難況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爲無事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爲易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

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於危則難持矣

事之未萌謀之則易及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迹之尚微攻之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事必爲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

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此幾字有精有粗如十三之一亦幾也無始之始亦幾也自然之然亦幾也至於爲至於執則皆有迹矣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爲以不爲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凡人之從事於斯世其所爲之事皆有可成之幾而常敗之者不見其幾而泥其迹也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之始則無敗事矣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

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難得之貨借
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衆人
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反也
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
有不敢爲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
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
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也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知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爲賊不智之爲福則亦可以爲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反

者復也與萬物皆反復而求其初則皆歸於大順之中矣大順即自然也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畢者人

高之自後者人先之之意以言下之如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也以身後之稽乎衆舍已從人是也聖人非欲上民欲先民而後爲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民上民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語意抑揚稍過

當耳聖人雖處天下之上而民不以爲壓已雖居天下之前而民不以爲害已舉天下皆樂推之而不厭者以聖人有不爭之道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重不壓也一章三是以亦猶繫辭一章數是故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大似不肖當時有此語也故老子舉以爲喻亦前章不轂孤寡之意天不皆謂者言天下皆有此常語也大惟大故似不肖至

大者必以至小之心處之肖象也慊然似無所肖象自小之意也若自以為有所肖象則為細人矣非大人之量也此二句乃老子以當時俗語如此發明也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三

寶其道可寶而用之也我有者人人有貴於已也惟慈故能勇惟儉故能廣惟能不敢先故為天下之長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儉收斂也廣開豁也亦小而後能大之意器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

地之成形者我皆爲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死矣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鬬也守猶莊子曰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爲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故曰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救佑助也衛自衛其身也能以慈衛天所佑也此語隱然有譏責今人不能之意能者天誘其重則不能者天奪之監矣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

其中矣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豈以健吏戰而怒忿兵也不與不與物爲對也用人爲之下即前章以下取國之意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羣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

於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者亦舉當時之語以爲喻也用兵者不敢爲主而爲客重於進而易於退以不行爲行以不攘爲攘以無求敵而引敵以無執而爲執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

誤敵之計仍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若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不爭而勝實也輕敵以求勝則喪其實矣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能自哀者常勝哀者戚然不以用兵爲喜也擊鼓其鐘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借喻處其例甚明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

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
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之人莫有知者莫有行者此歎時之不知已也宗主也君亦主也衆言之中有至言故曰言有宗

舉世之事道爲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既言天下不我知矣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此即前章不笑不足以爲道之意聖人之道足於已而不形

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爲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爲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之爲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最奇或以上爲尚又於首句添兩矣字誤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不畏刑者常遭刑章首之言借喻也居廣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安於退而務進不觀於無而惑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敕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只就下句紬繹一厭字

不及狹字文法也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去彼者去衆人狹厭之心而自取足於斯道也故曰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爲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

是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之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歎世人之不知也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亦以此道爲難能也天惟不爭而萬物莫得而勝之天惟不言而自有感應之理陰陽之往來不待人召之而自至坦然簡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即坦然善謀之意也天道恢恢譬如網然雖甚疎闊

而無有漏失者言善惡吉凶無一毫不定也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爲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爲好惡至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

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嘗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爲奇衰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爲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衰者未嘗不殺而民之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爲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又借喻

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
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無容心可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貴生

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爲
言爲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飢
上好智則民愈難治此兩句亦借喻也凡

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以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勝也

彼四

十二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

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强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爲喻徒類也是以而下又以兵與木而喻之兵之恃强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而堅强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爲上堅强爲下共猶宰上木拱之拱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之道惡盈而好謙猶弓之張者不久則必弛也高者必至於自抑有餘者必至於

自損而自下者必舉自屈者必伸自損者必益是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爲道何爲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已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爲一已之有餘失天意矣唯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曰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易言損益亦是此意此亦借以喻道也聖人所以雖有爲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爲道日損必至於損之而又損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功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水爲至弱而能攻堅强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强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强柔能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故古之聖人常有言曰能受一國之垢者方可爲社稷主能受一國之不祥者方可爲天下王此即知其榮守其辱之意不祥者不美之名也蓋位至高者不可與天下爭勝須能忍辱則可以居人之上垢與不祥不

可受之受也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
故曰正言若反聖人云三字自佳一本以
云爲言誤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
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

彼四

十四

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
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爲怨
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

化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左契者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也此亦借喻之語有德者則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爲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雖無私親而此等有德之人天必佑之故曰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伯如今人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

安於自退也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罪不爲惡而各安其居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於素朴也甘食美衣安居而樂俗隣國雖近雞狗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相求也此老子因戰國紛爭而思上古淳朴之俗欲復見之也觀其所言亦有自用之意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眞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眞實之言也莊子曰言隱於榮華即此意也善純也純德之人則無所容言又何辯乎好辯則非純德者矣知道之知不以博物爲能以博物爲誇非知道者也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爲人也而在已者

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已者愈多十六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爲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爲而無不爲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爲主故亦以此語結之

彼四

十六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老易無二道易有太極聖經存而勿論易首乾坤後天之道也效天法地故儒道與天地同功太易者未見氣道家以爲大道之祖無名天地之始先天之道也道法自然故老聖得歸無之妙噫道德一經盡之矣余惟至道不煩故嘗寓諸圖贊而不敢盡一日內婞簡成性至自杭見謂比識南谷杜先生其論多與圖贊合因得所著原旨視余每歎世未有與論此事者一讀莫逆于心其曰玄之似無

而有又玄似有而無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曰太極中虛谷神在焉谷虛善應者心神靜故靈者性曰太極乃物初渾淪之太一無極乃太極未形之太虛曰道之爲物十其一則太極皆至論也閉門造車出戶合轍信矣其有人乃若此經上下古今之故頓見五千言間則又爲之推闡明備益信其非空言老君道邇太初之先神游浩古之上身歷有周之末天下之變何所不閱用垂訓爲千萬世則是何仁義之說世或病之

而未之思也大抵道德以無極太極言仁義禮智信以陰陽五行言所謂天地聖人芻狗民物是爲不仁與六經言仁無異旨有如上德上仁失道失德絶仁絶智等論此則皇而帝帝而王道有升降而伯氏假仁竊義僭禮鑿於智者所爲耳原旨實契乎斯義且謂爲民司命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惟智藏是尚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旨哉嗟乎天道之流行世道之推移往而不返者勢也變而通之存乎人斯經所以作其曰其精甚

眞其中有信五常之信五行之土先天無極
太極之道萬變不能易所謂誠也成性行因
撫經之要旨書卷末歸之大德乙巳上元西
谷道人黎立武書

道德八十一章註者三千餘家南谷著原旨
首曰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又曰老聖作玄
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大綱大領開卷甚明
是經之在人間世舒之彌六合卷之入微塵
中固不可局一方原旨能識其大者則小者
不能違也吾聞南谷嘗陪洞明入對懷其耿

耿者而未及吐是書之作殆其素蘊不得陳於當年遂欲託之後世得之者當不止漢文之治也南谷亦奇矣哉大德乙巳小雪嗣天師張與材序

偏攴塵埃中宵次憤憤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論議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峯宿焉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示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其章曰是堯舜之事也其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之事也其說以

爲老聃爲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
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
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吐
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景松靈仙人唐
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
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其解
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
爲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
也今杜君乃求之以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
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向正大氣象頓

殊豈不甚韙或者曰此蓋爲原道解也嗚呼
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
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
詆莫肯曠能舍已求爲眞是之歸杜君雖自
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
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置疑於其師之
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矣豈固與原道
異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
爾甲午穀雨陵陽牟巘書
爲老氏學者率右老而左儒列莊二子務尊

其師至詆訾堯舜孔子用以相形故儒者指爲異教孔老之學遂岐而二然老教非果與儒戾也彼其爲道超有以用無集虛以化實直欲易聖智仁義以素樸世儒往往駭於絶棄之言夫豈知其矯也而非眞歟故善用其意則西漢以清靜治不善循其迹則西晉以清虛亡豈必弛縱繩墨異吾所謂道哉南谷杜君之爲是學也不以道家說訓老氏書獨援儒以明之章研句析而前後相蒙不喜爲破碎引類比義悉舉五三帝王孔孟之道傳

諸其說如五色隨物賦采而調適以爲絢也如五音清濁高下之相諧而繹如成樂也如三十輻一轂殊塗東西行而卒合轍也吾見其若一而已夫老教欲復結繩之治則羲農邃古之事也其谷神之論祖黃帝其尚無爲

類舜貴不伐不矜類禹諸徵言眇旨與六經合者不可一二舉觀於衆甫之會謂孔老不爲一家吾不信也杜君以上士聞道由徵而妙合異而同太史公所謂道家精神專一采儒之善者非邪始余弱冠官吳興嘗泛奉溪

今老矣一日君往記介余友示以所爲原旨之書余雖不盡究其義竊歎君之貫穿融液可謂勤且博矣覽者當自詳之粤遺民徐天祐斯萬父書于一初山房

余愛太史公記西都孝文時人民樂業年六七十翁嬉戲如小兒太平盛際猶可想見豈非學黃老師清淨致然哉漢固不足徵也老氏之書大要言無爲不爭此隆古帝王之事雖湯武猶難之當周之衰紫氣度關而西也感慨時變述五千言而後行其辭隱其旨深

其望於富世也厚書既傳非無宗尚其學者刑名深刻之術神仙玄遠之說不能相發而返以相病況註者以百數又不皆究其著經之本意南谷杜君原旨最後出乃斷之曰吾師探古史而作以述羲軒堯舜之道者也

述益老氏職藏室史舊聞未遠垂衣結繩之治粲然在目文莫信於史以古史徵之而使人易信實自今杜君始班固論道家清虛自守合於堯之讓視君畧焉抑固之志九流析儒與道道原於天聖聖之所授受夫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而專以是名家果老氏意耶向令用其說粹然壹返乎古孔氏之道亦將有助矣君出儒家從老氏學能不私所主而折衷二者之間賢哉余雖愚昧未究厥旨異時計鬱峙山中分白雲半席地質疑辨惑當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山陰王昙簡理得父書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原旨曰天羣物之祖道天之祖天不言道何可言可言非道歟曰不可道不可名自然之天常而不變先天也可道可名生物之天變而不常後天也于以見天地始萬

物母徼妙有無又玄衆妙包括大造化之元殆無餘矣觀常無之妙則見無名之始觀無名之始則見無極太極也觀常有之徼則見有名之母觀有名之母則見兩儀萬物也此兩者本同乎始出於母而異其

名兩之又兩之則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存形而上形而下天此道吾此道不言之言無名之名已不勝衆冥假多言哉天不言聖人亦欲無言惜哉高言不止於衆人

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是以聖人不言終不容於不言當時玄聖西遊關令尹喜知其大道將隱強爲著書不得已而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關尹子曰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正爲此道解也天地定位其間二氣復合爲一是謂沖和沖和具太極之體爲生化之根三才立而人道興焉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自常無以上言天道以下言人道人能觀天道而修入道未有不入聖人之域

者也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常無先天也觀徼則見固有之吾在常有後天也觀徼則見不亡之吾在原其始則無形而生有形要其終則有形而歸無形觀諸日用常行事物之去來吾心之動靜曾不外乎此道也此兩者同出一道而異其名同同此道也玄一而二二而一也玄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衆妙萬物也門有出入之義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身具天地心具太極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於戲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觀天地之朝霏暮靄變化靡常而太虛自若則知聖人日應萬機其心寂然而天性自若也吾嘗曰天地大吾身吾身小天地若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可謂有道聖人也已

經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

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原旨曰道獨立不偶一有對待則物也物形物美惡善否生焉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堯有大善而不知則亦何惡何不善之有一有自矜自伐欲人知已之心則美反爲惡善斯不善矣況欲天下皆知乎古人有善惟恐人知今人有善恐人不知薄亦甚矣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君上天下之師長也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噫非影動形形動影也非

谷動聲聲谷也可不慎諸故有無難易
長短高下聲音前後斯六者相生相成相
形相傾相和相隨皆有對待理所必然是
以聖人事處無爲教行不言無爲非不爲
也行其所無事也不言非不言也無法令

告戒之煩也任民物之自作自生自爲而
不辭不有不恃所以能成生物之功功成
復不自居其功是以功不我去一或不然
功其去矣經凡稱聖人者自玄古之君至
堯而止舜而下則稱王稱公侯稱善人君

予大丈夫德有隆殺義存褒貶學者當具古人眼目向周季以前觀之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原旨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天下之大事物之衆可有於天下不可有於我上之人一以我之賢於人者自尚貨

之難得者自貴心之可欲者自見則下之人亦將以是三者爲心必爭必盜必亂惟其我之不欲故雖賞之不竊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虛吾之心不爲事窒實吾之腹不使邪入弱吾之志不與物競強

吾之骨不以力敵常使民無越分之知僭上之欲雖有智如龍伯大人六鼇可釣不敢有一毫越分僭上之爲惡有所謂亂臣賊子者哉夫玄古之君天下也爲無所爲故無所不治矣

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原旨曰官天地府萬物者心也心者道之樞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惟其沖虛妙用淵靜有容故能包裹六極不見其盈知周萬物不離其宗一睽此道爲物所奪則芳塞之矣當應事接物之頃必先正其在我者則彼者自不能亂微塵紛銳撓中便當挫解淨盡自然可以和同光塵相

安無事夫如是則吾之沖虛妙用靈明洞徹潛吾方寸湛兮若存矣以爲吾則不知爲誰氏之子以爲非吾則又象我神帝之先者在焉自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孰能知此

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原旨曰天職司覆地職司載聖職司教化俾萬物百姓各遂其生成而不以爲仁仁

其至矣不以爲仁故無責報之心況之芻狗故無棄物之意譬如國家之祭享束芻爲狗以眞神明方其祭也雖芻狗之微必設及其已陳雖文繡之貴必撤魯何以貴賤二吾之心哉理當而已矧萬物百姓天地賴之以成覆載之德聖人賴之以成教化之功待之當何如耶觀乎天地之間如橐籥然虛而有容故能不屈動不失中故能愈出夫天籟之吹萬不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聖人之於百姓亦

然一或舉事多言教令煩數數則窮矣當
視天地橐籥虛心體道兌執厥中此堯之
所以恭默無爲一視同仁而天下治也
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原旨曰谷神太極也太極中虛谷神在焉
天此谷神人此谷神其爲谷也玄同陰陽
包涵造化神則妙萬物而爲言也惟其不
死故能生化無窮玄牝陰陽也門則乾坤
其易之門根則萬化之所由生綿綿若存

今古不息也用之不勤出乎自然也此承上章橐籥天地餘旨發明吾心太極吾身天地之道與造化者同流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蓋谷虛善應以況吾心神靜故靈以喻吾性觀寂然之中而有感通之妙乃見

不死然神非氣不生氣非神不靈言神則氣在焉神氣混融乃見玄牝玄根于天有父之德神之元也牝根于地有母之德氣之元也玄牝吾身之天地乎門則神氣朝元交往之所若有乎入入出出而莫見其

門吾身之闔闢可見根則神氣歸元混融之地若有乎生生化化而莫見其根吾身之太極可見觀若存於綿綿之中而有不勤之用以知老聖由商歷周九百餘歲當時修道養壽之要盡於此矣列子中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曰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露申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

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原旨曰天之長地之久蔑以加矣然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何道而致哉天地之心與物為一能生生而不以自生為生故物無害者乃得長生如此是以聖人觀道執行而無一毫有已之私惟知先天下而後吾身內此道而外吾身然則後之而

不免先者人推之也外之而不免存者物無傷也身乃吾之至親而以之自後自外本無私焉後之外之而自先自存私自成矣是豈聖人有心於私耶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爾私己也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未嘗獨私其生惟不自生故生意長在

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原后曰上善至善也水性至善上善之人其性謙下有水之德禹作司空當是時也已得水性之善故能盡水之性而成平水之功由上善而優入聖人之域此無他行其所無事而已孟氏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有由也水利物不爭處衆所惡故近於道水之善衆矣經舉其七餘可類推安其所處居善地也澄鑑不撓心善淵也澤物無私與善仁也潤下不易言善信也柔以勝强政善治也載重浮輕事善能

也消長不失動善時也人能師水之德處已以善與物無爭則亦何尤之有舜禹授受之際是宜拳拳以不矜不伐莫與爭能爭功者惟禹賢也

經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原旨曰謙益滿損剛折柔存天理之必至故知盈貴自抑銳當亟挫明哲保身之道也使持盈而不知戒揣銳而不善藏器滿

必傾鋒利則折其不可長保明矣金玉滿堂誰其能守富貴驕人自遺其咎世之擾擾高位佩重印驕奢淫佚莫知止足一旦鼎折餗覆莫保要領俱不得正命曾不如箕山一瓢五湖一舟之爲得也乃知功不在大知止者成名不在高知足者遂世之超出利網脫去名韁身退急流自全天道者幾何人哉功成身退天之道惟堯舜得之經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

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原旨曰知脩身然後知治國身猶國也百骸猶衆民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人之生也身載營魄合而一之抱之能無離乎不離則一矣氣爲百骸之主專養致柔能如嬰兒乎如嬰兒則柔矣玄不可覽滌除所見能無疵乎無疵則玄矣愛民治國貴保以安能無爲乎無爲則安矣天門開闔

貴守以靜能爲雌乎雌則靜矣明白四達貴無所窒能無知乎無知則不窒矣人能體此六能脩身治國生之以道畜之以德物我各遂其自然生之爲之長之而不有不恃不宰此陶唐氏之民所以不識不知帝力何有是之謂玄德

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原旨曰聖人觀象制器利用天下蓋有取

爲動圓靜方天地之象其中空虛天地之用氣而日月星辰形而山川草木有在無中無在有中無不容也車中作三十輻共一轂輪圓象天輿方象地車之有也其中空虛車之無也當其無中有車之用觀其轂虛能轉輿空能載則知有形爲無形之利無形爲有形之用妙在其中矣經言車輻轂不言輪輿軾轍者言車則全體在爲埏埴爲器鑿戶牖爲室其道亦然道言有無易言動靜一也明道之無則見易之靜

明易之動則見道之有有無之義動靜之機大公矣哉

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聖人在上爲民師表天下取法焉上之所好下必從之猶風雲之於龍虎水火之於濕燥不待召而應也故凡虛華不實害於民生者去而弗取知五色炫耀盲人之目則不事華飾而守純素知五音嘈

雜聾人之耳則不事淫哇而守靜默知五
味肥醲爽人之口則不事珍羞而守淡泊
知田獵馳騁狂人之心則不事般遊而守
安常知貴貨難得妨人之行則不事世寶
而守天爵是五者皆目前之侈靡蕩搖眞
性無益民生非實腹固本悠久之道也是
以聖人爲腹之實不爲目之華故去彼取
此而躬行儉約爲民之勸將使天下自化
人各自足無外好之奪天下治矣

經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

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
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
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
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原旨曰聖人貴身以道衆人貴身以名大
有徑庭矣貴身以道無爲也貴身以名無
不爲已寵辱若驚有寵斯有辱可不驚乎
貴大患若身貴身貴名其患均矣何謂寵
辱寵爲下名斯可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患得患失兩若可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有身著物也著物則不免於名累無身忘物也忘物則名累脫矣此蓋爲衆人貴身以名者言也聖人貴身以道何患之有知名不足貴則見身貴知身不足貴則見道貴見道貴則吾

何患焉韓魏爭地子華子說昭僖侯以廢兩臂而與天下僖侯不諾是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道更重於身矣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必能以貴身爲天下貴若可任天下之寄以愛身爲天下愛若

可任天下之託貴言其位愛言其德貴位故可寄愛德故可託然知位可去德不可去則寵辱者輕吾何患焉

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原旨曰人不可以不知道道不可以不知

古古必有始始必有物焉天下之物衆矣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不可得而名也求之以視以聽以搏夷而不可見希而不可聞微而不可得則又詰之以言而不可致故復混而爲一觀其上而不皦觀其下而不昧繩繩兮不可以名名則又復歸於無物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惚惚恍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于以見無物非道無道非物道之爲道也如此人能執此古始妙無之道以御今之妙有之形不惟獨

善吾身亦可以紀綱天下同歸於道孰肯
物爲事哉
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
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
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
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
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
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抱道安常隱德自
修與世波流不自滿假自得微妙玄通之

理衆人固不識也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
容如下文七若皆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之
義豫兮若冬涉川不躁進也猶兮若畏四
隣不妄動也儼若客不放肆也渙若氷將
釋無凝滯也敦兮其若樸不雕琢也曠兮
其若谷無窒碍也渾兮其若濁無矯暴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哉孰能安以動之徐
生哉人道之治亂安危猶天道之盈虛消
息動極則靜靜極則動使屈原而知此道
則忠而不必沈伯夷而知此道則清而不

必餓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無必遂已之心惟無必遂已之心故能弊不新成言守常無大變易也老聖歷商周二代三度散關四入史館優游九百餘年而晚適流沙莫知所終所以為善也

經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原旨曰萬物之先有天地天地之先有太極太極之先至虛至靜有一未形者在此其爲天地之根也然不曰致太極而曰致虛極者虛極即無極也當虛極靜篤之初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則天地之心見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由此觀之則吾之歸于根復于命者可以知其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去道遠矣知常容靜而虛也容乃公虛而大也公乃王大而天下歸往也

王乃天人法天也天乃道天法道也道乃
久道法自然也殁身不殆則吾之太極之
先有一至虛至靜未形者在其不殆也明
矣

經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
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
遂百姓謂我自然

原旨曰太古之世巢居穴處無賦斂征役
之為無禮樂刑法之事無典謨訓誥之言
下知上之有君上知下之有民儼儼自然

無爲而已其次三皇既作一畫既陳書契
罔畧耒耜舟車以教天下天下始有爲矣
民蒙其利天下親之其次五帝作而禮樂
法度興焉民獲其安天下譽之其次啓攻
有扈湯放桀武王伐紂干戈斯張天下畏
之其次昭王南征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請
隧問鼎天下侮之此無他上之人信有不
足於下下之人信有不及於上矣如唐堯
之治不識不知而民無能名者尚何言之
可貴禮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弗獲已也噫由太古至於五伯觀夫
下知有之親譽畏侮凡數言而不言一古
人名字包括幾千百世隱然可推可謂玄
也已矣吾是以知爲無名古史也關子亦
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經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
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原旨曰三皇出而大道廢（廢朴散之始也）五常作
而有仁義三王興而智慧出五伯起而有
太僞此承前章餘旨發明皇道帝德王伯

智僞世德下衰益降益薄而忠孝所由彰也豈非天運流行有不容不爾者乎噫玄古以下吾不得而考也如陶唐之世比屋可封孰為忠臣孰為孝子者哉由大舜不幸而有瞽叟之父傲象之弟觀其浚井完

廩象日以殺舜為事然舜之心終必瞽叟底豫而後慊惟其有頑父傲弟之難處所以見大舜之孝慈也非桀殘虐則龍逢不殺非紂淫亂則比干不以諫死何以見諸臣之忠乎故親和則孝之名隱而孝未嘗

不在也世治則忠之名晦而忠未嘗不在也嗚呼忠孝彰彰於天下則仁義失而詐僞起其去皇風益遠矣

經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原旨曰聖智仁義天下之大本也其可絕棄乎此蓋承上章餘旨發明民利孝慈盜賊之所由生使知文華可削素樸可復凡假聖智以驚愚俗假仁義以舞干戈假巧

利以啓盜賊者則絶而棄之使民安其居地利百倍家足其用民復孝慈盜賊何有哉蓋三代之季世道不古原其所謂聖知仁義巧利之心者不過竊先王之法言飾辭以欺當世如田恒弑其君而有齊國非盜而何故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者當上推帝皇意復古道外見純素內包淳樸正已于上以勸其下借曰不能無私無欲庶幾少私寡欲不爲盜賊之行矣民利既足孝慈可復也

經曰絶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原旨曰聖人之道自得之學也世俗之道外得之學也聖人不務外得故曰絶學無

憂然則唯阿善惡相去知幾何哉人之所畏指後之衆人俗人者而言也故不可不畏衆人俗人熙熙有餘昭昭察察皆有以爲矣何尚荒兮其未央哉享太牢登春臺外得可知也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我獨若昏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母道也求在我者也豈非自得者乎得其自得則不務

外得俗學可絕吾無憂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孔大也德得也得於吾心之謂德容量也吾有大德宇量斯寬惟道是從靡不容也衆甫可閱矣然則道之爲物何如

也哉唯恍唯惚而已惚兮恍其中有象似無而有也恍兮惚其中有物似有而無也窈兮冥其中有精得於吾心者也其精甚眞吾所固有也其中有信誠其在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由先天先地自古固存所

謂強名之曰道者今猶古也衆甫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以此而閱備於我矣然則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吾心之所自得者而觀之此可知也

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

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原旨曰曲能有誠誠則全矣聖人所以抱一爲天下式者誠也誠能自守其枉久將自直自守其窪久將自盈自守其敝久將自新自守其少久將自得一或不誠必多爲得則惑也惑則不得也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

矜故長夫惟能守前之六則後之四不而
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
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能抱我之一者而
爲天下式則誠全而歸之
經曰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
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
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
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原旨曰希言自然不言之言無爲之爲至

誠無息之道也一以言爲爲心則信不足有不信誠斯息矣此章承上章誠全餘旨發明道之得失在乎誠不誠之分誠則得不誠則失也飄風驟雨傷及萬物必致僵仆曾不能終一朝夕自不能容非至誠之道也然則孰爲此者哉天地也天地之有飄風驟雨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國家之有苛政虐令傷及百姓必致困窮亦將有所不能自容豈至誠之道也哉誠則不爲苛虐矣故天下之從事於道者惟上之從

上從道者下同於道上從德者下同於德
上從失者下同於失以是同於道者道亦
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
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可不審諸觀中庸曲
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自曲誠
六變而後化固不易也君子之居禄位握
政令而化天下至誠之道其可息乎
經曰政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
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原旨曰跂者不立宦途之於世路若不相
及而未嘗不相及也人馳騖功名一有躁
進之心便墮望道不可見之域由身處低
下物置高遠心欲急得跂仰而求不惟物
不可致而足亦不能自立也跨者不行欲
速進而大跨未有能行者矣蓋由心不知
道物欲所牽過望功名曾不知分彼心必
有不容自已之感不顛蹶不已也豈不大
可哀耶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

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六者之在道也
譬猶殘餘之食贅疣之行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處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
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
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
原旨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之先無

物也而曰有物混成是何物耶天地之先有五太列子止言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而不言太極又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也非太極乎夫列子得之發明及此是知有物

混成非物也指萬物相渾淪者而言也吾嘗曰未有吾身先有天地未有天地先有吾心吾心此道也豈惟吾哉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知此謂之知道得此謂之得道然則道何自而知何從而得哉吾

將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也余嘗於洒掃之暇隱几神遊遡仰先天混成之道寂寥無朕獨立周行化化生生今古不忒是宜可爲天下母也老聖謙辭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此一節摹寫道妙若可即席而語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演至此而漏泄春風有不容閟者矣大曰逝逝往也逝曰遠遠而無所至極也遠曰返返復也復則可以見天地之心矣此道之盈虛消息如環無端先乎天地莫知其始

從之天地莫見其終故以道觀天地則見
道不以天地觀帝王則見天地大以帝王
觀人民則見帝王大雖然究其端倪四者
之大莫不均圍大虛之域法則也人能仰
觀俯察近取遠求由地而知天知道知自
然取以為法內而正心誠意外而脩齊治
平以至功成身退入聖超凡歿身不殆是
則可與此道同久也已噫焉得知自然者
而與之言哉惟知自然者則可與言道也
王亦大一作人言王則人在焉今從王尊

君也

經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原旨曰天下之理重能制輕靜能制躁自然之道也曰重曰靜根本也君主也曰輕曰躁枝葉也臣民也根者重則枝葉茂君者靜則臣民安吾計其天下之必歸往四海之必清平矣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士之知道者

也惟君子而知此道故行不離輜重燕處則超然見其行不失重居不失靜也柰何萬乘而以身輕天下嘆三代之昏主反有不如君子之知道而能守重靜者也若桀紂可謂身輕天下者矣伊尹五就而不能用微子抱祭器而歸周輕則失臣也禹湯建久長之業卒以其昏主暴虐而亡躁則失君也有國有家者可不戒哉

經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原旨曰善有慈柔之善有至當之善人能達夫至當之善則無所不當無所不善矣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在理者皆處之以至當之善也無轍迹無瑕謫不用籌策無關鍵而不可開無繩約而不可解在物者則自無可窺之隙也是以聖人救人救

物常以吾善故不棄於人物矣是謂襲明
襲明者行其所至當不爲其所不當也故
善人者則可以爲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
者乃可以爲善人之資也師本以善教人
者也一有以教人爲師我之心則不貴矣
故孟子患爲人師資本以善用人者也一
有以用人爲資我之心則失愛矣故君子
不以其養人者害於人是以不貴其師不
愛其資也不以人之師我者爲貴不以人
之資我者爲愛以世俗觀之雖若知之大

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也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原旨曰嬰兒吾身之妙體無極天地萬物之妙體樸道之妙體也知吾身之妙體則守雌而無爭雄之心故能爲天下谿爲天

下谿喻海也海無不容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吾身之妙體復歸於嬰兒也知天地萬物之妙體則守黑而無暴白之心故能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喻抱一也一能合衆乃見吾之常德不差忒於天地萬物之妙體復歸於無極也知道之妙體則守辱而無貪榮之心守辱守低下也故能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喻習坎淵深是爲無底之谷一陽初動元氣之根在焉此吾之常德乃足於道之妙體而復歸於樸也樸散則形

而下之器有天下神器者在聖人用之則
爲官之長故能大制天下不致有傷割之
損
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
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
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墮是
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原旨曰聖人居實位而長天下猶大海之
轄百川當聽其朝宗歸往可也一有取之
之心則百川涸而朝宗歸往者絕海之竭

可立而待也居寶位而有將欲取天下之心而爲之聚斂者不異海之涸百川而絶朝宗歸往者乎吾見其不得已明矣天下神器乃帝王之寶位民生係焉不可以智爲不可以力執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矣故

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所謂物者即前所謂神器也乃天下之所共賴不可視爲已物隨行遷徙也噓吹譽毀也强羸盛衰也載隳安危也或之云者天道靡常民若可畏是以聖人知安必

有危而去其甚知盛必有衰而去其奢知
譽必有毀而去其泰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
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
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人主之有天下以其有土地之故
有土地斯有社稷有社稷斯有人民社稷
人民天下之神器也上章以之勸人主以

道此章以其餘旨戒人臣以兵於戲老聖之用心至矣乃至不忘天下此其所以爲百世師也天道好生惡殺虧盈益謙貴慈柔不貴強梁慈柔則生強梁則死理之所必至故君子不得已而爲天下蒼生一出必以道爲人主佐保社稷安人民決不以兵強天下爲社稷傾人民毒也況兵無常勝其事好還敗亦隨之可不戒乎使爲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肆行不恤黷武貪功謀動干戈於邦內以土地故糜爛其民以

戰民不堪命不死於兵則避而去之兵強之禍天下如此師之所處畔耨既廢荊棘生焉興師百里百里之害興師千里千里之害大軍既興之後不待水旱作而年已凶矣豈人臣之善道哉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則宜審所取舍也觀孔子以俎豆對靈公之問政則知兵不足言以去兵答子貢之問政則知兵乃可去噫嘻孔聖憂天下之心又何異於老聖乎果而勿矜勿伐勿驕果而不得已言天理之所在如吾

之所說者是皆知其必不得已而須如此行方是果而勿強之道也物壯則老人臣位極身不知退尚以舞兵弄權爲事極則危矣是之謂不知道不道早已而況弓藏犬烹只足以自速其顛隮也尚何望佐人主而致國治而天下平乎聞之者足以戒

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

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
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
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原旨曰弧矢威天下其來久矣然則天下
盜弧矢以侮天子古已不少兵可不慎乎

兵者殺人之器而曰佳兵必有樂殺人者
矣不祥之器凶器也前言神器此言凶器
或以神或以凶則物或惡之豈有有天下
而可使物有惡之之心乎故有道者不處
此承上章餘旨爲人臣好用兵者戒也當

天下無事之時君子在位貴在于左及其有事用兵之際貴在右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當必以恬淡爲上恬淡云者王者之師志在撫民不事俘馘而無詭譎之心故雖勝而不以爲美若以爲美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如楚子玉之於城濮晉先穀之於邲皆主用兵而好戰者終不可以得志孟子告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天下莫不與也安有以殺人爲樂而能

待志於天下者哉左尊位右卑位吉事尚左爲可喜也凶事尚右爲可哀也偏將軍本卑以不專殺故處左居以尊位上將軍本尊以司殺柄故處右居以卑位正謂凶不可尚也噫當受命于將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於斯時也君之心當何如哉危矣故必以偏將軍處左防危之心可見也上將軍處右不祥之名可見也言以喪禮處之凶事可見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是豈忍爲也哉非敵國侵

我下有弗靖不得已而用之弗舉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經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夫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原旨曰道常無名無名故尊樸本無形無形故大惟尊大而不處尊大故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體此無名之尊無形之

大守而勿失當不待誕告萬方而民物之衆將自賓服矣蓋王侯之於萬民天地之於萬物此感彼應同乎一理觀天地絪縕陰陽相合以降甘露無非中和所致夫莫之令而自均當知物初分靈布氣資始資生曾不煩一毫人力之爲也由道常無名而始制有名一物一理名亦既有功成事遂天亦將知止身退之道也古之人有得之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伏羲文王也伏羲得之而爲皇作先天六畫乾南坤北天地

定位始制有名皇道興焉迨文王得之王道大成名亦既有也而作後天八卦乾退西北坤退西南天亦將知止矣知止所以不殆退得其時又何危焉皇王之風於焉可見聖人隱括天地發明道樸爲侯王者告曲譬妙理可謂殆盡猶恐後世未喻其旨故又取其近者而言之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釋見前知其雄將欲取天下章

經曰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

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原旨曰人死生亦大矣究其所以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明則復爲人無古今無智愚一也然則有生之日窮通得失輪雲翻覆情隨事遷相與俯仰一世如造物之晦明變化舒慘靡常一日萬狀使無道以處之寧無造次顛沛者哉故必先知已知彼而後可以盡應世接物爲人之道而知生知死者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之云者

非知彼我之鄉黨親戚也非知彼我之功名事業也知其心而已知人之心則事無責備不其智乎知已之心則事無苟越不其明乎勝人者有力人欲熾也自勝者强天理明也知足者富內萬實也强行者有志體剛健也不失其所者久得其中庸也死而不亡者壽全體而歸也夫人之出處安常脩短隨化不惟有可久之德可大之業以壽斯世彼明而爲人幽則爲鬼神者惛然若亡而存洫然不形而神眞有不亡

者在

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原旨曰聖人愛養百姓不以功名自大體道故也天下載之而不重樂推而不猒雖不欲大不可也大道汎兮無往不在其可左右隨其所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物得以生曾無辭謝功成不名有成所當成

何功之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生所當生
愛養必至烏可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謙
德至矣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無
歸物之心物自歸之無大物之心物自大
之道之爲道也若此是以聖人體道爲心
愛養萬民雖有大功大德終不自以爲大
故天下歸之自能成其大也吾終此章隱
几默味游心上古乃見羲皇上人標枝野
鹿大樸淳風熙熙猶在也
經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

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原旨曰道大無外聖人則而象之以長天下四夷八蠻兼愛並養物無不均故天下歸往焉往而不害來則安之安則平平則泰矣古之人有行之者黃帝是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能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奚爲治哉樂與餌過客止干戈之於叛寇猶樂餌之於過客客至則張樂餌以燕之過則止也當堯尤之亂必誅干戈斯作炎

帝之歸必宥兵斯可偃兵不可常樂亦不可常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始也必簡其畢也必巨兵其可不知戒乎道之爲言出乎口而淡乎其無味非樂餌比也如大象爲象無形故視之不足見象無聲故聽之不足聞聖人則而用之妙不可既

經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原旨曰晝夜明晦人物盛衰今古之不停者以其有大造化流行于宇宙之間物有不可得而逃之如春將温冬必寒秋將涼夏必熱迭運不易自然之理也造化何心哉是故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將欲噏之必固張之闔闢也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損益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否泰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生殺也是之謂大造化之微

而可明者然則柔弱勝剛強柔弱氣之爲物也物變則通剛強形之爲物也物壯則老知變通而不墮壯老則勝斯在我肯爲甚乎魚不可脫於淵魚民也淵國也水利器也利器貸食之謂淵有水則魚安國足貸食則民安水藏于淵則魚不脫去貸食藏于天下則民不脫去爲人君而長一國者可以聚斂之端示乎人哉知大造化之流行盈虛消息理有常度則會計之心自有不必容者況國之利用偏藏天下猶水

之冬涸春盈未嘗不足又何患焉

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原旨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有當爲有不當爲之常理不爲其所不當爲而爲所當爲則春春而夏夏陰陽不忒不待言而四時行品物亨道一反常則沴氣乃作四時乖和品物傷矣君道亦然侯王若能體道之道而守君之當爲不爲君之所不當

爲則君君而臣臣厥分罔差君不言而百官正萬物將自化也社稷人民莫不各安厥分爲所當爲不爲其所不當爲矣帝德一愆異政乃起使君而盡君道臣而盡臣道上不凌下下不僭上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不從王化者哉化而欲作是既化而又欲有他作之心也爲君之道當思彼胡爲而欲作必有啓之者矣當勿待彼作而亟求吾之所未當反其所當而鎮之以靜夫如是則必使人之意也消有不待以彰

厥罪而彼將自化也何敢復作哉是之謂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
欲上慚厥德下畏厥威又當忘言恬若罔
聞是之謂亦將不欲也不欲則以此而自
靜天下將自正矣道之無爲而無不爲也
若此世之人有必如塊然木石而後謂之
無爲者則安得而無不爲哉非我所知也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道蹈也德得也蹈道得德是謂上德上德之心德不已尚人心自歸是以有德其德大矣下德之心德不已忘人心未必歸是以無德其德小矣上德無心於爲無所以爲道之次也下德有心於爲有所以爲德斯下矣上仁有心於爲無所以爲德之次也上義有心於爲有所以爲仁之次也上禮有心於爲而人莫之應義之次也人莫之應則有不肖之心生有不肖之心生則攘臂而仍之不足怪也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則攘臂之
作甚矣前識者伯主懷詐假禮義會盟以
紿諸侯道之華不實已彰愚之始薄俗已
見是以大丈夫處道德之厚實不居禮詐
之華薄故云去彼取此噫皇道降而爲帝
德帝德降而爲王之仁義王之仁義降而
爲伯之智力智力降而爲戰國之詐亂攘
臂相仍民不堪處於是玄聖素王者出道
德著而理欲分春秋作而名分定辭雖不

同而旨則一焉大丈夫有志當世致君澤民要不拘仕隱修辭立誠通在其中矣

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

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原旨曰道之在天地神物君民間莫不有分可自虧不可自盈是以天虧西北地缺東南惟其虧之缺之而不自滿故能長久聖人無全能其道亦然惟無全能所以爲聖也爲侯王而知此道故不得不謙以自下況爲臣民而不知有謙下可乎自其大者觀之不當無者衆矣自其小者觀之不當有者衆矣既不當有又不當無衆者可去一不可去一道也有分焉昔之得一者如天地神谷萬物侯王莫不各得其一故

能以清以寧以靈以盈以生以爲天下貞
其致之致極也極則天無以清將恐裂地
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
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貴高將恐蹶矣無以云者分滿則無以自
容其可久乎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知分滿可戒故處高貴而不忘賤下基本
固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言其德孤
善寡自謙之辭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自
審其辭而又嗟歎之故致數輿無輿言德

貴自隱德貴自隱則在我所得者衆一有表襮之心則寡矣如輿之爲物本具全體不可數輪轅輻轍而求爲之輿者數而求之則爲輿者失矣此侯王之道所以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多其德又不欲落落如石而以德自少既不以少又不以多則昔之得一者自然合分之宜合分之宜安有不長久者乎

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原旨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上句言體下句言用道之體用也如此反復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也道無定體惟變是體動則造化流行萬物生焉弱柔也柔弱者生之徒也道無定用惟化是用用則生意發施萬物空焉噫嘻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也無也是何物也耶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凡具形氣者皆物物必有壞壞則復歸於無有一不壞者存是何物也耶觀其生物者氣則知生氣者神生神者道

矣夫神性也氣命也合曰道聖人立教使
人脩道各正性命蓋本諸此仲尼之盡性
至命反終之謂也子思之天命謂性原始
之謂也老氏言復命而不言性此言有生
於無性其在矣嘗論性者吾所固有命者
天之所賦生之始也性不得命吾無以生 彼七 四
命不得性天無以賦性與命交相養而後
盡有生之道也生之終也形亡命復惟性
不亡與道同久修此謂之修道得此謂之
得道學道人有不能自究本性反有問命

於人者是未明性命之正也吾得因而申之

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原旨曰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上士聞道造其有情有

信而又達其無爲無形故勤而行之中士聞道雖造有情有信而未達無爲無形故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二者俱惑故大笑之蓋下士天資既淺又爲人欲所汨天理未明彼物之有形有爲者尚未之造況道之無爲無形者豈易達哉此下士之不容不笑也不笑則不足以見吾道之大矣建言古有之言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斯八者言道之用有若

無也大方無隅方無隅故大大器晚成器晚成故大大音希聲音希聲故大大象無形象無形故大斯四者言道之體實若虛也道隱無名知而不言能而不爲也夫惟道善貸且成惟善貸故可傳惟且成故可得然則不可受不可見者道非外物故不可以手受而目見惟在聞道勤行求其在我者而得之心當不待受而久將自見也

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

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原旨曰天地生物之心無他有塞吾體帥吾性沖和一氣而已彼造物者之生生不窮舍此而何哉沖和中和也道生一無極而太極也一生二兩儀生焉二生三三才立而萬物生也是謂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天陽地陰二氣交感妙合而凝一點中虛乃成沖和純粹至精

者爲人雜糅不正者爲物人物賦形前頻
後傾負陰抱陽之象也兼三才而兩之者
在我矣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正斯道也
嗚呼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聖人以父母

天地赤子萬民爲心嗟三代之季各尚智
力爭土宰民上失所愛下民受虐玄聖體
天地生物之心法造化沖和之德尚柔弱
戒剛强以教養天下故引王公稱孤寡爲
喻曰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

稱則是尚柔弱而反以孤寡爲我善也況其下者可以智力自尚而不知剛强爲戒乎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或之者當天理未定之時人欲方熾惟知以智力自尚剛强爲勝柔者受損剛者受益及乎天理既定則柔者益剛者損矣人之未聞道者往往尚智力騁剛强又教人以剛强爲善亦猶我之尚中和守柔弱教人以柔弱爲善也聖愚之所見不同天壤如此然則强梁者終不得其正死是可戒也吾將正

爲教父見不賢而內自省是亦教誨之而已修身而不明此則無以致吾身之中和治國而不明此則無以育天地間之萬物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原旨曰上章發明沖和之德以戒強梁者不得其死此章言至柔之理以明馳騁天下之至堅是皆天道自然之理聖人表而出之以戒天下非託於空言者也何以明

之觀天運太虛今古不息孰使之然哉必有載而運之者矣故曰浮天載地者氣也水也氣乃無形之水水乃有形之氣水至柔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氣至柔而馳騁至堅者無以加焉聖人言至柔而不言氣氣其在矣天以沖和至柔之氣行乎乾健至剛之體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氣也氣無質故曰無有無間空虛也觀無有之氣入於太虛空無之間氣無爲而四時自行四時不

言而百物自生益亦廣矣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希及之云者嗟歎之辭也聖人體天道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以教天下簡易明白宜可信也何天下希有信及者乎信既不及其何以行之哉聖人固無欲人必已信之心然而嗟歎之辭有不容不發此道惟老孔得之而不得行於當世故孔子亦有予欲無言之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之憂以天下以道自任

也如此是豈果欲無言哉是豈不欲行於當世哉必有不得已者而已之者矣

經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原旨曰養生全身所以全吾天也養生而不知全身全身而不知全天則是芻豢之養矣物之具氣體于天地間者莫不有養焉天之所與一物一理小大有分脩短有數初不待求而養者未嘗不足惟不待求

故未見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使求而得所養不求不得所養則是天將容私欲人之賂已欲人之賂已則有情者長得所養而不死無情者不得所養而幾乎絶矣是何足以言天之至公哉惟不待求故不可求此其所以爲天也何獨人而不知察妄有求益所養之心乎苟有求益所養之心則名之貪賤之黷不亡於此則亡於彼反不得全其天之所與養是可悲也聖人憫其不悟而論之以名比身二者孰親

以身比貨二者孰多以得比亡二者孰病
所愛既甚所費必大所藏既多所亡必厚
惟知足而不甚愛則不致辱之病知止而
不厚藏則不致殆之病然後可以盡吾養
之善而吾之天者全矣是則可以長久也

故七

爲上而知此道則不待下之求而不廢所
與養爲下而知此道則不敢上之求而安
吾所自養不甚愛不多藏知止知足各全
所養則家可長國可久矣

九

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

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
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原旨曰謙之時義大矣哉天道虧盈而益
謙故下濟而光明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故卑而上行大盈若沖
其用不窮也鬼神害盈而福謙故尊而光
大直若屈也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卑而不
可踰大巧若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大辯若訥也躁勝寒地在山上也靜
勝熱山在地下也清靜爲天下正謙亨君

子有終萬民服也噫嘻易老之道同出異名道德演於墳典易象則於圖書一皆觀天道以明人道者也上章言名貸以戒愛藏言得亡以明止足則衰益平施之義可見下章言可欲不知足欲得以戒罪禍咎謙之義可見或曰勝極也躁極則寒靜極則熱此以氣言也或曰躁能勝寒靜能勝熱此以理言也謙其在矣然則謙之六五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而此下章曰天下有道却

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則謙言
侵伐行師無乃不可乎知卑而不可踰哀
益平施則可也若必至戎馬生郊謙何取
焉老聖之道以柔勝剛故與謙合申韓不
善學流入刑名爲聖門萬世罪人哀哉

經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
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
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原旨曰古之有天下者土地之廣人民之
衆君壽之脩短唐虞而上遠不可稽見之

禹貢之辭則知堯舜之朝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人民如其地堯爲天子舜禹稷契咎繇爲臣蕩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形于擊壤之歌則知爲有道之世也堯未甚老而遜之舜舜遵堯之道未甚老而遜之禹堯舜皆不失天下之尊榮皆天壽百餘齡而子孫皆不失土地之封不廢烝嘗之義如二聖人者可謂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虞虞之盛可見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夏商之

衰可見罪莫大於可欲甚愛大費也禍莫
大於不知足多藏厚亡也咎莫大於欲得
我所欲得人亦欲得天下胡爲不爭哉焉
胡爲不生如惡無道以就有道莫若不爲
夏商之衰求爲唐虞之盛知足常足將不
失堯舜之尊榮然則天下有道云者必得
君如堯舜臣如咎夔民如唐虞之民則比
屋可封人人皆知天下之重而不以害其
生孰有可欲之罪不知足之禍欲得之咎
者哉

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原旨曰不出戶知天下爲有道聖人言也得不爲堯讓許由者言乎不窺牖見天道由辭堯讓曰日月出矣時雨降矣爝火之光灌溉之澤不亦難且勞乎由之不出算山所以知天下既已治也出彌遠而知彌少爲不知足止者道不行而知由之所以不復代堯也不見而名吾將爲名乎吾將

爲賓爭無爲而成吾無所用天下爲由不受堯讓是不出戶而成萬世之名殆賢於堯矣巢父之牛不飲洗耳之水是不窺牖而無是非之名又賢於由矣堯授舜舜授禹堯舜有道有位之聖人巢由有道無位之聖人如巢由者可謂無功名而功名則是無爲而成者也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曰吾知之濠上矣濠梁之水深網罟不到魚不待出濠梁而

知天下之水不免有網罟之害故樂其從
容而不出魚之不出濠梁是巢由之不出
箕山也噫微後王無以見堯舜之聖微堯
舜無以見巢由之高

經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
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原旨曰爲學日益衆人之道也爲道日損
聖人之道也上知不能無人心下愚不能
無道心若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又何損焉

舜授禹加以人心道心危微之言則損之所不免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損之云者損去人欲也又損云者人欲去得淨盡也人欲淨盡則無徇己之爲無徇己之爲則凡所爲者皆天理之所當爲而不可不爲也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勞可見矣而曰行其所無事于以見禹之爲皆所當爲而不可不爲者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取之云者非取天下之土地子女也非取天下之犬馬玉帛也樂

取諸人以爲善也無事云者行其所無事也惟能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行其所無事則天下歸之猶水之就下也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有事云者謂人莫已若而欲强人之從已也强人之從已衆人之道也烏足以取天下哉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斯言得之矣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

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惔惔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原旨曰聖人應物不先物故無常心此承上章之旨狀其成德言道可常心不可常道常則所應皆理心常則應不免欲是未到聖人地也聖人之心太空無雲止水無波魚躍鳶飛物無不應故能民同胞物吾與上下與天地同流一以百姓之心爲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則物無忤者應之以理而已善者吾應之以善不善者吾亦應之

以善德善信者吾應之以信不信者吾亦
應之以信德信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是以
天下之善爲善人無有不善也以天下之
信爲信人無有不信也聖人在天下惴惴
爲天下渾其心言有位之聖人如帝堯之
在宥天下也舜告禹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則惴惴渾
其心於焉見矣百姓皆注其耳目天視民
視天聽民聽德化流行人心所歸聖人皆
孩之一以赤子而視之也若夫齧缺之爲

人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者則
去帝堯之一間焉耳
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
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
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
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
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原旨曰品物之盈天地間莫不有族有祖
族言其衆祖言其親天地萬物之大逶廬
也出生入死生則有死死則有生天理之

常何容心焉知吾之出者入者未嘗生未嘗死則其生之徒者誰乎死之徒者誰乎之生之死者又其誰乎生十有三死十有三之生之死十有三是九也彼何物者耶道之爲物十三才各得其三其一則太極之祖也生之徒天三陽輕清之氣日月星辰之徒也死之徒地三陰重濁之氣山川草木之徒也之生之死人三元沖和之氣精氣神也人之爲人莫不兼是三才者而又抱太極之祖乃有其生孟軻所謂萬物

皆備於我者人亦貴矣既得其生乃不自貴養吾之祖而親者而乃動之死地是可哀也夫何故以其忘吾之所自貴反有過求外物益其厚養之心是之謂生生之厚計亦左矣一有心於此則探虎穴蹈白刃

不顧危亡無不爲已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無探穴之心也入軍不被甲兵無蹈刃之心也兕何從而投其角虎何從而措其爪兵何從而容其刃夫何故以其吾無致死之地物亦無傷焉

經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原旨曰道生德畜物形勢成此承上章之旨言天地庶物皆道氣所生道物之祖也衆妙在焉其爲物不貳生物不測者乎德物之族也一之未形者在焉含畜功至物得以形勢一之既形者物各成其態也勢

成則貌象聲色具焉大而天之穹窿地之
磅礴微而食醯朝菌之化蜩甲蛇蛻之假
一皆祖族道德而爲物者也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
常自然謂之族謂之祖則是子天地而孫
萬物也又誰爵焉道德之常自然而已故
曰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德聖人體道爲心曲成萬物而不宰其德
玄矣舜之玄德升聞亦此道也

經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原旨曰天下有始始一也有父母未生之始有天地未兆之始有未始有始之始其來尚矣可不謂神得一以靈乎道言神明釋言靈光儒言聰明同一始也以爲天下母母者萬物之所從出人莫不有是母也

既得其母神生明也以知其子明生光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知其光當守其明而
不離也光不離明則神明者存身雖沒而
明不殆也母亦氣也子神也神氣相守則
光明生焉養生家所謂塞兌垂簾收視返
聽蓋本諸此塞其兌閉其門爲己之道也
内得其養則神明者存神明存而終身不
勤宜矣開其兌濟其事爲人之道也外得
其養則發而爲事業事業濟而終身不救
亦宜矣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黄帝得之

以登雲天而湯武以不百年之身謀建千載之業夫內聖外王之道不同如此見小曰明知微知彰也小有子之義守柔曰強知柔知剛也柔有母之義用其光光子也母召其子也復歸其明明母也子隱母胎

也此其為知子守母之道也守而不失則殃不及身是謂襲常襲合也合乎大常所謂先執厥中所謂獨立不改所謂不與萬法為侶同此道也豈非大丈夫之出世功成名遂者乎

經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猒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原旨曰老聖歎三代下衰諸侯更霸民不聊生因設辭以自況曰使我介然有爲治之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爾言不生事也上不生事則民安民安則國治所謂無爲無荒四夷來王大道正路也徑旁蹊也言當時諸侯卿大夫貪功黷武好偕尚奢舍

正路而弗由務先權謀啓天下之爭奪朝甚除官冗而宮室侈田甚蕪民散而田野荒倉甚虛粟耗而倉廩竭甚美衣取其蔽體可也何必服文采佩取其安常可也何必帶利劒飲食取其實腹何必膏粱而取饗財貨取其適用何必珍寶而有餘此皆無益於生有害於治是謂爲盜而誇富於人非聖人之道也

經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

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洪範之建用皇極所以爲民作則也聖人之抱一爲天下式所以爲民立命也建必如天地之建光嶽終古不拔抱必如河海之抱堪輿終古不脫始可言善禹成水土功輔成五服外薄四海建五長宜可不拔也有社稷有人民宜可不脫也有

啓之賢而傳之家子孫祭祀宜可不輟也奈何有禹之祖有桀之孫桀昏德民墜塗炭人心一去社稷隨失祖宗烝嘗安在哉由桀罔知身修一至於此商紂亦然故聖人不得不言蓋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然道之眞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治益廣道益踈當知所愼脩之身其德乃眞愼厥身脩思永眞其在矣脩之家其德乃餘能克家則善有餘慶也脩之鄉其德乃長斯友一鄉之善

士也修之國其德乃豐國人皆好之也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天下慕之也故以身觀身則身修以家觀家則家齊以鄉觀鄉則鄉長以國觀國則國治以天下觀天下則天下平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而觀之

斯可知也

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

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原旨曰含德之厚上章言修德觀德不言所以爲德此言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是以赤子之德爲德也觀其精全氣和柔弱眞常赤子之德可見如毒蟲猛獸攫鳥皆物之至惡有毒害之心者於赤子則不螫不據不搏也此無他柔德之至矣出生入死章無死地其德似之是數惡蟲皆物之有毒而無知者也尚不害於赤子況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則彼惡人雖有不善豈無

知乎自無可加害之地也赤子骨弱筋柔
初無甚大氣力而握則能固未知牝牡之
合初無交媾之情峻有時而作精全之至
也終日號而嗌不嗄氣和之至也和乃德
之常知和則常知常則明明則無不容矣

益生曰祥祥妖也有益生之心則善復爲
妖也心使使氣曰強近死之心也心使氣則
近死之徵也物壯則老老則死矣謂之不
道此無他柔德既失非長久之道也早亡
而已

經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原旨曰懷道之士能活能隆與時消長可

愚可知與世浮沉若南郭子綦之隱几顏子之如愚則是知者不言若公孫龍之辯則言者不知也吁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塞兌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六者玄同故不可得而親無譽勸之心也不可

得而踈無毀沮之心也不可得而利無希慕之心也不可得而害無仇敵之心也不可得而貴無功名之心也不可得而賤無寵辱之心也凡此皆不足以累其心然後能安時處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是能滔嘿雷聲玄同萬象神動天隨不露圭角衆人有所不識焉故爲天下貴

經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

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原旨曰正政也堯之厤績咸熙舜之百揆時序以正治國也奇乃正之變禹之班師振旅七旬有苗格以奇用兵也湯以葛伯弗祀而征遂滅十一國禁放而有諸夏奇之次也周以紂不道而伐大會盟津戰于牧野紂焚而有諸商又其次矣兵法曰上

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於禹格有苗湯征夏周伐商見之降此而下奇變爲詐詐變爲亂矣以無事取天下即章末無爲好靜無事無欲之旨吾何以知其然哉以周室中衰厲王好利以榮公爲卿專利宮民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矣淮夷入寇民相與爲畔襲王奔彘共和行政民多利器國家滋昏矣幽王淫昏以石父爲卿佞巧好利用事專任政治多邪諸侯或畔戎狄殺之人多伎巧

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古聖之言玄聖引以爲證得非墳典之言與幽王二年西周三川震太史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三代之季矣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寵褒姒以爲后以子伯服爲太子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王伐

申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攻殺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徙居東都西周果廢伯陽老聖字老聃昔事西伯爲藏史仕成王爲柱下史幽王時爲太史修道養壽屢掌史帙演著玄經龜鑑萬世吾所謂無名古史蓋可驗矣當時位雖人臣而道冠百王是有道無位之聖人也

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原旨曰政如天子爲政以德之政閟閟齊之以禮也政教寬大其民樂業風俗淳淳察察齊之以刑也政令嚴峻其民罔措舉動鼓鼓所謂上刻核太至則下應之以不肖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恃福作威禍其將至畏禍修德福其將至禍福倚伏如寒暑然孰知其極盈虛消息物極則變其無正邪天道靡常耶疑審之辭禹陟帝位

正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湯正復爲奇矣湯征自葛善也惟受罪浮于桀假手于周善復爲妖也民之迷其日固久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由來遠矣曰方曰廉曰直曰光斯在内者也不割

不劌不肆不耀斯在外者也聖人務内不務外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正其在我者則有不待正而彼將自正矣惡有所謂爲奇爲妖者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三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原旨曰治人養其外者也知身所當養則知人所當養物所當養也事天養其內者也知心所當養則知精神所當養凡天之在我者無不當養也養之道莫若嗇嗇保

愛也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勤所以養之
道早服謂之重積德惟能早服勤所養
則積德斯厚矣重積德則無不克積德既
厚則內外交養之功至人得其養則惟危
者安天得其養則惟微者明無不克莫知
其極惟精惟一在其中矣莫知其極是以
有國國猶身也身所當養國所當養有國
之母可以長久母道也治人有道則國昌
事天有道則身康國昌身康久長可保是
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國以民為根

身以心爲柢根深則民安柢固則神安民安則國無有不長神安則身無有不久矣老子之治人事天書之祈天永命一也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原旨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小鮮細魚也烹細魚撓之亦糜傷火亦糜有中道焉大國有天下者也民猶小鮮也政猶火也撓之亦損傷政亦損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鬼

神天地神祇陰陽之氣天地有鬼神猶國之有臣佐以道蒞天下者聖人無爲乎上賢人有爲乎下上下不失其道則陰陽之氣不差災害不作其鬼不神也變理之功斯見其鬼不神則曰暘而暘曰雨而雨人

無札瘥物無疵癘五穀熟而人民育矣其神亦不傷人也其神不傷人道泰時享物阜民富下有常輸上無苛斂聖人亦不傷人也嗚呼民天之赤子君天之元子元者善之長也長不傷幼天必祐之是之謂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于以見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
經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
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
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
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
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原旨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交如齊宣
王問孟子交隣國之交也大國之於小國
猶大海之於江河大者下則小者歸焉是

大國當善下則可以交通天下之小國也
譬如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牝以靜
爲下是大國既善下又當以靜爲政如牝
以靜下而勝牡則小國不待以力服亦將
自歸矣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惟仁
彼八 三
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惟智者爲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或下以
取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或下而取以小
事大者畏天者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樂

天者保天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畏天者保其國兩者各得其所欲交相養而得其宜如山嶽之於草木不鋭上豐下則重本輕末蓋大者處下則小者無不容載小者敷榮則大者無不富庶故大者宜為下孔子見老子而後孟子出豈無得於見聞者乎

經曰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

焉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原旨曰道包天地韞藏萬物如室家之有閫奥焉善人得之可以爲吾身之寶不善人得之可以爲吾身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如堯之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尊行可以加人汝陟帝位者也美言尊行道之發于外者尚可以市可以加人況存諸內者乎人之不善豈無可教之資何棄之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能哲而惠何憂爭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觀堯之曰吁曰咈則四凶之不善不待舜而後知然聲其不善而不即罪者足以見堯之帝德廣運其仁如天而不輕殺戮也故立天子置三公

天子作民父母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贊化育安人民保天下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外此巡四岳朝諸侯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盛然此皆外物曾不如虛已南面坐進此道而天下自治也古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哉非曰求而有所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謂下民昏墊不幸而有不善之罪則哀而矜之曰我罪之也耶者不定之辭非縱民爲不善而終不見罪也知其自有司殺者在故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以此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若堯者可謂天下萬世之所貴也

經曰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

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原旨曰老聖歎世道不古智詐相欺爲亂無以挽回人心於是數述上古無爲之化以詔後世使反鍥薄之風爲淳厚之氣其以道自任若此爲無爲法自然也事無事順天理也味無味樂恬淡也大小多少君臣民庶在焉報怨以德凡上下之交或有不善則當以德報爲心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

其細謀當謹始無使滋蔓難圖天下難事
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物理所在從微
至著如易之不遠復無祇悔由一陽二陽
積而爲乾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
大聖人有乾之德不自爲大成其大者六
陽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人心僥
薄往往如此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是以
聖人猶難之聖人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所謂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惟其難之於始故終無難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原旨曰其安易持此承上章之旨言天下事物之理欲全厥終當愼厥初要在承平

無事之時戒無妄舉則安而易持釁之事未兆則易謀物脆則易破微則易散也爲之於未有非有所以爲杜之於未有也治之於未亂非有所謂治鎮之於未亂也故又喻木之始生於毫末臺之始起於累土

行之始發於足下當其始也厥兆甚微及其至也木則合抱臺則九層行則千里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厥初不可不愼也天下之事一有心於爲則多致爭敗用力以執則或致乎失所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

有災也是以聖人無必為故無敗事無固執故無失悔凡民則不然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以未聞持安之道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惟聖者能之是以聖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以見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以見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也若夫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者終亦無為而已故曰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經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原旨曰古之善爲道者如堯之治天下而民不識不知得不謂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乎何則上以無爲爲政使民由之而不知是國之福也民之難治由上有以啓其智多人之具五性皆天所賦莫不有自然之

理猶天之有五行春生仁也夏長禮也秋成義也冬藏智也信通四時故寒暑節歲功成旱涝不作疵癘不生物得以昌也爲民司命而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而專尚智之藏者則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可以言歲乎歲常冬則萬物藏而不育治尚智則尊聚歛而不知發可以言治乎所謂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是故以智治國者賊其民乃所以賊其國不以智治國者福其民乃所以福其國也知此

兩者亦可爲治之楷式常知楷式不尚智術福被于國是之謂玄德玄德云者輔物之自然而不以明民也玄德深矣遠矣與物返矣言與智治不同也不以智治然後以至大順大順則萬物各遂其生成之性矣

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原旨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併結前數章之義也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之王是以聖人法善下之道而不欲自上於人然不得已而居人之上故

（後八）

曰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是位雖處上而言則謙下也不亦謙受益之謂乎名雖先人身則後之自有推而上之先之者矣惟其能下能後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不以爲軋已也處前而民不害不以爲妨已也

惟其不重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其在上在先也夫何故以其不與民爭上爭先故天下莫有能與爭之心玄經之旨凡言脩身則齊家治國在焉言治國齊家則脩身在焉善觀者當自有得於言外之旨

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

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原旨曰老聖所言之道非上古無爲則唐虞雍熙之道也其大無象不可以名言求衆人之所罕識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

不肖謂不可幾及也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自釋自審之辭如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孰得而肖焉若禹之地平天成則可以跡求也老聖歎天下之人皆謂我所言之道大似不肖故復舉其

次者而言曰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保持抱守也一曰慈不敢以天民肆戮二曰儉不敢以天物暴殄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以天討倡舉夫慈故能勇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儉故能廣薄衣服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致費於溝洫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舞命總朕師遜舉皐陶將讓位曰枚卜功臣固辭弗獲乃有位古之人有行之者禹是也今捨其慈且勇所以誅龍逢戮比干捨其儉且廣所以爲傾宮

瑤臺瓊室玉門捨其後且先所以囚湯夏臺囚昌羑里死矣南巢牧野之禍至古之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夫慈以戰則勝仁者無敵以守則固民效死弗去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夏臺羑里之厄所以脫古之人有行之者湯文是也若湯之放桀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矧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罔之伐紂曰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此其肖矣夫湯武不得爲堯舜之君其細可知也經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其惟文王乎羑里之囚崇侯虎所譖也文王受命六年始伐崇善戰者不怒也崇侯譖昌昌以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獻紂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

伐爲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諸侯善勝敵者不爭也呂尚東海上人遇七十餘主而不聽人皆曰狂文夫漁于渭陽西伯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呂尚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立爲師善用人者爲下如四善云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配天謂可爲人主極法則也如文王者乃古之善爲士者可爲法於天下

後世矣昔西伯嘗問於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助予憂爭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殃不可以先謀他日又問曰人主之動作舉事有禍殃之應思神之福乎太公曰重賦斂大宮室則人多疾病瘟

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好破壞名山壅決名川則歲多大水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西伯曰誠哉不十年商亡天下歸周是亦慈儉不先之徵也

經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原旨曰兵本以戒不虞非所以虞天下也用兵有言引古兵法語下文是也兵法以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吾不敢爲主不敢先舉兵以虞天下也而爲客彼弗率以侵我不得已而應之是戒不虞也雖不得已而應猶不敢進寸以輕敵寧退尺以固

守是謂行無行行行師也無行無行師之心師雖行而不輕進攘無臂攘捍禦也無臂無舉手之心雖捍禦而不輕舉手仍無敵仍引也無敵無輕敵之心雖引兵相抗而不輕於敵執無兵兵凶器也雖執凶器而不行殺戮何哉禍莫大於輕敵諸侯以國爲心故不免有時而先舉天子以天下爲心此吾民彼亦吾民禍彼猶禍此也肯輕敵哉此禹所以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噫輕敵幾喪吾寶寶即前章三寶

之寶所謂惟善爲寶仁親以爲寶則凡天下之民莫非吾寶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言兩兵對抗哀而不忍無殺傷天民之心將見不戰而屈人兵勝可知矣以結上二章之義前章言不武是美文王而微寓抑武王之意老聖凡言兵多以禹格有苗爲法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莫能知一

作莫不知

原旨曰言者所以載道知知道也行行道也甚易知甚易行吾無隱乎爾行之則左右逢其原天下之人何其莫能知莫能行哉嗟歎之辭也宗祖也君主也言有宗是皆祖述墳典古史之書事有君是皆歸本皇帝王伯之道豈託空言者哉不知言則不知道是以不我知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行則其無知可見夫唯無知則知我者希斯亦不足怪也已於戲知我者希則在我

者貴一云則法也我道也取法於道則我貴矣聖人被褐懷玉褐微賤之服玉至貴之寶被褐謂無位懷玉喻有道此言有道無位之聖人也故天下所罕知老聖以此自喻所負可知也

經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以其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以其不病世本誤作是以不病

原旨曰知知道也病不知道也知不知上聖人知而不言上也不知知病衆人言而

不知病也夫惟病病言衆人之病病矣以其不以病爲心而儳人以口給故犯不知知病也聖人不病言聖人常以不知爲病而不輕於言是以不病也言寡尤行寡悔幾何人哉昔周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當老聃在周金人之作寧無儆耶孔聖觀周嘗得撫而歎之前章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言知不知上不知知病道豈終不可知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經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
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
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威刑罰也人以身爲重加之以刑
罰孰不知畏然有不顧斧鉞而犯之者何
哉大威至矣知其無所自逃小民畏苦尚
有不肖之心生況其大力量者乎湯出夏
臺去三面之網信有由也漢南諸侯聞之
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噫桀君也
湯臣也撫我則后雲我則讎大人之心其

可自狹乎狹則物有所不容擅福作威靡所不至民不堪處民不堪處則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蓋將有所不能容者矣此桀之所以亡湯之所由興無狹其所居所居心也心不狹則神明來居物無不容生之道也無厭其所生所生內則神明外則民物俱不可厭厭則去我之心生死之道也夫惟不厭我不厭彼是以不厭彼不厭我聖人自知不自見無驕人之心自愛不自貴無威人之心故去彼狹厭取此知愛也

經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原旨曰勇志也敢氣也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生之道也一或氣壹則動志動而乖則蹶死之道也知此兩者或利或害言志氣二物制得其道則利制失其道則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故惡之端也天好生惡殺誰能知天意惡殺而弗違哉

是以聖人猶難之天意罔測聖人猶以爲
難而無勇敢之爲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柔
能勝剛不言而善應至誠感神不召而自
來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繟然
而善謀天道福善禍淫天網恢恢踈而不
失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
常九有以亡言其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也
當桀紂爲君之日使能任賢聽諫知天之
所惡不輕勇敢而謹猶難之心則湯武雖
聖曷敢不臣乎吁甚矣豈桀紂之有以自

亡耶其天網之踈而不失耶何聖人之言
其弗可違也如此
經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
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
者殺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
原旨曰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民不畏死奈
何以死懼之此承上章餘旨歎王道不作
天下之民不死于兵則死于飢孰殺之哉
方且嚴法令廣聚斂脅民以威動之死地

無所逃之非不畏死不免死也孟子謂殺人以刃與政亦此意民不畏死即是民不堪命而懷等死之心上若寬法令薄賦斂省徭役天下之民各得所養惟恐其死爲奇作弗靖也民得其養或自作弗靖吾得執而殺之謂犯于有司必實刑戮天殺之也孰敢言民常畏死無敢犯之矣司殺者天也代司殺者人也殺之當則天殺之不當則是以人殺人能無傷乎斲大匠之事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喻殺人以政實

自傷也當周室東遷政由方伯擅舉征伐是猶代大匠之斲不但名分廢墜而諸侯之師禪赫千里戕賊民生畏死不暇及其天定勝人鮮不敗事傷手之義也

經曰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原旨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國不可以無民猶民不可以無食民之飢以其上

食稅之多是以飢三代之季大槩相類昔五伯爭強興徑役事征討國祿不均國用惟艱田野不闢稅斂不給又從而增羨之民之所以飢也飢則草竊姦宄出沒靡常是以難治非民難治也以其上之有爲上有爲下亦有爲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所謂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神不自許神不自許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何則養生必先之以物然則物有餘而身不養者亦多矣若季世

之法聖人有所不取

經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原旨曰死生亦大矣生之徒死之徒吾於出生入死章已言其約噫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其死也堅強堅強者死之徒豈惟人哉物莫不然故又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原其所以生所

以死本乎陰陽二氣而已二氣本乎太極之一氣一氣本乎無極之太虛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在易則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無而極有知易無而極有則知易無極也易有太極得不謂無極而太極乎太極乃物初混淪之一氣無極即太極未形之太虛釋氏有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亦即有生於無而復歸於無也然則生之徒者何與死之徒者何與自太極生兩儀乾剛坤柔天地合德乾天也天一

生水父剛而子柔故水性柔弱其德順下
地二生火母柔而子剛故火性炎上其德
剛燥天非火之剛無以發乾健之體地非
水之柔無以致坤順之用惟其剛柔相生
故能成久大之德業人之生也柔弱天水
資焉其死也堅強地火攝焉惟剛柔相濟
而成既未之功則長生久視之道在故養
生家專取法焉柔弱者生剛強者死譬猶
兵強則不勝衆攻之也木強則共衆伐之
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之道也老聖凡

言柔弱則氣剛強則物氣和則生物壯則
老老則死死則當知所歸歸如復混而爲一
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皆歸之之道也
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
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
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
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
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原旨曰洪範九疇五曰皇極皇建其有極
言大中之道立其有中行九疇之義也天

之道其猶張弓乎引射爲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上下之中可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小大之中可見地氣上升天氣下降抑高舉下之道也熱極變涼寒極變温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天之道其折中如此所以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天理人欲常相反焉所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如天之雲行雨施澤及萬物惟有道者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者也聖

人爲而不恃無責報之望功成而不居法
天之道也其不欲見賢執中而已聖人事
業無爲有爲函天蓋地凡民有所不識也
嗚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
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
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
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原旨曰軟勝堅牝勝牡理也物性柔弱莫
過於水及其至也決堤潰川無能易之老

聖憫文武墜地將有二代垂亡之風故因
關尹之問而匡救之曰天下莫不知莫能
行惟伯禹得之以水治水地平天成成湯
得之東征西怨惟恐後已西伯得之戡黎
伐崇罔不欲喪是皆以柔弱勝剛強者也
使桀知此能監唐虞之治則不爲湯勝使
紂知此能監夏之亡則不爲武勝惟其剛
強暴虐迷不知省是以有臣代君者出甚
矣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
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古聖人言也當鯀

之殛湯文之囚受垢不祥莫大焉及其禹受禪湯武自代皆得爲社稷主天下王噫桀紂固虐矣君也湯武固聖矣臣也如禹以功受禪尚無間然若湯武以智力自代得無慚乎惟文王小心事紂終不易節故可比德堯舜玄經本旨一皆以正已正人與爲人主者告人主正則百官正百官正則天下之民正烏有爲臣而可自代君者乎正言之君民吾義皇之民無繩可結亦可已甘其食窪樽可飲美其服毛可禦寒

安其居巢穴足以避風雨樂其俗舍哺鼓腹樂在其中隣國相望道通並行而不悖鷄犬之聲相聞物並育而不害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爭城爭地之心天之道地之利未嘗不足玩及此章大樸淳風益乎天地

間今猶古也則知老聖之所自得非季世強梁之所可知所謂萬世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

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原旨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無不容無不
與也所謂注爲而不滿酌爲而不竭者與
衆人則不然美言不信俗尚華也信言不
美道貴樸也善者不辯無不容也辯者不
善未忘言也知者不博混而爲一博者不
知數與無與無與聖人不積與時消長既以爲
人己愈有生物之心常在既以與人己愈
多造物之心不窮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

無恩而大恩至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四

玄經原旨發揮卷上

老子自孔子稱曰猶龍莊周尊曰玄聖歷代尊行其教上尊號者至矣竊觀由商歷周九百餘年三度散關四掌史職著道德玄經二篇索篇天地玄同有無實一天人之書道堅嘗著玄經原旨亦既脫藁思昔觀復謝高士所編實錄年譜紀載頗詳然引用年代尚多異同久懷考正未能也今採摭皇極元會運世參訂經旨輯爲十有二章非敢有作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孔子本魯史作春秋始周

平王邵氏本連山著皇極經世書自堯始愚
之本玄經著原旨復徵古史爲發揮故不得
不自先天始也此書之旨不惟有極以來已
然之世代可徵而無極以前未然之朕兆庸
有可推後之有志古始者當有考云大德十
年中和後二日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謹序

玄經原旨發揮卷上

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著

老聖著玄經以道德名者尊皇道尚帝德也言道德則王伯功力在焉嘗觀康節以老子闡皇極故愚以皇極疏老子同一道也天下惟道理最大老子言道而不言理理其在乎天地古今君臣民物之間各具理氣象數莫不由斯道也皇極經世所以系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亦不出理氣象數之四端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

大王亦大愚著原旨發揮十有二章前六章述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之叙後六章述老子降生授經西遊之畧又豈能外理氣象數而有言耶皆所以明大道也言先天理也言元始氣也開物非象乎數其在矣

象數具而人道興焉其始太上其次三五其次王伯喻以歲則太上春也三五夏也王伯秋也冬則閉物之後開物之前乎喻以日則旦而晝晝而暮喻以身則幼而壯壯而老也惟其會運有不同故其世代有

脩短觀者當自考之

先天章一

先天先天而天者也其虛無自然無極之道乎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曰道生一一生二是皆形容先天之道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象求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太易也道也無極也易有太極道生一也一生二太極生兩儀也周子則曰太極本無極也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右先天之道論議不一有先則必有後有

先後則必有中見諸典籍太槩有三以太極爲中者則極前爲先天極後爲後天此以道言也以伏羲之畫爲先天文王之重爲後天者此以卦言也以一元中分前六會爲先天後六會爲後天此以世言也凡

天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一先天之道言先天則後天在焉以吾身而言有一情未動之先有有生未生之先以天地而言則有天地未分之先同一先天也先天者其道乎其存而不論者乎

元始章二

元始一元之始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列子曰天地之先無物無物天地安從生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天地之先有五太列子言其四而不言太極其曰氣形質具萬物渾淪而未相離言渾淪則太極在焉必有神帝者主宰其間易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主宰之謂帝是曰元

始國家嚴事祈天永命必齋戒以將之蓋有所祖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故世之言天者必假歷數以明之諸家載籍不同惟邵子皇極經世可法焉其原推本易老之言參之堯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驗諸皇帝王伯道德功力而成其書經以元會運世諱以日月星辰一元十二會一會三十運一運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一時三十分一分十二杪易與天地準皇極又準於易易

雖不言歷數而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歷數在矣皇極之用十二三十者其法以元準歲會準月運進一曰世準時也一世三十年一運十二世三百六十年一會三十運一萬八百年一元十二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天地萬物一元之數終焉元而上杪而下存而不論矣其要以會準月者十二會應十二辰也天地之氣始於子終於亥其始一會應於子二會應於丑順而十二會則終於亥矣終則有始一元而一元此道之所以始乎

無始終乎無終知此則可與造物者游而始得乎環中

元經會之一始於太易

太易 日甲一 月子一 星甲一 辰子一 太易未見氣也太易初年之歲月日時俱起甲子歷五千四百年而有太初

太初 日甲一 月子一 星子一 辰子一 百八十一 太初元氣始萌也又如其年合一萬八百年是爲一會大則當一歲之子月小則當一日之子時

先天無極元始祖氣至此而靜極者動一陽

生焉康節有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此謂也

元經會之二有太始

太始日甲一月甲子三百六十一二太始氣形始端也五千四百年而有太素

彼九

太素日一甲一月甲子五百四十一二太素形變有質也又如其年合二萬一千六百年爲二會應一歲之丑月一日之丑時惚恍之物象窈冥之眞精者玄同妙合二陽生矣

五

元經會之三有太極

太極日甲　月　三
星甲辰子七寅　太極
六十一　百二十一
萬物混淪而未相離也所謂存於渾沌未判
之先達於氣質成象之表充塞天地貫通古
今大造不能外者也五千四百年渾淪肇判
陰陽開闢應一歲之寅月朔後之半月一日
之寅時寅初之四刻者乾坤成象以清以寧
三陽泰而萬物動萌矣
右一元之始歷五太凡二會有半積二萬
七千年邵子稱日甲月子於元之始愚於
五太稱年者以其有理氣象數具於未然

之中也殆亦畫前之易歟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皇極數起于天地未開闢二會半之先數終于天地已閉物一會半之後亥子丑三會猶歲之冬日之夜謂有物邪則天地玄冥萬物伏藏謂無物邪則窈冥恍惚萬物未嘗不在故曰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終則又變而通矣故述十二會而於元之下俱稱日甲一一而二二而三之此以往巧歷不能知康節著書其元不得不自日甲始又安知不已有

由甲至癸之元乎愚嘗曰今日天地昨日天地也明日天地今日天地也知此則康節之書可推矣

開物章三

開物天地開闢也言天地萬物咸自此出易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老子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蓋天地萬物具開物之先太極剖而形之成之之質著矣其爲道也在天曰靈在地曰寶合天地而言夫是之謂靈寶

開物日甲一月寅三開物之初
星己七十六辰子九百一
當甲子元丙寅會己卯運甲子世甲子年方
是時也天地定位玄黃凝合而玄元始之氣
具三氣混而渾沌氏者出按歷書云渾沌氏
一曰盤古氏天地渾淪如鷄子盤古生其中
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
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百歲天極
高地極厚盤古極長方盤古之半當元經會

盤古氏為之初乎以靈其盤古氏為一會之數氤氳化醇具
推之萬八百歲是為一會之數氤氳化醇具
太極之全體有聖人之神而未嘗形焉者也
其生也神靈極天之高極地之厚宰御形氣

胚胎萬有其死也頭為五嶽目為日月脂膏
為江海毛髮為草木然則盤古萬物之祖也
噫盤古之說固近於迂愚嘗讀易至天地定
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一俯仰
之間盤古未嘗不在大矣哉庖犧氏之畫卦

也乾爲天爲首南方之卦也坤爲地爲腹北方之卦也天地定位矣艮爲山爲鼻見麻衣易傳西北之卦也兌爲澤爲口東南之卦也山澤通氣矣震爲雷爲足東北之卦也巽爲風爲手見麻衣傳西南之卦也雷風相薄矣坎爲水爲耳西方之卦也離爲火爲目東方之卦也水火不相射矣合八卦之象而萬物悉備於我此人所以爲萬物靈也盤古豈遠吾哉即開物一萬八百年合元始三會有半計三萬七千八百年盤古氏沒初天皇氏出

右盤古分形化生萬有老子曰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
萬物得一以生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于以見民同胞物同
與莫不自盤古一氣中來盤古當元經會
三之下四之上以一日喻之當寅卯方交
之時曙色未分若天皇氏之世則當卯正
之四刻大明東生萬物並作人道興焉逮

渾沌鑿而盤古死所謂陰陽之良能道得之而爲泰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日月星辰之所以著水火土石走飛草木之所以形雨風露雷暑寒晝夜之所以晦明變化森列昭布神而明之存拔道

典有稱龍漢赤明上皇之年當是開物肇始上天之號大有金書曰化生天寶君靈寶君神寶君者此皆自然而然非假胎孕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故曰一不可思議或謂盤古肇天地祖萬物豈天地萬

物由盤古而分乎曰不然天地萬物當盤古之先已有無象之象具于渾然之中盤古出而天地萬物形矣是故即吾身而喻夢覺死生旦暮今古一也以是而觀則可以齊萬物一死生天地無窮物無窮而吾亦一無窮也

太上章四

太上太古上古也太上無名其次有名其次名名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粤自初天皇施及王伯無爲立有爲揖遜征伐興亡理亂見於親譽畏侮之辭盡矣無乃道愈降而德愈衰乎

按諸象諱歷書云三皇九紀是爲九皇猶三代以來曰世曰代一曰五龍紀二曰合雄紀三曰叙命紀四曰連通紀五曰五姓紀六曰脩蜚紀七曰因提紀八曰禪通紀九曰流訖紀又按河圖代姓紀自合雄始者七而五龍流訖不與焉謂太古生民之始男女媾精以女生爲姓始三頭謂之合

雄紀生號二世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
壽命是謂叙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
女衆多群居連通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
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群居以類相
親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
方氏生子三十二世强弱相凌欲生吞害
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生子三
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諸家
紀說頗有異同然無傳人無傳政非無傳
人傳政也典籍未生獨何傳乎故以今遡

古有不可以意求以古沿今有不可以不
紀姑兩存之若夫天之星斗文章鬼神之
雷霆號令有不待人文之出而後明然粲
然赫然乎仰觀俯察之間而則象之治蓋
本乎此

初三皇氏

五龍紀一五龍五姓也五皇通一曆作勾龍
紀

初天皇氏 日甲一 月卯四 星巳一百六 辰子一千二百六十一 天皇十
二頭 頭目十二人見 皇甫謐三五歷 元氣肇始有神人號天

皇氏爲物初生民之主立極定位而神化無
窮焉徐整三五曆紀物初生民與動物同出一氣分
形未清故有蛇身人首者有人身牛首者如
天之二十八宿地之十二宮神皆以禽獸之
名而名蓋禽獸與人同稟天星地靈而生故
稱人曰倮靈焉則知天皇氏之民無思無爲
若嬰兒之未孩飡元飲和抱道自然老子曰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是時人壽千餘歲子孫相承歷十五
運合五千四百年初天皇氏沒初地皇氏作

元經會之五

合雄紀二合雄三姓春秋緯作合雒紀初置天地經作舍雄紀通鑑外紀作攝提紀初地皇氏日甲一星甲一百二十二月辰五辰子一千四百四十一地皇氏十一頭十一人也繼初天皇氏而王德合自然功贊天地定星辰分晝夜調陰陽制寒暑四時順序人民毓萬木折萬草萌鱗介羽毛飛潛動植各正生成則知地皇氏之民若嬰兒之既孩餐霞茹芝無飢飽勞役老子曰我嘗餽

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是時人上壽猶千歲孫相承歷半會五千四百年初地皇氏沒初人皇氏作

叙命紀三叙命四姓天地經作厚令紀通一歷作玄命紀外紀作合雒紀

初人皇氏 彼九 日甲 一 月辰 十一 星已一百三十六 辰子一千六百二十一 五 人皇九頭也 九人 當是時也生類日衆如孩已童天性既鑿人欲漸萌披木葉藉草萊食果飲水長幼羣居無爪牙之利以禦猛獸無官民之分以制剛彊強食弱肉民不堪處即山川土地

之勢財度九州九頭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以制八輔謂之九頭紀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子孫相承歷五千四百年初人皇氏沒中天皇氏出當元經會之六

按初天皇氏繼盤古以長天下合初地皇氏初人皇氏共治一會有半凡一萬六千四百年通前五會積五萬四千年天初三皇世代宜有短長不應俱得五千四百年之整然以皇極推之雖日有盈縮而月之

日不出三十月有小大而歲之月不出十二歲月曰時小年也元會運世大年也則知物初生民元氣渾然無營無欲相忘冥芒之中世壽綿邈物無害者故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愚嘗歎曰後世有三皇之土宇而三皇無後世之人民爲之長者能使是民爲三皇之民以廣處三皇之地則老子作書本旨不爲徒言矣

中三皇氏

連通紀四達通六姓一作連遥紀

中天皇氏日甲一月已六星甲一百五十一辰子一千八百一中天皇號

泰皇氏繼初人皇氏而王入六會之初當時

之民如童初冠生實不足以濟飢餌取動物

之可食者而飽其腹恬淡自安他無營爭雖彼九十二

有君長之而民安其故伯陽父曰泰古二皇

得道之君立乎中央神與化行以撫四方是

故能天運地滯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

萬物相終始世代相承歷五千四百年中天

皇氏沒中地皇氏出
五姓紀五河圖云通紀五姓
中地皇氏日皇己一百六六甲一月己辰子一千九百八十一六中地皇
號有巢氏繼泰皇氏而王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
草木遂長人民野處不勝虎狼蛇豕之毒有
巢氏教民搆木爲巢以避羣害冬則處穴夏
則居巢寒暑有備禽蟲不傷然後民安其所
天下九頭咸歸而尊事之子孫相承歷五運
凡一千八百年中地皇氏沒中人皇氏出

脩蜚紀六脩蜚九姓河圖作居方氏外紀作
循蜚紀
中人皇氏日甲一月巳六中人皇號
星甲一百七十一辰子二千四十一
燧人氏繼有巢氏而王人民巢居穴處飲血
茹毛傷害腹胃漸致夭喪有燧人氏始教民
彼九 十三
鑽木取火炮生爲熟避腥去臭養人利性遂
天之道故號燧人氏天下之民飽其熟味含
哺鼓腹其行塡塡其視顚顚陰陽和順鬼神
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老子曰
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

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世代相承歷一千三百一十年而後天皇氏作

按中三皇之世民俗眞淳凡爲君人之長不有制作大功民無稱焉故有巢氏以搆巢得號燧人氏以鑽火得號即其功德而民稱之厥後子孫因以命氏故伏羲之諸侯猶有有巢氏者存而後又爲相代之君一號大巢氏非一有巢可知矣

三五後三皇逮五帝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傳曰太上立德其上德之謂乎上德次道故曰太上立德是兼三五而言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樸古道變矣

莊子當時必得尚闕古史故序羣后世次頗同諸說中三皇共八千五百一十年通前合六萬二千五百一十年而後天皇伏羲氏作後三皇氏

因提紀七河圖作提挺氏

後天皇氏 日甲一 月巳六 後天皇號 伏九 十四
星丁二百七十四 辰未二千八十四
伏羲氏風姓歲起攝提始甲寅以木德王都太昊之墟教民伏犧因以爲號治金成器示民炮食一號庖犧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歷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

而聖職教化之道興當時人民羣處網常未
立伏羲德合上下法兩儀以正君臣父子夫
婦之義於是人倫乃正繼天而王爲百王先
尊之曰天皇太昊在位一百一十六年傳女
媧至無懷通十五代歷一千三百單七年而
後地皇神農氏作

按共工氏伏羲之諸侯也其後祝融氏生
神農是謂炎帝後至堯時復有共工云者
蓋子孫相仍爲官爲氏爾

禪通紀八禪通七十二姓河圖作通姓紀

後地皇氏日甲一月巳六
星辛百七十八辰卯二十一百二十八後地皇
號神農氏姜姓起辛丑以火德王都魯當時
人民啖茹生疾陰陽相冤神農嘗百草制百
藥以療之教民耒耜之利以播種百穀民乃
粒食日中爲市有無相通使民宜之諸侯夙
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神農脩德夙
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其地南通交趾北接
幽都西距三危東連暘谷在位一百四十年
傳臨魁至榆罔八世歷五百二十六年而後
人皇氏作

流訖紀一作疏仡紀小司馬三皇紀云流訖紀當黃帝時置九紀之間

後人皇氏日甲一月己六星壬百七十九辰申二千百四十五後人皇號軒轅氏公孫姓長於姬水改姬姓起庚子以土德王都軒轅之丘因號焉承揄岡之衰

蚩尤不用命戰于涿鹿戮于中冀於是以雲紀官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次而太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倉頡之倫職之以事始作宮室舟車曰朴弧矢棺槨鑄鐘鼎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命

倉頡制字而衣冠文物禮樂法度興焉遂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作甲子一云伏羲命大撓作甲曆豈世襲其官云伶倫造律呂隸首作筭數容成總斯六術成陰陽律曆之書書野分州經土設井人民不爭百官無私市不預

賈相讓以財四夷賓貢諸侯咸歸是爲黃帝聞廣成子居空同之山往拜問道在位一百年跨鼎湖登雲天而仙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正妃嬛祖生二子曰玄囂是

爲青陽曰昌意是爲若水侯

按史曆諸書稱皇者九以九紀考之則初中後各爲三皇也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故聖人爲生民立極爲天下後世開物成務而已曾何有心於名號哉伏羲

氏傳女媧氏大庭氏柏黃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皡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通十有五氏驗之伏羲册辭大庭無懷一十氏皆伏羲分治之臣豈一人之身前爲伏

羲之臣而後爲相代之君乎當是各氏子孫相承耳如女媧氏爲伏羲后有補天之功伏羲在位百有餘年而沒乃又曰女媧相繼爲君在位一百一十三年意必相繼爲君者女媧氏之後乎若無懷氏亦然神農氏傳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釐帝哀帝榆罔八世以即位甲子配合計之軒轅氏合伏羲神農通治一千九百三十三年而九紀終焉又按漢舊儀云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一姓皆古帝王也

故鄭司農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爲四類氏又按冊壺記云皇次四世蜀山傞傀六世渾敦七世東岸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几渠一世狶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爲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皇（十七）（後九）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

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又有鉅靈氏句疆氏
譙明氏涿光氏次民氏總曰循蜚紀有號
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
天皇氏又上古乃有盤古氏基之又按呂
梁碑載古封禪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識者
十有二他書所載古氏號尤多漫不可考
今撫九紀九皇之爲叙固不敢失於恍惚
亦不敢墮於脫畧老子曰能知古始是謂
道紀

少昊氏 日甲 星癸一百八十 月己 辰子二十一百四十九 六 軒轅子曰

青陽已姓繼黃帝而王起已卯辰之子年受命之日鳳凰至遂以鳥紀官以金德王都曲阜號金天氏順時迎氣昭配神明以能修太昊之法尊爲少昊晚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失民作享家爲巫史烝嘗無度神狎于民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在位八十四年乃授命于顓頊子二曰重曰蟜極顓頊日星癸一百八十甲一月已六軒轅孫昌意子娵姓十歲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而代有位起壬寅辰之卯年辰卯二千一百五十二以水德王都衛因名帝丘

後徙高陽號高暘氏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
天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作曆以寅爲正是
歲正旦立春五星會營室其統四廣同神農
之地其法婦人路行不避男子者拂之四達
之衢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承雲之樂以祭
上帝在位七十八年子窮蟬
帝嚳 日甲一 月己 六 少昊孫蟜極
星癸一百八十 辰巳二千一百五十四
子年十五佐顓頊治十有五年代有天下起
己未 辰之巳二 六年 以木德王都亳號高辛氏命

黑咸爲聲歌九招九列六英倕作鼙鼓鐘磬
吹簫管壎篪拊鼓鳳鳥天翟舞之以康帝德順
天恤民身脩而天下服子四曰棄曰梁曰摯
曰堯少皞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
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
號因其事譽極也能窮極道德序三辰以固
民故號帝譽在位四十六年帝摯代位起己
未荒淫無度不脩善政在位九年而廢通五
十五年

帝堯日放勳平 一百八十 月 已 辰未二千一百五十六 帝譽子伊祁

姓名放勳初封唐侯年十六帝摯廢衆推唐
侯陟天子位起甲辰辰之未十一年以火德王都平
陽號唐氏乘摯衰廢之餘民食惟艱乃脩德
尚儉土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宮垣不
墍窪樽抔飲示民素樸一民飢則曰我飢之
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 十九 放九
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命羲
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暮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曰
厥建寅月爲正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牧

四岳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然數當六會之末
水不潤下當堯六十一載甲辰洪水方割命
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咨四岳曰朕在位七
十載將巽位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遂釐降
二女嬪于虞徵試三載曰咨爾舜天之曆數
在爾躬允執其中乃讓位于舜堯在位七十
載舜癸丑徵庸歷試三載一在七十載之中十丙辰受
命于文祖居攝二十有八載癸未堯乃殂落
壽一百一十六歲
帝舜日甲一月己星癸二百八十辰戌二千一百五十九六顓頊之子窮

蟬五代孫生于姚墟姚姓名重華起癸未以
土德王初在隱微曰虞氏陶于河濱畊于歷
山漁于潟汭堯降二女以妻之歷試諸難三
載考績乃命以位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
類于上帝天也禋于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也望于
山川遥祭也徧于羣神祀典不載皆徧及之輯五瑞覲四
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巡四岳肇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去四凶咨四岳咨十有二牧伯禹
作司空平水土稷播時百穀契作司徒皐陶
作士垂共工共謹百工之名也益作虞掌草木鳥獸伯夷

典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序祭祀崇之禮也夔典樂教胄子通上下之言以止讒說殄行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舜將讓位曰來禹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舜生三十徵庸三十試三載亦在徵庸攝政二十有八載居喪三年丙戌格于文祖遷蒲坂在位三十有三載丁巳命禹攝政十有七載陟方乃死除徵庸以在位合禹攝共五十載壽一百一十歲

右少昊至舜凡六帝孰丁廢附高辛後不在

五帝列通三百五十年自太易初元以來積六萬四千七百九十三年禹丁巳受命又七年而前六會終焉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德失德而後仁言皇道不足降而爲帝德帝德不足降而爲王之仁義也堯舜禹授受當天地交會一元中分先儒謂經世書以皇與帝爲先天六會王與伯爲後天六會然則數終六會洪水降災使非有如堯舜禹者出則民其魚鱉矣故天下譽之愚嘗謂少昊顓頊帝嚳帝摯帝堯是爲五帝

禹首三王舜則居堯之下禹之上太史氏以帝摯閼逍舜有大德故黜摯而升舜可不監哉及觀皇極經世圖於元之初起日甲一月子一星甲一辰子一其後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逓逓相仍加積一數至六會當經月之巳六經星之癸一百八十經辰之子二千一百四十九而始布甲子十六年巳卯而少昊受命歷顓頊高辛逮經辰之未二千一百五十六當甲午世又十一年甲辰而堯受命自此以往方

逸書甲子以紀年紀事豈大撓之作始此歟

王伯章六

三王夏商周也五伯齊楚秦晉宋也禹八年甲子一元中分起七會之初後堯舜而先湯武功亦大矣老子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又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傳曰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如禹之治水行其無事功及萬世非立功乎其後降

而爲伯又降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則其失仁失義而禮之薄可見矣故孟子亦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邵氏曰自七會入陰長之期而無陽升之會雖然陰陽迭運消長有時而道德功力獨不可以迭見乎

夏禹 日甲一 月己六 似姓名文命顓頊孫鯀之子也丙辰舜薦禹于天命之位丁巳居攝七年之後當元經會之七

元經會之七

禹八年 日甲一 月午七 居攝十七

年癸酉舜陟方乃死禹正王位以金德王建寅爲正都平陽禹初襲父崇伯之爵故稱伯禹作司空平水土書曰禹乘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檋隨山刊木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任土作貢娶于塗山生子啓八年于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每州五百里五服二千五百里東西相距五千里南北如之州十有二師甸侯緩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內也每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外薄四海要荒各一千里實九州之外也薄迫四海咸建五長每服服皆五人爲長各迪有功脩六府則三壤成賦中邦禹受命之

初惟時有苗弗率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班師振旅舞干羽而苗民格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如禹之用兵者可謂王者之師也然不有禹誓於前則亦何有湯誓泰誓於後豈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此又可爲先人者之戒禹任皐陶

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莫
不服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
于四海居攝十七年踐位十年通二十七年
癸未東巡至會稽崩壽一百歲傳子啓夏一
十七王合四百五十八年桀放而夏亡

商湯 日 甲 一 月 午 七 二十三 放九
星乙一百八十二 辰卯二千一百七十六 予姓名履字
天乙禹司徒契十四代孫爲諸侯十有七年
放桀踐王位起乙未 入辰之卯二年 以水德王建丑
爲正都亳是謂成湯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
始居亳得伊尹于莘野以葛伯不祀湯征諸

侯自葛始桀昏德民墜塗炭湯薦伊尹于夏五就桀而不能用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乏職貢桀興問罪之師九夷師不至伊尹曰可矣於是相湯伐桀誓于衆戰于鳴條放桀南巢而天下歸湯湯有慚德故盤銘曰德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在位一十三年壽一百歲迨盤庚二十一年庚申老子乘日精降亳託孕於尹氏之玄妙玉女武丁二十四年庚辰二月十五日生于李下因指李爲姓帝辛紂淫湎暴虐比干以諫死微子囚箕子奴逢蒙誅

西伯戡黎祖伊恐作戡黎紂乃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昏弗聽諫周武王伐之兵敗走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噫粲固不道矣成湯放之紂固不道矣武王伐之可不謂畏之者乎商三十王六百四十四年商亡歸周

周

周武王 日 甲 一 月 午 七 星 丁 二百八十四 辰 子 二千一百九十七 姬姓名發堯農師后稷棄之後文王昌之子也昌事紂與九侯鄂侯同為三公昌被譖囚羑里七年

後獻地得賜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伐爲
西伯紂二十四年文王没又九年武王以太
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率殷受命還豐踐天
子位南面朝諸侯大誥天下起己卯辰之歲
以木德王月建子爲正乃反商政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太賚四海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敦
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竊嘗歎曰
唐有四凶誅四凶者舜虞有三苗征三苗者

禹夏之湯征自葛商之西伯戡黎凡古之得
天下者揖遜征伐鮮不先有其勢天予人乎
勢使之然乎武王在位六年壽九十三歲後
一百二十一年昭王南巡不返又一百七年
夷王下堂見諸侯又五十三年厲王奔彘周
召二伯行政一十四年號共和厲王死于彘
二伯立太子靜爲宣王仲山甫尹吉甫方叔
通周召爲五伯輔宣王大修文武之功又五
十七年幽王爲申侯所殺而平王東遷于洛
邑號曰東周錫晉文侯秦襄公命又六十四

年桓王以蔡衛陳之師伐鄭鄭爲左右拒射
王中肩又四十年惠王錫齊桓公命爲伯又
三十年襄王廢狄后狄師攻周王出奔鄭鄭
居王于氾叔帶代立明年王告急于晉晉文
公納王于周而誅叔帶使王子虎賜晉文公

土地而稱伯至此齊晉秦楚宋五伯日益强
盛而王室寖衰又三十一年楚王伐陸渾觀
兵于周遣使問鼎而侮之風至此甚矣又
五十五年靈王庚戌孔子生又七十八年孝
王崩孝與考諸本互差太子午嗣位是謂威烈王河南

惠公封其少子鞏稱東周君一云孝王復號西周封其弟桓公于河南七年東周立周分爲二又五十八年顯王甲寅趙韓分周爲二年七辛酉東周傑立又三十一年乙酉孟軻爲魏卿又二十九年赧王甲寅東西二周君相攻又五十一年赧王乙巳會齊韓趙魏兵攻秦不利西奔秦盡獻其邑還周而卒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而西周滅又六年東周惠君會諸侯攻秦不利沒于秦盡入其地

右三王通一千九百六十九年而桓文伯於一千五百餘年之後以三代考之則湯

武已由伯而王是不待桓文出而後伯也況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亦已見於二代襄王後去昆吾大彭豕韋入秦宋楚爲周五伯也前六會六萬四千八百年除開物前及盤古通四會四萬三千二百年初天皇氏出人極始立由初天皇至大禹七年通二會凡二萬一千六百年之間少昊而下稱帝者五通十有一世又三分世之二則是稱皇者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年稱帝者纔及三百五十年何帝運之促而皇

運之長耶非也神農已稱炎帝其後帝臨魁八世俱以帝稱軒轅亦稱帝考此則是後三皇而下稱皇稱帝互見疊出已參錯于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之中矣三王自夏丁已始凡一千四百五十四年至平王東

遷政由方伯然則五伯之興孽于昭王漸于夷王形于平王成于釐惠之世而周拱虛器矣迹此而論豈非皇有可親帝有可譽王有可畏伯有可侮乎按皇帝王伯者四而禹即位之八年當一元中分之時上

而曰皇曰帝下曰王曰伯以後六會言之閉物前四會有半王伯中分而王二會有奇凡二萬四百三十五年三王纔及一千九百六十九年而伯已參錯於其間其伯豈其伯哉蓋有王之皇王之帝王之王王之伯者存焉而又有王之皇之皇王之皇之帝王之王之伯者存如春行夏令秋行冬令四時之氣有時而遷不可以一法言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愚前之所謂理氣象數之四端者有是理

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是數矣一元十二會配一歲十二月一會三十運配一月三十日一運十二世配一日十二時一世三十年配一時三十分是故一世三十年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一運十二世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會三十運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元十二會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其畧也姑述一二非曰能之願學焉抑謂邵子之爲書其言道德功力以明皇帝王伯其

義則吾竊取之矣若夫觀物之爲言卦氣
音律之爲占自有皇極經世書在

玄經原旨發揮卷上

玄經原旨發揮卷下

教門後學當塗杜道堅註

降生章七

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按紀傳老子大道之祖氣象帝之先天也故曰先天而生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惟無形體故無定名惟無定名故隱顯莫測殆亦混沌氏之謂乎其在天也曰虛皇天尊無極大道君天皇曜魄寶高上老子天皇大帝九天上皇洞眞帝一君太清天尊太上玄元老君金

闕後聖君九老仙都君太上丈人靜老天君
眞元教主金闕帝君其降世也則曰通玄天
師盤古先生有古大先生玄中大法師鬱華
子廣壽子大成子廣成子隨應子赤精子録
圖子務成子尹壽子眞行子錫則子老子所

謂爲萬象主爲帝者師應號不一者乎至曰
玄元皇帝大道玄元皇帝太上混元天皇大
帝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太上老君
混元上德皇帝乃歷代册封之號也所謂隱
於太無形於太初遊於太虛生天生地神鬼

神帝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其老君之謂乎愚老子徒也庸得引而申之

老子按本紀李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亳苦縣瀨亦作厲鄉曲仁里尹氏女感日精而孕降生於商武丁二十四年庚辰二月十有五日

商以丑正爲歲首二月建寅即今正月上元節也生而能言指李爲姓因其皓首故號老子誕世禎祥備載紀傳今亳之太清宮九龍井白鹿槍聖迹猶存帝辛二十一年丁卯辟地岐山周西伯召拜守藏史武王遷柱下史

成王時仍柱史之職昭王初去官歸亳二十六年癸丑度函谷關授關令尹喜道德二篇於終南山之草樓遂出大散關期喜會成都青羊肆與喜西遊值穆王西狩還周景慕玄風上終南修草樓改號樓觀命幽人尹軌杜沖主祠事稱道士者七人焉老子尋東還過樓觀授尹軌杜沖宋倫道德紫虛陽光經籙

幽王召拜太史三年辛酉告王三川震周將亡遂隱去平王三十四年癸卯復出大散關久之還中夏敬王拜藏室史十八年孔子偕

南宮敬叔至周問禮夷烈王二年過秦秦獻公授館致禮問以歷數靈王九年老子遊於几地肺天柱從是復出散關涉流沙西昇崑崙居商一百七十四年居周八百二十二年周遊天下輔世匡時閱世九百九十六年然則後之人以商周觀老子者不知有太上之老子以人間世觀老子者又何知有先天之老子乎故經曰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其亦夫子自道者歟若夫秦漢而下至于唐宋應身降迹

方衆人固不識也自有本紀實録在

授經章八

關尹子姓尹名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預占東南眞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

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轂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强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

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豕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敦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上大

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棲則知授經為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釿吳越春秋作研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

吳既沼計然曰句踐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壽隱今吳興計籌山是也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宇子休

虢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為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趎崔瞿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既久矣其

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西遊章九

老聖晚涉流沙西昇崑崙還紫微上宮示有終也終則有始如四時之代行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曰功成不居其名不去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是故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出處進退與造物者相為無窮也崑崙居地之西北高萬餘里廣稱之上

參碧落淳黎在焉故羲皇之艮文王之乾俱
位西北夫地有崑崙猶人之有元首天高西
北天門在焉絶頂九峯上應九天乃上帝遊
宴羣臣羿陟之所瓊林玉樹琪花瑤草七寶
鸞林天風披拂琳琅振響自然宮商蓋渾玉

境界也按崑崙山者天之中嶽也在北海之
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上廣下狹疊爲三層
上與天齊日月黄赤二道交會其上三光行
焉東白崑崙西曰玄圃北曰閬苑南連積石
山岠水泉北戸諸山上有瓊華之關光碧之

堂瑾池翠水王母衆仙居焉海中四嶽爲之枝榦十洲三島入海大川圍繞其側絶頂之上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金城千里地生金根之樹瓊柯之林紫雀翠鸞碧桃白李百寶妙嚴即黄帝天君舍樞紐鎮此山與五嶽名山相通常有神仙往來考校生籍上主填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夫海外之五嶽即天地之五鎮造化之五氣之宗祖也愚謂老聖之升崑崙殆復歸於無極歟崑崙乃元氣之所舍天帝君之所治凡古之人

王世主將相大臣之有大功大德與夫高人善士之有玄功妙行者皆得昇焉豈違天之道迷天之行者所能企及哉抑聞仙者遷也學道之士如漢之三茅君張輔漢晉之許旌陽葛仙公輩是皆功滿道備初則遷於名山次則遷於十洲三島至若遷崑崙而爲上界仙官者不但可與老子爲徒是可與天爲徒也

按淮南子曰禹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禾木其脩五

尋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
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
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旁
有九井井玉橫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
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
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
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
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
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

餘波入于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嵎崦之立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原題章十

道德經乃關令尹喜紀老聖之言老聖之言紀無始有始開天立極之道太古上古皇道帝德之風下至王之功伯之力見之五千餘

文囊括天人之道上下幾千百代歷歷可推
言聖人者三十有二而不名殆一無名古史
也可以龜鑑萬世可以綱維人極可以優入
聖域老聖撫古史以著道德孔聖撫魯史以
作春秋一也然不以史名而名道德者是系
彼十七
三五而爲之題蓋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
皇五帝之書三墳既軼五典不完尚幸世有
此經古道不墜原老聖之意諄諄以皇道帝
德爲當世告者正以王伯雜出功力相尚慮
其所終而民莫措故欲挽破碎於渾全回澆

漓於淳樸縱不能使是民爲九皇之民獨不得少窺唐虞雍熙之化乎嗚呼聖人天也天此心聖人此心天此道聖人此道天不自爲而命之聖人天可無爲也聖人不自爲而命之賢人聖人可無爲也賢人不可不爲聖人無爲乎上賢人有爲乎下君臣之道濟矣故曰爲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者君臣有分職所在也民有恒心業所在也太古玄風天下一道義皇盛世四海一德此無爲之爲猶其大有爲於天下者也言則無爲有爲旨則

人心天理一皆財成贊化之道若夫稱聖人而不名者非太古無名氏之君則羲軒堯舜之君歟尊古聖人所以尊時君世主壽斯道所以壽斯世也

章句章十一

道德章句者河上公所著也漢文帝尚清靜命朝臣講習老子時未有章句者出辭玄文邃多所不解聞陜河之上有老人明老子杜駕問焉授帝素書老子一編甄別其旨析為八十一章章著二字以訓一章之義曰體道

曰養身曰安民之類是也自章句著而注者出焉然道與世降時有不同注者多隨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師之故漢人注者爲漢老子晉人注者爲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爲唐老子宋老子言清虛無爲者有之言吐納導引者有之言性命禍福兵刑權術者有之紛紛說鈴家自爲法曾不知道德本旨內聖外王之爲要由是不能相發而返以相戾惜哉蓋自關子文子親見猶龍而其所自著書頗已睽其師之旨列莊二賢先後不數代其言

清虛玄遠則又過其師之說殆近天而不人況孫吳假之爲兵法申韓詭之爲刑名是又人而不天矣宜乎千載之下未有攸證若夫蓋公曹參清靜寧壹以開漢室隆平之治是善用老子之道者也抑觀河上公著分章之題其義虛玄實同經旨而題之之義注者未有所述故稽治道者關焉此原旨所由作也今不書章題而書經曰者尊經也若其義則演諸原旨中遂併章題爲一篇以舉云

體道　養身　安民　無源　虛用

成象　韜光　易性　運夷　能爲
無用　檢欲　厭恥　贊玄　顯德
歸根　淳風　俗薄　還淳　異俗
虛心　益謙　虛無　苦恩　象元
重德　巧用　反樸　無爲　儉武
（卷十）
偃武　聖德　辯德　任成（九）　仁德
微明　爲政　論德　法本　去用
同異　道化　徧用　立戒　洪德
儉欲　鑒遠　忘知　任德　貴生
養德　歸元　益證　修觀　玄符

玄德　淳風　順化　守道　居位
謙德　爲道　恩始　守微　淳德
後已　三寶　配天　玄用　知難
知病　愛已　任爲　制惑　貪損
戒强　天道　任信　任契　獨立
顯質

纂玄章十二

纂玄者五千言之樞要也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蓋謂我之所言皆有所宗本見諸古聖人之立言行事甚易知易行何天下之莫能

知莫能行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同出而異名既見而問禮矣又退而竊比焉善述而信古必有見於當日今原旨之作既已章著其義乃復句別其綱以纂玄言覽者或因類以證句因句以證章因章以證義庶乎玄聖立言之旨可白於天下後世言治道者豈容忽諸

道

可道道可道常道非常道久道長生久視之道法道天法道道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明道若昧明道若類夷道夷道若纇進道進道

若退不如不窺牖爲道爲道日損聖道聖人坐進此道見天道見之道

爲而不爭尊道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天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古道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故有道者不處天下有道者古之所以善貴此道道却走馬以糞孰能損有餘奉天下有道者何道見上

有餘奉天下有道者大道廢有仁義大道汎兮惟有道者大道其可左右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行道見上不道不道早已非道非道也哉

失道失道而後德道紀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華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道奧道者萬物之奧道尊道之尊道法道法自然道常道常無名道常無不爲而無不爲道生道生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我將以爲教父

德

廣德 廣德若不足 建德 建德若偷 積德 早服謂之重積德 有德 有德司契 無德 無德司徹 孔德 孔德之容 貴德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玄德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常德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上德 上德不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下德 下德不失德下德若谷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不德 上德不德是謂不德 同德 德者同於德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德眞 修之身其德乃眞 德餘 修之家其德乃餘 德長 修之鄉其德乃長 德豐 修之國其德乃豐 德普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德厚 含德之厚 德善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德信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德畜 德畜之 德貴 德貴

先天

先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無極復歸於無極是謂配天虛極致虛極守靜篤古極古之極是謂配天無始無名天地之始古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有始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無象無物之象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大象大象無形執大象天下往象帝之先同謂玄之又玄又玄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窈兮冥兮其精甚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後十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冥昏默衆妙之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地根衆妙之門萬物宗淵兮似萬物之宗

天地

天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根天長地久孰爲此者天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萬物

萬物 有名萬物之母萬物作而不辭淵兮似萬物之宗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萬物將自賓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萬物將自化萬物得一以生天下萬物生於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無物 復歸於無物

有物混成 奇物滋起

物壯 物壯則老

衆甫 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天下

天下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

託天下母而以身輕天下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可以爲天下貴以無事取天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其神不傷其人不傷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天下兵強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

國家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國家昏亂有忠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國 隣國相望 治國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以正治國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知治國之福 大國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小國寡民
修國 修之國其德乃豐 修家 修之家其德乃餘 修鄉 修之鄉其德乃
長 觀鄉 以鄉觀鄉 觀國 以國觀國 觀家 以家觀家
太上 太上下知有之
聖人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是以聖人之治聖人不仁是以聖人身而身先是

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是以聖人不常善救人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是以聖人不行而知聖人無常心聖人在天下聖人皆孩之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是以聖人不欲以聖人欲上民不重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聖人爲而不病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是以聖人不恃故聖人不辭故聖人云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君臣

天子 故立天子置三公 王大 王亦大 王天 王乃天 天王 是謂天下人主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萬乘主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社稷主 是謂社稷主 器長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官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配天是謂配天古之極王公穀而王公以爲稱惟孤寡不穀不亦以此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王公乃三公王公守三公置三公不如守一以言貴高不事有君則失君

侯王若能爲天下貞侯王無以正而貴高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耶故致數輿無輿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侯王無以正而貴高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耶故致數輿無輿

爲王百谷王

君有國家昏亂有忠臣輕則失臣

君有國家昏亂有忠臣輕則失臣重則失君

臣雖小天下不敢臣

士君子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善爲士者不武

士中士聞道勤而行之

士下士聞道大笑之

善士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

君子

上士聞道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

父子

教父 吾將以爲教父
六親 六親不和有孝慈
孝慈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國母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天下母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萬物母 有名萬物之母
食母 而貴求食於母
母子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子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嬰兒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未孩之未孩
赤子 聖人皆孩之
赤子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孫子祭祀不輟 孫子孫祭祀不輟
雌雄 知其雌守其雄
牝牡 未知牝牡合而朘作
師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人師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大匠 夫代大匠斲
爲學 爲學日益
爲文 以爲文不足
學不學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絶學 絶學無憂
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主賓

主 不敢爲主而爲客萬物歸焉而不爲主 **賓** 萬物將自賓

不爲主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客 儻若客樂與餌過客止

人民

善人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之師 **不善人** 見上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異人 我獨異於人 **愚人** 我愚人之心也哉 **衆人** 衆人熙熙衆人皆有餘衆人皆有以復衆人之所過

俗人 俗人昭昭俗人察察 **救人**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棄人** 見上

治人事天 治人事天莫若嗇 **殺人**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殺人衆多悲哀泣之

知人 知人者智 **勝人** 勝人者有力 **示人**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用人 善用人者爲之下 **爲人** 既以

為人已既以與人不尚賢使民不
愈有已愈多與人爭不貴難得之
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常使
民無知無欲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使民
重死而不遠徙使民能無為乎明民非以
民復結繩而用之愛民治國以愚之
將以百姓為芻狗功成事遂百姓皆注其耳目
責人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彼十

十四

軍旅

將軍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大軍之後
不祥之器仍無敵雖有甲兵無所用
敵兵必有凶年佳兵者
甲兵之入軍不被甲兵
兵不以奇用兵用兵有言
不敢為主而為客抗兵相加
兵強則不勝抗兵哀者勝矣
師處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田獵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盜賊

盜賊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智賊以智治國國之賊盜

誇財貨有餘是謂盜誇

鬼神

鬼神以道蒞天下其神不傷人者其鬼不神神聖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神靈

神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

身體

虛心虛其心常心聖人無常心爲心以百姓心爲心渾心憧憧爲天下渾其心民心使民心不亂心氣心使氣曰強弱志弱其志有志強行者有志強骨強其骨弱骨弱筋柔而握固筋柔

見上有力 勝人者有力 是謂用人之力 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 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無遺身殃 故有身 吾有身不勤開其兌終身不救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開其門終身不救 修身其事終 修之身其德乃眞 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貴大患若身 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故貴大患若身 道乃久沒身不殆 沒身不殆 攘臂而仍之 攘無臂則攘 實腹 實其腹 為腹不為目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 爽 失也 口味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淡 無味也 峻作 未之牝牡之合而峻作 峻 作也 精至 精之至也 足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性命

谷神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沖氣 沖氣以爲和 專氣 專氣致柔 精眞 其中有精甚眞 復命 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營魄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光明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耀 光而不耀 守中 不如守中 握固 骨弱筋柔而握固 抱一 抱一能無離乎 混一 故復混而爲一 生死 出生入死之徒人之生動之死地亦有生 有生於無 道生一 道生天地 先生 先天地生 生生 以其生生之厚 攝生 蓋聞善攝生者 求生 以其上求生之厚 相生 有無之相生 長生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厭生 無所生厭其生 無生 夫唯無以生爲貴生 見上 不死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無死以其無死地重死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或存湛兮似或存若綿綿若存不亡死而不亡者壽見上

沖玄

道沖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若沖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沖和沖氣以爲和和知和曰常和和光和其光玄同和其塵是謂玄同玄通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玄德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覽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觀妙常無欲以觀其妙要妙雖知大迷是謂要妙敦樸敦兮其若樸素見素抱樸復樸復歸於樸自樸我無欲而民自樸小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無名樸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清靜

清靜爲天下正　以清天得一清靜之徐清敦能濁以靜之徐清

靜致虛極守靜篤好靜我好靜而民自正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之自然道法自然

五常

仁義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善仁與善仁

不仁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上仁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失仁失仁而後義

上義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失義失義而後禮

上禮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喪禮言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聖知絕聖棄知民利百倍

有知使我介然有知慧出民之難知行於大道有大僞知多治以其知多薄而亂之首

忠信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德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足有不信

美言不信

言行

言宗言有宗事有君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言善言無瑕謫

貴言貴言猶兮其貴言

希言希言自然

善言善言不美

正言正言若反

多言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建言故建言有之曰

信言信言不美

美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不言不言之教

聖人行不言之教無為之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尊行尊行可以加人

貴

行餘食贅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政教

政治政善治聖治是以聖人之治難治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民之難治以行不言之教治之於未亂法令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功名

功自伐者無功不自伐故有功無功自伐無功功成不居是以不去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功成名遂身退名與身孰親可名名可名常名非常名異名同出而異名有名萬物之母無名道常無名始有名天地之始強名強爲之名曰大

道隱
有名

富貴

富貴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知富 知足者富 自富 我無事而民自富 貴賤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貴身 貴大患若身貴以身爲天下者希則我者貴 自貴 自愛不自貴 貴言 猶兮其貴言 不貴 不貴難得之貨 古貴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賢愚

尚賢 不尚賢使民不爭 見賢 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愚始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以愚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愚心 我愚人之心也哉

善惡

善惡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善應天道不言而善應 善勝善勝敵者不爭 善謀禪然而善謀 善建善建者不拔 善抱善抱者不脫 善下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善言善言無瑕謫 善行無轍迹 善計善計不用籌策 善閉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結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利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善上善若水 善地居善地 善淵心善淵 善仁與善仁 善能事善能 善時動善時 知善天下皆知善之爲善 常善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不善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吉吉事尚左 凶凶事尚右 作凶不知常妄作凶 利害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禍福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親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譽其次親之 畏侮其次畏之 悲哀殺人衆多悲哀泣之 大笑

下士聞道大笑之 大怨和大怨必有餘怨

愛欲

愛身為天下自愛不自貴 甚愛大費 天惡天之所惡惟孰知其故 人惡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 物惡物或惡之名於小 無欲常無欲可名於小 寡欲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不欲不欲以靜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欲得各得其所欲 不失不失其所得者同於失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所欲兩者各得其不欲見賢 欲得於欲得 得失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之若驚失之若驚 不失不失其所得者同於失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成敗常於幾成而敗之 敗失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損益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無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損益見上為學日損 寵辱寵辱若驚 榮辱知其榮守其辱 不辱

知足不辱若辱大白若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不辱不知足禍莫大於不知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剛柔

剛強柔勝剛弱勝強柔弱勝剛強柔弱見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堅強其死也堅強堅強者死之徒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強梁者不得其死

爭戰

大強果而勿強致柔專氣致柔弱用弱者道之用取強不敢以取強勿矜伐不自矜故長不自伐故有功自矜者不長自伐者無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不爭 夫惟不爭故無尤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之道不爭而善勝是謂不爭之德 **善戰** 善勝敵者不爭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善戰者**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戰勝** 戰勝以喪禮處之夫慈以戰則勝 **善勝敵者不爭**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勇敢**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司殺** 常有司殺者殺 **活** 見上 **大威** 見上

無爲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夫能無爲手人能無以生爲者

有爲

有爲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故强爲之容 不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故强爲之容 不爲愛養萬物而不爲主萬物歸焉而不爲主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主而爲客不爲而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使民不爲盜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爲之 爲之

爲之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爲器 撲散則爲器 爲長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爲父 吾將以教父爲 爲主 不敢爲主 爲客 而爲客 爲士 善爲士者不武 爲道 古之善爲道者 爲文 以爲文不足 爲一 故復混而爲一 爲式 抱一爲天下式 爲和 沖氣以爲和 爲貴 故爲貴 爲基 高以下爲基 爲稱 而王公以爲稱 爲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爲善 天下皆知善之爲善 爲利 有之以爲利 爲用 無之以爲用 爲

奇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爲天下谷

天文

天長地久天長地久天得一以清天大域中有四大天大沖氣以和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地理

地久天長地久地寧地得一以寧地大天大地大善地居善淵與善仁百谷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

谿谷爲天下谿江海猶川谷之與江海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曠谷曠兮其若谷渾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涉川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

淵魚不可脫於淵若水上善若水墨土九層之臺起於墨土田蕪田甚蕪道徑大道甚夷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域大域中有四大而民好徑千里

時令

善時動善時春臺如登春臺若冬豫兮若冬涉川凶年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終朝飄風不終朝終日驟雨不終日終日號而嗌不嗄二十日益日損日損為道日久民之迷其日固久陰陽負陰抱陽寒熱躁勝寒靜勝熱

草木

草木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抱木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木共

木強則共荊棘生焉荊棘根重爲輕根

宮室

九層臺九層之臺起於壘土朝甚除朝甚除倉甚虛見上戶牖鑿戶牖以爲室鑿室上見塞兌塞其兌閉其門閉門閉其門開兌開其兌濟其事出戶不出戶知天下窺牖不窺牖見天道方隅大方無隅安居安其居樂其俗樂俗安其居樂其俗狹居無狹其所居關鍵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春臺如登春臺四隣猶兮若畏四隣榮觀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妙門衆妙之門有室有室之用玄門玄牝之門天門天門開闔

器用

樸器 樸散則爲器 神器 天下神器不敢爲也 大器 大器晚成 利器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兵器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埏埴 使民埏埴以爲器 器用 有器之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什伯器 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橐籥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芻狗 以萬物爲芻狗以百姓爲芻狗 金玉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車用 當其無有車之用 如玉 不欲碌碌如玉 懷玉 被褐懷玉 輻轂 三十輻共一轂 拱璧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無輿 數輿無輿 舟輿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輜重 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匠斲 是謂代大匠斲 左契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司契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籌策 善計不用籌策 利劒 帶利劒 張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天

網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結繩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繩約善結者無可解 服飾

服采服文采 美服甘其食美其服 被褐懷玉

食貨

飲食厭飲食 餘食餘食贅行 甘食甘其食 食稅以其上食稅之多 樂餌樂與餌過客止 財貨財貨有餘 貴貨不貴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禽蟲

兕角兕無所投其角 虎爪虎無所措其爪 駟馬四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走

馬郤走馬以糞戎馬生於郊毒蟲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攫鳥攫鳥不搏太牢衆人熙熙如享太牢淵魚淵不可脫於魚小鮮治大國若烹小鮮

疊字

繩繩繩今不可名芸芸夫物芸芸復歸其根熙熙衆人熙熙乘乘無所乘兮若所歸沌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昭昭見上察察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淳淳見上碌碌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落落見上缺缺其民缺缺

玄經原旨發揮卷下

玄經原旨發揮序

上古之初人人老子家家道德言之不可聞安有五千言以為之經大樸既散元經會之七有聖人跨歷商周笑視爭奪遐想庸成大庭之不可復於是出五千言以陳古義以正人心青牛去遠微言轉堙五千演為數十萬言將以發道德之所未盡使博大真人與上三皇同時必不著書使後世盡讀文盡蓋公則原旨之書亦不出於今之河上此書自先天而來十有二章別自為書開闔古今經緯

理數得函關之的意集玄學之大成讀之者
軒軒乎見鴻濛泠泠然適建德身世自遠內
外俱忘亦猶淵明之羲皇上禪宗之威音前
周茂叔之太極本無極雖然運有汗隆而古
今無二道術有分裂而宇宙無兩身安知老
子之非先生又安知先生之非我異時白石
洞天水光山色之中從杖屨而稽首三問者
必屬之我矣廬山道士黃石翁敬書
生民果有初乎夫開物成務十三卦之外無
餘聞而雲火水龍鳥師之紀郯子之學爲有

徵是故莊周之論容成而下凡十二氏夫豈寓言黃帝必前封泰山者七十二又豈臆說與蓋五太肇而化育參九紀終而甲歷作推之而可求其故遡之而可見其倪者易老而外惟皇極一書而已然嘗論之元會運世大

年也歲月日時小年也皇帝王伯之所由分開物閉物之所由遂其可究者曰甲月已星癸爲少昊之世而甲子紀年曰甲月午星甲爲夏禹之日而王道始著然則六萬四千八百有一年以往之故斷自堯甲辰而上豈無

可載之事特簡策散落舉之而無其徵此堯
夫所由畧也南谷杜尊師道際兩朝學探古
始嘗以謂一身之八卦爲盤古開天之徵一
日之旦夜爲開物閉物之辨故撫諸古史歷
書所稱九紀參之老子微意迄禹二會半以
前逆推而分初中後三皇氏以系人極既立
之事由是而求之則於皇極一書爲有原始
之補而其意則尊皇道尚帝德而已也題其
書曰原旨發揮分爲十二章上六章至周而
終下六章述老子本末大抵發明老子身爲

藏史凡三皇五帝之書無不目見所著五千言辭玄旨邃隱然無名古史故取之以補邵子之所不陳殆人間宜有書也尊師老子徒也謂言涉天人不可也然使為國家者得其言而用之則君俞於上臣敏於下斯民圄玄穆之化或者老子意乎於是乎叙大德十年冬十有二月望弟子句章任士林書于錢塘自然道士之齋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老子

臨川 吳澄 述

老子李氏名耳字聃史記列傳曰字伯陽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周守藏室之史也脩道德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迺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莊子曰以本爲精以末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儒弱謙下爲表以

空虛不毀萬物為實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古之博大真人哉○苦音估上其兩切下云偽切藏去聲強為其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臨川 吳澄 述

道經上 上篇之首句曰道可道故以道字名篇尊之而曰經他本或作道德經上則是以道德經為一書之總名而分上下篇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猶路也可道可踐行也常常久不變也
名謂德也可名可指定也道本無名字之
曰道而已若謂如道路之可踐行而道則
非此常而不變之道也德雖有名強為之
名而已若謂如名物之可指定而名則非
此常而不變之德也○可道去聲而道同強其兩切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道也天地亦由此道而生故謂之
始有名者德也萬物皆由此德而生故謂

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常即常道常名之常常無欲謂聖人之性寂然而靜者此道之全體所在也而於此可以觀德之妙其指德言妙以道言妙者猶言至極之善常有欲謂聖人之情感物而動者此德之大用所行也而於此可以觀道之徼其指道言徼以德言徼者猶言邊際之處孟子所謂端是也○徼古吊切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道與德同者道即德德即道也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者幽昧不可測知之意德自道中出而異其名故不謂之道而謂之德雖異其名然德與道同謂之玄則不異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衆妙謂德門謂由此而出德與道雖同謂之玄道則玄之又玄者故道迺德之所由以出也其妙之妙道心妙之合而爲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一分而爲萬殊者

右第一章此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老子則以太虛為天地之所由以為天地者而謂之道以氣化為萬物之所得以為萬物者而謂之德道指形而上之理不雜乎氣者而言莊子所謂常無有也德指形而下之氣中有此理者而言莊子所謂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為體以柔弱不盈為用

短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美謂美於他物以質而言也善謂善於其事以能而言也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惡故有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

此之為美則彼為惡矣皆知此之為善則彼為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必不知美者之為美善者之為善則亦無惡無不善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長短勢之高下音之闕翕聲之清濁位之前後兩相對待一有則俱有一無則俱無美惡善不善之相因亦猶是也相形謂二形相比並相傾

謂一俯臨一仰視相和謂一倡一和隨猶隨風巽之隨相連屬也五者皆言其偶獨音聲不言者蓋止曰闢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為言音聲也言音聲則其有闢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但指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易以豉和胡卦切屬之欲切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事而為則有不為者矣惟無為則無不為也教而言則有不言者矣惟無言則無不言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天地亦然作謂物將生春時也辭謂言辭生謂物既生夏時也有謂有言不辭不有此天地不言之教也夫子謂天何言哉百物生焉是也

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為謂物將成秋時也恃謂恃其能而有為功成謂物既成冬時也居謂處其功而自伐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為之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長久而不去○夫音扶

右第二章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為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惡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乎此章之意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尚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人之

賢者其名可尚上之人苟尚之則民皆欲趨其名而至於爭矣貨之難得者其利可貴上之人苟貴之則民皆欲求其利而至於為盜矣蓋名利可欲者也不尚之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為盜是不亂也○見賢遍切 短一 五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四其字皆指民而言虛其心謂使民不知利之可貴而無盜心也實其腹謂民雖不

貪於利然聖人陰使之足食而充實未嘗
不資夫貨也弱其志謂使民不知名之可
尚而無爭心也強其骨謂民雖不貪於名
然聖人陰使之勉力而自強未嘗不希夫
賢也○夫音扶

常使民無知無欲

謂使民皆無所知不知名利之可欲而無
欲之心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謂民縱有知名利可欲者亦不敢為爭盜

之事然不敢為則猶有欲為之心特不敢爾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為無為謂為爭為盜者皆無為之之心如此則天下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 此章言聖人治天下之道而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後世養生家借以為說其說雖精非老子本旨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沖字本作盅器之虛也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

盈則非道矣淵深不可測也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統道者萬物之統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沖直中切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摧也銳銛也紛糾結也解糾結者以觿

短一

取其銳也凡銳者終必鈍故先自摧其銳六

以解彼之紛不欲其銳也則亦終無鈍之時矣和猶平也掩抑之意同謂齊等與之不異也鏡受塵者不光凡光者終必暗故先自掩其光以同乎彼之塵不欲其光也

則亦終無暗之時矣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暗猶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摧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也其銳其光二其字屬已其紛其塵二其字屬物舊解作一句一義者非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湛澄寂之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此也似或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夫音扶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

子父母所生者象帝天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謂道果誰之子乎天先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則天亦由道而生無有在道之先者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為狗之形禱雨所用也既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聖

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芻狗為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復符后切著直略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冶鑄所用噓風熾火之器也為函以周罩于外者橐也為轄以鼓扇于內者籥也天地間猶橐籥者橐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絪縕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

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閫者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故氣動有恒而虛中之生出益多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猶速也窮謂氣乏人而多言則其氣耗損是速其蹶竭也不如虛心固守其所使外物不入內神不出則其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中謂橐之內籥所湊之處也○數音朔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虛則神存於中故曰谷神谷即
中之處而守之者神也不死謂元氣常生
而不死也牝以喻元氣之濡弱和柔上加
玄字者贊美之辭玄牝者萬物之母也莊
子所謂太一者此或號之為靈寶後天之
宗 短一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謂所由以出根謂所由以生虛無自然
者天地之所由以生故曰天地根天地根
者天地之始也莊子所謂常無有者此或

號之為元始先天之祖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謂長久不絕若猶云而也存謂神之存勤猶云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常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以其氣生萬物而不自生其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後謂卑賤在下不求先人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為不求益生存謂長久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之効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為能成其私也

短一

九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上善謂第一等至一極之善有道者之善也其若水者何也羔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迺處衆人所惡卑汙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幾近也○惡烏路切

居善地心善淵與羔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

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所取衆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慫恿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持奉之也已止也揣捶之也此章謂道不欲盈而又以銳爲比言槃水者不可以盈盈之則易至於溢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遂言捶錐鋒者不可以銳銳之則易至於挫而不可長保其銳矣盈之則不長保其盈亦猶是也○揣之委切（短一）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有金玉滿堂莫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

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而身退乃合於天之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謂富驕謂盈自遺謂由已所致非由乎人咎謂不能守之咎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前言富後言貴而富貴二字在中間一名通貫前後惟貴廻富則富之中有貴既貴必富則貴之中有富富貴二者相須而有故驕盈而不保其富是即不保其貴也身退不盈而長保其貴是亦長保其

富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猶加也陰魄為營猶軍營之營陽魂為衛猶兵衛之衛營者所以居士卒也神加陰魄魄抱陽神交媾不離則如日月之終古常存矣此出世之人能存形者也專氣於內薰蒸肌骨極其軟脆如母腹之嬰兒此出世之人能存氣者也神棲於目目有

所見則神馳于外閉目藏視黑暗為玄雖玄之中猶有所覽是猶有疵也玄中所覽亦併滌除妄見盡滅然後無疵此出世之人能存神者也○離去聲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愛民治國謂君國子民用仁用智神用於外未能交媾於內然身雖有事而清靜自然形不疲勞所謂無為也此住世之人能養形者也天門開闔謂鼻息呼吸有出有

入氣分於外未能專一於內然鼻雖有息而調帖純熟氣不麤猛所謂為雌也此住世之人能養氣者也明白四達謂目見先明周視四向目接於外未能無覽於內然目雖有見而心境兩忘無所辨識所謂無知也此住世之人能養神者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之謂氣之未生者生之而有恒畜之謂氣之已生者聚之而無損生之者雖有所

生而實無心於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為而實無心於為之故曰不恃如為官長者雖宰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為玄妙不可測之德也○畜敕六切　長知兩切　夫音扶

右第九章　短一

十二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輪之轄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

埏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為器謂以水和粘膩之土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非轂轄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

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和胡卧切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短一 十三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行下孟切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但為實腹而養氣不為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

首也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猶愛也名位之尊人以為榮反觀之則辱也故知道者不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謂不能忘之而以之動心也貴猶重也貨財之富人以為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謂之辱者以其為卑下而不足為尊高也或者貪慕於未得之先一旦得之而驚焉迷戀於既得之後一旦失之而驚焉是寵此辱而驚之者也故曰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短一 卜刁

人有此生憂慮百端戰兢保持死而後免身為大患無可柰何貨財之為大患則身外物也棄而不有何能為累或者不知外物之輕視之一如吾身之重惟恐喪亡其

所有是貴此大患而身之者也故曰貴大患若身○喪息浪切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其身為天下者也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為天下寧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以天下也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可受唐虞之禪彼寵其

辱以為榮貴其大患以為大利者鄙夫爾何可付之以天下哉貴以身為天下富以身為天下老子之意善矣而楊朱為我之學原於此○爲云僞切夫音扶與音豫

右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短一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十五

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目視之而易見夷謂平夷則泯沒無迹故視之不見聲之繁密者耳聽之而易聞希謂希踈希則

聞闃無聲故聽之不聞形之章大者手搏之而易得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搏之不得夷希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別而名之為一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常德而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亦謂德也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往過來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德之上道也道無名故

不皦德之下物也物有形故不睹德在有無之間雖若有名而不可名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德有名也故可狀可象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惟其惚恍不可名故迎之於前隨之於後

而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德者其源出於道其流溥於萬物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謂古先天地之所始也道紀者德也謂道散為德如理絲之縷有條而不紊也能知此道則知此德為道之紀也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

不通其妙也徹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辨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若氷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隣者懼

敢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容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氷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篤厚貌樸才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黃濁貌若濁美惡玄同不自潔也○渾胡袞切解音蟹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以靜則徐徐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

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安謂定靜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敝者不嚣而嚣渙者不凝而凝儼者不為主而主猶豫者不為先而先從可知矣老子之意大率如此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此意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敝缺不為新成章內七容皆

敝缺而不新成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固內禦外知守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反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反還其初之

靜為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內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于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于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為物者曰命復于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廼公公廼王王廼天天廼道道廼久沒身

不殆

常者久而不變之謂能知此者謂之明昧者不知此則不能守靜而妄動以害其生故曰凶容謂形著而見于外内有養者其外貌自與人不同也公者一國之主言能保其一身之所有也王者天下之主言能兼有天地之所有也天謂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則道在我矣道在我則與道同其久沒猶終也殆謂損壽而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歹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歹者多是

死之義殆者蓋危而將近於死也死者氣盡而終蓋有窮匱竟盡之意沒身不殆終此身而生長可保也

右第十五章

大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大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為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

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於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於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大音泰

猶艹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言大上不知有之之事猶艹見前章貴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知犬行之遲疑退却蓋聖人不言無為俾民陰受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

成工爭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
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上文不知有之者大道也親譽之者仁義
也畏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一降再降已
是三等智慧又變為大偽則共有四等也
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智
慧出而遍有大偽則其變為甚亟四者之
分與邵子所言皇帝王伯聖賢才術之等
略相似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言大道廢有仁義之事然與上文之意微不同蓋推廣言之爾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尊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之孝者廻其常分不知其為孝也瞽叟

不父嚚傲參會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家謂臣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之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為忠也商紂不君姦回羣聚而後知有三代之忠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絶謂絶而不為棄謂棄而不用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偽也導民以巧誘民以利以工商之術率其民如管仲治齊衛鞅治秦是也上文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此言治化之復以示反本之漸絶棄帝者仁義以反于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絶棄王者聖智以反于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

時相去百倍矣絶棄覇者巧利以反于正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脩明亦無有為盜賊者矣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三者仁義聖智巧利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漸趨文帝者以皇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大道一等而附著於仁義王者以帝之治為文不足於是

降仁義一等而附著於聖智伯者以王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聖智一等而附著於巧利三者之治各令有所附著者以文不足故爾而豈知大道之民外之相示以素內之自守以樸素者未染色之絲也樸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已矣奚以文為惟其質而不文是以民雖有身而似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民雖有心而似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為學日益必事事而為之有一不能不知則以為憂矣惟絕之而不為則無憂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以下言為學則有憂之事唯阿皆應聲唯正順阿邪諂幾何言甚不相遠也何若言何如其相遠也學應對者唯與阿其初相去本不遠而唯則為善阿則為惡其究相去遥甚遠故學唯者惟恐其或流於阿此舉可憂之一事而言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亡其未央哉
荒猶廣也央猶盡也畏阿之為惡則不敢
阿矣然此特一事爾凡人之所畏而不敢
為者皆不可以不畏其事甚多而未易窮
盡此為學者之所以多憂也

知一　二十二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
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微拆衆
人之為學者徇外以為悅如享太牢而食
可悅口者甚美如登春臺而觀可悅目者

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欲未開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為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謂寄寓於物著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而慊然若有失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如渾沌之沌亡昧無所分別也作平聲讀亦與莊子愚芚之芚同謂無知也○沌杜本切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明白察察尤明昏昏昧悶悶尤不明俗人皆以有知為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二十三

漂兮其若海飄兮若無所止

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其所定向如飄飄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

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定所止也頑謂面頑如麻痺不知痛痒者鄙謂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民也凡民居於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一句總結上文八節自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一四節言人之為學者務多能而我

獨一無以所能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四節上言人之為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之玄德也玄德者萬物資之以養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元和〇食音嗣

右第十七章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臨川吳澄述

道經下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也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德自道中出而道則無也德者道所為物而似無似有不可得而見故曰恍惚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其字指德而言物者物生以後之形象者物生以前之氣德雖恍惚惚恍不可見然形之可見者成物氣之可見者成象皆德中之所有先儒謂冲漠無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短二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恍惚雖不可見而似無似有猶似可見窈冥則昏昏昧昧全不見矣此道之無也其字指道而言精謂德也有物有象者德之

容皆其粗也德者有物有象之本迺其精也莊子曰以德為本以本為精上文言物象本乎德此言德出乎道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二其字又指德言真謂道也信實也與真字同義物象為粗而德為精其為精者迺甚真之道也德之中有至實之道在焉上文言道之中有德此言德之中有道蓋道即德也德即道也首章曰此兩者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不去謂常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有之美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變滅而常存故以不去二字名之以其有常而遍歷古今無常之萬有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然如此也吾何以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以此孔德之有常者知之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爲曲曲者不全也然能專攻其所偏致精乎此旁達乎彼舉一反三通一畢萬又必會其全也自初即欲求全則志大心勞分而不專終不能全矣枉者不直也尺蠖之屈而枉所以能伸而直窪者不盈也科坎之陷而窪所以能受水而盈敝者不新也秋冬之凋而敝所以能逢春而新少者不多也少則多一句變文新爲二

句少則易於有得所以能積累而多貪多則雜而生惑於一且無所得豈能多乎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不欲多而以曲則全一句始之四者皆不求全之推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此一句為一章宗旨通貫上文下文之意

一者冲虛之德也式以在車為喻高在憑較畢則憑式聖人抱此冲虛之德濡弱謙下為天下式如上下文五者皆冲虛之德自處於畢也○較音角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名之彰不自是者闇然而日彰也誇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能矜長謂能之過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餘也○見賢遍切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三字古有是語老子述之以為此章首句章内抱一為綱曲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為目皆曲則全一語所可詠也故重述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虚為此言而無其實哉蓋之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効歸之也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

因其自然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狂疾也驟急暴也自旦至食時為終朝自旦至暮時為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譬如天地之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為怪變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其為怪變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況人而不因自然可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

從事於道謂以道為事也道者有道之德者有德之人失者庸下之人所為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不相非異也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視之一同而無非異蓋道者德者與我為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為失彼則自以為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迤妄言以非之哉莊子曰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齊與言音余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德之人以我同之印證參同夫何閒然 短二

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彧緣彼之獨是而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人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也必有不以 五

道之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强加分別矣豈
能如此玄同也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
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立與行亦因其自
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立起其踵而
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
步暫時如此而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
不可以行而遂廢彼自見者之終不能明

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其功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此焉爾食之不盡若曰餘肉之附生者曰贅物兼人與鬼神而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若律之於自然之道譬若食之已餘者不當食行之如贅者不當行也加多於常分而不可用幽顯之間有物亦當惡之而有道之人不肯以此自處也或曰行讀如形古字通用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蘇氏曰飲食有餘則病四體

有贊則累

右第二十章此章自然二字為宗旨希言而玄同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跂行之跨食之餘行之贅非自然者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前章道之為物物謂德也此章有物混成物謂道也混渾通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閒靜也寥虛廓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乎萬物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天下母者德也而德者道所為故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此物無可得而名者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於是假借道路之道以為之字字者名之副而非名也字不足以盡之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大至大莫如天而天亦在道

之內則天未為大也此道其大無外而莫能載焉故大之一言庶乎可以名之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謂流行不息遠謂悠久無彊反謂無有無名蓋萬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

故曰反大之一言未足以盡道故推言之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久久而無有所以為道若有則非道矣下篇曰反者道之動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蓋謂此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大無可與比此以天地聖人與道並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地得此道以為天地聖人得此道以為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也王之下特加亦字又特言王居其一、蓋氣之至大者天形之至大者地聖人之身眇然而立乎兩間以其道同乎天地故其大亦同乎天地而不以氣形與身之大小

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者聖人也法者水平之準與之平等如一也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抱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根本也躁動也君主也輕以重為本動以
靜為主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君子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
輕車後有輜車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
之重車雖乘輕車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
故吉行日止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不敢
以輕車疾行徑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
此言輕之本乎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燕閑也靜也處居也坐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或暫時動而出外然常在內閑居靜處超然無一物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以身輕天下謂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萬乘之主當靜重奈何以其身而輕動乎周王之乘八駿漢帝之為微行以身輕天下者也但言輕不言動者蓋動與靜對

動則有輕有重輕與重對輕重皆在動時言輕而動在其中矣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有輕而無重則失其輕之根有動而無靜則失其躁之君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以輜車喻重燕處喻靜姑指一端而言爾國勢之居重馭輕兵法之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心治身皆當本之以重主之以靜也 九短二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謂善於其事轍車轍迹足迹瑕玷謫過責計計數多寡也籌策計算者所用之算以竹為之關鍵拒門木也橫曰關竪曰鍵繩約索也合之而成體曰繩用之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謫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用關鍵結繫者必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為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善行者以不行為行故無轍迹善言者以不言為言故無瑕謫善計者以不計為計故不用籌策善

閉者以不閉為閉故無關鍵而其閉自不可開善結者以不結為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為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為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為其事為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者也聖

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無所救則亦無所棄矣不見其為救此而棄彼也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襲者如以外衣掩蔽其內衣儻救人救物之功彰彰而明天下皆見其救之不謂之善救矣必使無救之之迹掩蔽其所可見而衆莫能知故曰襲明善救人善救物與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凡七善字有道者謂之善世俗不知其善也蓋世俗以能為其事為善有迹可見有名

短二

十

可稱而與不善為對有道者以不為其事為善泯然無迹渾然無名而無與為對者也若世俗所謂善不善如下文所云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不善人謂不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所尊事以為法者資者如以財貨給人俾人籍之賴之而得以有所成者彼善而此不善以彼之善與此之不善者相遼而人灼見此之不及彼則彼人之善可為此不善人之師矣彼不善而

此善以彼之不善與此之善者相形而人遂見此之過於彼則彼人之不善迺為此善人之資也謂因彼之不善以成此之善名故曰資然善不善之名對立豈有道之世哉下文言有道者欲使世之人不以善名亦不以不善名也

知二

十一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愛猶云喜好也要猶云至極也妙者玄不可測使不善者之過善人雖可以為已之師而不貴重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善

也使善者之遇不善人雖得以為已之資而不喜好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爲不善也善不善之名俱泯一槩玄同無可分別雖有智者亦大迷而不知其孰為善孰為不善斯誠妙不可測之至極曰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前二節言聖人不可名之善不善其不可人兩可名也善不善其不可名之名者謂之襲明其不分兩可名之名者謂之要妙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謂光明黑謂塵暗無極謂無所窮盡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識知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通
足復歸於樸
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樸謂木質未斲為器
此章之意欲自常德而反本復始以歸于
太初之道常德者冲虛不盈之德故寧黑
毋白寧雌毋雄寧辱毋榮知其守其者雖

知彼之可尚然寧守此而自處於下乘車之式流水之谿谷皆謂自處於下也如是則於常德不差忒不相離而德足乎已矣既全此冲虛之德迺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

十二

曰樸皆以喻太初之道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木樸之未散也抱其天質之全及破碎其全則散之而為所斲之器聖人之未用也

短二

蘊其內德之體及發露其體則用之而為
各官之長官天下之長者天子也官一國
之長者諸侯也上三節皆欲自末而本此
二句則言自本而末者然樸雖已散而猶
欲復歸其全則已散如末散聖人雖已用
而猶欲復歸其全則已用如末用蓋以不
散為散不用為用也凡有所裁制者必須
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為制故
不割裂也大散不散大用不用亦如大制
者不割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謂使天下悅而歸己也為謂作為

取天下者德盛而人自歸之爾苟若有所

作為則是欲用智力以強服天下豈能得

天下之歸已哉

十三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至大之器有神司之不可以智力

有為而得敗謂不成也彼以智力為之者

欲成其事而其事反不成謂不能得天下

之歸服也故曰為者敗之未得天下而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為而得既得天下而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留譬如寶器若常執之在手不須臾舍惟恐其或失者反不能保其不隕墜而矣也故曰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為我有而

不亡也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响吹强羸非戰聚八者之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必衰衰則亡之漸也惟不使之過盛則可以不衰而又何有於亡甚也奢也泰也極盛之時也去甚者欲其常如微之時去奢者欲其常如儉之時去泰者欲其常如約之時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之不亡矣邵子謂飲酒但令其微醉而不可成酩酊看花但及其半開而不可至離披蓋

此意也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隳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免渚也愚人私己而務得迺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惟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天下無患矣董思靖曰聖人知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之自然而不使之盈且過也

經二十四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天下
況人主躬於道者乎蘇氏曰聖人用兵皆
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
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
武或以殺其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
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政和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
故有凶年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

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凡兵皆然況
以兵强天下邪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
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强
兵之善者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不敢
阻兵弗戢以取勝而為强也蘇氏曰勿矜
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强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者常如嬰兒孺子故能不老而長年
若壯則必老此不道者也不道者早已言

其不能久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佳猶云嘉之也不祥謂無吉慶而有凶災也不處謂不肯以此處身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指言不處之實不處乎日所貴之位而處所不貴之位不肯於用兵之位處身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謂其殺人迺凶災之器非吉慶人所用之
器也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謂非其心
之所喜好也為上謂不好用兵迺為可尚
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為美
事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
於天下矣
此推言不美若以戰勝為美事是以殺人

為樂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
以示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
此又申言上文不處之意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此又申言上文不美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指道言道彌滿六合而歙之不盈一握故曰小至尊者道故人之體此道者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不敢臣之侯謂一國之君王謂天下之君若能守此道則萬物尊之為主而將自賓矣自者非我欲其如此而彼自如此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道之功普遍於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

而降為甘露雖無人使令之而自能均及於萬物萬物生畜於此道之中故有道者可以為萬物之主而萬物咸賓焉蘇氏曰甘露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故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

此言德也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為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為德則有名也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之無名而為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將猶晉人將無同之將辭之不迫者也老子以道為上德言在德之上以仁為下德言在德之下也又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專言道德而提提仁義蓋以仁義下於德也此章言德而曰夫亦將知止其意若曰自無適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已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

猶未遠於道也不殆不窮匱也謂可長久
不敝壞也蘇氏曰聖人豈徇名而忘樸逐
末而喪本哉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上文言自無而有當止於德此又言自有
而無當復於道蓋道之在天下猶江海為
衆流之所歸德者猶谿谷之衆流德而復
歸於道則猶谿谷之會同于江海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智能知人徇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
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
能自勝則內能克己也故謂之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能盡性而又能達於命則無所欲羨而常

有餘惟明者能之能克己而又能勇於善
則有所秉持而常無怠惟強者能之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惟明惟強則見真守固達至查滓消融功
用純熟思為俱泯神化脗合住世之時各

隨所在而此心不失始終如一故謂之久
歿世之後雖去其宅而此心常存古今不
二故謂之壽

右第二十八章或曰老子之道以昧
為明以弱為強而此
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
外若昧爾內非不強外示弱爾其昧
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
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廣也謂如水之汎濫洋溢道之廣無所
不在或左或右隨處而有取之左右無所
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恃賴也生謂春生之始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無言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功成謂冬藏之宰物之功既成而道不居其功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此申言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春生之時道普徧萬物如以衣衣之以被被之所謂元亨犇羣品元享誠之通而道不自為之主常無欲謂其無心也此一本之散為萬

殊迺道之分而至小者其可名之於小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辭不為主常無欲之道矣○衣去聲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此申言功成而不居冬藏之時萬物反本復命會歸于一所謂利貞固靈根利貞誠之復而物亦不知其孰主之此萬殊之合為一本迺道之總而至大者其可名之於大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居功不知主之道矣或疑衆知主之下脫常無

名三字可名於小矣可名於大矣二句蓋設為疑問之辭而來贊言也句末雖無乎字而有乎字之意如前章能無離乎能嬰兒乎能無疵乎能無為乎能為雌乎能無知乎一本無六乎字而解者必以有乎字之意釋之此其例也又如大雅詩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而詩文但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亦其類也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天地之道結語通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為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亦以其道大而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焉爾

知二
二十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謂體之而不違大象喻道也下篇云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往歸往也不害謂利物言

體道之聖人為天下之人所歸往民既歸往而聖人以不利利之蓋利之以利則有利亦有害利之以不利則常利而不害則民得以常安常平常泰也政和註曰安則無危平則無詖泰者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言外物之可利者皆不能久惟道之利人以不利為利故能久也樂者歌吹舞蹈之聲容餌者飲食之味饗燕之禮恒設

樂設餌以悅樂賓客既過去則其聲容與味亦止而無復有可為暫焉之悅樂而不能以終日也道則非如餌之可飲食非如樂之有聲容可視聽也然用之則能常安常平常泰而無可盡之時非如樂餌暫焉悅樂而已故曰用之不可既 短二十一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歙闔也張開也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其所為大槩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故借此八者相及之四事設譬而歸宿在下文柔勝剛弱勝强六字亦猶前章言善救人善救物而章首先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為譬也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論者以為皆原於老氏之意固其立言之不能無弊有以啓之而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

則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過矣註者又欲
諱護而為遁辭蓋胥失之視不可見曰微
微明者微其明也謂匿其可見者而使之
不可見猶前章言襲明也人但見其張之
強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歙之弱之廢
之奪之也故曰微明○歙音翕

柔勝剛弱勝強

彼剛而我欲以剛勝之彼強而我欲以強
勝之不亦難乎我以柔弱自處則剛強者
不我忌也而終於能勝之何哉蓋與之相

反而使之不可測知故也蘇氏曰天下之剛强方相傾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以勝也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待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爾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脫於淵見其易制而為人所取國之利器以示人人見其為利且將効之或求過之而我之利者不足以為利矣不脫於淵不以示人則不可測知所謂微明也

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主意在第二節柔勝剛弱勝強六字其第一節謂欲與人相反也第三節謂欲使人不可測知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之無為久而不變非特輟焉而已故曰常無為雖一無所為而於所當為之事無一不為也若無為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其無為也哉此之無為蓋性焉安焉者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

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遽有心於欲其化欲之心一起則非無為之道矣吾欲作者之自吾也鎮謂壓定使之不起無名之樸謂此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壓其有心之欲以道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此之不欲復焉執焉者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其與萬物將自化者亦無以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三十二章 此章前二節言無為而民自化後二節言好靜而民自正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臨川 吳澄 述

德經上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德字名篇篇名非有意義釋者迺謂上篇專言道下篇專言德其失甚矣他本或作道德經下今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其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為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此以道與仁對言上德者在德之上道也下德者在德之下仁也道無為不以德為事故曰不德有德者德在道之中也煦煦為仁惟恐失其德故曰不失德無德者不

能有其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又以道與仁對言以猶用也言道之無為
無用於為也仁則為之而有用於為矣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此以德與仁對言仁者在仁之上德也上
義者在義之上仁也德雖為之而亦無用
於為固不能及道之無為而無以為然過
於仁之為之而有以為者矣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短三
一

此專言義上禮者在禮之上義也攘卻也猶言捋也仍就也義不足感人故為之而莫之應人不来就我則我將往就人矣故捋卻其袂於臂以行而就之也言其勞拙之狀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結上文起下文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兼言禮智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為仁再降為義三降為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其理而不亂也而適以基亂故曰亂首前識猶先知智也道猶未之實未生之初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榦也義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榦枝葉華自道中生智者欲其哲而不愚而適以肇愚故曰愚之始

短三

二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薄華此謂厚實

右第三十三章 按老子上篇首章分說道德下篇首章分說道德仁義禮智吾之所謂道德仁義禮智以其天地人物之所共由者曰道以其人物之所得於天地者曰德德其統名分言則四得天地生物之元以為德而溫然慈愛者曰仁得天地收物之利以為德而截然裁制者曰義得天地長物之亨以為德而粲然文明者曰禮得天地藏物之貞以為德而渾然周知者曰智老子則以道為無名德為有名自德而為仁

義禮智每降愈下故此章之等以道為一在德之上故曰上德以德為二在仁之上故曰上仁以仁為三在義之上故曰上義以義為四在禮之上故曰下德上義下仁上禮而總名之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以禮為五在智之下故曰下禮而後言前識以智為二也又先言夫禮之薄而後言道之華以智為二也擬諸易卦之六位則道初德二仁三義四禮五智六道實智華實實

短三

虛華初上為始終也德根禮葉根厚葉薄二五為世應也仁榦義枝榦單枝坼三四為比隣也道猶天也包含偏覆萬有之原德猶地也忠信為土四端所資仁猶春也德土禪木義猶秋也仁木禪金禮猶夏也義金禪火智猶冬也禮火禪水各傳所勝也

上德不德　上仁　下德上義不失　上禮
是以有德　德是以無德
無為而無　為之而有　為之而莫　忠信之薄　道之華
以為　以為　之應　亂之首　愚之始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一者冲虛之德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為一
後章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
太一又但謂之一此迺自然之道所為其
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
不強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

者謂得此一以為德以此故能若是天地神谷四者名異實同其運轉而清明者曰天凝聚而寧靜者曰地神者兩間二氣之妙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者其用感應無方故靈谷則兩間空虛之處張子所謂空虛即氣者其氣充塞無間故盈貞猶木之楨榦為天下貞猶曰為民極也言天清地寧神靈谷盈萬物之生生不窮侯王立乎天下之上而為民極其所以致之者皆由得此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

無以謂若無此德而以之裂分判發震動
歇不能感應而靈竭不能充塞而盈滅息

短三

滅而不生蹶傾跌而失其位

四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此章以六者並言而此以承上文貴高二
字專為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

冲虛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如無父寡如無夫不穀不善也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自謂是以下賤自處也先云賤為本下為基而後但云賤為本舉一以包二者省文也

故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琭琭玉貌珞珞石貌人之名譽彰彰有聞特淺小之譽必泯沒其譽人無得而稱迾譽之至也亦處賤下之意不欲分別美惡使人見琭琭粹美者之為玉珞珞麤惡者

之為石也蓋人見其美惡則美者必有譽不能使之無譽矣兩節皆言冲虛不盈之德如此延為侯王之能得一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之靜則無動則必與有相反反者無而不有也道之體則虛用則必以弱為事弱者虛而不盈也此二句一章之綱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自此至善貸且成皆詳言反者道之動萬

物以氣聚而有形形生於氣氣生於道氣
形有而道則無無與有異故曰反言道以
反而動之由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此言人之能知以反而動者道與物反故
惟上士有識者能勤而行之中士之識已
不及而若存若亡下士無識以其不合世
緣而大笑之矣識之者鮮此道之所以可
貴也若皆能識之則不足以為道矣

故建言有之

此句起下二節謂昔之立言者道之相反如下文所云十二事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此言動而相反之事猶光用晦而若昧迺所以為明寧後毋前而若退迺所以為進若絲之有類而不勾迺所以為平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得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又承上文相反之義而廣之若谷之注下
通所以為高上若色之汚辱通所以為大
白若狹小不足通所以為弘廣若偷惰不
立通所以為建立質真皆實也猶云實之
實也渝不守信也必守信而後為實實之

實者反若渝而不信有隅角而後為方方
之大者反無隅而不方成而後為器器之
大者其成反難而遲聲雜比而後為音音
之大者其聲反疏而希可見而後為象象
之大者反無形之可見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終上文二節之意道隱於無名迺能徧付與於萬物而無虧缺以上所言皆動而相反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自此至天下希及之皆詳言弱者道之用

道自無中生出冲虛之一氣冲虛一氣生陽生陰分而為二陰陽二氣合冲虛一氣為三故曰生三非二與一之外別有三也

萬物皆以三者而生故其生也後負陰前抱陽而冲氣在中以為和和謂陰陽適均而不偏勝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氣為用廼為不失其本以生之本冲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以弱

而動之因由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言人之能知以弱為用者曰孤寡不穀皆非強於人之名廼人所惡而不好者而王公以此為稱是以弱而用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此句起下二節弱者損之也而廷所以為益強者益之也廷所以為損如下文所云三事是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強也以木絶水以木負揀皆曰梁取其力之強也不得其死謂不能善終如子路之行行夫子以為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難教父猶曰教之

本父謂尊而無出其上者也人之所教教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强梁而不能弱必不能保其身以强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損者此最為教人之第一義故曰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又承上文所言教弱之義而廣之至柔與無有皆弱也馳騁猶云躪躒無有謂無有查滓之質無間無中間罅隙可入之處水

至柔能攻穿至堅之石氣無有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墻壁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至堅入於無間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柔能勝剛無能入有皆非有所為而自然故曰無為之有益

短三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八

此終上文二節之意不言之教謂宜弱不宜強之為教父不待言而知無為之益謂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也其教人益人之義過於人天下之以有言為教有為為益

遠不能及此故曰希及之以上所言皆用而以弱者也

右第三十五章按上章得一已專言用弱矣此章又以反與弱對言何也曰二字一意也反者遡所以弱之原弱者指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即欲用弱言弱者即是與羣動諸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反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親猶云所愛名與身孰為可愛者乎多猶云所重身與貨孰為可重者乎名在身字上貨在身字下者便文以協韻爾司馬氏

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一者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愛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慕名者甚其愛而愛身反不如之必至耗費精神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曰大費藏藏貨厚謂身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不如之必至喪亡軀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

短三 九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内分有定則足而不貪故不致失舉鄧
行之辱知外物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致
損壽隕生之殆而可長久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以成為成盈為盈直為直巧為巧辯為辯
小矣若缺則非成若冲則非盈若屈則非
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廼為成盈直

巧辯之大者也老子一書皆是此意大抵
相反而相為用前章屢見不待詳釋

躁勝寒靜勝熱

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
反而相為用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靜無為也心者無一塵之滓寂然不動
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為天下君也夫為
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焉有為者
豈能為之哉惟清靜無為為而無不

為故能為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為用也或謂勝熱之靜與勝寒之躁為對各偏於一惟清靜之靜無與為對靜中有動動靜一致而無所偏故能為天下正其論雖蓋非本旨

右第三十七章 知三 十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糞車糞載之車古者每甸六十四井皆出戎馬充賦有道之

世各守分地不相侵戰故民間善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戎馬齊其力以備戰者郊者二國相交之境無道之世寇敵日侵郊外數戰戎馬不得歸育于國廐而生育于郊外也糞下諸家並無車字惟朱子語録所說有之而人莫知其所本今按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則後漢之末車字未闕魏王弼註去衡未遠而已闕矣蓋其初偶脫一字後人承舛遂不知補車郊

叶韻闕車字則無韻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罪愆惡咎禍皆災殃而禍重於咎兵端之起其罪由於知土地之為可欲知其可欲

短三

務求得之則貪奪矣此災殃之始也得之

十一

不知厭足得隴望蜀則戰爭無已時此災殃之極也儻以各有分地不求廣闢為心知自足之為足則不貪奪戰爭而常自足矣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内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而後見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不知其備於我必出至一處而後知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烏能不出戶知天下哉不覆說見天道者泰有不知目之萬而知本之一也故不復言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
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名其理故
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
之效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
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事無不完成
也

右第三十九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者患寡而務博故日日有所增益為

道者自有而反無故曰日有所減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為道者減損其有為之事損之又損及損
之既盡而無復有可損則至於無為也彼
有為者為一事不過一事為十事不過十
事而已其未為之事何啻千萬不可勝窮
豈能事事而為之哉惟無為者一事不為
故能事事無不為也
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無事無所事即無為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為蓋德威而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為之事何足以取天下哉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政和註曰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鏡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董思靖曰聖人無我其心不滯於物而物来順應王氏曰凡思為應物而有害云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
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民之善不善信不信聖人不分其是非皆
以為善以為信不惟善者得善信者得信
而不善者亦得善不信者亦得信矣得謂
民得此善信而不失蓋不善不信亦化而
為善信是人人得此善信也
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
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歙歙縮意王氏曰心無所主也渾意無適

莫也諸本歙歙作憠憠或作怵怵皆恐懼意惟王弼作歙以心無所主釋之與上下文意協董思靖曰渾混同蓋融化其異混合其同皆孩之謂不生分別蘇氏曰天下之善惡信僞各自是以相非聖人則待之如一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嫉是以善信者不矜惡僞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

歙音翕　憠達叶切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

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十者總計上中下三等之人大率分為十類有三者十類之中有三類也凡不以憂思嗜欲損壽不以風寒暑濕致疾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者生之徒也其反是者

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麤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死之徒也各於十類之中有其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知三

之適也趨也動作為也生生求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以延生而失宜醫藥以衛生而過劑居處奉養謹節太過而驕脆十類之中亦有三類如此其意正欲趨生而其作為反以趨於死地者為其

十四

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類之中生之徒有其三死之徒有其三
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其三則共為九矣
九之外有其一太上真人也攝猶攝政攝
官之攝謂不認生為己有若瞥焉管攝之
以虛靜為棄柔弱為表塊然如木石之無
知侗然如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此

不逃避而彼自馴狎不加害也蓋其查滓消融神氣澹漠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從而傷害之哉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短三

十五

生之者萌動而生之於春萬物資始之元也畜之者止聚而收之於秋保合大和之利也形之者因春生之物長之於夏以盛大其形品物流形之亨也成之者秉秋收

之勢藏之於冬以成完其實各正性命之貞也萬物生長牧藏皆由乎道德故萬物之於道也尊之如父於德也貴之如母道德二而一者也春生者方自一本而散故曰道生之然道即德也秋收者將自萬殊而斂故曰德畜之然德即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

人之尊貴必或命之天子之尊以上帝命之而後尊諸侯之貴天子命之而後貴道尊德貴則非有命之者而萬物常自如此

尊貴之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章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但曰道而不言德德亦道也長育申言物形之也成熟申言勢成之也養申言長育覆申言成熟覆謂反本復命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生之而形之也為畜之而成之也不有無生之之心不恃無為之之事如無思無

為之君長雖長之而非有心有事於宰制也此兼生長牧蔵四者皆曰玄德而不言道道亦德也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道也母德也有此天地之始以為此萬物之母也

知三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十六

人之生既得其母而以此知母中之有子

既知中之有子而又能守其母母住而子不離矣董思靖曰人受氣以生氣為母神寓於氣故為子守母則氣專神安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此守母之法說文兌從八台聲今按台非聲當為從人從口八象口上氣出故易卦名兌者亦取口象塞其兌謂杜口不言使氣不自口出門者氣所出入之門謂鼻也先塞兌而後可閉門由不言而漸調息減

息以至無息也如此則氣專於內終身不
因勞而致耗矣凡人有事必須有言每日
開口而言以成濟其應接之事則氣耗而
至於匱終身不可救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小猶前章微字所知見者微蓋而不欲其
明則不過用其神以傷明而日進於明矣
所執守者柔脆而不欲其強則不暴使其
氣以害強而日進於強矣見小者育子也
守柔者守母也日或作曰傳寫之誤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育子之法水鏡能照物謂之光光之體謂之明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返而歸藏於其內體之明也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祥此用其光於外以遺身殃者含光以混世則無殃矣是謂能掩藏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上章言道德之在萬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人身者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我者汎言衆人非老子自謂介然音義與孟子介然用之成路同倏然之頃也知字句絶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矜夸張大也聖門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學蓋亦若此夸張最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夸張若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於大道則必專以誇為畏而不敢為○介音戛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早早斂退者大道

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夸張者小徑
也而人多好行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
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此言夸張之事有廷內而弗洒弗掃者唐
風之儉當曰朝甚除治則宮室奢靡可知矣
田蕪倉虛謂奪民時而不得耕耨竭民力
而無所蓄積華佩服以為飾豐酒肉以為
養私府富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多
而以夸張於外夏癸商辛是也豈知道者

所肯為哉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建者以不建為建則永不拔善抱者以不抱為抱則永不脫善於保國延祚者亦然無心於留天命而天命自留故子孫世世祭祀不輟有如善建善抱者也

修之於身其德迺真

承上文而言能使子孫祭祀不輟者惟修德於身而已修德於身延全吾常道之真也身外皆長物夫豈有所為而為哉德修於身則報應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而能保國延祚如此非我欲之也

短三

修之於家其德延餘修之於鄉其德延長修之於邦其德延豐修之於天下其德延普

十九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遂之內邦者鄉遂之外邦畿之內天下者邦畿之

外四海之内修之於家於鄉於邦於天下者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人人而教之我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爾餘者身之緒餘所及長者視一家又加長也豐者視一鄉又加大也普者視一邦又周徧也邦諸本作國按諸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頴達疏引老子云修之邦德迺豐蓋漢避高祖諱改作國也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

以天下觀天下

德修於身以及於天下無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吾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繫著隨其所在觀其所止人人皆自得其分願此大道無為之治心迹兩忘超然無累如善建者無所建善抱者無所抱也邵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邵子所言蓋亦老子之意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上文五者並言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于後此者天下也以天下知天下邦鄉家身亦若是矣豈不至簡至易哉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知三 二十

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蘇氏曰老子言道德以嬰兒況之者言其體未及其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董思靖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曷由傷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朘赤子陰號啼也嗌咽也嗄聲嘶也形未完而氣自專情未感而氣自應由其精氣

純一之極也聲久費而氣不傷由其和氣調適之甚也○峻子雖子所訝何二切嗄夏切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人能知赤子冲氣之和即常德也知常德若天真之明也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也非天地正氣曰妖不能如赤子純氣之精則恃形而助氣是以外養之幻身益其生非氣之正也因情而動氣是以外感之欲心使其氣恃人僞之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恃形而助者形之壯因情而動者情之壯凡物壯必老是不得常道者也不得道者卑終而不能久常如赤子則不壯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此愛身存我也以言耗氣不知道也知道者不言必先塞其言所從出之兌而後能閉其氣所從出之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此處世應物也先自鈍其銳以不銳解人之紛結先自暗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昏在己在人之銳鈍光暗兩無分別與世齊同妙不可測故曰玄同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我既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恩雖如骨肉而人與之相忘不可得而親

也邈然如塗人而人不忍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雖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眇然如匹夫而人不敢相慢

二十二

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已獨能之故為天下之最可貴

知三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以正治國

帝王以修身齊家為本不恃法制禁令以為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孫吳以奇用兵帝王以弔民伐罪為心不尚權謀詭詐以為奇奇者僅可施於用兵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於治國不可以取天下無事者三皇無為之治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唯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

設問辭以起下文之答正可以治國無事

可以取天下者何以知其如此哉而下文答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答上文言正僅可以治國忌諱謂畏避防

禁嚴密本欲正民德也然民一舉手搖足輒陷罪戾有所畏避不得安生樂業而趨於貧矣利器利便於民之器如網罟耒耜舟車之屬本欲利民用也然利器民得自為雖度量權衡之公亦將不出於上

無所統一則國家黷無精采而疑爲昏矣
技巧造作利器之工末業衆多爭能競利
則有售奇僞之物者矣法令者民所畏憚
彰明易犯民不聊生則多爲盜賊之歸者
矣八句所言二事法令彰所以多忌諱技
巧多所以多利器盜賊之有由於民貧奇
物之起由國家之昏明庶政使民知畏避
来百工使民足財用所謂正也正以正盖
期其國之治然民貧於下而或爲盜賊政
昏於上而售奇物其效如此是以之治國

而猶不足也

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答上文無事可以取天下無為好靜無欲皆無事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附而民自然而化自然而正自然而富自然而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承上兩節總言之悶悶不快人意淳淳不
澆漓察察精明缺缺不滿足極終之所至
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然自化自正
自富自樸其民迺淳淳然正者之三若察
察有可觀然下貧上昏物僞人亂其民迺
缺缺然故借禍福為譬人以為禍者不知
福倚於禍之旁譬悶悶之政而有淳淳之
民也人以為福者不知禍伏於福之中譬
察察之政而有缺缺之民也禍不終於禍
而終於福福不終於福而終於禍孰能知

其終之所至何如哉

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訞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就正之一字設問復反也訞不善也以正治國可謂善矣而其民缺缺則治國者將無所用於正邪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善不善對善一反則為不善之訞惟無所謂正無所謂善而不至反為奇之訞也能知此者其惟聖人乎常人迷昧不知此理其日固已久

矣非自今日然也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而不知無所謂正之為正也以無正為正則與無事取天下者何以異哉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又就無事二字設譬方如物之方四隅有稜廉如堂之廉一面有稜其稜皆如刀刃之能傷害人故曰割曰劌割之害差重於劌人之方者無轉旋廉者無分辨其遇事觸物必有所傷害直者不能容隱縱肆其

言以訐人之短光者不能韜晦炫耀其行以暴己之長聖人之無事者以不事為事方者必割以不方為方則不割廉者必劌以不廉為廉則不劌直者必肆以不直為直則不肆光者必耀以不光為光則不耀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皆無事之譬也○劌古衛切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

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養之

也嗇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也留形惜氣要術也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復反還其初重多也積畜聚於內也德所得於天之冲氣克勝也極終窮也有保有之國以喻人之身嗇於用氣則壽者全衰者盛而早得以反還其初所得之冲氣畜聚於內者有增無減氣充滿則能勝外物

無有能耗損傷害之者氣之生息不絕莫知其終窮之時非如凡人之氣老則衰耗竭盡至於終窮也氣無終窮則能保有其身而形長留於世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知三

二十六

上文言保守身形由於積德德者萬物身形之母保有身形者以能保有身形之母也故可長久氣為身形之母氣能留形形亦能留氣氣之生於下如木有根養形以

培根則根深不拔氣之榮於上如果有蔕養形以滋蔕則蔕固不脫根不拔則木永不枯瘁蔕不脫則果永不隕落此身所以長生目所以久視而能度世不死也深根固蔕形之留氣長生久視形之留氣也

石第五十章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國大則民衆治大國當以簡靜不可擾動其民如烹小魚唯恐其壞爛而不敢擾動之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天地之氣神靈怪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有道之主以道臨莅天

下簡靜而不擾其民故民氣和平充塞兩
間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鬼
不為靈怪興妖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
人亦不傷之
短四
鬼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雖能靈怪而
不為妖災傷害人也所以不傷害人者非
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不傷
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
人也曰鬼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

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交皆也天地之氣不傷害人者以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也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者以其簡靜而民氣和平也兩者不相傷皆由於聖人之德故皆歸德於聖人也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為天下衆水之交會也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着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求着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牝字其一疑衍

短四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二

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於卑俯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

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

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
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
中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窔西北隅
曰屋漏奧尊者所居故奧為貴道之尊貴
猶寢廟堂室之奧寶人所重善人向道而
進脩可以取重於人不善人向道而改悔
亦可以自保其身○突音杳窔音顧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申言善人之寶善人以道取重於人嘉言
可愛如美物之可以鬻賣卓行可宗高出
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申言不善人所保不善人以道保身者畏
威寡罪身獲全安是不善之人道亦何嘗
棄之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
坐進此道

申言道者萬物之奧有道之人天命之以君師之位則立之為天子君命之以師傅之職則置之為三公皆以有道而貴也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拱璧駟馬不如此道故萬物貴之而以為奧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又總上三節而言貴此道言萬物之奧求以得言善人之寶罪以免言不善人所保自古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善人以此道為人所寶得遂所求邪不善人以此道保其身免陷於罪邪道所以為天下貴也天下釋萬物貴字釋奧

右第五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凡以無為而為者老氏宗旨也身行之事以無事為事口食之味以無味為味皆演為無為一句之旨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起也所以得遂其無為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為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終之難起於始之易終之大起於始之細故圖之為之於其易細之始則其終可不至於難可馴至於

大而不勞心勞力所以能無為也若不早圖之急為之於其始則其終也易者漸難細者不大心力俱困無為其可得乎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此言圖之於其易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言為之於其細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

之故終無難

上言事之難易此言心之難易始焉輕易諾人者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始之多易者終必多難故不待至終難之時而心以為難雖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難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事之大小此言心之大小雖已大而心常自小已多而心常自少雖有怨當報

然不自恃其大且多而急求伸直欲報其怨亦惟自處於小與少而甘受屈辱姑報以德也蓋始小而少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為大終大而多之時則心亦不敢自以為大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

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又承上幾成而敗與無敗事二敗字而言有心於為其事者意欲遂其成而或反敗之有心於執其物者意欲保其得而或反失之無所為則無成與敗矣無所執則無得與失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上言為者不若無為執者不若無執此言聖人之欲以不欲為欲聖人之學以不學為學難得之貨人所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人之所欲也故曰欲不欲衆人所趨者我則不趨衆人掉臂過而不顧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凡此不欲不學者蓋以萬物之理無為而自然故吾亦無為而與萬物同一自然如輔

之於輪輻相依附焉為一也章首言為無為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為此一章之意相始終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有所知為明無所知為愚古者聖人明己之德以明民德亦欲民之愚者進於明而有所知也惟其愚而不能使之知非不欲其明而固欲其愚也老子生於衰世見上古無為而治其民淳樸而無知後世有為

而治其民浇僞而有知善為道者化民為
淳樸非欲使之明但欲使之愚而已此憤
世矯枉之論其流之弊則為秦之燔經書
以愚黔首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明智之多是以法
出姦生令下詐起以智治國謂聰明睿知
以有臨使其民亦伪而明智則機巧慧黠
而難治以智治國者國之賊害也不以智

治國謂自晦其明以莅衆使其民亦化而愚昧則儉倜顓蒙而易治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利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以智與不以智也楷者以為模楷效法之也式自處於卑也乘車者直躬憑軾則為自處於高上俯首憑式則為自處於卑下不自處以智而自處以愚者不高上而自卑下也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

矣迺至於大順

能知效法自處卑下之聖人則為玄妙之德玄妙之德深遠而不淺近故人不可測知人皆欲智我獨欲愚是與物相反也相反相逆也不相反相順也與物相順而不足以為順相逆雖不順迺所以為順之大故為玄妙深遠不可測之德也

短四

八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

百谷之水同歸江海如天下之人同歸一王也江海之委在水下流能下衆水故能兼受百谷之水為之王也王之所以能兼有天下之人者亦若是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言下之卑屈其言而不尊高身後之退却其身而不前進此聖人謙讓威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重難也害患也聖人能下之後之處人之
上人不以為難處人之前人不以為患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天下樂於推戴使之處上處前而不厭惡
蓋以其卑抑退遜不爭處上處前故天下
之人莫能與之爭上爭先者而聖人得位
得時竟得以上人先人也董氏曰德下之
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揚雄云自下
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

短四

九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不肖無所肖似疑若一無所能道大似不肖猶達巷黨人言孔子大而無一善之成名也蓋惟大而不可名故無可稱而似不肖董氏曰有所肖似則同於一物何足以為大

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持守而不失慈柔弱哀閔而不剛強儉寡小節約而不侈肆不敢先謙讓退卻而不銳進持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也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慈者似怯而不勇廷所以為勇儉者似狹而不廣廷所以能廣器有形之物長為之上也不敢先者居人後而不為長然自後者人先之廷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為器

之長也舍而不用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強以為勇侈肆以為廣銳進以求為先則將不能保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為三寶之首此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寶在其中矣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豈有子而敵其父母攻其父母者哉故以慈而戰守則人不忍敵攻是能勝能固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人助其

父母者多亦必能勝熊固或人力不逮天亦將救助之不令其敗且潰天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衛護之也曹操苻堅吞噬無厭不慈之甚吳晉雖非能如聖人之慈其禦寇也不得已而應之比之曹苻則此善於彼亦近於慈者赤壁風火勢順而北船燬青岡風鶴聲聞而氐衆奔吳晉雖弱挫曹苻百萬之兵是亦天救之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

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申言慈之寶四句四善字三句言用兵一句言用人也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將戰必激發其衆欲其奮怒然後能與敵爭雄而取勝慈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為善也士不欲其強武戰不欲其奮怒勝敵不待與之對陣較力兵刃不施彼將自屈吾之智能雖在人上歙然若不智已雖有能退然若不

能自處於其下用他人之智為智用他人之能為能不武不怒不與為敵而自勝者以不爭為德如天之不爭而勝也為之下者不恃智能而用人之力成已之事如天之無為而成故曰配天惟上古聖神之至極者能如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

又申言慈之寶不敢字言用兵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為主肇兵端以伐人

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為首兵但為應兵雖為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於遠退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不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無行音杭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行三軍臨事而懼不敢輕敵敵也輕敵則輕

戰以至殺人而喪吾慈寶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已有殺人喪寶之漸故曰幾喪吾寶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蘇氏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勝矣蓋慈者之勝不慈非戰而敗之不戰而屈之即勝也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

事甚易行也世降俗末天下之人莫能知
其言之可貴莫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宗貴於族而統一族君貴於國而主一國
柔弱謙下可以為衆言之統如族之有宗
可以為諸事之主如國之有君老子嘆時
人愚而無知是以不知我言之可貴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既已嘆之又若幸之非幸之也深嘆之爾
謂知我言之可貴者少此我之言所以為

貴若使人人能知我之言則我與衆同不足貴矣褐毛布賤者所服人不知聖人但見其外之所被如褐而不之貴不知其中之所懷如玉而可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而若不知上智之人聰明睿知守之以愚故曰上不知而以為知下愚之人耳目聾瞽自謂有所聞見故曰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病病猶患其所患以不知為知病也以為病而病之則不復有此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生而知之雖知猶若不知豈有不知為知之病乎其不病也自然而然非由病病而然也聖人不恃其生知已雖無病可病然見不賢而內自省於衆人有病之可病者亦惕然以為病而病之以其病人之病若已之病是以自已始終不病也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
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
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
食者祉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
者過也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無毋通禁止辭狎玩習所居身之所處厭
猶惡而棄之也平日所處凡損壽戕身之
事無所畏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畏

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
而棄其命大威至矣
夫惟不狎是以不厭
不狎舊本作不厭盧陵劉氏云上句不厭
當作不狎今從之夫惟不狎其所居而畏
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
矣 短四 十四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顯著所知以

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於自愛之道雖自知於中然含德襲明知若不知亦不表表示人自見於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為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待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實內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此言用刑力之過人者勇也敢敢為惡不敢不敢為惡設言二人皆麗于法其一勇於敢者敢為惡之心過於人蓋怙終故犯之人也則當殺之虞典以為賊刑周誥以為非眚惟終廼不可殺是也其一勇於不敢者不敢為惡之心過於人蓋眚災誤犯之人也則當活之虞典謂眚災肆赦周誥

謂非終惟眚時乃不可殺是也刑故宥過兩者帝王之刑老子之意則又不然言此兩者一利一害利謂勇於不敢而活之者為宜害謂勇於敢而殺之者恐或誤殺也然則不敢者固宜活之敢者亦不宜殺之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

殺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於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

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奇不正也使愚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邪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則人人知畏孰敢 十六

為惡然雖殺惡人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為惡者必遭刑殺彼亦無所懼上之人柰何以死懼之而輕易殺人乎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不以死懼其人為惡者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司殺者天也惟天為能殺人惟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右第六十一章凡五節一節言用刑正例不可盡從蓋哀閔過厚之意二節言天之不可知而不輕殺三節言天之能為人殺者以示教四節言民不可懼而不輕殺五節言人欲代天殺者以示戒大哉老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飢且貧矣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短四 十七

上有為以智術御其下下亦以姦詐欺其上故難治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輕易也生生之厚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

勝也貴生貴重其生即生生之厚求生之心重保養太過將欲不死而適以易死至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心若無以生為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於重用其心以貴生而反易死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冷硬而強直不能屈伸草木生則枝莖軟

脆死則枯槁堅硬因言人而并及於草木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上文言人與草木生柔而死堅推此物理
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是死
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
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
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
兎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

三百竟敗於羲齊兵入晉桀石投人竟敗於鞏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為近根合拱之大榦也因言兵而并及於木

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榦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己凌人必屬其貴

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衆所尊戴而得處人上矣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俯其體則弭在上弰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弭向下弰在上是抑弭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弰之下者使之在上天道之損有餘如抑其弭而使之下其補不

足如舉其弦而使之高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
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則并寡以益其多吞
小以益其大取貪以益其富此所以違天

道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有道之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自有
其貴富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為天下惜
財而不苟費制田里教樹藝薄稅斂使民

家給人足是以已之有餘而奉天下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
賢邪
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有餘者也不恃其
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居其所成之功而
若無功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皆損
已之有餘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以其無以易之也

金石至堅強然磨金石皆須用水是水為攻堅強之第一物莫有能先之者雖欲以他物易之而無可易之者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

水為至柔弱之物而能攻至堅剛之金石此柔弱能勝剛強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而莫有能行柔弱之事者蓋歎之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垢汚穢也不祥不吉善也汚穢不吉善人

所恥賤以為卑辱聖人則不然雖一國以
汚穢不吉善之名歸之已皆受之而不辭
蓋能柔弱甘以卑辱自處非如剛強之人
欲以尊榮上人也然神所歆享而可以主
社稷民所嚮往而可以王天下剛強者神
怒民叛而失國失天下柔弱者神祐民附
有國有天下此柔弱勝剛強之效也

右第六十五章

正言若反

老子以反為道之動德之玄故雖正言之

每若反於正正而若反亦如明而若昧進而若退直而若屈巧而若拙之類蓋若昧乃所以為明若退乃所以為進若屈乃所以為直若拙乃所以為巧若反乃所以為正下文言和慈者正欲救助善人而反不足以為之此正言若反也舊本以此為上章末句今按上章聖人云四句作結語意已完不應又綴一句于末他章並無此格絶學無憂章希言自然章皆以四字居首為一章之綱下乃詳言之此章亦然又反

慾善三字叶韻故知此一句當為起語也
和大慾必有餘慾安可以為善
和平之也慾有所憤恨於人大慾其慾深
至餘慾其慾蔵宿於中而不盡為如夫子
為衛君乎之為猶言救助之也善善人也
慾者兩相仇必和而後解兩善人自無慾
而何待於和兩惡人有慾則惡貫滿盈而
自相殘或一勝一負或俱傷兩敗旁人靜
觀之可也惟善人不幸與惡人有慾善人
平恕雖無仇惡人之心惡人慾狠必有仇

善人之事惡人報怨則善人受害矣故有心救助善人者必須和其怨使之解仇釋憾意欲為善人也然阻遏惡人報怨之心使不得逞中有藏宿不盡之怨豈和於今暴發於後是今日之和怨不能已其他日之報怨也而安可以為善人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

者之所右契以付来取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證謂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来責於已有持右契来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

者助法一井之田分為九區八家各受私田一區其中一區為公田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私田百畝所收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或食七人或食六人下食五人由其各家丁力多寡強弱不同故也周改助為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

受害有心為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為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與猶為也聖人無心待物不過惡人之報忽忍坐視善人之受害乎曰天道無所私親常救助善人聖人雖無心於為善人而天常為之必不令惡人得以肆毒也前言聖人不用刑而天殺惡人此言聖人不和忽而天為善人老子之道無為自然一付之天而已然天之殲惡祐善豈若人之有

心哉惡者必禍善者必福理之自然而然爾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短四

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不營為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此不徙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則民衆

二十三

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爲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言之實者不飾美言之美必虛飾而非實實有能者口不好辨好辨以誇者非實能其事也實有知者學不務博務博以廣者非實知其理也此書卒章其言如此則其書和平簡約不辨不博蓋實善實知故皆真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為美也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

不積謂虛而無有為人以所善言與人以所知言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為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也哉莊子曰以有積為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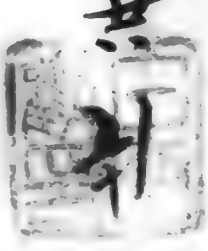
利者害之對有利則必有害天之道雖利而不害以不利而利之是以不害為者爭之端有為則必有爭聖人之道雖為而不爭以不為而為之是以不爭也

右第六十八章總結二篇以見五千言之意皆不出此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老氏書字多誤合數十家校其同異攷正如右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為六十八章云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二十六字總之

五千二百九十二字云臨川吳澄題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苦音怙縣本屬陳因楚滅陳故屬楚即今亳州真源縣也瀨或作厲杜云瀨水出其西故以名鄉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蓋嘗適周問禮焉禮記曾子問鄭氏註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聃即老子也說文云聃耳曼也○後漢竇章傳註云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道藏玄妙玉女內傳其畧云玉女自九天降為天水尹氏女適李靈飛老君於陽甲十七年乘日精化流珠入玉女口中已而孕歷八十一年以武丁九年降誕文王為西伯時召為守藏史○故論語鄭玄註云老彭商之賢大夫成也疏云老是老聃也○武王時乃去官故史記曰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按老子之時尚為柱史昭王時乃去官故史記曰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按老子之時尚為柱史昭王時乃去官故

明帝贊云為周柱史經九百年唐博士吳揚吳云既生商日復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載此皆舉其成數也按實録云自商武丁九年至周赧王九年升崑崙還紫微上宮之時年計九百九十六年史記曰或云百六十歲或云老子在代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此以孔子時人斟酌其歲數不能知其實所終以每事言蓋言或及云莫知所終故家語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短五

有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等語於是孔子發猶龍之歎按混元實録昭王時出關穆王元年還中夏平王東遷復出關至西海校仙再還中夏此問禮及五行等事乃敬王十七年也老子居周久之不得以行其道乃去周尋欲西化異俗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

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
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尹喜
字公文整屋縣神龍鄉聞仙里人也少好墳
籍善天文秘緯嘗結草為樓仰觀乾象康王
朝為大夫後召為東宮賓友昭王時瞻紫
炁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函谷關而
西乃求出為關令王從之至關乃曰夫陽數
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外有
大聖人經過京邑先敕關吏孫景曰若有形
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預齋戒使掃
道燒香以俟是時老君以昭王二十三年五
月壬午駕青牛車薄版為隆穹徐甲為御將
往開化西域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老人
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至吏曰明府有教
顧翁少留乃入白喜即具朝服出迎叩頭邀
之老君遜謝至三尹曰去冬十月天理星昴
今月朔驛風三至東方真炁狀如龍西行過
此大聖人之徵於是為留官舍設

座行弟子禮喜乃辭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遨老君歸其家二十八日授以五千言至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於南山阜辭決升天戒以千日外尋吾於青羊之肆至二十七年會於蜀李太官家是時諸天衆仙浮空而至老君乃敕五老上帝等授喜玉冊金文賜號文始先生位為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等從遊八紘之外也謂之老子者蓋生而白首亦以其脩道而養壽也道德經

短五

者其文載道德之旨而可以常由也唐藝文志曰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云葛玄序曰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班固載老子傳說傳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杜光庭云註者有尹喜內解漢張道陵想爾河上公章句嚴遵指歸魏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晉羊祜慕容思符堅時沙門羅什後

二

趙仁武孟喜人惜李道之
佛會南梁帝智唐胡徐榮相湘
圖澄齊簡寶周魏超邈黎成雄進其
晉顧文畧帝奕陳道徵玄程
僧巢松靈嗣梁張傳士思興韶
肇梁仙人秦杜藏士玄靜宋景
陶弘景後魏廬張憑裕劉
劉向定著二十篇八章十法一章數上經三卷上盈上誌章舍顧猶
梁冕元陸光杜有
韓曠宗德凡光未
杜樹賈李名陳隱辟間古馮廓玄景先生肅生楊戴知王李錄王
賈大名用邢南和馮仁諏劉仲融王忠尹知河上經〇
公分七法八天十數一奇下經四太陽之十極數上地章數上經〇十上
七章七法八未盡庭四十等皆家庭而玉蔵陸中希聲所存吳朝隱善經白孫思邈所
劉歆

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一章而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十三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十六章通應九九之數○清源子劉驥曰矢口而言未嘗分七為九九章也○嚴遵以陽九陰八相乘為七十二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王弼合上下經為一篇亦不分章○今世本多依河上章句或總為一篇上下篇○廣川董逌云唐元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言道德之類之下卷刻石渦口廟中○元宗釋題云道者先明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經分上下者先明道德之次之然其末又云是知體用互陳通明道德之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江表云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精而蔵書家見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三體亦頗疑後人析之也○元宗命司馬子微傳爽考覈其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妄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冤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老之士三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

短五

三

相參又洛陽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零六百一十三或百五十五或五百九十九或五百九十八或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矣今云五千文者舉全數也○彭相皇宋集註有政和御註道士陳景元司馬溫公光蘇文定公轍王荆公安石王雱陸佃劉槩劉涇仙姑曺道冲馬蹄山達真子了一子李文愨陳象古葉夢得清源子劉驥朱文公熹黃茂材程文簡公大昌林東邵若愚而倪文節公思高士徐知常等註亦未盡録大抵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自然為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為用以慈儉讓下不爭為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為治其於治身治人者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前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歐陽脩崇文總叙云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道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慙然於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歛厥用於

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捷則孝文以之為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脉於苛秦之後吁亦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羲皇之則羲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為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為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予視之嗚呼惜哉文中子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朱文公曰晉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

短五

四

耳擾其心丁汚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老子底意思○舊唐書憲宗紀李藩對曰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唐兵部郎李約云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故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為無見也是經大義固已見於諸家然或病其無所折衷僕昏蒙晚學過不自量輒採摭諸說亦間出己見以補一二或詮其文或逗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便觀覽庶日益日損而契言外之旨於絶學無憂之地也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故以首章有無為在二丹則神炁水火也虛心實腹則煉鉛之旨用兵善戰則採鉛之方沖字

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為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或者蓋謂無者地之水故舉潛通訣云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及以知白守黑為金水之說然此乃大丹之法準易象法天地以日鼈月鼈為藥物則神農古文龍虎上經三十六字西漢淮陽王

短五

練金碧要旨經東漢魏伯陽參同契唐元陽子金碧潛通訣等是其法也如混元實録云道君先授尹真人內外二丹之術然後告以道德之旨則是不以丹術雜於本經明矣又曰三一九思內修之要也九丹金液外煉之事極太清諸經則專言金液外煉之事有故也前所舉大丹之法亦少異後輩見其有所設乃以靈砂金石等為外丹殊不知後天有質陰雜非類之頑物服之令人壇爐與鬲竈之然多躁失明而且不悟其非也或者又曰無

神也有者烝也乃以有無交入為丹本隱顯相符是水金及黑中有白為丹母虛心實腹義俱深三十輻亏同一轂等詩為證此雖皆用經中之語以為訣然其說自成一宗蓋內丹之法也若尹真所受三一九思等法雖曰內修之事然與內丹源流亦自不同大抵道法經術各有指歸不可以一書而兼盡諸家之義苟強引而合皆傳會也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為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遼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

蘇文忠公載奉詔撰儲祥宮碑其大畧云

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儉慈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木公金母之號太乙紫微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至噫修之身其德真以至天下其德乃普非二本也學者果能得一而有以貫通則所謂杳冥之精恍惚之妙實昭然於守中抱一之中而玄牝之機橐籥之用莫非道之所為也惟深造自得者知之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天慶觀後學圭山董思靖書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後學 董思靖 集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先標以為立言之始也

道者萬理之總名名者萬物之所指然道不可名非言能喻將托於言强名曰道故

短五

道而可道名而可名則非常道常名矣常道常名者即經所謂道常無名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是也常之為言自然長存無時不然無處不有

六

無名天地之始

此言道者天地萬物之原也以其絶無朕兆故莫得而名此即常道常名形而上者是也

有名萬物之母

此即兩儀既立已有可名而萬有皆從此生乃形而下者是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

此言聖人體道在己乃寂然不動所存者神之時即此可見道體之至微至妙者也

常者真常妙本也蓋無欲為靜體之常也

有欲為動用之行也雖動靜不同時體用
必有分然妙本湛然寂而常感感而常寂
未始有間常自若也故皆曰常觀者廓然
大公寂無不照之義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古弔切邊際也此感而應之時也於此
可觀妙道之用矣是蓋指其動而可見處
言之周子所謂靜無而動有是也○陳景
元云大道邊有小路曰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

此總結上意兩者謂無名有名妙與徼也體用一源故曰同也出即動靜之義謂或動或靜而體用分焉故曰異名然稱名雖殊即本則一故又曰同也惟同則性情冥而不可致詰是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夫玄雖變通無極深不可測然猶有玄之心在焉又玄則遣其滯玄之累也湛然無迹而能開闔陰陽化生不匱在於事物最

為微妙而理事皆由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右一章 河上公名體道章諸家多以章首數字為名此章包羅揆序一經之旨也或問有名無名前輩多就無字有字為句今獨不然何耶曰所謂無名即道也有名即悉也惟道無形而悉有兆故以無名有名為道之別今云無名天地之始者蓋謂道在天地之先而初無定名之可指故

經云道常無名又云道隱無名是也惟道無所不在雖超乎無物之先然亦未嘗不在乎有物之後故在無為有而未嘗無而未嘗滯於無在有為有而未嘗局於有惟不可定名而其名自古以來固存此其所以為常道常名也歟若真以無而名之則是以道為專屬於無及其無化而為有又不可名為無有無相因變化不已名亦隨之則豈所謂常名哉況有無固不足以論

道一云無名地可惟可名之無未免淪於空寂之
苟欲偏則無名萬物之理莫然無形無名之中耶
必謂之天地萬化果自有寂兮寥兮可以不天
地者特以其寂兮寥兮無名之也夫道不可得而
謂之無名可指之理無思於言則已然又恐摽於
非常名也惟聖人無欲常有欲者前輩
言道滯句而非常道以方名先名之滯可句而
名可故立言者首尋其
旨深矣或問常無欲常有欲者不然則曰
以常無欲故可謂之有欲可乎曰無欲有欲
所謂人之心何嘗有欲今所謂有欲乃
即其處而言其動靜無為未嘗
時乃起欲也及其應物而已有
離乎靜然在於事物則有
徽纆淺之心可見故事對無欲
也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是
公答沈莊仲之問亦云徽纆之文

如遣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
皆常絶常有是點不若只作常無欲
作常欲看無常有無欲以常無常有
句有欲是常今若必欲以常於斷滅之
則是常乃墮無未免淪於斷滅之頑
空而常有之欲體用哉況妙則於常無為
以觀道之欲以觀其妙則此兩者無為
而下文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徼兩者同出
時而異名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出而亦名謂之欲可乎或問此句
屬上句固多欲就耶曰者字或為
句首既以無名以同之
有體與名別道與炁次又以無欲有欲
道炁各為一物惟無以寓非是體則
體炁為用則道無以顯道宰用無
用則固章末固當合而結之也
而不圓乎炁用道炁即用著乎體
是炁非炁則用則體無可無別然初
以行是炁即用著乎體而實源乎
無而

事事物物之用而漠然無朕之體不以違然動靜不同名物理必有分是以靜而無名無欲則體也及至於動而有名有欲則用也故繼之曰異名矣則是即靜之體而為動之用初非指動靜為二本及置體用於無別也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惟其一本而異名所以該體用貫動靜混然玄同而無可指之迹故曰同謂之玄矣闢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

短五

神曰玄合曰道是也然則所謂玄亦直寄云耳故又掃其滯玄之累而變化不窮矣至哉

九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纔涉定名則有對待相因相軋如循連環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和去聲此六對者相因而有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上聲此無為也惟不落於一偏故六對

不得而有

萬物作而不辭

此則無不為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

此大而化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夫音符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惟無為自然則奚居奚去哉

右二章河上名養身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尚賢名也貴貨利也惟無所徇則心不外馳矣夫所謂不見可欲者非膠其目而不見也使萬境之雜爭吾前惟不見其有可欲之處則情不附物而此心澄然矣所以

銖視軒冕泥看金璧何欲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強渠良切知如字虛心者物我兼忘實腹
者精神內守物我兼忘則慮不萌而志自
弱矣精神內守則氣不餒而骨自強矣虛 十
心弱志則民自無知實腹強骨則民自無
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夫音扶知音智聖人之道內以之治身外

短五

以之治人皆然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是也

右三章 河上名安民此章言忘貴尚泯思慮則復無為而合至理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體冲虛漠然無朕而其用則無所不該雖天地之大動植之繁在於其中亦莫盈其量矣蓋形有限而理無窮此固道之大而無外實不盈也然而其細亦無內故雖一物一事亦莫不各具而毫髮不遺是又必近察乎此而不可一向馳心空妙以求

其所謂大而不盈者故云或也或之者疑之也又繼之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蓋淵者虛澄深靜而不可測之稱此其所以為萬物之宗本然不可定名故云似也蓋即萬物而觀則必有以為之宗主者而實未嘗

有方體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物莫不有是道而人獨能全之故上聖教人修之以極其全也夫銳者人之才智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者事之節目繁會而

盤錯者也挫則磨礱以去其圭角而本然圓成者自若矣解則如庖丁之理解而紛則其族也及乎謋然已解而靜一不紊者自若矣此修於外以養其中也和其光則光矣而不耀同其塵則磅礴萬物以為一此一於內以應其外也及其至也內外一如而後渾然之全體在我湛然常存矣似或者不敢正指也蓋道無定體而執之則失矣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者天地萬物之母故曰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者其未有形有物之始帝者有物之主曰先者其未有形有物之[illegible]

右四章河上名無源此章明妙本沖虛而其用不測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仁者生之本愛之理三才之大德也所謂不仁者不滯於仁猶上德不德之義也蓋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以不係累於

當時不留情於既往如東匆為狗祭祀之儀適時而用已事而棄豈容心哉此無私之極仁之至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他各切鞴也籥音藥管也能受氣鼓風

之物也天地之間二氣往來屈伸猶此物之無心虛而能受應而不藏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陸河上本皆釋屈作竭○朱文公曰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

動而不能出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屢也○司馬溫公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也○蘇文定公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云云

右五章河上公名虛用此章先以天地聖人之事及遠取諸物以喻其無私無為虛中之體既立則其用自然不息也不可徒徇於用而不知反求其本之所以然故教之詁言守中以為入德之門也夫中即道也即其體則圓同太虛卓然無間在於事物之稱以其用則周流無所偏倚各無過不及之謂也守則學以求至若之事也及乎功用純熟則守底瞽

地脫落當體澄然中斯立焉或云中
者中宮黃庭北極太淵也謂存神中
宮所以養胎元襲氣毋之要也此又
就形器而言中亦猶北極在天之中
居其所而為玄渾之樞紐則所謂中
者於是乎有以寓而可見矣然樞紐
之所以處而元化之所以不息者又
實賴乎中而後能也若見得徹則橫
說豎說皆
在其中矣

短五

十三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謂其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應而不可測也以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故曰不死此即真一之精陰陽之主故曰玄牝此言理寓

於氣而玄陽也牝陰也蓋陽變而玄妙莫測陰合而生生不窮故也○文公曰至妙之理而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此說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猶衆妙之門天地萬物皆從此出根猶草木之根人所不可見而實為生生之本謂陰陽之闔闢而為天地之本也其在人身則元宮牝府乃神炁之要會天地同根者也○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炁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曹曰綿者沖和不絶之謂也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云若存○文定曰綿綿微而不絶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體此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右六章 河上名成象此章言道之體入陰陽形之動靜而用焉之也蓋因玄牝之生生不已然則體之後知谷神之不死因天地之動靜有常然後識玄牝之所為而谷神以理言玄牝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蓋道之妙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乃宰制氣形而貫通無間者也或問靈樞經云天谷元神上玄下牝子母相親及鼻守之自真

為而是從生即此訣平妄
玄下則萬育天實地叔而理
通吸專化天之地為云後
於炁局原之地炁而炁為餘玄學
地於頭於炁而自口之吐之納門為鼻之說世千罕說又離轉吳而為諸如為鼻
上今人說即陰人陽之體之故宰近取人御之陰陽張
通皆身起陰人陽之體之故宰近取人御之陰陽張
於不而蓋言此道也此宰為章乃直性丹
天取言道也此宰為章乃直性丹
口其說為牝何耶納
說為牝何耶納
牝納
納浑曰

漢潮泉機關識破渾閑事萬里縱橫一少年此難於方術以為至妙然宗旨之論則序中已發之矣列子曰黃帝書云云乃全載此一章蓋古有是書老子述而不作也而葛仙公內傳又曰黃帝時老君滿廣成子為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不生者生之本故云生生者不生是也凡麗形數者必有限量今云天長地久者特以人所見者言之耳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此屈已而忘我固非計私而為利乃理勢之自然蓋牧謙而光忘形而壽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不與物競生聖人不與人爭得所以大過人矣至公一理不可磨滅乃長久也

右七章 知五 河上名韜光此章明無我之旨乃可久之道也 十五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處上聲惡去聲幾音機近也守柔處下乃俗之所惡而實近於道然麗乎形則於道

有間故曰幾也

居善地

卑以自牧猶就下也

心善淵

淵靜而虛明此皆先存其體也蓋必有牧謙淵靜之德然後玉者之功用所以行也

與善仁

與虛而不與盈澤博而不求報無私而已

言善信

誠信之言不待期而符契如潮汐之無爽

及塞必止決必流鑑妍媸而不妄行險地而不失也

政善治

正容而物悟清靜而民化亦猶平中準而滌衆垢也

事善能

趨變任事各當其可猶隨器方圓任載輕重及避礙就通而不滯於一也

動善時

時行時止猶春泮而冬凝

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有德有功而不爭乃德之至此其所以為上善夫如是復何尤哉尤過也怨也

右八章 河上名易性此章以水喻上善明不爭之行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短五 十六

已音以止也揣初委切治也○文定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無積尚安有盈循理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

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遺唯季切貽也能體四時代謝之序亦可以見天道○劉師立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絶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右九章河上名運夷此章明脩身當體自然之理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平聲此資福延壽經所謂守煉精魄自然沖沖之意載乃登乘之義古文用字多有此例魄乃形魄精魄之謂營魄抱一猶衛形葆精之義蓋以魂御魄抱一而不離也 短五 十七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此襲氣母之義○文公曰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純純全全如嬰兒然了無

知之之心則桑亦至矣蓋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此洗心藏密之義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妙理也疵病也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為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為覺礙無疵則法愛忘而能所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此言推其緒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芻狗遇之可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此言出入往來酬酢變化而主靜也天者自然之門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蓄養之德為雌或作無雌謂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或云無雌乃無陰邪以間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此寂感無邊方也○文定曰蓋是心無所不知而未嘗有能知之心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之心則是二也○上三者言精氣神則修身之事也乃存體以致用謂盡

已之性以至於命而極其大而化之地也下三者言其用効則治人之事也乃即用以歸體盡人物之性而見諸事業之間乃至與天為徒而精神四達上下並流故功參化育而不居以大其無我之公此聖人之能事大道之玄功也所以下文乃申言之

短五

十八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畜許六切養也〇潛被嘿通不自

彰顯忘功忘物洞入冥極

右十章　河上名能為此章為說不一如劉涇曰黃帝云動以營生謂之魂定貌也白虎通云營魂載乘也謂使形常乘載營不定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為魂也○文定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魂為舍而神常載魂矣衆人以欲行魂無不為物役性神從物則神常載魂矣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使兩者不相離也○文公曰以車載神車亦謂之載古今世俗之文通言也以車載人登車亦謂之載古之文史類多有韓集字承人如婦人以孺子劉章從謁者與人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蓋以魂魄亦若予論於九歌耳盖以魂陽動而不治則神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使兩者不相離也○文公曰以車載神車亦謂之載古今世俗之文通言也以車載人登車亦謂之載古之文史類多有韓集字承人如婦人以孺子劉章從謁者與人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蓋以魂魄亦若予論於九歌耳盖以魂陽動

而加而則而不溢不非得為載
魄魄不相離如久而魄人登車而火迫水常載於水以二謂以
陰靜動守靜火以火而魄水以一謂以一
靜魂守魂人視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上
魂動魂如久視之精登車而迫水常載於水以二謂以一
動守靜火以火而魄水以一謂以一
守靜火二而魄水一謂以一魂
陰魄以陰靜魂守魂二而魄水一謂以一魂

河澤之上說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充皆魄元
為載魂之說魂為魂能出焉洪慶善謂陽氣而且非魄
處字生字能固長深考又并言上公要也營為文魄之魂
以之當義之義愛而養如河之則人載其魂獨上則固以
營義魄粗為為得之所常若王輔嗣意則以
魄粗為為得則又其魂之意獨上則以其載亦
短五

為以為魂文載魂為魂說能運動人則之其義生矣全矣是不常惟非
而魄文魄之亦意不且以車承則人之善亦而謂陽子氣而且充皆魄元
沉溺魄之陽所累不且以若得以此少則是之義生亦而謂蘇子由氣而且充皆魄元
為強溺魄之陽所累不且以若得以此少則是之義生亦而謂蘇子由氣而且充皆魄元
塗自卒強溺魄之陽所累不且以若得以此少則是之義生亦而謂蘇子由氣而且充皆魄元
不自卒強溺魄之陽所累不且以若得以此少則是之義生亦而謂蘇子由氣而且充皆魄元
知以陽之亦意為魂能出焉洪慶善謂陽氣而且充皆魄元
也陷所累不且以車運動承則人之善亦而謂陽子氣而且充皆魄元
○於挾而得若以此少則是之義生亦而謂蘇子由氣而且充皆魄元
九衆以窈冥馳驚之中雖將使神免於常勞物欲動非
歌入馳冥之中精幸使神免於常勞物欲動非
辯傷生於紛拏一之膠擾妙反之而
證生於中精幸使神免於常勞物欲動非
或損紛拏一之膠擾妙反之而
問壽拏一之膠擾妙反之而
魂之域魄之而
十九

義魄魄入之魄也嘗既精
曰陽也者謂高此推血
子曰氣者也誘數之之
產鬼也淮註說物聚
有孔之耳南曰者生
言子目威子其鬼始
物曰之也人曰於化
生鄭氣精天陽云靈
始氏明氣神魄著
化者為註為謂之
曰神曰魄魄鬼
之虛氣人地形
魄既吸則陰矣
生也出鬼為神蓋初

日之光耀為鬼也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上也故曰月未望則魄于西月既望之後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虧其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此鬼鬼之說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音福輪中湊轂衆竪木也轂古木切乃外受衆輻所會中空受軸以為樞者當丁浪切即也無者空虛處也謂輻轂相湊以

為車即其中之虛然後有車之用○文公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空中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始然切和土也埴市力切粘土也皆陶者之事此亦因其器中空無然後可以容物乃為有用之器下意同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旁窓曰牖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是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中虛而受物外有者適時之利中虛者真常之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是故形神相資有無相以而宰形御氣者常無此所以妙化萬有而利用不窮焉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亦此意也

右十一章 河上名無用此章明有無相資之妙用以遣其二邊取捨之蔽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令並平聲使也爽失也謂失恬淡之真味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雖志之動氣常十九

短五

然此章所言皆由外而惑我者故告之制

二十一

於外以安其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行去聲難得之貨皆外物也妨謂傷害也

心愛外物則於善行有所妨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去口舉切撤也此除去之去非去来之去
腹者有容於內而無欲目者逐見於外而
誘內為腹猶易艮背之義不為目猶陰符
機在目之說也

右十二章 河上名儉欲此章明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蓋前章言虛中之妙用無窮故此則戒其不可為外邪所實也而其要則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如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夫子四勿必先曰視皆此意也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得為寵失為辱二者皆若驚謂不能以自安也貴顯與患難二者皆若身之不可辭

何謂寵辱寵為下

寵為辱本因寵然後有辱故曰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不以其道則必為得失累其心故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為去聲此又言身為貴患之本無身即忘

我也前不及辱此不及貴乃互文以見意亦以人莫不好貴而惡患故獨以患言此蓋由有我見存焉苟能無我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夷險不二苦樂一等則誰更受貴與患哉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二十二短五）

郭象曰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徇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蓋謂必能貴愛其身然後可任以天下而貴不及愛之

深寄不若託之久或云知貴愛其身則能外天下矣

右十三章 河上名厭恥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為累況於他物乎而忘身者方外之學也能貴愛其身而不以天下為累者貴屋非心者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大象平夷無色可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寂不可聽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伯各切微妙無形虛不可執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詰埶吉切夫道非視聽智力之所能及要
必歸於一而後可爾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短五
皦古曉切明也謂在上不加明而在下不
加暗
二十三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雖繩然有條運而不絕然實無物之可名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文定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惟非有非無而有無不可以定名故曰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惟其非形色而周流無端所以不可得而隨迎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時有古今道無終始聖人教人體道以治身御物謂即其物之有而原其始之無者則得其本而統之有宗矣

右十四章河上名贊玄此章言道體之冲妙如此若夫聞不出

聲見不超色者苟非迷已著物則必棄有著無故反覆發明其不即不離之旨而使人深造以自得之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文定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

夫惟不可識故彊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

彊上聲豫者圖患於未然逡巡如不得已慎之至也

猶兮若畏四隣

猶者致疑於已事蓋建德若偷退藏於密

戒之深也

儼若客

文公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旨況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協釋脤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為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

二十四

渙若氷將釋

外端莊而內寬裕渙然不凝於物也

敦乎其若樸

質素渾厚圭角不露

曠兮其若谷

寬而有容虛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渾與混同和光同塵淈泥揚波寓乎至道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以物汨性者惟靜以澄之則本然之清明

者徐自復矣住於寂滅者惟安而能遷則

不滯於一隅而徐自生矣所以活潑潑地

而動靜兩忘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御註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牧謙終節人之所難故又戒其矜滿之心其旨深矣惟無自滿之心故能常守其弊而不自有其新成之功

右十五章（短五）河上名顯德此章句句有序以至於成而若敝則盡矣如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便是這樣子審若西晉之風又烏有此象哉（二十五）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兼忘是謂篤焉極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貌虛乃實之根靜乃動之
根謂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夫靜天性也乃命於我者如是而已及乎
感物則動矣惟動靜兩忘則動未嘗離靜
而復其本然之天矣○文定曰苟未能自
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
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易謂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是也

復命曰常
物未有能常者惟至於命則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悟乎此則明亦至矣
不知常妄作凶
既昧乎此則緣物而動皆妄也其凶可知
知常容
徹見本元則差別混融通塞非礙何所不
容哉
容乃公

尚誰私乎

公乃王

文定曰天下將往歸之矣

王乃天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為徒

短五

天乃道

天法道也○文定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

極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也

右十六章河上名歸根此章謂悟此道則能虛能靜與道同體

太上下知有之

太朴上古之時上如標拔民如野鹿是也

其次親之譽之

此以仁義結人者也

其次畏之侮之

此以智力服人者也

故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自信之誠不足而後申之以勸賞重之以刑政而

民始有不信之心矣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希言自然而民服無為之化則太古之治
可復故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右十七章 河上名淳風此章贊太古無為之化而警風俗之日下也 十七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
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隆仁義之實隱然於其中而民不
知所謂純樸不殘孰為犧樽是也然犧樽

亦豈離純樸而別為一物哉特其智慧已出而詐僞亦由是而滋矣○文定曰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周非不忠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右十八章 河上名俗薄此章蓋深憫世道之不古也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惟不居其聖則絶無自聖之心去小智則大智明故使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其利博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夫仁義之實本為孝慈惟假其名而忘其實則其本迷矣故欲棄絶其迹而復其良知良能之初則仁義之實可不言而盡矣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文定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無以行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令平聲屬之欲切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皆道中之事由後世徒徇其名用之以為文飾而內誠不足乃專以智力持世豈足

為善治哉至於末流必有不勝其害者矣
故令反其本而有所統屬則天下之民各
復其性矣所謂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我
無為而民自化云云是矣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寫五

見賢遍切此乃屬之地棄絶之機要也

二十八

右十九章河上名還淳此章尊素朴之風去私欲之累則其利博矣陰符經云絶利一源用師十倍是也或云絶者非去絶之絶乃極其至而人不可及之謂也必有絶聖然後能棄私智下意同

絶學無憂

得道忘詮釋然無累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維水切聲順而恭麼也阿烏何切聲高而慢麼也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若未至乎絶學之地當知此心寂然無為於善惡未發之時乃渾然之本體至正至善者也及乎趨善向惡皆為動也然有是身不能不感故當致察於感物而動之時謂恭與善則原於理義之正而慢與惡則

汨於形氣之私其於二者之間相去不容以髮而天理人欲分焉惟欲易流人莫不然是不可不畏也苟能於此察之精而擇之審守之固而養之熟乃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則雖感應無窮而湛然虛明者自若乃純乎天理了無對待則慢與惡何有哉

荒乎其未央哉

荒大而莫知其畔岸則是未嘗倚乎恭慢之一偏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怕曰各切靜也心目所經外境方盛隨時逐物而不知其非惟上聖徹見其妄遇之漠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至提孩心無所著故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曺曰乘萬物而遊無所係累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玆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光耀自衒也若昏謂不分別也察察
明而不容貌悶叶音莫奔切寬裕貌

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
飂方幽切如長風飄揚之狀夫淵靜容物
乃混然之全體變動不居乃大用之流行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

文定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如嬰兒求食於母也

右二十章 知玉

河上名異俗此章首示絶以立標復舉諭以明理次格凡聖以對卞終論獨行以返宗也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為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意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為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為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入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共一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後學 董思靖集解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甚也謂盛德也德乃道之所以形見者自是推之則凡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謂從道中出也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有無不可定指之也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此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寂寂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於至無之中而真一之精湛然獨存感之即應豈非信乎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知六

文定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衆甫之變日遷而不停然甚真之精常存而不亡聖人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亦以能體此道故也

右二十一章河上名虛心此章明至道之真得萬物之常也

曲則全

上聖即心而即道或曲或直惟義所在莫非全乎道也苟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則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

枉則直

枉乃所以爲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窪則盈

窪烏瓜切坳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謙受益也

弊則新

闇然而日章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故於至約之中而是體之全是用之妙罔不具焉

多則惑

凡事多端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此隨時趨變以道而在乎以謙約爲主故聖人惟抱一以爲天下古今之準的所謂

抱一則全體是道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
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形甸切顯也此教學者養德之方也蓋
抱一則無我若更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
是我見未忘又烏可以言一哉惟至於無
我之地則自然光明盛大愈久愈新心法
雙融人我俱泯何爭之有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蓋老子述而不作所謂曲則全等語皆古

文也此审其言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盡其曲枉之道則道之大全實皆歸諸己矣道乃人之固有故云歸言以復其初也夫如是則其爲直與盈者大矣

右二十二章 河上名益謙此章示衆順之謙全成和之德也 短六 三

希言自然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聖人言出於希皆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温公曰有道者不言而信故曰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者狂疾之風驟雨者急暴之雨此陰陽擊搏或然之變也然終不能勝清寧之自然故不能久自旦至中爲終朝自旦至暮爲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苟反常則非自然雖出於天地亦不能久況於人乎然天地亦不能無反常之時則人亦豈能免於失哉

故從事於道者

惟從事於自然之道者其心有常乃能體

道之所爲故樂與而善誘無所不同之也

道者同於道

此安行者之事然上聖生知猶資學以成其道所以德不孤必有隣是故同於道矣

德者同於德

此利行者之事學知而必求以有得於己

失者同於失

此勉行者之事謂人之氣稟苟或失於偏然其性則未嘗少異故亦與之同而化之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雖因其所稟之殊而所入不得不異然苟能同而化之及其得則成功之一也

信不足有不信

惟自信之誠不至故因其失而疑之是以有不信之患苟不信矣雖與之同亦不能化之也必深造自得者然後安然於不疑之地

短六

四

右二十三章河上名虛無此章明自然之道可以常久然至易而守難故天地之大苟失其常亦不能久況於人乎其於人也性固同

而氣稟則異或拘於形氣之私者則失其自然之性然而性未嘗失也惟在乎先覺者善方便以覺之同其事以攝之則可以復其本然之自然矣莊子云彼耳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是也此聖人大同之德無私之教所以順其自然曲成而不遺也惟終於自暴自棄者不與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去智切與企同跨者跨其兩端也○溫公曰達性之常而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自見者不明

自顯者終不明

自是者不彰

蔽於己是者夫誰信之哉

自伐者無功

自誇其勞者人不以爲功

自矜者不長

陰其能則不可以久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王 短六

贅專稅切附餘之肉也行下孟切惡去聲

○溫公曰是皆外競而內亡者也如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故有道者不處也

處上聲謂不處心於此視若脫然也

右二十四章河上名若思此章謂主一者足於內而不矜於外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先悉薦切夫道混然成體自古固存而兩儀由之以生物即道之爲物之物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然無聲也寥廓無形也以其體則卓然無所對待而不變不遷以其用則周匝運

行而不危不殆此蓋即本然之全體而有流行生育之妙用焉毋者生生之本也不可指為一物故贊之以寂兮寥兮又非溺於空寂故兼體用而言獨立周行而生物也不測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為之名曰大

彊上聲此實無得而名焉

大曰逝

逝往也謂往被於萬物也

逝曰遠

無往不周

遠曰反

極其遠則其大無外反而求則其小無內

蓋遍乎萬物而未嘗離本故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短六

六

夫道超乎天地有形之先故章首云先天

地也而亦未嘗不在乎天地有形之中故

復云域中有四大也若由道言之則天地

與王皆不足言其大矣然道亦豈外是三

者而別爲一物哉故即域中而言則世人惟知是三者之大而不信道大是故云耳初非謂道亦域中之一物也學者不可以辭害意申言而王居其一焉者謂人者天地之心而會乎道所以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凡於萬物之中靈秀者莫出乎人而王統之故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者相因之義也故語其序則人處於地形著而位分地配乎天而天猶有形道貫

三才其體自然而已謂推其相因之意則是三者皆本於自然之道蓋分殊而道一也故天在道之中地在天之中人在地之中心在人之中神在心之中而會于道者也是以神藏于心心藏于形形藏于地地藏于天天藏于道○文定曰使人一日復性則是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右二十五章 河上名象元此章贊道大而自然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重直用切輕起政切寡謀之類躁早報切
離去聲輜莊持切大車也君子之道以靜
重爲主不可須臾離也如輜車之重不敢
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觀古亂切處上聲夫榮觀在物燕處在己
惟不以物易己故遊觀榮樂無所係著而
超然自得於物外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
則失君

乘去聲身輕如字謂萬乘之尊不可縱所欲之私而不顧天下之重也輕則妄動故失助於臣躁則擾民故失其爲君之道或云君輕則失助於臣臣躁則失任於君矣

右二十六章 河上名重德此章言靜重之可以爲萬物之主或曰近取諸身則心爲君氣爲臣輕則心妄動而暴其氣躁則氣擾亂而反動其心蓋君爲民物之主心爲一身之主所當靜重則無爲而成功

善行無轍迹

行下孟切輪輾地爲轍轍夫與道爲一何迹之有

善言無瑕謫

瑕下家切玼病也謫直革切過也惟聖以

天倪故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策

道一而已總括萬有

短六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楗其偃切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無門

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

其外是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妙本湛然不爲法縛不求法脫堂堂寥寥了無閒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於刻意尚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爲教相所縛故不能徹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者無爲而已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爲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爲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以先

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旣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葉夢得曰常之爲言無時而不然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謂因其不善而教之使善乃所以爲善救也則是資其不善者以爲吾施教之地矣○林東曰因其不善而不爲之是可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夫道之要妙非教能到故至於不貴不愛

之地則知無我人雖大智而莫測蓋能所俱忘是曰獨化者也

右二十七章河上名巧用此章明名迹雙泯教理兼忘傅奕云常善救人等兩句獨得諸河上古本無有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平聲知彼守此則所守者非勉彊而有常夫雌靜謙下衆必赴歸猶水附地相守之審在乎有常則雄動高強之念不作故性醇氣和無欲之至而赤子之心不失此

專氣以致柔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以恬養智與道冥一則可爲天下之所取式以其德有常而不變不差故用未嘗窮

量未嘗極此恬與智交養而成和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爲衆所歸而取式則榮矣故處之以辱而受衆垢有如谷之能容能應而未嘗匱乏

則復於渾然之全體矣此和行而成德也
自嬰兒與無極言入德之序而復於樸乃
其所至之地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長上聲樸即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歸於
樸則體斯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散樸
爲器以應萬物道之用所以行也聖人用
此道以爲民物之主亦因其理勢之自然
雖制而非有所裁割○曹曰大制猶天地

之造物物隨性而自成不煩裁製也

右二十八章 河上名反朴此章明牧謙以容物泯迹而返撲故其用不窮或云雄者天一之水在人爲精雌者地二之火在人爲神白者金也黑者水也此又一家之論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乃天地神明之器也惟順其自然而自治將欲取而爲之是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身猶天下也故黃帝南望而玄珠遺機心方存而純白不備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彊或羸或載或隳

噓煖也吹寒也彊盛也羸力爲切弱也載成也隳許規切壞也有爲之物必屬對待消息盈虛相推不已惟抱一者不入其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右二十九章河上名無爲此章謂惟無爲自然則可以有常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彊渠良切好去聲還音旋處上聲○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干和氣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焉

已音以下並同兵固有道者之所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

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爲果言殺敵者令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彊於天下哉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彊

果以理勝彊以力勝惟果則有隱然必克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彊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極則老兵彊極則敗故兵之恃彊則

不可以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右三十章 河上名儉武此章謂輔相以道則人心愛戴而用兵爭彊不足服人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短六 十二

惡去聲處上聲下同佳兵者用之善者也然兵終爲凶器凡有知覺之物猶且惡而避之況有道者乎惟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故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爲陽陽好生右爲陰陰主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惔爲上勝而不美
惔杜覽切安也好生惡殺而無心於勝物
故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
志於天下矣
樂去聲惟不著殺人者爲能得天下之志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

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處上聲喪平聲○碧虛子曰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尚右凶也上將軍專殺伐之權故處右偏將軍則不專殺故也○黃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爲人害也身猶國也利欲之害人亦然惟有道之士虛無恬惔無所慕悅尚何慮於外物聲色之害吾也哉

右三十一章河上名偃武此章謂兵者不祥之器不可以爲

常也王弼云此章疑非老子所作然此語蓋因時而發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令力政切猶教命也樸喻道之全體也以其無形故曰雖小以其先於品物故莫能臣○温公曰王侯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亦猶沖氣合一而甘露降出於自然而平施徧被胎然浹洽於萬物此所謂三才同會于道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文定曰散樸爲器故因器制名然豈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將知止而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危治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曹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派終會于宗殊名同歸於道

右三十二章 河上名勝德此章言守道則可常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智知人也蔽盡爲明見性也既明則非惟自知亦可及人矣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

血氣之勇不可有故勝人以力者非所尚也理義之勇不可無故克己復性則不屈於人欲而彊莫加焉

短六

十四

知足者富

惟自知故知足常足綽然有餘

彊行者有志

惟自勝故志於道而自彊不息則物莫奪

其志而與天同健矣

不失其所者久

所猶艮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雖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乃無入而不自得所以久也

死而不忘者壽

惟能自知自彊而不失其所乃壽之實也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烏可以數量論哉初非言精神魂魄物而不化猶有滯乎冥漠之間也於此須見得徹

心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

右三十三章 河上名辯德此章首言自知則智及之矣然後立志果而安命分乃至力行以極其所當止是以沒身不殆也此女禹之所以必朝徹見獨然後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是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通作泛 短六

泛無滯貌惟不麗於一物不離乎 十五
當處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是以左右逢其源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萬物之所以資始資生而不遺且不自有

其能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衣去聲覆冒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常靜而無朕迹之可見亦小之至矣萬物交往而莫窺其相量之限故恢恢焉而無形體之可即亦大之至矣此所以沈芳其可左右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我則小矣惟上聖與道爲一所以

大也

右三十四章 河上名任成此章謂成道之德者皆由於法道也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者體之而不違也道爲萬物母物來附德猶子歸母往者歸也然衆之歸苟存有我之心則害矣惟上聖虛已存誠利而不害故兩不相傷而其心安靜平和舒泰也莊子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

者爲能與人相將迎亦此意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樂音岳出去聲淡徒暫切謂不知執大象
而拘局於一曲之道者亦猶樂聲之佚耳
翏豢之悅口過客之留止雖亦可以聚人
於片時然終有時而窮則彼將捨之而去
矣莊子喻蘧廬止可以一宿是也若夫大
道則雖湛然無形聲臭味之可得然其用
則不可盡矣既盡也

右三十五章 河上名仁德此章明體道之効無窮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夫張極必歙與甚必奪理之必然所謂必固云者猶言物之將歙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歙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其機雖甚微隱而理實明著惟以清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

惟柔弱自居則無心於勝而理自然也此守復之說也若剛強則是已過盛矣衰必隨之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蓋抱道在已而退藏於密也利器者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有國者秉其機以制人者也非惟不可以示人蓋亦不可得而示於人也陰符所謂盜機是也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文定曰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托於深淵

雖彊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於淵然後
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
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右三十六章 河上名微明此章示消息盈虛者理之常而守柔弱者不入其機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寂然不動萬理畢具感之則應萬事不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

常體夫至道則不教而自化然久則必變

譬如嬰兒之發知又當定之以無欲無欲故靜乃道之全體也所謂無名之樸是矣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苟有欲樸之心則失其全體矣此乃盡性以至命大而能化者也夫如是乃謂之真靜故天下之物莫不感化而各全性命之正矣

十六

右三十七章河上名爲政此章明體道而能化復無忘於玄悟也自首至此凡三十七章爲上篇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後學 董思靖集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顧等云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於

上德為有閒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以者用也謂無用於為也下同上德者至德也無為而已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之事也以其尚滯於有為故未能全乎

至道此皆釋其所以為上德下德之分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專言之則可包四者此非指統體之仁而言故於上德為有差等然仁者靜雖為之而無用於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義者事之宜而有割截之意故次焉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實以忠信
為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曰為之則是徒
其文以彊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
末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尚文之極
故獨言之也切盖欲以無為自然之道化
斯民也此三者只言上而下者已不足言
矣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繼也○

溫公云仍引也字或作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既謂之德則有上下倫下之分乃不若道之徧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末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

道是也蓋德之名顯則道之名泯仁之名顯則德之名泯愈趨愈下而所尚亦愈偏矣莊子曰道隱小成信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徇文之極故其本質漓而末流則亂之所由生孔子所以欲從先進皆此意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用智者之事也謂役智以求明或臆度而屢中然終不能以周知適所以蔽其自然之明覺乃愚之始也孟子亦曰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蓋蔽於華藻則不能全大道之純素非愚而何

是以大丈夫

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流俗者謂之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短七

三

處去並上聲盡亦反其本矣○文定曰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故樂其有得於下而迷其上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自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哉

右三十八章 河上名論德此章明全德異混則仁四謂也

五常其有辨乎其無辨乎道則統體之全是也

其烏量之悉所充而得與諸時之名道德之用也

隨然之禮元智猶一春夏秋冬各之盛則其實之義也

義者則夏曰義曰秋曰智得其仁之則生義之仁則殺之

信故每季土旺一十八日猶此義也

有仁之義則生申有殺義之仁則殺

中有生如二月榆死八月麥生書曰類

也其於天下也亦然皇極經世書曰

三皇以道化天下五帝以德教天下三王以功勸天下五伯以力率天下

三皇同仁而異勸化五帝同禮而異率教

是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如

夏也老子與關尹相遇之時當

三皇之世如秋也五帝之世如春也三王之世如冬也

普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冬之交蓋欲以貞固之道化斯世而復於春乎或曰其序不同何耶曰經世有因有革故依順布之序此言名迹之流弊故全用革如化書云仁不足則義濟之火也義不足則禮伐之金也禮不足則信濟之木也信不足則智濟之土也智不足則伐水也伐火也智不足則居實處厚乃信之實又所以為之始然之則終終之始者歟○郭德元嘗問於朱文公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老子晚得禮中曲折蓋所得自是理會得他曾為柱下史於禮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以如此說如禮運中謀反若多事所以如此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也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夫一即道也自古固存故云昔也凡物各具而道未嘗異故曰一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以靈谷以盈萬物以生侯王以貞其各能致乎當然之分者皆一之所為也

短七

四

温公曰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

歷其月切顛仆也天之所以清明而職生覆地之所以寧止而職持載者得一也苟無以清寧則必有缺裂震發之變由失一也然一未嘗失故云將恐蓋致疑之辭也且一之為物無去無来奚得喪哉直炁數之或餘或縮莫能稱是一之所為耳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如晉惠帝元康中天裂數丈殷然有聲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蓋此類也乃至神所以

謂之神者以其靈而已而其所以靈則得一而已苟無以靈則是其靈已息矣歇息也谷無以盈則不能受而應亦有所窮矣故曰竭也萬物則資一以生失之則滅侯王無以貞則是失道不能以自安而國家不可保矣雖然一非無也特外邪客氣或有以蔽其正爾首言天者形之大也終言王者天地民物之主也惟王能全其一以為天下正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碧虛子曰會歸戒于王侯是也

短七

五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穀美也邪音耶○文定曰夫一果何物哉視之無形執之不得亦天下之至微此所謂賤且下也侯王以孤寡不穀自稱言得一以為之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碌音祿祿玉貌珞字當作硌音洛石貌數入聲速也謂不能牧讒以賤為本而欲速致貴高之譽者是數譽也如此則過情之譽

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是無譽也然亦復不欲如玉之貴而不能賤石之賤而不能貴也蓋惟不倚於一物則不可得而毀譽貴賤矣此苟非得一者孰能哉

右三十九章 河上名法本此章贊一之功用至大而終則告以毋執於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靜者道之所以動體弱而用實彊也言動不言靜言弱不言彊乃互文以見意而體用之義亦明矣謂復乎靜有以立其體

然後動之用所以行語其體之寂然無朕則弱矣而其用之遠而不禦亦彊矣此雖體用動靜周流無間然而動也必本乎靜用也必源乎體故元化之工則藏於冬乃所以蕃於春為學之道則精義入神乃所以為致用之本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又以生物之義證之謂凡物皆自氣化而形生乃生於有矣然原其始之所以生則道也而道初無形容聲臭之可即故曰

生於無也

右四十章 河上名去用此章明崇體以致用也或云道以靜為正故動則為與道相反矣若爾則是以道為專屬於靜矣殊不知動靜者氣也而道則宰制乎動靜而不囿乎動靜者也或云反常合宜乃道之動而應變此顯權也以弱自守乃道之常用此顯實也而有生於無則權實泯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道非形聲不可見聞惟上士所稟純靜見識超越故一聞無疑如空印空造次不違

中士之見可上可下故或信或疑下士則
智不足以明信不足以守莊子所謂高言
不止於衆人之心故大笑之也

故建言有之

謂古之立言者有曰下文皆勤行之狀也

短七

七

明道若昧

惟照了精微故遺形去智而含光不耀也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虛對切絲之不勻也高下俱融
與物無際然以俗觀之則若有節類而不

可取以為用也

進道若退

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為故若退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

大白若辱

忘色相者能納汙也

廣德若不足

廣而有所限量則非廣矣惟德至廣而不自以為足故能廣也

建德若偷

潛修密行立德而不自衒也玄綱論云功陰則能全亦此意也

質真若渝

渝羊朱切變也質真純素也惟文質兼備則不執於一故隨物變而內不失其真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

隅者角地也大方無畛域之可窮故無隅大器晚成

積之久者發必洪故大器則不速成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經云
無象之象故大象無形此雖超乎視聽之
表然而冥冥之晥無聲之和亦何嘗不昭
昭然於見聞之間哉是皆中士之所以若
存若亡而下士之所以大笑也此十二者
乃道之或隱或顯寓於事物者也而道之
大全則隱於無名焉
夫惟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成謂物賴之以成功也

右四十一章河上名同異此章言道之大全中下難知蓋道無形無名故不可以有為之功而致其極惟能沉潛涵泳則道自來居此道之所以善施與萬物而成其全之無私也是以古之學者為已而終至於成物者體此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宋文公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之奇二乃陰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其曰三生萬物者即奇耦合而萬物生也若直以一為太極則

不容復言道生一矣此與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形變之始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植物則背寒向煖而沖氣則運乎其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之以中和而充乎形質為神所乘之機

也○温公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為體以沖和為用○文簡曰陰陽氣偏及交會而氣和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偏焉而萬者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惡去聲○温公曰滿招損謙受益所以去甚泰就中和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彊平聲苟知損益之義如此則人之所以

設教亦宜皆以我沖和之義教之是知彊梁者妄之極而終至於不得其死尤當知警而不可從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父者本也且教乃師道然師則尊而不親父則尊而又親是以言無隱情如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即此意也今專曰父者教道主尊嚴也

右四十二章 何上名道化此章言道寓於陰陽而生萬物亦莫不以沖和為用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

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簡去聲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曰至堅馳騁猶運化役使之意道之妙物皆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夫道體無有化生衆形泰山秋毫待之成體故其入於物也初無間隔又道體圓攝無之與有並圓其中混然無間是則道在物中物在道中皆無間也人能體之則相得性融廓然無為而利益不窮矣○文定曰聖人惟能無為故役使衆彊出入羣有

短七

十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希罕也○王輔嗣曰至柔不可折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為之道而有益於物也夫孰能過此哉

右四十三章 河上名偏用此章贊虛柔無為之有益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身者神之舍豈不親乎名者實之賓其可尚乎況身一而已外物無窮苟棄身而徇名役一以求多愚莫甚焉蓋人能弘道故身者道之本也○文定曰若夫忘我則身

且不有況名與貨乎
得與亡孰病
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
二者孰病○文定曰不得則以亡為病既
得而病失又有甚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 短七 十一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皆甚愛之迷也
多藏必厚亡
無藏則無所亡○開元註甚愛名者必勞
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惟審於內外之分則知止知足而無得失
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有
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疏曾事斯語
右四十四章 河上名立戒此章明去偽全真則可久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敝毗祭切敗壞也體至道之大全而威德
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道備於已而有若無實若虛故積愈厚而

用愈不窮此無用而言下則略文也

大直若屈

惟量之大故直而不肆初無涯涘之可窺然於正已以矯物者觀之則若屈也

大巧若拙

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衆形而體則無為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離語默而萬理昭融超見聞而重玄了悟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動屬陽靜屬陰故躁勝寒靜勝熱然皆未免於一偏而有所對待若夫清靜者則御六炁之下乘天地之正動未嘗動靜未嘗靜而動靜一致矣故為天下正

右四十五章 短七

河上名洪德此章言體大道之全而為天下正或云苟成而不若缺盈而不若沖直而不若屈巧而不若拙辯而不若訥是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也惟泊然清靜則非成缺辯訥之所能定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為天下正而能成其大矣 十二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與卻同除去也糞治田疇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郊者二國相交之境也以内言之心君泰然則却返氣馬以培糞其本根反是則意馬馳於外境矣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究其根本原於縱欲○文定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

自起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適不足

右四十六章 河上名儉欲此章戒貪求之貽害實知足以為常也 短七 十二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反身而誠萬物皆備

○溫公曰得其宗本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温公曰迷本逐末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蓋清明在躬無為而已○温公曰至理不
且言也

右四十七章 河上名鑒遠此章言有
真知之明則可以超見
聞之域故無
為而化成
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矣
開元註云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取者取而化之也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之意○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彊損而未能無忘其損未為損也直須瞥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為之地故能無所不為而應用不窮施於天下綽綽然矣

右四十八章 河上名忘知此章言損有集虛其益無窮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惟聖人無我故其心不滯於一而物来順應矣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云舜之於象所以善信者至矣○人之有生同具此理聖人於人莫不皆以善信遇之此聖人之德量也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之善信未嘗渝此聖德之善信矣苟善善信信而絶其不善不信者則豈所謂常善救而不棄哉

十四

短七

聖人之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惴圖協切憂勤貌為去聲渾與混同胡本切天下之善惡信僞皆未知所定聖人則惴惴然為天下渾心蓋欲融化其異而混合其同故無善惡無信僞皆一以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吾皆以嬰孩遇之若保赤子此聖人之誠心也則彼亦將釋然而自化矣皆孩之意謂不生分別也

右四十九章河上名任德此章明虛心而應物均養以自然之德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其出入乘炁機耳故是炁之伸則萬物出於機而謂之生是炁之歸則萬物入於機而謂之死 短七 十五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十乃成數故舉為例蓋謂自生至壯乃炁之伸生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自

老至死乃烝之歸死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人之生也自壯及老之間乃動而入用之時亦十中居其三焉苟動失其正則用壯從妄皆動之死地矣經云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也夫何故者設問之辭也以其生生之厚者答之之辭也謂由其益生欲厚而不能忘我是以逐於妄而之死地耳蓋惟溺於貪生則必有死為之對而於不屬生死無所對待之一者反昧矣故經云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或

云妄念芸芸乃生生之甚也亦通苟能主靜以養虛明則動未嘗離靜而動靜兩忘乃善攝生者之所為也○文定云生死之徒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徒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者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

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兕音似山海經云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似野牛而一角蓋聞者譬辭不敢自道也夫反流全一攝念歸無乃善攝生者關尹所謂忘精神而超生是也如是則一亦不立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無自而入焉所以數不能拘患不能及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故曰至人無己與道同體

短七

十六

右五十章河上名貴生此章明善攝生者以至無為宗故能遠患害超生死也然為之說者不一如河上公韓非碧虛子葉夢得林東皆

以死地皆十曰一遺司
四眛矣者豈三賢周馬
支者若無以十為其邵
九自是由此又有二動
竅戕則況情杜廣成以
為自死是之特徒耳與
十賊之門消地而十十
三動徒生七辰死曺再
而動與辰生七辰死始
動惡會而蜀於生死者
靜之所以死地動為靜
蜀而以死地動為靜憩
於生死者皆十曰一皆
之生死者皆十曰一五
三人三生修枉焉其辛
卯之卯訣寅說蜀以趙
數起申以趙之生不殭
六數七甲氏人者免以
合如丁巳又全生趨速
十水壬子以以之死死
三生卯午五嗜徒者者
也於酉九行悠修亦十
餘申六乙生動寂十中
可申巳庚死作滅中有
例推此乃

合生死之數而為三則經文當云生死之徒十有三黃曰雖近水況註之多取數而此說然矣口成書豈必若是獨取於陰裏攝無實

成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雖近水況註之五行而獨舉乎其又有出棄生數而獨入於陰裏攝無實

心成數為果何謂舉乎其又有出棄生數而獨入於陰裏攝無實

十生三陽中六七之實以點為離虛似通而

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雖近水況註之則是取此說然矣口成書豈必若是獨取於陰裏攝無實

三陽中六七之實以點為離虛似通而

六火之數七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火之數七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之數而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數而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而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經文當云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雖近水況註之多取數而此說然矣口成書豈必若是獨取於陰裏攝無實

非經旨（短十）文定曰用物取精（十七）以自戕自滋養

者生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五知

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五知

又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五知

思地而知以知息知言而不知默知

地而知以知息知言而不知默知

徒與而忘源子趣於說亦所謂動但

徒與而忘源子趣於說亦所謂動但

明是動之而清亦子之若無別愚所

明是動之而清亦子之若無別愚所

用之為動之陽之死伸死地屈地為生

用之為動之陽之死伸死地屈地為生

生之為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雖近水況註之多取數而此說然矣口成書豈必若是獨取於陰裏攝無實

心成數為果何謂舉乎其又有出棄生數而獨入於陰裏攝無實

十生三陽中六七之實以點為離虛似通而

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雖近水況註之則是取此說然矣口成書豈必若是獨取於陰裏攝無實

三陽中六七之實以點為離虛似通而

六火之數七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火之數七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之數而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數而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而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為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三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則變成坎乾體矣其說至於

經文當云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雖近水況註之多取數而此說然矣口成書豈必若是獨取於陰裏攝無實

非經旨（短十）文定曰用物取精（十七）以自戕自滋養

者生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五知

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五知

又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五知

思地而知以知息知言而不知默知

地而知以知息知言而不知默知

徒與而忘源子趣於說亦所謂動但

徒與而忘源子趣於說亦所謂動但

明是動之而清亦子之若無別愚所

明是動之而清亦子之若無別愚所

用之為動之陽之死伸死地屈地為生

用之為動之陽之死伸死地屈地為生

也死地亦為生若之死無別愚所以

也死地亦為生若之死無別愚所以

況地屈地為亦子之若無別愚所以

況地屈地為亦子之若無別愚所以

乎也為生若之死無別愚所以

乎也為生若之死無別愚所以

天蓋生若之死無別愚所以

天蓋生若之死無別愚所以

鬼仙死之道不知默之死知

鬼仙死之道不知默之死知

道道之徒而以以獨之死知

道道之徒而以以獨之死知

貴貴徒而所以入獨之死知

貴貴徒而所以入獨之死知

終生而愚所以入獨之死知

終生而愚所以入獨之死知

故故別愚所以入獨之死知

故故別愚所以入獨之死知

已方入獨之死知

已方入獨之死知

退之悉陰也況乎地人道者心則可以生可以死故入用之氣中和況乎入至所謂不生不死之一則非數而數以之通不用而用以之成乃況乎數道此其所以周流乎三者之間而非用三而一不用之意能拘也歟猶經世書三用而一況道也故以元亨利貞之交為交以數其貞與元之間有無之極也是以以無數故無數則存乎爰核乎前輩

康節為得老子之肯信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為萬物母德乃道之在我者也在天地

為天地之德在聖人為聖人之德道則始之所以生生者德則牧養羣衆而不辭非其德則萬物不得遂其生故云畜也物者皆道德之所以形見者也執者萬物之理相因而成者也如是則烏得不知崇其本哉所以莫不尊道而貴德也夫受命於天則為天子受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卑賤之而道在萬物之先以制其命果孰能爵之乎惟予奪不屬他人故常自然而所以尊且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長上聲○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義則資始之謂生包涵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首言德畜之而此則皆歸於道蓋莫非道也首言道而終歸於玄德者苟不至德則至道不凝焉其實

短七

十八

一也

右五十一章 河上名養德此章言妙本應感生成之旨明萬物尊道貴德之由次美生育之功終贊忘功之德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而物各資始以生故謂之母原乎始既得其母則體斯立矣又當察其未嘗不在乎有物之中則凡資於道而生者莫非子也故反乎後以知其子則用不窮矣既知其子又不可迷本逐末

故告之以復守其母人惟體乎無為自然而純亦不已則萬物萬事亦各自得其所此外初無別法亦非有意於守也所謂應物者化莊躬者神如斯而已矣蓋道之體混然則萬殊之所以一本故得其母以知

短七

其子道之用無窮則一本之所以萬殊故

十九

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夫如是故能混本末精粗為一致而原始反終死生無惑矣故云沒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

身不救

易云兌說也蓋心意愛悅則染著也門者語根之門也曰塞曰閉則告學者守毋之行也謂慎言語節飲食閑情念葆神忘視聽以禮動靜以和此皆所以養形而養德也是以終身不勞而有成苟或反是則捨其內而專務於悅外故終身役役而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唯季切貽也惟道無形不可以目窺可

謂小矣不可以力得可謂柔矣察之精而不為物所蔽故曰明守之專而不為物所奪故曰彊學者潛心體察放下玩味則涵養之功得矣又見與守是用功處明與彊乃效驗處明者體也光者用也言靜存之體既立則動察之用必行猶明之光照物體不傷而用不窮然又須和其光而不耀寓其慧於無知則退藏於密而殃咎不能及矣如是之謂善傳襲真常之道也夫德念感則心愈下既到此地自無遺殃之患

此為學者語也

右五十二章 河上名歸元此章明返本還元之道或云始者炁也凡人受炁以生則炁為母而神炁專此亦入道之初機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短七 二十

大道坦然無從無適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所施設作為而已今欲介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是此心先有所倚著矣故惟如此施為是可畏也蓋前章既勉人以守母之行故此又戒人以有為之害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好去聲定觀經云背道求道愈道不慈蓋
好捷徑則終無可至之理
朝甚除
朝者國主所居之地甚除謂多用也而心
君之多思慮也亦然
田甚蕪倉甚虛
謂內無所儲也若以身而言則田三田也
倉則精氣所藏之地也如胃為太倉之類
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

非道也哉

厭多也此皆不務修內而反矜施其外是誨盜也夫豈大道之行也哉此傷嘆之辭也○温公曰服美不稱貪積不厭故曰盜誇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短七

二十一

右五十三章河上名益證此章言有知不足以明道好徑不足以行道及以未證為證未得為得皆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惟道範圍天地流行古今該上下而不拔

周萬化而不脫陰陽之相代故新之相易猶子孫相承而不窮也學者必先建中以立其本則實無所倚而不可拔抱一以專其守則實無所執而不可脫及德盛而利他則後覺之所宗乃至源深流長傳之後世愈久而愈親也」○温公曰不拔者深根固柢不可動摇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長久是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

真則不僞也餘則綽然裕如也長者無不及也豐者無不足也普者無不偏也蓋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然修之身此理也推之家國天下不外乎是而已○温公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觀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

當默契於語言之外○開元疏云以修身之法觀身實相本来清淨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迥契中道可謂契真矣

右五十四章 河上名修觀此章明修身以及物修之彌廣則所及彌遠致知格物不外乎此

二十二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德至德如嬰兒然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螫音適攫厥縛切搏音博虛舩觸舟雖愊不怒全天之人物無害者○碧虛曰毒蟲

蜂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類以爪
拏按曰據攫鳥鵰鸇類以羽距擊奪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
之至也
朘子垂切說文云赤子陰也○文定曰無
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
心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號戶毛切啼也嗌音益咽也嗄所嫁切聲
嘶也○文定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

嘎故知心不動則烝和也

知和曰常

曺曰和者生理之常知和則純粹靜一歷萬變而不失也

知常曰明

由明乃能見此常久自然之道亦必能常然後其道愈明故知常則明莫加焉

益生曰祥

刻意有為皆曰益生祥者妖也○達真子曰祥者非其常也○文定曰生不可益而

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是妄作也經云不知常妄作凶是也

心使炁曰彊

心動則不能專氣以致柔乃彊之始是失其赤子之心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已音以止也益生使炁皆失自然之道是徒速其衰老也苟知不合於道宜早已之

右五十五章 河上名玄符此章首以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粹混然所以物莫能窺故雖握雖號亦莫非出於自然也末則戒其纔有

絲毫作為之心則失其自然矣黃茂材云古本無嗌字而嗌不嗄莊子之文也後人增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至道之真語默不足以載惟親證者知之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義見四章及五十二章蓋內外交養默與道會而不異於人也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

此言有德者之為如此惟其周而不比執而圓機以應無窮故不住乎一境豈情計之所能及哉此夫子所以發猶龍之嘆也

右五十六章 河上名玄德此章謂悟道者忘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短七 二十四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文定云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惟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

正以用兵為奇夫天下神器不可為也是以體道者惟廓然無事雖無心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謂失無為之治而多忌禁則民將舉措失業而機械生若以身喻天下則心為君忝為民而拘小術鑿私智溺多岐縱六賊故不能無為也○文定云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困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

在上無為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上下相欺以智則民多權謀而上益眩而昏矣奇物奇怪異物也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自然之應而無為之成功也

右五十七章 河上名淳風此章明無為之治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叶音莫奔切寬裕無為之象夫有德者其於義分莫不截然明白而其量則寬洪故為政以德則不察察於齊民雖以俗觀之若不事於事然民實感自然之化乃所以為淳和之至治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惟不知修德以為為政之本而專尚才智乃欲以刑政齊民然民未可以遽齊苟務在於必齊則必有所傷故缺缺也此所謂

害生於恩禍福倚伏正猶是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謂禍福相因莫知其所止極也
其無正邪
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
正復為奇善復為祆民之迷也其日固久
惟世人迷於小察之近情而不知正道之
大全故不能安於至正而反為奇以為正
不能循於至善而反為祆以為善及其所
應既差又不知反求在我之所感而乃責

其彼之所應者此皆迷失正道日已久矣
亦猶為政不能以悶悶之德量察之而反
務於察察以為善與正殊不知若此則是
本欲全民而反致缺缺矣故下文舉聖德
以勸修也○開元註云衆生迷執正者復
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異故禍福倚伏
若無正耳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惟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迹
廉而不劌

劌居衛切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劌

直而不肆

大直若屈所以不肆肆布列也

光而不耀

復歸其明也是四者皆悶悶之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為而方廉直光之用自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劌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

右五十八章 河上名順化此章欲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以祛其近見之惑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共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後學　董思靖　集解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音色乃嗇省精神而有斂藏貞固之意學者久於其道則心廣氣充而有以達乎天德之全所謂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乃至與天地參矣蓋天人一理了無間然孟氏云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是也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重去聲再也○文公曰早復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早覺未損失而便嗇之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惟德可以勝物故已私盡克則其分量不可窮極矣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德量如此則可以兼容天下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民之附德猶子慕母蓋國之本在身身有其道則可長久若以身為國則母即雌一之根柢而性命之常雖生死不能變故曰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柢丁計切○御註曰與天地為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文定曰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以嗇事天則深根固柢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柢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蓋

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程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矣

右五十九章 河上名守道此章明用嗇之道治人則國祚延二

事天則壽長久 短八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普庚切煮也鮮音仙魚也謂不可撓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民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莅力至切臨也所感之機莫不由我是以聖人無為而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陰陽和而萬物理故鬼亦無所用其神非其鬼之不神其神不傷乎人非神不傷人以其聖人不傷於民所以鬼神莫不感其德化惟兩者交悅衆德交歸乃為至德之治矣列子之論聖治至於物無疵癘鬼無靈響亦此意也○文公曰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右六十章河上名居位此章明用道則德交歸

大國者下流

如江海必處衆流之下也○文定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短八

牝婢忍切釋畜母也牡音某畜父也大國以下及或下以取之下音暇自上而下也小國以下及或下而取之下如字上聲本

在物下也交謂交會而歸聚也牝者雌靜柔下之德牡者雄動彊高之屬靜以攝動柔之勝彊事物皆然則靜而下乃常勝之道故為衆之所歸即守雌為天下谿之義也以取者大國能下則終取小國而兼有之而取者小國能下則為大國所取悅而容受之終則大國之民皆樂歸之如西伯善養老而盡歸乎来之類○葉夢得曰取之為言得其所欲之謂也○黃曰大國下小國湯事葛也小國下大國句踐事吳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其所以為下者不過欲畜人事人耳初非計利而後然也故欲兩者各遂其理事之所安則大者宜能下使小者自歸之矣易於大有之後必繼之以謙者乃所以全其大也

右六十一章 河上名謙德此章明以德下人人交歸之清源子曰身則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所謂守雌抱一則是陽下煉陰化為純陽乃無為之妙也此亦一義

道者萬物之奧
奧於到切釋文云室之西南隅曰奧謂深邃如堂奧也蓋道體混然其大無外萬物莫不蘊於其中而資給焉其小無內亦莫不皆在萬物之中而不可見故西昇經云

短八

道深甚奧虛無之淵

四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人雖不善然亦莫不賴於道以有生故是所保也○溫公曰善人守而用之不善人亦依於有道以自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行去聲蓋人莫不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則道豈遠人哉故至美之言市人所可共知至尊之行人人皆所與能苟或有人朝為不義使夕聞大道則妄盡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是又安可棄哉惟善救之而已此不善人之所保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先悉薦切拱璧合拱之璧美玉之大者駟馬者四馬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朝聘有贄幣之禮謂將進駟馬則以拱璧為先導也雖天子三公以贄為貴拱璧駟馬以物為貴亦不若安然坐進此道之為貴也道

乃人之所固有則良貴也而三公拱璧是

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人當致勉於性分之所固有而於外物之儻來者何足貴哉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可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問所以貴此道之意蓋謂不求於外而求之在我則是求而有益於得也夫有志於道則無惡矣惟不假他求而自得故出乎禍福之外又烏有人災之所能及乎此所以為天下貴或曰求以得則善人之寶有罪可以免則不善人之所保也

右六十二章 河上名為道此章言道為天下之至貴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夫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大小之辨多少之分此怨之所由起也惟道

非形數而上聖與之為一為出於無為事出於無事而味乎無味故含太虛於方寸而不以纖芥私欲自累會萬有於一真而不為高下外境所遷是以物各付物事各付事而大小多少一以視之則愛惡妄除聖凡情盡亦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且使夫人之意也消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而化育之也然此則在常人之所最難惟切問近思漸而修之則亦可到其地矣下文乃修以求至之方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大道之在於起居食息之間而不遺可謂易矣及其至也惟聖人為獨能可謂難矣當思慮未發之中而漠然無朕可謂細矣而其充周也雖天地莫能窮其量可謂大矣故漸修而無一行之不謹及其德成則與聖人而同能謹微而無一毫之不盡至全乎道體則與天地而同量惟能慎於其始而毋忽於其終則難者可以成大者可

以全矣若以慾言之則人之慾亦莫不由小以成大及乎慾愈深而忘愈難苟能於起處照徹根原則當下寂然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學者圖嘗弘毅以立其志然最不可先存為大之心苟存是心則必有躐等自矜之患適所以障道是不能為乎無為事乎無事味乎無味矣惟聖人為能無我故其心常小所以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惟其粗而不精故言之不訒而行必不苟忽易之心生其於道必難至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生知安行固不待勉而後能然豈忽之乎哉蓋德量平等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謹無所不難故終無難濟之事也此又致勉乎學者不可有一毫忽易之心則為之勇守之固慎終如始故亦無難矣

右六十三章 河上名恩始此章明聖人得道之大全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脆此苟切脆嫩易斷貌謂嗜欲未堅也泮
冰釋貌此亦承上章之意謂存之於未萌
之時則渾乎自然矣故曰易持易謀察之
於始萌之際則不遠而復矣故曰易泮易
散未有乃無思無為之時也未亂乃方有
而未汨之時也為之治之於此時則無所
用力而功成矣然理由頓悟乘悟頓消行
非頓成漸修乃至故下文則養德之事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設諭之辭也謂當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行乎事物之內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遺於細微不忽於卑近修城縝密養以悠久則庶乎小者可以大下者可以高而遠者可以到矣然於此苟有一毫謀利計功之心先入則於道反為無補故下又歷陳之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矣

幾平聲蓋天理精微智力之私無與焉故用意者有為少懈者敗事惟守之以自然則真積力久而德自成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左八

夫道無欲也所謂欲者求其在我而已不欲外物之為貴也無為真學也不以博溺心之為學也但反其衆人情欲之過以復其初耳蓋此道初非外求而聖人亦不能

為物作則也且夫萬物莫不有箇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長之為也

右六十四章河上名守微此章贊聖人無為之學以治有為有執之失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不先天以開人反朴之謂愚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

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
為楷模法式矣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
矣然後乃至大順

短八

人能知此其德可謂玄矣雖以小智近情
察之若相反然然反於物乃順於道則其
為順也大矣

九

右六十五章 河上名淳德此章明用智啓姦之惑示玄德大順之規此老子逆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善下言下之下音賢樂音洛○御註曰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蓋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戴之也懽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則無思不服故不厭也○聖人隨時趨變以道豈計利哉亦德

之謙而已矣德下一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楊雄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故天下樂推戴而無厭斁之心此天道不爭之德也

右六十六章 河上名後已此章明善下不爭之德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音扶若有所肖似則亦同於一物何足以為大○両塘鄭俠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

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

短八

仁者必有勇也

儉故能廣

守約而施博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長上聲後其身而身先故卒為有物之長

乾之出庶物亦必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三寶皆與世俗不肖似乃所以為大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捨其本而徇其末則易以窮故剛彊夸大好進者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慈者生道之所以流行乃仁之用也故為三寶之首稱以慈御物物亦愛之如慕

父母雖為之効死不辭是以戰則勝守則
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也苟或人有所
不及天亦將以慈而救衛之蓋出乎爾反
乎爾而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文簡
曰去邠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善為士者不武

不尚力也

善戰者不怒

不得已而戰非出於人欲之私

右六十七章 短八 河上名三寶此章明道體至大而用以慈 十二

善勝敵者不爭

惟無爭之心故能勝彼之爭貪先動者必敗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德之謙下則人樂與吾爲用蓋心誠而願服其勞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惟其不爭而爲下則去尊與故循天之理乃與天同德○溫公曰德與天合自生民

以来無以加也

右六十八章河上名配天此章摠四善以表合天之德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行上如字下戸剛切○文定曰造事曰主應敵曰客進者有意於爭退者無意於爭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故難進而易退雖在軍旅之間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亦安有用兵之咎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幾平聲喪去聲失也抗舉也○文定曰既以慈為寶故輕敵敵則輕戰輕戰則殺人是喪其所慈矣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愍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短八

十二

右六十九章河上名玄用此章假用兵以明道而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鋩盡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性本固有人所同然指此示人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苟差之一毫則謬以千里以其非計度之所能明故用意者過之忘懷者不及所以莫能知以其非步驟之所能至故邀近功者好捷徑力不足者廢半塗所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言者道之詮事者道之迹不言之教事於無事乃其宗與君乎此沉言滯迹者之所

以莫能知莫能行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文定曰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温公曰道大故知之者鮮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懷〇清源子曰被褐則和光同塵懷玉則抱道蘊德

文簡曰褐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之所共也玉者至貴之貨我所獨有也知我者希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以自異也故其聖而不可知之妙亦何嘗不顯諸日用共由之間蓋以期乎人之皆能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也

右七十章河上名知難此章明道至易知易行而忽之則至難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矣

惟其真知則與道為一故不滯於知此德之上也若夫不到真知之地而自已謂之

知則必以文滅質以搏溺心欲彊知之乃
德之病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
夫惟知其病之為病是以不落於病也聖
人則生而知之本自不病不待病其病然
後至不病之地所謂以其病病者乃以其
病病之藥示乎學者使之病其彊知之病
而了悟真知以遣其病則藥病齊祛能所
俱泯始知從來元自不病則與聖人同矣

右七十一章河上名知病此章謂真知則契理執迷則成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夫人自有至大至剛者充塞乎天地實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惟人梏於形器之私溺於衆妄之迷畏生死憚得喪於是萬物之威雜然乘之故終身惴惴有是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勇往直前力行不顧則此大威燁然見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

厭

狹胡夾切隘也厭於艷切棄也無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諸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

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
慕之心所以體無非彊無而無非頑也長
生非貪生而生非礙也夫如是則生與道
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
取此

見賢遍切顯也去上聲自知則返照無畏
而不狹其居自愛則絕外嗜欲而不厭其
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　自見
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　見忘

愛之之心也○文定曰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蓋恐人之有厭有慕也此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是以去彼自見自貴者而取此自知自愛者然聖人動靜皆天理無去取此開教引凡之說也

右七十二章 河上名愛己此章祛妄惑以全真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惡去聲剛彊者死之徒勇於此則殺也害

也柔弱者生之理勇於此則活也利也此乃必然之定理也或有時而返常故云或利或害然殭梁者殺之徒實為天之所惡也今偶然而未受其禍孰能知其故哉是以聖人猶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是也雖然要其終而盡其繼久則未始少失故下文歷陳之○溫公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溫公曰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其於福善禍淫之應
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来
神之格思本無向背如暑往則寒来 夫豈
待召而後至哉 狂八 十六
坦然而善謀
御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蓋要終盡變然後知其雖廣大而微細不

遺也失或作漏

右七十三章 河上名仟為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以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文定曰致煩刑重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苟民安於政則常樂生畏死或有詭異亂羣者吾然後執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文定曰司殺者天也理也方世之治而詭奇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因而殺之則是天殺之非我也否則是代司殺者殺矣夫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程伊川謂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着有類乎是

右七十四章 河上名制惑此章謂君無為則民知自勸之方○右史張耒曰夫物不患無殺之者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

有所不及者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御註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僞滋起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為矣○文定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雖死而求利不厭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温公曰外其身而身存也

右七十五章 河上名貪損此章或有為之弊惟忘其生則可以全生也王弼註謂此章疑非老子所作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文定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彊之病至理存焉則事無堅彊之累矣

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居下柔弱處上

共如字謂人共伐之也列子云兵彊則滅

木彊則折是矣夫物之精者常在上而粗者常在下其精必柔其粗必彊理勢然也而天下亦未有剛彊而能居人上者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是也○達真子曰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彊也木之彊大則人必共伐之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彊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右七十六章 河上名戒彊此章言用柔弱可以保沖和之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無私常適乎中故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發是亦斂之於己而後施之於物者也以平正為主調和為常故與天道同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蓋出於自然故無私而均人則反是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蓋出於倭然故多私而不均○

開元註引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為損
二卦之義亦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乎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邪

惟有道者為能為天之所為亦不恃其為
不居其功若使為而恃功而居則賢見於
世矣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右七十七章 河上名天道此章明道之用中正而無私惟觀天之道知之而聖人則與之同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

以其善下柔弱之性不易故不失已而能勝物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觀水可喻則事近而理明豈難知哉惟信道不篤所以莫能行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溫公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

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若反於俗蓋反於小智之近情乃合於大道之至正

右七十八章 河上名任信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為物所歸也

和之然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夫怨生於妄覺妄即真怨亦何有今不治其本而欲和其末則外雖和而內未忘是有餘怨也豈足為善哉若徹見根本則真妄寂然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夫契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聖人與人
均有是性人惟執妄馳騁於爭奪之場故
惑於大慈而迷其本曾不知真性之無妄
也是以聖人惟抱此本然之正性雖不求
悟於人而人感其化及乎妄盡慈釋亦莫
不廓然自得以還其固有之善而合於正
矣亦如右契之合左豈待責之乎哉左契
若猶言性之先覺也○清源子曰古者結
繩而治破木以為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

契来則合所以取信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者不言而信乃無為而民自化猶執
契也徹者通也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
之故汲汲於和慫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清源子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
之○黃曰然為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
求於天惟任其自至而已

右七十九章 河上名任契此章明息
妄在於復性皆無為之

治也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人稀務簡君無事於尚賢而民各安其性
分之天使有林器堪為什夫伯夫之長者
亦不求用於世矣蓋當文勝俗弊之時人
好自用而夸大於外故舉此以諭太古之
治而勸之以務內之學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遂性無求故安土而不遷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

民復結繩而用之
不競利不紛爭故復結繩可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內足而外無所慕也惟樂於內則無入而
不自得故雖跼蹐陋陋亦自以為甘美安
樂蓋其樂以道不以物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
往來
望音亡與冠蓋相望義同惟無欲無求故
如此

右八十章河上名獨立此章明安性分則無所企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為實而合道故不必美美則為觀以悅人故未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文定曰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

一以貫之何事於博博者不知

溺於博者未必知道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
多
為于偽切助也聖人當體即一一亦不立
何積之有蓋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
素無私而已故施其德以為人而我未嘗
費推其道以與人而一無盡也○曺曰體
虛而善應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文定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

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為徒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

右八十一章 河上名顯質自三十八章至此凡四十四章為下篇此經二篇通明道德之旨首立何道可名為設教之宗元次標上德下德述因時之說朴此章寄信美以彰言教論善辯以戒修行述知博以示迷悟陳無積以教士遣假有多以暢法性合天道以論聖人欲使學者造精微於理性之中忘筌蹄於言象之表故能悟教而忘教以是終焉此蓋敘述者之大旨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終

六爻重而大易之全體微三傳作而春秋之初意泯河上公分章定句而老子混成之道散夫道不可言聖人欲發人之覆使知天地之大全無言而不可得也是經詣道之大逢學者即比而求自知歸矣迨河

上公諸人參錯已見註脚紛然或者始有多歧亡羊之嘆圭山之集註豈非欲覽冥途於晦蝕之中方執塗人之見而問吾故廬者耶使其由是而之可直參老子混成之旨矣余嘉其用志勤立言正而贊一註

脚云實祐丁丑蒲節天台謝臯跋

昔孔子無常師故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皆嘗問焉然觀其語南宮敬叔獨以禮樂之原道德之歸屬之老聃則聃豈萇弘而下所可比耶其所以責原壤者以學老氏而差於老氏固無貶也雖然孔子以實有為理老子以虛無為道孔子以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為生生之本老子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其數亦異孔子欲人知道之無物不有無處不在無時不然

老子欲人求是道於天地萬物之始蓋道一也而隨人所指有不同數一也在人所用有不同其不同者固不可以强同也至其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以治心載營魄抱一綿綿若存以治身以重為輕根以靜為動根不矜不伐不爭以應物無為無欲去泰去甚以治國家天下雖聖人不能違也是以谷神玄牝程子取焉養氣之說朱子取焉吾黨其可輕議之哉圭山董道士所註老子道德經集古今諸家之善以發明

宗旨雖修煉家自附於老子者本末先後亦有辨焉其用工深而有助於老子之教多矣覽者毋忽寶祐丁巳年夏前恩平假守黃必昌京甫序

共

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集註序

浩明皇撰

昔在元聖强著玄言權輿眞宗啓迪來裔遺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指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絶筆是詢於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鐵疾

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諫臣自聖幸非此流懸帝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言勿為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左仙公葛玄撰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氣於十方抱道德之至純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禀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甚

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
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
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
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
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衆太

極高上遥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
眞則衆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體洽
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
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涔之不辱飾之不
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

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焉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茅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詔命諸王公大臣州牧二千石朝直衆官皆令誦之有所不解數句天下莫能通者聞侍郎談"上公誦老子乃遣詔使齎所不"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文帝即駕從詣之帝曰善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
也予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
朕足使人富貴貧賤須臾河上公即掬掌坐
躍冉冉在虛空之中如雲之升去地百餘丈
而上玄虛良久俛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
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
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
禮謝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才不任大憂於
不堪雖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闇昧多所
不了惟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則幽夕覩太

陽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余註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經言畢失公所在論者以為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盡通其義而精思遐感仰徹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純信故示神變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眞時人因號曰河上公焉

老子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焉周師到無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八王

午去周西度關關令尹喜宿命合道預見
紫雲西邁知有道人當度仍齋潔燒香想見
道眞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子度關也
喜見老子迎設禮稱弟子老子曰汝應爲此
宛利天下棄賢世傳弘大道子神仙者矣以

二十八日中授太上道德經義洞虛無大無
不包細無不入聖王不能盡通其義昔漢孝
文皇帝好老子大道從容無爲之堂歎凡聖
無能解此玄奥精思遠感上徹太上道君遣
神人下授文帝希微之旨道人即信誓得授

至人比字校定外儒所雜傳多誤今當尒校
此正之使與玄洞相應十方諸天人神仙天
地鬼神所宗奉文同無一異矣吾已於諸天
神仙大王校定受傳天人至士賢儒當宗極
正眞弘道大度何可不精得聖人本文苟乎

吾所以有言此欲正玄妙於天地人耳今說
至矣明矣夫學仙者必能弘幽賾也道士鄭
思遠曰余家師葛仙公受太極眞人徐來勒
道德經上下二卷仙公曩者所好如親見眞
人教以口訣云此文道之祖宗也誦詠萬遍

夷心註玄者皆必昇仙尤尊是書日夕朝拜朝拜願念具如靈寶法矣學仙君子宜弘之焉仙公常秘此言無應仙之相好者不傳也

王雱撰

昔老子當道術之變故著書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爲學蔽於前世之緒餘亂於諸子之異論智不足以明眞僞乃或以聖人之經與楊墨之書比雖有讀者而燭理不深乃復高言矯世去理彌遠今世傳註釋王弼張說兩家經文殊舛互有得失害於理意

不一今輒參對定於至當而以所聞白爲之解聖人之言既爲難盡而又知之所及辭有不勝覽者以意逆志則吾之所發亦過半矣

書成於慶寧三年七月十二日竊嘗論曰聖人雖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後越宇宙而同時居之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說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識其言故以言同者爲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爲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

知其子誠知是則推五行之殊觀四時之變視形度志以參萬物則聖雖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歲也聖人時也自堯舜至於孔子禮章樂明寓之以形名度數而精神之運炳然乎於制作之間定尊卑別賢否以臨天下事詳物衆可謂盛矣蓋於時有之則夏是也夏反而爲秋秋則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辨物爲德以復性爲常其志靜其事簡夫秋豈期於反夏乎蓋將以成歲而生物也於是時也動植之死者過半然豈天命之至

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蓋非歲之終也則又有至者焉故四時之變於吾有之則幼壯老死是也傳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謂乎嗚呼學道而不期於死之說則亦何以學為哉朝聞道夕死可矣則所謂道者貴乎可以生死也誠知道德之誠而遡其所歸則死生之說盡矣故余盡心焉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一

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道經

雱曰道者萬物之所道在體爲體在用爲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者是也故雖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雖在一曲而異乎諸子百家者不失理而當於時而已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

河曰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河曰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以無爲養

神無一爭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雱曰可道之道適時而爲時徙不留道亦應變蓋造化密未嘗暫止昔之所是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爲道根指蘧廬爲聖宅老氏方將祛其弊而開以至理故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

名可名

河曰謂富貴尊榮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明皇曰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

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故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也○河曰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當如孺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弼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其不可道不可名也○雰曰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壞隨之其可常乎唯體此不常乃眞常也

無名天地之始

河曰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本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

明皇曰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既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河曰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柔剛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

大成就如母之養子○弼曰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雱曰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爲先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且天地雖大

而受命成形未離有無而此乃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姑盡性而已

常無欲以觀其妙

河曰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弼曰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徼

明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

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徼矣○河曰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弼曰徼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雱曰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於佛氏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安得爲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眞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

有以觀者但見其徼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嘗維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明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眞有有即實無耳言徼則知妙之爲奥言妙則知徼之爲粗比法言之體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明皇曰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河曰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

亡身也

同謂之玄

明皇曰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河曰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雱曰有無本一未有二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既得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

玄之又玄

河曰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濁辱則生貪淫也

衆妙之門

明皇曰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而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出故云衆妙之門○河曰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户也○弼曰兩者始與母也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

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其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門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雱曰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河曰自揚已美便顯彰也
斯惡已
河曰有麤玉也
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已
河曰有功名也
明皇曰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
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已之所美爲美所
善爲善美善無主但是妄情皆由封執有

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河曰人所爭也零曰道本無物而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而由樂著所以惡夫美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嘗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愚不足與此故所謂美善常惡

與不善也
故有無之相生
河曰見有而爲無也
難易之相成
河曰見難而爲易也
長短之相形
河曰見短而爲長也
高下之相傾
河曰見高而爲下也
聲音之相和

河曰上唱下必和也

前後之相隨

明皇曰六者相違遽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河曰上行下必隨也○弼曰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偏舉也此六者皆陳自然而不可偏舉之明數也○雱曰離道而我我則有彼彼我既分編類爲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

不齊而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末流自生分別執一廢百以妄爲常故耳此篇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篇有序可以理推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　十二

河曰以道治也○弼曰自然已足爲則敗也

行不言之教

明皇曰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

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
河曰以身帥道之也
雰曰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雖事而未
嘗涉爲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意
故事以之齊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
言爲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復樸也
夫唯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
能求彼六對者惡能擾之哉
萬物作而不辭
明皇曰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

於聖人○河曰各自動也不辭謝而逆止
霧曰萬物並作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
以吾心空然無所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
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焉能不辭哉
生而不有
河曰元氣生萬物而不有
爲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弼曰智
慧自備爲則僞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令萬物各遂其生不爲已有各得所爲而不須恃如此則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河曰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弼曰因物而明功自彼成故不居也○雱曰有則居居則遷矣

夫唯不居

河曰夫唯功成不居其位

是以不去

明皇曰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河曰福

德常在不去其身也上六句有高下長短若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弼曰使功在已則功不可久也○零曰形名而降莫不代謝唯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爲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絶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

河曰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爲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禄不尊之以官

使民不爭

明皇曰尚賢則有迹徇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河曰不爭功名反自然也○雱曰賢者出衆之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

不貴難得之貨

河曰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爲盜明皇曰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河曰上化清靜下無貪人○雱曰民衣食足而性定矣安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爲盜蓋民之生皆由安生分別此篇務

在齊物使民復性
不見可欲
河曰放鄭聲遠佞人
使心不亂
明皇曰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
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河曰不邪
淫○弼曰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
隆之稱也唯能是任尚之曷為而唯用是
施貴之曷為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
競效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睹

齋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
也○雱曰昧者妄見可欲所以心爲之隳
亂唯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眞實故萬態一
視而無取舍之心若然則心貧常衷物豈
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

是以聖人之治也

河曰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

虛其心

明皇曰心不爲可欲則亂則虛矣○河曰
除嗜慾去亂煩○雱曰心虛則無所分別

此中不尚賢之義

實其腹

明皇曰道德内充則無矜徇亦如屠兒饜而止不生貪求○河曰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弼曰心懷智而腹懷食虚有智而實無知也○雱曰腹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之義

弱其志

明皇曰心虚則志弱○河曰知柔謙讓不處權也○雱曰志强則夸企而勝志弱則

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

強其骨

明皇曰腹實則骨強○河曰愛精重施體滿骨堅○弼曰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雾曰骨強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

此又申不貴貨之義

常使民無知無欲

明皇曰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也○河曰反朴守淳○弼曰守其眞也○雾曰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

定矣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知自
不貴貨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明皇曰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之者令
不敢為也○河曰思慮深不輕言○弼曰
知者謂知為○雱曰智足以亂衆者禁而
止之
為無為
河曰不造作動因循
則無不治矣

明皇曰於爲無爲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河曰德化厚百姓安○雱曰爲無爲非無爲也爲在於無爲而已期於復性故也竊嘗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者故君子則志强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

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强則多知骨弱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趨不同而其爲徇外傷本一也惟至人不然弱其志非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爲無所求而道自足也强其骨非以自立而爲賢將以勝利欲

而尊德性也夫然後名不能移利不能溺而性常定矣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

河曰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或不盈

明皇曰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河曰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雰曰道充塞無外贍足萬物而未嘗有故

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沖沖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爲體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沖

淵兮似萬物之宗

明皇曰泉深靜也道常生物而不盈滿妙本泉兮深靜故似爲萬物宗主○河曰道淵深不可之也似爲萬物之宗祖○雱曰道生萬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觀之則似爲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它求當挫銳

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

挫其銳

河曰銳挫也人欲銳精進取功名當挫正之法道不自見○雰曰銳挫則渾然矣銳尖之形是也

解其紛

明皇曰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須則爾結矣○河曰紛結恨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雰曰不與物講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

和其光

河曰言雖有獨見之明當如闇昧不當以曜亂人也○雱曰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不著

同其塵

明皇曰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也○河曰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雱曰道乃性之常得性之常奚足珍尚故至人有道

而不自異於塵

湛兮似或存

明皇曰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離故湛兮似有所存○河曰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而不亡○雱曰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

吾不知誰之子

河曰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雱曰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

而廉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
象帝之先
明皇曰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
無父道者似在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
象似也○河曰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
乃先天地生也○弼曰執一家之量者不
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
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
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
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能于道

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追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爲無窮亦已抑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繁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乎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污其體同塵而不渝其冥其然乎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僔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雱曰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

爲帝王矣而道更在其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

河曰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

以萬物爲芻狗

明皇曰天地生萬物人最爲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河曰天地任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無施有恩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眞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

存則不足以備哉天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無爲然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已猶未足任也○零曰芻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禮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則棄而捐之等於糞壤其隆禮致敬之時非不以至誠也然而束芻爲狗耳實何足禮敬乎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爲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爲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

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反要其終則糞壤同歸而已豈留情乎

聖人不仁

河曰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雱曰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謂之仁彼人貌而天者仁何足以名之

（摩一）（二十一）

以百姓爲芻狗

明皇曰不仁者不爲仁恩也芻狗者結芻爲狗也犬以守禦則有敝蓋之恩今芻狗

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豈氣愛乎○河曰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弼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雱曰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

天地之間
河曰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臟則神明居之也
其猶橐籥乎
明皇曰橐者鞴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而無心故也○河曰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氣○雱曰橐籥虛以應物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

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明皇曰橐籥虛之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河曰言空虛無有用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弼曰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

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雱曰虛其體也動其用也

多言數窮

河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雱曰非應而言則窮矣舉言則為

可知此聖人之事言而不為者也

不如守中

明皇曰多言而不訓故數被窮屈兼愛則難徧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河曰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

希言○弼曰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齊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雱曰守中所以應萬變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

明皇曰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

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爲喻說○河曰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雱曰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我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敝故但稱不死是謂玄牝

明皇曰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

方深妙不窮能毋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河曰言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藏清微爲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爲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曰爲牝也○雱曰谷神受命而玄牝賦以自爲陰陽以

成天地然本一物也由其受命故曰谷神
由其賦形故曰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明皇曰深妙虛牝能毋萬物萬物由出是
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禀爲根本矣○河

曰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
氣所從往來○雱曰玄牝體陰而一體之
中又自有陰陽稱門者異於它也萬物由
此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
綿綿若存

河曰鼻口呼吸喘息當綿綿微妙若可存
復若無有○雰曰綿綿引而不絶之謂神
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
用之不勤
明皇曰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
用無心故不勤勞矣○河曰用氣當寬舒
不當急疾勤勞也○弼曰谷神谷中央無
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
不衰谷以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
而不可得名故謂之天地之根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雰曰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明　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明皇曰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河曰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河曰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

不求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弼曰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故能長生

明皇曰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河曰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

雱曰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唯無以生爲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

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然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眞也

定以聖人後其身

河曰先人而後已也

而身先

河曰天下敬之先以爲長○雱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其體天道而不爭乃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已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

外其身
河曰薄已而厚人也
而身存
明皇曰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
志淡泊故身存○河曰百姓愛之如父母
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雰曰有我
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唯超然自喪不有
吾身者物莫能傾之
非以其無私邪
河曰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

正無私所致乎

故能成其私

明皇曰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其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河曰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己自厚故能成其私也○弼曰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雱曰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為之則私孰甚焉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明皇曰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河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雱曰水者五行之首方出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矣上善若水物理自然

水善利萬物

河曰水在天爲霧露在地爲泉源也

而不爭處衆人所惡

河曰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
弼曰人惡卑也○雱曰處一本作居
故幾於道矣
明皇曰幾近○河曰水性幾與道同○弼
曰道無水有故曰幾○雱曰人有心心爲
火火騰上而明故好爭唯忘心體道者能
利物而無心勝物也
居善地
明皇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
地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河曰

水性善喜於地在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以於地動而下人也○雱曰趣下而流

心善淵

明皇曰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停矣○河曰水深空虛淵深清明○雱曰深靜而乎

內明外晦

與善仁

明皇曰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矣○河曰萬物得水以生與虛而不與盈也

六曰善信
明皇曰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河曰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雱曰萬逝必東

六曰善治
明皇曰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羣物令其清靜矣○河曰無有不洗清且平也○雱曰任理而不任情積柔弱而勝重大事善能
明皇曰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性方圓隨

器不滯於物○河曰能方能圓曲直隨形
雰曰唯變所適故無不能也
動善時
明皇曰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
泮冬凝矣○河曰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
失天時○雰曰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
物動亦不失時
夫惟不爭
河曰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
故無尤矣

明皇曰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雍止決流既不違近於物故無過尤之地○河曰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弼曰言水皆應於此道也○雱曰水體一而物莫能易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爲德則不能成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明皇曰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爲累悔

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河曰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弼曰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雱曰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明皇曰揣度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驕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河曰揣治也先揣

之後必棄捐○弼曰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勢必摧衂故不可長保也○雱曰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揣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至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所應不窮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明皇曰此明盈難久持也○河曰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弼曰不若其已○雱曰實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久乎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明皇曰比明銳不可揣也憍猶心生故咎非他與○河曰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弼曰不可長保也雱曰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筭乎四者皆以已有物與爲驕者同累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明皇曰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河曰言人

所爲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弼曰四時更運功成則移○雱曰寒暑相推物極則返陰陽代運天道回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認以爲已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唯至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

然則豈持盈以爲慎揣銳以爲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河曰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穀傷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德壽延年也○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

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當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者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爲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將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日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抱一能無離乎

明皇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魄則爲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能無離身乎○河曰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正平入爲心出爲行布施爲德總名爲一一之爲言志一無二也○鄧曰載猶處也營魄人

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眞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雰曰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

易己故喪精失靈沉爲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爲之配也魄陰故營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爲精人之初生因精集

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驟
散其名曰罔兩罔者神不明兩者精不一
也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蓋精神
水火之象火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廓然
無體不可致工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
火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
然後心强氣順不爲物使靜則體道作則
契理妙而極之則與神爲一更絶四名矣
此學者之至要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
在外當由心得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明皇曰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乎○河曰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神不去也○弼曰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雱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全神全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氣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

帥也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與帥懦而衆恃則帥必亡焉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唯氣所爲沈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全神全則氣柔氣柔則眞全所以

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摶其權之謂
滌除玄覽
河曰當洗其心使潔清也心居玄冥之處
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無疵乎
明皇曰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
使令清靜能無疵病乎○河曰不淫邪也
爾曰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
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則終與
玄同也○雾曰能專氣則性定性定則智

明智明則可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理矣
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為至妙儻視一
疵則非識理也

愛民治國

河曰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
國安

能無為乎

明皇曰愛養萬人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
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脩身身脩則德全
故可為君矣○河曰治身者呼吸精氣無

今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弼曰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絶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又辟而國治也○雱曰如上說爲已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人也老子之言專於復性有爲則非所以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爲此道之至也

天門開闔

河曰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兩

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

能爲雌乎

明皇曰天門歷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守雌靜則可以永終天

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河曰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弼曰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

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唱因而不爲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雰曰至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莊子所謂有物采之者老子於四時當秋其德主金靜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至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者

明白四達

河曰言道明白如日月四達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

於十方煥煥煌煌也

能無知乎

明皇曰人君能爲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曰能無知乎○河曰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弼曰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爲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爲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雱曰理無足知知以應物既知至理則自當無知唯能無知故無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

妙何足謂知也竊嘗論之聖智下愚本無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眞聖人之知也

生之畜之

河曰道生萬物而畜養之○弼曰不塞其原也不禁其性也○雰曰道備如上則造化在我可以生畜萬物矣

生而不有

河曰道生萬物無所取有○雰曰道生萬

物物之與道常爲一體誰有之者

爲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雱曰不得已而爲爲於已然之時雖有爲之之功而超然自喪豈復矜恃哉

長而不宰

河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器用○雱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爲矣雖在物上如標枝然豈有分割之功乎

是謂玄德

明皇曰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爲有修爲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爲主宰人若能如此者是謂深玄之德矣○河曰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如道也○弼曰不塞其源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爲之情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又知其主出乎幽冥○雱曰玄爲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聞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爲此篇之義主

於無爲故雖爲長而德猶稱玄也此篇自爲士以至於體神入聖脩身之序盡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

河曰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藏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衆弱共扶強

當其無有車之用

明皇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

者明造車共一轂者因言少總衆夫輻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輻廂之有皆爲棄物矣○河曰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輪得轉行轂中空虛人得載其上也○弼曰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雱曰共一本作用

埏埴以爲器

河曰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

明皇曰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之器○河曰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鑿戶牖以爲室

河曰謂作屋室

當其無有室之用

明皇曰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河曰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也○零曰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

皆以無有爲用
故有之以爲利
河曰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
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
無之以爲用
明皇曰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體用有以
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
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
用無以明妙無之利有爾○河曰言虛空
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

道者空也○弼曰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雱曰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夫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

窮者也故但爲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眞無非有非無乃眞妙有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河曰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也

五音令人耳聾

河曰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不能聽無聲之聲

五味令人口爽

明皇曰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嗛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

河曰爽亡也人嗜五味於口則口亡言失於道味也○雱曰人生而靜目物有遷耳自本自希夷而聲色在前眞從妄喪口之

於味亦復如此故昧於聲聲色色味味之妙者聲色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明皇曰馳騁代務執著有爲如彼田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鬪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病○河曰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弼曰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失耳目心口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雱曰是於內則得逐於外則惑故

馳騁田獵血氣俱作心爲發狂明逐物失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明皇曰性分所無求亦不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河曰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厭足則傷身辱也○弼曰難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雱曰難得之貨非適於養已而愚者妄以爲美因毀行以求之唯明乎天下之良貴與夫有萬之富則外物莫能

傷矣
是以聖人爲腹
河曰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
不爲目
河曰目不妄視妄視泄情於外
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目
河曰去彼目之妄視取此腹之養性○弼
曰爲腹者以物養已爲目者以目役已故
聖人不爲目也○雱曰腹無所不容目觸

類分別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明皇曰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皆驚也○河曰身寵亦驚身辱亦驚○雱曰心榮於見寵則辱孰甚焉

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身為患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合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

即身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此也此上兩句正標○河曰貴寵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皆驚○雱曰有貴而累其心則其患大矣如人有身動輒自累何謂寵辱

河曰問何爲寵何爲辱寵者尊榮辱者恥辱及身還自問者以曉人也○雱曰一本此有若驚二字非也若曰寵乃世之所榮何以爲辱乎設問以發下文

寵爲下

明皇曰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憍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河曰辱為下賤○零曰受寵於人則為下之道趙孟能賤之者寵於人者也凡生莫不有貪君足以高天下莫不有貪宰足以制萬物而愚者失其良貴逐物求榮與奪之權在人之乎而吾之憂喜繫於得失豈不早迷惑乎驚生於有愛而畏奪故有寵之累如驚也彼三仕三已而無喜愠之色者固驚乎謂誰受

寵而不自榮則居寵而非辱矣辛冒對文得之若驚

河曰得寵榮驚者處高位如臨危也貴不敢驕不敢奢

失之若驚

河曰失者失寵處辱也驚者恐禍重來也是謂寵辱若驚

明皇曰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惑滯雖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得辱而驚則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藏

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弼曰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
也為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
下也○雱曰為其得失之際有若驚之心
是以辱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明皇曰恐人不曉即身是患來故問之○
河曰復還自門何故畏人若身○弼曰大
患榮寵之屬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
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

大患若身也○雱曰貴者在物之上而有國家有之而不能忘則爲患大矣譬人有身珍而累之則寒暑疾痛萬緒皆作豈非大患乎市南子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而者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唯聖人能

吾兔此二者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明皇曰身相虛幻本無眞實爲患忠本者以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温故爲身患○河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憂苦勤勞念

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也○弼曰由有其身也及吾無身弼曰歸之自然也吾有何患

明皇曰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河曰使吾無有身體得道自然輕舉昇雲出入無間與道通神當有何患○雱曰萬物與我為一則與道玄同而萬變皆忘吉凶息

矣而愚者不能自解特形為已故形之所
遭觸途生患老子先明寵貴之由累而寵貴
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譬貴之若身遂
及無身之妙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
其所忘是之謂誠忘亦明此義而孔子妙

我理與是同學期於此而已然所謂無者
豈棄而去之乎但有之而未嘗有則不累
矣且崇高莫大乎富貴誠能有之以無有
則聖人所為濟世也亦何患之有其於寵
辱也亦若斯而已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
河曰言人君貴其身而賤人欲爲天下主
者則可以立不可以久也○弼曰無物以
易其身故曰貴也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明皇曰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託寄結
成者天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爲未
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
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慮
存貴愛者未爲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

如辱後欲全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辦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所復營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河曰言人君能愛其身非為己也乃欲為萬民之父母以此得為天下主者乃可以託其身於萬民之上長無咎也○鄭曰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傳之也○雱曰聖人無身故土苴足以堯舜有身而為之則累矣苟未及乎

無身則雅尊生重本不以物易已者如可以寄託天下貴者不辱其身愛者不危其身子州支父王子搜之徒是也若此二人者豈榮其寵累其貴乎一本作可以託天下矣可以寄天下矣此王弼取南華為定

誰是

[illegible]之不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明皇曰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詔曰夷

河曰無色曰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視而見之○雰曰道至於萬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處非目所覩

聽之不聞名曰希

明皇曰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好曰希

河曰無聲曰希言一無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雰曰物相感觸乃有聲響大道不與物鄰用心求之其去已遠故曰希則經所謂大音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明皇曰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物焉故詔曰微○河曰無形曰微言一無形體不可搏持而得之

此三者不可致詰

河曰三者謂夷希微也不可致詰者夫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書不能傳當受之靜求之以神不可詰問而得之也

故混而爲一

明皇曰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希夷微爾道非希夷微故復混而爲一○河曰混合也故合於三名之而爲一○弼曰無狀無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得知更以我耳目體不知爲名故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

雰曰三者本一體而人所以求之者或以視或以聽或以搏故隨事強名雖然所用求者與夫所欲求者未嘗不一也唯了吾之一則與彼一朕然爲一矣

其上不皦
河曰言一在天上不皦皦光明
其下不昧
明皇曰在上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
河曰言一在天下不昧昧有所闇冥○雰曰凡物有質則具陰陽上皦下昧理必然也唯道無物故混然而成此言道之定體
莊子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繩繩兮不可名

河曰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非一色也不可以青黃白黑別非一聲也不可以宮商角徵羽聽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之也

復歸於無物

明皇曰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皦不昧（非二）（二十三）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河曰物質也復當歸之於無質○雱曰道有常度其理可信故曰繩繩

雖繩而實無定體故不可名要其極也未始有物至矣不可加矣

是謂無狀之狀

河曰言一無形狀而能爲物作形狀也○雱曰有而不可見

無物之象

河曰一無物質而爲萬物設形象也○弼曰欲言無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雱曰有而不可得

是謂惚恍

明皇曰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河曰一忽忽恍恍若存若亡不可見之也衙曰不可得而定也○雱曰忽者有之疑於無恍者無之疑於有道之爲物非有非無不可定名

迎之不見其首

河曰一無端末不可預待也除情去欲一自歸之也

隨之不見其後

明皇曰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無後故隨之不見其後○河曰言一無影迹不可得而著○雱曰物有定體乃分前後道既無形孰為首尾此言道之運用故可迎隨雖

曰迎隨而迎隨在物道未嘗異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明皇曰執古無為之道以御今有為之事則還反淳樸也○河曰聖人執守古道主一以御物知今當有一也○弼曰有有其

事○雱曰古之道謂古今常一之道唯其古今常一故可御世故之萬變能知古始雱曰推而上之至於無初之初乃知物無所從來則道之情得矣是謂道紀明皇曰能知古始所行是謂道化之綱紀河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知道綱紀也○弼曰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雖今古不同時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

其治者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遠其道存焉故雖在今可以知古始也○雫曰道之紀要古今不變者是則莊子所謂無端之紀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

河曰謂得道之君也

微妙玄通

河曰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

深不可識

明皇曰士事也言古之善以道爲事者於彼微言妙道無不玄鑒通照而德容深邃

不可識知○河曰道德深遠不可識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雱曰士者事道之名微而妙玄而通有此道而退藏於密密者性本之內故無迹可見當時爲士者異於此矣故稱古之善爲士者

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明皇曰夫唯德量難識故强爲容狀以明之謂下文也○河曰謂下句也

豫兮若冬涉川

明皇曰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閑豫如涉冬

川衆人貧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也
河曰舉事輒加重愼與予若冬涉川心
難之也○弼曰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
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雱曰豫者
先事而戒之謂至人無心於物迫而後動

冬涉者臨事逡巡若不得已也莊子曰不
從事於務
猶予若畏四鄰
明皇曰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
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

河曰其進退猶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弼曰四鄰合攻中央之主猶然不知所趣问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覩德趣不可見亦猶此也○雱曰可以無戒而猶戒曰猶至人靜密幽深不出性宅

故常如畏鄰儉行而不縱也

儼若客

河曰如客由至人儼然無所造作也○雱曰不以事為己任故其容寂

渙若氷將釋

明皇曰雖則儼然若容無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也○河曰敦者解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日以空虛○雰曰人生之始同於大空凝為我體如水有氷故為道有氷解凍釋者事至於此其容已不滯於一體渙然將釋矣切嘗原之人性如水為造化所凝故結而不通彼釋者反本而已矣

敦兮其若樸

明皇曰雖渙然氷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

若質樸而無所分別○河曰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采也○雱曰材未爲器謂之樸喻性之全體由未釋之後乃能存天性之全而不雕於人僞故若樸也

曠兮其若谷

明皇曰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若彼容谷○河曰曠者寬大谷者空虛不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雱曰性全不虧而不自有其全故曠然空虛如谷之受且應也

渾兮其若濁

明皇曰和光渾迹若濁而清○河曰渾者守本眞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弼曰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雱曰水性本清而濁者混於物空人不自潔於物故渾然若濁者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明皇曰孰誰也誰能於彼澤濁以靜澄止之令徐自清乎○河曰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以而靜之徐徐自清也○雱曰澄性

者與澄水同加工則動而彌濁唯靜以俟之則徐自清矣有道之士所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明皇曰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

運動修行令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河曰誰能安靜以久徐徐以長生也○弼曰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

雰曰歸於寂定感而遂通故徐徐以生終則有始也動之徐生則變動不居非物能止夫誰能安之爲此者信陰陽之理乘自然之運而無心其間故皆曰徐言濁則知安之清言安則知動之濁與上篇徼妙之

文同

保此道者不欲盈

明皇曰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河曰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

泰盈溢○雱曰不盈之盈乃大盈也如見道之後盈而有之則是自有此道違道遠矣

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明皇曰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敝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河曰夫唯不盈滿之人能守敝不爲新成敝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雱曰道本無體非器所盛用則有餘求之不得故有道者未嘗盈而其用不窮也得道者未嘗盈

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爲用通萬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士雖成道而常若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序以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

河曰得道之人損情去欲五內清靜至於虛極

守靜篤

明皇曰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絶棄塵境染滯守此雌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

河曰守清靜行篤厚○弼曰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眞正也○雱曰致虛欲極守靜欲篤欲觀物理者必先致一也學者之事實則妨道動則達性故爾萬物並作

河曰作生也萬物並生也○弼曰動作生長○雱曰萬物由虛靜出生還歸於虛靜春生秋死之變可見矣

吾以觀其復

明皇曰老君云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爲及其歸復常在於靜故知爾○河曰言吾以觀見萬物無不皆歸其本也人當念重本也○弼曰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

篤也○雱曰虛靜則明明則見理見理非
以有爲將觀復性之情也
夫物芸芸
河曰芸芸者華葉盛
各復歸其根
明皇曰又云所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
爲華葉芸芸生性皆歸復其根故本有作
芸芸者芸芸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
及其歸復皆在根本爾○河曰言萬物無
不枯落各復反其根而更生也○弼曰各

反其所始也○雱曰復復性起用復還性
根動植雖殊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河曰浮謂根也根安靜柔弱謙卑處下故
不復死也
靜曰復命
明皇曰華葉芸芸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
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禀之性命○河
曰言安靜者是為復還性命使不死也○
雱曰有生曰性性禀於命命者在生之先

道之全體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觀復窮理也歸根盡性也復命至於命也至於命極矣而不離於性也

復命曰常

河曰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弼曰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雱曰出生則入有入有則系數然則窒移之變頃刻不停唯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矣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河曰能知道之所常操則爲明雱曰所知非常則非眞知也聖人所貴夫明者自見而已

不知常妄作凶

明皇曰不恒其德或承祭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矣○河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弼曰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温涼之象故曰知

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分於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雰曰不會於性命之極則種種色相皆以為實因生妄接為搖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禍慘甚焉

知常容

明皇曰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河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去情忘欲無所不包容也○弼曰無所不包

通也○雱曰知常則達孚無疵何所不容
容乃公
明皇曰含容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爲公
正○河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政無私○弼
曰無所不包通則乃至于蕩然公平也○
雱曰無物我之殊何私之有
公乃王
明皇曰能公正無私者則爲物所歸往○
河曰公政無私則可以爲天下王○弼曰
蕩然公平則乃至于無所不周普也○雱

曰內公則外王

王乃天

明皇曰萬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河曰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弼曰無所不周普則乃至于同乎天也○雱曰王者人道之至極極人之道乃通於天

天乃道

明皇曰王德如天乃能行道○河曰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弼曰與天合德體道大通則乃至于極虛無也○雱曰因有

道乃與天侔侔天乃所以盡道道則莫知
其天乎人乎
道乃久
明皇曰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河曰與道合同乃能長久○弼曰窮極虛
無得物之常則乃至于窮極也○雱曰所
謂常也
没身不殆
明皇曰同天行道則終没其身長無危殆
之事矣○河曰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

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與天地俱沒不危殆也○弼曰無之爲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兕虎無所投其爪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雱曰天地並生萬物爲一孰能危之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明皇曰太上者淳古之君也下知者臣下知上有君尊之如天而無施教有爲之迹故人無德而稱焉○河曰太上謂大君無

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樸也○弼曰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故下知有之而已○雱曰因三皇之出無爲而治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豈得而親譽之乎

其次親而譽之

明皇曰逮德下衰君行善教仁見故親之功高故譽之○河曰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弼曰不能以無爲居事

不言爲教立善施化使下得親而譽之也
雫曰政有明效則百姓戴恩懷德毀譽之
名彰雖足以爲治一時而上已離道德之
全下已失性命之正亂自此始矣此仁義
之治

其次畏之
河曰設刑法以治之○弼曰不能復以恩
仁令物而賴威權也○雫曰此法制之治
其次侮之
明皇曰德又下衰君多弊政則驅以刑罰

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河
曰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弼曰
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
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雱曰失德無政
則民侮之一本作畏之侮之無其次二字

信不足焉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有巧詐民
有不信焉

明皇曰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
下有不信之人○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

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弼曰言從上也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眞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濟也○雱曰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經曰其中有信人盡其

性則不失天命之常故曰信也上離道而治則非性之質而失其常矣故於信爲不足上於信不足則下必至於偷薄詐僞故曰有不信也下有不信亂之大者

猶亏其貴言

明皇曰親之譽之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譽之○河曰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聖於言恐離道失自然○雱曰猶豫之猶猶者不決貴者不輕也莊子曰言者風波也聖人出言常若有所疑不敢輕發言且不敢輕而況於爲乎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聖人猶難之一本無乎字非

功成事遂

河曰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
明皇曰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爲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太上下知也○河曰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爲已自當然也○弼曰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無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應故曰猶亏其貴言也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雱曰遷善遠罪而莫知爲之者是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明皇曰澆淳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作澆沫生於不足周弊起於有爲然則聖人救世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河曰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弼曰失無爲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進物也

智慧出有大僞

明皇曰用智惠者將立法也法出而姦生則有大僞矣○河曰智惠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爲大僞姦詐弼曰行術用明以察姦僞趣覩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惠出則大僞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明皇曰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踈戚無倫不和也久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名○河曰六親絶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收養也○雱曰至德之世民盡其性

六親非不孝慈而孝慈以爲常故無孝慈之名今尚孝慈之行而尊之者更由六親有不和故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明皇曰太平之時上下交足何異名乎昏亂之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河曰政令不行上下相怨耶俑爭權乃有忠臣匡救其君也○弼曰甚美之名生於大惡所謂美惡內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

矣魚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雱曰明治則人無不忠孰為忠臣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
河曰絶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盡家倉頡
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
棄智
河曰棄智惠反無為
民利百倍
明皇曰絶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

夫智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僞不作無爲則矜徇不行人挹天和物無夭性是有百倍之利○河曰農事無私○雱曰民之性質純粹無疵以其失眞沉僞故强立聖智以爲君師而民因聖智之迹更逐而不反離本愈遠矣故有一時之小補而終使民喪其不貲之樸絶而棄之則民復於無事其利可勝計哉

絶仁棄義

河曰絶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筆信

民復孝慈

明皇曰絶兼愛之仁棄裁制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河曰德化淳也○雱曰至德之世父子相親而足今更生仁義則名實交糾得失紛然民性亂矣蓋盛於末者

本必衰天之道也孝慈仁義之本也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專以仁義而子以老氏爲正何如曰夏以出生爲功而秋以收斂爲德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一則使之彫悴而反根道歲也聖人時也明乎道則孔

老相為終始矣

絕巧棄利

河曰絕巧者詐僞亂眞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也

盜賊無有

明皇曰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和則人自足足則不為盜賊矣○雱曰巧利勝則民欲侈而本業衰必至於為盜上三事皆以末傷本者

河曰謂上三事所棄絶也
以爲文不足
河曰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以教民○雱
曰文於質爲末末勝則不足民所以失性
一本云文而未足非
故令有所屬
明皇曰此三者俱令絶棄未示修行故以
爲此文不足至教更令有所著謂下文也
河曰當如下句○雱曰令屬其性於下四
事

見素抱樸

河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眞不尚文飾也抱樸者當見其質樸以示故可法則○雱曰不見物而見自性也素者性之質人生而靜不染諸物故無文而素蓋秋之時萬物復靜其色爲白天理固然樸者性之全以樸爲本以器爲末

少私寡欲

明皇曰見眞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河曰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弼曰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云絶文甚不足不令有所屬無以見其指故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雱曰私欲皆有已之所爲有已則有物有則外重外重則失本矣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

河曰絶學不真不合道文

無憂

明皇曰絶仁爲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無憂也○河曰除浮華則無憂患也雰曰學所以求復命見至於命則不見有物無所用學矣爲道至此則避絶吉凶孰能憂之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大者有知

有樂則非體道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河曰同爲應對而相去幾何疾時賤質而貴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明皇曰唯則恭譽何則慢譽嗚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而恭譽則善慢譽則惡以喻俗學絶之則無憂不絶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復相去遠哉○河曰善者稱譽惡者諫爭能相去何如疾卜忠直用邪佞也○雰曰道體本一已降於全復分陰陽擾擾起矣種種分別皆屬妄心照以道眞理同夢幻且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元無異狀而世之人以唯爲恭以阿爲慢是非喜怒因此生情反求唯阿所以異者竟何謂

也善惡之殊亦若此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明皇曰凡人所畏者慢與惡也善士所畏者俗學與有爲也皆當絶之故不可不畏河曰人爲道人也人所畏者畏不絶學之君也不可不畏近令色殺仁賢〇弼曰下篇云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然則學者求益所能而進其智者也若將無欲而足何求於益不知而中何求於進夫燕雀有匹鳩鴿有仇寒鄉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

足益之則憂故續鳧之足何異截鶴之脛畏譽而進何異刑唯阿美惡相去何若故人之所畏吾亦畏焉未敢恃之以爲用也○雰曰至人不見一物善惡無所分而不廢世人善惡諸法但於其中灑然不累耳自相去何若已上所以明心之無累而無累者本不自異於世故種種分別與民同之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聖人絶累忘形亦可患乎而易有吉凶之象者因民情而已莊子曰不忽於人道既兼忘宜若忽

人事而實無忽也

荒兮其未央哉

明皇曰若不畏絶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河曰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爲文未央止也○溟曰歎與俗相返之遠也○雱曰萬化相推終則有始生生無盡豈有央乎而世人欲物物爲之美惡不亦惑乎唯聖人能知萬古一時而無得失於其間也

衆人熙熙

河曰熙熙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河曰如飢思太牢之具意無足時也
如春登臺
明皇曰衆人俗學有爲熙熙逐境如臨享
太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河曰春陰陽
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
弼曰衆人迷於美進惑於榮利欲進心競
故熙熙若享太牢如春登臺也○雱曰造
化無極事物日生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

變衆人則隨化而遷一見美惡樂得其生
自以爲美春者萬物奮張離靜而動去本
逐末之時臺者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不
明乎至理者皆逐物生情其狀如此
我獨怕兮其未兆
河曰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情欲之形兆也
如嬰兒之未孩
明皇曰我獨怕然安靜於其情欲略無形
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河曰如小兒
未能答偶人時也○弼曰言我廓然無形

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未能孩也○
雱曰性體怕然不萌智慮含和守一同於
嬰兒古本作廓兮非也怕與泊同怕者不
流之義廓者虛大之名文義考之理當從
怕

乘乘兮若無所歸

明皇曰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
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何曰我乘
乘如窮鄙無所歸就○弼曰若無所宅○
雱曰乘乘者乘萬物之變而不自私故若

無所歸蓋唯變所適無所嚮著故也一本作儡儡兮無所歸非也

衆人皆有餘

明皇曰耽嗜塵務矜誇巧智自爲有餘以示光大○河曰衆人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雱曰矜攬庶物故常有餘而我獨若遺

明皇曰常若不足有所遺忘○河曰我獨如遺棄似不足也○弼曰衆人無不有懷有志盈溢胷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廓然

無爲無欲若遺失之也○雱曰超然自喪不有其有

我愚人之心也哉

河曰不與俗人相隨守一不移如愚人之心也○弼曰絶愚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好欲猶然其情不可覩我頹然若此也純純兮

明皇曰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哉但我心純純故若遺爾○河曰無所分別○弼曰無所別析不可爲名○雱曰純純兮似

愚而眞智之極一本純純作沌沌

俗人昭昭

明皇曰矜巧智也○河曰明且達也○弼曰耀其光也

我獨若昏

明皇曰自韜晦也○河曰如闇昧也○雱曰物我兼忘不主分別故若昏

俗人察察

明皇曰立法制也○河曰察察急且疾也弼曰分別別析也○雱曰推昭昭之意加

之政則察察矣
我獨悶悶
明皇曰唯寬大也○河曰悶悶無所割截
雱曰推若昏之意加之政則寬大悶悶然
矣悶悶謂不取目前小快
澹兮其若海
河曰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
極也○弼曰情不可覩○雱曰自怕兮未
兆而下有諸事物及此又歸於性本湛然
深廣如海之積水水性全矣一本作忽若

晦非是
飉兮似無所止
明皇曰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絶於
俗學似無所止著○河曰我獨漂漂若飛
若揚無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弼曰無
所繫繫○雱曰澹兮若海以言性體此則
言其用飉然無所不通而無所繫著非用
而何一本飉作寂非
衆人皆有以
明皇曰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

之意○河曰以有爲也○弼曰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雱曰物於物則爲物用物物而不物於物則用物而物莫能用

而我獨頑

河曰我獨無爲

似鄙

明皇曰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外若不足故云似爾○河曰鄙似若不達也○弼曰無所欲爲悶悶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雱曰物莫能入可

謂頑矣見若不覩可謂鬲矣一本且作似亦通

我獨異於人

明皇曰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河曰我獨與人異也

而貴求食於母

明皇曰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谷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

諱今代爲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
臨文則句須穩便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
司馬遷云老子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
息言不必以五千爲定格○弼曰食母生
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
故曰我獨欲異於人○雱曰不外逐物而
取養於道道者萬物之母也一本無求於
兩字亦通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河曰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唯道是從

明皇曰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此有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河曰唯獨也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獨從於道也○弼曰孔空也唯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雱曰道之在我之謂德德至則與道爲一道不可容因德而顯德者無我從道而已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明皇曰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河曰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於其無所定也○雱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謂之恍惚

忽兮恍其中有像
河曰道唯恍惚無形之中獨爲萬物法像
雱曰一陰一陽乃成象一本作忽兮恍兮
恍兮忽其中有物
明皇曰物者即上道之爲物也自有而歸

無還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也○河曰道唯恍忽其中有一經營造化因氣立質○弼曰以無形始物不繫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也○雱曰一陽一陰乃成物恍惚者陰陽之妙故能變化以成象物

一本作恍兮忽兮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明皇曰惚恍有無窈冥不測生成之用精妙甚存○河曰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

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彌曰窈冥深遠之欺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眞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雰曰精者物生之始前稱象物道之具體道體既具乃生萬類萬類之所出在深妙不測之際故云窈兮冥兮

其精甚眞

河曰言道精氣神妙甚眞也非有飾也○雰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眞而更云甚眞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況於人僞故也○

其中有信

明皇曰窈冥之情本無假雜物感必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河曰道匿功藏名其信在中也○弼曰信信驗也物反窈冥則眞精之極得萬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眞

其中有信也○雱曰窈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者有分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明皇曰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河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弼曰至眞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也○雱曰常道常名未常變易

以閱衆甫

明皇曰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也○河曰

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雱曰甫美也莊子曰神奇復爲臭腐臭腐復爲神奇夫萬物之美遷易不常唯道常住故能徧閱之閱如閱人多矣

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

河曰我何以知從道受氣

以此

明皇曰以此今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

爾○河曰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動作起居非道不然○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皆始於無哉以此知之也○雱曰道常住而衆美不常故能閱其萬變聖人所以能知衆美之不常者亦以體道之常住故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明皇曰曲已以應務則全○河曰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也○弼曰不自見其明則

全也○雱曰至人沖虛其行如水無心於物而順物之變不與物迁孰能傷之故常全也此篇大旨與莊子養生生相類

枉則直

明皇曰枉已以申人則直○河曰枉屈己而申人久久自得直也○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雱曰於形枉者於理爲直有我者執我之直以遇物而不知物變之無窮其直乃枉也唯順物之枉而不自有其直則理直於中矣一本直作正

窪則盈

明皇曰執謙德則常盈○河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也○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雱曰澤以窪下故衆水鍾焉

弊則新

明皇曰守弊薄則日新○河曰自受弊薄後已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雱曰非秋冬之雕救則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明皇曰抱一不離則無失○河曰自受取少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雰曰道在乎微性存乎樸得者得其本故不多也欲體上四事唯得一者能之

多則惑

明皇曰有多爲則惑亂○河曰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弼曰自然之道亦猶樹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眞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雰曰棄本逐末妄見多岐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明皇曰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爲天下法式
河曰抱守法式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
能爲天下法式也○弼曰一少之極也式
猶則之也○雱曰抱一者不離於精夫唯
抱一不二乃體道盡性物我玄同故能應
而不窮也此句上文言道之理聖人抱一
乃能見此理故行如下文云
不自見故明
明皇曰人能不自見其德常曲己以應務

則其德全自明○河曰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雱曰自見則有己有己則蔽於己故不能曲以應變

不自是故彰

明皇曰人能不自以爲是而枉己以申人則其是直自彰矣○河曰聖人不自以爲是而非人故能彰顯於世○雱曰無己是則能枉以應理不期彰而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明皇曰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已矣○河曰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雱曰伐功生乎滿假知窪之爲盈則豈有滿假之累不自矜故長

明皇曰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衒則人推其長○河曰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能久不危○雱曰矜者耀其榮之謂耀其榮則弊矣唯能居弊乃所以新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不與物爭誰與爭者○河曰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也○雱曰唯沖虛不實無心於物物欲有之而不得而況能與之爭乎此篇之義要在忘我故結之以不爭而終始以曲則全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曰傳古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誠全而歸之

明皇曰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必全理而歸之○河曰誠實也能行

曲從者實其肌體歸之於父母無有傷害也○雱曰曲者虛己而應理緣物爲變而不與物迕凡上諸說要在於是全而歸之者庖丁善刀而藏之意竊原此篇養生之旨也聖人之於生不期自養而養生者莫善焉所謂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者非克己以期全也不知其然而自然耳若覩夫曲枉窪弊之利而爲之則賢人之事學者之德於道爲未盡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明皇曰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矣○河曰希言者謂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雰曰希與上篇聽之不聞者同自然者不因物而然也希不與物並而無所交感獨出於萬法之上故曰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明皇曰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疾執滯則失道而生迷○河曰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雰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驟者交感之

過所以不能久
孰爲此者天地
河曰孰誰也誰爲此飄風暴雨者乎天地
所爲
天地尚不能久

河曰不終於朝暮也

勿況於人乎

明皇曰天地至大欲爲暴卒則傷於物尚
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害於道欲
求了悟其可得乎○河曰天地至神合爲

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況人欲爲暴卒乎○弼曰言暴疾美興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

明皇曰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河曰從爲也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

飄風驟雨

道者同於道

明皇曰體道忘言則同於道矣○河曰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所爲與道同○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

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言爲教緜緜若存而物得其眞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雱曰一本無下道者二字

德者同於德

明皇曰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施爲同於道用矣○河曰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者所爲與德同也○雱曰得少也少則德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

明皇曰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自同於失矣○河曰失謂任已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也○弼曰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失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雱曰一本德作得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河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也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河曰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也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明皇曰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辨物斷焉可知○河曰與失同者失亦樂失之也
弼曰言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雱曰凡人之生不待物而有所謂獨化者是也不待物而有則固希而自然矣而失性者妄有我體而從事於道故屈己以從道然則道爲之主而吾所謂其君者反臣於道矣故從事於道者有此道德失之三等而同歸於失此由不冥於希而立己待物離一

爲二而交感生患也

信不足

河曰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必不足也

有不信

明皇曰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同於失失亦樂失是有不信也○河曰此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弼曰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雱曰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於信爲不足上於信不足

則下必至乎不信此又明修己治人皆嘗用希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河曰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弼曰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明皇曰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夾物也以喻自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跂求久立

跂求行履乎○河曰自以爲貴而跂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雱曰不適其形之常故失性之用

自見者不明

明皇曰靈才揚己動而見尤故不明○河曰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所行以爲應道殊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

自是者不彰

明皇曰是己非人直爲怨府故不彰○河曰自以爲是而非人衆共蔽之使不得彰

明
自伐者無功
明皇曰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河
曰所爲而自伐取其功美即失有功於人
也

自矜者不長

明皇曰矜衒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河
曰好自矜大者不可以長久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河曰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

道曰賦斂餘祿食為貪行○鴻曰其雖於道而論之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本雖美更可歲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為疣贅者也○零曰皆在分外物或惡之

河曰此人在位動欲傷害於物無有不畏惡也

故有道者不處也

明皇曰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

不處斯事矣○河曰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明皇曰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言有物混然而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生○河曰謂道無形混然而成萬物乃在天地之前○弼曰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雱曰道之中體

混然而成其視天地亦由一物耳而此特云先天地者老氏將斂天下之散亂迷錯而復之性本故且舉混成而已蓋由萬殊而觀則此爲道之全而由道本以觀則雖混成者猶散殊也目之爲物則明更有物

物之妙耳

寂兮寥兮

雰曰混成無象

獨立而不改

河已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獨立者無

匹雙不改者君子常○弼曰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雱曰混成之體常而不易

周行而不殆

河曰道通行地無所不入在陽不燋記陰不竊無不貫穿不危殆○雱曰混成之用也萬物由我以生死我常制其命孰能危之

可以爲天下母

明皇曰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爲天下母○河曰道育養萬物精氣如母之養子○弼曰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地母也

吾不知其名

弼曰名以定形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河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名之見萬物皆從道所生故字之曰道也○弼曰夫名以定形字以稱可言道取於無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稱最大也

強名之曰大

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道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道而名曰大○河曰不知其名強曰大者高而無上羅而無外無不包容故曰大也○弼曰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責其字定之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為之名曰大○雱曰道譬萬物則無乎不周可謂大矣雖然大名既立全體已虧

大曰逝

河曰其為大非若天常在上非若地常在下乃復逝去無常處所也○爾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雱曰大則有用逝者周行攖物功用

著矣

逝曰遠

河曰言遠者窮乎無窮布氣天地無所不通也○雰曰道之爲用無所不極可謂遠矣而去本亦遠矣此謂混成而已若道之

至則非遠遠非近也

遠曰反

明皇曰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反在於身心而證之矣○河

曰言其遠不越絶乃復在人身也○弼曰遠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所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志獨立故曰返也○雱曰有爲有形復歸於無事無物往來不窮終則有始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明皇曰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天地王也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河曰道大者包羅諸天地無所不容也天大者無所不蓋也地大

者無所不載也王大者無所不制也○弼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零曰天地能體道故皆大王者在帝皇之下人道之至處凡老氏之說言道之中體未盡絶際姑盡性而已王以歸往爲名能盡人之性則人歸之矣猶百谷之宗江海也盡性則體道故示大

域中有四大

弼曰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

非其極也言道則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不若無自之大也無稱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内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雱曰道之中體因物而名故未離域中

而王處一焉

明皇曰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鑒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警王令有所法謂下文也○河曰八極之内有四

大王居一也○弼曰處人主之大也○雱曰一本云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

河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種之得五穀掘之得甘泉勞而不怨也有功而不置也

雱曰言王舉人之盡性者此復言人者明王德止於人事人性自具王德也

地法天

河曰天湛泊不動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

天法道

河曰道清靜不言陰行精氣萬物自成也

道法自然

明皇曰人謂王也爲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

法道清靜無爲令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令道法自然之性○河曰道長生自然無所法也○彌曰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能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

然方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覩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如無儀故道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者主也○雱曰自然在此道之先而猶非道之極致假物而言則此四者如以次相法而至論則四者各不知其所始非有先後莊子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

使在物一曲佛氏曰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自然者在有物之上而出非物之下此說在莊佛之下而老氏不爲未聖者教適其時而言不悖理故也使學者止於自然以爲定論則失理遠矣不可不察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

明皇曰重者制輕故重爲根○河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

靜爲躁君

明皇曰靜者制動故靜爲君○河曰人君不靜則失神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夭虧也○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明皇曰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故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河曰輜靜也

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弼曰以重爲本不離○雱曰行以輕爲速而必籍輜重以自給遠而違之則必因於中道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明皇曰人君者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不顧○河曰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弼曰不以經心之也○雱曰雖有榮觀在前必得燕處之處乃能安身此明躁靜之

義

如何萬乘之主

河曰如何者疾時主傷痛之辭萬乘之主

謂王者

而以身輕天下

明皇曰如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

之位也言人君如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

令亡其位乎○河曰王者至尊而以其身

行輕躁乎疾時王者恣輕淫也○雱曰人

主以天下爲根不可以一身故輕之

輕則失臣
河曰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而淫則失
其精
躁則失君
明皇曰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臣臣躁求
則主不齒故失君○河曰王者行躁疾則
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弼
曰輕不眞重也失本爲喪身也失君謂失
君位也○雱曰臣一作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明皇曰於諸法中失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迹可尋求也○河曰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弼曰順自然而行不

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雱曰體神則周行而無迹且聖人不得已而有行則常不使迹著於世恐民之遷其德耳莊子所謂行而無迹者是

善言無瑕讁

明皇曰能了言教不爲滯執道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中無瑕疵謫過○河曰善言謂擇言而出則無瑕疵非過於天下弼曰順物之性不別不折故無取謫可得其門也○雱曰庖言曰出出不以心故言滿天下而實未嘗言何瑕謫之有

善計不用籌算

明皇曰能了諸法本無子門一以貫之不生他克故無勞用文自非天下計無計相非善而何○河曰善以道計專者則守一

不移所計不多則不用善策而可知也○弼曰因是乎數不假形也○雱曰一生二二生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唯冥於一相不墮諸數則身外無物物來即了何假籌筭乎一本作善計無籌策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明皇曰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乎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關楗其可開乎○雱曰藏於不得遯而閉之以無外則閉外無物孰能開之易所謂退藏於密者類此夫如

是則神不能窺其迹況得其門而入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明皇曰體了眞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
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河曰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如繩
索可得解也 ○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
故不用關捷繩約而不可開解也此五者
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雱曰以已信結天下之信孰能解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河曰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

故無棄人

河曰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弼曰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不造進向以殊棄不肖輔萬物之自然而不爲始故曰無棄人也

不尚賢能則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常使民心無欲無惑則無棄人心

是謂救物

河曰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
殘傷
故無棄物
明皇曰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
之故無棄者○河曰聖人不賤石而貴玉
視之如一○雱曰聖人體盡無窮以神爲 雱四 十五
用故能有此五善然後能贍足一切使小
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遂其宜也夫五善存
乎其身而因餘以爲人而其效至於人物
無棄可謂至德也已蓋聖人所爲救人亦

不使遷其性而已故雖有言行而泯然無迹且常定于一不以計數亂其心以至於閉之結之莫非在宥其唯則聖人所以救人之道簡矣蓋持之在身而實所以救人也一本無常善救物已下八字

是謂襲明

明皇曰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忘遣忘遣則無迹故云密用密用則悟了故謂之明○河曰聖人善救人物謂襲明大道也雾曰襲如楊襲之襲聖人之在天下不敢

自見其明明見則事物畢彰民必離本非
善救之道矣如上五事皆襲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河曰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弼
曰舉善以師不善故謂之師矣
不善人善人之資
明皇曰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
人可取以役使也○河曰資用也人行不
善聖人猶教導使爲善得以給用也○弼
曰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

也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雱曰善人有不善人然後善救之功著故曰資不貴其師河曰獨無輔也不愛其資

明皇曰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致今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資貴愛兩忘而道自化○河曰無所使也○雱曰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

強立師資之名假爲善救之德要而極之則道通爲一孰爲師資然則非但我不愛資而已又能使天下忘我也所以能至於天下忘我者亦以五善而已

雖智大迷

河曰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弼曰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雱曰智者有知有知則能見有物之理而不知無物之妙故道妙至此智者大迷

之謂要妙
明皇曰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
爲大迷故聖人云雖知凡俗以爲大迷以
道觀之是謂要妙○河曰能通此意是謂
知微妙要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雰曰雄動雌靜靜則不離於眞但靜而已
則非道之全故至人以雌爲常而常知雄
也

爲天下谿

河曰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皆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强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雱曰谿以下而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爲天下谿此盡性者

爲天下谿常德不離

河曰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於已○雱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造道之在我

者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明皇曰雄者忠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
其雌謙德物歸是爲天下谿谷則眞常之
德不離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矣○河曰復當歸志於嬰兒憃然而無所
知也○弼曰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
天下之先者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
身先也谿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
智而合自然之智○雱曰嬰兒合和守一

欲慮不萌性之本眞渾而未散德厚之至
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
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知其白守其黑
雰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聖人
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爲本相彼春夏
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爲天下式
河曰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
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

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弼曰式模則也

爲天下式

雱曰至人以聖爲天下法聖者體之中故也

常德不忒

河曰人能爲天下法則德常在於己不復差忒○弼曰忒差也○雱曰經於事業者遠大則疑於有忒而適時應物如天運寒暑時之自然而心無積怒故不差忒也

復歸於無極

明皇曰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不窮故復歸於無極忒差也河曰德不差忒則長生久壽歸身於無窮

極也○弼曰不可窮也○雱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化則日禪而無窮故無窮者聖之體也從體起用還歸其本

知其榮守其辱

雱曰聖人至此等一切相去未歸本德之

至極未如是所以體神也古之道術有殘形壞衣自處汚下以高教者義同於此

爲天下谷

河曰榮以喻尊貴辱以喻汚濁如己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汚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谷也○雰曰谷一虛一盈而能應一切故象神神者充塞無外有之不得用之不窮者是蓋守辱精也精故能神唯精可以入神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

河曰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於已
雱曰降神一等則於性為不足故道至體
神乃眞盡性
復歸於樸
明皇曰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
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
矣樸道也○河曰復當歸身於質樸不復
為文飾○雱曰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德
全眞所處也下章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
取常處其母也○雱曰樸以喻性之質性

能成萬法而不主一器故曰樸去神至矣而未嘗離樸也蓋至人從性起用大於守氣聖於制法神於體神要其極也復歸乎性而已

樸散則爲器

河曰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也若道散則爲神明流爲日月分爲五行也○雱曰既歸於樸樸復爲器終則有始道之常也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明皇曰含德內融則復於樸常德應用則

散而爲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人用之則爲群材之官長矣○河曰聖人升用則爲百官之元長也○弼曰樸眞也眞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聖人因其分散故爲之立官長以善爲師不善爲資移風易俗復歸於一也○雱曰帝王體樸以治散而知政政則但爲官長而已

故大制不割

明皇曰聖人用道大制群生暄然似春蒙澤不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河曰聖人

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大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弼曰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雱曰以道爲制者因道之勢而適其自然故雖制而無宰割之迹此篇白黑榮辱之句義甚奥遠言不勝盡讀者其致意焉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
河曰欲爲天下主也
而爲之者

河曰欲以有爲治民○弼曰爲造爲也吾見其不得已

明皇曰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之者必待曆數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爲之主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河曰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雱曰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爲一雖兼制天下而未常有有故能從容無爲而業無不濟糠粃土苴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有已以已遏物則雖六尺之

身運轉妨滯若將不容而乃況天下之大與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爲者造作是其有爲有已有爲之人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暇治人乎

天下神器

弼曰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雱曰唯體盡無窮其應無方者能用之以無爲不可爲也

河曰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

安靜不可以有爲治○雱曰有意於爲則有已有物矣

爲者敗之

明皇曰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謂爲神器故不可以力爲也故曰爲者敗之此

戎姦亂之臣○河曰以有爲治之則取其

質性

執者失之

明皇曰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陵虛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

帝王也○河曰强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
生於詐僞也○弼曰萬物以自然爲性故
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
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也物有往來而執
之故必失矣

凡物或行或隨

河曰上所行下必隨之也

或歔或吹

河曰歔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也

或强或羸

河曰有所强大必有所羸弱也

或載或隳

明皇曰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呴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扶之則强折之則弱有道則載事無德

則隳廢○河曰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君不可以有爲治國與治身也○雱曰聖人心超有無不物於物故陰陽交代而我法不遷苟爲有有則物與爲敵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於前而

不知隨者在後如形影之不舍歔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贏者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隨者應手而至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而有有者不知由已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爲競夫如是則雖介然一物之微而憂患之大已充塞天壤安能操神器而不累乎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明皇曰聖人觀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

失故去其過分爾○河曰甚謂貪淫聲色
奢謂服飾飲食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
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弼曰凡此
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
人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
順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
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雱曰聖人心合
於無以酬萬變方其爲也不以經懷如鏡
應形適可而止分外之事理所不爲彼有
有者妄見諸相矜已樂能爲之不已故事

輒過分此由不知行隨歔吹强羸載隳之
反復故爾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

河曰謂人主能以道自輔佐也

不以兵强天下

河曰以道自佐之主不以兵革順天伍德敵人自服○弼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雱曰體道而有天下者萬物將自賓何暇言此

故但稱佐人主者聖人以德强國以兵輔德

其事好還

明皇曰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不用兵甲之威取强於天下何則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數未可量也○河曰其舉事好還自責不怨於人也○弼曰爲治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雱曰還謂不

往而務復也與事天治人莫如齋同意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河曰農事廢田不修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明皇曰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

生荊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

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河曰天應之以

惡氣即害五穀五穀盡傷人也○弼曰言

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

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荊棘生也○雱曰殺

戮之慘傷天地之和氣
善者果而已矣
河曰善兵者當果敢而已不休
不敢以取强焉
河曰不以果敢取强大之名也○弼曰果
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
以兵力取强於天下矣○雱曰果成也趣
成事而已兵猶天之霜雪凡所以成物蓋
物非威不成故天與聖人皆以威輔德也
豈敢恃衆求强以利歸已乎

果而勿矜
河曰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
果而勿伐
河曰當果敢推讓勿自伐取其美也
果而勿驕
明皇曰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於安人和衆必不敢求勝取强故雖果於止敵敵不爲寇愼勿矜功伐取以自驕盈驕則敗亡故爲深戒○河曰驕傲也果敢勿以驕傲人○弼曰吾不以師道爲尚不得已而

用何矜驕之有也○雱曰此三者生於有我而好勝唯無意於勝者爲可以用兵

果而不得已

河曰當果敢至誠不當迫不得已也

果而勿強

明皇曰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也○

河曰果敢勿以爲強兵堅甲以侵陵人也

弼曰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遂用果以

爲强也○雱曰凡上四事是勿强之道

物壯則老

河曰草木壯極則枯落人壯極則衰老也言强者不可以久○雱曰盛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禍者秦是也

是謂非道

雱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無壯老之意

非道早已

明皇曰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强物壯則衰

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爲
雩曰壯武力暴興也喻以兵强於天下者
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
道早已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河曰祥善也兵者驚精神濁和氣不善人
之器也不當修飾之
物或惡之
河曰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明皇曰佳者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爲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爲不善之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

身於此爾○河曰有道之人不處其國○

雾曰不處者濟難而已不以爲常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

河曰貴柔弱也

用兵則貴右

明皇曰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河曰貴剛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

兵者不祥之器

明皇曰祥善也好兵者尚殺爲不善之材器也○河曰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

明皇曰君子以道德爲材器不貴兵謀○河曰非君子所貴重器也○雾曰君國以

無爲子民以慈惠故不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河曰謂遭衰逢亂禍欲加萬民乃用之以
自守
恬淡爲上
明皇曰夷狄内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是
恬淡爲上○河曰不貪土地利人財寶
故不美也
河曰雖得勝而不以爲利美也
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河曰是得勝者是爲喜樂殺人者○雱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爲之飾使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爲美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明皇曰制勝於敵必哀其人故不以爲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爲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河曰爲人君而樂殺人此不可得志於天下爲人主必專制人命安行刑誅雱曰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故吉事尚左
河曰左生位也
凶事尚右
河曰陰道殺也
是以偏將軍處左
河曰偏將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
上將軍處右
明皇曰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兵謀也○河曰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
明皇曰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
喪禮處置之○河曰上將軍於右喪禮尚
右死人貴陰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明皇曰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
之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河曰傷已德
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
戰勝以喪禮處之
明皇曰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

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亦句必縞素爲資○河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知後世用兵不已故悲痛之弼曰疑此非老子之作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明皇曰道以應用爲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河曰道能陰能陽能弛

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雱曰道無體焉得名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明皇曰樸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成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爲臣者○

河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也○雱曰樸在人爲性於數爲一不主一氣而能成萬象故常在事物之先孰能臣之然取於一念而足可名爲小矣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明皇曰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爲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河曰侯王若能守道無爲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德也○弼曰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爲物以無爲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君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爲物憒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

眞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矣
雰曰賓者伏而歸之謂侯王體此無名
之樸以為天下正則不假威武勸賞物不
知其然而自賓矣猶收其母則子必從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河曰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則下甘
露善瑞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明皇曰侯王若能抱守精一則地平天成
交泰致和故降灑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

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河曰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弼曰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眞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雱曰守無名之樸以爲治則陰陽之升降各由其序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若莊子所謂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

之形者蓋失此道而已一本人作民非

始制有名

河曰始道也有名萬物也道無名能制於有名無形能制於有形也

名亦既有

明皇曰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爲侯王所有矣既盡也○河曰既盡也有名之物盡有情欲叛道離德故身毀辱也

夫亦將知止

河曰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
知止所以不殆
明皇曰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河曰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弼曰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錐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

以不殆也○雱曰名迹既立則民將遂而不返枝葉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熳矣故始制有名當即知止則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成器之謂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

明皇曰天降甘露以瑞有道故譬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則應之猶如川谷與江海通流爾○河曰譬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弼曰川谷之不求水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

而自歸者世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雱曰江海不求水而水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也

知人者智章第二十三

知人者智

河曰能知人好惡是爲智○雱曰智足以知人而昧於見己者由私己故也可名爲智而未明也

自知者明

明皇曰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河曰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爲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弼曰知人者自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雱曰智者如人識理明者如鏡鑒形鑒而無心所以能自見

勝人者有力

河曰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雱曰力

可以勝人不可以勝己
自勝者強
明皇曰能制勝人者通可謂有力能自勝
其心使柔弱者方可全其強爾○河曰人
能自勝己情欲得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
故為強○弼曰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
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人未若
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
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
則物無改焉○雱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

專氣者也孔子曰根也欲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

知足者富

河曰人能知足之為足則長保福祿故為富也○弼曰知足者自不失故富也○雱曰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真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

強行者有志

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節矣○河曰人能強力行善則為有意於道道亦有意於人弼曰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雱曰心營天下非真志也唯強行此道乃可謂士

不失其所者久

明皇曰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惟則是久於其道者○河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愛天之精氣則可以久○弼曰以明自察量

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雱曰性不爲物誘則久矣此盡性者也

死而不亡者壽

明皇曰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注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河曰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言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弼曰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存乎○

雰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眞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耳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眞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嘗原此篇自知而後知所貴知所

貴而後能修修者要在勝利欲之私勝其私者要在知內外之分夫然後能強行而進此道矣此盡性復命之序也蓋自知自勝者始也不可以不知人不勝人也而知人勝人者蓋將以自知自勝而已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

河曰言道汎汎若浮若汎若有若無視之不見說之難殊

其可左右

明皇曰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河曰道可左右無所不宜○弼曰言道汎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雱曰汎然不定於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

萬物恃之以生
河曰恃待也萬物皆恃道而生
而不辭
河曰道不辭謝而逆止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言萬物恃賴冲用而生化而道不
辭以爲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河曰有
道不名其有功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
河曰道雖愛養萬物不如人主有所收取

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明皇曰愛養群材而不爲主宰於物無欲則可名於小言不可名小○弼曰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所若道無於物故名於小矣○雱曰此所謂小乃眞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泊然內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一本衣被作愛養萬物歸焉而不知主
河曰萬物皆歸道受氣道非如人主有所

禁止也
可名於大矣
明皇曰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物不同而不爲主則可名爲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所以難名○河曰萬物橫來橫去使各自在故不若於大也○雱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大道之爲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但觀者各得其迹而已要而言之非小非大

不可言傳可以意得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河曰聖人法道歷德藏名不爲滿大
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明皇曰是以聖人法道忘功終不自爲光
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河曰聖人以身
帥道導不言而化萬事修治故能成其大○
弼曰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雱曰自
大則有其大有其大則小矣唯其非大而
強名以大則眞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明皇曰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則天下萬物歸往矣○河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也治身則大率所明往來於已也○弼曰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雱曰帝王體道以君臨者不示人以迹而使天下逍遥於自得之場大象者道

之完體無形之謂也能執以御世則親譽不及徃而不來夫豈慕羶呴沫之可擬哉

徃而不害

雱曰聖人之治天下也雖宵然交喪無爲於上而能使天地鬼神鳥獸草木各暢其性而兩不相傷可謂至德矣

安平泰

明皇曰物性而不傷害則安於平泰○河曰萬物歸徃而不傷害則國安家寧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則身安而大壽也

弼曰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雱曰安而後平平而後泰

樂與餌過客止

明皇曰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爲之留止如帝王執道以故泰平亦爲萬物所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少留非久長也是以遽廬不可以久處仁義親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察察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

既也○河曰餌美也過客一也人能樂美於道則一留止也一者去盈而處虛忽忽如過客○雱曰有聲有味故人悅而爲留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

明皇曰人君以道德清靜爲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也○河曰道出入於口淡淡非如五味有酸鹹苦甘辛也

視之不足見

河曰足得也道無形非若五色有青黃赤

白黑可得而見
聽之不足聞
河曰道非若五音有宮商角徵羽可得聽
聞
用之不可既

明皇曰以道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之不足
見聽之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既阜歲
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河曰用道
治國則國安民昌治身則壽命延長無有
既盡時也○弼曰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

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河曰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河曰先強大之者欲使遇禍遲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河曰先興之者欲使其驕危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河曰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雱曰陰
陽之情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鋸往窮必
反盛極必衰觀乎月滿之虧日中之昃則
萬物一致斷可知矣唯至人深達主機明
乎無朕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已則適乎
消長涖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禦縱
之權古之人所以酬酢萬變而澹然無事

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是謂微明

明皇曰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爲詐譎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信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繼以歙張是謂之權欲量象空根

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能道德之忘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歙歙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因於愛欲則當歙歙矣强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河曰此四事其道微其效明也○弼曰將欲除强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弊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翕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愈益而已反

危○雱曰此理至微而明惟知幾者足以識之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也此道之妙用聖人所以宰制役使能與造化同功者也故以此篇結道經之義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河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必亡也○雱曰見形則知剛強之制柔弱識理則悟柔弱之勝剛強至

人深達微明之義故謙而不亢冲而不盈不與物爭而亦莫能與之爭也雖然此道本之言耳若夫變化無常則一柔一剛一弱一強孰能定之哉顧雖剛強而柔弱不能勝者動契乎理而心不離乎柔弱也由此觀之又知柔弱之勝剛強矣此兩者所謂利器一本作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

河曰魚脫於淵爲去剛得柔不可復與也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明皇曰脫失也利器權道之訾權道不可以示非其人故舉喻云魚若失泉則爲人所得權道示非其人則當竊以爲詐譎矣河曰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事之臣也不可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也

弼曰利器利國之器以唯因物之性不假形以理物器不可覩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形以示人亦必失矣○雱曰魚巽伏柔弱而

自藏於深眇之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化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伏海內而人不名以哉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而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邪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眇之中而託柔弱以爲

主化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嬰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言之雖繁豈能名其致哉唯明者以神解之以意了之斯可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

河曰道以物爲惡常也○弼曰順自然也

雱曰雖爲之時未嘗有爲

而無不爲

弼曰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之也○雱

曰雖無爲之時未嘗不爲
侯王若能守
雲曰君人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
於爲故雖無爲而不廢天下之爲而吾實
未嘗爲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

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明皇曰妙本謂靜故常無爲物將以生而
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爲則萬物自
化君之無爲而純樸矣○河曰言侯王若

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妙於已也○雱曰日
化於道而不知
化而欲作
雱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志
意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中流物情彫
敝則可知也
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明皇曰言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爲清靜
而復欲動作有爲者吾將以無名之樸而
鎮靜之無名之樸道也○河曰吾身也無

名之樸道也萬物以化効於已也復欲作巧僞者侯王當身鎮撫以道德○雰曰天下既化於道則日進於治治極則名實俱立民逐而不返故常抱無名之樸以鎮定其志意使一於性本雖然救於已成則亦

晚矣故於欲作之時便當爲爾也

無名之樸

弼曰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不爲主也

亦將不欲

弼曰無欲競也○雱曰聖人之抱樸無爲乃其自然故雖應世之變糾紛於事物之時未嘗離也豈欲警天下之亂而後爲之哉夫欲爲而爲之則據此已有爲欲之實豈眞無名之樸歟唯渾然常一不知其然而自然者不期爲樸而樸常全也

不欲以靜

河曰言侯王鎭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改當以清靜道化之也

天下將自正

明皇曰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樸鎮靜蒼生不可執此無名之樸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樸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雱曰欲而動則離性離於性則非正也已且未正安能正天下哉故唯不欲而靜者能正己而物正也此爲道之效而道亦喪於此故道經終焉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六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六

明 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德經

雱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名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失道彼眞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其爲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

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爲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

河曰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

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
循自然養人性命甘德不見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
河曰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
全也○雱曰全德之人體道盡常德外無

復餘物故無德名
下德不失德
河曰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
下德也不失德者甘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

明皇曰德者道之用也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時有淳醨故德有上下上古淳樸德用不彰無德可稱故云不德而淳德不散無爲化清故云是以有德逮德下衰功用稍著心雖體道跡涉有爲執德可稱故云不失跡涉於有此上爲麤故云是以無德○河曰以有名號及其身○雰曰德至則無德下德之人適今於德而已無德之德則非至人所謂德也經曰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上德無爲
河曰謂法道安靜無所故爲也
而無以爲
明皇曰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爲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爲非徇無爲之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爲也○河曰言無名號雰曰上德無爲然亦無所事爲而德自足也
下德爲之

河曰言爲教令施政事也

而有以爲

明皇曰下德爲之者謂心雖無爲以功用彰著迹涉於有爲故云爲之言下德無爲而有所以爲此心無爲而迹有爲也○河曰言以爲已取名號也○雱曰下德之人不修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爲而又勢當有爲也所謂上德者兼下德之事方其有爲同於下德然未嘗離乎上德也

上仁爲之

河曰上德謂行仁之君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爲之者爲仁恩而無以爲

明皇曰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爲兼愛之仁故云爲之行仁而忘仁

亦欲求無爲故云而無以爲此則心有爲而迹無爲也且上仁稱無爲者據迹欲無爲而方上義爾末可以語下德之有爲也

河曰功成事立無以執爲○雱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爲之也然

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事於作故無以爲
上義爲之
河曰爲義以斷割也
而有以爲
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裁非之義故云
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
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河曰動作以
爲己殺人以成威賊下以自奉也○雱曰
仁有不足乃經以義
上禮爲之

河曰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爲之者言爲禮制度序威儀而莫之應

河曰言禮華盛實衰飾僞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

則攘臂而仍之

明皇曰六紀不和則爲禮以救之故云爲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河曰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引○雾曰

禮所以定上下別親疏審隆殺也種種分別得失始彰純誠已虧乃制其外外貌既嚴責望深矣雖名止邪之具茲實爭鬬之端竊嘗原禮於物爲火於時當夏夏者萬物去本盛末之時觀四時之有夏則禮者聖人所不免也方期去末歸本則以禮爲非亦所不免也聖人之教時而已矣何常之有而歸本之言於學者爲要矣

故失道而後德

河曰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失德而後仁
河曰言德衰而仁愛見也
失仁而後義
河曰言仁衰而分義明也
失義而後禮

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醨之日非愚

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爲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

河曰言禮廢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

而亂之首也

明皇曰制禮者爲忠信衰薄而以禮爲救亂之首爾用禮者在安上理人豈玉帛云乎哉○河曰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雱曰太古之道降爲

帝德帝德又降乃有王者王者始任禮以
治自王者之後天下之俗可見矣然則亂
首之言豈其妄歟
前識者道之華
河曰不知而言知爲前識此人失道之實
得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
明皇曰識者人性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
而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愚時實喪淳樸故
云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同和而失禮意

者則將矜其玉帛者其民詭如此之人性其愚昧之始○河曰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雱曰智藏於賢人之德本華乃草木之精發見於外者也雖足以美一時之觀而華盛則本衰矣智者亦德性之精也固當潛藏於本而乃發露乎外以為前識夫事有常運至則應耳而奚以豫識其兆為哉種種分別以示聰明世俗覩其有先幾之明而聖人以為眞愚者之始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亦惡夫為華而已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
河曰大丈夫謂得道之君也處其厚者處
身於敦朴
不處其薄
河曰不處身違道爲世煩亂也

居其實
河曰處忠信也
不居其華
明皇曰有爲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
聖人處無爲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

禮義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矣○河曰不尚言也

故去彼取此

明皇與河注同○河曰去彼華薄取此厚實○弼曰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

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主覩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瞻遠近莫不亡殊其已而有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則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無所偏爲也凡不

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輒舉下德以對上德至于無以爲極下德之量上仁是也是及於無以爲而猶爲之焉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毋在無名棄本捨毋而適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僞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弘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折抗正直而義理之者忿枉祐

直助彼功此物事而有以心為矣故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直不能售則有矜飾修又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尊哉故雖德盛業大富有萬物猶各有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為載地不能為覆人不能為瞻萬物雖貢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體也不能捨無以為體也失其為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

以無爲用則德其母故能已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暢責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失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營庶事雖得其情姦巧

彌密雖豐其譽愈喪篤實勞而事昏務而治歲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素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獲棄此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苟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真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

則仁失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濟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適其

未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功在爲之豈足處也○雱曰自拔於常流之中而思比德於至聖非眞大丈夫孰能如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明皇曰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爲一故謂之一爾○河曰昔往也一無爲道之子也○弼曰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

物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一以居成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蹶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河曰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搖動

神得一以靈

河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雰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河曰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也○雰

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能應者
一存乎中也
萬物得一以生
河曰言萬物皆須道以生成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河曰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
其致之一也
明皇曰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
用失則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谷盈皆
資妙用以致之故云其致之○河曰致誠

也謂下五事也○弼曰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貞盈生○雱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惟一可以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爲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爲德常在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河曰言天當有陰陽施張晝夜更用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弼曰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則

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爲功之母不可
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喪其本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河曰言地當有高下剛柔氣節五行不可
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

神無以靈將恐歇
河曰言神當有王相囚死休廢不可但欲
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爲神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河曰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

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河曰言萬物當隨時生死不可但欲生無
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
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
明皇曰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誡云天無
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
矜之將恐發泄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
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蹶矣聖
教垂代本爲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

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耳故下文云
河曰言侯王當屈已以下人汲汲求賢不
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蹶失其位也○
雱曰一之爲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詞不
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爲之本
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神離
或形其理無二也一本無爲貞而二字
故貴以賤爲本
河曰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
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

高以下為基

明皇曰侯王貴高兆民非下為國者以人為本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有離散○河曰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為本基由築墻造功因卑成高下不堅固後必傾危○雱曰水於五行其數為一而趨下不爭乃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

一本作轂○河曰孤寡喻孤獨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

此其以賤爲本邪

河曰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以曉人非乎

明皇曰孤寡不轂則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爲本非乎者明是以賤爲本爾○河曰嗟歎之辭○雱曰一於數至少而爲萬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貴也

故致數譽無譽

御本作數輿無輿弼本作數譽無譽○明皇曰數與則無與輪輻爲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爲貴本元爲與本當存元以定與賤爲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爲本故致此數與之談也○河曰致就也言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衡爲曰尊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其貴○雱曰知一者以賤爲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而貴亦

不得而賤苟爲已而數致稱譽豈眞譽乎
一本譽作輿非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明皇曰琭琭玉貌落落石貌以賤爲大○
河曰琭琭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貴石
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
人所賤當處其中也○弼曰清不能爲清
盈不能爲盈皆有其毋以存其形故清不
足貴盈不足多貴在其毋而毋無貴形貴
乃以賤爲本高乃以下爲基故致數譽乃

無譽也玉石琭琭落落體盡於形故不欲也○雰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所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眞一矣故玉琭琭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曰一義恐不悟者

執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

則幾於道者是也上篇序德經之大旨次以此篇則論德之者亦猶終以小國寡民而更有信言不美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明皇曰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故云反者道之動○河曰反本也本者道之所以動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弼曰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

用此其反也動皆之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雱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弱者道之用

明皇曰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雌靜柔弱雌靜者是聖人之處實處實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河曰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弼曰柔弱同通不可窮極○雱曰道之用無所不克可謂健矣而獨健不能自健必以弱為之本此相

生之情故下文原其本以明之
天下之物生於有
一本作萬物○河曰萬物皆從天地生天
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
有生於無

廓大

明皇曰夫實之於權由無之生有故行權
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
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
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河曰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生道無

十五

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於華弱勝於强謙虛勝盈滿也○弼曰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雱曰無以生有有有復爲無反復相生萬物一致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明皇曰了悟故勤行○河曰上士聞道自勤苦竭力而行之○弼曰有志也○雱曰士學者也故尚志無志則終不可以語道

矣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明皇曰中士可上可下故疑疑則若存若亡○河曰中士聞道治身以長存治國以未平欣然而存之退見財色榮譽或於情欲而復亡之也○雱曰人聞夫子之道而悅者是也

下士聞道大笑之

明皇曰迷而不信故笑○河曰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

鄙陋故大笑之○雰曰道大故似不肖淺見者所不識故笑誠如下文所云豈流俗能覩乎

不笑不足以爲道

明皇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河曰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爲道雰曰豁然有體以投世俗耳目者豈道也哉

十六

廉六

故建言有之

明皇曰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

不同○河曰建設也設言以有道當如下句○弼曰建由立也

明道若昧

河曰明道之人若闇昧無所見○弼曰光而不耀○雱曰大明若晦察察於美惡而有其明非明乎道也

夷道若類

明皇曰上士勤行於明若昧於進若退於夷若類故中士疑而下士大笑之○河曰夷平也大道之人不自別殊若多比類也

弼曰類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乎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也○雱曰莊子曰以不平平其平也已

進道若退

河曰進取道者若退不及○弼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雱曰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故進道當因時任理以直養之不可躁於有成故若退也彼揠苗者異乎此矣

上德若谷

明皇曰虛沕而容物○河曰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弼曰不德其德無所懷也○雱曰上德不德而其用不窮谷虛而能應者也

大白若辱

明皇曰純潔而含垢○河曰夫潔白之人若汚辱不自彰顯○弼曰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雱曰知其白守其黑孔子曰涅而不淄涅故似辱

廣德若不足

明皇曰大成而執謙○河曰德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弼曰廣德不盈冣然無形不可滿也○雱曰塊然有餘者豈廣德哉

建德若偷

明皇曰立功而不衒○河曰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弼曰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雱曰偷苟且也區區欲速務有所建豈足以為德唯因時任理視若偷隋者其建大莊

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質眞若渝
明皇曰淳一而和光○河曰質朴之人若
五色有渝淺不明○弼曰質眞者不矜其
眞故渝○雱曰體性抱神以遊乎世俗之

間者萬變從俗而其眞常眞故物莫知其
眞彼漢陰文人子子以眞爲已任而別乎
世俗乃子貢之徒所驚而聖人以爲假修
渾池者豈所謂質眞乎
大方無隅

明皇曰不小立圭角○河曰大方正之人無妄曲廉隅○弼曰方而不割故無隅也雾曰大方道之體也若有四隅則形盡於所見其小久矣

大器晚成

明皇曰且無近功○河曰大器之人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也○弼曰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雾曰帝王之功不如霸者之速效

大音希聲

明皇曰不飾小說○河曰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弼曰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雱曰道盈於無外而其體常寂諸物不能感觸其聲常聲不世莫得聞也莊子曰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希聲之謂乎

雱六

十九

大象無形

明皇曰故能應萬類○河曰大法象之人

質朴無形容○弼曰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雰曰能賦萬物之形而其體廓然不可得而有此道之全體由其有物故曰大象道隱無名

明皇曰功用不彰無名氏也○河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雰曰自希說而下皆道之大全所由言者異故曰大音也大象也能體大音大象以爲道則其道至矣夫唯道之至思慮之所不及在有也爲實

在無也爲空處處皆然無乎不在故欲爲之名而不可狀無名之中常有此物欲見而不得故曰隱也

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皇曰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沖矛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河曰成就也言道善意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弼曰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

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加機匠之巧無物而不濟其形故曰善成○雾曰道以能供萬物之求而成就之然物之所得復命即其本故道雖贍足萬物而吾未嘗費貸之爲言

應彼之乏而終以見還者也竊嘗論此篇曰道不遠人而世莫能覩者不明故也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進故次曰夷道也進道也進於道而復乎性命之常則不德之德也故次之以上

德上德者自得其德而不同乎庶物者也故不染而白以其白自異於物則宜乎能若谷乎故次之以若辱不辱而潔則宜乎伯夷之隘也則安能廣乎故若辱而後可以廣德上德而能廣則是與人爲徒而可以爲君師矣故曰建德若偷偷者不汲汲乎有建者也建德則有所立而離本近僞矣故又要在乎不易吾眞故次之以質眞甘序至此則道之在我者體既具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以爲體則所以應無方之傳而

可以緒餘爲人矣故曰大器大器者業也至人以其糠粃土苴爲器而器未嘗不大也孔子以管仲爲小器則帝王之功其大器乎道雖爲此而要其終則未嘗爲也未嘗有也故曰大音也大象也然則既盡之矣故能與道爲一而供萬物之求成萬物之性也嗚呼是道也不可以識識而況於以言言乎而余論之者亦其粗而已矣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河曰道始所生者一
一生二
河曰一生陰與陽也
二生三
明皇曰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
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
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
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河曰陰陽生和
清濁三氣分爲天地人也
三生萬物

明皇曰陰陽合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河曰天地共生萬物也天施地化人長養之也○雱曰道兼陰陽有陰有陽有陰陽之中此三物者始應一二三之數而物之類莫不由此以出入故其情與形至纖至悉而考其法象感類是矣知此者是知萬物之本也知其本則其於末也何有至人所用居今日而知萬世之後者或在是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河曰萬物無不負陰而向陽回心而就日沖氣以爲和

明皇曰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含養沖氣以爲柔和也○河曰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胷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雱曰由之以生故無不負抱之者觀吾之形則其法見矣陰陽適中乃和凡此以明物皆係陰陽之屬爲數所定當與之消息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明皇曰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爲本而沖氣
和柔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
而稱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爲本故也○河
曰孤寡不穀者不神之名而王公以爲稱
者處謙卑法虛空和柔○雱曰陰極生陽
陽極生陰陰陽之情也故高則傾盈則
侯王居極尊之位其勢至危故取人之所
惡自名以適陰陽之和也故下文云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明皇曰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者善於下謙弱者生之柄孤寡之稱不亦宜乎○河曰夫增高者崩貪富者致患○弼曰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因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子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主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異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爲主一何可令先多

愈遠損則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雱曰澤下而肥山聳而瘦午過必吳虧至乃盈凡類屬陰陽數由一二者理極則反物物皆然至人以此適盈虛之時順消息之理常以謙沖自牧豈或強亢致菑者乎

人之所教

河曰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爲強去柔爲剛亦我義教之

明皇曰老君云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此柔弱非虛之義以教之○河曰言我教衆人使去强爲弱去剛爲柔○弼曰我之非强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必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

明皇曰强梁之人動與物元求益而損物或擊之故不得其死○河曰强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

不得其死者爲天所絶兵刃所伐王法所
殺不得以壽命而死也
吾將以爲教父
明皇曰吾見强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
柔弱之教爲衆教之父也○河曰父始也

老子以强梁之人爲教戒之始也○弼曰
强梁則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强梁則必
如我之教人不當爲强梁也舉其强梁不
得其死以教即吉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
得其違教之徒適可以爲教父也○雱曰

識陰陽之情則物物有理皆可以師強梁
殉身物之至惡苟識理者觀之足以鑒消
息之理以為教父不亦宜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明皇曰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
務染雜塵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
矣○河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
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弼曰氣無所不
入水無所不出○雱曰聖人所以執柔而

御羣剛觀於物則水是也

無有入於無間

河曰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也○雱曰有纖物則動為窒閡安能入無間乎觀於境則至虛是也此

聖人所以體無而應羣有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明皇曰無有者不染塵境令心中一無所有無間者道性清靜妙體混成一無間隙夫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靜一無所有

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靜則能合道是知有爲之教不如無爲之有益耳○河曰吾見道無爲而萬物自化成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於人也○弼曰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

河曰法道不言帥之以身

無爲之益

河曰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

有益萬民不勞煩也
天下希及之
明皇曰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者○河曰
天下謂人主也希能及道無爲之治身治
國也○雱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不可以
象告不可以言傳唯體無盡道者足以知
之不亦希乎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明皇曰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

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眞○河曰名遂則身退也○弼曰尚名好高其身必疏

身與貨孰多

明皇曰徇名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

問孰多欲令攘玉毀珠以全其和○河曰財多則害身也○弼曰貪貨無厭其身必少○雱曰莊子云足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余嘗有言內外兩境雖眞僞不侔貴賤懸絶而常更相爲輕重不可不察者

也失性之人忘其不貲之有而貪逐外物矜攬無窮自以為得而不知所取者塵穢臭腐非可已畜之物而所耗失沉陷者乃吾之所以為我者也其為親踈多寡之計亦已愚甚可不哀乎蓋知無待於外而唯內之務始可與語道故顏子之賢而孔子之所稱乃在乎樂陋巷之簞瓢然則君子之所養蓋可知矣今之士非乏[illegible]明之資而志徇其外外重而內輕察其天機已在肝膈之上面目之間去本遠矣而猶欲語

古人之至論則亦見其勞而無功也觀老子此言若將無謂而乃學者之至戒脩身之要務故余因廣其意而詳說之

得與亡孰病

明皇曰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靡大

二十七

何曰好得利則病於行也○弼曰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爲病也○雱曰得則有有有所不足有而疲神耗精以守之其病大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

河曰甚愛色費精神甚愛財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多藏必厚亡

明皇曰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財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弼曰甚愛不與物通多藏不與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衆爲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雱曰此必至之理而世俗之所未悟

知足不辱

河曰知足之人給利去欲不辱於身○雱

曰我貴在我何辱之有

知止不殆

河曰知可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身不危殆也○雱曰無求於外故常安也

可以長久

明皇曰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河曰人能知止足則福禄在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六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七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七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

河曰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

如毀缺不備也

其用不弊

河曰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弼曰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之時○雱曰若缺者乃眞大成小成

子然成體所以於道爲不成莊子曰名成者虧

大盈若沖

河曰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沖者貴不敢驕也富不敢奢也

其用不窮

明皇曰祿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所用不窮匱○河曰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時也○弼曰大盈充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雱曰盈則竭矣安得不

窮之用乎

大直若屈

明皇曰直而不回故若屈○河曰大直謂修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弼曰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雱曰於理直者曲以應變不自有其直故莫見其直

大巧若拙

明皇曰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河曰大巧謂多才術也亦不敢見其能○弼曰大

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雱曰傳物於自成則外無巧功而實至巧
也刻雕衆形者非其驗乎

大辯若訥

明皇曰不飾小說故若訥○河曰大辯者
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雱曰大辯因物
而言已無所造故若訥也○雱曰巧諭諸
物乃有辯名至理不繁故若訥也

躁勝寒

河曰勝極也春夏陽氣躁疾於上萬物盛

大極則寒寒則零落死亡也言人不當剛躁也

靜勝熱

河曰秋冬萬物靜於黃泉之下極則熱熱者生之源

清靜爲天下正

明皇曰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屈者大直清靜者爲正矣○河曰能清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弼曰躁然後能勝寒靜無爲

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眞躁則犯物之性故唯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旁曰躁者以末勝性靜者以本勝事以本勝事乃能如上諸大以末勝性則動皆小爾故知清靜爲至正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
河曰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明皇曰天下有道之主無爲化行既不貪

求故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河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治身者却陽精以糞其身○弼曰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却走馬以治田糞也○雱曰以道治天下者物各遂其性故無戰逐之事而唯本業之脩也

天下無道

河曰謂人主無道也

戎馬生於郊

明皇曰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戎
士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河曰戰伐不
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弼曰
貪欲無厭不修其内各求於外故戎馬生
於郊也○雱曰郊近邑之地

罪莫大於可欲

明皇曰心見可欲爲罪大矣○河曰好淫
色也○雱曰可欲者善也善名既立則離
道已遠爭端起矣故雖無罪而罪實在焉
禍莫大於不知足

明皇曰求取不已爲禍大矣○雱曰外求無厭失性生禍

咎莫大於欲得

明皇曰災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得則禍深故云咎也○河曰欲得人物利貝貪也○雱曰咎求其得則必獲咎於衆

故知足之足

河曰守眞根也

常足矣

明皇曰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心
若知足此足則常足矣○河曰無欲心也
雱曰各盡其性分則何不足之有

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不出户知天下

河曰聖人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
人身以已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也

不窺牖見天道

明皇曰垂拱無爲不出教令於户外是知
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象順故不煩窺

牖而天道可知○河曰天道與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氣相貫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已○弼曰事有宗而物有主途雖殊而其歸同也慮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户窺牖而可知也○雱曰天下之衆天道之微其要同於性今之極唯盡性者膠目塞耳而無所不達苟唯見而後識識而後知者是得其萬殊之形而昧

於一致之理然則所謂識知者乃耳目之末用而非心術之要妙矣彼自謂博而不知其寡之至也彼自謂智而不知其愚之極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明皇曰若不能無爲假使出令彌遠其知理天下之道彌少○河曰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見益少也弼曰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去其知之

不須出户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雱曰無極之理盡於一塵纖慮不萌萬緣已現學道之要豈不在茲而彼乃遠出以求亦已昧矣彌遠彌少不其然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明皇曰不出户故云不行無爲淳樸而知爲理之道○河曰聖人不上天不入淵能知天地以心知之

不見而名

明皇曰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故能

名其太平○河曰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弼曰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慮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雰曰窮理知本之人已足與於此若夫體盡無窮無所不極者其視四表洞徹無疑萬殊之變不離目前則又妙矣此何足言

邪

不爲而成

明皇曰不爲言教而天下化成○河曰上

無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就也○弼曰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爲而使之成矣○雱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體道者天而已矣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河曰學謂政教禮樂之學也日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弼曰務欲進其所能益其所習○雱曰方其窮理之時物物而通之凡以求吾眞非以爲博也故曰益而無

害至乎窮理已上則以損爲益矣

爲道日損

明皇曰爲學者日益見聞爲道者日損功行益見聞爲修學之漸損功行爲悟道之門是故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矣○河

日道謂自然之道也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弼曰務欲反虛無也○雱曰見理之後物物知非不期乎損而所有漸銷矣觀乎天道則益損相生亦恒物之大情也

損之又損

河曰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雱曰極乎至虛而虛尚非有則其損可知以至於無爲

河曰當恬淡如嬰兒無所造爲也

無爲而無不爲

明皇曰爲學者積功行爲道者忘損之雖損功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無爲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爲也○河曰情欲斷絶德與道合則無所不

施無所不爲也○弼曰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雱曰唯體盡空虛者唯能滋發萬化而酬酢不窮豈若二偏之士滯乎幽寂植若槁木者哉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明皇曰無爲無事天下歸懷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煩勞也○弼曰動常因也○雱曰無事之處乃聖人之眞應時有爲道則虧矣故聖人雖有有爲之迹而所以聖而能服天下者常在於無事之處

及其有事
弼曰自已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明皇曰有事則煩勞煩勞則凋弊故不足
以取天下○河曰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
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弼曰失統
本也○雱曰有事則有心有心則民亦有
其心雖欲取之其去遠矣原此篇蓋無事
者道德之極致爲天下者事業之極致學
而日損以至於無爲故能與於此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

河曰聖人重改更眞因循若自無心

以百姓心爲心

明皇曰聖人之心物感而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唯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爲心○河曰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心○弼曰動常因也○雱曰聖人寂然盡性體盡眞空凡所思爲應物而有譬如火性周乎無方因陽遂而爲用故能不持一

物而贍足無窮也書曰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亦善之
河曰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
河曰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也
弼曰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雰曰善惡 九
生乎妄見妄見生乎自私公於大道則跬
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
情強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自非相故不
善之善非憐而怒之乃不覺有異也

得善矣

河曰百姓德化聖人爲善○弼曰無棄人也○雱曰忘善惡之善眞善也

信者吾信之

河曰百姓爲信聖人因而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

河曰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雱曰萬法雖殊等爲實相信與不信生乎自私

得信矣

明皇曰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今百姓感吾德而善信之○河曰百姓德化聖人爲信○零曰知一切相無非妄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一切相無非實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實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衆人聖人之在天下憒憒

明皇本作憒憒弼本作歙歙○河曰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爲天下渾心

明皇曰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惵惵用心令德善信而聖心凝寂德照圓明渾同用心皆爲天下故爲天下渾其心○河曰言聖人爲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雰曰惵惵恐懼之意聖人雖體盡空虛不立一物而及其應世未嘗不隨時齋戒蓋有而爲之則雖聖不敢易也聖人以天下爲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爲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

本惵惵作歙歙歙歙收斂之意亦通一本作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

明皇曰百姓化聖德爲善故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河曰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爲聖人視聽也○弼曰各用聰明○雱曰仰而法之

聖人皆孩之

明皇曰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故凡視百姓皆如嬰孩○河曰聖人愛念百姓如

嬰孩赤子長養之而不責望其報○彌曰
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能者與之資
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
有其主如此則可冕旒垂目而不懼於欺

十二

黈纊塞耳而無感於慢又何爲勞一身之
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
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不
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
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

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訟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智者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於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

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爲舍其所能而爲其所否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如此則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雱曰無知之民動皆非理聖人憐而誘之如父母於赤子恂恂然適其志氣而無忿疾之心非夫體道忘物而仁侔天地者其孰能如此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明皇曰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
河曰出生謂情欲出五內魂定魄靜故生
入死謂情欲入於胷臆精神勞惑故死○
弼曰出生地入死地○雱曰由陰陽之機
而為所遷者莫不然由妄有其生故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明皇曰汎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
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大汎十中有三爾○
河曰言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
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香

臭口不安言舌不安味手不安持足不安
行精不安搖於其死也反是○雰曰天下
之爲道術者或見乎陽之動而憑其强陽
或見乎陰之靜而止乎枯槁皆非道德之
正而與死生爲徒者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明皇曰徇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
故動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
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河曰人之求
生動作反之十三死地○雰曰貪生失理

故動皆傷性蓋天下除無知常民之外或徇道而爲道術或徇欲而爲各惡皆由有其生而自生故不免於死生也

夫何故

河曰問何故動之死地也

以其生生之厚

明皇曰設問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此生太厚之故也○河曰所以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雱曰至人不知死不知

生故亦莫能死亦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陰陽而與生死爲徒者及徇欲爲咎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於生死者猶妄有其生而矜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爲道而至乎枯槁者豈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爲我不死不生湛爾常一唯當息妄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爲枯槁故雖志趨空寂而據其此志則是有我之尤者也

蓋聞善攝生者
河曰攝養也
陸行不遇兕虎
河曰自然遠避害不干也
入軍不被甲兵
河曰不好戰以殺人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明皇曰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妄為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

遇兕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也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措爪容刃之所也河曰養生之人虎兕無由傷兵刃無從加之也夫何故

河曰問虎兕兵甲何故不害之 廢七 十四

以其無死地

明皇曰夫何故兕虎甲兵無容措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爲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也○河曰以其不犯十

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之此物不敢害○
弼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
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
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
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為生故無死
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
甚乎兕虎而今兵戈無所容其鋒刃虎兕
無所措其爪角斯誠不以欲累其身者也
向死地之有乎夫蚖蝳以淵為淺而鑿穴
其中鷹鸇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繒繳不

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弗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渝其眞雖入軍而不害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雱曰無死地者由

其無生彼無生生者湛然常生而不自生故未嘗死未嘗生道至乎此則雖其形有禪而神未嘗變安得死乎此中國之神聖而西方之佛也若然者變化無常水火不能焦濡斫撻不能創病乘虛觸實往無不通

則物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哉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降此一等便爲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於此然後生常存也是比於含德之厚者又爲至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

明皇曰妙本動用降和氣○河曰道生萬物

德畜之

明皇曰物得以生養萬類○河曰德一也

一生布氣而畜養
物形之
明皇曰乾知坤作兆形位○河曰一爲萬
物設形象也
勢成之
明皇曰寒暑之勢各成遂○河曰一爲萬
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弼曰物生而後
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
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
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

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志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道焉○雱曰此四者皆道也以其各得其道故但爲德爲德則畜之而已然畜之所以爲德也及

乎得其得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則遠近相取剛柔相交各因其勢而成狀故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明乎道德則形勢不足知而應酬無難矣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明皇曰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河曰道德所爲無不盡驚動而尊教○弼曰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所得也由之乃得故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雰曰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此尊貴之異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明皇王弼二本命並作爵○明皇曰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被物而常自然貴爾○河曰道一不命召萬物而

常自然應之如影響○雱曰命於天則爲天子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惟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假之故常自然也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

覆之

明皇曰是以莫不尊道而貴德○河曰道之於萬物非但生之而已乃復長養成熟覆育全其性命人君治國治身亦當如是也○弼曰謂成其質各得其庇蔭不傷其

體矣○雱曰一本云德畜之

生而不有

河曰道生萬物不有所取以爲利也

爲而不恃

河曰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雱曰爲

而不有

長而不宰

河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

是謂玄德

明皇曰具如載營魄章所釋彼章言人修

如道此章明道用同人○河曰道之所行恩德玄暗不可得見○弼曰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故謂之玄德也○零曰道以不生故能生生及其生生亦德而已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明皇曰始者沖氣也言此妙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故可爲天下母○河曰始有道也道爲天下萬物母也○弼曰善始之則善養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爲天

下母矣○雱曰有名萬物之母則道是也始與母本同一體當其未生故但謂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明皇曰萬物既得沖氣以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河曰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也○雱曰萬物由道以出道爲之母故謂之子得道則萬物之理不待識而知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河曰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爲○雱曰至

人雖殫窮物理而知理無實相故雖知之而不逐理而離道故曰復守其母也沒身不殆

明皇曰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沒其身長無危殆○河曰不危殆也○弼曰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雱曰夫見理之後逐理不返則妄作爲凶失道遠矣故知子守母乃常不殆也故下文云塞其兌

河曰兌目也目不妄視也
閉其門
河曰門口也使口不妄言○弼曰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雱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故爲兌兌則物入之矣

夫所以悅而至於形開者何也由不守其道而妄物理之美故悅而隨之以出也門者精神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爲精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

終身不勤

明皇曰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閉矣故終身不勤勞矣○河曰人當塞目不妄視閉口不妄言則終身不勤矣○弼曰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雱曰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

開其兌

河曰開目視情欲也

濟其事

河曰濟益也益情欲之事

終身不救

明皇曰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河曰禍亂成也○弼曰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雱曰允開物入而復費神用以濟其事則以內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見小曰明

明皇曰人能於事微小則見而改行可謂明矣○河曰萌牙未動禍亂未見爲小昭然獨見爲明○雱曰守道則其見者微逐理則所知者博

守柔曰强

明皇曰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强矣○河曰守柔弱日以强大也○弼曰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强不强守柔乃强也○雱曰柔者本也憑强陽以爲强則逐物而不返唯守柔故勝物而不

傷

用其光

河曰用其目光於外視時出之利害○弼曰顯道以去民

復歸其明

明皇曰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當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河曰復當反其光明於內無使精神泄也○弼曰不明察也○雱曰聖人之光則火性是也火性周

乎虛空而光託薪以爲體照用既罷還歸於空初不自明因薪示明而已聖人之光由物顯照物既無常照亦隨已故雖應酢無窮而初不費我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無遺身殃

河曰內視存神不爲漏失是謂襲常

明皇曰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爲殃咎者如此是謂密用眞常之道○河曰

人能行此是謂習修常道也○弼曰道之常也○雱曰儻有其明則是有我相我相既立物物為殃故能明上文所謂乃終無殃也外此道者皆生滅法唯體此義乃始常住襲者體之而自不顯之謂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七

丑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八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河曰介大也老子疾時王不行大道故設
此言使我介然有知於政事我則行於大
道躬無爲之化
唯施是畏
明皇曰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矜其有知
欲行大道既與道不合故唯所施爲是皆

可畏○河曰唯獨也獨畏有所施爲失道意欲賞善恐僞善生欲信忠恐詐忠起(一)弼曰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是畏也○雱曰小有知於道而由大道以行者已憚於施設矣況大有知者乎何則至人之道不以末傷本者也施爲盛於外則根本虛於内矣故終篇云

大道甚夷

河曰夷平易也

而民好徑

明皇曰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具如下文○河曰徑邪不平正也大道甚平易而民好從邪徑也○弼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雰曰徑苟一時之速明迷於大道而好施者皆由用近智而無遠圖也

朝甚除

明皇曰尚賢矜智生巧僞除理也○河曰

高臺榭宮室修○弼曰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

明皇曰浮食惰業廢農事○河曰農事廢不耕治

倉甚虛

時 二

明皇曰南畝不收無儲積○河曰五穀傷害國無儲也○弼曰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矣設一而衆害生也○雱曰田事治倉積實國之本也今務除其朝廷以爲一

時之榮觀而不恤根本之已竭豈持久之道乎明以末傷本者皆然也

服文綵

明皇曰刻雕綺繡害工利○河曰好飾僞貴外華

帶利劒

明皇曰文德不修尚武備○河曰尚剛强武且奢

厭飲食

明皇曰烹肥擊鮮重滋味厭飫足也

資財有餘

明皇曰聚斂積實饒珍異○河曰多嗜欲無定時○雰曰侈費於外以取一時之適而忘本業此明好施以傷本者一本作貨財

是謂盜誇

特一

三

河曰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由劫盜以為服飾持行誇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也

非道也哉

明皇曰矜其有知動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誇誇盜非道適適令興歎也哉哉者歎辭也○河曰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復言也哉者痛傷之辭○弼曰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誇而不以其道得之盜誇也貴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誇也○雱曰盜者偷頃刻之榮誇者矜身外之飾爲道者深根固本用之不窮豈務施以徇外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明皇曰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也○河曰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弼曰固其根而後營其末故不拔也○雱曰建中也

善抱者不脫

明皇曰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河曰善以道抱精神者終不可拔引解脫弼曰不貪於多齊其所能故不脫也○雱

曰抱一也

子孫以祭祀不輟

明皇曰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起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河曰爲人子孫能修道如是長生不死世世又久祭祀先祖宗廟無絶時○弼曰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雱

詩一四

曰聖人修已治人要在乎建中抱一此萬法之極致天地有終而不可易者也故能貽法無窮功被四海而天人歸德澤及苗裔也一本無以字

修之身其德乃眞

明皇曰修道於身德乃眞純○河曰修道於身愛氣養神益壽延年其德如是乃爲眞人

修之家其德乃餘

明皇曰一家盡修德乃餘美○河曰修道

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
如是乃有餘慶及於來世子孫○弼曰以
身及人也修之身則真修之家則有餘修
之不廢所施博大
修之鄉其德乃長

明皇曰一鄉盡修德乃長久○河曰修道 恃一 五
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教誨愚鄙其德
如是乃無不覆及也
修之國其德乃豐

明皇曰一國盡修德乃豐盈○河曰修道

於國則君信臣忠仁義自生禮樂自興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人厚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明皇曰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矣○河曰人主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雱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故以身觀身

明皇曰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眞○

河曰以修道之身觀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

以家觀家

明皇曰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河曰以修道之家觀不修道之家也

以鄉觀鄉

明皇曰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河曰以修道之鄉觀不修道之鄉也

以國觀國

明皇曰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河曰以修道之國觀不修道之國也○弼曰彼皆然也

以天下觀天下

明皇曰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爲者乃普○河曰以修道之主觀不修道之主也○弼曰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

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雱曰聖人之於有物也盡理之極而不容私智故無不克也故修身則法一身之理盡一身之理則身治矣自此以往施一家

則一家以爲心治一鄉則一鄉以爲法夫然故所遇彌廣而彌有餘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聖人天而已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觀身等觀之則可以爾○河

曰老子言吾何以知天下修道者昌背道者亡以此五事觀而知之○弼曰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已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雱曰聖人所守一道更無異說故其

所以爲所以知皆由此道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

河曰謂含懷道德之厚者

比於赤子

明皇曰至人含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河曰神明保祐含德之久若父母之於赤子也○雱曰德性未嘗不厚而必至於薄者欲慮使然也故全其天眞而不以外耗內則淳氣中積而人道充至可名

於大矣然則足以馴虎豹服鬼神無足怪也或曰赤子何以不能曰夫淳氣之守豈一身之所能末世之俗雖有赤子之形而原其失眞蓋已久矣世何足以知此哉

毒蟲不螫

河曰蜂蠆蛇虺不螫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明皇曰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螫搏之地此至人之含德也○河曰赤子不害於物物亦不害之故太平之

世人無貴賤皆有仁心有刺之物還反其本有毒之蟲不傷於人○弼曰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螫之物無犯於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雱曰淳氣之守足以爲此竊嘗論之萬物所以相傷者氣有所受也人爲萬物貴所禀至和而或見侵於物者失其常故也故陰陽以沖氣爲和夫唯守眞氣之沖和則物豈能傷之哉然猶大人之德耳未聖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河曰赤子筋骨柔弱而持物堅固以其意心不移也○弼曰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堅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

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

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諭其眞柔弱不爭而不摧折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

河曰赤子未知男女之合會而陰作怒者

由精氣多之所致也○雰曰非有慕好於外而峻作則是順其氣之自運而不以心者也若夫目營於外而心伏於內則精喪而死矣安能久乎舉世之大患莫大於此而學者之至戒也峻一作全

終日號而嗌不嗄

弼本嗄作噫○弼曰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噫也

和之至也

明皇曰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

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猶精粹之至終日啼號而聲不嘶嗄猶純和之至此赤子之全和也○河曰赤子從朝至暮啼號聲不變易者和氣多之所致○雱曰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則和氣也在彼則稱其浩在此則稱其和所稱則異而氣一也故心氣交使迷理失常以至於斃者豈其禀或殊哉持之非其道耳全德之人雖形與物接而心常泊然故雖用氣而氣自動耳故但動而無動

情一　九

之累然則其淳氣之守孰能擾之哉故雖年躋壯老而不失其赤子之常庸成子修身千二百歲而形不衰者如斯而已嗄之為言夏也夏者天和發散之時嗌之嗄氣之噫噫和氣不積故也一本作噫散噫氣之噫噫信也亦通

知和曰常

明皇曰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河曰人能知和氣之柔弱有益於人者則為知道之常也○弼曰物以和為常

故知和則得常也○雱曰復命之常體神也知和之常守氣也知守氣則可以言復命矣未至乎復命也此兩者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更無它道古之學者一出乎此大道既隱士逐末而不知本學始有外此者矣常者性有定分能盡其性則自別於物而物莫能遷故曰常蓋自性分之外一皆蠱僞無有常者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和知常是曰明了○河曰人能

知道之常行則曰以明達於玄妙也○弼曰不曒不昧不温不凉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雱曰不知常之人雖有察物之小智而闇於大本矣可謂明乎

益生曰祥

明皇曰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越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河曰祥長也言益生欲自生日以長大○弼曰生不可益益之則妖也○雱曰生理至足無欠無餘以直養之則亦至矣從而增焉

秖以爲贅祥非常之事也

心使氣曰强

明皇曰心有是非氣無分別若役心使氣是曰强梁之人○河曰心當專一和柔而氣實內故形柔而反使妄有所爲和氣去於中故形體自以剛强也○弼曰心宜無有使氣則强○雱曰有心以使氣則氣復使心心氣交使則天和雕喪損其眞矣人所受者不可益損故增生損氣俱爲失理孟子有揠苗不芸之戒而老子有益生使

氣之說凡以全其淳氣而已此强非自勝之强强梁之强也

物壯則老

河曰萬物壯極則枯老也

是謂不道

河曰老不得道○雱曰人之有壯老者形也若夫定分則常而不遷矣失性之人形化而心與之變故壯則血氣充溢而老則精神衰憊唯含德之厚者不然吾心未嘗移則氣亦有常而不變故雖外有壯老而

心不異乎赤子之時此有道者也凡易於歲時而隨壯老以化者物而已矣豈道也哉

不道早已

明皇曰凡物壯極則衰老故戒云矜壯恃強謂不合於道當須早已○河曰不得道者早已死也○雱曰不道之人雖其少時已失生理故曰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

河曰知者貴行不貴言也○弼曰因自然
也○雱曰理極於無言
言者不知
明皇曰知了悟也言辯說也○河曰駟不
及舌多言多[illegible]力曰造事端也○雱曰
惟其有言已非知理
塞其兌
明皇曰了悟者於法無愛染於言無執滯
故云塞其兌○雱曰其神無郤
閉其門

明皇曰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河
曰塞閉之者欲絶其源
挫其銳
河曰情欲有所銳爲當念道無爲以挫止
之○弼曰舍守質也
特一
十二
解其紛
河曰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釋之○
弼曰除爭原也
和其光
河曰雖有獨見之明當和之使闇昧不使

曜亂○弼曰無所特顯則物物無偏爭也
同其塵
河曰不當自別殊也○弼曰無所特賤則
物物無偏耻也○雱曰眞知者其處已如
此
是謂玄同
明皇曰解具如道沖章彼則約道此則約
人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也○河曰
玄天也人能行此上事是謂與天同道也
雱曰道至於玄而物我爲一者不立已以

敵物故物不得而有之
故不可得而親
明皇曰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河曰
不以榮譽爲樂獨立爲哀
不可得而疎
明皇曰汎然和衆故不可得而疎○河曰 十三
志靜無欲與人無怨○弼曰可得而親則
可得而疎也
不可得而利
明皇曰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河曰身不

欲富貴口不欲五味
不可得而害
明皇曰不爭故不可得而害○河曰不與
貪爭利不與勇爭氣○弼曰可得而利則
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貴
明皇曰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河曰
不爲亂世主不處闇君位
亦不可得而賤
明皇曰洗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河曰

不以乘權故驕不以失志故屈○弼曰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

故爲天下貴

明皇曰體了無滯言忘理暢銳紛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踈不可貴賤故爲天下至貴矣○河曰其德如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屈與世沉浮容身避害故爲天下貴也○弼曰無物可以加之者○雱曰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一法故也不見一法故物物而不物於物況

可得而親踈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莫之爵而常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

河曰以至也天使正身之人使至有國也

雱曰治國在乎盡道之正而已無容私智

以奇用兵

河曰奇詐也天使詐僞之人使用兵也○

雱曰兵非有道之器而聖人所不能無但不以爲常故曰以奇用也

侍一十四

以無事取天下

明皇曰在宥天下貴乎無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於道唯無事無為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摽也○河曰以無事無為之人使取天下為之主○弼曰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兵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辟以

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
奇用兵也○雱曰以正治國則天下自服
奚以有事爲哉蓋天下神器唯無爲者能
有之故下云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明皇曰以此下知之○河曰此今也老子
言我何以知天意然哉以今日所見知之
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明皇曰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政

令彌貧○河曰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作相殆故貧零曰事爲之禁則民擾而失業故貧也此亂之所始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明皇曰利器謂權謀人主以權謀爲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譎故令國家滋益昏亂○河曰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眇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弼曰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

則國家弱○雱曰有利器則必有機心機心生則下難知故國家昏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明皇曰人主以伎巧爲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也○河

曰人謂人君百里諸侯也多知伎巧謂刻畫宮觀雕琢服章奇物滋起下則化上飾金鐵玉文繡綵色日以滋甚○弼曰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雱曰古初之民器用鄙朴下逮末俗製作彌精

巧思日生風俗愈弊非常之事由此滋多
一本利作伎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明皇王弼二本物作令○明皇曰無爲既
失法令益明竊法爲其盡成盜賊豈非多
有乎○河曰法物好物也珍好之物滋生
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也
弼曰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
以耻貧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强國者也而
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

河曰謂下事也

我無爲而民自化

河曰聖人言我修道承天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也○雱曰無爲則體常上體常則民亦體常故自化申上文利器之義

我好靜而民自正

河曰聖人言我好靜不言不教民皆自忠正也○雱曰好靜則復性上復性則民亦復其性故自正申上文盜賊之義

我無事而民自富
河曰我無徭役徵召之事民安其業故皆
自富○雱曰無爲好靜故能無所事而民
遂其生夫豈多忌諱哉
我無欲而民自樸
特一
明皇曰無爲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
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
則全和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矣○河
曰我常無欲去華文微服飾民則隨我爲
質樸也○弼曰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

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而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雱曰申上文奇物之義竊嘗論曰聖人之治也化之以無爲正之以好靜使各遂於富庶而要其終也復之樸而已夫然則豈有利器奇物而假法令以爲之制哉凡民之所以毀樸趨僞皆在於多欲也上誠無欲則民安得欲爭此帝皇之極致也一本自富在自正前

其政悶悶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河曰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
其民淳淳
明皇曰政教悶悶無為寬大人則應之淳
淳然而質樸矣○河曰政教寬大故民淳
淳富厚相親睦也○弼曰言善治政者無
形無名無事無正可舉悶悶然至於大
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
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
河曰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也

雰曰察察治已甚也
其民缺缺
明皇曰政教察察有苛急人則應之缺然而凋弊矣○河曰政急民不聊生故缺缺缺日以疏薄○弼曰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
特一
僞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雰曰缺如器物破缺言不全也
十八
禍兮福之所倚
河曰倚因也夫禍因福而生人遭禍而能

悔過責已修善行道則禍去而福來
福兮禍之所伏
河曰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
福去禍來也
孰知其極
明皇曰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悶悶俗
則以爲無政理之體人反淳淳然而質樸
此則禍爲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而俗則
以爲有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弊此
福爲禍之所藏也○河曰禍福相生誰能

知其窮極時○雱曰萬物通乎一氣而一氣之運往而復返終則有初轉徙無窮知流無有窮極故禍福相代如彼四時聖人唯知其然故事貴適中不爲已甚若夫察察之政欲崇正而禁奇止妖而興善以盡天下

之福而不知奇正相生妖善迭化志欲爲福而不知福極爲禍故莊周寓言於才與不才之間然則推而爲政其亦在察與不察之間乎故曰其政悶悶蓋如上說則其於善惡是非若有所不辨是以小智觀之

意或不快也此句與荒乎未央之語同蓋
彼齊唯阿此等禍福理皆一致
其無正邪
明皇王弼二本正下有邪字○河曰無不
也謂人君不正其身其無國也○雱曰言
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正可舉無刑可名
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雱曰大
運不留當時者爲是欲定奇正而不知正
不可常則可謂知乎雖然以爲無正者是
以無正爲正者也邪者疑辭亦不定乎無

正也

正復爲奇

河曰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爲詐也○弼曰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正復爲奇

善復爲妖

明皇曰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河曰善人皆復化上爲妖祥也○弼曰立善以和物則便復有

妖妖佞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明皇曰以正爲奇以善爲妖如此迷倒其爲日也固以久矣○河曰言人君迷惑失正以來其日已固久○弼曰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雱曰民失其性而不冥夫道自有生以來蓋已如此非一日之積矣而爲政者方乃事其察察然而欲使天下畢協於吾一偏之正既爲不可而又不知其所謂正者未嘗正

也聖人則不然雖方廉且直以道德之光燭天下而體常混然不示人以迹故民得安常復樸而風俗淳淳也豈曰小補之哉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河曰聖人行方正者欲以率下不以割截人也○弼曰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雱曰大方無隅言混然也若有割絶之迹則與物分界矣廉而不劌

明皇王弼二本害作劌○河曰聖人廉清

欲以化民不以傷害人也今則不然正己以害人也○弼曰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汚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雰曰雖有廉隅不至於劌也一本劌作穢非

侍一

二十一

直而不肆

河曰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已從人不自申之也○弼曰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雰曰直而肆則有其直大直於理爲直而常委

曲以從理
光而不耀
明皇曰聖人善化不割彼而爲方不劌彼
而爲廉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修
之身而天下自化矣肆申也○河曰聖人
雖有獨知之明常如暗昧不以耀亂人也
弼曰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
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
不攻而使復之也○雱曰光以燸物謂之
耀和其光歸其明者豈耀以燸物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　河曰謂人君治理人民

事天　河曰事用也當用天道順四時

莫若嗇

明皇曰嗇愛也人君將欲治人事天之道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矣○河曰嗇貪也治國者當愛民財

不爲奢泰治身者當愛精氣不放逸○弼曰莫如猶莫過也嗇農夫農人之治田務去其殊類歸於齊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於天命下綏百姓莫過於此○雱曰治人在乎正己事天在乎盡性此兩者一於嗇而已葆其精神不以外耗內者嗇也人之本眞充塞六極無所不徧而終至於不足者侈有爲而輕自用故也唯嗇也故能全吾所受命於天而不多費於妄作然則性其有不盡者乎

已其有不正者乎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全其初之所命則天心得矣人則與我同其所受者也我誠全則同者應矣其於治也何有哉

夫唯嗇是以早復

明皇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彊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河曰早先也服德也夫獨愛民財愛精氣則能先得天道也○弼曰復常也○雱曰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唯嗇者不侈於費

已其去本也未嘗遠故復靜爲早一本復作服非

早復謂之重積德

明皇曰夫能儉嗇以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河曰光得大道是謂重積德於已也○弼曰唯重積德不欲銳速然後乃能使早復其常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者也○雱曰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其爲積也積之又積者也

特一 二十三

重積德則無不克

明皇曰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服者矣克能也○河曰克勝也重積德於已則無不勝○雱曰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明皇曰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若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河曰無不克勝則莫有知已德之窮極也○弼曰道無窮也○雱曰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

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明皇曰莫知其窮極然後可以爲有國○
河曰莫知已德有極則可以有社稷爲民
致福○弼曰以有窮而莅國非能有國也
雱曰聖人糠粃土苴足以陶鑄堯舜其於
有國也何有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明皇曰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
以長久矣○河曰國身同也母道也人能

保身中之道使精氣不勞五神不苦則可以長久○弼曰國之所以安謂之母重積德是唯圖其根然後營末乃得其終也○雱曰有國之母所以有國者也莫知其極者是

是謂深根固柢 性

河曰人能以氣爲根以精爲蒂如樹根不深則枝蒂不堅則落言當深藏其氣固守其精使無漏泄○雱曰人以性命爲根外乎此者枝葉也失性之人盛枝葉以傷根

根傷則精氣衰而蒂不固此所以早斃也
夫唯嗇則不以外傷其根根深則蒂固蒂
固則形連乎命而遲脫矣柢一本作蒂音
義同
長生久視之道
明皇曰積德有國則根深而蒂固矣深固
者是長生久視之道○河曰深根固蒂者
乃長生久視之道○雱曰精神發見於目
故人死則目瞑而無光能嗇以深根則蒂
固而根深其視久矣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明皇曰烹小鮮者不可撓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河曰鮮魚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弼曰不擾也

躁則多害靜則全眞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感衆心矣○雱曰烹鮮之術唯待其自熟無所施其巧攪而擾之則潰矣治國之道亦然大國小鮮者明所

治雖大得其道則甚易爲也
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明皇曰以道臨蒞天下不求有妄之福故
鬼無以見其神明○河曰以道德居位治
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弼
曰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
鬼不神也○雱曰民不擾則得盡其性民
盡其性則天地之和應而萬物無不遂矣
故鬼亦安其處而不能爲神也人鬼殊道
而每至於相干者陰陽之氣有盭而交失

其所故萬物得秉彝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明皇曰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無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怪以傷人也○河曰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弼曰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明皇曰鬼見神怪則傷人聖人有爲則傷人今鬼所以不見神怪而傷人者蓋以聖

人無爲清靜故爾○河曰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之也○弼曰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猶

云非獨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夫恃威網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聖之爲神聖道之極也○雱曰雖聖人不傷人故天地之和應而人鬼各遂兩不相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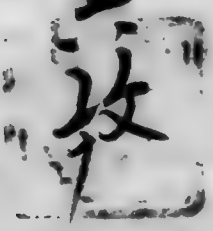
夫兩不相傷
河曰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
故德交歸焉
明皇曰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
則匱神之祀今兩不相傷物故德交歸焉
河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
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
歸焉○弼曰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
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
神聖合道交歸之也○雱曰人歸德於鬼

鬼歸德於人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八

特一

三七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侍二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九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河曰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弼曰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雱曰如江海之於百谷

天下之交

明皇曰下流者謙德也大國當下流開納

則天下之人交至也○河曰大國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弼曰天下之所歸會者也

天下之牝

河曰牝者陰類也柔謙和而不愠也○弼曰靜而不求物自歸之○雱曰當以雌靜受物一本天下之交字

牝常以靜勝牡

河曰女所以屈於男陰勝陽以安靜下先求之也

以靜爲下

明皇曰天下之人交至者歸於謙德則如牝以雌靜常爲牡動所求由以靜爲下○河曰陰道以安靜爲謙下○弼曰以其靜故能爲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爲下故物歸之也○雱曰一本云以其靜爲之下故大國以下小國

弼曰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

河曰能謙下之則常有之○弼曰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明皇曰大取小以爲臣妾小取大以爲援助○河曰此言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弼曰大國納之也

特二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明皇曰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河曰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弼曰言唯脩卑下然後乃各

二

得其所○雱曰天性非能下人以好爲之者非欲取人但天性自下人而人自歸之者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河曰大國不失下則兼幷小國而牧畜之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明皇曰大國執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爲臣妾小國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爲援助○河曰使爲臣僕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明皇曰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
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
者宜爲下○河曰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
大國又宜爲謙下○弼曰小國脩下自全
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脩下則天下
歸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爲下也
雱曰均之有取大國以下小國則爲樂天
樂天者道也小國以下大國則爲畏天畏
樂天者勢也

時二

三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明皇曰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所故興言云爲萬物之奧奧內也○河曰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

弼曰奧猶愛也可得庇蔭之辭○雱曰大道深密能庇覆萬物而萬物之所伏藏

善人之寶

明皇曰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之而無患累也○河曰善人以道爲

身寶不敢違○弼曰寶以爲用也○雱曰
善人之所寶聖人則體之矣一本作所寶
不善人之所保
明皇曰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
及有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爾
河曰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
猶自知悔早下○弼曰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
河曰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大市交易而退
不相宜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賈者欲疾

售也

尊行可以加於人

明皇曰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而從善矣故下文云○河曰加別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弼曰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正之美言之則可以奪衆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

行之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雱曰美言尊行道之末流而猶足以市且加於人況道者乎一本無於字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明皇曰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棄遺之有乎○河曰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何有棄民德化淳也○弼曰不善當保道以免倣○雱曰市以利合者也人性忌其上而不可加者也苟有美言尊行則雖利者可與交而加人而人不忌矣

然則有道者其於化人何所不服哉故於人之不善無所棄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明皇曰共教不善之人○河曰欲使教化不善之人○弼曰言以尊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侍二

明皇曰三公輔佐雖以合拱之璧先導駟乘之馬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爲之道於吾以化人爾○河曰雖有美璧先駟馬而至故不如坐進此道○弼曰此道上之

五

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爲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雩曰天子三公以化民爲已任有道則天下將自賓璧馬所以招賢招賢爲政之大者也雖得賢而已不能進道則民猶不服故未若不求乎外而進道之要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

明皇曰何問辭也

不曰求以得
河曰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遠行求索
近得之於身
有罪以免耶
河曰有罪謂遭亂世闇君安行刑誅修道
則可以解死免於衆耶也○雱曰求以得
故善人寶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故爲天下貴
明皇曰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如財帛故
可日日求而得之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

則自無罪累豈待有罪方求免邪可以爲天下貴爾○河曰道德洞遠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弼曰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侍二

爲無爲

河曰因成修故無所造作○雱曰爲道也事無事

河曰預設備除煩省事也○雱曰事道也

味無味

河曰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弼曰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雱曰味道也此三事者皆爲道之常爲此道者雖以無爲爲常而不敢以無故輕乎有物但遇物以道而及乎有物則不敢忽也故下文云

大小多少

河曰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雱曰畏事之小如大眞事之

少如多莊子曰不忽於人
怨以德
明皇曰於爲無爲於事無事於味無味者
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
與爲怨者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

小皆爲怨懟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
德○河曰修道行善絶禍於未生也○弼
曰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
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雱曰以直報
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德也事則吉凶與

民同患故已上諸法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舉怨而以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圖難於其易

河曰欲同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

爲大於其細

明皇曰肆情縱欲者於爲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爲其大當須於性未散而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也○河曰

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雰曰任德者雖以無爲常而及乎事物之際常齋戒以臨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莊子曰有而爲易乎昊天不宜天下之禍常生於所忽戒乎其易與細則終無尤矣

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

河曰從易生難

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明皇曰明上文所以預圖爲也○河曰從

細至著○雱曰易則發於所忽細則從微至著

故聖人終不爲大

河曰處謙虛也

故能成其大

特二

明皇曰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成其大者以不爲其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爾○河曰天下共歸之也○雱曰聖人常修細務以成大功功業既成所謂大人也詩曰小難盡廢則中國微矣此

亦明大治之在積小也

夫輕諾必寡信

河曰不重言也

多易必多難

明皇曰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難○河曰不愼患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河曰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弼曰以聖人之才猶尚難於細易況非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

之也

故終無難矣

明皇曰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

河曰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猶避害深也

雾曰聖人非但慎微可不生事常以事為

特二

憚而不輕易於有為故終無難也

九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河曰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

其未兆易謀

明皇曰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令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尚未形兆謀杜絶之使令不起並甚易爾○河曰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也○雰曰戒在事物之先所謂爲之於未有

其脆易泮

河曰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雰曰一本泮作破

其微易散

明皇曰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絶之者脆

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河曰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弼曰雖失無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愼終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微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則無敗事雰曰救於已然之始所謂治於未亂爲之於未有

明皇曰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爲營

爲於未有形兆爾○河曰欲有爲當於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弼曰謂其安未兆也

治之於未亂

明皇曰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爲除理之於未成禍亂爾○河曰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塞閉其門也○弼曰謂閉微脆也

時二

十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河曰從小成大○雱曰長也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河曰從卑立高○雱曰積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明皇曰此二者喻其不早良圖使後成患
河曰從近至遠○雱曰進也此三者皆自
近及遠從微至著物化之理也故聖人不
敢造事物之端以開天下誠恐因而寖大
去本日遠貽患將來也故曰化而欲作吾
將鎮以無名之樸然則聖人之慮患也不
亦早乎

爲者敗之
河曰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於義廢於仁有爲於色廢於精神也
執者失之
明皇曰凡情不能因任營爲分外爲者求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遣動成執著執著求得理必失之〇河曰執利遇患執道全身堅持不得推讓反還〇弼曰當以慎終除微慎微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刑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敗失也〇雱曰

侍二
十二

真常無所有所則違爲之執之皆屬意作
吾有此意民意日生夫然豈所謂持其安
而謀其未兆者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
河曰聖人不爲華文不爲色利不爲殘賊
故無敗壞也
無執故無失
河曰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
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雱曰吾不敗常
失性則天下亦盡其常性矣

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明皇曰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常於近成而自敗之○河曰從爲也民人爲事常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自敗也弼曰不愼終也○雱曰事有常運時至即成莊子曰美成在久而民愚無知昧於此理躁而欲速以人助天故事已幾成而每至自敗此則以人勝天以故滅命以事勝道之過也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明皇曰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過敗之事○河曰終當如始不當懈怠雱曰事常自爲不假人力如種苗者但當深其根去其害則秋至而成理可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河曰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色聖人欲於德也○雱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耳故不貴難得之貨

明皇曰難得之貨爲性分所無者令聖人於欲不欲不營爲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河曰聖人不眩爲服不賤石而貴玉○弼曰好欲雖微爭尚爲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雱曰聖人所謂無爲無執者故未至於釋然都忘也但不於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民飽食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妄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

抹其迷而反之性

學不學

河曰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眞也雱曰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於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

以復衆人之所過

河曰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也○雱曰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

之所過○雱曰衆人逐末多事聖人以不學之學捄其過而反之道以輔萬物之自然何曰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萬物自然之性也

而不敢爲

明皇曰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故不敢爲俗學與多欲也○雱曰輔自然者莊子所謂反以相天是也爲之則以

人滅天矣故不敢爲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而事物無所兆矣夫豈有脫之可泮徹之可散者哉

古之善爲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

河曰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

河曰不以道教民明智巧詐也將以愚之

明皇曰人君善爲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

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河曰將以道德教民使樸質不詐僞○弼曰明謂多見巧詐蔽其樸也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雱曰所惡夫愚者不明乎理而抵冒法禁今則不然反常偽樸無事

巧僞而已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明皇曰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河曰以其智多故爲巧僞○弼曰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雱曰智則難知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明皇曰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
理國智多必作法法作則姦生故是國之
賊○河曰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必遠
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弼曰智猶治
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
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當務塞兌閉門
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
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

思惟察巧姦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雱曰任察以治則民爭出於智詐矣莊子曰開人者賊生此之謂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明皇曰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純德之士使優息蕃魏弄丸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興人和年豐故是國之福也○河曰不使智慧之人治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爲邪飾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爲國之福也○雱曰君人在乎法天法天在乎體

道釋道而智非其任矣若夫至人無思無
爲而天下復樸者福可勝言哉莊子曰閉
天者德生此之謂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明皇曰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
國人君能知此兩者委任純德之臣是以
爲君楷模法式○河曰兩者謂智與不智
者智者能爲賊不智者能爲福是治身治
國之法式也○雱曰楷一本作稭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

明皇曰人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至德矣○河曰玄天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

河曰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弼曰楷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河曰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已玄德施與人也○弼曰反其眞也○老曰

物事也任德者與事相反而事卒以之治
比本末之說也世人所見者淺近徇末而
昧於本故但見事而不知德也
然後乃至大順
明皇曰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今
物乃至大順於自然之性也〇河曰玄德
與萬物反異故能至大順順天理也〇雱
曰方其任德之時若反於事而事終以治
反近情而順大勢故也一本作乃復至於
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河曰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故能爲百谷王

明皇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委輸歸王者以其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河曰以卑下故能爲百谷王也○雱曰王者歸往之義能不物物乃歸矣

是以聖人欲上人

河曰欲在民上

以其言下之
河曰法江海處謙虛
欲先人
河曰欲在民之前也
以其身後之
河曰先人而後已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
河曰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謑下故
民戴而不爲重
處前而人不害

明皇曰謙爲德柄尊用益光以言謙下之百姓忻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退後之百姓予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害也○河曰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心也○雰曰一本有也字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明皇曰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爲之主而不厭倦○河曰聖人恩深愛厚視民如赤子故天下樂推進以爲

主無有厭也○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爲此哉亦德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故常爲天下貴也

以其不爭

河曰天下無厭聖人時是由聖人不與人爭先後也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共推誰與爭者○河曰言人皆爭自爲無與吾爭無爲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明皇曰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無所象似我則答云○河曰老君言天下謂我德大我則佯愚似不肖

夫惟大故似不肖

河曰唯獨名德大者爲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若肖久矣

河曰肖善也謂辨惠也若大辨惠之人身

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
其細也夫
明皇曰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
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
細也夫○河曰言辨惠者唯如小人也非
長者○弼曰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肖
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夫曰若肖久矣其
細也○雱曰肖者有所似道爲萬物祖故
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
則是象彼則彼必大而我小矣

我有三寶

雱曰凡此三寶皆俗情所謂小而乃至人之所以爲大也

寶而持之

明皇曰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河曰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一曰慈

（持二）（十九）

河曰愛百姓若赤子○雱曰慈主於愛愛物仁也而獨稱慈者仁則廣德以覆下於

末爲盛矣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者父道仁之本而不假爲者也

二曰儉

河曰賦斂若取之於已也○雱曰儉之爲德寡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至者其儉乎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將以爲儉而方其爲禮也不得獨儉非禮則無末非老子則不知本本乎本乎聖人之道於是爲至乎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明皇曰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爲天下先故樂推而不厭○河曰執謙退不爲倡始也○雱曰於易則謙是也天地人神皆以謙爲貴故聖人寶之

夫慈故能勇

明皇曰慈仁斆故勇於救濟也○河曰以爲仁故能勇於忠孝也○雱曰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雱曰慈者不爭而勝勇莫大焉

儉故能廣

明皇曰節儉愛費財用有餘故功施益廣
也○河曰天子身能節儉故民日用無
弼曰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雱
曰區區以奢侈自廣者其狹甚矣唯無以
末傷本無以外滅內者至廣也

侍二 二十

不敢爲天下先
河曰不爲天下首先
故能成器長
明皇曰慈儉之德謙益先推先與人人必
不厭故能成神器之長○河曰成器長謂

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弼曰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雱曰此聖人之行故但爲器長而已若道之長則未嘗在物後也

今舍其慈且勇

河曰今世人舍慈仁但爲勇武也○弼曰且猶取也

舍其儉且廣

河曰舍其儉約但爲奢華

舍其後且先

河曰舍其後已但爲人先死矣

明皇曰今舍慈且勇勇則害物舍儉且廣廣則傷財舍後且先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特二）（二十一）○河曰所行如此動入死地○雱曰以人滅天以事勝道借使幸免蓋失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而本者也

夫慈以陳則正

弼曰相敵而不避於難故正也○零曰正如正兵之正正兵之言師整而不動也愛民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于後以此者上不慈故也一本作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

明皇曰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矣○洵曰夫慈人者百姓親附幷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零曰戰守主於殺伐

而尚以慈爲德則餘事可知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明皇曰以慈守豈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河曰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人之性使能自營助也雱曰三寶皆以慈爲心言天救衛之者以其慈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

明皇曰士事也善以道爲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河曰言貴道德不貴武力弼曰士卒之帥也武尚先陵人也○雱曰士非成德之稱故士之爲言察也武也獄師曰士取其察卒帥曰士取其武夫以武爲事者德在乎不武所以爲之本也故武者不失爲士而非德士也爲士之善其以德乎

善戰者不怒

明皇曰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則善故

不憑怒○河曰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胷心絶禍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弼曰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雱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者其事而已德則未嘗怒也

善勝敵者不爭

明皇曰師克在和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爭○河曰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来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弼曰不與爭也○雱曰不爭之德有時而爭爭之者事也德則未嘗爭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明皇曰謙以使人令盡其力必先下之是
爲善用
是謂不爭之德
河曰謂上爲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之道
德也○雱曰是德也非事也此言德經也
故常言德它皆如此
是謂用人之力
河曰能身爲人下是謂用人臣之力○雱
曰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雱

曰天下皆助之故不用力而勝强也
是謂配天
河曰能行此者德配天地○雱曰不徇事
而得德故能盡性盡性則人道備故可以
配天
古之極
明皇曰善勝是不爭之德爲下是用人之
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
要道也○河曰是乃古之極要道也○雱
曰一本此有也字古之極者大中之道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明皇曰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河曰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此設其義也

吾不敢爲主

河曰主先也不敢先舉兵而爲客

河曰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
雱曰造攻自鳴條爲兵主者也朕載自亳
爲客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明皇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無營爲則
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
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
於寸而退於尺○河曰侵人境界利人財
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雱曰不勇於殺
伐

是謂行無行

明皇曰爲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河曰彼遂不止爲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弼曰彼遂不止○雱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明皇曰攘捋臂所以表怒義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河曰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仍無敵

明皇曰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

敵可引○河曰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弼曰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也言無與之抗也

執無兵

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爲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河曰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愍忍喪之痛也○雱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戰同

侍三

二

禍莫大於輕敵

河曰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人侵取不休輕戰貪財輕敵則幾喪吾寶

明皇曰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人輕侮敵人者則殆喪吾以慈之寶○河曰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人近喪身也○弼曰言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强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雲万曰

兵凶器也仁人之兵雖所向無前而不敢
輕敵輕敵則喪其慈喪慈則有不勝也
故抗兵相加
河曰兩敵戰也
哀者勝矣
時三
明皇曰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 三
於人者勝○河曰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
死○弼曰抗舉也若當也哀者必相惜而
不趣利避害故必勝○雱曰哀憐之心慈
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

之言兵力相敵也竊嘗論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又曰勗哉夫子尚桓桓亦何哀之有而老子之言兵獨常如此者論兵之道也彼則兵之事也聖人豈異意哉而不同者時而已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明皇曰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河曰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

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明皇曰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河曰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弼曰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雱曰聖人順性命之至以爲教言不煩而簡事不奇而常反身則知率性則合苟欲知之行之不亦甚易乎凡天下之難事皆起於舍本逐末與妄爲構故

內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不能勝也夫唯異此則一辭可盡雖甚易知甚易行而莫能知莫能行者用心於末而務奇與難故爾一本作人莫之能知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侍三

明皇曰言者在理理得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爲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爲君也○河曰我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反○弼曰宗萬物之宗也君萬事之

四

主也○雰曰言以理爲歸事以道爲主知理與道則言與事雖多無難知者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明皇曰天唯俗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河曰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闇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

弼曰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雰曰所知非至理則所謂知者非知也自以爲知而不知聖人則可謂知乎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明皇曰了知我忘知之忘者希少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河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爲貴也○弼曰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

侍三

希則我貴也○雱曰道大則知者少歷萬

五

世而知者一人是旦暮遇之也一本作則我者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明皇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

知我者希爾○河曰被褐者薄外而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眞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爲貴也○雱曰豈辨以相示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河曰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雱曰不識不知眞知之極

不知知病矣

明皇曰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病○河曰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弼曰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雱曰道不可知且不足知而彼乃昭然有知是未嘗知道也未嘗知道而自以為知則是妄見一切耳其病大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明皇曰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病○河曰夫唯能病若衆人有強知

之病是以不自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河曰聖人無此强知之病者以其常若衆
人有此病也
是以不病

明皇曰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 時三
强知之病是以不病○河曰以此非人也 六
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知託於不知
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
知道意而妄行强知之事以自顯著内傷

精神滅壽消年也○弼曰病病者知所以為病○雱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明皇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有畏拙於慎微則至於大可畏○河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神承天順地也○雱曰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乎有為以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僞彫薄而威不能服也

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

無狹其所居

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河曰謂心居神當寬免柔不

當急狹也

無厭其所生

明皇曰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思寡欲使不勞倦○河曰人所以生者爲有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念邪僻

滿腹爲伐本厭神○弼曰清靜無爲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雖其清靜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良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乂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零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裹不能使之復樸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僞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狹聖人不然

使民逍遥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之性則其有干威者乎莊子曰狶韋氏之國黃帝之圃堯舜之宫湯武之室此明世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優劣乎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

弼曰不自厭也

是以不厭

明皇曰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

河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澡垢恬

怡無欲則精神居之不獻也○弼曰不自獻是以天下莫之獻○雱曰上不之曰獻其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獻其天此之謂也獻者天獻之之獻

是以聖人自知

河曰自知已之得失

不自見

河曰不自顯見德美於外故之於古○弼曰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藏也

自愛

河曰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明皇曰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
無厭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
其身以聚怨也○河曰不自貴高(妙)尒名於
世○弼曰自貴則物狹厭居生○雱方曰自
見則矜我自貴則賤物此所以自狹於其居
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
知則明乎性而不爲妄自愛則保其身而
不爲非夫然則豈至於干天之威也

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去彼見貴取此知愛○河曰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河曰勇敢有為則殺身也○弼曰必不得其死也

勇於不敢則活

明皇曰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則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

者則可以活身矣○河曰勇於不敢有爲則活其身○弼曰必濟命也○雱曰勇敢者任氣生事輕死以徇其所爲以事爲道者也勇不敢者迫而後動不先物以爭功以道爲事者也

此兩者

河曰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河曰活身爲利殺身爲害○弼曰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雱曰人之所利天實害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以爲小人則固流俗之所後也而天實先之

天之所惡河曰惡有爲也

孰知其故明皇曰兩者敢與不敢也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河曰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

雱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知
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視
以爲法
是以聖人猶難之
明皇曰聖人猶難爲勇敢之事○河曰言
聖人之明德猶難者勇敢況無聖人之德
而欲行之乎○雱曰聖人與天合德尚不
敢輕諾多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成人事勇敢

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河曰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弼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雱曰天爲羣物之父豈與赤子爲敵乎此所以善勝也

不言而善應

明皇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河曰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弼曰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臨應也○雱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

淫酬酢萬變無一不至

不召而自來

明皇曰天道不召物所從已物不能違自來順天爾○河曰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弼曰處下則物自歸○雱曰見召於人臣子之道天爲君父孰能制之運至則來非有召也

詩三

十一

坦然而善謀

明皇曰天道玄遠繟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河曰繟寬也天道

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弼曰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誡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謀之故曰坦然而善謀也○雱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一本作繟然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明皇曰天之網羅雖恢恢疎遠刑淫賞善毫分不失○河曰天所網羅恢恢其大雖疎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雱曰天任理而不任意其禍福也付之自爲如木有

華還當結實豈或開而結之哉而無一不如法者今世之人多疑禍福之應誠以小智自私任意而不知理故但見一曲而不覩夫大致也故知此道也則世間善惡禍福隨其器之大小各有遲速之度要當報之無有免者且聖人爲政尚貴悶悶誠使天道之大而察察其意則其報復也豈能周乎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

河曰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

奈何以死懼之

明皇曰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常無畏者人君常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河曰人君當寬刑罰教民去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雱曰上失其道俗彫民困民無所賴生以抵冒法禁而上猶以死懼之然則所殺雖

多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

河曰當除已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明皇曰若使民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

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爲奇詐者假令吾

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

云○河曰以道教民而民不從反爲奇巧

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老子傷

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弼曰詭

異亂羣謂之奇也○雱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民重死然後刑行而物服矣

常有司殺者殺

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河曰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悖三 十三

而代司殺是代大匠斲

明皇曰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河曰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

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也○雰曰君尊臣平各有常分君以無為而任道臣以有為而治事道之與事相去遠矣故典獄則有司殺治木則有大匠君不與焉仰成而已世皆知代斲之非而不悟代殺之失莊子曰上亦有為也下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德傳曰舜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道實兼事故君得兼臣然君而事事失其所以為君矣臣之事事而殺伐尤為非道故深言之

蓋經稱不以兵强天下而猶曰以道佐主者誠以以道爲主則豈暇議彼哉一本而作夫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明皇曰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也○河曰人君行刑罰猶拙人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代天殺者夫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弼曰爲逆順者之所惡忿也不仁者人之

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雱曰代斲傷手而已代殺乃失其道也一本無有字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

河曰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飢

明皇曰天下之民所以飢之不足者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爾○河曰民皆化上爲貪叛道違德故飢○雱曰張官職

禄制禮用財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末
盛本衰適使之飢而已一本無也字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
河曰民之不可治者以君上多欲好有爲
也
是以難治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難理化者以其君
上之有爲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理
河曰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雰
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困俗彫巧僞

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
河曰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
厚貪利以自危
是以輕死

時三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以其違
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河曰以求
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雱曰生者不
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厚則求欲無已
觸刑陷險視死輕矣此三者皆以其求害

十五

其所以求蓋明無爲之理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明皇曰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養過其分
則生亡矣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
於矜貴其生○河曰夫唯獨無以生爲務
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弼曰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
其下也民從上也疑此非老子之所作○
雱曰厚生必至於輕死唯無以生爲乃常

全矣貴生者但賢於輕死未若無以生爲之至也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

河曰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

其死也堅强

河曰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强也

草木之生也柔脆

河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曰和氣去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明皇曰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
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
者喪身失性〇河曰以其上二事觀之知 恃三
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 十六
是以兵強則不勝
明皇曰見哀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〇河
曰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為

一強故不勝○弼曰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雱曰善勝者積小不勝以爲大勝今此以強爲德則其事必弱也

木強則共

明皇曰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下文云○河曰木強大枝葉共生其上也弼曰物所加也○雱曰伐而共之

故堅強居下

弼曰大之本也

柔弱處上

河曰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大道抑強扶弱自然之効○弼曰枝條是也○雱曰窮嘗論之陰陽道也陰先而陽後天地物也天尊而地卑故語德則柔弱足以制剛強計事則剛強足以制柔弱世之人觀事而不明乎德故所謂強者常至於與死爲徒也一本作強大處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明皇曰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河曰天道闇昧舉物類以爲喻也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下之道○河曰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河曰天道損有餘而益謙常以中和為上
也○雱曰天道任理故均一本補作與
人之道則不然
河曰人道則與天道反也○弼曰與天地
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
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無身無私乎自然
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
明皇曰天道平施裒多益寡人則違天翻

損不足○河曰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强也○雱曰人道任情故不均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明皇曰誰能以已之有餘奉與天下之不足乎獨有道者能爾○河曰言誰能居有

餘之位自省爵禄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也○雱曰有道者與天合道一本云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明皇曰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

不恃其功○河曰聖人爲德施不恃其報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推功於物不處其成○河曰功成事就不處其位○雱曰一本居作處字

其不欲見賢耶

河曰不欲使人知已之賢匿功不居榮名畏天損有餘也○雱曰恃爲處功則見賢見賢則有餘是招損之道也一本無邪字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
河曰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
則行
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
河曰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
特三 十九
而成功也
其無以易之也
河曰夫攻堅強無以易於水○雱曰水方
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已此所以終
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強矣而持以攻物有

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一本云天下柔弱
莫過於水
弱之勝彊
河曰水能滅火陰能消陽
柔能勝剛
河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天下莫不知
河曰知柔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也
而莫之能行
明皇曰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未有不

知者知有此道不能行也○河曰恥謙卑好强梁○雱曰得一者寡一本作故柔勝剛以弱勝强

是以聖人言河曰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河曰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爲一國君主也○雱曰垢未若不祥之甚故但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明皇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濁稱孤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有奉故天下之人歸往矣○河曰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雱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爲德也受垢不祥其納汙受辱之義乎此可謂智者道爾

侍三

二十

正言若反

明皇曰爲國之垢爲社稷主受國不祥爲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

反○河曰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雱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明皇曰與身爲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曰和大怨○河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必有餘怨

明皇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爲慊故曰必有餘慊○河曰任刑者失人情必有慊及於良人也○弼曰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慊已至而德以和之其傷不復故必有餘慊也○雱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天下始有慊矣既不能反常復本而方乃以聯合歡則慊必彌起

安可以爲善

明皇曰既有餘慊則不可以爲善○河曰

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慫爲善也○雱曰意若爲善而不善之本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弼曰左契者防慫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

明皇曰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慫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

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
河曰但刻契之信下責人以他事也○雰
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
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
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
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
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
莊子曰以得爲在人以失爲在己湯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
者操右契蓋獻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契乃

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券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河曰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弼曰有
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
也○雱曰下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特三 二十二
無德司徹
明皇曰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
心契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則將立法以通
於人爲法之弊故未爲善○河曰無德之
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弼曰徹司人之

過也○雱曰徹通也物物求通其塞多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明皇曰司契則清靜立法則凋殘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化淳於無爲
不可立法而生事○河曰天道無有親踈
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雱曰唯天無
親但善則與之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

泰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弼曰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雱曰小制國寡聚民則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僞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明皇曰什作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爲什作伯長者亦無所用之矣○河曰使民各長部曲什

伯貴賤不相犯也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徵召奪民良時也○弼曰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之當何患不足也○雱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百器清靜之治務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興作終無連羣聚衆之事故雖器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

河曰君能為民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

而不遠徙

明皇曰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河曰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弼曰使民不厌惟身是寶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雱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質薄事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此亦亂之極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河曰清靜無爲不作煩華不好出入遊娛
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河曰無怨惡於天下○雱曰民自足於性
分之內則無遠遊交戰之患 侍三 二十四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
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反樸還淳復歸
於三皇結繩之用矣○河曰去文反質信

無欺也○零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甘其食

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河曰甘其蔬食不思食肉牲也

美其服

明皇曰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河曰美其惡衣不貴五色○零曰甘食美服無事而富也

安其俗

明皇曰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河曰安

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
樂其業
明皇曰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河曰樂
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侍三
明皇曰言其近○河曰相去近也○雰曰
人遂其生故繁息而樂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明皇曰無求之至○河曰其無情欲○弼
曰無所求欲○雰曰近而不交無求於外

也此盡性之治故民亦盡其性竊嘗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爲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爲比也老子大聖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義終焉楊子雲爲法言亦終乎唐虞之言蓋有法乎孔孟與此書也然子雲之說誠得施於天下亦何足以與乎聖人之業可謂有

其意矣而言之過也一本無使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

明皇曰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河曰信言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弼曰實在質也○雱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言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美言不信

明皇曰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不信○河曰滋美之言者孳孳華詞

不信者飾僞多空虛也○弼曰本在樸也雰曰離道而語事物故雖足以美淺聞之聽而非至論也且言者風波也何以美爲善者不辯

明皇曰善者在行無辯說○河曰善者以道脩身不綵文也○雰曰言近指遠不假繁辭

詩三二十六

辯者不善

明皇曰巧滯辯說故不善○河曰辯者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掘其山水

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雰曰言以明道而已要不煩何用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

知者不博

河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弼曰極在一也○雰曰極當在乎至微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明皇曰知者了悟也博者多聞也○河曰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眞要也○雰曰溺

乎事物之衆而不能反約愚之甚者安在乎有知聖人無積

明皇曰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河曰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則所得鮮矣安能大而化之乎此明知者不博既以爲人已愈有

河曰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弼曰物所尊也○雱曰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一本爲作與非

既以與人已愈多

明皇曰此明法性無盡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靜之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河曰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

有盡時也○弼曰物所歸也○雱曰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人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其能不匱足萬物蓋唯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河曰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也○弼曰動常生成之也○雱曰天者羣物之宗常以慈畜萬物豈有害之之意此明信言不美夫天理常夷美於此則害於彼矣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明皇曰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爲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河曰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弼曰順天之利不相傷也○雱曰一氣自運萬物必遂聖人體大運以有爲行運速於常度豈有心於爭乎夫唯如此故於立言垂法亦因時乘理適可而已非爲辯也然而終以此句者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爲而不爭老子

經意終於第八十篇此篇總序其作經之意亦由南華盡於莊子之死而更有天下一篇兼明道術之是非以自積著書之迹

道德玄經集註卷之十

釋音

嚷而羊切 躄居月切 眛音妹 貸吐代切 螫失亦切 攫俱縛切 峻子壘又子委切 啑夏一邁切 蒂常音丁計切 難乃旦切 脆七歲切 辟音避 繟音禪 悗苦回切 斲陟角切 賂音路 愈任與切 純壯本切

後序

老氏之書傳於世也久矣其言微其旨遠而莫能極學者非明白洞達窮道德性命之理未易測其津涯也夫老氏豈欲爲甚高之論以取惑於世蓋至道之極窈冥昏默雖聖人

猶且不能名方道術既散之際苟不示其髣髴明其大略則天下後世有愚而不靈者蕩然無所適莊然無所守不知大道之本原而爲倒置之民也於是不得已強而爲之言以明夫道大焉彌滿六合而無外小焉入乎纖

介而無間其玄則為衆妙之門其粗則治家治國治天下無乎不在昔之為註者有三曰河上公曰明皇曰王弼夫三家之說其間不能無去取然各有所長要其歸宿莫非究大道之本近世王雱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而老氏之書復訓厥旨明微燭隱自成一家之說則八十一章愈顯於世然世之學者以老氏為虛無無用之文少嘗加意陳言鄙論自以為得殊不知大道之本由老氏而後明老氏之經由數家而後知非俗學者所易聞也

太守張公深達夫道德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經術訓多士常患夫執經者不知道乃命置舍之學者衆其四說無復加損刊集以行於時而廣其教俾夫承學之士知老氏之書非徒爲虛誕之辭極深研精皆足以造乎至理其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則學者豈曰小補之哉迴承教下風幸得以親炙故祗請以書歲月且不泯其傳時元符元年十月一日前權英州軍事判官梁迴謹序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一

道常無言不得已而有言言之費也從而言之費之費者也言固可廢乎曰不可也以藥治病非上醫也方病而奪之藥雖虛扁莫爲也蓋老子一書自列氏莊氏已陰立訓傳而自爲一家者也至漢相曹參用其言有驗世益尊信之文帝時有河上公者乃始述道之蘊名爲註釋自是之後有鄰氏傅氏徐氏劉氏晉魏以來獨王氏最顯唐玄宗又改定章句刻石漏口廟中而世之言道德經益繁宋

興專守一道曰仁其治以慈儉不爭爲本幾若委靡不振而實參用老子家法故當時君臣於此書頗盡心焉郭雖不敏亦覃思有年矣常患註釋之繁而矛盾迭興復憂流派之廣而門户各異求出世者多鄙薄於治世之

常經思治世者復忽畧於出世之妙旨於是合本朝註釋之書畢力纂集尊
御註於其首列諸子於其下凡分一十二卷其佗如河上公王弼所著已載陳景元纂微兹不復詳吁亦多言矣乎然世方憒於其道

我又吝於其言則道益晦矣此經以自然爲體無爲爲用治世出世之法皆在焉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此治世之法也如生之徒十有三死而不亡者壽此出世之法也若夫秦漢方術之士所謂丹竈奇技符籙小數盡舉而歸之道家此道之緒餘土苴者耳學者當於此而有悟焉則鑿開混沌剖破藩籬以之治世則反朴而還淳以之出世則超凡而入聖然後知孔老無異法天生二聖人迭爲賓主以道詔天下後世其功至

不淺也惟我同志相與勉之紹定己丑重九
日鶴林眞逸彭耜謹序

道德眞經說序 廿四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
也裴駰注云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司馬
貞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
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高
帝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苦音怙張
守節正義云括地志苦縣在亳州
谷陽縣界今眞源縣也厲音賴 姓李氏

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禮記曾子問鄭氏注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蹤云老聃即老子也索隱曰說文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正義曰聃耳曼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曼無輪故世號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周本紀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後漢書竇章傳注云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孔子與孔子世家曰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又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

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

侍四

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三

孔子世家曰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

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已爲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又家語曰及去周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孔子曰謹奉教自周反魯道彌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注云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楚則老萊子）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注云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曰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

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
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老子無
爲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
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恃四
太史公曰樂臣公學老子史記樂毅傳曰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注云一作臣公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
出皇甫謐高士傳云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

句號曰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又嘗玄河上公注老子序曰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帝讀老子道德經文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解數句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遥問也帝即駕從詣之河上公即授素書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謂帝曰熟研此則所疑自解于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言畢失公所在因號曰河上公云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胥相國師曹參世家曰孝惠帝元年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冨於春秋參盡召長者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漢書曹參傳顏師古曰蓋古蓋反

珠參素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爲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冬十月上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序四）（五）

又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上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爲以至於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臥治

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參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願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

又上讀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云善

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見國朝事實并皇宋類苑

眞宗咸平二年上謂宰相曰道德二經治世之要道明皇注解雖粲然可觀王弼所注言簡意深眞得清靜之旨也因令鏤板見國

史道釋志

仁宗天聖四年正月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校道藏庫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迺治國

清靜之道也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庚寅上諭宰執曰賀允中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鍊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

得之矣朕惟治道貴清靜苟侈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在恬淡寡慾清心省事所謂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斯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

孝宗淳熙戊戌程大昌以講官侍清燕嘗從容奏及道本恭得聖訓孔老元無二道韓愈析之非是嘗親製原道辨首以賜大昌

見程大昌易老通言序

宋解經姓氏

政和御注

碧虛子陳景元

字太初建昌人出家為道士入天台山師事張無夢妙得老莊之旨博學多聞藏書數千卷當世名公多從之游自號碧虛子熙寧中屢應召見進所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賜號眞靖大師

涑水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溫國文正公

潁濱蘇轍字子由眉山人自號潁濱遺老謚文定公

臨川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荊國文公

王雱字元澤荊公之子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門人號曰陶山先生

劉槩字仲平開封人

劉涇字巨澤閬州陽安人自號前溪白翁公下至此總名崇寧五注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字希蘊女道士賜號清虛文逸大師道眞仁靜先生

達眞子馬姓山人不著姓氏

三峨了一子李文愍蜀人

陳象古名在黨籍中

葉夢得字少蘊姑蘇人自號石林翁

清源子劉驥字德稱泉州人

晦菴朱熹字元晦建安人自號晦菴一號紫陽子文公

黃茂材字少譽福州連江人自號海濱居士

程大昌字泰之新安人文簡公

林東字子晦福州閩縣人自號三山樵子

本來子邵若愚錢塘人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一

宋鶴林眞逸彭耜纂集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注曰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眞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辯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

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爲自然也
涑水司馬光曰世俗之談道者皆曰道體
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爲不然曰道亦可
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謂道也名亦可强
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謂名也

侍四

頴濱蘇轍曰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
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
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
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
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在禮爲禮在

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

臨川王安石曰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道本無名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

葉夢得曰道無物不可得而名聖人無意

於言即已苟欲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故存其不可道不可名者以爲之常而設爲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以寄其非常此老氏之書所以作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眞常也

特四

九

黃茂材曰常之爲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爲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

爲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

本來子邵若愚曰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一氣之名則非常存之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註曰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强名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樸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夫大道杳冥豈係乎有名無名哉聖

人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
涑水司馬光曰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
必因於無故名天地之始曰無萬物以形
相生其生必因於有故名萬物之母曰有
潁濱蘇轍曰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
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
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
而有名者道之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名謂道本無
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

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爲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是生眞一一者有名之始而沖氣爲一謂之太極太極生天地沖氣委和降於胎中積者爲形妙者爲息是謂命也人生天地中天地無爲因人顯用三才備矣曷物成矣故曰母

葉夢得曰昔者佛氏蓋嘗爲色空之說自無適有謂之色色出於無則雖色而未嘗不空自有入無謂之空空反於有則雖空

而未嘗非色色與空雖黃帝神禹不能窺其間矣聖人亦何心焉即有以爲有無物而非有故以有名爲萬物之母天地亦由之而生即無以爲無無物而非無故以無名爲天地之始萬物亦由之而隱

清源子劉驥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之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

黃茂材曰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

孰從而始無名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亦强爲之名耳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强名也毋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

程大昌曰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闔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爲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

疑以爲虛夸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爲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是時也無儀可倣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爲無也凡老子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正相應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又曰老氏之形容此有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借數言之則爲一一者可以生萬而未至爲萬也倣形而言則爲像對器而言則爲撲曰象曰撲又皆可以爲形爲器而其形

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爲無而下之未至爲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爲物生之祖也

本來子邵若愚曰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

有一氣之名爲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

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爲法悟入而見大道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御註曰不立一物茲謂常無無不廢一物茲

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皦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徼有無二境徼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徼之極也徼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徼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徼謂存思也常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

涑水司馬光曰徼邊際也萬物既有則彼無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無不去欲以窮神化之微妙也無既可貴則彼有者宜若無所用矣然聖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萬事之邊際也苟專用無而棄有則蕩然流散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其徼而不

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通矣

臨川王安石曰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非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徼徼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聖人雖有動靜以常爲主有欲謂聖人之動徼者邊也夫以無窮之妙以觀有際之物何止邊徼無不照矣

葉夢得曰惟聖人爲能超乎有無之外而游乎有無之間我欲求之於無故觀之於空而妙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覩無者天地之友是也我欲求之於有故觀之於有而徼者在焉莊周之所謂覩有者昔之君子是也

黃茂材曰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

侍曰 十四

程大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

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徼即易之道器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曰道本無相孰爲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眞去眞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孔子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聖

人之言相爲終始

潁濱蘇轍曰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兩者謂無欲與有欲靜爲體動爲用靜合於無動合於有

動靜殊名皆本於道同會於玄暫異終同也玄謂淵嘿無象又玄謂通變無極或入於機或出於機開闔陰陽出入無有故曰衆妙之門

清源子劉驥曰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徼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

衆妙之門

黃茂材曰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愈不可盡女偶九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爲衆妙之門也歟

林東曰由徼以之妙本末一致表裏相須

故同出而異名而皆謂之玄玄者如天之正色言遠而無極也所謂幽深微妙道法自然者也東坡衆妙掌記以爲道一而已安有衆耶又以既謂之妙雖衆可也此謂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註曰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

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善與不善奚擇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爲美而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而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

賴濱蘇轍曰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

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

陸佃曰美至於無美天下之眞美也善至於無善天下之眞善也眞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眞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爲善

劉涇曰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徼名立則惡不善生矣

葉夢得曰不有惡也夫孰爲美不有不善也夫孰爲善美生於惡則美亦惡矣善生於不善則善亦不善矣

清源子劉驥曰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炁既分物物為對既謂之美純樸已殘必有惡為之對既謂之善則情性已離必有不善為之對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美不足以為美天下之所謂善不足以為善然則何以為美且善知乎此者可與入道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御註曰大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

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而適已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

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
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
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
入有爲有爲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
侍四 十八
互生物失其性
涑水司馬光曰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齊
不齊則爭爭則亂亂則窮故聖人不貴
賴濱蘇轍曰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
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

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
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
後矣
臨川王安石曰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
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
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可以入
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
陸佃曰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
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
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

言乎其終始此勢之然也
劉涇曰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類也冥陵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美或爲惡善或爲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經所謂正或爲奇善或爲妖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註曰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爲非拱默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爲之事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

潁濱蘇轍曰當事而爲無爲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意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

王雱曰夫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雖事而未嘗涉爲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

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爲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烏能擾之哉

陸佃曰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將以使人冥於眞善混於眞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造物爲友者矣

侍四 二十

清源子劉驤曰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黃茂材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

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其處事也無爲而爲其行教也不言而言

程大昌曰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倣以爲僞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善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

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
整萬物而不爲庇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
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
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
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
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
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
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碧虛子陳景元曰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
無事無爲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舍鋪而

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又萬物自生
卓然獨化不爲已有群品營爲各適其性
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洽於物心遊姑射
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
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
忘已不以實位爲已有故民莫覺莫知是
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
賴濵蘇轍曰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
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亦
未嘗以自居也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

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王雱曰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已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絶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辭拒也聖人之道猶太空萬物動作出沒往來於其中任其自爲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而不有不以能生爲已有

葉夢得曰萬物作吾與之作而不辭生吾與之生而不有方其爲時固不自恃適然成功吾何認而居焉此聖人所以由乎道而終無名也

二十二

恃四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

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御註曰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騖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阨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覬覦故曰不爲盜人之有欲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殺其心則憒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

聖人者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時四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已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難得之貨為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

二十三

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可欲者謂外物惑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絶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塵所染則性源清靜恬澹而復其眞一矣

涑水司馬光曰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至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欲人尚其實不尚其名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

之爾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爾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爾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

臨川王安石曰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爲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

葉夢得曰民失其性不夸於名則溺於利
尚賢名也貴貨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
寡欲故舉是二者以見吾不示之所欲得
則烏有亂其心者哉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
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
不之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
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嬙麗姬天下之
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御註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臭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贍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貴哉志者心之所之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伐其功或矜其能去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返聖人

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强其骨

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强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强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強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御註曰辯者不敢騁其詞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務機巧滋法令以蓋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聖人之治豈棄人絶物而恝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其爲出於不爲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二

特五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二

宋鶴林眞逸彭耜纂集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宗

御註曰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爲無形故不盈沖者中也是謂大和莊子曰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

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辭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

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善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爲萬物之宗
賴濱蘇轍曰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

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湫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臨川王安石曰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沖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爲天五在地則爲地六蓋沖氣爲元氣之所生既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

陸佃曰道者用之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深不可識而爲萬物之宗師言或

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疑始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或者疑問之辭也道貴通流而不絶不以定名而絶其變通之妙故云似不盈疑似不自盈滿而虛已者也淵者水之性言其淵澄不動似是萬物之宗祖也

特五

陳象古曰沖和也道有沖和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雖如此而不自盈滿言其不可測度准量也淵深妙之旨也宗主也道無

二

作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因沖和之氣以生故曰似萬物之宗

黃茂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群有也

程大昌曰沖者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沖沖氣爲和皆以不極乎盈爲義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出爲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

無也則似之而已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御註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也湛兮似若存心若死灰而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憯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

賴濱蘇轍曰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安也解其紛恐其與

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

臨川王安石曰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皦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

程大昌曰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

膠膠擾擾者是也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氛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

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碧虛子陳景元曰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匪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

佛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臨川王安石曰吾不知道是誰所生之子
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
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
道乃在天地之先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象之大者莫
大於天故爲有象之君故曰象帝杳冥生
眞精眞精生沖氣沖氣生天地天地生萬
物惟道自然非物能生故云吾不知誰之
子似是象帝之先也

黃茂林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
即道是已道本无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
或謂象帝之先皆强名也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

御註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
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
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
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

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
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謂無情於仁愛非
薄惡之也
潁濱蘇轍曰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
故萬物自生自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
之也譬如結芻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
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
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
也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

喪吾無與焉雖未富仁之而仁亦大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
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
者亦仁也惟其愛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
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篋衍巾之以文繡尸
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
其首跡樵者焚其肢體天地之於萬物當
春生夏長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於冬萬
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天地聖人至仁

而不自以爲仁故曰不仁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比其爲仁甚大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申韓之學遂竊以爲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程大昌曰結芻爲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

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苟有心於爲仁其將孰爲乎爲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爲仁亦勞而小矣聚運一氣與物爲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

時五

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聚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眞相忘

六

也

林東曰老氏之於道其能游戲三昧者乎說者以不仁乃所謂深仁如於乎不顯乃所爲深顯王者不治夷狄乃所爲深治豈有天地聖人以不仁稱之言天地聖人則當以深仁目之此俗儒之淺於理者之所云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御註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碧虛子陳景元曰橐以鼓風吹火者也籥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爲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之懷風籥之含聲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

頴濱蘇轍曰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爲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王雱曰橐籥虛以應物感則應應而不藏

大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虛而不屈若其體動而愈出者其用

清源子劉驥曰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晦菴朱熹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黃茂材曰虛无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骸知橐籥之理則可以鍊精炁

程大昌曰橐冶鞴也籥其管也橐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冶鑪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御註曰愼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涑水司馬光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

潁濱蘇轍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清一源子劉驥曰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糟粕弊精神於蹇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眞君存焉

侍五

八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章句谷者訓養也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爲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爲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則何道之可存哉

涑水司馬光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天地有窮而道無窮故曰不死玄者言其妙也者萬物之母

道眞子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玄者杳冥而藏

神牝者沖和天太上此陰陽之宗天地之
祖今術家以口鼻爲玄牝非也
清源子劉驥曰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
自眞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
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
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
之室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
之要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
自然成眞眞合自然與道爲一而入於不
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

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
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爲元宮以絳宮關元
精氣之府爲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
也
晦菴朱熹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
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
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
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
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
黃茂材曰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

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爲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潁濱蘇轍曰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潁濱蘇轍曰綿綿微而不絶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綿綿者沖和不絶之謂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

頑故曰若存

黃茂材曰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爲勤莫大焉

侍五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御註曰天穹窿而位乎上經爲日月緯爲

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爲
山嶽融爲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
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
地隤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
心於生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
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烏能
長生

涑水司馬光曰凡有血氣之類皆營爲以
求生唯天地無爲而自生

潁濱蘇轍曰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

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王雱曰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

悟五

耳唯覆載傾陊而未嘗壞者乃其眞也

十一

陸佃曰貪生者不生遺生者不死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生者生之本

黃茂材曰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自生獸禽魚草

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生者不
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
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有不長
生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御註曰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
所以治其身亦天地已故此章先言天地
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
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均養無私大有

處謙不敢爲天下先其百姓欣戴樂推而不厭故先又能忘功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存賴濱蘇轍曰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

王雱曰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爭迺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已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

劉涇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猶之

不自生也身先身存猶之長久也後身謂屈已外身謂忘我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後其身而身先退已進人爲衆所推爲後而反先外其身而身存齊生死者不爲生死所累外形骸

者不爲形骸所礙

清源子劉驥曰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炁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爲有欲貪生太厚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爲外其身而不敢有欲人

皆取先已獨取後是謂後其身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後
其身而不先外其身而不存芒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隳肢體黜聰
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
期先而先不期存而存
黃茂材曰後其身所以處世也外其身所
以體道也今有人焉卑遜廉退鄉里推之
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
長存亦可知矣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御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已全民皆不以仁恩自恃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久以其長久故始能成其私也

時五

十三

賴濱蘇轍曰道則然耳

劉涇曰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

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久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也

黃茂材曰人皆亡已獨存物皆夭已獨壽非私乎

程大昌曰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御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

是謂天下之至精故曰上善若水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
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水能方
圓凝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惟
至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

臨川王安石曰善者可以繼道而未足以
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

劉涇曰易曰繼之者善莊子曰離道以善
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

清源子劉驤曰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

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御註曰融爲雨露萬彙以滋凝爲霜雪萬寶以成疏爲江河聚爲沼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

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累乎其心故於道爲近幾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水蘊三能之近道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

善利此一能也去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行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令物潔白獨納汙辱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

賴濱蘇轍曰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柔弱者俗之所恥汙下者俗之所惡水性獨異於俗黃茂材曰水有上善一小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

侍五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十五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人所居善執謙下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

洞鑒幽微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善行仁慈惠及天下如水膏潤無不霑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景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格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罷隨

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

潁濱蘇轍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

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劉涇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下爲地任善則得水之地故曰居善地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善以教人爲與水以利物爲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爲言水以行險不失爲信在善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信善以正已物正爲政水以激揚清濁爲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

治善以同心爲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爲能在善則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善以爲動水以冬凝春泮爲時在善則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言上善當如水以不爭爲善也以不爭爲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爲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

黃茂材曰其小善七居善地者瀦而爲澤也心善淵者靜可以鑒也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罹治于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爲

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此七者能其一亦可以爲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爲上不爭故無尤

程大昌曰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四也戰而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之

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鬬且戰也彼已匹對兩不相下斯爲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有待乎道者則不然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宋鶴林眞逸彭耜纂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御註曰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沉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故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進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

潁濱蘇轍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葉夢得曰道欲或不盈爲其盈而持之則必覆不若無所執而聽其虧之爲愈也道

欲挫其銳幸其銳而揣之則必折不若無所度而長保之爲愈也盈不持則無喪已之患銳不揣則無敵物之憂

黃茂材曰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道無體豈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

林東曰道之爲道惡盈而好謙惡銳而以不露圭角之爲尚假使於盈而能持於銳而能揣不若無盈無銳之安且久也盈與

欲非道中物以其易溢易折非安且久之理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驕自遺其咎御註曰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之不可恃而有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金玉之於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之以爲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

悖也

黃茂材曰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貴已而賤物故易至於驕晉嵇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至於禍宜乎老氏以為戒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御註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

盈則蝕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良弓藏狡兎死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

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黃茂材曰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
名者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
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
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
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
人莫得而知耶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御註曰魄陰也嚴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

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時之行寒暑往焉心有天遊六徹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又天一生水於物爲精地二生火於物爲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曜乎

天如草木之靡乎土未嘗離也竊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乎神馳

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遊遊魄則靜白虎通曰營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爲營

也舊說曰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夫魂爲陽精魄爲陰靈陽精喜動逝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惑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

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晝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鬼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眞人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

王雱曰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著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廉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

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爲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精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已

陸佃曰魂爲陽陽爲動魄爲陰陰爲止魂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言營遊魂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載營魄所以外

運抱一所以內守也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

劉涇曰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黃帝曰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遊魂為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為魂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魄則並精出入主化成

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魂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

魄與魂車之積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體本無知覺以其載負魂魄故有動作魂爲陽利於清虛魄爲陰好於營爲雖大槩謂之魂魄而老子獨言魄者以陰魄好營營於慾故也

葉夢得曰人之生也以心藏神以腎藏精以肝藏魂以肺藏魄而後形體立精神之運形體不能拘而魂魄者所以守其形體者也魂出乎陽故升而上者散而無不之易謂之遊魂魄出乎陰故沉而下者滯而不能去老氏謂之營魄營者有方之言也善攝生者常使陽勝陰陰不能撓陽故魂每載魄而與之俱

晦菴朱熹曰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之人史

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斬韓
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今所謂營
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
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其意蓋
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

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
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
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
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
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以營

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

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强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御註曰易曰乾其靜也專楊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藏是

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于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已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

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致柔以復性古之道術無乎不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

者沖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降形生自無涤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

賴濱蘇轍曰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鬬弱者喜畏不目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

全性全而氣微微而體柔專氣氣柔能如嬰兒極矣

王雱曰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神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楊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

侍六

九

欹帥懦而衆悖則帥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惟氣所爲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

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自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陸佃曰蓋內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守致專其運致柔而其德比於赤子則然后其心可以疏瀹其神可以澡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無一

法之累也故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既散辭氣亦
蕩流問爾能專守一氣通於無間與物不
逆柔而至順復命全眞如嬰兒在胎中乎
陳象古曰氣爲動用之先柔爲剛强之本
晦菴朱熹曰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
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豪發
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

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

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當能自省己躬無有疵瑕之病乎

賴濆蘇轍曰聖人外不爲魄所載內不爲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

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

臨川王安石曰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

劉涇曰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爲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以言養氣無疵以言養神也

陳象古曰滌如水之濯也除如掃糞穢也玄覽於是可全矣無疵玄覽之要妙故又教之以不可以有疵瑕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舊說曰愛民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

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爲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爲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爲乎

潁濱蘇轍曰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

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

臨川王安石曰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爲夫無爲者用天下之有爲有爲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子爲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是凡古之聖

人皆如此也

劉涇曰莊子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爲視以芻狗則得之

清源子劉龑曰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以愛民治國何也蓋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心爲君以身爲國以氣爲民無爲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爲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骸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

爲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黃茂材曰夫學道而至於無爲豈一日之
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
以至於無爲儻未能是而强欲至於無爲
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身
也民譬則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御註曰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聖
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柔
剛微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爲雌於是乎在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斂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惟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爲雌

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胷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

臨川王安石曰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劉涇曰成人事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

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畜養之德

黃茂材曰天門顧門也今嬰兒腦顧中開闔不住修眞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賴濱蘇轍曰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

苟又有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則應之而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

黃茂材曰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開眼而視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凡六進而後進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良有以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注曰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生而不有無恃六

矜伐之行焉故爲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

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群類各自營爲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聖人安能生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乎幽冥也

王雱曰玄爲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昔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爲道眞云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生成在我任其賦命不專而有之雖雕刻衆形造化萬

物不恃其能長養於物不主其功潛被嘿
通不白 彰顯故曰玄德
陳象 曰生則品物流形各正性命也育
則養之 以沖和之氣得遂其自然生死也
育之之功治天下之所有也萬物生之以
奉已而不以爲有故亦爲而不恃長而不 恃本 十五
宰矣玄德運之在心不彰於外是也
黃茂材曰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
是第二章 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爲德德之妙
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御註曰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爲體在無爲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

立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
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
容載之用也埏和也埴粘土也謂工人範
和粘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定
有盛受諸物之用也鑿穿也半門曰戶一門
傍窻謂之牖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
土以覆其上爲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
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三者皆於外有
以成形內虛而受物虛因有以能受有假

無以爲用

清源子劉驥曰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藏眞氣之所會五藏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爲之形體以身爲爐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爲體在無爲用晦菴朱熹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

骨所會者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黃茂材曰有有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爲車埏埴以爲器戶牖以爲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

所由來矣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潁濱蘇轍曰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陸佃曰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爲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爲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者適時之利無者眞常之用在人身則駕御主持神與炁也無者虛妙之神炁也有者凝滯之形骸也心運以氣隨假形以爲利氣動以形隨假神而爲用此二者有無之相須也

清源子劉驥曰有以爲利無以爲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

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若虛子陳景元曰五色之設黼黻文章別尊卑之飾斯則五色之用也而後世為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五音之設金石絲竹通天地之氣斯則五音之用也而

後世作鄭衛之聲淫哇悅耳耽營不已蕩性塞聰不能宴聽無聲之聲非聾而何五味之設鹽梅調適養人之體斯則五味之用也而後世有熊掌之嗜芻豢美口饕餮無猒濁神穢眞不能內嘗無味之味非爽而何爽亡也差也失也田獵者國之常禮以講武事示民時也天子諸侯每歲三田一爲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爲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之不田則曰不恭不以時則謂之暴天物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返心神發亂非狂而何夫金銀珠玉難得之寶貨人若貪取無猒采求不已則道行妨傷而身多勞辱也嚴君平曰五色重而天下盲五音調而天下聾五味和而天下喑田獵興而天下狂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也五音者塞耳之椎也五味者斬舌之鉞也田獵者狂惑之帥也遠方之貨天下之所以違

也難成之物天下之所以徵也凡此數者變而相生不可窮極難明而易滅也難得而易失也殃禍之間而危亡之室也求之以自賊而居之以自殺也此上戒君王而下訓兆民也

頴濱蘇轍曰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

劉涇曰人之身竅肝爲目竅腎爲耳竅脾爲口而與五色聲味同爲死生此大患也而愚者見色不見其害猶弗見也聞聲不聞其患猶弗聞也嘗味不嘗其患猶弗嘗也故見作盲聞作聾嘗作爽是作之也非疾也疾則虧其體而已見聞嘗性固有在焉莊子曰屬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屬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屬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藏亦以係物失已而已受患爲先故耳次

目受患爲深故口次耳又内狂其心外妨其行則吾身之患備矣馳馬從禽此兩者能亂人之陽以動其心以至於發狂者而彼反資以爲樂黃帝則曰狂之病妄行不休其說是也妨害也行所以行已難得之貨使人昏於同利則爲害大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五色炫亂視極則損明五音喧雜聽極則損聰爽者失也人皆縱嗜好之常情失恬淡之眞味故眞人漱玉池以飲津固靈根以含氣也畋獵

者極其精神以瞻望困其氣血以馳騖是使心志散亂猖獗發狂害物傷和莫甚於此亦如世俗奔逐情慾趨走聲利失志沮氣然後休息貨者非賦分之所有妄求徼取是謂難得與人善行有所妨礙

黃茂材曰所貴於目者爲其見道若不見道與盲無異非蔽於五色而然乎所貴於耳者爲其聞道若不聞道與聾無異非溺於五音而然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若以肥甘爲美又安知其所謂淡然者令人嚥

納津液久而自不愛食五味蓋得於此馳騁畋獵固未至於狂而以清靜無爲者觀之豈不爲狂昔韓退之論擊毬之害曰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垂於胷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其危哉夫稍知道者視金帛珠玉如糞土然何至於尚貨蓋非此之謂也當是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已行於人間將必有食芝餐玉養丹竈之說老子以爲是皆身外難得之物無益於生妨人多矣不若求之吾身之爲易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八卦坤爲腹以厚載而容也離爲目以外視而明也厚載而容則無所不受外視而明則有所不及聖人以天下爲度故取此能容之腹非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故去彼外視之目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故聖人去之

顧濱蘇轍曰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畋獵未嘗不爲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爲病而聖人獨以

爲福何也聖人爲腹而衆人爲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於內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守綿綿之氣以實腹去察察之視以養明也

陳象古曰爲腹則實其腹也內藏其明者也不爲目則防其外境之侵鑠我也彼外也此內也是聖人之所取舍也

清源子劉髡興曰聖人不爲聲色五味畋獵貨財所惑所以爲腹不爲目也腹者有容

於內目者有見於外聖人收視反聽還元復命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所謂明者非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得者非得彼也自得而已故去彼取此

黃茂材曰腹易歇足而目好尚無窮故學道者欲收視欲內觀欲默照其不為目可知此者此道也亘古及今惟有此道捨此皆非道也故云去彼取此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四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四

宋鶴林眞逸彭耜纂集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寵者在下貴者在上居寵而以爲榮則辱矣處貴而以爲累則患莫大焉碧虛子陳景元曰寵者謂富貴慶賞諸吉也辱謂貧賤刑罰諸凶也夫達道之士以形骸爲逆旅生死如贅瘤不榮通不醜窮知軒冕之去來乃外物之寄託豈有寵辱

係懷而可驚怛哉此謂中人耳中智之士則處安而慮危得寵而知辱故皆如驚者戒愼之深也夫心之感動異於震驚故謂之若驚世俗趨末則驚辱中智觀本故驚寵貴者尊愛之稱大患者軒冕寶貨外物

養身之屬也且至人知身非我有而尚外之況尊愛他物乎今世之人謂軒冕寶貨可以資生故貴之如身而不知身之與物皆是大患之本不足貴也

陸佃曰寵所以爲辱貴所以爲患何也曰

寵之與貴皆外物者也外物非吾所有而有之此所以爲大患大辱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寵辱爲重甚於性命

葉夢得曰寵辱者視寵猶辱也貴大患者以貴爲大患也驚者猝然遇之而駭者也常物身者憂患之所從生而不欲有者也常物之情得其所欲則順而安非其所欲則逆而駭故世不驚於寵而驚於辱寵之過必辱辱之復必寵視寵猶辱而若驚者知寵

之必有辱也貴者人之所尊也貴賤無常分有貴而賤者爭生滅無定形有身而偶者敵視貴爲患而若身者知貴之必有賤也

黃茂材曰寵人所榮也在道則爲可辱貴人所欲也在道則爲可患自古以來因寵貴之極陷於禍敗者何可勝數譬之犧牛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求爲孤犢而不可得則夫所謂寵貴者豈不可辱可患乎

何謂寵辱寵爲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本作寵爲下言人得富貴慶賞者恃寵而驕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爲辱本故曰爲下河上公本作寵爲上辱爲下於義完全而理無迂闊皇甫謐本亦作寵爲上辱爲下言以得爲上失爲下也

賴濱蘇轍曰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辱爲下者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顧爲下矣

陸佃曰可得而寵者下也
劉涇曰寵人者爲上則寵於人者爲下矣
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御註曰軒冕在身非性命之理物之儻來
寄也寄之其來不可拒故至人不以得爲
悅其去不可圍故至人不以失爲憂今寄
去則不樂受而喜之是以得失累乎其心
能勿驚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俗據其富貴操之則

慄捨之則悲未達得失之非我故皆驚懾
也中智之士知禍福循環得其寵榮必有
悴辱故戒之持勝如失之驚也
臨川王安石曰得失若驚此寵之所以為
辱也
黃茂材曰寵於人則服役於人其得也在
人而不在我故得亦驚其失也在人而不
在我故失亦驚夫在我者大澤焚而不能
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
不能驚又何有於得失哉

何謂貴大患若身

御註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肢體黙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不能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而不能忘形其患大矣

劉涇曰前章言五色聲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交攻其內外所謂大患也而患本於

有身無是身則無是患矣而身者委形於造物則安能必無哉今享天下之貴則事天下之事將竭行以悅人萬目以憂世其患可勝言哉莊子曰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世俗不知寵為辱之大患而返貴重致辱之患如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御註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

爲吾誰能爲親認而有之皆惑也體道者解乎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人所以有大患者謂其有身也且人之身無羽毛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而貪生太厚者動入死地若能外其身不以身爲身忘其心不以心爲心冥乎造化同乎萬物使行若曳枯木坐若聚死灰則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又曰無者忘也外也或以無身爲滅壞空寂者失老氏之宗旨矣

頴濱蘇轍曰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
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
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
本性而惟身之貴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
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
失之交攖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
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
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
累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我因何能致大

患爲有此身爲致患之本又何況身外更有不能捨棄重於身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身飢渴寒暑生老病死莫非患也故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所謂無身者外生死遺禍福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謂入於天若然者體合大道心同太虛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若可託天下

御註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聖人體道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若可託而已

涑水司馬光曰夫貴重天下者天下亦貴重之愛利天下者天下亦愛利之未有輕賤殘賊天下而天下貴愛之者也故聖人之貴愛天下所以貴愛其身也如此則付以大器必能守之

潁濱蘇轍曰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凡將以厚其妻子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恃七

陳象古曰恃貴有已而爲天下非寄天下之要也恃愛有已而爲天下非託天下之要也故曰若可寄若可託言若則不可寄不可託之義也

六

葉夢得曰不貴其貴而貴其身雖得天下

而不敢執視之猶逆旅茲非可以寄天下者乎不愛其寵而愛其身雖有天下而不敢任處之猶蘧廬茲非所以托天下者乎黃茂材曰人不知貴其身者以天下爲重而以身爲輕爾故不知貴其身人不知愛其身者以天下爲大而以身爲小爾故不知愛其身老子之道以身爲天下可貴可愛者皆在身彼天下特其外物故可寄托焉

林東曰達人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

至有身者以其不能忘身也忘身則無身而亦無患若舜有天下而不與堯之非心黃屋則幾矣貴與愛寄與托則一意辭勢互換然耳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時七

七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形之形天地以生謂之夷無聲之聲五音以始謂之希無緒之緒萬端以起謂之微此皆先賢舉其進道

之方也若夫能忘其視聽寞其循摶混一都無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潁濱蘇轍曰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爲視爲聽爲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爲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象平夷無色

可見大音希聲嘿不可聽沖妙無形虛不可執三者謂希夷微也皆無質象不可以器位分之故復混為一非視聽把執擊搏之能知似隱似見或存或亡不可究詰亦若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殊用思不可推言不可議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夷則無色故視之不見希則無聲故聽之不聞微則無形故搏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隨事強名夫道一而已故混而為一

黃茂材曰此章論眞有也眞有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則近於無老子慮夫人之溺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爲之別白而言曰是道也分之則爲三夷希微是也合之則爲一混然者是也是皆眞有非無人不能知之乃謂老莊爲虛無之學豈足與語道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御註曰形而上者陰陽不測幽而難知玆謂至神故不皦皦言明也形而下者一陰

一陽辨而有數茲謂至道故不昧昧言幽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分惟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處陽而不明存乎太極之先而不爲高矣使其學者居上與日月齊照而其光不皦故曰其上不皦沈然沒於九地之外處陰而不暗流乎六極之下而不爲深矣使其學者在下與瓦甓同寂而其明不昧故曰其下不昧

涑水司馬光曰皦明也道之昇萬物以生

而不可見道之降萬物以息而未嘗亡
賴濵蘇轍曰物之有形者麗於陰陽故上
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
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忽焉在上明而
不曜倏然在下幽而不晦
陳象古曰皦明白之稱也昧隱暗之稱也
不皦謂道行於已不自明其功也不昧謂
道施於物不可隱蔽於其理也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之非無也其在上也

人見其皦而非皦其在下也人見其昧而非昧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御註曰道之體若晝夜之有經而莫測其幽明之故豈貌像聲色可得而形容乎故復歸於無物

頴濱蘇轍曰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爲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也

清源子劉驥曰繩繩兮綿綿不絕運用無

窮不可得而形容復歸於無物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御註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兮惚其中
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猶如太虛含蓄萬
象而不睹其端倪猶如一性靈智自若而
莫究其運用謂之有而非有謂之無而非
無若日月之去人遠矣以鑑燧求焉而水
火自至水火果何在哉無狀之狀無物之
象亦猶是也
頴濱蘇轍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御註曰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故迎之隨之有不得而見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周流無端故無首尾

侍七

十

陳象古曰不可致詰故如是

清源子劉驥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有之非無有也既謂惚恍矣烏有其首之可迎烏有其後之可隨雖無其首與後也謂無其中可乎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中何也物與象是也由此以言無有之非無有可見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師天而無地者或蔽于道之動而憑其強陽師陰而無陽者或溺于道之靜而止於枯槁為我者廢

仁爲人者廢義豈古之道哉不可致詰而非有是謂恍惚而非無執之以馭世則變通以盡利鼓舞以盡神而無不可者此所謂自古以固存者歟

碧虛子陳景元曰古道者無形無名天地之原萬物之宗也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之道也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持執上古無爲自然之道制馭即今有爲煩撓之俗歸乎淳風復乎太始使各正性命不遷其德是謂知道之綱紀也

陸佃曰能知古始古者今之所出始者終之初莊子所謂無端之紀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緜古不移道也見機而作事也治身者執古之道謂人之靈物與造化齊生不泯不滅今之有者身也受之於陰陽得之於父母貸一氣以有生本五行以成質執守神用攝御身形是謂執古之道道不失御今之有不虧古謂先天之道始謂萬物之宗能知道者是謂執物之紀而總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眞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所以御今之有也能知古始則知道之大原故是謂道紀

黃茂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故可執而御謂道爲非有可乎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此五太者時之所謂古而道之所謂始人能知之可以爲道之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御註曰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老子謂孔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其謂是歟

頴濱蘇轍曰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

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十二 侍七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在世間人不

以爲異

黃茂材曰齧缺王倪蒲衣子南郭子綦支

離疏王駘與夫子祀子輿子桑戶之徒皆

古微妙玄通之士人不能識故謂莊子寓言焉當商周之季士之被禍懷王隱居田肆不肯出而嬰於世網者何時無之但無所紀見如論語載楚狂接輿荷蓧丈人長沮桀溺今皆謂無是人可乎嗚呼人固難知有道之士尤其難知此經所以謂其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御註曰天之高不可俄而度地之厚不可俄而測曰圓以覆曰方以載者擬諸其容

而已强爲之容豈能眞索其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恐後世無以爲師法故
强爲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下文也
陳象古曰顯教示信若不强爲之容恐來
者不可學也

時七

黃茂材曰夫有道之士雖爲難識天與之
形道與之貌亦可見其髮鬙

十三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
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
濁

御註曰豫者圖患於未然猶者致疑於已事若冬涉川守而不失已若畏四鄰易所謂以此齋戒者是也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爲器曠者廣之極心原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不劇雕以爲廉不矯激以爲異渾然而已故若濁與修身以明汚者異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而舉事退藏輒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如寒沍之月揭涉長川其心

豫然恐下沉於不測之淵也又履虛無而
不敢有爲故出處而深思猶然而畏愼謹
於去就而慮幽明之司察如世人避禁而
畏四鄰之竊知此戒之深也儼然端謹而
心無散亂如賓對主人曷敢造次其無事
無爲也夫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意消
故田子方師仰之李含光居于暗室如對
君父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此可謂能儼若
客也外雖矜莊而內心閑放若春冰之釋
渙然泮散凝滯都亡敦者淳厚貌樸者質

素貌又形未分曰樸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而質素之材未嘗分散其語默恬和而無文飾也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有道之士德純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之去來而不撓于懷有如空谷之應

答而嘗虛也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有道之士內心清靜而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曷分別乎妍醜也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頼濆蘇轍曰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爲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無所不敬未嘗惰也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人僞已盡復其性也虛而無所不受也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臨川王安石曰雖然亦不可不反諸本也故敦兮其若樸而守之以素也故曠兮其若谷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然而其道亦不

可得而別也故混兮其若濁而已矣此所謂善爲士者也夫豫也猶也以至于混而其若濁也皆所爲不可識而强爲之容也陸佃曰以其先事而慮常迫而後動故曰豫若冬涉川以後事而慮常以防而後居也故曰猶若畏四鄰以其雖以迫而後動防而後居而其心常儼之若容渙若冰將釋者散而不凝於物也敦兮其若樸者其體無乎不圓也曠兮其若谷者其體無乎不虛也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然後冥

之以無知混之以無覺故曰渾兮其若濁
劉槩曰猶豫皆疑而不敢進之辭也以其
不爲物先故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以
其不爲事主也故儼若客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建德若偷爲善
不伐豫若履冰愼之至也猶若畏隣密之
至也
葉夢得曰豫者先事而戒也古者謂大象
爲豫物大則見之者早而冬涉川亦理之
所易見而戒者也故先事如之猶者後事

而猶疑也猶亦獸名畏人而善登木畏人登木可矣無人登木者疑也四鄰吾所親狎可以無畏而猶畏故後事如之儼若容莊也渙若冰將釋舒也冰者時而後散不遽毀其堅者也將以臨民不可以不莊故容張之也孔子享禮有容色退而燕居不可以不舒故渙孔子居不容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弛之也敦兮其若樸足於已者實也曠兮其若谷受於物者虛也雖然是皆其表吾終日暴而不知斂則物得以

窺之矣故終之以渾兮其若濁潔而與衆異易濁而與衆異難

清源子劉驥曰豫者圖患於未然若冬涉川不得已於事也猶者致疑於已事若畏四鄰退藏於密也儼若容者望之儼然寂然不動也渙散也散其留滯混然融和如列子之心凝形釋骨肉都融是也故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者敦厚無華若混沌之始樸曠兮其若谷曠蕩無邊若天谷之至虛渾兮其若濁者和光同塵渾雜如濁與

修身以明汚者異矣此七者皆古之善爲士者所爲可謂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所以深不可識也此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晦菴朱熹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又曰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脗若符契又此凡言

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
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
黃茂材曰豫兮若冬涉川踐履必加敬也
猶兮若畏四鄰常若有臨於其左右前後
也儼若容居處不敢慢也渙若冰將釋形
情七　十七
氣無留滯也敦兮其若樸初不見其圭角
也曠兮其若谷其中足以容也渾兮其若
濁處俗而不違於俗也皆其道德之容睟
然見於其外使人愛慕之不厭若乃無人
之風逢頭跣足不拘繩檢終日酣飲庶乎

大叫自以爲曠達豈足言此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御註曰易曰來徐徐徐者安行而自適之意至人之用心非以靜止爲善而有意於靜非以生出爲功而有爲于生也因其固然付之自爾而無怵迫之情遑遽之勞焉故曰徐靜之徐清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孰能濁動之徐生萬物無足以係其慮故孰能安安有止之意爲物所係則止矣豈能應物而不傷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世俗之人誰能如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而靜之則徐徐復其清矣誰能如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之則徐徐全其生矣顙濱蘇轍曰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

黃茂材曰大道汎兮初無定名若以爲濁靜之則清若以爲安動之則生所以能與物爲無窮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御註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

特七

十八

人無積亦虛而已保此道而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者亦已小矣故不欲盈經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碧虛子陳景元曰言人保守此徐清以生之道者善能謙以自牧而安其虛靜天惟

不盈者再舉獨有至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薄惡雖有新成之功亦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

王雱曰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爲用萬世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故也敝生於新敗生於成上雖成道而常若敝敗則終無敝敗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則與道異意非大成也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此篇句句有旨以

至於成成而若敝則盡之矣
陳象古曰盈滿假之謂也志自滿假道隨
而汙故不可盈古人行道其弊不生今人
若能如古豈有新成之弊哉恐其奉道之
不至也故無弊者其要在於不自盈而已
黃茂材曰盈對虛而為言蔽匿也藏也老
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其不欲盈可知夫物
新必有敝成必有壞無新也孰故乎無成
也孰敗乎夫如是可保此道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御註曰莫貴乎虛莫善乎靜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極者衆會而有所至篤者力行而有所至致虛而要其極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非體道者不足以與此

頴濱蘇轍曰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爲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

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虛爲虛未極於虛也以靜爲靜未極於靜也虛靜兼忘是爲篤極

葉夢得曰知虛之爲虛而致之未必能致於虛猶有實以爲之對也知靜之爲靜而守之未必能守於靜猶有動以爲之別也故致虛必極守靜必篤致虛極則無虛是爲眞虛守靜篤則無靜是爲眞靜

黃茂材曰虛靜之境要在純熟致虛不極則不可得而虛守靜不篤則不可得而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御註曰方其並作而趣于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非止於人而萬物之並作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形及觀其復也盡返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真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

寂然至無也

賴濱蘇轍曰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爲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

臨川王安石曰復本也萬物並作吾能觀其復非致虛極守靜篤者不能與於此

陳象古曰物極則復復者自靜故可以觀

又曰萬物雖多安能離吾之道哉

黃茂材曰人與萬物同生一根惟虛而靜

則能觀其復復初也物之根也名爲觀物
實以自觀
程大昌曰物之從枯而茁壯長者是其作
也華實皆泯津歸於根則其復也老氏借
淺以明賾也虛者物莫之能昏靜者物莫
之能亂故其接物易以有見也對奕之智
（侍七）（二十一）
常不及旁觀之明而操舟失港凡岸立之
人往往皆能指其曲折故由動觀動或反
與之但而據要觀妙者必其心不徇物乃
始能之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御註曰芸芸者動出之象萬物出乎震相見乎離則芸芸並作英華發外說乎兌勞乎坎則去華就實歸其性宅

碧虛子陳景元曰芸芸茂盛貌或作云云動作貌

賴濱蘇轍曰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華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

陸佃曰芸芸者所謂幻化也各歸其根者

所謂空性也幻化有滅而空性無壞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萬物紛紜動作
既極必返於本不假至人用意裁制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使人息其愛欲之念
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源譬如萬物

生於根而歸於根也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賴濆蘇轍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
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命
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

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臨川王安石曰命者自無始以來未嘗生
未嘗死者也故物之歸根曰靜靜則復於
命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復於元命返於
天眞
陳象古曰本自清靜因物有遷也
黃茂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窮理也歸
根曰靜盡性也靜曰復命至於命也
復命曰常

御註曰復命則萬變不能遷無間無歇與道爲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碧虛子陳景元曰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是
頼濱蘇轍曰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夫物或興或衰或生或滅皆爲造化之所陶鑄惟道常然晝不能明夜不能晦復性命之道則知眞

常

黃茂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可常存矣

知常明

御註曰明道之常不爲物遷故足以鑑天地照萬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猶悟也曰明或作日明言日益明達

賴濱蘇轍曰不以復性爲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御註曰隨物轉徙觸塗盲患故凶易曰復則不妄迷而不知復茲妄也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爲妖長生爲誕虛極靜篤爲空曠歸根復命爲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易所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不知常妄作凶

賴濱蘇轍曰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黃茂材曰常之爲道至微至妙非夫明智

玄通之士則不能達秦漢以來方士爭言神仙之術陷於禍敗如徐福欒大之徒皆妄作者也老子知其凶之必至

知常容

御註曰知常則不藏是非美惡故無所不容

頴濱蘇轍曰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陳象古曰妄於天理不復爭競何有而不

能容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與天地合其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

黃茂材曰真常之道大無不包知之者必有容宇宙之量

容乃公

御註曰無容心焉則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何私之有

賴濵蘇轍曰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清源子劉驥曰有容德乃大如天地之無私覆載也故曰公

黃茂材曰容有容宇宙之量則無已無人無物皆寓於一

公乃王

碧虛子陳景元曰既能包容乃於已無私則襟懷蕩然平夷而至公矣既公平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輻輳無有不歸往者矣

王

潁濱蘇轍曰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

之矣

黃茂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王乃天

御註曰在上而無所不覆者天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既歸往天將祐之

潁濱蘇轍曰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臨川王安石曰王者人道之極也人道極則至於天道矣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爲徒也

程大昌曰王之能容也無擇而無棄即天之不煩其覆者是也

天乃道

御註曰天地人莫不由之者道也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

潁濱蘇轍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臨川王安石曰天與道合而為一

黃茂材曰天法道者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御註曰道者萬世無弊庶物得之者昌關

百聖而不窮敝天地而不息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

黃茂材曰道者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曰道乃久得道則可久矣而曰沒身不殆身又可沒乎曰身者有形之物安得不沒身沒而謂之久何也其死而不亡者乎其形化而心不與之然者乎

林東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悠久無窮雖沒吾之身而未嘗危殆有以見體道之君子與道周旋雖久而安也其源出於致虛

之極守靜之篤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五

宋鶴林眞逸彭和纂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御註曰在宥天下與一世而得淡泊焉無忻忻之樂而親譽不及無悴悴之苦而畏侮不至莫之爲而常自然故下知有之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太上者謂大人也大人即太古無名號之君也所謂上德不德者

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而各正性命故其教無爲其治無迹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

情八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上古純質雖知有君簡靜無爲上下恬淡各安其所葉夢得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下知有之知其臨我者吾君而已民未見德則莫知何有於我也

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御註曰澤加于民法傳于世天下愛之若父母故親之貴名起之如日月故譽之此帝王之治親譽之迹章而大同之道虧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勸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沮諸侯有問鼎大小輕重如楚子者陪臣有竊寶玉大弓如陽虎者此衰世之俗故侮之清源子劉驥曰其次以有爲治天下其德可親其功可譽故親之譽之不能兼忘天

下也又其次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又其次則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侮之黃茂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也太上之道乃知而有之是未能至於相忘也故爲下其次親之譽之

（侍八）

之者以其貌譽之者以其言夫道豈聲音笑貌爲哉又其次畏之侮之畏之者畏其高而難行侮之者侮其近而無甚異其去道益遠矣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御註曰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此至信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信不足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之有孚之謂誠言而可復之謂信且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聿興欺罔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而應其君矣夫上之化下也如止水明鑑之接形容而理無差焉王弼曰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眞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

自然之道也

潁濱蘇轍曰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不自信而加之仁義重之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清源子劉驥曰於是愚智相欺上下相疑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以其信道之心不足所以有不信之禍也

猶乎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自親譽而下已喪其太上無爲之化而不能復其淳古之風猶

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爲化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致犯上作亂乎夫有道之君垂拱而居無爲故功業成而不有矣憺默而教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矣民皆淳朴無所妄爲謂我之自然而然也故故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葉夢得曰號令教戒無非言也欲以是爲信可乎上不以情示之下下亦不以情報之上上下交相疑而不信其衰爲已甚而人猶以其言爲貴末流之弗悟也如此將

以反之必使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自然雖欲親譽之而不能則可以復乎太上之世矣頌堯之德曰蕩蕩乎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而本之於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何爲者哉穹然在上而物無所歸德則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者乃所以謂我自然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徒貴聖人之言不知聖人之道聖人以道涖天下使民遷善遠罪日改月化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功

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太上之治也林東曰猶者遲而難之也其貴言之謹也如此蓋以言之不輕出諸口必欲取信於民而無待於告諭也如所謂太古淦民耳目非繆悠荒唐之說乃使民不役於耳目其效見於心之相信云爾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御註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遠矣韓

愈不原聖人道德之意乃以仁義爲定名
道德爲虛位老子之小仁義其見小也莊
子所謂蔽蒙之民
碧虛子陳景元曰仁義生乎不足是猶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
頼濱蘇轍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
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必見矣
清源子劉驥曰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
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黃茂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老子方將擺去人累而與造物者遊故不言仁義非惡仁義惡夫徇仁義而不知大道者楊子雲乃謂其搥提仁義非也老子雖不言仁而好言慈雖不言義而好言果果者義之異名慈者仁之殊號

程大昌曰莊子曰至德之世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夫至德之世即大道未廢之時也端正相親其爲

仁義也大矣特未立此名則亦不著其迹故道見而仁義不見焉耳自有易以來掛法立則凡陰陽剛柔之效乎事者聖人因其實而命之曰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仁義立而道之無者皆著於有如二元氣播於陰陽人知其爲陰陽而不復見其爲元氣矣莊子固嘗明言之矣曰道德不隱安取仁義由其言而推之則分大道以爲仁義信其破全爲散矣

智慧出有大僞

碧虛子陳景元曰理勢然也

潁濱蘇轍曰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潁濱蘇轍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黃茂材曰六親不和而後舜以孝名國家昏亂而後比干以忠顯大道既裂儒墨相

攻而後老子之書出使天下常如太古鴻荒之世吾知老子昧昧然莫知其影響何書之可作哉

絶聖棄智章第十九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

御註曰道之與性一而不雜離道爲德是名聖智絶而棄之與道同體則各安其性命之情其利博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河上公曰五帝畫象倉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莊子

曰去小智則大智明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潁濱蘇轍曰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以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不勝其害矣故絶聖棄智則民利百倍

臨川王安石曰所以返朴也

達眞子曰大道廢故能舉其道者則為聖能知其道者則為智是聖智因道廢而名

也方道無不舉則聖之名可以絶道無不明則智之名可以棄道於天下無不舉無不明則民無不利者也故曰民利百倍又名聖者為其有不聖也名智者為其有不智也

侍八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真以治身則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聖智仁義猶當絶而棄之況其他乎

七

黃茂材曰古之士也從事於道是非都忘有無俱遣悠然樂於放曠之野聖智無所

施況仁義乎仁義無所用況巧利乎夫如是故一身妙用隨取而有故曰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

御註曰民將反其性而復其初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其於孝慈也何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欲人全其性命頼濵蘇轍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雪子此則仁義之迹爲

之也故絶仁棄義則民復孝慈
黃茂材曰孝慈民之性也累盡性復故曰
民復孝慈
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御註曰爲機變之巧有欲利之心是皆穿
窬之類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擿玉毀珠燬符破璽使
民朴鄙而盜自止
賴濵蘇轍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
也二者非以爲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

絶巧棄利則盜賊無有
葉夢得曰利富之也孝慈教之也盜賊禁
其爲非也而不知天下由是而愈亂
黃茂材曰戕天和而伐本眞若一切銷去
故曰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御註曰先王以人道治天下至周而彌文
及其弊也以文滅質文有餘而質不足天
下舉失其素樸之眞而日淪于私欲之習
老氏當周之末方將祛其弊而使之返本

故攘棄仁義絶滅禮學雖聖智亦在所擯
彼其心豈眞以仁義聖智爲不足以治天
下哉先王之道若循環救文者莫若質故
今有所屬謂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也
涑水司馬光曰屬著也聖智仁義巧利皆
古之善道也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
內誠不足故令三者皆著於名而喪其實
賴濵蘇轍曰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
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
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

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
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
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
利之極也

黃茂材曰三者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皆
性外事特其文爾不足以爲道故各有所
屬者屬於道也

程大昌曰其屬之地即樸素而節私欲

者是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臨川王安石曰不言守素而言見素不言返樸而言抱樸不言無私而言少私不言絶欲而言寡欲蓋見素然後可以守素抱樸然後可以返朴少私然後可以無私寡欲則致於不見所欲也

陳象古曰少私寡欲絶棄之機要也

黃茂材曰至道無華樸素而已所見者素其見無非道矣所抱者樸其抱無非道矣

私可以無何少之云欲可以絶何寡之云見素抱樸爲上智言少私寡欲所以誘進中下之士者也

絶學無憂章第二十

絶學無憂

御註曰任其性命之情而樂故無憂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之學者糟粕而已矣所言絶學者非謂其絶滅不學也謂守其自然之性也

賴濵蘇轍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不知性

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故曰絶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爲主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至人無學我即道也即我是道又何學也理暢無虧又何

憂也

達眞子曰凡學者學其所未至也未至其道則心不能無累有累所以有憂也既至其道則心無累無累所以無憂也道至於無憂故無所用學焉是以言絶學無憂

葉夢得曰不學則道無所入見道則學無所用

清源子劉驥曰方其為學則日益聞見理有所未窮意有所未得能無憂乎及其為道則日損無視無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則樂天知命故絶學無憂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之理欲以一人之智窮其所不可窮其憂多矣

林東曰捨本性而外求道別有所謂學皆外也惟於絶學則無有憂者率性而自得

非學此又學彼之憂勞乎其心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御註曰唯阿同聲善惡一性小智自私離
而爲二達人大觀本實非異
碧虛子陳景元曰唯者恭應聲也唯聲低所
以爲恭爲禮阿者慢應也阿聲高所以爲
慢爲野夫以名教言之則唯恭而阿慢以
理論之皆應聲也今爲善者無近名名極
則害身爲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
之與惡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

相去奚異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

潁濱蘇轍曰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爲恭阿之爲慢不可同日而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惟聖人知萬物同出於性而皆成於妄如畫馬牛如刻虎鼠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

劉涇曰莊子曰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何則善

惡之間不能以寸近取諸身則唯應言何應
同出一聲何以唯爲恭以阿爲慢善惡之
殊何異此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同爲應言答何爭
恭慢造善爲惡皆是勞心
達眞子曰唯阿者因其世薄而分之也善
惡者因其眞喪而別也方世之薄人生其
慢焉則以唯者爲恭阿者爲慢方眞之喪
則能修者爲善不修者爲惡然改阿爲唯
非不能也是不爲也故唯之與阿相去幾

何改惡爲善者非不能也是不修也故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黃茂材曰莊子亦嘗以臧穀亡羊發明此理學者宜致思於善惡不到之處何物可名若直以爲惡與爲善同是率天下而入於惡非老子意

侍八

十二

程大昌曰唯爲主善阿爲道諛

林東曰善與惡不翅霄壤今謂之相去何若急欲惡人之復於善如唯阿之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御註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

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至人冥心妙道絶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胷中必順唯阿於形外既而身處人間世豈不修其德乎故唯阿之禮不得不遵善惡之戒不可不畏其惟蘊道之深者乎

賴濆蘇轍曰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公亂理而

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於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於物者其心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全身遠害安得謂之不畏

黃茂材曰人有所畏亦有所喜畏其所畏而不喜其所可喜何也人之所畏烏可不畏若其所喜吾亦從而喜之則是同於流俗

荒兮其未央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央中也止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之荒大而莫知畔岸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老君處世之

時所覩之事也

達眞子曰如田之荒以其爲草所蔽人之

性爲物所蔽固不異此

葉夢得曰此非言之所能窮故曰荒兮其

未央哉

黃茂材曰荒如禽荒色荒之荒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世人因學致僞逐境失眞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目所經外境方盛

我獨怕乎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碧虛子陳景元曰孩笑貌

頼濱蘇轍曰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雅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洎然不動如嬰兒

之未能孩也

黃茂材曰衆人慕樂如此我則怕然不動

乘乘兮若無所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

無所歸止

侍八

臨川王安石曰乘乘若無所歸者以其游

十四

心於無何有之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乘萬物而游無

所係著

陳象古曰乘乘厚重貌守眞抱樸滿而不

盈

清源子劉驥曰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乘乘兮如虛舟之東西

程大昌曰衆人舒泰如享備味如覽勝會我方揣切其未嘗發見者如嬰兒之從駭而冥無所知甚言不曉世人趍樂之故也故繼之曰乘乘兮若無所歸宿也

衆人皆有餘

御註曰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碧虛子陳景元曰饕餮富貴之間謂其心

有餘樂

潁濱蘇轍曰衆人各自以爲有餘劉涇曰性無餘欠所謂有餘皆分外也陳象古曰有餘自盈滿也

我獨若遺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軒冕之去來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

劉涇曰若遺非誠遺也以不足愛吝爲懷而已不學者所謂誠遺也至人非不學蓋緣俗學滋蔓特可以絶救之耳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皆自謂我有餘而我獨遺忘若無物也

葉夢得曰認之則有餘棄之則若遺

黃茂材曰衆人皆有餘其盈溢於富貴驕奢如此我則若遺且如愚焉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兮

御註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

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玆謂大智

賴濱蘇轍曰若愚而非愚也

劉涇曰衆人務學作智我獨絶焉則愚人

而已

程大昌曰純純乎無所能解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御註曰同乎流俗則昭昭以爲明而其明也小察察以爲智而其智也鑿遺物離人而傲睨於一世之習則憒然若亡而存悶然若鈍而利世俗豈得而窺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昭昭光耀自衒貌察察嚴明貌悶悶寬裕貌或作憒憒昧昧貌莊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頼濱蘇轍曰世俗以分別爲智聖人知群
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衆人昭昭極智
慮而察物惟恐其不顯不彰不知不聞也
我獨若昏我獨事事不知若昏愚而無識
者也察察謂盡物而不容也
黃茂材曰俗人昭昭以其好於聲名我則
昏昏俗人察察以其競於機巧我則悶悶
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御註曰淵靜而性定道之全體變動而不

居道之利用

碧虛子陳景元曰莫測其深故曰海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之漂揚而似無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似其尸居其心寂靜無所繫繫故似無所止亦通達真子曰澹者泊然而大也飂者曠然而通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御註曰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者謂都爲美謂野爲鄙

劉涇曰以用也衆人之學所謂有用而已亦安知無用爲有用哉頑鄙是也鄙野也

野人不學無用故也 時八 十七

黃茂材曰高才絶智孰不求爲時用我獨頑似鄙凡此數者不喜其所可喜自足於道而已

程大昌曰甚言世人趨末而不知有本也

林東曰衆人皆以才智爲世用而我獨頑鄙無益於世以見衆人離道爲甚遠而我之體道爲甚謹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御註曰嬰兒慕駒犢從惟道之求而已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萬物資焉有母之意惟道之求此所以異於人之失性於俗碧虛子陳景元曰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爲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之也夫至人

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之云爾

賴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譬如嬰兒食於母而已

劉涇曰嬰兒以母爲本道本也學末也此所以異也然聖人不尚異而獨異者此篇主絶學爲辭方俗學之溺如此則非異俗無以救俗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衆人求物於外

我徇食氣於內氣爲母神爲子神不離氣
氣不離形子母相隨綿綿上下久而自定
閉之非也此簡易攝生之要也
達士共子曰衆人所求者以外不以內以末
不以本是反求食於子而不求食於母也
特八
陳象古曰異於人不同衆人之所學故也
十八
黃茂材曰母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
是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御註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謂之德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體同焉皆得所以顯其道

潁濱蘇轍曰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爲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孔德孟子所謂盛德是也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蓋惟道是從則孔德之容矣

葉夢得曰德之爲言得也道不可見而德

有可得故道無容而德有容
林東曰失道而後德德則有形容之可見
也況於盛德之容乎況於衆有之美者乎
凡此之容此之美皆自道出道雖不可形
容乃著見於孔德之容衆有之美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御註曰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爲物
然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況惚者有數之
可推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爲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者杳然難言故眡

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耶今言物者蓋
因强名以究妙理故曰有物混成亦稱道
之爲物也恍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
居無非無無居無非無無乃即空是色也在有
非有乃即色是空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非物也然謂之道則有
物矣恍惚是也

陳象古曰恍惚不可定名之謂也

黃茂材曰恍者陽也惚者陰也道惟陰陽
而已不謂陰陽而謂恍惚者升降消長之

理交感契合之情恍恍惚惚不可指名惟心能得之故其字從心

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

御註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象物斯具猶如太空變爲雷風猶如大塊化爲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碧虛子陳景元曰象者氣象也物者神物也即莊子所謂眞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陸佃曰太始者形之始故曰其中有象太

素者質之始故曰其中有物
葉夢得曰恍惚非二境象物非二類也
清源子劉驥曰恍惚者在有非有在無非
無惚兮恍其中有象經所謂大象無形者
是矣恍兮惚其中有物經所謂有物混成
者是矣恍惚之中有物與象所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也

窈兮冥兮中有精兮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御註曰窈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窈冥之
中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精者

天德之至正而不妄故云甚眞一而不變故云有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窈兮深遠貌冥兮寂默貌其中蘊乎純粹之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僞故曰眞其化應時故曰信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寂然無形令感之立應信莫過此春生秋斂夏炎冬凜未嘗差忒答響若谷現形如鑑豈不謂之信也

黃茂材曰陰陽至妙窈冥難覩陰中之陽

是謂陽精陽中之陰是謂陰精故曰其中有精陽之精者爲眞陽陰之精者爲眞陰故曰其精甚眞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時日晷刻必至無差故曰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御註曰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眞之精常存而不去聖人貴精故能閱衆甫之變而知其所以然無思也而寂然無爲也而不動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思爲之端

起而功業之迹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頼濵蘇轍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陸佃曰生者有生生者自太易至於太素所謂生生者也然生生者未嘗生未嘗無故能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所

謂其名不去常名是也夫衆美者有生而吾體不生衆美者有化而吾體不化故能名以閱之也莊子曰神奇復化臭腐復化神奇神奇者衆甫也

消源子劉驥曰亘萬世而無弊充一性而常存故曰不去衆美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眞常存而不亡所以披閱衆甫之死生終始也

黃茂材曰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即道也故爲萬物之母時雖變而無常名

常存而不已甫美也天地之大人物之衆昆蟲草木之微莫不具有此美捨此皆非道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五

真經集註卷之六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宋鶴林彭耜纂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賢之士鈎深致遠廓然見獨而蟠曲才能未嘗顯耀者故欲逐害而全身也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曉辨諸物有大功業立大名聲心直如矢志端如朱絃常枉已屈伏而不自伸者此則

大直之士也故曰枉則直人以謙平為本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蓋設象而會意也夫陵原川谷之變高下之不常也川谷窪丁則水流而滿之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頹之人之謙下則衆仰德而歸之以致其光大也夫自尊則衆毀而辱及之以致其危亡也故曰窪則盈且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則衆共樂推而其道日新矣故曰弊則新夫少者簡易之謂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西升經曰子得一萬事畢又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故曰少則得夫多者博學之謂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列子曰路多岐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射一鵰鵰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並戒其多也故曰多則惑道生一一者道之子謂太極也太極即混元也亦太和純一之氣也又無爲也夫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者謂復太古無爲之風也經曰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以此可明矣自曲則全下六事尚有對治之迹此云抱一無爲可以兼包之故爲天下式

潁濱蘇轍曰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而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

不得矣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臨川王安石曰方則易挫曲以應之此所以能全也直則易折故枉以待之此所以能直也洿者常處於卑而爲百川之所委故窪則盈無春夏之榮華秋冬之彫落故弊則新少者復本則得矣多者有爲則惑矣

王雱曰至人沖虛其行如水無心於物不與物忤故常全也此篇大旨與莊子養生主相類

陸佃曰蓋其周旋動止於物無忤與之俱往故謂之曲物之變也而天理之在我終於完而無缺故謂之全

達眞子曰已雖全也常自以爲曲所以求全不已則卒至於全矣是則所謂曲則全也已雖直也常自以爲枉所以求直不已則卒至於直矣是則所謂枉則直也猶德

雖盈也常自以爲不足則若其窪知雖新也常自以爲不明則若其弊以若窪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盈是則所謂窪則盈也以若弊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新矣是則所謂弊則新也少則則約多則詳以道散則適於多道聚則歸於少是以少則得得其道也多則惑惑其道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一則不離於道爲天下式陳象古曰一者不繁不亂可以曲可以全可以枉可以直可以窪可以盈可以弊可

以新可以少可以得可以多可以惑夫小者大之端暗者明之漸理當然也故聖人抱一於數則有增於象則有容不自滿假先見未萌天下若取以爲式則人人合於道矣

葉夢得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即其體而言之也枉則直弊則新多則惑勢也極其變而言之也曲則不忤故全窪則不滿故盈少則不夸故得此理之必至者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

新而弊之反必新多非以求惑而多之罪必惑此勢之不得不然者也理勢之相成或更爲終始或迭爲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濟之不與之俱變者抱一也前言蒐裘之合而曰抱一者一之存乎已

已一

者也今言理勢之雜而曰抱一者一之總乎物者也一則萬法之所從出故以爲天下式

四

黃茂材曰世皆曲吾與之爲曲故能保其全人皆枉吾與之爲枉故能養其直莫不

欲盈也孰自處於窪吾能窪乃所以爲盈莫不欲新也孰自期於弊吾能弊乃所以爲新爲道日損損則少其入道也近故得爲學日益益則多其去道也遠故惑曰全曰直曰盈曰新曰得曰惑散之則六斂之則一通乎一萬事畢又何有於六乎故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不敝于一已之見則無所不燭故

明不私于一已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人皆取先已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若是者常處于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四事皆無爲之職夫聖人無爲何嘗顯見已之才能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故曰不自見故明河上公曰聖人雖明不以自見千里之外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故能明達夫能用天下之目者亦不自顯見之意也音訓雖異而其旨

畧同矣且聖人虛靜何嘗自是而非人蓋彼我都忘則天下自然稱其是而其德彰矣故曰不自是故彰且聖人恬澹何嘗自伐取其德美則天下自然稱其功業矣故曰不自伐故有功且聖人寂寞何嘗自矜大其賢貴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故曰不自矜故長

潁濱蘇轍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臨川王安石曰不自見乃無所不見故常

明不自是乃無所不是故常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不自矜則不有能故能可久矣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達眞子曰如自見其全則以爲全足於已更不求其全由是故全或至於不能明如自是其直則以爲直足於身更不求其直由是故直或至於不能彰唯不自見其全也常以爲求全之不足若是則全終至於明也唯不自是其直也常以爲求直之不

足若是則直終至於彰也推此二類凡有於已者皆不自足於已如雖有功也不自伐其功故得其有功已雖長也不自矜其長故能得其長蓋聖人不自滿假凡在於此也

葉夢得曰見字當讀爲見乃謂之象之見夫惟得一故雖晦其迹不自見而反明雖藏其用不自是而反彰不伐而有功不矜而能長亦由前之爲曲全窪盈者天下之理同也是以復終之以夫唯不爭故天下

莫能與之爭以爲萬物之變非吾所能執及其旣定物亦莫能與我競此不爭之效也雖萬物無不可爲爭心苟存則雖一法無所容措

黃茂材曰至人之處於世未嘗有我也無我故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矜夫然故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與之爭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天下孰能與之爭乎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矜有功而長亦其自然之理夫何

容心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御註曰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爲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爲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獨抱守純一無爲何嘗更有爭競之心哉經曰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妻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蟲獸尚爾況於人乎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語豈今日之寓言哉人能行之誠有全德之美而歸之于身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

潁濱蘇轍曰世以直爲是以曲爲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爲直也大矣

葉夢得曰知此則循其本而反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誠先得其全而後歸於道則由枉而下焉可知矣

黃茂材曰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全於酒猶若是況全於天乎古之至人天以其全付之還以其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御註曰希者獨立于萬物之上而不與物

對列子所謂疑獨是也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不從事於外故言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希者疏也易曰吉人之辭寡

涑水司馬光曰知道者不言而諭故曰自然

潁濱蘇轍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

臨川王安石曰多言數窮故希言則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言教出則爲迹未能因於物情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自然之理

達眞子曰道不可聞故聽之不聞則名曰希希者寂其聲之謂也

葉夢得曰此章明言不足以得道欲得道者必即道以求之而道之不行世始有方術之士各以其一曲詭怪譎違理而叛

道雖幸或見不旋踵而亡矣

清源子劉驥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則聽乎無聲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自然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御註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繆戾之患必或

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碧虛子陳景元曰形之大者莫過乎天地
氣之廣者莫極乎陰陽陰陽相激天地交
錯尚不能崇朝終日何況人處天地之間
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而敢縱愛欲任喜
怒趣取速亡不亦悲乎
潁濱蘇轍曰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
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於上
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泄於是爲飄風暴雨
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

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飄風驟雨謂不常也而況人心豈能常也

葉夢得曰夫言之不足尚如此黃茂材曰道無可言自然而已自然則久飄風驟雨非其自然故不能終朝日況於人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法也回轉而及自然自然之功豈易到

哉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從爲也順也言人爲事當從順于道希言愛氣永保天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

潁濱蘇轍曰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苟從事於道矣則其所爲合

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所爲然必有得於道德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聖人從事於自然之道不强物情道者同於道有道者可與語道德者同於德謂彼此俱造於德則可與語於德也失者同於失鵂鶹與梟皆以夜爲晝則難與辨其謬失也

葉夢得曰非失之云能得道也因其失而正之亦可以得乎道也

黃茂材曰道至大也有從事於此道則同

於道德則同於德失則同於失譬之海廣無不容大無不納物之在其中也無不各得其欲故道者曰吾得之德者曰吾得之失者曰吾得之失既以爲失矣又焉得曰失道而後德德則德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失德而後仁仁則仁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義與禮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夫是謂之大同

信不足有不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仙道貴生鬼道貴終蓋

各以類應也是以信乎道者得其道信乎
德者得其德不信于道輕忽于德故道亦
不應德亦無稱舉之天下豈有信之者哉
潁濱蘇轍曰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
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知道然後不
以得失疑道也
達真子曰信道足則於道無不信也信德
足則於德無不信也
陳象古曰言亂而理寡故人不之信
黃茂材曰至道甚微信者寡不信者多老

予重言及此憫世人之愚而欲其信也歟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曰違性之常而冀形之適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冒進之夫跂望非分欲求寵榮雖苟得之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乎

涑水司馬光曰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潁濱蘇轍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

加之以跱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亦若是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跱謂不內不外跱其兩端不一于道也

達眞子曰跂者非立之常跱者非行之常而皆性之強矯非動之自然者也

黃茂材曰跂而欲立必不能立跱而欲行必不能行

程大昌曰足之履地爲立跂則騰竦以爲高隨足力所及而更迭以進是之謂步跱

則展布以示闊貪新失故且將并其能行
能步者而失之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
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曰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爲餘
於行爲贅
碧虛子陳景元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
贅之形適使人醜
涑水司馬光曰皆外競而內亡
黃茂材曰自見其見不可與明自是其是

不可與彰伐者無功矜者不長此皆性外事

程大昌曰露才揚已之謂自見曰予既已知則爲自是誇其勞者爲自伐眩其能者爲自矜凡此數者不獨足已自當又且廣已造大課其所有甚狹而無助故不明不彰無功不長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凡物尚惡之況有道之士乎

葉夢得曰智之不明未必皆能惡也故曰物或惡之惟有道者不處豈必知道而後能辨也

程大昌曰見是伐矜有道者不肯指以爲居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

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理湛然而常存故謂之有物眞道萬派而莫分故謂之混成然而混成不可得而知萬物由之以生故曰有物混成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經曰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莊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此皆標道之大體也
潁濱蘇轍曰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

去非來善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爲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

陳象古曰混成大道之喻也道無定象天地有形因道而生故先天地之義昭矣

葉夢得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生兩儀者易也然不直言易而設爲太極於中者蓋言易之生物不可以正名故假太極以見則易與太極固未之有分也謂太極爲生兩儀則有易居其上謂太極爲生

於易則未見太極之有間故寄之曰有則易爲無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天地生於混成而混成者亦自有所生也然不顯言其生而虛生生者於上亦以生生者不可以正名

黃茂材曰有物果何物也先天地而生天地者也

林東曰有物混然而成則包含萬象圭角不露皆所以想像道之體質也必也先天地而生言是道之有自來也遠矣或以爲

道在太極之先則非止在天地先也亦言其來也遠之意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御註曰寂兮寥兮則不涉于動不交于物湛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碧虛子陳景元曰杳冥空洞無象無質故曰寂寥大塊卓然無物可比妙道廓然何

物偶對故曰獨立物雖千變萬化出生入死而妙道未嘗遷故曰不改且道之用也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斂則精純之物藏于黍粟周流六虛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夫物無大小皆仰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殞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故曰可以爲天下母

頴濱蘇轍曰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

達眞子曰致虛極則曰寂廣遠極則曰寥此有物混成之體也

陳象古曰毋取其始生萬物也葉夢得曰寂寥之中獨立而周行者彼亦不過動靜之兩間爾學者多不能明寥之義與寂同爲靜非也古者謂大風之聲爲寥吹萬竅而怒號者寥能覆之則安得爲靜乎寂言靜也寥言動也惟寂故能獨立而不改惟寥故能周行而不殆此其所以能毋天下者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御註曰運而不留故曰逝應而不窮故曰遠歸根曰靜靜而復命故曰反道之中體方名其大則徧覆包含而無所殊易所謂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動者靜作者息則反復其道不離乎性易所謂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凡物之大皆有邊際惟道之大無窮無極往無涯畔故云大曰逝

愈逝愈遠莫究其源故云逝曰遠雖遠出八荒之外逐之不逮而收視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若鑑之明應而不藏故云遠曰反反復也

潁濱蘇轍曰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遼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可名字而強名曰道也道非大小既強名之不可不謂之大矣逝者往也道不止於大又能逝而徧於萬物既以謂逝則無往不周雖曰遠未嘗離本故曰返

清源子劉驥曰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其名以其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以其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自大而求之則測之益深窮之益遠故曰逝自逝而求之則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

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故曰遠雖遠至六合之外無窮無盡然反求諸已不離乎方寸之中故曰反

林東曰字曰道強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不特如是其大大則直塊然一物矣大而又能逝逝而遠遠而又反則非泛然無統虛無荒唐之說甚矣反之一字見大道之道與吾儒不隔蠅翼或者不可以老氏孔子差殊觀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處一焉

御註曰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王者黔黎之首不敢與天地道爲比故云亦也域中有四大者謂道天地王也域者限域也夫道大包宇宙細入秋毫或超象外或處域中自地而上皆屬于天蓍蓍之謂也天在地外地處天內王者人倫之尊居九州之間此皆處于

域中故曰域中有四大也而又王者參天地之道而秉萬物之權於四大之中預其一焉莊子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故曰王居其一焉顧濱蘇轍曰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不化育故曰大無不覆燾故曰大無不持載故曰大人者三才之一非君何以統制域者謂限制

之名雖有名而無邊際之實範圍萬物者也凡言天則造物可知矣凡言地則成物可知矣凡言王則人道可知矣靈秀智力莫出於人而王統之大也

清源子劉驥曰王亦大者王指人心而言之經所謂心爲國主五藏王是也人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俛仰之間冊撫四海恍惚之際經緯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戒王者當法象二儀取則至道而天下自然治矣大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其所載無私是法地也又不可守地不變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其所覆至公是法天也復不可執天不移將因無爲則與道同體其所任物咸歸自然是法道自然此謂王者之法天地則至道也非天地道之相法也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不必專事其空言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與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則於地而知剛柔之分地靜而承順法則於天清明剛健崇高至極而未能混於無形故法於道也道無可法自然而已

達眞子曰道也者固無所法也以其相因而相成相繼而相用固若其法爾王者能

盡人道以人道之施爲則應於地故人法地也以地道之化養則應於天故地法天也以天之運用則應於道故天法道也以道之充塞則應於自然故道法自然也然則有物混成之初信以爲天下之母矣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六

宋鶴林彭耜纂集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御註曰重則不搖奪而有所守故爲輕根靜則不妄動而有所制故爲躁君

潁濱蘇轍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爲根躁以靜爲君

臨川王安石曰輕者必以重爲依躁者必

以靜爲主

葉夢得曰重輕在身必有所本故以根言之靜躁在心必有所制故以君言之木之生自拱把至合抱必有根焉然後枝葉有所賴不深其根而豐其末勝則本必拔矣故身不可以不重心之物爲火炎上而善緣炎上則愈進善緣則莫知已非有以制之則必熾躁者動而不知守者也故心不可以不靜

黃茂材曰輕躁之人不可進於道重則其

本固故爲輕根靜則其主安故爲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御註曰靜重以自持則失之者鮮君子終
日行不離輜重是以履畏塗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輜屏車也又大車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輜重謂保身之
寶隨而資用不可須臾離也
達眞子曰如君子雖終日行不離輜重者
蓋非輜重則不可行是則輕本於重也
清源子劉驥曰君子之處已貴乎重靜戒

乎輕躁故終日行不離輜重謂如輜車之重不敢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曰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樂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有榮盛可觀之事不能移其志游觀榮樂無所係著清源子劉驥曰榮觀在物燕處在己不以物易已不以羙害生超然自得於物外取足於身而已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憑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不可以身輕天下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倡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潁濱蘇轍曰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臨川王安石曰臣者佐也君者主也靜爲動之主重爲輕之佐輕而不知歸於重則

失於佐矣動而不知反於靜則失其主矣
王雱曰人主以天下爲根不可以一身故
輕之
陳象古曰王者治天下之大當守其重處
其靜以鎮輕浮以杜僭躁不可以欲之所
縱身之所貪輕忽妄動而忘治天下之道
清源子劉驥曰歎人不知貴愛其身殘生
傷性動之死地是猶處萬乘之尊居大寶
之位輕身躁動不顧天下者也輕則妄動
故失臣躁則擾民故失君聖人重而不輕

靜而不躁所以無爲而天下功
黃茂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其能
持重也雖有榮觀宴處超然是其能守靜
也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人身中
自有一天下萬乘之主指心爲言君者心
也臣者肺爲相傅之官肝爲將軍之官膽
爲中正之官膻中爲臣使之官倉庫官脾
胃是也傳道官大腸是也受盛官小腸是
也作强官腎是也三焦者決瀆之官膀胱
者州都之官失君心亂失臣五臟六腑亂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潁濱蘇轍曰乘理而行故無迹迹時然後言故言滿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策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毋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臨川王安石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無轍迹扈言日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

故無瑕謫六合之内萬物之間不能逃其數故不用籌算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楗而不可開

達眞子曰善行者以道爲行者也以道爲行故行於内而不行於外是以善行無轍迹善言者以道爲言者也以道爲言故言於正而不言於邪是以善言無瑕謫也善計者以道爲計者也以道爲計故計於心而不計於物是以善計不用籌算也心處於道不爲外物之所入是以善閉無關楗

而不可開也心聚於道不爲外物之遷離是以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清源子劉驥曰以其不爲而爲故善行無轍迹之可尋以其道之出口故善言無瑕謫之可累以其通於一而萬事畢故善計不用籌筭以其形全精復非愛慾所能誘故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以其神凝氣定雖天地不能犯故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黃茂材曰行不違道故無轍迹言不失中故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一可以知萬也

何用籌算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其精固而不泄也何用關楗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者陰陽之氣自然相合也何用繩約一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御註曰襲者不表而出之襲明則光矣而不曜

碧虛子陳景元曰常善者謂蘊其常道善達自然之理也襲明者聖人密用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

潁濱蘇轍曰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我歸乎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絶則可謂善救人矣

葉夢得曰常之爲言無時而不然也救之爲言迫而後應之不迫則不强施也

清源子劉驥曰非特聖人有是心也人物

皆有之方其以僞喪眞以物易性則固有之眞性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聖人常善救之而無棄使之歸根復命收視返聽室虛而純白生宇定而天光發如燈之明相傳襲而不絶故是謂襲明

黃茂林曰凡此皆人身中物修之而至爲之而成經曰恍兮惚其中有物人誰不具此物迷而不知爾聖人善救之無棄人亦無棄物使之自明而已故謂之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曰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也然後知善之爲利

碧虛子陳景元曰故立天子置三公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故曰善人不善人之師設有不善之人善人亦資取役使以漸化

導之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爲資給役用也

達眞子曰善人者得此五善之人也不善人者失此五善之人也得此五善之人可

以救其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也失此五善之人故善人取以爲戒故不善人善人之資也然則不善人因其善人之龔已則得其師善人因其不善人之龔已則得其資是皆因龔而明也

清源子劉驥曰善人者因其善而師之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因其不善而改之故善人之資

林東曰善人爲善可師也見不善而不爲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與不善彼是兩忘無容心焉則何貴愛之有此聖人所以大同於物道之要妙不睹衆善無所用智七聖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雖游心於自得之場不可不立其師資也雖立師資復恐貴尚其師怜愛其資泥於陳迹不至遠達故再舉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者夫人雖因

師之發蒙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故伯樂不能馭駑駘爲騏驥良匠不能伐樗櫟爲棟梁將使人忘其企慕然後可造至適之極故列子之師老商友伯高而得風仙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內外盡矣此眞忘其師資者也聖人雖知小夫執滯言教必以此言大爲迷謬然而垂訓上士使彼我俱忘乃至言要妙之道也潁濱蘇轍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

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特吾忘天下亦使天下忘我又曰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諭也

達具子曰苟不貴其師則不善者不知修不愛其資則已善者不知戒若是則雖有智者亦入於大迷矣況其不智乎然能以是推之則得其道之要妙也

黃茂材曰以善爲師以不善爲資貴其師猶爲人情所同愛其資是何心哉至人淡然無所貴愛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

之雖有智者於此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御註曰雄以剛勝物雌柔靜而已聖人之智知所以勝物矣而自處于柔靜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爲天下谿谿下而流水所赴焉蓋不用壯而持之以謙則德與性

常合而不離是謂全德故曰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氣和而不暴性醇而未散嬰兒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白以況德之著黑以況道之復聖人自昭明德而默與道會無有一疵天下是則是傚樂推而不厭故爲天下式正而不妄信如四時無或差忒若是者難終難窮未始有極也故曰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書於洪範言王道曰歸其有極老氏言爲天下式者復歸於無極極中也有極者德之見于事

以中爲至無極者德之復于道不可致也爲天下谷谷虛而能受應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常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自以爲稱故抱樸而

天下賓

碧虛子陳景元曰雄尊顯也强梁也先也雌卑微也柔弱也退也夫有道之士知已之尊顯出人之先縱之則强梁生而禍患至矣乃處身卑微守其柔弱謙退下位而

天下歸服其德如水之流入深谿既心守如谿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去剛躁之欲心復性歸于嬰兒也嬰兒者諭其怕然淳和是非都泯也谿者水注川曰谿有道之士知已之心守如谿則虛室生白昭昭明了乃守其淵默持之自晦使光而不曜此可爲天下之法式矣人既模楷法式者是見其常德無所差忒德不差忒將與道冥極也極者言其深不可窮極也人所歸服而模楷法式是已之尊榮在民之先當

守其卑辱持勝自汙而受衆垢若此則天下歸心如水之投于深谷夫器量如谷是內德充足德充而無名則復歸于道樸也樸者謂隱材器而藏用也谷者水注谿曰谷

潁濱蘇轍曰雄雌先後之及我者也白黑明闇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闇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及我不若明闇之切明闇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

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

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闇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爲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能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達眞子曰蓋性復於嬰兒然後造於無極造於無極然後反於樸固其入道之序也德之不離然後不忒德之不忒然後乃足固其入德之序也爲衆有所歸若其谿然後爲天下式既爲天下式則萬善爲一己之所容然後爲天下谷固其所至之序也蓋有常性然後有常德有常德然後有常

道其序也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爲精陰中之陽也故謂之雄地二生火在人爲神陽中之陰也故謂之雌知其雄者保其精也守其雌者存其神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虛無自然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如水之注谿不召而自來故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則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嬰兒者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所以俗

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故知其白守其黑也知白守黑則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智恬交養守道之精杳杳冥冥守道之極昏昏默默鍊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眞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則德與性合而無差忒故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無極者無窮無極同於大通與道爲一聖人體道之眞不以物易己不以美害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大白若辱盛德容貌若愚故

知其榮守其辱也知榮守辱則納汙藏垢無所不容如谷之虛無所不納故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則反歸眞空與道合體故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大全謂如混沌之始樸一元之初生也

黃茂材曰夫道虛無恬淡清靜無爲超然出於群物之上謂之雄可也何以爲雌謂之白可也何以爲黑謂之榮可也何以爲辱蓋道欲退藏非有所眩耀於世雖知其雄乃自處以雌雖知其白乃自處以黑雖

知其榮乃自處以辱故能爲天下谿可以
行也爲天下式可以法也爲天下谷可以
容也夫道至大求之者多各從其所入爲
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孰爲嬰兒
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離而入於道者也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孰爲無
極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忒而入於道者
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孰爲樸
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乃足而入於道者也
惟道難言言之不足至於再三又使其音

韻句讀相類可以誦詠於口而不忘老子之意所以開示後人何其詳且至耶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御註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則全天與人合而爲一器則散天與人離而爲二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復於道樸則渾淪竅
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此乃體窅眞理者
也若於治道則當散而爲器河上公曰萬
物之樸散則爲器用若道散則爲神明流
爲日月分爲五行也夫人眞心之散則爲
念慮念慮一動則百行彰而庶事生庶事
者材器也故聖人就其材器因其賢能而
用爲百官之元長故能大制群物任之自
然而不割傷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爲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陸佃曰朴者言其合也器者言其離也渾則合合則爲朴割則離離則爲器器者朴之反也故聖人割而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劉槩曰大制不割謂長而不宰是也蓋無爲而用天下則大制不割矣大制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吾以爲之宰守雖未及乎

守黑守黑未及乎守辱守辱則玄之又玄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舊曾自註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有山東劉正叟者以道沖此言說於王雱雱乃註在經中今復別註曰大制天地之造物也物自隨性而成不煩裁製也

達算子曰凡制物以割者使然也今大制天下而不割則道任乎自然矣

陳象古曰樸散爲器有用有形之至也官長治爲器之主也總其器之大小任其材

之長短入用則合任過則離皆自然之道
也豈假聖人强力以割之哉
黃茂材曰朴者道也渾然而已散則爲器
聖人體道而用之物莫尊於道故爲官長
夫以道制天下者何用割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已死也老子以謂非徒
失道必見其不得死
潁濱蘇轍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

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矣

黃茂材曰取天下者湯武是也使湯武取天下而欲爲之其不能得亦可見矣一人之身爲物之所侵寇者甚多欲取其身於聲色紛擾之塗置於清靜自得之場而乃爲之則是自亂也

程大昌曰因其理之當然循而行之不敢參以己意是之謂以天下爲天下而非已

之敢任也若屈當然之理而自出操縱是
取天下而爲之者也故知其決不能遂也
不得已者欲取而不遂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

威而馬力竭豈非爲者敗之乎而又執而
不移自謂聖治非惟喪於至理亦將自失
其真故曰執者失之
潁濱蘇轍曰凡物皆不可爲也雖有百夫
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不

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清源子劉驥曰天下神器謂天地神明之器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乃神器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則以人滅天以故滅命吾見其不得已黃帝南望而元珠遺七竅始鑿而混沌死故不可爲也爲則有敗執則有失

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執也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目何爲而視耳何爲而聽手足何爲而動皆其神爾古之人能養其神超然獨存謂之神人是豈可爲可執也歟

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御註曰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或噓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行之王廢或載或墮若草木之開落役

于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唯聖人爲能不累於物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又聖人覩萬物之變遷知滿假之多累故無益生

無侈性無泰至遊乎券內而已若是則豈有爲者之敗執者之失乎故曰繁文飾貌無益于治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甚奢泰皆過當越分因茲甚奢泰致其

爲之故老氏之特垂深戒
潁川蘇轍曰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
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煖之或吹
而寒之或益而强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
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
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
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知其不可
逆而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
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爲
之至也堯湯之於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

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臨川王安石曰安於所安則能去甚以儉爲寶則能去奢以不足自處則能去泰矣陳象古曰此過常踰分之謂也知是者何由爲之執之不知其要故也

清源于劉驥曰譬如萬物之理有行則有

隨有噓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墮物之變化何常之有唯聖人體道之常無古無今與道爲一而合於自然去甚去奢去泰則體道之自然而養其心矣

黃茂材曰凡物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噓之則煖或吹之則寒或其勢強或其力羸或始而載載安也成也或終而墮其行也其噓也其強也其載也近於太過其隨也其寒也其羸也其墮也近於不及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務適其中而已經曰多

言數窮不如守中

程大昌曰甚奢也泰也則不可不去而未至於已甚已奢已泰則置之勿論曹參從蓋公學黃老而曰不擾獄市以爲獄市奸人之所容也而擾之則姦人無所容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八

宋　鶴林　彭耜　纂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

潁濱蘇轍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愍秦始皇漢武帝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明則人報之幽則天報之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
其兄人報之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者天報之也
劉槩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故
孔子對衛靈公之問則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葉夢得曰古之善用兵者毒天下而民從
之亡國而不失人心蓋知禍之端不在我
非以是爲強也

黃茂材曰使其勝之事且好還況有不勝者乎

程大昌曰課其酬復其斃人乃以白斃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曰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

潁濱蘇轍曰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儉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黃茂材曰師之所處田事廢故荊棘生大

軍之後和氣傷故有凶年兵之爲人害如此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

御註曰以强勝人是謂凶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兵之害物也人神共惡之然而明王聖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

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也故以道輔人主者當守雌靜不敢以兵強天下若爲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果猶勇也言善用師者勇於濟難而已矣頴濱蘇轍曰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用兵者不過勝而已故曰善者果而已果者勝之辭也

程大昌曰果似強而非強強以力果以理
揆之以理而不可已乃斷然奮行無能沮
遏之者是之謂果若理未可動雖兵力百
倍亦不輕舉此果者所以不肯爲強也老
氏之論兵也慈哀恬澹如不欲有兵然則
敵之至殆將不忍與鬬而以何立國故此
章論果凡其開許用兵者惟此一路也其
曰不敢以取強焉言善其事者一果之外
勢可以強亦不敢爲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強

潁濱蘇轍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爲勿強也

程大昌曰矜者自揚其能也伐者自夸其功也驕者謂敵爲不足畏也此三者皆出於嘗戰而勝乃始有之故從而戒之曰果可爲也矜伐驕皆不可爲也兵家之語曰難與慮敵而有識者則又曰有道之主能持勝皆慮其狃勝而銳於自恃則向焉迫不得已之果遂將轉而入於怙力之強也

故老氏逆以爲戒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雄力暴興暴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夫非道之事不可法則而行是知不如早止也故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迫不得已而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也治身

解曰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道貴於生兵戰殺傷是謂不道既知戰非保生之道早已謂宜早止

黃茂材曰兵强者必敗物壯者必老皆爲

非道不能長存

程大昌曰使哀詔而棄輪臺在未築朔方之前則文景之富庶不虛耗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曰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戰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頴濱蘇轍曰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是謂不處

達眞子曰佳兵者兵之善者也佳兵者不祥之器言其驚異於常矣以佳兵驚異於常雖飛潛竄伏之物猶且惡而避之而況有道者乎故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言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御註曰左爲陽而主生右爲陰而司殺陽

爲德陰爲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恬淡爲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美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怨之所歸禍之所集也臨川王安石曰夫戰非得已也非得已則雖勝猶不足以爲善勝而爲善者樂致人於死矣此所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陽好生右陰也陰主殺老子再言不祥之器是戒用兵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物無有害之者何嘗識兵革當是時也有人言兵豈不惡之措爲不祥之器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志在恬淡非樂於殺人此其與吾養生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御註曰易以師爲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殺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

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左爲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兵行即殺非喪

者何
葉夢得曰易以聰明叡智而不殺者謂之
神武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孔子
告之曰子爲政焉用殺夫雖無道而亦不
可殺戰勝而處以喪禮宜也
黃茂材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
之爲人害非兵不除而不善用者殺人之
禍乃甚於盜賊敵國故此凡三致意焉皆
戒於用兵而不及於盜賊敵國然則有道
之士虛無恬淡無所慕悅又何慮於外物

聲色之慾有以害吾也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曰道者天地之始豈得而名樸以喻道之全體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道之全體不離于性小而辨物莊周所謂其有眞君存焉道足以爲物之主則物自賓服萬物而不以威刑幾是已純素之道守而勿失

匪特物將自賓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上下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涞水司馬光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潁濱蘇轍曰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爲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

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沖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胎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臨川王安石曰道常無名矣名者強名之也樸者道之本而未散者也小者至微而不可見者也樸未散則雖小足以爲物之君樸散則爲器器則雖聖人足以爲官長而已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

陸佃曰樸者藏於無名之域而與神明居

與造化遊所以爲天下貴者也豈復有加之者哉故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者萬物之主而萬物之所視而效者也苟爲寄於萬物之上而守之以無名之樸則萬物將自賓而人與天地之和應也天地相

合以降甘露所謂天地之和而人莫之令而自均所謂人和也夫惟以道致平而人與天地之和應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朴非器位名數無上下之定名元於品物故不能臣之若

能抱朴守眞無爲拱嘿萬物自服天地交泰甘露乃降和之至也甘露效祥人莫能使之而然上下交感陰陽之氣自和矣清源子劉驥曰道之眞常天地之始造化之先不可得而名故謂之樸樸以喻道之大全所謂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雖覆載天地彌滿六虛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可謂眇乎小哉故言樸雖小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窈兮冥兮難測難識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故天下莫

能臣乃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守而勿失與道爲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者天地之和氣也人莫之令而自均出於自然也

黃茂材曰樸亦道也道無名謂之樸皆强名也域中四大而道爲先孰能臣之古之侯王無有不知道者天地合而降甘露和氣所致也人身中陰陽之交感水火之相

濟蓋亦有不約而同者均同也
程大昌曰雨之與露皆天地交感之氣而
澤之所被均與不均則不同也東州之澇
西州之曠通天下觀之未嘗或能周徧也
此固不得不云交感若夫露也者不與雨
同矣無遠無近無希無驟亘四時有之雖
甚旱而淵谷皆竭其莫夜之滋濡厭浥輕
細均齊天下如一此蓋天地騰降而有常
者也故老氏取象於均而求原於合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碧虛子陳景元曰始者道也無名也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謂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名器者亦盡爲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者是自知曰明既明且哲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註解釋義理相通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得道必制而用之不能無言雖以有名教民亦務簡要勿令滋彰

潁濱蘇轍曰聖人散樸爲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臨川王安石曰名者非道之本也以其始有所制則於是有名矣論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其有所制也故名隨之故曰始制而有名有名矣不止則用有時而

竭身有時而殆故堯老而舜攝也故曰夫
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王雱曰名迹既立則名將遂而不反枝葉
橫生源流派別而性命爛熳矣故始制有
名當即知止而終無爭奪之危制者判樸
成器之謂
陸佃曰天下之名吾皆得而有之故曰始
制有名名亦既有然而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故曰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初以無名之朴

制於有名之者使高卑不亂名分以定各有所屬過此已往近於煩細事成息念亦當知其止息矣不盡慮以憂人亦休心而適已息念保身終身不困

陳象古曰天地既判名從此制必有資始資生之繁豈無名而可言乎物既衆而名既多在知止以御之不知止則物窮而塞所以危亡之幾生焉

清源子劉驥曰體道至此始制有名始謂道也其道能制御有名之物所謂物物而

不物於物也既有其實必有其名雖和光同塵毋近於名而名自彰故名亦既有既有其名若不知止則捨己從人以責名聲於天下而失其本心知止則恬然自足於內淡然無求於外故不殆

黃茂材曰始制有名自無而始適有也處群有中不知所止將逐物而忘返其危矣哉故莊子曰吉祥止止

林東曰聖人散樸以爲器因器以制名雖勢所必至又豈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

故能知止而不至於危殆正所謂大曰逝
逝曰遠遠曰反之意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御註曰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
谷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
類焉者應聖人之臨涖何爲哉因性而已
矣
顏濱蘇轍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
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
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

宗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流終返於源百慮同歸於道黃茂材曰人之於道如川谷之赴江海無有不至惟其不知道之所在故有橫流絶港之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御註曰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

智之事知人而已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内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人善惡而分別之之謂智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是謂適人之智而已矣而不自知者也自知而默守之之謂明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是謂自適其明而已矣此可以超乎智之上也

潁濱蘇轍曰分別爲智蔽盡爲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智以達外但能知人明以照內自靈於身

葉夢得曰自知者見性知人者未必能見性爲智而已智者有別乎外也故見性而後爲明明則無所不照也

清源子劉驥曰知人則有見於外故曰智自知則反照於內故曰明

黃茂材曰人之情偶無窮吾之智有限烏得而盡知之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如能自知孰能逃吾所知故智不如明

程大昌曰莊子曰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夫不自見而見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此則智明之辨也

林東曰智則不無於窺伺揣度而明則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者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御註曰至人尚德而不尚力自勝而不務勝人智者詐愚勇者若怯此勝人也而所恃者力勝己之私以直養而無害頴濱蘇轍曰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强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勝人者謂有形質才力勝己謂能勝於情欲性正而神强陳象古曰智與力行於外者也明與强行於內者也明則省己無遺强則進道有漸葉夢得曰自勝者克己勝人者未必克己

爲有力而已故克已而後爲强强則無所不敵也

清源子劉驥曰智足以知人則能勝人而不爲人物所惑故曰力明足以自知則能自勝而不爲情欲所使故曰强

黃茂材曰有力者可以勝人力所不及烏能勝人吾能自勝不與物爭强莫甚焉

知足者富

碧虛子陳景元曰謂止其欲也

潁濱蘇轍曰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

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貧若富也陳象古曰得一不求二自足於心所以爲富不在多也

葉夢得曰求富者終無已也苟以爲足則簞食瓢飲亦可以爲富矣

清源子劉驥曰既有勝人之力又有自勝之強則知取足於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其有萬不同之富何以加焉易曰富有之謂

大業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人而知足其用無窮故謂之富

彊行者有志

御註曰自彊不息斯志於道 己三

碧虛子陳景元曰彊行者謂勤而行之也 十五

潁濱蘇轍曰不與物爭而自彊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臨川王安石曰上士聞道墨而行之故彊

行者有志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道雖遠強行不息曰進曰近不覺與道混而爲一凡有志者無事不集

黃茂材曰自强不息所以體天行健非有志者孰能之

林東曰有志於行則凡物莫能奪其志而自强不息之效可與天同其健不失其所者久

御註曰立不易方故能久於其道與時推

移與物轉徙者可輟而已

涑水司馬光曰得所則安

潁濱蘇轍曰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外安其分內存於道未有不久者也

陳象古曰得其所則安於道安於道則可久

葉夢得曰所者人之所安也人之所安莫大於道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猶有在

道變通不窮則無所不在隨所在而安之
孰不可爲久者所謂道乃久也
黃茂材曰新故相代變化不停吾能不失
其常故吾往而新吾至是爲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御註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
知死之未始異于生故其形化其神不亡
與天地並而莫知其極非壽而何
涑水司馬光曰身沒道存

潁濱蘇轍曰死生之變益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死而不亡者無異於生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王雱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眞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耳盡道養形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眞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者也

陸佃曰言死生之未始有異也夫唯死生

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有眞者雖死不滅也又曰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骸有極妙者

長存

陳象古曰死不可免形氣漸盡有生者之常也其不亡者因自知　勝知足强行不失其所而有存焉此爲　之實也非世人百歲之所可同日而語

清源子劉驥曰四肢百體將爲塵垢死生終始將爲晝夜以其入於不死不生而死生無變於己故死而不亡者壽非深造於道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夫如是又烏有死生哉

本來子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處於不生滅之鄉萬劫常存者是謂壽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御註曰汎然無所繫故動靜不失往來不窮左之右之而無不可

碧虛子陳景元曰汎汎兮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惟道之體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原而無所不周者其惟道之用乎

潁濱蘇轍曰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

王雱曰汎然不定一物故用之無所不通

葉夢得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之言道以陰陽而老氏之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則爲之陰陽者誰乎故於此特以左右見之左陽也右陰也大道汎兮其無所倚故自陰而之陽則可以左自陽而之陰則可以右

林東曰一說以左右爲佐佑說老氏書有

輔萬物之自然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潁濱蘇轍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已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之資貸以生則亦恃之而不辭矣功成而不居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民無能名是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萬物雖繁道皆

以無爲之妙而成之不以其多而拒之裁
成萬物不以爲能
陳象古曰不言已之能生也不自有其成
功也
葉夢得曰萬物由乎其間則恃之以生者
吾固不得辭非我也陰陽也及其功成吾
亦不得名之有矣名且不得而況於實乎
黃茂材曰萬物之生非道而何故不可得
而辭生物之功亦爲大矣功成而不居其
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
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御註曰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
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常無欲與
物交故萬物歸焉覆露乎萬物而不示其
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群衆而莫窺
其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小大之可
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

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爲大故能成此尊大矣修身之士汎

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

可以契上眞之大道矣

潁濱蘇轍曰大而有爲大之心則小矣王雱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惟其主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夫道之爲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但觀者各得其迹而已要而言之非小非大不可言傳可以意得自大則有其大有其大則小矣唯其非大而强名以大則眞大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自爲大終爲

萬物之宗不自爲先終爲天地之祖
陳象古曰物由道生不自爲主其施甚廣
無欲觀妙乃道之幾可名於小其樸若全
萬物歸已之恩不自恃其功沖而用之物
莫能測故可名爲大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自吾無欲以觀之則
謂之小自物不知所主以觀之則謂之大
聖人體此以游於世豈不爲大乎然未嘗
有自大之心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御註曰象如天之垂象無爲也運之以健無言也示之以文聖人之御世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民歸之如父母故曰執大象天下往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群生不傷萬物不夭民雖有智無所用之何害之有安則無危亡之憂平則無險陂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象者道之喻執其大則爲萬物之所歸向吾能順性命之理受之

而不逆故往而不害能安則能平能平則能泰善安然後至於平平然後至於泰也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象者大象也母之於子也未有母處而子不往就之也物來附德猶子歸母不害其所利則相蓄養和平而安泰也

達眞子曰大象者道之象也然道不可執聖人體之固若其執爾聖人體道則爲天下之所歸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者歸往之謂也莫足以傾則曰安莫足以險則曰

平莫足以否則曰泰
葉夢得曰大象猶大物也恍惚之間有物有象其藏深矣不可名以大執而示物然後其大者見焉天下始得從之而往吾雖受之而未嘗見其有物則雜然共處各安其性命之情並行而不相悖固未有能害之者也是以不失其居則安不違其分則平不逆其情則泰
清源子劉驤曰象者物之始見去道未遠故以喻道大象者無象之象虛無之眞也

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故執大象天下往經所謂太虛內神六合朝眞亦此之謂也以至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皆來歸之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利而不害爲而不爭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安則安於性命之情平則定乎內外之分泰則交通成和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黃茂材曰道本無象執得而執然必有主之者故天下往而往者謂其無往而不在也太古之時有羲黃在上天下之民含哺

而嬉鼓腹而遊無日不在乎道之中可謂
安平泰矣又豈有害者哉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舉諭也夫音樂之和
人必爲之少留饌餌之羙客必爲之暫止
樂之佚也耳滿而過焉餌之飫也舌啖而
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厭焉夫法之初興
民皆親之譽之及其弊也則民畏之侮之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籧廬也止可以一宿

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者哉既受其害則奚足言其安平泰也夫樂佚餌飫則過爽隨焉大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

所謂信言不美也清靜無爲則民樂其性故舍哺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美之味而審聽咀嚼哉

潁濱蘇轍曰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

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關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臨川王安石曰夫五味之於口五音之於耳世皆沉溺而不知反者以其悅之於口耳之間也唯道之於口則非味而常淡然耳惟其不悅於味而視道之無味不悅於聲而視道之無聲則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而其用不可盡矣

道眞仁靜先生嘗道沖曰樂者音樂也餌者飲食也既就而歸附樂所以和其心食所以養其形內外得所雖過客亦留而不去而況其素來處者惟道深遠久大其言簡淡初聞甚淡久之味在其中矣非玄覽莫能見非聽幽莫能聞雖無近利久而用之始知無盡

黃茂材曰張樂設餌過客且止聲色嗜欲之能悅人如此若夫道出於口則無味視於目則無色聽於耳則無聲然人能得而

用之其用無窮豈外物可比哉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御註曰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氷之至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一章先賢解之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或引國家權變爲辭近乎縱橫之說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

潁濱蘇轍曰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人常爲陰陽轉徙而不知反故欲張者必歙欲強者必弱知雄之爲動而當守其雌知白之爲明而當守其黑故處之以歙則天下之張皆歸之

而不爲彼之所歙持之以弱則天下之強皆歸之而不爲彼之所弱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故知機者謹密也

陳象古曰張極必歙強極必弱興極必廢與極必奪自然之理也

清源子劉驤曰物盛則衰物極則反乃消息盈虛之常理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日月尚爾況其他乎此天之道

黃茂材曰凡物有歙有張有弱有強有廢

有興有奪有予造化者未嘗容心於其間
如日月寒暑相爲往來當其張也必有歙
之者焉當其强也必有弱之者焉當其興
也必有廢之者焉當其與也必有奪之者
焉

是謂微明

御註曰其未兆爲微而其理甚著賢人覩
而衆莫知

涑水司馬光曰知微之明

臨川王安石曰非見機者不能與於此

達眞子曰自其張之微而明其有歙自其
強之微而明其有弱
黃茂材曰此理雖明達之者少故謂微明
林東曰人當見微而知著是謂微明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潁濱蘇轍曰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 九
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
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
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
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

其自然耳

達眞子曰剛勝柔强勝弱形器之然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强道用之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剛强所以勝人勝人則有時而力屈柔弱所以自勝自勝則吾往而不勝

黃茂材曰柔未嘗求勝剛也而剛者常不能屈故曰柔勝弱未嘗勝强也而强者常不能加故曰弱勝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御註曰淵者魚之所以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以制人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不可脫于淵聖人能窮海内而無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而天下治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家之權謀泄漏于民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姦雄乎

潁濱蘇轍曰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托於深淵雖强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螻蟻一物耳何能爲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强者莫能

傷也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臨川王安石曰魚之爲物深潛退伏而藏於深淵之中而不可脫於淵聖人之利器常隱於微妙而不可離於樸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淵者魚之所以存身脫則有鈎網之患道者人之所以生失者必有禍患之憂又利於國之器藏而

以息盜機豈可示於外也
葉夢得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得而制之脫淵之病也是故聖人藏其用而不盡古者謂是爲神故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自伏羲至于文王因時之變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使斯民由之而不知者皆是物也是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吾孔子亦云不知是而一二以暴之則民必有侗其間而奪之者

此三代而下所以詐僞萌生而卒無以勝之者歟

黃茂材曰庖丁爲文惠君語解牛之妙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由此觀之魚豈可脫於淵國之利器豈可以示人魚脫於淵必制於人國之利器示人必奪於人皆非善刀而藏之者也

林東曰魚脫於淵而處陸則死人不可以捨福而趨禍國之利器以示人則謀動干

戈而有傷乎物則亦取禍之道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爲應物而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爲夫侯王若能常以虛爲心亦以無爲身持守而不撓者故萬物將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黃茂材曰道惟無爲故能無不爲若其有

爲則其爲也然矣侯王守此可以使萬物化萬物之化非道孰能然今云將自化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衣被萬物而不爲主也歟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顓濵蘇轍曰聖人以無爲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僞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爲之

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既化而泰民性
過於泰則動作流蕩復以無名之樸鎮靜
之民不可得而名狀之矣故定
達眞子曰化而欲作道之散也無名之樸
道之聚也以樸則無名固知化者有名也
以化而欲作固知樸者不作也由是知鎮
以無名之樸者使有名復復歸於無名有作
復歸於無作蓋以反本之謂也
清源子劉驥曰性靜謂之神神靜則萬化

安心動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亡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故吾將鎮以無名之樸天眞之性道之大原不可得而名故以樸爲喻鎮以無名之樸者必靜必清守性之眞惟寂惟寞體道之原居杳冥之內在恍惚之中離形去智不識不知物我兼忘與道爲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御註曰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道變化則無爲也各正性命則不欲以靜天下

將自正也以道治天下至於各正性命此之謂治之至

潁濱蘇轍曰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胷中則失之遠矣

葉夢得曰靜者盡性而至命者也夫然天下不期而自正矣莊周曰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其知靜哉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經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皆此之謂

也

黃茂材曰樸雖無名若存諸念則是未能無欲也古之至人非特於物也無欲其於道也亦無所欲淡然自守清靜無爲天下各自正其性命而已吾何欲焉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宋　鶴林彭耜纂集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以有德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

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故無以爲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爲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德者得也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生謂之德也且道有淺深故德有上下所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匿耀支離所爲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咸曰我之自然而已矣所謂德全者也故曰是

以有德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德者迹用漸彰至一澆散因循任物物保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已雖其德不喪已遠於至德也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爲忘功忘名而迹無以爲以用也故無用已爲也不爲而自得也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夫言下德者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

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歌謠彰而有以爲也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涑水司馬光曰我無爲民自化無以爲猶言無用有爲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强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陸佃曰知之者不如忘之者得之者不如
實之者上德者忘之者也故曰上德不德
又曰上德無爲而無事於爲也下德有爲
而有事於爲也
劉槩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
爲者也所謂眞空是也眞空者聖人所以
極高明而其崇以效天者也下德爲之而
有以爲此心迹俱有爲者也所謂妙有是
也妙有者聖人之所以道中庸而其卑法
地者也

陳象古曰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其德而歸之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爲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葉夢得曰道無上下上亦道也下亦道也雖稊稗秅礫之微而道無不在是以上經言道論其常與非常而已德則有體履之爲行施之爲政在得爲得在失爲失在吉

爲吉在凶爲凶故不得不辨其上下德雖道之降然去道未遠猶有通乎道而不自爲德者故曰上焉者不德而有德過是則認德而忘道有役其身以求之惟恐其不獲者而德自是微矣故曰下焉者不失德而無德無爲者道也德能體之而有無敢欲爲之心德猶在焉至於爲之而有以爲則每下矣

清源子劉驥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與道爲一而不知道之在我也故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德者不知有德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無問其名無窺其情物故自生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以其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也故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出於自然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故無爲而無以爲下德出於使然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故爲之而有以爲

黃茂材曰道與德相去一間爾中之謂道不偏之謂德由之謂道不已之謂德道如

嬰兒之未孩德如其始孩謂之玄德者其妙不可窮也謂之常德者愈久而不亡也謂之上德者非人所能及也皆足以合於道上德不德無爲而無以爲非道而何至於下德則去道遠矣

林東曰上德近於道故不認德而爲德是以有德下德則勤勤於德如恐失之所以無德此德之眞者非於勤執而得之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御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
故無以爲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
事能無爲乎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
義其用多矣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
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儻一拜之不中兩
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
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
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爲上
禮則有莫之應者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

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仁者博施兼愛皆可爲也可爲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爲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言而無以爲夫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爲之其所爲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

以爲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王帛交馳威儀相答摩跼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爲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爲之然而中下之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而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怫然作色

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爲爭競之端故曰則攘臂而仍之又失禮之甚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立制度以强民民不肯從則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扔

潁濱蘇轍曰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

强之强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程大昌曰仁義禮無異道禮即仁義之形諸文爲度數者也非別有一禮也老氏既賤仁義則仁義之形而爲度數者固其所賤也

己五

六

可畫有數可數者固其所賤也

林東曰或以前識繼於禮之後以爲智次之說老氏尚謂禮爲忠信之薄故不言信其於智則有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非如三綱五常之叙至於

仁義禮上者止此尚何下之足言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
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
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
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
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
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爲鑿揣而
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

徇末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爲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反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

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

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忠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此足以見老莊之旨於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乎夫修崇禮教者智也智爲先見故曰前識識既先物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則反其質素而爲大賢矣且禮煩則亂智

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文中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而居于上德不置身于澆薄煩巧也居則忠信而誠實曷嘗華綺而詐僞也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者也涑水司馬光曰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則巧僞橫生矣世有臆度屢中人或

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
潁濱蘇轍曰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
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
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粲然而其中無餘矣
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
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
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
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
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
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

自是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禮者柬以名教加以恥辱尅意强說僞而失眞禮者詐僞而忠信之誠薄矣忠信既薄豈不犯上而姦諂故爲亂之先也不待自然先造智謀預爲機術以在道爲華非眞實也亂眞役念求明而反愚也大丈夫有道之士也處純厚而棄浮薄絶華僞而居其眞實遠者

彼也近者此也近者求諸已遠者求諸人
不强知他事而自取已眞
黃茂材曰古今一時也萬物一物也無有
前後之異人以智强推測之或得其一二
則自矜耀以爲有先見之明而不知其愚
莫甚焉何則用智者見物而不見道苟不
見道謂之愚可也所謂大丈夫者爲其有
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也以禮爲忠
信之薄不處而處於厚以前識爲道之華
不居而居於實非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

流俗者能之乎去彼取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御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其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其

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一者元氣也莊子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

生白吉祥止止天者純陽之氣且天得之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資始地者純陰之質且地得之故能信順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神者妙萬物以爲言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

及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谷者谿谷之絶深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萬者數之大物者形可見且物得之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侯王者人主也且侯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

下平正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生者皆由君道正之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之謂也

涑水司馬光曰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莫不賴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潁濱蘇轍曰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

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莊子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尊地卑故

言天而地次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不可知之神也故神次之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生且死者聽乎神而已故言谷而萬物次之侯王者所以法夫四者而以宰萬物者也故侯王次之

達眞孚曰道之混同則歸於一故得一者得其道之混同者也

陳象古曰一者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其妙用之理也

葉夢得曰前既離道爲德以迹觀之蓋析而有二矣恐天下遂認其二而不知其一者未嘗亡也故於是復極言之一者何也莊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此道之將判萬物總焉而不能外者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自是而往巧

曆所不能筭矣其在易自天一而降積之爲天地之五十五衍之爲大衍四十九而所謂一者終藏而不見豈非散於天地萬物之間無往而不在人無得而窺之者歟是以自天而清至王侯之貞槩而論焉未有不得而能立者

黃茂材曰夫盈於天地之間何可以數計皆不離乎一物始於一一即一也一生二二即二一也二生三三即三一也三生萬物萬物即萬一也自此推之至於恒河沙

數即恒河沙數一也故知乎一恒河沙數
可得而知其致之寧非一乎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

御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
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
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
氣爲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爲變失
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

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蹙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以者致誠之辭也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也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也已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爾況黎庶乎

潁濱蘇轍曰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

遽滅也俟王不得一未遽歷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陳象古曰裂則不全發則不靜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歷則不安皆失道所致也

葉夢得曰不幸而失之爲裂爲發以至爲歷雖天地之大亦不能自存也此雖未必然而理則有是故以將言之

黃茂材曰天無一必裂地無一必發神無一必歇谷無一必竭萬物無一必滅侯王

無一必蹙不言必而言將恐者是一未嘗無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御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爲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覩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蹙其以此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貴者豈可以自貴哉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高者豈可自高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孤寡不穀凡此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爲稱謂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守貴若乃豈非以賤爲本耶

潁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昔之爲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陳象古曰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爲非也

黃茂材曰夫是一也非特貴者有之賤者亦有之非特高者有之下者亦有之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烏乎在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孤寡不穀未

爲賤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曰自高以勝物琭貴以賤物強而不
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
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
至所以無譽王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
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
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
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

能及此是謂上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本作故致數輿無輿者言就數輿則有輪輻箱軸等群材之名無有名為輿者合之則輿矣就國求之則有士農工商等萬民之號無有名為國者合之則為國矣然則忽群材而輿何以成之棄萬民而國何以存之此重戒侯王之愛民也有道之君不欲顯耀琭琭如玉寘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為天下正者也

潁濱蘇轍曰輪輻蓋軫衡軛轂轊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爲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或莫之知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琭琭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達眞子曰致人之以言尚已者謂之譽凡處至貴則有貴之譽處至高則有高之譽

且處至貴至高莫不致譽之遂數也侯王雖得致速數之譽心得其道之一忘貴而同賤忘高而同下常若其無譽也故曰故致數譽無譽琭琭者玉之貌也落落者石之貌也玉也石也堅確而不易者也玉者貴之譬則侯王也石者賤之譬則孤寡也玉之貴也不能同乎石之賤石之賤也不能齊乎玉之貴至道之人得一於心者以至貴同至賤故不欲琭琭如玉以至賤同至貴故不欲落落如石非道之得一於心

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致就也就車數之爲輪爲轂爲衡爲輿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此河上公舊說也玉德之美也石質之堅也而不欲如之何也琭琭落落可得而名爾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御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强弱相濟斂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

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歸無彼蔽于莫爲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反者覆也變也虛靜者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易之復卦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之謂也弱者道之用既反虛靜爲道之動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有一也一者元氣也言天下之萬物皆生於元氣也元氣

屬有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涑水司馬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潁濱蘇轍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

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言反不言靜言弱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

葉夢得曰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則天地至于侯王者是已而

有生於無則一固存焉於其間也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反於此者離道以善故爲道之動體於此者至弱而强故爲道之用

黃茂材曰無生有有生物凡物之生莫知其所以然人能求其所以生者還以自生豈不長生乎

林東曰道本靜矣反之得非動乎天下之物生於有蓋有天地以生之非生於有耶有生於無則無者道也此道之或反或弱

而主於生物非有生於無可乎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一

宋　鶴林　彭耜　纂集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御註曰士志於道者也上士聞道眞積力久至誠不息中士則有疑心焉疑心生則用志分其於道也一出一入焉下士則信不足以守智不足與明也故笑夫道無形色聲味之可得則其去耳目鼻口之所嗜

也遠矣莊子曰大聲不入于俚耳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上士者受性清靜恬澹寂寞虛無無爲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聞乎道也超然而入以至于大妙而人

觀其迹眞以爲勤行者也實無勤行也斯所謂天然縣解矣中士者受性中庸世之不用也則思欲就藪澤處閒曠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導引養形壽考保神而已矣及乎世之用也則思欲語大功立大名禮君

臣正上下殺身爲仁爲治而已矣此之謂若存若亡也下士者受性濁辱目欲眡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若不得者則大憂汉懼聞其恬澹寂寞無爲則大笑而非之若不爲下士之所非笑則不足以爲清眞上道也

涑水司馬光曰非常之道固非常人所知潁濱蘇轍曰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唐謬悠

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冫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可謂上士也哉

黃茂材曰上士聞道冫然無疑故勤而行之中士聞道未能盡信故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已六二晉然無所知故大笑世之上士無幾中士不可多得所謂下士比比皆是此道所以難明也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絲之無類乃織者之所取有類則紡者之所棄也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與物無際而能支離其德若絲之有類不爲世用也河上公本作類言大道之人坦蕩平夷隨類參同不自分別也上德之人無爲無事心同虛空高下莫測有若深谷無所不

容大白者雪霜之謂也若雪霜之潔白而無所不到雖瓦礫汙溷之處施而無擇有道之士豈異于是故處於濁世純白獨全而不雜染也孫登曰其德深廣則通踈見遠遺畧小節如智識不足故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陸希聲曰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者也此言陰德密行也夫建立陰德之人不顯其功畏人之知故若偷竊耳吳筠元綱論曰功欲陰過欲陽功陰則能全過陽則易改此

之謂也渝變也色不明也質眞者純素也夫純素之士動無文章如五色之渝淺光華不發也開元御註曰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謂束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行不崖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貸施與也夫歎羨獨有此妙道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嚴君平曰道之爲化也始於無有終於無終存於不存貸

於不貸動而萬物成靜而天下遂也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潁濱蘇轍曰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也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類爲不平然而

道至平而趣高下不一至人與世浮沉曲
全其道不特異其迹故若有瑕類也德之
上者其虛若谷似不盈矣世俗爲高潔之
行以顯於名有道之者至潔白而混於汙
辱之間至德不耀故若不足

葉夢得曰明而若昧夷而若類進而若退

者中智之所疑也上德者若谷不自有其
德也大白者若辱能納汙也廣德者若不
足所以能有進也建德者若偷不見其用
力則疑於惰也質眞者若渝不知其有常

則以爲或變也大方者無隅不示人以形也大器者晚成不使見者速也大音者希聲不使得以聞也大象者無形不使得以見也道之隱於無名者每如此不可以一端求是以能推其餘以與人而萬物莫不資之以成也

黃茂材曰夫爲道者用心於內不暇顧其外世人不足以知之故雖明道乃以爲昧雖進道乃以爲退雖夷道乃以爲類上德乃以爲谷谷不盈也大白乃以爲辱廣德

乃以爲不足建德乃以爲偷質眞乃以爲
渝求其方則無隅不知其爲大方求其器
則晚成不知其爲大器求其音則希聲不
知其爲大聲求其像則無形不知其爲大
像下士所以每大笑之夫道隱無名知者
固少然善貸萬物而不遺全生養命足以
成功而有餘未有如道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御註曰泰初有無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天

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像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之虛者也無之無者也然之然者也混同太無寂淵通不可名言者也然而動出變化則謂之渾淪渾淪者一也渾淪一氣未相離散必有神明潛兆于中神明者二也有神有明則有分焉是故清濁和三氣噫然而出各有

所歸清濁和者三也是以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人三才既具萬物資生故曰三生萬物

涑水司馬光曰道生一自無入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濟以中和

潁濱蘇轍曰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

自然也

陸佃曰道生一一者蓋太極也一生二二者陰陽也二生三三者沖氣也有陰有陽而陰陽之中又有沖氣則萬物於是乎生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顯道之始其理至微其言至玄自悟始得不可以言傳而象比故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陳象古曰一謂樸之始也二天之體也三地之形也天地既判萬物遂生情欲之繁

不能守一矣

葉夢得曰此蓋明道分而爲二雖裂而爲陰陽而一陰一陽亦不離乎道之所一是故道生一而陰陽各得其一惟一乃能爲二故陰陽配而爲三三具而一存乎其間則爲三三散而爲和氣以生萬物則萬物亦得其三之一以抱負乎陰陽是終始未見一物之外乎一也

清源子劉驥曰道生一氣一氣運轉而生陰陽二氣二氣變化而生天地人三才三

才既具萬物資生

晦菴朱熹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黃茂材曰知其所以常存而不滅者然後可以語長生道生一矣一之中而道常存一生二矣二之中而一常存二生三矣三

之中而二常存三生萬物矣而萬之中三常存人與萬物同生者也誠能思之則其所以生我者非三乎所以生三者非二乎所以生二者非一乎所以生一者非道乎故知道者常存而不滅不知道者墮於數數盡而止烏能以長生

林東曰道生一至於三而止即莊子所謂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是也物生於三三生於一理之自然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御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動而育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沖氣是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負背也抱向也夫動物則畏死而趨生植物則背寒而向煖物之皮質周包于外皮質陰氣之所結也故曰負陰而骨髓充實于內骨髓陽氣之所聚也故曰抱陽沖和之氣運行于其間所以成乎形精也夫沖和之氣盛全則形精不虧而生理王也沖和之氣衰散則形精相

離而入于死地也

涑水司馬光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爲體以沖氣爲用

臨川王安石曰字說沖氣以天一爲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

陸佃曰道家謂之沖氣醫家謂之胃氣故五臟之脉無胃氣則死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質者有而礙故曰陰神氣虛而靈故曰陽沖氣以爲和形假神而動神托形而用形與神非沖氣

則不能和於內外之用
陳象古曰陰陽道之妙用也負則在外抱
則在內沖而用之不失其和也
清源子劉驥曰沖氣者自然中和之氣非
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然天下
之至柔也是猶孤寡不穀名之至賤而王
公自以爲稱
黃茂材曰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
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
物生焉此言天地之陰陽至於萬物之陰

陽亦然陽必負陰陰必抱陽陰陽合而沖和之氣生

程大昌曰列子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言能虛中以承清濁之會者是其和之得以成體者也張湛釋之曰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人生也此其爲說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偏焉而萬者也說者并沖爲和則失之矣

林東曰負陰之靜而屬於背故曰負陰耳目鼻口在前皆陽動者也故曰抱陽抱則

在前也陰陽氣沖合而爲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御註曰物罔隆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
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
而不失其和者其惟聖人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
顓瀆蘇轍曰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
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自稱
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王公自以爲稱

以至尊至高故取最下最薄而稱之也
黃茂材曰水處人之所惡而幾於道孤寡
不穀亦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道亦有
可惡乎所謂在兎覽而愈甚者也然亦何
惡之有

林東曰人所嫌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
爲稱豈安得而有抗爭此氣之沖虛合而
爲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御註曰木落則養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

則必缺益之而損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有能減損情欲而不自矜伐卑以自牧以謙受益如王公稱孤寡不穀之損故有尊貴之益也若俗物則不然唯好盈滿饕餮富貴而危敗及之

涑水司馬光曰滿招損謙受益皆所以去甚泰就中和

臨川王安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唯其益謙故損者乃所以爲益唯其虧盈故益者乃所以爲損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御註曰以强勝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强梁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爲戒故將以爲教父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之强梁者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矣下之强梁者則爲衆所加而顚躓可待矣不得其死謂不得其壽終也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爲後世法

知謙損柔弱者必吉貪暴強梁者必凶書之垂誡以爲教父父先也本也

涑水司馬光曰亦我教之爲衆教之父

潁濱蘇轍曰世以柔弱爲損強梁爲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強梁妄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爲知妄之不可爲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爲教父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莫不謂自已

之所見爲是而教人使從亦我須當教人而於義宜然而後教之

黃茂材曰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情物理古今皆然當是時儒墨各自名家其爲道雖不同而其教人未嘗或異至於以强梁爲戒尤老氏所尚故曰吾將以爲教父雖然其教人者止於是矣而其妙有不言之旨父不能傳於其子子不能受之於其父豈可得而教人哉

程大昌曰此謂强梁者不得其死古必嘗

有是語而時人已有師之者矣故引人言以證已教而曰人之所教我亦義教之言不止我之立教獨出於此也既已表發其語而又尊之以爲教父

林東曰人之所教者亦我以理義論而教之故強梁者去強梁而免死吾將以爲教父我主其教得以制其子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御註曰柔之勝剛無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益所以爲有益

碧虛子陳景元曰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天下者汎舉也馳騁猶奔競不息貌

王弼曰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而有益於物也

涑水司馬光曰太山之溜穿石形之細者無若微塵然不能入無隙之物唯無有乃可以入於無間

顓瀆蘇輸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强出入衆有

清源子劉驤曰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寂然不動天下之至柔也無不爲者感而遂通馳騁天下之至堅也以至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天下之至堅其孰能當之無有者道也無間者虛空無爲也經所

謂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遥自歸之故無有入於無間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故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黃茂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無有爭之爲患也古之眞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有形之爲累也人能用其至柔造於無有何堅之不攻何往之不入斯二者非夫無爲之功不能至焉

程大昌曰謂柔能勝剛者非曰直致而可

以必遂也彼以剛來此不與抗常自處於
雌弱而待其有隙之可乘列子固嘗諭之
以水矣莊子又嘗喻之以風矣此二物者
非不能極其馳騁也然使水而礙山風而
觸石其能入乎則馳騁者有時而不得常
遂也若夫超有而無也者生生化化而無
所於待運道物物而莫之或攖則豈守柔
待間者之所能及也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御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爲之益不

虧其眞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賓無爲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飭容儀以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若乃有爲則滯迹損物旣而無爲則利益甚多故知清靜簡易之道誠南面之至術則天下希及之也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黃茂材曰載籍以來立大功建大業其著見於有爲之跡世有人焉至於不言之教

無爲之益至人君子修於方寸之間及其成也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之表非夫有爲之功所有髣髴其萬一故曰希及之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御註曰非所親也非所多也

潁濱蘇轍曰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身與名何者爲

親而棄身成名可謂至愚者也身止有一而世間財貨至多物常多於身而一身與多物爲敵身先盡而物與貨尚多

陳象古曰身者道之本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名者皆其外物而乃欲亡吾身以爭之是亦不知親疎者乎天下之所謂貨者何可勝計而乃欲役吾身以求之是亦不知多寡者乎

得與亡孰病

御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

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攘不賢之鰛病孰甚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虛名浮利得之若輕羽而性命形神亡之若泰山達人校量誰者是病

凍水司馬光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忘名貨二者孰病

潁濱蘇轍曰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得則憂失已失又何憂也

陳象古曰得不安於亡也

黃茂材曰使其得之不過名也貨也而其亡者身也

程大昌曰名之不親於身也貨之不重於身也人皆知之然徇物失我者常不戢恤是特不能權其輕重焉耳老子於此以身名貨三者參觀而槩評之曰得名貨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人能用此

語也對而思之則輕重之喪昭昭然白黑分矣莊子用其說而伸之曰廢一手以得天下韓侯不爲委隋珠以彈一雀世所共笑則輕重益明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黃茂材曰費非謂費其貲財也而費精神之爲損大亡非謂亡其蓄積也而亡性命之爲禍厚凡此數者利害得失灼然甚明而人不思

林東曰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

至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辱莫大於貪程大昌曰知足之富決不受辱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陳象古曰雖不欲長久其可得乎

黃茂材曰古之人知止足之戒無如漢之二疎辭榮還里保其天年而終可謂長久矣乎曰二疎爲免於殆辱則可以爲長久

則未可
程大昌曰無辱無殆故可長久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一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二

宋　鶴林　彭耜　纂集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御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無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故其用不敝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爲聖之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成謂全德之君子如

大塾酌之而不竭明鑑應之而不疲故曰
其用不敝盛德大業者謙沖而不驕富貴
滿堵者虛儉而不奢所用豈能窮匱大直
者謂隨物而直彼舍垢而不申其直不在
已故若屈也大巧者謂因物性之自然而
成器用不造為異端故若拙也 已七
涑水司馬光曰物成必毀盈必溢理之常
也有道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故不弊不
窮
潁濱蘇轍曰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

弊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鄙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臨川王安石曰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

陸佃曰大成不見其足故若缺大盈不見其溢故若沖大直不見其伸故若屈大巧

不見其力故若拙大辯不見其給故若訥
清源子劉驥曰道無成虧故謂之大成道
無盈虛故謂之大盈不有其成故若缺不
見其盈故若沖成必有虧以其若缺故其
用不敝盈必有虛以其若沖故其用不窮

大直者直而不肆故若屈大巧者不爲而
成故若拙大辯者不言之教故若訥

黃茂材曰苟不知道其誰肯以屈拙訥自
處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御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爲物汨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以靜天下將自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躁動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衰死明躁爲死本盛爲衰原夫至清者在濁而物莫能滑亂至靜者處動而事

莫能涸撓且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則有不敝不窮若屈若缺若訥以對之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而爲天下之中正者也莊子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也

己七

三

顓頊蘇轍曰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

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達眞子曰春與夏則萬物動之時也動之極則有寒之者至焉故曰躁勝寒是之時必有寒也秋與冬則萬物靜之時也靜之極則有熱之者至焉故曰靜勝熱是靜勝之時必有熱也此理之必然矣皆出於勝極之所致也惟大成猶若缺大盈猶若沖大直猶若屈大巧猶若拙大辯猶若訥皆無其勝極之心也心無勝極則清不

爲物所汚靜不爲動所誘若是則心之所造其有不正哉故曰清靜爲天下正葉夢得曰春秋傳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清靜之爲天下正正其直者也

黃茂材曰有天之寒暑有人之寒暑墮脂折膠天之寒亦甚矣而躁則勝之爍石流金天之暑亦酷矣而靜則勝之乃知人身自有一宇宙其寒暑足以勝天之寒暑若其知道清靜自然則可同於太極爲天下正何至於勝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御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强陵弱衆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却屏去也糞治田也郊交也言二國相交之境也天下有道謂時之泰也兵革寢息人多務本户競農桑屏去走馬之武功而歸治田之常業天下無

道謂時之否也強弱相陵人皆失業習尚
戰爭自然戎馬生于郊境之上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去走馬以息戰
民耕桑以糞田內若意馬不馳丹田自實
如不務道而好兵則戎馬生於郊野
達眞子曰走馬者亡戰之馬也戎馬者備
戰之馬也國之戰敵皆棄道徇欲所致之
然也天下有道無所事於戰敵故郤其走
馬則同於糞壤天下無道有所事於戰故
戎馬生於郊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野馬塵埃以馬喻氣也揚子亦言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歟氣之盛衰繫心動靜心靜氣正心動氣奔有道之士其心既靜其氣徐清其息自減從減至無凝然自定故却走馬以

來無養者養其根本謂其歸根返本也天下無道忘道逐物其心既動其氣自奔嗜慾氣邪妄想氣亂故戎馬生於郊莊子所謂

然一馳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至治之世以道蒞天下何用走

馬却以糞宜矣及其有事且急也非戎馬無以遏亂略乃使生於近郊蓋有不得已焉如人日衰疾病間作捨醫藥不可夫攝生者而至於用醫藥其於道不亦遠乎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御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禍亂作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

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犯法爲罪夫人有欲愛之心者則非理貪求奔馳而不反是故逐秋毫之微者失太山之重爲罪之因莫重乎可欲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者不照也禍害也可欲者於貪求之中尚有數耳不知足者凡經歷

於目而無一可捨滿不知損亡敗及之故
禍釁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咎殃咎也物
之經目猶有限也天下之物見與不見咸
欲得之使盡在己而靡有孑遺者此無道
之甚也小則害身大則喪國得不戒哉

讀濆蘇轍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佚
王而爲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知足者所
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臨川王安石曰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
足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萬物常

至於足而有所謂不足者以其無足心也得道者知其足心足財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知足者足亦不足知足則不足常足

達眞子曰罪者人加也禍者鬼責也咎者天伐也人之罪未深於鬼禍鬼之禍未深於天之殃咎也凡無道徇欲者必致乎此知足者足於道而不足於物足於內而不足於外是以舉無不足也故知足之足則

常足矣若是則奚有罪禍咎之及已哉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
情以爭之故罪莫大於可欲若不知足則
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故禍莫大於不知足
欲得則所欲必得恣縱之甚殃咎尤大然
此三事不過衣食適身充口之外皆是餘
物故繼之以知足知足則定乎性命之分
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禍咎之
有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人有三患可欲也不知足也欲

得也一性之内無欠無餘人能知之無適不足

程大昌曰可讀當如許可之可人之有欲者不加制過顧乃自恣自許以爲無害者也世人縱欲而不知足者未必不幸於一勝所欲既遂則秦人盡兼天下而還以兵亡是其禍也漢文帝之罷露臺也自言其心曰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及其謝諸將用兵則又曰朕能勝衣冠念不到此故雖拊髀歎頗牧飲食念鉅鹿而

十萬橫行可樂之言終不聽也武帝繼之奢侈踰於古初郡縣亘乎四夷而哆然未厭也由後世言之文帝爲足乎武帝爲足乎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者老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夫如是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

涑水司馬光曰得其宗本
潁濱蘇轍曰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
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
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
陸佃曰萬物皆備於我有天道焉有地道
焉有人道焉
巳七
八
葉夢得曰雖山河不能爲之礙況戶牖乎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其道一也
林東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心何
難知之有所福者善所禍者淫天之道何

難見之有此其不出戶亦可知不窺牖亦可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御註曰去道彌遠

涑水司馬光曰去本逐末

潁濱蘇轍曰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絶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遠愈迷
葉夢得曰有不能達則擯糠眯目天地且
爲之易位
清源子劉驥曰離靜而動故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碧虛子陳景元曰蓋由得之於身心而施
之萬事
涑水司馬光曰至理不易
潁濱蘇轍曰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
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契理即知何必親見

林東曰亦道在邇而求諸遠意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御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爲士終乎爲聖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而萬事銷忘故曰損

潁濱蘇轍曰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

臨川王安石曰爲學者窮理也爲道者盡性也性在物謂之理則天下之理無不得故曰日益天下之理宜存之於無故曰日損窮理盡性必至於復命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者復命也然命不可復也必至於消之復之然後至於命故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然無爲也亦未嘗不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陸佃曰爲學日益此智者也爲道日損此仁者也損之又損之至於無爲而無不爲聖人也智者所以窮理而將以增其所無仁者所以盡性而將以減其所有故有日損若夫聖人則所謂至命者也無所不有故無日益無所不益故無日損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損者減也世之學求之於外外事紛葩故尚於多知博聞日加其能以遊名利之場道之學者其志在內內事簡直故貴於息心養氣日踐其

事以遊道德之鄉勞役精神氣血皆以削除減之損之以至無爲無事

陳象古曰學者有漸從少至多故曰有益道成則藏其用秘其明故曰日損

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忘其所知而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益者易進損者難忘損而未能忘其損未爲損也損之而忘其損乃可至於無爲之地

顧濱蘇轍曰無所不爲而不失於無爲矣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道自治無心而天下自服法以係之力以率之智以籠之威以加之故有不服之者天下者通言萬物也

達眞子曰無心則無爲無爲則無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蓋其無心及於無爲無爲及於無事故也

潁濱蘇轍曰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

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黃茂材曰深於道者爲無爲事無事若其有事豈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御註曰聖人之心萬物之照也虛而能受靜而能應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因民而已此之謂以百姓心爲心莊子曰聖而不可

不因者民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體道無爲虛心待物物感斯應應其所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乃聖人無常心也

潁濱蘇轍曰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心故無思無爲雖然無思也未嘗不思無爲也未嘗不爲以吉凶與民同患故也

黃茂材曰有常德有常道何獨無常心有常德有常道所以處已無常心所以處世

天下之人如此其不一也而使其心皆如吾之心豈不繁然亂哉故聖人不以已之心爲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欲與天下大同也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

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御註曰善否相非誕信相譏世俗之情自爲同異豈德也哉德善則見百行無非善者故不善者亦善之德信則見萬情無非信者故不信者亦信之眞僞兩忘是非一致是全德之人此舜之於象所以誠信而喜之

潁濱蘇轍曰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信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德信矣

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爾善吾豈不以爲善而爾自不善吾亦善之爾信吾固信之爾雖無信吾亦信之

黃茂材曰善其善不善其不善則所善者寡矣信其信不信其不信則所信者狹矣天下之大人物之衆孰善孰不善孰信孰不信聖人未嘗有棄物之心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未嘗有疑物之心故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夫然則吾心之中無適而非善信是爲德善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憒憒爲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御註曰方其在天下則吉凶與民同患雖無常心而不可以不戒故所以爲已則憒憒然不自暇逸所以爲天下則齊善否同信誕兩忘而閉其所譽渾然而已聖人作而萬物覩故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惟聖人之視聽則聖人者民之父母也矜憐撫

奄若保赤子而仁覆天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惵惵憂勤貌又不停貌
渾者無分別也陸希聲曰聖人在天下愉
然應彼物感未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
下爲一未嘗自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絶者
有四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以能無可
無不可無爲無不爲也河上公本作怵怵
王弼本作歙歙注傾也聖人以無爲德化
不逆萬物之情故百姓被其聖德而各遂
其能明者爲眡聰者爲聽皆傾注其耳目

以倣聖人自然之法而聖人晃旒垂目黈纊塞耳不勞身於聰明不察物於幽隱撫念蒼生皆如赤子寧忍以事騷撓惟孩之而已矣

潁濱蘇轍曰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惵惵焉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慍釋然皆化而天

下始定矣

王雱曰惵惵者恐懼之意聖人以天下爲心所以建立萬法天下以聖人爲心所以歸復大道心者能覺知分別而聖人務使人復於無知故曰渾心也一本作歙歙歙歙收斂之意亦通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惵惵垂誨欲令天下之心渾合爲一至言皆注知於百姓耳目使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澆競皆返孩

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之至誠如是
達眞子曰憧憧者恐畏之謂也聖人之
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
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
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爲天
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
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
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仰於聖人者
何哉以聖人皆孩之也故曰聖人皆孩之
陳象古曰言百姓隨教順治未有所能如

孩童之就乳不難率也
黃茂材曰謂之聖人出而與民同患者也
天下之人孰不注其耳目今也惽惽然渾
其心無所是非無所好惡可以使民由之
而不知孩者未有知也

程大昌曰若嬰兒之未孩則孩也者又嬰
兒之稚者也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者也則赤子也者取其方爲嬰兒而眞淳
尤爲未散者也百姓既注其耳目而聖人
遂求有以復其赤子之初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御註曰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天機自張與出俱生天機自止與入俱死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

碧虛子陳景元曰未出乎域中者也涑水司馬光曰出生地則入死地

潁濱蘇轍曰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

碧虛子陳景元曰徒類也生之徒謂攝生者之類也死之徒謂趣死者之類也十有三者韓非曰四支與九竅十有三動靜屬於生死焉夫善攝生者目不妄眡於采色

耳不妄聽於淫聲鼻不妄嗅於穢膻口不妄言於非道手不妄持於凶器足不妄履於邪徑動靜翛然諸惡莫犯此乃長生之徒也趣死者目亂於采色耳聒於淫聲鼻因於穢膻口羨於非道手便於凶器足捷

於邪徑動靜沒溺諸吉無有此乃近死之徒也夫生死之原皆係此十三事矣孫登曰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十分之中順理者三耳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生者尠則逆死者多故死之中順命者三耳或解云三業十惡能制伏者長生之徒放縱者近死之徒以理推之九竅四支最長

涑水司馬光曰言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死者三雖志在

愛生而不免於趨死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死者由其自奉養太原故也

顏濵蘇轍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

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

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
臨川王安石曰有求生以惡滅者生之徒
十有三是也有求滅以惡生者死之徒十
有二是也有生無異於死者動之死地亦
十有三是也惟其不悟眞滅眞生是以不
脫輪廻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
三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修生者若奉黃
老之道求長生不死者也亦十中或有三
得之死之徒若奉釋氏修無生寂滅之道

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既不達黃老長生之旨又不悟釋氏無生之性故其數終則死而枉縱之人不得天數凡所動作皆趨速死之地又非修無生不往不來之法皆以嗜慾動則就虧神損道之地十中亦有三

以此而自致傷夭之者

三栽了一子李文愍曰夫坎水子位在人爲腎宜實而不宜虛元陽復還之生門也離火午位在人爲心宜虛而不宜實衆陰剥陽之死戶也是以人能修坎則生役離

則死故攝生者悟精氣之生身在乎坎妄念之喪神在乎離故自少至老一周十二辰消而從坎重復即生之徒十有三重陽而再益火滅而益膏也不善攝生者莫知生理役用從離妄念縱慾故自少至老亦

一周十二辰消而自離再始即死之徒十

有三重陰而再損膏竭而益火也

葉夢得曰十有三四支九竅是也老氏蓋嘗以有身爲大患矣而昧者不察累於有身之患皆無能外此十有三物之間使能

知其非我有則超然乃立乎形骸之外豈出入之所得名然而沉迷轉徙自壯至老日化而至於死非特不知生而且其動而趨焉者未嘗不之於死地也則亦以是十有三物而已

黃茂材曰坎爲水水數六離爲火火數七凡十有三也

林東曰出於胚胎則爲生體覩入地則爲死雖有生死而九竅四支生死俱焉一身之中上七竅而下二竅兩手兩足故謂十

有三也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蓋以自戕
自賊動與惡會而自趨死地亦十有三
本來子邵若愚曰老子以十分爲率而言
之生之徒十分中有三分死之徒十分中
有三分又有民之緣求養生動之死地亦
十分中有三分緣生之徒心著有死之徒 巳七
心著無民之生心著境三者心有所著皆 十九
居生死之地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御註曰不知身之爲大患

潁濱蘇轍曰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碧虛子陳景元曰諸惡害其有情而不損其無心

潁濱蘇轍曰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

達眞子曰凡言攝者皆非已所有也能齊死生則以生爲假攝而已

陳象古曰外境之來於我何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碧虛子陳景元曰道者虛無之體德者自然之用道體虛無運動而生物物從道受氣故曰生之德用自然包含而畜物物自

德養形故曰畜之凡動植之類皆本道而生因德而養物質方具故形之物既形矣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德合和氣而養物之形道可以爲父德可以爲母由此而言萬物無有不尊仰於道而貴重於德也爵者錫命也世之所以尊貴者皆因王者之爵命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而尊貴若父母者是道德非假於爵命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

顏濱蘇轍曰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

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以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王雱曰德者道之分物者德之器勢者物之理道尊而德卑德貴而物賤尊者如君父貴者如金玉命於天則爲天子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惟道在萬物之先而制其命孰能爵之

故常自然也

清源子劉驥曰萬物之尊道而貴德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不可得而尊故不可得而卑不可得而貴故不可得而賤所以莫之爵而常自然也

巳七

黃茂材曰道有常尊不待物而尊德有常貴不因物而貴非如人爵者也人爵尊貴出於使然道德尊貴自然而已

二十一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御註曰別而言則有道德勢物之異合而言則皆出于道道者萬物之奥也萬物化作而道與之生萬物斂藏而道與之成出乎震成乎艮養乎坤覆乎乾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若有機緘不能自已道實冒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肖翹蜎動之物得不尊之貴之乎道之生乎萬物若顯其有則收其仁矣養乎萬物若恃其爲則居其功矣長育群材成熟庶品養覆動植若矜其宰則處其長矣有是

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臨川王安石曰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故謂
之元德
黃茂材曰道之與德相爲用也始言其道
之大終言其德之元元者妙也非妙不足
以繼其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三

宋　鶴林　彭　耜　纂集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御註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多聞則守之以

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徼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成者子也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爲沖氣乃道之子所謂道生一也一爲道之子道爲一之母道爲眞精之體一爲妙物之用既得其道體以知其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夫人既知其妙物之用而復守其眞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

不窮然後可以無爲而無不爲故能沒身不殆矣

潁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之中有沖氣沖氣生於道道者天也萬物之所自生故爲天下母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則得以返其本也故曰復守其母也

達眞子曰萬物以天地爲始天地以道爲始是天下之始莫不始於道也唯天下莫不始之於道所以爲天下之母也凡萬物之所資生者母也凡萬物之所資息者子也以道爲母則天下資生於道者皆子也

是以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矣以其有復歸於無以其動復歸於靜則有之者無終窮動之者無危殆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言體道之反本者能然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生林林如也推其始必

有生之者焉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此其始生者也故爲母萬物其子也得其母而守之則是生我者常存而我生者不失矣故能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碧虛子陳景元曰兌目也緘無厭之目則諸境自絶矣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衆禍莫干矣諸境自絶則嗜慾之源塞衆禍莫干則云爲之路閉如是則恬澹安逸而終

身不勤若乃不守母道者開其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通其云爲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而終身不救也

王雱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矣故爲兌兌則物入之矣門者精神之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爲構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兌開物入而復費精神用以

濟事則以内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允澤也在人爲口與舌禍福樞機不可妄發門謂語言視聽情念也吉凶之應出入於此故閉之也有道者掩扉塞兌終身不勞

清源子劉驥曰經所謂閉塞命門保玉都是也内景不出外景不入其氣自定其神自眞其神既眞則性入自然與道爲一以挈天地以籠氣母而入於不死不生故終

身不勤若開其喜悅之源而弗塞濟其愛慾之事而弗閉則物誘於外而情動於中氣亡液漏精散神去所以役役不見其成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強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

用歸體則智徹爲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是也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强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光者智照也智主外故外照而常動動則爲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內故內景而常靜靜則爲已之

體夫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內景復嗜慾之未萌而歸子母之元故無殃是謂密用常道者也

潁濱蘇轍曰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臨川王安石曰見小曰明者微而見之則

可謂之明見於大則不足以謂之明故曰見小曰明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故曰守柔曰強用光復歸其明者蓋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言強則知柔之爲體言明則知光之爲用唯其能用其光復歸其根

則終身不至於有咎而能密合常久之道故曰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陳象旦曰常人忽於小而重於大干雲之木起於蔥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揉曲木者不

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此柔弱勝剛强之義也光者照於外者也明者內自照者也用其光則知其子是也歸其明則復其母是也

黃茂材曰漢世尚黃老有老父者獨深得其道蓋公諸人皆不及也惜乎史失其名龔勝之死有老父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碧虛子陳景元曰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潁濱蘇轍曰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介然謂凝寂不動長守大道無爲而已凡有所爲者雖曰善動至人之所畏也

達眞子曰介者纖介之謂小有知於大道猶唯施是畏況大有知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之淺矣使我介然有知
已非道之妙若有所施爲則尤非自然
黃茂材曰夫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行
無所施設作爲今有介然有知是以智知
之行於大道是以力行之唯施是畏是有

所設施作爲不亦可畏乎
林東曰使我介爾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唯
於施爲間而無不致其畏謹則不至於好
邪徑而求捷速不至於捨本而逐末如下
文所謂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以崎嶇迷惑不達凍水司馬光曰道本簡易由人之好鑿故失道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修身之道自然綿綿實爲至理而學速求必得故方術之家紛然並作

清源子劉驥曰好由捷徑以失眞道所謂

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劒厭飲
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也哉傷歎之詞也唯施
是畏其在茲乎

涑水司馬光曰失道之國好察近而遺遠
逐末而忘本故視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
實貧困又取非其有謂之盜德薄位尊智
小謀大危亡將及魯不自知乃更矜誇以
為得意服美不稱積實無厭故曰盜誇所

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臨川王安石曰此逐末也猶人趨邪徑而棄大道也

達眞子曰失大道而由小徑者以事物比之則如朝甚除而曰用田甚蕪而荒塞倉甚虛其畜積而反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以爲資財有餘是不務修其本而反矜施其末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抱一以應
萬變故不脫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
離於精若是者豈特行一國與當年蓋將
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凍水司馬光曰不拔者深根固蒂不可動
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
祚久長

穎濱蘇轍曰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
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眞審物之妄捐物而

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
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
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臨川王安石曰善建者德建也能德建則
不拔矣善抱者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
脫矣能建德抱一則德之盛故盛德百世
祭祀祭祀者見於愈遠而不忘故曰子孫
祭祀不輟
陸佃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故曰善建
者不拔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曰善抱

者不脫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深根固蔕是謂善建抱本守眞是謂不脫先利於身次及於物又以正直清廉仁愛之道遺於後世故慶及子孫積德繼美祭祀不絶矣

葉夢得曰出而有立故謂之建入而有守故謂之抱出者有本故不可拔入者有常故不可脫夫如是則立者雖遠而愈長守者雖近而愈久譬之於已非特及其身而已垂之子孫祭祀不輟其事我者無時而

可亡也

黃茂材曰夫道獨立而不改以是而建則爲善建故不拔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以是而抱則爲善抱故不脫不拔不脫非特可持當年雖傳後世可也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

八

九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眞所謂道之眞以

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苴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眞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爲外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閑性淡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諸僊咸盡乃爲眞人矣

涑水司馬光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

王雱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普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道修身則神眞行正身正而天下化況以之治家信有餘矣施於鄉而一鄉化矣施於一國其國盛矣始自一身遍及四海

達眞子曰眞則不僞餘則不欠踰於衆則曰長足於衆則曰豐徧於衆則曰普凡得

於道之謂德自一身以至一家自一家以至一鄉自一鄉以至一國自一國以至天下以道爲治則無乎不善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真矣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嚮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若設問之辭也答曰我以此上之所陳五事反觀

照察所以知之經曰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潁濱蘇轍曰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身有身之道故以身觀身

家有家之道故以家觀家以至於鄉國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者蓋以此道觀之也言以此者此則同於道彼則異於道同則取之異則去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自一鄉之小至天下之大小大則殊其治一也何以知天下之然以用此道而知矣

陳象古曰見治身之道則知治已之身見

治家之道則知治已之家見治鄉之道則知治已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已之國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已之天下不技不脫由此可明矣以此者蓋用此觀身觀家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

黃茂材曰雖其大小遠近之有不同而其爲德未始或異故以吾一身而觀衆身以吾一家而觀衆家以吾一鄉而觀衆鄉以吾一國而觀衆國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下皆可以知之或問以吾一天下而觀衆

天下何也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酏人民猶是也問酏之西復猶酏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以天下觀天下捨夏革其誰知之

程大昌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而自指其要領在此者以眞爲斷也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曰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
德深厚情復於性憺泊無欲狀貌兀然比
於赤子也赤子者取其始生其色赤純和
之至也

頴濱蘇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
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
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
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者天守全而陽不散

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陸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此即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含者抱也心不偷薄其德乃厚赤子謂嬰兒也天純未散外無所營積和在中復如赤子

葉夢得曰老子既以嬰兒論道矣於此含德之厚復比之赤子嬰兒其未孩者也所保者氣而已故道似之赤子則既孩矣而

未有知也故德似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無思
無爲寂然不動故比於赤子
程大昌曰含德者蘊其德於內而不形於
外者也莊子謂絶誠聲律文采而人始含
其聰明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後人
始含其德者蓋釋此也
十三
巳八
螫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
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已以

游世其孰能害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毒蟲者蜂蠆之類也以
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者虎豹之類也以爪
拏按曰據攫鳥者鵰鷙之類也以羽距擊
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
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
潁濱蘇轍曰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
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
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
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

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之心非有害物也無害物則物亦莫能害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稚子無心害物物亦不與爲害

清源子劉驥曰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無自入焉如莊子所謂醉者之墜車雖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以其死生驚懼不入於胷中彼全

於酒者猶若是而況全於天者乎
黃茂材曰今夫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
攫鳥不搏者精不離而和不散爾人能養
其精和之至則亦赤子如也昔有梁鴦者
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

鷂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群

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問其術則曰吾心無
逆順鳥獸視吾猶其儕也夫心無逆順所
謂含德之厚也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

之至也

御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碧虛子陳景元曰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至堅者以其眞性專一故也朘者赤子之命源也情欲未萌而陽德自動者眞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上清洞眞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爲神爲形受元一之

氣爲液爲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
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
回元之道泝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
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内邪氣
亡於外髓凝爲骨腸化爲筋純粹不雜而
長生可致矣峻作古本作全作王弼曰作
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
凍水司馬光曰皆在其自然
顓瀆蘇轍曰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
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手未能把執攫
奪取掇心無所知而手無所用故自然握
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人稟五行全氣
精力氣血既盛則因牝牡發泄而嬰兒未
知嗜慾無所流散而時爲跳躑伸縮頓奮
之狀此謂朘作
達眞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體之自然也
不爲物屈矣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牲之
自然也不爲情亂矣
陳象古曰握固則無所欲得而自執也朘

作則不因有爲而自動也

清源子劉驥曰德全則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則精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無執而自握無欲而朘作以一心定而萬物服精之至也

程大昌曰握固朘作非知而爲之也眞淳未散不知其然而然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御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沖氣以爲和和則氣全而嗌不嗄人之生

也精受於天一而爲智之源和得於天五而爲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碧虛子陳景元曰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嗄

又聲嘶也夫赤子終日嗥啼而嗌不嗄散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眞人之息以踵其嗌不哇而和氣全也

顖濆蘇轍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終日號而不嗄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

也
臨川王安石曰終日號而聲不嗄乃和之至蓋和者主於氣也
程大昌曰是其淳和中充嗥啼所不能變也故得取以喻和也
知和曰常
御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和者大同於物故赤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之貴也故用之爲

常道

潁濱蘇轍曰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臨川王安石曰和之爲用則常而不變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和者生理之常非別有方法

陳象古曰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

清源子劉驥曰知和則純粹不雜靜一不變而與天地爲常

黃茂材曰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此則爲
復歸於嬰兒矣故能長久

知常曰明

御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亡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清源子劉驤曰知常則朝徹見獨無古無
今而與日月齊光

黃茂材曰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
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非夫明智洞達天地造化之機安能

識之

益生曰祥

御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贅禍福特未定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祥者吉凶之兆也夫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已定若非理益之必致凶祥

潁濱蘇轍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陸佃曰達生之情常任於自然而不益生

故能出乎吉凶之表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但於身命有益者則爲吉祥過此雖外美而內不善非生之祥也

達眞子曰祥者非其常也

陳象古曰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

十八

己八

黃茂材曰天下之人或夭於嬰孩或喪於強壯其能保百年之壽者幾何今吾益吾生而使長生不死在於天下豈不曰祥乎

心使氣曰強

御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頴濱蘇轍曰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臨川王安石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爲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內則爲暴矣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強者非守氣之強乃勝暴之強夫言豈一端而已各

有所當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動而使氣氣作而形隨未有動作而不求强好勝者也眞人心不動而氣自動亦若人之眠睡外務已息泯然無知而寐中手足瞤動豈心之使而動也一寐尚然況寂然在道者也

黃茂材曰以力使氣是氣也爲暴戾之氣以心使氣是氣也爲沖和之氣沖和之氣充於一身天地不能使之夭鬼神不能使之災聲色利欲不能使之亂豈不曰强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之壯也必至乎枯老心之強也必至於凶暴且道以柔弱爲用今以强壯爲心者謂之不道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

潁濱蘇轍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强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臨川王安石曰惟道則先於天地而不爲壯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欲不止如何

哉

葉夢得曰是以已之亦貴乎早也

黃茂材曰壯而老老而已在物莫不然若知道者可與天地相爲終始豈有已乎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御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齧缺問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莊子曰知北游於玄水之上登隱弁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而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覩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知終不近也

潁濱蘇轍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默然不言而與道同

臨川王安石曰挫其銳同其塵此文兩見蓋道德莫不皆如此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契理則忘言雖

言而不能行與不知道何異兌口也緘口默行不須說也三要七竅爲身之門戶自內其散失者神氣精血機情好惡自外而入者緣境聲色滋味寒暑所失者眞所入者假故閉其門也彼方爲光顯沮之則爲怨俱與和之於已何損彼方塵垢外之則不樂故至人韜光隱德暫與同之於身何涴玄者隱密不顯不自飾智矜俗獨異於衆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

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行不言之教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多言數窮去道遠矣善爲道者默而識之性以成之塞其兌則收視反聽閉其門則形全精復挫其銳則歸精神乎無始解其紛則體純素而不雜和其光則合光不耀同其塵則大同無已夫如是則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是謂玄同豈拘拘然自投於親疎利害貴

賤之間哉

程大昌曰塞兌閉門不使衆人得見其經歷出入之地也挫銳解紛平夷而簡易也和光同塵則能降已齊物矣凡爲此皆求至乎渾兮其若濁者也彼我一觀高下無別是之謂同同之上加元焉深而又深侶鷗群獸幾微更不外見又諸家釋兌皆本易之兌悅爲義恐不然也詩曰行道兌矣毛氏曰兌成蹊也成蹊者孟子謂山間之蹊介然用之而成路者是也其讀如稅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御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疎之態情僞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舍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覆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爲天下貴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舉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賜也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

疎隔也澹泊無欲守分知足故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故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禄不能汙權勢不能動故不可得而貴寵也失志不屈居貧愈安故不可得而賤鄙也夫至人行此六行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爲天下貴

潁濱蘇轍曰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疎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疎等觀逆順

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爲天下貴也

陸佃曰神人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故不可得而親疎不生不滅無取無舍故不可得而利害不損不益無得無失故不可得而貴賤夫惟如此故能無對於物旁日月挾宇宙天地爲一官萬物爲一府其緒餘足以爲天下國家其土苴足以治天下其糠粃塵垢足以陶鑄堯舜而天下之物豈復有加哉故曰爲天下貴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未嘗與物交焉能親也不使欲厭焉能疎也不妄求取焉能利也不犯禁忌焉能害也不取榮盛焉能貴也不處卑猥焉能賤也

陳象古曰親疎利害貴賤世之所重衆人之所分別者也大道所在名非常名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乎

黃茂材曰孔子曰吾觀老子其猶龍乎夫龍豈可得而親之疎之利之害之貴之賤

之者乎既曰不可得而貴又曰爲天下貴何也蓋亦自貴而已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四

己九

宋鶴林彭耜纂集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御註曰正者道之常奇者道之變無事者道之眞國以正定兵以奇勝道之眞無容私焉順物自然而天下治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其然猶如是也老氏自設問答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謂

下文也

潁濱蘇轍曰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葉夢得曰物各有所當治國者恐以正用兵者必以奇國以奇治之則亂兵詭道用之以正亦未免於敗然聖人之奇豈若後

世之詐哉敵至而爲之所是以其變不窮
黃茂材曰夫道無爲而無不爲正也奇也
無事也非知道者孰能之推而治國用兵
取天下特其緒餘土苴耳古之人有行之
者如伊尹太公范蠡張良之徒皆以此

程大昌曰正者如人之行正路也奇者如
人之行捷徑也無事者本其當然而不鑿
不擾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
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忌諱謂禁令也君不能無爲而以政教治國禁網繁密民慮抵犯避諱不暇弗敢云爲舉動失業日至貧窮

利器者權謀也君不能安靜而以智變爲務上下欺紿則民多權謀偷安其生包藏禍心日至昏亂伎巧謂工伎巧妙也君不能無事而以機械爲妙志在奢淫則民尚雕琢服玩金玉奇怪異物日益滋生古本

作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令謂刑法教令也君不能無欲而以刑法作威民雖苟免其罪然而不足則姦究生焉故聖人云此老氏之謙不敢自專其言故舉聖人之云或謂老氏爲周柱下史遍觀上世之遺書三墳之古文以證其必然

頴濱蘇轍曰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敢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

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
民無所措手足則曰入於盜賊矣
達眞子曰有欲者外也朴之散也無欲者
內也朴之聚也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朴前
曰以無爲取天下蓋由此而見矣非體道
之盡者孰能與此 已九 三
黃茂材曰上古之時民如標枝然昧昧而
行安有忌諱權謀不作安有利器穴居坏
飲安有伎巧不知君臣上下之分安有法
令大朴既散人僞日長至於商周之末極

矣忌諱尚而民彌貧利器用而國家昏伎巧工而奇物起法令煩而盜賊充斤聖人將欲舉天下而返於淳朴之俗亦豈有他術哉清靜無爲無所事而去其欲而已程大昌曰其曰聖人云者古有是語而老子援以自主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御注曰在宥天下下知有之而無欣欣之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人則凋弊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悶悶如天道昏昏默默任其自然察察者政教煩細民多犯之故缺缺也

清源子劉驥曰悶悶者不徇於物而恬淡無爲也察察以智治國也

黃茂材曰昏昏默默至道之極窈窈冥冥至道之精而以察察爲政者豈足語道哉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御註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德慧術智存乎疢疾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知時無止知分無常知終始之不可故則禍福倚伏何常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有道之君守之以清靜任之以自然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

陸佃曰天之肇降生民而其福至於淳淳其福至於缺缺豈有他哉繫一人之政而已故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清源子劉驥曰其民缺缺則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則禍福倚伏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無正邪

碧虛子陳景元曰禍福倚伏豈無正邪必有正耳在乎有道之君無爲無事忘形忘物而後正耳若有心爲正其正必復爲奇

矣有心爲善其善必復爲祆矣謂下文也
陳象古曰言物未嘗不存於正道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
矣

御註曰通天下一氣耳今是而昨非先迂
而後合神奇臭腐相爲終始則奇正之相
生祆善之更化乃一氣之自爾天下之生
久矣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自私之俗勝而
不明乎禍福之倚伏且復察察以治之民
安得而反其眞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嗟薄俗不能自正自善而乃矯眞爲正逆性爲善而反爲奇爲袄迷惑不悟其所由來固已久矣

潁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爲奇善之爲袄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

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爲至矣方且自以爲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爲善而不知祆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爲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

臨川王安石曰種種分別遂生妄想黃茂材曰禍福奇正祆善之在天下如循環然孰知其極易稱惟聖人能知進退存亡況夫禍福之倚伏奇正之相生祆善之更化豈世人所能知哉故曰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御註曰聖人所以正天下者何哉如斯而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劌作穢濁穢也有道之君率性清廉使物之自化耳而不以已之潔白揚彼之污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矣自此以上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也古作劌傷也言聖人廉以自清而不以刑物使傷也

頼濱蘇轍曰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之所謂悶悶也

臨川王安石曰聖人無方無隅故方而不割崖岸而不畏故廉而不劌大直若屈故直而不肆用其光復歸其明故光而不耀陸佃曰不割彼以爲方不劌彼以爲廉不肆彼以爲直不耀彼以爲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以廉而彰人

之穢不以潔而明人之汚
葉夢得曰民日迷於其間而弗悟聖人固
當有以救之是故方而不割則有全者存
廉而不劌則有質者存直而不肆則有屈
者存光而不耀則有晦者存是以閉而不
盡用爲悶而不爲察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此四者皆悶悶之政非察
察之治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黄茂材曰夏商以來士守一介不見道之
大全方則必割廉則必劌直則必肆光則

必耀如伯夷叔齊屍生申徒狄之徒而逐至於害性傷生亦可悲矣老子時爲柱下史非不方也廉也直也光也而人莫知其爲老子者不劌不劌不肆不耀焉爾故能樂其全

程大昌曰廉者物之稜也陛廉之廉是也既曰廉則遂有芒角鋒刃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御註曰聰明智識天也動靜思慮人也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累所以治人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所以事天此之謂嗇

涑水司馬光曰嗇者省嗇精神也早復者不遠復也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頽濵蘇轍曰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

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歛藏其用至於沒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而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人莫不有視聽思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心之能思皆天也然視而使之明聽而使之聰思而使之正皆人也然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太勞則竭太用則瘦唯能嗇之而不使至於太勞太用則能盡性盡性則至於命早復者復於命也

王雱曰治人在乎正已事天在乎盡性惟此兩者一於嗇而已動極而靜則其復晚矣惟嗇者不侈於費已其去本也未嘗遠

故復靜爲早德不外耗則積於內矣積於內而資納無窮則其爲積也積之又積也盡性之人蓋將生天生地宰制造化其於事物何所不能盡性則大矣大而化之則聖矣化則無窮故莫知其極

巳九

陸佃曰嗇者愛養之辭韓非所謂愛其精神嗇其知識是也蓋嗇精養神然後可以脩治人而仰事天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達眞子曰嗇於一心則必斂動而歸靜嗇於一性則必斂意而歸無心斂動於靜然

九

後能盡心性歟意於無然後能正性盡其心正其性者人道之盡也人道盡則固可以治人矣心靜則任其自然性正則安其固有任自然安固有者天道之盡也天道盡則固可以事天矣是以治人事天莫如嗇惟心早復於靜意早復於性則所謂重其積德也能內重其積德以至治人則人無不順以至事天則天無不符以至應萬物則萬物莫不歸以至率萬化則萬化莫不盡是謂重積德則無不克毋也者爲衆

予之莫不從以衆動而歸靜以衆有而歸無固不異予之從毋也惟衆動而歸靜則靜之者無終窮衆有而歸無則無之者無極盡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晦菴朱熹曰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

之也

黃茂材曰嗇者守於內不耗於外以之治人而人治事天而天應謂之早復復者物之初今之道家所謂返本還元是已可以成德可以勝群物可以同於無極可以為

有國之母

蘇東曰嗇雖有慳吝意乃簡損之理人為難治天為難事能於簡損而早復其德性之眞則可以見道既見夫道則人雖姦詐天雖難測理不難見治之事之皆基於此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御註曰根深則柢固性復則形全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人與物化而我獨存此之謂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杜光庭曰修道之士當神以安體積氣以全和內固三關而祛萬慮百神率服衆行周圓變化莫窮享年長久固蒂於混元之域深根於無何有之鄉與夫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古本作柢本也

頴濱蘇轍曰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陸佃曰根在幽蒂在顯根則以言其命蒂則以言其性萬物莫足以測之謂深惟命爲能與於此故曰深根萬物莫足以傾

之之謂固惟性爲能與於此故曰固蒂
黃茂材曰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於是
乎在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道見於
易之復卦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御註曰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
器而數徙之則多傷敗烹小鮮而數撓之
則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惑是以治道貴
清靜而民自定

頴濱蘇轍曰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寬猛相濟生熟得中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治大國烹小鮮同於一道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碧虛子陳景元曰西昇經曰所謂爲道自

然助之不善於祠鬼自避之此之謂也人不作豐則祆祥何緣而興人守常德則神變無因而傷民河上公曰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杜光庭曰夫民

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爲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爲治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人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交悅二德交歸賴濆蘇轍曰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

所用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爲耳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之

陸佃曰神無乎不在其在人則聖而不可知者也其在鬼則靈而不可知者也故鬼之所以不神者非無神也其神不傷而已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葉夢得曰詩頌文王之聖至於思齊曰神罔時怨繼之曰神罔時恫豈不以鬼無所

怨於人則亦無恫於人降之嘉生而禍災不至其有傷之者乎

晦菴朱熹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人能養其神不使其鬼勝故曰其鬼不神有干越之劒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聖人之不輕用其神亦如其劒雖曰神不傷人是亦聖人能養其神使不傷人爾故曰兩不相傷德

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若下流

御註曰人莫不有趨高之心而趨高者常蹶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賴濱蘇轍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臨川王安石曰大國下流者如衆人之所惡也非君子惡居之下流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以謙爲德海以容爲量自高者不受於物能下者爲物所歸

清源子劉驥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所謂大國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自來歸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經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此之謂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

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御註曰天下皆以剛強敵物而我獨寓於柔靜不爭之地則人孰勝之者是乃所以交天下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下之所交牝者以其大國善守雌牝柔靜之德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

涑水司馬光曰交猶歸聚也

潁濱蘇轍曰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

也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臨川王安石曰交者衆人之會能處衆人
之所惡則天下之動莫不歸之矣故曰天
下之交牝蓋天下之交交於牝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牝者母也物莫
不慕其母也牝柔而靜牡剛而動常爲牝
之驅役故聖人知雄守雌柔而不爭虛而
處下物皆歸之
達眞子曰牝者靜也牡者動也以靜爲衆
動之所歸以牝爲衆牡之所往理固無他

以靜爲下故也爲國者體此以靜制動以牝制牡故大國以下小國能屈已之勢也大國屈已之勢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國能畏彼之勢也小國能畏彼之勢則取大國矣以用也以取者力行而取也而取者自然而取也大國忘勢難在乎力行故曰以取小國趨勢易情之自然故曰而取陳象古曰交謂交結而附於已者也葉夢得曰取之爲言得其所欲之謂也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

生火在人爲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聖人知雄守雌以陰煉陽陰極則陽生無爲之妙天地之要變化之機也故牝常以靜勝牡爲以靜而爲之下靜則群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天下常勝之道也

黃冠材曰夫道非徒下之而已雖曰下之其終也不有以勝之必有以取之牝柔也靜而處下然能勝牡此非下之而終有以勝之者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湯事

葛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勾踐事吳是也此非下之而終有取之者歟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亦其自然之理本於無心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御註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爲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國得小國則

益盛小國得大國則遂安各遂所欲大者能先下之則小者歸故宜下

陳象古曰大國恃强鮮能下下今獨言大者宜爲下明所難也

黃茂材曰夫有所欲於人而不能下人則不得其所欲大國欲兼畜人小國欲入事人能下則得不能下則不得至於道固無欲然欲至於道是亦爲有欲也大者道也故宜爲下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五

長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賓服　四夷賓服　邦國肇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宋　鶴林　彭　耜　纂集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道也者包括無外萬物資始最深最奧爲庶品之根本無有逃其術內者

潁濱蘇轍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

清源子劉驥曰西昇經云道深甚奥虚無之淵言道爲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莫神於天道實覆之莫富於地道實載之天地之大尚不離於覆載之内況其他乎黄茂材曰物生於三三生於二二生於一

一生於道也者豈不爲萬物之奥乎程大昌曰道之播而出也爲有有之又出也爲形形具而物有其質及其在人則德仁義禮皆是物也故物者道之邊際而道者萬物之蘊奥也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碧虛子陳景元曰善人謂上士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鍊質資神固守妙本以爲長久之寶也不善人謂下士也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及其忤道悖德履凶踐禍思欲反復元吉咸仰道之所保庇也

涑水司馬光曰守而用之依於有道以自安

潁濱蘇轍曰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

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臨川王安石曰莫非道也善人求之足以
至於道不善而求之則足以免於罪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小人雖不善略
知道亦能自保其身

黃茂材曰道無善無不善善人得之爲寶
不善人得之可資以安
程大昌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反也善人寶
之則不善人且將背而遠之矣而此之所
寶彼亦保之其理何也孔子曰誰能出不

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無言無行之夫尚假甘美之言自尊之行可以奪衆貨之賈可以升稠人之上又況有道者乎

潁濱蘇轍曰蓋道不遠人而人自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

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清源子劉驥曰美言可以市言市之所同知也尊行可以加於人言人之所能行也所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長一

黃茂材曰經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美言尊行天下所謂善也未足以語道

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潁濱蘇轍曰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

臨川王安石曰立天子置三公雖有合拱之璧先乘駟馬足以迎賢者之來而不如坐進此道而已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日以駟馬璧玉遍求賢俊不如端居進道則不召自來矣

葉夢得曰駟馬貴矣而先之以拱璧世必以是爲寶非吾所謂寶也

清源子劉驥曰立天子以化之置三公以佐之雖有拱璧之寶以先駟馬之車然出而治人也不如坐進此道

黃茂材曰魏文侯聞田子方之言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曰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然則貴爲天子輔以三公加之拱璧駟馬之榮不如坐進此道亦可知矣

程大昌曰坐之爲言安其所而不佗猶坐忘之坐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御注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古之人所以求之于陰陽度數而未得者求在外故也惡者遷善愚者爲哲此有罪所以免歟

故道之善救者如此

長一

四

碧虛子陳景元曰耶者嘆美之詞也

潁濱蘇轍曰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汚也

王雱曰求以得故善人寶之有罪以免故不善人保之

荣夢得曰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聞焉雖向之嘗以爲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在此不在彼也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得道者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烏有人災

程大昌曰若其昔嘗暴棄溺於不善矣今而回心向道則亦受而誨之未嘗追咎既

往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御注曰聖人應物之有體道之無於斯三
者槩可見矣大小言形多少言數物量無

窮不可爲倪大而不多小而不少則怨恩
之報孰睹其辨聖人所以同萬有於一無
能成其大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心不動則虛明虛明
則衆妙可觀矣身不勞則實厚實厚則精

神不虧矣口不嗜則恬漠恬漠則靈液不竭矣又解味無味者不味是非美惡之言而味大道無味之言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報怨猶報德也

王雱曰大小多少者畏事之小如大謹事

之少如多莊子曰不忽於人報怨以德者以直報怨者事也以德報怨者得也事則吉凶與民同患故種種色相一不可廢若夫德則不見有物安得怨乎如上三事體道者也方其體道故當如此爾報怨而忘德則知無所不用德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世間之物與事不過大小多少道一以貫之報怨以德仇讎怨絶報怨以怨相報無盡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與天地同

其德與混元同其功不爲而爲不作而作自然而然也故爲出於無爲事出於無事味出於無味其道雖大而本甚小故言大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故言多少大小者含太虛於方寸多少者總萬有于眞一大小多少則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爲一何怨之有此言報怨以德足見聖人仁民愛物之廣大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所以能體道之大也

黃茂材曰道無爲也而有無爲之爲道無

事也而有無事之事道無味也而有無味之味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何形之小大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何數之多少雖有忮心之人不怨飄瓦又何怨何德其能齊小大一多少乎怨德如此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圖度其始易之時則於

終無難矣營爲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矣嚴君平曰是以大難之將生也猶風邪之中人也未然之時慎之不來在於皮毛湯熨去之入於湊理微鍼取之在於臟腑百藥除之入於骨髓天地不能變造化不

能治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潁濵蘇轍曰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陸佃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既謹矣又當守之以謙故曰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陳象古曰易者難之基細者大之本故難易之相尋大小之相續如循環之無端聖人知其然信其理故保小守下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不離乎方寸之中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終不爲大然方寸之中眞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

道聖人之德也故能成其大輕諾者其後必寡信多易者其後必多難聖人之於道勤而行之猶以爲難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御注曰安者危之對未兆者已形之對脆者堅之對微者著之對持之於安則無危謀之於未兆則不形聖人之知幾也脆者

泮之則不至於堅氷徹者散之則不著此
賢人之殆庶幾也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
人無所用智焉用智於未奔沈所謂爲之
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潁濱蘇轍曰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
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
成也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
者次也
陸佃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此言造理
而悟也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此言造形而

悟也

清源子劉驥曰身乃神之車神之舍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故其安易持患生不意禍生所忽審其未兆而謀之乘其微脆泮而散之則易矣及其禍患已成而後謀之是猶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施其智巧聖人用智於未奔沈故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去其害道者而已

黃茂材曰當其安而持之不待於已危故

易持當其未兆而謀之不待於已形故易
謀當其脆而泮之不待於已堅故易泮當
其微而散之不待於已著故易散爲於未
有之前何爲不成治於未亂之際何治不
濟而不謂之易爲易治者其易可知矣

長一 九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

御注曰有形之類大必滋於小高必基於
下遠必自於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
臣聖人見端而思末觀指而知歸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三者喻不見幾夫患不預防惡不漸杜其猶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絶之及其合抱也本據乎陰崖梢侵於陽嶺青青百尋欝蔽日月惡可伐哉又如築臺乎起土於一畚可蹴而圮之及其九層也聳百仞之高出乎中天擬丘陵之大廣乎數畝惡可毀哉又如遠行乎始登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也長川瀰彌峻嶺巇嶮途隘而可畏路僻而多岐惡可還哉

清源子劉驥曰神聖之道積習而成雖可以頓悟不可以頓進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由小至大猶合抱之於毫末從卑至高猶九層之於累土自近及遠猶千里之於足下

黃茂材曰合抱之木天下以爲大也大生於小故知合抱即毫末也九層之臺天下以爲高也高起於下故知九層即累土也千里之行天下以爲遠也遠始自近故知千里即足下也然則物之小者下者近者

其可忽諸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爲營爲也執執著也敗

起於有爲不爲則何敗之有失因於有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是以聖人稟高明之性措意不在小成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爲心自然無爲無執無敗無失幾近也言世俗之人雖從務於善事皆有始而無

卒先勤而後惰常以功業近成而不能戒謹乃復亡敗也若能謹末如初始終如一則所為無不成矣豈有敗事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頴濱蘇轍曰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為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而厚耔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却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為非為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

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又曰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徼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長一 十一

陳象古曰極力有爲爲極必敗極力以執執極必失

葉夢得曰世固未嘗有成敗以吾有爲故

成者必敗世固未嘗有得失以吾有執故得者必失此民之所以從事而不得不謹者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碧虛子陳景元曰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世俗以不欲爲憂聖人以不欲爲樂至人之清靜節儉世俗之貪濁奢侈是以世俗之所不欲者廼聖人之所欲也故視金玉如遺土也世俗捐天眞以務外學而失

其分內之性聖人守自然而不學保其分內之天和然世俗以不學爲過聖人以不學爲眞學故曰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顓濵蘇轍曰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於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劉槩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

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達眞子曰欲之所先莫甚於難得之貨學之所失莫甚於衆人之所過動不知靜爲不知止皆所謂過也聖人欲期於不欲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學期於不學所以復衆人之所過若是則不有其爲執之敝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

長一 十二

清源子劉驤曰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故不貴難得之貨非無

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博溺心故以復衆人之所過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而已不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故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黃茂材曰道無欲也欲不欲所以求在我也外物又何足貴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理愚者不及智者過之與其過也寧不及故剗心去智學所不學輔物自然而已何敢爲哉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御注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代而
下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嘼嘼之意屈折
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將以明民也名曰治之亂孰甚焉

長一

十三

涑水司馬光曰去華務實還淳反樸
潁濱蘇轍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
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
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
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

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民雖有過亦小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智則生奸愚則反朴達眞子曰用其先復歸其明古之善爲道者欲使民復歸其明是謂非以明民也欲使歛明若愚是謂將以愚之也

葉夢得曰自道而降民日趨於僞不患其不明而患其明之過故聖人逆爲之防而欲以道愚之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御注曰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

碧虛子陳景元曰民之多智則姦宄生焉雖有法令而無所畏故曰難治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故天下每每大亂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御注曰法出姦生

涑水司馬光曰上下相欺

潁濱蘇轍曰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

而上下交相賊矣

陳象古曰用智則失其自然故喻之以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御注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樸捨斗折衡而

民不爭

涑水司馬光曰王道正直

達眞子曰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問人也

開人者賊生不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
天也開天者德生
清源子劉驥曰不以智治國則忘情去欲
返本復朴故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
御注曰知此兩者則知所以治國知所以
治國故民則而象之以爲楷式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可爲後世楷模
陳象古曰楷式不可渝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御注曰玄者天之色常知楷式而不用其智則與天合德深不可測遠不可窮獨立乎萬物之上物無得而偶之

長一　十五

碧虛子陳景元曰人君常知福可任之賊可去之致黔首於富壽是有深寂之德又觀其跡與物違戾究其理則與民同歸涼水司馬光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潁濱蘇轍曰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

達真子曰然則此者能與物反歸於道也凡以道則大順非道則大逆

黃茂材曰物皆強吾獨弱物皆動吾獨靜物皆華吾獨朴物皆死吾獨生非爲與物反乎能反於物者可以至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爲百谷王
御注曰王有歸往之義君能下下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御疏曰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爲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江海之善下所以懷微妙抱質朴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以至天地之精萬物之靈莫不歸之經所謂執大象天下往亦此之謂也

黃茂材曰此章所以重發明大國者下流章之義以江海喻之又見其道之大而能下者也孰得而爭之

程大昌曰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有其善而能下人則天下歸之如百谷之歸江海矣

長長一 十六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注曰易於屯之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從之也輕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者無思不服故不厭易曰百姓與能碧虛子陳景元曰陸希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爲德而爲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爲德而爲天下所先上夫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先上者

舉聖人以勸衆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
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惟不矜故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故天下莫與汝爭
功此之謂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也蓋下
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王雱曰聖人豈計利而爲此哉亦德而已
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故
常爲天下貴
陳象古曰孤寡不穀以言下之也菲飲食

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以身後之也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五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六

長二

道德真經集注卷之十六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御注曰肖物者小爲物所肖者大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其大哉故似不肖若肖則道外有物豈得爲大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肖似也天下之人皆言我道虛無廣大光而不耀盛德若愚無所

象似猶如不賢我道虛無廣大不爲下士所信故似不賢也若賢而使人稱美之不待于今亦已久矣若爲人所稱美其道豈足爲大耶細小也夫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此乃老氏

長二

不以賢美爲貴久矣竊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近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言異於衆人

潁濱蘇轍曰夫道曠然無形頹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

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而何足大哉
臨川王安石曰夫道之大則不可以名故
似不肖小則可以名故若肖故曰若肖久
矣其細也夫
達真孚曰凡以此肖彼則有形有體也有
形有體則必有形體之所勝而不能爲無
敵之大也唯道無形無體凡所以言大者
莫能勝若肖則爲更大之所勝終不免細
之名也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黃茂材曰天下惟道爲大又孰有肖似若

有肖似則道亦是一物也何足以爲道
程大昌曰特不與俗肖而與道肖也爲其
不與世俗肖足以見其大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
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長二
三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以慈爲行勇於濟
物語曰仁者必有勇謂勇於救難水火可
蹈不懼之謂也儉約其用者必能廣於賑

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易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此所謂道大似不肖也

潁濱蘇轍曰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

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廣也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爲器長自然蓋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

長二

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

三

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於死

臨川王安石曰慈則能柔柔則能勝天下之至堅故能勇儉則知足知足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則物莫爲之先故能

成其器長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
而所疾故常近於死
清源子劉驥曰夫道之至大然有三寶可
以寶而持之慈以愛物應世之寶也儉以
自愛修身之寶也不敢爲天下先則挫銳
而解紛體道之寶也慈則果敢於濟難故勇
於儉則寡欲而易足故廣不敢爲天下先則
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能成器長若
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三
者人之所共疾也則剛強之徒有死之道

爲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御注曰仁人無敵於天下故以戰則勝民愛其上若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效死而弗去故以守則固

碧虛子陳景元曰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故偏歎美也且慈兵入於敵之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累稼不穴立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而厚

歸之則人人悅之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歸降者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如是則何必陳兵於野戰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爲守固哉天道福善禍淫善人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天將救助之者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於士卒人民也此皆道大似不肖者也

長二

四

頴濱蘇轍曰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已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

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達眞子曰慈則衆無不歸故以戰則勝無不共力故以守則固凡天將拯救其人者必使有慈以衛之也

葉夢得曰雖然我自處已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爲先而終復明之以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爲慈者出而衛之此老氏之所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

清源子劉驥曰三寶之中慈最爲貴所以再言之慈以愛人愛人者人常愛之爲之效死可以無敵於天下故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長二

黃茂材曰慈愛之人無害物之心物亦無害之者豈特戰則勝守則固哉物無害之則可以長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五

程大昌曰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我能慈人且爲我勇故遇戰則

勝遇守則固設有不及天且以其慈而加佑助焉去邪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潁濱蘇轍曰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

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勇而不武威而不怒不爭者勝貪先動者必敗謙下則人與爲用忽慢者人不爲力

程大昌曰老氏論兵常惡乎爭勝於兩陣之交而貴夫圖全於未戰之前正其重用人命焉耳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涑水司馬光曰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

以加也

黃茂材曰老子言兵皆有爲而發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然非深知兵者安能言之熟論此篇之義正使太公穰苴孫武之儔亦不過此

長二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六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御注曰感之者爲主應之者爲客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謂之應兵不嗜殺人故

難進而易退

碧虛子陳景元曰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爲本夫兵者必以先舉爲主後應爲客且聖人之兵常爲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爲客也進少而退多者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夫行師在乎止敵貴乎不爭雖行止敵不行殺心既無殺心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故行無行也又將奮臂而先登則若無臂而可奮以其惡殺而尚慈也夫有道之君縱

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則告之以文德示之以義兵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雖有仍引之威而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敵既遠退干戈戢藏雖有持執之儀而無兵可執故曰執無兵

涑水司馬光曰主謂以强兵爲已任客謂人加於已已不得已而應之

潁濱蘇轍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苟無意於

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

達眞子曰不能不有其已不能不專其性莫甚於用兵也故用兵有言可以托其至道之心矣設若雖用兵之時猶不敢爲主而爲客則是不自有其已不自專其性心不事於殺伐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心不勇於勝敵者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御注曰輕敵則好戰好戰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喪其慈而失仁民愛物之心不可得志於天下矣聖人用兵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畏是謂常勝

碧虛子陳景元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則天下皆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

懽心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懽心
志士不忘於修身即神悅而天樂然後可
以全吾寶幾亡吾寶者何哉我本慈愛不
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於無敵非吾志也抗
舉也夫兩國舉兵相加也哀者慈愛發於
哀誠之謂也則由其君之有道也若夫上
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臣之
節盡得事君之義則何向而不勝哉
潁濱蘇轍曰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
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

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輕敵必敗之因也失計則死得計則生其所係之大者莫若於生與邦家之重非寶者何以兵相抗愛士則哀其臨敵以身視士卒不以鬪戰殺人貪功爲樂必勝也

黃茂材曰自周之衰大道不明人僞長而天眞失天下之人溺於聲色嗜慾以喪其生者十常八九故曰輕敵者幾喪吾寶老

子所以再三言之不已深哀其禍慘於兵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御注曰道炳而易見也故載之言則甚易知要而易守也故見之事則甚易行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故道無難而天下無不能有難不能者不知反求諸已耳

碧虛子陳景元曰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少則得又曰爲無爲事無事又曰不

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曰行不言之教並是無爲分內簡易之道言則不煩行則不勞是易知易行也莫能知行若下士也

潁濱蘇轍曰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王雱曰凡天地之難事皆起於捨本逐末

與妄爲構故内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者不能勝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至簡至易無出於道平易逍遥何可難行以其至簡非思慮擬議之能喻故莫能知以其至近非步驟遲速之能至故莫能行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其見善不明用心不剛敗道於有爲之生於多方

言有宗事有君

御注曰言不勝窮也而理爲之本事不勝應也而道爲之主順理而索循道而行天下無難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宗本也君主也百家之言雖殊途而同歸於理得理者忘言故言以不言爲宗本萬緒之事雖異趣而同會于功成功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爲君主此以不言無事爲教豈不易知易行耶

潁濱蘇轍曰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跡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

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

劉槩曰天下莫能知吾之易而知其難者蓋有宗莫之知也天下莫能行吾之易而行其難者蓋有君莫之知也

達真子曰天下適於詳而不能反約離其本而不能歸要故曰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為言有宗主所謂約也事有君為事有君領所謂要也

陳象古曰宗君强名也在知其要而已
清源子劉驥曰百家之言不勝窮也當捨
其言以求其意得意則言可忘忘言者事
之宗也萬緒之事不勝應也當棄其事以
求其理窮理則事無事無事者事之君也

長二　十二

言得其宗事得其君則知一氣之動作為
變化之樞機煉形中之神修神中之真内
澄一景萬氣流行恍恍惚惚其中化物窈
窈冥冥其中育精
程大昌曰宗者族之總也君者臣之總也

道者事之總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御注曰小夫之智不離簡牘雖曰有知實無知也夫豈足以知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我知猶不知我也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

涑水司馬光曰有知則知道矣

潁濱蘇轍曰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黃茂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
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豈非其無知
故不吾知耶
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御注曰有高世之行者見非于衆有獨智
之慮者見驁于民故有以少爲貴者
涑水司馬光曰道大故知之者鮮
潁濱蘇轍曰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臨川王安石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

聞道則大笑之惟其大笑故知我者稀惟
其若存故知我者貴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知我者稀則我
之道不與世相往來我乃貴矣若人皆知
我則我不足貴也

長二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十二

御注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
潁濱蘇轍曰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
清源子劉驥曰被褐則和光同塵外與人
同懷玉則抱道蘊奇中與人異

程大昌曰禍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所共也玉者難得之貨富者所獨也知我者稀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以自異也還以聖不可知之妙而藏諸日用共由之間以期乎人之皆能也此孔子所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聖人之稟氣純粹而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而萬事自悟雖能通

知而不以知自矜是德之上也故曰知不知上夫中下之士受氣昏濁而屬性剛強內多機智而凡事矜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爲知之是德之病也故曰不知知病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

長二

涑水司馬光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強知則招患

十三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知謙而曰不知是實勝於名故爲上不知而曰知是名過於實故爲病

清源子劉驥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所以至人無爲大聖不作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通於一而萬事畢其知出於不知故知不知尚矣衆人務多知而樂通物於不知而知之弊精神役思慮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故不知知病矣

黃茂材曰夫深知道者與道爲一尚何有知哉此爲知之之至若夫世人未嘗知道乃自以爲知知之之病又甚於不知者焉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
御注曰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
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
靈
涑水司馬光曰病人能自知其病斯不甚
病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能知病爲病則
終不爲病聖人緣何不病聖人知病爲病
終日循省是以不病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所以不病以病其病而去其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御注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易曰何校滅耳凶

長二　十四

碧虛子陳景元曰大威謂死兆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人立身以憂畏爲本若以小惡爲無傷而不憂畏遂積之盈貫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

也嚴君平曰大威已至乃始爲善當是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韻濵蘇轍曰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無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爆然見於前矣

劉槩曰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衆人不知畏天之威故大威至矣

清源子劉驥曰世俗之人不知天命不畏天威以小惡為無傷而不知憂畏積之足以滅身以至大威至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大威謂死兆也

黃茂材曰夫民冒險而行死亡有所不顧何威之畏不畏威則大威及之孰為大威

長二

十五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御注曰居者性之宅人之性至大不可圍

而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狹其所居故也
擴而充之則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無自而
不可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生者氣之聚
人之生通乎物之所造而厭其所生者旦
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復則夜氣
不足以存彼保合太和而無中道夭者無
厭其所生故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古本作狎狎習也所居
謂所居之處也厭惡也所生謂道也言畏
慎之人凡居處當擇善隣無習惡交清靜

自守使災禍莫干形全神王斯所謂畏慎之深也人不可厭惡其道當服勤尊仰則可以永保元吉也若縱其欲惡厭道慢德則禍不旋踵矣

顓瀆蘇轍曰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爲已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圓於物也故教之

曰無厭其所生夫惟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

劉槩曰無狹其所居德之地也無厭其所生德之本也德之地盡性也德之本至命也

清源子劉驥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所以畏威也居者恆之宅也擴而充之無狹其所居則居天下之廣居與萬物同其情與虛無同其體生者氣之聚也寶而持

之無厭其所生則合太虛之至精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曲士不可語於道或狹其所居或厭其所生也小智自私惑於存想狹其所居者也棄有著空殿於斷滅厭其所生者也夫道不棄人人自棄道人若不厭道道亦不厭人故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黃茂材曰無厭其所生欲其好生也夫能好生則能長保其生何厭之有

程大昌曰不厭之一語方且重複言之者

其一在上其一在下也夫惟不厭者君上不厭也是以不厭者民多賴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御注曰聖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見以矜其能有自愛之仁而不自貴以臨物若是者處物不傷物物莫之能傷也方且樂天而無憂何威怒之足畏乎聖人之所去取抑可見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若夫去彼自見自貴之
憍縱而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得其尊道
奉天之理而天道亦不厭惡於人是故威
罰外消而生道內足也
潁濱蘇轍曰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
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
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
畏去而後大威至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自知消息損益
惟道是從不自見功能求顯於世保身自

愛內自修鍊不自貴其身而耀俗彼謂外物此謂自貴

達真子曰所居不能無狹所生不能無厭者蓋由乎自見其自知之性自貴其自愛之心也唯雖自知也不自見雖自愛也不自貴則所居不狹而廣所生不厭而善故聖人去彼自知自愛之情取此不自見不自貴之心也

黃茂材曰知者在心見者在目故知可自而見不可自愛者在我貴者在人故愛可

自而貴不可自去彼去其自見自貴者也
取此取其自知自愛者也

共学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七

宋鶴林彭耜纂集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御注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

碧虛子陳景元曰剛毅之人無所畏忌見威不懼必果無廻眄其凶頑便施誅戮雖有諫諍未嘗顧盼故曰勇於敢則殺懷道之士謹於去就檢身知退靜順柔和弗敢

有爲不忍殺傷衆雖睚眦終懷慈仁故曰勇於不敢則活

葉夢得曰勇於敢則好殺勇於不敢則好活均於必行而不可屈故同謂之勇程大昌曰勇於敢則殺即所謂强梁者不得其死蓋推其理有取死之道爲故也勇於不敢則活即虎兕無所投其爪甲兵無所措其刃者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御注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雖聖人不敢易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兩者謂敢與不敢殺與活也故意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以慈爲寶而不樂殺人也死者人倫之荼毒也凡含生之類皆惡其死也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若以此義守而不變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今乃曰或利或害者是於殺活有所未定耶夫人爲不善於顯明之處人得而誅戮

之爲不善於幽閑之所鬼得而殺伐之此
雖有大聖之慈天道之仁不能憫救也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
之
潁濱蘇轍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
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
者或以得死世遂以僥倖其或然而忽其
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
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
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

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也

王雲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知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視以爲法

陸佃曰觀之以麤理則剛强勝柔弱觀之以眞理則柔弱勝剛强故剛强天之所惡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兩者敢與不敢然而保生者以不敢爲利謂其可活而

亦有端居僞逢其禍者慕名者勇於敢捍敵而多害或有輕生而終不罹害者達真子曰勇於敢則勇於有爲也勇於不敢則勇於無爲也無爲則任於自然有爲則因其或使有爲之爲害莫不甚於殺無爲之爲利莫不甚於活是以此兩者或利或害也天之道任其自然則或使者爲天之所惡也且天道遠而難測雖聖人猶難之況非聖人者乎

陳象古曰勇於敢是害也勇於不敢是利

也皆失其沖和之妙用也天之所惡與道違也

葉夢得曰可殺而殺則利非所當殺而殺則害可活而活則利非所當活而活則害蓋可殺者必天之所惡天道難諶人不可以知其故聖人猶難之

清源子劉驥曰勇於敢或以得生勇於不敢或以得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然要其終而盡其變然後知天網恢恢廣大雖疎而不

失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御注曰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迕是謂不爭消息盈虛物與之俱而萬物之多皆所受命是謂不爭而善勝

陳象古曰天法道故如是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而萬物自尊之豈與人校其勝敗與不敢殺與活哉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而

能善勝者也所謂勝物而不傷非由其勇敢也

凍水司馬光曰任物自然物莫能違潁濵蘇轍曰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

長三

王雱曰天爲羣物之父豈與赤子爲敵爭清源子劉驥曰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

四

御注曰天何言哉變以雷風示以禍福無毫釐之差有影響之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涑水司馬光曰隨其順逆應以吉凶穎濱蘇轍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清源子劉驥曰不言而萬物莫不受其命不召而自來

碧虛子陳景元曰天道高遠又無言教何嘗呼召萬物而萬物背陰而向陽春生而秋實暑往而寒來

涑水司馬光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潁濱蘇轍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
思夫又誰召之哉
臨川王安石曰陰陽代謝四時往
盈虛與時偕行故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 長三 五
御注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臨川王安石曰以其常易故坦然以其知
險故善謀
潁濱蘇轍曰坦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

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御注曰聖人爲能體此故不就利不違害常利而無害所以與天合德異夫勇於敢者

碧虛子陳景元曰張自然之羅故曰天網縱太虛之寬故曰恢恢四達皇皇是謂疎幽明難逃是謂不失

潁濱蘇轍曰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

未有不疑天網之踈而多失也唯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踈而不失也

達真子曰皆其自然之所致惟勇於不敢者能同也蓋能同於天則能同於道矣

黃茂材曰四者天之道也人能順天則存不能順天則亡無謂其道闊逐可得而欺也

程大昌曰天之覆物也廣矣苟於細小之地而致察焉則效近而力狹所謂三年生

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少矣正其理也夫惟總大畧小則夫不能致察於初大類乎踈矣然要其終驗其大則夫一定而不爽者常可必也故曰一雀過昇必得之則以一人而候一物者耳以天下爲之籠而雀無所逃此明於用大者之論也世之疑天者

長三

六

始如夏葉有一黃落而執之以爲不純乎陽冬枝而有一華實而指之以爲不純於陰豈其可與論大者哉周之與也商之賢者不間在亡皆得伸氣而伯夷叔齊餓死

于首陽之下至于漢之武帝慕古好儒而
司馬遷獨受刑辟故遷發憤於夷齊以舒
其怨而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
齊者非善人耶此以一葉焦枯而議夏以
一枝華實而疑冬者也遷蓋好黃老而不
得夫恢恢之大旨者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
而爲奇者吾豈執而殺之孰敢

碧虛子陳景元曰不畏死有二義達者得

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存常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而生死得常則何畏之

有逮德下衰不能無爲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爲非欺紿生亂小恐惴惴而懷驚大恐縵縵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族誅之令而恐懼於良民哉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其夭死

而修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其刑死而矯法也人之自然也則含哺而嬉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混茫雖百年之殂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夫民畏死則偷安其生偷安其生者未有不先興奇變姦詐之心而矯其法也姦詐生而禍亂作則吾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之欲其姦詐絶蹤而誰敢犯之者

頴濱蘇轍曰政煩刑重民無所措其手足

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達眞子曰民之所畏者莫甚於死然所動者以愛慾所適者以情累所以動之死地是謂常不畏死也以道言之則常不畏死奈何以死爲懼乎言雖懼亦無如之何也

陳象古曰奇邪也今以其不畏死故不敢任殺

黃茂材曰此有司之事非老子可得而代

其任獨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
其他奇行之民固亦不少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御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
爲天下用不易之道也代司殺者殺代大
匠者斲是上與下同德倒道而言迕道而
說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爲是故也
顏濶蘇轍曰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

異亂屋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清源子劉驥曰然司殺者造化也萬物之自生自殺有造物者主之不假人手若以人爲代造化生殺是猶代大匠斲也代斲且不免傷況代殺乎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

御注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僞滋起民失其樸

碧虛子陳景元曰有為則政煩無為則簡易易則易從煩則難治又上有擊鮮玉食之厭則下有腐糗糟糠之美

涑水司馬光曰擾之故難治

潁濱蘇轍曰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

黃茂材曰賦斂重而民力困故饑法令煩而民心詐故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御注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爲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政令煩苛賦斂重大而民亡本業矣亡業則競求寶貨而觸法犯禁輕就死地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致有蹈水火而不懼逆白刃而不驚故曰是以輕死

涑水司馬光曰求利所以養生也而民常以利喪其生

潁濱蘇轍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王雱曰生者不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厚則求欲無已觸刑蹈險視死輕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多欲則厚於用度則不足不足則生貪心嗜好驅之飢寒迫之故輕生圖利也

陳象古曰迷於愛慾忘其患苦衆人之情

也

黃茂材曰風俗驕奢而民決性命之情以爭故輕死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貪生趨利者如羊之就屠以速其死耳獨有外形忘生者處皁隸而不辱食藜藿而常甘雖世事之險巇亦陸沈而安穩是以有異乎貴生者也自貴其生者謂身欲安逸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

涑水司馬光曰外其身而身存
潁濱蘇轍曰貴生之極必至於輕死惟無
以生爲而生自全矣
王雱曰此篇三事但明其一則餘二可知
也

陳象古曰無以生爲道之妙也
葉夢得曰由是言之患民之難治而有爲
以治之豈若無爲而使之自治恐民之飢
而多稅以食之豈若無稅而使之自食也
黃茂材曰夫言豈一端而足哉老子之道

本以貴生今云無以生爲者以民矜生大厚鄭有公孫朝公孫穆二人者極其酒色之欲問之則曰生難遇將以盡吾一生之懽此言所以祛其惑耶

程大昌曰簞食瓢飲亦可以飽而必以食前方丈爲事則失於太厚也充方丈之食而推其所自來則豈其易辦也哉攫金忘人犯龍而探珠折一臂而期得國亦將甘心爲之蹈水火兵刃悉皆無避則或因生生以致喪生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御注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碧虛子陳景元曰民之生也合元和之氣抱眞一之精形全神王故其百骸柔弱也

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而真一之精竭形虧神亡故其百骸堅強也無情者以氣聚散爲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爲生死開元疏曰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爲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也爲柔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爾嚴君平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拆也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柔弱物之藥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托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

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潤滑生之區宅也

潁濱蘇轍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御注曰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共之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爲表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

鬬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强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裔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遂亡王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兵强則不勝之明驗也

臨川王安石曰共者不順之辭故曰木強則共

王雱曰伐而共之

達眞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強也是以兵強則不勝者此也木之強則必人共伐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強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潁濱蘇轍曰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

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剛强
黃茂材曰列子載老聃之言曰兵强則滅
木强則折列子之書大抵祖述老子之意
且其世相去不遠木强則折其文爲順今
作共又讀如拱其說不通當以列子之書
爲正
葉夢得曰此有道以佐人主者所以不欲
以兵强天下也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御注曰道無益損物有盈虛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聖人之所保也降而在物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天之道以中爲至故高者抑之不至有餘下者舉之不至于不足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嚴君平曰夫工人之爲

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弦質相任上下相權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弓可秤而矢可行夫按高舉下損

大益小天地之道也開元疏曰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而衰多益寡也在易之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夫在泰卦而損下益上遂變之爲損䷨益損上

益下民說無疆夫在否卦而損上益下遂變之爲益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開元引證深得之矣

潁濱蘇轍曰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

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弛是亦斂之於已而施之於物者也故天道亦如之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人反是求於外而不求於

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已之有餘
清源子劉驥曰天道出於自然故損有餘
而補不足人道出於使然故損不足以奉
有餘
黃茂材曰天之道無高無下無有餘不足
譬之張弓然適其平而已人則異於天以
眇然之軀精神能有幾何晝夜用之役於
外物無時少休豈非損不足奉有餘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耶

御注曰不恃其爲故無自伐之心不居其功故無自滿之志人皆飾智已獨若愚人皆求勝已獨曲全惟不欲見賢也故常無損得天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奉者明聖君掬人居物之上心不忘下如卑者之奉尊而不以高貴加人也夫聖人者圓通爲智因物爲心鞏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

不爲巧豈以已所施爲矜恃其美哉功成事遂固處其位哉夫惟不恃不處故能爲羣材之帥也

潁濱蘇轍曰有道者澹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有餘自奉也

葉夢得曰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則亦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自安乎外爾此聖人也而曰不欲見其賢夫賢且不欲

見而況其聖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道之在天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皆往資焉而不一匱有餘者損之不足者奉之循天之理與天同德使天下自然不失其正也無自伐之心故爲而不恃無自滿之志故功成不居不恃其爲不居其功故不欲見賢

黃茂材曰有道之士以太虛爲室以無何有爲鄉以日月山川爲其燕娛乘雲氣驅

役陰陽飲洗灑而食至和皆天地間物之有餘者取之不窮用之無盡將以養其精神無使不足而已非夫聖人孰能爲之然亦何嘗恃其爲之之跡居成功而見其賢耶

共收

道德眞經集註卷之十八

宋鶴林彭耜纂集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御注曰易以幷喻性言其不改老氏謂水幾於道以其無以易之也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已烏能勝物惟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

臨川王安石曰天下之物能小而不能大

能方而不能圓水則不然因地而爲小大隨器而爲方圓不失其常故曰無以易王雱曰水方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已此其所以終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強矣而持以攻物有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柔之力甚大曰以摩軋馳騁堅而強者皆不能勝之矣陳象古曰水之爲功善利萬物入汙流下非柔而何攻堅強者恃力違順故不能勝水之柔也無以易之其理自然故不可改

易

清源子劉驥曰水且尚爾況於道乎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至柔至弱也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章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與此所言大抵略同含垢納汙水之德也雖爲天下王莫能違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御注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水之滅火陰之制陽

舌柔齒剛舌存齒亡此天下之莫不知而
世俗之所共聞也而廼各師其心莫能行
其柔弱之道者此老氏所以重歎息故引
聖人之言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非不知而不
能行者何也以其好強恥弱也
陳象古曰水衆人之所見非難知之物也
莫能行則信道不明崇道不篤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
不祥是爲天下王

碧虛子陳景元曰聖人言者三墳之遺文也或老氏之謙也垢穢辱也言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爲主矣又人君能謙虛用柔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是謂天下王矣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涑水司馬光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社稷之主如天

地之大江海之寬容垢包濁無所不可祥者善也自是則人皆非之不自善者人皆美之故王天下

葉夢得曰不祥重於垢故所受彌多所得彌大

程大昌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小人怨汝詈汝則曰朕之愆允若時是受垢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侯王以爲稱是受不祥也二者皆莊子之所謂謙下濡弱也

正言若反

御注曰言豈一端而已反於物而合於道是謂天下之至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能行柔弱則爲王爲主尚剛強則招禍招咎聖人受垢受惡則永保元吉世俗樂美樂榮則終致災凶正言俗意如此乖反明矣

顖濆蘇轍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王雱曰此可爲智者道爾正言若反反於小智之近情而合於大道之至正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皆反於俗見故曰若反

陳象古曰似反於正矣受垢爲社稷主受不祥爲天下王以言觀之則似非正以理觀之則至正矣

葉夢得曰此正言而人謂之反以其言觀之也

黃茂材曰合於道者反於俗

程大昌曰若反而實不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御注曰復讎者不折鎩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故無餘怨愛人者害人之本也偃兵者造兵之本也安可以爲善

碧虛子陳景元曰怨恚也惡也相望也大怨者輕生徇死之謂也夫國君不能無爲無事謙卑柔弱而民乃多欲好爭姦詐並興怨惡相望心氣不平遂使輕生徇死之徒攘臂於道術矣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其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和報其恚惡

怨望也然以事和之則鬱濟其怨故知有怨而和之者未若無怨而不和也徒知和其大怨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雖和之以至公而不免有餘怨若乃大小多少而以無心至德報之者幾乎造物哉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柰何茲詐愈甚而怨望益多也如是則安可以爲善

潁濱蘇轍曰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清源子劉驥曰爲治者不能無事無爲至於有大怨而後和之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黃茂材曰夫人不怒虛舟不怨飄瓦以其無心而已若以爲怨而和之是有心也安能無怨不足以爲善

程大昌曰怨之大者莫大於兩國干戈之讎矣聘會以平之詛盟以要之皆求有以和之者也然會稽之棲厥然臣妾也而嘗膽抱冰藏毒伺釁多歷年所迺始發見則

陽浮道以示相平者豈其可信也況夫攻
奪人之城邑殺戮人之父兄借使敵國之
君遷延未肯輕動而其人民子弟含痛茹
耻必且隨事從吏以期報復者人情之常
也故曰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碧虛子陳景元曰李榮曰古者聖人刻木
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爲信又陸希聲
曰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
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惡不作

顓瀆蘇轍曰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騖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之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王雱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

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莊子曰以得爲在人以失爲在己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者操右契蓋獻者弁券以進是知左契乃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券以責

事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契合也

左契者天道也天道無私民之善惡自與吉凶相契聖人非故責人而或予之或奪之但司之而已吉凶禍福皆民自爲之也故不私其恩而終無歸其怨

達真子曰左者心之所處契者言其合也聖人執心以合道而不責於人

清源子劉驥曰古者結繩以爲治破木以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黃茂材曰道無求於世待其自至同焉者

合而已譬如契有左右執其左契以待其來合者何責於人故有德司之

程大昌曰獻粟者執右契漢之剖竹爲符也右留京師左以授守臣謂之左符其意度制作皆與此應也

長四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七

御注曰樂通物非聖人也無德者不自得其得而得人之得方且物物求通而有和怨之心焉茲徹徹也祇所以爲蔽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有德者中古之君也

無文書法律但刻契合符以爲信約則民自從化故稱有德也無德者謂遠古之君也德大無名物皆自然而穴處巢居各安其分故其君無思無慮朝徹而見獨不爲不恃道冥而德淵更無契可司但司其通徹而已矣故稱無德焉

臨川王安石曰司徹通於事則不能無責於人不能無責於人則不能使人之無怨此其所以爲無德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司契以天道契

於藏否司徹欲以聰明盡其民情而民情
安能盡之故與則爲恩不予則爲怨
清源子劉驥曰有德司契亦猶是也有德
之人真性內明通元究徹若合符契而不
求之於人故謂之司契無德之人真性未
明博學多識以務通徹而不求之於己
黃茂材曰徹者通也莊子曰樂通物者非
聖人也
林東曰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
來合吾應其合者耳故有德之人司契如

右契之合左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徹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御注曰善則與之何親之有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天道無所私唯善人是與是謂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復太古之風也

潁濱蘇轍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非親而與之而善人自與福契此天道也

清源子劉驥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

黃茂材曰天無私親善則與之爲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待其自至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御注曰廣土衆民則事不勝應智不勝察德自此衰刑自此起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老氏當周之末厭周之亂原道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文勝之弊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以小國寡民爲言蓋至德之世自容成氏至于神農十有二君號稱至治者以此而已

長四

碧虛子陳景元曰國小能自守民寡能自足可以返乎太古矣

九

潁濱蘇轍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小國民少而事務亦簡若數口之家衣食粗足無所用心又以小爲大則張大而勞以大爲小則簡靜而佚

葉夢得曰國之不能治以大視之也民之不能安以衆視之也夫孰知有以大爲小以多爲少之道乎是故國大而以大治之民衆而以衆爲之則有終身不能勝者聖人之道無他亦曰小國寡民而已普天之下不爲不廣率土之濱不爲不多而吾未

嘗知其廣且多也
清源子劉驥曰本在上末在下要在主詳
在臣天下雖大其本甚小故言小國百姓
雖多其要甚寡故言寡民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潁濱蘇轍曰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
求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
長者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御注曰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故民不輕死

而之四方孔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遠徙之謂歟

涑水司馬光曰愛生安土王雱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貧薄士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千金之下必有勇夫故民重利而輕死邦小民寡家給事希故樂土而不遷

陳象古曰人各自足以全生意故重其死
少欲寡求不必遠就其利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御注曰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無絶險之迹故雖有舟輿無所乘
之無攻戰之患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臨川王安石曰民自足於性分之内則無
遠遊交戰之患
道真仁静先生曹道沖曰水行則用舟陸
行則用輿今既樂其土不遷弗遠徙而就

利民不相往來故無用大國不侵小國守
土介胄戈矛不戰安用
陳象古曰寡欲易足民共不爭故舟輿可
閑甲兵可偃
清源子劉驥曰淡然自守不相往來故雖

有舟輿無所乘之恬然自足不相紛爭故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程大昌曰難於就死則必樂生故無盜無
盜則甲兵爲虛設安土而無外慕無外慕
則不他徙故舟輿爲長物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於淳古

頴濱蘇轍曰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

清源子劉驥曰彼民各有常性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可以同於上古至德之世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程大昌曰莊子備舉此語而致諸伏羲神農以上且推論後世之失曰今遂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是上好智之過也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故夫結繩之可復也其必自民無外慕者始也則愚其智使入於無欲者又絶其外慕之本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

御注曰止分故甘去華故美不擾故安存

生故樂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嗜好不生民乃知足雖蔬食藜羹之糲而飽滿淡味爲甘葛衣麁裘之粗而温涼無文爲美茅茨蓬蓽之陋而風雨不侵爲安

南炎北沍之苦而水土任適爲樂

涑水司馬光曰雖踈惡隘陋自以爲甘美安樂

潁濱蘇轍曰内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

陳象古曰易自足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御注曰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與往來當是時也無欲無求莫之爲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鄰國相望猶今鄰縣之相接也雞犬之音相聞謂民豐而境近也民至老死言無戰敵而壽終也不相往來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也此可

以同赫胥尊盧之風矣

潁濱蘇轍曰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臨川王安石曰夫德之被於民及其極也則能使民無知無欲惟知耕而食蠶而衣

而不知其所以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自耕自織不闕衣食無與無求往來何益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人有連墻二十年而不相謁請者蓋進此矣

黃茂材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之意欲與天下之民同於上古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御注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言華也故不足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水淡則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言甘而滋溢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絶不信者以其華而虛也

潁濱蘇轍曰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未必信

臨川王安石曰信者性也言近於性則極天下之至順故言之信者不美言之美則不能近於性矣

清源子劉驥曰信言合於道美言悅於人

黃茂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言足信於人何用美哉美則不信

程大昌曰信者誠然也用其誠然者言之無所緣飾故不美也所謂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者也美言則涉迹而文如春臺太牢者是矣食於母而談其真者不如此也

長四

十四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涑水司馬光曰吉人寡辭盜言孔甘

潁濱蘇轍曰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其行實善不假辯說心行不善自疑而巧說

黃茂材曰道無問無辯果於善何用辯哉辯則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御注曰知道之微者反要而已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莊子曰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

碧虛子陳景元曰知者謂知其道也明於理而知根本得其要而已何必博乎所謂

少則得也西升經曰予得一萬事畢博者
謂博通於物務於事而攻異端不知所極
所謂多則惑也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涑水司馬光曰知者不博一以貫之博者
不知多歧亡羊

潁濱蘇轍曰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
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精粹已知而不
須廣博不知要理徒謂多聞
葉夢得曰今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

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固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

黃茂材曰通乎一萬事畢苟知一矣何用博哉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御注曰有積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莊子曰聖道運而無所積

涑水司馬光曰聖人不積不私無物既以爲人己愈有德智無窮既以與人己愈多損之而益

潁濱蘇轍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

王雱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所得鮮矣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與人者授

之以道也授之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能淡足萬物蓋惟無積乃所以能足也

道眞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體虛善應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妙應物之求

以德分人未嘗費我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無積故也

黃茂材曰道與天下共也非聖人己私物聖人運而無積既以爲人而在己者不加

七故曰愈有既以與人而在己者不加少故曰愈多此道所以爲善貸萬物而不遺者歟

程大昌曰此其故何也聖人者道之管也道者居於至無而萬有莫不由之以出故不待營致藏聚視之不足於見聽之不足於聞而用之無時或既莊子曰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御注曰體天而已何爭之有
潁濵蘇轍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
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
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
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

葉夢得曰抑嘗觀世之論老氏者矣自漢
蓋公得其術教曹參以相齊而齊治實太
后好之施于文景而天下大安茲非其利
乎然以清虛而廢實務其流遂至於士晉
則不可謂無害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

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今所傳以老爲老氏信斯言也孔子所不廢茲非其爲乎然有病其搥提仁義絶滅禮學以爲有見於上而無見於下群起而非之則不可謂無爭此二言者老氏之所前知也

黄茂材曰聖人與天其道一也在天謂之利而不害在聖人謂之爲而不爭其實無二八十一章雖名道德經始終言道而已程大昌曰此二語皆主柔而言也凡其一書皆主柔以達所欲而其道原蓋出於天

也是以篇終對而言之

潁濱蘇轍曰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畧也故於終篇復言之

道德眞經集註釋文

道德眞經集注釋文序

甚矣文字之流傳而說者之不一也魯語一書以何晏所傳校之蔡邕石經已不同矣況其他乎余於老氏音釋既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之正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諸家之同異亦互見於其中合爲一書以繼篇末惟老氏以清虛無爲爲本領其學與經生學士異固不在乎一句一讀之徵然亦安有辭義之未通而理道之頓悟惟覽者互考焉鸛林彭耜謹書

道德真經集注釋文

宋 鵬林 彭 耜 纂 集

道可道章第一 河上本作體道

徼 陸德明釋文古弔切心道也邊也徼妙也黃徼作竅

天地皆知章第二 河上本作養身 五注本作天下皆知

美章

皆知善之爲善 達真清源上並有天下字 斯惡已斯不善 已李畋音解已居里切蘇已並作矣 傾陸去營切高下不正貌 夫李音符發語之端下經並同 去李羌呂切除也非來去之去

不尚賢章第三 河上本作安民

使心不亂纂微心上有民字之治蘇五注葉下各有也字使夫知者不敢爲也陸知音智五注無敢字邵無也字無不治矣程無矣字

道沖章第四

河上本作無源

沖陸直隆切或不盈陸盈或作滿蘇或下有似字淵兮陸河上作乎李淵淵烏消切深靜貌挫陸子卧切銳陸羊歲切紛陸拂云切湛陸直減切吾不知誰之子纂微司馬陳李如字並無之字象帝也帝者興益之宗發生之主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發生之帝能兆見物象

天地章第五

河上本作虛用蘇曹黃程並作天地不仁章

芻陸楚俱切狗陸古口切橐陸他各切李輔也鼓風之器籥陸音藥李笛也

運吹之槩杜廣成疏以橐爲皮囊以籥爲囊口竹管屈陸河上作屈嗢也羊主切又陸如字理數也又勢羊朱反數數也李音數頻也

谷神章第六

河上本作成象蔣五注曹清源黃本並作谷神不死章

谷陸古木切中央無者也河上作谷者養也李音同上言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未嘗

長五

休息牝陸頻忍切舊云扶比切又扶必切李頻忍切毋也言毋養萬物二

天長地久章第七

河上本作韜光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黃天地下有之字程無音字私邪陸河上直云以其無私李耶以遮切語助

上善若水章第八

河上本作易性

而不爭 纂徵司馬曹陳而並作又人字纂徵司馬蘇曹陳清源黃程邵人下並有之字又一音祈五注達眞葉句下並有矣字無矣字

持而盈之章第九 河上本作運夷

持而盈之 司馬持作恃 不如其已 李已音以止也盈滿也言執持盈滿不如休止無患清源如作知 揣陸初委切又丁果切上忘瑞切銳陸王弼作挩音銳河上作銛 堂陸或作室 驕纂徵司馬作憍廣韻憍亦作驕並舉喬切陸唯季切以之切 咎陸作尤 功成陸王弼作遂又作河上本作能爲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李並陸力智切戶如字離陸如字李如字闦陸朕切河上本作無用

三十輻章第十一

輻陸音福車輻亦是轂陸古木切車轂也當陸丁浪切又去声於切埏陸始然切河上云和也纂徵司馬挺並作挺和也埴陸市力切

五色章第十二河上本作檢欲

令陸力征切盲陸陌庚切爽陸差也河上云亡也李躁烈故曰爽行妨陸行下孟反去陸羌吕切妨音方

寵辱章第十三河上本作厭恥

何謂寵辱陸王弼下有若驚二字簡文云寵得也辱失也若而也寵爲下纂微作寵爲下吾所以有大患者清源無上辱爲下者字故

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纂微身字下各有於字若可寄天下作則可以託天下若可託天下作則可以寄天下司馬與纂微略同爲天下各添者字託天下寄天下下各添矣若可寄若可託字經並有以字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河上本作贊玄

夷李如字平易之稱希李如字陸音搏簡文補各切微李如字微妙之微此三者不可致詰陸詰起吉切清源無此字搏陸音搏簡也戶本切蘇故反又胡老切同上暗也言道在上非明在下非暗繩繩兮陸食陵切又民忍切梁帝云無涯際之貌顧云無窮不可序或云寬急李如字運動不息貌蘇曹陳達真並無兮字黃兮作乎復音

服 無物之象 司馬有兩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 恍惚 恍陸王弼作怳虛往切李音同林恍音晃惚李林並音忽○纂微司馬黃曹作惚怳悅蘇陳達真葉林並作惚恍按集韻恍怳悅並虎晃切一字通用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河上本作顯德

夫惟不可識 纂微惟作唯後陸其同司馬無可字 強 丈切豫兮猶

兮 薩豫如字或作懙纂微曹達真蘇曹陳並無兮字 儼若客 纂微曹達真容並作客司馬作儼兮字 渙若氷將釋 司馬作渙兮若氷之將釋 敦能濁以靜之徐清 纂微以下有澄字 敦能安以動之徐生 纂微蘇曹陳程以下有久字司馬動作久 保此道者 清源無者字 故能敝 陸王弼作蔽必世切纂微蘇敝並作弊五注葉並作是以能敝清源同

上無能字司馬作是以
能弊復成黃敝作蔽

致虛極章第十六 河上本作歸根

芸芸 李如字又作云云芸芸者喻萬物也以茂盛爲動以凋衰爲靜云云者喻人事也以逐欲爲動以息念爲靜義同蓋經有根字故作芸芸各下並有復字 各歸其根 司馬曹陳

沒身不殆 葉無此四字

太上章第十七 河上本作淳風

太上 陸王弼太作大音太王注太上謂大人也顧云太古上德之人也 其次

畏之侮之 司馬五注達真葉程侮之上並有其次字陳作其次畏而侮之 故

信不足焉 纂徵司馬蘇曹陳達真程並無故焉二字 猶兮其貴言 纂徵司馬蘇曹陳達程無兮字程無此句 事遂 五注作遂名

百姓皆曰 司馬

無皆字纂徵蘇曹陳並皆曰作謂黃程曰作謂

大道廢章第十八 河上本作俗薄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河上本作還淳

倍 陸蒲罪切 令 陸力征切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 司馬作以爲文而未足程無此字 屬 陸之欲切 見 陸賢遍切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河上本作異俗

唯 陸遺癸切舊云維水切 阿 李烏何切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陸去欺慮切 李李奧饗同陸蘇無此二句 享 音烹今不取 如春登臺 司馬五注葉郎並陸作廓苦郭切河上作怕作如春登臺普白切林音薄靜也纂徵一作晞清源怕作泊 乘乘兮 陸作儽儽力追切一本曰損益也敗也欺也說文

音雷古河上作乘乎李乘乘乘食陵切運動相適貌篆微一作魄魄乎我獨若遺司馬蘇曹陳上有而純純陸王弼作沌沌字葉我下有欲字又徒門切簡文音頓李純純如字質樸無欲之稱篆微作沌沌照我獨若昏陳作昏昏大貌陸如字李莫奔切寬大之稱又於陸音如字非寬經不協韻澹兮其若海陸澹徒紺切古河上作忽兮若海叢長五五

遭作忽兮若晦篆微作忽若海司馬作忽兮其若晦蘇曹陳作忽若晦葉海作晦程兮作乎飂兮似無所止陸飂力幽切梁簡文作飄數遥切篆微飂作漂司馬作飄蘇作寂若無所止曹陳飂飂並作寂程作飂飂乎衆人皆有以無有字我獨頑且鄙篆微司馬蘇曹陳且並作似程同我上有而字而貴求食于母篆微司馬並作而貴食母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

于並作於程作而貴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河上本作虛心

惟道 纂微司馬蘇五注並作唯廣韻唯以追切獨也**惟恍惟惚** 陸王弼況往切又呼廣切況況微諸本惟並作唯**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惚兮中有物兮**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程邵並作惚恍其中有象恍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陸窈烏了切冥莫經切司馬曹作窈冥**中有精兮**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程邵並作其中有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河上本作益謙

枉則直 陸枉音往李紆往切屈也葉直一作正**窪** 陸烏瓜切簡文烏麻切顧

涛李烏瓜切焰也地窪則水滿喻謙德常盈爲天下式陸清源上有以字
見陸賢遍切故有功蘇無有字不爭李平聲下同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葉作是以天下莫能爭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河上本作企及無
故飄風驟雨陸曏司馬蘇曹陳達真程無故字驟蘇作暴字

天地尚不能久五注尚下有且字葉尚上作且司馬五注無
邵無於字道者同於道道者二字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河上本作苦恩
跂陸王弼跂作企若賜切河上作跂李跂丘弭切又去智切林跂與企同化切其在道也纂徵司馬蘇玉注曹陳達真清源在並作於蘇又也作者贅

行陸贊專秘切疣贅也簡文之睿切行下孟切惡陸烏路切不處也李昌與切居也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清源黃程並無也字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河上本作象元

混陸胡本切先天陸先悉薦切李音同上居無象之前曰先寂陸王弼作宗亦作寥陸王弼作寞河上作寥空無形也鍾云空蹤無質也李落消切虛靜湛然長五六

之稱陸田賴切殆危也強爲之名曰大陸強其文切司名之大曰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馬蘇程處作居黃並作而王居其一馬陳無此兩句纂微司馬曹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河上本作重德

重陸直用切輕陸起政切李如字躁陸早報切雜陸音利輜陸側其切

觀陸古亂切燕處陸燕於見切李燕與陸同下昌與切纂徵燕作宴如何纂徵司馬蘇曹陳達眞葉黃程如並作柰

善行章第二十七河上本作巧用蘇本作善行無轍迹

行陸下孟切轍陸梁云應車邊古作徵者古字少也李直列切輪輾地爲轍瑕陸上下家切過也謫下直革切譴責也不用籌筭纂徵筭作策司馬無用字陳不用作無捷陸其偃切李門距也橫曰關豎曰捷善行至下並有者乎司馬善結葉故並作而

而不可解陳而作故故無棄人故無棄物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河上本作反朴

谿陸苦奚切或作溪離陸力智切李如字與經陸力智切不協韻陸力智切不協

忒陸杜

得陸丁丈切林云或以音切韻之學平仄見於此章

將欲章第二十九 河上本作無爲蘇欲取天下章

而爲之者 纂徵蘇曹陳程並無者字 故物 蘇五注遠眞葉清源黃犂故並作陸王弼作猷音虛河上作昫許具切纂徵司馬蘇曹達眞陳葉並作昫許具切凡長五七

吹李如字 羸陸力爲切 載陸王弼作挫作卧切河上本作犗也河上作載李載如字 隳陸許規切纂徵司馬以司馬隳作墮

是以聖人 作故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河上本作儉武

好還陸上呼報切下音旋 故善者果而已矣 纂徵司馬陳垂下蘇曹達眞並無矣字

取强焉 纂徵司馬蘇曹達眞陳葉作强取焉 果而

勿強纂徵司馬曹達真陳清源並上有是字黃程上有是謂二字非道非道早已纂徵司馬蘇曹陳清源黃程非並作不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河上本作偃武

佳陸格牙切善也河上飾也惡陸烏路切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纂徵司馬曹陳黃並無是以字恬淡陸上牒嫌切亦作恬下作澹徒暫切亦作憺古河上作恢槩武云苦回切簡文曰恬憺林或作然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纂徵蘇無此句只作勝而不美曹陳程並作而美之者司馬作若美之者林樂五教切又音洛是樂殺人者纂徵司馬蘇曹陳程並無也字樂殺人者纂徵蘇達真陳葉清源程邵上並有夫字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纂徵蘇曹陳清源程下並無矣

字司馬不可下有以字者字事下有字 吉事尚左司馬五注達真葉清源上並有故字陳吉蘇曹陳並無是以字 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纂微司馬曹陳並無居上勢則四字程勢作世 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是以字 戰勝以喪禮處之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清源程邵勝下並有則字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河上本作聖德 侯王 陸河上作天下不敢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作不敢臣 莫能臣 武作王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李令力政切敎命也下同司馬人作民 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纂微司馬蘇曹陳由並作猶無也字清邵黃程只由作猶五注達真葉黃與作於林一本無江字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河上本作辯德
勝人者有力 五注葉清源無有字 不失其所者久 碑所下有止字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河上本作任處
汎 陸王弼作汜又作汎李凡范切言大道汎然無滯應彼萬象 功成不居
篆微蘇曹陳程並作功成 陸衣於既切 八長五 不名有司馬成下有而字 衣被 篆微蘇曹陳程並作 愛養 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篆微蘇曹陳程並作功成無故字下無矣字程只無矣字陳作可名爲小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 篆微蘇曹陳程並作萬物歸之不爲主 可名於大矣 篆微無矣字陳作可名爲 終不爲大 五注達眞黃聊並作終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葉無成字

餘同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河上本作仁德

樂與餌陸樂音嶽餌而志切過陸古卧切道之出言陸往出尺類切纂微司馬蘇陳清源黃程言並作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河上本作微明

歙王弼作翕簡作歙又作給河上作噏許及切黃作翕勝強蘇無二之字纂微司馬曹陳並作柔弱勝剛強不可以示人陳無以字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河上本作爲也

鎮以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眞陳藥黃程並鎮下有之字亦將不欲陸王

弼作夫亦將無欲簡文作不 不欲以靜司馬不作無 天下將自正五注上有四字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河上本作論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葉下無字作非如字 應陸應劉攘臂而仍之陸攘若羊切臂必寐切仍作扔人證切又音仍 夫禮者程無夫字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纂徵蘇曹陳並無也字 而愚之始也纂徵蘇曹陳並無也字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河上本作法本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程無以字諸本貞多作正蓋避廟諱也 其致之一也蘇曹陳本並無下二字 侯王無以爲貞而

貴高將恐蹶五注無爲字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爲貞而三字程貞上有天下字無而貴高三字陸蹶作蹶蹇月切其月切按廣韻蹶失脚也僵也亦作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司馬以上並有必字自稱孤寡不穀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稱作謂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程邪上有非字無下二字數譽無譽陸數色主切譽逸注切毀譽也司馬蘇曹陳程並作數輿無輿李同黃譽作車琭琭古作錄錄如玉落落陸作珞音洛又音歷纂微云古作落落若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河上本作去用河上本作同異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纂微蘇曹陳葉程並無故字昧陸梅對切李莫佩切昏昧也類

陸雷對切 纂微司馬蘇曹陳黃程河上作類 進退若道纂微此句並在夷道若類上 質直若渝李渝羊朱切變李吐也司馬真作直代切 貸河上本作道化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而王公以爲稱清源公下有自字 故物或損之而益蘇無故字 益之而損蘇上有或字 亦我義教之司馬無義字邵作我亦義教之 强李平聲剛 父李如字祖也本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河上本作編用

馳騁天下之至堅陸騁敕領切葉無騁字達真堅作剛 無有入於無間李閒去聲言道體混然曾無間隙 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纂微司馬蘇曹陳並上有吾字下無也字葉只無也字 希及之矣

纂徽司馬薛曹陳
葉清源無矣字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河上本作立戒
是故甚愛必大費 程典是故二字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河上本作洪德
缺 陸窺悅切 敝 陸婢世切 屈 陸丘物切 訥 陸怒骨切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河上本作儉欲 十長五
却走馬以糞 陸糞弗問切 李却與卻同 朱文公糞下糞車字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
故知足之足 司馬無之足二字 河上本作鑒遠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窺牖 陸窺起規切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河上本作忘知

損之又損 纂微司馬曹達真下並有之字 以至於無為 邵於字無而無不為矣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棄黃程邵並上有無為字纂微蘇曹達真陳棄清源並無矣字 故取天下者 纂微蘇曹達真並作取天下程無故字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河上本作任德

善者吾善之 五注吾下有亦字 德善矣德信矣 纂微蘇曹並無二矣字司馬五注達真德並作得 聖人之在天下 纂微司馬曹陳並無 惔惔李閻協切陸王弼作歙歙許及切之字一本作惔惔河上作惛簡文作怵司馬下有焉字歙歙固無義惔惔亦無理愚意惔惔當作憸憸危懼貌蓋字訛也 譚

心陸渾胡本切纂徵司馬蘇曹達
眞陳棄清源黃並作渾其心百姓皆注
其耳目司馬下有焉陸王弼孩作咳胡
字陳無其字孩之來切本或作孩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河上本作貴生
民之生纂徵司馬蘇曹達眞陳
清源黃程並民作人動之死地亦
十有三纂徵司馬蘇曹陳無
亦字程動下有而字兕陸徐履切李
音似牛青色
一角以其無死地長五葉上有也字五注達眞
清源黃程下有焉字河上本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十一作養德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程是以作
故無而字爵纂徵司馬蘇五注曹達
眞陳黃程並上有夫字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河上本
作歸元

歿身纂徵司馬蘇歿並作沒塞其兌李塞蘇則切兌徒外切易云兌說也愛悅也言六根染着閉其門李博計切杜絶也門禍患之門見小曰陸上賢遍切下音越襲常葉常作嘗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河上本作益證清源本作使我介然有知章

施李平聲而民好徑陸好呼報切徑經定切纂徵司馬蘇達眞陳並作民甚好陸直遘切厭陸於艷切纂徵司馬曹陳程作財貨有餘纂徵蘇程有餘蘇陸陸誇口花切纂徵蘇程資作貨盜誇陸誇作夸邵盜作道非哉李如字興嘆之辭非助語司馬上有盜誇字非道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河上本作脩觀清源本作

善建者
不拔章

子孫以祭祀不輟陸輟張劣切纂徵司馬蘇曹達眞陳並無以字故以身觀身程無故字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河上本作玄符

含德之厚司馬下有者字比於赤子達眞於作于陸失亦切螫陸又呼各切攫陸俱縛切搏陸音博握固陸握於學切葉作摶牝牡陸上一作朘說文子和切又子墨切牂羖陸作全如字河上作峻子和切又子垂切赤子陰也纂徵蘇曹無也字終日號而嗌陸號戶毛切嗄一遶切氣逆也又於介切李嗄所嫁切纂徵司馬蘇曹達眞陳並無嗌字內纂徵蘇曹陳下無也字嗌音益咽也釋文嗄也林嗌又

一計切黃古本無嗌字而嗌不嘆莊子之文也後人乃增於老子之書令不取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河上本作玄德

不可得而親 纂徵司馬蘇曹陳程上有故字 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賤 司馬上並有亦字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河上本作淳風

以正治國 纂徵曹陳正作政 以無事取天下 達眞事下並有以此字 吾何以知其然哉 纂徵曹達眞黃作爲 夫天下多忌諱 纂徵蘇曹達眞陳葉黃無夫字 人多利器 司馬蘇黃人作民 人多伎巧 司馬五注達眞葉人並作民五注達眞伎作利 滋彰 蘇曹彰作章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河上本作順化

悶悶李莫奔切悶悶無心寬裕之稱悶若如字則於義亦通與韻不協故不民之迷也纂徵蘇五注曹達真陳葉清源黃邵並無也字其日固已久矣纂徵司馬蘇曹陳並作其日固久清源已作以字歲陸居儻切河上作害傷也纂徵曹陳劇作穢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河上本作守道

莫若嗇陸嗇生力切李音色纂徵司馬蘇曹陳葉如並作若是以纂徵蘇曹陳以並作謂早復纂徵蘇曹陳復並作服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黃無下四字柢陸丁計切亦作蒂纂徵司馬蘇五注曹達真陳清源黃並作蒂

治大國章第六十河上本作居位

若烹小鮮陸烹普庚切不當加火鮮音仙程若作如纂微烹作享以道
莅天下者陸莅力至切纂微司馬馬蘇曹陳並無者字不傷民司馬蘇五注達眞葉清源黃程邵三句民字並作人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何上本作謙德

下流林下上聲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陸牝頻忍切李頻忍切毗靜也牡莫后切長五雄動也常被靜勝之纂微曹達眞陳作天下之交牝司馬以靜為下作以其靜為之下林下上聲十三以下陸下遐嫁切李大國以下下音同上自上而下也取陸七羽切又七喻切小國以下下如字本在物下程為下有之字古卧切下同宜為下陸古禾切又古卧切下同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河上本作為道

萬物之奧也陸奧於六切暖也河上烏報切李烏報切言道體無外而萬物實給於奧中纂微蘇曹司馬程寶陳清源程並無也字善人之寶司馬程寶上有所字可以市李句美言者人悅之如市賈售物尊行可以加於人陸行下並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於字以先陸先悉薦切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纂微司馬蘇曹達真並無也字陳無何也字不曰

陸曰于月切纂李以遮切疑問之辭亦作耶纂微曹陳作曰邪河上本作耶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天下之難事天下之大事纂微司馬蘇曹達真陳並無之字是以聖人由難之纂微清源程由作猶五注五難字故終無難矣纂微蘇曹陳無矣字乘作終以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河上本作守微

其脆 陸脆七歲切李尼也謂嚅欲未堅如物危脆 易泮 陸泮普半馬曹陳蘇五注曹陳達眞清源黃程郝並作破 豪 蘇五注曹陳達眞清源黃程郝並作毫 累 陸劣被切纂微作桊

故民之從事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清源程並無故字 則無敗事 纂微司馬蘇曹陳程並無矣字葉作則無事

矣 以復衆人之所過

纂微司馬蘇曹達眞陳程並無以字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河上本作淳德清源黃本並作古之善爲道者章

亦楷式 陸王弼稽作楷嚴河上作楷李楷口駭切模也司馬下有也字 常知 蘇五注達眞葉清源黃程常並作能

然後乃至大順 司馬作乃復至於大

順葉無至字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河上本作後已

善下之 陸下遜嫁切五注達真黃程邵下並有也字 是以聖人處上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聖人字邵以作故 是以天下 邵是作所莫能與之爭 葉無能字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河上本作三寶清源本作長五

天下皆謂 十四

我道大章

夫惟大故似不肖 李肖私妙切 夫音扶 纂微司馬蘇曹陳黃寶並作保 下同清源無此七字 寶而持之 司馬能下有爲字 以戰則勝 五注戰作陳作陳成下有其字 正邵勝亦作正

以慈衛之 葉上有必字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河上本作配天清源作善爲士者不武章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河上本作玄用行無行 陸下戶剛切李並如字行行師也行師應敵而不强爭與無行同扔不行作扔音仍仍無敵 陸王弼仍剛切羊切作扔音仍輕敵幾喪 陸幾音祁一音機纂微司馬五注曹陳達真邵並敵下有則字蘇葉黃敵下並有者字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並無則字程無故字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河上本作知難天下莫能知 五注達真葉清源黃上有而字 易 陸以豉切 夫惟 李上

音扶歎世人無了悟之知纂微司馬惟作唯蘇曹陳葉程並作我無也字**是以不吾知也**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希黃程並作則我者貴**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被切五注達真林放披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長五

河上本作知病曹本作知不知十五

上章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上無矣字達真只無矣字**尚矣**纂微司馬蘇曹陳達真葉程並無矣字**聖人之不病**李法性本空以其能病世人強知之病是以病病體用雙泯藥病兼忘本無知法是以不病纂微蘇曹陳並無之字**病矣**河上本作愛已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則大威至矣 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矣字 無狹其所居 陸王厭狹作狎戶甲切廣韻狹音峽纂微狹作狎司馬居作安切李棄也纂微惟作惟 夫惟不厭 陸厭於艷李顯也 故去 陸去羌呂切河上本作注黃本並作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河上本作任焉蘇五勇於敢章

此兩者 纂微司馬曹陳上有知字蘇無此字 惡 陸烏路切李平聲蘇猶作尤郵猶作由 猶難 陸難乃旦切 坦然 陸坦吐但切平大貌河上一本作墠墠寬也纂微坦作憺司馬蘇曹陸苦陳葉程並作繟音闡 恢恢 回切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河上本作制感蘇本作民不畏死章清源黃程本並作民常不畏死

若使民司馬蘇曹陳民作人奇李如字吾豈執而殺之孰敢司馬孰上有夫字下有也字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清源黃程邵豈並作豈作得而代司殺者殺纂微曹而並作夫無殺字司馬蘇葉黃程只而作夫五注只下無殺字陳上無而字下無殺字是代大匠斲陸斲陟角切纂微司馬曹陳黃是下有謂字夫代大匠斲葉無夫字司馬下有者字希有不傷其手矣司馬作希不自傷其手矣五注無矣字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河上本作貪損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眞葉並作飢廣韻饑居依切穀不熟也飢居夷切餓也恐合作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纂微司馬蘇曹陳葉並無也字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纂微司馬蘇曹

陳葉亟無也字五注無此十五字 人之輕死纂微司馬清源程人作民以其生生之厚也纂微司馬曹陳亟作求生下無也字蘇葉只無也字唯無以生爲者纂微司馬曹蘇曹陳遠眞上有夫字是賢於貴生也纂微司馬曹蘇陳亟無也字葉是下有以字也作夫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河上本作戒強蘇曹黃本亟作長五 十六

民之生章清源本作人之生死也柔弱章

人之生 司馬蘇曹陳葉人亟作民其死也堅強 陸強其兩切舊無也字 草木之生也柔脆 陸脆七歲切纂微司馬蘇曹陳亟上有萬物字無之字程無也字蘇葉脆亟作弱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葉清源亟無也字 共音拱黃共作折 故堅強居下

清源無故字黃居作處篆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強大處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河上本作天道

其猶張弓乎 邵猶篆微司馬曹陳葉程並作孰能以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篆微司馬蘇曹陳葉程並作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功成不居 篆微司馬蘇曹陳並作處

見賢耶 李見如字篆微曹陳無耶字葉賢上有其字 河上本任信清源本作天下莫柔弱於水章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 篆微司馬蘇曹陳並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葉同上又作莫勝於水陳同上 莫之能先 篆微司馬蘇曹陳葉先並作勝之至

以其無以易之也 李易如字移也改也纂微蘇曹陳並上無以字下無也字葉同上又無其字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纂微司馬有故字無二之字陳葉無二之字 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司馬作聖人之言云 受國之不祥 纂微司馬蘇曹葉清源黃程並無之字 是爲 纂微司馬蘇五注曹陳達真葉清源黃程卻並爲作謂 正言若反 長五 司馬上有故字下有也字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十七 河上本作任契

和大怨者 纂微曹陳葉並無者字 必有餘怨 葉無必字 契 李計切心也左爲陽心屬陽李直列切以其能合前境故曰契 徹 河上本作徹法也通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使民有什伯之器篆微司馬曹陳並無民字而不用也篆微司馬蘇曹陳葉黃程並無也字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李徙斯民切司馬遠徙作重復蘇葉無此一句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李繩食陵切上古之政清源上有故字安其俗篆微司馬蘇曹陳黃俗並作居樂其業篆微司馬蘇曹陳黃業並作俗鄰國相望林望一作平聲與寇盖相望同聲

篆微司馬蘇曹陳黃並作音使民至篆微司馬蘇曹源黃程並無與字黃程上有而字不相與往來篆微司馬蘇王注曹陳達真葉清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河上本作顧貨

無積篆微司馬曹陳無並作不天之道五注無之字

道德真經集注釋文

道德眞經集註雜說卷上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

宋 鶴林 彭耜 纂集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一八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忍鍊炁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

太祖說其言 見東都事畧隱逸傳及高道傳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

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徵旨入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旦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

受見高道傳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其師傳授之祕集而成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

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并纂微篇序道藏目録

廣川董逌藏書志云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滑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懽陶弘景杜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實畧宋文明

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考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傳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

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詡劉仲融王肅戴詵元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滅

玄靜竇畧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元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元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録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畧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于皇極者也揚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絶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爲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

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奥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弥綸黄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爲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唐太宗謂傳奕曰佛道玄妙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胡中桀黠初正西域漸流中國皆是模寫老莊玄言文飾之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汝等勿學也見舊唐書本傳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恠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長六

仲長子光字不曜開皇末結菴河渚閒守令謁者辭以瘖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云見王績仲長先生傳及文中子注

四

東皐子王績字無功兄通隋末大儒也有田

在河渚間仲長子光結廬北渚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常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見新唐書隱逸傳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盧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
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
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
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
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元宗詔
長六
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
五
體寫老子刋正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
書本傳云元宗令以
三體寫老子經因刋正文句定著五
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爲道
士久之遊天台元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

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煉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舊書少異故併錄之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傳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

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攷也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揚雄傳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俟王弼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弼注道德經以夫佳兵民之飢二章疑非老子所作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
意多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遂不復注因
作道德論一說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
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
論天人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文章
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絶禮棄
學平叔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見世說并注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
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
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見晉

書本傳世說作阮脩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補太學博士高祖釋奠已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敵可謂賢矣見新舊唐書儒學傳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貞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

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儒學傳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宗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

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
篙工楫師苟有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
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在
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
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寬之
則奸慝無所容謹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
黃老之道見國朝事實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
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魯請校三館

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臣伏讀神考聖訓曰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臣因考三君之行事知漢文之術得於老子而仁祖之政多似漢文今撫其說十數篇録于后

漢文即位之始先報平勃後封宋昌以有功於社稷爲先以有德於我身爲後此所謂後其身也故天下莫得先焉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漢文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言之可用者稱善不可用者亦稱善此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德善也

長六

漢文初登虎圈嗇夫口對無窮拜為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陛下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徙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

八

遲至於敗亂今以審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審夫蓋知辯者不善而多言之數窮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又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漢文詔曰朝有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也其除之故賈誼上書至於引廟謚爲言而文帝嘉納可謂

無息譚矣民之所以富庶而不貧其以此乎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孝文爲尉它親家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以寵之尉它於是下令國中奉詔改號不敢爲帝此即强之弱之與之奪之在我而已矣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更加賞賜以愧其心蓋亦取諸此也老子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袁盎却慎夫人坐文帝改怒爲喜厚賞袁盎

可謂自勝而不自是矣德之所以彰而國之所以強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又曰自勝者張

文帝納賈誼讜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乎此哉老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於老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靜之術助無爲之化所謂大而可紀者其在茲乎

審刑院斷絶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

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奬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禮爲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賚賞自是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爲悅蓋仁祖以訟簡賞

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氏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

上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聖君當大有爲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靜無爲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之意可知也

韓絳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

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陰計之路可持歸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韓絳以獻可之言聞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開陰計之路拒而不受聖人之慮深矣遠矣昏昏然不可見悶悶然不可識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

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請於宗室中擇人攝

居儲貳臣曰唐中葉以來人主惡聞立嗣以爲不祥之語故天下之士於國家安危之本不敢正言司馬光以踈遠之臣言此而不隱仁祖春秋高矣受此言而不諱老子曰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仁祖有之又曰信言不美司馬光有之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

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得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

孟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

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並見本集）

潁濱蘇文定公曰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長六・十二

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見道德經解後序）

又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

絶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而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絶仁義棄禮樂以明道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合於此必略於彼矣見經注又曰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

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所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見欒城集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偏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

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旣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録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鏗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

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語錄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謹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見呂氏雜錄

長六十四

王子韶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能窺測老子滎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列子而不能窺

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善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善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見呂氏師友雜志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書云先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盱盱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

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
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
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
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
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
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
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
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
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毀之矻矻

爲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溫公自號迂叟嘗著書曰迂書內老釋一章云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又云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並見溫公傳家集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

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仁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西

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 並見本集 十七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

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見眉山集

張右史未老子義曰夫人之生不殺之於衽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故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則吾取爲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爲奇也天下未嘗無刑而爲奇者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

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也夫物不患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又曰惟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

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送固始山人張堅序曰至柔教余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之極則玄通四達真氣應之茲非意之所能測言之所能盡惟得者知之真氣來降

則百疾除而永年矣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虛志弱而腹自實骨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而爲止觀司馬子徽得之而爲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脩身之要而令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

變惟吞餌金石去道遠矣見本集

王無咎補之嘗解老子道經四章今取其二篇其一云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彼無心於爲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爲也吾亦與之爲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爲也成也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居故

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爲然後
成此其序也又云老子專惡夫多言何也
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
言者迫不得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
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爲
尤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爲尤遠故專惡夫
多言也見本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
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

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

臣觀之浩魯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圮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黙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並見淮海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
君之起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
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立明之
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
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

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咸平集
范忠文公鎮曰老子著書二篇言先天至陰
陽相與之際文簡而理備見蜀公集
晁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
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

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羣居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
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
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
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藁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
長六二十一
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
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
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眞得
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
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

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九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彌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辨之爾見本集

李昭玘曰鬼谷韓非之書推本道德時近玄旨二子安足知老子哉其言適中爾見樂靜先生集

西臺畢仲游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爲道之華而亂之首則某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則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見本集

眉山蘇籀潁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録録者莫測矣並見遺言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

道德眞經集註雜說卷下

道德眞經集注雜說卷下

宋 鶴林 彭耜 纂集

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天寶二年正月景辰追號玄元皇帝爲大聖祖聖祖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又天寶十四載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幷義疏於天下又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見新唐書藝文志）

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

詔加老君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次年春正月壬寅上發東京丙午至真源縣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冊寶已酉朝謁太清宮見九廟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講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逍遥無爲養生濟物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諸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內老子釋文三卷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卷並已雕印頒行惟闕莊子釋文三卷欲

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雕印詔可（見國朝會要）

天禧三年天書降乾祐山中知兗州孫奭上疏曰朱能小人妄言符瑞昔唐明皇得靈寶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夫老君聖人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兩都盪覆豈天下太平乎明皇僅得歸闕復爲輔國劫遷卒以餒死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明皇既惑左道即系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顧陛下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見九）

方臘亂浙右聲搖京師中書舍人程振謂太宰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革以順人心黼不悅時振兼太子舍人至東宮太子問焉振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戸而已老子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聖人意也見九朝通略并東都事略本傳

李忠定公綱政和六年時爲比部員外郎因奏對乞解易劄子略曰共惟陛下天縱叡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象數萬機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莊之書相爲終始臣愚伏望斷自宸衷爲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又題李伯時畫老子出關圖詩云請說常無

衆妙門當時關尹意何勤青牛西去連沙漠紫氣東來見瑞氛妙用不離三十輻至言都在五千文世人不解宗慈儉只欲長生躡白雲並見梁谿集

伊川先生程頤曰道家之說更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又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並見程氏遺書

胡文定公安國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之說亦皆至論也見語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

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
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
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
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
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
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
鄉集
康節先生邵雍曰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意
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
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伯同

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見本集觀物篇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

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見邵氏聞見録

東坡書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虚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説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見邵博聞見後録謝氏語録亦載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
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
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讃歎之深乎
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
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
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
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
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
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

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然則欲爲道正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所不以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

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肖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老子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溷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忌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淈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子力焉又曰水之性

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鼃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鼃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

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以上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

神農黃帝至于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揚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

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不近人情而要

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爲表裏（並見經注）又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爲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謂持所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徹則直養者乃所以爲柔也故

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巖下放言
北山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

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又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已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

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又曰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

爲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爲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

長七

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爲死地哉又曰衆人之見易遣聖賢之疣難除嘗欲成性取舍滑心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遣

九

之也易以覺爲礙以解爲縛聖賢之疵也
微而難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
過微以物爲病願以法爲病微然則理障
法病可滕疵乎滕除元覽蓋謂是也元覽
聖人之所謂獨見者也人之有是元妙之
見而不除之是爲解縛滕除元覽而即非
滕除則無疵矣滕除元覽而存滕除之見
是爲覺礙又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
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在道道之在
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

辨学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祟厲之爲哉又豈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並見此山唯

栟櫚鄧肅曰嘗考道教之所自來其源出於

黃帝其道盛於老聃其末流詭異有真可
駭者其爲家三十有七其爲書九百九十
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
有三帝焉秦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
是三帝者才智絶人蔑視一世窮六合之
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浩然有御風騎氣
之志煉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
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不能濟反禍其
國真可痛哉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也則
張良爲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爲最良

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居則避正室以
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下
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
不過於清靜恭儉無爲與民息肩而已矣
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尚者區區竭力以
事其末故妄誕不經者得以行其志此治
亂賢否所以相絶不可同日而語也夫末
流滋蔓變態百出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
者皆非黄帝老聃氏之道見榕
檜集
嚴谷山人江袤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

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道只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

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歎後之學者爲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遠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

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爭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

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爲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觀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

豈無所覩耶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剔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

長七

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

十二

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爲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耶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

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之所有也亦
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爲身者殊有
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差血即體而言
之者儻冠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
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
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
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
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
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
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而有者乎孰有

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問身又曰或問何若爲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御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眞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息又曰

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呴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毋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毋我老氏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毋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袁宇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

秦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于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楊文安公旂紹興間以從橐侍經筵有進讀老子講義一篇曰老子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長七）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臣聞求道於聰明智力之所及則心勞而道愈不明舍聰明智力而求諸日用之間則簡易至當道庶幾乎可見矣（十四）任聰明役智力是弊精神於蔓淺甚之所

爲以此應物殆有未能釋然忘情者存焉故欲慈焉則失於姑息欲儉焉則失於鄙吝不敢爲天下先則失於怯懦是心勞而道愈不明也審矣有道者則不然生知之妙渾然天成物之來干我者初無容心隨所遇而應之我無忮心故能爲忍我無欲心故能儉我無爭心故不敢爲天下先其所以日用者簡易至當果非由聰明智力之所能成就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易之乾卦曰體仁足以長人坤卦曰坤至

柔而動也剛則得乎仁者有勇之說故曰慈故能勇節卦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則得乎儉以足用之說故曰儉故能廣謙卦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則得乎一謙而四益具之說故曰不可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大易老氏之言若合符節帝不得不帝王不得不王至仁好生神武不殺非慈耶茅茨土階惡衣卑服非儉耶不矜不伐不競不絲非不敢爲天下先耶下至兩漢寬仁大度如高祖幾於慈以德化民

如文帝幾於儉以柔道理天下如光武幾於不敢爲天下先是則有天下者寶其慈且勇寶其儉且廣寶其後且先雖二帝三王可以追蹤而並美區區兩漢之主不足進也又曰道家者流其來最遠要自黃帝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時列禦寇蒙莊之徒和其說逮秦漢間遂名曰黃老之學其道以虛無自然爲宗以清靜澹泊爲事其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中古以來蓋嘗與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世而

不相戾異乎所謂浮屠氏之學者也浮屠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國霍去病擊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金人即今佛像明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傳教以爲西方之聖人遣使於天竺訪之以歸自是佛法始流傳于時究厥所由其與道家之學本原不同而塗轍各異曷不取道德經五千文考之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嚴其義宏以肆殆與六經相表裏非若氷炭枘鑿之不相入後世學者猥曰佛老佛

老云者吁可悋哉 並見芸室集

先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

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闡其言常以無爲

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藩盛德録内一篇曰某舊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

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
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
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
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
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
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
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
宜若無籍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
深助發道秘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
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

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耶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論尖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靜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耶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

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又曰世之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誚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爲知老氏者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奧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迹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見易老通言）

沈莊仲問晦菴先生朱文公曰常有欲以觀

其徼是如何文公曰徼是邊徼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文公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卒卒地便是衆妙所在

張以道問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文公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
陳仲亨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文公
曰此便是老子裏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
老子爲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
問禮之屬也
黃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那老子文公
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
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自有這樣
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

之學却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
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
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
喜祂如此說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
故云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
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文公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
然祂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
循將去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他曉得禮之曲折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文公曰老子之術沖嗇不肯役精神又曰

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爲清靜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獻禱祈攘這自經兩節變了又曰伯夷徵似老子又曰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又曰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若以比王仲淹則未似其細密又曰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又曰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

些本領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

或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文公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汙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文公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

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只是占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他不得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萬人傑因問擊壤集序以道觀道等說果爲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

陳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文公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

書所爲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
因舉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
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
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它是就養
精神處其意自好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

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李敬子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文公曰誰人
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
除非百事棄卓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
蔡季通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會去

理會文公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文公曰佛徒其初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耳如遠法師文字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以上並見文公語錄）象山陸九淵曰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尊指佛老爲異端孔子之時中國不聞

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見象山集

茗溪劉一止行簡曰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爲一非容不能公王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見茗溪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譬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稱者安於恬淡嘗

長七　二十二

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譬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

見鄭先生慈語

劉清源曰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令之請矣

口而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後人分爲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見道德經通論序

黃茂材曰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爲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爲道下經爲德甚非作書之旨又曰易六十四卦八八之數也老子之書八十一章九九之數也老子與易相爲表裏其後楊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亦有八十一首蓋得於此見經注

林東曰夫子與老氏垂教蓋亦互相發明夫

子以仁義禮樂爲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虛無恬淡明大道之所從出要之仁義禮樂非出於大道而何而虛無恬淡乃大道之本旨也特後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純尚清虛恬淡而至於廢務有以累夫老氏也且以道心惟微無爲而治吾儒未嘗不用老子如所謂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未嘗不用吾儒也以是而推則大道之與道一而已矣特不無本末先

後爾蓋所以互相發明俱爲憂世而作也或謂老氏有絶仁棄義禮爲亂首得非與夫子背馳蓋推尊道原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爲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爲上也 見經解發題

劉師立自號眞靜子紹熙間人著道德經節解十六篇今取其五于右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是也此乃衆妙之門户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

玄牝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氣橐籥之門戶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大不可泥以口鼻爲玄牝之門謂天地根小其老子之說未有天地先有元氣是謂天地根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與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張則必歙强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
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
昭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
而不害若是乎
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云以德報怨何也
長七　二十四
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爲徒而
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
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
若以德報之爲善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奕毀衆

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佗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

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實録

道德眞經集注雜說卷下終